安妮日记全集

ANNE FRANK VERZAMELD WERK

[德]安妮·弗兰克/著　蒋佳惠/译　[瑞士]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编

Anne Frank

hier had ik
een gebit zonder tanden aan en

oen
daarom
ook oer-lelijk.

SEPT 11 1934
Jhr 1 Gewicht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安妮日记全集

ANNE FRANK VERZAMELD WERK

[德] 安妮·弗兰克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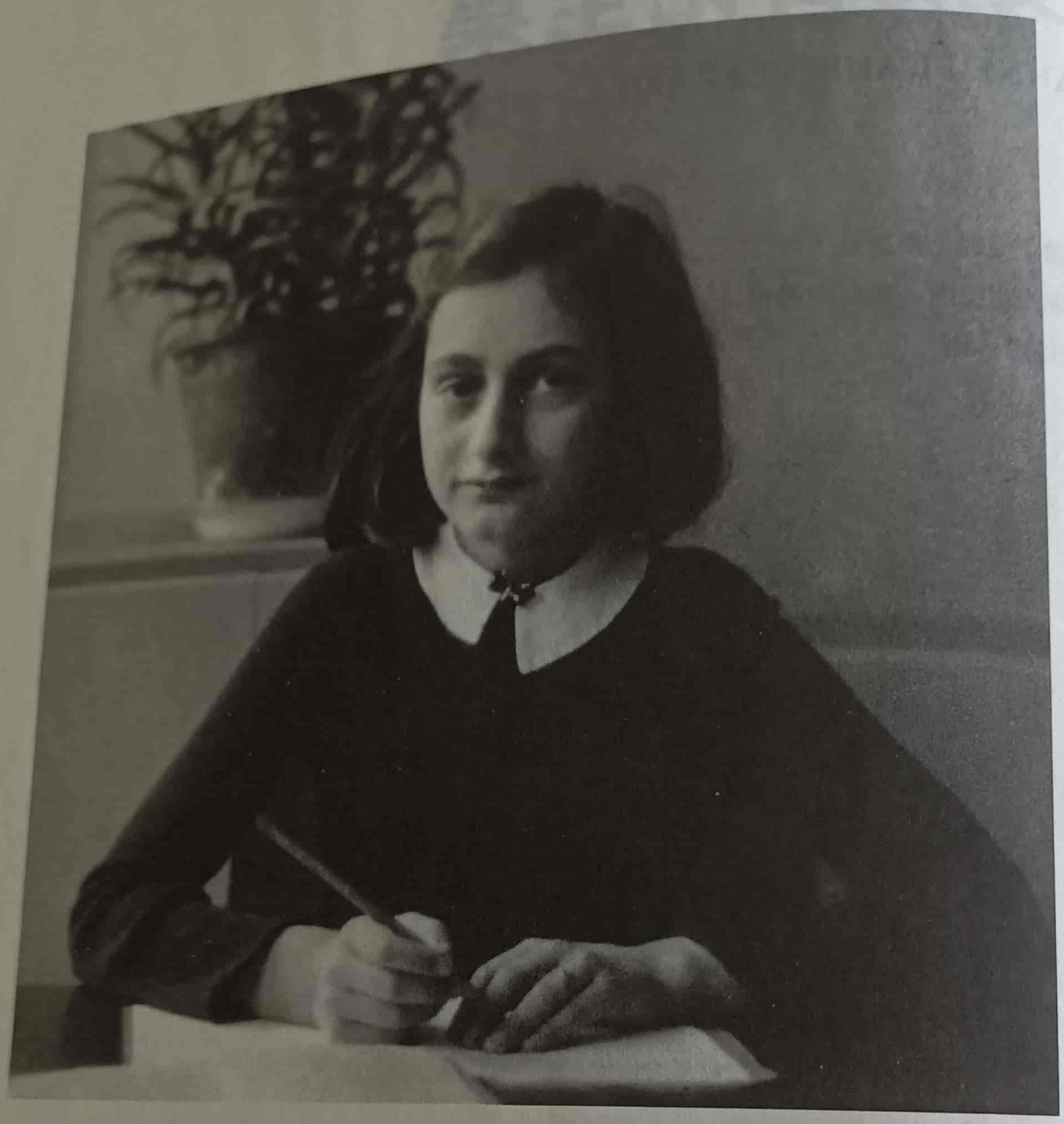
[瑞士] 安妮·弗兰克基金会 / 编

蒋佳惠 /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克
K
2日—194
，犹太人
妮·弗兰
著名的受
记录了
《时代》
人"。

毕业
学
士



安妮·弗兰克，1941年

目　录

要旨与

第一部

第二

第三

目　录

要旨与传承：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引言　i

第一部分　正文　1

后屋　3

后屋大事记与小故事　281

其他小故事　389

伽蒂的一生　403

信件　429

诗集中的韵文　447

美文美句摘抄本　453

埃及书　491

第二部分　照片　515

第三部分　背景　553

安妮·弗兰克生平　米里亚姆·普雷斯勒　554

安妮·弗兰克家族史　米里亚姆·普雷斯勒　565

历史背景　格哈德·希斯菲尔德　577

日记受众史　弗朗辛·普罗斯　587

第四部分　附录　601
甲版日记　603
乙版日记　785
弗兰克家族族谱　时间轴　文献摘选　声明　891

要旨与传承：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引言

安妮·弗兰克的全部作品屈指可数，与此同时，它们又十分浩瀚。1944年，当弗兰克一家被纳粹党人从他们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藏身处带走时，安妮年仅十五岁。后屋里的住户们遭人出卖，安妮和她的姐姐被遣送至奥斯威辛，最后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她的作品价值不可估量。这部文集首度将安妮·弗兰克所有留存于世的文本悉数出版：日记、故事、诗歌、散文和书信。它们不仅见证了这个来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女孩的独特才华，也展现了其家族的写作传统，这些文本跨越了时代的界限。

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通过此文集，首度将安妮·弗兰克创作的所有文本收录在同一本书里，并在这个供公众阅读的版本里纳入背景信息、注释说明和补充材料。本文集适合中小学生阅读，也适合课堂使用。本书第三部分，即附录作者米里亚姆·普雷斯勒和弗朗辛·普罗斯，两位都是在《安妮日记》文本研究领域举世闻名的专家，另一位作者格哈德·希斯菲尔德则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

1963年，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由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创立。他是这个家庭中唯一一个从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在此之前，日记于1947年首次出版，面世后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因此，奥托·弗兰克希望日记不仅能成为独一无二的时代记录，更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长盛不衰。他指定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为其普世继承者。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以安妮和奥托·弗兰克之名，借助图书、戏剧和电影所产生的收益支持全世界的慈善和教育项目。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最重要的一项宗旨就是通过安妮的原始文本，使每一个新生代的人了解安妮·弗兰克所倡导的和平、正义和人道主义。此外，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坚持从多角度展现犹太家族弗兰克一家的历史，并将其与文化、历史语境相结合，一同展现在世人面前。本次安妮·弗兰克文集的出版将填补日记之前所留存的空白，为《安妮日记》的出版大业画上圆满的句号。

巴塞尔，2013年10月

相关资讯请参见：www.annefrank.ch

第一部分

正文

TEKSTEN

Beste Pop

Allweer 2 d
delijk. Rosel
waarom da
Miep gaat
het goed
dat instee
gevraagd
kig. Moeder
maatjes, da
lig nu bijna
hebben erfo
zorgsterf
vak, maar
plaats va
Ook wel eer
krijgt want
me zelf. Mar
maar dat z
2 broers en
was hog een
Mijn h. v. Pels
ik zal ze hier
Wie doet 999 maal tik en 1 maal tak?
Een 1000 poot met 1 klompvoet.
Wie is zwart, zit op het dak, heeft twee poten en kan fluiten?
De leerling van den schoorsteenmeester.

de andere zorg, een vreneer. Zaterdag
De vermelijke hebbe
paartje vliegt het brouwelijk kapoen
steeds op zijn achterste been-enaar
wijl hij zegt: „Ach was ein Schö-ffuk
nen popöchen, von wem ist der
das schöne popöchen?" Daar roept
de man aan de andere kant:
„Es wird sich doch noch raüs-
stellen lassen, von wem das
verdammte asch ist!

Ze zijn wel goed hé! Beste Pop
veel nieuws is er niet meer
en ik vind altijd dat als ik de
brieven doorlees er niets
leuks instaat dus daag, ik hoop
dat ik spoedig bericht krijg.

Groetjes
Annefrank.

Steno.

C U L S C U L = de hal tik op de lem.

(Papi)

Ik een hotel zijn de muren net als bij ons bete
geld en daar kan men dus alles door horen. Op een
been is aan de ene kant een paartje en aan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言

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期间，安妮·弗兰克一直在写日记。一直以来，她日记中信件的收件人只有自己，直到1944年春天，安妮听到流亡的荷兰教育部长通过奥兰治电台从伦敦传来的声音。他呼吁在战后收集并出版一切有关荷兰人民在德国占领期间遭受苦难的证据。其中，他尤其以日记本举例。这段讲话给安妮·弗兰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决定要在战争结束后出版一本书。她的日记本必定要为该书奠定基础。

她着手修订她的日记，重写、改正，删除了她认为无趣的章节，并增添了她的部分回忆。与此同时，她继续撰写原本的日记，这一版本被称为甲版。该版本有别于乙版，即经过修订的第二版日记。甲版和乙版被收录在此书的附录中。

安妮·弗兰克的最后一篇记录写于1944年8月1日。8月4日，八名藏匿者被"绿警"逮捕。被捕当天，梅普·吉斯和贝普·弗斯盖伊尔就把安妮的笔记保护了起来。梅普·吉斯把它们存放在她办公桌的抽屉里，当最终确认安妮未能生还时，她将未经阅读的文字交给了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

奥托·弗兰克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完成已故女儿的心愿，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她的笔记。奥托基于《安妮日记》的两个版本，即原有的甲版和经她自己修订的乙版，撰写成经缩减的丙版。这些文本将作为某一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分面世，文本的长度由荷兰出版商裁夺。

1947年，当这本书在荷兰问世时，公开书写性话题的做法还很罕见，尤其是青少年读物，故文本有所删减。与此同时，许多完整段落或是部分措辞未被采用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安妮·弗兰克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坚持写作，在日记中，她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后屋中其他避难者的憎恶、恼怒和爱恋，而奥托·弗兰克不想破坏他妻子以及后屋其他难友所留下的回忆，故而删节了部分片段。

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去世。他在遗嘱中将原始的日记笺纸捐赠给了阿

姆斯特丹的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现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暨战争、屠杀、种族灭绝研究所）。自20世纪50年代起，有关日记真实性的争论就不曾中断，因此，研究所接受了对所有笔纸的检查。直至日记的真实性被确定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后，日记才连同检查结果一起得以出版。检查内容包括对安妮家庭背景、拘捕和驱逐出境的情况的核查，以及经使用的写作材料和安妮·弗兰克的笔迹。除此之外，书中还记载了有关日记流传的诸多工作。

奥托·弗兰克继承了女儿所有作品的著作权，而作为奥托·弗兰克的唯一继承人，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决定于1986年汇编日记的新版本，这一版本收录了《安妮日记》已知的所有章节。这样的做法丝毫不会有损奥托·弗兰克的工作，其编辑工作对日记的广泛传播及政治意义起到了巨大作用。作家兼翻译家米里亚姆·普雷斯勒负责汇编。她毫无删节地沿用了奥托·弗兰克的丙版，并且补充了日记甲版和乙版中的部分段落。米里亚姆·普雷斯勒的版本被称作丁版，其篇幅较之丙版扩充了约四分之一。其文字受到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权威认可，旨在为读者提供对安妮·弗兰克所处的世界更为深刻的认知。

20世纪90年代末，五篇当时不为世人知晓的手稿被发掘。经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同意，一篇记载于1944年2月8日的长文被加至同一日期的已有日记中。1942年7月20日的短篇笔记版本被删除，因为日记中已录入了一个更为详尽的版本。此外，1942年11月7日的笔记被挪至10月30日，根据最新鉴定，这才是正确的日期。

安妮·弗兰克在撰写第二个版本（乙版）时，在以下列表中罗列了她希望在日后出版的图书中为人物所取的化名。起初，她想要自称为安妮·奥利斯，之后又想改为安妮·奥利斯·罗宾。奥托·弗兰克并没有采用这些名字，而是保留了弗兰克这一姓氏。然而，对于其他所有人物，他采用了相应的化名。现如今，广为人知的帮助弗兰克一家的助手们的名字理应出现在书里，其他所有人物的名字与学术版本相对应：每当有人想要隐匿自己的名字时，便使用当时的国立研究所随机挑选的姓名首字母缩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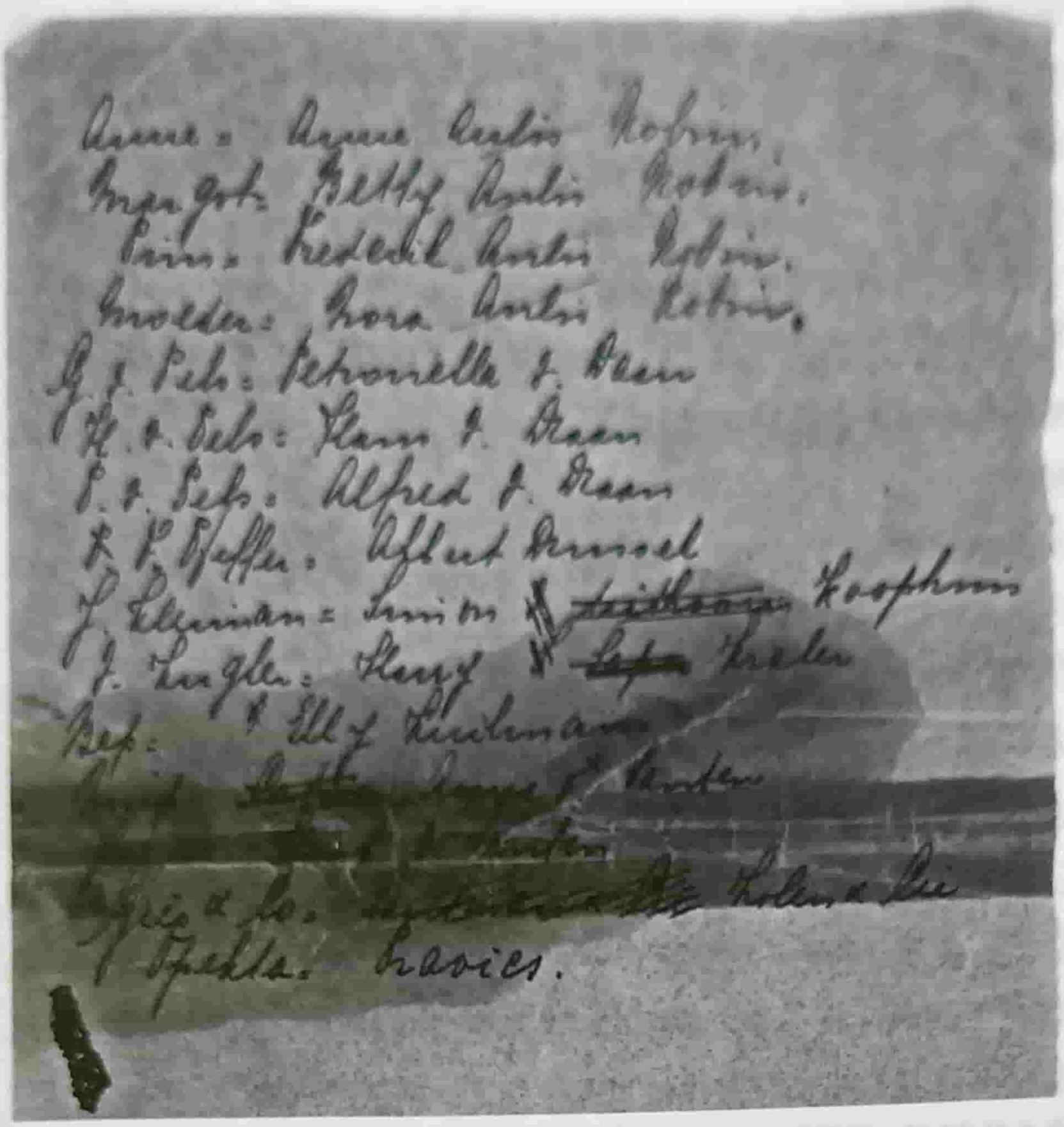
藏匿者们的真实姓名为：

范·佩尔斯一家（来自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包括奥古斯特·范·佩尔斯（出生于1890年9月29日），赫尔曼·范·佩尔斯（出生于1889年3月31日），

彼得·范·佩尔斯（出生于1926年11月8日）。

在安妮的草稿中，他们分别被称为贝特罗妮拉·范·丹、汉斯·范·丹和阿尔弗莱德·范·丹；在书中是：贝特罗妮拉、赫尔曼和彼得·范·丹。

弗里茨·夏伐尔（1889年出生于德国吉森）在安妮的草稿和此书中均被称作阿尔伯特·杜塞尔。



安妮使用的别名列表

安妮＝安妮·奥利斯·罗宾

玛戈特＝贝蒂·奥利斯·罗宾

皮姆＝弗雷德里克·奥利斯·罗宾

母亲＝诺拉·奥利斯·罗宾

奥古斯特·范·佩尔斯＝贝特罗妮拉·范·丹

赫尔曼·范·佩尔斯＝汉斯·范·丹

彼得·范·佩尔斯＝阿尔弗莱德·范·丹

弗里茨·斐伏尔＝阿尔伯特·杜塞尔

J. 克莱曼＝西蒙·格普豪斯

V. 库格勒＝哈里·克拉勒

贝普＝艾莉·盖尔曼斯

梅普＝安娜·范·桑腾

杨＝汉克·范·桑腾

吉斯公司＝格伦商号

欧派克塔＝特拉维斯

| 1942年6月12日

我希望能寄予你我全部的信任，超越对其他任何人。我也希望你能成为我强大的支持。

•

| 1942年9月28日（赠得）

至今为止，你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还有姬蒂。现在，我总是定期给她写信。这种写日记的方式让我觉得很舒服，现在，我简直等不及要用你写些什么了。

哦，我太庆幸自己把你带来了！

•

| 1942年6月14日，星期日

我就从我得到你的那一刻开始写起吧，也就是我在一桌生日礼物中看见你的时候（虽然买你的时候我也在场，但是那一次不算）。

6月12日是一个星期五。我早上六点就醒了。这也很好理解，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不过，六点钟还不能起床，所以我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好奇心，一直等到差一刻七点。那会儿，我再也等不了了。我走进餐厅。小摩尔（我的猫）就在那里，用脑袋蹭蹭我、欢迎我。

七点刚过，我去了爸爸和妈妈的房间，然后又来到客厅里拆礼物。我一眼就看见了你，这或许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吧。另外还有一束玫瑰和两枝芍药。爸爸和妈妈送了我一件蓝色的衬衫、一种聚会游戏、一瓶在我看来带点儿酒味的葡萄汁（反正酒本来就是用葡萄酿成的）、一套拼图、一小瓶乳液、一张面值250荷兰盾的纸币和一张能换两本书的礼券。之后，我还得

到了一本书——《暗箱》。不过，这本书玛戈特已经有了，所以我就把它换掉了。我还有一盘亲手烤制的点心（当然啦，是我自己烤的，因为我在烤点心方面已经很在行了）、许多糖果和母亲送我的一张草莓馅饼。还有奶奶的一封信，它来得非常及时，不过，那肯定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接着，汉妮莉来叫我，我们就一起去上学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请老师们和同学们吃了黄油曲奇，然后，我们就又开始上课了。我五点钟回到家里，因为那之前我还跟大家一起去了体育馆（尽管我由于胳膊和腿脱臼，一直都不能跟大家一起运动），作为寿星，我选择让同学们打排球。等我回到家的时候，珊妮·雷德曼已经在了。伊尔丝·瓦赫纳、汉妮莉·赫斯拉和夏可琳·范·玛尔森是跟我一起从体育馆回来的，因为她们跟我在同一个班级。汉妮莉和珊妮曾经是我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但凡看见我们的人都会说："安妮、汉妮和珊妮一块儿走。"夏可琳·范·玛尔森是我刚刚在犹太中学认识的，现在，她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伊尔丝是汉妮莉最好的朋友，珊妮去了另外一所学校，在那里她有自己的朋友。

她们送了我一本精美绝伦的书——《荷兰神话传说》，可是，她们一不小心送了我第二册，所以我用另外两本书去换来了第一册。海莲娜阿姨还带来了一套拼图，斯蒂芬妮阿姨送了我一枚可爱的胸针，蕾妮阿姨给了我一本妙不可言的书——《黛西的山林假期》。今天早晨泡澡的时候，我想到，要是我也有一条任丁丁[1]那样的狗该有多好啊。我要给它也取名叫任丁丁。它可以一直待在学校的传达室里，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也可以到自行车棚里去。

•

| 1942年6月15日，星期一

星期日下午，我开了一场生日派对。儿童影片《任丁丁》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我收到了两枚胸针、一枚书签和两本书。现在，我想讲讲班里和学校里的事情，我就从学生们开始讲起。贝蒂·布卢门达尔看上去有些穷酸，我相信她也确实很穷。她住在城西的杨·克拉森路上，而我们之中没有

1 任丁丁是美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军工厂救下的一条德国牧羊犬，曾领衔主演了多部电影。（译者注，以下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任何人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她学习成绩非常好，但那是因为她很用功，因为她几乎别无出路。她是一个相当安静的孩子。

夏可馨·范·玛尔森算得上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不过，我还从来没有与真正的朋友呢。起初，我以为夏可有可能会是，不过，事实却令我大失所望。

勒奈·道赖特是一个极其神经质的孩子。她总是丢三落四的，以至于常常因此受到处罚。她非常热心肠，尤其是对梅普·楼巴多。

楠妮·布里茨是一个话非常多的孩子，多到让大家都觉得没意思了。她提问题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戳对方的头发或是纽扣。有人说楠妮很讨厌我，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也没觉得跟她多投缘。

亭妮·梅茨是一个快乐又有趣的孩子。只不过，她的嗓门很大，而且，每当她在街上玩耍时，总是表现得非常幼稚。只可惜亭妮已经有一个好朋友了。她的名字叫贝比，她是一个极其肮脏、破衣烂衫的孩子，给亭妮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说到宕伽·扎伊德嘛，我简直可以写上几大章。宕伽是一个喜欢自吹自擂、背地里说闲话、面目可憎、爱装大人、鬼鬼祟祟、笑里藏刀的孩子。只可惜，夏可对她言听计从。宕伽遇到芝麻大点儿的小事就哭哭啼啼，非常小心眼，还极其做作。宕伽小姐必然是绝对正确的。她很富有，而且有满满一柜子风格甜美的连衣裙。只不过，它们看上去都太老气了。这个孩子自以为很美，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和宕伽彼此厌恶。

伊尔丝·瓦赫纳是一个快乐而又有趣的孩子。不过，她凡事都很较真，可以一连唠叨好几小时。伊尔丝对我很有好感，她很聪明，不过也很懒。

说到汉妮莉·赫斯拉，在学校，我们管她叫莉丝，她是一个有点另类的孩子。平日里，她很害羞，可是一到家里就横行霸道。她会把别人告诉她的所有话都说给她母亲听。不过，她有什么说什么，最近这些日子，我特别欣赏她。

楠妮·范·布拉格－西哈尔是一个搞笑的小个子，一个有智慧的孩子。我觉得她很好。她还很聪明呢。有关于她，没有太多好说的。

小夏夏·德·容在我看来是一个超棒的孩子。她才十二岁，却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淑女了。她简直把我当成一个小宝宝对待。她非常乐于助人，

我也非常喜欢她。

梅普·楼巴多是我们班上最美丽的女孩。她有一副可爱的面容，不过学习方面却很木讷。我想，她一定会留级的，不过，这样的话我当然不会说给她听。

（增刊）

梅普·楼巴多居然没有留级，这太让我惊奇了。

作为十二个女孩中的最后一个，我和梅普·楼巴多是同桌。

关于男孩们有很多可说的，却也没什么好说的。

毛里斯·高斯特是我众多爱慕者中的一个，不过，他是一个很烦人的家伙。

萨利·斯普林格是一个极其寒酸的家伙，大伙儿盛传他曾经交媾过。不过，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超棒的家伙，因为他非常搞笑。

埃米尔·伯纳维特是梅普·楼巴多的爱慕者，不过，她倒是不怎么在意。他太无聊了。

罗伯·戈函非常喜欢我，不过，我已经再也受不了他了。他是一个笑里藏刀、谎话连篇、眼泪汪汪、疯疯癫癫、惹人厌烦的小男孩，总是天马行空的。

马科斯·范·德·菲尔德是一个来自梅登布利克的农家子弟，换作是玛戈特，她一定会说他是个很得体的人。

赫尔曼·戈普曼跟尤比·德·贝尔一样，都很寒酸。尤比·德·贝尔是一个调情老手，只知道围着女孩转。

雷欧·布罗姆和尤比·德·贝尔是心腹之交，也深受他那股寒酸劲儿的影响。

阿尔伯特·德·梅斯奎达是从蒙特梭利第六小学升上来的，中间还跳过一级。他很聪明。

雷欧·斯拉赫和阿尔伯特来自同一所学校，不过不怎么聪明。

吕·斯道博蒙是一个小个子、疯疯癫癫的小男孩。他来自阿尔默洛，上学比较晚。

对皮姆·比歇特尔来说，什么事情是不允许做的，他就偏要去试一试。

夏柯·戈克诺特和皮姆坐在我们后面，我们（梅普和我）都快笑破肚皮了。

哈里·斯哈普是我们班举止最得体的男孩，他很好。

维尔纳·尤滕夫同上，不过，他一直以来都太安静了，所以给人感觉有点无聊。

萨姆·萨楼蒙是一个来自贫民区的无赖，一个小流氓。

（爱慕者！）

阿比·里姆算是个正统派的犹太教徒，不过他也是一个坏家伙。

现在，我必须停笔了。下一次，我还会有很多要写的事情，也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话。再见，我觉得你特别好！

•

|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时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感受。这不光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日记，更是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日后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所宣泄的情感有兴趣。算了，反正这本来就是无所谓的事情，我喜欢写作，更想把自己内心有关各种各样事情的想法彻底说出来。

“纸比人有耐心”，这句谚语突然从我的脑海中闪过。那个时候，我正经历着略感忧郁的一天，百无聊赖地用手托着脑袋，可怜巴巴地不知道自己是该出门还是该待在家里，最终还是坐在原地发了半天呆。是啊，这句话说得没错，纸很有耐心，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把这个堪称“日记本”的精装作文本给任何人看。除非我这辈子有可能找到一个人成为我“真正的”朋友，否则的话，大概也不会有人在意吧。

这么一来，就回到我写日记的初衷了：我没有朋友。

想要说得更清楚一点的话，我就得好好解释一下了，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孤独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说也确实不对。我有亲爱的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姐姐，笼统算来，我至少也有三十个算得上朋友的熟人。我有一大群爱慕者，他们对我言听计从，甚至愿意在

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晃动一面破碎的小镜子，偷偷瞟我一眼。我有家人，有亲爱的姑姑婶婶，有一个很好的家。是啊，表面上看起来，我什么也不缺，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和所有的熟人之间，除了嬉戏打闹，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我从来都不能跟他们聊关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也没法跟他们更亲密地相处，这就是症结所在。或许原因在我自己，是我缺乏安全感，不管怎么样，事实就摆在面前，遗憾的是，我无法解决。如此，就有了这个日记本。

为了提高这位我期待已久的假想朋友的重要性，我决定不要随随便便地在这个日记本上记录事实，而是要把这个日记本本身当作我的朋友，我要管这位朋友叫“姬蒂”。

我的过去！（真白痴，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谁会忘记的。）

如果开门见山的话，是不会有人理解我对姬蒂所讲的故事的。鉴于这个原因，无论我多么不情愿，都不得不简短地叙述一下我的生平。

我父亲是我见到过最好的父亲，他三十六岁时才和我母亲结婚，那时候，我的母亲二十五岁。1926 年，我的姐姐玛戈特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9 年 6 月 12 日，我也出生了。我在法兰克福住到四岁。由于我们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所以我的父亲在 1933 年去了荷兰。他成为荷兰欧派克塔果酱原料公司的总经理。9 月，我的母亲伊迪丝·弗兰克－霍兰德也去了荷兰，而玛戈特和我则一起去了亚琛，我们的外婆就住在那里。玛戈特是 12 月到的荷兰。我是隔年 2 月到的，被当作玛戈特的生日礼物，摆在桌子上。

我很快就上了蒙特梭利第六小学的幼儿园。我在那里待到六岁，然后开始上一年级。六年级时，我来到了校长库佩勒斯夫人的班上。那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心碎欲绝地分别，我们两个都哭了，因为我被玛戈特就读的犹太中学录取了。

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不可或缺的波澜前行，我们留在德国的家人没能从希特勒的犹太人法令中幸免。1938 年的大屠杀过后，我的两位舅舅出逃了。他们是我母亲的哥哥。他们安全地抵达了北美洲，我年迈的外婆则来到我们家，与我们一起生活。那一年，她七十三岁。

1940 年 5 月之后，好日子走上了下坡路：先是战争，之后是投降，德军

人侵。于是，我们犹太人的悲剧开始了。犹太人法令一道接着一道，我们的自由受到了大幅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犹太星；犹太人必须上交自行车；犹太人太人不允许坐电车；犹太人不允许坐小汽车，就算私人汽车也不行；犹太人只能在下午3点至5点之间采购生活必需品；犹太人只能找犹太理发师理发；不允许犹太人在晚上9点至早上6点之间出门；不允许犹太人在剧场、电影院以及其他娱乐场所逗留；不允许犹太人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和其他体育场馆出现；不允许犹太人划船；不允许犹太人在任何公众场所从事体育运动；不允许犹太人在晚上8点以后出现在自家花园里，也不允许去熟人家串门；不允许犹太人到基督教徒的家里做客；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规定。我们的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夏可总是对我说："我已经什么事都不敢做了，因为我害怕那是不被允许的。"不过，这些还可以忍受，尽管有黄星、专门的学校、宵禁时间，等等。

1941年夏天，外婆病得很重。她必须动手术，我的生日也几乎泡汤了。其实，1940年夏天的生日就没怎么庆祝，因为那时候的荷兰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浩劫。

外婆在1942年1月去世。谁也不知道我有多思念她、多爱她。作为补偿，我们庆祝了1942年的生日，外婆的光芒在一旁闪耀。

1941年，玛戈特和我转学到了犹太中学，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我们四个的情况依旧很好，而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这个日子里开启了日记本神圣的篇章——1942年6月20日。

•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啦！这会儿家里清净得很，父亲和母亲出门去了，玛戈特跟几个年轻人一起去了她的朋友特蕾思家里打乒乓球。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常常打乒乓球。我们五个女孩甚至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社团，名字叫"小熊座减二"。这是一个非常怪诞的名字。它起源于一个误解。我们本来想取一

个特别的名字，并且，我们这五个佩戴黄星的成员一致想到了小熊座。我们还以为它是由五颗星组成的，可事实是我们弄错了，它和大熊座一样，有七颗星。这么一来就有了“减二”。伊尔丝，瓦赫纳有一套乒乓球器材，而且瓦赫纳家巨大的餐厅也任我们随意使用。由于我们这五个乒乓球球星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吃冰激凌，而乒乓球又是一项让人大汗淋漓的运动，因此，这样的活动通常都是以前往最近一家允许犹太人出入的冰激凌店告终：绿洲或是德尔斐。我们已经再也用不着掏钱包或是拿钱了，因为绿洲里总是人满为患，我们总能在那里碰到几位相识的熟人，其中不乏愿意慷慨解囊的先生，又或是找到一两个爱慕者，他们送给我们的冰激凌够我们吃上一个星期了。

我想，你一定会感到了一丝惊讶：为什么我年纪这么小，就已经有爱慕者了。可惜啊，这样的风气在我们学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换个角度看，似乎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一旦有男孩问我能不能和我一起骑车回家，想要跟我搭讪，那么十次里有九次，我都能够确信这个小伙子有着令人尴尬的习性，那就是立刻热血沸腾，目光再也别想从我的身上挪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爱恋绝对会消退，尤其我又是一个不为热切的目光所动的人，只管高高兴兴地继续蹬脚踏板。万一对方的花样太多的话，我就会微微晃动我的自行车，把书包掉到地上，年轻人出于礼貌，不得不跨下自行车。等他把书包重新交还到我手上时，我早就已经转移话题了。这些只不过是最不经世事的男孩，有时候当然也会碰上一些飞吻或是想试图揽我胳膊的人。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可绝对是找错人了。我会跨下自行车，拒绝他们的陪伴，又或者我受到了所谓的冒犯，用简明扼要的话语告诉他，他可以回家了。

好啦，我们友谊的基础已经奠定了，明天见。

你的安妮

1942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我们整个班级都动荡不安，起因自然就是老师们召开的会议。半个班级

的人都在打赌谁能升学、谁会留级。G.Z.[1]和我捧腹大笑，因为坐在我们后排的C.N.和夏柯·史克诺特已经押上了他们全部的假期存款，“你肯定会升学”“不会的”“肯定的”，从一清早持续到大晚上。就连G乞求的目光和我能翻的怒火也不能让这两个家伙安静下来。要我说，这个班里四分之一的人都该留级，这群呆子一个都逃不掉，可是老师们是世界上最喜怒无常的人，说不定他们这次会“格外开恩”，站在“喜”的那一边呢。

至于我的朋友们和我自己，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我们肯定会顺利地升入下一年级。唯独对于数学，我不是很确定。不管怎么样，等着吧。在此之前，我们会相互鼓励的。

我和所有老师都相处得很愉快。我一共有九位老师，其中七个是男的，两个是女的。盖辛老师是一个年长的男士，负责教数学。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凶，因为我总是上课说话。他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我，最终还是对我进行了惩罚，那就是以“话匣子”为题写一篇文章。话匣子，这有什么好写的？留着之后再想吧。记录完之后，我把我的记事本塞进书包里，尽量不再讲话。

到了晚上，等我做完了其他所有的作业后，我的目光落在了文章那一栏上。我嘴里咬着钢笔头，开始思考这个题目。如果只是随便胡言乱语一通，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那样的事情谁都能做到，可是，如果能寻找到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聊天的必要性，那就是一门艺术了。我想了又想，突然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洋洋洒洒地把三张布置给我的纸写满了，感到心满意足。我提出的论点是说话专属于女人，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稍做克制，但是这是永远都改不掉的。我母亲的话就算不比我多，也跟我一样多，这种遗传的品性是没什么办法改变的。

盖辛老师看到我的论点后哈哈大笑，可是，当我在后一节课上继续讲话的时候，他还是给我布置了第二篇文章。这一次的题目是“无药可救的话匣子”。这篇文章我也交上去了，盖辛老师整整两节课的时间没再有任何怨言。到了第三节课的时候，我又让他忍无可忍了。“安妮·弗兰克，作为对你讲话的惩罚，你就以‘嘎嘎嘎，嘎嘎嘎，碎嘴小姐把嘴咂’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1 G.Z./G指梅普·楼巴多，C.N.指皮姆·比蒙特尔。（编者注）

全班哄堂大笑。我也不由得跟着笑了，只不过，我在“唠叨文”方面的才思已经枯竭了。我必须想出一些不同的、原创的东西来。我的朋友珊妮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她提出愿意帮我把我的文章从头到尾地押上韵脚。我欢呼雀跃。盖辛想用这个荒唐的话题耍我，那么我就要用我的诗三倍地要回去。

整首诗写完了，而且妙极了！它讲的是一个鸭子妈妈、一个天鹅爸爸和三只小鸭子的故事，它们由于成天嘎嘎嘎地叫个不停，最后被父亲咬死了。幸好盖辛没觉得这个玩笑过火，他当着全班的面朗读了这首诗和诗的评语，甚至还在其他一些班级朗读了。

从此以后，我就可以说话了，并且再也没有受过惩罚。恰恰相反的是，如今的盖辛成天开玩笑。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4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烈日炎炎，每个人都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我却只能依靠步行。现在，我才明白电车有多好，尤其是开放式电车。只不过，那样的享受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已经是奢望了，对我们来说，能有“11路”就够好的了。昨天午休的时候，我得到杨·络根路去看牙医。它距离我们位于市立木匠工坊的学校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学校的午睡我也几乎没有睡着。幸好那里的人主动地为大家提供饮品。牙医诊所里的护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热心肠。

我们唯一还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就是渡轮。当我们询问发船时间时，约瑟夫·伊斯拉尔斯码头的渡船工人立刻就领着我们出发了。尽管我们犹太人生活得这么悲惨，可这实在怪不得荷兰人。

我只希望自己不用再去上学了，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假期被偷了，而母亲的自行车也被父亲交由相熟的基督教徒保管了。不过，幸好假期已经疾驰而至，再过一个星期，这些悲痛就会成为过去式了。

昨天上午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路过自行车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扭过头，看见身后站着一个友善的男孩，前一天晚上，我在威尔玛家见过他。威尔玛是我的一个朋友，而他则是威尔玛的远房表弟。起初，我觉得威尔玛很好。她也的确很好，只不过，她成天都把男孩子挂在嘴边，着实有些无聊。这个男孩略微有些害羞地走近我，介绍说自己叫赫尔娄·西尔伯伯格。我有一点惊讶，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不过，他的目的很快就明晰了——他想要和我做伴，陪我上学。“如果你恰好顺路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我回答说。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赫尔娄已经十六岁了，无论什么事情，从他的嘴里说出时总是妙趣横生。

今天早上，他又等我一起上学，接下来会暂时维持这样的状况。

安妮

•

1942年7月1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截至今天，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写东西。星期四那天，我一整个下午都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星期五来了客人，就这样，忙忙叨叨地就到了今天。

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和赫尔娄对彼此有了很好的了解，他给我讲了许多他自己的事情。他来自盖尔森基兴[1]，离开父母，来到了荷兰的外祖父母家。他的父母在比利时，可是他却不能与他们团聚。赫尔娄有过一个女友，那就是厄苏拉。我认识她，她是温柔与乏味的化身。自从见到了我，赫尔娄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厄苏拉蒙蔽了双目，我就像是一针清醒剂。人们总是无法预料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用处！

星期六晚上，夏可在我家过夜。下午，夏可去了汉妮莉家，我都快无聊死了。

原本，赫尔娄晚上要来我家。可是，六点左右的时候，他打来电话。接通

1 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城市。（编者注）

的。他说道："我是赫尔穆特·西尔伯伯格。请问，我可以跟安妮谈几句吗？"

"可以。你好，我就是安妮。"

"安妮你好，你怎么样？"

"很好。谢谢你。"

"我觉得很遗憾，我今天晚上不能去找你了，可我还是很想跟你聊一会儿。我十分钟之后到你家门口，这样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再见！"

"再见，我马上就到！"

我放下听筒，赶紧换了一身衣服，又摆弄了一下头发。然后，我就忐忑不安地在窗口观望。终于，他来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我并没有立刻冲下楼去，而是静静地等他按了门铃。我走下楼，而他倒是开门见山。

"安妮，我外婆觉得我不应该跟你交往过密，因为你年纪太小了。她说，我应该到楼温巴赫家去，可是，你或许知道，我已经不再跟厄苏交往了。"

"我不知道，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我跟厄苏说了，我们不太合适，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交往下去。不过，我依然欢迎厄苏来我们家玩，而且，我也希望他们家依然欢迎我。其实，我以为厄苏还在和另外一个男孩相处，因此才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对待她。可事实并不是那样。这下子，我舅舅要求我必须向厄苏道歉，我当然不愿意了，因此，我选择了分手，不过，这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已。

"如今，我外婆想要我去找厄苏，而不是来找你。可是，我和她意见相左，也没打算按她的要求去做。有时候，老年人总会有一些过时的理念，不过，我不会对她言听计从的。我的确离不开我的外祖父母，可是换个角度想想，他们也离不开我啊。我把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空了出来，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去上木雕课，不过，我去的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社团。这原本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我的外祖父母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也并没有对此多么狂热，只不过是兴趣所在。可是，最近这段时间，那里发生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导致我已经打算退出了。因此，下个星期三晚上是我最后一次去。在那之后，我每个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星期六晚上、星期日下午都有空。"

“可是，如果你外祖父母不同意的话，你总不能背着他们吧？”

“爱是不可以强求的。”

提到这儿，我们刚巧路过布朗格福特书店，彼得·希夫和另外两个男孩也在那里。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彼得第一次跟我打招呼，我感到非常高兴。

星期一晚上，赫尔婁来我们家，同父亲母亲见面。我买来了蛋糕和糖豆，我们还有茶、有点心，什么都有，可是我和赫尔婁都不想傻傻地并排坐在沙发上。于是，我们出去散步了。直到八点过十分，他才把我送回家。父亲非常生气，他觉得我实在不应该那么晚回家。我不得不做出保证，以后都会在八点差十分之前回家。下个星期六，我受邀去赫尔婁家。威尔玛告诉我，赫尔婁有一晚去了她家，她问他：“你觉得厄苏和安妮谁更好？”

他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

然而，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一整晚再也没有一起聊过天），他说：“咳，是安妮，再见，别告诉任何人！”他“哧溜”一下出了门。从各个方面都看得出来，赫尔婁爱上我了，我很喜欢这种变化。要是问玛戈特的话，她一定会说，赫尔婁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小伙子，我也是这样觉得的，甚至还不只是这样。母亲也对他赞不绝口：“一个帅气的小伙子，一个彬彬有礼的好男孩。”我很高兴赫尔婁这么对全家人的胃口，只不过，在我的朋友之间就不是这样了，他觉得她们太幼稚了，而他的想法也有道理。夏可总是拿我和赫尔婁寻开心；我绝对没有恋爱，噢，真的没有，我总可以交一些朋友吧，可是谁也听不进去。母亲总是试图打听我以后想要跟谁结婚，不过，我想她怎么也不会猜到那个人是彼得，因为我总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还从来没有像喜欢彼得那样喜欢过一个人，而且我一直宽慰自己，彼得是为了隐藏对我的情感才跟那些女孩交往的。或许他也会以为我和赫尔婁恋爱了。可那不是真的。他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朋友而已，又或是像母亲形容的那样，是一个护花使者。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5日，星期日

最亲爱的姬蒂：

星期五，在犹太剧院举行的典礼非常顺利，我的成绩一点也不差，我拿了一个不及格——代数得了五分，其他的大多数都是七分，还有两个八分和两个六分。回到家，大家都很高兴。我的父母对待分数的态度和其他父母很不一样，他们从来不在意成绩的好坏，只在乎我的健康，不能太没规矩，过得快乐。如果这三点都满足了的话，其他一切自然也就好了。

我与他们恰恰相反，我不想太差。我的中学录取是有条件的，因为我原本应该在蒙特梭利第六小学上七年级，可是突然间，犹太子弟必须到犹太学校上学，于是埃尔德老师便在多次会谈之后，有条件地录取了我和莉丝·赫斯拉。莉丝也转了班，不过，她不得不通过一场艰难的几何学补考。

可怜的莉丝啊，回到家里，她几乎没法学习——她年幼的妹妹整天都在她的房间里玩耍，那是两岁不到的小宝宝，完全被宠坏了。但凡哈比稍有不顺心，她就会大喊大叫，要是莉丝不管她的话，赫斯拉太太就会大喊大叫。这样一来，莉丝根本不可能好好学习，就算不停地上补习班，上了无数的补习班，也无济于事。

在我看来，赫斯拉家真够乱的。赫斯拉太太的父母住在隔壁的门廊里，却也和这家人一起吃饭。除他们之外，还有一个女佣，小宝宝，总是心不在焉又或是缺席不在的赫斯拉先生以及总是神经兮兮、焦躁不安，再度身怀六甲的太太。在这片扬·斯特恩[1]式的凌乱中，笨手笨脚的莉丝显得无所适从。我的姐姐玛戈特也拿到了她的成绩单，她的成绩和以往一样出类拔萃。如果我们这里也有“拉丁文学位荣誉”[2]这个名号的话，那么她一定能带着这项荣誉升入高一年级的，她可真是冰雪聪明啊！

最近这段时间，父亲常常在家，生意方面已经没有他能插手的事务了；他突然变得很多余，这种感觉一定糟透了。克莱曼先生接手了欧派克塔公司，

1 扬·斯特恩（Jan Havickszoon Steen，约1626—1679），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

2 即许多欧美国家大学的传统，用来奖励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

而库格勒先生则接手了1941年才成立的代用香料公司——吉斯公司。

几天前，我们一同在我们的小广场上散步时，父亲谈起了避难。他说到，对我们来说，与世隔绝地生活一定很不容易。我问他，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个话题。

“是啊，安妮，”他回答道，“你知道的，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把衣服、生活用品和家具送去别人那里。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物品落到德国人手里，而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是自己被抓起来。因此，我们要主动离开，而不是等到我们被带走的那一天。”

“可是，父亲，那会是什么时候呢？”父亲说话时严肃的态度令我变得惊慌失措。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会安排好的，趁那之前好好享受你无忧无虑的生活吧。”

对话到此结束。噢，让这些阴郁的话语离我们远远的，不要这么快实现吧。

铃声响了，赫尔娄来了，我停笔了。

你的安妮

•

| 1942年7月8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从星期日早上到现在，简直就像是过了许多年一样。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让人觉得像是地球突然间颠倒了似的，可是，姬蒂，你看到了我还活着，父亲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啊，我确实还活着，只是不要问我在哪里又或是怎么活着。我想，你今天一定丝毫不能理解我的话，因此，我会从头讲起，告诉你星期日发生的事情。

三点钟的时候（赫尔娄离开了一会儿，准备晚些再过来），有人按响了门铃，我没有听见，因为我正懒洋洋地躺在露台上的躺椅里，晒着太阳看书。不一会儿，玛戈特慌里慌张地出现在厨房门口。

“党卫军[1]征召了父亲。”她压低声音说道。

“母亲已经去找范·丹先生了。”（范·丹是一位老熟人，也是父亲公司的合伙人）

我大吃一惊。“征召”，每个人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集中营和幽闭的囚室，难道我们要任由我们的父亲前往那样的地方吗？

“他当然不会去。”当我们坐在房间里等待母亲的时候，玛戈特向我解释说，“母亲去找范·丹先生询问了，看看我们能不能明天就到我们的藏身处去。范·丹一家跟我们一起避难。我们一共七个人。”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我们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们想到毫无戒备之心造访犹太弱势群体办事处的父亲，同时等待着母亲的归来，高温、紧张的气氛，这一切都令我们沉默。

突然，门铃再度响起。“是赫尔娄。”我说。

“别开。”玛戈特拦住了我，可是，这一举动有些多余。我们听见母亲和范·丹先生在楼下与赫尔娄交谈。随后，他们走进屋子，关上了身后的门。每当有门铃声传来时，我和玛戈特都会蹑手蹑脚地下楼去看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我们不让其他任何人进门。我和玛戈特被勒令回到房间里去，范·丹先生想要跟母亲单独谈谈。

等我和玛戈特回到房间后，她告诉我，被征召的不是父亲，而是她。我又大吃一惊，然后哭了起来。玛戈特才十六岁。他们居然要让这么年轻的女孩独自一人离开。不过幸好，母亲亲口说了，她是不会走的。况且，当父亲跟我聊起避难时，他的意图一定也是这样。

避难，我们该去哪里避难呢？在城里，在乡村？在房子里，在棚屋里？什么时候，怎么做，什么地方……我无法将这些问题说出口，可它们却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盘旋。

我和玛戈特着手把最不可或缺的东西装进书包里。我最先装入的就是这个精装本，随后是卷发器、手帕、课本、梳子、旧书信；我满脑子都是避难，因此往包里装了最不可理喻的东西，不过，我并不后悔，相比连衣裙，我更看重回忆。

---

1 党卫军，德国纳粹党中用于执行治安勤务的编制之一。

五点钟的时候，父亲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克莱曼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晚上能不能过来一趟。

范·丹先生走了，我们又叫来了梅普。梅普来了，把一些鞋子、连衣裙、外套、内衣和长筒袜装进包里带走了，并且保证说晚上还会再来。随后，我们的房子重一片寂静；我们四个人谁也吃不下东西，天依旧很热，一切都那么陌生。

我们把楼上蜜敞的房间租给了一位名叫侯特斯密特的先生，他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离异人士，这天晚上，他显然无事可做；在我们这边一直耗到十点钟，怎么都不走。

十一点钟的时候，梅普和杨·吉斯来了。梅普从1933年起在父亲的公司工作，后来和她新婚妻尔的丈夫杨一样，成了我们亲密的友人。鞋子、长筒袜、书本和内衣又一次消失在了梅普的包里和杨宽阔的口袋里；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也一同消失了。

我筋疲力尽。尽管我知道这会是我在自己床上度过的最后一晚，可我还是立即睡着了，直到早上五点半才被母亲叫醒。幸好，相比星期日，酷热已经散退了不少；温热的雨水浇灌了整整一天。我们四个全都把身上包裹得严严实实，就好像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其实，这只是为了多带一些衣服而已。在我们这般处境下，任何犹太人都不会冒险带着满满一箱衣服出门的。我穿了两件背心、三条裤子、一条连衣裙，外面又套了一条短裙、一件外套、一件夏装外套、两双长筒袜、严实的鞋子、针织帽、围巾，还有许多其他东西，还没出门，我就已经透不过气来了，不过，谁也没有管我。

玛戈特往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从车棚里取出了她的自行车，跟在梅普后面骑走了，去了我未知的远方。事实上，我依旧不知道我们神秘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地方。七点半时，我们也关上了身后的大门；我唯一需要道别的就是我的小猫——小摩尔，按照留给侯特斯密特先生的字条上所指示的那样，它会在邻居家里安家。

凌乱的床铺、桌上的早餐残渣、厨房里留给猫咪的一磅肉，这一切都刻画出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们是仓皇无措地离开的。印象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离开，只想要离开，并且安全地到达，再无其他。

明天再继续。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9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我们就这样走在倾盆大雨中，父亲、母亲，还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提着一个书包和一个购物袋，里面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东西被摆放得横七竖八；起了个大早、正走在上班路上的工人们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能从他们的面孔上清楚地看出他们无法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的遗憾——我们身上惹人注目的黄星已然说明了一切。

直到我们走在街道上时，父亲和母亲才一点一滴地将整个避难计划告诉了我。之前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将我们的物品和贴身衣物输送出去。我们原本打算好要在7月16日那天避难，针对玛戈特的征召将我们的避难计划提前了十天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来不及将寓所收拾得井然有序。

藏身处就设在父亲的办公楼里。对于外人来说，这有点难以理解，因此我会进一步说明一下。父亲并没有太多员工，只有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和梅普。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贝普·弗斯盖伊尔，她二十三岁，是一名速记打字员，他们所有人都知晓我们的到来。对于仓库里贝普的父亲——弗斯盖伊尔先生，还有两位助理，他们并不知情。

这栋楼的内部是这个样子的：一楼是一个巨大的仓库，用作办公区和贮藏区。它又被分隔成了不同的区域，例如用来磨肉桂、丁香和代用胡椒的研磨室和储藏室。仓库大门旁边还有另外一扇门，通向办公区。进门后，还有一扇独立门，开门后里面是一段楼梯，上楼梯就到了办公室的磨砂玻璃门前，门上写着“办公室”这几个黑色的大字。里面就是宽敞的办公室前厅了，极其宽敞、明亮，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白天，贝普、梅普和克莱曼先生在那里工作。接下来，穿过一个装有保险柜、衣橱和巨大储物柜的壁龛，就来到了狭小、憋闷、昏暗的后屋。曾经，库格勒先生和范·丹先生在那里工作，如

令，只剩下前者了。从走廊也同样可以到达库格勒的办公室，只不过，那就得通过一扇玻璃门，那扇门只能从里面打开，从外面是打不开的。走出库格勒的办公室，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路过煤棚，踏上四级台阶，就来到了整栋房屋最具代表性的私人办公室。典雅的深色家具，地板上铺着油毡和地毯，收音机、别致的灯、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宽敞的厨房，里面安有热水锅炉和两个小煤气炉，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这就是二楼。楼下走廊里有一道木质楼梯，直通楼上。

楼梯的顶端有一个楼梯平台。平台左右两侧都有门，左侧的门通向包括贮藏空间、前侧阁楼和前侧阁楼楼板在内的前屋。在这栋前侧房屋里，一段长长的、十分陡峭的、货真价实的荷兰式断腿楼梯直通一扇临街门。

梯台的右侧矗立着“后屋”。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不起眼的、涂着灰色油漆的门后面还隐藏着这么多房间。穿过门口的一小段过道，就来到了房子里。房子的入口处正对着一段陡峭的楼梯，左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和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便是弗兰克一家的客厅兼卧室，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那里就是弗兰克家两位年轻女士的卧室兼书房。楼梯右边的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盥洗池和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那个屋子里还有一扇门，直通我和玛戈特的房间。沿着楼梯走上去，推开顶端的门，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一栋古老的运河房屋里居然还能有如此巨大、明亮、宽敞的居所。这个居所里有一台炉灶（之所以能有它，多亏了这里曾经是库格勒先生的实验室）和一个洗涤槽。这就是厨房，也同样是范·丹夫妇的卧室、公用客厅、饭厅和书房。十分狭小的过道房将会成为彼得·范·丹的公寓。此外，这里和前屋一样，有一个阁楼和阁楼楼板。你瞧，我完整地向你介绍了我们美好的后屋！

你的安妮

•

1942年7月10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有关房屋的冗长的描述极有可能让你感到无聊透顶，不过，我还是觉

得有必要让你知道我身在何处；至于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你将会通过日后的所有信件有所了解。

现在，我先继续讲我的故事吧，你知道的，我还没讲完呢。我们刚一到达王子运河 263 号，梅普就赶忙领着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登上木质楼梯，径直上楼，来到后屋。她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门，留下我们单独在房间里。玛戈特是骑自行车来的，她提前很长时间就到了，一直在等我们。

我们的客厅和其他所有的房间里都被堆放得满满当当的，简直无法描述。过去几个月里，被送到办公室的所有纸板箱都被摆放在地上和床上。小房间里装满了床单被褥，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们要是想在夜晚来临时睡在相对齐整的床上，就必须立刻动手把杂物清理干净。母亲和玛戈特已经动弹不得了，她们躺在光秃秃的床上，很疲惫，就跟死了一样瘫倒了，可是，作为家里的两位清理能手，我和父亲却想要即刻动手。

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都在拆箱子，摆放物品，敲敲凿凿，收拾清空，直到夜晚时分精疲力竭地倒在干净的床上。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没有吃上一口热饭，可这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母亲和玛戈特太过疲惫、紧张，以至于吃不下，父亲和我则是因为有忙不完的事情要做。

星期二早上，我们继续星期一没有完成的任务。贝普和梅普用我们的粮票兑来了物品，父亲完善了遮光的不足，我们擦洗了厨房的地板，又从早忙到晚。直到星期三之前，我甚至都没有时间思考有关我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随后，我在到达后屋后，第一次找到机会向你诉说发生的事情，同时好好地回顾了一下自己究竟经历了些什么，以及思考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的安妮

1942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父亲、母亲和玛戈特依然没能适应每隔一刻钟就敲响一次的西教堂的钟

声。我倒是适应了，我当下就觉得有它很好，每到深夜，它更是能带给我安全感。你一定很想知道我作为一名避难者的感受，好吧，我只能告诉你，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确信自己永远不可能在这栋房子里找到归属感，只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觉得这里有多糟糕，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在一个非常怪异的旅舍里度假。这是对于避难的一个奇特观点，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后屋潮湿而又倾斜，可作为藏身处来说，它再理想不过了。整个阿姆斯特丹，是啊，或许是整个荷兰，都再也找不出一个如此舒适的地方供给避难者了。

至今为止，光秃秃的墙壁让我们的小房间显得空荡荡的；幸好父亲提前把我收藏的全套风景明信片和影星收藏合集都带来了。我用胶水和刷子把整面墙壁都抹了一遍、贴满了图画。这么一来，它看上去欢快多了，等范·丹一家来了，我们还要用摆放在阁楼上的木头做一些壁柜和其他有趣的玩意儿。

玛戈特和母亲的状态又恢复了一些。昨天，母亲头一回萌生了煮豌豆汤的念头，可是，她在楼下聊着天，把汤忘到了脑后。结果，汤烧煳了，豌豆变得黑漆漆的，粘在锅底，怎么也弄不下来。

昨天晚上，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私人办公室，打开了英国电台。我害怕极了，生怕被人听见。毫不夸张地说，我哀求父亲跟我一同回到楼上去。母亲理解我的恐惧，也一同走了。在其他事情上，我们也很害怕自己会被邻居听见或者看见。刚来的第一天，我们就缝制了窗帘。其实，它们根本就算不上窗帘，因为那只是一些零散的、摸上去凉飕飕的布匹而已，每一块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形状、质地和图案，父亲和我将它们生硬地、歪歪斜斜地缝在一起。我们用图钉把这些钉在窗户上，在避难期结束之前，我们是不会把它们摘下来的。

我们右边是一家盖赫连锁店。它是一家总部位于赞丹[1]的公司。我们的左边是一家家具作坊，因此那里除工作时间以外没有人，可是，声音毕竟还是有穿透力的。尽管玛戈特患了严重的感冒，我们也只能禁止她在深夜咳嗽，让她服下大量的可待因。

我很高兴我们将迎来范·丹一家，他们把到达的时间定在了星期二。这

1 赞丹：又名桑达姆，荷兰的一座城镇。

里会变得热闹得多，也就不会这么寂静了。这里的寂静令我在傍晚和深夜都感到焦虑，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求我们的守护者之中能有人在这里睡一晚。

这里根本就没有那么糟糕，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做饭，还可以在楼下爸爸的办公室里听收音机。克莱曼先生和梅普，还有贝普·弗斯盖伊尔给予了我们许多帮助。

我们吃到了大黄[1]、草莓和樱桃，况且我觉得我们暂时不会感到无所事事。我们还有书可以读，并且还买了一大堆游戏。当然，我们永远也别想透过窗户向外看或是走到外面去。而且我们必须蹑手蹑脚的，以免让楼下的人听见我们的动静。

昨天，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我们得帮办公室的人给两大筐樱桃去核。库格勒先生将会把它们存放起来。

我们还可以用装樱桃的筐制作书架。

有人在叫我。

你的安妮

| 1942年9月28日（增刊）

我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无法外出的压抑感，我非常担心我们会被发现，然后吃枪子儿。这番前景实在算不上美好。

•

| 1942年7月12日，星期日

一个月前的今天，他们全都对我那么好，那是我生日的缘故。然而，我能感受到自己与母亲和玛戈特之间正变得日渐疏远。我今天努力地做了许多事，每个人都对我赞不绝口，可是五分钟后，他们就又开始数落我。

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对待玛戈特的态度和对待我的态度多么不同。比

1 又称锦纹、黄良等，是多种蓼科大黄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统称，有药用价值，亦可食用。（编者注）

方说，玛戈特弄坏了吸尘器，导致我们一整天都身处黑暗之中。母亲说："玛戈特呀，我们知道你不习惯干活儿，要不然的话，你一定会知道，吸尘器的插头是不能拽着电线硬拔的。"[1]玛戈特说上几句话，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可是今天下午，我想要把母亲列的购物清单上的一部分重新抄一遍，因为她的字太不工整了。她却不肯让我抄，而且我还立刻遭到了全家人劈头盖脸的训斥。

我跟他们性格不合，这一点在近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太多愁善感了，我却宁可独自一个人待着。而他们却总说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多么温馨以及我们彼此之间多么和睦。至于我的不同意见，他们丝毫不会顾及。

只有爸爸偶尔能够理解我，可是通常，他总是站在母亲和玛戈特那一边。我无法忍受他们在有外人的时候讲述我是怎么哭泣的，以及我有多么睿智，这在我看来简直糟糕透了。我们偶尔甚至还会谈到小摩尔，而这也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因为它是我内心的柔软与脆弱。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小摩尔，谁也不知道我有多想念它。只要一想起它，泪水就会充满我的眼眶。小摩尔是那么可爱，而我又是那么爱它，我梦想着它有朝一日能够回来。

我总是做美梦，可事实却是我们必须在这里待到战争结束。我们再也不能出去了，能够来看望我们的人只有梅普、她的丈夫杨、贝普·弗斯盖伊尔、弗斯盖伊尔先生、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先生和克莱曼太太。只不过，克莱曼太太是不会来的，因为她觉得太危险了。

| 1942 年 9 月（增刊）

爸爸总是那么慈爱。他完完全全地理解我，我也很希望能与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并且不至于痛哭流涕。不过，这似乎是我所处的年龄段的缘故。我可以不停地写下去，不过，那会变得非常无聊。

至今为止被我记入日记里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我的想法，它们称不上是有趣的故事，不足以让我日后当众宣读。不过，我今后不会再多愁善感，又

1 原文为德语。

或是少一些多愁善感，我会更多地注重实际发生的事。

1942年8月14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一个月来，我对你置之不理，也的确没发生什么，让我可以每天向你讲述一些有趣的事。7月13日，范·丹一家来了。我们以为他们14日才来，可是，由于德国人在7月13日到16日期间骚扰了越来越多的人，各处征召，因此他们觉得提前一天动身比推迟一天更安全。

那天早上九点半（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范·丹到了。他是一个相当无趣、害羞的瘦竹竿，还不到十六岁，他的加入并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半个小时后，范·丹太太和先生到了，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是，范·丹太太在她的帽子收纳盒里装了一个很大的夜壶。“要是没有夜壶，我不管到哪儿都没有归属感。”她解释说，而这个夜壶也成为第一件在沙发床底下拥有固定位置的物品。范·丹先生倒是没有带来夜壶，却把他的折叠茶几夹在腋下带来了。

第一天，我们聚在一起吃饭，过得其乐融融，三天之后，我们七个人已俨然成为一个大家庭。不消说，对于我们离开“尘世”之后的那一个星期，范·丹一家有许多要说的。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房子和侯特斯密特先生怎么样了。

范·丹先生说道：“星期一上午九点，侯特斯密特先生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顺道去一趟。我立刻就去了，发现侯特斯密特先生正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他给我看了一张字条，那是弗兰克一家留下的。他想要遵照指示，把猫送到邻居家去，我觉得这个做法好极了。他担心家里会遭到搜查，因此，我们查看了所有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并且清理了桌子。突然，我在弗兰克太太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信笺，那上面写着一个马斯特里赫特的地址。尽管我知道这是太太故意留下的，可我还是表现出极其诧异和惊恐的模样，并且请求侯特斯密特先生赶紧把这张意外留下的纸片烧掉。整个过程中，我始终表现出对您的失踪毫不知情的样子，可是，就在我看见那张纸片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侯特斯密特先生，’我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它

或许与这个地址有所关联。我清楚地记得大约半年以前，一位身居要职的长官来到办公室里，原来他是弗兰克先生儿时的伙伴，他承诺在紧急情况下为他提供帮助，而他也确确实实就住在马斯特里赫特。我想，一定是这位长官信守承诺，通过某种办法把弗兰克先生送到比利时，并且从那里转道去瑞士。如果有相熟的人来找弗兰克一家的话，您就这样告诉他们吧。当然了，您就不用提起马斯特里赫特了。’说完这些话，我就走了。如今，大多数的熟人都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从各个渠道得到消息，听到了这个说法。”

我们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搞笑，当范·丹先生说到其他熟人的想象力时，我们更是大笑不止。家住在梅尔韦德广场上的一家人“看见”我们四个一清早骑着自行车从门口经过，而另一位太太切切实实地“看见”我们在半夜上了一辆军用汽车。

你的安妮

•

| 194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时至今日，我们的藏身处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藏身处。库格勒先生觉得，在我们的大门外装上一个柜子会更好（因为常常有针对藏起来的自行车的入户搜查）。当然了，那是一个旋转式的柜子，可以像门一样打开。这个物件是弗斯盖伊尔先生亲手完成的（我们告知了弗斯盖伊尔先生有关七名避难者的事，而他则全心全意地为我们提供帮助）。

如今，我们如果想要下楼的话，就必须弯下腰，然后蹦出去。三天之后，我们全部顶着一脑袋的包，因为每个人都撞到了那扇低矮的门上。从那以后，彼得便用一条毛巾包裹着刨花，钉在上面，尽力让它变得柔软。我们就等着瞧那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吧！

学习方面，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9 月之前，都是我给自己定的假期。那之后，父亲打算给我上课，可是我们得先买来新的教科书才行。

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出现很多变化。今天，彼得洗了头发，不过，这也没

什么特别的。范·丹先生和我总是乱糟糟的。妈妈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这让我难以忍受。除此之外，一切都变得更好了。我依旧看彼得不太顺眼，他是一个讨人厌的男孩，整天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拿着椰头敲敲凿凿一小会儿，之后又去打盹了。真是个傻瓜！

妈妈今天早晨又没完没了地讲了一通大道理。我们的观念背道而驰。爸爸最好了，尽管他有时候也会对我发五分钟的火。

外面的天气温暖美好。抛开一切不谈，我们依然会躺在阁楼的折叠床上，尽可能地享受好天气。

你的安妮

| 1942年9月21日（增刊）

近来，范·丹先生对我和蔼极了，我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个状况。

•

| 1942年9月2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范·丹先生和太太大吵了一架。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父亲和母亲是绝对不会这样冲着对方大吼大叫的。事情的起因太微不足道了，根本不值一提。算了吧，各花入各眼。

当然了，对于彼得来说，这很不好受，他毕竟是被夹在中间的。可是，谁也不拿彼得当一回事，毕竟他极其矫情、懒惰。昨天，他完全惊慌失措了，以至于舌头不再发红，而是发青。这种罕见的现象转瞬即逝。今天，他的脖子上围了一条厚厚的围巾，因为他的脖子很僵硬，除此之外，这位先生还抱怨自己腰椎痛。心脏、肾脏和肺部之间的疼痛对他来说也已经司空见惯。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疑病症患者！（是叫这个名字吧？）

母亲和范·丹太太并不是太合得来，造成这些隔阂的原因有很多。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吧，我可以告诉你，这位太太从公用的、摆放亚麻织品的衣橱里拿走了几乎所有属于她的床单，只留下了三条。她一定是想当然地以为母

亲的东西就可以为全家人所用，要是让她发现母亲也效仿了她的做法，她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除此之外，令太太十分气恼的就是我们的餐具放着没动，却一直用她的餐具。她一直试图想要弄清楚我们到底把自己的盘子塞到哪里去了。它们比她猜想的更近，就在阁楼上的纸板箱里，在一大堆欧派克塔的宣传资料后面。避难期间，盘子是不会被拿出来的。不过，这倒也好！我总能制造一些意外，昨天，我把太太众多餐具中的一个汤碗摔得粉碎。

"哦，"她愤怒地叫喊起来，"你能不能小心一点，除了它，我什么都没有了。"

拜托，你别忘了，姬蒂，这两位女士的荷兰语惨绝人寰（我不敢随意评价先生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你要是听见她们的口角，一定会捧腹大笑的。我们对此已经不以为意了，再怎么纠正都没有用。要是描写母亲或是范·丹太太的话，我不会使用她们原始的语言，而是用规范的荷兰语。

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受到了小小的干扰。事情的起因是一本有关女性的书和彼得的所作所为。要知道，克莱曼先生借给我们的书，玛戈特和彼得几乎每一本都可以阅读，然而对于这一本独特的书，大人们还是选择留给自己。这立刻激发了彼得的好奇心。那本书里到底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内容呢？他趁着他母亲在楼下聊天的工夫，偷偷地拿走了那本书，带着他的战利品爬上了阁楼楼板。

头两天，大家相安无事。范·丹太太早就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并没有捅破，直到这件事被范·丹先生发现。他很生气，一把抢走了那本书。他原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然而，他太小看自己儿子的好奇心了，见过了爸爸毅然决然的态度后，彼得却并不为之所动，他下定决心要寻找机会把这本引人入胜的书读完。

与此同时，太太已经向母亲询问了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母亲觉得这本书不适合玛戈特，可至于其他大多数的书，她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玛戈特和彼得之间啊，范·丹太太，"母亲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首先，玛戈特是一个女孩，而女孩总是比男孩更成熟；其次，玛戈特已经读过不少严肃的书，对于那些已经不再是禁忌的话题，她并不猎奇；再次，玛戈

特成熟得多，也明事理得多，这都是四年中学教育的结果。”

范·丹太太对此表示赞同，但她依旧认为让年幼的孩子阅读成人书籍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与此同时，彼得找到了恰当的时机。那段时间，没有人会留意到那本书或是留意到他。晚上七点半，当全家人都守在私人办公室里听收音机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宝贝爬上阁楼楼板。他原本应当在八点半的时候回到楼下，可是因为书实在太扣人心弦，他错过了时间。当他走下阁楼楼梯的时候，他的父亲恰巧进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一弹、一掌、一扯，书落在桌子上，彼得待在阁楼楼板上。

当全家一起吃饭时，状况就是这样。彼得待在楼上，谁都没有理会他，他只能饿着肚子去睡觉。我们愉快地攀谈着，继续享用我们的晚餐。突然，刺耳的哨声穿透了我们的耳膜，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叉子，面面相觑，每个人的面庞都变得惨白而又惊恐。

这时，我们听见烟囱里传来彼得的声音：“我是绝对不会下来的。”

范·丹先生一跃而起，他的餐巾落在地上，他涨红了脸，喊道：“太过分了！”

父亲抓着他的胳膊，因为他担心会出事。而后，两位先生一同上了阁楼。经过了不息的挣扎和踢踏，彼得回到他的房间里，关上门，而我们继续吃饭。

范·丹太太想要给宝贝儿子留一块切片面包，先生却不依不饶的：“他要是不立刻道歉的话，就待在阁楼楼板上睡觉吧。”我们表示反对，说饿肚子就已经是很严厉的处罚了。我们不能让彼得感冒，因为我们不能请医生来看病。

彼得并没有道歉，他又回到了阁楼楼板上。范·丹先生没再搭理他，却在早晨发现彼得的床有睡过的痕迹。七点钟时，他又回到了阁楼上，不过，他最终还是被父亲用好言好语劝下楼来了。彼得板了三天的脸，沉默执拗，而后一切又回到正轨上了。

你的安妮

1 194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些后屋里发生的新鲜事。我的沙发床上方安了一盏灯，这样一来，我在枪声响起的时候一拉绳子就可以开灯了。只不过，这在眼下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的窗户日日夜夜都开着一条缝。

“范·丹男子队”凿出了一个极其舒适、着了色的食品柜，上面还带有真正的纱窗。至今为止，这个壮观的家伙一直被摆放在彼得的房间里，可是为了通风，还是被搬到了阁楼上。那个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木板。我建议他把桌子放在那里，铺上一块好看的桌布，然后把一个小柜子挂到墙上，也就是桌子现在所在的地方。尽管我没兴趣睡在那个地方，可那样一来，那里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十分温馨的角落的。

范·丹太太令人难以忍受。我因为说个不停而总是受到楼上的训斥。我才不管他们说什么呢！夫人现在又出现新的状况了。

这会儿，她又做出一副不愿意刷锅的样子。要是锅里还剩一丁点食物的话，她不再把它盛到玻璃盘子里，而是任由它在锅里变质。要是玛戈特下午有很多锅要洗的话，夫人就会说：“哎哟哟，小玛戈特啊小玛戈特，你怎么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啊！”

克莱曼先生每隔一个星期就会给我送来几本适合女孩子看的书。我十分热衷《佑普·特尔·赫宇尔》系列。总体来说，我特别喜欢西西·范·马斯费尔特的书。我已经把《夏日尽欢》读了四遍，可每每还是被里面滑稽的场景逗得大笑不止。

现在，我和父亲正在动手整理弗兰克家族的族谱，关于其中的每个人，他都讲了不少。

学习已经启动了。我很努力地学习法语，每天都要强化记忆五个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可是，学校里学过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一大半。

彼得万般无奈地接受了他的英语学习任务。我们刚刚收到了几本教科书，我从家里带来的物品中有大量的练习本、铅笔、橡皮和贴纸。

皮姆（这是父亲的昵称）请我教授他荷兰语课程。我觉得这好极了，算是我对于他教我法语和其他科目的报答。只不过，他所犯的错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时不时地收听奥兰治电台，贝恩哈德王子刚刚发表了讲话。

他说，一月前后，他们就要添丁了。我觉得这很好，可这里的人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对王室这么感兴趣。

几天之前的一个夜晚，我们聊到了我究竟有多愚钝。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第二天卖力地学习，我实在不想到了十四五岁的年纪上还停留在一年级的水平。除此之外，这场谈话还提到，我几乎什么书都不能读。这段时间，母亲正在阅读《先生、女人、仆人》，这本书自然不能给我看（玛戈特却可以！）。我还得像我才华横溢的姐姐那样，变得更沉稳一些才行。我们谈到了我对于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无知（我赶忙翻开库能字典，查找这几个复杂词语的意思！），我确实对这些一窍不通。但或许到了明年，我就能变得更加聪慧了！

我瞠目结舌地发现，自己过冬的衣服里只有一条长袖连衣裙和三件背心。父亲允许我用白色的羊毛织一件毛衣；羊毛衣并不怎么好看，这样的不足只能靠它的保暖效果来弥补。我们还在其他人那里存放了一些衣服，只可惜，要等战争胜利之后才能去取了，前提是它们还在。

我刚打算写一些关于范·丹太太的事情告诉你，她就恰好进来了。“吧嗒”，我合上了日记本。

“咦，安妮，连让我看一眼都不行吗？”

“不行，太太。”

“那就只看最后一页？”

“那也不行，太太。”

不用说，我被吓得大惊失色，因为那一页上有关她的描述恰好不太中听。

就这样，每天都有一些事情发生，可是我太懒了，也太累了，没法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5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父亲有一个老熟人——德雷赫尔先生，他的年龄在七十五岁上下，耳朵很背，还饱受疾病和贫穷的困扰。他身边老有一个讨人厌的跟屁虫——比他年轻二十七岁的妻子，她也很穷，胳膊和腿上满是早先富庶时期遗留下来的真真假假的手镯和戒指。这位德雷赫尔先生已经多次令父亲陷入窘境，每当他跟这个可怜的小男人通电话时，我总是对他的耐心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们还住在家里，母亲总是建议父亲在电话机跟前放上一台唱片机，每隔三分钟就说一句“是的，德雷赫尔先生”或者“不是，德雷赫尔先生”。反正这个老头儿也听不懂父亲长篇大论式的回答。

今天，德雷赫尔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库格勒先生，问他能不能去一趟他家。库格勒先生很不情愿，因此想派梅普去。梅普打电话取消了见面。之后，德雷赫尔太太接连打来三次电话，可是，由于梅普号称自己一整个下午都不在，因此，她不得不模仿贝普的声音。楼下（办公室里）乃至楼上都爆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这下，只要电话一响，“贝普”就会说：“是，德雷赫尔太太！”就这样，电话还没接起来，梅普就已经笑个不停了，说话时嘻嘻哈哈的，非常失礼。是啊是啊，真够瞧的，全世界都找不出来一家像我们这里一样的尽善尽美的公司。主管们跟女职员们乐成一团！

夜晚的时间，我偶尔会去范·丹一家那里聊聊天。我们一人吃上一块浇了糖浆的飞蛾饼（这个饼干盒摆在一个喷过防飞蛾杀虫剂的衣柜里），自娱自乐。刚才的谈话内容是有关彼得的。我告诉他们，彼得经常抚摩我的脸蛋，这一点我很不喜欢。他们用极其老派的方式问我，看在他这么喜欢我的分上，难道我就不能喜欢他吗？我心里想着“哦哟！”嘴上说着“哦不！”你能想象吗？接着，我说彼得有一点笨拙，我觉得他很羞涩。但凡是不常跟女孩接触的男孩，都是他这副模样。

我不得不说，“后屋避难委员会（男子队）”极具创造精神。你真应该听听他们又想出什么主意来让欧派克塔公司的销售代表、老相识、秘密物品贮

存者布劳克斯先生看到我们的信息！他们给一位零售商打印了一封信，那是欧派克塔在泽兰－佛兰德的一位间接客户。他们让他将一张密封的便笺填写完整，而后把它装进附带的信封里，重新将它寄回。父亲在那个信封上写下地址。等这个信封从泽兰寄回时，里面那张便笺就会被人取出来，换上由父亲亲手书写的便笺，以示他还活在人世间。这样一来，布劳克斯在收到便笺时就丝毫不会起疑了。他们之所以选择泽兰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紧挨着比利时，很容易偷渡到国境线的另一侧，况且，没有特殊通行证的话，谁也不能到那儿去。像布劳克斯这种普普通通的销售代表是不可能弄得到通行证的。

昨天晚上，父亲又上演了一场滑稽戏。他昏昏欲睡，于是头晕目眩地走到床边。他躺在床上，觉得脚很冷，于是我就把我的棉鞋给他套上了。五分钟后，它们却被摆放在了他的床边。他不想见光，于是，把整个脑袋都埋进了被子里。熄灯后，他这才小心翼翼地露出头来。这实在太滑稽了。之后，我们还说到，彼得把玛戈特叫作“一位阿姨”。突然，被子里传来爸爸的声音：“一位咖啡阿姨。”

随着时间的流逝，小猫莫琪变得越来越友善，对我也越来越亲近，不过我依旧有点怕它。

你的安妮

•

| 1942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与母亲展开了一场所谓的“讨论”，而最可恶的就是刚一开始，我的眼泪就迸发出来了，对此，我束手无策。无论什么时候，爸爸总是对我充满了慈爱，而且他也更能理解我。咳，遇到这种时刻，我总是很受不了母亲；而对于她来说，我也成了一个陌生人，这一点，谁都能看得出来，她甚至不知道我是怎么看待最普通的事物的。

我们谈到了女佣，说应当称她们为“家务事的帮手”，以及战争结束后，一定需要大量的女佣。

我没能很快地洞察到这一点。于是，她就说我总是把“以后”挂在嘴边，说我演出一副成熟女士的模样，可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总归可以做做自己的梦吧？这难道有那么糟糕吗？有必要看得这么严重吗？至少还有爸爸为我辩解，要是没有他的话，我肯定会忍受不了的。

我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跟玛戈特相处。尽管我们家里从来不会发生像楼上那样的大爆发，可对我来说，家里也远远称不上温馨舒适。玛戈特和母亲的本性与我截然不同。我对我朋友们的了解甚至都超过了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是不是很可悲？

范·丹太太已经是第无数次愁容满面了。她很是喜怒无常，并且把越来越多属于她的私人物品藏了起来。只可惜，母亲并不能对每一个范·丹式的消失都报以弗兰克式的消失。

看起来，有的人能从管教孩子之中获得特别的满足感，这不仅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更包括了熟人们的孩子，范·丹家便是如此。玛戈特已经没什么需要管教的了，她生来就是善良、可爱、美貌的化身，而我则承载了我们两人所有的任性。

责备的话语和粗鲁的回应在桌子上空横飞。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父亲和母亲总是激烈地为我辩护，要不是有他们的话，我一定做不到一次又一次脸不红心不跳地应付这类斗争。尽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勒令我少说话，不要多管闲事，更谦虚一些，可我失败的次数还是超过了成功的次数。要不是因为父亲总是那么耐心的话，我肯定早就放弃希望了，再也不会想要尽力达到父母的期望，因为它实在定得太高了。

如果我少吃了几口自己不喜欢的蔬菜，多吃几口土豆的话，范·丹一家，尤其是范·丹太太就会对这样的“娇惯”穷追不舍。紧随而来的便是“再多吃点蔬菜，安妮，来吧”。

“不了，谢谢您，太太，”我回答说，“有这些土豆就够了。”

“蔬菜是很健康的，这话是你母亲说的，再吃点。”她一再坚持，直到父亲出面维护我拒绝吃讨厌的食物的权利。

于是，这位太太就会言辞激烈地说：“您真应该到我们家来看看，至少，我们的孩子会受到管教。您这根本就不是管教。安妮已经被宠坏了，这是我

坚决不允许的。要是安妮是我女儿的话……”

她气势汹汹的话语由此开始，也由此结束。“要是安妮是我女儿的话。”嘁，幸好我不是。

回到有关我们所受的管教的话题上，昨天，太太滔滔不绝的话语引来了一阵沉默。随后，父亲回答道：“我觉得安妮受到了非常好的管教，至少她已经学会了这么多东西、对于您长篇大论的说教丝毫没有还嘴。至于那个蔬菜嘛，我只能回答您，彼此彼此。”

太太被击败了，败得很彻底。“彼此彼此”这个回应当然是把矛头直指夫人了，因为她每天晚上都不吃豆子，更是忍受不了各种甘蓝菜，因为那会令她排出“气体”。可是，这样的理由我也想得出来。她真是白痴啊，是吧？反正，让她在有关于我的问题上闭嘴吧。

范·丹太太的脸红速度让人觉得搞笑。我是不会脸红的，这一点令她在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

你的安妮

| 194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昨天，当我不得不停笔的时候，我的那封信还远远没有写完呢。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想要告诉你一个分歧，不过，在我开始之前，先说一下：成年人之间这么容易、这么频繁，并且能为任何鸡毛蒜皮的事发生争吵，在我看来实在太诡异了。至今为止，我一直以为斗嘴是小孩子才有的把戏，长大就不会发生了。当然，他们偶尔也有理由进行一场“真正的”争吵，可是，这种言语上的挖苦无异于斗斗嘴。这类斗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其实我也早就应该习惯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况且，他们几乎每一场“讨论”（我们用这个词取代吵架，这当然错得很离谱，可是德国人就是什么都不懂！[1]）都涉及我，

1 此处指“后屋”中吵架的大人都是德国人。（编者注）

既然如此，我就不可能习惯得了。

任何，他们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任何"积极的方面。我的行为、性格、举止都会被他们从脚到头，再从头到脚地细细品评和剖扯一番。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们对我实施羞辱以及冲我大喊大叫，而我还必须按照掌事者所希望的那样欣然接受。这我可做不到！我是不可能容忍这些羞辱的话语落在我身上的。我要让他们看看，安妮·弗兰克已经今非昔比了。等我向他们表明，他们应当先思考一下自己所要的管教，而不是怎么管教我的时候，他们定当高看我一眼，急忙闭上他们的大嘴巴。这就是我的行为方式！野蛮而已。至今为止，我面对那么多没有教养的处境，尤其是……愚蠢行径（范·丹太太），每每都只能咋舌。可是，一旦我开始习惯，况且我也很快就会习惯的，到时候，我会把那些话语不动声色地还回去，那样，他们就会对我刮目相看了！难道我真的像他们讲述的那样，举止粗鲁，自以为是、顽固不化、目中无人、愚蠢、懒惰，等等吗？才不是呢，我很清楚自己会犯很多错误，也有很多缺点，可是他们所说的也夸张过头了！姬蒂，真应该让你知道，我在面对那些谩骂和嘲讽时，心中的怒火是如何熊熊燃烧的。用不了多久，我心中强压的怒火就会喷发出来。

这方面说得够多的了，我已经用吵架的事情烦扰了你够久的了，可接下来。我还是克制不住地想要说说一场有趣至极的圆桌讨论。

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皮姆极度的谦逊。他的谦逊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就算是最白痴的人也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由于范·丹太太无论什么话题都要插一嘴，因此，她冷不丁地说道："我也非常谦逊，比我的丈夫谦逊多了！"

真是闻所未闻！这句话还真是能一清二楚地体现出她的"谦逊"来！

范·丹先生觉得有必要对"比我的丈夫"做出进一步解释，他十分平静地回答说："我压根也没想要谦逊。生活中，自负的人比谦逊的人更加不可限量。对此，我向来深有体会。"随后，他转向我："不要谦逊，安妮，那真的没什么用。"

母亲对这个观点表示完全赞同。可是范·丹太太却像往常一样，想要在这个有关管教的话题上补充自己的看法。只不过，这一回，她并没有把矛头

直接对准我，而是对准了我的父母，她的话是这样说的："您能对安妮说出这种话来，真是对生活有着独到的见解啊。我年轻的时候，观念还很不一样，话说回来，现在肯定还是很不一样，除了在您的新潮家庭中！"

她最后所提到的直指母亲多次为之辩护的新潮管教方式。范·丹太太的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容易脸红的人脸要是变傻了就会变得更加兴奋，而后很快抑倒在对方手下。

母亲面不改色，她只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她想了一想，随后回答道："范·丹太太，我的确认为生活中还是不要太谦逊比较好。我的丈夫、玛戈特和彼得三个全都是极度谦逊的人。您的丈夫、安妮、您和我就不那么谦逊了，不过我们也不是遇到任何事情都会靠边站的。"

范·丹太太："哦，太太啊，您这话我就听不懂了！我确确实实是极度谦逊的。您怎么会觉得我不谦逊呢？"

母亲："您绝对不是谦逊的人，也绝对不会有人认为您谦逊的。"

范·丹太太："我倒是很想知道我哪儿不谦逊了！在这里，我要是不为自己着想的话，是不会有别人为我着想的，那样的话，我就得饿死了。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和您丈夫一样是谦逊的人。"

对于这可笑的自我辩解，母亲除了笑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激怒了范·丹太太，她用夹杂着德语的荷兰语和夹杂着荷兰语的德语交替着发表她的长篇大论。这位不具天赋的女演讲家被自己的话语绕得七荤八素，最终只好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想要出去。就在那个时候，她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你真应该看看这场好戏！不幸的是我恰好在这位太太背过身去的时候同情而又嘲讽地摇了摇头。我不是故意的，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我完全沉浸在她滔滔不绝的讲话中了。范·丹太太转过身来，用德语破口大骂，抬高嗓门，恶毒而又粗俗，像极了一个肥胖而又面庞绯红的泼妇。我看得饶有趣味。我要是会画画，一定要把她的这个形象画下来，这个弱小的、荒谬的、愚蠢的人可真是搞笑啊！可是我现在了解了一件事，那就是：只有真正地跟一个人吵过架，才能认清对方的面目。只有那样，才能评判他们的性格！

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9日，星期二

亲爱的妮蒂：

避难者们总要经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想象一下，由于我们没有浴缸，因此我们洗澡时用的是脸盆。而由于只有办公室（我所指的办公室是整个一楼）才有热水，因此我们七个不得不轮流享用这个巨大的便利条件。可是，由于我们七个人各不相同，其中两三个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觉得尴尬，因此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各自挑选了一个单独的浴所。彼得在厨房洗澡，虽然厨房只有一扇玻璃门。一旦他打算洗澡了，他就会单独找到我们每一个，通知我们，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不要到厨房附近走动。他认为这样的措施足够了。范·丹先生在最顶层洗澡。对他而言，在自己房间所带来的安全感超过了把热水提上楼的劳烦。太太暂时不洗澡，她在等待哪个地方最合适的结论。父亲在私人办公室里洗澡，母亲在厨房的一块火炉屏风后面洗澡，我和玛戈特则把办公室前厅变成了我们的戏水池。每到星期六下午，那里的窗帘就会被拉上，我们在黑暗中轮番洗澡，而轮空的那个人则透过窗帘之间的缝隙向窗外张望，惊讶于搞笑的人们。

从上个星期开始，这样洗澡再不能给我带来愉悦，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更加舒适的方式。倒是彼得提醒了我，可以把盆放在宽敞的办公室卫生间里。那样，我就可以坐下来，开灯，锁上门，不借助外人的帮助就可以把水倒掉，而且还不会遭遇轻佻的目光。星期日，我第一次启用了我美丽的浴室，无论这听起来是多么荒诞，反正我觉得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更好。

星期三，管道工在楼下，把我们办公室卫生间的注水管和排水管转接到走廊里。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变动，是因为考虑到万一遇到严冬和管道结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管道工的到来绝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我们不仅不能在白天的时候用水，而且不能上卫生间。

说到我们是怎么克服这个困境的，还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可是，我并不是一个假正经的人，不介意谈论这类话题。我和父亲从我们避难之初开始就一直使用一个简易夜壶，假设遇到缺少夜壶的话，可以牺牲一个玻璃

罐，投入这一用途。在管道工上门的日子里，我们把这些玻璃罐拿到了房间里，白天用来存放我们的自然需求。相比一整天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不能说话，我觉得这并不算很糟。你简直无法想象被迫安安静静对“嘘嘘嘘小姐”来说有多么艰难。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压低声音耳语；相比之下，完全不能说话、不能动更是糟糕十倍。

我的屁股由于一连三天一刻不停地坐着，而变得完全僵硬、生疼。晚间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你的安妮

1942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昨天，我惊慌失措。八点钟的时候，突然传来响亮的门铃声。我满脑子都是有人来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人。不过，当所有人都坚持说那一定是男孩子的恶作剧或是邮差的时候，我就变得平静一些了。

这里的日子过得十分平静。莱文索恩是一个小个子的犹太药剂师兼化学家。他在厨房工作，为库格勒先生效力。他对整栋房子都非常熟悉，因此，我们也一直很担心他不知什么时候会头脑一热，想要看一眼曾经的实验室。我们就像老鼠宝宝一般鸦雀无声。回到三个月之前，有谁能料想到，活泼好动的安妮必须并且能够一连几小时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

9 月 29 日那天是范·丹太太的生日。尽管我们没有大规模地庆祝，不过她还是收到了鲜花、小礼物和美食。看来，由丈夫赠送红色的康乃馨是他们的家庭传统。

停留在范·丹太太的话题上，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对她持续不断的厌恶也源于她多次试图与父亲调情。她抚摩他的脸颊和头发，把她的裙子提得高高的，说着所谓的俏皮话，努力将皮姆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幸好皮姆觉得她不够漂亮，也不够有趣，并没有理会她的调情。你知道的，我生性善妒，所以完全看不得这些。母亲就从来不会那样对待范·丹先生。这一

点，我也当着她的面直说了。

彼得偶尔也会搞笑一下。不管怎么样，在引人发笑方面，我们两个有一个相同的嗜好，那就是变装。他穿上他母亲的一条十分紧身的长裙，我穿着他的西装，我们两个一同出现，他戴着宽檐帽，我却戴着鸭舌帽。大人们笑得直不起腰来，我们也乐在其中。

贝普从蜂巢百货商店[1]里给我和玛戈特买来了新裙子。裙子的布料非常粗糙，简直就像用来做麻袋的黄麻纤维一样。这种当年不可能被摆放在商店里丢人现眼的东西，如今却分别卖到了7.75荷兰盾（我的）和24荷兰盾（玛戈特的）。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你：贝普在某个社团为玛戈特、彼得和我报了速记课程。到了明年，你就会发现我们成了多么无懈可击的速记员。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真正学会这种神秘的文字已经算得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了。

我的（左手）食指疼得厉害，已经没有办法熨衣服了，幸好如此！

范·丹先生想让我吃饭的时候坐在他的旁边，因为玛戈特的饭量在他看来太小了。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变化也很有意思。一只黑色的小猫咪常常在花园里游荡，这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小摩尔，哦，那个小宝贝啊。妈妈总爱评头论足，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所以说，这样的变化也很有意思。如今，受到困扰的人换成了玛戈特，确切地说，她并没有受到什么困扰，因为母亲不会对她做出如此尖酸刻薄的评论，这是一个被当成榜样的孩子！我总是拿被当成榜样这件事取笑她，这让她忍无可忍。或许她终究会脱去这层外衣，是时候做出这个改变了。

纷繁复杂的叙述最后，该说说范·丹先生讲的一个极其诙谐的笑话：

999下咔嗒声和1下噼啪声意味着什么？

有一只蜈蚣瘸了一条腿！

再见，你的安妮

1 蜂巢百货商店，又称女王店，是荷兰的一家高端连锁百货商店。

| 1942年10月3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姬蒂：

昨天，我受尽了嘲讽，因为我和范·丹先生一起躺在床上。“才这么小的年纪，真丢人！”还有其他类似的话语，真是庸俗透顶。我自然是永远都不会愿意和范·丹先生按照通俗意义那样睡觉。

昨天又爆发了一场冲突，母亲着实闹腾了一番，她把我所有的罪过都告诉了爸爸，然后痛哭起来，我当然也哭了，而且我还觉得头疼欲裂。最终，我告诉爸爸，我对“他”的爱远远超过了对母亲的爱。他回答说，这是会过去的，可是我不相信。我已经对母亲忍无可忍了，必须用尽全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才能平静下来，不会冲着她咆哮，我简直想要挥舞拳头向她冲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她如此反感。爸爸说，当母亲身体不舒服或是觉得头疼的时候，我应当主动提出为她做些事，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不爱她，也不想那样做。我甚至想象得到母亲去世的模样，却无法接受父亲也会死去的事实。我的这个想法很过分，可这就是我内心的感受。我希望母亲永远都不会看到这些话，也不会看到其他相关的话语。

此刻，我正在阅读尼克·范·苏和多伦写的《伊娃的青春》。我觉得它和其他女生小说之间没有太大不同。伊娃认为，孩子就像苹果一样，在树上生长，等到他们成熟了，白鹳就会把他们摘下来，送到母亲跟前。可是，她朋友家的猫生了一只小公猫，那可是从猫肚子里生出来的。这下，她以为猫和鸡一样会下蛋，然后坐着孵蛋，而母亲们也会在生孩子之前的几天就到楼上去下一个蛋，然后孵蛋。等孩子出来的时候，母亲们会因为蹲得太久而变得虚弱。于是，伊娃也想要一个孩子。她取来羊毛围巾，把它铺在地上，准备把蛋下在上面。随后，她蹲下身子用力，咯咯嗒地叫唤起来，却依旧没有下出蛋来。坐了很久很久之后，终于有东西出来了，只不过，出来的不是蛋，而是一条腊肠。伊娃羞愧极了。她以为自己生病了。很搞笑吧？！在《伊娃的青春》这本书里还写到了有些女人在马路边卖身，换取微薄的金钱。我真为那些男人感到无地自容。除此之外，书里还写到伊娃初潮的事情。唉，我好期待呀，

至少那意味着我是一个大人了。

爸爸又唠唠叨叨地威胁要把我的日记本拿走了。哦，无可阻挡的恐惧。从现在开始，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吧。

安妮·弗兰克

•

1942年10月7日，星期三

我幻想着……自己能到瑞士去。我和爸爸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而男孩们（堂兄贝恩德和斯蒂凡）的书房则成为我的起居室，我住在那里，并且在那里款待客人。作为给我的惊喜，他们买了一整套崭新的家具，包括茶几、写字台、扶手椅和长沙发，棒极了。过了几天，爸爸给了我150荷兰盾，当然了，是换算之后的货币，不过我还是管它叫荷兰盾吧，他说我可以用这些钱去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全部用在自己身上，只要是我认为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之后，我每个星期都会有1荷兰盾。我可以用它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我跟贝恩德一起出去买了：

3件夏款衬衣，每件0.50 = 1.50

3条夏款裤子，每条0.50 = 1.50

3件冬款衬衣，每件0.75 = 2.25

3条冬款裤子，每条0.75 = 2.25

2条衬裙，每条0.50 = 1.00

2件文胸（最小号），每件0.50 = 1.00

5套睡衣，每套1.00 = 5.00

1件夏款睡袍，每件2.50 = 2.50

1件冬款睡袍，每件3.00 = 3.00

2件罩衫，每件0.75 = 1.50

1个小枕头，每个1.00 = 1.00

1双夏款拖鞋，每双1.00 = 1.00

1双冬款拖鞋，每双1.50 = 1.50

1 双夏款鞋子（上学用），每双 1.50 = 1.50

1 双夏款鞋子（光鲜），每双 2.00 = 2.00

1 双冬款鞋子（上学用），每双 2.50 = 2.50

1 双冬款鞋子（光鲜），每双 3.00 = 3.00

2 条围裙，每条 0.50 = 1.00

25 块手帕，每块 0.05 = 1.25

4 双长筒丝袜，每双 0.75 = 3.00

4 双中筒袜，每双 0.50 = 2.00

4 双短袜，每双 0.25 = 1.00

2 双加厚长筒袜，每双 1.00 = 2.00

3 团白色毛线（裤子、针织帽），每团 0.50= 1.50

3 团蓝色毛线（毛衣、短裙），每团 0.50= 1.50

3 团彩色毛线（针织帽、围巾），每团 0.50= 1.50

围巾、腰带、衣领、扣子，共计 = 1.25

还有 2 条校服款连衣裙（夏装）、2 条校服款连衣裙（冬装）、2 条光鲜的连衣裙（夏装）、2 条光鲜的连衣裙（冬装）、1 条短裙（夏装）、1 条光鲜的短裙（冬装）、1 条校服款短裙（冬装）、1 件雨衣、1 件外套（夏装）、1 件外套（冬装）、2 顶宽檐帽、2 顶针织帽。

所有东西加在一起总共 108 荷兰盾。

2 个手提包、1 条溜冰裙、1 双溜冰鞋、1 个盒子（里面装着香粉、乳霜、粉底膏、卸妆油、防晒油、化妆棉、急救用品、腮红、口红、眉笔、浴盐、爽身粉、古龙水、香皂、粉扑）。除此之外还有 4 件单价为 1.50 荷兰盾的毛衣、4 件单价为 1.00 荷兰盾的衬衫、各种各样的小玩意每个 10.00 荷兰盾，还有书和礼物，价格是 4.50 荷兰盾。

| 194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能告诉你的全都是些可怕的、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的许多犹

太阳识被一群一群地抓捕了起来。盖世太保不会对他们存有任何心慈手软，他们只会被装进运牛卡车，送往位于德伦特省的大型犹太人集中营——韦斯特博克。梅普曾经说起过一个从韦斯特博克逃出来的人。韦斯特博克一定异常可怕。那里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更别提喝的了。每天的供水时间只有一小时，几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盥洗池。所有人混在一起睡觉，有男有女，后者与儿童通常还会被剃光头发。想要从那里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被剃去头发的脑袋上烙有印记，更何况很多人都有着典型的犹太人长相。

如果连荷兰的情形都这么糟糕的话，那么那些被送到遥远、荒蛮地区的人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遭到杀戮。英国电台提到了毒气屠杀，这或许已经是速度最快的死法了。

我觉得心烦意乱。梅普讲述的这些恐怖故事令人心惊胆战，而她也同样为此感到焦虑不安。就比如不久之前，一位年迈、瘫痪的犹太女人坐在她家门口，被迫等待盖世太保的汽车来接她，把她运去别的地方。那个可怜的老人非常害怕从空中飞过的英国飞行员投下的炮弹，也同样害怕光芒刺目的探照灯。然而，梅普终究没敢让她进屋，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做，德国的“先生们”丝毫不会吝惜他们的刑罚。

就连贝普也一言不发，她的恋人不得不到德国去。每当飞机从我们的房屋上空飞过时，她都害怕飞行员会将一百万公斤的载弹砸向贝尔图斯的脑袋。

诸如“一百万公斤不会全部归他的”和“只要一颗炸弹就够了”一类的笑话，在我看来实在有些不合时宜。贝尔图斯绝不是唯一一个离开的，每天都有若干辆装满年轻男子的火车从这里开走。当火车在中途的某个小车站停靠时，他们偶尔也会试图偷偷摸摸地下车，藏匿起来。成功的或许只是一小部分吧。

我的哀歌还没唱完。你听说过人质吗？这是他们针对破坏分子所启用的最新惩治手段，这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事情。

无辜的、有突出成就的市民们被关押起来，等待他们的死期。因为，一旦有人搞破坏，却又找不到肇事者的话，盖世太保就会稀松平常地把四五个

人质押到墙边。通常，这些人的讣告都会被登在报纸上。如此的罪行则被冠上了“致命的意外”这种说法。

那些日尔曼人可真是一个“高贵”的民族啊，事实上，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可惜啊，希特勒早就让我们沦为了没有国籍的人。更何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仇恨可以超越日尔曼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

你的安妮

1942年10月14日，星期三

最亲爱的姬蒂：

我都快忙死了。昨天，我先是翻译了《尼维尔内来的美女》里的一个章节，摘录了一些词语。然后，我又解答了一道见鬼的算术题，之后还翻译了三页法语语法。今天的课程是法语语法和历史。反正我就是很抗拒每天都做那些见鬼的算术题，爸爸也觉得它们很吓人。我比他强一丁点，不过实际上，我们两个都不在行，所以我们总是得把玛戈特叫过来。速记也令我忙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它棒极了。我是我们三个人之中学得最快的。我还读完了《暴风雨之家》。这本书很有意思，但远远比不上《佑普·特尔·赫宇尔》。况且，那里面的词语总是反复出现，毕竟它们出于同一位作家的笔下，所以也合乎情理。西西·范·马斯费尔特写得超赞。我以后绝对会让我的孩子也读一读她写的书。

除此之外，我也读了大量克尔纳写作的戏剧。我觉得这个男人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海德薇格》《不来梅的表妹》《家庭教师》《绿色的多米诺》等等。

母亲、玛戈特和我又成了最要好的伙伴，这样毕竟还是欢快多了。昨天晚上，我和玛戈特一起躺在我的床上，床小得无法形容，而这也恰恰是搞笑的地方。她问我能不能让她看看我的日记。

“有些部分可以。”我说，同时也提出要看她的，她也允许我看。

就这样，我们聊起未来，我问她以后想做什么。可是她却不愿意告诉我，

这是藏在她心里的一个重大秘密。我捕捉到那是有关教育的。当然，我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猜测就是那方面的事情。事实上，我不应该这么好奇。

今天早上，我把彼得赶走，然后躺在他的床上。他勃然大怒，可是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他明明可以对我更友好一些的，毕竟我昨天晚上才给了他一个苹果。我问玛戈特是不是觉得我很丑。她说我的模样看上去确实挺有意思的，而且我的眼睛很好看。真是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你觉得是吗？

好了，下回见！

安妮·弗兰克

附言：今天早晨，我们所有人都称了称体重。玛戈特120磅，母亲124磅，父亲141磅，安妮87磅，彼得134磅，范·丹太太106磅，范·丹先生150磅。在这里度过的三个月间，我重了17磅，很多吧？！

•

| 1942年10月20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尽管我们所遭受的惊吓已经过去了两小时，可我的手依然抖个不停。要知道，为了预防火灾，我们的房子里摆了五台美力马灭火器。当那个不知道该叫木匠还是什么的家伙来填充灭火器时，办公室的各位愚蠢地忘了提醒我们。结果就是我们没有轻手轻脚，直至我听见外面的梯台（正对着我们的柜子门）上传来榔头敲打的声音。我当即想到了是木匠，并且提醒正在吃饭的贝普不要下楼。我和父亲在门口站岗，听着那个男人什么时候离开。在工作了大约一刻钟后，他在外面把榔头和其他工具放在了我们的柜子上（在我们听来，就是这样的！），敲响了我们的门。我们面色惨白。难道他真的听见什么声音了，决定将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一探究竟？看起来的确如此，随后是不停地敲、拉、推、扯。

我几乎要吓得昏厥过去。这个毫不相识的男人要是足够幸运的话，很快就能撞破我们完美的藏身处了。就在我觉得时间过得无比漫长的时候，我们

耳边传来克莱曼先生的声音："开开门，是我。"

我们立刻打开门。发生什么事情了？用来固定门框的钩子卡住了，因此，没有人能提醒我们木匠要来的事情。那个男人下楼去了，而克莱曼是来叫贝普的，只不过，柜子还是打不开。我可以告诉你，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真的以为那个男人会闯进来，在我的幻想中，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大。到最后，他简直成了一个巨人，而且还是一个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天哪，幸好我们躲过了这一劫。

星期一，我们过得很开心。梅普和杨在我们这里过了一夜。我和玛戈特把地方让给了他们，跟父亲和母亲睡了一晚。贵宾菜谱美味极了。中间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父亲的灯引发了短路，我们突然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怎么办呢？家里倒是有现成的保险丝，可是必须有人到漆黑的仓库后面去把保险丝安上才行，这样的差事实在不适合在晚上完成。不过，先生们还是壮着胆子去了，十分钟后，我们可以收起烛火了。

今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了。杨已经穿戴整齐。他必须在八点半离开，因此，他八点就已经到楼上用早餐了。

梅普正忙着穿衣服，当我进屋的时候，她的身上还只穿着一件背心。梅普的毛线裤和我骑自行车时穿的裤子一样。我和玛戈特也穿戴整齐，来到楼上，时间比平时提早了许多。其乐融融的早餐过后，梅普准备下楼。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她很高兴自己这会儿不用骑自行车来办公室。我跟爸爸一起整理床铺，随后，我又学习了五个不规则变化的法语动词。很勤奋吧？！

玛戈特和彼得在我们的房间里看书，莫琪跟玛戈特一同坐在长沙发椅上。学完了法语词汇的不规则变化后，我也来到屋子里，读起了《与死神对决》。这是一本非常美妙，更是十分与众不同的书，我已经快要读完了。

下个星期，贝普也要来夜访。

你的安妮

| 1942年10月29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彼蒂：

我感到非常不安，父亲生病了，高烧不退，出了红色的疹子，看起来很像是得了麻疹。想想看吧，我们甚至不能请医生来看看！母亲让他大量排汗，或许这样一来，烧就会退了。

今天早晨，梅普告诉我们，范·丹太太位于阿姆斯特尔南大道的房子被腾空了。我们还没把这件事转告给太太，她近来一直"紧张兮兮"，我们可不想再听她为了留在家里的漂亮餐具和精致椅子哀号一遍了。我们也抛下了几乎所有的好物件，如今就算悲叹，又有什么用呢？

父亲想让我阅读黑贝尔和其他德国著名作家的书籍。对我来说，阅读德语书籍已经变得相对流畅了。只不过，我通常还是会小声念出来，而不是在心里默读。可是，这个阶段迟早会过去的。父亲从大书架上取下了歌德和席勒的戏剧作品，他想要我每天晚上都朗读一段。我们已经从《唐·卡洛》开始了。在父亲良好的榜样作用下，母亲也把她的祈祷书塞到了我的手中。出于礼貌，我读了一些德语的祷文。我觉得文字很美，可是它并不怎么打动我。他们为什么要强迫我变得那么虔诚呢？

明天，火炉将会首次被启用。我们会彻底被烟雾所笼罩，烟囱已经很久都没有清理过了。我们就期盼那玩意儿通畅吧！

你的安妮

| 1942年11月2日，星期一

最亲爱的姬蒂：

贝普在我们这里度过了星期五的夜晚。那个晚上其乐融融，不过她睡得不太好，都是喝了酒的缘故。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了。昨天，我的头很疼，很早就上床睡觉了。玛戈特又变得特别讨厌。

今天早晨，我开始动手整理办公室里的一个档案柜，因为在它倒下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乱套了。刚整理了没多久，我就快疯了，我问玛戈特和彼得能不能来帮我，可是他们两个太懒了。因此，我又把那些文件堆放起来了。我才不会傻到独自一个人做这些事呢！

安妮·弗兰克

附言：我忘了告诉你一条重大新闻了，我可能很快就要初潮了。我之所以会觉察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的裤子上总会留有某些黏糊糊的东西，所以，妈妈就得出了这样的预测。我简直等不及了。这件事在我看来太重大了，只可惜我现在不能用月经带，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买不到了，而妈妈使用的卫生棉条只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才可以用。

1944年1月22日（增刊）

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了。

时隔一年半，再次回顾自己的日记时，我惊异于自己曾是那样一个不经世事的少女。下意识里，无论我多么期望，都再也不会变回那个样子了。对于有关玛戈特、母亲和父亲的脾气与陈述，我依旧深有体会，就好像那是昨天写下的文字似的。可是，至于能厚颜无耻地写下其他东西，这一点，我已然无法想象。在读到涉及某些主题的段落时，我真真切切地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原本的设想比现实美好多了。我记录得如此不文雅。唉，算了，说得够多的了。

另外，我能清晰感受到的就是对家和对小摩尔的思念。在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里，很多时候是有意识的，可更多的时候，我却是无意识地渴望信任、爱和亲昵。这样的渴望有时强烈，有时微弱，然而，它却一直都在。

| 1942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英国人终于在非洲取得了几场胜利，斯大林格勒也没有沦陷，因此，先生们非常快乐。今天上午，我们还喝了咖啡和茶。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

这个星期，我读了很多书，没怎么学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这样做，而这也一定能让人走得更远。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母亲相处得更加融洽了，不过我们之间从来都称不上亲密，而父亲则藏着一些不愿意公之于众的秘密，但他一如既往的可亲可爱。几天前，火炉启用了，整个房间里都烟雾缭绕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央供暖系统，而我也绝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对于玛戈特，除了“坏孩子”这样的标签，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词语了，她没日没夜地惹我大动肝火。

安妮·弗兰克

| 1942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昨天是彼得的生日，他十六岁了。八点钟的时候，我就上楼去和彼得一起查看了礼物。他收到了一套“地产大亨”卡牌、一个剃须刀和一个打火机。这并不是因为他经常抽烟，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抽，这只是为了派头而已。

最大的惊喜是范·丹先生带来的。一点钟的时候，他告知我们英国人在突尼斯、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了。

“这就是终点的开端。”他们全都这样说，而英国首相丘吉尔或许也在英国听说了同样的感慨，他说：“这次的登陆是一个重大事件，然而，大家不要将其视作终点的开端。我认为，这恰恰意味着开端的终点。”你发现其中的区别了吗？依旧有理由保持乐观。位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是他们抗争了足足三个月的地方，至今也没有把它拱手让给德国人。

说到后屋里的氛围，那就不得不写一写有关我们的食品储备的问题。（要知道，楼上住着的可是“真正的美食家”！）

为我们供应面包的是一位非常友善的面包师，也是克莱曼先生的熟人。当然，我们不可能得到像在家时那么多的面包，但是也足够吃了。粮票也可以从黑市上买到。它的价格持续上涨，从之前的 27 荷兰盾涨到了现在的 33 荷兰盾。换得的仅仅就是小小一张纸片啊！

除了家里这 100 罐食物以外，我们还想获得一些可以长期存放的物品，为此，我们购买了 270 磅豆类食品。它们不光是为我们自己准备的，也考虑到了办公室的需求。那些豆类食品被装进袋子里，挂在隐蔽门内走廊里的钩子上。在重压之下，袋子的接缝处已经裂开了几道缝隙。于是，我们决定把过冬的储备放到阁楼上去，并且把这项搬运工作委托给了彼得。六个袋子中有五个都被安然无恙地安置到了楼上，正当彼得准备抬起第六个袋子的时候，袋子底部的接缝裂开了，一瞬间，一阵红竹豆雨，噢，不，是“红竹豆冰雹”从天而降，在楼梯上飞舞。袋子里装着大约 50 磅的豆子。这也制造出了巨大的噪声。楼下的人们还以为整栋房子都坍塌了。彼得吓了一跳，可是，当他看到我正站在下面的楼梯上时，就立刻哈哈大笑起来。我就像是耸立在豆子海浪中的一座小岛，周围环绕着一片红棕色，淹没了我的脚踝。我们赶忙开始捡豆子，可是它们又小又滑，滚落到了所有够得到和够不到的角落里。现在，每当有人走上楼梯时，都会弯下腰，把一捧豆子交到范·丹太太手里。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父亲的病已经完全治愈了。

你的安妮

附言：电台里刚刚传来广播，阿尔及尔被攻克了。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几天前就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现在就等突尼斯了。

1942年11月10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们打算接纳第八个避难者！

是真的呢，我们一直都觉得这里还能为第八个人提供住处和食物。只不过，我们担心会给库格勒先生和克莱曼先生造成更多的麻烦。可是，如今外界有关犹太人的恐怖传言愈演愈烈，因此父亲探询了这两位主事人的意见，他们觉得这个计划棒极了。“无论是七个人还是八个人，危险性是一样的。”他们恰如其分地回答道。当这一步骤结束后，我们在脑子里把相熟的人逐个考虑了一圈，想要找到一个独身而又能与我们的避难大家庭合得来的人。想要发掘出一个人来并不是很难。当父亲把范·丹一家的所有亲属一一排除之后，我们的选择落到了一个名叫阿尔伯特·杜塞尔的牙医身上。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很有意思的女基督教徒住在一起，他们或许还没有结婚，但那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他以平和、有修养著称。根据粗浅的认识来看，无论范·丹一家还是我们都认为与他很投缘，况且梅普也认识他，因此，避难计划就由她安排了。等杜塞尔来了，他就会取代玛戈特睡在我的房间里，她就得把折叠床当成自己的住所了。* 我们也会问他能不能带一些填补蛀牙的东西来。

你的安妮

* 杜塞尔到来后，玛戈特就搬到她父母的房间里去睡觉了。[1]

1942年11月12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梅普告诉我们，她已经去找过杜塞尔医生了。梅普刚一进屋，杜塞尔立刻就问她知不知道哪儿能找到避难所。当梅普告诉他已经为他找到了一个地

1 “*”后内容为原荷兰语版本编辑添加的注释。（编者注）

方的时候，他高兴极了。梅普同时告诉他，必须尽快过去，最好是星期六就去。他觉得这有些不切实际，他必须先把档案整理好，把两位客户医治好，再把账目算清才行。今天早晨，梅普带着这则消息来找我们。我们认为等待这么久不太好。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需要向无数人解释，而我们并不想让这些人介入此事。梅普会去询问有没有其他办法让杜塞尔在星期六那天就过来。杜塞尔没有答应，决定星期一再来。

在我看来，他居然没有立刻接受送上门来的提议，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要是他在马路上被带走了的话，他既不能整理档案，也不能再医治任何人了。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拖延呢？父亲居然还同意了，这在我看来简直太愚蠢了。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新闻了。

你的安妮

•

1942年11月17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杜塞尔来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梅普告诉他，必须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到达邮局跟前的某个地方，到时候会有一位先生为他领路。杜塞尔准时来到了约定地点。克莱曼先生走到他的面前，通知他，上述那位先生暂时还不能来，问他能不能到办公室去找一下梅普。克莱曼踏上电车，回到办公室，而杜塞尔先生则迈步走上同一条路。

十一点二十分，杜塞尔叩响了办公室的门。梅普让他脱去外套，以免被人看见他的星星，然后，梅普带他来到私人办公室，由克莱曼在那里与他商谈各种事情，直到清洁工离开。随后，她借口说私人办公室要作其他用途，便领着杜塞尔上楼，打开旋转式柜子，在那个男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迈步走进屋子。

我们七个正围坐在楼上的桌子跟前，摆好了干邑白兰地和咖啡，等待着避难者同伴的到来。梅普首先把他领进了我们的客厅，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的家具，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居然就在他的头顶上边。当梅普把这

些告诉他的时候，他惊讶得简直要晕过去了。幸好梅普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又领着他上楼了。杜塞尔一屁股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哑口无言地盯着我们所有人，就好像先要从我们的面孔中辨别出真伪似的。接着，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是……可是，您不是应该在比利时吗？没有军人来过吗？那辆车呢？您没能逃出去吗？"[1]我们向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我们是故意把军人和汽车的故事四下传播开去，从而混淆他人以及找上门来的德国人的视听。杜塞尔对于如此精妙的设计哑口无言。稍后，当他细细参观我们超级实用而又舒适的后屋时，他唯一的反应就只剩下惊讶地四处张望。我们一起吃了饭，他睡了一小会儿，然后和我们一起喝了茶，整理了一下梅普事先带来的东西，而后便有了归属感。这更要归功于以下这篇递交到他手里的印刷版的"后屋避难章程"（范·丹出品）。

后屋的详情说明及指导方针

供犹太人和其他无依无靠的人临时居住的专设机构

全年开放。

坐落于美丽、宁静、郁郁葱葱的阿姆斯特丹中心地带。

邻居无常住户。可乘坐13路或17路电车到达，也可自行驾车或骑自行车前往。在特定情况下，即德国当局不允许使用上述交通工具之时，也可步行前往。套房和单间均可随时入住，可自行选择是否需要家具和膳食。

住宿费：免费。

餐饮：低脂。

水流如注的浴室（抱歉没有浴缸）及各类内墙与外墙。有供取暖的舒适火炉。

宽敞的储存空间，用于存放各种物品。两个巨大、新潮的保险柜。

专属收音机——直接连通伦敦、纽约、特拉维夫和其他许多电台。每晚六点开始，这台机器对所有住户开放，不禁播任何电台，只有在特定情况下

1 原文为德语。

才允许收听德国电台，例如古典音乐等。明令禁止收听及散播德国讯息（无论是由何种渠道传播的）。

休息时间：从晚上十点至次日早上七点半，周日延至十点十五分。必要时也可在白天休息，遵从管理人员指示。休息时间应严格遵守，这与安全保障息息相关！！！

空闲时间：休想走出屋子，直到接到进一步指示。

语言使用：要求随时随地都保持低声细语。允许使用任何文明用语，因此不能使用德语。

阅读与休闲：不允许阅读任何德语书籍，学术及经典书籍除外，其余可自由选择。

体育运动：每天进行。

唱歌：务必小声，并且控制在晚上六点以后。

电影：根据商讨决定。

课程：每周一堂速记学书面课程。长期设有英语、法语、数学和历史课程。课程费以互相教授课程的方式支付，例如教授荷兰语。

特殊部门：专门用心照顾小型宠物（害虫除外，对此需要申请特殊许可）。

用餐情况：

早餐：除星期日和公众假日外，每天早晨九点供应。星期日和公众假日的供应时间约为十一点半。

主餐：时而精细。下午一点十五分至一点四十五分。

晚餐：热餐或冷餐，用餐时间由新闻广播时间而定。

回馈“日常补给纵队”的义务：时刻准备着为办公室的工作提供帮助。

洗澡：星期日九点以后，所有住户均可使用盥洗盆。您可在卫生间、厨房、私人办公室、办公室前厅洗澡，任君挑选。

烈酒：谨遵医嘱。

终。

你的安妮

1942年11月19日，星期四

亲爱的彼蒂：

正如我们预想得那样，杜塞尔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当然，他觉得跟我共用一个房间挺好的，实话实说，我并不愿意让一个陌生人用我的东西，可是做人总应该为他人着想，我也很愿意为此做出这小小的牺牲。“要是我们能救出一个熟人，那么其他的一切就只是细枝末节。”父亲说。他的想法一点也没错。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杜塞尔就立刻向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比方说清洁工什么时候来，浴室的使用时间是什么样的，什么时间可以上卫生间。你肯定会觉得好笑，可是，对于一个藏身之处来说，这一切并不容易。白天，我们不能太喧闹，以免楼下的人听见我们的动静，每当楼下出现额外的人，例如清洁工，我们所有人就不得不格外注意。我把这一切都仔仔细细地向杜塞尔做了说明，可是有一个情况却让我感到异常惊讶——他的理解能力居然这么迟钝。每一个事项，他都会重复问一遍，结果依旧记不住。

或许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不定他只是因为太惊讶了，所以感到困惑。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好。

杜塞尔给我们讲了许多阔别已久的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他所了解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悲伤。无数的朋友和熟人都离开这里，去了一个可怕的目的地。绿色或是灰色的军用汽车一晚又一晚突突突地走街串巷。他们挨家挨户地摁响门铃，询问里面是否居住着犹太人。如果有的话，全家人就必须立刻跟他们走，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只要是没有避难的人，便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他们也时常拿着名单四处走动，专找可以获得丰厚“战利品”的地址敲门。他们通常悬赏颇丰，按人头计价。这就像是从前的人们抓捕奴隶一般。可是，这绝对不是说笑的，眼前的景象太悲壮了。每天晚上，我都会透过黑暗看见一排又一排善良、无辜的人在路上行走，其中不乏哭泣的儿童，他们不停地行走，受到零星几个家伙的指挥，被他们殴打和折磨，直到几近摔倒。谁也不能幸免：老人、孩子、婴儿、孕妇、病人……所有人都随之踏上走向死亡的征程。

我们在这里多好啊，多么美好，多么安宁。如若我们不为我们挚爱却又无能为力的人们担忧的话，我们就丝毫用不着遭受这类痛苦。我的感觉很糟糕，我自己躺在温暖的床上，可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却在外面被推倒或者自己跌倒。

每当我想到所有曾经在内心深处与我亲密无间的人们此刻已落入有史以来最凶残的刽子手手中时，我就不由得感到害怕。

这一切皆因我们是犹太人而起。

你的安妮

•

| 194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们谁也不知道该保持怎样的立场。至今为止，有关犹太人的消息从没有过多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倒是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尽可能地保持开朗的情绪。梅普偶尔会告诉我们某位熟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每到那时，母亲或是范·丹夫人就会开始哭泣，这使得梅普再也不愿意告诉我们任何消息了。但是，杜塞尔却立刻受到了一连串问题的轰炸，而他所讲述的事情十分惊悚、残忍，使得听到的人根本做不到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过，等这些消息稍事沉淀之后，我们还是会开开玩笑，互相嘲讽一番。如同此时此刻这样整天郁郁寡欢的情绪对我们毫无益处，对生活在外界的人们同样无益。把好端端的后屋变为一个凄凄惨惨的后屋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做什么事，我总是会想到那些离开了的人。每当我哈哈大笑的时候，总会猛地刹住，为自己那么快乐感到羞耻。可是，难道我就得成天哭泣吗？不，我不能那样，这种阴郁的情绪终究会过去的。

另一个困扰也随之一同降临，不过，那是一个私人问题，与刚才所讲述的烦恼没法比。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被世界所抛弃，我的周围出现了巨大的空虚。以前，我从没这样思考过，让我的朋友和尽情玩乐充盈了我的全部思想。如今，我所思考的要么就是不幸的事情，要么就是我自己。最后，我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无

论父亲多么慈爱，他都无法取代我从前的整个世界。母亲和玛戈特早就不能掀起我情绪上的波澜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用这样无稽的事情来烦扰你呢？我实在太忘恩负义了，姬蒂，我知道的，然而，每当我挨完骂，我就会丧失自我，更何况还有其他的困扰围绕着我！

你的安妮

1942年11月28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们过多地开灯，以至于用电量超过了配额，导致的结果就是：过度的节省以及可能断电的窘境。十四天不能开电灯，是不是很棒？！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一切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四点或是四点半左右，天就黑得读不了书了。我们通过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来消磨时间。我们在黑暗中猜谜语，做运动，讲英语或是法语，评论书籍——长此以往，这一切都变得令人厌烦。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发明了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用高清望远镜偷窥后院邻居家灯火通明的房屋。白天，我们的窗帘是绝对不允许挪动一分一毫的，可是天黑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以前，我并不知道邻居也能是非常有趣的人，反正我们的邻居是这样的。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其中有几个正在用餐，有一家人正在录像，住在对面的牙医正在为一位年迈、焦虑的女士诊治。

人们总是说，杜塞尔先生总能跟孩子们相处得极其融洽，而且也非常喜欢所有的小孩。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最因循守旧的教导者兼布道者，总能喋喋不休地讲述各类方法论。我非常不幸地（！）跟这位出身高贵的先生共享一个狭小得可怜的房间，加上我又是大家公认的三个年轻人中最不受教的那一个，因此，想要逃避一再重复的训斥和警告，一味地装聋作哑并不那么管用。要不是这位先生那么喜欢搬弄是非，甚至还去找母亲嚼舌根的话，这一切还勉强可以承受。每当我遭受完他的当头棒喝后，母亲还会再把我责备

一通，这么一来，我就又从背后被棒喝了。要是撞了大运的话，五分钟后，范·丹太太还会再找我算一账，让我再遭受一次从天而降的棒喝！

说真的，别以为这样的日子很好过。毕竟，我是一个避难家庭中蛮横无理、不受教的核心。

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便开始思考我的众多罪孽和标新立异的缺点，每到那时，我就会因为蜂拥而至的需要思量的事情而立刻陷入困惑之中，于是，我要么笑，要么哭，完全取决于内心的情绪。而后，我伴随着疯狂的感受入睡，不是所欲非所得，就是所得非所欲，又或是想要做一些既非所欲又非所得的事。

哦，我的天哪，这下，我把你也搞得困惑了，原谅我，只是我不喜欢画掉已经写下的文字，况且，在用纸极其紧张的时期是禁止丢弃纸张的。因此，我只能劝诫你别再看上面的那句话，更别往心里去，因为你是怎么都不可能想明白的！

你的安妮

•

| 1942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今年的光明节[1]和圣尼古拉斯节[2]几乎重合了，前后仅差一天。我们没有大张旗鼓地为光明节做准备，来回来去就是一些有趣的小东西，外加一些蜡烛。由于缺少蜡烛，所以它们只点燃十分钟。不过，只要它们没有缺席歌曲的部分，那就可以了。范·丹先生打造了一个木制的烛台，因此这也准备就绪了。

星期六是圣尼古拉斯节之夜，那天就有趣多了。贝普和梅普吃饭时总是跟父亲窃窃私语，这勾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心，因此，我们预见他们在商量一些准备工作。果然，八点钟，我们所有人都一起走下木头楼梯，穿过漆黑一片的走廊（我瑟瑟发抖，只希望赶快安安全全地回到楼上去！）走向壁龛。

---

1 光明节，是一个犹太教节日，为纪念古代以色列人反抗希腊侵略者并取得胜利而设立。

2 圣尼古拉斯节，荷兰的传统节日，是圣尼古拉斯老人给孩子们派发礼物的日子。

到了那里，我们可以点亮灯，因为那里没有窗户。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父亲就打开了巨大的柜子。

“哦，太有趣了！”我们全都嚷嚷起来。

角落里放着一个用彩纸装点的篮子，顶上还立着一个彼得面具[1]。

我们迅速提起篮子回到楼上。那里面装着给每一个人的小礼物和一首应景的小诗。你一定知道圣尼古拉斯节的诗歌是什么样的，我就不再写给你看了。

我得到了一个小丑玩偶，父亲得到了一个书立，诸如此类。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计划得很有意思。我们八个人中没有一个庆祝过圣尼古拉斯节，这样一来，这场首映礼倒是广受好评。

你的安妮

附言：当然，我们也为楼下的各位准备了一些东西，全都是从前过好日子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而对于梅普和贝普来说，钱总是最实在的。

今天，我们听说范·丹先生的烟灰缸、杜塞尔的相框和父亲的书立全都是由弗斯盖伊尔先生亲手打造的。居然有人可以用双手创造出这么精巧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谜！

•

| 194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范·丹先生一度从事香肠、肉类、香料贸易。他因为在香料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干而进入这个行业，可如今，他又显现出了在香肠类方面的天赋，对我们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订购了许多肉类（不用说，当然是从黑市上订购的），将它们腌制、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想要制作德国油煎香肠、海尔德兰式香肠和干

1 即黑彼得，是圣尼古拉斯老人的助手。

熏香肠。那是一幅很有意思的景象：肉块先是在绞肉机里来回穿梭两三次，然后，所有的调料与大量的肉搅拌在一起，通过一个喷嘴灌进肠衣。到了中午，我们立刻就着酸菜，把德国油煎香肠吃了个精光。海尔德兰式香肠是用于储存的，它们需要先被好好晾干，因此，我们用一根棍子和两截绳子把它穿起来，挂在顶层。一旦走进这个房间，见到陈列在眼前令人目不暇接的香肠时，大家都会哈哈大笑。那实在是一幅最为滑稽的景象。

房间里一片繁忙景象。范·丹先生系着太太的围裙，肥硕的身躯（他看上去比实际上要胖得多）全神贯注地投入肉类制作中。血淋淋的双手、红通通的脑袋以及脏兮兮的围裙让他看上去像一个十足的屠夫。太太同时兼顾着所有的事情——看书学习荷兰语、搅动浓汤、看着肉、一边叹气一边抱怨她断了的前胸肋骨。当年长的女士（！）为了瘦臀而选择最愚蠢的运动时，这就是可以想见的后果！

杜塞尔的一只眼睛发炎了，在火炉旁用洋甘菊茶清洗。皮姆坐在一张椅子上，追随着一缕从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不时挪动位置。

每每挪动时，他的风湿病又引得他隐隐作痛，因为他正蜷缩着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范·丹先生，露出气呼呼的表情。他的样子简直和在教会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年老、伤残的小老头如出一辙。彼得和小猫莫琪在房间里各处玩耍，母亲、玛戈特和我在削土豆皮。最终，我们谁也没能很好地完成自己手里的事情，因为大家全都在看范·丹先生。

杜塞尔的牙医诊所开张了。我这就把第一次诊疗的情况告诉你，让你开心一下。

母亲正在熨衣服，范·丹太太率先走到房间中央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杜塞尔一脸严肃地打开他的盒子，要来古龙水当消毒剂、凡士林当蜡。他检查了太太的嘴巴，触碰了其中的一颗门牙和一颗臼齿，他每碰一下，太太就会蜷成一团，好像疼得快死了似的，同时还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响。经过了长时间的检查（至少在太太看来是这样的，其实检查的时间并没有超过两分钟），杜塞尔开始掏空一个小洞。噢，别以为那么容易，想都别想。太太疯狂地挥舞胳膊和腿，以至于杜塞尔不得不松开了手里的刮刀，接着……刀就插

在了太太的牙齿上。这下可真是炸了窝了！太太手舞足蹈，一边哭（嘴里塞着这么个工具也就只能尽其所能了），一边想要把刮刀从嘴巴里弄出来，只是，刀却越插越深了。杜塞尔先生两手叉在腰上，镇定自若地看着眼前这场闹剧。其余的观众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当然很不应该，因为我确信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会叫得更加大声。在不停旋转、踢蹬、叫喊和吵嚷之后，刮刀终于被拔了出来，杜塞尔先生继续着手做自己的工作，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的动作快极了，以至于太太都没来得及再上演一出闹剧，不过，他所获得的帮助也是前所未有的。两名助手可不算少，我和范·丹先生干得尽职尽责。这完整的场景像极了一幅中世纪的画作，题目就是“劳作中的江湖郎中”。与此同时，病人已经没剩下多少耐心了，她必须看着“她的”汤和“她的”饭菜。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太太短期内不会再让医生给她治疗了！

你的安妮

•

| 194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我惬意地坐在办公室前厅，透过厚重的窗帘间的缝隙向外张望。这里光线昏暗，只是亮度刚好足够让我给你写信。

当我看见人们在街上行走时，感觉非常奇怪。他们看上去全都在争分夺秒似的，简直就要被自己的脚步绊倒了。至于骑自行车的人们嘛，他们的速度更是让人跟不上，我甚至完全看不清坐在车子上的人是什么模样。附近的人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魅力，小孩子们更是蓬头垢面，淌着鼻涕，都是十足的贫民窟小孩，我几乎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昨天下午，我和玛戈特在这里洗了澡。我说：“要是我们用钓竿把从这里跑过的小孩一个一个钓起来，塞进澡盆里，仔仔细细地洗一洗、补一补，之后再放出去乱跑，那么……”玛戈特紧接着说道：“他们明天又会变得像之前一样脏兮兮、破破烂烂的。”

然而，让我垂涎的是，我们还能看见许多其他的东西：汽车、船只和雨水。我听见电车和孩子们的声音，陶醉其中。

我们的想法同我们自身一样，鲜有变化。关注点始终像旋转木马一般，从犹太人到食物，再从食物到政治。插一句，说到犹太人，我昨天透过窗帘看见了两个犹太人，这简直就是世界奇观。那种感觉太奇怪了，就好像我出卖了那些人，而后坐在这里窥探他们的不幸一般。

我们的对面停靠着一座船屋，那里面住着一位船长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这个男人有一只小狗狗。我们只认得那条小狗的叫声以及它行走在船屋排水沟里时露在外面的小尾巴。

可恶，外面开始下雨了，大多数人都躲到了他们的雨伞底下，除了雨衣和时而可见的在针织帽遮挡下的后脑勺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事实上，我也根本不需要看见她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士们的模样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身材被土豆灌得肿胀，套着红色或是绿色的外套，鞋跟几近磨穿，胳膊上挎着一个提包，面庞或是丑陋或是温和，完全取决于她们丈夫的心情。

你的安妮

| 194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住在后屋的各位欣喜地得知，每个人都可以在圣诞节额外获得四分之一磅黄油。报纸上登的是二分之一磅，但那是针对有资格从国家得到粮票的幸运的普通人而言的，不是针对因为昂贵的价格，买不起八张而只能从黑市上买四张粮票的避难中的犹太人而言的。我们八个人全都要用黄油烤些餐点。今天早晨，我做了一些点心和两个蛋糕。楼上十分忙碌，只要家务事还没有全部完成，母亲就禁止我学习或者看书。

范·丹太太因为前胸肋骨的创伤一直卧床。她整日诉苦，时常要求更换新的绷带，无论什么都不能令她满意。我真的很想看到她重新站起来，能够

自食其力。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她极度勤奋和整洁，而且凡是在她生理和心理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她也是很开朗的。白天，我总会因为制造出了“太多”噪声，而受到“嘘，嘘”的告诫，可是我的室友先生似乎觉得那还不够，于是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半夜还不停地冲着我“嘘，嘘”。按照他的要求，我甚至连翻个身都不行。我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费脑筋，下一回，我也会“嘘，嘘”地喊回去。

他一天比一天更招人厌，更以自我为中心。他做出慷慨承诺——为我们提供点心，但是在过完第一个星期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们了。每到星期日，他更是令我勃然大怒，因为他一大早就要开灯做上十分钟的运动。

在我看来，这种可怜的、受煎熬的时光简直就是度秒如年，因为用来加长我的床铺的椅子在我昏昏欲睡的脑袋底下不住地摇来晃去。伴随着胳膊几下使劲地挥舞过后，柔韧性训练就结束了，接着，这位先生便开始洗漱打扮了。内衣还挂在钩子上，所以要先去那儿，然后回来。领带在桌子上，又得沿着椅子推推搡搡、磕磕绊绊地来回走动。

不过，我可不想过多地抱怨年长而又讨人厌的先生们，用那样的事情闷坏你，反正再怎么抱怨也无济于事。至于我所有的报复手法，例如把灯泡拧松、锁门、把衣服藏起来等等，出于维护和平的原因，只能依依不舍地放弃。

咳，我变得好通情达理啊！这里的一切都需要相互间的理解：学习、倾听、闭嘴、帮助、友爱、妥协……多了去了！我担心，尽管我的理解能力一点也不强，却很容易被耗尽，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就什么都不剩了。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我又不停地受到干扰，因此什么事都没做好。

我们有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把烤肉酱（粉末状的）装进盒子里。这些烤肉酱是吉斯公司的产品。库格勒先生找不到装盒的人，况且，如果由我

们来做的话，价格会便宜得多。换作是在监狱里的话，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工作，它极其无聊，让人头晕目眩、痴痴傻笑。

外面糟糕透了。日日夜夜都有可怜的人们被拖走，他们随身所带的不过只有一个背包和一点钱，就连这点财产也会在路上被人夺走。一个又一个家庭被拆散，男人、女人和孩子彼此分离。放学回到家里的孩子们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外出购买日用品的妇女们回到家，发现房子被贴上了封条，她们的家人消失不见了。荷兰的基督教徒们也感到非常紧张，他们的儿子被送往德国。每个人都很紧张。每天深夜都有成百上千架飞机从荷兰上空飞过，驶向德国的城市，用它们的炸弹在那里的土地上“耕耘”，每小时都有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人在俄国[1]和非洲倒下。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整个地球都在打仗，尽管同盟国略占优势，可是终点还遥遥无期。

至于我们，我们很好，是啊，比另外成千上万人都要好。我们安全而且安宁，过着所谓“坐吃山空”的日子。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居然还能谈论“战后”的事情，谈论让我们欢欣的新的衣服和鞋子，可事实上，我们必须省下每一分钱，在战后帮助其他人，救助可以救助的人。

这里的孩子们身上穿着单薄的衬衣，脚上套着木底鞋，到处走动。没有外套，没有针织帽，没有长筒袜，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他们的肚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嘴里嚼着一根胡萝卜，离开他们原本的住处，走向冰冷的街道，来到学校，走进一个更加冰冷的教室。是啊，就连荷兰也已经是这般境地了，数不胜数的孩子们在街道上拦下路人，只为讨要一小块面包。

我可以无休止地向你讲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可是那只会让我感到更加沮丧。此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平静，等待这场惨剧的终结。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都在等待，整个地球都在等待，还有许多人在等待他们的死亡。

你的安妮

1　苏联于 1922 年建立，安妮写作时仍称之为“俄国”，为保留原汁原味，本书不做修改。（编者注）

1943年1月30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怒火中烧，却不能表现出来，那些可恶的话语、戏谑的眼神、每天都如约而至的责难，就如同弓弦绷到最紧后射出的箭一般扎在我的身上，难以拔去。我很想跺脚、叫喊，用力地摇晃母亲、哭泣，以各种方式发泄。我很想冲着母亲、玛戈特、范·丹一家、杜塞尔甚至还有父亲喊叫："别来烦我，就让我度过一个不会用泪水沾湿枕头的夜晚吧，我的眼睛感到灼热，我的脑袋嗡嗡直响。让我远离，远离一切，最好是远离这个世界！"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能显露出自己的绝望，我不能让他们看见他们在我身上造成的创伤，我忍受不了他们的同情与和善的戏谑，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就更加忍不住要喊叫了。

每个人都认定了，我一说话就是做作，我一沉默就是可笑，我一回应就是莽撞，我一想到什么好主意就是狡诈，我一感到疲惫就是懒惰，我多吃一口饭就是自私自利，愚蠢、怯懦、心机重，等等。我整天听到的都是我是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丫头片子，尽管我总是笑着应对，假装毫不在意。可我终究还是介意的，我很想请求上帝赐予我另一种天性，让所有人不会与我作对。

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况且我的本性不坏，这一点我能感觉到。我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讨好所有人，这是他们想破脑袋也猜不到的；我表面上试图保持笑容，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饱受困扰的一面。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遭受到母亲一连串无端的指责。"不管你说什么，我根本就无所谓。不要插手来管我的事情，反正我已经无药可救了。"不用说，我所得到的评价又是莽撞，被略微无视了两天，之后，这一切都突然全部被忘却了，我又受到了往常一般的对待。

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前一天还乖乖巧巧的，后一天便把我的憎恨甩到他们的脸上。我宁愿选择没有经过粉饰的中庸之道，对于自己的想法闭口不谈，试着像他们蔑视我那样地蔑视他们。咳，我要是做得到就好了。

你的安妮

1943年2月5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尽管我已经很久没有给你写过有关吵架的事情了，可是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起初，杜鲁尔先生十分悲哀地对那些转眼就会被遗忘的争吵十分重视，如今，他已经渐渐习惯，再也不会试图去调解了。

玛戈特和彼得身上丝毫看不到普遍意义上的“年轻”，他们都是那么无趣、安静。我与他们的反差太明显了，总是听人说“玛戈特和彼得就不会那么做，学学你亲爱的姐姐吧！”我觉得这恐怖极了。

我向你坦白，我压根没想成为玛戈特的样子。在我眼里，她太柔弱，太无情，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无论什么事情都肯让步。我想要成为一个意志更为坚定的人！可是，我只能把这样的目标埋在心底，要是我这样为自己辩解的话，他们一定会嘲笑我的。

餐桌上的氛围通常很紧张。幸好“食汤客们”偶尔还可以压制住这里的大爆发。

食汤客是所有从楼下上来喝汤的人们。

今天中午，范·丹先生又提到玛戈特吃得太少的问题。“一定是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吧？”他用戏谑的口气继续说道。

时刻不忘维护玛戈特的母亲声音洪亮地说道：“我听不得您愚蠢的唠叨。”

太太的脸涨得通红，先生怔怔地望着前方，沉默了。

我们常常相互取乐。不久之前，太太刚刚胡说八道了一通。她说到从前，说到她与她的父亲相处得多么融洽以及她与多少人调过情。“您知道吗？”她继续说道，“我的父亲告诉我，如果某位先生表现得过于亲热的话，我就应该对他说：‘先生，我是一位淑女。’那样，他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好玩的笑话似的，哄然大笑。

就连平日里默不作声的彼得偶尔也会让大家高兴一番。他很倒霉地爱上了外来词汇，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有一天下午，由于办公室里有人到访，我们谁也不能上卫生间，可是他到底还是忍不住了，不过，他并没有冲水。

为了提醒我们那里有一股不太怡人的气味，他在卫生间的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来点儿[1]，臭气”。

当然了，他的本意是“小心，臭气”，可是他偏偏觉得“请来点儿”显得更得体。彼得想表达的意思是“请”，可对自己的谬误，他一点概念都没有。

你的安妮

1943年2月27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皮姆认为反攻随时可能发生。丘吉尔得了一场肺炎，正在渐渐好转。印度的自由卫士甘地正在进行第无数次的绝食。

太太声称自己是一个宿命论者。可是，枪战发生时，最害怕的人是谁呢？谁也无法与贝特罗妮拉·范·丹相提并论。

杨给我们带来了主教们写给信众的信。信写得非常优美，非常振奋人心。“不要静默，荷兰人民，我们每个人都举起自己手中的武器，为了国家、人民和信仰的自由而战！救助，给予，别再迟疑！”他们就在布道坛上将这些话宣之于口。这样做有用吗？对我们的教友而言，绝对没用。

猜猜我们这里又发生了什么事！这栋房屋的主人在没有通知库格勒和克莱曼的情况下就把房子卖了。有一天早晨，新房东带着一名设计师来参观房子了。幸好克莱曼先生在场，他给先生们展示了除我们的后屋以外的所有地方。他推托自己把隔断门的钥匙落在家里了。新房东没有再追问。只求他不要再来，不要坚持查看后屋，要不然，可有我们好看的！

父亲专门为我和玛戈特清空了一个档案盒，往里面装上了一面留有空白的卡片。这成了书籍档案。我们两个全都把自己看过的书记在上面，写上书的作者以及读书的日期。我又学到了新的东西——“妓院”和“荡妇”。为此，我还准备了一个单独的小本子。

---

1 原文为法语。

黄油和人造黄油的最新分配方式：每个人的盘子里都会分到一小块专属于自己的油脂。分配方式极其不公平，长期负责做早餐的范·丹一家分派给自己的量足足有我们的一点五倍那么多。我的老爸老妈太担心引起吵架，以至于对此不置一词。太可惜了，我认为，对于这种人一定要以牙还牙才行。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4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太太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我们称呼她为“比弗布鲁克太太”。你当然不明白它的意思了，我来告诉你吧：英国电台上总有一位比弗布鲁克先生，常常讲述着对德国过分疲软的轰炸。

范·丹太太总是反驳所有人的意见，就连丘吉尔和通信部门也不例外，可是对于比弗布鲁克先生的话语，她却感人肺腑地表示赞同。因此，我们觉得她最好跟比弗布鲁克先生结婚。看在她深感荣幸的分上，她从此就改名叫比弗布鲁克太太了。

我们有了一位新的仓库助理，原来的那位不得不去德国，说来很可怜，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件宽心的事，因为新人对于房子一无所知。我们对于仓库助理依旧充满了恐惧。

甘地又开始进食了。

黑市的交易进行得无比顺利。只要我们有钱支付天文数字般的价格，就可以把自己吃得圆滚滚、胖乎乎的。我们的蔬菜供应商从“德国国防军”[1]手中买来土豆，把它们成袋成袋地搬进私人办公室。他知道我们在避难，因此总是恰合时宜地出现在仓库助理不在场的午休时间。

我们无法畅快呼吸，否则就会打喷嚏、咳嗽。太多的胡椒需要被研磨。每个走上楼来的人都用“阿嚏”向我们打招呼。太太宣称自己再也不下楼了，

1 原文为德语。

如果再闻到胡椒的气味，她会吐的。

我觉得父亲的生意一点意思都没有，无非就是一些凝固剂又或是辛辣的胡椒。反正都已经是从事食品行业的商人了，为什么不生产一些糖果呢？

今天早晨，我又经受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言语暴风雨，不文明的话语电闪雷鸣，“安妮的坏”以及“范·丹的好”一类的话语听得我的耳朵里都长出了茧子。去你的！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10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昨天晚上，电线短路了，此外，外面传来持续不断的枪声。每当枪战或是飞机飞过时，我还是做不到不紧张，几乎每个深夜都要躺在父亲身旁寻求安慰。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很幼稚，可是你真应该亲身经历一下！炮弹的呼啸声使你听不清自己的话语。作为一名宿命论者，比弗布鲁克太太几乎要哭出来了，用十分怯懦的嗓音说道：“哦，这太讨厌了，哦，他们射击的声音太响了！”那个意思就是：我很害怕。

当烛光点亮时，一切看上去似乎不再像一片漆黑时那么糟糕。我瑟瑟发抖，就如同发烧了一般，我恳求父亲再点亮一根蜡烛。他的态度很决绝——不能有光。

突然，机关枪开始扫射，那比炮弹还要糟糕十倍。母亲从床上一跃而起，点亮了一根蜡烛，这让皮姆火冒三丈。对于他的怨言，她给出了坚定的回答：“安妮又不是一名老兵！”事情就是这么结束的！

我给你讲过太太的其他恐惧吗？我记得应该没有。想要全面了解“后屋奇遇”，你有必要知道这个。有一天深夜，太太听见阁楼上有小偷。她听见了极其沉重的脚步声，害怕极了，于是叫醒了她的丈夫。就在那一瞬间，小偷不见了，先生唯一能听见的声响就是这位宿命论者受到惊吓的心跳声。“哎呀，普帝（“普帝”是太太给先生起的昵称），”太太喊道，“他们肯定把我们

的香肠和所有的豆子都拿走了。还有彼得！哦，彼得还在他的床上吗？”

“他们绝对没有把彼得偷走哦，你别害怕，让我睡觉吧！”可是，这样的话语并没有用。太太怕得再也睡不着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楼上的整家人都被鬼叫声吵醒了。彼得举着手电筒爬上阁楼，“噜噜噜”的一下，是什么东西过去了？一群大老鼠！

当我们了解到小偷的身份后，我们就让莫琪住到阁楼上去了，不速之客们再也没有回来，至少……没有在夜里回来。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彼得爬上阁楼楼板（那会儿才七点半，还有日光）取一些旧报纸。想要从楼梯上爬下去，他就必须紧紧地抓住镶板才行，他看都不看就把手伸了下去，然后……差一点又慌又疼地从楼梯上摔下去。他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手放到了一只大老鼠的身上，它狠狠地在他的胳膊上咬了一口。当他走到我们跟前时，血从他睡衣里渗了出来，他的脸白得就像一块手帕，膝盖抖个不停。这也难怪，爱抚大老鼠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而额外被咬上一口就更是糟糕透顶哩。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要隆重地向你介绍：弗兰克妈妈——孩子们的守卫者！为年轻人争取额外的黄油，为年轻人解决新潮问题，无论是什么方面，母亲都会为年轻人而战，并且在小小的争吵过后，几乎无往不利。

一瓶腌制的鳎鱼变质了，成了莫琪和波什的盛宴。

波什对你来说还很陌生，不过，早在我们避难之前，它就已经来公司了。它是隶属仓库和办公室的猫，负责让老鼠远离贮存空间。而它政治意味浓重的名字也很好解释，曾经有一段时间，吉斯公司里有两只猫，一只负责管仓库，一只负责管阁楼。那两只猫偶尔会遇见对方，每每见到，便一定会以大打一场告终。发动攻击的总是那只仓库猫，而阁楼猫却是最终取得胜利的那

一方，这和现在的政治局势没有两样。这么一来，仓库猫就被叫作“德国佬”或是“波什”，而阁楼猫则被称为“英国人”或是“汤米”。后来，汤米被革职了，每当我们下楼的时候，波什便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娱乐对象。

我们已经吃了太多红竹豆和白腰豆，以至于我都不想多看它们一眼，甚至一想到它们，我就觉得恶心。

晚餐的面包取消了。

爸爸说他的心情不太好。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这个可怜的人啊！

我看伊娜·保迪尔－巴格的《敲门》这本书已经看上瘾了。这部家族小说写得特别好，可是，此外所有关于战争、作家又或是妇女解放的话题却写得不太好，公平起见，应该说这些话题不太能引起我的兴趣。

德国遭受了重大的炮弹轰炸。范·丹先生的心情很糟糕。起因：香烟匮乏，有关是否应当把罐头吃个精光的讨论以有利于我方的胜利告终。

除了不适合在室内穿着的高帮滑雪靴之外，我没有一双合脚的鞋子了。一双藤条凉鞋要6.5荷兰盾，却只够我穿一个星期的，之后，它们的使命就告终了。或许梅普能从黑市上淘到什么。

我还得给父亲剪头发。皮姆宣称自己在战争结束后再也不会光顾别的理发师了，我的手艺就是这么棒。只要别再这么频繁地连耳朵一起剪就好了！

你的安妮

•

| 1943年3月18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土耳其卷入了战争，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忐忑地等待电台新闻。

•

| 1943年3月19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短短一小时之内，失望便紧随快乐而至，并且完全碾压了后者。土耳其

没有卷入战争，他们的总理只是说会尽快放弃中立立场。水坝广场上的一位卖报人呼喊着："土耳其站队英国！"这样一来，他手中的报纸被哄抢一空，而这则令人欢欣鼓舞的谣言也就这样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面值 1000 荷兰盾的纸币被取缔了。对于黑市交易者之类的人来说，这就像当头一棒，对于其他黑钱以及避难者来说，则更是雪上加霜。如果想要兑换面值 1000 荷兰盾的纸币，就必须明确解释并证明这钱的来源。必要的时候还得同时缴纳税款，而就算是这个方式，也将会在下个星期终结。面值 500 荷兰盾的纸币也将同时被废止。吉斯公司还有不少黑钱，全都是面值为 1000 荷兰盾的纸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都是预先缴纳税款的，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切就都洗白了。

杜塞尔得到了一款脚踏式牙钻，很快就该轮到我接受严格的检查了。

此外，杜塞尔对于"避难章程"采取了极不服从的态度。他不仅给他的妻子写信，还和其他许多人都保持着欢畅的信件往来。他把玛戈特当成后屋里的荷兰语老师，让她修改信件。父亲严厉地禁止他继续这样的行为。玛戈特停止了修改，可是我相信，他很快就会重新提笔写信的。

全日耳曼民族的元首对受伤的士兵进行了慰问。这听起来很让人伤感。问答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我的名字是海因里希·契博。"

"在哪里受的伤？"

"在斯大林格勒。"

"受的什么伤？"

"两只脚冻到坏死，左臂关节骨折。"

电台就是如此这般地向我们传送了这台骇人听闻的木偶剧。伤员似乎很为自己受的伤感到骄傲，受的伤越多越好。其中一个人因为能握到元首的手而太过感动（如果他的手还在的话），以至于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把杜塞尔的浮水皂掉到了地上。我一脚踩了上去，它碎了一大块。我已经向父亲要了赔偿金，尤其是看在杜塞尔每个月顶多只能得到一块肥皂的分上。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25日，星期四

亲爱的缎带：

昨天晚上，母亲、艾迪、玛戈特和我十分愉快地坐在一块儿。突然，彼得进来了，俯在父亲的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我听见什么"仓库里有一个桶倒了"以及"有人在撬门"之类的话。

玛戈特也听见了，不过她还是试图安慰我。不用说，我已经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变得脸色惨白了。我们三个等待着，父亲已经和彼得一起下楼去了。才过了不到两分钟，范·丹太太就从收音机旁上楼来了，她说是皮姆让她关闭收音机，轻手轻脚地上楼来的。然而，当人们刻意想要轻手轻脚地走路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那就是古老的楼梯恰恰会加倍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又过了五分钟，彼得和皮姆来了，他们面色惨白，就连鼻尖都不例外，他们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他们站在楼梯的底端等了一会儿，无功而返。可是，突然间，没错，他们听见了两记响亮的撞击声，就好像房子里有两扇门被摔上了似的。皮姆一个箭步冲上楼，彼得先通知了杜塞尔，终于，在经过了七七八八的整理和一顿丁零当啷后，他也来到了楼上。这下，大家都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住在更高一层的范·丹家。先生患了重感冒，早就躺在了床上，因此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床上小声探讨心里的猜疑。每当先生大声咳嗽的时候，太太和我就会觉得自己都吓得抽筋了。时间过了很久很久，直到我们之中有人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给他用可待因。咳嗽立刻就被止住了。

又是一阵等待，我们等待着，可是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于是，我们集体推断小偷们在原本应当安安静静的房子里听到脚步声后，落荒而逃。不幸的是楼下的收音机接通的还是英国电台，而椅子也整整齐齐地围放在一起。如果现在有人从门口冲进来，被防空袭巡防员发现，并且通知警察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大家很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范·丹先生站起身来，穿上裤子和外套，戴上一顶帽子，跟在父亲身后，小心翼翼地沿着楼梯走了下去，他的身后跟着彼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彼得还带了一把沉甸甸的榔头防身。

楼上的女士们（包括我和玛戈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直到五分钟后先生们返回到楼上，告诉大家房子里一切安好。我们约定不要用水，也不要冲卫生间；可是焦灼的情绪几乎席卷了每一位成员的肠胃，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去方便过后，屋子里弥漫着何等的臭气。

每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必然就会有一大堆的事情随之而来。这一次也不例外。第一，一直以来给我带来无尽慰藉的西教堂钟声不响了。第二，弗斯盖伊尔先生前一天晚上提早离开了，而我们并不能确定钥匙是不是在贝普手里，又或是她会不会忘了锁门。

可事到如今，这一点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了，这一夜还没有过完，我们依旧处在疑虑之中，只不过，从大约八点一刻小偷将我们的房子置于险境，直到十点半，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这倒也给予了我们些许安慰。我们仔细想了想，才觉得小偷在夜晚伊始，街上还可能有人经过的时候就入室盗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我们之中也有人突然想到，也有可能是我们隔壁的盖赫公司的仓库主管还在工作，一旦事态紧张，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墙壁太薄而把声音混淆，况且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时刻，想象力往往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于是，我们重新坐回床上，可是瞌睡并没有眷顾我们。无论是父亲、母亲还是杜塞尔先生都十分清醒，至于我嘛，稍带夸张地说就是一直都没合过眼。今天早晨，男士们下楼去拉了拉大门，看看它有没有锁好，幸好一切都无比安全！

不用说，这些远远称不上愉快的事件却连带着细枝末节一同传遍了整个办公室，毕竟事情过后，人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调侃此事了，只有贝普真心拿我们当回事。

你的安妮

附言：今天早上，卫生间堵住了，父亲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把所有的草莓食谱（这是我们现如今的卫生纸）和足足好几公斤的粪便从粪池里捞了出来。之后，那根棍子被烧掉了。

| 1943年3月27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速记课程结束了，如今，我们开始练习速度了。我们变得多么能干啊！我继续给你讲讲我的“打发日子的课题”吧（我暂时这样称呼它，因为我们除了尽快消耗时间、希望避难的时光尽快终结之外，什么事也做不了）。我非常喜爱神话，尤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他们认为这是一时兴起而已，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信奉神祇的少女。现在有了，我就是第一人！

范·丹先生感冒了，确切地说，没那么严重：他的喉咙有点痒。他着实地小题大做了一番。用洋甘菊茶漱口，用没药酊剂涂抹上颚，在胸口、鼻子、牙齿和舌头上搽当搏[1]药膏，除此之外还配上一副坏脾气！

某个名叫劳特的显赫的德国佬发表了演说。“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在七月一日之前离开德国占领区。四月一日至五月一日期间将清理乌特勒支省的犹太人（就好像在说蟑螂），五月一日至六月一日期间是荷兰北部诸省和南部诸省。”这些可怜的人们就像一群可怜、病恹恹、无人问津的牲口似的，被运往肮脏不堪的屠宰场。不过我还是就此打住吧，一想到这些，就只会让我做噩梦！

还有一个令人宽慰的消息，那就是劳动局的德国分部被破坏分子一把火烧了。几天之后，又轮到了户籍所。身穿德国警察制服的男人们把哨兵们捆绑起来，把重要的文件烧成了灰烬。

你的安妮

| 1943年4月1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我绝对没有心情开玩笑（见日期），恰恰相反。今天，我可以放心地引用

---

1 当搏，品牌名称。

一句谚语："祸不单行。"

第一，我们的开心果克莱曼先生昨天严重胃出血，少说也要卧床休息三个星期。要知道，他饱受着胃出血的困扰，这是无药可医的。第二，贝普得了流感。第三，弗斯盖伊尔先生下个星期要去医院。他可能患了胃溃疡，需要动手术。第四，法兰克福的普洛摩辛公司的主管们要来商谈欧派克塔的最新供货渠道问题。这场商谈中所涉及的所有要点，父亲都已经与克莱曼先生谈过了，忙乱之中也来不及将具体的情况通报给库格勒先生。

法兰克福的先生们来了。早在他们到来之前，父亲就已经为商谈的结果惴惴不安了。"要是我出席就好了，要是我能下楼就好了。"他嘟嘟道。

"那就趴到地上，把耳朵贴着地面吧。反正先生们会去私人办公室，这样你就能听个一清二楚了。"父亲的脸色变得从阴转晴了，到了昨天上午十点半的时候，玛戈特和皮姆（两只耳朵听得比一只耳朵更仔细）就在地上摆好了架势。上午过去时，商谈并没有结束，可是到了下午，父亲已经没有力气继续他的监听战斗了。他已经被异乎寻常、让人痛苦的姿势折磨得筋疲力尽了。两点半的时候，我们听见走廊里传来说话声，于是我取代了他的位置。玛戈特一直陪着我；会谈到中途的时候变得冗长而又无聊，以至于我突然在又硬又冷的油毡地上睡着了。玛戈特不敢碰我，唯恐让楼下的人听见任何声响，叫喊就更是不可能了。我睡了足足半小时后，突然惊醒过来，而所有重要的商谈全都被我忘到了脑后。幸好玛戈特比我更用心。

你的安妮

•

1943年4月2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哎呀，我的罪状记录上又多了糟糕透顶的一条。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等父亲跟我一起祷告，然后互道晚安，就在那个时候，母亲走进屋来，坐到我的床上，十分谦和地问道："安妮，爸爸暂时来不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不行，老妈。"我回答说。

母亲起身，站在我的床边，然后缓缓地朝门口走去。突然，她猛地转过身来，露出扭曲的面孔说道："我不想生你的气，爱是不勉强！"在她走出门的那一刻，几滴泪珠顺着她的脸庞滑落下来。

我躺着一动不动，立刻感受到了自己的恶意，我居然这么粗鲁地把她拒于千里之外，可是我也知道自己没法给出其他的答案。我做不到假惺惺地违背自己的意愿，与她一起祷告。就是简简单单的做不到。我很同情母亲，非常非常同情。因为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她对于我冷冰冰的态度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在她说到不勉强爱的时候，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伤心。说出真相是很残酷的，然而真相就是她亲手把我拒于千里之外，是她用犀利的评语对于我而言容不得戏弄的东西开粗鄙的玩笑，从而令我对她的各种关爱感到麻木。每当她把残酷的话语加注到我身上时，我都会觉得心灰意冷，同样，当她发现我们之间的爱实实在在地消失了的时候，她也觉得心灰意冷了。

她哭了大半夜，整整一宿都没睡好。父亲不愿意看我一眼，就算他的目光短暂地落到我的身上，我也能从他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语："你怎么可以这么过分，你怎么能这样伤你母亲的心？！"

所有人都在等着我道歉，但是对待这样的情况，我是不会道歉的，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况且这是母亲迟早都需要了解的。我似乎，也的确对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眼色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体会到我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只能对于需要寻回自己位置的母亲感到同情。至于我自己，我只能保持沉默、冷酷，并且不会在真相面前畏缩，因为对于真相而言，拖延的时间越久，就越难听得进去！

你的安妮

•

1943年4月27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争吵充斥了整栋房子。母亲和我、范·丹先生和爸爸、母亲和太太，到

处都怒气冲天，多么有意思的氛围啊？！安妮的日常罪状记录又被应有尽有地摆到了桌面上。

上个星期六，那些外国先生们再度上门来了。他们一直待到六点钟，我们所有人全都坐在楼上，丝毫不敢动弹。当房子里没有其他人，而附近也没有人在工作时，私人办公室里就能听见每一记脚步声。我又患上了蹦坐发热症，这么长时间纹丝不动地坐着可实在不好受。弗斯盖伊尔先生已经住进了中心医院，克莱曼先生又回到办公室上班了，胃出血较快地被止住了。他告诉我们，户籍所受到了消防队的“额外照顾”，他们并不是为了灭火，而是用水淹没了所有的东西。我好开心啊！

卡尔顿酒店被毁了，两架英国飞机装载着大量燃烧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空军军官总部”。位于维杰街和辛厄尔运河交界处的整个街角都被烧毁了。针对德国城市的空袭每天都愈演愈烈。我们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安宁的夜晚，我因为睡眠不足而有了黑眼圈。

我们的食物惨兮兮的。早餐是干面包和代用咖啡。午餐已经长达十四天没有变过了：菠菜或是生菜。二十厘米长的土豆甜甜的、烂烂的。想要减肥的欢迎光顾后屋！楼上的人们埋天怨地，我们一家倒是没觉得那么悲惨。

所有在1940年参加过战斗又或是受过战争动员的男人们全都受到征召，必须去战俘营为元首效力。这一定是他们为反攻所做的防护措施！

你的安妮

1943年5月1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杜塞尔度过了他的生日。事先，他假装自己很不在意似的，可是当梅普带来一个偌大的购物袋，袋子里装满礼品盒的时候，他变得像一个小孩子一般兴奋不已。他的洛洁给他捎来了鸡蛋、黄油、点心、柠檬汽水、面包、干邑白兰地、香料蛋糕、鲜花、橙子、巧克力、书和信纸。他把桌子布置成了一张生日台，少说也要展示三天，这个老傻子啊！

你可别以为他在挨饿，我们在他的橱柜里找到了面包、奶酪、果酱和鸡蛋。他这样的做法简直无耻到家了。我们满怀关爱，为了救他于水火之中而接纳了他，可他却背着我们把自己的肚皮塞得饱饱的，什么都不肯拿出来。我们可是把一切都跟他一起分享的啊！而更让我们觉得过分的就是他对待克莱曼先生、弗斯盖伊尔先生和贝普也那么小气，他们没有从他这里得到过任何东西。克莱曼先生的胃病急需橙子，可杜娜尔却认为他自己的胃更需要维持健康。

昨天夜里，我收拾了四次家当，枪炮声实在太响了。今天，我拿出了一个小箱子，把逃命时最不可或缺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可是母亲却十分理性地说道："你想要逃到哪里去呢？"

整个荷兰都由于大量工人罢工而受到了惩戒。一项戒严令为此出台，每人都会减少一张黄油券。孩子们实在太淘气了。

今天晚上，我给妈妈洗了头发，事到如今，这样的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只能借助黏糊糊的软皂洗头，因为洗发水用完了；除此之外，妈妈也没法好好梳头以便理顺头发，因为公用的梳子只剩下不到十根梳齿了。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5 月 2 日，星期日

每当我偶尔想起我们在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时，通常都会得出一个结论——相比其他没有避难的犹太人而言，我们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一般。可是，当日后一切恢复寻常时，我还是会惊异于我们是如何从十分体面的家庭变得如此……是啊，可以被称作"堕落"。这个词所指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比方说，我们从一开始来到这里就总是在桌子上铺着一块帆布，而经过了太多次的使用，它早就算不上干净了。我还是会常常努力清理一下，只不过，我所用的是一块洞洞比布料还多的洗碗布，尽管在我们避难之前，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它也曾是一块新布，可在一张桌子上被用力擦拭过后，早已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范·丹一家已经在一块法兰绒布上睡了一整个冬

天了，然而这在现在的条件下是无法清洗的，因为能用券换得的肥皂粉太稀有了，况且质量也太差了。父亲穿着一条严重磨损的裤子，就连他的领带也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的了。妈妈的紧身胸衣今天也因为太旧而开裂了，再也没法修补，而玛戈特则穿着偏小两个尺码的胸罩。整个冬天，母亲和玛戈特轮流穿三件背心，而我的背心已经小得连肚子都遮不住了。这些全都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可是我偶尔也会因为自己的想法而大吃一惊：我们这种用着从我的内裤到父亲的修面刷全都是破破烂烂的东西的人，日后要怎么回到我们在战争爆发前的生活水平？

•

1943年5月2日，星期日

后屋居民对于战争的态度

范·丹先生：我们一致认为，这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对政治有着深刻洞悉。只不过经他预测，我们得要在这里待到1943年年底。还有很久的时间，不过这还是可以忍受的。然而，谁又能给我们保证，这场除了损失和悲痛之外什么都没有带来的战争一定会在那个时候结束呢？谁又能保证我们以及我们的避难同伴们一定可以安然度过这段时光呢？谁也不能！因此，我们依旧每天都生活在忐忑之中。既有期待和希望的忐忑，又有恐惧的忐忑，那是在我们听到屋里或是屋外的声响之时，在枪声四起又或是报纸上刊登了最新“公告”之时，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避难同伴中就会有几个人也同样需要到这里避难。避难已经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词。有多少人没有避难呢？按比例来说，自然不多，只是日后我们一定会惊讶于荷兰有多少好心人，在有报酬又或是没有报酬的前提下接收了犹太人以及落荒而逃的基督教徒。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拥有假证件的人数。

范·丹太太：当这位美丽的太太（只有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听说办理假证件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困难的时候，她立刻提议给我们所有人都办一个。就好像那算不得什么似的，好像父亲和范·丹先生的钱都会自己长出来一样。

尽管范·丹太太是所有人之中最会胡说八道的，而普帝常常会一蹦三尺高。可是这一点并不稀奇，因为盖尔丽可以在前一天说：“我日后是要受洗

的。”可到了后一天却说：“我一直想去耶路撒冷，因为我只有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自在！”

皮姆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他总能给出充足的理由。

杜塞尔先生活在随意臆想的世界里，可如果有人想要挑战他的权威，那可算是我错对象了。我猜，阿尔伯特·杜塞尔先生家的规矩就是，他的话就是真理；可是安妮·弗兰克是绝对不会买账的。

后屋里其他成员对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有这四个人才是政治行家，确切地说，是两个人，不过范·丹夫人和杜塞尔把他们自己也算上了。

•

1943年5月18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我目睹了一场德国和英国飞机之间的激烈空战。只可惜，有几位盟军士兵不得不从熊熊燃烧的飞机上跳落下来。我们那位住在哈尔夫韦德的奶农说，自己看见路边坐着四个加拿大人，他们其中一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荷兰语。他向奶农借火想要点支烟，并且告诉他，机组一共有六个人。飞行员被烧死了，另外一个人躲了起来。德国安全警察把这四个没有受伤的人接走了。经过了这么一段奇妙的降落伞之旅后，他们居然还能这么沉着镇定！

尽管天气确实很暖和，可我们还是得隔天启动一下火炉，把厨余垃圾和废品烧掉。我们不能往垃圾桶里丢任何东西，因为我们随时都得顾忌到仓库助理。任何细枝末节的大意都有可能把我们出卖！

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在政府的名单上签名，表明自己“与所有德国人风雨同舟，并支持新秩序”。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拒绝背弃自己的良知和信念，可是他们却没能避免需要面临的“后果”——所有没有签名的大学生都必须到德国劳动营去。如果所有人都必须到德国去卖命的话，那么荷兰还能剩下多少年轻人呢？

由于炮弹声实在太响了，妈妈在昨夜关上了窗户。我躺在皮姆的床上。突然间，我们头顶上空的太太就像是被莫琪咬了一样，从自己的床上一跃而起，紧随而来的是一声巨响。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枚燃烧弹落在了我的床

边似的。我惊叫道："开灯！开灯！"

皮姆吧嗒一下点亮了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房间里就会火光四射。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所有人匆匆忙忙地上楼去，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先生和太太透过敞开的窗户看见一道淡红色的光芒，先生以为附近有房子着火了，而太太则以为是我们的房子起火了。当巨响声传来时，这位太太已经快被吓死了。杜塞尔待在楼上抽了一支烟，我们又重新钻回了自己的床上。才过了不到一刻钟，枪炮声就再次响了起来。太太立刻站起身来，下了楼梯，走进杜塞尔的房间，寻找她的丈夫所不能给予她的安宁。杜塞尔用这样的话语迎接了她："到我的床上来，我的孩子！"这句话让我们忍不住捧腹大笑。炮火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带来摧残了，我们的恐惧已经散去了。

你的安妮

| 1943年6月13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父亲写给我的生日小诗美极了，我甚至可以背给你听。由于皮姆是用德语写的，因此翻译的重任就落到了玛戈特的身上。你自己判断玛戈特的义务劳动是不是完成得很棒吧。在常见的对一年大事记的简短总结后，写道：

所有人中最年轻，却已不再是稚童，
你的生活很不易，人们指手又画脚，
"经验丰富，向我学习！"
"全经历过，熟知规则！"
古往今来皆如此，人们就爱这么说，
自身缺点如鸿毛，他人疏漏胜泰山。
作为父母求公允，尝试方觉真艰辛。
长者列席多唠叨，忍耐仍需记心间。

如同吞下苦药丸，全为和睦每一天。
数月光阴不耽误，你亦不肯去虚度。
通过学习和阅读，你将无趣全驱逐。
更多难题在后头，究竟该穿哪件衫，
所有衣衫都缩水，合身衣物无处寻，
削足适履难走路，满腹幽怨无处诉。

玛戈特没能把围绕吃饭这个主题展开的部分押韵地翻译出来，所以我就把它全部省略了。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小诗美吗？

除此之外，我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得到了许多很好的东西。其中一件礼物是一本厚厚的书，书的内容是我最爱的主题——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尽管缺了汤，可我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每个人都贡献出了自己最后的存货。作为这个避难家庭中的老幺，我实际得到的比应得的多得多。

你的安妮

1943年6月15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发生了一大堆事，不过我总是觉得我枯燥的絮叨会让你觉得非常无聊，从而使得你宁可不要收到这么多信。我就简短地向你讲述一下近况吧。

弗斯盖伊尔先生的胃并没有动手术。当他们把他送上手术台，切开他的胃时，医生发现他患上了有生命危险的癌症，并且已经进入了无法再动手术的阶段。于是，他们又把他的胃缝上了，让他卧床休息了三个星期，吃饱喝足，然后把他送回了家。但是，他们也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愚蠢行径，那就是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个可怜的男人。他再也无心工作了，只是坐在家里，在八个孩子的簇拥下忧虑着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同情，只可惜我们不能上街，要不然的话，我绝对会上门去看看他，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

大好人弗斯盖伊尔再也不能把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及时告知我们最新的消息了，这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是保障我们安全的最得力的帮手和援手，我们非常想念他。

下个月就该轮到我们上缴收音机了。克莱曼家里有一台私藏的迷你收音机，那是我们的大号飞利浦的替代品。现在这台漂亮的收音机也不得不上缴，这当然很可惜，但是对于一栋住着避难者的房子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刻意与政府作对。小型的收音机自然是被我们摆在了楼上。既然能有私藏的犹太人和私藏的钱币，那么也就不在乎多一台私藏的收音机了。

所有人都想尽力搞到一台旧设备，以它替代“保留勇气的源泉”上缴。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当外面传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糟糕时，收音机就会用它神奇的噪音令我们不丧失勇气，一次又一次地说道：“抬头挺胸，打起精神，美好的时代很快就会来临的！”

你的安妮

1943年7月11日，星期日

最亲爱的姬蒂：

已经数不清是第多少次提到管教问题了，我要告诉你，我十分尽力地想让自己变得有用、友好和乖巧，付出一切努力令批判的暴雨变成毛毛细雨。对于那些无法容忍你的人来说，想要假模假式地表现得像个模范生是极度困难的，可是当我不再按照以往的惯例那样四处诉说我的意见（尽管没有人关心我的意见，也没有人看到它的价值），而是略微加以掩饰时，我切切实实地看到了自己所获得的进步。当然了，我也常常会装不下去，特别是在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以至于他们花了整整四个星期的时间谈论这个世界上最粗鲁的女孩。

你难道不觉得有些时候我真的太值得同情了吗？幸好我不是一个牢骚鬼，要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变得腐坏，再也存放不住我的好脾气。通常，我会用幽默的目光对待训斥，只不过那得是在其他人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时候，而不

是我自己充当牺牲品的时候。

除此之外，我已经决定了（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要适度对速记放任自流。首先是为了匀出更多时间学习其他课程，其次是我眼睛的缘故，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一场不幸的灾难。我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近视，早就该戴眼镜了。（啾，我的模样得变得多么笨拙啊！）不过嘛，你知道的，避难者嘛……

昨天，全家上下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那就是安妮的眼睛，起因是母亲提议由克莱曼太太带我去看眼科医生。听到这个通知时，我踉跄了一下，因为这可不是一桩小事呢。出门啊！你想想看，那可是出门啊！这简直难以想象。起初，我惊恐万分，后来就变成了欣喜。不过，这可没那么容易，因为参与这项决策的众人无法迅速地做出决定。尽管梅普想要立刻带上我出发，可我们首先还是得把所有的困难和风险都摆到天平上。我已经从橱柜里拿出了我的灰外套，只不过它太小了，看上去就像是我妹妹的衣服似的。褶边被松开了，可衣服再也扣不上了。我实在很想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计划不会进行下去，因为英军已经在西西里岛登陆，父亲又一次坚定了“近期终结”的信念。

贝普把许多办公室的事务交给了我和玛戈特，我们两个都很看重这些工作，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她的重任。往来信件存放归类、销售记录备案这样的事情谁都能做，但是我们却做得尤其用心。

梅普总是埋头苦干，是一头名副其实的骡子。她几乎每一天都能搜罗到一些蔬菜，装进大号的购物袋，骑着自行车带来。也正是她，每个星期六都会带来五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们总是望穿秋水地期盼着星期六的到来，因为那是收书的日子。简直和小孩子等待礼物的心情一模一样。普通人是不会明白书对于禁闭中的人们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阅读、学习和听收音机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消遣。

你的安妮

1943年7月13日，星期二

最棒的桌子

昨天下午，我在父亲的首肯下向杜塞尔询问，他能不能行行好（是非常礼貌地询问），允许我每个星期用两次桌子，时间是下午四点到五点半。每天的两点半到四点之间，也就是杜塞尔睡觉的时间，它已经被我占用了，而除此之外，房间和桌子便成了禁区。下午的里屋，也就是公用的房间里，总是人来人往的，令人无法安心工作，更何况下午的时间里，父亲偶尔也想要在书桌前工作一会儿。

这样的理由算得上合情合理，我的询问更是彬彬有礼。你倒是猜猜看，那个学识渊博的杜塞尔是怎么回答的呢？

“不行。”直截了当而又言简意赅的“不行”！

我愤愤不平，并没有任由他搪塞，而是问他声称“不行”的原因。可是，我们最终不欢而散。瞧瞧他机关枪一般的回答吧：“我也需要工作。如果我下午不工作的话，就再挤不出时间工作了。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要不然的话，前面的事情就全都白做了。反正你做的也不是什么正经事，不过是些神话，算什么工作，编织和阅读也算不上是工作。这就是我的桌子，我也不会让步的！”

我的回答是：“杜塞尔先生，我做的就是正经事。下午的时间我没法在里屋工作，因此我再次诚恳地请您考虑我的请求！”

说完这些话后，受了冒犯的安妮便转过身去，把学识渊博的医生当成空气。我怒火中烧，觉得杜塞尔极其没有礼貌（他也的确就是那个样子），而我自己却是彬彬有礼的。

晚上，当我找到一个机会跟皮姆说话时，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同他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我不愿意放弃，况且我也想独自解决这个问题。皮姆大致向我讲解了应当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可是鉴于我激动的情绪，他也告诫我最好多等一天。

最后这条建议被我当成了耳旁风，晚上洗过碗后我就一直等着杜塞尔跟我们一同待在房间里，这让我放心了不少。

我开口说道："杜塞尔先生，我知道，您一定不屑于与我进一步探讨这个事情，可是我还是要请求您这样做。"

杜塞尔一边展露出最充满关爱的微笑，一边评述道："我一直都能，也随时准备着与你谈论这件已经盖棺论定的事情！"

接着，我继续这场交谈，可我的话语却不断地被杜塞尔打断："当初您来到这里，我们便从一开始就约定了这个房间是我们共同享有的。假如分配公平的话，应当是上午归您使用，而整个下午都归我！不过，我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要一个星期能有两个下午，我就心满意足了。"

听到这里，杜塞尔就像被针扎了似的蹦了起来："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我谈公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按你说的，那么我该待在哪儿呢？我这就去问问范·丹先生愿不愿意给我在阁楼造一个角落出来，到时候，我就待到那儿去，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没法安安静静地工作。无论是谁，只要遇到你就会吵起来。如果是你的姐姐玛戈特在这个问题上以更完善的理由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我是绝对不会拒绝的，至于你嘛……"

紧随而来的又是神话和编织，而安妮又一次受到了冒犯。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表露出来，而是让杜塞尔把他的话说完："是啊，至于你嘛，跟你完全都没法交谈，你是一个无耻的自私鬼，但凡是为了追求你自己的利益，其他所有人都得靠边站。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孩子呢。不过说到底，我还是有必要让你心满意足，因为要是我不那么做的话，我今后就会被指指点点地说，安妮·弗兰克考试不及格，全都是杜塞尔先生不愿意把桌子让给她的缘故！"

这样的话语滔滔不绝，到了最后像洪水般袭来，以至于我几乎忍受不了了。我一会儿想："看在他这假惺惺信口雌黄的分上，我就直接照着他的脸给他一拳吧，把他拍在墙上！"一会儿又想："冷静点，这个家伙不值得你大动干戈！"

终于，杜塞尔先生发够了脾气，露出一脸愤怒加之凯旋的表情，他的大衣兜里装满了食物，离开了房间。

我冲到父亲跟前，把所有的怨愤都告诉了他，尤其是他所没有听见的那部分。皮姆决定当晚找杜塞尔谈谈，事实上他也那么做了，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他们首先聊到了安妮是否必须使用桌子的问题。父亲说他早就已经跟杜塞尔就这个问题聊过一次了，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对杜塞尔所谓的观点表示了赞同，以免让大人在孩子面前丢脸，可是早在那个时候，父亲就已经觉得这样的做法有失公允了。杜塞尔认为我不应该把他看作一个不速之客，并且对所有东西都宣示主权，但是父亲毅然决然地反驳了这个说法，因为他清楚我压根没有提及这件事。对话就这样循环往复，父亲为我的“自私”和我的“儿戏”辩护，而杜塞尔则嘟囔个不停。

终于，杜塞尔还是让步了，我得到了每个星期两个下午不受干扰地工作的机会。杜塞尔的样子看上去闷闷不乐的，足有两天的时间没有跟我说话，并且依旧在五点至五点半之间用桌子……不用说，很幼稚。

一个五十四岁的人还能这么迂腐、小气，那么这一定是他的天性使然，这样的习惯一定是永远也戒不掉了。

•

| 194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又有人入室盗窃了，不过这一次可是真的！今天早晨，彼得照例在七点钟的时候去了仓库，一到那里，他就发现仓库的正门和所有其他门全都敞开着。他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正在私人办公室里锁着门收听德国电台的皮姆。随后，他们一起来到楼上。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通常的规矩是“不要洗漱，保持安静，八点钟穿戴整齐，不要上卫生间”，而我们也像往常一样，严格地遵守了这些规矩。我们八个人都庆幸自己夜里睡得太熟，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见。不过，整个上午都没有任何一个人上楼来，直到十一点半之前，克莱曼先生都只是任由我们如坐针毡，这还是令我们不由得愤慨了一下。他告诉我们，闯入者依靠一根铁撬棍从正门闯入，并且强行撬开了仓库门。然而，仓库里并没有很多能偷的东西，因此小偷们决定到二楼试试运气。他们偷走了两个装有 40 荷兰盾、空白支票和存折的钱箱，而最糟糕的就是他们还偷走

了我们全部的糖票，而所有的配给定量加起来一共有150公斤。想要弄到新的票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库格勒先生认为这个闯入者与六个星期之前来的是同一伙的，他把全部三扇门（一扇仓库门、两扇前门）都试了一个遍，想要入室盗窃，这是他的同伙上一回没能做到的。

这个事件又一次在我们的房屋里引起了波动，可要是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后屋也就不是后屋了。当然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打字机和收银机还在我们的衣柜里，安然无恙。

你的安妮

附言：登陆西西里岛。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愈发接近！……

•

1943年7月19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星期日，阿姆斯特丹北区遭受了大规模的轰炸。损毁情况一定非常严重，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化为废墟，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把所有人都挖出来。至今为止，已经有200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受伤，医院里人满为患。听说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冒着青烟的瓦砾之中寻找遇难的父母。一想到远处沉闷而又喧闹的轰鸣声，我就禁不住瑟瑟发抖，对我们来说，那意味着步步逼近的毁灭。

•

1943年7月23日，星期五

贝普又能弄到笔记本了，尤其是记事本和账簿，供我负责管账的姐姐使用！其他的笔记本依旧可以在市场上购得，但是别问种类和等待的时间。现如今，笔记本已经被贴上了“无须凭票即可购买！”的字样。正如其他所有“无须凭票”的东西一样，它们也是一堆破烂：一本12页、装订得歪歪斜斜、

细细窄窄的纸张的练习本。玛戈特正在考虑要不要参加一门书法课的学习，我对她表示了强烈的支持。母亲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我一起参加，原因在于我的眼睛，不过我觉得这个想法荒唐透顶。无论我做的是这件事还是别的事，都没有任何区别。

姬蒂，看在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并且就算看了我的信也依旧对避难知之甚少的分上，我就当我个乐子，给你讲讲我们八个人在出去之后的首个愿望是什么。

玛戈特和范·丹先生最希望的是能洗一个从头到脚的热水澡，在里头待上足足半个多小时。范·丹太太最想的是立刻能吃到蛋糕。杜塞尔满脑子都是他的妻子。母亲则是她的咖啡。父亲是去找弗斯盖伊尔先生。彼得是去市中心和电影院，而我对于享乐一窍不通，不知道怎么入手。

我最期望的是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屋、能够自由行动以及终于能在课业上获得一些帮助，也就是去上学！

贝普为我们供应了水果。花了点费用。葡萄每公斤 5 荷兰盾，醋栗每磅 7 毛，桃子每个 5 毛，甜瓜每公斤 1.5 荷兰盾。而报纸上每晚都用斗大的字体登着："价格哄抬是暴利！"

•

| 194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

最亲爱的姬蒂：

昨天是个十分动荡不安的一天，而我们直到现在还亢奋不已。事实上，你可以问问我们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哪一天不是在亢奋中度过的。

早晨吃早餐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第一轮警报，不过它与我们无关，因为它意味着飞机正在跨越海岸线。早餐过后，我躺了一小时，因为我的头疼得厉害。之后，我来到办公室，时间是两点左右。两点半的时候，玛戈特处理完了她的办公室事务；她还没来得及收拾一下，警报就拉响了，于是，我又和她一同来到楼上。时间刚刚好，因为我们刚到楼上不过五分钟，外面就一片枪林弹雨，以至于我们只能在走廊里站着。没错，房子摇摇欲坠，炸弹从空中投下。我把逃生包紧紧地抱在怀里，相比逃生而言，更是为了抓住一根救

命稻草，要知道，反正我们也是逃不出去的，就算是遇到了极端的情况，海到街上所受的生命威胁并不比躲在屋里遭受轰炸少。半小时过后，空中的飞机变少了，可是房子内部的忙碌程度却加剧了。彼得从前侧阁楼上的观测台回来了。杜塞尔待在办公室前厅，太太觉得留在私人办公室里是最安全的，范·丹先生在阁楼楼板上踱步，我们则散落在门廊各处眺望着艾湾[1]上方冉冉升起的烟柱。此时此刻，四处都弥漫着烟火的气味，外面就像是被浓浓的烟雾所笼罩一般。

尽管熊熊大火并不是什么赏心乐事，不过幸好对我们而言，那已经过去了。我们沉浸于各自的事务之中。晚上吃饭时的配餐就是：空袭警报。我们坐拥美味佳肴，可我一听到那个声音就没了胃口。事实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三刻钟后，周围便恢复安全了。脏碗碟刚刚被洗净摆齐：空袭警报。轮炮、不计其数的飞机。“噢，天哪，一天两次，这也太频繁了！”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想，但是这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炸弹又一次如同大雨般倾泻而下，只是这一回的方向换了，据英国人说，是在史基浦机场。飞机降落，升起，在空中嗖嗖作响，令人毛骨悚然。我无时无刻不想：“这回它真的要掉下来了，完蛋了。”

我可以确信无疑地告诉你，当我九点钟上床的时候，腿还在发软。时钟一连敲响十二下的时候，我醒了：飞机！杜塞尔正在脱衣服，我丝毫没有留意到他，只是在第一记枪炮声传来时猛然清醒，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在屋里待到一点钟，一点半时躺到床上，两点又去了父亲的房间，可它们依旧飞个没完没了。它们没有再投下炮弹，我又可以回“家”了。两点半时，我再度入睡。

七点钟，伴随着一记炮弹声，我从床上猛地坐起身来。范·丹先生和父亲在一起。有人闯进来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所有一切。”我听见范·丹先生这么说，便以为所有一切全都被偷走了。事实并不是这样，反倒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这是我们几个月来，又或是在整个战争岁月以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墨索里尼下台了，意大利的国王接管了政权。我们

1 艾湾，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片水域。

欢呼雀跃。经过了昨天一系列可怕的事件后，终于又收获了好消息以及……希望！终点到来的希望，和平的希望。

库格勒顺道来了一趟，告诉我们福克飞机制造厂[1]受灾严重。截至目前，我们在今天早晨又听到了一次空袭警报，伴随着飞机从空中飞过的轰隆声，之后是又一轮警报。警报令我几近窒息，我的睡眠不足，工作也提不起兴致来，不过此刻，意大利的紧张局势还是令我们维持着清醒，并且燃起了对于年终的希望……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范·丹太太、杜塞尔和我一同忙着洗碗，前所未有并且绝对会令他们大跌眼镜的事情就是我出奇地安静。为了逃避问询，我赶忙寻找一个相对中庸的话题，我自认为《对面的亨利》这本书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不过我还是失算了，即便范·丹太太没有对我指手画脚，杜塞尔先生也必然不会放过我。总而言之，杜塞尔先生将这本书当作优秀作品，向我们进行了大力推荐。然而，我和玛戈特却丝毫不觉得它优秀。那个小男孩塑造得确实不错，可至于其他的嘛……我还是不说了。我在洗碗时把类似这样的话语提到了桌面上，结果引来了一顿强烈抨击。

“你怎么可能了解一个男人的心理呢？！小孩子的想法是不值一提的（！）。你年纪太小了，根本不适合看这样的书，就算是一个二十岁的男人也未必能理解。”（那他为什么偏偏向我和玛戈特推荐这本书呢？）

接着，杜塞尔和太太如出一辙：“你知道太多太多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了，你所受到的管教完全错了。以后，等你长大了，你就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致了，到时候，你会说：这些东西我早在二十年前就在书本里读到过了。你

1 福克公司（荷兰语：Fokker），是荷兰的一家飞机制造商。

要是还想找个男人或是还想恋爱的话，可就得抓紧了，无论什么都会令你大失所望的。理论方面，你已经完全合格了，只不过实践嘛，还很欠缺！”

谁敢说无法理解我的处境？我甚至惊异于自己居然能平静地回答说：“您或许认为我受到了错误的管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您的看法！”

毫无疑问，成天在我与我的父母之间挑拨离间可真是良好的管教方式啊，毕竟这就是他们常做的事情。况且，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丝毫不提及某些事情的做法倒是很恰当。这种管教的结果已经在很多人身上得到了清清楚楚的证实。

对于这两个拿我取笑的人，那时那刻，我简直想要一拳砸在他们脸上。我火冒三丈，真的很想开始倒数日期（如果我能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话），计算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些人。范·丹太太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奇葩！她树立了一个榜样……不过都是负面的！范·丹太太是一个典型的目中无人、自私自利、奸诈狡猾、工于心计、贪心不足的人。除此之外，还有爱慕虚荣和喜欢卖弄风情。她明显就是一个可恶的小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关于范·丹太太的事迹，我可以写出整整几大卷，说不定我真的会那样做的。每个人都能在表面上惺惺作态。

对待外人，太太是非常“友好”的，尤其是对待男人，因此，人们总是在刚刚结识她的时候被表象误导。

母亲认为她太愚钝了，甚至不愿意浪费力气多评价一个字；玛戈特认为她太无足轻重；皮姆认为她太丑陋（外在和内在两方面！）；而我则是经过了一段长长的心路历程，毕竟我并没有在最初就存有偏见，却在最终得出结论——她不仅是上述三点都有，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她有那么多的能耐，我又怎么可以只挑其中一项开始讲述呢？

你的安妮

附言：请读者们千万不要忽略，当作者写下这则故事的时候，她心中的怒火还没有平息！

1943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政治方面的进展好极了。意大利已经镇压了法西斯主义政党。多个地区的民众奋起反抗法西斯分子，个别士兵也参与了这场战斗。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继续向英国发动战争呢？

上个星期，我们那台漂亮的收音机被送走了。当库格勒在规定的日期将它上缴时，杜塞尔生气极了。我对杜塞尔的敬重越来越少，已经跌落到零以下了。无论他对于政治、历史、地理又或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发表了什么，那都是一派胡言，我甚至不愿意再重复：希特勒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鹿特丹的港口比汉堡的还要大；英国人都是白痴，因为他们没有趁着现在这个时候把意大利炸个鼻青脸肿；等等。

第三场轰炸已经爆发。我咬紧牙关，鼓足内心的勇气。

向来都声称“任凭他们来吧”和“即便在惊恐中终结也好过没有终结”的范·丹太太如今成了我们之中最怯懦的一个。今天早晨，她像一根芦苇似的瑟瑟发抖，甚至连眼泪都夺眶而出。她的丈夫安慰着她，经过一个星期的争吵，他们终于恢复了和平共处。单是看到那一幕，我就几乎已经变得多愁善感了。

莫琪已经明明白白地向我们证明了养猫所带来的并非只有益处。整栋房子里都布满了跳蚤，这场灾难正在日益加剧。克莱曼先生把黄色的粉末撒满了每一个角落，可这对于除跳蚤来说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紧张，大家随时随地都觉得自己的胳膊、腿或是其他身体部位奇痒无比，因此许多家庭成员都做起了体育运动，止不住地看自己的腿或是脖子后面。这些微小的身体动作却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的身体太过僵硬，以至于连脖子都转不动了。我们早就已经告别真正的体育运动了。

你的安妮

1943年8月4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在我们做了一年多的“后屋人”之后，你对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不少了解。不过，我终究是没法一字不落地告诉你一切。这里的一切都与寻常的时候、在寻常的家庭中截然不同。为了让你进一步了解我们的生活，从今往后，我会时不时地记述寻常日子里的一部分。今天，我就要从晚上和深夜着手。

每晚九点，后屋就变得忙碌起来，为睡觉做起了准备。实事求是地说，那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我们开始挪椅子，把床展开，铺开毛毯，与白天相比，所有东西都不在原位了。我睡在那张长度还不到1.5米的窄小的长沙发椅上，必须搬来椅子加长才行。鸡毛掸子、床单、枕头、毛毯……我从杜塞尔的床上搬来了所有东西，因为白天的时候，它们全都被存放在那里。

屋里传来一声巨响，那是玛戈特的折叠床发出的动静。紧随其后的照例是毛毯和枕头，只为了让木板变得略微舒适一些。楼上似乎依旧雷声隆隆，其实那只是太太的床而已。它被挪到窗户旁边，只为让这位身穿粉红色睡袍的女皇陛下小巧的鼻孔里感受到几丝清新。

九点钟：我排在彼得之后进了浴室，随后便是一套彻头彻尾的清洗流程，有时候，清洗过后的水里会漂浮着一只小跳蚤，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只有在炎热的月份、星期或是日子里）。接下来便是刷牙、卷发、护理指甲、使用蘸了双氧水的棉布（用来漂白上唇的绒毛），这一切都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完成。

九点半：赶快穿上浴袍。我一手拿着肥皂，另一只手拿着夜壶、发夹、裤子、卷发器和棉花团，匆匆忙忙地走出浴室。通常，我还会因为掉落在盥洗池的毛发被叫回去，在我看来，它们弧度优美，不过对于下一个清洗者来说却不太合心意。

十点钟：启动遮光，晚安。室内，床已经吱吱呀呀地响了一刻钟，破旧的弹簧发出一声叹息，随后，只要楼上的邻居没有睡前一吵，那么一切就都会归于平静。

十一点半：浴室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一道狭长的光芒洒进房间。鞋

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看见一件肥大的外套，甚至比它所包裹着的那个男人更加肥大……杜塞尔上完夜班，从库格勒的办公室回来了。他拖着双脚来回徘徊，把纸张捏出沙沙的声响（全都是被存放起来的食品的声音），还铺了床。这一切持续了整整十分钟。接着，这个身影又一次消失了，只是卫生间里时不时还会传来令人疑惑的动静。

大约凌晨三点钟：我必须起床，用自己床底下的金属罐子上个小号，为了预防渗漏，我还在底下铺了一小块橡胶垫。每到那时，我总会屏住呼吸，因为罐子里水花四溅的声音像极了山间的溪流。之后，罐子被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身穿白色睡袍的身影重新爬到床上，而每一晚，它都会引来玛戈特的一声惊叹："哦，那件睡袍太不雅观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里，某人一直躺在床上，倾听着黑夜里的声响。先是听听楼下有没有小偷，然后再听听楼上、隔壁、同屋各种各样的床的声音。通常，我们可以就此推断出各位室友睡相如何，又或是不是半梦半醒地度过一整晚。最后一项必定会令人感到不悦，尤其在当事人是某位名叫杜塞尔医生的家庭成员的时候。首先，我会听见一种类似鱼类努力喘息的声响，这个声音会重复大约十次，然后便是一次又一次湿漉漉地舔嘴唇的声音和轻微的吧唧声交替进行，紧随而来的便是长时间在床上辗转反侧并且移动枕头。五分钟的彻底平静过后，上述过程会重复上演三遍，之后，医生绝对可以再安谧地睡上一会儿。

另外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在半夜一点至四点之间传来枪炮声。在我习惯性地站到床边之前，我的意识一定是不清醒的。有时候，我正在做白日梦，游离于法语中的不规则动词又或是楼上的争吵。等这一切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枪战已经结束了，而我却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房间里。可是，情况通常都像之前所说的那样。我的手会迅速地抓起一个枕头和一块手帕，披上浴袍，踩着拖鞋，一路小跑地来到父亲身旁。对此，玛戈特在生日小诗里做了精确的描写：

深夜枪声刚传来，

门便吱嘎一声被推开。

一块手帕、一个枕头外加一个小小的女孩……

一旦爬到巨大的床上，那么最深的恐惧就已经过去了，除非当晚的枪炮声过分激烈。

六点四十五：丁零零零零……（只要大家需要，有时甚至是在不需要的情况下）闹铃每小时都会放开嗓门。咔嚓……砰……太太把它关掉了。吧嗒……先生起床了。烧水，然后一溜烟地走进浴室。

七点十五：门又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杜塞尔可以去浴室了。独自一人时，终于能撤下遮光板……后屋里新的一天就又开始了。

你的安妮

•

| 1943年8月5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午餐时间吧。

时间是十二点半。全家上下又活过来了。反正到了这会儿，范·马尔仑这个有着阴暗过去的男人和德·高科都回家了。

楼上的吸尘器穿透太太美丽且是唯一的地毯，传来沉重的碰撞声。玛戈特腋下夹着几本书，去接受“止步不前的孩子”应当接受的教育，杜塞尔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的。皮姆捧着与他不可分割的“狄更斯”坐在一个角落里，努力寻找一片净地。母亲匆匆忙忙地爬上一层楼，去帮助勤劳的家庭妇女，而我则走进浴室，略微收拾一番，也顺便把自己收拾一番。

十二点四十五：大家像水滴一样汇入。先是吉斯先生，而后是克莱曼或者库格勒、贝普，有时候还有梅普。

一点钟：所有人都紧张兮兮地坐在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大家围坐在那台迷你收音机的旁边，在这难能可贵的几分钟里，后屋成员们不会相互干扰，因为就连范·丹先生都没法反驳正在讲话的那个人。

一点十五：食物分配。楼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分到一碗汤，如果还有饭后甜点的话，便也能分到一份。

吉斯先生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沙发椅上，倚靠着书桌。他的身旁摆放着报

纸和碗，通常还有猫。这三样东西里但凡缺少其一，他就会抑制不住地提出抗议。克莱曼讲述着城里的最新消息，在这方面，他确确实实是绝佳的信息源。库格勒慌里慌张地跑上楼梯，他短暂而又有力地敲了一下门，而后一边搓手一边走进屋子，情绪要么兴高采烈、忙忙叨叨的，要么愁眉苦脸、一声不吭，一切视情况而变。

一点四十五：食客们站起身来，各自回到自己的事务中去了。玛戈特和母亲洗碗，先生和太太坐在长沙发椅上，彼得待在阁楼上，父亲坐在长沙发椅上，杜塞尔也是，安妮开始工作。

接下来便是宁静的光阴；如果大家都睡着了的话，那么谁也不会受到打扰。杜塞尔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他梦见了美味佳肴似的；我并不会盯着他看很久，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四点钟一到，迂腐的医生就会手捧着时钟站在我的跟前，只因为我比规定的时间晚了一分钟，没有及时清理物品，把桌子让给他。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几个星期之前，我开始撰写一个故事，它彻头彻尾是我编出来的，我太享受了，以至于我的“笔子笔孙们”越堆越高。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这一回，我继续讲述后屋的一天。说完了午餐时间，就该轮到晚餐了。

就拿范·丹先生开刀吧。他总是首个被服务的对象，但凡合他胃口的食

物，他就会盛很多。他常常和大家侃侃而谈，总是发表个人见解，一旦他开口，别人就再也别想辩驳，因为但凡有人敢同他争论，后果就会相当严重——哎呀……他会把对方喷得体无完肤……我可不愿意以身犯险……只要经历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次犯下同一个错误了。他的意见是最好的，无论什么事，他都最在行。好吧，他有一颗聪明的脑袋，但是这位先生的自负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夫人：其实，我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有些日子，尤其是当她心情从阴转阴的时候，那就该躲远一些了。仔细想想，她是所有争论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话题的中心！哦，不是的，对于她，大家都宁可置身事外，可是她简直就是一个长舌妇。煽风点火，这样的事情太有意思了。在弗兰克太太和安妮之间煽风点火。但是，想在玛戈特和父亲之间煽风点火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回到餐桌上来。尽管太太偶尔认为自己吃不饱，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夫人的座右铭就是寻找最小的土豆、最美味的餐点、所有食物之中最鲜嫩的一份。“等我挑走了最好的那一份，就可以轮到其他人了。”（她恰恰就是这样看待安妮·弗兰克的。）其次就是说话。只要有人听她说话就行，至于她所说的话题对方是否感兴趣，那显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里。她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只要是范·丹太太说的话，别人必定都会感兴趣的。

妖媚地微笑，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给每个人都提些意见，谆谆教诲一番，这样一来，她给人的印象绝对会变得很好。不过，看得久了，优点早就消失殆尽了。第一点，勤勉；第二点，快乐；第三点，妖媚；有时候也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贝特罗妮拉·范·丹。

第三位餐桌同伴：他默默无闻。这位年轻的范·丹先生通常都很安静，十分不起眼。一提到胃口，他的肚子就是达那伊得斯的桶[1]，永远也填不满，即使是最能果腹的餐点，他也能一脸冷漠地说自己还能再吃上双份。

第四个是玛戈特：吃起东西来就像一只小老鼠，一句话也不说。唯一被塞进肚子里的就是蔬菜和水果。范·丹一家的鉴定结论是“娇生惯养”。我们的看法是“严重缺乏新鲜空气和运动”。

1 达那伊得斯的桶，典出古希腊神话，意为永远也盛不满的无底桶。

轮到妈妈：胃口很大。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别人看见她的时候，不会像看到范·丹太太时那样认定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她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咳，太太负责做饭，母亲负责洗碗和擦地。

第六位和第七位：关于父亲和我，我还是不多说了。前者是整张餐桌上最谦逊的人。他每次都会先看一看其他人是不是够吃。他没有什么诉求，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们。他是美德的化身，旁边坐着后屋之家的小小焦虑症患者。

杜塞尔：盛饭、头也不抬、吃、不说话。如果人们不得不讲话，而且看在老天爷的面上，聊到的话题是食物，那就不会引发争吵，只是牛又要被吹上天了。超大分量的食物被装进他的肚子里。面对好的，他从来不会说一个“不”字；面对不好的，往往也是这样。

裤腰被提到了胸口，身穿一件红色的外套，脚踩黑色漆面拖鞋，还戴着一副复古的圆框眼镜。书桌前的他就是这个模样，没完没了地工作，从没取得任何成果，能让他松弛一下的唯有午休、吃饭以及——他的最爱——上卫生间。别人不耐烦地站在卫生间门口，捂着屁股，双腿交替着来回蹦跶，几乎坚持不住，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上演三四五次。对于这些，他会在意吗？才不会呢，从七点一刻到七点半、十二点半到一点钟、两点钟到两点一刻、四点钟到四点一刻、六点钟到六点一刻，还有十一点半到十二点。我们可以记录下来，这就是他固定的“就座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他也丝毫不会顾及门外恳求的声音以及对于迅速逼近的殃祸的警告。

第九个并不是后屋的家庭成员，不过，她却是我们的室友和食友。贝普有着健康的食欲。她从不剩饭，也从不挑食。任何东西都可以讨她的欢喜，而这恰恰又令我们感到欢喜。欢乐而又好脾气，随和而又热心肠，这些就是她的特质。

1943年8月10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一个新想法：我在餐桌上与自己交谈的频率超过了与别人交谈的。从两

方面看，这样的做法都很有利。首先，他们全都庆幸我不再唧唧呱呱地说个不停；其次，我再也用不着为别人的评价恼羞成怒了。我自认为我的主张并不愚蠢，可别人却偏要这么认为，所以，我还是把这些想法留给自己好了。每当我面对自己无比厌弃的食物时，我就会这样做。我端起面前的盘子，把它想象成非常美味的食物，尽可能不看它，而后风卷残云。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面对这件让人极其不悦的事情，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从床上蹦下来，告诉自己“你很快就又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了”，走到窗口，撒下遮光板，不住地在缝隙旁嗅着，直到我感受到一丝清新的空气，随后清醒过来，床必须尽快理好，这样一来就杜绝了诱惑。你知道母亲管这叫什么吗？叫生活的艺术。这个词语是不是很搞笑？

我们亲爱的、挚爱的西教堂的钟显然被拆卸下来送去了工厂，这一个星期里，时间都过得很混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无法知晓确切的时间。我的心里依旧充满期盼，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些东西，例如锡、铜又或是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取代大家记忆里的那口钟。

无论我在楼上、楼下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每个人都盯着我的脚，赞不绝口。一双难得一见的漂亮鞋子（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在我的脚上大放异彩。那是梅普费尽千辛万苦，花费 27.5 荷兰盾买来的。酒红色，绒面羊皮，还有相当高的粗跟。我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一般，个子也比原先更高了。

昨天，我度过了不幸的一天。我右手的大拇指被一根很粗的针扎了一下。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玛戈特必须替我削土豆（因祸得福），而我就可以笨手笨脚地写东西了。之后，我的脑袋又撞到了柜子门上，差点跌了一跟头。我因为再次制造出过多的噪声而挨了一顿骂，而且不能打开水龙头冲洗我的额头，以至于我的右眼上方现在还顶着一个巨大的包。更糟糕的是我右脚的小脚趾被吸尘器的钩子钩破了。它血流不止，还疼得要命，不过我已经遭遇了其他太多的困境，以至于这点麻烦都不值一提了。真是笨死了，因为这么一来，我便背负上了受了感染的脚趾，抹了药膏，裹着纱布和绷带，没法穿我那双无比荣耀的鞋子了。

杜塞尔第无数次把我们置于险境。梅普竟然给他带来了一本禁书，那是一本批判墨索里尼的书。她在半路上被一辆党卫军的摩托车撞倒了。她情绪

失控地喊道："浑蛋！"然后继续向前走。我甚至不敢想象，万一她被带去警局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的安妮

社区的每日职责：削土豆！

第一个人负责拿报纸，第二个人拿小刀（不用说，顺便会把最好用的那把留给自己），第三个人拿土豆，第四个人打水。

杜塞尔先生打头，他削得不怎么样，可是一削就停不下来，不时左看看、右看看，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都采用了和他一样的方法。他们没有！

"安妮，看好了，偶是酱紫拿刀的，从上往下削！不对，不是酱……是酱！"[1]

"我觉得这样更顺手，杜塞尔先生。"我怯生生地回答。

"可是酱才是最好的办法。里应该采用偶的办法。偶没有强迫里的意思，但是里应该心中有数。"

我们继续削土豆。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我旁边的男人。

他一边陷入沉思，一边摇着头（一定是我的缘故），却一言不发。

我继续削土豆。再来看看我的另一边，那里坐的是父亲；对于父亲来说，削土豆可不是什么杂活儿，反倒是一项精确的工作。每当他阅读的时候，他的后脑勺上就会出现一道深深的皱纹，可是，当他帮忙料理土豆、豆子又或是其他蔬菜时，就好像世事都与他绝缘了似的。他会摆出一张土豆脸，他是绝对不会交付出任何削得不够完美的土豆的。简单地说，只要他摆出这张脸，就绝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我继续做手中的活儿，而后抬头扫了一眼，随即便知道了一切。太太试图吸引杜塞尔的注意力。她率先看了他一眼，可杜塞尔假装没有发现。然后，她挤了挤眼睛，杜塞尔继续做事。接着，她笑了起来，杜塞尔没有抬头。再然后，母亲也笑了起来，杜塞尔却不为所动。太太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又动起

1 此处用于表现杜塞尔的荷兰语带有德语口音，并有时会混用德语词汇。（编者注）

了别的脑筋。她沉默了一会儿，而后说："普帝，你倒是围一块围裙啊！要不然，我明天又得洗你衣服上的污渍了！"

"我不会把身上弄脏的。"

又是一阵沉默，随后："普帝，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呢？"

"我站着挺好的，我喜欢站着！"

静默。

"普帝，小心一点，别溅出来了！"[1]

"知道了，老妈子，我会注意的！"

太太又换了一个话题："普帝啊，英国人现在为什么不轰炸了呢？"

"因为天气太恶劣了，盖尔丽！"

"可是昨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吗？他们也没有飞啊。"

"我们还是别聊这个了。"

"为什么？我们总可以聊一聊，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安静点，老妈子！"

"弗兰克先生随时随地都会回答他妻子的问题。"

先生在竭力控制自己。这是他的软肋，通常会激怒他，而太太却又开口了："这场反攻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先生的脸变得煞白，当太太注意到这一点时，她的脸红了，可她还是继续说道："英国人一点建树都没有！"

这下儿可炸了窝。"你现在给我闭嘴，真是活见了鬼了！"

母亲几乎忍不住要大笑起来，而我只好直直地瞪着前方。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除非他们刚刚大吵过一架，因为遇到那种情况时，先生和太太接下来就都会闭嘴了。

我还得再取些土豆来。我来到阁楼上，彼得正在那里忙着给猫咪除跳蚤。他抬起头，被猫咪钻了空子，扑通……它逃跑了，从敞开的窗户跳到了檐槽里。

---

1 原文为德语。

彼得骂骂咧咧的，我笑着走开了。

后屋里的自由时光

五点半：贝普的到来象征着夜晚自由时光的开启。立刻就要掀起一番混战了。我先同贝普一起上楼，通常，她都会提前享用我们晚餐的饭后甜点。

贝普还没来得及坐下，太太就开始历数自己的愿望了，她很是急迫："哎呀，贝普，我还有一个愿望……"

贝普冲我挤了挤眼睛，对于每一个上楼来的人，太太都是不会放过诉说自己愿望的机会的。这一定就是谁也不愿意上楼来的原因之一。

五点四十五：贝普走了。我爬下两层楼看了看。先是厨房，然后是私人办公室，接着去了煤棚，为莫琪打开老鼠闸。

历经漫漫的检查征途后，我来到了库格勒的办公室。范·丹先生翻看了所有的抽屉和文件夹，寻找当天的信件。彼得取走了仓库钥匙和波什，皮姆把打字机拖到楼上，玛戈特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处理她的办公室事务，太太把烧水壶放到煤气炉上，母亲捧着一锅土豆走下楼梯。每个人都忙着做自己的事。

彼得很快就从仓库回来了。第一个问题是有关面包的，而他把面包忘了。他在办公室前厅的门外，尽可能地蜷成一团，手脚并用地爬进铁皮柜里，抓起面包，转身离开，确切地说，是他想要离开，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莫琪就从他身体上空蹦了过去，一头钻到书桌底下不出来了。

彼得环顾四周，哈，原来猫就在那儿，他又爬进办公室里，抓住猫咪的尾巴。莫琪吹着胡子瞪着眼，彼得叹着气。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莫琪早就逃到了窗户旁，正在舔舐自己的身体，对于能从彼得手里逃脱而感到心满意足。作为用来引诱猫咪的撒手锏，彼得把一小块面包举到它的面前，很有效，莫琪跟随他走了，门关上了。

我透过门缝目睹了全程。范·丹先生很生气，摔上了门。我和玛戈特面面相觑，脑海中出现了相同的念头：他一定又在为了库格勒所做的某件蠢事大动干戈，丝毫没有考虑到边上就是盖赫连锁店。

走廊里又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杜塞尔走了进来，以主人的姿态走到窗户跟前，嗅了嗅……咳嗽，打喷嚏，清清嗓子，是胡椒，看来他不太走运。随后，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办公室前厅。窗帘敞开着，那代表——他不能取走信纸。他满脸愁容地消失了。

我和玛戈特再度面面相觑。“明天又要给他的小宝贝少写一张纸了。”我听见她说。我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们听见楼上还传来了一阵灌铅般的脚步声，那是杜塞尔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寻求安慰。

我们继续工作。嘀嗒，嘀嗒，嘀嗒……响了三声，到时间吃饭啦！

•

1943年8月23日，星期一

当时钟指向八点半[1]

玛戈特和母亲十分紧张。“嘘……父亲，安静点儿，奥托，嘘……皮姆！现在是八点半。快点过来，你不能再用水了。手脚轻一点！”这些嚷嚷声都是冲着浴室里的父亲而来的。他必须在时钟指向八点半之前走进房间。再没有一滴水，再没有卫生间，再不能走动，一切静止。如果办公室里的员工还没到的话，仓库里就愈发能将所有的声音尽收耳底了。

楼上的门会在八点二十的时候打开，紧随而来的是地面上的三记敲打声……安妮的粥。我沿着台阶爬上楼，取走我的食盆。

来到楼下，一切都要快点儿，再快点儿：梳头发、把水壶挪走、把床撤回原位。安静！钟敲响了。太太换了一双鞋，拖着浴鞋在房间里行走，那位……查理·卓别林先生（范·丹先生）也穿着浴鞋，屋里安安静静。

此刻，最为理想的家庭场景达到了高潮。我想要看书或是学习，玛戈特也是，父亲和母亲也一样。父亲坐在床沿上（自然是捧着“狄更斯”和字典），

1 原文为德语。

那张床早就凹陷进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上面连一张像样的床垫都没有。两个靠枕堆叠在一起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我不需要，没有它们也可以！”

一旦沉浸在阅读中，他便不会抬头或是四处张望，他偶尔大笑起来，费尽力气，非要给母亲讲一个故事。

“我现在没有时间！”

他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而后便继续看起书来，过不了多久，如果他又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又会尝试一把：“你真应该看看这个，孩子妈妈！”

母亲坐在钢丝床上看书、缝纫、编织或是学习，忙得不亦乐乎。突然，她的脑子里灵光一闪，赶忙说道：“安妮，你知道吗……玛戈特，快记下来……”

片刻过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玛戈特“啪”的一声把书合上了，父亲的眉头皱成了一道搞笑的圆拱，阅读皱纹再度聚集在他的脸上，他又沉浸在书里了，母亲喋喋不休地与玛戈特交谈起来，我很好奇，跟着一块儿听。她们聊到了皮姆……

九点钟！该吃早饭了！

| 194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每当我给你写信的时候，一定是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不过通常来说，悲哀的事情远远超过了愉快的事情。但是，眼下却出了一桩好事。

9 月 8 日那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正在收听七点钟的广播，而第一则消息便是：“以下要宣布的是进入战事以来的最好消息——意大利投降了。”[1]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八点一刻，奥兰治电台播报：“听众们，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前，正当我刚刚写完今天的每日播报后，便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意大利投降了。我可以告诉您，我还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这么心甘情愿地把稿子丢进废纸篓里！”

电台里播放着《天佑吾王》、美国国歌和俄国的《国际歌》。奥兰治电台

1 原文为英语。

一如既往地振奋人心，却又不会过分乐观。

英军登陆那不勒斯。意大利北部地区被德军占领了。在9月3日那个星期五就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也正是在那一天，英军登陆了意大利。

对于巴多格里奥[1]和意大利国王的背叛，德军在所有的报纸上破口大骂，怒不可遏。

不过，我们依旧面临着麻烦的处境，原因在克莱曼先生身上。你知道的，我们每个人都很爱他，尽管他一直生病，饱受病痛的困扰，不能过度进食和走动，可是他依然积极乐观、异常勇敢。“每当克莱曼走进屋子的时候，这里便阳光普照。”母亲方才还这么说过，而她的话一点也不错。

如今，他又要到医院去接受一场艰难的肠道手术，至少要在那里住上四个星期。你真该看看他是怎么向我们道别的，他就像是要出门买一趟东西似的，那么平淡无奇。

你的安妮

•

| 1943年9月1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吃饭时，谁也不敢开口（除非是要把食物送进嘴里），因为任何话都有可能引起别人的不快或是误解。弗斯盖伊尔先生偶尔来拜访我们。只可惜，他的情况非常糟糕。这令他的家人也过得更加不易，因为他坚信一个观点：我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反正我很快就要死了！只要看看这里的人们是怎么大惊小怪的，我就能想象得出来，弗斯盖伊尔一家如今该是什么样的氛围。

我每天都要吞下缬草药丸以对抗焦虑和抑郁，可是，它终究还是没有办法预防我的情绪日渐低落。开怀大笑一番远比十粒缬草药丸更管用，可是我们几乎都已经忘了该怎么笑了。有时候，我甚至担心自己会因为过于严肃而

1 巴多格利奥（1871—1956年），曾于1943—1944年担任意大利首相、元帅。

变得一脸麻木、嘴角下垂。其他人的情况也不见得比我好，所有人都怀着惊恐的预感仰望着那块名叫冬天的巨石。

另一件让我们提不起精神的事就是仓库管理员范·马尔仑对房子的后屋起了疑心。但凡是一个有点脑子的人，一定都会留意到，梅普有时说自己要去实验室，贝普要去查档案，克莱曼要去欧派克塔存货处，而库格勒则声称后屋并不是这栋房屋的产业，而是邻居家的楼房。

不管范·马尔仑先生怎么看待这桩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要是这个男人不是这么可疑，没有过重的好奇心，可以三言两语打发掉，那就好了。

有一天，库格勒想要格外小心，便在十二点二十的时候穿上外套，去了街拐角的药店。过了不到五分钟，他就回来了，像一个小偷似的悄悄潜上楼，来到我们这里。十二点四十五的时候，他准备离开，却在梯台上遇见了贝普，她特意来警告他，范·马尔仑在办公室里。库格勒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在我们这里待到一点半。随后，他把鞋子拎在手里，蹑手蹑脚地（尽管他的感冒还没好）走到前侧阁楼的门口，一小步一小步地向楼下挪去，过了整整一刻钟，他才找到平衡，避免了一切吱吱嘎嘎的声响，最终从街道一侧进入办公室。

好不容易摆脱了范·马尔仑先生的贝普到我们这里来接库格勒先生，可是库格勒早就走了，这会儿，他还蹑手蹑脚地下楼梯呢。马路上的人看到这位主管在户外穿鞋子时会怎么想呢？哈，真是一个袜子里长草的主管啊！

你的安妮

| 1943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范·丹太太过生日了。除了奶酪票、肉票、面包票之外，我们就只给了她一罐果酱当作礼物。从她的丈夫、杜塞尔和办公室员工那里，她所得到的也只有鲜花或食品。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贝普险些精神崩溃，这就是让她跑太多腿的后果。她每天都要出去买十回东西，回回都被催促着立刻去办，或是还得再去一趟，又或是她弄错了什么东西。想想看吧，她还要完成楼下办公室里的工作，克莱曼病了，梅普感冒在家，贝普自己的脚脖子扭伤了，失恋，家里有一个年届满腹的父亲，你一定想象得到她早就已经手足无措了。我们安慰了她，并且表示，如果她明确说几次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会主动削减购物清单的。

星期六那天，这里上演了一场闹剧，来势汹汹，是至今为止最为凶猛的一次。事情是由范·马尔仑引起的，最后以哭哭啼啼的集体争吵告终。杜塞尔向母亲抱怨说自己受到了排挤，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而他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们的事，并且还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的奉承话，幸好母亲这一次并没有上他的当。她告诉他，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非常失望，并且已经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不快。杜塞尔指天誓日地做出保证，可是，和以往一样，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保证是实现了的。

范·丹一家不会好过的，这一点我已经能预料到了！父亲因为他们的欺骗行径而感到怒不可遏；他们把诸如肉一类的东西藏了起来。噢，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险境到底是什么？要是我能远离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争斗就好了，要是我能离开这里就好了！他们会把我们逼疯的！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克莱曼回来了，这真是幸运极了！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不过他还是兴致勃勃地上街去给范·丹变卖衣物。

范·丹一家的钱用完了，已经一穷二白，这太令人糟心了。他们最后的 100 荷兰盾被遗失在仓库里，这着实让我们烦恼了一阵。100 荷兰盾落入星期一早晨的仓库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一切足以引起人们的疑心。与此同时，那 100 荷兰盾被人偷走了。那个小偷又会是谁呢？

不过，我想说的是资金匮乏的问题。太太不愿意舍弃自己那堆外套、连衣裙和鞋子，先生的西服很难出手，彼得的自行车经过验货后被退了回来，没有人愿意要它。终点依然遥遥无期。太太只能交出她的毛皮大衣。她所期望的由我们维持生计的想法是不会实现的。楼上那些人在经历了一场由此引发的剧烈争吵后，步入了满嘴“哎呀，亲爱的普蒂”和“小宝贝盖尔丽”的和睦期。

最近的一个月里，脏话在这栋高贵的房屋里漫天横飞，让我感到眩晕。父亲成天紧紧咬着嘴唇。每当有人喊他名字的时候，他就会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生怕又要他出面解决什么烦琐的事情。母亲因为过度焦虑，脸上长出了红斑，玛戈特嚷嚷着自己头疼，杜塞尔失眠，太太从早到晚都在抱怨，而我自己已经完全手足无措了。

实话实说，我偶尔也会忘记我们到底是在跟谁吵架以及与哪些人之间的怒火已经平息了。

唯一能够转移注意力的，就是学习，这也正是我常做的事情。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克莱曼先生又没来上班，他的胃并没有放过他。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大出血是不是止住了。当他告诉我们自己不太舒服，需要回家的时候，他第一次表现出了真正的失落。

先生和太太之间又声如洪钟地争吵起来。起因是这样的：他们的钱花光了。她想要卖掉先生的一身套装和一件冬款外套，可是却找不到买家——他的要价太高了。

前些天，克莱曼提到了一位相熟的毛皮加工商。这么一来，先生又动了念头，想要卖掉太太的毛皮大衣。那是一件兔子毛皮制成的大衣，已经伴随了她十七年。太太把它卖了 325 荷兰盾，这可是一大笔钱。太太想要把钱留

到战争结束以后，用来添置新衣，而先生费尽口舌才得以向她解释清楚，他们急需这笔钱来维持日常开销。

你一定无法想象那引发了怎样的尖叫、呼喊、捶胸顿足和恶语相向。那个场面可怕极了。我们一家站在楼梯底端，屏住呼吸，做好了随时冲上去劝架的准备。谩骂、哭喊和焦灼的气氛一触即发，惊心动魄，以至于我当晚是哭泣着栽倒在床上的，我感激上苍给了我半小时的独处时间。

除了食欲不振之外，我过得很好。我不断地听见别人对我说："你的脸色可真差啊！"我不得不说，为了保障我的健康状况，他们简直绞尽了脑汁。我们必须弄到葡萄糖、鱼肝油、酵母片和钙片才行。我担心我的神经早就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每到星期日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自己有多么愁眉苦脸。每到那时，家里的氛围就会变得尤其压抑、萎靡、沉重，我们听见外面传来小鸟的歌唱，而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这里的一切，这份沉重紧紧地抓住我，就像要把我带入深邃的阴间一般。我时而也会对父亲、母亲和玛戈特漠不关心，我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沿着楼梯下去又上来，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雀鸟——我被狠狠地扯开翅膀，全力在黑暗中挥舞，在狭小的鸟笼里一头撞上笼条。"到外面去，去寻求新鲜的空气，放声大笑！"我的内心在呼喊。我甚至都懒得回答了，径直走到长沙发椅旁躺下身睡了过去，只为了减少时间、寂静以及无处不在的恐惧，因为它们是不会消亡的。

你的安妮

•

1943年10月30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母亲极度紧张，对我来说，这样的情况总是很危险的。父亲和母亲从不责骂玛戈特，而是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我，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玛戈特看的那本书里有一些精美的插图；她站起身来，把书放到一旁，准备一会儿再继续看。我正好闲得无聊，拿起那本书来，细细观赏那些绘画。玛戈特回来，发现"她的"书在我的手里，眉头一皱，气呼呼地把

书要了回去。

我还想再继续看一会儿。玛戈特越来越生气了，母亲也卷入进来，她说："那本书是玛戈特在看的，所以你应该还给她。"父亲走进房间，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事情，只是看到玛戈特受了委屈，便冲我大发雷霆："我倒是很想看看，如果是玛戈特翻看了你的书，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立即屈服了，放下书，按他们所说，"恼羞成怒"地离开了房间。我既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生气，不过，我确实很伤心。

父亲连争论的焦点都不知道就下结论是不对的。要不是父亲和母亲掺和进来的话，我早就主动把书还给玛戈特了。更何况他们就像是见到了世界上最不公正的事情一般，立刻对玛戈特严加保护。

母亲对玛戈特的袒护是不言而喻的，她们两个永远都互相袒护。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对母亲的责骂和玛戈特的小姐脾气早就无动于衷了。我之所以爱她们，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她们是母亲和玛戈特，抛开这个原因不提的话，她们早就可以见鬼去了。至于父亲嘛，那可就不一样了。只要他偏爱玛戈特多一点，夸奖、宠溺玛戈特，即便玛戈特的行为举止更加得体，可我的内心还是像被针扎了一样，因为我太喜欢父亲了，他是我的光辉榜样，我还从来没有像爱父亲那样爱过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呢。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对待玛戈特的态度有别于对待我的态度：玛戈特是最聪明、最可爱、最漂亮、最最好的。可是，我也可以有一丝被严肃对待的权利吧。一直以来，我都是全家人的小丑兼捣蛋鬼，对于所有不得体的行为，都得受上双倍的惩罚：一方面是挨的那顿骂，另一方面是我内心的绝望。如今，我不再满足于这份流于表面的宠爱，也同样不满足于所谓的严肃谈话。我对父亲的期待是他无法给予的。我此刻并不嫉妒玛戈特，也从来没有嫉妒过她，我并不贪图她的聪慧与美貌，我只是期望感受父亲真正的爱而已，这不仅仅是作为他的孩子所能得到的爱，更是作为安妮这个独立的个体所能得到的。

我如此这般依赖父亲，是因为我对母亲的蔑视日益加剧，而他是留存在我与这个家庭之间最后的一丝纽带。父亲无法理解我需要在母亲这个问题上倾诉衷肠的渴求。他不愿意讨论，也逃避着所有与母亲所犯的错误相关的

话题。

然而，母亲连同她所有的缺点仍旧是我内心中最沉重的部分。我束手无策，我无法把她的粗枝大叶、尖酸刻薄、冷酷无情摊到她的面前，也无法将所有责任都归咎到我自己身上。

我与她恰好相反，对所有事情都力求精准，这自然而然会导致碰撞。在此，我不对母亲的性格做评判，因为这并不是我应该做的。我只评述她身为母亲的这重身份。对我来说，母亲算不上一位称职的母亲。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当母亲。我把自己从他们之中分离了出来，我独自掌握方向，今后，我就会知道自己将成为什么模样了。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了一个光辉的形象，知道应当怎样成为一个母亲和女人，可我却没有在她的身上看到任何相似之处，以至于我没法把她视为一位母亲。

我一次又一次地下定决心，不受母亲错误表率的影响，我只想看到她好的那一面，至于在她身上所缺失的，我会从我自己身上寻回来。可是，我做不到，何况最糟糕的就是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缺席了我的生活，而我恰恰会因此对他们做出评判。世界上有人可以完完全全地满足自己孩子的所有需求吗？

有时候，我相信上帝想要考验我，不仅是现在，还有以后。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变好，没有榜样，无人探讨，这样，我日后就会成为最强者了。

今后，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谁会读这些信呢？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谁会来安慰我呢？事实上，我常常需要安慰，很多时候，我都不够坚强，相比已经实现的目标，我的不足更多。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我也会继续尝试，每天都努力提高自己。

我所受到的待遇跌宕起伏。前一天，“安妮还是如此睿智，任何事情都可以告诉她”；后一天，我就又被说成是一个愚蠢的小崽子，什么都不懂，还以为自己从书本里获取了渊博的知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也不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做什么事都得被人嘲笑。我有属于我自己的理想、主意和计划，只是还没法用语言将它们表述出来而已。

哎呀，我的内心波澜起伏，不仅是在独自一人的夜晚，还有不得不忍受他人的白天，那些人要么令我感到忍无可忍，要么总是曲解我的意图。因此，

我最终总是回归到我的日记本里，这里既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终点，因为姬蒂总是那么耐心。我可以向她做出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坚持下去，走自己的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只是，我现在就很想看到结果，又或是受到爱我的人所给予我的鼓励。

不要谴责我，你就把我看作一个偶尔会水满则溢的人吧！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并且促进我们的个人发展，父亲向莱顿远程教育机构申请了一套教学大纲。玛戈特把这本厚厚的册子翻阅了足足三遍，也没有找到任何符合她的品位及追求的东西。父亲更容易满足，他打算给那个机构写信，申请一堂“基础拉丁语”的试听课程。他说到做到，课程寄来了，玛戈特满腔热情地投入课程之中，无论多贵，课程都被接受了。尽管我一直很想学拉丁语，可是在我看来，它实在太难了。

为了让我也能开始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父亲管克莱曼要了一本儿童版《圣经》，这下，我终于可以了解一些有关《新约》的内容了。

“你打算在光明节的时候送给安妮一本《圣经》？”玛戈特略为不安地问道。

“是啊……呃，我觉得圣尼古拉斯节的场合更加合适。”父亲回答说。

毕竟耶稣和光明节不太相称。

因为吸尘器坏了，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得用一把破旧的板刷把地毯刷一遍。关窗、开灯、开火炉，然后用刷子刷遍地面。早在第一回刷地时，我就想：这一定会出问题的。这肯定会招来抱怨。我猜想得没错，一团团尘土在房间里飞扬，惹得母亲头疼；玛戈特崭新的拉丁语字典上覆盖了一层灰；皮姆居然还嘟囔说地面没有丝毫的变化。人们管这叫作“吃力不讨好”。

最新的后屋约定中规定了每逢星期日，火炉照常启用，只是时间从早晨五点半推迟到了七点半。我觉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要是让邻居看见我们

的烟囱里冒着烟，他们会怎么想呢？

窗帘的问题也如出一辙。从避难之初开始，它们就一直被固定得严严实实的。偶尔，某位先生或者女士也会心血来潮，非要看看外面的世界，结果是——被骂得狗血淋头。答复是："反正没人会看见。"每每的粗心大意都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没人会看见，没人会听见，没人会留意。说得轻巧，事情真的与事实相符吗？此时此刻，争吵的风暴又平息了下来，只有杜塞尔还在与范·丹一家吵个不停。每当他提到太太的时候，我们所听见的都是"愚蠢的奶牛"或者"那头老牛犊"。而太太也以称呼这个一贯正确、博学多才的人为"老少女""永远一触即怒的老处女"等等作为回敬。

真是乌鸦笑猪黑！

你的安娜

1943年11月8日，星期一夜晚

亲爱的姬蒂：

如果你一口气读完我写的这些信的话，你一定会惊异于我落笔时的心情怎么能有那么多变化。我的心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后屋氛围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感到非常厌恶。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大家都一样。如果某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在推荐给别人之前，我必须先彻彻底底地理清自己的思绪才行，要不然，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此时此刻，正如你所留意到的那样，我正在经历一段低潮期。我实在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过我相信这是我怯懦的个性所导致的，它与我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今天晚上，贝普还没走，外面传来了持久、猛烈、刺耳的门铃声。一瞬间，我脸色惨白，感到腹痛、心悸，而这一切全都是由恐惧所引发的。

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独自一人被关在囚笼里，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有时候，我梦到自己在街巷上游荡，或是我们的后屋着火了，又或是他们半夜来把我们抓走了，于是，我绝望地钻到床底下。我以旁观者

的角度目睹着这一切，就好像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之后，我的内心又有了另一重感受：这一切或许立刻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梅普常说她很妒忌我们能待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很宁静。她说的或许没错，可是她一定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恐惧。

我完全无法想象我们的世界终有一天会恢复正常。我也会说起“等战争结束之后”这样的话，可是那就像在谈论空中楼阁，谈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一样。

我看见后屋里的我们八个人，觉得我们就像是一小片湛蓝的天空，被黑压压的乌云所笼罩。我们所在的地方与周围一分为二，至今为止，这个小圈圈还是安全的，可是乌云正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那个将我们与步步紧逼的危险隔离开来的圆圈越缩越小。如今，我们已经被危险和黑暗所包围，在可以寻找到绝望的救赎之中乱作一团。我们一同望着脚下，那里的人们相互争斗；我们一同抬头张望，那里宁静而又美好；与此同时，我们被乌压压的黑暗隔离着，既不能上，也不能下，它们阻挡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想要把我们压垮，却暂时还未能得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喊、祈求：“哦，圆圈啊圆圈，变大一点，向我们张开怀抱吧！”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

我刚刚为这个章节冠上了一个很好的题目：

钢笔颂

“悼文”

一直以来，我的钢笔都是我所珍爱的物品。我极度珍惜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笔尖粗粗的，我只有用粗笔尖才能写出整洁的字迹来。我的钢笔度过了极为漫长而有趣的一生，我将对此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在我九岁那年，我的钢笔被装裹着（用棉花环绕），作为“免费货样”从遥远的亚琛来到这里。那个地方住着善良的赠予者——我的外婆。

我得了流感，躺在床上，二月的寒风在房屋四周盘旋，发出凄厉的呼啸声。这支光辉灿烂的钢笔躺在一个红色的皮匣子里，在它刚刚到达的第一天，我就立刻向我所有的朋友们展示了它。

我，安妮·弗兰克，骄傲地拥有了一支钢笔。

十岁那年，我终于可以把笔带去学校了，而老师也破天荒地允许我用它写字。然而，十一岁那年，我的宝贝不得不被存放起来，因为教六年级的老师只准许我们使用学生专用笔和墨水一类的文具。十二岁时，我转学去了犹太中学。为了给予钢笔更高的荣誉，我给它配了一个新匣子，它的旁边还能再放一支铅笔，而且匣子还有拉链，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在我十三岁的时候，钢笔跟我一同来到后屋里，与我一起在无数日记本里和文字之间遨游。等我到了十四岁，钢笔与我一起度过了它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如今……

星期五下午五点多钟，我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打算在桌子跟前坐下，写一些东西。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被人用力地推了一把，因为我需要挪出一些地方来，让给玛戈特和父亲用来练习拉丁语。钢笔摆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它的主人一边叹气，一边庆幸自己还占有桌子的一个小角落，动手揉起了豆子。我说的“揉豆子”就是把发了霉的红竹豆清理得漂漂亮亮的。

五点四十五分，我动手扫地，并且把垃圾和坏了的豆子一同倒在一张报纸上，丢进了火炉。一簇熊熊的火焰蹿了出来，我觉得它美极了。这么一来，原本奄奄一息的火炉就燃烧起来了。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拉丁家族”已经卷铺盖走人了，我坐在桌子跟前，打算着手写作，可是无论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钢笔的踪影。我重新找了一遍，玛戈特也找，母亲也找，父亲也找，杜塞尔也找，可是那家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许它在火炉里，跟豆子一起掉进去了！”玛戈特提出。

“哎呀，不会的！”我回答说。

---

1 在避难期间，安妮共使用过多个日记本。（编者注）

然而，到了晚上，我的钢笔还是迟迟不肯露面，我们所有人都相信，它被烧毁了，这就难怪赛璐珞[1]会燃烧得这么旺盛了。事实上，这个令人悲痛的猜测已经在第二天上午得到了证实。父亲在清理火炉时，在一堆灰烬中找到了用来夹钢笔的小夹片。金灿灿的笔已经不复存在。“一定是烧焦后粘在某块石头上了。”父亲认为。

尽管它还尸骨未寒，却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丝安慰：我的钢笔是被火化的，我多么希望我以后也能跟它一样啊！

你的安妮

•

| 194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这里发生了举家震惊的事件——贝普一家患上了白喉[2]，为此，她连续六个星期都不能与我们接触。抛开了无生趣不提，无论是吃饭还是购物，全都成了大问题。

克莱曼依旧躺在病床上，整整三个星期，除了牛奶和稀粥，再没有进过食。库格勒忙得焦头烂额。

玛戈特所寄出的拉丁语课程作业由一位老师批改后又寄了回来。玛戈特用的是贝普的名字，而那位老师也非常友善、诙谐。他一定很高兴自己能拥有这么聪明的学生吧。

杜塞尔变得蛮不讲理，我们谁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一开始，他只是一到楼上就把嘴闭得紧紧的，无论见到范·丹先生还是范·丹太太，都闭口不言。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惊奇。在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之后，母亲找了一个机会提醒他留心太太，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引发她更多的不愉快。杜塞尔说是范·丹先生先开始沉默的，而他也丝毫没有想要打破沉默的意图。要知道，昨天是 11 月 16 日，是他来到后屋一整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母

1　赛璐珞，商业上最早生产的合成塑料。

2　白喉是由白喉杆菌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编者注）

亲收到了一盆鲜花，可是范·丹太太提前几个星期就多次暗示这个日期，按捺不住要杜塞尔请客的心情，最终她却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他原本应当借这个机会首次表达对无私接纳他的感激，可事实上，他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当我在16日那天上午询问他，我是否应当向他表示祝贺又或是同情的时候，他回答说一切照单全收。想要充当和事佬一角的母亲没能取得任何进展，情况最终也没有任何好转。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塞尔的脑子里缺了一根筋。我们常常悄悄地取笑他没有脑子、没有想法、没有判断，一次又一次地偷笑他把刚刚听来的消息做出完全错误的转述，还把所有东西都混为一谈。除此之外，每每遇到责备和归罪时，他总能做出华丽的保证，可事实上，却一次都没有兑现过。

"言语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1]

你的安妮

•

| 1943年11月27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昨晚入睡前，汉妮莉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看见她站在我面前，身上裹着破衣烂衫，面庞颓废而清瘦。她的眼睛很大，悲伤而又嗔怪地看着我，我可以从她的眼神中读懂她的心思："哦，安妮，你为什么抛弃我？救命啊，哦，救救我吧，把我从这个地狱里解救出去！"

可我帮不了她，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受苦、死去。因此，我只能交叠双手傻坐着，无助地祈求上帝把她送回到我们身边。我明白为什么我见到的偏偏是汉妮莉，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对她做出了错误的评判，那时的我还太小，无法理解她的难处。她和她朋友的感情很好，看起来，似乎是我

1 原文为德语。

想把她从朋友身边夺走。这个可怜人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我很清楚，我对那种感受太了解了！偶尔，我会在一刹那看见她生命中的点滴，而后又自顾自地沉浸在我的满足和困难之中。

我对待她的方式很不堪，如今，她用惨白的面庞和乞求的眼睛看着我，哦，她是多么无助啊。我要是能帮到她就好了！哦，上帝，我在这里过着应有尽有的生活，而她却遭受着艰苦命运的束缚。她的虔诚丝毫不亚于我，她也期盼美好，为什么生机偏偏留给了我，而她或许只能面对死亡呢？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们非得相隔这么远？

实事求是地说，我已经好几个月，乃至一年的时间没有想起过她了。我没有完全忘记她，可是她出现在我面前，我才想起她所遭受的痛苦。

哎呀，汉妮莉，如果你能活到战争结束，回到我们身边的话，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接纳你，并且对之前给你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

然而，等到我有能力帮助她的时候，她就不再像现在这么迫切地需要我的帮助了。她还会想起我来吗？她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慈爱的上帝啊，给予她力量，至少不要让她孤身一人。哦，请你告诉她，我怀揣着爱与怜悯想念她，这或许能够增强她的信念。

我不能继续想下去了，要不然，我会不可自拔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她的大眼睛紧紧地锁住我。汉妮莉的内心到底有过信仰吗？她的信仰真的不仅仅是外界强加给她的吗？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从来不屑于问她。

汉妮莉啊汉妮莉，我要是能把你从眼前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就好了，我要是能与你分享我所拥有的一切就好了。太晚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了，再也没法修复我所犯下的错误。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只会一辈子为她祈祷！

你的安妮

| 1943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当圣尼古拉斯节的日期逐渐临近时，我们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去

每那个精心装点的筐子。我更是为今年略过这一切而感到懊恼，久久不能释怀，直到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一些好笑的事情。我请教了皮姆的意见。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动手为全体八个人写了一首小诗。

星期日晚上八点十五分，我们来到楼上。我们之间横着一个巨大的衣筐，筐子经由粉色或蓝色的复写纸做成的蝴蝶结和小饰品装点了一番。筐子上盖着一张巨大的咖啡色包装纸，包装纸的上面摆着一张字条。对于这个惊喜，楼上的每一个人都显露出了些许惊讶。我拿起包装纸上的字条，念了起来：

序言

圣尼古拉斯节从不缺席，
就算后屋也不会忘记。
可惜啊，我们不能循例去年，
大肆庆祝，欢乐四溢。
那时的我们充满期待，
坚信乐观的人儿必定获得胜利。
我们笃定今年能重获自由，
重逢圣尼古拉斯时满心欢喜。
我们终究不想错过这个庆典，
然而两手空空没有薄礼。
我们只能略尽招数，
大家瞧瞧鞋子把头低！

当所有的主人从筐子里取出自己的鞋子时，随之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笑声。每只鞋子里都装了一个用彩纸包裹的小礼盒，上面标注了鞋子主人的名字。

你的安妮

1943年12月22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一场肆虐的流感使得我没能早一点给你写信。在这种地方生病简直太悲惨了，每当我要咳嗽的时候，我就“哧溜”一下钻到被子底下，努力压低嗓门，直到恢复平静。通常，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痒痒怎么也不肯退去，因此我急需牛奶加蜂蜜、糖又或是止咳药片。

一想到他们让我经历的治疗过程，我就感到头晕眼花。出汗、热蒸、湿毛巾、干毛巾、热饮、漱口、平躺不动、加热垫、热水袋、柠檬热饮，除此之外，每两小时测一次体温。这样的做法，我的身体怎么可能好起来呢？

在我看来，最糟糕的莫过于杜塞尔先生过家家一般地当起了医生，把油腻腻的脑袋贴在我赤裸的胸脯上，测听里面的声音。不仅是他的头发让我痒痒得厉害，更糟糕的是，尽管他早在三十年前进行过专业学习并且获得了医生的头衔，可我还是感到羞耻。贴着我的心脏对这家伙来说能有什么用处？他又不是我心爱的人！况且，无论那里面健康与否，他都听不出来。他的耳朵越来越背，需要先好好掏一掏才行。有关生病的事情，说得够多的了。现在的我又体壮如牛了，长高了一厘米，重了两磅，面色苍白，对于学习如饥似渴。

唯一的特例[1]（再找不到比它更恰当的词了）就是这里的关系很融洽，没有人吵架，不过这样的光景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我们足足有半年没有体会过这么和睦的家庭氛围了。

贝普依然与我们隔离，不过用不了多久，贝普的妹妹就可以对芽孢杆菌免疫了。

因为圣诞节的到来，我们会得到额外的油、糖果和糖浆。光明节时，杜塞尔先生送给范·丹太太和母亲一个蛋糕作为礼物。那是梅普受杜塞尔的请求烤制的。抛开繁重的工作不提，梅普还得做这样的事！玛戈特和我得到了

1 原文为德语。

一枚胸针，那是由一枚分币制成的，闪闪发亮。总而言之，没什么好解释的。反正就是光彩夺目。

我也为梅普和贝普准备了圣诞节的礼物。整整一个月以来，我喝粥时都省吃俭用，把糖存放起来。克莱曼因为圣诞节让人制作了软糖。

天气阴沉沉的，火炉臭烘烘的，食物进入每一个人的肠胃里，沉甸甸的，引得四面八方都是轰隆隆的声响。

战争暂时消停，氛围糟糕透顶。

你的安妮

1943年12月24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我已经多次向你诉说，我们所有人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氛围的影响。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所受的困扰更是严重加剧了。“在世界之巅，或在绝望之渊”[1]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每当我想到与其他的犹太孩子相比较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安逸时，我就会感到“在世界之巅”；而每当克莱曼太太来过这里，说起尤比的曲棍球俱乐部、戏剧表演和与朋友一起饮茶时，“在绝望之渊”便会笼上我的心头。

我并不觉得自己嫉妒尤比，可是我的心中的的确确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渴望，想要痛痛快快地欢闹一把，哈哈大笑到直不起腰来。更何况眼下到了冬天，随着圣诞节和新年假期的临近，在喜庆的氛围中，我们就像被驱逐的人一般待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不应该写下这样的话语，因为这会让我表现得很忘恩负义，可是我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憋在心里，因此只能把最初的旧话重提一遍：“纸是有耐心的。”

每当有人刚刚从外面进来，衣服上带着风，脸上写着寒冷时，我就很想把脑袋埋进被子里，免得在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获准呼吸新鲜空气

1 原文为德语，节选自歌德作品《艾格蒙特》。

呢？”由于我不能把脑袋埋进被子里躲起来，反而必须挺直腰板，摆出勇敢的姿态，因此这些想法还是会冒出来，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无数次。

相信我吧，如果你被禁闭了一年半这么久的话，你有时也会觉得忍受不了的。抛开所有的公正与感恩不谈，感觉是不会任凭摆布的。骑自行车、跳舞、打情骂俏、见识这个世界、感受青春、感知属于自己的自由，这些都是我所热切期盼的，可是我不能有任何表露，要知道，万一我们八个人全都自怨自艾，摆出一副怨天尤人的面孔的话，那该何去何从呢？

我偶尔也会暗自在心里想：会有人理解我吗？会有人透过这层忘恩负义，透过犹太又或非犹太的身份，只关注我内心那个极度渴望蓬勃快乐的少女吗？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与人交流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哭的。哭能让人感到释然，只需找到一个愿意听你哭泣的人。抛开一切不谈，抛开理论和困难，我每一天、每个小时都在渴求一位理解我的母亲。也正是因为这样，无论我做什么、写什么，我都会考虑到今后要在我的孩子面前成为一位我心目中的妈咪。这位妈咪不会把他人随口说说的话当回事，却会把我内心的真实当回事。我意识到，我不知道怎样描述，可是“妈咪”这个词已经说明了一切。猜猜我有什么新发现！那就是用“妈咪”一类的称谓称呼母亲。我常常管她叫“老妈”，并由此简化成了“妈”。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不完全的“妈咪”，而我是多么希望加上一个“咪”字表达心中的敬意啊。幸好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的话，这会让她感到黯然神伤的。

说得够多的了。写着写着，我的“在绝望之渊”也消退了不少！

你的安妮

这些天里，看在圣诞节还有一天就要到来的分上，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皮姆，想到他去年对我说过的话。

去年，我还无法像今时今日一样理解他言语之中的意思。要是他再次提起这些话，或许我就可以向他证明，我终于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了！

我相信，皮姆之所以会说出那些话来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因此也需要适当的宣泄；毕竟，除此之外，皮姆从来不会谈起自己，

而且我相信就连玛戈特也猜摩不出皮姆究竟经历了什么。

可怜的皮姆啊，他是骗不了我的，他忘不掉她。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变得宽容了，因为就连他也看出了母亲的过错。我希望我可以不用经历这些，就能变得更加像他！

安妮

•

| 1943年12月27日，星期一

星期五晚上，我生平第一次收到圣诞礼物。姑娘们、克莱曼和库格勒又准备了一份十足的惊喜。梅普烤了一个可口的圣诞蛋糕，蛋糕上写着“和平1944”。贝普带来的一磅黄油曲奇堪称战前水准。

彼得、玛戈特和我得到了一瓶酸奶，大人们则每人得到了一瓶啤酒。所有东西都经过了精美的包装，礼盒上还贴着有趣的图片。此外，我们的圣诞假日很快就过去了。

安妮

•

| 1943年12月29日，星期三

昨天晚上，我又觉得十分伤心。外婆和汉妮莉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外婆，哦，亲爱的外婆，我们对于她所遭受的苦难只有粗浅的理解，她对我们一向都充满慈爱，她是多么关心一切与我们相关的事物啊！除此之外，她还小心翼翼地保守了那个可怕的秘密——外婆病得很重——把它深深地藏在心底。

外婆是多么全心奉献，多么好啊，我们谁也不会弃她不顾的。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曾经的我多么淘气，外婆都会原谅我。外婆，你爱过我吗？又或是你也从没理解过我？我没有答案。

外婆该是多么孤独啊，尽管有我们，可孤独还是挥之不去。就算被许多

人爱着，人还是会觉得孤独，因为无论在谁的心里，你都不是“最爱”的那一个。

那么汉妮莉呢？她还活着吗？她在做什么？哦，上帝啊，保护她，把她送回到我们身边来吧。汉妮莉，我仿佛在你的身上看见了原本或许会降临在我身上的命运，我禁不住设身处地地思考你的境遇。

为什么我常会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感到伤心呢？除非想到她和与她同病相怜的人，其他时间的我难道不应该感到高兴、满足和幸福吗？我真是既自私又怯懦。

为什么我总是梦见并且想到最糟糕的事情呢？我会出于惊恐而高声尖叫吗？毕竟，抛开一切不提，我对上帝不够虔诚。他给予了我那么多，远远超过了我所应得的，可我还是每天都会犯下那么多错误！

人类可以在想到自己同胞的时候哭泣，事实上，人类可以成天哭泣。人类只能祈祷，求上帝创造奇迹，留下他们中的极少数。我希望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足够充分！

安妮

•

| 1943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在经历了近期几次激烈的争吵过后，这里的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们之间如此，杜塞尔如此，楼上如此，就连先生和太太之间也是如此。可是眼下，空中又聚集起了一大片风暴来临前的乌云，事情的起因在于食物。太太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每天早晨少做几个烤土豆，把它们存放起来比较好。母亲和杜塞尔，包括我们在内，全都不同意，于是，我们把土豆也分了家。可是，眼下的油脂分配很不公平，母亲不得不再度出手干预。但凡这件事能以一个略为有趣的方式结尾，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我们逐步分隔开了：肉类（他们有油脂，我们没有油脂）；他们有汤，我们没有汤；土豆（他们是水煮前削了皮的，我们是煮熟后扒了皮的）；杂费；采购增多，现在

还加上了烤土豆。

我们还不如现在就彻底分家了呢！

你的安妮

附言：贝普专门为我定制了一张印有所有王室成员的明信片。那上面的朱莉安娜看着十分年轻，女王也是。另外三个小女孩都很讨人喜欢。我觉得贝普对我好极了。你不这么觉得吗？

•

1944年1月2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今天上午，趁着无事可做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我的日记本，三番五次地读到言辞激烈地讨论“母亲”这个话题的书信，以至于连我自己都震惊了。我不由得问自己：“安妮，满口仇恨的那个人是你吗？哦，安妮，你怎么能那样做呢？”

我双手捧着摊开的本子，思索着我的内心怎么会充满愤怒，甚至满心都是仇恨，以至于我只能把一切交托到你的手中。我试图了解并原谅一年前的那个安妮，因为我的良心感到不安。我不能让曾经的安妮身陷这样的责难之中，时过境迁之后也不向她说明缘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忍受着痛苦，那种感觉就像是（形象地描述）把我的脑袋摁在水里，我极为主观地阐述所有事物，甚至没有试图平心静气地思考对方所说的话，也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对方被我的火暴脾气触怒或者刺伤后的心情。

我把自己藏了起来，目光只局限在自己身上，把我所有的喜悦、嘲讽和伤心都一字不落地书写在我的日记本里。这本日记本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因为它俨然成为一本回忆录，然而，其中的许多页都已经可以被标上“过去”了……

对于母亲，我一度感到怒不可遏（现在依旧常常如此）。她不理解我，这是事实，可是我也不理解她。因为爱我，她变得温和而柔情；可是，是我害得

她落入许多痛苦的境地，而她也因为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悲惨的境遇而变得焦虑而又急躁，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总是对我没好气了。

我把这些看得太严重了，因此受到触怒，在她面前蛮不讲理、劣迹斑斑，这样的行为又转而使得她很伤心。事实上，这形成了痛苦与伤心之间的循环往复。无论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一方来说，这都是不愉快的，可是这些都会过去。我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对自己充满同情，也同样容易理解。

过于激烈的言辞只不过是怒火的宣泄。要是换作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我会躲进一个房间里，锁上门，狠狠地跺上几脚，又或是在母亲的背后大肆地骂几句脏话。

我依仗眼泪谴责母亲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变得更加明智，而母亲的神经也没那么紧张了。通常，我都能在懊恼的时候管住自己的嘴巴，而她也一样，因此，情况在表面上有了显著的好转。毕竟，想让我像普通孩子一般挚爱自己的母亲，我可做不到。

把脏话写在纸上总比让母亲记在心里来得好——我用这样的想法慰藉着自己的良心。

你的安妮

•

| 1944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要向你坦白两件事情，它们会占用很多时间，可是我必须找人倾诉，你到底还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很确信，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永远都会保持沉默。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母亲的。你知道的，我对母亲有很多不满，不过我还是费了很多力气善待她。突然，她的问题一清二楚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母亲曾经亲口对我们说过，她不仅仅把我们看作女儿，更是把我们当成朋友。这当然很好，可是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取代母亲特有的地位。我需要母亲为我树立榜样，值得我敬重。在大多数方面，我的母亲的确为我树立了榜样，但

是她所树立的榜样恰恰教会了我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我觉得玛戈特与我的看法很不一样，也永远不会理解我刚刚对你说过的话。而父亲则回避一切涉及母亲的谈话。

在我的眼中，母亲首先应当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女人，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面前更应如此，而不是像老妈那样，明知道我因为疼痛之外的原因哭泣时，还对我大加嘲讽。

这听起来或许很愚蠢，不过有一件事是我永远无法原谅她的。有一天，我去看牙医。母亲和玛戈特决定跟我一起去，也同意让我推自行车。当我们在牙医那里就完诊，走出门口时，玛戈特和母亲兴致勃勃地说她们要到市中心去逛逛或是买些东西，具体的情况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当然也想和她们一起去，可是她们不许我去，就因为我推着自行车。我很生气，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而玛戈特和母亲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么一来，我愈发怒不可遏，顾不得还在马路上，就冲她们吐起了舌头。恰好有一个小个子的女人从旁边路过，露出了惊恐万分的表情。我骑上自行车回家了，绝对还哭了很长时间。说来也怪，在母亲对我造成的不计其数的伤害之中，偏偏这件事，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当时是多么生气时，依然感到隐隐作痛。

至于第二件事情，我要费一番功夫才说得出口，因为这件事是关于我自己的。我不是一个假正经的人，姬蒂。可是由于他们十分稀松平常地谈论自己在卫生间里的一举一动，因此我还是感到想要用我的全身上下进行抗议。

昨天，我读到了一篇西丝·海斯特[1]所写的有关脸红的文章。她的文章就像是专门为我所写的一样。尽管我并不会轻易脸红，可是文章中的其余内容对我都很适用。她大概是这样写的：青春期的女孩内心变得平静，开始思考发生在自己体内的奇妙变化。我也不例外，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好意思面对玛戈特、母亲和父亲。相反，尽管玛戈特天性比我害羞得多，可是她却丝毫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十分不可思议，这不仅仅包括从外表可见的变化，更有内在所发生的变化。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其他人探讨过自己又

1 西丝·海斯特，荷兰作家，著有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或是所有这些事情，因此我只能跟我自己探讨。每当我来月经的时候（至今为止只有过三次），我就会有一种感觉：除了疼痛、麻烦和污秽之外，我还能体会到一种隐秘的甜蜜之感。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我受尽了困扰，可从某种程度来说，每当体会那个秘密的时刻来临时，我总是感到非常高兴。除此之外，西丝还写到，身处这一时期的年轻女孩们对自己存有不确定，会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有想法、有思考、有习惯的人。作为一个不到十三岁就来到这里的人，我较早就开始自我反省，懂得自己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感受到极度的渴求，想要抚摩我的胸部，想要听听我的心跳是多么平静和确信。

下意识里，我早在来到这里，以前就体会过这样的感觉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某天晚上在夏可家过夜时，我克制不住自己，对她的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一直以来，她在我面前都是遮遮掩掩的，以至于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身体。我提出和她抚摩彼此的胸部，以此证明我们之间的友谊。夏可拒绝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心中燃起了迫切的渴求，想要亲吻夏可，而我也的确那样做了。每当我看见赤裸的女性身体时，比方说斯普林格艺术史里的维纳斯，我就会心荡神驰。有时候，我觉得眼前的东西美得不可思议，却只能把这种感觉埋在心里，以至于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滚落下来。

我要是有朋友就好了！

•

| 1944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我想要与人交谈的渴望变得愈发迫切，以至于我的脑子里不知怎么地出现了一个念头，那就是选择彼得为我的谈话对象。我偶尔也趁白天上楼的时候去过彼得的房间，每一次都过得很快乐。不过，由于彼得是一个太过随和的人，即便是讨人嫌的人，他也从来不会把他们轰出门去，因此我从来都不敢久留，唯恐他觉得我很讨人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待在他的房间里，多跟他聊会儿天。昨天晚上，这个机会出现了。彼得突然间疯狂地喜欢上了填字游戏，除了这个之外，他什么也不干。我去给他

帮忙，很快，我们就面对面地坐在他的桌子跟前了。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长沙发椅上。

当我望着他深蓝色的眼睛时，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拜访，我能看出他是多么羞涩。

我能读懂他内心的所有想法，也从他写满无助的脸上看出他对该保持怎样的行为举止的迟疑，同时还有他那逐渐觉醒的男子气概。我洞穿了他害羞的本性，内心立刻变得无比柔软。我很想对他说：跟我说说你自己吧，看看周围这些要了命的大嘴巴吧。不过，我终究意识到，这些话想想容易，说出口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一晚过去了，除去我把脸红的事情告诉了他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然，我并没有把我写的东西告诉他，而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夜晚，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我可以哭，但是不能让任何人听见。一想到我要乞求彼得的恩惠，我就觉得反感。人们费尽千辛，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向往，这一点，在我的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因为我打算更加频繁地去彼得那里坐坐，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令他开口讲话。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爱上彼得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假设范·丹家的孩子不是男孩，而是一个女儿的话，我也同样会努力与她建立友谊的。

今天早晨，我在七点差五分左右的时候醒来，一清二楚地记得自己梦见了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我的对面坐着彼得……彼得·希夫。我们翻看着一本书，书里有玛丽·博斯画的插图。我的梦境异常清晰，我甚至还能记得其中的一部分插图。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梦境还在继续，突然，彼得和我的目光交汇了，我久久地盯着那双美丽的、天鹅绒般的咖啡色眼睛。这时，彼得压低声音对我说："我要是知道会这样，早就来找你了！"我骤然转过身，因为我内心的感受实在过于强烈。接着，我感觉到柔软，哦，那么冰凉、那么温柔的脸颊贴上了我的脸颊，一切都变得那么好，那么好……

就在这个时候，我醒了，可我依旧能感觉到他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他咖啡色的眼睛深深注视我的内心深处，他看得那么深，以至于他能够读到我曾经，乃至现在多么爱他。泪水再度从我的眼眶里迸发出来。再次失去他，

我感到十分伤心，可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很确定彼得依旧是我的至爱。

奇怪的是我常常会有这般清晰的梦境。起初，我曾在某个夜晚梦见过奶奶，她的模样那么清晰，我甚至可以分辨她丝绒般柔软的皮肤上深浅不一的皱纹。后来，外婆变身为守护天使出现了，之后是汉妮莉，在我看来，她就像是我的所有朋友以及全体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为她祈祷的时候，也就等同于为所有犹太人和受苦民众祈祷。

如今，又是彼得，我亲爱的彼得，我内心深处的他还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在我眼前出现过，我不需要他的照片，我可以这么……如此这般清楚地看着他。

你的安妮

| 1944年1月7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可真是一个蠢货，我压根没有想到，我还从来没有给你讲过有关我人生至爱的历史呢。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甚至还在上幼儿园，我的目光就被萨利·吉莫吸引了。他幼年丧父，和母亲一同住在姨妈家里。萨利有一个名叫阿毕的表弟，他是一个帅气、纤瘦、黑头发的男孩，后来，他成为一个电影英雄的化身，他所引来的赞美比萨利这个幽默的矮胖子多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常常在一起，可是除此之外，我的爱并没有得到回应，一直到彼得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并且燃起了我内心足足三倍的男孩和女孩间的爱恋。他也同样喜欢我，整整一个夏季，我们形影不离。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们牵着手在阿姆斯特尔南大道的画面，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纯棉西装，我穿着一条夏装短裙。长假结束的时候，他进入中学一年级学习，而我则升入小学六年级。他会来学校接我，我也会去接他。

彼得是一个十分出众的男孩：高大、帅气、纤瘦，面容冷峻，平和而又

聪慧。他有着深色的头发、迷人的咖啡色眼睛、小麦色的脸颊和一个挺翘的鼻尖。

我尤其为他的笑容着迷，他笑起来的时候坏坏的，带着一丝狡黠。

我假期的时候出门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彼得已经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那段时间里，他搬家了，搬去和一个年龄比他大得多的男孩一同居住，那个男孩在他身上施加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于是，在他的眼中，我成了一个幼稚的小丫头。彼得最终还是无视了我的存在。我是那么爱他，甚至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不肯放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继续这样做他的跟屁虫的话，一定会被人当成花痴的。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彼得交往的都是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再也没有搭理过我。我去了犹太中学，我们班上的许多男孩都爱上了我，我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可是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触动。再后来，赫尔娄很喜欢我，可是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再也没有爱上过谁。

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创伤。"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想象自己已经忘记彼得，觉得他一点也不好。然而，关于他的回忆依旧那么鲜活，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是因为自己对其他女孩心生妒忌而觉得他不好。

今天早晨，我终于明白，我从来没有变过。事实恰恰相反：随着我渐渐长大，变得成熟，我心中的爱也一同滋长。如今，我已经能够理解彼得觉得我幼稚的想法，可是他轻易忘却我的行为却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他的面孔清清楚楚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确信，再没有别人会这样被我铭记于心。

今天，我的脑子很乱。早晨，当父亲亲吻我的时候，我简直想要叫喊出来："哦，你要是彼得该多好啊！"无论做什么，我都会想到他。一整天里，我不停地心里默念："哦，彼得儿，亲爱的彼得儿……"

我该怎么办呢？生活必须向前看，我所能做的只有向上帝祈祷，等我离开这里，还可以在有生之年见到彼得的话，他会一边看着我的眼睛读懂我的感情，一边说："哦，安妮，我要是知道会这样，早就来找你了！"

有一次，当我们谈论到有关性的话题时，父亲对我说，我暂时还不能理解那种渴求。我却知道，我一直都懂，现在更是完全懂得了。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跟他相提并论——我的彼得儿！

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它变得如此不同。我的眼睛看上去那么清澈、那么深沉，我的脸颊在一连几个星期过后首次泛起了粉红色，我的嘴巴变得异常柔软。我看上去一副幸福的模样，可是我的表情里依然带着些许悲伤，我的笑容从唇角滑落。我并不幸福，因为我猜得出来，彼得儿的思想并没有牵挂着我，只不过，只不过我依旧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冰冷、柔软的脸颊贴上我的脸颊……

哦，彼得儿啊彼得儿，我什么时候才能从你的影像中解脱出来？任何取代你的人岂不都是一个可怜的替代品？我爱你，哦，我对你的爱那么多，以至于它已经无法在我的心里继续滋长，而是压抑不住地涌出来，意外地以汹涌澎湃的规模展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星期之前，一天之前，你要是问我："你觉得，在你所相熟的人之中，谁最适合跟你结婚？"我一定会回答："是萨利，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很平静，很安心！"此刻，我却想呼喊："是彼得儿，因为我对他的爱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整个灵魂、全部的心意！"唯有一点：除了我的脸颊之外，他不能触碰我身体的其他任何地方。

今天早晨，我坐在前侧阁楼窗口的木板上，满脑子都是彼得儿。我想象着，短暂的交谈过后，我们两个一同哭了起来。之后，我感受到了他的嘴唇和无与伦比的脸颊！哦，彼得儿，到我身边来吧，想想我吧，我亲爱的、最爱的彼得儿！

•

| 1944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十四天之前，贝普又回来照看我们了，虽然她的妹妹下个星期才能回学校上学，她自己也因为患上了重感冒而在床上休息了两天。就连梅普和杨也有两天时间不能当差，他们两个都得了胃病。

眼下，我正着迷于学习舞蹈和芭蕾的念头，每天晚上都勤奋地练习舞步。

我把老妈的一条浅紫色蕾丝衬裙改成了一条超级时髦的舞蹈裙。

裙子的上方由一条丝带牵住，在胸口处收紧，再配上一条粉红色的波浪形丝带就大功告成。我还试图把我的运动鞋改造成一双真正的芭蕾舞鞋，不过却是白费了一番力气。

我僵硬的四肢经历着艰难的蜕变，想要变得像从前一样柔软。在我看来，其中最牛的一个练习就是坐在地下，两只手分别够到一个脚跟，并且同时抬起双腿。

我必须垫上一个靠枕，以此代替垫子，要不然的话，我可怜的尾椎骨就会遭受惨绝人寰的虐待。

这里的人们正在阅读一本题为《没有云朵的早晨》的书。母亲觉得这本书出奇地好，因为那里面描写了许多青少年的问题。我不无讽刺地在心里想："你要是能先管好自己家的青少年就好了！"

我相信，母亲一定以为我和玛戈特与我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全世界最好的，并且还会认为再没有人比她更关心自己孩子的生活了。

对此，她所参照的绝对只有玛戈特而已，毕竟，我相信她从来没有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和想法。要知道，母亲的其中一个子嗣不同于她的想象，但我丝毫没有令她悔悟的打算，因为她只会目瞪口呆，依旧不知道应该换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将是她的悲伤，我想还是免了吧，更何况我知道，一切只会维持原样。母亲能够感受得到，玛戈特比我更爱她，可是她以为这是阶段性的。

玛戈特变得十分贴心，在我看来，她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她早就已经没有那么刻薄了，反倒成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她完全不再把我看作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不点。

有时候，我会透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这可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我坦然地看待某个名叫安妮·弗兰克的人所面对的事物，翻阅着自己的人生指南，就好像那里面记载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一生似的。

从前在家里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多思考，那时候的我也会在不经意间感觉自己与老妈、皮姆和玛戈特不是一类人，并且永远都会是一个局外人。有时候，我会一连半年扮演着孤儿的角色，直到我受到自己的惩戒和责骂，让我意

识到，我之所以会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因为事实上，我的生活一直很顺心。随后，我便会进入另一个阶段，那就是强迫自己变得友善。每天早上，有人走下阁楼楼梯时，我就会希望那是母亲来对我说早安，然后，我乖乖地向她问好。其实，我很高兴她能那样好好地看看我。接着，某句评论会引得她大声呵斥我，让我万分沮丧地踏上上学的路。回家的路上，我为她辩解，告诉自己她有太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然后欢天喜地地走进家门，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直到早上的那一幕再度上演，我带着一脸的沉重，背着书包走出门去。有时候，我下定决心要一直生气，可是，当我从学校回来时，我满肚子都是新鲜事，以至于早就把自己所下过的决心抛到了脑后，母亲无论如何都应当对我的经历侧耳倾听。终于，我又回到了之前的阶段，早晨不再期待楼梯上的脚步声，感到自己无比孤独，每到夜晚就用眼泪浇灌我的枕头。

来到这里后，一切变得更糟糕了，总之，你懂的。不过，上帝还是给我派来了一个助手，那就是彼得。我摸了摸我脖子上的吊坠，亲吻了一下，然后想道："这些乱七八糟的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彼得儿是属于我的，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凭借这个办法，我屡次战胜对我的斥责。

这里又有谁会懂得一颗少女心究竟能承载多少事情呢？

你的安妮

•

| 1944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姬蒂：

我总是向你描述有关我们之间吵架和争论的细枝末节，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我想，只要告诉你我们分割了大量的东西，那就已经足够了。那些东西里包括了肉类和油脂，而我们所吃的烤土豆也都是自己那份。从前些日子开始，我们吃起了额外份额的黑麦面包，因为我们一到四点钟就眼巴巴地盼望着晚餐，再也抑制不住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叫声。

眼看着母亲的生日日渐临近。库格勒给了她额外的糖，这足够招来范·丹一家的嫉妒，因为太太生日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款待大家。可

是，我又何必要用刺耳的话语、鬼哭狼嚎和气头上的对话继续烦你呢？你只要知道他们给我们造成的烦扰比这多得多就够了。

母亲说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十四天内都不想看见范·丹先生的脸。我思考着一个问题：无论是谁，只要跟别人共同居住很长的时间，是不是终归都会发生争吵呢？又或者只是我们比较倒霉而已？每当杜塞尔在餐桌上端起半碗卤汁，一口气盛走四分之一，稀松平常地看着别人咽下没有卤汁的饭菜时，我的胃口就会消失殆尽，我简直想要冲到他跟前，一把把他从椅子上拽下来，丢出门去。

大多数人都这么自私、吝啬吗？好在我也从中见识到了一些人性，不过，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彼得的看法也是如此。

战争是不会因为我们的争吵以及对自由和逃脱的向往而受到影响的，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让自己生活得舒心一些。

我侃侃地说教，可是我也相信，如果还要在这里住很久的话，我一定会变成一根干瘪的竹竿。我多么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少女啊！

你的安妮

•

| 1944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的夜晚

亲爱的姬蒂：

我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是我不断地发现自己在那番梦境之后变得不同了。另外，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了彼得，又在自己的眼中看见了他炯炯的目光，可是这次的梦不如上一次那么美好、那么清晰。

你知道的，从前的我因为父亲，一直对玛戈特心生嫉妒。不过，那份嫉妒却早就寻不到任何痕迹了。每当父亲出于紧张而蛮不讲理地对待我时，我还是会感到心痛，不过我依然会想：我不能因为你们原本的样子而生你们的气，你们总是口口声声地把儿童及青少年思想挂在嘴边，可是你们对此根本一窍不通！我所期待的不仅仅是父亲的亲吻和爱抚。我脑子里考虑的只有我自己，这是不是很糟糕？既然我想要变乖、变贴心，那么我是不是首先就应

当原谅他们呢？我也原谅了母亲，可是每当她讽刺、讥笑我的时候，我就难以压抑内心的怒火。

我知道，我还远远没有成为自己应有的模样，我真的能够实现那个目标吗？

安妮·弗兰克

附言：父亲问我有没有告诉你关于蛋糕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生日那天，办公室的人们送给母亲一个达到战前水准的蛋糕——一个摩卡蛋糕。这实在太棒了！只不过眼下，我的脑子已经容不下这种事情了。

•

| 1944年1月22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你能不能告诉我，大家为什么都要煞费苦心地掩饰自己的内心？为什么有人做伴时，我的表现总是和自己应有的样子相差甚远？为什么人们彼此之间那么缺乏信任？我知道，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我不时也会觉得糟心，因为人与人之间，哪怕是与最亲近的人之间，也只剩下仅存的一点信任。

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我似乎长大了，变得更成熟了。你要是知道了就连范·丹一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有了不同的话，你一定会目瞪口呆的。我突然不再从我们带有偏见的视角审视所有的争论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是啊，是这样的，我突然想到，如果母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妈咪，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彻彻底底不同。至于范·丹太太不是善茬儿，这早就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了。只不过，我还是认为，要不是母亲每每在针锋相对时都那么不可理喻的话，那么一半的争吵都是可以避免的。

范·丹太太也有阳光的一面，那就是愿意与人倾谈。抛开她的自私、吝啬、卑鄙不提，只要不刺激她、不招惹她，就能轻易地唤起她的共鸣。换作下一回，这个办法又行不通了，不过，你要是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重新尝试一次，看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大家一直保持着开放、友好的态度，而不是两眼只盯着不好的方面，那么我们所有的管教问题、娇生惯养、食物，还有一切的一切，都会步入不同的轨道。

我很清楚你想说什么，姬蒂："可是安妮啊，这些话真的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真的是你吗？即便在听过了楼上那么多的刺耳的话语？真的是你吗？即便是经历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无论如何，这些话就是我说的。我想要审度一切，而不是以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上梁不正下梁歪"去审视。我想要亲自对范·丹一家探究一番，看看什么是实事求是的，又有哪些是言过其实的。如果我亲身体会到了失望，那么我就可以跟父亲、母亲并肩作战了，如果没有的话，好吧，那我就会先试图打消他们错误的观念，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开诚布公地与太太讨论诸多争论的焦点，尽管我背负着爱耍小聪明的名声，可是我还是会大胆地说出自己公正无私的观点。对自己家庭不利的话语，我应该保持缄默，可是就我个人而言，从此刻开始，八卦只属于过去，只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会在任何情况下放弃为他们辩驳。

至今为止，我深信所有争吵的过错都在他们身上，不过我们自然也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所涉及的问题而言，我们是正确的，可是，作为明智的人（我们自认为足够明智！），我们还是应当在应对他人时具备更多的洞察力。

我希望自己具备了那样的一线洞察力，并且能够找到适当的机会将它付诸实践。

你的安妮

•

1944年1月24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我突然认识到（又或许根本就称不上是认识到），什么样的事情在我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从前在家里和在学校的时候，每当谈到性别问题时，大家就表现得神秘

兮兮、污秽不堪。任何与它相关的词语都会是悄悄说出口的，谁要是有什么听不懂的，就会被大家嘲笑一番。我觉得奇怪，常常在心里想：为什么人们要神秘兮兮或者惹人厌恶地谈论这些事情呢？不过，由于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因此我尽可能地闭上嘴巴，或者找我的朋友们打听讯息。

在我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母亲曾说过一次："安妮，我要给你一条忠告，永远不要跟男孩们谈论这个话题，就算是他们率先开了口，你也不要回答。"

我一清二楚地记得自己的回答，我说："我当然不会回答，这怎么可能嘛！"话题就此终结了。

避难之初，父亲时常讲述一些事情，但我宁可这些话是出自母亲的口中，剩下那些，我可以从书本或是对话中了解到。

在这个方面，彼得·范·丹不像学校里的那些男孩一样招人厌烦，起初或许有过一两次，不过那并不是出于想跟我搭讪。太太曾经告诉过我们，她从不和彼得谈论这类事情，据她所知，她的丈夫也不说。显而易见，她压根不知道彼得受到过什么样的熏陶，也不知道他在哪些方面受到过熏陶。

昨天，当玛戈特、彼得和我削土豆皮的时候，话题的中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波什的身上。"我们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波什的性别，对吧？"我问道。

"我知道，"他回答说，"它是一只公猫。"

我大笑起来："是一只漂亮的、怀孕的公猫。"

彼得和玛戈特也跟着笑了。大约两个月前，彼得还信誓旦旦地说用不了多久，波什就会有小宝宝了，因为它的肚子大得吓人。然而，我们最终发现，它的肚子之所以那么大，完全是因为偷吃了太多肉块，宝宝们没有继续变大，更别提出生了。

只不过，面对这样的非难，彼得还是要辩解几句的。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看啊。有一回，我跟它嬉闹的时候，清楚地看见它就是一只公猫。"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跟着他去了仓库。波什没有安排接待时间，到处都看不见它的踪影。我们等了一会儿，觉得很冷，便踩着楼梯上楼了。

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听到他再次下楼的声音。我鼓足勇气，横穿静悄悄的房子，来到仓库里。波什正站在工作台上跟彼得玩耍，彼得把它放到

秤上，测量它的体重。

“你好，你想看看它吗？”他单刀直入，一把抓起这个家伙，把它翻了个个儿，十分顺手地抓起它的脑袋和腿，开始讲课。“这是雄性的生殖器官，这是几根零零落落的毛，这是它的屁股。”

猫咪再次旋转半圈，穿着小白鞋的脚着地了。

换作任何一个男孩把“雄性生殖器官”指给我看，我绝对不会再瞥他一眼。可是彼得稀松平常地继续着这个在常人看来极其尴尬的话题，并没有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最终，他让我感到非常安心，以至于我也变得稀松平常了。我们和波什一起玩耍，开心地消遣时光，一起聊天，最后慢慢悠悠地穿过宽敞的贮藏室，朝门口走去。

“莫琪被结扎的时候你在场吗？”

“当然在，那个过程很快。反正猫咪已经被麻醉了。”

“他们要从那里取出什么东西吗？”

“没有，医生只不过把输精管割断了而已。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我壮了壮胆子，因为这在我看来并非“而已”那么简单。

“彼得，‘生殖器官’[1]不就是生殖器官吗？可是雄性和雌性各有不同的名称。”

“我知道。”

“据我所知，雌性的叫作阴道，雄性的我不记得了。”

“是的。”

“咳，是啊，”我又说道，“你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词呢？一般来说，能见到那种词都是纯属偶然。”

“你怎么这么说？我可以在楼上问啊。我的父母比我更了解，经验也比我更丰富。”

听到这话时，我们已经爬上了楼梯。我赶忙捂住自己的嘴。

是啊，我永远不可能这么稀松平常地跟一个女孩谈论这样的话题。我很确定，当母亲警告我不要和男孩们随意谈论某些话题时，她所指的一定不是

---

[1] 原文为德语。

这类事情。

尽管如此，一整天的时间里，我还是有些心不在焉，每每回想起我们的对话时，我还是感到有些不自在。不过，至少在某个方面我还是汲取了新的经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部分年轻人，甚至包括异性，能够心无芥蒂、正正经经地说话的。

彼得真的能向他的父母提很多问题吗？昨天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是真实的他吗？

哎呀，我又知道些什么呢！！！

你的安妮

| 1944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最近这段时间里，我对各个王室的族谱和世系偏爱有加，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一旦开始找寻，就一定要追根溯源，所发现的东西也一定会越来越有意思。

尽管我对于各科的学习都异常勤奋，也已经能较好地理解英国电台的国内服务频道，可我还是花费了许多个星期日对我丰富的影星收藏进行整理、归类，我的藏品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量。每逢星期一，库格勒先生都会给我带来《影视与戏剧》，这总能令我欢呼雀跃。尽管这样的宠溺常常会被不入流的室友们冠以浪费金钱的恶名，可是每当他们看着我在一年后，还能一一列举某部电影里所有演员的名字时，又总会惊异于这样的精确性。贝普空闲的时候常常和她的男朋友去电影院，她总会与我分享即将在星期六上映的电影名称，我能一口气给她背出主角和影评。不久以前，妈才说过，我以后再也用不着去电影院了，因为我已经把情节、影星和影评全都记得滚瓜烂熟了。

每当我换上新发型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每个人都会盯着我，露出一脸的不满。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问，又是那个电影明星用自己的脑袋招摇了这个发

型设计。我要是回答说这是我自己的发明，他们一定不会完全相信。至于新发型嘛，用不了半小时，我就已经受够了大肆批判，冲进浴室，匆忙还原成平日里的卷毛头。

你的安妮

•

| 1944年1月28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我突然想到，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一头奶牛，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过时的新闻，最终对着这些单调的饲料大声地打起呵欠，默默地祈求安妮可以发掘一些新闻。

很遗憾，尽管我知道老生常谈会令你感到厌烦，可是你也完全想象得到我是怎么被那些整天旧话重提的老奶牛们搅得不得安宁的。如果大家没有在餐桌上围绕着政治又或是一顿美味大餐侃侃而谈，那么母亲或是太太就会给我们讲老掉牙的儿童故事，要不然就是杜塞尔开始胡话连篇地大肆宣扬他妻子的衣柜、帅气的赛马、漏水的划艇、四岁就学会游泳的男孩、肌肉的酸痛以及惊恐万分的病人。如今的情况就是，八个人之中只要有人一开口，其余的七个人就能把剩下的故事讲完。任何一个笑话还没讲完，我们就已经知道笑点在哪里，讲笑话的人成了唯一一个被逗得哈哈大笑的人。前任家庭主妇们口中的各位奶农、杂货商和屠夫早就在我们的耳朵里长了茧，他们总是在餐桌上被提及，不是被捧得上了天，就是被贬得一无是处；但凡是后屋里所谈论的话题，就不可能是鲜活、新颖的。

这一切原本还可以忍受，然而大人们无休无止地讲述起克莱曼、杨和梅普的事迹，讲了一遍又一遍，每讲一遍就增添几笔自己虚构的想法，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桌子底下使劲掐自己的胳膊，免得自己忍不住纠正兴致勃勃的讲述者。身为一个小孩子，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安妮都绝对不能更正大人的说辞，不管他们可能犯下多么严重的过错，又或者他们凭空捏造出多少假象和遐想。

克莱曼和杨喜欢讨论避难，或者叫藏匿。他们清楚地知道，一切与其他藏匿者又或是躲藏起来的人们相关的事情都能令我们情绪高涨，也知道，无论是被逮捕的避难者所经受的苦难，还是被解放的囚犯所领略的喜悦，我们都会从心底感同身受。

藏匿者和避难者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概念，就像爸爸的拖鞋必须摆放在火炉跟前一样。有许许多多诸如"自由荷兰"一类的机构，它们伪造身份证件，为藏匿者提供钱款，开放避难场所，为避难的青年基督徒提供工作。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和解救他人，他们的付出、他们的高贵品格、他们大无畏的精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其中最佳的例子要数我们的帮手们，时至今日，他们救我们于危难，希望渡我们去安全的彼岸，要不然，他们的命运就会和被通缉的人的命运如出一辙。尽管我们带来了很多负担，可我们从没听他们有过丝毫抱怨，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埋怨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麻烦。每天，他们所有人都会到楼上来，与先生们聊聊生意和政治，与女士们聊聊食物和战争时期的困境，与孩子们聊聊书本和报纸。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展现出快乐的面容，在生日和节日时送来鲜花和礼物，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情，他们随时都准备出手相助。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却的：其他人在战争中表现出英雄主义，或是与德国人的敌对态度，而我们的帮手们则是用快乐和爱证明了什么是英雄主义。

诡异的流言四处散布，而人们最终发现，其中的大多数事情是切切实实发生了的。比如前几天，克莱曼刚刚告诉我们，海尔德兰省的两支足球队一起踢了一场比赛，其中一支球队的成员无一例外都是藏匿者，而另一支球队则是由十一名宪兵组成的。希尔弗瑟姆派发了新的登记卡。为了让大量避难者们也得到属于他们的物资配给（粮票必须凭登记卡或者60荷兰盾才能换得），负责派发的公务员们为周围地区的藏匿者们预留了特殊的时间，以便他们能从专门的柜台领取自己的证件。

大家还是应该小心一点，别让这样的事情传到德国佬耳朵里。

你的安妮

| 1944年1月30日，星期日

最亲爱的姬蒂：

又是一个星期日。的确，在我看来，它不再像最初那样难以忍受了，不过，还是很令人厌烦。

我今天还没去过仓库，或许待会儿还来得及。昨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一片漆黑中下了楼，去了几天前的某个夜晚跟父亲去过的地方。那一刻，我站在楼梯顶端，许多德国飞机来回穿梭，我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应该眼巴巴地等待别人的援助。我的胆怯消失了，我仰望天空，信赖上帝。

我极度地渴求能够独处。父亲发现了我的反常，可是我什么也不能对他说。“让我静一静，让我一个人待着！”这才是我想要宣之于口的话。

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独处的时间还会超过原本的预期呢！

安妮·弗兰克

| 1944年2月3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反攻的热情在全国范围内日渐高涨。你要是在这儿的话，一方面必定会和我一样，被所有的准备工作深深触动；另一方面却又会笑话我们，因为我们太过小题大做，谁知道会不会是空欢喜一场呢？！

所有的报纸上都铺天盖地地刊登着有关反攻的消息，这简直快把人逼疯了，因为他们是这样写的：“倘若英国人在荷兰登陆，德国当局将会不遗余力地保卫这一地域，必要情况下不排除放水淹没这片国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们已经刊印了一批地图，上面将荷兰大抵会被水淹没的部分打上了阴影。由于阿姆斯特丹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阴影部分，因此首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街道上的水深达到了一米，我们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难题，涌来了五花八门的答案：

“鉴于骑车和步行都行不通了，我们将不得不在静止的水面上跋涉。”

“才不行呢，人们应当试图游泳。所有人都戴上泳帽，穿上泳衣，尽可能地在水面以下游动，以免被人发现我们是犹太人。”

“哎哟喂！我已经能想象出女士们游泳的场景了，还有小老鼠咬了她们的小肥腿呢！”（不用说，讲话的是个男人！等着瞧吧，看谁的尖叫最惨烈！）

“我们再也别想离开这栋房子了，仓库早就摇摇欲坠了，要是遇上那样的大水，绝对会坍塌的。”

“听好了，伙计们，说正经的，我们得想办法弄条船。”

“用来干什么呢？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每个人都从前侧阁楼上取一个乳糖包装箱，再用汤匙划桨。”

“我可以踩高跷，我小时候可是顶呱呱的呢。”

“杨·吉斯不需要，他一定会把他的妻子扛在背上，那样，梅普就有专属高跷了。”

你现在是不是有了大致的了解了，姬蒂？这些交谈很搞笑，现实却苦不堪言。第二个有关反攻的话题也不可避免。万一德国人打算疏散阿姆斯特丹的话可怎么办呢？

“跟着走，尽可能地伪装身份。”

“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门！唯一的选择就是留在这里！德国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要驱赶整个种族，在德国境内把我们赶尽杀绝。”

“是啊，当然了，我们就待在这里。这里才是最安全的。我们会尽力劝说克莱曼带着全家人一起搬到这里来住。我们得想办法搞到一袋刨花，那样就可以睡在地上了。现在就让梅普和克莱曼带些被褥过来吧。除去我们的 60 磅粮食外，我们需要再预订一些额外的粮食。让杨再搞些豆类来吧，我们存了大约 60 磅的豆子和 10 磅豌豆。别忘了，还有 50 罐蔬菜。”

“母亲，先数一数其他的粮食储备吧。”

“10 罐鱼、40 罐牛奶、10 公斤奶粉、3 瓶食用油、4 玻璃罐黄油、4 玻璃罐肉、2 柳条瓶草莓、2 瓶覆盆子、20 瓶西红柿、10 磅燕麦片、8 磅大米，就这么多。”

我们的储备总体还算说得过去，可是，如果算上还有客人要养的话，再

算上我们每个星期所消耗的，就没那么乐观了。家里还有足够的煤块和木柴，蜡烛倒是也不缺。

“我们每个人都在胸口缝一个小袋子吧，必要的时候可以把钱带上。”

“我们这就开始列清单，看看逃难的时候最先带哪些东西。不过，现在就已经可以动手收拾背包了。”

“真要是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设立两个观察哨，一个设在前侧阁楼楼板上，另一个设在后侧阁楼楼板上。”

“咦，要是没有水、电和煤气的话，我们有这么多食物又有什么用呢？”

“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用火炉做饭了。把水过滤后烧开。我们需要清洗一些大号的柳条瓶，在里面存上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三个水壶和一个脸盆可以用来蓄水。”

“除了这些，香料室里还有 230 磅冬种马铃薯。”

我整日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对话，反攻长，反攻短的。争论的话题围绕着饥饿、死亡、炸弹、消防车、睡袋、犹太人身份证、毒瓦斯等等。林林总总，都很阴郁。

我们的先生们明明白白地提出了警示，举一个例子，以下是他们与杨的一段对话：

后屋：“我们担心，如果德国人决定撤退的话，恐怕会带上所有的民众跟他们一起走。”

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火车可以调动。”

后屋：“火车？难道您以为他们会把老百姓装进车厢吗？想都别想。他们可以开 11 路车。”（杜塞尔总是说，那叫步行前进[1]。）

杨：“您说的我一句都不信，您的看法过于阴暗了。带着所有的老百姓一同迁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屋：“您难道没有听说戈培尔[2]的话吗：如果我们被迫下台的话，我们就会关上所有被占领土的大门！”

---

1 原文为拉丁语。

2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杨："他们说的话多了去了。"

后屋："您难道认为德国人还很高贵、仁慈，做不出来这种事吗？他们想的是：我们要是垮了，一定要让我们势力可及范围内所有的人都跟着一起垮掉。"

杨："随您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后屋："都是老生常谈了，谁都不愿意正视威胁，宁愿以身犯险。"

杨："您根本就不能确定，只不过是在胡乱猜想而已。"

后屋："我们可都是亲身经历了的，先是德国，然后是这里。再说，俄国又怎么样了呢？"

杨："您先别急着对犹太人下结论。我相信，没有人知道苏联眼下是什么状况。英国人和俄国人一定和德国人一样，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夸大其词。"

后屋："不可能，英国电台播报的一直都是真相。况且，就算新闻里夸大了百分之十，事实也已经够糟的了，因为您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波兰和俄国，成百上千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被杀死或者毒死了。"

我就不再向你一一赘述我们的谈话了。我十分平静，丝毫没有受到这些骚乱的影响。我已经到达了一个境界：生与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了我，地球依旧会转，反正我也无力对抗这一切。我顺其自然，专心学习，并且希望得到善终。

你的安妮

•

| 1944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我没法告诉你我内心的感受。前一秒，我还在期待平静，后一秒，我又开始期待欢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笑声了，很久没有痛痛快快地放声大笑了。

今天早晨，我"勉强笑了笑"，你懂的，就是像在学校那样。我和玛戈特如同两个真正的少女那样傻笑了一通。

昨天晚上，我们又和母亲闹别扭了。玛戈特好端端地裹着她的羊毛毯子，然后突然从床上跳了下来，仔仔细细检查她的毯子。那里面有一枚别针！母亲落在了毯子里。父亲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说起了母亲有多粗心大意。不一会儿，母亲从浴室走了出来，我半开玩笑地说道："你可真是一个恶毒的妈妈呀。"[1]

她自然而然地问为什么，我们便把别针的事情告诉她了。

她立刻摆出最为高傲的神情，对我说道："说到粗心大意，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一做针线活，地上就铺满了别针。快看哪，又是一个指甲刀收纳包。你从来就不知道收拾！"

我辩称自己并没有用过这个指甲刀收纳包，玛戈特为我背书，因为她本是罪魁祸首。

母亲继续唠叨了一小会儿，控诉我的颠三倒四，直到我忍无可忍，草率地说道："粗心大意又不是我说的。回回都是别人犯错，让我顶包！"

母亲不说话了。然而，才过了不到一分钟，我就被迫亲吻母亲，向她道晚安。这个小插曲或许并不重要，可是一切都令我感到深恶痛绝。

由于我眼下正处在一个反思阶段，但凡任何一个领域留有思考的空间，就必定要追根究底，因此，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上。在我眼中，它一直是理想婚姻的表率：从不吵架，不甩脸色，彻头彻尾的和谐、等等。对于父亲的过去，我略有所知，至于我不知道的，也都用幻想补齐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父亲之所以跟母亲结婚，是因为觉得母亲适合担当他妻子的角色。我不得不说，我很钦佩母亲对这个角色的担当，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也从来没有打翻过醋坛子。对于一个身陷爱情的女人而言，知道自己在丈夫的心中永远都排不上第一，一定是很不好受的，而这一点，母亲心知肚明。父亲一定也因此而对母亲充满了钦佩，并且认为她的个性极好。他干吗还要跟别人结婚呢？他的理想已经逝去，他的青春也已经终结。他的婚姻又变成什么样了呢？没有争吵，没有意见分歧……都没有，却也称不上是一段理想的婚姻。父亲很欣赏母亲，并且也很爱她，可是那并不

---

1 原文为德语。

是我想象中婚姻里应该有的爱情。父亲接受了母亲本来的模样，他常常恼羞成怒，却尽量少说话，因为他清楚母亲所做出的每一处牺牲。

对于生意，对于其他事情，对于人，对于一切……父亲很少询问她的看法，也不会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她，因为他知道她过于夸张、过于挑剔、过于偏颇的性格。父亲并没有坠入爱河，他给她的亲吻与给我们的亲吻并没有两样，他从来不会把她当成榜样，因为他根本就做不到。他戏谑地、嘲弄地看着她，眼神中却从来没有充满爱意。究其根源，或许在于母亲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而变得与周围格格不入，可是这样一来，她就与通往爱情的道路渐行渐远，越来越得不到赞美，总有一天，父亲会知道，她从不在外在上争夺他全部的爱，也正是因为这样，内在的她却渐渐变得支离破碎。她对他的爱无人可以超越，而正视这类爱总也得不到回应的现实，是很残酷的。

我理应对母亲抱有许许多多的同情？应该帮助她？那么父亲呢？——我做不到，我一直想要一个不一样的母亲，我做不到。——再说，我又有什么能做的呢？她从不告诉我任何有关于她自己的事，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对于彼此的心思，我们又了解多少呢？我没法与她交谈，我不能满心爱意地面对她冷冷的眼神，我做不到，永远也做不到！——但凡她身上有任何一点善解人意的母亲所具备的品质，要么温柔，要么友善，要么耐心，要么是其他什么，我必然会不断地努力，想要靠近她。可是，想要我爱上这种麻木的性格、这种嘲弄的方式，简直一天比一天更像天方夜谭。

你的安妮

1944年2月12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太阳出来了，天空一片湛蓝，一阵和煦的风拂过，我是如此向往——向往——向往一切……向往交谈，向往自由，向往朋友，向往独处。我是多么向往哭泣啊！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即将崩塌的感受，我知道哭泣能让我觉得

好受一些，可我做不到。我烦躁不安，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透过紧闭的窗户留下的缝隙呼吸，感受自己的心跳，就当它在说："拜托满足我的向往吧。"

我相信，我的内心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我感受到了春天的苏醒，我的身体和心灵同时感受到了这一切。我不得不压抑自己，让自己回归寻常，我彻彻底底地凌乱了，不知道该读些什么、写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在向往……

你的安妮

1944年2月14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从星期六开始，我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变。原因是这样的：我向往着（现在也依旧向往），不过……我得到了一点，一丁点帮助。

星期日早晨，我就留意到了（实事求是地说，这让我欣喜若狂），彼得总是盯着我看。这很反常，我不知道，我没法解释哪里不一样，可是我突然感觉到，他并不像我起初以为的那么喜欢玛戈特。一整天的时间，我故意不怎么看他，因为只要我一看他，他就更是一直看着我，然后——是啊，然后，然后我的心底有了一种愉悦的感觉，那种感觉于我并不常见。

星期日晚上，除了皮姆和我以外，所有人都围坐在收音机旁边，收听《德国大师的不朽音乐》。杜塞尔一刻不停地转动那台仪器，尝试换台，这让彼得和其他人都不堪其扰。在经历了半小时的焦虑煎熬后，彼得略为光火地要求他别再转了。杜塞尔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回答道："我会的！"[1]

彼得生气了，变得放肆起来，还受到了范·丹先生的力挺，杜塞尔不得不屈服。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事情的起因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彼得显然特别在意这件事。反正，

1 原文为德语。

今天早晨，当我在阁楼的书架上到处乱翻时，他走到我跟前，开始讲述这个问题。我对此一无所知，彼得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专心致志的聆听者，越来越慷慨激昂。

“是啊，你瞧瞧，”他这样说道，“我的话并不多，因为我早就知道自己嘴笨。我会结巴、脸红、语无伦次，最后因为词穷而放弃自己的主张。昨天也是这样，我原本想好了要说什么，可是一开口就不知所措了，实在太糟糕了。我从前有一个坏习惯，现在倒是很想用这个办法：我要是对一个人生气，宁愿用拳头分胜负也不愿意跟他争辩。我知道，这样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也为此而钦佩你。至少你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告诉大家你想说的话，而且没有一丁点的害羞。”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回答道，“通常情况下，我说出口的话和我原本想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我的话太多，一开口就说个没完，这个困扰一点也不比你的小。”

“有可能，不过你的优势就在于别人看不出来你害羞。你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听到最后这句话，我不由得偷偷发笑，不过，我想让他轻松自在地继续讲他自己的事，因此没有表现出内心的喜悦，而且一屁股坐在地下的垫子上，胳膊环绕着蜷起的腿，聚精会神地盯着他。

我喜出望外，家里居然还有另外会像我一样大发雷霆的人。显而易见的是，能用最磕磕绊绊的言语把杜塞尔批判一通，完全不需要担心被出卖，这样的做法对彼得是有利的。至于我嘛，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那是从前和朋友们一起时才能体会到的感觉。

你的安妮

1944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

关于杜塞尔那桩不足挂齿的小事留下了久久的余波，这全都是他自己的错。星期一晚上，杜塞尔得意扬扬地来找母亲，说彼得在当天早晨问他，他

夜晚睡得好不好，并且说他为星期日晚上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悔，他从来没有过要那样发作。之后，杜塞尔安慰了他，还说自己并没有太往心里去。于是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母亲简短地向我转述了这件事，我暗自讶异：原本对杜塞尔那么愤愤不平、那么信誓旦旦的彼得居然会如此自贬身份。

我忍不住试探彼得关于这个问题的口气，随即立刻听出来，杜塞尔在撒谎。你真该看看彼得的脸，要是拍成照片的话，一定价值连城。一瞬间，他的脸上闪过对于欺骗的愤慨、怒火，对于处理办法的思考，不安以及其他许多许多情绪。

晚上，范·丹先生和彼得狠狠地骂了杜塞尔一顿。不过，应该也没那么严重，因为彼得今天还接受了牙医的诊疗。

其实，他们再也不想跟对方说话了。

•

1944年2月16日，星期三

除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以外，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坐在一起聊天了，天气太冷，以至于我们不想去阁楼，再说，今天是玛戈特的生日。十二点半的时候，彼得来参观礼物，然后留下来聊了很久，比平时久得多，这在他身上是极其罕见的。不过到了下午，时机出现了。我一年一度地想要照顾一下玛戈特，因此端来了咖啡，之后去取土豆。我走进彼得的房间里，他立刻挪开了堆放在台阶上的纸张，我问他要不要把镶板合上。

“要，”他回答说，“合上吧。等你回来的时候，只要敲两下，我就会给你开门的。”

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来到楼上，少说又花了十分钟的时间，在巨大的桶里挑选个头最小的土豆。这时，我的后背疼了起来，那里太冷了。我当然没有敲门，而是自己推开镶板，不过他还是极其体贴地迎上前来，把锅接了过去。

“我找了很长时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小的了。”

“大桶里的也看过了吗？”

"看过了，我亲手把所有的都翻了个遍。"

说话间，我已经走到了楼梯底端。他用质疑的眼神看了看他手里的锅。"噢，不过它们很好啊。"他说。当我从他手里接过锅的时候，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觉得你很厉害哦！"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用很是暖洋洋、软绵绵的目光看着我，看得我的心里也变得暖洋洋、软绵绵的。我真心感觉得到，他想要取悦我。可是，因为他不善言辞，他只能把言语化作眼神。我清楚地明白他的心意，发自内心地感谢他。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言语和他的眼神，我还觉得很高兴！

等我回到楼下后，母亲说还需要更多的土豆用来做晚饭。我自告奋勇地提出再到楼上去一趟。当我来到彼得跟前时，我为再次打扰他而向他表达了歉意。他站起身来，走到楼梯和墙壁中间，趁着我走上楼梯的时候，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拦住我的去路。

"我去吧，反正我本来也要上去的。"他说。

我回答说实在没有必要，还告诉他我这次用不着翻找小个头的土豆了。他信了我的话，松开了我的胳膊。回来的时候，他打开镶板，再次从我手里把锅接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问了一句："你在做什么？"

"学法语。"他回答说。

我问他能不能看看他的书本，我洗净双手，坐在他对面的长沙发椅上。

我给他讲解了一些有关法语的问题，很快，我们就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以后要去荷属东印度[1]，并且在那儿的种植园里生活。他谈到了在家时的生活，谈到了黑市交易，还谈到了他多么一无是处。我告诉他，他太自卑了。他谈到了战争，谈到了俄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绝对还会爆发战争，还谈到了犹太人。如果可以成为基督徒，并且在战争结束后也当一名基督徒的话，他会觉得好受很多。我问他会不会接受洗礼，事实上，他并不会。他说，他并没有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不过，等战争过去后，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了。听到这里，我的心就像是被扎了一下。我感到惋惜，因为他的身上永远都留存着一丝不诚实的因子。彼得还说："一直

1 荷属东印度，即荷兰人所统治期间的印度尼西亚。

以来，犹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今后也永远不会变！”

我回答说：“我一直都希望，他们也能当一回受优待的选民！”

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交谈得很融洽，我们谈到了父亲，谈到了如何洞察人性，谈到了一切上天入地的话题，我甚至已经不记得我们说了些什么。

一直到五点十五分，我才因为贝普的到来而离开。

晚上，他又说了一些让我觉得美好的话语。我们谈到了一个我曾经送给他的电影明星海报，它已经在他的房间里挂了至少一年半了。看在他那么喜欢的分上，我主动提出再送他一些其他的影星海报。

“不用了，”他回答道，“我还是喜欢现在这样，我天天对着他们，以至于他们都已经变成我的朋友了。”

我也更加理解为什么他总是那么牢牢地抱着莫琪不放手，他自然也向往着温存。

我差点忘了，他还提到了一件事。他说：“不，我从不害怕，但是我会留意到自己身上的不足，不过，我已经在尽力改变这个习惯了。”

彼得的自卑感非常严重。举例来说，他总是觉得自己很笨，而我们却很聪明。每当我辅导他法语的时候，他总是对我千恩万谢的。总有一天，我要毅然决然地对他说：“别再婆婆妈妈的了。你的英语和地理比我强多了！”

安妮·弗兰克

●

| 1944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我上楼去了，我向太太保证过会朗读几则小故事。我首先读了《伊娃的梦》，她觉得很有意思，接着，我又读了后屋写作中的几段，他们忍不住捧腹大笑。彼得也听了一部分（我指的是只有后者），问我能不能到他的房间去，给他多读几段。我认为自己可以碰碰运气，取来了我的日记本，让他看了其中有关伽蒂和汉斯谈论上帝的那一段。对于他的印象，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已经忘记他说了些什么，反正不是有关文章好坏的，而是有关

对话题本身的思考。我告诉他，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写的不单单是搞笑的东西。他点了点头，我走出房间。等着瞧吧，说不定他稍后还会对此发表什么意见呢！

你的安妮·弗兰克

1944年2月18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我上楼去，便总是以能见到“他”为目标。可以说，我在这里的生活比之前好多了，因为我又有了目标，又有了为之高兴的理由。

至少，我这段友谊的对象一直都在家，而我也不需要担心有任何竞争者（玛戈特除外）。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恋爱了，因为那并不是事实，不过我一直都觉得，我和彼得之间还能滋生出一些美妙的东西——一些能给予我们友谊与信任的东西。一有时间，我就去找他，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不知所措，反而是我跨出门外时，他依然滔滔不绝。

母亲不太愿意让我到楼上去。她总是觉得我会打扰彼得，并且告诫我不要去烦他。难道她真的无法理解我也会有直觉吗？每当我走进那个狭小的房间，她就用十分诡异的目光盯着我。每当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她就会问我去了哪里。我觉得这很糟糕，渐渐地，我会对她感到厌恶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2月19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又是一个星期六，看来我已经不需要多说什么了。早晨过得很平静。我在楼上待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不过，和“他”之间只是简短地交谈了几句。

两点半，当他们全都去了楼上，或是阅读，或是睡觉，我抱着毯子和其

他东西走下楼去，在书桌跟前看书、写字。没过一会儿，我就已经受不了了，我把头埋在胳膊里，大声地抽泣起来。眼泪不住地往下淌，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哦，“他”要是能来安慰我就好了。

当我再次上楼的时候，已经是四点钟了。五点钟，我取了土豆，心中带着对彼得的希望。然而，就在我走进浴室，细细打理头发的时候，他去我波什了。

我想要帮帮太太，便带着书和所有的东西去了楼上，可是突然间，我感到泪水涌了上来，我赶忙下楼，跑进浴室，顺路还一把抓起了一柄小镜子。上完卫生间后，我还在那里坐了很长很长时间，我衣着整齐地坐在马桶上，而我的眼泪则在我红色的围裙上留下深色的印迹，我感到伤心欲绝。

我大约是这样想的：哦，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别想亲近彼得。说不定他对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好感，说不定他根本就不需要向任何人吐露他的内心。或许他对我的想法仅仅停留于表面。我必须独自前行，没有信任，也没有彼得。大概很快也就没有了希望、安慰和期待吧。哦，要是我现在可以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心里没有感到这么无药可救、空空荡荡的就好了！说不定他根本就不在乎我，说不定他看向别人的眼神也同样温柔，或许是我的臆想让我以为那是看我时才有的眼神。哦，彼得，你要是能听得见或是看得见我就好了，不过，事实或许会令人无比失望，以至于令我无法忍受。

后来，我还是满怀希望，满怀期待，然而，眼泪却在我的心中流淌。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

普通人在工作日里所经历的一切，到了后屋就改到了在星期日发生。当别人穿着好看的衣服，在阳光的照拂下散步时，我们则在这里刷洗、清扫。

八点钟：杜塞尔顾不得睡懒觉的人们，起床了。他先去了浴室，之后又下楼，再回到楼上，然后在浴室里洗漱了整整一小时。

九点半：火炉被点燃，遮光板被撤下，范·丹先生走进浴室。星期日上

午所需经受的磨难之一就是：杜塞尔祷告时我恰好会从我的床上看见他的后背。我要是告诉别人，祷告中的杜塞尔看上去十分恐怖，每个人都会感到万分惊讶。那并不是因为他会痛哭流涕或者多愁善感，哦，不是的，但是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一刻钟，整整一刻钟里，脚跟、脚尖交替着地，来回晃动。来来回回，回回来来，无休无止，我要是不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就几乎会感到头晕目眩。

十点十五分：范·丹式的口哨，浴室里没有人了，留下我们从枕头上初露脑袋，一副睡眼蒙眬的模样。之后的一切便是快，快，快。玛戈特和我轮番去洗澡。由于楼下很冷，因此长裤和头巾对我们而言倒是很实用。与此同时，父亲已经在浴室里忙碌开了，十一点时，玛戈特（或者是我）走进浴室，而后，每个人都焕然一新了。

十一点半：早餐。这个我还是不细说了，因为有关吃饭的话题，即便我不提，大家也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十二点十五分：所有人各司其职。父亲很快就全副武装地趴在地上，卖力地擦洗地毯，使得整个房间都笼罩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之中。杜塞尔先生整理床铺（是不是很错乱），吹着同一首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曲调。我们能听见母亲在阁楼上沉重的脚步声：她正在晾衣服。范·丹先生戴上帽子，消失在低处，他的身后通常还跟着彼得和莫琪，太太披上一条裙角垂到地上的长围裙、黑色的羊毛外套，穿着套鞋，脑袋上围着一条厚厚的红色羊毛围巾，腋下夹着一大捆脏衣服，随后还像专业的洗衣妇那样点点头。我和玛戈特负责清洗碗碟、整理房间。

•

165

1944年2月23日，星期三

最亲爱的姬蒂：

从昨天开始，天气变得好极了，我又从头到脚地振作起来了。作为我最宝贵的精神财产，我的写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到阁楼上去，把肺里霉烂的空气吐个干净。今天早晨，当我来到阁楼上的时候，彼得正在那里整理东西。他很快就做完了该做的事。我来到我最喜欢的角落里，席地

雨里。他也走了过来。我们两个都望着湛蓝的天空；栗子树光秃秃的，特别上的小水滴闪烁着光芒；我们还望着海鸥和其他小鸟，它们从低空中掠过的每棵看上去就像是镀了一层银。这一切都感动着我们，紧扣我们两人的心弦，以至于我们全都说不出话来。他站立着，脑袋倚在一根粗壮的梁木上，我倚着。我们吸入空气，望着外面，觉得不应该用话语打扰这一切。我们久久地望着外面。当他不得不去劈柴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他爬上陡峭裸露的台阶，我跟在他的身后，在他劈柴的一刻钟里，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从自己所站的位置上看着他，看着他是多么明显地尽心竭力地劈柴，只为了向我展示他的力量。然而，我也透过敞开的窗户望向外面，视线越过阿姆斯特丹的大片区域，越过所有的屋顶，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那一抹蓝很浅很浅，以至于交界线几乎无法看清。

"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在心里想，"而我也还能感知：这一束阳光，那万里无云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应该感到悲伤。"

对于每一个惊恐、孤独、不幸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绝对就是走出去，到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独自与天空、自然和上帝相处。因为只有在那样的时候，人们才会感知到，一切都是它原本应当具备的模样；感知到上帝希望身处简单却又美丽的自然之中的人类是幸福的。

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每一丝悲伤都能找到安慰，而这一切一直都会在。我也坚定地相信，在所有的苦难之中，大自然都能够带走许多伤痛。

哦，谁知道呢，或许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找到一个人，与之分享这种势不可挡的幸福感，而那个人也将与我一样地接纳这一切。

你的安妮

附言：一些想法，致彼得。

在这里，我们错过了很多，非常非常多，还非常久。我和你一样怀念它们。你千万别以为我所说的是外在的东西，因为在那方面，我们有着充足的储备。不是的，我指的是内在的东西。我和你一样，期盼自由和新鲜的空气，

可是我也相信，对于这些缺失，我们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补偿。我所指的是内心的补偿。

今天上午，当我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时候，其实，我径直地、深沉地看着上帝和大自然。那一刻，我是幸福的，除了幸福，别无他想。彼得啊，只要拥有那份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幸福，只要那份幸福围绕着自然、健康以及其他许多许多，只要人们能将它放在心中，就一定可以获得幸福。

财富、威严……一切都有可能失去，可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幸福至多只会被掩盖起来，只要人还活着，它就永远都会让人感到幸福。当你独自一人，不幸又或是悲伤地来到阁楼楼板上的时候，试着在如此美好的天气里向外张望。不要理会房屋和屋顶，而是眺望天空。只要你能够无所畏惧地望着天空，只要你知道自己的内心是纯净的，那么你就一定会重获幸福。

•

1944年2月27日，星期日

最亲爱的姬蒂：

从一大早开始，直到大半夜为止，事实上，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想彼得。我闭上眼睛，伴随着他的画面入睡，在睡梦中与他相遇，在他的注视下醒来。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和彼得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不同，我这就向你解释为什么：我和彼得两个人同样缺少母爱。他的母亲过于浮浅，热衷调情，不太在意彼得的想法。我的母亲倒是成天管我，可是她不近人情，没有细腻的情感，没有母亲的包容心。

我和彼得两个人都在内心深处挣扎，我们两个都万般不确定，事实上，我们的内在过于柔弱、温和，接受不了如此粗暴的对待。我想要逃离，又或是隐藏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我把锅碗瓢盆四处乱砸，大肆喧闹，使得每个人都想要我走得远远的。他则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只字不说，安安静静地沉浸在梦境中，忐忑不安地掩饰自己。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怎么做才能最终彼此亲近呢？

对于这份欲望，我不知道自己还能用理智主宰多久。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2月28日，星期一

最亲爱的姬蒂：

这是一个不分昼夜的噩梦。我几乎每小时都能见到他，却不能守在他身旁。我不能向任何人表露一丝一毫，必须开开心心的，可我的内心却只有绝望。

彼得·希夫和彼得·范·丹已经合二为一，成了同一个彼得，他很好，很贴心，是我极度渴望的对象。母亲糟糕透顶，父亲很贴心，因此更加麻烦；玛戈特是最麻烦的，因为她希望我时刻笑脸相迎，可我却只想要安宁。

彼得没有到阁楼上来找我，他到阁楼楼板上做起了敲敲打打的木匠活。每一记吱嘎声和每一下敲打都会击碎我的一小块勇气，这样一来，我变得更加伤心。远处的钟声旋律响起："正直的身体，正直的灵魂！"

我知道，我很多愁善感。我也知道，我绝望而又荒唐。

哦，救救我吧！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3月1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我个人的事情被丢到了一旁，起因是发生了入室盗窃。我总是用这些入室盗窃的事件来烦扰你，可是入室犯们偏偏钟爱吉斯公司，并且乐此不疲，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次的入室盗窃比上一次，也就是发生在1943年7月的那一次复杂得多。

昨天晚上，当范·丹先生和往常一样，在七点半走进库格勒的办公室时，

他发现玻璃隔断门和办公室大门都敞开着，这让他大吃一惊。他继续往前走，更加令他惊讶的是橱柜门也同样敞开着，办公室前厅一片狼藉。“这里进小偷了。”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为了确认这个事实，他走下楼梯，拉了拉大门，摸了摸圆筒销子锁，所有东西都关得严严实实的。“这么看来，一定是贝普和彼得今天晚上特别粗心大意。”先生推断道。他在库格勒的房间里待了一小会儿，拧灭了灯，回到楼上，没有对敞开的门和凌乱的办公室前厅大过在意。

今天早晨，彼得一大早就敲响了我们房间的门，带来了不太令人愉悦的消息，那就是房子正门大开，库格勒摆在壁橱里的崭新的公文包和投影仪都不翼而飞了。彼得受命关上了门。范·丹先生讲述了自己在前一天晚上的经历，我们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

整件事情唯一的解释就是，小偷复制了大门的钥匙，因为门完全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他一定是刚入夜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地潜了进来，关上了身后的门，被范·丹打断后躲了起来，等他离开，才带着赃物逃跑了，匆忙之中没有关上身后的大门。

谁会有我们的钥匙呢？小偷为什么没有去仓库呢？罪犯会不会是我们的其中一位仓库管理员？如今，他听到了范·丹先生的动静，甚至还可能看到了他，那么会不会出卖我们？

我们不知道这个入室盗窃犯会不会心血来潮，再次打开我们的门，这个想法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他是不是也被在这里出没的那个男人吓了一跳呢？

你的安妮

附言：你要是能为我们搜罗到一位好的侦探，那可就帮了大忙了。首要条件当然是他必须值得信任，不会告发我们这些藏匿者。

1944年3月2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和玛戈特一起去了阁楼，跟她在一起，总是不如在我心目中和彼得（又或是别人）一起来得畅快。虽然我知道，她对于大多数事情的感受和我一样！

洗碗的时候，贝普向母亲和范·丹太太诉说起了她的沮丧。那两位是怎么帮她的呢？我们那位不近人情的母亲尤其擅长把人从油锅里捞出来，再丢进火坑。你知道她给了贝普什么样的建议吗？她应当想想这个世界上其他受苦受难的人！如果一个人本身已经过得痛苦不堪，这样的想法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我把这话宣之于口，所得到的回答无外乎我不许在这类话题上插嘴。

大人们真是既白痴又愚蠢啊！就好像彼得、玛戈特、贝普和我不可能完全感同身受似的。真正有所裨益的当然是母爱，或者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的爱。可是，这里的两位母亲对我们根本一无所知！范·丹太太或许比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啊，我好想跟贝普说些什么啊，用我自己的经验帮助她。可是父亲横插一杠，粗鲁地把我推到一旁。他们怎么能个个都这么愚蠢？！

我还和玛戈特谈论到了父亲和母亲，要不是他们极度扫兴的话，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该是多么有滋有味啊！我们可以组织一些夜间活动，每个人轮流叙述一个话题。不过，这个想法已经被画上了句号。在这里，我根本就不能说话！

范·丹先生会发起攻击；母亲会变得尖锐，没法心平气和地谈论任何一桩事情；父亲不屑于理会这些事情；杜塞尔先生与父亲无异；而太太则总是受到攻击，以至于她满脸通红，再也无力辩解。我们呢？我们不许有自己的意见！是啊，他们多么新潮啊！不许有自己的意见！通常来讲都是闭嘴，可是没有自己的意见是不可能的。谁也不能禁止别人不同的意见，就算那个别人年纪还这么小！对于贝普、玛戈特、彼得和我来说，唯有一份浩大的、专注的爱才会有所裨益，而它恰恰是我们大家在这里所无法得到的。没有任何

人能够理解我们，更别提这些白痴智者了，因为我们比这里的人们想象中的更加敏感，思想也更加深远！

爱，什么是爱？我相信，爱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爱是理解他人、爱恋他人、与他人共享幸运与不幸。从长远来看，它也包含了肌肤之爱，人们有所分享，有所付出、有所得到，无论是否结婚，无论是否有子女。无论遗产是否留存，这都不重要，只要知道余生会有一个人与自己相伴，理解自己并且不需与任何人分享这个人就已经足够！

此刻，母亲又嘟嘟囔囔的，她显然是嫉妒我与范·丹太太说的话比和她说的还要多。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今天下午，我逮到机会和彼得说话了，我们聊了至少三刻钟的时间。想要敞开心扉，诉说关于自己的事对于彼得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但是他终究还是缓缓地开口了。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是下楼去比较好，还是待在楼上比较好。不过，我太想帮助他了！我与他谈到了贝普，告诉他两位母亲是多么不近人情。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整日吵架，从政治到香烟，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缘由。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彼得非常害羞，不过他终于还是放开了一些，松口表示希望两年内都不要见到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绝对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好，”他说，“不过，说到香烟的问题嘛，道理完全在母亲这边。”

我也向他说了我的母亲。可是提到父亲的时候他却竭力辩驳。他觉得他是一个“大好人”。

今天晚上，就在我洗完碗，挂起围裙的时候，他喊了我一声，让我不要告诉楼下的人，他们又吵架了，并且互不理睬。我向他保证过不会说，只不过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玛戈特。但是，我坚信玛戈特会管住她的嘴。

“不会的，彼得，”我说，“你用不着怕我，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绝对不会把你告诉我的话说出去的。”

他觉得这很好。我还告诉他我们都很喜欢八卦，并且说道：“这下，玛戈特要是说我不够诚实的话，倒也说对了。毕竟，虽然我不喜欢八卦，可是有关杜塞尔先生的八卦我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你这样很好。”他说。他的脸红了，而我听到这么真诚的赞美，也忍不住害羞起来。

之后，我们还聊到了楼下和楼上。当彼得听说我们一直都不那么喜欢他的父母时，他略微有些惊讶。“彼得，”我说，“你知道我很诚实。我干吗不把这些事告诉你呢？毕竟我们也知道他们有做错的地方啊。”

我还说：“彼得，我很想帮助你，可以吗？你被夹在他们中间，我知道的，就算你嘴上不说，你到底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哦，你的帮助我随时都受用。”

“说不定你还是去找我父亲比较好，他不会把话传出去，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放心告诉他！”

“是啊，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你真的很爱他，是不是？”

彼得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道：“咳，他也很爱你哦！”

他立刻抬起头，满脸通红，他对于这几句话的高兴程度实在感人至深。“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他问。

“是的。”我说，“这一点，从他时不时地说漏嘴的话语中就能看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范·丹先生来听写了。彼得肯定跟父亲一样，是一个“大好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3月3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今天晚上，当我望着蜡烛的时候，我感到高兴而又平静。事实上，外婆就在那一缕烛光里，也正是外婆一直守护我、庇护我，让我感到快乐。可是……还有另一个人，一直完全左右着我的情绪，那个人就是……彼得。今天，我去取了土豆。我捧着满满当当的锅，还没来得及走下楼梯，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今天中午做了些什么？”

我在楼梯上坐了下来，我们开始交谈。下午五点十五分（也就是我取完土豆一小时后），土豆才到达目的地。彼得一个字也没有再提到他的父母，我

们只聊了书本，聊了从前。哦，这个男孩的目光真热忱啊，我觉得，我几乎快要爱上他了。

今天晚上，他提到了这件事。我削完土豆后，来到他的房间里，说我觉得很热。“我和玛戈特的体温全都写在脸上了，冷的时候，我们的脸很白，热的时候就很红。”我说。

“恋爱了？”他问。

“我怎么会恋爱了？”我的回答（确切地说，是问题）傻极了。

“怎么不会？”他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去吃饭了。

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意有所指呢？今天，我终于逮到机会问他，我总是说个不停，是不是很烦人。他只是说：“我觉得很好哦！”我无法判断这个回答中含有多少害羞的成分。

姬蒂，我简直就像一个陷入爱河的人，只知道絮絮叨叨地谈论自己的心上人。彼得的确是一个可人儿。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话告诉他呢？当然了，前提是他也觉得我是一个可人儿，可是我很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乖乖女。而他却喜好保留自己的空间，所以我完全判断不出他对我的喜欢程度。无论如何，我们逐步加深了对对方的了解，我很希望我们可以在更多的事情上推心置腹。不过嘛，谁知道呢，说不定那一天到得比我想象的更快！每一天，我都能看见几回他心领神会的眼神，我便会冲他挤挤眼睛，然后两个人都感到很高兴。我口口声声地描述他的喜悦实在太不适宜了，可是我有一种抵挡不住的感觉，那就是他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3月4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姬蒂：

这个星期六是多少个月以来唯一一个不像往常那么烦人、悲惨、无聊的星期六，原因完完全全在于彼得。今天早晨，我到阁楼上去晾我的围裙，正巧父亲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用法语聊聊天。我同意了。我们先说了一会儿法

语，我还给他讲解了一些东西。之后，我们又改用英语。父亲朗读了“狄更斯”的一些篇章。我心花怒放，因为我坐在父亲的椅子上，紧挨着彼得。

十点四十五分，我去了楼下。当我在十一点半回到楼上时，他已经站在楼梯上等我了。我们一直聊到十二点四十五分。一旦有机会，例如在吃完饭之后，他就会在我走出门去的时候趁着没人注意，说一句：“再见，安妮，一会儿见。”

哦，我好高兴啊！他真的会爱上我吗？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谁知道我和他能聊得多投缘呢！

太太并不介意我和他聊天，不过今天，她还是戏谑地问道：“就你们两个在楼上待着，我该信任你们吗？”

“当然了，”我抗议道，“您可是冒犯到我了呢！”我从早到晚都在为见到彼得而欣喜。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差点忘了，今天凌晨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不过，雪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一切都融化得无影无踪了。

•

| 1944年3月6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可理喻？在彼得告诉我关于他父母的事情之后，我觉得自己或多或少需要对他负责任。我简直觉得那些争吵对于我的影响和对于他的影响是相同的，然而我还是不敢跟他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担心这会让他觉得不自在。眼下，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失礼的。

我能从彼得的脸上看出，他的想法和我一样多，昨天晚上，太太嘲讽地说道：“思想者！”那一刻，我恼羞成怒。彼得的脸涨得通红，害羞起来，我简直就要气炸了。

快让那些人闭嘴吧！你简直无法想象，我看着他如此孤独却又束手无策

的感觉有多糟糕。

我完全想象得到他在面对争吵时，该是多么绝望，我甚至能感同身受。可怜的彼得，他是多么需要爱啊！

当他觉到自己不需要任何朋友的时候，照料的话语对我来说真是刺耳啊。哦，他真是大错特错了！我也相信，他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真心的。他热爱于他的男子气概、他的孤独寂寞以及他伪装出来的冷酷无情，以免丧失了自己的面具，并确保自己永永远远都不会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可怜的彼得，这种的面具还能维持多久？这种超乎寻常的付出不会导致不可估量的爆发吗？

哦，彼得，我要是能帮到你就好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可以驱走孤独！

我想得很多，可说得却并不多。每每见到他，每每阳光照耀时，我就觉得很高兴。昨天洗头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心里知道，他就在我们旁边的房间里。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的内在越是平静、庄重，外在就越是嘈杂不休！谁会成为第一个发现并且打破这层盔甲的人呢？

幸好范·丹家的孩子不是女孩。要不是异性的话，我绝对不可能这么艰难、这么美好、这么安然地俘获他的心！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你知道的，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样，我不得不告诉你，对下一次与彼得见面的期待便是我生存下去的动力。

我依旧寄希望于发现他也同样在等待着我，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每当我留意到他细微的、害羞的尝试时，就会感到欣喜若狂。在我看来，他期望能像我一样口齿伶俐；他并不知道，吸引我的恰恰就是他的笨嘴拙舌。

•

| 1944年3月7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如今，每当我回想起1942年的生活时，就会觉得一切都如此不真实。那段神仙一般的生活见证了一个极为不同的安妮·弗兰克，她有别于如今

这个智慧的我。不错，就是一段神仙一般的生活。每个街角都站着五个爱我者，大约三十个朋友和熟人，大部分老师眼中的宠儿，受着父亲和母亲的溺爱，许多糖果，足够的金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把所有人都收归麾下的。彼得说是"魅力"作怪，不过那并不完全正确。每一位老师都觉得我睿智的回答、搞笑的评论、欢笑的面庞和挑剔的目光有趣、滑稽和搞笑。仅此而已，一个极尽轻佻、妖艳、滑稽的人。我有几个优点，从而铸就了我的优势，那就是勤勉、诚实和慷慨。无论是谁，我都从来不曾拒绝让对方抄作业，分发糖果时我总是很大手笔，而且我不会目中无人。

面对那么多的赞美，我难道不会变得自负吗？一大幸事就是我会在中途，迎着盛宴的高潮，突然坠落回现实之中。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才渐渐习惯不再受到赞美的生活。

学校里的人是怎么看我的？玩笑和俏皮话的领头羊，永远都是小霸王，永远都不会发脾气或者哭哭啼啼。这么想来，所有人都愿意陪我骑车并且给予我特别的关照算得上很稀奇吗？

我瞧不起那个安妮·弗兰克，她是一个有趣、搞笑却又很肤浅的女孩，与我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彼得是怎么说我的？"任何时候看见你，你的周围必定都围绕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男孩以及一大群女孩，你总是笑哈哈的，成为众人之中的焦点！"他说得没错。

那么那个安妮·弗兰克还剩下什么了呢？哦，当然了，我还没有忘却我的笑容和我的回答，我仍然会，甚至比之前更会批判别人，只要我愿意，我仍然能和以前一样轻佻、滑稽……

这便是关键所在，我希望偶尔也能有机会过上一晚、两三天又或是一个星期左右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当那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我一定会累得半死不活，对于第一个说些带有内涵的话的人，无论他是谁，我都会无比感恩。我不要爱慕者，我要的是朋友，我不要仰慕者的谄媚笑脸，我要的是风姿和个性。我很清楚，那样一来，我的生活圈子就会缩小很多。可是，只要我的身边还有几个可以交心的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抛开一切不谈，1942年的我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幸福；我常常感到自己遭人离弃，可是，由于我从早到晚都忙忙碌碌的，因此并没有深究，反倒是尽可能地享乐，有意或是无意地试图用玩笑驱赶空虚。

如今，我回顾自己的生活，发现其中的一个时期已经被画上了句号，再也不可逆转。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经常没有期待时光倒流，因为我已经长大了，如今的我不仅仅会插科打诨，我的内心更是一直保持着一份严肃。

我发现，直至1944年元旦之前，我的生活就像是暴露在犀利的放大镜下。在家时的生活阳光灿烂，可是1942年突如其来的变故带来了争吵、指责；我无法理解，惊恐万状，除了维持蛮横无理的态度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1943年的上半年：我哭闹，感到寂寞，渐渐意识到自己所有的错误与缺点。原本就不容小觑的它们看上去更是变本加厉。白天，我不着边际地闲聊，努力吸引皮姆的注意力，却怎么也做不到。我独自面对一个难题，那就是不要再受到责骂，因为它们会令我压抑到极度沮丧。

那一年的下半年里，情况有了些许好转。我长成一名少女，受到了更加成人化的待遇。我开始思考，撰写故事，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别人都与我无关，他们无权把我像钟摆似的左摇右晃，我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会失去母亲，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失去她，这令我感到痛苦。可是另一件更令我感到触动的事情就是，我逐渐意识到，父亲永远不会成为我可以信赖的人。我最信赖的人只有我自己而已。

元旦过后，第二个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我的梦……我从而发现了自己的期待……对于男孩的期盼，不是一个女性朋友，而是一个男性朋友。我也发掘了自身的幸福感以及用肤浅和快乐铸就的盔甲。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变得沉默。如今，我只为彼得而活，因为我所需要面对的太多的未来之中，有太多事情都取决于他！

每到夜晚，我躺在床上，说着“感谢你所赐予的一切安然、爱意与美好”，以此结束我的祷告时，我就会觉得心花怒放。我会想到避难、我的健康和我完整的自我，这些就是“安然”，来自彼得的微小而又敏感的“爱意”以

及我们两个都还不敢提及的爱情、未来和幸福，想到世界是多么的“美好”，世界、大自然和一切事物的广阔美丽，所有的美好会聚在一起。

而后，我又想到了所有的苦难，不过，我所想的是残余的美好。这也就是母亲与我之间最大的不同。她对待抑郁的建议：“想想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庆幸你不用经历那些吧！”

我的建议：“到户外去，到田野里、大自然里、阳光下去。到户外去，努力重拾自己内心的幸福；想想自己内心又或是周围生长的一切美好，然后为此庆幸吧。”

在我看来，母亲的观念并不恰当。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该怎么办呢？用母亲的方法只会迷失自我。另外，我认为所有的悲伤中都会留存一些美好的东西。如果人们把目光定格在那些美好的东西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喜悦降临在身上，并且也能寻回自身的平衡。拥有幸福的人也能带给别人幸福，拥有勇气和信心的人永远不会被苦难打垮！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8日，星期三

我和玛戈特给对方写了一些字条，当然了，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安妮：“太诡异了，半夜里发生的事情，我总是要很久之后才会意识得到。这会儿，我突然想起来杜塞尔先生昨天夜里打的呼噜震天响（现在是星期三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杜塞尔先生又打起了呼噜，所以我才会突然意识到）。当我要用夜壶的时候，我故意制造出额外的噪声，借此中断他的鼾声。”

玛戈特：“哪个更糟糕呢，是喘气还是打呼噜？”

安妮：“喘气时倒是还好，因为只要我制造出噪声，那个声音就停止了，而对方并不会被吵醒。”

---

1 本段仿宋字体内容原文为德语。

有一件事我没有落笔告诉玛戈特，可我却要向你——我最亲爱的姬蒂——坦白，那就是我常常梦到彼得。前天深夜，我梦到在这边的客厅里，与阿彼罗大厦泳场的那个小男孩一起走在冰面上。他的身旁跟着他的双胞胎妹妹，这个女孩整天都穿着一件一成不变的蓝色连衣裙。我十分惬意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彼得。梦里，我不禁诧异自己到底认识多少个叫彼得的！

之后，我梦见我们来到彼得的小房间，面对面地站在楼梯旁。我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亲了我一下，并且回答说他并没有那么爱我，还说我不应该和他打情骂俏。我用绝望而又乞求的声音说道："我没有打情骂俏，彼得！"

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彼得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昨天夜里，我梦到我们两个亲吻了对方，可是彼得的脸颊非常令人扫兴，它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柔软，而是像父亲的脸颊一样，是需要剃胡须的男子脸颊。

•

1944年3月10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有一句谚语很适合用来形容今天这个日子："祸不单行"。彼得刚刚才这么说过。我这就告诉你我们在这里经历了多么恶劣的情况，以及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形。

首先，汉克和阿撷昨天举行婚礼，而这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梅普生病了。结婚庆典在西教堂举行，而她正是在那里着凉了。其次，克莱曼先生最近一次胃出血后，就一直没有回来上班，因此贝普一直独自撑起办公室的工作。最后，某位先生（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被警察逮捕了。为此感到糟心的不仅仅是当事人，还有我们，毕竟我们翘首期盼着土豆、黄油和果酱。某先生，我们就这样称呼他吧，他家有五个不到十三岁的孩子，以及一个尚未出生的宝宝。

昨天晚上，我们又受到了一次小惊吓，我们旁边的墙壁上突然传来了敲打声。那会儿，我们正在吃饭。一整晚，我们都过得无比压抑、心惊胆战。

最近这段时间，我完全没有心思记录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我的心沉浸在太多私人事务之中。你可别误解我的意思，因为我真心觉得某先生是个可怜的大好人。他的命运实在太悲惨了，可是我的日记容不下太多有关他的事情。

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我从下午四点三十分直到五点五十分都在彼得房间。我们一起学习了法语，不着边际地聊天。我为每天下午这些时刻感到喜悦，而最最美好的就是，我相信彼得也很欢迎我的到来。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3月11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最近这段时间里，我总也坐不住，我从楼上走到楼下，又走回去。我享受与彼得聊天的时光，可是我也一直担心自己会打扰他。他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过去的事情，还谈到了他的父母和他自己。我总也听不够，每五分钟就要思索自己为什么还期望听到更多。以前，他认为我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家伙；我对他也是一样，如今，我的想法有了改变，他会不会也变了呢？我觉得应该变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然而，从我的角度出发，它可以为我缓解避难时期的沉重心情。不过，我会保持从容，我已经在他身上耗费足够多的心神了，不想让你也卷入这场烦扰中来，因为我就是一个倒霉蛋！

你的安妮

•

1944年3月12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变得越来越诡异。从昨天起，彼得再也没看过我一眼，就像是在生我的气，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理会他，尽量不跟他交

谈，可是这实在太难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他上一秒还对我敬而远之，下一秒又与我亲密无间？也许是幻想令我觉得一切比实际情况更加糟糕，也许他也会有脾气，也许明天就雨过天晴了！

最艰难的无异于我如此烦躁、伤心，装不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我必须与人聊天，帮忙做些家务，找人陪伴，尤其是要开开心心的！我最怀念的是大自然和一个随时能让我独处的角落！我觉得我把一切都混淆了，姬蒂，可是我也确实稀里糊涂的：一方面，我为他疯狂，对他充满期盼，几乎无法制止自己的目光追随他；另一方面，我也禁不住疑惑，究竟自己为什么这么在乎他，为什么就不能恢复平静呢？！

只要是醒着的时候，我就没日没夜地疑惑："你是不是让他觉得太闹腾了？你去楼上的次数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你谈论的严肃话题太多了，让他应接不暇？他会不会压根就对你没有好感？难道所有的纷扰就只是幻觉而已？可是，他为什么会告诉你那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呢？他会不会已经后悔了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昨天下午，在听过了外面广为流传的一连串悲痛的消息后，我躺在我的长沙发椅上，想要睡一觉。除了睡觉，我什么也不想做，我只希望睡着了就可以不再思考。我一觉睡到四点钟，然后不得不去隔壁了。我觉得很难回答母亲的咄咄追问，也很难找到一个借口向父亲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睡觉。我佯装头疼，这也不算撒谎，因为我的头确实疼……疼在里边！

普通人，普通女孩，以及像我一般的少女，一定会认为我之所以自怜自艾是因为我疯了。是啊，就是这样，我把心底的话向你和盘托出，余下的一天就在尽情的放肆、快乐和自我沉溺中度过，以此回避所有的问题，也免得我发自内心地厌恶自己。

玛戈特非常贴心，很想成为我所信赖的人，不过，我毕竟不能把所有的话都说给她听。她很慎重地对待我，简直是过于慎重了，她细致入微地关心她丧失理智的妹妹，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她到底是在打趣还是说真的？

这是因为我们成天在一起，毕竟我最信赖的人不应该随时都在我的身旁。

我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些杂乱的思绪中解脱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找回内心

的宁静与平和？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14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我要是告诉你我们今天准备吃什么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很滑稽吧（我倒是一点也不会）。此时此刻，因为清洁工在楼下，所以我坐在范·丹一家铺着帆布的桌子跟前，用一块散发着浓郁的、避难前的香水味的手帕捂住嘴巴，掩着鼻子。我这么说，你一定不能理解，所以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由于我们的粮票供应商被捕了，因此除了我们的五张黑市票证之外，再没有额外的粮票和油脂了。梅普和克莱曼再度生病了，为此，贝普无暇帮我们采购。整个氛围都阴沉沉的，因此食物也变得暗沉沉的。从明天开始，我们再也找不出一块动物脂肪、黄油或者人造黄油来了。我们再也不能用烤土豆当早餐了（为了节约面包），只能喝粥，而由于太太认为我们正在挨饿，因此我们买了额外的全脂牛奶。

我们今天的午餐是桶装羽衣甘蓝土豆泥，因此才需要用手帕当防护措施。你简直无法想象，存放了几年之久的羽衣甘蓝能散发出怎样的恶臭！房间里充斥着一股腐烂的李子、辛辣的防腐剂和变质的鸡蛋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呕，只要一想到我必须把这样的垃圾吃进肚子里，我就想吐！

除此之外，我们的土豆还发生了罕见的病变，每两桶马铃薯中就有一半落得被丢进火炉的命运。我们乐此不疲地钻研其中的各种病症，最后得出结论：是癌症、天花和麻疹相互交替。哦，对了，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年，如今的避难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希望这场磨难快点结束！

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于吃什么并不是很在乎，只要这里的生活能过得更愉快一些就好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所有人正在令无趣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以下是五位成年避难者对于目前状况的看法（小孩子不许有任何观点，这一次，我会严格遵守）。

范·丹太太："我早就不屑于厨房女皇这份工作了。傻坐着，手头无事可做实在太无聊了，所以我还是选择做饭，不过我不得不抱怨几句：没有油脂根本就不可能做出饭来，我被那些恶心的气味熏得简直想吐。我努力付出，收到的回报却只有忘恩负义和大喊大叫。我永远都是那匹害群之马，一切的罪责都会归咎到我的头上。除此之外，我的看法是：战争没有太大进展，德国人最终会取得胜利。我非常担心我们会饿死，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把所有人都斥责一通。"

范·丹先生："我必须抽烟、抽烟、抽烟，这样一来，吃饭、政治、盖尔丽的臭脾气就显得没那么糟糕了。盖尔丽是一个可爱的女人。我要是抽不到烟，就会生病，而且我还要吃肉，到时候，我们的生活就糟透了，一切都不尽如人意，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激烈的争吵。我的盖尔丽是一个愚蠢到家的人。"

弗兰克太太："食物并不是特别重要，不过，我现在倒是很想吃一片黑麦面包，因为我已经饿坏了。我要是范·丹太太的话，早就遏制住先生抽起烟来无休无止的毛病了。不过，我现在一定要抽一根香烟，因为我的脑袋快要炸了。姓范·丹的太讨厌了。英国人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战争还在向前推进，我必须多说话，并且庆幸自己此刻不在波兰。"

弗兰克先生："一切都好，我没有任何需求。冷静点，我们有的是时间。把我的土豆给我，那样我就会闭嘴了。从我的口粮里给贝普留出一份。政治正在朝绝佳的方向发展，我非常乐观。"

杜塞尔先生："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按时做完所有的事情。政治状况非常佳，我们没有可能被抓。我，我，我……"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1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咳咳……哎哟喂，暂时从各种沉闷的假设中解放出来一会儿吧！一整天，我听到的话全都是："如果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就会给我们造成

困难，如果那个人生病的话，我们就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怎样怎样就……”

总而言之，其余的你都知道了，至少，我觉得凭你现如今对后屋人的了解，已经足以猜得出对话的内容了。

这些“如果、如果”的起因在于库格勒先生受到征召，要去铲六天地；贝普感冒得很严重，明天或许要卧床休息；梅普得了流感，还没有痊愈；而克莱曼先生经历了胃出血引发的昏迷。对我们来说，真是一连串的伤心事！

在我们看来，库格勒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一位信得过的医生，给他写一份有效的诊断书，到希尔弗瑟姆去，向市政厅出示这份文件。仓库员工们明天全体休息一天，到时候，就只剩下贝普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如果（又是一个“如果”）贝普明天卧床休息的话，大门就会上锁，我们必须做到鸦雀无声，不能让边上盖赫连锁店的人听见任何动静。一点钟的时候，杨会抽出半小时的时间来探望我们这些被遗弃的人，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的角色就像是阿提斯[1]的饲养员。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今天下午，杨终于又谈到了外面的大世界。你真应该看看我们八个人是怎么围在他身边的，那个场景看上去就像一幅画：“听奶奶讲故事”。

面对感激涕零的听众，杨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当然，首先提到的就是食物。梅普的一位熟人——斐太太负责为他做饭。前天，他吃的是胡萝卜和绿豌豆，昨天，他把剩菜吃完了，今天，她做的是紫花豌豆，明天就该用剩下的胡萝卜做杂烩了。

我们问起了梅普的医生。

“医生？”杨问道，“你怎么会提到医生呢？我今天早晨还给他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小助理，我想要一张治疗流感的处方，得到的回复是我可以在上午八点到九点之间去取。你的流感要是足够严重的话，医生就会亲自接听电话，对你说：‘把您的舌头伸出来，说“啊——”。我已经听出来了，您的喉咙红肿。我这就给您开一个处方，您可以找药剂师订药。再见，先生。’

1 阿提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动物园。

这就结束了。这样的诊疗可真是简单啊，只接受电话诊疗。不过，我不应该责怪医生，说到底，每个人都只长了两只手而已，眼下的时局，病人数量过多，医护人员紧缺。"

只是，当杨重现电话场景时，我们大家还是笑了起来。我完全可以想象医生的候诊室里现如今是什么模样。人们不再瞧不起贫穷的病人，反倒开始瞧不起那些无病呻吟的人，在心里默念："天哪，你在这里真是浪费时间，快到后面去排队吧，真正的病人有优先权！"

你的安妮

•

1944年3月1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天气舒适极了，风景美得无法形容，我肯定很快就会到阁楼上去。

我已经找到了原因，明白为什么我比彼得忐忑得多。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可以在里面工作、做梦、思考和睡觉。

我被人从一个角落踢到另一个角落。在共用的房间里，我一直无法独处，可我又是那么期盼独处。正是这个原因让我屡屡逃往阁楼。只有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找到自我，但那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我不想为我的期盼怨天尤人，事实恰恰相反，我要勇敢起来！

幸好楼下的人们并没有留意到我内心的感受，他们只是发觉我日益冷酷，对待母亲越来越充满鄙夷，对父亲也少了一丝亲热，也不再向玛戈特吐露心声，我把自己封闭得严严实实。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外表的笃定，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场激战。那是我的期盼与理智之间的激战。至今为止，占上风的一直都是后者，可是，前者不该是更加强大的一方吗？我偶尔惧怕，却常常期盼事实如此！

哦，不能对彼得吐露心声实在太难了，可我知道，应该由他率先开口；我很难做到在梦中经历了那些对话和行为后，白天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是啊，姬蒂，安妮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孩子，可是我也恰恰生活在一个疯

狂的时代，并且身处一个更为疯狂的环境。

最让我感到安慰的莫过于，我还能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感受记录下来，要不然，我会彻底窒息的。对于这一切，彼得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总有一天可以跟他谈论这些。他一定对我有几分猜测，要不然，就凭迄今为止所认识的安妮，他怎么可能会喜欢呢？他这么一个热爱宁静与平和的人，怎么可能对我的喧闹和忙乱感同身受呢？他会不会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看穿我混凝土面具的人呢？他会不会很快就穿透这层面具呢？不是有一句谚语，说的是爱情总是紧随着同情的步伐，又或者它们二者相伴而行吗？这说的岂不就是我的情况？因为我对他的同情和我往日里对自己的同情几乎一致。

我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而他这么一个更加不善言辞的人又怎么可能先开口呢？我要是能给他写信就好了，那样的话，至少他能明白我想说什么，用语言表达实在是太困难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3月17日，星期五

最最亲爱的宝贝：

幸好一切都化险为夷了，贝普的感冒没有演变成流感，仅仅是嗓子哑了，库格勒先生也凭借一份医生的诊断证明得到了解脱。整个后屋洋溢着如释重负的气氛。这里一切安好！唯一的不妥就是我和玛戈特略微厌烦我们的父母。

你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对父亲的爱没有丝毫减少，而玛戈特也同样爱着父亲和母亲，可是，如果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也会想要一些自主决定的权利，甚至想要摆脱父母的束缚。每当我到楼上去的时候，就会被盘问想要去拿什么东西，盐是说不过去的。每天晚上，一到八点十五，母亲就会雷打不动地问我怎么还不换睡衣，任何一本我想看的书都必须经过他们点头。说实话，他们的审查一点也不严格，我几乎什么书都可以看，可是，所有的品头论足外加整日没完没了的盘问还是让我们感到抵触。

我身上还有一处让他们觉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不再愿意整日里这边亲一下，那边吻一下。所有那些甜美的、想入非非的称呼都让我感到做作；父亲热衷于谈论放屁和卫生间的嗜好令我觉得恶心。简而言之，我偶尔想要摆脱他们一阵子，这一点，他们却不明白。我并没有把我的任何想法告诉他们，我才不呢，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他们理解不了半分。

昨天晚上，玛戈特才说过："只要你托着下巴叹两口气，他们就立刻会问你是不是头疼或者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这真是让我觉得烦心。"

对我们两个人而言，这都是当头一棒：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本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已经所剩无几！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都在于我们目前扭曲的生存现状。对于这一点，我指的是所有外在方面，我们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可是从内在而言，我们比同龄的女孩子们成熟多了。尽管我只有十四岁，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知道分辨是非，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原则。尽管这对于一个少女来说或许很不可思议，可是我的确觉得自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大人，远远不止是一个小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其他任何人的个体。我知道自己比母亲更善于辩驳与讨论，我知道自己占据着更加客观的立场，我知道自己不那么大惊小怪，更为得体、巧妙，并且因此（你尽管笑吧）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她。如果想要我喜欢一个人，首先的条件就是我对他（或她）得有崇拜感，崇拜和尊重，而这两个必要条件我完全没有在母亲身上看到！

只要拥有彼得，这一切都会变好，因为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崇拜着他。噢，这个男孩多么好，多么帅气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3月18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从没向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倾诉过这么多有关自己、有关感情的事情，既然这样，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向你倾诉有关性的事情呢？

对于这个话题，父母和其他人都表现得非常古怪。无论对于男孩还是女孩，他们都不会选择在孩子们十二岁的时候告诉他们一切，反倒是在进行相关谈话时把孩子们赶出房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掌握相关的常识。一旦父母在日后发现孩子们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就会认为孩子们所知道的或是超过了现实情况，又或是有所不足。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弥补他们的缺失，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呢？

对成年人来说，他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障碍，可在我看来，这个障碍不过就是一块微乎其微的小石子而已。其实，他们认为一旦孩子们发现所谓的"不可亵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派胡言而已，孩子们就再也不会把婚姻看作是神圣与不可亵渎的了。我个人觉得，一个男人在迈入婚姻时带着一些经历根本就不算什么坏事，而它与婚姻本身不是不相干的吗？

在我十一岁那年，他们向我传达了有关月经的信息，而至于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意味着什么，那时的我压根儿都还不知道。十二岁半的时候，我对月经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是因为夏可不像我这么傻。我的直觉让我猜到了男女在一起时如何相处，做些什么；起初，我觉得这个想法很诡异，可是，当我在夏可那里得到证实时，我很为自己的直觉感到骄傲！

至于孩子不是从肚子里出来的这一点，也是我从夏可那里听来的。她淡淡地说道："那个产物从哪里进去，就完完整整地从哪里出来！"有关处女膜和更多详尽的描述都是我和夏可从一本有关性启蒙的书里看来的。我还知道，人有办法预防生孩子，不过，至于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还是一个秘密。当我来到这里之后，父亲跟我谈到过妓女一类的话题，可是就算把所有这些加起来，我依旧有一肚子问题没有找到答案。

如果母亲做不到事事向孩子阐述，而是让他们自己点点滴滴地拼凑，那一定是不对的。

尽管今天是星期六，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无聊！这是因为我和彼得一起在阁楼上待着，我闭着眼睛做着白日梦，好惬意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19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昨天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午饭过后，一切如常。五点钟，我去煮土豆，母亲交给我一些血肠，让我交给彼得。一开始，我很不情愿，不过最后还是照做了。

他没有接受，这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糟糕透顶的感觉，认为这仍旧是由那个有关猜疑的争吵引起的。突然，我再也承受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没做什么坚持就把盘子放回了母亲面前，自己坐在马桶上痛哭了一通。然后，我决定要和彼得把话说清楚。饭前，我们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帮他完成填字游戏，所以我什么话也不能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上桌的时候，我压低声音对他说："你今晚打算练习速记吗，彼得？"

"不。"他回答说。

"我待会儿想跟你聊一聊。"

他同意了。

洗完碗碟后，我来到他的房间里，问他是不是因为上一次的争吵才不肯接受血肠的。幸好不是那个原因，他只是觉得太快接受显得不够得体而已。房间里非常热，我的脸红得像苹果一样，因此，把玛戈特的水送到楼下后，我又到楼上来透了口气。碍于面子，我先在范·丹家的窗口站了一会儿，不过很快，我就来到了彼得跟前。窗户敞开着，他站在窗户的左侧，我来到窗户的右侧。能在微微的昏暗中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到底还是比在无尽的光明里聊天容易多了，我相信，彼得也是这样觉得的。我们向对方讲述了很多很多，千言万语，我根本没法把它们一一重现，不过那样的感觉很好，那是我在后屋中度过的最美妙的夜晚。简而言之，我还是可以告诉你其中的各类主题的：

首先，我们聊到了争吵，如今，我看待它的视角已经很不一样了。之后，又聊到了我们与父母之间的疏远。我跟彼得谈了母亲和父亲、玛戈特和我自己。他听着听着突然问道："你们肯定每天都互道晚安，还会同时亲吻一下吧？"

"一下？很多下呢！你不会吗？"

"不会。我似乎从来没有吻过任何人！"

"就算生日也不会吗？"

"会的，那时候会。"

我们聊到了信任，这是我们两个都没有给予我们父母的。我们说到了我们的父母深爱着彼此，也很想得到他的信任，可是他却不愿意。我们说到了我总是在床上号啕大哭，发泄心中的悲伤，而他则是到阁楼楼板上去破口大骂一通。我们说到了我和玛戈特才刚刚开始亲近对方，我们之间做不到敞开心扉，因为我们成天都待在一起。我们两个无话不谈，谈到信任，谈到情感，谈到我们自己，哦，他完全就是我所了解的那个样子。

之后，我们聊到了1942年那段时间，聊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多么不同，与那段时间相比，我们两个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聊到了在最初如何忍受不了对方。他觉得我太闹腾、难相处，我则是很快就觉得这个男孩一无是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打情骂俏，可现在，我倒是很庆幸。他也聊到，说自己总是形单影只。我也说到，我聒噪而又自命不凡，他很安静，而两者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说到，我也喜欢宁静；除了日记本之外，我从不藏着掖着。所有人都想要躲得我远远的，首先就是杜塞尔先生，而我却不喜欢成天跟父母一起待在屋子里。我们说到，他很庆幸我的父母有孩子，我很庆幸他也在这里。我终于理解了他的孤僻以及对待父母的态度，很愿意在遇到争吵的时候帮他一把。

"你成天都在帮我啊！"他说。

"怎么会？"我十分惊讶地问道。

"用你的快乐。"

这是他对我说过的最美妙的话语。他还说，每当我像从前那样去找他的时候，他从来没觉得烦，反倒觉得很好。我也告诉他，父亲和母亲口中所有的昵称都没什么实际含义；这边亲一下、那边吻一口并不能培养信任感。我们还聊到了各自的心愿、日记本和孤独感，每个人内在和外在的自己的区别，我的面具，等等。

太畅快了，他一定是对我产生了好伙伴般的喜爱，这暂时就足够了。我

[illegible]

你感恩而又快乐的安妮

*

1944年3月20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彼得问我能不能晚上去找他一下。他说，我绝对不会打扰到他，他的房间足够容纳我们两个人。我说，楼下的人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所以我不能每晚都去，不过，他倒是觉得我不应该在意那些。于是，我说自己很愿意在星期六的晚上再去找他，让他记得在月亮出来的时候提醒我一下。

"到时候，我们去楼下。"他说，"到那里去赏月。"我觉得很好，况且我也并不那么害怕小偷。

与此同时，我的幸福蒙上了一层阴影。很久以来，我都觉得玛戈特对彼得有着强烈的好感。我不知道她有多喜欢他，可是我觉得这很糟糕。如今，每当我与彼得见面时，我都会伤害她，有趣的是她没有任何表示。我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嫉妒到丧失理智，可是玛戈特只是告诉我不需要同情她。

"你像个电灯泡似的待在旁边，这让我觉得太难受了。"我又补充了一句。

"我已经习惯了。"她酸不溜丢地回答道。

我不敢把这话告诉彼得，或者留到以后再说吧，我们之间还有聊不完的话题呢。

昨天晚上，母亲给了我一个小教训，这全都是我自己活该。我对待她的冷漠、轻蔑实在不应该如此过分。因此，抛开一切事情不谈，我还是尽可能友善一些，收起我的评判吧！

就连皮姆也不再那么热情了。他再度试图对我那些幼稚的行为进行[illegible]纠正，因而变得异常冷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等着瞧吧！他威胁我，我要是再不完成代数作业，以后就再也别想有辅导了。尽管我可以等，但我还是打算动工了，前提是我能得到一本新书。

暂时就是这样，我只知道盯着彼得看，已经无药可救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这是玛戈特善心的证明，我今天收到的，1944年3月20日：

安妮，当我昨天告诉你，我没有嫉妒你的时候，我只说了50%的实话。事实就是，我既不嫉妒你，也不嫉妒彼得。我只是略微感到惋惜，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并且短期之内都找不到一个能与我交流思想和情感的人。也正是因为这样，如果你们两个可以为彼此带来信任的话，我会发自内心地为你们感到高兴。在这里，我们缺失的已经够多的了，缺失了对于大多数人都稀松平常的东西。

另外，我很确定自己和彼得之间永远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因为我认为自己需要与一个人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才会敞开心扉。我必须能感受到，即使我不说什么，他也能透彻地理解我的想法。可是，那个人必定在精神层面优越于我，而这一点，在彼得身上完全没有体现。我可以想象，你和彼得满足了我以上所提到的一切。

因此，你丝毫用不着为我的欠缺和抢走我的所得而感到歉意，那简直是胡思乱想。你和彼得的交往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的回复：

亲爱的玛戈特：

你的字条格外贴心，可是我多少还是有一点不安心，并且也永远不会彻底安心。

你所提到的信任度在现阶段的我和彼得之间还完全说不上，只不过，在敞开的、黑暗的窗前比在熹微的阳光下更能让人吐露心声，而低

声沉吟也远比高亢激昂更能让人倾吐内心的感受。我相信，你对彼得产生了手足一般的情感，很想帮助他，甚至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或许你可以再帮他一次，只不过，那并不是我们本意所说的信任。我认为信任应当是双方的，我相信这也正是父亲和我之间的信任没有更进一步的原因。

我们暂时就此打住，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的话，拜托以书面的方式表达。相比口头阐述，我更擅长用笔头表达自己的想法。你无法想象我多么欣赏你。我只希望自己也能传承你和父亲的些许善良，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接近了。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22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这是我昨天晚上从玛戈特那里收到的：

敬爱的安妮：

看完你昨天所写的字条后，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每当你去彼得那里做事或者聊天的时候，你都遭受着良心的谴责。这完全没有道理啊。在我的内心深处，终有一个人会与我互相信任，可我暂时还不能容忍自己把彼得放到那个位置上。

总而言之，情况是这样的，正如你所写到的那样，我把彼得当成了手足，确切地说……是一个弟弟，我们张开触须，探向对方，以求在日后的某一天，感知到兄弟姐妹间的情谊。这样的情况又或许永远也不会发生，反正现在的我们离这个目标还远着呢。你实在不需要对我抱有同情。尽一切可能享受你已经找到了的陪伴吧。

这段时间以来，这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了。姬蒂，我相信，后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大爱。这么看来，如果我们还要在这里待上很久的话，跟彼得结婚这样的玩笑话也不是那么不着边际。我并没有打算跟他结婚哦，我根

本不知道他成年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彼此相爱到想要结婚的地步。

如今，我已经可以肯定，彼得是喜欢我的。至于是哪种方式的喜欢，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他只想要一个好伙伴，或许他因为我是个女孩而受到了吸引，又或许他把我看作妹妹，我暂时还无从得知。当他告诉我，我总能在他与父母的争吵中帮到他时，我高兴极了，立刻向前迈进一步，相信了他的友谊。昨天的这个时候，我问他，如果这里有足足一打安妮，每一个都成天去找他的话，他会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如果她们全都跟你一样的话，那绝对算不上糟糕啊。"

他对我极度殷勤，我也相信他确实愿意看到我去找他。如今，他勤奋地学习法语，甚至晚上爬到床上继续学，一直坚持到十点一刻。

哦，每当我想起星期六的夜晚，想起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嗓音，我便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满意。我的意思是，就算时光倒流，我还是会说出同样的话语，不会像往常那样希望做出改变。无论是欢笑的时候还是静静地注视着前方的时候，他都那么俊美。他是那么贴心、那么美好、那么英俊。在我看来，他早已推翻了大多数对我的固有看法，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我根本不是平日里那个浮浅的安妮，而是一个梦幻般的人，有着和他本人同样多的困难！

昨天晚上，洗完碗碟后，我理所当然地等他邀请我留在楼上。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我走了，他到楼下来叫杜塞尔去听收音机，在浴室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可是，杜塞尔久久没有露面，于是他便去了楼上。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很早就上床了。

一整晚，我都坐立难安，一次又一次地去浴室，用冷水泼自己的脸，读一会儿书，又开小差，看看时钟，然后等啊等，等啊等，等啊等，听着他的动静。当我早早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今天晚上我要洗澡，那么明天呢？

明天还好遥远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我的回复：

亲爱的玛戈特：

我觉得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过不了太长时间，我和彼得之间就需要做一个决断了，要么恢复普通的样子，要么是其他的。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在这方面，我的目光很短浅。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如果我和彼得最终以友情收场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也很喜欢他，并且愿意在必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后者你是一定不会愿意的，可是我才不在乎呢。我不知道彼得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过我会问他的。看法一定不坏，应该恰恰相反！放心到阁楼上来吧，或者和我们一起去任何地方，你绝对不会打扰到我们的。我相信，我们两个已经默默地达成了一致：如果我们要聊天的话，就会选择夜晚时分，伴着无尽的黑暗。

打起精神来！我也是这样做的，即便有时也困难重重。好日子或许比想象中的来得更快。

你的安妮

●

1944年3月23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在这里，一切又渐渐步入正轨了。我们的粮票商们从监狱里放出来了，真是万幸！

从昨天起，梅普又回来了。今天，她的丈夫又卧床不起了。发抖和高烧——广为人知的流感症状。贝普好多了，只是还咳个不停。克莱曼还要在家待上很久。

昨天，一架飞机在这里撞毁了。机上人员及时启用降落伞跳了下来，飞机落到了一所学校里。学校里一个孩子也没有。事件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火灾，并导致了少量伤亡。德国人朝着降落的飞行员们猛烈开火，对于这种怯懦的行径，在一旁围观的阿姆斯特丹居民们都变得愤怒。我们——我所指的是女士们，吓得魂飞魄散。

哦——我觉得开头可怕到了极点。

现在说说我自己吧。

当我昨天来到彼得房间的时候，我们不知怎么的就谈及了性。很久以来，我一直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他。他什么都懂。当我告诉他，我和玛戈特没有如此亲密的时候，他目瞪口呆。我给他讲了许多关于玛戈特、我、母亲和父亲的事情，并告诉他，最近这段时间里，我已经什么都不敢问了。他主动提出给他的无常识，我感激不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给我讲了避孕用品是怎么使用的，我鲁莽地问他男孩是怎么知道自己成年的。对于这个问题，他说需要思考一下，会在晚上给我一个答案。我重点向他诉说了我与夏可之间的心路历程，还说女孩们在面对强壮的男孩时会难以抵挡。“咳，你不用怕我。”他说。晚上，当我回到那里的时候，他跟我说起了其他男孩。场面略微有些尴尬，但是能跟他聊聊这个话题还是很有益的。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无法想象跟别的异性朋友如此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最为私密的话题。我觉得自己如今什么都懂了。他给我大力普及了“避孕措施”[1]。

晚上，我和玛戈特在浴室里谈到了布拉姆和特蕾思。

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早餐过后，彼得给我使眼色，让我跟他到楼上去。“我被你耍得团团转。”他说，“我听见你和玛戈特昨天在浴室里的谈话了。我觉得你就是想打探一下，看看彼得究竟知道些什么，而你们可以从中找乐子！”

哦，我惊恐万状。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打消他脑海里这段羞愧难当的对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可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哦，不是的，彼得，”我说，“我没有那么不堪，我说过会闭嘴，那就会说到做到。上演这样的闹剧，这么不堪地对待严肃话题，不会的，彼得。这样的做法并不好玩，这太不光明磊落了。我什么都没说过，这是实话，你相信我吗？”

他保证会相信我，可是我还得跟他谈一谈，一整天，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此感到焦虑。幸好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的想法，万一他把对我如此不堪

1 原文为德语。

的看法整在心里呢？这个亲爱的彼得啊！我要，我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他！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24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近来，我常常在夜晚上楼，在彼得的房间里呼吸新鲜的夜间空气。相比沐浴在阳光之下，漆黑的房间能更快让人们开启有深度的对话。待在楼上，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望着窗外，我觉得很惬意。每当我从其他人面前消失，去了他的房间时，范·丹和杜塞尔就会表现得极其邪恶。他们管这叫作“卖熊的第二祖国”[1]，又或是说：“这种行为对于先生们来说合适吗？大晚上黑灯瞎火的，还要接待年轻女孩的造访？”对待这类所谓诙谐的评语，彼得的反应根是沉着镇定，简直令人惊讶。顺便说一句，我的妈妈也有着按捺不住的好奇心，也很想要询问我们对话的主题，只不过她暗自害怕我会给她一个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回答。彼得说，成年人的感受里只剩下恶意，因为我们还很年轻，不太在意他们的恶言相向。

有时候，他会到楼下来叫我，不过那也很难堪，尽管他做足了心理建设，可还是会满脸通红，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能庆幸自己从来不会脸红，在我看来，那绝对是世界上最令人不悦的感受了。

除此之外，一想到玛戈特孤零零地坐在楼下，而我却在楼上享受着舒适的陪伴，我就觉得十分烦恼。可是，我又有什么能做的呢？我丝毫不介意她跟我一起上楼，可是她完全就是一个电灯泡，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冷落。

对于这段突如其来的友谊，我被迫忍受其他所有人的高谈阔论，餐桌上的谈话每每涉及战争还要持续五年的假设，就会引到后屋里结婚的话题上去。事实上，我已经不记得这个话题上一回缺席我们的谈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其实，对于父母的闲话，我们又有什么好在意的呢？事实就是没什么好在意

[1] 原文为德语。

的，他们全都大惊怒了。难道我的父母已经忘记自己年轻时的岁月了吗？看起来是的。反正，每当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他们总会很认真；而每当我们认真的时候，他们却笑个不停。我实在不知道今后会变成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永无止境地聊下去。可是，如果我们之间有进展的话，就算我们不聊天，也能相处下去。只要楼上的老家伙们别作怪就行。这自然是因为他们不待见我。我和彼得绝对不会把我们聊天的内容告诉他们。想想看吧，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谈论了如此私密的话题，那会怎么样。

我很想问问彼得，问他知不知道女孩是什么模样的。我想，男孩下半身的结构一定不像女孩那么复杂。通过裸体男人的照片或图片就能清楚地看见那些东西的模样，可是女人就不行。不管它的名字是叫生殖器官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女孩两腿之间更加繁杂。我猜，他肯定还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女孩，说实话，我也没有。的确，男孩就简单多了。老天爷呀，那个装置该怎么解释呢？因为我从他的言语里就能推断出来，他所知道的也并不确切。

他提到了"子宫口"[1]，可是那玩意在里面，完全看不见。我们的这些部分被区分得很好。

在我十一二岁之前，我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小阴唇这种东西，它根本看不见。更有甚者，我还以为尿液是从阴蒂里流出来的。当我问母亲那个死胡同是什么的时候，她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唉，她的做法实在太愚蠢了！

言归正传。老天爷啊，没有示例，让我怎么解释清楚它的构造呢？要不我先在这里试试看？我说干就干！

站立的时候，从前面看，除了毛发，什么也看不见。女孩两腿之间有类似于小垫子般的东西，它们软绵绵的，同样被毛发覆盖着。站立的时候，它们就互相紧贴着，使得人们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坐下的时候，它们就会分开，那时就能看见，里面红彤彤、肉乎乎的，丑极了。最上面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位于大阴唇之间的顶部，有一块皮肤皱褶，仔细瞧瞧，其实那是一个小泡泡，它就是阴蒂。随后便轮到小阴唇了，它们也紧紧地贴在一块儿，简直就像是一片褶皱。当它们打开的时候，那里面便出现了一团肉乎乎的蒂头，

1 原文为德语。

它与我的大拇指指甲盖一般大小。其中，最上面的那部分很疏松，上面有个小洞洞，那放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最下面的那部分看上去不过是皮肤而已，这部上，那里便是阴道的所在。它完全被皮肤皱褶遮盖了，几乎丝毫没法被发现。下面的那个洞洞就是这么小，我简直无法想象男人是怎么进去的，更加难以会有一个完整的孩子从里面出来了。那个小洞洞连一根食指都很难装得下，这就是全部了，而它们恰恰扮演着那么重要的角色！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25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当人们自身产生变化时，他们总是在变化结束后才有所察觉。我变了，变得很彻底，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我的主张、看法、批判的眼光，我的外表、内心……一切都变了。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出这句话，因为这是真的，是好的。

我曾经告诉过你，对我来说，从时时刻刻被捧在掌心的生活掉入充斥着责备和成年人的冰冷现实，这有多么艰难。可是我之所以要如此忍受一切，父亲和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负有责任的。在家时，他们总想要给予我快乐，那样很好，可是来到这里以后，他们不应该变本加厉地刺激我，并且通过他们的争吵和八卦分派，独独让我见识到“他们”在争吵和流言中所持的立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他们在争吵中平分秋色。可如今，我看出这里从年长的到年轻的总共犯下多少错误。父亲和母亲对待范·丹一家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来不能坦诚、友好地交流（即便这种友好中带着几分排斥）。我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和平，我既不愿意争吵，也不愿意八卦。对父亲和玛戈特来说，这并不难做到；对母亲来说很困难，也正是因为这样，她对我偶尔的训诫倒是好极了。范·丹先生也可以深得人心，前提就是人们同意他的观点，静静地聆听，不发表过多意见，尤其是……对他所有的俏皮话和粗鄙的玩笑回敬以同样的玩笑。太太通过率真的交谈和事事妥协而深得人

心。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数不胜数的错误，她也能直截了当地承认。她对我的看法已经不像最初那么差了。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而原因就在于我很诚实，并且尽可能不再当面贬落别人。我想要说实话，而且我也相信这样的做法能帮助我得到更多收获。与此同时，我本人也能得到一种更好的感觉。

昨天，太太跟我提起了我们送给克莱曼先生的大米。“我们给了又给，给了还给。可是我突然达到了一个承受点，于是决定：到此为止。只要花费是小盘米饭对我们来说算不上什么，我们还可以吃豆子啊。”

“不是的，太太，”我回答说，“我同意您的意见。克莱曼先生或许能够弄到大米，但是他觉得为此费神费力很不值当。我们不应该挑剔帮助我们的人。但凡他们需要的东西，而我们又暂时用不上，那就应当给他们。每个星期一，品送出去呢？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也同样需要它们。”太太说。

太太并不赞同，不过她也说了，尽管她不同意我的意见，可她还是会妥协的。那完全是另外一桩事。

哎呀，我还是就此打住吧。有时候，我清楚自己的立场，而有时候，我也会动摇，不过我还是能获得成功的！对，没错！尤其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彼得总会帮助我渡过困境，助我一臂之力！

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喜欢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朝一日接吻。无论如何，我不想强求！

我已经告诉了父亲自己常常去找彼得，并问他有没有意见。他当然没有意见！

我越来越容易向彼得敞开心扉，平日里，我是从来不会松口的；就这样，我还告诉他，我以后想要写很多东西。就算我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也依旧想在从事我的职业或是其他职责之余，不要荒废写作。

我在世俗财物方面并不富足，我不美丽，不机灵，不聪明，可是我很幸福，并且会一直幸福下去！我有着乐观的天性，我热爱人类，我不爱猜忌，希望所有人都会和我一样幸福。

你忠实的安妮·M. 弗兰克

日复一日无所用，
长夜漫漫映苍穹。

（这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了，不能算是现在写的。由于我的诗句少得可怜，所以我还是决定把它记录下来。）

•

1944年3月27日，星期一

亲爱的基蒂：

事实上，当我们的避难史被记录在册的时候，理应在其中占据巨大篇幅的便是政治。可是，由于这个主题对我个人不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所以我一直对它置之不理。为此，我今天要把这一整封信都投注到政治话题上。

显而易见的是，围绕这个话题所展开的有数不胜数、各式各样的观点；至于人们在残酷的战争时期尤其容易提到这个话题，那就更是不言而喻了，但是……为此而引发出这么多的争吵，那就只能说是愚蠢了！随他们打赌、取笑、咒骂、抱怨吧，只要他们不侵犯其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不过，千万别让他们吵架，因为那往往会导致不太好的后果。从外面进来的人带来了大量与事实不相符的新闻，然而，至今为止，我们的收音机倒是还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谎话。杨、梅普、克莱曼、贝普和库格勒，所有这些人的政治态度都起起伏伏的，其中，杨的态度最平稳。

后屋里有关政治的氛围总是一成不变。在有关反攻、空袭、演讲等等的不计其数的辩论中，大家也能听到不计其数的高呼，例如："表可能！看在上帝的分上，要是他们现在才预备开始的话，那会变成神马样啊？！很佳，很棒，太好了！"[1]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别忘了，还有现实主义者，他们凭借旺盛的精力，尽心竭力地亮出自己的态度，正如以往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某位女士深深地憎恶她丈夫对英国人无条件地信任，某位先生由

[1] 此处应为安妮模仿或引用杜塞尔的话语，为了保留杜塞尔的口音，故使用"表"（不要）、"神马"（什么）。（编者注）

于他的夫人对他们挚爱的国土发表了戏谑和轻蔑的评论，而发起攻击！

这样的情况从每天清早持续到大半夜，最美妙的就是他们乐此不疲，也发明了一个方法，而它的功效无与伦比，这就像是用大头针去扎别人，令对方一蹦三尺高。我的方法用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原理。

引出政治，只要一个问题，一个词，一句话，一瞬间，全家人都被卷进来了！

他们就像是德国广播节目《军事力量情报》和英国广播公司还不够似的，前些天，又调出了《空军情势报告》。前言之，伟大。可是，另一方面，据说英国人派出空军昼夜持续作战，就像德国的宣传机器24小时不停地制造谎言！

于是，每天早晨八点（或更早），收音机就打开了，每小时都会有人收听，直到晚上九点或十点，甚至常常会到晚上十一点。这就是最佳证明，告诉我们成年人不仅有耐心，还有难以接收信息的大脑（当然，只是一部分人而已，我不想冒犯任何人）。我们每天只需要听一套，至多两套广播就足够了。可是这些老家伙们啊，算了，我已经说过了！工人节目、奥兰治、弗兰克·飞利浦又或是威廉明娜女王陛下，所有的都挨个儿放一遍，得到同等温柔的倾听。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时间，他们全都守着收音机，谈论吃饭、睡觉和政治。咻，这变得烦闷，必须绞尽脑汁才能不变成无聊的老婆子！政治对老家伙们的伤害太大了！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吧，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比敬爱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说。

时间是星期日晚上九点。茶端上了桌，外面套着保温罩，客人们陆陆续续地走进屋子。杜塞尔坐在收音机的左侧，先生坐在正前方，彼得紧挨着他。母亲坐在先生旁边，太太在他们身后。我和玛戈特坐在最后排，而皮姆则坐在桌子跟前。我注意到了，我并没有把我们的座位描述得十分清晰，不过说到底，我们的座位并不是关键所在。先生们抽着烟；彼得听得如坐针毡，眼皮垂了下来；妈妈穿着一件长款的深色家居服；太太吓得瑟瑟发抖，因为飞行员们丝毫不在意演说，喜气洋洋地飞向埃森；父亲一口一口地呷着茶；我和玛戈特这对难姐难妹被熟睡的莫琪压得动弹不得，我们两个分别被它占据

了一个膝盖。玛戈特的头发里别着卷发器，我的身上包裹着一件太小、太紧、太短的睡衣。这里表面上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平静祥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只不过，我心怀不安地等待着演说的影响。他们已经等不及了，不耐烦地跺起脚，又或是再次发动一场争吵！吱吱吱，吱吱吱，就像是一只猫想要引老鼠出洞，他们就这样惹恼对方，从而引致争吵和冲突。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28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有关政治，我还有很多很多能写的，不过，今天，我先要告诉你一大堆其他的事情。第一，母亲终于还是禁止我到楼上去了，据她所说，是因为范·丹太太心生嫉妒。第二，彼得也同时邀请了玛戈特一同到楼上去，至于他是出于礼貌还是认真的，我就不得而知了。第三，我今天询问了父亲，我是否有必要在意那样子的嫉妒，他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怎么样了呢？母亲很生气，再也不愿意让我上楼去了，而是想让我待在屋子里，在杜塞尔的身旁做事，或许她也很嫉妒。父亲大方地准许我和彼得待在一起，他很高兴看到我们能相处得这么融洽。玛戈特也很喜欢彼得，却又觉得三个人一起的时候难以讨论两个人之间所能谈论的话题。

除此之外，母亲认为彼得爱上我了。说实话，我很希望这是真的。那样的话，我们之间就扯平了，也更容易触动对方。她还说，他总是注视着我；的确，我们不止一次在房间里冲对方挤眉弄眼，他也不止一次地看着我的酒窝，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啊！不是吗？

我陷入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处境。母亲与我对立，我也与她对立。对于我和母亲之间悄无声息的斗争，父亲选择视而不见。母亲感到悲痛，因为她依旧爱我。我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她对我来说已经百无一用了。

至于彼得……我还不想放弃彼得，他是这么贴心，而我又是这么倾慕他，我们之间可以变得非常美好，这些老家伙们为什么又要来横插一脚？幸好我

习惯于掩饰自己的内心，而且我也成功地隐藏了自己对他的痴迷程度。他会不会有所畏惧呢？我应不应该摸摸他的脸颊，就像我在梦里触碰彼得儿的脸颊一样？哦，彼得和彼得儿，你们一模一样！大人们不理解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其实我们只要并肩坐在一起，即使不说话，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不理解是什么原因令我们互相吸引！哦，那些困难什么时候才能被克服啊！如果它们能被克服就好了，因为那样一来，结局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了。每当他把头枕在胳膊上、闭着眼睛的时候，他的模样就像是一个小珍。每当他与莫琪玩耍或者说到它的时候，他就充满了爱意。每当他扛起土豆又或其他沉甸甸的东西时，他就显得很强壮。

每当他去观望枪战或是在黑暗中监视小偷时，他都显得很勇敢；而每当他表现得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时候，又很可爱。我觉得，听他给我解释一些东西比我教他东西更有意思。我多么希望他能在绝大多数方面都胜我一筹啊！

再多的母亲们，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哦，要是他愿意说说话就好了。

父亲总说我是一个活在假想中的女孩，我只是虚荣而已！很少有人夸奖我的外貌美丽，C.N. 是个例外，这家伙觉得我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昨天，我受到了彼得发自内心的称赞，为了让你知道有多好玩，我会大致复述我们的对话。

彼得经常说："笑一笑！"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昨天，我问道："你为什么总是让我笑？"

"因为好玩。你一笑，脸上就会有酒窝，你怎么做到的？"

"我生来就是这样。我的下巴上也有。这是我唯一的美貌。"

"才不是呢，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我从来都不漂亮，也永远不会变得漂亮！"

"我完全不认同。我觉得你很漂亮。"

"才不是呢。"

"既然我这么说了，你就可以相信我！"当然，我也对他说出了同样的评语。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29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昨天晚上，博克斯坦部长通过奥兰治电台宣布，战争结束后要收集一切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日记本和信件。他们自然而然一同扑向了我的日记本。想想看吧，如果我能出版一本有关后屋的小说，那该多有趣啊。光看名字，人们一定会以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

现在说回严肃的话题，等战争结束后，过上大约十年，当人们说起我们犹太人是怎么生活的，吃了什么，说了什么，别人一定会觉得很搞笑。尽管我告诉了你许多关于我们的事情，可是，你对我们的生活依旧知之甚少。惹昨时女士们有多么害怕，例如星期日，350架英国飞机在艾默伊登上空投下50万公斤的炸弹时，房屋如何像一棵小草一样在风中摇曳；以及这里流行着多少种疾病。

对于所有这些事情，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如果我想要一五一十地让你了解的话，那就得写上一整天才行。人们为了买到蔬菜和其他一切能买到的东西排起了长队；医生不能到病人家中出诊，因为他们的交通工具一眨眼的工夫就会被偷走；入室盗窃和其他盗窃不胜枚举，多得令人禁不住怀疑荷兰人究竟受到了什么力量的激发，以至于一夜间变得盗窃成瘾。年龄在八岁到十一岁之间的小孩子砸烂房屋的窗户，把里面的东西偷个精光。谁也不敢离家超过五分钟，因为一旦离开，财物转眼就不见了。报纸上每天都刊登着有偿寻回被偷走的打字机、波斯地毯、电子钟表、衣料等等的广告。街边的电子钟遭到拆卸，电话亭里的电话机被拆了个底朝天。

大众的情绪一定也好不到哪里去，每个人都忍受着饥饿，一个星期的定量食物只够吃上两天的，代用咖啡除外。人们对反攻望眼欲穿，男人们不得不去德国，孩子们要么生病，要么营养不良，所有人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和破破烂烂的鞋子。黑市上，一副鞋底的价格是7.5荷兰盾。此外，大多数鞋匠不再接待任何顾客，除非对方愿意等上四个月的时间，而鞋子往往在这期间消失不见了。

这里有一件事倒是好的——对抗政府的破坏运动随着食物品质的恶化和对民众管控的加剧而愈演愈烈。配给部门、警察、公务员，所有这些要么伙伴帮助自己的同胞，要么出卖他们，把他们送进监狱。幸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荷兰公民站错了队。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31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想想看吧，天气还很寒冷，可是大多数人都已经断煤一个月了，是不是很烦人？整体的氛围因为俄国前线告捷而重拾乐观，因为那实在是棒极了！我并不经常提到政治，但是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必要告诉你一下，他们离波兰总督府只有咫尺之遥，并抵达了罗马尼亚的普鲁特河。他们逼近敖德萨周边，还包围了捷尔诺波尔。他们每天晚上都在期待斯大林额外签署一份公报。

莫斯科鸣了很多响礼炮，以至于这座城市每天都被笼罩在隆隆声中。至于他们这样做，是想装作战争近在眼前，还是他们想不出更好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我不知道！

匈牙利被德国的军队占领了，那里还住着100万犹太人，他们的日子一定也完蛋了。

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今天是范·丹先生的生日，他得到的东西有两盒烟草，他妻子保存下来的够冲一杯的咖啡，库格勒先生送的柠檬宾治酒，梅普送的沙丁鱼，我们送的古龙水、两枝欧丁香和郁金香。

别忘了，还有一个添加了覆盆子浆果馅料的蛋糕。由于面粉质量太差，又缺黄油，蛋糕有一点黏糊糊的，不过，还是很好吃。

有关我和彼得的闲话平息了一些，他今天晚上来接我，是不是很友善呢？这可是他自己认为很乏味的事情啊！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待在一起，谈论一切可以谈论的话题。跟其他男孩聊天时，一旦聊到敏感话题，我就必须克制自己，可在他面前却不需要，这太好了。我们就是这样，聊

到了血液，随之而来的便是月经。他觉得我们女人还是非常坚强的，因为我们承受得了如此的失血。在他的眼里，我也很坚强。啦啦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比之前好多了。上帝并没有丢弃我，会我孤身一人，也永远不会丢弃我。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1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姬蒂：

说到底，一切还是太艰难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我极度渴望他的吻，一个期盼已久的吻。他该不会是一直把我看作一个好伙伴，再无其他吧？

你我都知道，我很坚强，能够独自承受大多数的困苦。我一直也不习惯于同其他人分担，我从来都不依赖我的母亲，可是现在，我很想把脑袋倚靠在彼得的肩膀上，只要安安静静的就好。

我忘不了，忘不了我曾梦见彼得的脸颊，那时候，一切都很美好！难道他就不期待吗？

他会不会仅仅是因为害羞而不敢表露心迹呢？

他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想要我陪伴他呢？哦，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

让我就此打住吧，让我安静一会儿，我会恢复坚强，只需要多一些耐心，对方就会追赶上来了。然而，糟糕的就是，眼下的情形看起来实在太像是我在追求他了。任何时候都是我到楼上去，而不是他来找我。可是这完全是由房间分配造成的，对于这个缺陷，他非常理解。哦，是的，他一定什么都理解。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3日，星期一

最亲爱的雅蒂：

我要打破自己的常规，把有关食物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你，因为不仅仅在后屋，更是在整个荷兰、整个欧洲，甚至更加遥远的地方，它都是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问题。

在这里度过的21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不少“食物周期”，它的含义你马上就会知道了。我对“食物周期”的理解就是，人们除了某种特定的餐食或者某种特定的蔬菜之外，吃不到其他任何食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的食物只有苦苣菜：带泥沙的、不带泥沙的，捣碎了配土豆泥吃、单吃、烤着吃；之后就是菠菜，再后来是茎蓝、鸦葱、黄瓜、西红柿、酸菜等等。

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吃酸菜的滋味可真不好受，不过，人在饥饿的时候就没那么多怨言了。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最“美妙”的周期——我们什么蔬菜也没有。

我们这个星期的特惠午餐是：红竹豆、豌豆汤、土豆配面粉团子、土豆乱炖，承蒙上帝保佑，又是芜菁叶或者腐烂的胡萝卜，之后回到红竹豆。我们每一餐都吃土豆，从早餐就开始了，原因是面包短缺，不过，早餐的土豆还是微微烤过的。煮汤时用的是红竹豆、白腰豆、土豆、袋装的菜丝佐料、袋装鸡汤佐料、袋装豆汤。所有的食物里都有红竹豆，尤其是面包里。每天晚上，我们吃的都是土豆配人造卤汁[1]，幸好我们还有一些甜菜沙拉。另外，我还得特别提一下面粉团子，那是我们用救济面粉、水和酵母调制成的。它们黏答答、稠糊糊的，落进胃里，就像石头一样，唉，好吧！

最勾魂摄魄的就是每周一片的猪肝肠和涂抹在干面包上的果酱。不过，我们还活着，而食物甚至还往往很美味！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 由香精等材料勾兑的卤汁，模仿肉汁，但并不含有肉类。（编者注）

1944年4月5日，星期三

亲爱的彼得：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战争的终点实在太远了，简直遥不可及、虚无缥缈、如梦如幻。到了九月，如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话，我就再也不上学了，因为我可不想落后别人两年。

日子充斥着彼得，唯有彼得，他充斥着我的梦境和思考。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晚上。我变得非常可怜巴巴，哦，糟透了。我坐在彼得身旁，压抑着我的泪水，稍后与范·丹一家一起喝柠檬宾治酒，笑得前仰后合，兴高采烈。刚刚得到片刻的独处，我就感觉到自己需要哭个痛快。就这样，我拿着睡袍，整个人滑落到地上，先十分炽烈地做了长长的祷告，接着，我把头埋在胳膊里哭了起来，抱着自己的膝盖，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蜷成一团。狠狠地喘了一口大气后，我回到了房间里，压抑着自己的泪水，因为我不愿意让里面的人听到任何声音。随后，我给自己打气，我告诉自己的无外乎是："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这个不寻常的姿势导致我全身僵直地撞到了床沿上，然后继续挣扎了一会儿，直到十点半差一点的时候重新回到床上。结束了！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必须忙碌起来，为了防止自己变得愚蠢，为了有所进步，为了成为一名记者，因为这是我的目标！我知道自己具备写作能力。有几篇故事很不错，我对于后屋的描述很幽默，我的日记本里有一大部分内容都活灵活现，可是……至于我究竟有没有才能，这还要拭目以待。

《伊娃的梦》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故事，而诡异的就是我完全不知道灵感是从哪里来的。《伽蒂的一生》里的许多部分也很好，可是合在一起却什么也不是。对此，我本人是最尖锐、最好的评判者，我自己知道，哪些部分写得好，哪些部分写得不好。不写作的人永远都不会懂得写作的乐趣。从前，我总是因为自己不会画画而感到懊恼，可是现在，我却因为自己擅长写作而感到无比幸福。

如果我的才能不足以让我从事杂志或书籍的写作，好吧，至少我还可

以为自己写作。不过，我想要取得进步，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余生要像母亲范·丹太太和其他那些妇女一样：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为人们所遗忘。除了丈夫和孩子之外，我必须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值得我为之奉献的东西！哦，是的，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一生碌碌无为。我希望为生活在我死后周围却不认识我的人们带去益处和快乐，我想要继续活下去，就算在我死后也一样！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如此感谢上帝，感谢他在我出生时就赐予了我这项能力，让我在未来有所发展，并通过写作表达出自己的内心！

写作时，我能吐露内心所有的想法，我的悲伤消失了，我的勇气重获新生了！可是，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我这辈子还有可能写出巨作来吗？我这辈子还有可能成为一名记者或者作家吗？

我希望可以，哦，我是多么希望可以啊，因为我能通过写作记录一切：我的思想、我的理想和我的幻想。

我已经很久没继续写《伽蒂的一生》了，我的头脑清楚地知道故事要怎样继续，可是它进展得不太顺利。或许它永远也完成不了了，最终只能落入废纸篓或者火炉里。这个想法很可怕，只不过，我又会想：仅仅十四岁，又没有什么经历，是不可能写得出哲学巨著来的。

鼓起新的勇气，继续开动吧，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写作是我心甘情愿要做的事！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你问过我，我的爱好和兴趣是什么，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不过，我要警告你，别吃惊，因为实在太多了。

第一是写作，不过，我其实并没有把它当成爱好。

第二，族谱。我正在所有的报纸、书籍和档案中寻找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俄国、挪威和荷兰的皇室和贵族的族谱。对于其中的一大

部分，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更何况，我早就从先前阅读过的各类传记或是历史书籍中摘取了许多笔记。许多历史片段甚至还被我抄录了下来。

我的第三项爱好就是历史，父亲已经为我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等不及哪一天我可以到公共图书馆查阅我想了解的一切了。

第四个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就算是在这里，我也珍藏着各类与此相关的书籍。无论是九位缪斯还是宙斯的七位妻子，我都能倒背如流。赫拉克勒斯[1]的妻子等等，我都能信手拈来。

除此之外的消遣就是电影明星和家庭相片。我热爱阅读和书籍；对艺术史，尤其是作家、诗人和画家们有着浓厚的兴趣，或许以后还会加上音乐家们。我对代数、几何和算术有着一定程度的反感。至于其他所有学科，我都非常喜欢，其中，历史更是独占鳌头！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4月11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我已经晕头转向了，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星期四（就是我上次给你写信那天），一切正常。

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下午，我们一起玩“地产大亨”。星期六下午也是如此。这些天，日子过得很快。

星期六大约两点钟，爆发了激烈的枪战，先生们说，那是一阵枪林弹雨。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平静。

星期日下午四点半，彼得在我的邀请下来到我的房间，五点一刻，我们来到前侧阁楼，在那里待到六点钟。六点到七点一刻之间，电台播放了美妙的莫扎特音乐会，我尤其为《小夜曲》所陶醉。在厨房里，我是几乎不可能听到这样美妙的音乐的，因为一听到美妙的音乐，我就会随之荡漾起来。

[1] 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之子。

星期日晚上，我得没洗成澡，因为盥洗盆里堆满了衣服，放在楼下的储藏室。八点钟，我们一起来到前侧阁楼上。为了坐得舒服一些，我带上了我们房间里唯一的一个长沙发椅靠垫。我们坐在箱子上。无论箱子还是靠垫都很硬，所以我们并不是无人看管。

八点四十五的时候，范·丹先生突然吹了一声口哨，问我们是不是拿走了杜塞尔先生的一个靠垫。我们两个一同蹦了起来，带着靠垫、猫，跟着范·丹一起去了楼下。这个垫子还经历了一段极其悲惨的遭遇。杜塞尔气呼呼的，因为我拿走了他睡觉用的枕头，他担心会沾染上跳蚤。他吵吵嚷嚷地把所有人都招来了。出于对他恶毒行为的报复，我和彼得把两个硬邦邦的圆子塞到了他的床上，之后，因为他又回到了房间里，所以就又把它们拿了出来。我们为这段小插曲笑得前仰后合。

可是，我们的乐趣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九点半，彼得轻轻地敲了敲门，问父亲能不能到楼上去帮忙解释一个难懂的英语句子。“这有点不大对头。”我对玛戈特说，“这假得也太明显了，先生们聊天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入室盗窃了！”

我的推断是正确的，有人正在试图闯入仓库。一眨眼的工夫，父亲、范·丹和彼得就到了楼下。玛戈特、母亲、太太和我等待着。身陷恐惧的四个女人需要说话，我们就一直滔滔不绝，直到楼下传来一记敲打声，随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九点四十五分的钟声响起。每个人都面无血色。只不过，尽管心里很害怕，可我们还是很平静的。先生们去哪儿了？那记敲打声是哪儿来的？他们该不会是跟闯入者打起来了吧？谁也不愿意再多想，我们等待着。

十点钟，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父亲面色惨白、局促不安地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范·丹先生。“关灯，轻手轻脚地上楼，家里很快就会来警察了！”

没有时间害怕，灯熄灭了，我赶紧抓起一件外套。大家一同坐在楼上。

“发生什么了？快告诉我们！”

谁也没有说话，先生们又下楼去了。

直到十点十分，他们四个才一起回到楼上，其中两人守在彼得敞开的窗口跟前放哨，通往梯台的门关闭了，旋转式柜子合上了。我们在小夜灯上挂了一件毛衣，随后，他们开口了：

彼得听见梯台上传来了两声响亮的拍打声，来到楼下，发现仓库大门的左侧缺了一大块门板。他冲到楼上，通知了家里的壮劳力，他们四个人一同下了楼。当他们走进仓库的时候，闯入者还在那里继续偷东西。范·丹先生想都不想就大喊了一声："警察！"

外面传来一阵匆匆忙忙的脚步声，闯入者闻风而逃。为了不让那个洞引起警察的注意，门板被先生们放回原位，然而，外面传来的一记重踹使得它倒落在地上。先生们被这么多放肆的行径弄得手足无措，无论是范·丹先生还是彼得都变得气势汹汹。范·丹先生狠狠地把斧子砸到地上，周围鸦雀无声，门板重新挡住洞口。干扰再度出现。外面的一对男女打开手电筒，用刺眼的光线照亮了整座仓库。"搞什么鬼？！"某位先生嘟哝道，然后……他们的角色从警察变成了闯入者。他们四个朝着楼上跑去。杜塞尔和范·丹先生抱着前者的书，彼得打开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窗，把电话机砸到地上，最后，他们四个都躲到了藏身墙的后面。

（第一部分完。）

十有八九是那对举着手电筒的男女通知了警察。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星期日的晚上，也就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第二天没有人来办公室上班，因此，星期二上午之前所有人都动弹不得。想想看吧，一天两夜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我们不敢胡思乱想，只是坐在一片漆黑之中，太太出于恐惧，已经把灯彻底熄灭了，大家压低声音交头接耳，每每听见吱嘎声时，就会传出一片"嘘嘘，嘘嘘嘘"的声响。

时间到了十点半，十一点，没有动静，父亲和范·丹先生轮番来看我们。然后，在十一点十五分时，楼下一片嘈杂。我们能听见全家人的呼吸声，除此之外，我们一动也不敢动。脚步声在房屋里回荡，私人办公室，厨房，然后是……我们的楼梯。这下，再也听不到任何人的呼吸声了，八颗心脏怦怦直跳。我们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随之而来的是在旋转式柜子里的一阵窸窸窣窣。

这一刻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这下，我们完蛋了！"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我们十五人[1]当晚就被盖世太保逮走的情景。

旋转式柜子里悉悉率率的，一连两次，然后，一个罐头掉到地上，脚步声渐行渐远。看来，我们得救了！每个人都浑身颤抖，我听见四周传来牙齿打战的声音，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就这么一直坐到十一点半。

房屋里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声响，可是我们的梯台上还亮着灯，那正是柜子跟前。那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柜子太可疑？还是他们仅仅是忘记关灯了？还会有人来关灯吗？话匣子打开了，房屋里没有任何人了，或许还有一名警卫会守在门口。我们一连做了三件事：说出我们的猜测，吓得瑟瑟发抖，必须上卫生间。水桶在阁楼上，只有彼得的锡罐垃圾桶能作为替代品。范·丹先生带头，接着是父亲，母亲羞愧极了。父亲把桶拿到房间里，玛戈特、太太和我都等不及了，最后，母亲也下定了决心。

大家不住地要纸，幸好我的口袋里还有一些。

桶臭烘烘的，每个人都小声地嘀咕着。我们累了，时间已经指向十二点。

"躺在地上睡觉吧！"我和玛戈特分别得到了一个枕头外加被褥。玛戈特躺在储物柜的稍远处，我则躺在桌脚之间。相对而言，地上没有那么臭，可是太太还是蹑手蹑脚地取来了一些漂白粉，往夜壶上盖了一块擦碗布，当作第二道防护措施。

交谈、窃窃私语、羞怯、臭气、放屁，不停地有人用夜壶；这让人怎么睡啊！两点半的时候，我实在太累了，直到三点半为止，我再也没有听见任何声响。当太太把脑袋枕在我的脚上时，我醒了过来。

"拜托您给我一些能穿的衣服吧！"我要求道。有人给了我一些衣物，于是我在睡衣外面套了一条羊毛裤子、红色的毛衣、黑色的短裙、白色的长筒袜和破了的半筒袜。

太太坐回到椅子上，先生则枕着我的脚躺下身来。我从三点半开始思考，依然抖个不停，以至于范·丹先生也无法入睡。我做起了警察会回到这里的打算，到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是避难者。他们要么是善良的荷兰人，那

1 "后屋"的避难者与救助者共十四人，此处或为安妮的笔误。（编者注）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要么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1]分子，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贿赂他们！

“快把收音机处理了！”太太叹息道。

“是啊，丢到灶台底下，”先生同答说，“他们要是能找到我们，自然也能找到收音机！”

“那样的话，他们也会找到安妮的日记本的。”父亲也掺和进来了。

“那就把它烧了。”我们之中最害怕的那个人提议道。

这和警察摇动柜子门的时候一样，成为我最惊恐的时刻，别想碰我的日记本，我的日记本一刻也不会离开我！不过，父亲没再理会那些话。幸好如此。

要是把所有记得的对话都摘录一遍，根本一点意思都没有，大家的话实在太多了，我安慰了担惊受怕的太太。我们谈到了逃生和盖世太保的审讯，谈到了打电话和怎样勇敢起来。

“现在，我们要表现得像士兵一样，太太，要是我们完蛋了的话，好吧，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女王和祖国，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正如奥兰治国王一直说的那样。唯一一点不可理喻的就是，我们让其他人也卷入了这场不幸之中！”

一小时过后，范·丹先生和太太交换了一下位置，父亲来到我的身旁。先生们一刻不停地抽着烟，偶尔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尿个尿，再重新继续。

四点钟，五点钟，五点半。这会儿，我坐在彼得的身旁倾听着，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挨得那么近，以至于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方身体的颤抖，我们坐着，时而冒出一个词，竖起耳朵使劲听。他们在屋里撤下了遮光板，动手记录要点，准备在打电话的时候告诉克莱曼。

七点钟，他们打算给克莱曼打电话，派人到这里来。风险就是站在门口或是仓库里的那名守卫或许会听见我们打电话的声音，这种可能性很大，可是，警察回来的可能性比它更大。

尽管我记有备忘录，不过，为了明确起见，我还是把它们摘抄一遍吧。

---

1 成立于1931年，是荷兰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党派，后来发展成为纳粹主义政党。（编者注）

入室盗窃：警察说到了房子里，一直搜查到旋转式柜子为止，没有再进一步。

闯入者明显被打断了，强行打开仓库门，从花园逃跑了，正门上插着门闩，库格勒必然是从第二扇门离开的。

打字机和计算器摆在私人办公室的黑色箱子里，很安全。

梅普和贝普的换洗衣物也好端端地放在厨房的洗衣桶里。只有贝普和库格勒拿着第二扇门的钥匙，锁很有可能坏了。

试图通知杨，并且拿到钥匙，到办公室里查看，还需要喂猫。

此外，一切都尽如人意。我们给克莱曼打了电话，取走了门上的杆子，把打字机藏进箱子里。随后，我们坐回到桌子跟前，等候杨又或是警察的到来。

彼得睡着了，我和范·丹先生躺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楼下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我蹑手蹑脚地起身。“是杨！”

“不对，不对，是警察！”其他人说。

有人敲响了我们的柜子门，梅普吹了一声口哨。范·丹太太再也承受不住了，她面如死灰、有气无力地倒在她的椅子上，这样的焦灼但凡再多持续一分钟，她就要晕过去了。

当杨和梅普进门的时候，我们的房间里呈现出辉煌的一幕，单单桌子就值得拍一张照片留念：《影视与戏剧》平摊在桌上，翻开在一页舞女的页面，上面粘满了果酱和治疗腹泻的胶质药物，两瓶果酱、四分之三个面包、果胶、镜子、梳子、火柴、烟灰、香烟、烟草、烟灰缸、书本、一条内裤、手电筒、太太的发梳、卫生纸等等。

不消说，我们用欢呼和泪水迎接了杨和梅普，杨用白色的木板把洞钉了起来，又赶忙和梅普一同离开，把入室盗窃的事情报告给警察。梅普还在仓库大门底下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是守夜人司雷赫斯留下的，正是他发现了洞孔，并通知了警察。杨也要去拜访司雷赫斯一下。

因此，我们大约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收拾一下自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半小时可以带来像这半小时这么多的改变。

我和玛戈特把楼下的床铺平，上卫生间，刷牙，洗手，整理了一下头发。随后，我又对房间进行了简单的收拾，而后回到楼上。桌子早就被清理干净了，我们端来了一些水，冲泡了咖啡和茶，煮了牛奶，摆放好茶歇的用具。父亲和彼得用热水和漂白粉清空了屎尿桶，其中最大的桶满得都快溢出来了，沉甸甸的，几乎抬不动，更何况，那玩意儿还漏了，以至于它不得不被提进一个水桶里带走。

十一点钟，杨回来了，我们和他一同围坐在桌子跟前，气氛渐渐地又恢复了愉悦。按照杨所说，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司雷赫斯还在睡觉，因此，他的妻子告诉杨，这位先生在沿着运河巡逻时发现了我们房子里的洞，于是叫来了一名警察，与他一起在物业里走了一个来回。司雷赫斯先生是一名个体守夜人，每天晚上，他都领着他的两条狗，蹬着自行车，骑行在运河沿岸。先生会在星期二那天来找库格勒，并且更清楚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警察局里的人对于入室盗窃还一无所知，不过，他们还是当即记录在案，准备星期二过来察看。

回来的路上，杨恰好路过了范·胡芬家。他是我们的土豆供应商。杨在那里停留了片刻，讲述了有关入室盗窃的事情。

“我知道。”范·胡芬淡淡地说道，“昨天晚上，我和我的妻子从您的物业旁经过，看见门上有一个洞。我的妻子已经准备继续往前走了，不过，我还是举着手电筒看了一看，小偷一定是那个时候逃走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没有选择报警，因为我不想伤及您的任何利益。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的猜测却很多。”杨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离开了。范·胡芬一定是猜到我们住在这里了，因为他总是在十二点半过后把土豆送来，而不是一点半过后。多好的人啊！

杨动身离开，我们清洗了碗碟，那时候，已经是一点钟了。我们八个人全都去睡觉了。两点四十五分，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杜塞尔先生不见了。一脸倦容的我恰好在浴室碰见了彼得。他刚刚从楼上下来。我们约定在楼下见。我把自己拾掇了一番，然后走下楼去。

“你还敢到前侧阁楼上去吗？”他问。我表示可以，拿起我的枕头，用布包裹了一圈，和他一起去了前侧阁楼。天气好极了，很快，警报声就回响起

来。我们待在原地没有动弹。彼得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我也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我们就这样抱着彼此，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直到玛戈特在阳台上叫我们喝咖啡。

我们把面包一扫而空，喝了柠檬汽水。开着玩笑，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晚上，我向彼得表达了感谢，因为他是我们所有人之中最勇敢的。

我们之中从没有人落入过那天晚上那样的险境之中。上帝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我们。想想看吧：警察就站在我们的柜子门跟前，亮着灯，可我们居然没有被发现！“这下，我们完蛋了！”那一刻，我轻轻地说。可是，我们却得救了。当反攻的炸弹来袭时，人们会竭力自保，可是这一次的盗窃事件，让我们都为无辜、善良、一直帮助我们的基督徒担惊受怕。

“我们得救了，请继续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唯一能说的。

这段经历带来了不小的变化。从那天起，杜塞尔每晚都待在浴室里，彼得在八点半和九点半的时候检查房子。彼得的窗户再也不能打开了，因为害怕赫连锁店的人发现那扇窗户敞开过。每天晚上九点半以后，不允许再冲卫生间。司雷赫斯先生受聘当上了守夜人。今天晚上一位黑市木匠会过来，他会把我们白色的法兰克福床敲凿成一道封锁线。后屋里争论来争论去的。库格勒责备了我们的粗心大意，杨也说我们压根就不应该下楼去。眼下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楚那个司雷赫斯究竟可不可靠，看看门后发出动静的时候他的狗会不会狂吠，怎么做出一道障碍物，以及其他许多事情。

我们受到强烈的警示，提醒我们自己是受束缚的犹太人，被束缚于某一个地方，没有权利，却有千万种责任。

我们犹太人不能流露自己的感情，我们必须勇敢、坚强，我们必须承担自身的痛楚，不许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相信上帝。这场残酷的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不仅仅成为犹太人，更是人！

是谁把这些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是谁令我们犹太人有别于其他所有的民族？是谁让我们至今为止饱受摧残？曾经，是上帝，是他决定了我们的模样，可是，把我们高高捧起的也会是上帝。只要我们承受住了这些摧残，最终依

自会有犹太人存活下来，那么犹太人就会从罪人摇身一变成为糟糕。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的信仰会教导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向善，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经受摧残。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单纯的荷兰人，或是单纯的英国人，又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与此同时，我们永远都是犹太人，我们必须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也愿意当犹太人。

勇敢起来！让我们明晰自己的责任，不要怨天尤人，出路一定会到来，上帝从来没有弃我们民族于不顾。历经这么多个世纪，依然有犹太人存活下来，历经这么多个世纪，犹太人一直在遭受摧残，可是，历经这么多个世纪，他们也变得坚强了。软弱的人会被淘汰，而坚强的人则会留存下来，永不泯灭！

那一夜，我知道自己终究会死，我等待着警察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就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做好了准备。

我非常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我的国家，可是现在，既然我再度得救了，那么我对于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大心愿就是：变成一名荷兰人！

我热爱荷兰人，我热爱我们的国土，我热爱这里的语言，并且想要在这里工作。即便我要给女王本人写信，我也会坚持自己的目标，绝不屈服！

我对于父母的依赖越来越少，尽管我的年纪还这么小，可我比母亲拥有更多生活的勇气，更多正确而又完好的正义感。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观点，有一种信仰，还有一份爱。让我做回我自己吧，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内心刚毅、勇气十足的女人！

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的话，我会获得比母亲更多的成就，我不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为这个世界、为所有的人做事！

此刻，我知道，勇气和欢乐是最首要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4月14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这里的氛围紧张极了。皮姆正在气头上，一点就着；太太感冒了，躺在

床上满腹牢骚；没有了烟丝的先生脸色煞白；牺牲了大量闲暇的杜塞尔满肚子见解，诸如此类。此时此刻，我们并不走运。卫生间漏水了，水龙头也关不住了。幸亏我们四处都有关系，东西才能一件接一件地修理好。

你知道的，我偶尔会多愁善感，不过……这里偶尔也能容得下愁绪。我和彼得在一堆废品和尘土的包围下，坐在一个硬邦邦的木头箱子上，紧紧挨在一起，伸出胳膊揽住彼此的肩膀，他的手里攥着我的一绺发梢。外面的小鸟唱出动人心弦的歌声，我们看着树木渐渐变绿，太阳在屋外召唤我们，天空如此湛蓝，哦，就是那一刻，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期盼！

在这里，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心怀不满、充满愁怨的面容，只有叹气和受到压抑的抱怨。表面上看来，就好像我们突然遭受了重大的变故似的。然而，这都是自己作践的结果。后屋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出良好的榜样，每个人都必须想办法遏制住自己的坏脾气！

我们成天都能听到：要是能快点结束就好了！

我的工作、我的希望、我的勇气、我的爱，
这一切助我坚持，予我优待！

姬蒂，我毫不动摇地相信，今天的我略微丧失了理智，而我完全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我感知不到其中的任何联系。有时候，我的心里会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今后到底会不会有人对我的闲话家常感兴趣。所有的无稽之谈将会被命名为《一只丑小鸭的真情流露》。

我的日记本对博克斯坦先生和格布兰迪先生是绝对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荷兰驻伦敦流亡政府中的成员。

1944年4月15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这话是出自真心的，猜猜这里又发生什么事了：彼得忘记把插在门后面的门闩卸下来，结果就是库格和其他人都进不了屋了。他去了盖赫连锁店，砸开了厨房的窗户。我们的窗户敞开着，而这一点也被盖赫那边的人看见了。盖赫的人会怎么想呢？还有范·马尔仑？库格勒怒不可遏。他受尽责怪，大家认为这都是他不肯换门才导致的。而我们却随随便便地犯下这么愚蠢的错误！彼得完全六神无主了。当母亲在餐桌上说到自己最同情的人是彼得时，他险些哭了起来。这同样是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和范·丹先生几乎每天都会询问有没有把门闩卸掉。或许我待会儿可以安慰他一下。我非常想帮他一把！

以下是最近几个星期里的几条后屋秘闻：

一周前的那个星期六，波什突然出毛病了。它异常安静，还淌着口水。梅普赶忙把它抱了起来，用毯子包裹着，塞进一个购物袋里，带它去了猫狗诊所。医生给它开了一剂药水，用于治疗波什的内脏。彼得喂它吃了几次药剂，可是没过多久，波什就消失不见了，没日没夜地在外游荡，一定是去找它的姑娘了。如今，它的鼻子肿了起来，一旦把它抱起来，它就会喵喵叫。或许它在试图捕获猎物的时候挨揍了。莫琪已经一连几天都嗓子沙哑。正当我们打算送它去看医生的时候，它的身体却康复了一半。

现如今，我们的阁楼窗户在夜里会略微敞开一些。我和彼得常常趁着夜晚时分去楼上坐着。

多亏有了橡胶黏合剂和油漆，我们的卫生间很快就修好了，就连拧不紧的水龙头也换成了新的。

幸好克莱曼先生的健康状况也有所好转，他近期就要去见专科医生了。我们只希望他的胃不需要动手术。

这个月，我们得到了八张粮票。

遗憾的是，我们前十四天里得不到任何燕麦或者薏米，取而代之的只有

豆荚。我们最新出品的美味佳肴就是辣椒菜。运气不好的话，玻璃罐里空空如也，便只有黄瓜和一些芥末酱。我们很难获得蔬菜，东也是生菜，西也是生菜，我们唯一的餐饮就是土豆和人造奶油。

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一半以上的地区。

美国人没能在卡西诺山[1]取得任何进展。我们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西墙[2]轰炸持续不断，激烈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位于海牙的荷兰户籍联盟遭到轰炸机的进攻。所有的荷兰人都获得了新的户籍卡。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4月16日，星期日

最亲爱的姬蒂：

记住昨天这个日子，因为它是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天。对于所有女孩来说，献出初吻的日子不都是很重要的吗？！好吧，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布拉姆留在我右侧脸颊上的吻不能算，沃德斯特拉印在我右手上的那个也同样不算数。至于我怎么会突然得到这个吻嘛，好吧，我这就告诉你。

昨天晚上八点钟，我和彼得一同坐在他的长沙发椅上，没过多久，他就把胳膊搭在了我身上（由于昨天是星期六，他并没有穿着他的工作服）。“我们挪一挪吧，”我说，“那样，我的脑袋就不会撞到柜子上了。”他赶忙挪动位置，直到自己被挤到一个角落里。我的胳膊穿过他的胳膊，搭在他的后背上。由于他的胳膊挂靠在我的肩膀上，因此，他微微地压迫着我。近来，我们常常这样坐着，不过从来没有挨得像昨天晚上这么近。他牢牢地贴着我的身体，我的左胸靠在他的身上，我的心跳得更快了，不过这还远远没有结束。他等着我把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又把自己的脑袋搁了上来。过了大约五分钟，我直起身子，他伸出手，一把把我的脑袋抱回怀里。哦，那份感

1 卡西诺山，位于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大区，弗罗西诺内省。

2 西墙，位于耶路撒冷旧城，是犹太教的第一圣地。（编者注）

实太美妙了，我说不出话来，这种愉悦感太强烈了。他略有些笨拙地抚摩着我的脸颊和胳膊，玩弄着我卷曲的发梢，我们的脑袋几乎一直紧紧地倚靠在一起。

我没法向你表述席卷而来的感受，姬蒂，我太幸福了，我想，他也一样。

八点半，我们站起身来。彼得穿上了他的运动鞋，以便第二轮巡逻时，脚步声更轻一些。我站在他的身旁。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突然找到正确的动作的，可是，在我们下楼之前，他吻了我一下，隔着我的头发，一半落在我的左脸颊上，一半落在我的耳朵上。我急步跑下楼，没有回头看一眼，满心期待着今天的到来。

星期日上午十一点不到。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17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你能相信父亲和母亲同意我这个不到十五岁的女孩和一个十七岁半的男孩一起坐在长沙发椅上，互相亲吻吗？反正我是不相信的，我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吧。躺在他怀里做白日梦的感觉是如此宁静，如此安全；他的脸颊贴在我脸颊上的感觉简直令人心潮澎湃；知道有一个人在等我的感觉实在太美好了。可是，这里的的确确需要一个“可是”，彼得会满足于现状吗？我绝对没有忘记他的承诺，可是……他是一个男孩啊！

我的心里很清楚，我很早熟，不到十五岁就已经这么独立，对于其他人来说，确实有点难以理解。我几乎可以肯定，玛戈特是绝对不会在订婚或者结婚之前亲吻任何一个男孩的。

无论是彼得还是我，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也肯定没有接触过别的男人。要是让我的朋友们以及夏可知道，我躺在彼得的怀抱里，心贴着他的胸口，脑袋倚着他的肩膀，与他头碰头、脸贴脸，她们会有什么反应？

哦，安妮，太蠢啦了。可是说真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羞耻的。我们被束缚在这个地方，与世隔绝，整日处在惊恐和忧虑之中，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更是如此。我们这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还要保持距离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样的时候亲吻对方呢？我们为什么非要等到合适的年龄呢？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疑虑呢？

我决心管好我自己，他从来没想过要伤我的心或是伤害我，我为什么就不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一些让我们两个都感到幸福的事呢？

不过，姬蒂，我也相信，你能觉察到我的些许疑虑。我想，这是因为我的担忧想要对抗这样的鬼鬼祟祟。你觉得我有必要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告诉父亲吗？你觉得我们之间的秘密有必要让第三个人知道吗？许多微妙的感觉会从而消失殆尽，可是我的内心是否就能因此而获得安宁呢？我需要跟他谈一谈。

哦，对了，我还有许多想要跟他谈的，毕竟，就凭互相依偎这一点，我并不觉得它有任何意义。只有向对方倾诉自己的想法，才能产生充分的信任。不过，正因如此，我们两个一定都能变得更加坚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昨天早晨，我们又是六点钟就起的床，因为全家人都听见了入室盗窃的动静。事情或许发生在我们的某个邻居家中，这一次，他们才是受害者。七点钟进行检查时，我们的门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幸好如此！

•

194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这里一切安好。昨天晚上，木匠又来了，他开始往门框上钉铁板。

父亲刚刚还说过，他有绝对的把握，5 月 20 日之前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行动，所涉及的区域不仅有苏联和意大利，甚至还有西线。身陷目前的处境里，时间过得越久，我就越难想象解放的到来。

昨天，我和彼得终于开启了我们之间的谈话，这场谈话被推迟了至少十

关。我向他解释了关于女孩子的一切，就算是面对最私密的话题，也毫无顾虑。他认为图解中把女人身体的入口忽略不计了，这让我觉得有点滑稽。他无法想象那东西确确实实就在女性两腿之间。这个晚上在一个互动式的亲吻中结束了，就在嘴巴旁边一点点。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啊！

或许，我下次到楼上去的时候还是应该带上我的美文美句摘抄本，这样就能探讨更有深度的话题了，我没法满足于日复一日地躺在彼此的怀抱里。我非常希望，他也是这样觉得的。

历经了一个慵懒的冬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绚烂的春天，四月确实春光明媚，不太热，也不太冷，偶尔下一场倾盆大雨。我们的栗子树已经变得绿油油的，甚至还能时不时地看见几簇小花。

星期六，贝普带来了四束花，把我们惯坏了。其中三束是水仙，另一束是葡萄风信子。后者是送给我的。库格勒先生给我们送来越来越多的报纸。

我要去做代数题了，姬蒂，再见。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4月19日，星期三

最亲爱的宝贝：

（这个称呼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主演是多利特·克莱斯勒、伊达·伍斯特和哈拉尔德·保尔森！）

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在敞开的窗口眺望大自然、聆听小鸟歌唱、感受阳光播洒在面庞上、怀里抱着一个亲爱的男孩更美妙呢？当他的双臂环绕着我时，我的感受如此宁静、如此安全，明明知道他就在身旁，却依然默默无言，这一定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的宁静是好的。哦，从此不受打扰，甚至连莫琪也不能来打扰我们。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4月21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昨天下午，我嗓子疼，躺在床上。才躺了一个下午我就觉得百无聊赖，况且我也没有发烧，于是，我今天就又起床了。嗓子疼也“治愈了”[1]。

或许你也已经发现了，昨天是我们那位元首的五十五岁生日。今天是约克的女王储——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的十八岁生日。英国广播公司播报，她并没有像其他公主那样，在这一天宣布成年。我们盘算着这位美女最后会嫁给哪位王子，无奈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合适的，或许她的妹妹玛格丽特·罗斯公主可以嫁给比利时王储博杜安！

我们在这里遭受着一场接一场的苦难，我们还没来得及把大门搞定，范·马尔仑的问题就又冒出来了。毫无疑问，是他偷走了土豆淀粉，还想把罪名推到贝普头上。后屋显然再度陷入骚乱。贝普愤怒到情绪失控，或许库格勒有办法让这个卑鄙的浑蛋现出原形。

今天早晨，贝多芬大街的那位鉴定师来了。他想要用400荷兰盾买我们的箱子。在我们看来，其他的报价也都太低了。

我想要咨询《王子》杂志，问问他们能不能刊登我写的小故事，当然了，用笔名。不过，我至今为止所写的小故事都太长了，我觉得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下回见，亲爱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4月25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杜塞尔又有足足十天没跟范·丹说过话了，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经历了入

1 原文为德语。

窗户后，采取了一连串新的安全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再也不允许他晚上下楼。彼得每天晚上九点半都会和范·丹先生进行最后的一轮巡视，在那之后，也不允许下楼。晚上八点以后，卫生间不能再冲水，同样，晚上八点以后也不可以。窗户只有在上午库格勒的办公室里亮起灯以后才能打开，晚上再也不能支杆子。最后这一条成了杜塞尔生闷气的理由。他声称范·丹冲他嚷了，可是这完全是他自己惹的祸。他说他没有食物也能活，但是没有空气就不行，因此必须想一个办法把窗户打开。

"我会去跟库格勒先生谈的。"他对我说。我回答说这一类事情并不是由库格勒先生做主的，而是需要集体讨论。

"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背着我进行的，好吧，我去找你的父亲谈谈。"

同样，他再也不能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到库格勒的办公室去了，否则，要是盖赫连锁店的老板来了的话，是会听见的。然而，杜塞尔还是不管不顾地待在那里。范·丹怒不可遏，与父亲一道去楼下同他谈话。不用说，他再次找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可是这一次却连父亲都没能糊弄过去。如今，父亲也尽量不和他说话，因为杜塞尔羞辱了他。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其他人也同样不知道，不过情况一定很糟糕。

下个星期是那团厄运的生日。过生日，不用开口，生闷气，收礼物，这一切怎么可能和谐呢？

弗斯盖伊尔先生的状况急速恶化，他已经连续十多天发着40摄氏度的高烧。医生认为已经无药可救，他们认为癌症已经扩散到肺部了。这个可怜的人啊，大家都很想帮助他，可是除了上帝，谁也帮不了他！

我写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它的题目是《小迷糊——世界的探索者》。它很对我那三名听众的胃口。

我的感冒仍然很严重，不仅传染给了玛戈特，就连母亲和父亲也没有逃过一劫。但愿彼得不会感冒。他想要我吻他，称呼我为他的"黄金国"。真是不着边际，这个傻男孩！不过，他还是非常可爱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27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太太气呼呼的，一个劲儿地抱怨，先是抱怨感冒，说她自己没有收到巧克力糖，说受不了别人成天擤鼻子。之后又抱怨见不到太阳，抱怨反攻久久没有到来，抱怨我们不能向窗外眺望，等等。我们禁不住一个劲儿地笑她，事实也并没有那么糟糕，于是她也跟着一块儿笑了起来。

我们的土豆乱炖的菜谱因为缺少洋葱而进行了调整：

土豆削皮后放入生食搅拌机里搅碎，加入少量干燥的政府面粉和盐。用石蜡或者硬脂精涂抹盆子或是烤盘，把面糊烘烤2.5个小时。食用时加入烂草莓泥。

（少了洋葱，模具和面团都缺油！）

眼下，我正在阅读《查理五世》，这本书是哥廷根大学的一位教授写的，这个人花了四十年时间才写成这本书。我五天读了50页，这已经是极限了。这本书一共有598页，这样，你就能计算得出来，我需要多长时间把它读完了，之后还有第二册呢！不过……这本书非常有趣！

我在一天之内所完成的功课比普通女学生多得多！首先，我把纳尔逊的《最后一笔》中的一段从荷兰语翻译成英语。随后，我又温习了大北方战争（1700—1721）的延续，有彼得大帝、查理十二世[1]、奥古斯特二世[2]、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3]、马泽帕[4]，有戈里齐亚[5]、勃兰登堡[6]、西波美拉尼亚[7]、后波美

1 查理十二世（1682—1718），瑞典瓦萨王朝第十位国王，大北方战争时期杰出的军事家。

2 奥古斯特二世（1670—1733），波兰国王，史称“强力王”。

3 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1677—1766），史称斯坦尼斯瓦夫一世，波兰及立陶宛联邦国王。

4 伊万·马泽帕（1639—1709），彼得大帝时代乌克兰盖特曼，即乌克兰军队指挥官。

5 戈里齐亚，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

6 勃兰登堡，德国东北部的一个州。

7 西波美拉尼亚，是一个历史地域名称，即波美拉尼亚西部，位于波兰西北方和德国东北方，现在属于波兰。

拉尼亚[1]和丹麦，外加重要年份。接着，我落地巴西，读到了巴伊亚州的烟草，盛产的咖啡、里约热内卢的150万居民，读到了伯南布哥州和圣保罗，差点忘了，还有亚马孙河。有黑人，穆拉托人[2]、梅斯蒂索人[3]、白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文盲以及疟疾。由于还剩一些时间，我又快速地浏览了一张族谱：从约翰六世、威廉·路德维克、恩斯特·卡西米尔一世、亨德里克·卡西米尔一世一直到小玛格丽特·弗朗西丝卡（1943年出生于渥太华）。

十二点：我到阁楼上继续学习研究座堂牧师、神父、牧师、主教，还有……噢！一直学到一点钟。

两点以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哼哼）又劳碌了起来，这会儿该轮到狭鼻小目[4]和阔鼻小目[5]了。姬蒂，快说说河马有多少颗牙齿！

随之而来的是《圣经》、挪亚方舟、闪、含、雅弗[6]，之后是《查理五世》。我之后又在彼得那里阅读了萨克雷[7]的《上校》，看的是英语版。接下来，听写法语单词，再对比密西西比和密苏里！

今天说得够多的了，再会！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4月28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从没忘记过那个关于彼得·希夫的梦（见一月初的日记）。时至今日，只要回想起，我就能感觉到他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那是一种奇妙的感受，能治愈一切。与这里的彼得之间，我偶尔也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不过从来都

---

1 后波美拉尼亚，位于奥得河与东波美拉尼亚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波兰领土。

2 穆拉托人，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

3 梅斯蒂索人，美洲原住民与欧洲人的混血儿。在菲律宾亦指本国人与外国人的混血儿。

4 狭鼻小目，是灵长目简鼻亚目中三个小目之一，包含了旧世界猴（猴总科）及猿（人猿总科）。

5 阔鼻小目，又称新世界猴，是产于中美与南美的四科灵长目动物，与旧世界猴合称为猴。

6 闪、含和雅弗皆出自《旧约全书·创世纪》，都是挪亚的儿子。

7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代表作品《名利场》。

没有达到过那么强烈的程度，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块儿，就像平时那样坐在长沙发椅上，彼此相拥。这时，平日里的那个安妮溜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第二个安妮，这个安妮不再大胆而风趣，而是只想要得贴心与温柔。

我偎靠在他身上，感受到内心的情感波涛汹涌，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左眼的泪水滴落在他的工作服上，右眼的泪水沿着我的鼻尖滑落，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而后也落在了他的工作服上。他留意到了吗？没有任何动作显示出这个迹象。他是否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呢？他也几乎一言不发。他是否知道，自己的面前坐着两个安妮？这全都是一些得不到回应的问题。

八点半，我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跟前，我们通常都是在那里告别的。我依旧瑟瑟发抖，我依然是第二个安妮。他朝我走来，我张开双臂，环抱着他的脖子，亲吻了他的左脸颊，正当我打算亲吻他的右脸时，我的嘴碰到了他的嘴，我们任由它们贴到了一起。我们头晕目眩地扭在一起，一下又一下，怎么也停不下来，哦！

彼得需要关爱，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女孩，第一次了解到，就算是最会胡闹的女孩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旦与她单独相处，她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交付出友情与自我，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过任何男性或是女性的朋友。如今，我们彼此相遇，我不曾了解他，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知心的人，这样的情况就此结束了……可是相同的问题却依旧挥之不去："这样好吗？"我这么快就妥协，变得如此张狂，几乎和彼得一样张狂和急迫，这样好吗？作为一个女孩，我真的可以这样放纵自己吗？

答案只有一个："我太期待了……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这么孤独，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丝慰藉！"

早晨，我们一切如旧，下午除了偶尔破例之外，基本也都循规蹈矩。可是到了晚上，一整天的期待席卷而来，此前的种种幸福和喜悦都浮现在脑海里，我们心里所惦记的只有对方。每天晚上，在最后的亲吻过后，我很想赶快逃跑，不再注视他的眼睛，在黑暗之中，独自一人，逃跑，逃跑！

当我到达十四级台阶底下时，我又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形呢？明亮的灯光、

东问问，西笑笑，我必须伪装，不能显露出任何的异样。

我还是心太软，在遇到昨天晚上那样的冲击时，做不到一把把他推开。温柔的安妮出现得太少了，因此，她也不会任由别人轻易地把自己赶走。彼得触动了我，程度超越了我过往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除了在我的梦里！彼得抓住了我的心，挖掘出了我的内在，对于任何人来说，随后安安静静地对自身内在进行修复应该都是不言而喻的吧？哦，彼得，你对我做了什么？你想要我怎么样？

我该何去何从？哦，现在我能理解贝普了，现在，现在我自己经历着这一切，现在我明白了她的困扰；如果我再长大一些，他想要跟我结婚的话，我该怎么回答呢？安妮，诚实一点！你是不可能和他结婚的，可是放手也很难。彼得太没个性，太缺乏意志力，太缺少勇气和毅力。他还是一个孩子，他的内在并不比我成熟，他想要的不过就是安宁和幸福而已。

我真的只有十四岁吗？[1]我真的只是一个傻乎乎的女学生吗？我真的在所有方面都不经世事吗？我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经验，我经历了同龄人闻所未闻的事情。

我害怕我自己，我害怕自己在期待的驱使下过快妥协，今后怎么才能跟别的男孩融洽相处呢？哦，这太难了，随时随地都是内心与理智的争斗，一切都是时机的产物，可是我真的能确定自己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吗？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5月2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星期六晚上，我问彼得，我是否应该告诉父亲一部分我们之间的事情，他经过了一番摇摆后，认为我应该这么做。我很高兴，这证实了他的通情达理和善解人意。我一下楼就和父亲一起去取水，才刚到台阶上，我就开口说

1 安妮在1944年4月17日的日记便用了“十五岁”的说法，此处用“十四岁”可能系笔误，或由于还没到她的生日。（编者注）

道："父亲，你一定能够理解，如果我和彼得在一起的话，就一刻也不想分开，这是不是很糟糕？"父亲并没有立即回答，他等待了片刻，然后说道："不，这并不糟糕，可是，安妮，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你一定要小心啊。"他还说了一些类似的话语。之后，我们就上楼了。星期日早晨，他把我叫到身边，说道："安妮，我又考虑了一下（听到这里，我开始感到害怕！），其实，后面的事并不是假好，我以为你们是好伙伴。彼得爱上你了吗？"

"毫无疑问。"我回答道。

"是啊，你知道的，我非常理解你们，但是你应该矜持一些。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地到楼上去，别再对他进行不必要的激励。在这些事情上，男人永远都是主动的一方，女人却可以矜持一些。如果你自由地生活在外面，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你能见到别的男孩、女孩，你可以离开一下，运动运动，做做其他的事情，可是在这里，如果在这里相处得太久了，你想要离开，那是不可能的，你们每小时都会见到对方，事实上，是时时刻刻。小心一点，安妮，不要过分认真了！"

"我没有，父亲，但是彼得的举止很得体，他是一个可爱的男孩！"

"是的，可是他的性格不够强硬，他容易受到好的影响，也容易受到坏的影响。我希望他会一直好下去，因为他的本性是好的。"

我们继续聊了一会儿，然后约定，由父亲跟他谈谈。

星期日下午，彼得在阁楼上问道："你跟你的父亲谈过了吗，安妮？"

"是的，"我回答，"我这就告诉你。父亲没觉得这很糟糕，不过，他也说了，我们在这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能会引发一些小冲突。"

"我们可以做一个约定啊，约好绝不吵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信守这个约定。"

"我也是，彼得，但是父亲认为我们做不到，他以为我们是好伙伴。你觉得这行不通吗？"

"我觉得可以，你呢？"

"我也是。我也对父亲说了，我很信任你。我信任你，彼得，就像对父亲那样百分百的信任，我也相信，你是值得我这样做的，不是吗？"

"希望如此。"（他非常害羞，双颊泛红）

“我信任你，彼得，”我继续说道，“我相信，你的性格很好，你会在世界上有所成就的。”

之后，我们还聊了其他事情，晚些时候，我还说：“有朝一日我们离开了这里，我知道，你再也不会想起我来。”

他的反应很激烈。“不是这样的，安妮，哦，不是的，你不能这样看我！”这时，有人喊我们。

父亲跟他聊了聊，这是他星期一告诉我的。“你的父亲以为朋友之间的情谊也有可能转化成爱恋，”他说，“可是我回答他，我们会自我约束的。”

如今，父亲要求我晚上少去楼上，可是我不愿意，这不仅是因为我想要跟彼得待在一起，更是因为我之前说的，我信任他。我信任他，我也想向他证明这份信任，如果我满心猜忌地待在楼下，那就没法证明了。

不行，我去了！

与此同时，杜塞尔式的悲剧又得以善终了。星期六晚上，他在餐桌上用荷兰语组成良好的措辞，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范·丹当即就消气了。杜塞尔一定是花了一整天的工夫才准备出那些话的。

星期日是他的生日，这一天安安静静地度过了。我们送了他一瓶1919年的好酒，范·丹一家（终于可以把礼物送出手了）送了他一瓶辣腌菜和一套剃须刀，库格勒送了他一罐柠檬糖浆（用来制作柠檬汽水），梅普送了他一本名为《小马丁》的书，贝普送了他一个盆栽。他请大家每人吃了一个鸡蛋。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5月3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首先通报一下这个星期的新闻！政治正在休假，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新闻。渐渐地，我也开始相信反攻终将到来，他们总不可能让俄国人清理战场吧，再说，俄国人此刻也同样无所作为。

克雷格先生又开始每天早晨上班了。他为彼得的长沙发椅弄来了一把新弹簧，彼得不得不重新使沙发套。他丝毫提不起兴致，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克雷格还给我们弄来了专门用来灭跳蚤的猫咪灭蚤粉。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彼什不见了？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它就不见踪影了。它一定早就去了猫咪天堂，而它的身体则已经成为某位动物朋友盘中的美餐，或许哪个有钱的女孩会得到一顶用它的毛皮做成的帽子。对于这件事，彼得感到非常哀伤。

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们每逢星期六就在十一点半吃午饭。然后，我们得靠早晨的一小碗粥撑很久。从明天开始，每天都会如此，这是为了省下一顿餐食。蔬菜依然非常稀缺，我们今天中午吃的是腐烂的炖劣质生菜。只有普通的生菜、菠菜和炖生菜，除此之外就没吃的了。配餐是腐烂的土豆，真是美妙的搭配啊！

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月经了，星期日，它终于又来了。尽管很麻烦，很慌乱，可我还是觉得很高兴，毕竟它没有更长时间地弃我于不顾。

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这里常常能听到一些令人心灰意冷的话语："有什么用啊，哦，战争到底有什么用啊？人类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呢？为什么非要毁掉一切呢？"

这样的问题是人之常情，可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是啊，他们为什么不断地在英国建造更大的飞机、更重的炸弹，并且重建一式一样的房屋？为什么每天都要往战争中投注成百上千万的资金，却不在医学、艺术家、穷人身上投入一分钱？为什么有的人在挨饿，而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却任由多余的食物发霉、腐烂？哦，人类为什么这么疯狂？

我从来都不相信战争是单纯由大人物、统治者和资本家们发动的。哦，不是这样的。小人物也同样热衷战争，要不然，民众早就奋起抗争了！如今，人们被激起了毁灭的冲动、杀戮的冲动、谋害他人并且暴怒的冲动。只要全人类没有共同经历蜕变，无一例外，那么，战争就会肆虐，所有被建立的、开垦的、成长的东西都会被断绝、摧毁，继而重新开始！

我常常多愁善感，却从来没有陷入过绝望，我把避难视作一场危险重重的奇遇，既浪漫又有趣。我把每一个不足都视作日记的文娱素材。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过一种与其他女孩截然不同的生活，我的生活日后更是会与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截然不同。这为有趣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因为这个，单单因为这个，我必须学会在最危险的时刻笑对滑稽的境遇。

我很年轻，拥有许多潜能；我很年轻、坚强，经历着难得的奇遇；我身处其中，不能因为无法自娱自乐而整日牢骚满腹！我有许多收获：乐观的天性，无穷的快乐和力量。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成长，感受到解放的临近，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感受到身边人的美好，感受到这场奇遇的乐趣和兴味！我为什么要绝望呢？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5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父亲对我很不满意，他认为，在他与我星期日交谈过后，我理应不会每天晚上都到楼上去了。他不想要我们之间有任何“亲昵之举”[1]。我听不得那个词语，单单谈论这些事情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他为什么还非要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呢？！我今天要找他谈一谈。玛戈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你看，我准备说的话基本就是这样：

父亲，我想，你一定在等我给你一个解释，那么我就照做吧。你对我很失望，希望我能矜持一些，你一定很希望我能具备一个十四岁孩子该有的样子。可你大错特错了！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从1942年7月开始，一直到几个星期之前，我的日子都过得非常不容易。你要是知道我是多么频繁地在夜里哭泣，知道我是多么绝望和不幸，知道我感到多么孤独，那么你就能够理

[1] 原文为德语。

解我为什么想要到楼上去了！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状况，我之所以不需要母亲或是其他任何人的支持，这并不是一夜之间所达成的。我是经历了无穷无尽的斗争和眼泪才变得这么独立的，才成为今天的模样。你可以笑，可以不相信我，我无所谓，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且我丝毫不觉得自己需要对你们负责。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我觉得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你会认为我鬼鬼祟祟的，可是，对于我的行为，我唯一需要负责任的就是我自己。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全都闭上眼睛，捂住耳朵，这其中也包括你。你没有帮助我。恰恰相反，我所得到的别无其他，只有警告，警告我不要大呼小叫。我之所以大呼小叫完全是因为不想成天被悲伤包围而已，我之所以大大咧咧就是为了不要整日听见内心的那个声音。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上演着一出喜剧，日复一日，却从来没有抱怨过，没有忘乎所以，一点都没有，而现在，现在的我已经结束了战斗。我已经取得了胜利！我获得了肉体和精神的独立，我再也不需要母亲了，经过所有的斗争，我已经变得十分坚强。如今，如今的我出类拔萃，如今的我知道自己经历了足够的抗争，如今的我想要遵从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选择一条我认为正确的道路。

你不能，也不许再把我看作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历经所有的苦难后，我的精神已经超越了这个年龄。我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我会按自认为力所能及的标准作出行动！

你不能和风细雨地阻止我到楼上去，你要么下一道全面禁令，要么无条件地信任我，别再管我！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6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昨天吃饭前，我把信塞进了父亲的口袋里，照玛戈特所说，他读过信后，一整晚都没精打采的。（我在楼上洗碗！）可怜的皮姆，我可以想象这样的行

文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是多么敏感啊！我立刻告诉彼得，让他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说。

皮娜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他以后还会提吗？

这里的一切又渐渐步入正轨了。杨、库格勒和克莱蒂所讲述的物价和外面的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2 磅茶叶要 350 荷兰盾，1/2 磅咖啡要 80 荷兰盾，黄油每磅 35 荷兰盾，一个鸡蛋 1.45 荷兰盾，保加利亚烟草每盎司价值 14 荷兰盾！所有人都参与了黑市交易，每个跑腿的男孩都有东西可以提供。我们面包师家的伙计给我们送来了一些补丁丝线，细细的一缕就要 9 毛钱，奶农弄到了黑市粮票，殡仪馆送来了奶酪。每天都上演着盗窃、谋杀的戏码，警察和守夜人与职业小偷所做的努力不相上下，每个人都想要填饱自己的肚子。可是，鉴于涨工资是明令禁止的，因此人们只能坑蒙拐骗。专职处理青少年罪案的警察疲于追踪工作，每天都有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或者更大年龄的女孩失踪。

我努力想要完成《仙女爱伦》这则小故事。为了逗趣，我打算在父亲生日的时候把这个故事送给他，额外附送所有著作权。再见（实际上是错误的。英国的德语电台的用词是“下次收听再会”[1]，我应该写成“下次落笔再会”）。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早晨

亲爱的姬蒂：

昨天下午，我和父亲进行了一番长谈，我大哭特哭了一通，他也不例外。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姬蒂？

“我一生之中收到过很多信，但这封是最不堪的！你啊，安妮，你从父母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爱，你有一对随时准备对你施以援手的双亲，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无条件地捍卫着你。可你却说什么不负有任何责任！你

1 原文为德语。

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自己被孤立。不是这样的，安妮，这样的控诉太不公平了！

“或许这并不是你的本意，可是落在纸上就是如此。不是这样的，安妮，我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指责！”

哦，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确实是我有生以来做出的最糟糕的行径。我只想通过哭泣和流泪来维护自己的形象，只想拔高自己的形象，以赢获得他的尊重。当然，我也很伤心。有关母亲的一切说的都是实话，可是如此责怪这么好的皮姆，那个无论曾经还是现在都全心全意为我付出的皮姆，不行，这简直超越了可恶。

偶尔令我从不可企及的高处跌落下来，略微打碎我的骄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我过于自我满足了。安妮小姐的所作所为远远称不上完美！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很爱另一个人，却令他伤心，甚至还是有意为之，那么这个人实在太可鄙了，极其可鄙！

而最令我感到羞愧的是父亲原谅我的方式。他对我非常贴心，就好像他做错了什么事一般，而且还会把信丢进火炉。不行，安妮，你还有数不清的东西要学，就从这一刻开始吧，别再看轻他人、责怪他人！

我曾经经历过许多悲伤，可是，处在我这个年龄的人，有谁不是这样呢？我上演了许多喜剧，可是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孤独，却几乎从来没有感到过绝望！像父亲那样提着一把刀走上街，试图做一个了断的经历我还从来都没有过。

我应当万分羞愧，我也确实感到万分羞愧。做过的事情覆水难收，但是人们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我想要从头来过，这不会很难，因为现在的我有了彼得。在他的支持下，我一定能做得到！我不再是独自一人，他爱我，我也爱他，我有我的书本、我的练习册和我的日记本，我这个人并没有那么不堪，没有那么笨到无可救药，我有着快乐的天性，想要塑就一个好的个性！

是啊，安妮，你的感觉非常正确，你的信刺耳，不符合事实，可是你却为此而感到骄傲！我还是继续把父亲当作榜样吧，我一定会取得进步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我告诉过你任何关于我们家庭的事情吗？我记得没有，所以我这就开始讲给你听吧。

父亲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的父母富甲一方。米夏埃尔·弗兰克拥有一家银行，因此成为一名百万富翁，艾丽丝·斯特恩的父母富有且声名显赫。

米夏埃尔·弗兰克年少的时候丝毫谈不上富有，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出人头地。父亲年少的时候过着真正的富家子弟的生活，每周的生活都充斥着派对、舞会、聚会、漂亮姑娘、华尔兹、晚宴、富丽堂皇的家等等。大部分的钱都在祖父死后消失殆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之后已经丝毫不剩。直至战争爆发之前，父亲依然还有一些富裕的亲戚。父亲受到了良好的养育，因此，昨天他忍不住捧腹大笑，因为这是在他五十五岁的生命里第一次在餐桌上把平底锅刮了个底朝天。母亲不像他那么富有，但是条件也相当不错，我们也因而能一边听着关于有 250 人出席的订婚宴、私人舞会和晚宴的故事，一边瞠目结舌。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我们现在都称不上富有。不过，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战争结束以后，我向你保证，我所向往的生活绝对不像母亲和玛戈特那么寒酸。

我很想在巴黎和伦敦各待一年，借此学习语言和艺术史。而玛戈特呢，她想要到巴勒斯坦去当一名助产士。

我依旧对美丽的连衣裙和有趣的人心存幻想，我想要见识和亲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对此，有点钱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今天上午，梅普告诉我们，她星期六参加了表妹的订婚仪式。她表妹的父母很富有，新郎的父母更富有。梅普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当天的食物，着实令我们垂涎了一把：肉丸蔬菜汤、奶酪、肉馅三明治、用鸡蛋和烤牛肉做成

的开胃小菜、奶酪三明治、俄式糕点、葡萄酒和香烟，所有东西都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梅普喝了十杯小酒，抽了三根香烟，她还是那个反对酒精的女人吗？如果连梅普都这么没有节制，那么她的丈夫得胡吃海塞了多少啊！不用说，他们在那场宴会上有些微醺。在场的还有两名暗杀委员会的警察，他们为那对新人拍了照片。显然，梅普一刻也无法将我们这些避难者们从她的脑海中抹去，因为她立刻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为突发事件的出现做足准备，以备我们需要善良的荷兰人的帮助。

她的描述让我们垂涎三尺，我们这些人仅有的早餐就是两勺粥，肚子饿得咕咕叫，日复一日地靠半生不熟的菠菜（为了摄入维生素！）和腐烂的土豆过活。我们这些人所能用来填充空空如也的肚子的不过就是生菜、炖生菜、菠菜、菠菜，还是菠菜。说不定我们有朝一日能变得像大力水手那么强壮，只不过，眼下丝毫看不出这样的迹象！

要是梅普带我们去了订婚仪式的话，那么别的宾客就一片三明治都吃不到了。

要是我们去了宴会现场，一定会把所有的东西一扫而空，甚至连家具都不复原样。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像挤牙膏似的，从梅普嘴里套话；我们围绕在她的身边，就好像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好吃的东西或是显赫的人物似的！要知道，这些人可是大名鼎鼎的百万富翁的孙女啊。这个世界可真是疯狂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正文

1944年5月9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仙女爱伦》这则故事完成了。我把它誊抄到了漂亮的信纸上，用红色的墨水装点一番，装订成册。它看上去十分精致，可是，至于这份礼是不是太轻，我就不知道了。玛戈特和母亲分别写了一首生日诗歌。

今天下午，库格勒先生上楼时带来了一则消息——从星期一开始，布劳

克斯太太每天下午都要来这里喝上两小时的咖啡。想想看吧！所有人都不能再上楼来，土豆送不进来，贝普接收不到食物，我们不能上卫生间，不能随意动弹，还有其他种种不便！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想要摆脱她的纠缠。范·丹认为往她的咖啡里放泻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不行，”克莱曼回答，“阿托，这可不行，那就再也别想把她从便壶里弄出去了！”

大家笑得震天响。“便壶？”太太问，“那是什么意思？”随之而来的是一番解释。“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这么说吗？”她傻乎乎地问道。

“想想看吧，”贝普咯咯咯地笑道，“你要是到蜂巢百货商店里去找售货员要便壶，他们一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十二点半的时候，杜塞尔如期而至地坐在“便壶”上，恰恰印证了那个说法。今天下午，我毅然拿出一张粉红色的纸，写道：

杜塞尔先生的卫生间时刻表

早晨 7:15—7:30

下午 1:00 以后

除此以外，随心所欲！

我趁他上卫生间的时候，把这张纸贴在了绿色的卫生间门上。我原本应该多写一句：违规者将被监禁！

因为我们的卫生间是里外都可以上锁的。

范·丹的最新笑话：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学习了《圣经》里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章节后问他的父亲：“父亲，告诉我，我是怎么出生的？”

“是啊，”父亲回答说，“白鹳从浩瀚的水面上把你捡起，放到你母亲的床上，狠狠地啄了她的腿。这么一来，她流血不止，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

为了了解得更加确切一些，这个男孩又问了他的母亲。“告诉我吧，

母亲，”他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出生的，还有，我又是怎么出生的？”他的母亲给他讲述了一模一样的故事，之后，为了了解到故事的精髓，这个男孩又去找了他的外祖父。“告诉我吧，外祖父，”他说，“你是怎么出生的，还有，你的女儿又是怎么出生的？”他第三次听到了这个一模一样的故事。

晚上，他在日记本里写下：“经过精确的调查，我可以断定，我们家族已经接连三代人都没有性生活！”

已经三点钟了，我该去工作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我已经告诉过你，这里来了新的清洁工。只不过，我还想补充一句，这位女士已婚，六十岁，而且耳背！对于八名偶尔可能制造出噪声的避难者来说，这简直再理想不过了。

哦，姬蒂，天气实在太好了，我要是能出去就好了！

•

| 194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昨天下午，我们在阁楼上学习法语。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了水流经过的声音，我问彼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完全没有理会我，冲上阁楼楼板——灾难的发源地——推了莫琪一把，它的身旁摆着一个湿透了的空猫砂盆，于是，它被硬生生地推到了一边。随之而来的是宏大而壮观的场面，尿够了的莫琪朝楼下冲去，为了体验一把猫砂盆般的感觉，莫琪坐在疏松的阁楼楼板上的一道缝隙间，身下压着一小簇刨花。尿液立即沿着阁楼楼板流下去，穿透天花板，流向阁楼，不巧的是，偏偏落在了装土豆的桶边。天花板滴滴答答地漏着水，由于阁楼地面也免不了有一些漏洞，这么一来，不少黄色的水滴便穿透天花板，落进了房间里，滴在桌上的一大摞长筒

裤和书本之间。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那场面实在太难以置信了，莫琪躲在椅子底下，缩成了一团；彼得提着水、漂白粉和抹布；范·丹正在平复心情。这场灾难很快就平复了，可是猫尿臭气熏天却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这一点，昨天的土豆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证实，况且，还有木材废料的佐证，它们被父亲装进水桶，提到楼下焚烧了。

可怜的莫琪啊！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弄不到泥炭来呢？

安妮

1944年5月11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又一幕令人捧腹的闹剧！

彼得的头发该剪了，按照惯例，理发师应当是他母亲。七点二十五分，彼得躲进了自己的房间里，七点半的钟声敲响时，他出来了，身上除了蓝色的游泳裤和运动鞋外，一丝不挂。“你来吗？”他问他母亲。

“是的，可我在找剪刀！”

彼得帮忙寻找，在太太的化妆抽屉里乱翻。“别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的，彼得。”她嘟囔道。

我没有听清彼得的回答，不过，他一定是说了什么粗话，因为太太在他的胳膊上弹了一下。他立刻回敬了一下，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打向彼得，而彼得则露出滑稽的表情，撤回了他的胳膊。“跟我来，老家伙！”

太太怔住了。彼得抓住她的双手手腕，拉着她穿过整个房间，太太哭喊着、笑闹着、叱骂着、跺蹬着，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用。彼得径直把他的俘虏拖到阁楼台阶跟前，这才不得不松开手。太太转身回到房间里，大声地叹着气，跌倒在椅子上。

"绑架母亲。"[1]我戏谑道。

"是啊，可是他弄疼我了。"

我看了看，用水给她滚烫、通红的手腕降了降温。彼得仍旧在台阶上，又一次变得不耐烦了。他手持皮带走进房间，就像是一个驯兽师似的。可是太太并没有追上前去，而是依旧坐在写字台跟前，寻找一块手帕。"你首先要做的就是道歉。"

"唉，好吧，我向你致以歉意，要不然，天色就该晚了。"

太太只好勉为其难地笑了笑，站起身来，走向门口。这时，她意识到有必要先向我们做一番解释。（我们之中有父亲、母亲和我，我们正在洗碗。）

"他在家时可不是这样的，"她说，"我弹了他一下，以至于他从楼梯上滚了下去（！）。他从来不会这么粗鲁，而且他也常常被弹，这就是新潮的教育方式、新潮的孩子，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对待我的母亲的，您会这样与您的母亲相处吗，弗兰克先生？"她的情绪太激动了，来回踱步，问个不停，说个不停，只是没有上楼。终于，她终于还是去了。

上楼还不到五分钟，她就浮肿着面颊，奔下楼梯，一把把围裙丢在地上。我问她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她一边回答说要下楼一趟，一边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下楼梯，或许扑向她的普帝的怀抱吧。

直到八点钟，她才在丈夫的陪伴下回到了楼上。彼得被勒令从阁楼上下来，遭到了一番严厉的训斥，其中还夹杂着几句脏话，没教养，无赖，没礼貌，坏榜样，安妮这，玛戈特那，其余的我没有听见。

今天，一切大概又风平浪静了吧！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晚上，我们最最可亲可敬的女王发表了讲话，她将通过度假积攒更多的力量，从而能够回到荷兰。她提到了"等我稍后回来了，迅猛的解放、英勇的事迹和沉重的负担"。

---

1 原文为德语：Die Entführung der Mutter，为安妮对莫扎特戏剧《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的化用。（编者注）

紧随其后的是格布兰迪首相的演说。这个人有着满嘴口水的童声，以至于母亲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哎哟”。一位牧师用以假乱真的埃德尔先生的嗓音祈祷，以此终结了这个夜晚。他祈求上帝保佑犹太人、集中营里的人、监狱里的人以及身在德国的人。

1944年5月11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由于我把装钢笔的“百宝箱”落在了楼上，又不能在午休时间（两点半之前）去打扰他们，所以，对于这封用铅笔写的信，你就知足吧。

眼下，我正忙得不可开交，无论这听上去有多么不可思议，可事实就是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完成堆积如山的工作。要不要我简单给你列举一下我要做的事情？

好吧，我必须在明天之前读完《伽利略·伽利雷传记》第一册，因为它需要被归还给图书馆了。我昨天才开始读，现在读到了第220页，而这本书一共有320页，所以我还来得及读完。下星期，我就该读《分岔路口的巴勒斯坦》和《伽利略》的第二册了。另外，我昨天还读完了《查理五世传记》的第一册，正急需对大量笔记和从中摘录的族谱进行整理。

紧接着，我还从各种书籍中摘抄了满满三大页生词，所有的词都需要背诵、抄写和记忆。

第四就是我的电影明星周边全都东倒西歪，乱作一团，渴望一番清理；这样的清理工作必然会耗费好几天的时间，而我已经说过了，“安妮教授”眼下正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它们就乱着吧。忒修斯[1]、俄狄浦斯[2]、佩

1 忒修斯，传说中的雅典国王。

2 俄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典型的命运悲剧人物。

底斯[1]、俄耳甫斯[2]、伊阿宋[3]和赫拉克勒斯还排队等着呢，因为他们的各种行为就像连衣裙上五颜六色的丝线一般，在我的脑子里堆积。而但凡米隆[4]和菲狄亚斯[5]不想要被遗忘的话，那就同样需要接受紧急处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七年战争和大同盟战争。这么一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混淆在了一起。是啊，对于这样的记性，我又能怎么办呢？想想看吧，等我到了八十岁的时候，有多么糟糕！

哦，还有呢，《圣经》，我还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读到苏珊娜沐浴的故事啊？所多玛与蛾摩拉的罪恶指的又是什么呢？哦，还有那么多要问、要学的东西！还有帕拉丁公主丽莎洛特，她已经早就被我抛到了脑后。

姬蒂，你看出来我有多忙了吧？

再说些别的：你早就知道，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记者，并且能在日后成为一位著名作家。至于我能否实现这个远大（异想天开！）的理想，那就只能拭目以待了。不过，至今为止，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题材。无论如何，我都要在战争结束后出版一本题为《后屋》的书，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我的日记本可以成为其中的素材。

《伽蒂的一生》还需要完成。关于故事的后续内容，我是这样考虑的：伽蒂在疗养院接受完治疗后回到家里，和汉斯保持通信。那是在1941年。很快，她就发现，汉斯的内心向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分子，即荷兰纳粹党一方发生了倾斜。然而，伽蒂对犹太人的命运以及对她的朋友玛丽安娜充满了同情，而这造成了她和汉斯之间的不睦。这种情况下，一次见面之后，他们再度分手。起先，他们修复了关系，可在这之后，汉斯有了另一个女孩。伽蒂遭到当头棒喝，为了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她决定当一名护士。

完成学业后，她在朋友和父亲的极力劝说下前往瑞士，在一家肺病疗养

---

1 佩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特萨利亚的英雄，天父宙斯的孙子。

2 俄耳甫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音乐天才。

3 伊阿宋，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4 米隆（约公元前480—前440），古希腊著名雕刻家。

5 菲狄亚斯（公元前480—前430），古希腊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

做助产士。第一次休假时，她去了科莫湖，并碰巧在那里遇到了汉斯。汉斯告诉她，两年前，自己与伽蒂之后的那一任女朋友结了婚，而他的妻子在重度抑郁的折磨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直到再次跟她在一起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深爱着小伽蒂的，如今，他重新向她求婚。伽蒂拒绝了。尽管她打心底里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他的爱没有减少分毫，可是她的骄傲阻止了她。汉斯随即离开。若干年后，伽蒂听说，他定居了英格兰，身体状况不太好。

伽蒂自己则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与一个富有的农民结了婚，那个人名叫西蒙。她深深地爱着他，只不过，她对他的爱永远无法与对汉斯的爱相提并论。她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莉莉安、茱蒂特和尼克。她和西蒙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是，汉斯依旧在伽蒂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直到某天夜里，她梦见了他，并且与他道别。

这并不是感伤的无稽之谈，因为它正是父亲的生活的缩影。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姬蒂：

昨天是父亲的生日，父亲和母亲已经结婚十九年了。昨天并不是清洁工上门的日子，太阳高照，这在 1944 年还是头一遭。我们的栗子树从头到脚地绽放着，枝繁叶茂，比去年美多了。

克莱曼送了父亲一本讲述林奈[1]生平的传记，库格勒送的也是一本关于自然科学的书，杜塞尔送的是《水上阿姆斯特丹》，范·丹一家送的是一个堪称由最佳布景师精心装点而成的大盒子，里面有三枚鸡蛋、一瓶啤酒、一瓶酸奶和一条绿色的领带。这让我们的那罐糖浆显得有些寒酸。我送的玫瑰散发出沁

1 卡尔·林奈（1707—1778），瑞典生物学家。

人心脾的香味，令梅普和贝普送的红色康乃馨黯然失色。父亲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西蒙斯糕饼店送来了五十个小蛋糕，美味极了！除此之外，父亲还请大家吃了香料蛋糕，请先生们喝了啤酒，请女士们喝了酸奶。一切都很称心如意！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5月16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作为调剂（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做过这件事了），我想要告诉你一场昨天晚上发生在范·丹先生和范·丹太太之间的小型讨论。

太太："德国人肯定已经把大西洋壁垒建设得坚不可摧了，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挡英国人。德国人的力量可是非常强大的呀！"

先生："哦，是啊，强大无比！"

太太："那还用说？！"

先生："德国人最终一定会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就是这么强悍。"

太太："这个可能性很大。我暂时还没法相信其他的可能性。"

先生："我还是别再说了。"

太太："你总是会回应我啊，你总是会随声附和啊。"

先生："才不是呢，我的回应是非常微妙的。"

太太："可你还是会回应，而且别人必须认同你所说的话！你的预测根本就没有那么准确！"

先生："至今为止，我的预测都是对的。"

太太："不是这样的。反攻去年就已经开始了，芬兰已经获得了和平，意大利早在冬天就已经完蛋了，俄国人已经占领了朗贝尔，哦，不，我不太在乎你的预测。"

先生（站起身来）："闭上你的大嘴巴。我总有一天会向你证明我是对的，只要一次就够你瞧的了，我再也受不了你的牢骚了，我真想让你仔细听听你对我的奚落！"（第一幕终）

我实在忍不住想要捧腹大笑，母亲也是，就连彼得也咬着嘴唇。哦，这些善良的成年人啊，让他们在对孩子们指手画脚之前，先好好给自己上上课吧！从星期五开始，我们又趁夜深的时候开窗了。

你的安妮·M·弗兰克

后屋家族感兴趣的事情
（对于学习和阅读内容的系统调查）

范·丹先生：什么也不学；常常需要借助《科瑙尔词典》查寻资料；喜欢侦探小说、医学类书籍、扣人心弦或平淡琐碎的爱情故事。

范·丹太太：通过远程书面课程学习英语；喜欢阅读传记体小说，偶尔也读其他类型的小说。

弗兰克先生：学习英语（"狄更斯"！），除此之外还学习少量拉丁语；从不看小说，却喜爱阅读关于人物和地理的严肃、枯燥的文章。

弗兰克太太：通过远程书面训练课学习英语；除了侦探类和历史类书籍之外，什么都读。

杜塞尔先生：学习英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却鲜有成效；什么都读，人云亦云。

彼得·范·丹：学习英语、法语（书面）、荷兰语速记、英语速记、德语速记、商务英语、木工活、经济学，偶尔还学习算术；很少读书，偶尔阅读地理类书籍。

玛戈特·弗兰克：通过远程书面训练课学习英语写作，同时学习拉丁语、英语、法语、英语速记、德语速记、荷兰语速记、力学、三角函数、立体几何、物理、化学、代数、几何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荷兰语文学、会计、地理、近代史、生物、经济，什么书都读，最喜欢有关宗教和医学的书籍。

安妮·弗兰克：学习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速记、几何学、代数、历史、地理、艺术史、神话学、生物、圣经历史、荷兰语文学；十分喜欢阅

读历史书籍和传记文学，无论它们枯燥还是扣人心弦（偶尔也看小说和消遣类书籍）。

•

| 1944年5月19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昨天，我度过了糟糕透顶的一天。呕吐（居然会发生在安妮身上！），头疼、肚子疼，但凡想得到的全都经历了。今天，我觉得舒服多了，我的肚子很饿，不过，对于今天常规的红竹豆，我还是躲得远远的比较好。

彼得和我相处得非常好。这个可怜的男孩对于温存的渴求甚至超过了我，每天晚上晚安吻的时候，他依旧会脸红，而且还会祈求多吻一下。我是不是成了波什的最佳替代品？我倒觉得没什么，在知道了有人喜欢自己后，他变得如此幸福。

在艰难的征服之后，我略微占据了高点。不过，你可不要以为我的爱减退了。他是一个可人儿，但是我却很快关闭了我的心门。如果他想要再度打开这把锁的话，那就必须得有一根更加强硬的撬棍才行！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5月20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昨天晚上，我从阁楼回到楼下。刚一进屋，我就看见插着康乃馨的漂亮花瓶掉在地上，母亲正跪在地上擦拭，玛戈特从地上捡起我的纸张。“发生什么事了？”我带着不祥的预感问道，等不及她们回答，就远远地查看起损失来。我的整个族谱文件夹、笔记本、书本，所有东西都被水淋湿了。我差点哭出来，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以至于我开口说起德语来。此刻，我已经丝毫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可是玛戈特告诉我，我一口气说出“不可估量的

损失、糟糕透顶、触目惊心、永远无法弥补”[1]等等的话。父亲放声大笑，母亲和玛戈特也不例外，可我却简直要为这些枉费的心血和精心修订的笔记大哭一场。

仔细查看后，我发现“不可估量的损失”还不算太糟。我来到阁楼上，小心翼翼地把粘在一起的纸张搜罗到一起，一张一张分开。随后，我把它们排成一排，挂在晾衣绳上晾干。那个场面十分滑稽，以至于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玛丽·德·美第奇[2]紧挨着查理五世、奥兰治的威廉[3]和玛丽·安托瓦内特[4]。

“这可真是‘种族的羞耻’啊。”范·丹先生打趣说。

把纸张交付给彼得照料后，我回到了楼下。

“哪些书被泡坏了？”我问玛戈特，她正在清点我的图书收藏。

“代数。”玛戈特说。

只可惜代数书并没有被泡坏，我倒是很希望它直接掉进花瓶里。我还从来没像讨厌那本代数书一样讨厌过任何一本书。书的前端写着二十多个女孩的名字，所有这些人都在我之前拥有过这本书。书又旧又黄，里面满是圈圈点点、勾勾画画以及订正的笔迹。下一回大发雷霆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撕成碎片！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5月22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5月20日那天，父亲打赌输给了范·丹太太五瓶酸奶。反攻终究还是没有发生，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整个阿姆斯特丹，整个荷兰，甚至延伸到西班牙的整个欧洲西线，日日夜夜都在谈论、争辩、打赌，以及……期盼反攻

1 原文为德语。

2 玛丽·德·美第奇（1573—1642），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王后，路易十三的母亲。

3 威廉·奥兰治（1533—1584），尼德兰革命中活跃的政治家，荷兰国家首任执政官，荷兰“国父”。

4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判处并执行死刑。

的到来。

紧张的氛围达到了顶峰。我们眼中的“善良的”荷兰人民远非每个人都坚守着对英国人的信心，远非每个人都把英国人夺下的海口视作高明的物理。唉，不是的，眼下人们想要真真切切地看到行动，大规模的、英勇的行动。

谁都不再从长计议，谁都不考虑英国人需要为自身和自己的国家担当，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有义务尽快并且尽善尽美地拯救荷兰。英国人又肩负着什么样的义务呢？荷兰人何德何能，如此坚定不移地期待别人提供如此高尚的援助？哦，不，荷兰人大错特错了，尽管英国人夺下了海口，可是他们并没有像其他所有被侵占的国家和地区那样丧失自己的尊严。英国人是绝对不会道歉的。确实，德国严阵以待的时候，英国人却一直沉睡。然而，其他所有与德国接壤的国家也同样沉睡着。凭借“鸵鸟政策”是没法实现任何目标的，无论是英国还是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也不例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让本国的男性白白牺牲，更别说还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就连英国也不会那样做。

反攻、解放和自由终究会到来的，只不过，英国有权选择恰当的时机，避免所有被侵占地区在同一时间接受这样的变化。

当我们听说许多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有所变化时，我们感到十分惋惜并且恐惧。我们听说，某些圈子里呈现出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势。这一实际情况深深地、极深地触动了我们八个人。这种反犹太主义的起因可以理解，有时甚至就是人性使然，但是这样并不好。基督教徒指责犹太人在德国人面前泄露机密，出卖对他们施以援手的人，许多基督教徒由于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而遭受苦厄和惩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可是，他们应当像对待其他一切事物那样，看看事情的另一面：换作基督教徒们处于我们的境地，他们的做法会有所不同吗？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但凡是人，在面对德国人的手段时，做得到守口如瓶吗？所有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对犹太人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呢？

地下组织流传着消息：战前辗转移民荷兰的德国犹太人，现在被遣送至波兰，并且再也不能回到荷兰了。他们一度享有荷兰的庇护，但是希特勒倒

背后，他们就必须回到德国。

听说这样的消息，人们不禁想要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持久而又艰难的战争呢？我们不是一直被告知，我们所有人都是共同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而战的吗？难道战斗还没结束，就已经出现了裂痕，难道犹太人生来就比其他人劣等吗？哦，这太悲哀了，极其悲哀，古老的智慧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基督教徒一人做事一人当，而犹太人一人做事，却需要所有犹太人承担。

说实话，我无法相信善良、诚实、正直的荷兰人民会如此评价我们，如此批评价或许是这些世界所有种族之中受压迫最深、最不幸、最值得怜悯的人。

我只期盼一件事：那就是反犹太人的浪潮很快就会过去，荷兰人最终能够回归真我，无论此时此刻还是换成日后，他们的正义感都不会动摇，因为这是有失公允的！

如果这种可怕的言论真的成为事实，那么可怜的、残余的犹太人便会离开荷兰。我们也一样，我们将带上我们的身家继续远行，离开这个曾经如此真诚地为我们提供落脚点，如今却转身背弃我们的美丽国家。

我爱荷兰，作为一个无祖国可归的人，我一度希望它能成为我的祖国，也依旧这样期盼着！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25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贝普订婚了！这其实算不上新闻，况且我们也并不感到开心。贝尔图斯也许是一个可靠、友善、强健的男生，然而，贝普并不爱他。在我看来，这样的理由足够成为反对她结婚的原因了。

贝普所追求的是勇攀高峰，可是贝尔图斯却会拖她的后腿。他是一名工人，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也没有进步的动力，我并不认为贝普会觉得幸福。贝普不想半途而废，这是人之常情。她四个星期之前才写信拒绝过他，还为此感到更加闷闷不乐，因此，她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如今，她却决定要订婚了。

一大堆因素都在这场订婚之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第一，贝普病中的安慰很喜欢贝尔图斯；第二，她是弗斯盖伊尔家的长女，她的母亲常常取笑她没有男人要；第三，她眼看就要二十五岁了，这让贝普做出了巨大的妥协。

母亲说，她更希望贝普当初能跟他相处一段时间。我并不那样觉得，我很同情贝普，明白她有多么孤独。

贝尔图斯也在藏匿之中，换句话说，他也过着秘密的生活，更何况他们两个既没有钱，也没有嫁妆，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能结婚。对于我们由衷祝福的贝普来说，她的前景可真是卑微啊。我只希望要么贝尔图斯能在她的影响下变得有所不同，要么贝普能够找到一个真心欣赏她的好男人！[1]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同一天

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今天早晨，范·胡芬被逮捕了。他的家里藏了两名犹太人。这给了我们重重一击，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可怜的犹太人又一次生命垂危，也是因为范·胡芬的可怕遭遇。

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最正派的人被运往集中营、监狱和孤立无援的牢房，废物却掌管着老与幼、贫与富。一些人由于黑市交易令自己身陷囹圄，又有一些人却是因为帮助犹太人又或是其他避难者。但凡是与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相干的人，就不可能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

失去范·胡芬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损失。贝普没法一个人拖来那么多土豆，她也并没有责任这么做，对我们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少吃。至于我们具体打算怎么做，我还会告诉你的，不过，反正日子是不可能好过了。母亲告诉我们，早晨再也吃不到早餐了，下午喝粥，吃面包，晚上吃烤土豆外加每周一到两次的蔬菜。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吃不到了。我们必然会挨

1 1946年5月，战争结束一年后，贝普没有与贝尔图斯结婚，而是嫁给了科尔·范·威克，两人育有三儿一女。贝普给女儿取名为安妮。（编者注）

我，只是，无论如何都比被人发现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26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总算，我总算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我正对窗户缝隙的小桌子跟前，写信告诉你一切的一切。

我的感觉糟透了。我已经接连几个月都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了，就连入室盗窃之后，我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内到外地丧气。一方面是范·胡芬的遭遇、家里大肆讨论的犹太问题、遥遥无期的反攻、劣质的食物、紧张的情绪、苦不堪言的境地、对彼得的失望，另一方面是贝普的订婚、圣灵降临节[1]的招待会、鲜花、库格勒的生日、蛋糕、卡巴莱[2]的故事、电影和音乐会。这样的差异，这么巨大的差异始终存在着。前一天，我们还为荒诞的避难形势开怀大笑，后一天乃至更多的日子里，我们担心，满脸都写着恐惧、紧张和绝望。

梅普和库格勒承受着来自我们和所有避难者的最重的负担，梅普承担着辛劳的工作，库格勒不时被我们八个人所带来的无尽的职责压得透不过气来，神经焦虑、亢奋得近乎无法言语。克莱曼和贝普也对我们照顾有加，甚至是无微不至，可是他们总归还是可以把后屋忘个一干二净的，即便忘却的时间或许仅仅只有几小时、一天、两天。他们有自己的烦心事，克莱曼忧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贝普的订婚看上去更是缺少了一些粉红泡泡，除去这些烦心事，他们还有自己的出行计划、访客安排、他们作为正常人的完整生活，紧张的情绪偶尔会离他们而去，即使十分短暂；可对于我们，它却从不缺席，整整两年里一直如此，它压迫性的、榨取式的大手还要在我们身上镇压多久？

下水道又堵塞了，我们不能再放水，除非是一滴一滴地等；我们不能上

1 圣灵降临节，亦称五旬节，定于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是教会用来庆祝圣灵被赐给使徒们，使得教会在早期迅速成长的一个节日。

2 卡巴莱，是一种兼具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

卫生间，除非带上刷子。我们把脏水存放在一个巨大的科隆陶罐里。今天，我们可以勉强过活，可是，万一水暖工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城市环卫管理处最早也要星期二才会上门。

梅普给我们送来了一个葡萄干面包，上面写着“圣灵降临节快乐”，这简直就像是嘲笑我们，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焦虑实在是“快乐”不起来。

范·胡芬事件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愈发害怕，随处都能听到“嘘”声，无论做什么都要轻手轻脚的。警察当时是破门而入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处境丝毫不安全！如果我们有朝一日也……不，我写不下去了，可是问题并不会消失，恰恰还会事与愿违，原本就已经历过的忧虑重整旗鼓，把所有的恐惧再度摆在我的面前。

晚上八点，我必须独自一人到楼下去上卫生间，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所有人都在听收音机。我想要鼓起勇气，可是这太难了。在楼上待着的感觉远比独自一人在巨大的、静悄悄的房子里安全得多。只要一听到楼上神秘的咔嗒声和街道上汽车喇叭的嘀嘀声，我就浑身颤抖，除非我能抓紧时间逃离，无暇思考形势。

经过了与父亲的谈话后，梅普对待我们的态度变得愈发友善和热心了。可是，我还没告诉过你呢。有一天下午，梅普涨红了脸来找父亲，直截了当地问他，我们是不是以为她也被反犹太主义洗脑了。父亲被吓得大惊失色，并通过谈话打消了她的这个念头，可是梅普的猜疑多少还是遗留了下来。尽管我们是绝对不能烦扰他们的，可是他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对我们的困扰给予更多的关心。哦，这些人的品格多么高贵啊！

我不住地感到疑惑，如果我们没有避难，如果我们已经死了，不需要再经历这样的痛苦，尤其是节省了其他人的精力，那样是不是更好？可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为此而簌簌发抖，我们依旧热爱生活，我们还没有忘记大自然的声音，我们依旧心存希望，对一切都存有希望。

赶快发生些什么吧，有必要的话就开枪吧，反正它也不会比此刻的不安更沉重地压垮我们了，终点快些到来吧，即便它很残酷，至少我们也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会胜利还是沉沦。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31日，星期三

最亲的姬蒂：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一直很热，以至于我的手都没法握钢笔了，因此也就没法给你写信了。星期五那天，下水道坏了，星期六又被修好了。那天下午，克莱曼太太来探望我们，给我们讲了一大堆有关尤比的事，还看到了她和夏可·范·玛尔森一起参加曲棍球队。星期日，贝普来检查有没有入室盗窃的事件发生，并且和我们一起吃了早餐。星期一（圣灵降临节），吉斯先生是我们的避难卫士。星期二，我们终于又能开窗了。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美好、暖和，甚至称得上是炎热的圣灵降临节。后屋里的热浪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为了让你对这满腹牢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这就简单为你描述一下炎热的日子：

星期六："好惬意啊，天气真好。"早晨，所有人都这么说。

"要是凉快一点就好了。"下午不得不关上窗户时，我们这样说。

星期日："这热浪简直让人忍无可忍，黄油都融化了，房子里连一个阴凉的角落都没有，面包脱水，牛奶变质，连窗户都不能开。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虫已经快被闷死在这里了，可其他人却享受着圣灵降临节的假期。"（克太太如是说。）

星期一："我的脚很疼，我没有薄衣服，这么热，我都洗不了碗碟了！"从早到晚都是诉苦声，实在太糟糕了。

我依然忍受不了炎热，幸好今天刮起了不小的风，同时却又阳光普照。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6月2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如果要到阁楼上去的话，一定要带上大雨伞，最好是男式的！"这是针

对从头顶降下的大雨的防护措施。有一句谚语，说的是“高高在上，圣洁安详”，可是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和避难者（猫砂盆！）。的确，莫琪已经习惯把它的渣滓安顿在几张报纸上又或是地板的缝隙里，以至于萦绕在我们周围挥之不去的不仅有对于咔嗒声的恐惧，更有浓烈的恶臭。要是大家知道仓库里新来的小猫小皮包骨也有这个毛病，那样的话，所有饲养过没被驯化的猫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房子里除了胡椒和百里香之外还弥漫着什么样的气味。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张新鲜出炉的反枪战处方要与你分享：配合嘹亮的枪声，首先匆匆忙忙地跑向距离自己最近的木头楼梯，沿着楼梯跑下去，然后再跑上来，确保这个动作重复发生时，至少有一次可以蹑手蹑脚地摔下楼去。

随着伤痕的出现以及跑步和摔倒时所发出的噪声，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这样就可以避免听到开火声，并且再也不要想起这件事。本文作者已将这一完美的处方成功地应用于生活中！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后屋最新困扰——杜塞尔和弗兰克一家因为黄油的分配问题爆发了争吵，杜塞尔投降。范·丹太太与杜塞尔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打打情、骂骂俏，东亲一下、西亲一下，友好地笑笑。杜塞尔燃起了对女人的欲望。

范·丹一家不愿意在库格勒生日那天烤香料蛋糕，因为我们自己都已经没有吃的了。真是小肚鸡肠。

楼上心情不好了。太太感冒了。杜塞尔弄到了啤酒酵母药丸，而我们却什么都弄不到。

第五集团军占领了罗马，城市既没有受到摧毁，也没有遭到轰炸。对希特勒来说是极大规模的宣传。

拥有蔬菜和土豆，一袋面包变质了。

小皮包骨忍受不了胡椒的味道。它把猫砂盆当作睡觉的地方，把用作填料的刨花当成卫生间。饲养它简直是痴心妄想。

天气很糟糕。加来海峡省和法国西岸受到持续不断的轰炸。

黄金无法出售，黄金就更不用提了，黑色的钱箱已经见底了，我们下个月要怎么过活？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6月6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今天是诺曼底登陆战役，"十二点，英国电台播报，无比正确，"就是今天了。"[1]反攻开始了！

今天早上八点，英国人通报：加来、布洛涅、勒阿弗尔和瑟堡与加来海峡省（一如既往）一样遭到剧烈轰炸。此外还颁布了一项针对被占领地区的安全措施：所有居住在距离海岸线35公里区域内的人都必须做好被轰炸准备。如果有可能的话，英国人会提前一小时投放宣传单。

根据德军的通报，英国的伞兵部队已经在法国海岸登陆。"英国的登陆艇与德国海军正在展开战斗。"英国广播公司如是说。

九点的早餐时间，后屋得出结论：这一次和两年前的迪耶普登陆一样，是一次登陆演习。

十点，英国电台用德语、荷兰语、法语和其他语言进行播报：反攻开始了！也就是说，这是"真正的"反攻。十一点，英国电台用德语播报：最高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讲话。

英国电台用英语广播："今天是诺曼底登陆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法国民众说道："激烈的战斗即将打响，可随之而来的就是胜利。1944这一年

[1] 本日日记字体变化处均为英语。

是全面胜利的一年，祝你们好运！”

——下午一点，英国电台用英语播报（经翻译）：11,000 架飞机整装待发，无休无止地往复飞行，以求让部队降落，并且对防御战线的后方进行轰炸。4000 艘登陆艇外加小型轮船不间断地在瑟堡和勒阿弗尔之间登陆。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已经投入激烈的战斗。先后发表讲话的有：比利时首相格布兰迪、挪威国王哈康、法国代表戴高乐将军、英国国王，绝不能漏掉的还有居里吉尔。

后屋躁动起来了！期待已久的解放真的快要来临了吗？有关这场解放，我们谈论了许多，可是它实在过于美好，过于不切实际了，它真的会成为现实吗？今年，1944 年，真的会为我们带来胜利吗？此刻，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希望让困境中的我们振作起来，令我们再度变得勇敢、坚强。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无尽的恐惧、匮乏和苦难。如今，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持冷静和坚定，咬紧牙关，不要大呼小叫。为痛苦大呼小叫的事情可以留给法国、俄国、意大利以及德国，我们却暂时没有权利那样做！

哦，姬蒂，这场反攻最美好的地方在于我体会到了一种感受，那就是朋友正日益临近。那些可怕的德国人已经压迫了我们这么久，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对我们而言，朋友和救兵就是一切！这不再是对犹太人而言，而是对荷兰而言，包括荷兰和欧洲所有被占领的地区。玛戈特说，到了 9 月或者 10 月，我或许就能重返校园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我要把最新消息告诉你！

今天早晨以及半夜，德军阵地后方的天空中落下了许多稻草人和假人模特，这些假人一接触地面就发生了爆炸。许多伞兵部队也同样从天空中落了下来，所有人都把脸涂得黑漆漆的，以免在黑夜中太过醒目。深夜里，海岸线遭受了 500 万公斤炸弹的轰炸。早晨六点，第一批战舰在此登陆。今天，两万架飞机投入战斗。德国的海岸炮台早在登陆时就已经损毁了，一小座桥头堡已经集结完成，尽管天气不佳，可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军队和民众

全都“万众一心”[1]。

1944年6月9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反攻进展得极为顺利！盟军已经占领了法国的海滨小村庄巴约，眼下正在攻打卡昂。显然，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切断瑟堡所在的半岛地区。每天晚上，战地记者都会讲述部队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们的勇气和热忱。为了抢新闻，记者们常有惊人之举，而麦克风也交给了重返英国的伤员们。尽管天气十分恶劣，可是他们还是任劳任怨地飞行。我们还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了解到丘吉尔原本计划与部队一同出征，参加反攻行动，只是由于遭到了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将军们的反对，这个计划才最终搁浅。想想看吧，这个老人具备了多少勇气啊，他绝对已经年过七十了！

这里的亢奋又略微平息了一些，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战争能在今年年底终结，时候到了！范·丹太太的唠叨实在令人忍无可忍，如今，她再也无法用反攻的话题把我们逼疯了，于是，她就整天抱怨坏天气。我真想把她塞进一桶冷水，丢到阁楼楼板上去！

整个后屋里，除了范·丹先生和彼得之外，所有人都阅读了《匈牙利狂想曲》这套三部曲。这部书讲述的是作曲家、钢琴家、神童弗朗茨·李斯特的生平。这本书非常有趣，不过，在我看来，有关女人的叙述略多了一些，李斯特不仅是他那个年代最伟大、最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也是最出众的风流才子。直到他年过七旬，与他有过风流韵事的女人包括伯爵夫人玛丽·达古、公爵夫人卡洛琳·赛因－维特根斯坦、舞蹈家劳拉·蒙特斯、钢琴家艾格尼斯·金沃斯、钢琴家索菲·曼特尔、切尔克斯公爵夫人奥尔加·贾妮娜、男爵夫人奥尔加·梅耶多夫、戏剧演员莉拉·管她叫什么名字等等，不胜枚举。书中涉及音乐和其他艺术的部分就有趣多了。书里出现的人物有：罗伯特·舒曼和妻子克拉拉·维克·舒曼、艾克托尔·柏辽兹、约翰内斯·勃拉

1 原文为英语。

姆斯、贝多芬、约阿希姆、理查德·瓦格纳、汉斯·冯·彪罗、安东·鲁宾斯坦、弗里德里克·肖邦、维克多·雨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席勒、胡格尔、车尔尼、罗西尼、凯鲁比尼、帕格尼尼、门德尔松等等。

亨斯特本身是一个不错的家伙，十分慷慨，谦虚谨慎，只不过极其浮夸，他乐于助人，在他的眼中，艺术是至高无上的。他热衷干邑白兰地和女人，见不得眼泪，是一位绅士，不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淡泊金钱，热爱宗教自由，热爱世界。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6月13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又一个生日过去了，我已经十五岁了。我得到了不少东西：《斯普林格艺术史》五卷、一套内衣、两根腰带、一块手帕、两瓶酸奶、一罐果酱、两块蜂蜜蛋糕（小号），父亲和母亲送了我一本植物学方面的书，玛戈特送了我一条镀金手链，范·丹送了我一本《祖国史书》[1]，杜塞尔送了我有机无醇啤酒和香豌豆[2]，梅普给了糖果，贝普给了糖果和笔记本，而高潮就是：库格勒送的《玛丽娅·特蕾莎》一书和三片全乳干酪。彼得送的是一束精美的芍药，这个可怜的男孩费了许多力气想要弄到些东西，可是一样都没成。

尽管天气很恶劣，暴风雨和倾盆大雨数不胜数，海面波涛汹涌，可是反攻依旧进展得如火如荼。

昨天，丘吉尔、史末资[3]、艾森豪威尔和阿诺德[4]来到了被英军攻克并解放的法国村庄里。丘吉尔登上了一艘向海岸开火的鱼雷艇，看来，这个男人和

---

1 一套有关荷兰文化史的专著，共45册，于1937年至1947年间出版。

2 香豌豆，一种著名的观赏植物。

3 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1870—1950），南非著名政治家，于1919年至1924年以及1939年至1948年任南非总理。（编者注）

4 亨利·哈里·阿诺德（1886—1950），美国十大五星上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编者注）

其他许多男人一样无所畏惧，太令人羡慕了！

身处“后屋”里的我们对于荷兰的氛围不得而知。毫无疑问的是，人们一定兴高采烈，因为游手好闲（！）的英国终于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了。至于这样的论调多么不公，人们压根意识不到，他们依然表示不愿意被德国占领。总而言之，一系列的论证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就是：英国应当战斗、抗争，为荷兰和其他被占领地区牺牲他们的子嗣。英国人不能在荷兰逗留，应当向所有被占领的国家致以最卑顺的歉意，应当将印度交还给它原本的主人。之后就可以灰败、贫穷地回到英国去了。可怜的蠢货便是带着这样的假想，而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许多荷兰人不得不被归类为这种蠢货。此刻，我很想知道，如果英国与德国达成了多少次险些达成的和平，那么荷兰和它的邻国会变成什么模样呢？荷兰会隶属于德国，就是那样！

荷兰人之中所有那些至今仍看不起英国人、奚落老爷政府、称呼英国人为胆小鬼，却又憎恨着德国人的人们真应该被好好摇醒，就像我们平日里晃动枕头那样，或许他们糊涂的大脑里可以就此长出几条更管用的沟壑！

许多人，许多想法，许多指责和许多非议在我的脑袋里作怪。我并不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充满幻想，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自己不计其数的缺陷和弱点。只有借助这样的差异，我才知道我想要自我提升，将会自我提升，并且已经自我提升了许多！

我无数次地问过我自己，为什么所有人依然把我看作一个极度自命不凡、自高自大的人呢？我真的这么自命不凡吗？问题真的出在我的身上吗？又或是其他人也同样有问题？我留意到了，这听起来几乎疯狂，可是我不会把最后这句话画掉，因为它并不是那么疯狂。范·丹太太和杜塞尔这两位对我控诉最多的人恰恰是两个广为人知的无知的人，我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他们就是“愚笨”！愚笨的人往往不能容忍他人超越自己，其中最好的例子恰好就是这两个愚笨的人——范·丹太太和杜塞尔。

太太认为我很愚笨，因为我不像她那样充满恐惧；她认为我自高自大，因为她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认为我的连衣裙太短了，因为她的比我的更短；她认为我自命不凡，因为她加倍地与人探讨自己一窍不通的话题。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杜赛尔。不过，我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每一句责骂都有其在理的地方”，因而我欣然承认，我确实自命不凡。

麻烦的是我的天性，我所遭受最多的训斥和责骂并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源于我自己。如果母亲再率送上她的那部分劝告，那么堆积如山的说教就会变得无法克服，以至于我为了从绝望中得到解脱而变得目中无人，开始顶嘴。而后，那句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安妮说辞自然而然又冒出来了：“没有人懂我！”

这句说辞在我的心里根深蒂固，无论它多么失真，其中还是存有一丁点在理的地方的。我的自责常常会涉及巨大的范围，以至于我极度渴望一个能痛的声音，将它拉回到健康的形态，并对我的心给予一定的关注。只可惜，我一直寻找，却至今都没找到这个人。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想到了彼得，是不是，姬蒂？确实，彼得喜欢我，不是恋爱的那种，而是朋友般的喜欢。他的深情与日俱增，可是，至于那股阻碍我们双方的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对他无尽的期盼被过度夸大了。不过，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只要两天不去楼上，对他的期盼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彼得很贴心，很好，不过，我无法否认他在许多方面都令我失望。尤其让我不悦的是他对宗教的背弃、有关食物的谈论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分歧。可是，我依旧坚信，有了坦诚的约定，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彼得温和、宽容，十分宽宏大量。他任由我表达自己的见解，比对他母亲宽容多了。他试图以顽强的毅力去除墨迹本上的污迹，并且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为什么他的内心总是封闭着？难道我永远也不能触及吗？的确，他的天性比我闭塞得多；可是我如今已经通过实践了解到（想想“理论指导下的安妮”吧，她依然时不时就会蹦出来），就算是闭塞的天性也终将同样，甚至更加渴望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和彼得两人的思考岁月都是在后屋里度过的，我们常常谈论未来、过去和现在，可是，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我缺失了真实，但我十分确信，它就在那里！

会不会是我太久没有呼吸新鲜空气，才导致我如此钟爱一切自然的东

西？我还清楚地记得，曾经，光彩照人的蓝天、高声鸣叫的小鸟、月光恒盛开的花朵都无法令我的注意力多做停留。在这里，一切都变得不同。就以圣诞节为例，那天的天气非常暖和，我用力地睁开双眼，只为了在十一点半的时候透过敞开的窗户能够仔仔细细、独自一人看一看月亮。只可惜，这样的牺牲最终还是白费了，因为月亮并没有播撒强烈的光芒，而我也不敢充许冒险打开窗户。好几个月之前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来到楼上，给好窗户敞开着。趁着透气时间还没有结束，我久久没有下楼。阴晴多雨的夜晚、暴风雨、追逐的云朵俘虏了我；一年半以来，这是我首度与深夜面对面相见。那一晚过后，我对于再次相见的期盼超越了我对于小偷、漆黑而又有老鼠作祟的房子又或是被查抄的恐惧。我独自一人来到楼下，透过私人办公室和厨房的窗户望向外面。许多人认为大自然很美，许多人偶尔在露天过夜，许多身处监狱或是医院的人，期盼着重获自由，可以享受大自然的那一天早日来临。可是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十分闭塞、孤立地远离大自然，这个给予穷人与富人同等对待的事物。

这场与天空、云朵、月亮和星星的相见令我变得平静而又满怀期待，这并不是我空想出来的。这个办法比缬草和镇静剂管用多了，大自然使我变得静小，并且时刻准备勇敢地迎接一切阻碍！原本就应当是这样：我唯一被允许见到大自然的机会就只有（偶有破例）透过布满厚厚灰尘的、被肮脏的窗帘遮挡的窗户向外张望，而这样的窥探已经不再令人感到愉悦了。大自然是世界上唯一不容有代用品的！

在诸多问题之中，有一个总是令我的内心无法安宁，为什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都远远低于男人？人人都能说这不公平，可这样的答案无法令我感到满意，我很想知道造成这个巨大不公的原因！

可以想象的是，由于男人具备了强壮的体力，从一开始就掌控了女人：男人负责赚钱，男人负责繁衍后代，男人可以随心所欲……直到不久以前，女人们一直缄口不言，听之任之，这些女人们简直愚蠢至极，因为这样的规则存在越久，就越是坚不可摧。幸好女人们通过学校、工作和社会进步开阔了些许眼界。在许多国家，女人都已经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以女人为主，但也包括了男人在内的许多人如今都意识到，这样的世界分工持续这么长的时

间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而现代妇女们则想要争取绝对自主的权利！

然而，不止是这样，对妇女的尊重应当早日到来！总体而言，男人在全世界所有地区都受到了高度的尊重，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占据一席之地呢？战争中的英雄们和士兵们获得了尊敬和庆祝，开拓者们获得了不朽的荣耀，勇士们获得景仰，可是全人类中又有多少人会像尊重士兵一样尊重妇女呢？

《生命的斗士》一书中所提到的内容令我深有感触，大意是这样：总体而言，妇女遭受着更多的痛苦、更多的疾病、更多的苦难，光是生孩子所遭受的苦难就超过了任何一个战争英雄。挨过所有这些痛苦后，妇女又会收获什么样的成果呢？如果她在分娩过程中受到损伤，那么她就会被丢到角落里，很快，她的孩子也不再属于她，她的美貌褪去了。妇女是倍加勇敢、倍加无畏的士兵，她们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而努力奋斗，经历痛苦，远远超越了诸多只会夸夸其谈的自由勇士！

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妇女应当拒绝生孩子。我的本意恰恰相反，这是大自然的安排，仅此而已。我想谴责的不过是男人和整体的世界秩序，他们从来都不愿意顾及妇女在社会中时常承载的是多么巨大、多么艰难却又多么美好的部分。

对于上述一书的作者保罗·德·克鲁伊夫的观点，我举双手赞同。他说，男人应当懂得，在世界上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地区，分娩不应该被看作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男人们说得轻巧，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们都用不着承受女人所承受的痛楚！

我相信，将生育孩子视作女子义务的观念会在未来一个世纪内有所改变，转而变为对妇女的认可与钦佩，因为她们毫无怨言、默默无言地肩负起了重担！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6月16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新的问题出现了：太太陷入了绝望，满嘴都是子弹把脑袋打穿、监狱、

上吊和自杀。她嫉妒彼得给予我却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她恼怒自己的调情没有在杜塞尔身上产生预想的效果；她担心她丈夫要把卖掉毛皮大衣挣来的钱全都用于抽烟，她争吵、怒斥、哭泣、控诉、大笑，而后再度陷入争吵。

对这个哭哭啼啼、糊里糊涂的家伙要怎么办才好呢？谁也不把她当回事，她没有个性，见人就诉苦，她走来走去，背后一看风姿绰约，正面一看半老徐娘[1]。最糟糕的就是彼得变得肆意妄为，范·丹先生变得一触即怒，母亲变得疑虑重重。是啊，这里完全就是一团糟！你只需要牢牢地记住一条规则：笑对一切，无视其他人！这听上去自私自利，事实上，它却是唯一一剂治疗自怨自艾的良药。

库格勒要去阿尔克马尔铲四个星期的地，他试图凭借一份医生的诊断书和一封欧派克塔的证明规避。克莱曼想要赶紧动一个胃部手术。昨天晚上十一点，所有的私人电话线路全都被切断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6月23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这里一切如常。英国人开始对瑟堡大举进攻，据皮姆和范·丹所说，我们一定能在10月10日之前获得自由。俄国人也参与了这场行动，于昨天对维特比斯克采取了进攻。这恰好就是德国发动突袭三周年的日子。

贝普的情绪依旧是负值。我们的土豆所剩无几。接下来，我们打算把土豆清算到每个人的头上，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从星期一开始，梅普要度一个星期的小假。克莱曼的医生在X光片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在动手术和顺其自然之间摇摆不定。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 原文为德语。

（1944年6月27日，星期一）

最亲爱的姨那：

整体的航图都发生了逆转，一切都好极了。今天，瑟堡、维特比斯克和斯洛宾被攻陷了，一定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和俘虏。德军的上将中有五人在瑟堡阵亡，两人被俘。如今，英国人可以随意运送物品上岸了，因为他们占领了港口；英国发动反攻三个星期后，就占领了整个科唐坦半岛！无与伦比的表现！

诺曼底登陆日之后的三个星期里，无论是我们这里还是法国，都没有一天是不下雨的，甚至还有暴风雨。不过，这样的磨难并没有阻碍英国人和美国人展现强大的力量，他们所展现的力量简直无与伦比！德国祭出的神奇军火确实火力全开，却功效平平，只是给英军挠痒痒，而德国佬报纸上却对此夸大其词。更何况，如果那个贱国的人发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正切切实实地一步步迫近的话，他们更加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所有不为德国国防军效力的德国妇女和儿童都被遣散到远离海岸地区的格罗宁根、弗里斯兰和海尔德兰。穆赛特[1]宣布，如若反攻推进至此，他将会穿上一身士兵制服。这个胖子该不会是想投入战斗吧？那他早在俄国就可以这样做了。那时候，芬兰拒绝了和平的提议，即便到了现在，有关这一议题的谈判也再度崩盘。他们以后该有多懊悔啊，真是一群笨蛋！

你觉得到7月27日那天，事态会进展到哪一步呢？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 安东·穆赛特（1894—1946），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人，1942年12月获希特勒批准建立影子内阁，成为实际上的荷兰领导人。

1944年6月30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天气很糟糕，或者说，是截至6月30日，一如既往都是坏天气。[1]是不是说得很漂亮？哦，当然了，对于英语，我已经略懂一二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正借助字典阅读《理想丈夫》！

战争非常顺利：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和奥尔沙被攻陷了，抓获大量俘虏。

这里一切都好。大家的情绪有所好转，我们超级乐天派旗开得胜，范·丹家用糖变起了戏法，贝普换了新发型，而梅普则放了一个星期的假。这些就是最新的消息！

我接受了一次极度惨烈的根管治疗，而且还是一颗门牙。我实在太疼了，以至于杜塞尔还以为我昏过去了。其实也差不多了。太太的牙齿随即也疼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我们得到巴塞尔传来的消息，我的表哥贝恩德（布迪）·埃利亚斯在《明娜·冯·巴恩赫姆》[2]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母亲称之为“艺术抱负”[3]。

1944年7月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当彼得谈到今后的生活，说他日后可能会变成一名罪犯又或是投机者的时候，我就感到了担心，尽管这只是开玩笑而已，可我还是觉得他似乎很畏

1 原文为英语。

2 《明娜·冯·巴恩赫姆》，又称《士兵的幸运》，是德国剧作家莱辛创作的五幕喜剧。

3 原文为德语。

偶自己性格中的弱点。我总能听到来自玛戈特和彼得的感叹："是啊，要是我也像你一样坚强和勇敢，要是我能这样坚持自己的意愿，要是我具备这么不屈不挠的精神，那就等着瞧吧……"我不轻易受人影响真的算得上好品质吗？我几乎只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样真的好吗？

说实话，我很难想象别人怎么说得出"我很软弱"这样的话之后任由自己继续软弱。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就不能采取措施改变，为什么就不能磨炼自己的性格呢？答案就是："因为那样容易得多！"这个答案让我感到些许沮丧。容易？懒惰、带有欺骗性的生活是不是就意味着容易的生活？哦，不是的，一定不是这样的，不应该这么容易并且……金钱轻易地取得主宰。我思考了很久，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回答，不知道怎么才能引导彼得信自我，尤其是自我提升。至于我的想法究竟对不对，我无从知晓。

从前，我常常会想，如果有人愿意将他的信任给予我，那该多好啊！可是如今，事到如今，我才发现，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并且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有多难。更何况，"容易"和"金钱"这两个概念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新奇的。

彼得对我产生了些许依赖，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想要在生活中做到独立自主很难，更难的是既要保持个性，忠于自己的灵魂，同时又要做到独立自主、意志坚定。

我漫无目的地漂泊，一连寻找了几日，寻找一个适当的办法对付"容易"这个讨厌的说辞。我怎么才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和美好的东西会将他拽向深渊，那里没有朋友，没有支撑，再也没有任何美好可言，想要脱离那个深渊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全都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们全都活着，目标就是要幸福；我们全都活着，各不相同、不尽平等地活着。我们三个是在一个良好的生活圈里长大的，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具备实现一些目标的希望，我们有许多理由去期盼一份好运，但是……我们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它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赢得好运意味着要为此付出努力，积德行善，不投机取巧，不懒惰。从表面上看，懒惰很是诱人，但努力给予我们的是满足。

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不想努力。不过，彼得的情况并非如此，他的眼

前没有固定目标，认为自己太愚笨、太低级，无法有任何作为。

这个可怜的男孩，他还从没体会过给他人带去幸福的感受，而这一点，我也无法教授给他。他没有宗教信仰，用戏谑的口吻谈论耶稣·基督，以上帝的名义谩骂；尽管我也不是正统派的教徒，可是每当我注意到他多么受冷落、多么受轻视、多么可怜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到痛心。

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应当感到高兴，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相信超凡事物的能力，你甚至不会生活在对“永刑”的恐惧之中。炼狱、地狱和天堂是许多人接受不了的存在，可是人们终究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宗教信仰，究竟是哪种信仰无关紧要，人们应当步入正途。这并不是对上帝的畏惧，而是对自身荣誉和良心的尊崇。

如果所有人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可以把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回顾一遍，精确地分析自己行为的好坏对错，那么，人们该变得多么美好和善良啊！人们每天都会下意识地从头到脚地提升自己，一段时间过后，想必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这个办法对于每个人都适用，它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却绝对大有裨益。因为不知道这一点的人恰恰应当学习并且体会：“心安理得使人坚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 1944年7月8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布劳克斯先生去了贝弗韦克，直接从拍卖会上拍得了草莓。它们来到这里，蒙着厚厚的灰尘，满是沙土，可是数量很足。公司要用到的草莓加上给我们的草莓少说也有二十四箱。当晚我们就即刻腌制了六玻璃瓶，并制成了八罐果酱。第二天上午，梅普还想为办公室的人煮果酱。

十二点半，前门上锁，箱子搬空，彼得、父亲、范·丹先生在楼梯上吱吱嘎嘎，安妮从锅炉里泵热水，玛戈特取来水桶，全员到位！我怀揣着一种奇怪的感觉，走进水泄不通的办公室厨房，梅普、贝普、克莱曼、杨、父亲、彼得，避难者们和日常补给队，一切熙熙攘攘，居然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窗帘和窗户敞开着，我们高谈阔论，门砰砰作响，我激动得直哆嗦。是啊，我们真的还在避难吗？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抛头露面时一定就是这种感觉。锅装满了，赶紧上楼。余下的家人站在我们厨房的桌子边给草莓去蒂，或者至少要装出一副去蒂的模样，其实，塞进嘴里的多过装进桶里的。眼看着需要再拿一个桶，彼得再次来到楼下的厨房里，门铃响了两声，水桶原封不动，彼得蹿上楼，柜子门被锁上了。我们不耐烦地跺着脚，不得不关上水龙头，洗了一半的草莓一边泡澡一边等待，避难章程中的“屋里有人时，关闭所有水龙头，以防供水产生噪声”受到了严格的遵守。

一点钟，杨来了，告诉我们刚刚弄出声响的是邮递员。彼得又一次冲下楼去。叮当，门铃响了，我们扭头就跑。我竖着耳朵听有没有人来，先是贴着柜子门，之后是站在楼梯上。最后，我和彼得就像两个小偷似的趴在扶手上，听着底下传来的噪声。没有陌生的嗓音。彼得蹑手蹑脚地下楼，站在楼梯中段喊道：“贝普！”接着又喊了一声：“贝普！”厨房里的噪声盖过了彼得的嗓门。于是，他冲下楼梯，闯进厨房。我局促不安地向楼下张望。

“快到楼上去，彼得，会计师在这儿，你必须离开！”克莱曼的嗓音传来。彼得一边叹气，一边上楼。柜子门关上了。

一点半，库格勒终于来了：“哦，天哪，我满眼只剩下草莓了，我的早餐是草莓，杨在吃草莓，克莱曼在啃草莓，梅普在煮草莓，贝普在择草莓，我闻到草莓的味道，我想要躲开那些红彤彤的原料，来到楼上，可是这里却在洗……草莓！”

剩余的草莓全都被腌制起来。到了晚上：两罐开了。父亲赶忙把它们做成果酱。第二天早晨：两个玻璃密封瓶开了。下午：四个玻璃密封瓶开了。范·丹的消毒工作没做到位。这下，父亲每天晚上都在煮果酱。我们吃着草莓粥、草莓酪浆、草莓面包、草莓甜点、草莓加糖、草莓加沙土。整整两天，四处都是草莓、草莓、草莓，之后，库存不是吃光了，就是被装进罐子里存放了起来。

“听好了，安妮，”玛戈特喊道，“我们从范·胡芬太太那里得到了青豆，有整整18磅呢。”

"她真好。"我回答说。这的确很好，可是导致的工作嘛……哎哟喂！

"你们星期六早上全都得来帮忙剥壳。"母亲宣布说。

一点没错，今天一早用过餐后，最大号的搪瓷平底锅出现在桌子上，里面的青豆满得都快溢出来了。剥壳是一项无趣的工作，不过，你可真应该试试豌豆荚。我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把最里面的那一层皮挑出来之后，豌豆荚是多么富含维生素，多么美味、多么柔软。然而，刚刚被列举的这三条优点却无法与另一个优点相提并论，那就是以这种方式入口的分量足足有光吃豌豆时的三倍那么多。

想要把这层皮撕下来是一项极为精准、细致的工作，这样的事情或许很适合迂腐的牙医和缜密的制香人；对于我这种心浮气躁的少女来说，这太可怕了。我们是九点半开始的，十点半，我坐下了，十一点，我就站起身来了，十一点半，我重新坐下。我的脑袋嗡嗡直响：掰掉头、挑出皮、扯下茎、丢豆荚，掰掉头、挑出皮、扯下茎、丢豆荚，等等。它们在我的眼前打转：绿色、绿色、小虫子、茎、烂了的豆荚、绿色、绿色、绿色。一边懒懒散散，一边又想要做点事，于是，这一整个早晨我都说个不停，讲着各种各样的荒唐事，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感觉自己险些就堕落成愚民了。

每扯一根茎，我就更加确信，我永永远远都不会满足于当一个家庭妇女！

十二点，我们终于吃早餐了，可是，从十二点半到一点十五之间，我们又得挑皮。停工的时候，我感到头晕恶心，其他人也有一点。我一直睡到四点钟，之后仍旧被那些惨不忍睹的豌豆害得糊里糊涂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

1944年7月15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们曾经从图书馆借过一本题目极富挑战性的书——《怎么看现代的年轻女孩？》。今天，我很想聊聊这个话题。

作者把“当今的年轻人”从头到脚地批判了一通，不过，她并没有全盘

否定所有年轻人，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她的观点是只要年轻人愿意，就一定能建立起一个更美、更好的大世界，她认为年轻人有能力，是整日忙于浮浅的事物，甚至顾不上看一眼本质美好的事物。

在读到其中几个段落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作者在表达诱惑时，所指的就是我，因此，我今天一定要向你和盘托出，针对她的抨击做出自我辩护。

任何认识我时间比较久的人都会留意到我的一项极为突出的特质——自知之明。我可以像一个陌生人那样校验自己所有的行为，可以不存丝毫偏见或是任何防备地与每一日的安妮对质，审视她做得好的和坏的事情。我从不放松这样的自我意识，每说出一个字，话刚一出口，我就会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原本不应该这样"，又或是"能成为这样就很好"。我在无数的事情上实行自我批判，并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话语多么真切："每个孩子都应当学会自我管教。"父母只能给出建议或是正确的指引方向，而一个人最终的性格形成还是取决于自己。更何况，我具备了超常的生活勇气，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无比强健，足以承受任何事物，并且无比自由又无比年轻！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我相信自己不会轻易地屈服于每个人都必然经历的挫败。

不过，关于这些事情，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我想要落到"父亲和母亲不理解我"这个章节上来。我的父亲和母亲一向都很溺爱我，对我很贴心，在楼上那些家伙面前维护我，尽到了父母能尽的责任。然而，长久以来，我却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孤独，受到排挤，不受重视，不被理解。父亲想尽一切办法缓解我的叛逆，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我向自己展现了自身行为方式的错误，以此治愈了我自己。可是，为什么父亲从没有在我抗争的时候给予我支持，为什么每当他想要出手相助时总会差之千里呢？父亲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对待我的方式就像是对待一个在童年艰难挣扎的小孩子。这听起来很不可理喻，因为正是父亲给予了我这么多的信任，正是父亲让我相信自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然而，他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我努力抗争的过程超越了其他的一切。我不想听到"年龄特征""其他女孩""自然而然会过去的"一类的话语，我不想被人看作一个无异于他人的女孩，而是被看作

特有的安妮，而这一点是皮姆无法理解的。况且，如果一个人不讲述关于他自己的事，那么我也就无法给予他我的信任。由于我对皮姆一无所知，所以我和他之间无法开垦出一条通向亲密无间的道路。皮姆总是站在一位老父亲的立场上，他也曾经历过这类转瞬即逝的倾向，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对我来说，他都再也不可能像朋友一般和年轻人感同身受。出于这些原因，我从不与别人分享我的处世之道和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唯独会向我的日记本倾诉，并且偶尔与玛戈特分享。对于父亲，我掩盖起触动我的一切，从来不让他知道我的理想，有意地与他疏远。

我别无选择，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样的做法自私，却有利于寻找安宁。毕竟，要是我半途而废，被批评淹没，那么，我会完全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摇摇欲坠的安宁和自信。无论这话听起来有多刺耳，可事实是就算对于皮姆，我也不留半分情面，因为我不仅不和皮姆分享我的内心世界，甚至还常常用我一触即怒的态度把他推得更远。

正是这一点，让我浮想联翩：为什么皮姆有时会引得我如此懊恼？我简直无法与他一同生活，他的许多爱抚在我看来都是装出来的，我想要安宁，最希望他能略微忽视我，直到我能更加笃定地站在他的面前！因为我的内心依旧忍受着煎熬，我情急之下给他写下那封刻薄的信加以控诉。哦，想要在各个方面保持坚强和勇敢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啊！

然而，这并没有令我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没有，相比父亲，更让我沉思的是彼得。我很清楚，我对他的征服远远超过了他对我的征服。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幻象，把他看作一个安静、敏感、贴心，极度需要爱情和友情的男孩！

我需要向一个活生生的人吐露心声。我想要一个帮助我进步的朋友，我完成了艰难的工作，并且渐渐将他拉到自己的身旁。

当我最终赢得他对我的友谊时，我们之间自然而然地变得亲密。如今仔细想想，似乎太反常了。我们谈论了最私密的话题，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对自己内心满满的想法闭口不言。我依然对彼得知之甚少，他究竟是出于浮浅还是害羞，才会保持回避态度，即便对我也是如此？可是抛开这个不谈，我犯下了一大错误，那就是排除了其他所有友谊的可能性，与他产生了亲密的感情。他渴望爱情，对我的感情每天都在加深，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我们的见面给他带去了满足感，可是对我来说，它们只不过唤醒了我的需求，想要一再地与他尝试，并且永远不触碰我非常想要探讨的话题。我在彼得自身缺少察觉的情况下暴力地把他向我拉拢，如今，他牢牢地缠着我，而我眼下却没有适当的办法将他与我分隔开，让他变得自立。我很快就发现他并不符合我对朋友的认知。那时，我做出了努力，想要把他从狭隘的思想中解救出来，拓宽他作为青年人的视野。

“因为，究其根源，青少年时期比成年时期更加孤独。”这句我曾经在某本书里读到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它道出了事实。

住在这里的成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过得更加艰难吗？不是的，这绝对不是真的。年纪大的人对于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再对他们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犹豫不决。我们年轻人想要在一个理想主义被破坏和摧毁的时代，一个人们展现自己最丑陋一面的时代，一个真理、正义、上帝受到质疑的时代，里坚持自己的观点则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

任何人如果声称生活在后屋里的长者们必须面对更多的困难，那么他一定没有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范畴比他想象得大多少。在这些问题面前，我们或许还太年轻，可是，它们会一直压迫着我们，直到我们在很久以后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的办法通常无法抵御会令自己一文不值的现实。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艰难之处：理想、梦想、美好的期待还没来得及实现，就已经遭遇了残酷的现实，并且被毁得面目全非。我没有放弃一切的期望堪称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因为它们看上去荒谬而又不切实际。不过，我还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坚持着，因为我依然相信人类内心的善念。

我完全不可能在死亡、苦难和混乱的基础上搭建一切。我看着这个世界渐渐变得越来越像一片荒漠；我听着轰鸣声愈逼愈近，将会把我们扼杀；我感受着成百上千万人们的悲痛，可即便如此，每当我仰望天空，我就会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份残忍会终结，世界秩序会恢复安宁与和平。与此同时，我必须把我的思想放在安全的地方，在不远的将来，它们或许也会有实现的可能！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7月21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此刻，我充满了希望，此刻，终于一切都很好！是啊，真的，一切都很好！爆炸性的新闻！希特勒遭到一次刺杀，这一次，动手的不是犹太共产主义者，不是英国资本主义者，而是一名高贵的日耳曼上校，他是一名伯爵，而且还很年轻。“上帝的旨意”救了元首一命，很遗憾，他逃过一劫，仅仅受到了几处擦伤和烫伤。他最亲近的几名军官和上校或死或伤。主犯被枪决了。

这就是最佳证明，证明了许多军官和上校厌恶这场战争，他们想要看着希特勒落入无尽深渊，趁机建立一套军事独裁专政，借此与盟军议和，自己重整旗鼓，二十年后再次发动一场战争。或许是上天注定要缓一缓再清除他们，因为对于盟军来说，更加容易也更加有利的便是无懈可击的日耳曼人自相残杀，留给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工作量越少，他们投入自己城市重建的速度就越快。可是，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而我讨厌预测那些辉煌事件。不过，你也发现了，我说的就是实话，而且我只说实话。此刻，我一反常态地甚至没有对更高的理想胡言乱语。

除此之外，希特勒非常友善地向他忠实、虔诚的民众宣告，从今天起，所有军人都听从盖世太保的指示，任何士兵如果了解到自己的指挥官参与了这次懦弱的、卑劣的暗杀，就可以枪决他！

这会成为一段美好的历史——长时间的行军让小彼特·聪聪的双脚开始疼痛，他的指挥长官冲他大声呵斥。小彼特抓起他的枪支，喊道：“你想要谋杀元首，这就是你的代价！”伴随着一声巨响，胆敢责骂小彼特的高傲指挥官步入了永恒的生命（又或是永恒的死亡？）！最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军官先生们一旦遇到士兵又或是不得不做出指挥时，就会被吓得尿裤子，因为士兵们能说的话和能做的事远远超过了他们。你能理解吗，又或者是我太想入非非了？我也没办法，每当我展望10月份能回到课堂上的场景，我就高兴得语无伦次！哦啦啦，我不是刚刚才说过我不想太过草率的吗？！原谅我，我“一束小矛盾”的称号不是白来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8月1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一束小矛盾"是我上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这一封信的第一句话。"一束小矛盾"，你能仔仔细细地给我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吗？矛盾是什么意思？和其他许多词语一样，它也有两层含义——外部的矛盾和内部的矛盾。前者的意思只是不愿意听从他人的意见，自认为懂得更多，必须自己说了算。简而言之，就是我身上广为人知的令人讨厌的特性；后者嘛，那并不是我广为人知的一面，而是属于我自己的秘密。

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的灵魂简直真真切切地分裂成了两半。一半住着勃勃生机的快乐，对于一切事物的戏谑，兴致满满，能够更加阳光地看待一切事物。在那里，我并不厌恶打情骂俏、一个亲吻、一个拥抱、说个不经点的笑话。这一半的我常常埋伏着、压制着另外那个更加美好、更加纯真、更加深邃的一半。不是这样的，谁也没有见过安妮美好的一面，所以也很少有人看我顺眼。当然，我可以当一下午滑稽的小丑，那样，每个人就足有一个月都不想再见到我了。事实上，这等同于爱情电影对于思想深刻的人的意义，单单是个消遣而已，一次性的娱乐，可以很快忘却，算不上坏，却也不怎么好。对我而言，被迫向你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太糟糕了，可是，如果明知这是事实，我又为什么要藏着不说呢？我更加阳光、更加浮浅的一面总是比深邃的那一面抢先一步，因此总是获胜。你无法想象我多少次尝试从整个安妮中把这一半的安妮推开、翻页、隐藏，这行不通，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很担心所有认识我平常面目的人会发现我的另外一面——更美、更好的那一面。我担心他们会取笑我，认为我荒唐而又多愁善感，不把我当回事。我习惯了别人不把我当回事，不过，只有"阳光"的安妮习惯了，并且能够忍受，"沉重"的那个对此显得太过软弱。假设我动用武力，真的把好安妮在脚灯前放上一刻钟的话，那么，一旦到了她不得不开口的时候，她就会像一株含羞草一般缩成一团，把话语权交给安妮一号，趁着我还没发现的时候消失不见了。

所以说，可爱的安妮还从来没有涉足过热闹的场合，一次都没有露过面，

可是一旦到了独处的时刻，她几乎回回都占了上风。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自己……从内在而言是什么样的人，不过，很可惜只有独自一人时我才会如此。这也许，不对，这肯定就是我自认为拥有快乐的内在天性，可别人却认为我拥有快乐的外在天性的原因。内在有纯洁的安妮为我指明道路，外在的我无异于一头刚刚脱离亢奋期的小山羊。

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我对一切事物的感知与我口中所说的不同，因此，我得到了男生跟屁虫、花痴女、自以为是、言情小说狂魔的称号。快乐的安妮哈哈一笑，做出粗鲁的回应，毫不在乎地耸耸肩膀，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是，哦，不是这样的，安静的安妮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说句大实话，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确受到了伤害，我必须付出无穷无尽的努力才能变得有所不同，可是我所与之对抗的队伍却一次比一次更壮大。

我的内心在呜咽："瞧见了吧，这就是你的下场，不好的看法、戏谑而又愤怒的面孔、反感你的人，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完全是因为你不肯听从你好的一半所给出的好的建议。"咳，我倒是很想听，可是我做不到，一旦我变得安静、严肃，所有人就以为又上演了一出新的喜剧，于是，我只能靠开玩笑拯救自己。我所说的人里并不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生病了，让我吞下头疼丸和镇定片，摸摸我的脖子和额头，看看我有没有发烧，问问我的排便情况，把我的臭脾气批判一通，当我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时，我会觉得受不了，于是，我首先变得急躁，之后变得伤心，最后扭转心意，把不好的转到外面，把好的转进里面，不断地寻找一个办法，让我成为自己十分希望成为的样子，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样子，如果……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的话。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安妮的日记到此结束。

Achterhuis Anekdotes

Verhaaltjes en gebeurtenissen uit het Achterhuis

前言

安妮·弗兰克所遗留的纸张中也包括了所谓的《小故事书》，对此，她在1943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几个星期之前，我开始撰写一个故事，它彻头彻尾是我编出来的，我太事爱了，以至于我的'笔子笔孙们'越堆越高。"过了不到一个月，她便把那些"笔子笔孙们"单独誊抄到了一个很大的硬皮笔记本上。她在第一页上写下题目：《后屋大事记与小故事》。叙述人：安妮·弗兰克。在同一页的下方，她写道："始于1943年9月2日，星期四。"

正如题目所说的那样，内容涉及两个类别——"纯属虚构"的小故事和描述藏身处生活的故事。安妮·弗兰克将目录列在了这本书的结尾，并表明这些叙事应当被归在哪一类（对照本书在第386—387页上所录入的目录页）。

据推断，安妮起初在散页上打下了大多数故事的草稿，之后把它们端端正正地誊抄到了《小故事书》里，因为书里很少能见到被画掉的章节和其他修订。最早的一篇故事可追溯至1942年12月8日，这也同样证明了笔记本里囊括了早期故事版本的工整版，最后一篇故事写于1944年5月12日。

其中几则故事也被安妮摘录进了重写版的日记（乙版）中，而她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在战争结束后摘录了更多的故事载入《后屋》一书，该书的第一版于1947年出版发行。

早在1949年，安妮的八篇故事就以题为《还记得吗？——故事与童话》的形式出版了，那是一套十分详尽的汇编版本。此后，《后屋的故事》一书于1960年面世。安妮故事的第一部完整版于1982年由尤戈·科尼斯迈尔整理出版。最终，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依照安妮的手稿整理并作序，该版本囊括了所有的故事——《小故事与后屋大事记 / 伽蒂的一生》（阿姆斯特丹，2005年第三版）。对于有关安妮小故事的全面研究而言，这部以学术价值为重的出版物至今依旧享有权威。这一版本也为本书中所刊印的安妮的"后屋大事记与小故事"奠定了基础。文集中的注解同样出自该书。

安妮所使用的姓名缩写在文集中被改为全名。

发生入室盗窃了吗？

1943年3月24日，星期三夜晚

母亲、父亲、玛戈特和我十分愉快地坐在一块儿。突然，彼得进来了，俯在父亲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我恰好听见什么仓库里有一个桶倒了以及有人在锁门一类的话。玛戈特也听见了，不过她还是试图安慰我。不用说，我已经因为极度紧张而变得脸色惨白了。

我们三个等待着，父亲已经和彼得一起下楼去了。才过了不到两分钟，范·佩尔斯太太就从（楼下的）收音机旁上楼来。她说是皮姆让她关掉收音机，轻手轻脚地上楼来的。然而，每当人们想要轻手轻脚地走路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古老的楼梯恰恰会加倍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又过了五分钟，彼得和皮姆来了，他们面色惨白，就连鼻尖也不例外，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他们站在楼梯底端等了一会儿，然而并没有结论。突然间，没错，他们听见了两记响亮的撞击声，好像房子里有两扇门被摔上了似的。皮姆一个箭步冲上楼，彼得先通知了斐伏尔，终于，在经过了七七八八的整理和一顿嘈杂后，他也来到了楼上。这下，大家都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住在更高一层的佩尔斯家。先生患了重感冒，早就躺在了床上，因此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床上小声探讨心里的猜疑。

每当先生大声咳嗽的时候，太太和我就觉得自己都吓得抽筋了。时间过了很久，直到我们之中有人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给他用可待因。咳嗽立刻就被止住了。

又是一阵等待，我们等待着，可是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于是，我们集体推断，小偷们在原本应当安安静静的房子里听到脚步声后逃跑了。

不幸的是，楼下的收音机接收的还是英国电台，椅子也整整齐齐地围放在一起。如果现在有人从门口冲进来，被防空袭巡防员发现并且通知警察的

话，那简直就是开启了一场噩梦，必然会导致大家很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范·佩尔斯先生站起身来，穿上裤子和外套，戴上一顶帽子，跟在父亲身后，小心翼翼地沿着楼梯走了下去，他的身后跟着彼得，为了安全起见，彼得还带了一把沉甸甸的椰头防身。楼上的女士们（包括我和玛戈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直到五分钟后先生们返回到楼上，说房子里一切安好。于是，我们约定不要用水，也不要冲卫生间。可是，焦灼的情绪几乎席卷了所有脆弱的肠胃，不难想象，当我们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去方便过后，屋子里弥漫着何等的臭气。

每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时，必然就会有一大堆的事情随之而来，这一次也不例外。第一，一直以来给我带来无尽慰藉的西教堂的钟声不响了。此外，弗斯盖伊尔先生前一天晚上提早离开了，而我们并不能确定钥匙是不是在贝普手里，又或是她会不会忘了锁门。

此刻，这一夜还没有过完，我们依然处在疑虑之中。只不过，从大约七点四十五小偷进来直到十点半，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这倒也给予了我们些许安慰。

我们仔细想了想，才觉得小偷在夜晚伊始，街上还可能有人经过的时候就闯空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我们之中有人突然想到，也有可能是我们隔壁的盖赫连锁店的仓库主管还在工作，一旦事态紧张，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墙壁太薄而把声音混淆，况且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时刻，想象力往往会起到重要作用。

于是，我们躺在床上，可是瞌睡并没有眷顾我们。无论是父亲、母亲还是斐伏尔先生都十分清醒，至于我嘛，稍带夸张地说就是一直都没合过眼。

今天早晨，男士们下楼去拉了拉大门，看看它有没有锁好，而一切都无比安全！

不用说，这远远称不上愉快的事件却连带着细枝末节一同传遍了整个办公室，毕竟事情过后，人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将此作为笑谈了，只有贝普真心拿我们当回事。

附言：今天早上，卫生间彻底堵住了，父亲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把所有的

草莓食谱（这是我们现如今的卫生纸）和足足好几公斤的粪便从粪池里捞了出来。之后，那根棍子被烧毁了。

* 安妮在 1943 年 3 月 25 日的日记中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

牙医

1942年12月8日，星期二

今天，我们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好戏。母亲正在熨衣服，范·佩尔斯太太则准备接受牙医的诊疗。斐伏尔满脸严肃地（这是他第一次为住在这里的人治疗）打开他的药箱，要来古龙水当消毒剂，凡士林当蜡。太太坐在椅子上，斐伏尔开始检查她的口腔。可是，每当他触碰到某颗门齿或是臼齿，那个可怜的人会哆嗦成一团，同时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响。经过长时间的检查（至少在太太看来是这样的，然而检查的时间并没有超过两分钟），斐伏尔开始掏空一个小洞。哦，别以为那么容易，想都别想，因为太太疯狂地挥舞着胳膊和腿，以至于斐伏尔不得不松开了手里的刮刀，接着……刀就插在了太太的牙齿上。这下可真是炸了窝。太太手舞足蹈，一边哭（嘴里塞着这么个工具也就只能尽其所能了），一边想要把刮刀从嘴巴里弄出来，只是，刀却越插越深了。斐伏尔先生两手叉在腰上，镇定自若地看着眼前的这场闹剧，其余的观众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当然很不应该，因为我确信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会叫得更加大声。在不停的旋转、踢蹬、叫喊和吵嚷之后，刮刀终于被拔了出来，斐伏尔先生继续镇定自若地着手做自己的工作，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的动作快极了，以至于太太都没来得及再上演一出闹剧。不过，他所获得的帮助也是前所未有的；两名助手可不算少，我和先生干得尽职尽责。这场景像极了一幅中世纪的画作，描绘的主题是江湖郎中。

与此同时，病人已经没剩下多少耐心了，她必须看着“她的”汤和“她的”饭菜。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太太短期内不会再让医生给她治疗了！

最后这句话并没有成真。

* 安妮在1942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

奇胜日

194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范·佩尔斯先生有很多肉。他打算今天制作一些德国油煎香肠、海尔德兰式香肠、明天制作干熏香肠。那是一幅很有意思的景象：肉块先是被装进绞肉机，来回穿梭两三次，然后，加入所有能加的配料，再次转动绞肉机，通过一个喷嘴压灌进肠衣。到了中午，我们直接就着酸菜、土豆和洋葱，把德国油煎香肠吃了个精光。海尔德兰式香肠被一根棍子和两截绳子吊起来，挂在天花板上。一走进房间，见到陈列在眼前那令人目不暇接的香肠，大家都会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一幅最为滑稽的景象。

这里一片繁忙景象。范·佩尔斯先生系着太太的围裙，肥硕的身躯（他看上去比实际上要胖得多）全神贯注地投入肉类制作中。血淋淋的双手、红通通的脑袋以及脏兮兮的围裙使得他看上去像一个十足的屠夫。太太同时兼顾着所有的事情：学习荷兰语、煮菜、看火、一边叹气一边抱怨；她的前胸肋骨断了（据她自己所说）；当人们选择最愚蠢的健身运动时，这便是可以想见的后果。

斐伏尔的一只眼睛发炎了，他站在火炉旁边，用洋甘菊茶清洗。皮姆坐在一张椅子上，追随着一缕阳光，不时挪动位置。每每挪动时，他的后背必定会隐隐作痛，因为他正蜷缩着坐在椅子上，露出气呼呼的表情。他的样子简直和在教会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小老头如出一辙。彼得和小猫在房间里各处玩耍，他不停地把一小块肉举到它面前，然后跑远。母亲、玛戈特和我在削土豆皮。最终，我们谁也没能很好地完成自己手里的事情，因为大家全都在看范·佩尔斯。

*安妮在 1942 年 12 月 10 日的日记信件中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

跳蚤

1943年7月7日，星期三

我们这里又遇到了一个新麻烦——莫琪身上的跳蚤。我们从来不知道猫身上的跳蚤也会传播到人身上，可事实就是如此。

昨天待在楼上时，我在我的腿上抓到一只，十分钟后，又在楼下抓到一只。晚上坐在斐伏尔的床上时，又有一只爬到我的腿上。它从我的指缝间逃脱了，这些小东西的手脚快极了。今天早晨，我站在柜子跟前穿衣服，眼前再度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只跳蚤可以同时又跑又跳的。我把它抓在手里，险些把它捏碎，可是这位老先生却立刻蹦走了。我叹着气，重新脱下衣服，在赤裸的身体上和衣服里一个劲儿地寻找，直到再次在内裤里发现这只跳蚤。不到一秒钟后，它就身首异处了。

还记得吗？

犹太中学求学时期的回忆。

还记得吗？每当我花时间说起学校、老师、奇遇和男孩子们，那样的时光总是很美好的。当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时，一切都完美无瑕。

对我而言，在中学度过的那一年是一段心旷神怡的时光。老师、我所学到的大量知识、玩笑、荣耀、爱恋和仰慕者。

还记得吗？有一天下午，我从城里回家，发现信箱里有一个小包裹，“你的朋友R.”[1]。除了罗伯·戈函，再不可能是其他人。小包裹里装着一枚极其时尚的胸针，价值至少2.5荷兰盾。罗伯的父亲从事这类物件的生意。我戴了两天，之后，它就破了。

还记得吗？还记得我和莉丝是怎么出卖全班的吗？我们有法语测验。我的水平还不错，莉丝却不行。她照搬我的答案，我看了看她的回答，帮她修改（她的答案）。她得了5/6[2]，我得了4/5，在我的帮助下，她答对的多了“一点”。这个5/6和4/5全都被一个巨大的零蛋替代了。太令人气愤了。我们去向普雷穆瑟拉解释整件事情，最终，莉丝说道：“是啊，可是全班都把书藏在桌子底下了！”普雷穆瑟拉向全班承诺，只要所有作弊了的人全都举手，他就不会惩罚大家。大约十只手举了起来，这自然连一半都没到。过了三节课后，我们出乎意料地又迎来了一场测验。我和莉丝被视作叛徒，再没有人理睬我们。很快，我就忍受不了了，我给初一（2）班写了一封长长的检讨信，希望得到原谅。两个星期之后，大家把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1 原文为法语。

2 斜杠前面的数字代表课堂表现，斜杠后面的数字代表卷面成绩，以下同理。

致初一（2）班的同学：

安妮·弗兰克和莉丝·赫斯拉谨此向初一（2）班的同学致以由衷的歉意，我们不应该在法语测验一事上不负责任地出卖大家。

这一行为的发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二人真心实意地承认，原本应当独自接受惩罚。我们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在盛怒之下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语，并由此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违背自己的初衷。我们希望初一（2）班同学可以如此看待这一事件，以德报怨。如今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两个罪魁祸首也无法将自己的行为撤销。

我们之所以写下这封信，正是因为我们真心实意地悔过。此外，我们也恳请至今为止不理睬我们的人，请停止这样的做法，毕竟我们的行为并没有恶劣到要令我们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

对于暂时不能原谅我们和我们行径的人，请走到我们面前，狠狠地痛骂我们一顿，或者要求我们做出某种补偿，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

我们坚信，初一（2）班的所有同学从今起可以将这一事件忘却。

安妮·弗兰克和莉丝·赫斯拉

还记得吗？皮姆·比蒙特尔在电车上对罗伯·戈函说，安妮的样貌比宕伽·扎伊德俊俏多了，尤其是在她笑起来的时候。珊妮·雷德曼听到了这段对话，之后又转述给我。罗伯的回答是："你的鼻孔真大啊，皮姆！"

还记得吗？还记得毛里斯·高斯特是怎么来到皮姆面前，请求和他的女儿交往的？

还记得吗？还记得罗伯·戈函住院期间是怎么与安妮·弗兰克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的？

还记得吗？还记得萨姆·萨楼蒙是怎么成天骑着自行车追赶我，还想让我挽他的胳膊的？

还记得吗？我做出保证，不会将 E.G. 和 A.W. 告诉任何人。还记得在那之后，他是怎么亲吻了我的脸颊的吗？

我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回归这样无忧无虑的求学时期。

*文中所涉及的部分人物尊重当事人意愿以随机的首字母缩写代替了全名。

最棒的桌子

1943年7月13日，星期二

昨天下午，我在父亲的首肯下向斐伏尔询问，他能不能行行好（是非常礼貌地询问），允许我每个星期用两次桌子，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半。每天的下午两点半到四点之间，也就是斐伏尔睡觉的时间，它已经被我占用了，除此之外，房间和桌子便成了禁区。下午的里屋，也就是公用的房间里，总是人来人往的，令人无法安心工作，更何况下午的时间里，父亲偶尔也想要在书桌前工作一会儿。

这样的理由算得上合情合理，我的询问更是彬彬有礼。你倒是猜猜看，那个学识渊博的斐伏尔是怎么回答的呢？“不行。”直截了当而又言简意赅的“不行！”我愤愤不平，并没有任由他搪塞，而是问他声称“不行”的原因。可是，我们最终不欢而散。瞧瞧他机关枪一般的回答吧：

“我也需要工作。如果我下午不工作的话，就再挤不出时间工作了，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要不然的话，前面的事情就全都白做了。反正你做的也不是什么正经事，不过是些神话，算什么工作，编织和阅读也算不上是工作，这就是我的桌子，我不会让步的！”

我的回答是：

“斐伏尔先生，我做的就是正经事。下午我没法在里屋工作，因此我再次诚恳地请您考虑我的请求！”说完这些话后，受了冒犯的安妮便转过身去，把学识渊博的医生当成空气。我怒火中烧，觉得斐伏尔极其无礼（他也的确就是那个样子），而我本身却是彬彬有礼的。

晚上，当我找到一个机会跟皮姆说话时，我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同他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我不愿意放弃，况且我也想独自解决这个问题。皮姆大致向我讲解了应当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可是鉴于我激动的情绪，他也告诫我最好多等一天。

最后这条建议被我当成了耳旁风，晚上洗过碗后我就一直等着斐伏尔。度能跟我们一同待在房间里，这让我放心了不少。我开口说道：

“斐伏尔先生，我知道，您一定不屑于与我进一步探讨这个事情，可是我还是要请求您这样做。”

斐伏尔一边展露出最充满关爱的微笑，一边评述道：

“我一直都能，也随时准备着与你谈论这件已经盖棺论定的事情！”

顾着，我继续这场交谈，可我的话语却不断地被斐伏尔打断：

“当初您来到这里，我们便从一开始就约定这个房间是我们共同享有的；根据分配公平的话，应当是上午归您使用，而整个下午全都归我！不过，我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要一个星期能有两个下午，我就心满意足了。”

听到这里，斐伏尔就像被针扎了似的蹦了起来：“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谈公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按你说的，那么我该待在哪儿呢？我这就去问问范·佩尔斯先生愿不愿意给我在阁楼腾一个角落出来，到时候，我就待到那儿去，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没法安安静静地工作。无论是谁，只要遇到你就会吵起来。如果是你的姐姐玛戈特在这个问题上以更完善的理由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我是绝对不会拒绝的，至于你嘛……”紧随而来的又是神话和编织，而安妮又一次受到了冒犯。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表露出来，而是让斐伏尔把他的话说完：

“是啊，至于你嘛，跟你完全没法交谈，你是一个无耻的自私鬼，但凡是为了追求你自己的利益，其他所有人都得靠边站，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呢。不过说到底，我还是有必要让你心满意足，因为要是我不那么做的话，我今后就会被指指点点地说：安妮·弗兰克考试不及格，全都是因为斐伏尔先生不愿意把桌子让给她！”

这样的话语滔滔不绝……到了最后像洪水般袭来，以至于我几乎忍受不了了，我一会儿想：看在他这假惺惺信口雌黄的分上，我就直接照着他的脸给他一拳吧，把他拍在墙上。一会儿又想：“冷静点，这个家伙不值得你大动干戈！”

终于，斐伏尔先生发够了脾气，露出一脸愤怒加之凯旋的表情，他的大衣兜里装了食物，离开了房间。

我冲到父亲跟前，把所有的怨愤一股脑告诉了他，尤其是他所没有听见的那部分。皮姆决定当晚找斐伏尔谈谈；事实上他也完全照做了，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对话的主题大约是这样的：

他们首先聊到了安妮是否必须使用桌子的问题。父亲说，他早就已经跟斐伏尔就这个问题聊过一次了，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对斐伏尔所谓的观点表示了赞同，以免让大人在孩子面前丢脸。可是早在那个时候，父亲就已经觉得这样的做法有失公允了。斐伏尔认为我不应该把他看作一个不速之客，并且对所有东西都宣示主权，但是父亲毅然决然地反驳了这个说法，因为他清楚我压根没有提及这件事。对话就这样循环往复，父亲为我的“自私”和我的“儿戏”辩护，而斐伏尔则嘟囔个不停。

终于，斐伏尔还是让步了，我终于得到了每个星期两个下午不受干扰地工作的机会。斐伏尔的样子看上去闷闷不乐的，足有两天的时间没有跟我说话，并且依旧在五点至五点半之间用桌子……这当然很幼稚。

一个五十四岁的人还能这么迂腐、小气，那么必定是他的天性使然，这样的习惯一定是永远也戒不掉了。

* 奥托·弗兰克将这一事件收录至《后屋》一书中，日期为1943年7月13日。

酷爱理论的安妮

| 1943年8月2日，星期一

范·佩尔斯太太、斐伏尔和我一起洗碗，前所未有并且绝对会令他们大跌眼镜的事情就是安妮出奇地安静。

为了逃避问询，我赶忙寻找一个相对中庸的话题，我自认为《对面的亨利》这本书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不过，我还是失算了。即便太太没有对我指手画脚，斐伏尔先生也必然不会放过我。总而言之：

斐伏尔先生将这本书当作优秀作品，向我们大力推荐。然而，我和玛戈特却丝毫不觉得它优秀；那个小男孩塑造得确实不错，可至于其他的嘛……我还是不说了。

我在洗碗时把类似这样的话语提到了桌面上，可是，哎呀呀……抨击开始了：

“你怎么可能了解一个男人的心理呢，小孩子的想法不值一提（！）。你年纪太小了，根本不适合看这样的书，就算是一个二十岁的男人也未必能理解。”（那他为什么偏偏向我和玛戈特推荐这本书呢？）

接着，斐伏尔和太太如出一辙：

“你知道太多太多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了，你所受到的管教完全错了。以后，等你长大了，你就会失去对任何事物的兴致，到时候，你会说：这些东西我早在二十年前就在书本里读到过了。你要是还想找个男人或是还想恋爱的话，可就得抓紧了，无论什么都会令你大失所望的。（这时，最妙的部分来了。）理论方面，你已经完全合格了，只不过你还很缺乏实践呢！”

谁敢说无法理解我的处境？我甚至惊异于自己居然能平静地回答说：“您或许认为我受到了错误的管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您的看法的！”

毫无疑问，成天在我与我的父母之间挑拨离间可真是良好的管教方式啊，毕竟这就是他们常做的事情，况且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丝毫不提及

某些事情的做法倒是很恰当。被这种管教方式养大的人就在面前。

对于这两个拿我取笑的人，那时那刻，我简直想要杀了他们。我火冒三丈，真的很想开始数日子，计算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些”人。

范·佩尔斯太太的性格

那个范·佩尔斯太太啊，在我看来，她也是一个奇葩！她树立了一个典型的范例……不过都是负面的。范·佩尔斯太太是一个典型的目中无人、缺乏教养、贪心不足的人。除此之外，还有虚荣和喜欢卖弄风情。她明显就是一个性格可恶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关于范·佩尔斯太太的事迹，我可以写出几大卷，说不定我真的会那样做的。这样看来，太太的内在没有一星半点的优秀才华。每个人都能在表面上惺惺作态。对待男人，太太是非常友好的，因此，人们总是在刚刚结识她的时候对她的个性产生彻底的误解。

如此奸诈狡猾、如此工于心计、如此自私自利，善良的人们很难迅速想象出那副嘴脸。有人会说，一个外在受到过适当教育的人，内在绝不可能如此裸露、空虚。

母亲认为她太愚钝了，甚至不愿意浪费力气多评价一个字；玛戈特认为她太无足轻重；皮姆认为她太丑陋（外在和内在两方面！）；而我则是经过了一段长长的心路历程（毕竟我并没有在最初就如此猜忌）却在最终得出结论——她不仅是上述三点都有，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她有那么多的能耐，那么我就不需要只挑其中一项开始讲述了。

请读者们千万不要忽略，当作者写下这则故事的时候，她心中的怒火还没有平息！

* 安妮在 1943 年 7 月 29 日的日记中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

有关土豆的争吵

1943年8月4日，星期三

大约三个月以来，除了几次轻微的口舌之争外，一切风平浪静。而今天，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事情发生在今天上午削土豆的时候，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在这里，我将重现争论的过程。所有受牵连的人都七嘴八舌地嚷嚷着，以至于我不可能将完整的对话记录下来。

太太先开口（当然啦！）说，上午没有帮忙削土豆的人必须在晚上负责削土豆。没有人搭腔，这样的结果绝对违背了范·佩尔斯家的意愿，因为就在这之前不久，先生才说过，每个人都应该负责削自己的那份土豆，只有彼得除外，毕竟削土豆这样的活不适合男孩子干！（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逻辑了！）

范·佩尔斯先生继续说道："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先生们必须时时刻刻帮忙；这样一来，工作的分配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某些人就必须为群体付出更多的心力，其他人却不用呢？"

这时，母亲插嘴了，因为她明白了这段对话想要引导的方向："啊哈，先生，我已经听出来了，您一定是嫌孩子们干的活还不够多吧？但是您知道吗，当玛戈特不能帮忙的时候，安妮就会帮忙，反之亦然。彼得不也什么忙都不帮吗？您觉得他没有必要做这些事——那好吧，我觉得女孩们同样没有必要做这些事！"

先生狂吠起来，太太叫唤着，斐伏尔劝解了几句，母亲大声嚷嚷。这是一场炼狱般的闹剧，我这个纤瘦小人儿在一旁目睹这所谓"有智慧的成年人"是怎么真真切切地斗个你死我活的。

话语满天飞，太太指责斐伏尔是个两面派（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先生在群体问题上与母亲意见相左，他觉得自己做了许多事，大家都应该同情他才

对。“孩子们多在这里帮帮忙总比没完没了地埋头看书好，女孩子根本就用不着学那么多东西！”（多么新潮啊！）他突然嚷嚷道。母亲略微平复了情绪，宣称她丝毫不同情范·佩尔斯。

于是，他又止不住了：“为什么女孩们从来不用把土豆搬上楼，为什么女孩们从来不用提热水，她们不至于那么弱不禁风吧？”

“您疯了！”母亲突然喊道。那一刻，我确实感到了一丝震惊，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居然敢那样做。

其他的相对而言不太重要，全都是些老调重弹。我和玛戈特必须被提拔为后屋之家的女佣。至此，我们可以面不改色地用“去他的”这个有些粗俗的词来形容，因为这种事反正也不可能发生。

玛戈特一年到头，每天早晨和中午都要洗碗，可范·佩尔斯先生厚颜无耻地说那根本算不上干活。

一听到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父亲就忍不住要冲上楼去找先生强硬地理论一番，母亲觉得很应该通知先生，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自己，那么每个人也都必须靠自己的钱生存。

眼下，我的结论就是：整件事情是典型的范·佩尔斯式闹剧，成天翻旧账。要不是父亲待他们太好的缘故，真应该好好痛击他们一番，让他们认清事实：是我们和其他人在真正意义上救他们于危难。劳工营里的人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止削土豆那么简单……或者是给猫抓跳蚤！

后屋的晚上与深夜

1943年8月4日，星期三

每晚不到九点钟，后屋就变得忙碌起来，为睡觉做起了准备。实事求是地说，那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我们开始挪椅子，把床展开，铺开毛毯，与白天相比，所有东西都不在原位了。我睡在那张长度还不到1.5米的窄小的长沙发椅上，必须搬来椅子加长才行，一个鸡毛掸子、床单、枕头、毛毯……我从斐代尔的床上搬来了所有东西，因为白天的时候，它们全都被存放在那里。屋里传来一声巨响：那是玛戈特的折叠床发出的动静，紧随其后的照例是毛毯和枕头，只为了让木板变得略微舒适一些。楼上似乎受到了炸弹的侵袭，其实那只是太太的床而已。它被挪到窗户旁边，只为让这位身穿粉红色睡袍的女皇陛下小巧的鼻孔里感受到几丝清新。

九点钟：我排在彼得之后进了浴室，随后便是一套彻头彻尾的清洗流程，有时候，清洗过后的水里会漂浮着一只小跳蚤，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只有在炎热的月份、星期或是日子里）。接下来便是刷牙、卷发、护理指甲、使用蘸了双氧水的棉布，这一切都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完成。

九点半：赶快穿上浴袍，我一手拿着肥皂，另一只手拿着夜壶、夹子、裤子、卷发器和棉花团，匆匆忙忙地走出浴室。通常，我还会因为遗留在盥洗池的各种毛发被叫回去，在我看来，它们弧度优美，不过对于下一个清洗者来说却不太合心意。

十点钟：启动遮光，晚安。室内，床已经吱吱呀呀地响了一刻钟，破旧的弹簧发出一声声叹息。随后，只要楼上的邻居没有睡前一吵，那么一切就都会归于平静。

十一点半：浴室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一道狭长的光芒洒进房间。椟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看见一件肥大的外套，甚至比它所包裹着的那个男人更加肥大……斐伏尔上完夜班，从库格勒的办公室回来了。他拖着双脚徘徊；把纸张捏出沙沙的声响，那全都是需要被存放起来的食品发出的；还铺了床，这一切持续了整整十分钟。接着，这个身影又一次消失了，只是卫生间里时不时还会传来令人疑惑的动静。

大约三点钟：我必须起床，用自己床底下的金属罐子上个小号，为了预防渗漏，我还在底下铺了一小块橡胶垫。

每到那时，我总会屏住呼吸，因为罐子里水花四溅的声音像极了山间的溪流。之后，罐子被放回到原来的位置，身穿白色睡袍的身影重新爬回到床上、而每一晚，它都会引来玛戈特的一声惊叹："哦，那件睡袍太不雅观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里，某人一直躺在床上，倾听着黑夜里的声响，先是在大约三点半四点钟的时候听听楼下有没有小偷，然后再听听楼上、隔壁、同屋各种各样的床的声音，通常，我们可以就此推断出各位室友睡相如何，又或是不是半梦半醒地度过一整晚。最后一项必定会令人感到不悦，尤其在当事人是某位名叫斐伏尔医生的家庭成员的时候。

首先，人们会听见一种类似鱼类努力喘息的声响，这个声音会重复大约十次，然后便是一次又一次湿漉漉地舔嘴唇的声音和轻微的吧唧声交替进行，紧随而来的便是长时间在床上辗转反侧并且移动枕头。五分钟的彻底平静过后，上述过程会重复上演三遍，之后，医生绝对可以再安谧地睡上一会儿。

另外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在半夜一点至四点之间传来枪炮声。在我习惯性地站到床边之前，我的意识一定是不清醒的。有时候，我正在做白日梦，游离于法语中的不规则动词又或是楼上的争吵。等这一切过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枪战已经结束了，而我却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床上。可是，情况通常都像之前所叙述的那样。我的手会迅速地抓起一个枕头和一块手帕，我披上浴袍，踩着拖鞋，一路小跑地来到父亲身旁。对此，玛戈特在生日小诗里做了精确的描写：深夜枪声刚传来，门便吱嘎一声被推开……一块手帕、一个枕头外加一个小小的女孩！

一旦爬到巨大的床上，那么最深的恐惧就已经过去了，除非当晚的枪炮声过分激烈。

六点四十五：丁零零零零……（只要大家需要，有时甚至是在不需要的情况下）闹铃每个小时都会放开嗓门。咔嚓……砰……太太把它关掉了，吧嗒……先生起床了，烧水，然后走进浴室。

七点十五：门又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斐伏尔可以去浴室了。独自一人时，终于能撤下遮光板……后屋里新的一天就又开始了。

*安妮在1943年8月4日的日记中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

午餐时间

1943年8月5日，星期四

时间是十二点半。全家上下又活过来了。反正到了这会儿，（仓库管理员）范·马尔仑这个有着阴暗过去的男人和德·高科都回家了。楼上的吸尘器穿透太太美丽且唯一的地毯，传来沉重的碰撞声。玛戈特腋下夹着几本书，去接受“止步不前的孩子”应当接受的教育，斐伏尔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的。皮姆捧着与他不可分割的“狄更斯”坐在一个角落里，努力寻找一片净土。母亲匆匆忙忙地爬上一层楼，去帮助勤劳的家庭妇女，而我则走进浴室，略微收拾一番，也顺便把自己收拾一番。

十二点四十五：大家像水滴一样汇入。先是吉斯先生，而后是克莱曼或者库格勒、贝普，有时候还有梅普。

下午一点钟：所有人都紧张兮兮地坐在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大家围坐在那台迷你收音机旁边，在这难能可贵的几分钟里，后屋成员们不会相互干扰，因为就连范·佩尔斯先生都没法反驳正在讲话的那个人。

一点十五：分配食物。楼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分到一碗汤，如果还有饭后甜点的话，便也能分到一份。吉斯先生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沙发椅上，倚靠着书桌。他的身旁摆放着报纸和碗，通常还有猫。这三样东西里但凡缺少其一，他就会抑制不住地提出抗议。

克莱曼讲述着城里的最新消息，在这方面，他确确实实是绝佳的信息源。库格勒慌里慌张地跑上楼梯，他短暂而又有力地敲了一下门，而后一边搓手一边走进屋子，情绪要么兴高采烈、忙忙叨叨的，要么愁眉苦脸、一声不吭，一切视情况而变。

一点四十五：食客们站起身来，各自回到自己的事务中去了。玛戈特和母亲洗碗，先生和太太坐在长沙发椅上。彼得待在阁楼上，父亲坐在长沙发椅上，斐伏尔也是，安妮开始工作。接下来便是宁静的光阴，如果大家都睡着了的话，那么谁也不会受到打扰。斐伏尔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他梦见了美味佳肴似的，我并不会盯着他看很久，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四点钟一到，迂腐的医生就会手捧着时钟站在我的跟前，只因为我比规定的时间晚了一分钟。

*安妮在1943年8月5日的日记信件中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

后屋之八个人围坐餐桌

1943年8月5日，星期四

餐桌上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同桌而坐的各位都是怎么自得其乐的？有的喧闹，有的安静；有的吃得特别多，有的吃得特别少。各不相同。

范·佩尔斯先生：就拿他开刀吧。他总是首个被服务的对象，但凡合他胃口的食物，他就会盛很多。他常常和大家侃侃而谈，总是发表个人见解，一旦他开口，别人就再也别想辩驳，因为但凡有人敢同他争论，后果就会相当严重。哎呀……他会把对方喷得体无完肤……我可不愿意以身犯险……只要经历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次犯下同一个错误了。

他的意见是最好的，无论什么，他都最在行。好吧，他有一颗聪明的脑袋，但是这位先生的自负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夫人：其实，我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有些日子，尤其是当她心情从晴转阴的时候，那就该躲远一些了。仔细想想，她是所有争论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话题的中心！哦，不是的，对于她，大家都宁可置身事外，可是她简直就是一个长舌妇。煽风点火，这样的事情太有意思了。在弗兰克太太和安妮之间煽风点火，在玛戈特和弗兰克先生之间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回到餐桌上来。尽管太太偶尔认为自己吃不饱，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夫人的座右铭就是寻找最小的土豆、最美味的餐点、所有食物之中最美好的一份。等她挑走了最好的那一份，就可以轮到其他人了。（她恰恰就是这样看待安妮·弗兰克的。）

其次就是说话。只要有人听她说话就行，至于她所说的话题对方是否感兴趣，那显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里。她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只要是范·佩尔

范太太说的话，别人必定都会感兴趣的。有时候，我会想：她是不是和从前的我一模一样？不过，幸好我没为此浪费43年的时间。

妖媚地微笑，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给每个人都提些意见，谆谆教这样一来，她给人的印象绝对会变得很好。不过，看得久了，优点早就消失殆尽了。

第一点，勤勉；第二点，快乐；第三点，妖媚，有时候也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古斯蒂[1]·范·佩尔斯。

第三位餐桌同伴：他默默无闻。这位年轻的范·佩尔斯先生通常都很安静，十分不起眼。一提到胃口，他的肚子就是达那伊得斯的桶，永远也填不满，即使是最能果腹的餐点，他也能一脸冷漠地说自己还能再吃上双份。

第四个，玛戈特：吃起东西来就像一只小老鼠，一句话也不说。唯一被拿进肚子里的就是蔬菜和水果。范·佩尔斯一家的鉴定结论是娇生惯养，我们的观点是严重缺乏新鲜空气和运动。

轮到妈妈：她胃口很大，可是并不起眼。我一直觉得，她略微被人们遗忘在角落里了。说起文学话题时，她身上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简直不可思议，她读过的书太多了。别人看见她的时候，不会像看到范·佩尔斯太太时那样认定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她们区别在什么地方？咳，太太负责做饭，母亲负责洗碗和擦地。大家很少会留意，要知道，这些被木板钉得严丝合缝的房间近乎一尘不染。

第六位和第七位：关于父亲和我，我还是不多说了。前者是整张餐桌上最谦逊的人。他每次都会先看一看其他人是不是够吃；他一点诉求都没有，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们。

他是美德的化身，旁边坐着一块希望能传承他良好典范的画布。

1 太太的昵称。

奥伏尔：盛饭、头也不抬，吃、不说话。如果人们不得不讲话，而且看在老天爷的面上，聊到的话题是美食，那不会引发争吵，只是牛又要被吹上天了。超大分量的食物被装进他的肚子里。面对好的，他从来不会说一个“不”字；面对不好的，往往也是这样。

裤子被提到了胸口，身穿一件红色的外套，脚踩黑色漆面拖鞋，还戴着一副复古的圆框眼镜。书桌前的他就是这个模样，没完没了地工作，从没取得任何成果，能让他松弛一下的唯有午休、吃饭以及——他的最爱——上卫生间。别人不耐烦地站在卫生间门口，捂着屁股，双腿交替着来回蹦跶，几乎坚持不住，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上演三四五次。对于这些，他会在意吗？才不会呢，从七点一刻到七点半、十二点半到下午一点钟、两点钟到两点一刻、四点钟到四点一刻、六点钟到六点一刻，还有十一点半到十二点。我们可以记录下来，这就是他固定的“作息”。

这是雷打不动的，他也丝毫不会顾及门外恳求的声音以及对于迅速逼近的殃祸的警告。

第九个：并不是后屋的家庭成员，不过，她却是我们的室友和食友。贝普有着健康的食欲。她从不剩饭，也从不挑食。任何东西都可以讨她的欢喜，而这恰恰又令我们感到欢喜。欢乐而又好脾气，随和而又热心肠，这些就是她的特质。

* 安妮在 1943 年 8 月 9 日的日记中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

当时钟指向八点半 *

1943年8月6日，星期五

玛戈特和母亲十分紧张。“嘘……父亲，安静点，奥托，嘘……度假。”“现在是八点半。快点过来，你不能再用水了，手脚轻一点！”这些嘘嘘声都是冲着浴室里的父亲而来的。他必须在时钟指向八点半之前走进房间。再没有一滴水，再不用卫生间，再不能走动，一切静止。要不是楼下有办公室的话，仓库里就愈发能将所有声音尽收耳底了。

楼上的门会在八点二十的时候打开，紧随而来的是地面上的三记敲打声——安妮的粥。我沿着台阶爬上楼，取走我的食盆。

来到楼下，一切都要快点儿，再快点儿：梳头发，把水壶挪走，把床搬回原位。安静！钟敲响了。太太换了一双鞋，拖着浴鞋在房间里行走，查看。卓别林先生也穿着浴鞋，周围无比安静。

此刻，最为理想的家庭场景达到了高潮。我想要看书或是学习，玛戈特也是，父亲和母亲也一样。父亲坐在床沿上（自然是捧着狄更斯的著作和字典），那张床早就凹陷进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上面连一张像样的床垫都没有，两个靠枕堆叠在一起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我不需要，没有它们也可以！”

一旦沉浸在阅读中，他便不会抬头或是四处张望，他偶尔大笑起来，费尽力气，非要给母亲讲一个故事。“我现在没有时间！”他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而后便继续看起书来，过不了多久，如果他又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又会尝试一把：“你真应该看看这个，孩子妈妈！”

母亲坐在钢丝床上看书、缝纫、编织又或是学习，忙得不亦乐乎。突然，她的脑子里灵光一闪。她赶忙说道：“安妮，你知道吗……玛戈特，快记下来……”

片刻过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玛戈特的书“啪”的一声合上了，父亲的

眉头皱成了一道搞笑的圆拱，阅读皱纹再度聚集在他的脸上，他又沉浸在书里了，母亲喋喋不休地与玛戈特交谈起来，我很好奇，跟着一块儿听。她们聊到了皮姆……

九点钟！该吃早饭了！

* 原文为德语。奥托·弗兰克将这一事件收录至《后屋》一书中，日期为1943年8月23日。

浑蛋！

1943年8月6日，星期五

这里的浑蛋是谁？

大浑蛋！

范·佩尔斯！

又发生什么事了？

我这就告诉你。

事情的真相就是因为范·佩尔斯的不作为，我们的房子里出现了很多跳蚤。一连几个月，我们一直叮嘱，不停地说："把您的猫送到清理中心去吧！"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我们的猫没有跳蚤！"

当跳蚤的存在得到清清楚楚的证实，我们痒得睡不着觉时，一心只知道同情猫的彼得去看了看，结果，跳蚤蹦到了他的脸上。他动起手来，用太太的密齿梳给猫梳毛，用我们唯一的刷子给它刷毛。之后怎么样了呢？

足有上百只跳蚤！

我们求助克莱曼，第二天，我们周围所有东西都撒上了脏兮兮、绿莹莹的粉末——没有任何作用。

这下，我们弄来了喷剂，那是一种灭跳蚤的杀虫剂。父亲、斐伏尔、玛戈特和我早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擦呀，磨呀，刷呀，喷呀。所有东西上都被喷满了杀虫剂，地毯、毛毯、地面、长沙发椅、角落、洞穴，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放过。

除了彼得的房间和楼上范·佩尔斯夫妇的房间。我们极力规劝，要求无论如何都要把地毯、毛毯和椅子喷一遍。他们说他们会的。所有东西都被搬到阁楼上，或者至少他们声称搬上去了。才没有呢！弗兰克一家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什么都没做，一点杀虫剂的气味都没有。

借口就是：喷剂的气味会有损库存的物品！

结论：这里之所以会出现跳蚤，全都是他们的过错。我们陷入恶臭、发痒、不便之中。

夜里，太太忍受不了那股气味。她装出一副喷过了的样子，把椅子、毛毯等等原封不动地搬了回去。就让弗兰克一家被跳蚤吞噬吧！

社区的每日职责：削土豆！*

1943年8月6日，星期五

第一个人负责拿报纸，第二个人拿小刀（不用说，顺便会把最好用的那把留给自己），第三个人拿土豆，第四个人打水。

斐伏尔先生带头，他刮（削）着，不过刮得并不是很好，可是他一刮起来就一刻不停，不时地左看看、右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都采用了和他一样的方法。“不对！安呀，看好了，偶是酱紫拿刀的，从上往下削！不对，不是酱……是酱。”[1]

“我觉得这样更顺手，斐伏尔先生。”我怯生生地回答。

“可是酱才是最好的办法，里应该采用偶的办法。偶没有强迫里的意思，但是里应该心中有数。”

我们继续削土豆。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我旁边的男人。他一边陷入沉思，一边摇着头（一定是我的缘故），却一言不发。

我继续削土豆。再来看看我的另一边，那里坐的是父亲；对于父亲来说，削土豆可不是什么杂活儿，反倒是一项精确的工作。每当他阅读的时候，他的后脑勺上就会出现一道深深的皱纹，可是，当他帮忙料理土豆、豆子又或是其他蔬菜时，就好像世事都与他绝缘了似的。他会摆出一张土豆脸，他是绝对不会交付出任何刮得不够完美的土豆的。简单地说，只要他摆出这张脸，就绝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我继续做手中的活，而后抬头扫了一眼，随即便知道了一切，太太试图吸引斐伏尔的注意力。她率先看了他一眼，可斐伏尔假装没有发现。然后，她挤了挤眼睛，斐伏尔继续做事。接着，她笑了起来，斐伏尔没有抬头，再然后，母亲也笑了起来，斐伏尔却不为所动。太太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又动起

[1] 此处用于表现斐伏尔的荷兰语带有德语口音，并有时会混用德语词汇。（编者注）

了别的念头。她沉默了一会儿，而后说："普帝，你倒是围一块围裙啊，要不然，我明天又得清理你衣服上的污渍了。"

"我不会把身上弄脏的。"又是一阵沉默。

"普帝，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呢？"

"我站着挺好的，我喜欢站着！"静默。

"普帝，小心一点，别溅出来了！"[1]

"知道了，阿妈，我会注意的！"太太又换了一个话题：

"普帝啊，英国人现在为什么不轰炸了呢？"

"因为天气太恶劣了，盖尔丽！"

"可是昨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吗？他们也没有飞啊。"

"我们还是别聊这个了。"

"为什么？我们总可以聊一聊，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安静点，老妈子。"

"弗兰克先生随时随地都会回答他妻子的问题。"先生在竭力控制自己。这种话通常会激怒他，而太太却又开口了：

"这场反攻永远都不会到来了！"先生的脸变得煞白，当太太注意到这一点时，她的脸红了，可是她还是继续说道："英国人一点建树都没有！"这下儿可炸了窝。

"你现在给我闭嘴，真是活见了鬼了。"母亲几乎忍不住要大笑起来，我只好直直瞪着前方。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除非他们刚刚大吵过一架，因为遇到那种情况时，先生和太太接下来就都会闭嘴了。

我还得再取些土豆来。我来到阁楼上，彼得正在那里忙着给猫咪除跳蚤。他抬起头，被猫咪钻了空子，扑通……它逃跑了，穿过敞开的窗户，跳到了

1 本页字体变更处原文为德语。

神情里。

彼得骂骂咧咧的，我笑着走开了。

*奥托·弗兰克将这一事件收录至《后屋》一书中，本文现被收录在米里亚姆·普雷斯勒版 1943 年 8 月 10 日的日记信件之后。

后屋里的自由时光 *

| 1943年8月6日，星期五

五点半：贝普来了，象征着夜晚自由时间的开启，立刻就要掀起一场混战了。我先同贝普一起上楼，通常，她都会提前享用我们晚餐的饭后甜点。贝普还没来得及坐下，太太就开始历数自己的愿望了，她很是急迫："哎呀，贝普，我还有一个愿望……"贝普冲我挤了挤眼睛，对于每一个上楼来的人，太太都是不会放过诉说自己愿望的机会的。这一定就是谁也不愿意上楼来的原因之一。

五点四十五：贝普走了。我爬下两层楼看了看。先是厨房，然后是私人办公室，接着去了煤棚，为莫琪打开老鼠闸。

历经漫漫的检查征途后，我来到了库格勒的办公室。

范·佩尔斯翻看了所有抽屉和文件夹，寻找当天的信件；彼得取走了仓库钥匙和波什；皮姆把打字机拖到楼上；玛戈特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处理她的办公室事务；太太把烧水壶放到煤气炉上；母亲捧着一锅土豆走下楼梯，每个人都各自忙着做自己的事。

彼得很快就从仓库回来了。大家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面包的，他忘了拿面包。他在办公室前厅门外，尽可能地蜷成一团，手脚并用地爬进铁皮柜里，抓起面包，转身离开，确切地说，是想要离开，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莫琪就从他身体上空蹦了过去，一头钻到书桌底下不出来了。

彼得环顾四周，哈，原来猫就在那儿，他又爬进办公室里，抓住猫咪的尾巴。

莫琪吹着胡子瞪着眼，彼得叹着气。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莫琪早就逃到了窗户旁，正在舔舐自己的身体，对于能从彼得手里逃脱而感到心满意足。作为用来引诱猫咪的撒手锏，彼得把一小袋面包举到它的面前，很有

效，它跟随他走了，门关上了。

我透过门缝目睹了全程。

范·佩尔斯先生很生气，摔上了门。我和玛戈特面面相觑，脑海中出现了相同的念头：他一定又在为了库格勒所做的某件蠢事大动干戈，丝毫没有考虑到（邻居）盖赫连锁店。

走廊里又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斐伏尔走了进来，以主人的姿态走到窗户跟前，嗅了嗅……咳嗽，打喷嚏，清清嗓子，他不太走运，闻到了胡椒。随后，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办公室前厅。窗帘敞开着，那代表他不能上前去取走信纸。他满脸愁容地消失了。

我和玛戈特再度面面相觑："明天又要给他的小宝贝少写一张纸了。"我听见她说，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们接着做自己的工作。我们听见楼上还传来了一阵灌铅般的脚步声，那是斐伏尔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寻求安慰。

我们继续工作。嘀嗒，嘀嗒，嘀嗒……响了三声，到时间吃饭啦！

*奥托·弗兰克将这一事件收录至《后屋》一书中，本文现被收录在米里亚姆·普雷斯勒版 1943 年 8 月 10 日的日记信件之后。

小猫娃*

1943年8月7日，星期六

小猫娃是我们邻居家的女孩。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只要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我总能看见小猫娃在花园里玩耍。

小猫娃有一条酒红色的天鹅绒连衣裙，专门在星期日穿，另外还有一条棉布裙，在平日里穿，亚麻色的头发，细细的鼠尾辫，还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

小猫娃有一个慈爱的母亲，却没有了父亲。她的母亲是一位洗衣女工。白天，她偶尔会出门为别人清扫房屋，到了晚上，她在家为她的东家们洗衣服。到了十一点，她还拍打着布匹，把洗好的衣物一排一排地挂到绳子上。

小猫娃至少有六个兄弟姐妹。这其中有一个成天大呼小叫的小不点，每当母亲喊“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紧紧地抓着十一岁的姐姐的裙子。

小猫娃有一只酷似摩尔人的小猫咪，它是黑色的。小猫娃细心地照顾她的小猫咪，每天晚上睡觉前，人们都能听到她喊“猫咪，猫咪，猫咪，小……猫哇，小……猫哇”。小猫娃这个名字也是这么来的，这个女孩的名字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小猫娃，可是她的样子看着倒是很配。

小猫娃还养了两只小兔子，一只是白色的，一只是棕色的。扑通……扑通，它们在草地上奔来奔去，蹦到通向小猫娃家的台阶底下。

有时候，小猫娃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淘气，这样的情况通常发生在她和她的兄弟们吵架之后。哦，小猫娃的脾气可真大呀，打、踢、咬，她手到擒来。她的兄弟们对这个健壮的姐妹充满了敬意。

“买东西去，小猫娃！”母亲喊道。小猫娃赶忙捂住耳朵，以便待会儿可以实事求是地告诉母亲自己什么也没听到，小猫娃最讨厌买东西了。不过，买东西这点小事可不值得她撒谎，小猫娃从不撒谎，这一点，从她蓝色的眼睛里就能看得出来。

小猫娃有一个十六岁的哥哥彼特，他有一份工作，成了最年轻的差役。这个哥哥偶尔也会像一个小父亲似的教导孩子们。小猫娃从来不敢对彼特说什么，因为彼特的态度很强硬，而小猫娃心知肚明，只有听他的话，才有可能偶尔得到一块糖果。小猫娃很喜欢吃糖果，其他的姐妹们也一样。

每逢星期日，当教堂钟声叮当叮当地响起时，小猫娃便和母亲还有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去教堂。小猫娃在那里为她天堂里亲爱的父亲祈祷，也为她的母亲祈祷，希望她能活得长久。从教堂出来，他们便和母亲一同去散步。这让小猫娃觉得十分愉悦，他们穿过公园，偶尔还能去阿提斯动物园。不过，他们还得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再去阿提斯动物园，因为要花费两角五分钱，所以只能等到9月份，又或者是小猫娃生日的时候，到时候，她可以把这类要求当作生日礼物。至于其他的礼物，小猫娃的母亲根本买不起。

小猫娃常常安慰她的母亲，因为每到夜晚，经历了一天的辛勤工作，她疲倦不堪，偶尔还要哭上一通。小猫娃向她保证，等自己长大了，一定为她送上一切她想要的东西。

小猫娃多么希望快快长大啊，那样，她就可以赚钱了，买些漂亮衣服，还能像彼特一样给妹妹们分发糖果。

不过，在那之前，小猫娃还要学习许多知识，还要上很长时间的学。母亲想让她上家政学校，可是小猫娃自己一丁点也不愿意。她不想给某位主妇打杂，她想要进工厂，就像每天从门口经过的那些成群结队的女工一样。在工厂里，她不会孤零零一个人，大家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小猫娃非常喜欢这样。

在学校时，她偶尔会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而被叫到角落里罚站，可是除此之外，她算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学生。

小猫娃也很喜欢她的老师，平日里，她总是很慈爱，而且非常聪明。想要变得像她那么聪明该有多难啊！不过，少一些聪明也是可以的，小猫娃的母亲总是说，要是太聪明了，就会找不到男人，对于小猫娃来说，这可太糟了。以后，她还要生可爱的孩子，不过，绝不是像她的兄弟姐妹那样的孩子，小猫娃的孩子们一定比他们可爱得多，也漂亮得多。他们会有一头美丽的褐色鬈发，而不是这种亚麻色的头发，这样的头发一点也不好，而且他们也不

会有雀斑，小猫娃自己就长了一大堆。小猫娃也不想像妈妈一样生那么多孩子，两三个就足够了。可惜啊，还要等上那么久的时间，就像她至今为止的人生那么久。

“小猫娃，”母亲喊道，“快过来，淘气鬼，你在做什么？快到床上去，你一定又在做白日梦了！”

小猫娃叹了一口气，她正在给未来设计美好的蓝图呢。

* 安妮在重写版的日记信件中同样记录了这则故事，即乙版 1943 年 8 月 7 日一文。

看门人一家

1943年8月7日，星期六

每到冬天和夏天，看门人一家就不遵守灯火管制[1]的规定了。这让他们家里看起来与和平时期无异。那时候，所有的住宅里都亮着令人愉悦的灯光，总能看见家庭成员们围坐在餐桌或茶几跟前。

从这一点来看，看门人一家似乎并不在意眼下是战争还是和平，至少，人们可以透过灯火通明的窗台看见爹、娘、儿子和女儿一同围坐在桌子跟前。

娘不愿意让战争过多地干扰他们的生活。她不喜欢人造卤汁，宁可不碰那玩意儿，不煮代用茶，而是喝薄荷茶；每当有人开枪，而她又不想听见那些声音的时候，她就会使用一个管用的办法——跑到浴室里坐着，让留声机播放最喧嚣的爵士乐。就算邻居提出抗议，她也不以为意，不过，她第二天会送去一些好吃的东西，跟他们言归于好。

住在四楼的太太有一个女儿，她与这家人的儿子订了婚，这位太太收到了一个厚厚的煎饼，而住在她右边的邻居斯特恩太太则有幸得到了半盎司的糖。

三楼的后屋里住着一名牙医，她的小女儿便是她的助手。就连她也没有被遗漏，不过，对于这一点，爹非常生气，因为每每经历一夜枪战，他就得送上三根香烟。

白天，爹和娘独自在家，尽心尽力、满心关爱地照顾着他们的五只小兔子，它们变得日渐肥硕。它们有一个摇篮作为床铺，一个避雨的棚子，饭盆便是它们的餐桌。冬天，这些小动物们有一个配有窗户的小房子和美丽而又宽敞的棚子。胡萝卜叶和其他的美味佳肴是它们的日常菜谱。

爹常常在花园里劳作，娘则在家里。那里可真是一尘不染啊。每个星期

---

[1] 灯火管制：德国于1939年9月实施的规定，在规定时间内（通常是夜里）不允许随意使用灯、火这类发光发亮的东西。主要是为了防空，避免从空中发现地面目标。（编者注）

都要清洁屋前屋后的窗户，每个星期都要清洁地毯，每个星期都要清洁厨房设备，这一切都是跟一个胖乎乎的清洁工一同完成的，同样的事情她已经做了许多个年头。

爹已经没有太多工作要做了。如今，他是楼上那家大办公室的看门人，只不过，他的睡眠必须很浅，这样才能在有小偷的时候及时听见动静。以前，娘和清洁工一起负责整栋楼房的清洁工作。然而，自从她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另一个女儿有了第十个孩子后，她就结束了那份工作。

娘和爹最大的快乐就是儿孙们来做客。每到那时，花园里总是一刻不停地传来："外公，外婆，快看哪，小兔子好逗啊！"于是，外公和外婆就会跑到他们跟前，因为在他们看来，孙辈就是用来溺爱的。孙辈和儿女不同，儿女是用强硬手段带大的。

外公围着大外孙女，忙得团团转；他为她的生日凿了一艘独木船。

我希望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外公！

我的中学第一天

1943年8月11日，星期三

在来来回回的思量、讨论、商议后，一切终于尘埃落定，我要到犹太中学上学了。外加几通电话后，我甚至不用参加入学考试。我是一名所有方面都很薄弱的学生，尤其是算数，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几何学，我就打心底里吓得瑟瑟发抖。

9月底，寄来了一封长长的通知信，让我在10月的某天到市立木匠工坊参加犹太中学的报到。到了事先规定的那一天，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根本没法骑自行车。

那就坐电车吧，当然了，不会缺少陪伴的。来到学校，那里已经人山人海，一大群一大群的女孩、男孩站在一起聊天；很多人走来走去，不住地问着："你在我的班上吗？""哦，我认识你。""你在哪个班？"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除了莉丝·赫斯拉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熟人和我同班，这真让人提不起劲来。

开学了，我们来到教室里，一位满头银发的女老师欢迎了我们的到来，她穿着一袭长裙，平底鞋，一脸怯生生的模样。

她一边不住地搓手，一边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给出需要通知的消息。她点了名，宣布了需要订购的书目，天花乱坠地聊了一通，而后，我们可以回家了。

说实话，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以为至少可以看到课程表还有……校长。我倒是在走廊里见到了一个小个子、胖乎乎、亲和友善的男人，他两颊绯红，一边友好地朝所有人点头，一边与另一个身高相近、清瘦、戴眼镜、鬈发、一脸高贵的男人交谈，他的身旁站着另一个身高相近、清瘦、戴眼镜、鬈发、一脸高贵的男人，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前者就是所谓的学校门卫，而后者就是校长。

回到家里，我兴奋不已地汇报自己的经历，可是仔细想想，我对于学校、老师、孩子们和课程的了解与报到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报到日之后恰好一个星期，学校开学了。又是大雨滂沱的一天，可我还是想要骑车去学校。母亲往我的书包里装了一条运动裤，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至少我不会湿漉漉的，于是，我出发了。

玛戈特骑车的速度总是很快，才过了不到两分钟，我就上气不接下气，只能恳请她行行好，骑得慢一些。又过了两分钟，大雨铺天盖地地浇下来，我想起了母亲那条温暖的运动裤，下车，费了好一番力气穿上这身装备，生怕它掉进水坑里。接着，我重整旗鼓，蹬着自行车，可是很快就又跟不上了，不得不再次恳请玛戈特等等我。

她已经近乎绝望，早在第一次，她就已经宣布宁愿今后独自一人骑车，她一定是担心会迟到！

可是，我们到学校的时候，时间还早得很，我们把车停放在车棚里，走到面朝阿姆斯特尔河的校门口聊天。

八点半，我们可以进去了，入口处挂着一块巨大的黑板，上面写着大约20名学生必须换班。

我刚刚好被排进这20个人的行列里。那上面清楚地写着，我被调到了初一（2）班。在这个班，我倒是认识其中的几个男孩，也与更多的女孩有着点头之交。可是莉丝却留在了初一（1）班，当我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视线被大个子女孩们遮挡，孤零零地坐在凳子上时，我觉得自己多少受到了离弃。

才上第二节课，我就忍不住举手，问老师能不能给我换座位，因为我坐在那些宽厚的脊背后面，几乎什么都看不见，除非我抻长了脖子。

我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我又一次抱起家当搬家了。第三节是体育课，这位老师太合我心意了，以至于我一个劲儿地向她提出要求，问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把莉丝调到我的班上来。至于老师是怎么做到的，我不得而知，反正不管怎么样，下一节课上，莉丝来了，被安排坐在我的旁边。如今，我对整个学校都心满意足了，此刻，这所日后容我经历了那么多快乐和益处的学校向我露出微笑，我重整旗鼓，仔仔细细地听地理行家讲的话。

一堂生物课

1943年8月11日，星期三

她一边搓手一边走进教室，她一边搓手一边坐下，搓手，搓手，搓手。生物课（我们无法将它称为博物学）的老师比赫尔是一个小个子、头发花白、有着蓝灰色眼睛、大鼻子的人，真正一副怯生生或是不管什么生生的模样。

在她身后，图册和人体骨骼模型被搬了进来。

她走到火炉后面站着，依旧搓着手，开始上课了。

先检查复习成果，后开讲。哦，这个比赫尔老师懂得可真多啊，她讲解得非常细致，从鱼到驯鹿，（据玛戈特所说）她最喜欢讲述和解答有关繁殖的问题。（这一定是她自己是一个“老姑娘”的缘故。）

突然，她的故事被打断了——一个纸团从教室上空飞过，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椅子上。

“那是什么东西？”[1] 问题来了。（比赫尔老师来自海牙！）

“我不知道，老师！”

“拿着那个字条，到前面来！”

我犹豫不决地离开我的座位，拿着那张字条走到教室前面。

“是谁写给你的？”

“我不知道，老师，我还没看呢。”

“哦，那我们就先看看吧。”

她把字条展开，给我看了上面的内容，那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叛徒”。我的脸红了。她紧紧地盯着我。

“现在你知道是谁写给你的了吗？”

---

[1] 原文中出现海牙口音。

“不知道，老师。”

“你撒谎！”

我满脸通红，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她，一个字也不说。

“告诉我是谁？写这张字条的人把手举起来！”

在教室后排，一只手高高地举了起来。和我猜想的一样，是罗伯·戈函。

“罗伯，到这儿来！”罗伯来了。

“你为什么要写这张字条？”一片沉默。

“安妮，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吗？”

“知道，老师。”

“说说吧！”

“能不能下次再说，老师？这件事说来话长。”

“不行，快说！”

于是，我道出了法语测验作弊拿零分以及出卖全班的事情。

“确实有趣！那么罗伯，你觉得有必要在上课时把你的意见告诉安妮吗？安妮，我不相信你对于这张字条来历所做出的沉默。坐下！”

我愤怒不已。回家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家人。之后，当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可以向比赫尔老师澄清真相时，我把父亲派去了。

他回家后告诉我，他一直把老师的名字叫作比河，而她却说她认为安妮·弗兰克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她已经完全不记得污蔑我说谎的事情了！

一堂数学课 *

1943年8月12日，星期四

他站在全班面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高大，年迈，成天穿着一身灰色西装和一件翼领衬衣，光溜溜的脑壳上环绕着一圈白发。他操着一口古怪的方言，常常嘟嘟囔囔，也常常哈哈大笑。对待勤奋的人很有耐心，对待懒惰的人暴跳如雷。

被抽查到的10个孩子中，有9个人都不及格。不断地解释、说明、争辩，只为了得到连零分都不如的成绩。

他很喜欢出谜语，喜欢在课后聊一些有趣的事情，曾经还当过某个大型足球集团的主席。盖辛先生和我之间常常出现意见分歧，起因在于……上课讲话。在三节课的时间里，我收到了六次警告，直到老师忍无可忍，他决定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勒令我写一篇两页长的文章。

下一次上课时，文章交到了盖辛老师的手里，他是一个开得起玩笑的人，看到文章的内容后，笑得前仰后合。那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我确实应该努力克制自己，减少上课说话，但是我担心这个情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因为这个毛病是遗传的。我的母亲就特别喜欢说话，这么看来，一定就是她遗传给我的。至今为止，她还没能改掉这个毛病。

这篇文章所设定的主题就是：话痨。

只可惜，到了下一节课上，又出现了一个让我畅快说话的由头，于是……盖辛先生拿起他的小册子，在上面写道：安妮·弗兰克小姐，下一节课，以无药可救的话痨为题写一篇文章。

我像一个好学生一般，乖乖把这篇文章也交了上去，可是，才过了一节课，这个过错就再度上演了。之后，盖辛先生在他的小册子里写道：安妮·弗

兰克小姐，一篇两页纸的文章，主题为：“嘎嘎嘎，嘎嘎嘎，”碎嘴小姐把嘴咂。

接下来怎么样了呢？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否则的话他一定会罚我做算术题了，这么一想，我便决定虎嘴里拔牙，用另一个玩笑来回应这个玩笑。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珊妮·雷德曼帮我押了韵脚，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嘎嘎嘎，嘎嘎嘎，”碎嘴小姐把嘴咂，
一边叫小朋友们来找她。
它们喊着：“叽叽喳，叽叽喳，
你有没有面包可以喂我们仨，
赫里特、阿尔方斯和美佳？”
“还用说？我早就已经准备好，
我在岸上寻了又寻，找了又找，
还不得不为你们去偷盗，
给你们吧，你们分享时一定要公道！”
小鸭子们听从妈妈的忠告，
每个人都分到一份，非常公道。
它们一边吃还一边喊：“嘟嘟嘟，嘟嘟嘟！”
还说，“我把最大的一块吃进肚！”
可是，哎呀呀，天鹅爸爸已经冲了过来，迈着大步，
大喊大叫，恼羞成怒。
等等，等等。

盖辛读了一遍，又当着全班的面朗读出来，然后还在另外几个班级里朗读了，他认输了。从那一刻起，我就上了他的白名单。对于我上课说话的习惯，他从此不再放在心上了，我也再没受到过惩罚。

附言：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家伙。

所以说，“碎嘴小姐”这个称号全都要归功于盖辛老师。

* 可参见 1942 年 6 月 21 日日记信件中的惩戒和检讨韵文。

伊娃的梦 *

1943年10月6日，星期三

第一章

“晚安，伊娃，做个好梦！”

“你也是，妈咪！”

灯吧嗒一下灭了，伊娃在黑暗中躺了一会儿，等她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后，她发现母亲把窗帘拉上时留下了一道很宽的缝隙，透过那道缝隙，伊娃恰好能看见月亮圆滚滚的面庞。月亮安安静静地挂在天空中，一动不动，它一直笑嘻嘻的，对每个人都同样友好。

“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伊娃在心里默念，“我要是能成天这么友好和安静就好了，那样的话，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了。哦，那该多好啊。”

伊娃陷入沉思，思索着月亮以及自己和月亮之间微乎其微的相似之处。她思考了很久，终于，她把眼睛合上了，而她的思考则演变成了梦境。直到第二天，伊娃还将梦的内容记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她在日后还产生怀疑，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

伊娃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大公园门口，犹豫不决地扒着篱笆往里面看，不敢随意走进去。

正当她打算扭头离开的时候，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个子女孩出现在她面前，对她说：

“咳，伊娃，放心进去吧，你是不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是的。”伊娃害羞地承认。

“那么，我来给你指路吧。”果敢的小精灵说着就抓起伊娃的手。

伊娃跟随母亲和外婆去过很多公园，也曾在各种公园里散步，可是，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像眼前这么美丽的公园呢。

她的面前遍布着鲜花、树木和田野，那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的小昆虫和小动物，例如小松鼠和乌龟。

小精灵和她说了许许多多开心的事情，这下，伊娃丝毫不害怕了，还抛了一个问题，可是小精灵却把手指竖在伊娃嘴唇上，让她赶快闭上嘴巴。

“我会把所有东西都挨个儿指给你看，解释给你听。每一段解释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就你不懂的地方向我提问，可是除此之外，你必须闭上嘴巴，不许打断我。你要是那样做了的话，我会立刻把你送回家去，到时候，你就和其他愚蠢的人类没有区别了！好了，现在开始：首先，生长在这里的是玫瑰，是花中皇后；她如此美丽，散发着如此的清香，以至于人人都会为她沉醉，她自己就更是如此了。

“玫瑰美丽、优雅、芬芳，可是，只要她稍有不满，就会立刻转而用她的棘刺面对你。玫瑰就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孩，美丽、优雅，表面上乖巧可爱。但是，要是你胆敢触碰她，又或是把注意力转向他人而不是集中在她的身上，那么你立刻就会迎来尖刺。她会露出阴险的一面，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也因此而更想表现得乖巧可人。她学了一些小动作，所以显得很做作。”

“可是，小精灵啊，既然如此，为什么所有人依然要把玫瑰视为花中皇后呢？”

“那是因为所有人都任凭外表的光鲜亮丽蒙蔽自己的双眼，如果人们有权选择的话，只有少数人会选择不把票投给玫瑰。玫瑰高贵又美丽，而花朵的世界与人类世界一样，谁都不会在乎一个外表丑陋的人内心会不会更加美好，更加适合统领一切。”

“那么，小精灵，你觉得玫瑰不美吗？”

“它还是很美的，伊娃。玫瑰的外表‘的确’很美丽，要不是它总是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的话，它或许还是可以乖巧可人的。可是，既然它现在成了花中之花，必然会认为自己很美，甚至超出现实。只要这个状况不变，玫瑰就会一直这么骄傲，而我恰恰不喜欢骄傲的家伙！”

“小琳儿也这么骄傲吗？毕竟，她也这么美丽，而且她的财富让她成为全班的领头羊。”

“你自己开动脑筋吧，伊娃，你必须承认，如果你们班的小玛莉对小琳儿

提出什么意见的话，那么小琳儿一定会煽动其他所有的女孩一起来对付她。她的理由就是小玛莉又丑又穷。你们所有人都会按小琳儿说的那样去做，因为你们大家全都知道，如果不尊崇领头羊的意愿，她就会生你的气，你立刻就会上她的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

一旦上了小琳儿的黑名单，效力几乎等同于校长长时间生你的气。

"你再也不能到她家做客，你会遭受全班所有人的无视。像小琳儿这样的女孩，日后会过着孤立无援的生活，因为一旦其他女孩长大了，她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小琳儿，然而，伊娃，如果这一天快些到来的话，说不定小琳儿还来得及自我改善，避免今后永远孤零零一人。"

"我应该尽一切努力帮助其他女孩们改掉对小琳儿唯命是从的习惯吗？"

"没错，起初，她会生你的气，对你勃然大怒，然而，等她变得理智了，她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到时候，她一定会非常感激你，也会收获比迄今为止所收获过的更加真诚的朋友。"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不过，小精灵，告诉我，我是不是也像玫瑰一样骄傲？"

"听我说，伊娃，但凡是会严肃反省这类问题的大人和小孩，就一定不是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很骄傲。你自己完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也非常建议你这样做。"

我们继续往前走。"看这儿，它不可爱吗？"说到这儿，小精灵跪倒在一株蓝色风铃草跟前，它伴随着轻拂而过的风，微微地摇摆着身躯。"这株风铃草友好、可爱又简单。它给世界带来了喜悦；它为花朵们敲响钟声，就像教堂为人们敲响钟声一样。它为许多花朵送去帮助和支持。风铃草从来不会感到孤独，它的心中有音乐。这朵小花比玫瑰幸福多了。它无须为获得别人的称赞而感到忧虑，玫瑰为了赞美而活，一生也离不开赞美，如果缺了它，玫瑰就再也没有了高兴起来的理由。她的外表为他人而活，她的内心空虚，因而感觉不到快乐。风铃草恰恰相反，她称不上美丽，却拥有'真正的'朋友，他们因为她的旋律而真心赞赏她，而这些朋友也住进了这些小花的心里。"

"风铃草不也是一种可爱的小花吗？"

"是的，可是却不像玫瑰那样引人注目，很可惜，玫瑰总能吸引大部分人

的目光。”

“可是，我也常常觉得孤独，想要跟别人在一起，这样不好吗？”

“这丝毫不相干，伊娃。等你长大一些，你就会听到你自己内心吟唱的歌曲，这一点，我很确定！”

“你继续讲故事吧，亲爱的小精灵，我觉得你和你的故事都很美。”

“好的，我继续说。抬头看看！”小精灵跷起小巧的手指，指着一棵巨大的、古老的、庄严的栗子树。“这棵树令人称奇，不是吗？”

“哦，是的，他好大呀；他有多少岁了呢，小精灵？”

“他少说也有一百五十岁了。可是，他依然笔挺笔挺的，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老。每个人都钦佩这棵栗子树的坚强，而他的坚强恰恰也证明了他对一切钦佩之情的冷漠。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凌驾于他之上，并且对于一切都保持自私和冷漠；只要‘他’一切都好，其他人怎么样，他才管不了呢。这棵栗子树看上去似乎十分慷慨，能为所有人提供支撑，可是，你要是真这样以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栗子树只希望大家别用负担来打扰他。他过着快乐的生活，却容不得别人也过上同样的生活。这一点，树木和花朵都知道，他们总是带着他们的负担去找居家的、随和的松树，对栗子树熟视无睹。

“即便如此，栗子树巨大的心灵里依旧存有一首非常短小的歌曲，这一点，从他对小鸟的宠爱就能看得出来。任何时候，他都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片自由的空间，甚至也对他们有着些许纵容，即便这样的纵容十分有限。”

“我可以把这棵栗子树与某一类人做比较吗？”

“这样的问题根本用不着问，小伊。一切生命都可以相互比较。栗子树也不例外。再说，他一点也不坏，只不过，他对待别人的态度也不好。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过着自己的日子，并且对此感到满足。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伊娃？”

“没有，我全都明白，我也非常感谢你的解释，小精灵。现在，我要回家了，能不能拜托你下次再给我讲些什么？”

“这不可能。晚安，小伊。”

小精灵不见了，伊娃醒了，而月亮已经为太阳让道，邻居家的布谷鸟钟报着七点钟。

这场梦给伊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她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悦的小事，而且她总是想起小精灵给她的忠告。

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让小琳儿渐渐地不能随心所欲。可是，一旦有人与自己作对或是危及自己的地位，像小琳儿这样的女孩会在第一时间有所察觉。

每当小伊提议由其他人带领大家做游戏时，她就会竭力捍卫自己。她的"拥护者们"（这就是在顺境中追随小琳儿，并且号称会在逆境中同样追随她的女孩们的称号）被煽动起来对抗"专横的伊娃"。可伊娃却喜悦地感受到小琳儿对待她的态度并不像对待小玛莉那么英勇。

小玛莉是一个渺小、脆弱、腼腆的女孩，可她居然敢与小琳儿较量，这让伊娃感到异常惊讶。

仔细一想，伊娃这才发现，事实上小玛莉是一个比小琳儿有趣得多，也贴心得多的朋友。

伊娃没有告诉妈咪任何关于小精灵的事，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为止，她一直给予妈咪百分之百的信任，这是她第一次产生想要把事情藏在自己心里的需求。她无法理解自己，再说，她感觉妈咪是不可能理解她的，小精灵那么美，可是妈咪却没有和她一起走进那个公园。所以说，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小精灵。伊娃也无法向她解释那个小精灵的模样。

没过多久，这场梦就在伊娃身上起到了显著的效应，以至于妈妈留意到自己的小女儿变得多么不同。

她讲述着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不再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大惊小怪。可是，既然她不愿意说出是什么让她发生了如此显而易见的变化，那么她的母亲也就不敢强迫她交付她的信任了。

伊娃的生活还在继续，与此同时，她还思索着，为小精灵的忠告添加了

更多良策。至于小精灵嘛，倒是再也没有露过面。

小琳儿不再是全班的领头羊了，现在，女孩们轮流统领大家。

起初，小琳儿非常生气，可是一段时间过后，她发现生气一点用也没有，于是，她采取了更加友善的态度。最后，她受到了大家寻常的对待，因为她再也没有重蹈覆辙。

当她做到这一点，伊娃决定把完整的故事告诉她的母亲。令她略微感到惊讶的是母亲并没有哈哈大笑，而是说："小精灵赠予你的是一份巨大的荣耀，我的孩子，我相信，在她的眼里，合适的孩子并不是很多。你要牢记这一份信任，不要再跟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永远遵守她的劝诫，不要偏离她的忠告。"

伊娃长大了，为她的亲朋好友们做了许多好事。当她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距离她见到小精灵的那一刻，过去了四年），她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友好、温柔、乐于助人的女孩。

每当她完成一件好事的时候，她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温暖，渐渐地，她明白了小精灵所说的内心的歌曲是什么意思。

当她成年后，她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同时，她解开了心中的疑团：她猜到了那个小精灵可能是谁，代表了什么。

她瞬间确定，是她自己的良知在她的梦境中向她展现了什么是善良，可是她很感激那个小精灵在她的青春里为她做出的榜样。

终

* 有关这则故事参见 1944 年 2 月 17 日和 1944 年 4 月 5 日的日记。

旅舍客人又或租户 *

1943年10月15日，星期五

当决定出租我们宽敞的后室时，我们费了很大一番力气克服自己的骄傲，毕竟，我们之中怎么会有人习惯于家里出现一个付钱的陌生人呢？

可是，当人们有十分的必要，出租变得刻不容缓时，就不得不克服自己的骄傲和其他许多因素。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宽敞的卧室被清理一空，布置一新，其中的一些家具是现成的，然而，东西太少了，不足以支撑起一个雅致的起居室。所以……父亲出马，到各个拍卖会和公开销售会上搜罗，前一天带回来这个，后一天带回来那个，充实了房间。

三个星期过后，我们有了一个漂亮的废纸篓和一张可爱的小茶几，可是我们依旧缺少两张扶手椅和一个像样的柜子。

父亲又出马了，这一次，他罕见地带上了我。我们来到拍卖会现场，挤在几个筋疲力尽的旧货商和不三不四的家伙之间，坐在木头长椅上等待，等待，等待。

我们原本应该等到第二天才去的，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拍卖的物品清一色都是瓷器！

我们大失所望，打算第二天重新再试一次，并不抱过高的期望。

不过……这一次，我们的运气好多了，父亲抢到了一个漂亮的橡木柜子和两张真皮扶手椅子。

为了祝贺我们自己获得新物品，也为了祝贺但愿尽快来到的租客，我们享用了一杯茶外加一块小蛋糕，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可是，天哪，第二天，当柜子和扶手椅被送来，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房间里时，母亲发现柜子里居然有极其诡异的凸起，父亲立刻瞧了瞧……不错，柜子里满是蛀虫。这样的东西既没有在纸上列明，也不可能在黑乎乎的拍卖会大楼里被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我们便把椅子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没错，那里面也有类似的小动物。

我们给拍卖会大楼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尽快把这些东西搬走。事情很快搞定了，当这些拍卖家具被完完整整搬出门去的那一刻，母亲欢喜地叹了一口气。父亲也叹了一口气，却是为了他因此而损失的金钱。

几天之后，父亲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的家里还有一些家具，她愿意把它们让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更好的物品为止。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我就此打住了，这可真是愚蠢。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把我的钢笔丢进了火炉里，因此只能换一支笔继续写。）

于是，我们围坐下来，打算支付一个星期的费用，在街角的书店贴一张整整齐齐的橱窗广告。

很快，就有人来参观房间了。率先来的是一位年迈的先生，他想为他单身的儿子寻找一个住处。一切几乎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插了一嘴，说出了一些极其诡异的话，以至于我的母亲对他的智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这也没什么不对的，毕竟，那位老先生的确羞愧地承认自己的儿子略微有些异常。我母亲一心只想快点把这两位送出门去。

先后有几十个人来来去去，直到某一天，一个小个子、胖乎乎、约莫中年的先生找上门来，他出手阔绰，又鲜有要求，于是，他被选中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从这位先生身上得到的快乐比麻烦多多了。每个星期日，他都会给孩子带来巧克力，给大人们送上香烟，还不止一次地带我们全家一起去电影院。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半之后，他和他的母亲、姐姐一同搬进了自家的房子里，日后探望我们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在我们家度过的日子是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橱窗里再度挂起了广告，又有小个子、大个子、年轻的、年长的人们打来电话。在所有人之中，出现了一位相对年轻的女士，她戴着一顶“救世军”同款的帽子，因此，立刻就被我们冠上了“救世军的约瑟芬”的称号。她被选中，成为我们的室友，不过，她不像那位胖乎乎的先生那么亲切。第一点，

她极其邋遢，把所有的东西丢得到处都是。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有一个未婚夫，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这让我们更加不想亲近他了。比方说，有一天深夜，我们被门铃吓醒。我的父亲打开门，站在他面前的是那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他拍拍父亲的肩膀，不停地重复："我们是好朋友！是啊，我们是好朋友！"砰……门当着他的面关上了。

1940年，战争爆发后，我们终结了租约，把房间租给了一个订了婚的熟人，那是一个年龄大约在三十岁的年轻男子。

这个小伙子倒是很友好，可是他也有一个毛病：他被宠坏了。在我们已经不得不节约用电的那个寒冬里，有一天，他怨声载道地说太冷了。他实在夸张过头了，因为他房间里的暖气已经开到最热了。

可是，对待租客必须多加包容，因此，我们准许他偶尔打开他的电火炉，用上一小时。可是结果又是什么呢？火炉一整天都处在最高档。无论我们怎么乞求或是央求他节约一点，都无济于事。电表上升的速度触目惊心，某天下午，我英勇无畏的母亲拔掉了保险丝，而后整整一个下午都无迹可寻。这个过错被归咎到火炉上：号称保险丝经受不住了，于是，这个年轻男子只能挨冻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半，之后便结婚了。

房间又一次空了，我的母亲正打算再贴一次广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人打来电话，向我们竭力推荐一位离异、着急找房子的先生。那是一个高个子的小伙子，戴着眼镜，大约三十五岁，一副与我们不太投缘的模样。我们不想让那位熟人失望，便把房间租给了这位先生。他也订了婚，女孩常常到我们家来，眼看他们就要结婚了，就在这个当口，他俩吵了一架，然后匆匆忙忙地跟别人结婚了。

与此同时，我们搬家了，再也（希望是永永远远）不用跟租客打交道了！

*参见安妮于1943年11月11日记载在日记本中的《钢笔颂》。

葆拉的航行

1943年12月22日，星期三

从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皮姆总是给我讲《调皮的葆拉》[1]的故事，这个系列的故事有一大堆，我爱听极了。如今，当我深夜跟皮姆在一起时，他偶尔还会给我讲葆拉的故事，我这就把他最新讲过的那个故事记录下来。

第一章

长久以来，葆拉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计划——终有一天，她要近距离地观察一架飞机。她的父亲已经在柏林附近的一座机场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葆拉和她的母亲也随之搬到那里居住。

有一天，机场相对清闲，她决定放手一搏，任意爬上一架她所碰到的飞机。她悠闲自在地查看每一个角落和洞孔，最终，饶有趣味地站在驾驶舱跟前。正当她打算把手伸向门上的按钮时，被外面传来的响亮的嗓声吓到不能自已。

她赶忙钻到一张长椅底下躺着，瑟瑟发抖地等待即将发生的一切。

嗓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很快，她看见两个男人踏上这架飞机，他们四下走动，险些撞到了她藏身的长椅。这两个人一起来到她身后的某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用某种不知名的方言交谈起来，以至于葆拉完全无法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时间过去了大约一刻钟，他们站起身来，其中一人离开了，而另一个则一头扎进了驾驶舱，穿戴齐整后，以飞行员的姿态回来了。这时，第二个人也来了，他的身后还跟着另外六个男人，所有人都踏上这架飞机，葆拉在颤抖中听见引擎发动的声音和螺旋桨转动的动静。

1 原文为德语。

尽管她有淘气的一面，可是她也常常十分怯懦、害怕，有时候又变得出人意料的勇敢。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判别这两个对立面中的哪一方会显现在他们面前。

然而，此刻的她却又一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敢。在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飞行后，她突然从长椅底下钻了出来，在全体机组人员的极度惊讶中做了自我介绍，解释了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机组人员商议了如何处置葆拉，决定看在眼下别无他法的分上，就先把她留下。她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自己正飞往俄国，前去轰炸俄国边境。

她一边叹气一边躺倒在一张长椅上睡着了。砰，啪，砰……葆拉立刻坐起身，瞪大眼睛盯着机组人员。然而，谁也没工夫管她，因为俄国人正朝着这架敌方飞机激烈开火。突然，葆拉尖叫起来，长椅摇摇晃晃，窗框叮当乱响，几颗手榴弹落到飞机里，一个俯冲，飞机降落到地面上，完成了一次紧急迫降。

几个俄国人迅速冲上前来，把全体机组人员都铐走了。不难想象，当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年约十三岁的小姑娘时，这些陌生人的表情多么诧异。这些德国人和俄国人相互间一个字也听不懂，因此，一个年轻的俄国人拉起葆拉的手，他们一同跟在机组人员的后面往前走，前往一个囚犯营。当葆拉坦荡荡地站在营地狱长的面前时，他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他不想把这个小女孩关押起来，决定派人第二天到边境线的后方去询问那里是否住着淳朴的人民，愿意让这个女孩在自己的家中一直住到战争结束。

第三章

在狱长办公室里度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后，在一个阴郁的早晨，葆拉被抓了起来，被人带着起身、行走，装上一辆运送受伤士兵的大汽车。车辆持续不断地颠簸于砾石之上，而外面所有的景色都被密密麻麻的雨珠遮挡了起来。

道路的凄凉被偶尔可见的房屋打破，只不过，所有的住房看起来都荒无人烟。旅途之初，人们随时都能听见炮弹从远方传来的轰鸣声，可是渐渐地，声音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最终销声匿迹。

突然，道路上变得繁忙起来，他们与几辆汽车擦肩而过，之后，车辆在一栋白色的房屋跟前停了下来，房子从上到下都涂满了红色的十字架。伤员被抬下车，搬进房子里，受到护士们友善的接待。

当他们全都离开后，司机一言不发地继续行驶起来。时间又过去了整整一小时，这时，车子又一次停了下来，葆拉看见大树后面有一座相当大型的农场若隐若现。司机朝着房子的方向做了一个手势，葆拉明白，她该下车了。

她站在街上，等待着司机，可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汽车就消失不见了。她只身一人站在孤零零的道路上。这些俄国人可真是一群古怪的家伙啊，这下，他们把我丢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任由我自生自灭。我知道，换作德国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葆拉在心里想。（别忘了，葆拉是一个德国女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想起司机曾用手指了指那栋房子。于是，她穿过马路，推开栅栏，站在一片界线清晰的牧场上。来到房屋跟前时，映入她眼帘的是一个正在洗衣服的女人和一个把布匹挂到晾衣绳上的小女孩。

她伸出一只手，径直走到那个女人的跟前，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声“葆拉·穆勒”。女人抬起头，把手在湿透了的围裙上蹭了蹭，而后伸向她，一边还说着“羽斯提契亚蕾雅·戈洛维尼亚”。葆拉以为那是她的名字，其实，那句话的意思不过是“欢迎你”而已。

正文

第四章

冈达沃斯卡大婶（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名字）和她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一同住在这座农场里。除此之外，她还雇了一名帮工和两名女仆。三天前，她刚刚得到消息，未来的几天里或许会来一个约莫十三岁的女孩。不过，她会被安排到一个单独留宿的角落。

冈达沃斯卡大婶欢喜地同意了，现在，她想当然地认为是这个女孩到了。对冈达沃斯卡一家来说，想要适度培养葆拉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无论这个女孩的本意有多好，可她终究无法理解人们对她的期待是什么。在最初的十四天里，想要往她的嘴里塞些食物是一件颇费工夫的事情，不过，饥不择食，她很快就习惯了，她学着别人的样子照做，切切实实地在洗涤和缝纫工作上给予了一臂之力。葆拉就这样继续生活着，经过了半年时光，她已经能听懂不少俄语了。又过了半年，她几乎什么都能听得懂，尽管需要费一番工夫，可她偶尔还是会张嘴学舌。冈达沃斯卡一家对葆拉的顽皮丝毫没有察觉，实在，她太聪明了，这对她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她可不想跟自己的生活过不去。她完成自己的任务，完全不像在家时那么笨手笨脚的，渐渐地，她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

第五章

来到冈达沃斯卡家两年后，他们建议葆拉学习一些关于俄语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她欣然接受了。随后，她和住在附近的一个女孩一起，每个星期上三次阅读与写作课。她进步得很快，过了大约十二周，她的俄语阅读水平就已经顶呱呱了。她获准和她的邻家女孩一起学习舞蹈，很快，人们能在夜里花费几分钱，到娱乐场所欣赏她在波尔卡舞和玛祖卡舞方面的精彩表现了。那些夜晚赚来的钱，一半被她交给了冈达沃斯卡大婶，另一半落进了她自己的口袋里，因为她早就已经等不及要想办法离开这个国家了。

与此同时，战争已经落幕，可是她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她父母的消息。

第六章

如今，她十六岁了，她并没有学到很多知识，也清楚地知道，以西方观

念来看，她一定愚不可及。因此，她勤奋地练习舞蹈，没过多久，她就攒足了钱，能够支付一张从明斯克（她就住在不远处）前往华沙的火车票。她想：旦到了华沙，我就可以让红十字会承担后续的运送了。

她说到做到。一天早晨，她打着上课的名义，把赚得的家当装进小包袱里、带在身上，悄悄地逃走了。

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从冈达沃斯卡家的农场前往明斯克的路途并不怎么好走。一位司机载了她几小时，可是剩下的路程还需要徒步走上几小时。

当晚，她筋疲力尽地抵达明斯克，径直走向火车站，询问有关前往华沙的火车的信息。当听说首班列车要等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才出发时，她大吃一惊，迫不及待地要求见站长。当站长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恳求他允许自己在候车大厅里逗留一晚。她获得了准许，很快就伴随着疲倦入睡了。曙光照亮大地时，她腰酸背痛、四肢僵硬着醒来，惊奇地想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过，她的意识很快就恢复了，她的肚子控制不住地咕咕作响。葆拉忽略了这个难题。

大厅的吧台旁站着一个善良的女孩，经过与葆拉坦率地交谈后，她热心地送给她一个真正的俄罗斯面包，一分钱也没有收。她和这位小服务员一起聊着天，度过了上午的时间，十二点钟的时候，她兴高采烈、精神饱满地踏上了前往华沙的火车。

第七章

抵达目的地后，她按照站长的指示，径直来到红十字会的护士门前。她在那里逗留的时间比预计的更久，因为护士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她没有地址，也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寻亲的物品，看在葆拉身无分文的分上，护士们既不能把她送上火车，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饿死。过了好一阵子，护士们终于决定，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出钱让这个女孩前往柏林。葆拉曾经告诉过她们，只要能到达柏林，她就能认得回父母家的路。

与护士们的道别感人至深，葆拉再度踏上了火车。下一站，一个友善的

年轻男子走进了她的车厢隔间，很快，他就同这个表面粗鲁的女孩聊了起来。整段旅程中，葆拉一刻不停地享受着这个帅气、年轻的士兵的陪伴。当她在柏林下车时，他们约定很快再见面。葆拉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没过多久就来到了她父母的房子跟前，可是，那里空荡荡的，荒无人烟。在此之前，她从没想过父母或许已经搬了家。这该怎么办呢？她又一次来到红十字会，用磕磕绊绊的德语讲述了她的经历。她又一次被收留、看护，可是，她无权在那里逗留超过十四天。

她所得到的唯一一则有关她父母的消息就是她的母亲离开了柏林，去别处寻找生计，她的父亲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年受到征召，受伤躺在某家医院里。

她赶忙寻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找到后，她便匆匆忙忙地去寻找艾里希——那个帅气的年轻男子。他在一个卡巴莱剧场帮她安排了一份每周三个晚上的合约。就这样，即便是到了这里，俄罗斯舞蹈依然很受用。

第八章

很长一段时间里，葆拉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一天晚上，卡巴莱剧场宣布，十四天后将会有一场大型的舞蹈演出，专门针对康复了的士兵，他们不久前才从各个医院出院。

在这个重要的夜晚，葆拉也将在演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经过了许多次的排练，每每在深夜到家时，她都无比疲倦，以至于早晨七点几乎没力气起床。这段时间里，唯一给予她安慰的就是艾里希。他们的友谊日渐加深，葆拉实在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自己该怎么办。当这个特别的夜晚来临时，葆拉生平第一次怯场了。她觉得单单跳舞给男人们看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然而，除了抓住机遇之外，她没有别的选择，而她最大的动力就是至少可以多赚一些钱。

这个夜晚过得很称心，一切结束后，葆拉当即走入观众席，想要赶快出现在艾里希的面前。突然，她一动不动地怔住了：她的父亲正站在离她不远

的地方，与另一名士兵交谈。她高兴得尖叫起来，冲将到他的面前，一把抱住了他的脖子。

这个日渐衰老的男人异常惊讶地抬起头，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现在，他都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女儿了。她竟然不得不向他做自我介绍！

第九章

过了一个星期的光景，葆拉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她挽着父亲的胳膊，踏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火车站。来迎接她的是百感交集的母亲，这么多年以来，她几乎对女儿的归来不再抱有希望。

当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母亲后，父亲打趣地问她，难道她不想踏上远处那架飞机，飞回俄国去吗？

请读者注意，这个故事发生在 1914—1918 年间的战争时期，那时的德方在对俄战役中获得了胜利。

电影明星梦

1943年12月24日，星期五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范·佩尔斯太太没完没了地问我，我为什么不想成为一名电影明星。

我芳龄十七，是一个长相俊俏的年轻姑娘，扎着一束黑色的鬈发，睁着一双顽皮的眼睛，有着那么多的理想和美梦。无论是通过哪种渠道，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知道我的名字，我会出现在众多狂热少女的相册里。

至于我要怎么做才能成为这样的名流，以及这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并不为此感到烦恼。在我十四岁那年，我想：以后再说。等我十七岁的时候，我依旧这么认为。我的父母对这些计划知之甚少，而我的聪明才智也足以让我独守这个秘密，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日后有机会成名的话，我的父母对此并不会太感冒，所以我最好还是先独自坚持承受一切再说。

大家不应该觉得我会太拿这样的梦想当一回事，而且大家也不应该以为“一举成名”是我脑子里唯一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依旧是一个勤恳的学习者，也会翻看诸多书籍，只为满足自己的兴趣。

十五岁那年，我完成了中学三年的结业考试。而后，我每天上午都去某所学校学习语言课程，下午做作业，打网球。

（秋日里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整理我的杂物柜，突然，我在大大小小的盒子之间发现了一个鞋盒，那上面用偌大的字体写着：电影明星。我立刻想起，按照我父母的说法，这个盒子早就该被丢掉了，我之所以把它藏得这么深，为的就是不让任何人找到它。

我好奇地打开盖子，动手拆开各式各样的小包裹，扯开每个上面的橡皮筋。当我沉浸在那些面孔里时，我再也停不下来。两小时过去了，有人敲了敲我的肩膀，吓了我一大跳，我坐在地上抬起头，周围环绕着堆积如山的纸

张和盒子。它们多得数不胜数，以至于我简直无法跨过它们去喝茶。

稍后，当这些杂物被清理干净后，我把电影明星周边的盒子放到一边。晚上，我继续进行我的研究，并且发现了一些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东西——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图片，特别是影星之家兰恩，我在书里看到，这家有三个女儿都成了电影明星。我还找到了这些女孩的地址，而且……我拿起纸笔，用英语构思出一封信，想要写给这几个女孩之中最年轻的那一个——普瑞丝西拉·兰恩。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关这封书信的事，就把信寄了出去。信里写道，我很想要一些普瑞丝西拉和她姐姐们的照片，问她能不能看在我对她和她的家庭有着浓厚兴趣的分上给我回信。

我等了两个多月，尽管我不愿意承认，可事实上，我已经放弃了希望，认定我的信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回复。这也不奇怪，毕竟，要是兰恩家的姑娘们会给所有男男女女的崇拜者都事无巨细地回信，给每个人都寄去照片的话，那么可以想见，不出几个星期，她们就会每天从早到晚地忙于通信了。

然而……就在我放弃希望的时候，一个早晨，我的父亲递给我一个信封，信是寄给安妮·弗兰克小姐的，我急忙一把将它撕开。我的室友们十分好奇这是怎么一回事，等我把有关寄信的事情告诉他们之后，我便大声地读起了回信。普瑞丝西拉大致是这样写的：在进一步了解我之前，她没法把照片寄给我，但是，如果我能多写一些关于我自己和我家庭的事情的话，她倒是很愿意给我回复。我实事求是地告诉普瑞丝西拉，最吸引我的并不是她的表演才华，而是她本人。我想要知道她晚上会不会出门玩乐，想知道罗斯玛丽拍的电影是不是也像她那么多，等等。很久以后，我甚至获准直呼她的小名“小帕”。普瑞丝西拉亲口告诉我，她深深地受到我写作方式的吸引，以至于她欣然、事无巨细地给我回信。

如今，由于我们之间的通信完全依赖英语，因此我的父母很难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毕竟，这对我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普瑞丝西拉在之后的信件中告诉我，她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在影棚中度过的，并且告诉我，她每一天的时间具体都是如何分配的。她把我的英语书信修改后寄还给我，并且我还得再寄还给她。在此期间，她还给我寄了一整套照片。

尽管普瑞丝西拉少说也有二十岁了，可她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我对此倒是毫不在意，我极其为我的电影明星朋友骄傲。

冬天就这样消逝了，正当春意盎然的时候，有一天，兰恩家寄来了一封信，普瑞丝西拉在信中问我愿不愿意在夏天坐飞机去她那儿，留宿两个月。我高兴得蹦起来，在天花板上撞出一个洞，可是，我没有考虑到我父母的百般阻挠：我不能独自一人前往美国，我不能接受这份邀请，我没有足够的衣服，我不能离开这么长的时间，还有其他顾虑重重的父母对待他们的小伢儿时会有的各式各样的反对意见。可是，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美国了，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我给普瑞丝西拉写信，告诉了她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她对每一条都给出了充分的回答。首先，我用不着独自一人踏上旅途，因为普瑞丝西拉的女助理要去海牙探望家人，逗留四个星期，所以，她可以带我去美国。至于回程嘛，一定也能找到一个向导的。

当然，我可以好好见识一下加利福尼亚，可是我的父母仍旧有反对意见：他们对对方家庭一无所知，说不定我在那里会觉得极其不自在……

我很愤怒，看起来，他们不想让我交这份好运。普瑞丝西拉一直以来都对我万分友善、亲切，最终，兰恩太太寄来的一封极其私密的信件终结了这场争论，也给满肚子的怨言画上了句号。5 月和 6 月期间，我努力地工作，当普瑞丝西拉来信告诉我，她的女助手会在 7 月 18 日抵达阿姆斯特丹时，这场远途旅行的准备工作变得紧迫起来了。

18 日那天，我和父亲去火车站接那位女助手。普瑞丝西拉曾给我寄过她的照片，我很快就在不计其数的旅客中认出了她。卡尔沃德小姐是一位身材娇小、留着一头黄白相间的头发的白人女士，她的话又多又密，不过，她看上去却极其善良、亲切。

父亲曾经去过美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与卡尔沃德小姐侃侃而谈，而我则时不时地插几句话。

我们约定好了让这位小姐在我们家里住一个星期，之后才出发。那一个星期的时光过得很快，才过了不到一天，我和这位娇小的小姐就成了非常好

的朋友。7月25日，我欣喜若狂，早餐一口也咽不下去。

卡尔沃德小姐与我恰恰相反，她丝毫没有欣喜若狂，是啊，这样的旅程她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全家人都到史基浦机场去送我们，终于……终于，我的美国之行拉开了序幕。

我们飞了至少五天的时间，在第五天的晚上到达了好莱坞附近。普瑞丝西拉和年长她一岁的姐姐罗斯玛丽一起来接我们，由于旅途已经令我疲惫不堪，因此我们很快就坐着汽车前往机场附近的酒店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用过丰盛的早餐，而后再次坐上汽车，由罗斯玛丽亲自驾驶。

汽车行驶了三多小时，我们这才到达兰恩家，在那里，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兰恩太太立刻领着我来到一个带阳台的舒适的小房间，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个房间就属于我了。

兰恩家热情好客，总是忙忙碌碌，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个家里，每迈一步，都可能会被猫绊倒；在这个家里，三位著名影星帮她们母亲做的事比我这个普通少女在家做的事还要多；在这个家里，有那么多值得观察的东西，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有归属感的。我也很快习惯了用英语交流，更何况，这对我来说原本就不陌生。

在我美国假期的前十四天，普瑞丝西拉正值空闲，带我去了周围许多地方。我们几乎每天都去沙滩，渐渐地，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我久仰大名的人。普瑞丝西拉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那就是玛奇·贝拉米，她常常陪伴我们一起出游。

任何一个认识普瑞丝西拉的人绝对都猜想不到，她的年纪居然比我大出很多。我们就像朋友一般稀松平常地相处。当最初的十四天结束时，普瑞丝西拉又要回到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影棚去了。最棒的就是，我可以跟她一起去。我和她一起去了她的化妆间，也在普瑞丝西拉试镜的时候陪伴左右。

第一天，她早早就收工了，然后带我参观了整座影棚。

“这样吧，安妮，”她突然说道，“我有一个超赞的想法：你明天早晨去找一个所有漂亮姑娘都去报到的办公室，问问那里的人，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

当然了，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哦，是啊，有意思！”我回答说。第二天，我真的去了一个这样的办事处。那里人山人海，前来报到的姑娘们在门口排起了长队。我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可以进去了，尽管我已经走进了房间，可是还远远没有轮到我。我的前面还排着至少二十五个姑娘。我继续等待，等了足足一两小时，这才轮到我。

铃声响了，我勇敢地走进办公室，办公桌的后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士。他草草地冲我打了个招呼，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当他听说我借住在兰恩家时，露出了一脸惊讶的表情。当所有的问题问完后，他又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一番，问道：“您确定您想成为电影明星吗？”

“如果我适合的话，非常想，先生。”我回答。这时，他摁下一个铃铛，一位穿着考究的年轻女孩一听到铃声就立刻走了进来，她示意我跟她走。她打开一扇门，我眨了眨眼睛，房间里的光线如此耀眼、刺目。

一台精密的仪器的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子，他和我打了个招呼，态度比刚才屋子里那位年长的先生更加友好，他让我坐到一个高脚凳上，拍了几张照片，叫来了那个女孩，我又被领回到那个“老人”那里。他保证会给我消息，告诉我是否需要回来，到底行还是不行。我高高兴兴地踏上了返回兰恩家的路。

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才收到哈尔维希先生（是普瑞丝西拉把他的名字告诉我的）的通知。他写信说照片拍得非常成功，我可以于第二天的三点钟去找他。这一回，我优先进门，因为我是受邀而来的。哈尔维希先生问我愿不愿意为一家生产网球拍的工厂做一些宣传。需要投入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当听说价格后，我便同意了。

他们给网球制造商打了电话，当天下午，我就和他见了面。

第二天，我现身于一个摄影棚，未来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来这里。我必须不停地更换服装，必须一会儿站一会儿坐，随时随刻地保持微笑，来来回回地走动，之后再换服装，展现出一副甜美的模样，并且浓妆艳抹。每到夜晚，我就累得精疲力竭，挣扎着上床睡觉。

三天过后，我几乎已经笑不出来了，可是，没错，我必须履行与工厂之

间的约定。

当我在第四天夜晚回到兰恩家时，我的脸色十分苍白，以至于兰恩太太明令禁止我再去拍照。她亲自给对方打了电话，把约定作废了。

我从心底里感激她。

于是，我继续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我难忘的假期，永永远远地从所有的成名梦里走出来了，因为我自此再也没有更近距离地接触过那些名流的生活。

小果果*

1944年2月11日，星期五

小果果坐在农场前面的大石头上，阳光洒在她身上。她正在思考，十分辛勤地思考。小果果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她们这类女孩是后天*形成的，原因在于她们总是需要思考。

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围着农家围裙的姑娘在想些什么；她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因为她太文静、太含蓄了。

她没有好朋友，或许今后也很难交到好朋友；她的母亲觉得她很古怪，只可惜，她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她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他太忙了，忙得没时间管他唯一的女儿。就这样，小果果变得茕茕孑立。她并不介意自己总是孤身一人，她早就习惯了，也很容易感到满足。

然而，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清晨，当她任由自己的目光远眺麦田时，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如果能和那里的女孩们一起玩耍，那该多好啊。看看吧，她们蹦蹦跳跳，哈哈大笑，她们多么快乐啊。

这会儿，女孩们缓缓靠近，她们越走越近，她们会走到她跟前来吗？哦，太过分了，看看她们是怎么嘲笑她的。这下，她也能清楚地听见她们喊她的名字，那是一个她无比厌恶的绰号，可是她总能听见她们背地里小声地这样喊她——小痴货。哦，她觉得糟透了，她要是能进屋去就好了，可是那样的话，那些孩子们就会更加放肆地嘲笑她了。

可怜的女孩啊，你一定不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孤苦无依，如此羡慕比你更可怜的女孩。

“果果，果果，进屋来，吃饭了！”伴随着一声愈发沉重的叹息，女孩缓缓地站起身，乖乖听从母亲的呼唤。

“我们女儿又是一副笑脸了，我们家的女孩真是容易满足啊。”当这个孩

子拖着双腿，比往常更加缓慢、沮丧地走进房间时，这位女农民大喊大叫。

“你就不能说说话吗？”女人吼道。她的声调比她所以为的更不客气，然而，她的小女儿也确实很少满足她的心愿，没能成为一个快乐的、喜气洋洋的女孩。

“是的，母亲。”她的声音低不可闻。

“你可真有意思啊，整个上午见不到影子，什么事都不做。你跑到哪里去了？”

“外面。”果果感到自己的嗓子哽住了，可是母亲却错误地解读了孩子的窘迫，一心只想知道她的女儿整个上午到底做了些什么，她继续问道：

“给我一个明确点的答案，我想要知道的是你从哪里回来的，你懂的。总是那副痴痴傻傻的样子，我可受不了！”

这个词直指那个令她深恶痛绝的绰号，一听到这里，小果果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抱头痛哭起来。

“又怎么了？你可真是个胆小鬼啊。你总能说说看你去了什么地方吧？难道这也是秘密？”

这个可怜的孩子完全没法回答，剧烈的抽泣令她彻底说不出话来。她猛地站起身，推翻她的椅子，一边哭，一边冲出房间，跑到阁楼上，扑通一声扑倒在角落里的几个麻袋上，继续轻轻地抽泣。

楼下，母亲耸耸肩，清理了桌子。对于孩子的行为，她并不觉得惊讶。这样的“傻劲儿”早就不是第一次犯了，她不会去干涉这个女孩，反正从她嘴里也套不出任何话，没完没了的眼泪说来就来。这真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农家女孩吗？

阁楼上的果果渐渐平复了心情，又陷入了思考。她一会儿就会下楼去，告诉母亲自己不过是坐在石头上而已，她还会主动提出完成今天下午的工作。那样一来，母亲就会发现，她并不是想逃避大量的工作，她要是问起自己为什么整个上午都呆坐着不动，她就会回答说自己急需思考一些问题。到了晚上，如果她要去挨家挨户送鸡蛋的话，她就会到村子里为母亲买一枚崭新的顶针，一枚漂亮的、闪闪发光的银顶针，她的钱刚好买得起。到时候，母亲

就会发现，她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痴痴傻傻。她的思路停滞了一会儿，咦，她怎么才能摆脱这个可恶的名声呢？哦，等等，她有办法了：买完顶针后，如果还有剩下的钱，她就可以用来买一大袋果果（这就是红通通、黏答答的糖果在农家子弟们口中的叫法），分发给所有女孩们，到时候，她们就会觉得她是一个好人，邀请她一起玩耍。到时候，她们很快就会看见，她很擅长玩游戏，再也不会有人用小果果以外的名字称呼她了。

接着，她迟疑了片刻，之后站起身，轻手轻脚地踩着楼梯下楼了。当她在走廊里遇到女农民时，她被问询道："情绪释放完了？"她没有勇气为自己的缺席做出解释，匆匆忙忙地往前走，只想在夜幕降临前把窗户清洗干净。

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小果果把装有鸡蛋的篮子挎在胳膊上，大步流星地出门了。行走了半小时后，她来到了第一位主顾的家里，顾客早就站在门口了，手里端着一个瓷盘。"我想跟你买十个鸡蛋，孩子。"那个女人友好地说。果果数出十个蛋，道别后继续向前走。三刻钟的工夫，篮子空了，果果走进一家小商店，她知道那里能买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她的篮子里装着一枚漂亮的顶针和一袋果果，随后，她便踏上了回程。走到一半的时候，她看见远处走来两个今天上午还嘲笑过她的女孩。她勇敢地压抑住内心想要躲避的冲动，心里怦怦直跳，勇敢地继续朝前走。

"咦，那不是那个小痴货嘛，那个疯疯癫癫的小痴货。"果果像一个皮球似的泄了气。她进退两难，为了多少有所表现，她拿起篮子里的那袋糖果，把它举到孩子们的面前。其中一个女孩迅速地一把夺过她的袋子，逃跑了。另外那个跟在后面跑远了，消失在弯道前，还冲她吐了吐舌头。

小果果伤心欲绝，她无助而又孤独地栽倒在路边的草丛里，哭了起来，一直到她再也哭不动了。暮色将近，她抓起掉落在地上的篮子，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某一丛青草里，银色的顶针闪闪发亮……

*安妮的手稿中空缺了一个词语。

星期日

1944年2月20日，星期日

普通人在工作日里所经历的一切，到了后屋就改到了星期日发生。当别人穿着好看的衣服，在阳光的照拂下散步时，我们则在这里擦洗、清扫、换衣服。

八点钟：斐伏尔顾不得睡懒觉的人们，八点钟就起床了。他先去了浴室，之后又下楼，再回到楼上，然后在浴室里洗漱整整一小时。

九点半：火炉被点燃。遮光板被撤下，范·佩尔斯先生走进浴室。星期日上午所需经受的磨难之一就是斐伏尔祷告时，我恰好会从我的床上看见他的后背。我要是告诉别人，祷告中的斐伏尔看上去十分恐怖，每个人都会感到万分惊讶。那并不是因为他会痛哭流涕或者多愁善感。哦，不是的。但是他有一个习惯——一刻钟，整整一刻钟里，脚跟、脚尖交替着地，来回晃动。来来回回，回回来来，无休无止，我要是不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就几乎会感到头晕目眩。

十点十五分：范·佩尔斯先生吹响口哨，浴室里没有人了。在弗兰克家，第一批睡眼惺忪的人开始从枕头上探出脑袋。之后的一切便是快，快，快。玛戈特和我轮番去洗澡。由于楼下很冷，因此长裤和头巾对我们而言倒是很实用。与此同时，父亲已经在浴室里忙碌开了。十一点时，玛戈特（或是我）走进浴室，而后，一切都焕然一新了。

十一点半：早餐。这个我还是不细说了，因为有关吃饭的话题，即便我不提，大家也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十二点十五分：所有人各司其职。父亲很快就全副武装地趴在地上，卖力地擦洗地毯，使得整个房间都笼罩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之中。斐伏尔先生整理床铺（是不是很错乱），一成不变地吹着同一首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曲调：我们能听见母亲在阁楼上沉重的脚步声；她正在晾衣服。

范·佩尔斯先生戴上帽子，消失在低处，他的身后通常还跟着彼得和莫太太披上一条裙角垂到地上的长围裙、黑色的羊毛外套，穿着套鞋，脑袋上围着一条厚厚的红色羊毛围巾，腋下夹着一大捆脏衣服，随后还像专业的洗衣妇那样点点头。

我和玛戈特负责洗碗碟、整理房间。

十二点四十五分：等除了锅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被擦干时，我就会到楼下去除尘，如果我早晨洗过东西了的话，就需要清理盥洗池。

下午一点：简讯。

一点十五分：我们之中的一人洗头发，或是剪头发。

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忙着削土豆皮、晾衣服、清洁梯台、擦洗浴室等等。

两点钟：紧跟着《军事力量情报》之后播放的是音乐节目，大家等着喝咖啡，一切恢复平静。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里的大人们总是睡觉？早在上午十一点时，我就能看见零星的几个人打哈欠，像“唉，要是能歇上半小时就好了！”这样的话语更是习以为常。

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放眼望去只有昏昏欲睡的面孔，这可真没意思。我们的房间里，客厅里的斐伏尔、父亲、母亲以及楼上的范·佩尔斯一家每到下午就把铺位瓜分了。只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或许等我长大以后，就能理解了。

无论如何，每到星期日，这样的睡眠时间就会格外被延长。四点半或是

五点之前，你根本就用不着到楼上去，因为那里的一切都还笼罩在梦境之中。

傍晚时分与工作日大同小异，唯有六点到七点之间的音乐会是个例外。

等我们吃完饭、洗完碗后，我总是喜出望外，因为星期日终于过去了。

卖花姑娘

1944年2月20日，星期日

每天早晨七点半，坐落在村子外沿的那栋房子便会打开大门。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从房子里走出来，两条胳膊上各挎着满满一篮子鲜花。

她关上身后的门，整了整两个篮子，便上路了。村子里的人们看见她经过，她也会友好地冲人们点点头，每一个人都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她。每一个人每一天早上都产生同样的想法："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这条路太遥远、太沉重了。"可是，女孩本人却听不见这些同村人的想法，她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快乐的态度向前走去，一路向前。

实事求是地说，前往城市的道路十分漫长，少说也要快步走上两半小时，提着两个沉重的篮子更是雪上加霜。

当她好不容易踏上城市的街道时，已经精疲力竭，唯一支撑她坚持下去的信念就是对马上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憧憬。不过，这个小家伙很是勇敢，她没有放慢脚步，一直坚持到来到集市上属于她的位置。直到这一刻，她才坐下来，等啊等……

有时候，她会这样等上一整天，因为没有多少人想要从这个可怜的卖花姑娘手中买花。克莉丝塔不止一次地把仅仅卖出去一半的篮子拎回家。

然而，这一天很不同，星期三，集市上人来人往。她身旁，女摊贩们大声吆喝售卖她们的货物，女孩被四周谩骂和愤怒的嗓音包围了。

路过的人们几乎听不见克莉丝塔的声音，因为她高高的嗓音几乎完全淹没在集市的嘈杂声中。可是，克莉丝塔仍旧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喊着："美丽的鲜花，一毛钱一束！快来买美丽的鲜花啊！"

当结束了采购的人们看见满满当当的篮子时，他们便会给她一毛钱，换回一束美丽、宜人的花。

十二点钟，克莉丝塔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集市的另一头，每一天，咖

啡店的老板都会送给她一杯加了许多糖的热咖啡。克莉丝塔也会为这个男人备上一束最美丽的鲜花。

之后，她坐回到她的小椅子上，重新开始兜售她的货物。三点半，她终于站起身，带上她的篮子，返回村子。她的步伐比早晨慢了许多，克莉丝塔很累，累极了。她在路上耗费了三小时，直到六点半，她才回到了那栋古老的小房子门前。

屋里的一切和她早晨离开时没有两样：冰冷、孤寂、死气沉沉。她和她的姐姐同住在这栋小房子里，姐姐起早贪黑地在村子里工作。

克莉丝塔还不能休息。她刚一到家，就动手削土豆、煮蔬菜，直到七点半姐姐回到家时，她这才坐到餐桌旁，把少得可怜的食物吞进肚子里。

每到晚上八点钟，小房子的门再度打开，身材娇小的女孩再度走出家门，胳膊上挎着两个巨大的篮子。她的步伐朝着环绕在小房子周围的田野和牧场迈去。她没有走很远，弯腰俯在草丛里摘花，所有的种类、所有的颜色，大大小小，所有的一切都落进她的篮子里，趁着太阳还没完全下山，这个娇小的女孩依旧在草丛里采摘，坚持不懈地采摘。

终于，她的任务完成了，篮子满满当当的。太阳已经西沉，克莉丝塔躺在草丛里，她把双手交叠着垫在脑袋下面，瞪大眼睛望着仍旧是浅蓝色的天空。

这是对她来说最美好的一刻钟，谁都用不着认为这个娇小的卖花姑娘经过了这么辛苦的劳作后会心有不悦。她从来都没有心有不悦，也永远不会，只要她每天都能从头体会这一切就好。克莉丝塔身处牧场中央，在鲜花和青草的簇拥下，正对着天空，感到心满意足。所有的疲倦都消失了，集市和人群都消失了，这就是女孩唯一的心愿和想法。

每天，她都能感受这一切，一刻钟的慵懒，单独与上帝以及大自然相融。

我的第一场采访

1944年2月22日，星期二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首位采访对象知道自己要被当成素材，那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他会满脸通红，并且询问："我有什么可采访的？"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彼得就是我的采访对象，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

我想到一个主意，打算采访一个人，由于房子里的每一位都被我从头到脚地品评过了，因此，我突然想到了彼得，他总是隐藏在幕后，他和玛戈特一样，几乎从来不会引发不满和争吵。

如果你在傍晚时分叩响他的房门，听见他微弱地喊道："在的，在的。"那么你就可以肯定，当你打开门的时候，他正把脑袋伸到阁楼楼梯的台阶之间望着你，并且常常带着些许邀约地说道："这样啊！"

他的小房间是——是啊，到底算什么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通往阁楼的梯台，非常狭小，非常昏暗，非常潮湿，可是……他还是把它布置成了一个真正的房间。

当他坐在阁楼楼梯的左侧时，那个地方和墙壁之间所剩的距离甚至不足一米。那里摆放着他的小桌子，桌面上通常和我们那里一样，都堆满了书（就连楼梯也被用来堆放物品了），还有一把椅子，他的自行车被固定在楼梯对面的天花板上，悬在半空中。眼下，它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交通工具，被包装纸包裹着，一根长长的延长绳饶有兴致地垂悬在其中一个踏板上。为了给采访空间画龙点睛，被采访者的头顶上方悬挂着一盏灯，它有着一个非常时尚的顶盖，是用一块硬纸板和纸张堆砌而成的。

我站在门口，扭头望向另一侧。墙壁对面，也就是正对着彼得的地方，在小桌子的后面摆放着一张点缀着蓝色花朵图案的长沙发椅，寝具全都被塞到了扶手的后面。长沙发椅的上方悬挂着一盏灯，与50厘米开外放着的另外

一盏很像，除此之外，那里还有一柄手镜，稍远处是一个小书架，从上到下都被塞得满满当当，里面的书用包装纸捆着，一看就是男孩子毛手毛脚干出来的。为了提升些许形象（又或者是因为主人实在没地方放了），那里还塞着一个工具箱，你百分之百能在里面找到任何想找的东西。尽管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反正我曾经从这个箱子的底部掏出过我消失已久的最心爱的小刀，而它肯定不是唯一一件意外落入箱子的物品。

书架旁边安置着一块木板，木板表层包裹着一度也曾白皙过的纸张。其实，这块木板是用来摆放牛奶瓶和来自厨房的其他必需品的。可是，这位年轻住户的图书收藏扩充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它完全被这些知识丰富的东西占据了，各种各样的牛奶瓶只好在地上勉强度日。

第三面墙上同样悬挂着一个小柜子（它曾是一个用来盛放樱桃的筐），那里面同样可以找到各式各样令人赏心悦目的藏品，例如一把修面刷、剃须刀、胶带、泻药等等。

这个小柜子旁边便是范·佩尔斯家族艺术创作的荣耀——一个用硬纸板制成的柜子，里面只有两三根用更加坚实的材料做成的支柱。这个柜子里装满了男式西服、外套、袜子、鞋子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柜子的正面挂着一幅极美的窗帘，那是彼得向他母亲乞求了好几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柜子的顶上摆着许多的东西，以至于我从来没能弄清楚那里面究竟是些什么。

少年范·佩尔斯的地毯得到了悉心的护理。他的小房间里铺着两块大的和一块小的正宗波斯地毯。这还不是全部，这些地毯有着极富感染力的色彩，以至于每一个踏进这个房间的人都会瞬间被它们吸引。地面晃动得厉害，并不十分整齐，走路时总是需要小心翼翼的，如今，这些珍贵的物件将它粉饰一新。

两面墙上铺着绿色的麻布，其余的两面墙上，漂亮的和不那么漂亮的电影明星和广告海报被贴得到处都是。对于油垢和烧痕，请不要那么在意，毕竟，一年半的时间里，处处都是杂物，有些脏乱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个阁楼尽管不是那么舒适，可它跟这里的其他角落一样，有着老派的梁木。由于阁楼楼板穿过阁楼，把水漏到彼得的小房间里，因此，寥寥几张硬纸板就成了雨棚。不计其数的水渍和水印一清二楚地证明这个办法不太

费用。

现在，我应该已经把整个房间都描述了一个遍，仅仅漏掉了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是咖啡色、带洞洞的，第二把椅子是一把陈旧的白色餐桌椅，是在去年，彼得就想把它重新粉刷了，无奈在刮漆时发现无法完成。就这样，这把椅子被刮掉了一半的漆，只有一根横档（我们需要用另外那根当烧火棍），黑色的部分比白色的多，看上去不太整洁。可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房间里很昏暗，因此这把椅子并不扎眼。通往厨房的门上挂满了厨用围裙，门的旁边有零星几个钩子，上面挂着几块抹布和一把刷子。

听完这些叙述，大家就能对彼得小房间里的布局了如指掌了，但是对于主人公彼得本人却还知之甚少。因此，我这就履行我的承诺，好好说说这位拥有上述所有显赫物品的主人。

在彼得身上，工作日和星期日的装扮有着天壤之别。平日里，他穿着一身工作服，那衣服与他简直可以称得上不可分割，他坚决反对太过频繁地洗涤这个可怜的玩意儿。我唯一想象得到的原因就是他唯恐自己心爱的衣服因此受到磨损，最终遭到丢弃。无论如何，它此刻刚刚被洗过，又能看得出它原本的颜色是蓝色了。与工作服同样不可分割的是系在脖子上的蓝色围巾，腰上那一根粗粗的、咖啡色的皮腰带，还有白色的羊毛袜子。这么一来，无论别人是在星期一、星期二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工作日上门，都能一眼认出彼得。不过，一到星期日，他的衣服便会经历一番重生。一身漂亮的西装、漂亮的鞋子、衬衣、领带，总之，剩下的就不需要我一一赘述了，反正每个人都知道体面的衣服应该是什么样的。

上述说的都是表面。至于彼得本人，我对他的看法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觉得他又呆又笨，可是现如今，他既不再符合前一项，也不再符合后一项，如果我说他变好了，任何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的。

他诚实而又慷慨，对此，我确信无疑。一直以来，他既谦逊又十分乐于助人，我能感觉到，他的敏感程度超越了所有人以为或者猜想的。他的某一项嗜好是我绝对不会忘记的，那就是猫。为了莫琪和波什，他什么都肯做，我相信，它们俩对他缺失的爱给予了很大程度的补偿。他的心中没有恐惧，

恰恰与此相反，充满勇气，他也丝毫不像这个年纪的其他男孩一般对此夸夸其谈。他一点也不笨，我认为他的记性尤其好。

有关外表的帅气，我不需要多说，因为认识他的人自己能看出来。他的头发棒极了，是一头浓密的棕色鬈发，蓝灰色的眼睛，还有，是啊，我一直以来的弱点就是描述脸庞，所以我会在战争结束后把他的照片和其他避难者的一同贴在这里，到时候，我就用不着提笔描述了。

堕落之渊

1944年2月22日，星期二

别害怕，我真的没打算为上述的题目列举一系列例子，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只不过是因为我昨天在某一本杂志里读到了这个词而已。

这下，您一定会问：有什么关联？我这就回答您的问题。“堕落之渊”登在某一本杂志（《影视与戏剧》第八期）上，与其相关联的是出自某一部电影的一些裸照，看起来，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不算十分检点。我绝对不是想说他的话不对，可是，综合来说，我认为，但凡遮盖得略少一些，荷兰人就会对此大肆奚落。

他们管这种主流的风气叫“假正经”，从一方面来说，这很好。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所有的孩子都从小接受这样的管教，以为一切带有裸露倾向的东西都是不检点的，那么长远来看，年轻一代总有一天会质疑：“是啊，他们真的彻底疯了吗？”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端庄和假正经有时也会超过限度，荷兰绝对不是一个例外，因为您可以想象一下这究竟多么荒谬：假如有人触及“赤裸”这个词，那么他就会受到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就好像他是全世界最不知羞耻的人似的。

您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一心盼望着回到原始部落的年代，我们所有人的身上仅仅披着动物的毛皮。绝对不是这样，但是更加自由一点，随性一点，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变得更加自然。

此刻，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您采花时会立刻把花朵遮盖起来吗？您也从不提及它们的外表吗？”

在我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既然我们人类也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为大自然塑造我们的方式感到羞耻呢？

守护天使

| 1944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

从前，有一片广袤的森林，在森林的边际住着两个人——一个老妇人和她的小孙女，她们在那里住了许多年。小女孩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一直以来，她的祖母都对她悉心照料。

她们住在一栋孤单的独栋房屋里，可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她们并不那么认为，反而感到幸福而满足。

有一天，老妇人早上起不了床，因为她全身都疼得厉害。那时，她的小孙女已经十四岁了，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她的祖母。

五天过去了，祖母去世了，留下小女孩单独一人留守在那栋孤单的房屋里。由于她谁也不认识，也认为没有必要找任何人来埋葬她的祖母，因此，她亲手在森林里一棵古老的大树下挖了一个深深的洞穴，把她的祖母埋了进去。当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回到家时，她感受到无比的孤寂与悲伤，她躺在床上，抱头痛哭。她就这样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起身，打算吃点东西。

日复一日，这个可怜的孩子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激情，一直静静地沉浸在失去亲爱的祖母的悲痛中。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令她在一夜间发生彻头彻尾的改变。

夜已经深了，女孩睡着了，就在这时，她的祖母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一袭白衣，花白的头发披散在肩上，手里提着一盏小小的灯。女孩从床上望着她，等待着，直到祖母开口。“我亲爱的姑娘，”祖母说，“一连四天，我每天都看着你，可是你除了哭泣和睡觉，没有做过别的事情。这样可不好，现在，我来到你的面前，就为了告诉你，你应该工作，应该纺织，你应该保持我们这栋小房子的整洁，并且把自己穿戴得漂漂亮亮的！你不要认为我死了以后就不会再照顾你了，我在天堂里时时刻刻俯视着你。我变成了你的守护天使，和从前一样，随时随地地陪伴着你。重整旗鼓，亲爱的，任何时候都不

要忘记，你的祖母就在你的身旁！”

说到这里，祖母便消失了，女孩继续沉沉地睡去。然而，到了第二天早晨，当她醒来的时候，她记起了祖母对她说过的话，她一下子高兴起来，因为她再也不觉得自己很孤寂了。

她重拾工作，到市场上出售她的纺织品，一直遵从祖母的建议。后来，很久以后，她不再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她和一个条件很好的磨坊主结了婚。女孩很感谢祖母没有丢下她一个人，她也知道，尽管她现在有了别人的陪伴，可是她的守护天使永远也不会丢弃她，直到她死去的那一天。

幸福

1944年3月12日，星期日

在我开始讲述自己的历史之前，我必须简短地说一下我至今为止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

我已经没有母亲了（事实上我对她知之甚少），而我的父亲则很少有时间管我。

我两岁那年，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的父亲把我寄养在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家，他们养育了我五年时光。七岁的时候，我上了寄宿学校，在那里待到十四岁。之后，我被允许离开那里，我的父亲让我留在他身边。

现在，我们一同住在一栋出租屋里，我上中学了。我的生活里，一切都平淡无奇，直到，没错，直到夏柯的出现。

我之所以会认识夏柯是因为他和他的父母一起搬来出租屋。我们先是在楼梯上遇到过几次，之后又偶然在公园碰见，后来，我们好几次结伴去森林。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夏柯是一个很好的男孩，他有些文静和腼腆，但是我相信，这正是他身上最吸引我的地方。渐渐地，我们越来越多地一同出门玩耍，如今，他常常到我的房间来，我也会去他的房间。

在认识夏柯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任何男孩。我也极其惊讶地发现，他完全不像我班上的那些男孩那样，他们全都是些夸夸其谈、自吹自擂的家伙。

在久久地、深深地思考完自己的事情后，我开始思考夏柯。我知道，他的父母总是吵个不停，我相信，他一定深受困扰，因为他性格的首要特征就是喜欢安静与和平。

很多时候，我都是独自一人，我常常感到孤独和悲伤，这一定是因为我太思念我的母亲。况且，我还从来没有交过一个真正的朋友，可以把一切都向他和盘托出。夏柯恰恰一模一样：他也仅仅有过一些交情浅的朋友，在我

看来，他很渴望信任感。可是，我无法靠近他，我们依旧谈论着不痛不痒的话题。

然而，有一天，他来到我的房间，可能想跟我说些什么，而我正坐在地上的靠垫上，呆呆地望着天空。

“我打扰你了吗？”他一边走进来，一边轻声问道。

“没有啊，”我一边回答，一边转过身来，“放心进来吧，陪我坐一会儿。偶尔这么坐着，做做白日梦，这不是很好吗？”

他走到窗户旁站着，脑袋靠着玻璃，回答说：“是的，我也常常这样做白日梦。你知道我管这叫什么吗？叫回顾世界历史。”

我惊讶地望着他：“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合适，我会记住这个词的。”“是的。”这时，他的脸上又露出了那一丝常常令我感到困惑的古怪笑容。反正我从来都不明白那丝笑容的含义。

接着，我们又聊起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半小时之后，他离开了。

当他再次来到我的房间时，我又坐在同样的地方，他又同样走到窗户旁站着。这一天的天气美得很不寻常，天空湛蓝湛蓝的（我们所在的地方是那么高，以至于看不见任何房屋，或者，至少我坐在地板上看不到），栗子树光秃秃的，延伸到我们屋子跟前的树枝上点缀着露珠，它们伴随着树枝的晃动不断地聚焦太阳的光芒，海鸥和其他鸟类从我们的窗前掠过，到处都能听到叽叽喳喳的叫声。

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全都说不出话来。我们一起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彼此挨得相当近，可是我们的眼里几乎没有对方。我们眺望着，眺望天空，与我们自己对话。我总是以我们自称，因为我坚定地相信，他有着和我相同的体会，内心深处也和我一样不情愿打破这样的宁静。

我们就这样待了一刻钟，之后，他开口说出了第一句话，他说的是：“看过这一切，成天不停地吵架难道不是不可理喻吗？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关紧要，然而，我往常从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他带着一丝害羞地看着我，一定是在担心我不能理解他。可是，我却欣喜若狂，因为他在期待我的回答，而我也终于有机会向一个理解我的人倾诉我的想法。于是，我回答道：“你知道我是怎

么想的吗？我觉得，与无足轻重的人吵架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换作举足轻重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你爱他们，当他们开口吵架又或是做一些引致吵架的事情时，相比他们带给你的愤怒，你所感受到的痛苦更多。”

“你也这样觉得吗？可你不是很少吵架吗？”

“是的，不过，也已经足够让我了解本质了！事实上，我觉得最糟糕的是大多数人都在独自一人闯荡这个世界！”

“这话怎么说？”夏柯一直看着我，不过，我还是决定继续说下去，或许我能帮到他。

“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无论他们有没有结婚，在内心深处都是独自一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诉说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的对象，这就是我最为缺失的部分。”

夏柯唯一的回答便是：“我也是。”之后，我们又眺望了一会儿天空，然后，他说：“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没有倾诉对象的人缺失了很多，极其多。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才会常常感到沮丧。”

“不对，我不那么认为。并不是说你不能感到沮丧，因为那是完全没法改变的事情，可是完全没有必要提前知道自己会伤心！

“毕竟，你在伤心时所追求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幸福’，尽管你因为没有倾诉的对象而缺失了那么多，可是一旦你找到了自己内在的幸福，那么它就再也不会离你而去。我所说的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专指精神财富。我相信，当你找到了自己内在的幸福后，它或许还会被蒙蔽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它绝对不会离你而去！”

“你是怎么找到它的？”

我站起身来：“跟我来。”说着，我领着他来到阁楼，那里有一片小小的存储空间，里面有一扇小窗户。我们的房子高得出奇，当我们来到阁楼上，朝着窗外眺望时，我们可以看见一大片天空。

“看看吧，”我说，“如果你想寻找自己内在的幸福，那么你就应当挑一个阳光普照、碧空如洗的日子到户外去。你也可以站在这样的小窗户跟前眺望我们的城市，看看万里无云的天空，就像现在一样，只要这样做了，你总有一天会找到幸福的。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我总是觉得那里很恐怖，越长大就越恐怖。一个空闲的下午，我独自一人跑上荒野。我坐在地上，做起了白日梦，当我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天气美得很不寻常。在此之前，我从没注意过它，因为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困扰里。可是，在我看见一切如此美丽的那一瞬间，内心深处清算各种不快的声音突然抬起头，看见我唯一能做、能想或是能感受到的就是这很美以及唯一的真谛。

“我坐了足足半个多小时，当我最终站起身来，步行回我憎恨的学校时，我再也不觉得沮丧了。恰恰相反，我觉得一切都很好、很美，就像它们原本的模样。

“后来，我终于明白，那天下午，我生平第一次找到了内心的幸福，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那份幸福永远都会存在。”

“在那以后，你变了吗？”他轻声问道。

“从满足感而言，的确变了。绝对不是永恒不变的哦，我还是常常发牢骚，但是我再也不会无休无止地伤心了，况且我也体会到，伤心仅仅来自对自我的同情，幸福却来自快乐。”

当我说完这些话后，他依然向窗外眺望，显然是陷入了思考，因为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接着，他冷不丁地转过身来，看着我。“我还没找到幸福，但是找到了一些别的，那就是一个理解我的人！”

我理解他的意思，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是孤身一人。

惊恐

1944年3月25日，星期六

那时，我所经历的时光可怕极了。战争在我们身边肆虐，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明天。

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我住在城市里，可是我们预计自己会被疏散或者逃离。白天满满都是枪支和弹药，夜晚则充斥着神秘的火光和巨响，似乎来自大地深处。

我没法描述，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日子的骚乱已经日渐模糊，我只记得，从早到晚除了害怕就再没做过别的事。我的父母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安抚我，可是那根本就没有用，我由内到外地感到害怕，吃不下饭，睡不了踏实觉，只会瑟瑟发抖。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直到某个夜晚的来临，它让我记忆犹新。

晚上八点半，正当炮火声渐渐平息的时候，我躺在长沙发椅上，身上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打着盹，突然，我们所有人都被两声巨响吓了一跳。我们大家全都像被针扎了似的蹦了起来，躲进走廊里。

就连往日里十分平静的母亲也一脸惨白。巨响还在继续——节奏井然有序——突然，一声剧烈的断裂声、铃铛声、尖叫声，我使出浑身的力气，逃跑了。我的背上扛着一个背包，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一个劲儿地向前冲，向前，远离这些熊熊燃烧的喧嚣。

在我的周围，四面八方随处可见奔跑和喊叫的人们。房屋熊熊燃烧，照亮了街道。所有的物体都通红通红的，灼热得吓人。

我没有想到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又或是我的姐妹，我只想到我自己，只想到我应该向前跑，不停地向前跑。我感觉不到疲倦，我的惊恐愈发强烈，我没有留意到，背包已经被我弄丢了，我只管奔跑。我说不清自己究竟跑了

多久，眼前一成不变的都是房屋熊熊燃烧的景象以及尖叫的、扭曲的面孔，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恐惧。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周围变得安静一些了。我四下环顾，就像是刚刚从梦境中醒来似的，没有看见任何人、任何东西。没有烈火，没有炸弹，没有人。

我静静地伫立，看得更加仔细了：我身处一片草坪上，星星在我的头顶上空闪耀，月亮散发着光芒，天气堪称完美，深夜带着一丝寒意，却并不冷。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响，精疲力竭地坐在地上，铺开挎在胳膊上的毯子，把脑袋枕在上面。

我望着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不再害怕，恰恰相反，我变得非常平静。不可理喻的地方在于我丝毫没有想起我的家人，也并不渴望见到他们，我唯独渴望安宁，没过多久，我就躺在露天的草地中央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太阳恰好升起。当我在晨光的照拂下看见远方熟悉的房屋时，我立刻想起自己身在何处，那些正是我们城市外沿的房屋。

我揉了揉眼睛，再次仔仔细细地环顾四周：附近见不到任何人，只有草丛里的蒲公英和三叶草陪伴着我。我又在毯子上躺了一会儿，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可是我的思路不断地游离，想到我在深夜里的神奇体会，那一刻，我独自一人待在草丛里，没有一丝害怕。

之后，我找回了我的父母，我们一同搬到了另一座城市居住。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惊恐会在浩瀚的天空下消失殆尽。

当我独自身处在大自然里时，我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意识到惊恐没有任何用，它没有益处。当人们陷入像我当初那般的恐惧时，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大自然，见证上帝比大多数人想象之中更加贴近我们。

从那以后，尽管依然有不计其数的炸弹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可我再也没有真正害怕过。

给予！

1944年3月26日，星期日

身处温暖和乐的居所里的人怎么会了解乞讨之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些“和蔼”而又“善良”的人中又有谁曾经扪心自问，自己身边诸多的孩子和大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好吧，每个人偶尔都会赏给乞丐一毛钱，只不过往往都是硬生生地塞到乞丐手里，而后摔上门。在大多数情况下，善良的捐赠者都会认为居然还要握住他们的手，这太肮脏了！我说得对不对？而之后，所有人还会惊异于乞丐的蛮不讲理！如果受到人不如狗的待遇，那么换作任何人，不都是会变得蛮不讲理吗？

真糟糕，太糟糕了，在荷兰这个声称具备完善的社会法规和卓越的民众的国家，人们居然这样对待彼此。对于大多数富裕的市民来说，乞丐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他们肮脏不堪、邋里邋遢、蛮不讲理、缺乏教养。可是，所有这些人之中，又有谁曾扪心自问，这些乞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呢？

拿您自己的孩子和乞丐家的孩子比较一下吧！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您的孩子漂亮并且整洁，对方邋遢而又丑陋！这是全部吗？不错，这其中包含着全数区别，然而，假设乞丐家的孩子也能穿上体面的衣服，学习彬彬有礼的方式，那么他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区别了！

世界上的人生来平等，所有人都无依无靠而又洁白无瑕。所有人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许多人都信奉着同一个上帝。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很多人来说，区别依旧大得无法形容！之所以这么大，就在于太多人从未清楚地意识到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但凡他们这样做过，必定早就能够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区别！

所有人生来平等，所有人都会死去，他们在人世间的名望也会消失殆尽。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权力以及所有的声望都只能维持十分短暂的光阴，为什么这一切转瞬即逝，而不能源远流长呢？为什么资源绰绰有余的人却不肯将

余的东西赠予他们的同类呢？为什么人们非要如此不堪地度过在地球上生的片刻光阴呢？

更有甚者，人类不应当把那些捐赠品随意地砸到别人脸上，任何人都有受友善的对待。为什么大家对待阔太太比对待穷人更加友善？难道已经有人将这两位的性格区别分析透彻了？

人类的声望并不在于财富和权力，而是在于性格和善举。所有人归根到底不过都是人类而已，所有人都有各自的错误和缺点，可是所有人也都是带着诸多善举来到这个世上的。何况，如果人们不再抑制这些善举，而是将它们放大，给予穷人做人的体会，那么人们甚至不再需要金钱和物质，因为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馈赠的。

一切都是从小处开始的，就算这一方面也不例外。比方说，坐电车时不仅为腼气的母亲让座，是的，不要忽视穷人。当你不小心踩到穷人的脚时，要像踩到富人的脚时一样，说一声“抱歉”。

这只是一份小小的努力，却能带来巨大的效应。乞丐家的小孩子们已经缺失了太多东西，人们为什么还不愿意给予他们一丁点友善呢？

好的榜样能带来好的效仿，这一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用不了多久，其他人就会效仿这个榜样了。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友善、慷慨，直到最终再也没有任何人会瞧不起没钱的人。

哦，要是我们已经先进到这种地步，那就好了，要是荷兰，甚至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这一份不公，那就好了。要是人们意识到全人类的平等，一切身外之物都会转瞬即逝因而互帮互助的时候已经到来，那就好了！

如果所有人都不再等待，即刻动手缓缓改变世界，那该多棒啊！如果每个人，无论大小，或多或少地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以求维持和给予正义，那该多棒啊！太多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只能到截然不同的地方去寻找正义，他们心有怨言，因为正义原本就很少落到他们自己身上。

睁开眼睛，先让自己变得正义！给予自己所能给予的！任何时候，任何时候总能找到一些可以给予的东西，即便那只是友善而已！如果每个人都能给予上述的最后一条，不吝啬说出友善的话语，那么世界上的爱与正义就会大幅增长！

有所给予就会有所收获，远远超过您的想象。给予，源源不断地给予，振作起来，坚持下去，给予！没有人因为给予而受穷！

如果您照做了，那么两三代以后，人们再也不需要同情乞丐家的孩子了，因为他们将不复存在！

世界上有足够的地方、财富、金钱和美好。上帝所创造的东西足以满足所有人！让我们大家着手从更公正的分配开始吧！

智者精灵

1944年4月18日，星期二

从前有一个小仙子，她的名字叫作朵拉。朵拉美丽并且富有，受到父母极度的溺爱。所有见过朵拉的人都只看见过她的笑容。她每天从早笑到晚，对一切都感到快乐，从来没有陷入过悲伤。

在朵拉居住的森林里还住着一个小个子精灵，他的名字叫作佩尔德隆。佩尔德隆恰恰与朵拉完全相反：在她整日为美好的事物露出笑容时，他却为发生在世界上的苦难，尤其是发生在精灵与仙子世界的苦难感到悲伤。

有一天，朵拉按母亲的吩咐，给仙子村的鞋匠捎一个口信，这时，她偏偏碰巧遇到了讨人厌的、成天无精打采的佩尔德隆。

朵拉非常善良，可是，由于每个人都觉得她很好，她便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幻想。凭着过度的自信，她跑到佩尔德隆跟前，一把扯下他漂亮的精灵帽，跑到远处，手里举着帽子，非常大声地哈哈笑。佩尔德隆面对这个可恨的东西真的生气了，他跺着脚，喊道："把那东西拿过来，讨厌鬼，立刻拿过来！"可是朵拉并不理会，她越跑越远，最后把帽子藏进了一个树洞里。之后，她匆匆忙忙地继续前往鞋匠家。

佩尔德隆找了很久，终于找回了他的帽子。他是一个完全开不起玩笑的人，尤其忍受不了朵拉。他垂头丧气地继续向前走，突然，他的脑海里冒出一个低沉的声音："看这，佩尔德隆，我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精灵，却也是最可怜的那一个，你就不想送给我一些什么，好让我买点吃的？"

佩尔德隆摇了摇头，表示反对："我不想给你任何东西，你死了更好，那样，你就再也不用承受这个世界的苦难了。"他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

与此同时，朵拉已经办完找鞋匠的差事，踏上了回家的路，老精灵也向她讨要钱和东西。“不行，”朵拉也这么说，“我不会给你钱的，谁让你这么穷呢？世界这么有意思，我可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穷人身上了。”她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老精灵一边叹气，一边坐在苔藓上，思考着该拿这两个小孩子怎么办。一个太沮丧，另一个太快乐，无论是其中哪种方式，都无法让他们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进步。

要知道，这个老态龙钟的精灵可不是普通的精灵，他是一位巫师，不过，他不是坏人。恰恰相反，他希望人类、精灵和仙子都能变得更好，推动世界的进步。他认真地思索了一小时，随后，他站起身，缓缓地走向朵拉父母居住的房屋。

朵拉和佩尔德隆第一次见面是在森林里，一天之后，这两个家伙一同被关在了一栋封闭的小房子里——他们被囚禁起来了。老精灵把他们带到这里，打算按自己的方式管教他们，父母不许抗议。

这两个家伙同在一栋房子里，他们要怎么办才好？他们不能出门，也不能吵架，每天都要完成许多工作，这就是老精灵给他们布置的三项指示。因此，朵拉动手工作，之后再开开玩笑，佩尔德隆也动手工作，之后再沮丧。每天晚上七点钟，老精灵都会来检查他们的工作，之后又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是啊，他们要怎么做才能得到解放呢？只有一个办法——听从老精灵的一切安排，而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他们不能出门，不能吵架，必须完成许多工作，这就是老精灵给他们布置的三项任务。

哦，对朵拉来说，成天对着了无生趣的佩尔德隆多难啊，左也是佩尔德隆，右也是佩尔德隆，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人。然而，与佩尔德隆交谈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多，因为朵拉必须做饭（那是她在家里跟母亲学的），她需要保持房屋的干净整洁，如果还剩下一些时间的话，她就动手纺织。

另一边，佩尔德隆则在封闭的花园里劈柴、锄地。当他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他便动手修鞋。晚上七点，朵拉会来叫他吃饭。之后，他们两个都累极

以至于当老精灵每晚来检查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了。

整整一个星期，他们都坚持着这样的生活：朵拉依然笑口常开，但是也渐渐地领会到生活的严苛，她逐渐明白，许多人都活得很艰难，因此，赠予他们一些东西绝对不能算是多此一举，人们也不应该用蛮不讲理的话语打发他们。

而佩尔德隆则丢弃了几分悲伤，没错，他工作时偶尔会轻轻地吹起口哨，也会在朵拉开玩笑时跟着一起笑。

当星期日来临时，他们两个都可以跟随老精灵到仙子村的小礼拜堂去，那里总是人来人往的。他们两个都更加专心地聆听精灵牧师的教导，当他们返回郁郁葱葱的森林时，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看在你们这么乖的分上，我准许你们像从前那样，在户外度过这一天，但是别忘了，明天还要工作，不要回家，也不要去探访别的人家，你们两个要待在一起！”

谁也没有觉得心有不悦，他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走进森林。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他们跳舞，他们望着小鸟、鲜花，望着蓝色的天空，更是望着和善的、温暖的太阳，他们感到心满意足。

夜晚，他们按照前辈的指示，回到小小的房子里，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之后，他们便重新投入工作。老精灵让他们一同相处了整整四个月的时光。每到星期日，他们就可以去教堂，去户外，而平时的日子里，他们努力工作。

当四个月的期限即将结束时，老精灵分别牵起他们的一只手，在夜晚时分领着他们走进森林。“看看吧，我的孩子们，我想你们一定常常对我充满了愤怒，”他说道，“我也相信你们非常想回家，不是吗？”

“是的。”朵拉点点头。佩尔德隆也点头表示“是的”。

“但是你们能理解待在这里对你们来说有多好吗？”

不能，朵拉和佩尔德隆两人谁也不能理解。“那好吧，我这就向你们解释清楚。”老精灵继续说道。

“我之所以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欢乐和悲伤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如今，你们两个都能比来到这里之前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小朵获得了些许严肃，而佩尔德隆却变得更加快乐，这正是由于你们被迫在这期间尽可能过好生活。我也相信，你们现在能更加融洽地与

对方相处，你觉得对吗，佩尔德隆？”

“对，我觉得朵拉比以前好心多了。”小精灵回答。

“那么你们现在可以回到你们的父母身边去了，回想一下你们在小木屋里度过的时光。学会为生活的馈赠而欢喜，同时不要忘记悲哀的一面，努力把悲伤降到最低。所有的人类都应当互相帮助；所有的仙子和精灵也一样，就算是像朵拉这么小的小仙子和像佩尔德隆这么小的小精灵也已经能做到许多事情了。好了，回去吧，别再生我的气，我为你们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全都是为你们好。再见，后会有期，孩子们。”

“再会。”朵拉和佩尔德隆说，他们各自匆匆忙忙地回家了。

老精灵坐在草丛里，他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他能像帮助这两位一样，帮助人类孩子们走上正途。

的确，朵拉和佩尔德隆一生一世都感到心满意足。他们领会到，人必须及时欢笑和哭泣，后来，很久以后，当他们长大后，他们自愿一同住在一栋小房子里，朵拉主内，佩尔德隆主外，和他们小时候一模一样！

小迷糊——世界的探索者

1944年4月23日，星期日

在小迷糊还很年幼的时候，有一次，他异常想要摆脱他的熊妈妈的照看，独自探索这个世界。

一连好几天，他都不像以往那样朝气蓬勃，他为思考新的计划而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到了第四天的晚上，他也的确“有了”。他的计划出炉，就等实施了。他打算一清早到花园里去，当然了，必须蹑手蹑脚的，免得引起他的小主人小米的注意。到时候，他就从树篱底下的一个洞里钻过去，然后……不错，然后他就可以去探索世界啦！

他说到做到，的确蹑手蹑脚的，以至于他出走后几小时还没有任何人发现他已经逃跑了。

当他从树篱底下钻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的毛皮上都沾满了泥土和泥浆，可是，作为一只熊，还是一只想要探索世界的小小的玩具熊，怎么能因为一丁点污垢就受到影响呢？！于是，小迷糊两眼注视前方，以免被高高低低的石子绊倒，他得意扬扬地朝着街道的方向走去，只要从花园的过道穿过去就能走到街上了。

当他来到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时，被那么多高高大大的人吓了一跳，他完全消失在那些人的脚下。我必须乖乖地靠边走，要不然他们会把我踢翻的，他在心里想，的确，这是最明智的选择。是啊，小迷糊很明智，这一点从他小小年纪就决定只身探索世界就能看得出来了！

于是，他乖乖地靠着路边往前走，确保自己没有惹上麻烦，可是他的心却骤然间扑通扑通地跳动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道巨大的、漆黑的、阴暗的深渊在他的脚下展开。那是一块通向地窖的嵌板，可是这一点小迷糊

并不知道，他感到一阵眩晕。他是不是一定要进去呢？他忐忑不安地环顾四周，可是套着裤腿的男士大腿和套着长袜的女士大腿全都稀松平常地绕过这个庞然大物向前迈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小迷糊惊魂未定，一小步一小步地顺着同一方向走去，没过多久，他就又可以挨着墙壁向前走了。

“现在，我行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可是世界究竟在哪里呢？困在这些裤腿和袜腿之间，我完全看不见这个世界。”小迷糊陷入了沉思。“我觉得，我太小了，根本就不能探索世界，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长大了，我的个子也会变大，如果我喝牛奶时带着奶皮一起喝（他的脑子里一出现这个画面，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我就能长得像那些人一样高大了，所以说，我还是继续向前走吧，我总会有办法见识到这个世界的。”

小迷糊继续向前走，尽可能不让周围那么多粗粗细细的大腿干扰自己。可是，他真的要马不停蹄地行走吗？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响，而街道上也比先前昏暗了一些。小迷糊丝毫没有考虑到，他还需要吃饭和睡觉。他被探索计划占据了全部的精力，以至于没有时间考虑诸如吃饭和睡觉这种普普通通、缺少英雄气概的事情。

他叹着气，继续向前行走了一小会儿，直到他发现了一扇敞开的房屋正门。他站在原地迟疑了一会儿，之后做出决定，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

他的运气不错，因为就在穿过第二道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四条木头腿的玩意里装着两个小盒：一个里面是带奶皮的牛奶，另一个里面是某一种土豆泥。饥肠辘辘的小迷糊正巴不得能吃到这样的美味，于是，他一口气喝光了小盒里的牛奶，像成年熊那样，完全没有理会奶皮。随后，他又把土豆泥吃了个精光，他吃饱喝足，称心如意。

可是，哦，好可怕，那边来了个什么东西？一个长着绿色大眼睛的白色的东西慢吞吞地迎上前来，一直恶狠狠地盯着他。那玩意来到他的跟前，一动不动，用高高的嗓门问道：“你是谁？你怎么把我的饭吃光了？”

“我是小迷糊，我需要补充食物才能探索世界，所以我把这些食物吃光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你的哦！”

"哦，这样啊，你要探索世界啊，可是你为什么偏偏找到我的盆里来了呢？"

"因为我没有看到别的。"小迷糊用最不友善的态度回答道。话一说完，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换了一个略微友善一些的嗓声："可是，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呢？你好奇怪啊，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啊？"

"我叫米娃娃，属于安哥拉猫，我的主人总是对我说，我珍贵极了。不过，你知道吗，小迷糊，我总是孤零零的，好无聊，你能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我想要留下来睡一觉。"小迷糊爽快地回答说，摆出一副给了漂亮的米娃娃面子的模样，"不过我明天必须走，我还要去探索世界呢！"

对此，米娃娃暂时表示同意。"跟我来。"她说。于是，小迷糊跟在她的身后，来到另一个房间，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别的，还是腿，木头腿，有大的，有小的，只不过……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某个角落里放着一个用芦苇编成的大筐子，那里面放着一个靠枕，上面铺着绿色的绸缎。

米娃娃脏兮兮的脚随随便便地踩在靠枕上，可是小迷糊觉得把这些东西弄脏实在太可惜了。"我就不能先清洗一下吗？"他问道。"当然能啦，"米娃娃回答说，"我这就给你清洗一下，就像我给自己清洗那样。"

小迷糊对于这个方法毫不知情，不过，也幸亏如此，要不然，他是绝对不会允许米娃娃动手的。这时，猫咪命令他挺直腰板，然后从容不迫地用舌头清洁小迷糊的脚。小迷糊打了一个激灵，忐忑不安地问米娃娃这是不是她的清洗方式。"不错，"她回答说，"你一会儿就知道自己能变得多干净了，你会光芒四射，而光芒四射的泰迪熊比任何人都更受欢迎，也就能更好地探索世界！"

小迷糊尽全力忍住激灵，努力像一只勇敢的小熊那样，不再咯咯笑。

米娃娃的清洗没完没了的，小迷糊都快不耐烦了，他的脚因为站立得太久而疼痛，终于，他终于变得光芒四射了！

米娃娃重新钻进筐子里，而精疲力竭的小迷糊则躺在她的跟前。米娃娃为他盖上了自己的毛皮，简单地说，就是几乎整个身子都压在了他身上。

不到五分钟，他们两个就都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小迷糊惊讶地醒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想起压在自己背上的是什么。米娃娃轻微地打着呼噜，而小迷糊则期盼着早餐。因此，他并没有考虑到那位热情好客的守护者此刻多么安逸，就把她从自己的背上掀了下去，直截了当地下起了命令："拜托你把我的早餐给我，米娃娃，我好饿啊！"米娃娃先痛痛快快地打了一个哈欠，伸着懒腰，把身体拉成了两倍长，随后回答道："不行哦，你什么也得不到，绝不能让我的小主人发现你在这儿，你必须尽快从花园里溜出去！"米娃娃从她的筐子里蹦了出来，穿过房间，走出门去，又通过另一扇门，再走出一道门，只不过这一次是一道玻璃门，之后，她来到了户外。"旅途愉快，小迷糊，下次再见。"她走了。

小迷糊孤零零地行走在花园里，他对自己的能力存有些许疑虑（这个变化绝对是夜晚所造成的），他从树篱底下的一个洞钻出去，来到街道上。他现在该去哪儿呢？还要多久他才能探索世界呢？小迷糊不知道。他拖拖拉拉地走完这条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四条腿的东西加足马力从拐角冲了过来。它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噪声，以至于小迷糊两耳嗡嗡直响。他忐忑不安，尽力把身体紧紧地贴在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屋墙壁上。那个庞然大物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挪到他的面前。小迷糊被吓得哭了起来，可是这样的状况并没能阻止那个巨型物体的步伐，恰恰相反，它坐在地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只可怜的小熊。

小迷糊剧烈地颤抖起来，突然，他鼓足勇气，问道："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我只想好好看看你，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你的同类呢！"

小迷糊松了一口气，原来，跟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可以用言语沟通的，这太稀奇了，他的小主人为什么从来听不懂他说的话呢？然而，他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能用来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个巨大的家伙已经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他的牙齿。小迷糊比之前被米娃娃清洗时抖得更厉害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会对他做什么呢？

他很不情愿地发现，对方丝毫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一把咬住他的脖子，拖着他穿过大街小巷。

小迷糊不能哭出来，要不然，他会喘不上气的，叫喊就更别提了，他唯一做得了的事情就是发抖，可这丝毫不能为他带来新的勇气。

现在，他用不着亲自走路了。只要他的脖子没有疼得要命，那就没有什么大碍，跟坐车一模一样，说到底，事情并没到那么糟糕的地步。哦，身下平稳有序的节奏可真是让人昏昏欲睡啊。我这是骑向什么地方？哪儿？小迷糊被大个子牢牢抓住，动弹不得，朦朦胧胧地睡了过去。

他的瞌睡并没持续多长时间，因为那个大个子突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追着这个怪物四处跑。在小迷糊的脖子上咬过一口之后，他随意地把他丢到地上，自己跑了。

于是，这个曾经想要探索世界的小小的、无助的熊躺在地上，唯一陪伴他的只有疼痛。他重新站立起来，免得被别人踩到，揉着眼睛环顾四周。

没有那么多腿，没有那么多墙，没有那么多阳光，脚下也没有了那么多石头，难道这里就是世界吗？他的脑子容不得自己多想，他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他不想继续往前走，有什么意义呢？他要去哪里？米娃娃离他很远，他的母亲和他的小主人离他更远。不行，既然已经上路了，那就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探索了世界为止。

当他听见身后传来嘈杂的声音时，他惊慌失措地扭过头，该不会又有另一个动物要来抓他了吧？不是的，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发现了小迷糊。“看哪，妈咪，是一只小熊，我可以把他带回家吗？”她问跟在她身后的母亲。“不行，孩子，这只熊太脏了，你看，他还在流血呢！”

“没关系，我们回家把他洗干净，我要带他回家，以后就有人陪我玩了。”

这段对话，小迷糊半点也没听懂，他的小耳朵只听得懂动物的语言。不过，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看上去很可爱，因此，当他被一块手帕包裹着装进包里时，他并没有反抗。小迷糊摇来摇去地继续自己的世界探索之旅。

小女孩行走了一会儿之后，把小迷糊从包里拿了出来，它的身上包裹着

手帕，小女孩抓着他的胳膊。太走远了，这是他第一次从半空中俯视道路。他的面前出现了好多石头，它们堆砌得高高的。偶尔能见到一道白色的口子，在高高的、靠近天空的地方，那一定是一个装饰品，就像小主人帽子上的羽毛一样。那个地方冒出一缕烟。那根羽毛的嘴里是不是叼着一根香烟，小小的、就像男主人在家吞云吐雾的那种？真滑稽啊！可是，石头的顶端似乎还有一些空间，因为那里很蓝。看哪，那里有东西在动，一个白色的东西遮盖了蓝色，越来越近，一直来到他们头顶的天空中，它越飘越远，那个高耸的、冒烟的东西上空又变得像之前一样湛蓝。

有个东西在它下面发出嘟嘟声，继而飞快地跑远了，可是，它用来奔跑的脚和腿在哪儿呢？根本见不着它们的踪影，只有几个圆滚滚的、被吹得鼓囊囊的东西。只不过，这个世界确实值得探索。如果只是成天坐在家里，那还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还要来到这个世界呢？总归不是为了整天待在母亲身边吧。见识和体验，这才是他想要长大的原因。哦，是啊，小迷糊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终于，小女孩在一扇门前停下了脚步。她走了进去，第一个映入小迷糊眼帘的就是一个和米娃娃同一种类的东西，他要是没记错的话，它的名字叫作猫咪。这个地方的猫咪蹭着金发碧眼的小女孩的腿，可是小女孩却一把将它推开，抱着小迷糊朝一个白色的东西走去，他的小主人家里也有这个东西，可是小迷糊并不知道它的名字。那个东西拔地而起，宽宽的、白白的、滑滑的。它的一侧还有闪闪发光的金属，它可以转动，因为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就是这么做的。

小迷糊被放在一块巨大的、坚硬的、冰冷的板子上，女孩开始给他清洗，尤其是他脖子上被那个恐怖的怪兽咬过的地方。这很疼，而小迷糊也大声地嘟哝起来，可是，谁也没有搭理他。

幸亏这样的清洗方式和米娃娃的不同，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不过……这更加冰冷、潮湿。

小女孩很快就洗完了，然后给他擦干身体，围上一块干净的毛巾，把他摆到一张可移动的床上，就跟以前小主人家的一样。

为什么这会儿就要上床呢？小迷糊一点也不累，根本就不想上床。

还没等小女孩离开房间，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床上滑了下来，穿过一系列的门和通道，重新回到了街道上。

现在，我必须吃点东西，小迷糊心里想。他嗅了嗅，这附近一定有吃的，因为他已经闻到味道了。他循着气味向前走，来到了一扇门前，香味就是从那里面散发出来的。

他挨着一位太太的袜腿，钻进屋子，走进巨大的商店里。一个高高的胖女人的后面站着两个女孩，她们很快就留意到他了。整整一天，她们都辛勤地工作，实在很希望有人帮她们一把。因此，她们立刻把他抱了起来，放在一个十分昏暗的空间里，那里热得要命。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吃个痛快。无论是地上还是矮矮的椅子上，到处都摆放着面包和蛋糕，多极了，也美极了，是小迷糊从来没有见过的。小迷糊真的已经大开眼界了吗？远远没有呢！

他贪婪地扑向那些甜品，一个劲儿地吃，直到撑得快吐出来了。这一回，他更加仔细地环顾四周。他千真万确地看见了许多东西，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到处都是面包、三明治、蛋糕等点心，一切都触手可及。这里也很繁忙。小迷糊看见一大堆白花花的大腿，跟街道上的很不一样。

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做白日梦。一直站在远处观望的女孩们往他的怀里塞了一把巨大的扫帚，为他演示了那玩意儿该怎么用。清扫地面，呼，小迷糊早就会了，他的母亲也曾当着他的面扫过地。

他勇敢地动手干活，可是这一点也不容易，扫帚好重啊，灰尘钻进他的鼻子里，让他痒痒得忍不住要打喷嚏。这里太热了，不习惯在炎热环境中工作的他越来越觉得透不过气，可是，每当他偶尔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立刻就会有人出现，逼他继续工作，并且还会遭受额外的鞭打。

小迷糊默默地想，我要是没有着急忙慌地走进来就好了，那样，我就用不着做这些讨厌的事了。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他不得不扫地，因此，他只能扫了起来。

他打了很长时间的地，垃圾被扫到一块儿，堆成了山，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拿起他的手，领着他来到一个角落里，那里铺着松散的、发黄的、带异香的稻花。她把他拖到上面，小迷糊明白，他该睡觉了。

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舒服的床，小迷糊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七点钟，他不得不起床，又尽情地享用了一餐美味，之后再度开始工作。可怜的小迷糊，经过昨天漫长而又疲惫的一天，他还没睡够呢。他还没习惯工作，而高温更是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干扰。他的小脑袋和四肢都很疼，似乎他全身上下都肿胀了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盼望回家，盼望见到他的母亲、他的小主人、他那张舒适的床和惬意的生活，可是……他怎样才能回家呢？在这里，逃跑是不可能的，因为时刻都有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更何况，唯一的那扇门是通向女孩们所在的房间的。即使到了那里，他也一定会被她们拦下来的！

不行，小迷糊必须等待时机！

他的思路变得混乱，觉得自己很虚弱，很难受。周围的一切开始旋转，他坐下休息了一小会儿，谁也没有管他。等这阵不适过去后，他便重新开始工作。

一切渐渐尘埃落定，小迷糊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也不例外。经过了一个星期起早贪黑扫地的日子，他几乎已经完全习惯了。

小熊们很健忘，不过，这样也好。然而，他并没有忘记他的母亲和他从前的家，只不过，这一切变得那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

一天晚上，那两个抓到小熊的女孩在报纸上看到了以下这则启事：

“有偿寻找一只小小的、棕色的熊，他的名字叫小迷糊。”

“这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小熊？”她们面面相觑，“反正他做的活也不够多，再说，对这么一个小不点，也不能有太高的期望。如果把他送回去就能拿到一笔酬劳的话，说不定比现在更好呢。”

她们迅速地走到面包房的后屋，大声地喊道：“小迷糊！”原本正在干活的小迷糊抬起头，是不是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大扫帚掉落到地上，他的耳朵

跑了起来。女孩们朝他走来，又喊了一遍："小迷糊。"小迷糊匆匆忙忙地朝她们跑去。

"错不了，看得出来，他的名字就叫小迷糊。"其中一个女孩对另一个说，"我们今晚就把他送回去吧。"没人有异议。当天晚上，小迷糊就被送回到他小主人的家里，女孩们也得到了她们的酬劳。

小迷糊因为不听话而挨了小主人的一顿板子，之后又因为能回家而得到了一个吻。从母亲那里，他所听到的只有：

"小迷糊，你为什么要逃跑？"

"我想要探索世界。"小迷糊回答说。

"那么你探索到了吗？"

"哦，我长了很多见识，多得不得了，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饱经风霜的熊！"

"是的，我知道，可是，我问的是你有没有探索到这个世界。"

"没有……呃……其实并没有，我找不到世界在哪里！"

*有关这则故事的内容可参见 1944 年 4 月 25 日的日记信件。

Inhoudsopgave.

blz.	opschrift	welk soort.	datum
1-2-3	Is de wingerd verkocht?	A-kuis.	24 Juni 1943.
	De landdag	"	8 Dec. 1942.
3	Koreldag	"	10 " 1942.
4	De dr	Joodse Lyceum	7 Juli 1942.
4-5	Het is nog?	A-kuis.	
5-6-7	Het Kerk Instelling.	"	13 Juli 1942.
7-8-9-10	Sanne en Manie	"	2 Aug. 1942.
10-11	De kunst van de aandachtige	"	4 " 1942.
12-13	De avond en de nacht en het	"	4 " 1942.
13-14-15-16	Gelijkenis.	"	
16-17	Het Gelijkenis van 's aanbesel	"	5 " '43.
17-18-19	Het Gelijkenis van 's aanbesel	"	5 " '43.
19-20	Hans die zeer Lelijk wenen slapt....	"	6 " '43.
20-21	Schoften!	"	6 " '43.
21-22-23	De plicht v.d. dag in de ge-	"	6 " '43.
	meenschap. Aardappelschillen	"	6 " '43.
	De gelijkenis in het Gelijkenis	"	6 " '43.
23-24	Lelijk	"	6 " '43.
24-25-26	De gelijkenisfamilie.	"	6 " '43.
27-28	Twee ernste Lyceum-dag	Joodse Lyceum.	11 " '43.
28-29-30	Een Biologie-les	" "	11 " '43.
30-31	Een Huiswerk-les	" "	12 " '43.
32-33	Ina's droom deel 1 en 2.	Bedenkzel	6 Oct. '43.
33-34-35-36-37-38-39			
39-40-41-42-43	Pinksen- of Leeuwgeuten	ingevolge naar de Gelijkenis van de Verloren Zoon naar P. Terwindt.	15 Oct. '43. 21 Oct. '43.
43-44-45			
45-46-47-48-49-50-51-52-53-54-55 en 56.	Paula's Kerkt Filmster - illusie	Bedenkzel.	27 Oct. '43. 12 Feb. '44.
56-57-58 en 59	Gezichtje	A-kuis.	20 " '44.
60 en 61	Zondag.	Bedenkzel	20 " '44.
62-63 en 64	Het Bloemenmeisje	A-kuis	21 " '44.
64-65-66-67-68 en 68	Twee ernste Gebroeders.		22 " '44.
69 en 69	De Bal der Zeeden	Landwerf Hellen Crisis.	22 " '44.
69-70 en 71.	De Schuldengel	Bedenkzel	22 " '44.

Inhoudsopgave.

bladzijde.	opschrift	soort	datum
1, 2, 3, 4, 5, 6.	Het Leven	Tekenboek	12 Maart '44
7, 8, 9, 10, 11	Gezigt.	"	25 Maart '44
12, 13, 14, 15	Gezigt	"	26 Maart '44
16, 17, 18, 19, 20	Een oude Schouder	"	10 April 1944
21, 22, 23, 24, 25	Staberg, de Kunstschilder	"	13 " 1944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De Fee. Die

De fee, die ik bedoel was geen gewone fee, zoals er zoveel te vinden zijn in sprookjesland. Vree, mijn fee was een heel bijzondere fee, bijzonder in haar uiterlijk en bijzonder in haar manier van doen! Waarom zal nu iedereen vragen was die fee dan zo bijzonder? Wel omdat zij niet hier wat hielp en daar wat piet maakte, maar omdat zij het zich tot taak had gesteld, wereld en mensen te verblijden.

Die bijzondere fee heette Ellen. Haar ouders waren gestorven toen zij nog maar heel klein was, maar hadden haar veel geld nagelaten. Ellen kon dus al als klein meisje alles doen wat zij verkoos en alles kopen wat zij graag wilde hebben. Andere kinderen, feetjes of elfjes zouden daardoor verwend geworden zijn, maar daar Ellen altijd al zo bijzonder was, werd zij helemaal niet verwend!

Toen zij ouder werd had zij nog steeds veel geld, en dat diende nergens anders toe dan om mooie kleren te kopen en lekker te eten.

其他小故事

OVERIGE VERHAALTJES

前言

《仙女》《栗可》《尤戈》《为什么？》和《谁是有趣的人？》这些小故事并没有被收录在《安妮日记》的《小故事书》里（参见第 282 页），而是被她写在了零散的复写纸上。也许她原本计划对它们进行修订。以《仙女》一文为例，此文有两份手稿——一份是故事的开头，另一份是完整版，开头部分与前文一模一样。

与其他小故事不同的是，安妮·弗兰克并没有为《栗可》和《尤戈》这两则小故事命名。此处添加了这两个题目。这五则小故事中，只有《仙女》一文上标有安妮本人所记载的日期。

前四则小故事在安妮·弗兰克的 1960 版《后屋的故事》一书中出版。《谁是有趣的人？》出版于 1982 年，由尤戈·科尼斯迈尔录入其完整版的《安妮日记》的《小故事与后屋大事记》中。2001 年，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依照安妮的不同手稿整理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版本，即《小故事与后屋大事记/伽蒂的一生》（阿姆斯特丹，2005 年第三版）。本书中所刊印的小故事即以此版本为依据，文集中的注解同样出自该版本。

仙女*

1944年5月12日，星期五

我所说的仙女可不是在任何童话世界里都能见到的那种普通仙女。不是的，我的仙女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仙女，她看起来很奇特，行为方式也很奇特。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呢？这个仙女真的这么奇特吗？

其实，那是因为她并没有这里帮帮忙，那里寻寻开心，而是将全世界和人类的快乐视为己任。

这个奇特的仙女名叫爱伦。她的父母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不过，他们给她留下了很多钱。因此，爱伦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了。换作其他的小孩子、小仙女或是小精灵，也许会因此而变得娇纵，可是，由于爱伦一直以来都这么奇特，因此她一点也不娇纵。

等她长大一些的时候，她还是有很多钱，所有的钱无外乎都是用来购买美丽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

一天早晨，爱伦从睡梦中醒来，她躺在柔软的小床上，思考着该用钱做些什么。“我自己是用不完那些钱的，我也不能把它们带进棺材里，那么，我为什么不拿这些去做一些能让别人高兴的事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爱伦想要立即着手执行。她起床穿上衣服，拿起一个芦苇筐，从她的一个钱堆里掏出一些丢进筐子，离开了她的住处。

“我该从哪里开始呢？”她自言自语，“等一下，我有主意了，如果我去探望伐木工的遗孀，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她的丈夫刚刚去世，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定过得十分艰难。”

爱伦唱着歌，穿过草丛，敲响了伐木工小屋的门。

“请进。”屋里传来一个声音。爱伦轻轻地推开门，探着脑袋朝里面张望。房间里很昏暗，最远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身材娇小的老妇人，她坐在一张摇摇

晃晃的扶手椅上编织。

当爱伦走进屋子把一捧钱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她感到十分惊喜。这个老妇人和其他人一样，清楚地知道，人们面对仙女和精灵的馈赠必须欣然接受，因此，她友好地说道："你可真贴心啊，小家伙。很少有人愿意无条件地给予，不过，幸好童话世界里的居民们是一个例外。"

爱伦惊讶地看着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哦，我的意思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给予别人东西，却不考虑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哦，真的吗？我怎么会想要从您那里得到任何回报呢？我真心因为鞋子轻了一些而感到高兴呢。"

"那就好，真心感激你！"

爱伦道了再见，然后继续赶路。行走了十分钟后，她到达了下一栋小屋。尽管她不认识住在里面的人，可她还是敲响了门。爱伦一推开门，就立刻意识到这里不需要钱。住在这里的人们欠缺的不是物质，他们欠缺的是幸福。

妇人同样友好地接待了她，可这位妇人闷闷不乐的，眼睛没有任何光泽，模样看上去很伤心。

爱伦决定在这里多待一会儿。"说不定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帮助这位妇人。"她在心里想。等这个可爱的小仙女在垫子上落座后，妇人自然而然地诉说起了自己的不幸。她谈到了她的坏丈夫，谈到了淘气的孩子们，谈到了一切不如意的事情，爱伦倾听着这些悲惨的境遇，偶尔提出一些问题，十分投入。好不容易等这位老妇人把话说完了，她们两个同时沉默了一小会儿，随后，爱伦开口了。"亲爱的夫人，"她这样说道，"我从来没有体会过你所经历的这些悲惨境遇，我对这类事情没有任何经验，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到你。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给你一个建议，每当我自己和你一样感到孤独和悲伤的时候，我就会遵循这个做法——找一个安宁而又美好的早晨，到大森林里去，你知道的，就是尽头是一片广袤荒野的森林。好了，去吧，当你走过一片荒野后，坐到地上，什么也不要做。你只要看看天空和大树，那时，你就会感受到彻底的安宁，一瞬间，再也不会有任何事是不可救药的。"

"咳，不是的，小仙女，这个办法和其他我使用过的药剂一样，不会有任

何效果。”

“试一试吧。”爱伦十分坚持，“我十分确信，独自和大自然相处，所有的艰难都会离你而去的。你会变得严谨而又快乐，知道上帝并没有像你以为的那样抛弃你。”

“如果这样做能令你高兴的话，我倒是可以试一下。”妇人回答说。

“很好，我现在得走了，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还会再来的。”

就这样，爱伦几乎走进了每一栋房子，为人们送去了欢乐。当这一天过去的时候，她的筐子空空荡荡的，她的心却满满当当的，因为她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她的的确确为她的钱和捐款找到了好的用途，远远好过昂贵的衣服。

从那一天起，爱伦常常出门。她的胳膊上挎着筐子，身上穿着点缀着黄色花朵的长裙，她的头发扎成一束，绑着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就这样，她来到人们的家中，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

就连那个同时拥有足够多的金钱和足够多的悲伤的妇人也变得快活多了。爱伦心里知道：她的办法总是很有效的！

通过这些登门拜访，爱伦也收获了许多朋友，不是精灵，不是仙女，是普通的人类小朋友。这些孩子们向她讲述自己的生活。这么一来，爱伦得到了许多经验，很快，她就为每一种怨言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答案。

对于钱，没错，她多少还是失算了，因为才过了一年，原本取之不尽的那部分钱就用完了。剩下的钱刚好够她生活使用。

要是有人以为爱伦会因此而感到悲伤，又或者会停止馈赠，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爱伦继续坚持不懈地馈赠，她不再赠送金钱，而是赠送良好的建议和充满爱心的话语。

哦，对了，爱伦也学到了，即便有的人成了一个大家庭里唯一留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依然可以创造美好的生活，无论人们多么贫穷，都依旧能够为别人送去内心的富足。

当爱伦成了一个年老的仙女，最终去世的时候，全世界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哭声。然而，爱伦的精神没有死去，因为每当人们睡着的时候，她就常常回来，给他们带来美好的梦境，让他们得以在睡梦中从奇特的爱伦那里得到

建议。

*1944年5月9日，安妮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仙女爱伦》这则故事完成了。我把它誊抄到了漂亮的信纸上，用红色的墨水装点一番，装订成册"——这或许是她于5月12日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

栗可

时间是三点四十五分，我走在一条相对安静的街道上，决定走进离我最近的一家糕饼店。就在这个时候，从一条小岔道里蹿出两名打打闹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的少女，她们紧紧地挽着彼此的胳膊，朝着与我相同的方向走去。

对于任何人来说，偶尔倾听两名少女的对话是很有趣、很好玩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们会为最不起眼、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笑个不停，更是因为她们的笑容充满了感染力，以至于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一同笑起来。

我也不例外。我一边走在这两个好朋友的身后，一边听着她们的谈话。这一次，她们所谈论的是花 1 荷兰盾买糖果。她们商量着自己的钱买得起哪些东西，一边为对方建议最美味的糖果，一边早早地淌起了口水。当这两个女孩走进糕饼店后，她们站在橱窗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也正站在她们身后挑选精致的点心，因此，她们还没走进店里，我就已经猜到了她们的选择。

店里的人不多，很快就轮到这两个女孩了。她们的选择落到了两块巨大的蛋糕上，她们奇迹般原封不动地把这两块蛋糕从店里捧了出去。她们刚刚离开不到半分钟，我也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我看见她们两个高谈阔论地走在我的前方。

下一个拐角处又有一家糕饼店，一个小女孩正站在橱窗跟前，她用渴望的目光注视着商店窗台上的美味佳肴。

那两位幸福的蛋糕拥有者在小女孩身旁停下脚步，同样欣赏起了展柜。很快，她们就和这个可怜的孩子交谈起来。我走到街角时，她们已经聊了好一会儿，因此，我只听到了对话的尾声。

“哎呀，你这么饿吗？”其中一个少女问小不点儿，“你想要一块这样的蛋糕吗？”小不点儿点点头，表示是的。

“别发疯了，栗可，”另外那个少女嚷嚷起来，“学我的样子，赶快把蛋糕

塞进你的嘴巴里，要是把它让给这个孩子的话，你就什么都尝不到了！”

栗可没有回答，只是犹豫不决地看看蛋糕，又看看小女孩。然后，她陡然把蛋糕递给这个孩子，友好地说道：“给你，把它吃了吧，反正我今天晚上还有饭吃呢！”紧接着，橱窗前的小不点儿还没来得及道谢，这两个好朋友就消失不见了。我也继续向前走，当我路过这个小不点儿身边时，捧着蛋糕狼吞虎咽的她对我说：“你要尝尝吗，小姐姐？这是别人送给我的。”

我向她表示了感谢，笑着继续赶路。您认为获得最多快乐的人是谁呢：是栗可，是她的朋友还是那个可怜的小不点儿？

我觉得是栗可！

尤戈站在她房间里敞开的窗户跟前，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她感到很热，些许的空气对她哭花了的脸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她的眼睛越抬越高，直到最终久久地落在星星和月亮上。

尤戈心里想，哦，我受不了了，我甚至再也感受不到悲伤。保罗抛弃了我，我如今孤零零一个人，说不定永远都会这样，我受不了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知道自己很绝望。今晚的大自然美好地向尤戈敞开怀抱，她凝望着，久久地凝望着，渐渐找到了安宁。风一阵接一阵地吹过门前的树木，天空黑漆漆的，星星躲藏在大片的、厚厚的云层后面，在云光的折射下，云朵看上去就像一团团的薄绵纸，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幻象。尤戈突然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绝望了，她有自己的能力，而她自身所能感受到的属于她的幸福是任何人都无法从她身上剥夺的。“任何人都别想。”她下意识地小声说道，“就算保罗也别想。”

尤戈在窗边站了整整一小时，而后，她复原了，她依然伤心，但是再也不感到绝望了。无论是谁，只要足够深入、足够长久地审视大自然，并审视自身，那么他就一定能像尤戈一样从任何绝境中复原。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词无处不在，甚至从我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子开始，它就一直伴随着我，与我一同成长。

众所周知，小孩子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因为几乎所有的事物在他们眼中都是未知的。这一点在我身上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依旧戒不掉什么都问的习惯。通常来说，这算不得太糟，况且，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父母总是十分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我忍不住去打扰陌生人，而其他人往往无法忍受“那个烦人的幼稚问法”。

我必须承认，这样的做法偶尔确实令人讨厌，可是，我也尽可能安慰自己：人们通过提问获得智慧，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要不然的话，我早就成为教授了。

等我长大一些后，我意识到，人们并不能对所有人都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况且，许多“为什么”都是没有答案的。

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开始试图通过思考问题本身解救我自己。而我也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人们不能或者不想在公开场合提出的问题，又或是人们无法很好地用语言解释的问题，却总能从内在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为什么”这个词实际上不仅让我学会了提问，还让我学会了思考。

接下来是“为什么”这个词的第二部分。如果每个人在做事之前都能先自我反思“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我相信，人类一定会变得远比现在更好、更诚实。因为想要变好、变诚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永不摒弃探究自身。

我能想象到的人类最怯懦的行为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但却是人人都有的）错误和缺点。无论是对小孩还是成年人而言，都是如此。因为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父母应当抚养他们的孩子，并且尽可能为他们养成良好的性格，但是，这是大错特错的。

孩子们从小开始就应当自我抚养，并且努力形成自己的性格。许多人会

认为这不可理喻，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作为孩子，无论年龄多小，都是一个人类个体，并且拥有自己的良知。通过让孩子意识到，自身的良知是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人类就能实现自我抚养了。

当孩子们成长到十四五岁的年纪时，任何惩罚都将变得荒谬，因为这些孩子们知道，任何人都不能惩罚或者伤害他们，就算他们的父母也不能。相比最严厉的惩罚，人们仅仅通过交谈和自我觉醒，就能更快意识到如何改善。

不过，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展开一系列的说教，我只想说，“为什么”这个词在每个孩子和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扮演了，并且的确应当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从这个程度上来看，“人们通过提问获得智慧”到底还是正确的，它最终会引起人类的思考，而思考不仅不会令人变坏，反而只会让人变好。

谁是有趣的人？

上个星期，我坐上了火车，轰隆隆地前往布森探望我的阿姨。我计划在火车上抓紧时间娱乐一下，毕竟，约瑟芬阿姨整整一个星期的陪伴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带着这样的计划上了火车，却并不走运，因为第一眼看上去，我的陪伴不怎么好玩，也不怎么风趣。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身材娇小的老妇人，她倒是很关照我，但是一点也不风趣。坐在她旁边的那位尊贵的先生也好不到哪里去，任何人都别想把他从他的报纸里抽离出来。而另一边的女士看上去也不太健谈。可是，既然我已经下决心要娱乐了，那就一定说到做到。

实在有必要的话，我不惜给他人制造麻烦，还会把罪责归咎到约瑟芬阿姨修长而又纤瘦的脖子上。

我怀揣着这个计划，独自坐了一刻钟的时间，和我的车厢同伴们一样，看上去一副了无生趣的模样。就在这个时候，火车在第一站停靠了，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车上来了一位先生，他大约三十岁光景，看模样尽管不太风趣，却一定很有意思。

妇女们广泛认为，长相年轻、两鬓斑白的男人很有意思，而我也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推论的真实性。现在，我就要测试一下这个如此有趣的男人，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他的有趣无处宣泄的。

于是，大问题来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个有趣的人身上的趣味释放出来呢？时间至少又过去了一刻钟，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简单却一定是经过了多番论证的办法，那就是：我司空见惯地将手帕掉到地上，事实上，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成效很卓著。

那位有趣的先生不仅风度翩翩（这已经不足为奇了，对吧）地从脏兮兮的地上捡起了我的小手绢，还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与我交谈起来。

“给，小姐，”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当然了，他压低了嗓音，以免打扰到

其他的旅伴们，“我把您的物品还给您，可是，作为交换，我想要知道您的名字！”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男人有些轻浮，看在我也很想找点乐子的分上，我便用同样的语调回答了他，我说：“好吧，先生，当然了，我是范·贝尔亭小姐。”他用十分责怪的眼神看着我，略带谄媚地问道：“哎呀，尊敬的小姐，我好想知道您的芳名啊！”

“好吧，那就叫我海迪吧。”我回答说。“好的，海迪。”我的邻座接过话茬。接着，我们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可是说真的，我实在没法令我们的对话变得有趣，我原本期待这个能让世界充满乐趣的男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到了下一站，这位先生就下车了，我对他失望透顶。

然而，那位老妇人却突然从她的角落里钻出来，与我攀谈起来。这会儿，她的话语滑稽而又有趣，以至于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还兴趣正浓，我的目的地就已经到了。

我向这位有趣的妇人表示感谢，明白了这些男人们“有趣”的名声只是流于表面而已。

当您想要在旅途中或是别处享受娱乐的时候，就像我一样敞开怀抱吧，去碰碰又老又丑的人。相比那些将虚荣写在脸上的先生们，这些人反倒能为您带去比预期更多的消遣。

Sinds hun gesprek over God voelden Hans
en Cady alle twee dat ze een vriend-
schap gesloten hadden, die veel dieper ging
dan ieder dat tenstaander zou denken.
Cady was er intussen zo aan gewend ge-
raakt alles wat er rondom haar gebeurde,
op te schrijven in haar dagboek, dat ze
ook langzamerhand haar gevoelens en
gedachten daar, behalve bij Hans, het
beste kon beschrijven.
Zo schreef ze eens:
" Ondanks dat ik nu een vriend heb, die „echt"
is, ben ik toch niet altijd vrolijken blij.
Zouden stemmingen bij alle mensen zo
wisselen? Maar, als ik altijd vrolijk was zou
ik misschien niet genoeg na kunnen
denken over allemogelijke dingen, die heus
wel de moeite van het overdenken waard
zijn.
Ons gesprek over God zit me nog altijd
in mijn hoofd en het gebeurt me vaak
dat ik plotseling onder het lezen, in bed
of in het bos denk: „ Hoezo ~~do~~ spreekt God
dan door mezelf ?" Dan volgt er een hele
gedachtenwisseling in m'n eentje.
Ik geloof dat God, door mezelf spreekt;

伽蒂的一生

CADY'S LEVEN

前言

《伽蒂的一生》这部准小说被记载在《安妮日记》甲版的第二本日记本上。这是她于1944年上半年写成的。安妮在多处日记中都提到了这件事。1944年2月17日，她写到她让彼得阅读了其中一部分："我告诉他，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写的不单单是搞笑的东西。"1944年4月5日，安妮感慨《伽蒂的一生》中或许有许多不错的段落，"可是合在一起却什么也不是"。同一天，她抱怨道："我已经很久没继续写《伽蒂的一生》了，我的头脑清楚地知道故事要怎样继续，可是它进展得不太顺利。或许它永远也完成不了了，最终只能落入废纸篓或者火炉里。"安妮所担心的事情中，前一项成为现实，后一项却没有。最终，安妮于1944年5月11日向她的日记好友姬蒂吐露心声，出于信任告诉她，这"不是感伤的无稽之谈"，"因为它正是父亲的生活的缩影"。后人又在零散的纸张上找到了该小说的三个片段，本书中，它们被刊印在第一部分，即最主要部分的后面。

《伽蒂的一生》于1960年被收录在安妮·弗兰克的《后屋的故事》一书中，1982年，尤戈·科尼斯迈尔将其添加至新版的安妮故事中，而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则于2001年将安妮的《伽蒂的一生》进行出版：《小故事与后屋大事记 / 伽蒂的一生》（阿姆斯特丹，2005年第三版）。其所涉及的是以安妮手稿为依据的学术版本，其中首度收录了全部三个片段，将其完整刊印。对于安妮·弗兰克小说作者身份的调查研究而言，这一出版物具有代表意义。该版本也为安妮准小说的现有出版物奠定了基础，文集中的注解同样出自该版本。

第一章

我有很多想法，现在正忙着落笔，将它们组成完整的篇章。由于我没有格子纸，却又想做一个概述，因此，我还是把它写在这后面吧（其中一个日记本）。

当伽蒂睁开眼睛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白色：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她最后一刻的记忆停留在有人呼唤她的名字……一辆汽车，紧跟着，她摔倒了……接着，只剩下漆黑一片。此刻，她觉得右腿传来钻心的疼痛，左臂也一样。她不知不觉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声。忽然，一张友善的面孔顶着雪白的帽子探了过来，凑到她的面前。

“你很疼吗，可怜的小家伙？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护士问道。

“没什么……”

护士微微一笑。伽蒂费力地继续说道：“嗯……一辆汽车，我摔倒了……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就好了，那样，你的父母就能来看你了。要不然，他们肯定会很担心的！”

伽蒂显然吃了一惊：“可是……可是，可是，呃……”她欲言又止。

“别害怕，你的父母并没有等太久，你来了不过才一小时光景。”

伽蒂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我的名字叫卡罗琳娜·多萝西娅·范·阿尔登霍芬，小名叫伽蒂。我住在阿姆斯特尔南大道261号。”

“你想要见到你的父母吗？”

伽蒂只是点了点头作为回应。她太累了，身上也疼得厉害。她叹了一口气，随后便又沉沉地睡去。

值班的是安可护士，她焦急地看着小小的、白色的房间里这张小小的、

苍白的面孔，她静静地躺在枕头上，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事实上，情况不太妙。安可护士从医生口中打听到，这个女孩正准备在拐角处过马路时，被一辆转弯的汽车撞倒了。她摔倒在地，幸好那辆汽车及时刹住了，没有完全从她身上碾过。根据医生的推测，她的腿上有两处骨折，左臂上有擦伤，另外，她的左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可爱的孩子还能重新站起来吗？安可护士非常怀疑。医生的表情十分严肃。幸好这个孩子并没有起疑心，而别人大概也不会把真相说给她听。伽蒂在睡梦中发出了阵阵呻吟，这声音把安可护士的思绪猛地拉回到现实。凭她自己完全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她赶忙站起身来，按下按钮，把一张字条递到匆忙赶来的护士手中。字条上写着范·阿尔登霍芬的全名和住址。“快到电话簿里翻查这家人的号码，一字不落地把他们的女儿现在的状况告诉他们，让他们赶快过来。你要是找不到电话号码的话，就写一张字条，派一个男孩上门去送信！”

门无声无息地关上了。安可护士一边叹气，一边拿起摆放在身旁茶几上的毛线。这个下午，她的情绪很是低落。这个女孩的命运怎会如此牵动她的心？她不是已经见过许多与这个女孩有相似经历的人，眼看着他们后半生都将行动不便吗？她不是早就学会不要在工作上投入过多感情了吗？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她的心里始终牵挂着这件事情。

一阵微弱的敲门声传来，一名护士打开门，走进来的是一位中等体态的女士，她的身后跟着一位极其高大、帅气的先生。安可护士站起身来，他们一定就是伽蒂的父母了。范·阿尔登霍芬太太一脸苍白，望着她的女儿，双眼流露着焦虑。对方丝毫没有察觉，依然安安稳稳地睡着。

“护士，哦，请您告诉我，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等了她那么久，谁知道她遇到了意外……不，不……”

“您别太着急了，太太。您的小女儿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一次了。”安可护士尽可能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转告她，由于她故作轻松地描述事情的经过，以至于她自己也感到更加轻松和愉快了。谁知道呢，说不定女孩真的能好起来呢！

大人们站着说话的同时，伽蒂醒了过来，当她看见自己的父母就在房

间里时，她突然觉得自己比之前单独与护士相处时，病得更重了。这一刻，各种想法蜂拥而至，恐怖的画面从四面八方向她涌来，她看到自己永远瘸了……只剩下一条胳膊，还有其他许多幻象。

与此同时，范·阿尔登霍芬太太留意到伽蒂醒过来了，伏到床边："你很疼吗？现在感觉怎么样？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伽蒂回答不了所有这些问题。她只能点点头，期盼着这些压力消失的那一刻。

"父亲！"这是她唯一挤出的话语。

范·阿尔登霍芬先生走到巨大的铁床边，坐在床沿上，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只是用手握住小女儿健全的那只手。"谢谢，谢谢你……"伽蒂的话戛然而止，她又睡着了。

第二章

距离车祸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母亲每天早晨和下午都来探望伽蒂，她不能待得太久，因为她无休无止、惊悸不安的话语会消耗伽蒂过多的精力，而一直以来照顾她的护士也发现，相比母亲，伽蒂更希望见到她的父亲。

这个小病人几乎没有为她十分信赖的护士带来任何麻烦。尽管伽蒂一直常常感到疼痛，尤其是在接受医生治疗的时候，可是，她从来不抱怨，也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她最喜欢的就是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做白日梦，而安可护士则坐在她的床边看书或者织毛线。当伽蒂熬过了最初的那几天后，她就不再成天睡觉了，变得喜欢聊聊天，而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安可护士。她很文静，说话时总是细声细气的，她的温柔深深地打动了伽蒂。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缺失这种亲近的、慈母般的感觉。

渐渐地，安可护士和伽蒂之间的信任感不断增长，后者开始对所有能想到的话题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当前十四天结束时，伽蒂已经向她倾诉了许多。一天早晨，安可护士用谨慎的措辞提起了伽蒂的母亲。伽蒂预料到她会这么问，她很高兴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其他人。

“您为什么会这么问？您是不是很惊讶我这么无情地对待我的母亲？”

“那倒不是，只不过，我觉得你对待你母亲的态度与对待你父亲的态度很不一样，也更冷酷。”

“您说得一点不错，在我母亲身上，我感受不到真正的温暖，我已经伤心过太多次了。母亲跟我太不一样。这一点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她很少理解那些对我而言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物。您能帮帮我吗，安可护士？您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才能改善对待母亲的态度，以免她觉得我不可能像爱父亲一样爱她？毕竟，我知道母亲非常爱我——她唯一的孩子！”

“你母亲的本意是好的，我相信，她只不过是没有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而

已，或许她只是有点害羞而已？”

“哦，不是的，不是这个原因。母亲认为她的母亲身份无懈可击，要是有人告诉她，她对待我的表达方式有问题，她一定会目瞪口呆的。母亲绝对认为错误全都在我的身上。安可护士，您真的是我梦寐以求的母亲。我太盼望得到一个真正的母亲了，而我的母亲是永远满足不了这个角色的。

“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什么也不缺，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可以百分百称心如意的。我有一个和睦的家庭，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很融洽，无论我想要什么都能得到。然而，一位真正善解人意的母亲不是应该在女孩的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吗？又或许不仅仅是女孩的生活？我对男孩的想法和感受又知道多少呢？我从来没有近距离地和男孩接触过。他们一定同样需要一位善解人意的母亲，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罢了！

“这下，我突然知道母亲到底缺了什么：她不够圆滑。对于最敏感的话题，她总是无动于衷，对于我所经历的一切，她丝毫不理解，却总是口口声声地说自己非常关注年轻人。她完全不懂什么叫耐心和温柔，她是一个女人，却不是一位真正的母亲！”

“你是不是不应该太过尖锐地审视你的母亲，伽蒂？说不定她原本不是这个样子，她是不是经历得太多，所以才刻意回避敏感的事物？”

“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女儿对于父母的生活又能了解多少呢？还有，母亲的生活他们会告诉我吗？正是因为我不理解母亲，而她也不理解我，所以我们之间才缺乏信任。”

“那么父亲呢，伽蒂？”

“父亲知道我和母亲合不来。他既能理解母亲，也能理解我。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护士，他试图尽最大的努力补偿我在母亲身上求而不得的东西。只不过，他有一点害怕谈论这个问题，回避我们之间一切有可能引向母亲的谈话。男人能做许多事，但是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母亲的角色！”

“我很想反驳你，可是我做不到，伽蒂，因为我知道你是对的。你和你的母亲如此对立，而不是相互支持，这令我感到惋惜。你觉得永远都不会有好的改变了吗？就算你长大了也不会吗？”

伽蒂若有若无地耸了耸肩。“护士，我太缺母亲了。我真心希望能把全部

的信任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也同样信任我！”

“伽蒂，我非常爱你，也很愿意给予你你所提到的一切，可是，我能预感到，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你期待的那个样子。我可以敞开心扉向你诉说，包括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可是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母女之间又或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信任，因为信任是需要培养的！”

听到安可护士的话，伽蒂的眼睛里噙满泪水。等护士说完这些话后，她伸出她的手，因为她依旧没法坐起身来。安可护士当下就明白她想说什么了。

“亲爱的护士，我感到非常不快，可您是对的，我可以把我的信任交付给您，可是您却不能把您的交付给我。”

当伽蒂沉默时，安可护士满脸严肃。“我们现在还是别再谈论这个话题了，孩子，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你把一切关于你母亲的事情都告诉了我。”随后，她突然话锋一转：“差点忘了，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如果保持现在的状况，那么下个星期，你的朋友们就能一个一个地单独来看你了！”

人们可以从伽蒂的眼睛里看到，她觉得好极了。见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要，然而，这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证据，表示她的状况有所好转。

她心满意足、如释重负地吃起刚刚送来的粥，接着躺下睡午觉。

第三章

对于伽蒂来说，这几个星期过得了无生趣。许多熟人和朋友来探望她，然而，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独自度过的。如今，她的状况已经好了很多，可以坐起来，也可以看书了。她得到了一个折叠书桌，而她的父亲买了一本日记本，这么一来，她常常坐起身，记录她的感受和想法。伽蒂从来不知道这能给她带来这么多消遣和欢乐。

安可护士如今不得不忙着照顾其他病人，可她还是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早晨为伽蒂洗漱和打点完毕后，留下来陪她聊半小时的天。

这类医院里的生活很单调，十分单调。每一天都按部就班，一切以时钟为准，从来不会出错。而且这里太清静了，伽蒂的手脚已经不疼了，她倒是很想为周围制造些许繁忙和生气。只不过，抛开一切不说，这里的时间倒是过得相当快。伽蒂从来不会觉得无所事事，还从四面八方得到各种可以用右手以及独自一人完成的游戏。至于她的课业，也并没有荒废，她每天都在这方面投入固定的时间。她已经在这里躺了三个月，很快就该到头了。她的骨折并不像一开始以为得那么严重，医生们认为，既然她已经渐渐恢复了，不如让她离开这里，到疗养院居住，直到她彻底复原。

于是，下一个星期，范·阿尔登霍芬太太把伽蒂的物品打包，一辆救护车行驶了好几小时的时间，把伽蒂和她的母亲送到疗养院。这里的日子对她来说愈发孤寂。一个星期之中有一两天会有人来探望她，没有了安可护士，一切都很陌生。她最大的亮点就是自身的状况有进步。

当她终于融入疗养院的生活，胳膊上的绷带被卸掉后，她又要从头开始学习走路。真是糟糕透顶！她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每一天都要将这磨难从头经历一遍。然而，她走得越多，状况就越好，很快，她的双腿就重新适应了运动。

她康复到了一定的程度，行走得很好，以至于可以依靠一名护士和一根拐杖去花园了，这一天简直就是一场盛宴。

第四章

每逢好天气，伽蒂就会和时常陪伴她的特律斯护士一起来到一望无际的花园里，坐在长椅上聊天，如果带了书的话就看一会儿书。最近这些天里，她们甚至还走出花园，到森林里去散散步，由于伽蒂觉得这有意思得多，因此护士不认为需要找出任何理由阻止她。不错，她行走的速度很慢，而且不经意的动作常常令她感到疼痛，然而，她依然每天都重新期盼这半小时的来临，让她可以到自由的大自然里去，幻想自己已经恢复健康。

三个星期过后，伽蒂对森林里的每一条小岔道都已了如指掌，就在这时，医生问她，独自一人出门对她而言究竟是更加有趣还是很不愉快的。伽蒂觉得好极了："真的可以吗？""是啊，你待会儿自己一个人去吧，确保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他开玩笑说。

等伽蒂做好准备后，她拿起拐杖，独自一人走出大门。这种感觉很奇怪。她太习惯特律斯护士随时随地的陪伴了，不过，反正这是第一天，她的活动范围不能超过花园的篱笆。当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去后，病房护士看见她回到室内，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的双颊红彤彤的，满脸都是喜悦。"据我观察，你散步散得很开心！你一定很高兴能摆脱我们吧！"

"您知道不是这样的。"伽蒂回答说，"不过，我很高兴自己能独立完成更多的事情！"

护士表示理解地点点头，建议她回到床上去。

从这一天开始，人们每天都能在花园里见到她的身影，当这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后，她偶尔也能获准到篱笆外面走动一下。

疗养院所在的街区十分宁静，周围几乎没有任何房屋，只有一些宏伟的别墅坐落在十分钟路程的地方，而它们相互之间也距离十分钟的路程。

伽蒂在一条小岔道上发现了一张长椅，它是由一根倒在地上的树桩形成的，她带上一些毛巾，好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

每天早晨，她都去那里坐着神游一会儿或是看一会儿书。如果带了书，翻不了几页，书就会从她的手中滑落，她暗自想：这本书读和不读又有什么区别

呢，难道这么坐着眺望不是更舒服吗？难道自我思考这个世界和它所包含的一切不比只知道看书本中女孩的经历更好吗？接着，她环顾四周，望着小鸟和蚱蜢，目光追随一只小蚂蚁，看着它从自己的双脚和拐杖跟前奋力跑开，她感到心满意足。之后，她梦想着重新回到能走能跳、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时光，并且发现，这场给她带来诸多困扰的不测终究也有好的一面。突然，伽蒂意识到，自己在森林里、在疗养院里、在医院宁静的时光里得到了新的发现：她发现自己是一个拥有独立感觉、想法和观点的人，是有别于其他任何事物的独立个体。

她以前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发现过这一点，从来都没想到要思索每天围绕在她身旁的人们，是啊，包括她的父母？

安可护士是怎么说的来着？“你的母亲是不是恰恰因为经历得太多，所以才刻意回避生活中敏感的事物？”她自己又是怎么回答的呢？“女儿对于父母的生活又能了解多少呢？”

她明明很确定自己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一类的问题，那么这些略带苦涩的话语又是怎么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呢？再说，换作现在，她就不会给出相同的回答了吗？这个回答错了吗？作为一个孩子，又能对其他人的生活了解多少呢？她明明可以这样回答的，对于她的朋友们、她的家人们、她的老师们、抛开表面的一切，她还对他们了解多少呢？是啊，她有没有严肃地跟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交谈过呢？她为此从内心深处为自己感到羞愧，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能增进对那些人的了解，她最终得出结论，就算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能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帮助他们吗？尽管她知道自己不知晓怎么才能帮到别人，可是她却也知道获取他人的信任能带来多少安宁与支持，她不是刚刚还因为自己没有能“真正”交谈的人而感到缺失吗？难道她时而感受到的这种压抑的孤寂有所不同吗？如果她拥有一位无话不谈的朋友，这样的感受是不是就会被抹去呢？伽蒂十分坚定地相信自己有缺点，可是，她也同样坚定地相信，别人也并不在意她的感受。

伽蒂抬起头，发现这么长的时间里，自己丝毫没有听见四周的声音。她赶忙捧起书本，她从来没有像这天早晨一样，在森林里读过这么多书。

第五章

伽蒂天性快乐、喜欢交谈，不过，她并没有因为缺少向人诉说的机会而感到孤寂。没有，并不是那样，她之所以感到孤独一定另有缘由！

咦，此刻的她依旧陷入了深思。向前看吧，整天纠结同一个问题会令人变得呆滞。伽蒂在脑子里推了自己一把，不由得笑了起来，这太蹊跷了，如今，彻底不用挨骂了，她似乎倒有点怀念，自己骂了自己一通。

突然，她抬起头，听见一阵脚步声正在渐渐靠近，至今为止，她还从来没有在这条孤寂的小道上遇到过任何人呢。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个年龄在十七岁上下的男孩从森林里走来，他友好地打了一个招呼，继而径直离开。

她心想：他会是什么人呢？他会不会是别墅里的某位住户呢？是啊，一定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人住在这个地方了。想到这里，这个话题在伽蒂心里画上了一个句号，她把有关那个男孩的事彻底抛到了脑后，直到他在第二天早晨再次从她的面前路过。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一幕会在每一天早晨的同一时刻上演。

一天早晨，当伽蒂再次坐在她的长椅上时，男孩从森林那头出现，他停下了脚步，一边伸出手，一边说道："我叫汉斯·东戈特，既然我们已经相识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实实在在地认识一下呢？"

"我叫伽蒂·范·阿尔登霍芬，"伽蒂回答说，"还有，"她补充说道，"很高兴你能停下来。"

"是啊，你看，我不太确定每天默默地从你面前经过和与你说话，哪种做法更令你感到诡异，最后，我到底还是太好奇了，决定要赌一把！"

"我的模样让人不敢跟我说话吗？"伽蒂顽皮地问道。

"像我现在这么近距离地看你，就不会。"汉斯接过了她的话头，"不过嘛，其实我只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搬到了某一栋别墅里居住，又或者你是疗养院的病人，只不过，这在我看来不太像。"他赶忙补充了一句。

"不太像？"伽蒂忍不住问道，"我当然是疗养院的人，我的腿断了，胳膊

和脚擦伤了，要休养半年。”

“这么多伤？”

“是啊，我太笨了，被车撞倒了，不要惊慌，你也看出来了，我现在的样子已经不像个病人了！”

的确，汉斯有一丝惊慌，不过，他觉得还是别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比较好。“我住在‘松绿之家’里，就在那后面，”他用食指指着一个方向，“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常常从这里经过，现在是假期，我从学校回到家里，不过，我每天早晨都会去找朋友，要不然实在太无聊了。”

伽蒂打算站起身来，汉斯留意到了她的举动，直接递上一只手，因为她想要从低处起身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然而，伽蒂很固执，她拒绝扶着他的手：“别介意，我只是需要练习独立起身而已。”汉斯依然很想为她效力，于是，他拿起她的书，以此为由把这个和善的女孩送回疗养院去。他们在篱笆跟前道别，就像是已经认识了很久似的，第二天早晨，当汉斯比往常提早一些出现，并坐到她身旁的树干上时，伽蒂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他们聊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只不过，并没有深层次的交流，伽蒂觉得汉斯极为和善，她早就开始惋惜从来没能跟他谈及日常生活以外的话题了。

一天早上，他们相隔甚远地一同坐在树桩上，与平时很不相同的是那一天的谈话进行得不太顺畅。最后，他们两个人都不吭声了，只是怔怔地看着前方。伽蒂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突然抬起头，因为她感觉到有人正盯着她。汉斯久久地凝望着身旁的面孔，这下，他们的目光交汇了，他们对视着，比原本预计得更久。最后，伽蒂意识到了这一点，赶忙把目光转向地面。

“伽蒂，”他的嗓音在她身旁响起，“伽蒂，你就不想把你内心的想法告诉我吗？”

伽蒂沉默着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这太难了，你不会理解的，你一定会觉得我很幼稚。”伽蒂瞬间泄气了，说到最后，她的嗓音彻底消沉了。

“你就这么信不过我吗？你以为我就没有不愿意随便让人知道的感受和想法吗？”

“我不想把这归咎为我信不过你，只不过，这真的太难了，事实上，我根

本不知道自己想要对你说些什么。”他们两个一同注视着地面，他们的面孔都很严肃。伽蒂意识到自己令汉斯深深地感到尖锐，她为此而后悔，于是突然说道：“你也常常感到孤独吗？就算你的朋友们就在身边，我所说的是内心的孤独。”

“我相信，任何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偶尔感到孤独，只是有多有少罢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至今为止都没能跟任何人谈论过这个话题。男孩子比女孩子更难以向自己的朋友们敞开心扉，他们更加担心自己不被理解或是受人嘲笑。”

趁着他沉默的时候，伽蒂看了看他。然后，她接着说道：

“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人们彼此之间为什么这么缺乏信任？他们为什么如此吝啬于变得‘真实’？有时候，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消除天大的难题和误会！”

又是很长的一段时光，他们两个人谁也不吭声，直到伽蒂似乎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你信上帝吗，汉斯？”

“是的，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

“最近这段时间里，对于上帝，我思考了很多，却从没跟人谈论过这个话题。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的父母就教我每天夜晚上床之前要祷告，我把这件事当成一种习惯去做，就好比我每天都要刷牙一样。我从来没有在上帝身旁驻足，我的意思是他其实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所期待的事情大多数都可以由人类实现。如今，我经历了这场意外，又时常独自一人，于是，就有了充足的时间全面思考所有的事物。在我最初来到这里的某个夜晚，我在祷告时卡住了，我留意到自己的脑子里正在思考别的事情。我对此做出了改变，对那些话语之中更深层次的含义进行了思考，随即发现，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傻里傻气的儿童祷告文背后隐藏着多到不可思议的含义，远远超乎我的想象。从那天晚上起，我也用其他的东西祈祷——那些我认为美好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段常规的祷告文。然而，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又一次在祷告时卡住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想法如同闪电一般将我击中：对于我这种顺意时想不起上帝来的人，上帝又为什么要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帮助我呢？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我知道，最合理的就是现在

谁换作上帝想不起我来才对。”

“对于你所说的最后这一点，我不能完全赞同。以前，你住在家里，过着快乐的生活，那时候，你并不是故意缺乏内涵地祷告，你对上帝没有更深入的思考。如今，你想要寻找他，因为你正遭受痛苦和恐惧，你如今切切实实地付出努力，想要成为你认为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此刻，上帝一定不会对你置之不理的。相信他，伽蒂，他已经帮助了那么多人！”

伽蒂一边沉思，一边望着树木。“汉斯，人们怎么知道上帝一定存在呢？上帝究竟是谁，是什么？不是没有人亲眼见过他吗？！我偶尔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向他祷告等同于向空气祷告！”

“你要是问我上帝是谁，是什么，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你不该向任何人询问上帝是谁、长什么样子，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可是，你要是想问上帝是什么，那么我可以回答你：看看你的周围，看看鲜花、树木、动物和人，那样你就会知道上帝是什么。这个生存、死亡、繁衍生息、名叫大自然的神就是上帝。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对于他，你不需要其他任何想象。

“人们将这个奇迹称之为上帝；人类也完全可以给它换一个称呼。你同意我的看法吗，伽蒂？”

“是的，我理解，我自己也这样思考过。有时候，当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你的进步很大，我几乎可以确定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就会十分感激，抛开护士和医生不谈，我要感谢的除了上帝还能有谁呢？可是，换个情境，当我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时，我就会想，那个被我称为上帝的其实就是天意，就这样，我不断地循环往复，却一直没有得出最终的结果。而每当我质疑自己‘是啊，你到底相信什么？’的时候，我又十分确定自己是信上帝的。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简单说来，就是向上帝询问意见，然后，我就万无一失地确定，自己得到了唯一正确的答案。可是，汉斯，这样的答案难道不应该算是由我自己得出的吗？”

“正如我所告诉你的那样，伽蒂，人类和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是上帝创造的，这都是他的意愿。就连灵魂和正义之心也都出自他。你所得到的那些问题的答案来自你自己，可说到底还是来自上帝，因为是他把你创造成这个样子的。”

"你的意思是上帝与我对话，而且还是通过我自己？"

"是的，这就是我的意思，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里了，伽蒂，我们对彼此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信任。把你的手给我，让它成为一个标志，意味着我们每此信任，如果我们两个之中有一人遇到困难，想要向别人倾诉的话，至少我们两个都知道有什么样的去处！"

伽蒂立刻伸出她的手，他们手牵着手，久久地坐着，他们两个同时感受到美妙的安宁在内心滋长。

自从展开了有关上帝的对话后，汉斯和伽蒂两个人都感到自己收获了一份友情。这份友情比任何外人眼中所见到的都更深厚。与此同时，伽蒂已经非常习惯把周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记录在她的日记本上，渐渐地，除了向汉斯倾诉以外，她也找到了记录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的最佳方式。

有一次，她是这样写的：

"尽管我如今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可我并非时时刻刻都很开心、快乐。其他人的情绪也会出现这样的起伏吗？可是，如果我整天都很开心的话，我或许就做不到充分地思考各种各样切实值得思索的事物了。

"我们那场有关上帝的谈话依旧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在我阅读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或是在森林里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常常突然出现一个念头：上帝为什么要通过我本人发话呢？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我独自一人的思想交流。

"我相信上帝'通过我本人发话'，因为早在他把人们送到这个世界上之前，他就已经往每一个人身上都注入了自己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正是区分人类好坏的所在，也是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这一小部分正如树木的生长和小鸟的歌唱一样自然。

"然而，上帝也将激情与欲望播撒在人间，因此，欲望与正义之间的争斗主宰了所有人。汉斯说：'就连正义之心也出自上帝。'

"正义之心真的存在于所有人之中吗？那么罪犯呢？我几乎认定了他们也有正义之心，只不过对于这些人来说，欲望渐渐战胜了正义，因此，他们的激情超越了他们对正义的感知。这些人会不会把上帝给予他们的一切善良全都一举摧毁呢？那些善良会不会丝毫不留痕迹呢？然而，就算是世界上最十

被不赦的、最可怕的罪犯，内心会不会也偶尔显现出一丝善良呢？

“然而，所有的正义之心也常常得不到善终，毕竟，战争不就是两方为了各自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挑起的吗？

“战争，我怎么会突然想到战争呢？最近这几个星期里，人们突然大量地谈论起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

“可是，我的想法还没完呢。

“所有一心只求维护自身权利的人至今未能获得成功。经过若干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个别人开始向往自由，想要行使个人的正义。毕竟，如果所有人都奉行同样的正义，那么这最终还是会成为非正义。换句话说，上帝以不同的方式为所有人创造了正义。如果大家必须年复一年地采用同样的方式，那么就连他们本身的正义感也会消失殆尽的。不过，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总有一天，对自由的向往会再度浮出水面。

“我的心不知不觉地从正义转移到了自由，不过，我相信这两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发展壮大。

“谁知道呢？说不定人们从此会更注重倾听名叫良心的‘那一小部分上帝’，而不是只管自己的欲望！”

与此同时，犹太人的日子并没有变得更加好过。1942 年，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命运被注定了。7 月，开始征召十六岁的男孩、女孩，把他们押送到别处。幸运的是，他们显然把伽蒂的朋友玛丽遗漏了。之后，范围不局限于青少年，所有人都不得不认命。到了秋冬季节，伽蒂经历了十分糟糕的事情。她夜夜听见车轮从街道上滚过的声音，孩子们的惊叫声和摔门声在她的耳边回荡。范·阿尔登霍芬夫妇和伽蒂面面相觑，人们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读懂他们的疑问：“明天又会少了谁？”

12 月的一个夜晚，伽蒂决定去找玛丽，让她轻松一下。这天晚上，街道上的喧闹声比以往更胜。伽蒂来到霍普克家门口，摁了三下门铃，当玛丽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透过小窗口张望时，她让玛丽放心。她被请进屋，玛丽全家上下都穿着运动服，背着背包，整装待发地等候着。当伽蒂走进屋时，所有人都一脸苍白，一句话也不说。他们是不是一连几个月里每天晚上都这

样坐着？这些恐惧而又苍白的面容看上去十分可怖。外面每传来一记大门上锁的“吧嗒”声，这屋里的每一个人就会随之一震。这些吧嗒声几乎等同于生活的大门被关上了。

十点钟，伽蒂向他们道别。她发现，自己坐在这里一点意义也没有，她根本就没有办法帮助这些臆想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或是为他们带去轻松的氛围。唯一一个略微挺直腰板的人就是玛丽。她时不时地冲伽蒂点点头，试图用尽全力让她的父母和妹妹们多少吃一点东西。

玛丽把她送到门口，在她身后闩上了门。伽蒂手里举着小电筒，朝着她住处的方向走去。她走了还不到五步，就停下脚步侧耳倾听，她在街角处听见一阵脚步声向她逼近，像是来了一个团的士兵。一片漆黑中，伽蒂什么也辨识不清，可是她非常清楚步步逼近的是什么人以及那将意味着什么。她紧贴着墙站住不动，关掉了手电筒，希望那些男人们不会发现她。然而，一个家伙还是突然在她面前停下了脚步，他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凶恶的眼睛盯着她，一副阴冷的面容。“跟我走。”[1] 这是他说出的唯一一句话，紧接着，她就被硬生生地抓住、押走了。

“我是一个基督徒女孩，我的父母都是正派的人，先生！”她冒险说道。她从头到脚都瑟瑟发抖，踌躇这个凶恶的家伙会怎么对付自己。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她都必须给他看看自己的身份证件。“什么正派不正派的，出示你的证件。”[2]

伽蒂把它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你为什么不早说，”男人一边看一边说，“真是个小痞子。”[3] 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倒在了街道上。这个德国人对自己所犯的差错怒气冲冲，狠狠地踢了这个正派的“基督徒女孩”一脚。伽蒂顾不上疼痛和其他任何东西，站起身来，匆匆忙忙地回家了。

这一晚过后，伽蒂整整一个星期都没能抽出时间再次探望玛丽。一天下午，她顾不上工作和其他的约定，安排出时间。她还没走到霍普克家的门前，

1 原文为德语。

2 原文为德语。

3 原文为德语。

就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在那里见到玛丽了，事实一点不错，当她来到门口时，她发现房子被封上了。

这一刻，一阵极度的消极感席卷了伽蒂。她想，有谁会知道玛丽现在在哪里呢？她立刻掉转头，回家去了。她冲到自己的小房间里，锁上门，顾不上脱掉外套，无力地倒在长沙发椅上，脑子里一直一直想着玛丽。

为什么玛丽必须离开，而她却可以留下来？为什么玛丽要经历如此悲惨的命运，而她却可以过得很快活？她们两个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难道她比玛丽更好吗？难道她们两个不是一样的吗？玛丽到底做错了什么？哦，这绝对是极度的不公。突然，她的眼前出现了玛丽小小的身影，她被禁闭在一个牢房里，衣衫褴褛，面容沧桑而又消瘦。她的双眼变得非常大，她悲哀而又责备地看着伽蒂。伽蒂受不了了，她跪倒在地上哭泣，哭得全身都跟着不住地颤抖。玛丽的眼睛在她的眼前挥之不去，她的眼神在乞求帮助，而伽蒂清楚地知道自己给予不了那份帮助。

“玛丽，原谅我，回来吧……”

伽蒂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些什么，对于这场一清二楚地发生在面前的苦难，任何话语都显得多余。门在她的耳朵边砰砰直响，她听见孩子们的哭泣声，她看见一群粗暴的、全副武装的男人，就像把她推进泥淖里的那个一样，他们之中便有无助而又孤独的玛丽，那个和她自己一模一样的玛丽。*

*安妮在 1944 年 5 月 11 日的日记信件中叙述了后续的情节。

伽蒂的一生——片段

第二天早上是典型的灰蒙蒙的四月天。天还没开始下雨，可是气压计却指向了最低值。伽蒂直到十点钟才醒过来，听着安可护士向自己更为清晰地讲述她的意外。她接受了简单的清洗，喝了粥，之后便又睡过去了。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四天：伽蒂偶尔醒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继续睡会儿觉。她并没有感受到很多疼痛，除了总是躺着不动之外，她过得还是十分愉悦的。

到了第四天的下午，伽蒂的母亲来探望她，这也是她第一次清醒过来。至今为止，范·阿尔登霍芬太太每次来到这里时，她的女儿都在睡觉，她总是在床边坐上一刻钟的时间，之后起身离开。当伽蒂兴高采烈地同她打招呼时，她非常惊讶："妈咪，居然有人来探望我了？"

"孩子啊，我每天都来看你，小懒虫。你总是在睡觉！"

"我知道，安可护士一直都给我转述您的问候。"

母女之间没有太多好说的。伽蒂问起了所有的熟人和邻居，随后，她们的对话便戛然而止了。半小时过后，范·阿尔登霍芬太太在伽蒂的身旁弯下腰，亲吻了她一下："那就明天见吧，再见！"说完，她走出门去。尽管伽蒂的母亲有着一张聪慧而又刚毅的面庞，可她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大大的尖鼻子和犀利的棕色眼睛令她的面庞冷冰冰的，每当她盯着别人时，就会露出令人反感的眼神。她一笑，便会露出一排漂亮的牙齿，那样，人们就不会再说她的面庞是冷冰冰的了。伽蒂从来没有细细地想过母亲看上去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这一刻，她还是感到诧异，因为母亲走起路来有点"像一只年迈的鹅一般一摇一摆的"。尽管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这样的比喻说出口，可是她还是禁不住偷偷地笑了笑，她险些"想要"责备自己，居然管自己的母亲叫"年迈的鹅"。

另外，每当夜晚的探视时间临近时，伽蒂从来不会感到困倦。她迫不及待地在床上等候她的父亲，他从来不会忘记给她捎点东西。一束郁金香，一

些水果，就算十分微不足道，可是伽蒂却爱极了这种细枝末节的关怀。每当门被推开，范·阿尔登霍芬先生走进来的时候，伽蒂的眼睛便会散发出光芒，他逗留的时间总是可以比母亲更久。

伽蒂的父亲是一个平和、帅气的男人，他长了不少白头发，有一双碧蓝的眼睛。他的目光能令所有注视着他的人都感到快乐而又温暖。这似乎也是施展在伽蒂身上的魔力。伽蒂和她的父亲可以一起安安静静地坐上很长的时间，一句话都不说，只为能待在一起而感到高兴。

专门负责照看伽蒂的安可护士总是心怀感激地看着这个友善的男人，他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来看他的小女儿。

总体来说，这个对她充满信赖的小病人极少给护士惹麻烦。尤其在医生诊治时，备受苦痛的伽蒂从不抱怨，恰恰相反，她对于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

伽蒂的一生——片段

事情的发展正如安可护士所说的那样。星期日下午三点钟，首次有一个充满朝气的探视者来探望伽蒂。那是一个大个子女孩，她不漂亮，却有着喜庆、欢乐的面庞，她向门卫问询卡罗琳娜·多萝西娅·范·阿尔登霍芬。

“哦，你说的一定是那个被大家称作伽蒂的善良女孩吧，那你得从右边第三扇门进去，找四号房间。”

伽蒂之所以会赢得门卫的好感，是因为她把得来的一袋糖果分给了全医院的人，护士和可以进食糖果的病人们每人都分到了两颗松露巧克力。这样一来，伽蒂便成了陌生人口中的“善良女孩——伽蒂”。

与此同时，女孩走到四号房间门前，敲响大门。安可护士打开门，问道：

“你一定就是赫雷特吧？快进来吧。”

“你好，赫雷特，别这么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我没有缺胳膊少腿哦。”伽蒂终于能见到一个除了满脸严肃的护士之外的人了，她为此而兴高采烈。

“好吧，伽蒂，你怎么样？”赫雷特明显害羞了。安可护士想要让她自在一些，于是离开了房间。

当她稍后回来的时候，她老远就听见笑声欢腾。她赶忙打开房间的门，喊道：“嘘，小点声，姑娘们。”

“哦，护士，我受不了了，您一定要听听他们在学校里干了些什么，只可惜我不在场。”她们给安可护士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整个故事。

当赫雷特在三点半离开时，伽蒂已经精疲力竭，可她却对这场探视感到心满意足，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她有的是时间睡觉。

总体来说，这几个星期的时间过得了无生趣。

伽蒂的一生——片段

自从伽蒂住进疗养院以来，那里风平浪静，9月3日那天，这样的宁静首度被扰乱了。

下午一点钟，她恰好通过耳机收听讯息，当全荷通讯社的播音员说到英国首相张伯伦[1]对德宣战时，她感到大吃一惊。伽蒂从来没有关注过政治，这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也很好理解，况且，在遥远的国度发生的事情也丝毫没有触动到她。然而，她还是隐隐约约地猜测到这场宣战迟早会波及她。午休时间结束后，当护士分发茶水的时候，她把这则新闻告诉了其他病人。

伽蒂所在的病房里，和她同样躺在床上的无一例外都是病情有所缓解的病人。

战争爆发前一天，病房里新来了一位女士，她的床挨着伽蒂。伽蒂和这个女人之间除了“早上好”和“晚安”之外，一个字也没有说过，此刻，她们却自然而然地交谈了起来。当护士来通报这则讯息时，病房里回荡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大呼小叫，唯独伽蒂旁边的女人保持着沉默。

这令伽蒂感到震惊，很快，她就发现，泪水在这张很是年轻的面庞上流淌，看上去既悲惨又可怜。她什么都不敢问，唯恐打扰了那位深深陷入沉思的邻居。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伽蒂正在看书，突然，她听见身旁传来一阵啜泣声。她匆匆忙忙地把书放到她的小柜子上，轻声问道：“要不要我帮您喊护士？您是不是不舒服？”

她旁边的女人抬起头。她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刚刚大哭过一场。她上下打量了伽蒂一下，然后说道：

“不用不用，我的孩子，你不用搭理我，无论护士还是药物都没法医治我的疼痛。”她这么一说，愈发激起了伽蒂的同情心。她的邻居看上去这么郁郁

1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年至1940年出任英国首相。

喜欢、凄凄惨惨，以至于她做不到视若无睹：

“那么我有没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呢？”

原本一头栽回枕头上的女人重新坐了起来，用手帕擦干眼泪，这一回，她十分友好地看着伽蒂。“我看出来了，你之所以这样问我，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尽管你年纪还小，可我还是决定告诉你是什么事情让我如此伤心。”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用暗淡无神的双眼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继续说道，“我的儿子，是因为我的儿子。他在英国的寄宿学校上学，原本应该下个月回来的，可现在，现在……”她啜泣起来，以至于没法把话说完，可是伽蒂却把她的话补充完整了：

“现在，他回不来了吗？”她看到微微的一点头以示回答：“谁知道战争会持续多久，谁知道那地方会出什么事。我丝毫不相信所有那些能在几个月内就结束的鬼话。战争持续的时间永远都超过人们的预期。”

“可是目前看来，除了波兰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在打仗，不是吗？您别自己吓自己了。您的儿子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的。”尽管伽蒂对她儿子的情况一无所知，可她还是做不到对她消极的回答置之不理。然而，女人显然没有做出回应：

“每一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都会说：战争再也不要重演了，这太可怕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避免历史重演，可是人类总是会再度互相作对。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只要人们还会呼吸和生活，他们就会一直不断地争吵，一旦获得了和平，他们就会再次挑起争端。”

“我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战争，而且……反正我们没有在打仗，至今为止，战争并没有波及我们。至于您现在所谈到的有关您儿子的问题，这当然非常不幸，可是战争结束之后，你们或许就能健健康康地团聚了。可是……话说回来，为什么您的儿子不能过来呢？荷兰和英格兰之间的交通并没有被切断啊！您可以问问医生，他一定知道。如果您的儿子想要尽快离开的话，是绝对来得及回家的。”

伽蒂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张脸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完全没有想到；护士来了，我这就问问她。”

不远处的护士在伽蒂和她邻居的示意下走上前来。“护士，”女人问道，

“您知不知道荷兰和英格兰之间的联络有没有被切断？”

“这怎么可能呢，太太，难道您要到英格兰去？”

“哦，不是的，我不是因为这样才问的，万分感谢您，护士。”

女人抛给伽蒂一个感激的眼神，而后背过身去，开始琢磨该怎么给她的儿子写信。

Liebe Mmi,

Ich gratuliere herzlichst zum Geburtstag.
Ist es bei euch auch so kalt, bei
uns kann man zum erfrieren, es ist 8 Grad
unter null im Tag, nachts " Grad
Ist gestern wieder zurück, und hat
Stephan sie wieder auf der Schulter.
Hat Chanuka auch bei euch gewesen,
bei uns " wohl und es gab viel zu
" knoepfen
Wir sind viel auf der Eisbaan, und
ich hab auch Schlittschuh laufen
gelernt, erst bin ich viel gefallen
jetzt geht es schon, und ich habbe
spass dran. Viele grüsse an alle
und Küsschen an dich

Färtleèin.

b. w.

信件

BRIEVEN

前言

迄今为止，一切安妮·弗兰克的已知信件都被收录在此。由于未能得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档案馆的审阅授权，因此，不排除有更多书面材料的可能性。未署日期的信件已尽可能依据内容，按所推测的时间顺序排列。

12月18日致艾丽丝·弗兰克的信，12月20日是她的生日。

1936年12月18日，星期五

亲爱的奶奶：

向您致以最衷心的生日祝福。斯蒂凡和贝恩德怎么样？我想要谢谢蓬妮给我送的漂亮的滑雪小人偶，你有没有收到什么很好的礼物？给我写信哦。

吻你。

安妮[1]

•

致艾丽丝·弗兰克的信，未署日期，12月20日是她的生日。

亲爱的奶奶：

十分衷心地祝您生日快乐。你们那里也这么冷吗？我们这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白天的气温是-8℃，夜里-11℃。

咪咪回来了吗？斯蒂凡还常常把她扛在肩膀上吗？

你们那里是不是也过了光明节？我们已经过过了，还吃了很多甜食。我们常常去溜冰场，而且我还学起了滑冰。一开始，我常常摔倒，现在好多了，也觉得有意思了。向所有人致以热烈的问候，亲吻你。

小心肝[2]

1 原文中此信为德语。

2 原文中此信为德语。

致斯蒂凡·埃利亚斯的信，未署日期，他的生日和艾丽丝·弗兰克祖母一样，是12月20日。

亲爱的斯蒂凡：

我也衷心地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这里很冷。

你们也常常滑冰吗？我们常去，我也学会了。

你有没有收到很多礼物呢？

奶奶能重新站起来了吗？希望如此。

你们住在一起愉快吗？

奶奶告诉了我们很多事。这算不上一封生日贺信，但是充满了善意。

向所有人致以热烈的问候，尤其是你，还有贝恩德，

安妮[1]

致安妮的笔友——住在美国爱荷华州丹维尔的胡安妮塔·瓦格纳，所署日期为1940年4月29日。

阿姆斯特丹，4月29日，星期一

亲爱的胡安妮塔：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我很想尽快回复你。我和玛戈特是我们家仅有的孩子。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的父亲有自己的办公室，母亲忙于家务。我有（住？[2]）的地方离学校不远，我在五班。我们没有小时制课程，可以选择自己

---

1 原文中此信为德语。

2 原文为英语：I have not far from school. 此处应该为安妮的笔误，正确词语应该为：live，居住。（编者注）

你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必须达到一定的目标。你的母亲一定了解这种体制。

它被称为“蒙特梭利教学法”。我们的家庭作业非常少。我再度查询了地图，

找到了布灵顿这个名字。我也询问了我的一位女性朋友，问她愿不愿意和你

的朋友通信。她想要找一个与我年龄相当的女孩，而不是男孩。

我会把她的地址留在下面。我从你那里收到的信是你亲笔写的还是由你

的母亲写的？我附上了一张阿姆斯特丹的明信片，并且会一直坚持收集明信

片：我已经收集了大约 800 张。一个曾经和我一起上学的孩子去了纽约，她

也曾经给我们班寄来了一封信。如果你和贝蒂有照片的话，一定要给我寄一

张，因为我很好奇你长什么样子。我的生日是6月12日。请告诉我你的生日。

或许你的某位朋友可以先给我的女性朋友写信，因为她也不会写英语，她的

父亲或者母亲会为她翻译信件。

希望得到你的回复，你的荷兰朋友。

安妮莉丝·玛丽·弗兰克

附言：请给我一个女孩的地址。[1]

•

阿姆斯特丹运河的风景明信片：被附在上述4月29日致胡安妮塔·瓦格纳的信件中，未署日期。

亲爱的胡安妮塔：

这张照片展示了阿姆斯特丹诸多古老运河中的一条。不过，这只是古老城市中的一条。这里还有很多宽阔的运河，所有的运河上都有桥。城市里一共有大约 340 座桥。

安妮·弗兰克[2]

1 原文中此信为英语。

2 原文中此信为英语。

•

明信片，1940年11月17日致巴塞尔的艾丽丝·弗兰克。

| 1940年11月17日

亲爱的奶奶：

你过得怎么样？今天是星期日，我觉得实在有些无聊。我玩起了我的明信片，然后我突然想到，我可以给你们写信。今天早晨，爸爸和妈妈不在家，我和玛戈特不得不清理房间。这张卡片写不下很多字，不过我还会再加上一封信的。

向所有人致以热烈的问候，许许多多的吻。

•

致艾丽丝·弗兰克的信，未署日期，12月20日是她的生日。

亲爱的奶奶：

我没有什么能给你的，只有一束花，再没有别的了。这很微不足道，我还是不多写了。

你的安妮

•

1940年12月13日致艾丽丝·弗兰克和斯蒂凡·埃利亚斯的信。

| 1940年12月13日，星期五

亲爱的奶奶和亲爱的斯蒂凡：

祝你们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们很快可以有机会和你们一同庆祝。我们只希望不会有任何生日比这一次更加糟糕。

今天下午，我做了听写，犯了至少27处错误。读到这里，你们一定会忍不住笑起来，可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听写太难了，而我也根本算不上是听写小能手。

我非常期待明天的到来，因为到时候，我就可以去溜冰场了（这还是今年的第一次呢）。不过，那不再那么遥远，那地方在阿波罗大厦里。奶奶一定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记得你曾在大厅里喝过咖啡。明天下午，我还要跟爸爸一起去拍卖行。

玛戈特拿到了一份非常好的成绩单，我很为她感到骄傲。我猜想，我以后是不可能全都拿到八九分的。

哈布里埃尔·赫斯拉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玛戈特和我可以看她洗一次澡。

现在，玛戈特正在安放遮光板，这正是“眼下”令人担忧的地方，而我却十分生气，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难得这么好的天气。现在，玛戈特离开了房间，我又把所有东西都卸了个一干二净。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给所有人许许多多的吻，尤其是奶奶。

你们的安妮

•

从度假屋寄给奥托·弗兰克的信，未署日期，有可能是1941年1月。

最最亲爱的明昆卡（Ming Kungka），我所指的是爸爸：

衷心地感谢你送给我的两张电影明星卡片，它们是继上次之后的，我还一张都没有呢。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还有糖、果酱和大米。大米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反正我已经把我的胃毁了，需要先多吃一些大米。

如果母亲能随信寄来几块“炭”[1]的话，我就可以在饭后把它们吃掉。今

[1] 活性炭药片，有可能是诺芮特牌。

天，我头一回下床，除了今天上午还有一些头疼以及“胃压”之外，我又恢复了健康，今天晚上，我们吃了烤鱼配土豆和生菜。我不能吃生菜，也不能吃面包。之后的甜品，我们又吃了美味的布丁加樱桃和酱汁，我觉得布丁非常美味，但前提是一定要加酱汁，这一点母亲也可以尝试一下啊，比方说用整盆子酱汁。

收到你的信，我感到非常喜悦，尤其是需要“管理”[1]自己的情绪。你就不能晚一个星期度假吗，就算不行，难道就没有可能来看看我吗？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很好，你可以九点半坐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在阿珀尔多伦[2]的火车站广场乘坐前往贝克贝亨[3]的汽车。你要在“日光房”那一站下车，然后找到位于国王路5号的“张狂一世”。当然，你最好先给我写一张卡片。记得带切片面包。

这里的人觉得这样很好。

我希望你能做得到，因为我极其期盼见到你们所有人。

尽快给我回信，因为我星期日是收不到邮件的，如果我要等星期一晚上才收到“它”的话就太糟糕了。

向所有人致以热烈的问候，亲吻你们。

你们的安妮

•

1941年1月13日致艾丽丝·弗兰克和巴塞尔的埃利亚斯一家的信。

1941年1月13日

亲爱的大家：

今天，我收到了贝恩德寄来的信，非常高兴看到他给我们写信，所以也想表达一下感谢。

1 原文为英语。

2 阿珀尔多伦，位于荷兰中部省份海尔德兰省东部的一个城市。

3 贝克贝亨，位于海尔德兰省。

我一有空就去溜冰场。至今为止，我还一直穿着玛戈特以前穿过的旧溜冰鞋，这双溜冰鞋需要用小扳手加固一下了，而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穿着真正的花样溜冰鞋上溜冰场的，它们是用钉子固定在鞋子上的，掉不下来。

我也非常想要得到一双这样的溜冰鞋，经过了长时间的唠叨，我终于得到它们了。

如今，我定期上花样溜冰课，在那里可以学到翻滚、跳跃和一切与花样溜冰相关的动作。

汉妮莉得到了我的另外那双溜冰鞋，她“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这下，我们两个全都称心如意了。

汉妮莉的妹妹很好玩。我偶尔可以抱她，她会冲着所有人笑。所有孩子都喜欢汉妮莉有哈比这个妹妹。

你们过得怎么样？我只知道写关于我自己的事和溜冰场，不过，你们不要因为这样而不高兴，因为我满脑子都只有这些事。

我希望我能像贝恩德一样，溜得那么棒。

这里（我指的是学校）一切都好，平日里，我很少有空闲时间，除非是获得溜冰假[1]。

我每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四都会去上法语课，直到临近六点钟才回家。星期二和星期五，我还有家庭作业，因此，留给溜冰的时间就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了。

贝恩德，说不定我们以后可以一起表演呢，不过，我还要非常认真地学习才能达到你现在的水平。

向所有人致以热烈的问候，许许多多的吻。

你们的安妮

1941年3月22日致艾丽丝·弗兰克和巴塞尔的埃利亚斯一家的信。

1 溜冰假，在严重霜冻时，荷兰的公司和学校放的假。

阿姆斯特丹，1941年3月22日

亲爱的奶奶和亲爱的大家：

多谢这张有趣的照片，谁都看得出来，贝恩德非常搞笑，因为所有人都在笑。我把这张照片挂在了我的床头。

伍伦格先生已经走了，现在，大房间只属于我们。不用说，我们觉得这样很自在，也有了一些更多的空间。

今天，我和妈妈去了市中心，想要给我买一件外套，我们买了一件灰色的、再配上一顶宽檐帽，我觉得它漂亮极了。

星期六，我和爸爸一起去了办公室。我在那里从九点工作到下午三点，之后，我们一起去了市中心，最后回家。我希望我能重新开始溜冰，不过，我还得耐心等上一段时间，等到战争结束。到时候，如果爸爸还付得起钱的话，我就可以重新开始上花样溜冰课，爸爸已经答应我，等我能非常熟练地溜冰的时候，就可以到瑞士旅行，去看你们大家。

学校里有许多家庭作业。库佩勒斯夫人非常友善。汉妮莉也很不错。玛戈特可以单独一个人推着宝宝出门，星期日，我可以跟赫斯拉太太和宝宝一起出门。

珊妮极少和我们一起，她有自己的朋友。

芭芭拉从早到晚都在跳舞，她一直在上舞蹈课，芭蕾和普通舞蹈。

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玛戈特通常都不在家，她参加了迈尔格先生的俱乐部活动。每天下午，外婆都会和她的女士们一同散步，如果天气太糟糕的话，她偶尔也会到我们这儿来，每到那时，她都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每当老年人这样自吹自擂时，我总是听得饶有兴致。

此刻，我正坐在书桌跟前。我们的房间非常宽敞：我们有一个五斗橱、一个盥洗池，还有一张挂图，它的对面是妈妈的与字台（写字台）[1]。我们把它布置成了一张小巧的书桌，然后是玛戈特的折叠床以及另一张茶几，之后是长沙发椅，那也是我睡觉的地方，中间是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很大的扶手椅以及我所有的油画和照片，其中尤其有贝恩德给我的那些。

这会儿，爸爸刚刚到家，妈妈去买东西了。我还是停笔吧，要不然，爸爸

1 此处系安妮的拼写错误。（编者注）

[illegible]了。

[illegible]有人致以热烈的问候和不计其数的吻。

你们的安妮

我父丽丝·弗兰克的信，未署日期，也许是1941年春季。

[illegible]的奶奶：

你过得怎么样？我们收到了贝恩德的照片，他看上去很不错。学校里一[illegible]利，男老师已经离开学校两年了。现在，我在库佩勒斯夫人的班上，你[illegible]的，我们总是管校长叫夫人。明年，我就毕业了，希望我能升入中学。

我还有无数的东西要学，我几乎再也没有时间在街上玩耍了。

我得到了一条新的连衣裙，想要弄到一些布料实在太难了，而且还要用非常多的票才能换到。

汉妮莉生病了，她在学校的表现远远不如我，她落下了很多，而我根本就算不上是最好的。如今，有一位老师每个星期为她补两次课，帮她追赶功课，当然，这些课程非常贵。爸爸的工作很忙，他的公司很快就要搬家了，因为辛厄尔运河的房子对他来说太小了。如今，他要搬到王子运河去了，我会经常到电车站去接他。睡在爸爸那里的感觉非常好，不过我还是更希望能换一个理由让我睡在楼下，并且我们能够回到普普通通的岁月。

我正在织一件毛衣，它的样式十分有意思，却也很容易。我会在这封信的结尾处把它画出来，一直是正6针，然后反6针，满满当当的。

我的头发已经相当长了，这一点，你们肯定已经从照片上看出来了。爸爸和妈妈想要让我把它剪了，可是我却更想把它留着。

你们过得怎么样？我一直很想见见贝恩德在冰面上的样子，希望这一天比我们所有人预计得来得更快！

我在上法语课，在这方面，我是最棒的，我们也会拿到成绩单，不过，要等到秋假之前。目前，犹太课停止了，我想，等到冬天，我就去不了了，因为

我必须按原回家，而这是我不太情愿的，也是父母不允许的。

我的嘴巴里有一个小装置，还有一副牙套。近来，我每个星期都要去看牙医，看完医生的第二天，它就能被摘掉了。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八个星期。当然了，我觉得这很讨厌。现在，我必须停笔了，因为我必须上床睡觉了。向艾里希姑父、蓬妮姑姑、斯蒂凡、贝恩德和伊达奶奶致以热烈的问候，给你许许多多的吻。

你的安妮

•

致艾丽丝·弗兰克和巴塞尔的埃利亚斯一家的信。所署日期难以辨别，也许是1941年6月。

亲爱的奶奶，还有亲爱的大家：

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寄给我的那封美好的生日书信。我第一次读到它是在二十日那天。因为十一日那天恰巧外婆被送去了医院，因此我的生日推迟了。

我得到了许多东西。外婆给了我2.5荷兰盾和一本地图册，爸爸和妈妈给了我一辆自行车、一个新书包、一条沙滩裙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玛戈特给了我这些信纸，因为我的信纸用完了，至于糖果和其他小礼物，我更是得到了不少。

我们这里很热，你们那里也是吗？我非常欣赏斯蒂凡的小诗。爸爸也送了我一首，这是生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很快就要放假了，我会和珊妮·雷德曼（奶奶或许还记得她）到她的亲戚家里去住十四天。除此之外，我还要到一所儿童寄养中心里住些天，也是和珊妮一起，那样一来就没那么糟糕了。

昨天（星期日）我和珊妮、汉妮莉还有一个男孩一起出门了。我们玩得很开心，我并不缺少男孩做伴。

我还没找到许多机会让自己晒黑一点，因为我们不能穿泳装，这非常可惜，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学校里，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每天早晨画一会儿画，下午在花
海里躺着或者摘花。
现在，我该停下了，因为天太热了，我写不下去了，
向所有人致以热烈的问候和亲吻。

你们的安妮

•

1941年7月30日致艾丽丝·弗兰克的信。

1941年7月30日

亲爱的奶奶：

我现在在贝克贝亨，这里非常好，只可惜天气特别差。你们过得怎么样，在锡尔斯－玛丽亚还好吗？您回信的时候记得寄到阿姆斯特丹，因为我不会在这里待很久，否则，他们还得把邮件转寄给我，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里有一个很小的小孩，他的名字叫雷蒙特，我和珊妮整天都和他一起玩耍。他刚一岁半。你们要在那里待多久？锡尔斯还是像从前那么美吗？这里的房子非常老派，却也其乐融融[1]。我和珊妮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我读了很多书，只可惜我们不能到户外去。夜里，我们在这里睡得比在阿姆斯特丹更加安宁。我们完全不会受到打扰。

现在，我要去和小雷玩耍了，因为他已经在嚷嚷了。

我会很快收到你们的讯息吗？许许多多的亲吻。

安妮

•

致奥托·弗兰克的信，未署日期，大约在1941年7月。

1 其乐融融 =gemütlich（德语）

| 星期一晚上

亲爱的爸爸：

多谢你寄来的信和钱，我正用得上。我已经支出了相当的花销，不过那些并不是不必要的：想要给所有需要通信的人写信，总归是需要邮票的吧。

0.25 荷兰盾购买香橼油（= 香茅油？）[1]；

0.05 荷兰盾购买信封；

0.10 荷兰盾购买糖果；

0.30 荷兰盾购买鲜花，送给伊娃婶婶；

1.80 荷兰盾购买邮票；

0.05 荷兰盾购买笔记本；

0.73 荷兰盾购买明信片；

加在一起一共是 3.28 荷兰盾。

你能替我祝贺德雷赫尔先生吗？我也“给”他寄了一张卡片。今天，我在花园里躺了整整一天，还打了乒乓球，我终于还是开始学了。海恩茨叔叔和伊娃婶婶打得棒极了，现在，我正是跟伊娃婶婶学。我读了许多书，我和珊妮所有的书只剩下一本还没有读了。从星期六晚上算起，我再也没有收到过母亲的邮件，现在已经是星期一晚上了。

天气算不上非常好，不过，倒也没有下雨。小雷今天略微有些烦躁，不过他还是非常可爱。你能快些给我写信吗？许许多多的吻。

安妮

致艾丽丝·弗兰克的信，未署日期，每一页上都用手写体标注了：“1942年复活节过后。”

1 此处应系安妮的笔误。

亲爱的奶奶：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你写信，可那是因为我们作业很多，我几乎一点空余的时间都没有。

复活节期间，我们收到了成绩单。我的数学提高了3分，不过俄语和法语却退步了3分（当然了，是加在一起）。

你们过得怎么样？

今天首次出现真正的夏季天气。假期早在星期二就过完了，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不错，这封信是写给奶奶的，不过，当然也是写给全家人的。

这会儿，溜冰的日子又结束了，不是吗，贝恩德？

我已经完全退出这项运动了，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再练习过了。

此外，中学很有意思，我们班上有12个女孩和18个男孩。起初，我们常常和男生混在一起，不过现在又冷淡下来了。幸好如此，因为他们变得真心很烦人。

我和汉妮莉在同一个班上，她的妹妹很可爱，已经能自由走动了。

珊妮和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不过我还是经常能见到她。她和我一样，非常喜欢小摩尔。小摩尔是我们的猫，养了半年。它是一只母猫，我希望能尽快迎来小猫宝宝，要知道，它眼下总能在屋顶上遇到公猫。

除此之外，这里一切都好。父亲患了腰痛或者背部患了风湿病，不过，幸好已经过去了。

你们一定要再给我写信，能收到一封专属于我自己的信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最近要到店里去照相，我想，你们到时候一定会收到照片的。

我的模样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的头发被剪短了，我把它弄成了鬈发，只要它们没有被吹散，你们就能在照片上看得到。

今天晚上，玛戈特要出门，去学校的俱乐部。然而，很可惜她必须早回家，要不然，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一个人待着了。

现在，我该走了，大家再见，我希望尽快收到讯息。

安妮

致格林斯-玛丽亚的艾丽丝·弗兰克的明信片，未署日期，大约是1942年夏季。

亲爱的奶奶：

今天的天气好极了，我们出游了，由于看到了这么好看的卡片，所以我们不由得想到了你们。致以热烈的问候。

安妮

致巴塞尔的贝恩德（布迪）·埃利亚斯的生日信，生日日期为1942年6月2日。

亲爱的贝恩德：

祝你生日快乐（生日书信都是这样开头的），长命百岁。希望你们和我们一样，都很健康。

我们放了五天的圣灵降临节假期。过得很不错，我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我没有一晚是在十点前到家的，不过，通常都会有男孩送我回家。

你寄来的照片里的那个女孩过得怎么样？写一点关于她的事情吧，我对这些很感兴趣。

玛戈特也有了一个男朋友，不过，他的年纪比我那位还要小。

这封书信并不是很长，但是我没有时间了，因为我要和父亲一起去熟人家里看电影。

向所有人致以问候。记得给我回信。

安妮

Liewe Jemkje,
Wat wil ik graag even op die blaadje!
Hartelijk Jubeltijdwensch ik wel te zijn.
Geniet ervan, het beste voor!
Ga haastig en plink de meisjes dood.
En denk steeds weer je lot zal zijn,
Na regen volgt altijd zonneschijn.

Ter herinnering
aan je minnares
Anne Frank.

7

niet.

诗集中的韵文

VERSJES IN POËZIEALBUMS

前言

现今保存下来的安妮的韵文共有四段，全都是她写在朋友们的诗集里的。它们被小装饰衬托着，这样的做法至今依然常见。尽管这些是广为人知的韵文，可是诗歌的选择依旧可以诠释安妮本人以及她和朋友们的关系。为此，她的成果被收录在本文集中。

玛丽·卡罗琳娜·博斯诗集中的小诗，1938年3月5日

亲爱的玛丽：

事隔多年方才
把这诗集翻开，
回想那些朋友
共度学生时代。

曾经种种过往，
一一浮现脑海，
回忆席卷而来，
玛丽啊，不要将我忘怀！

你学生时代的朋友
安妮·弗兰克

宇尔洁·盖特尔拉博诗集中的小诗，1939 年 7 月

亲爱的宇尔洁：

我该怎样落笔在这纸上？
等着，宇尔洁亲亲，我已经有了主张：
祝你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生活得温柔敦厚、意志坚强。
自己的命运时刻不敢忘，
风雨过后必定再现阳光。

纪念你的朋友
安妮·弗兰克

蒂妮·阿莫斯贝克诗集中的小诗，1940年10月18日

亲爱的蒂妮：

当我们再没有
学校里的朝夕，
立足广阔世界，
翻翻你的诗集，
一定把我想起——你学生时代的朋友。

安妮·弗兰克

夏可琳·范·玛尔森诗集中的小诗，1942年3月13日

亲爱的夏可：

永远做一个阳光少年，
学校里的你如此友善。
你是我最亲密的伙伴，
也受到每个人的爱恋。

纪念你的朋友
安妮·弗兰克

Geschrieben von allerlei:

16 Aug. 43 Willst du glücklich sein im Leben,
Sage ja zu jedem Glück.
Nimm die Freude wie sie geben
Stoße nie sie hart zurück.

16 Aug. 43 Wenn mit ungedrückten Karten
Du hast niemand rasten hieß.
Hand wird nur von Hand gewaschen,
Wenn der Fordre willst, er gib.

16 Aug. 43 Willst du glücklich sein im Leben,
Sorge niemand. Sei recht.
Dann wird alles gut gelingen,
Und es gelt dir niemals schlecht.

16 Aug. 43 Du winkest mir als du die Welt
Segnetest.
Doch alles Lächeln grüßte dein
Erscheinen.
Gott gebe – dass – wenn du die Augen
schliessest,
Dein heitres Lächeln, während alle
Weinen.

15 Aug. 43 Mit vielen teile deine Freuden,
Mit allen Munterkeit und Scherz.
Mit wenigen nur deine Leiden!
Mit Auserwählten nur dein Herz.

Mit Julius Cäsar von Shakespeare:

18 Aug. 1943

Wer ist so fest, den nicht verführen kann?

---

18 Aug. 43 Noch felsenfeste Burg, noch ehrne Mauern
Noch dumpfe Kerker, noch der Ketten Last,
Sind Hindernisse für des Geistes Stärke.

美文美句摘抄本

HET MOOIE-ZINNENBOEK

前言

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2日间，安妮·弗兰克誊写了她自己所谓的“美文美句摘抄本”——一本狭窄的账簿，她不仅在里面记载了零散的妙句，还从她所阅读的书籍中摘抄了有趣的长段落。在1944年4月18日的日记注释中，她将其称为“美文美句摘抄本”。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鼓励她进行类似的积累，因为安妮在第一页上写下：“是皮姆的主意！”

在被引述作者之中，安妮·弗兰克本人不时闪现，她隐藏在笔名“莉亚”背后。1944年2月28日和1944年3月24日，莉亚同样出现在甲版的日记之中。正如《美文美句摘抄本》一般，安妮·弗兰克也在她本人的诗句下签了名。因此，莉亚可被归纳为安妮充满诗意的另一个自我。

正如在所谓的“埃及书”中一样，《美文美句摘抄本》中的大多数文字并非出自安妮亲笔：她在其中所记载的文字大多源于其他作者的作品。尽管如此，她的摘选包括名言警句的节录，连同赢得她好感的真挚话语。因此，这构成了她著作文献的一部分，并成为安妮文学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首度问世的《美文美句摘抄本》是由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出版。其2004年的版本是依据安妮手稿整理而成的，并且进行了完全的复制印刷。除此之外，该书还囊括了安妮在她的《美文美句摘抄本》中所引用的书籍和相关作者的传记和书目信息。安妮·弗兰克所阅读的材料与她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性？对于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该版本依旧享有权威。

本章节，文末括号内的文字是安妮自己的感想。

安妮·弗兰克

1943年8月14日，于后屋

是皮姆的主意！

1943年6月

摘自:《黑暗之歌》

作者:艾丽丝·布雷茨

主人公是一个爱尔兰女孩，她的哥哥来到了纽约。他们的阿姨为了欢庆这一幸事，办了一场宴会，当这两个人来到她家时，大家已经载歌载舞了。

女孩跑到卧室里，摘掉帽子和披风。由于几分钟过后还不见她的身影，于是，她的阿姨便去找她。她发现女孩跪在地上，便问她在做什么。她所得到的回答是:“我在感谢上帝，为了我如此幸福。我唯恐自己一跳起舞来就把这事忘了。”

感恩祷告是常常为我们之中许多人所忘却的。我们懂得向上帝祈求所愿，却总是忘记感谢他一直以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

倘若有人认为我的失明是上帝的考验，那么，上帝如此的表现只会让我感到恶心。这样的想法很愚昧。如果某位父亲把孩子戳瞎，无论他是出于何种原因，都会被邻居拿下，并且他们只会后悔自己没有更早动手。而天父却比人类父亲更为严酷，这样的观点令我如鲠在喉。我不会将我的失明归罪于上帝，上帝如同一位父亲一般帮助我。

我不想深究别人是如何看待上帝的，也不想反思我的信仰是否正统。

一切简单而又强烈。上帝是我们的朋友，身在人世间，我们会因为有一

个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出门时陪伴我们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同理，上帝的存在也会提升我们的喜悦。

……

想要坚持这份简单的信仰，我不需要亲身走入教堂。我不在意不同教堂之间相悖的观点，也不挑战神学探讨。我不是神秘主义者，如果上帝在梦中与我对话，我一定会认为是我的幻觉作怪。上帝知道这一点，于是通过人类向我展示他的爱和关心。我在一丝善行、一句勉励的话语、一份礼物之中感受到这一点，我将人类看作上帝的信使。当我向某个人表示感谢时，我也感谢上帝。有了这样的观点，善行对我生活的意义便非同小可……那是上帝的微笑。它解释了我幸福的由来，以及我为什么能在经历被人称作"悲剧"的时刻依然感到快乐。悲剧根本就无从说起。我的生活由微不足道的琐事组成。它们为我带来了快乐和安逸，也常常为我带来悲伤。我不需要祈求上帝满足我的某个愿望。如果他愿意让我得到它，它便会通过某个人类的方式实现在我身上。我生活里宁静的时光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我对上帝的信仰填补了我心中寂静的地方。我对上帝的信仰令我变得坚强，它令我常常感念他，感念他说过的话语，即便那只是短短一个词。这样的想法直接关联我所需要的某个东西，给予我坚持的力量。一种静谧的感受充盈着我的内心。

……

当我思考一个难题，而寻找解决方式的努力毫无成效时，我便把它交给上帝。他的帮助从不缺席。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应当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凡有一丝可能都要脱离困境，这样的想法不尽合理。而后，我向上帝祈求智慧和见解，为我指明今后的道路。上帝的友情不仅给予我帮助，也给予我深深的喜悦。他就是如此向我们提供见解，让我们知道友情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谁也无法将这种感受从我们手中剥夺，因为我们这些失明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付诸实践的机会。

赞赏是通向感恩的第一步，而我们内心的感恩则如同一簇新的火焰，在一座燃尽的炉膛中被点亮。它源源不断地温暖着我们，令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我们也可以和其他人分享这份温暖，因为我们这些失明的人可以将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变成一个重要的地位。人们喜欢与我们交谈，因为我们

十分振奋，不会向困难屈服。

通过我在宗教领域所阅读到的一切，我坚信，与上帝的友情是必不可少的。《旧约》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可以结识上帝。他随时准备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就是渴求他的友情，并尝试理解他。我们的渴求是最首要、最强烈的部分，理解到来得更慢，并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换作是一个人类朋友，我们会非常愿意说一些、做一些事情去取悦他。对待上帝，我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们愿意想着他，愿意与他交谈，觉得有他在身旁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明白我们的期望，理解我们的过失以及令我们分神的东西。

这种感受很难用言语表达。当我试图去做的时候，我的听众便会惊呼："我真心觉得，你论及上帝时的方法有些糟糕。你简直把他当成了你的朋友。"

"希望如此。"这就是我的回答。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上帝十分遥远，他的怒火必须通过恳求才能平息。当然，在万能的神面前，我们感到自己低微而又渺小。而当小孩躺在父亲的怀抱里时，也会感到自己渺小、无力而又安全。

是啊，世界上有许多伤害、悲痛与不幸，但也有上帝的友情。

（艾丽丝·布雷茨写下这本书时，正值其失明时。）

•

1943 年 8 月 14 日

摘自：《贵族学校》

作者：穆尔塔图里

母后：这么忙吗？

露易丝：刚才有客人

您知道的，八点至十点是我的访客时间……

哦，您看，妈妈，看看这些一摞又一摞。

人民的奏章

并非它们应有的模样，然而——

我依然希望！——一切能有所改观。
可是，母亲……我这个女儿太失礼……
我甚至都没问候您的健康！
快说说，经历了如此一晚，您睡得可好？！

然而，人类必须生活，
那就是：体会，思考，工作，奋斗，
孕育果实，成百……上千！
付出不愿超过给予的人……一文不值。
他的出生便是一番无用功。

人民已跌落谷底，母亲！灵魂与心意
一同沉沦，伴随着肉体无尽的痛楚。
更大的热忱光芒被泯灭。
如若生活是底层人民唯一的斗争，
如若死亡不是生命的唯一目标，
而迟来的陨灭是最高的荣誉！
对于穷人而言初春有何美好？没有！
星空？没有！艺术于其而言有何意义？
音调、色彩、气味于其而言有何意义？没有！
诗意于其而言又是何物？以及爱情？没有！
它无法成为这一切。一切逃离
为现实所阻碍，
被其铁掌置入泥淖。
任何为反抗所做的努力，惩戒
以……饥饿……
出生、头衔、财富、等级、偏见，
试问：是否有某一阶层专属挨饿？
是否有某一阶层注定或缺？

我要知道，是否其中有某一阶层，
生于无忧无虑食草的牛羊，
它必然蔑视人类，
若是它知道人类何等卑劣地喂养自身？
穷人家的孩童是否劣于牛犊？
母亲劣于奶牛？老天啊，
难道那就是她的阶层？可是您的社会如此索求？
哦，那么人们有关高贵与文明的说教
一切都是谎言。

社会中的一部分，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
掌控、管理、策划、制定法律，并将
余下的部分——绝大部分——推入深渊。

•

各式各样的不同韵文

| 1943 年 8 月 15 日

如果想获得生活的幸福，
就应当为他人有所付出，
因为我们所给予的快乐
终将折射回自己的心路。[1]

| 1943 年 8 月 15 日

摘自歌德：

一毛不拔之人
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

1 原文为德语。

一只手只能由另一只手洗净；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 1943 年 8 月 15 日

你若想过快乐的日子，
那就不要维护他人，同时持身公正。
如此，诸事圆成，
且祸患永远不会殃及自身。

| 1943 年 8 月 15 日

你哭着来到这个世界，
众人则欢喜于你的降生。
但愿你在弥留之际，众人为你悲痛之时，
可以平静地合眼，含笑九泉。

| 1943 年 8 月 15 日

摘自约翰·高登茨·冯·扎利斯—泽维斯：

快乐可以说与众人听，
满心欢喜，眉开眼笑。
忧愁只能说与少数人听！
真心则只能向知己倾诉。

| 1943 年 8 月 18 日

摘自：《该撒遇弒记》

作者：莎士比亚

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 1

1 莎士比亚《该撒遇弒记》，又名《尤利乌斯·恺撒》第一幕第二场，朱生豪译。（编者注）

1943年8月18日

摘自《该撒遇弑记》：

无论铜墙石塔，

密不透风的牢狱，或是坚不可摧的锁链，

都不能拘囚坚强的心灵。[1]

摘自《该撒遇弑记》：

微贱往往是少年的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它一步步爬上了高处

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他便不再回顾那梯子，

他的眼光仰望着云霄，

瞧不起他从前所恃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段。[2]

摘自《该撒遇弑记》：

犀牛见欺于树木，

狮子见欺于罗网，象见欺于土穴

熊见欺于镜子，人类见欺于谄媚

可是当我告诉他憎恶谄媚之徒的时候，

他就会欣然首肯，不知道他已经中了我深入痒处的谄媚了。[3]

摘自《该撒遇弑记》：

在我们夫妇的名分之内，告诉我，勃鲁脱斯，

难道我是不应该知道您的秘密的吗？

---

1 莎士比亚《该撒遇弑记》第一幕第三场，朱生豪译。（编者注）

2 莎士比亚《该撒遇弑记》第一幕第一场，朱生豪译。（编者注）

3 参考莎士比亚《该撒遇弑记》第二幕第一场，朱生豪译，有修改。（编者注）

我虽然是您自身的一部分，可是那只是有限制的一部分，
除了陪着您吃饭，在枕席上安慰安慰您，
有时候跟您谈谈话以外，没有别的任务了吗？
只要当您心里高兴的时候，您才需要我吗？
假如不过是这样，那么鲍细霞
只是勃鲁脱斯的娼妓，不是他的妻子了。[1]

摘自《该撒遇弒记》：

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
勇士一生只死一次。[2]

摘自《该撒遇弒记》：

人们做了恶事，死后还免不了遭人唾骂，
可是他们所做的善事，往往随着他们的尸骨一齐入土。[3]

| 1943 年 8 月 23 日

摘自：《拜伦传》

作者：安德烈·莫洛亚

只有逝者才能获得平静，悲伤不能将它唤醒。我们为逝者叹息，而后重新回到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并确信终有一天，自己也将安息。

•

| 1943 年 8 月 22 日

《时代的收获》

摘自托马斯·莫尔作品《乌托邦》

“您造就了小偷”

1 莎士比亚《该撒遇弒记》第二幕第一场，朱生豪译。（编者注）
2 莎士比亚《该撒遇弒记》第二幕第二场，朱生豪译。（编者注）
3 莎士比亚《该撒遇弒记》第三幕第二场，朱生豪译。（编者注）

有一天，我坐在主教桌前，在场的还有一位一般信徒，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法律非常熟悉。此刻，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严肃而又狂热地称赞起严厉的刑法制度，那时，它恰好被应用在罪犯身上，据他所说，通常情况下会有二十名罪犯同时被绞刑架绞死。由于只有极少数人能逃脱司法惩治，因此，他觉得自己感到极度诧异，到处居然还有小偷，其数量居高不下。“不是的，先生，”我这样说道（因为在主教面前，我可以彻底敞开心扉），“您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对于小偷的惩治手段越过了正义的界线，况且，他们已经极其过分地侵害了大众利益。我们所谈论的是一项过于严苛、过于残酷的惩治手段，只不过，它依旧无法制止人们偷盗，也无法令人们退缩，因为仅仅是偷盗并非罪无可赦，要受到像杀人一样的惩治。可是，也没有任何一种惩罚能可怕到让那些断了生计的人从此对偷盗望而却步。说到这一点，你，不仅是你，更是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像是个坏老师，因为你们更倾向于吸引学生，而不是教育他们。毕竟，摆在小偷面前的是巨大而又可怕的惩罚，可事实上，人们原本可以确保他们具备谋求生计的手段，从而避免任何人出于极其迫切的需求而不得不先偷盗，后送命。”

“是啊，”他这样说道，“从这方面来说，明明一直都有足够的手段的。他们明明有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和农耕可以选择，只要他们愿意，除非他们心想犯罪。”

“不是的，”我说，“您把事情弄错了。首先，我所指的并不是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些人。他们手脚残缺，瘫痪在床，就好比近期从布莱克希斯战役中归来的人，还有此前不久刚刚从法国战场上回来的人。他们为了大众的利益或是国王的利益而押上自己的性命，由于虚弱或者损伤而无法重拾旧业，又由于年纪过大而无法重新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人，说到底，战争是不常见的。

“我们还是看看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吧。第一，很多贵族们不仅自己在空虚中度日，还令别人为他们劳作——我指的是受尽他们剥削和压迫的佃户（这种盘剥是他们唯一的“节俭行为”，除此之外，他们可谓穷奢极欲）。我所说的是这些高贵的先生们，他们不仅自己无所事事，身后还拖着一大群游手好闲的仆人和差役。一旦他们的主人死了，或是他们自己生病

了，他们就会被当成一无是处的人，丢出门外。因为高贵的先生们宁愿把游手好闲的人留在身边，也不要病人，而很多时候，这类高贵的先生的继承人即无力承担起和他父亲同等水准的生活，养活同样数量的用人。于是，当某个困难时刻来临时，失去工作的人们便会饿死或者沦为盗贼。

“中意，你想要他们怎么做呢？当他们长时间没有工作，四处游荡，直到衣服破烂不堪，健康状况亦有所退步，到时候，高贵的先生便会因为他们苍白的面容、病恹恹的容貌、褴褛的衣衫而不再雇用他们。而农民们也不愿意把工作交给他们，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些家伙们是绝对不可能为了些许工钱而举着铁锹和铁镐，卖力为他们干活的。因为这些家伙从前过惯了享乐式的懒懒生活，受尽纵容，丰衣足食，他们已经习惯佩着剑、衣着光鲜地行走在大街小巷，夸夸其谈，虚张声势，自视甚高，以为谁也不配与自己往来。”

“不是的，不是的，圣洁的玛利亚啊。”律师如是说道，“不是这样的。我们如今恰恰需要这一类人。因为相比工匠和农民，这些男人具备更为健壮的体魄，更具男子气概和贵族精神，当我们不得不在战场上拼死抵抗时，这些组合在一起，完整地构成我们军队的士气和骨干。”

“确实如此，先生，”我如是说，“这么说来，您是要自说自话地培植小偷吗？毋庸置疑，但凡您不得不利用这些家伙的时候，您也就必然不会缺少小偷……不过，这并不是导致偷盗的唯一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据我推断，是一种专属英国人的现象。”

“那是什么呢？”主教问道。

“确实如此，先生，”我如是说，“曾经，您的羊群品性温和顺从，只需要极少量的食物；如今，据我所知，它们已经变得如此贪婪、如此野蛮，以至于它们开始蚕食人类。它们侵蚀、毁坏和吞没所有的农田、房屋与城市。毕竟，看看哪些地区的羊群出产的羊毛最精美，同理，也最昂贵；那里居住着士绅贵族以及一些修道院院长，毫无疑问都是圣洁的先生们。他们不满足于他们的祖先和前辈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年收成，也不满足于平静而又奢侈的生活，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却多做伤害；他们不允许佃产农耕，却为了他们出产羊毛的羊群而将一切都变为牧场，他们甚至为此允许拆除房屋——他们清空城市，除了教堂之外，不给任何东西留有立足的机会，而就算教堂也已

都被改建成了羊圈。面积不容小觑的耕地让位给了森林、猎场、草原和公园，与此同时，这些圣洁的先生们却任由城镇住宅区和教会用地被废弃，最终成为一片荒无人烟之地。这样一来，这些先生们——这些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贪吃鬼霸这片土地的肉中刺——他们用篱笆和栅栏连圈带围地占有了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农民们要么被各种计谋、诡计、压迫逐出自己的家园，要么被逼入死角，以至于他们被迫出售一切。无论如何，他们被迫离开，这些可怜的、可悲的、一无所有的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满陌悲伤的母亲们以及他们年幼的孩子，带着他们少得可怜的家居用品，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自己恋恋难舍的家园，从此再也找不到一个落脚之处。因为农耕需要多人协作，这些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数之众，远超那些富庶之人。他们被如此突然地驱逐，本来，他们那些几近一文不值的家居用品或许还能卖些价钱，如今，他们不得不霎时摈弃住所，来不及出售任何物品。待他们四处流浪，直到微乎其微的物品被消耗殆尽后，他们除了偷盗（并因此而在日后被绞死）和乞讨之外，还能怎么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被丢入监牢里，原因就是居无定所和四处流浪，以及没有工作，可是没有任何人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而他们自身明明做足了全面开工的准备。毕竟，寥寥几名牧羊人就足以看管广袤土地上的羊群，而从前，同等面积的农田上却需要更多忙碌的农民。这也就是这么多地区的食物价格上涨的原因所在……食物的价格迅猛上涨，追使人们住进尽可能狭小的房屋，尽可能少地展现自己的热情好客，并开除他们的仆人。我就想问问您，这些人除了偷盗和乞讨之外，还能怎么办？

“……消灭这一切恶性的卑贱之举，制定一项法律，是谁令农庄人去楼空、荒无人烟，就强制他们重建这些房屋。别再继续纵容这些富裕的家伙们买空一切，抬高价格，用他们的垄断之行操控市场。别再继续容忍这么多人游手好闲，让农耕获得新生，为服装制作提供可能，令四处流浪的失业人口重新成为体面的劳工，以求让他们所有人都过上有利可图的生活，毕竟，迄今为止，这些人或者出于贫穷而成为小偷，或者是流浪汉，又或者是假以时日就会变成小偷的一无是处的用人。

“毕竟，说实话，除非您能找到一种可以解决这类愚昧弊病的补救办法，否则，您只能一次又一次徒劳无功地将公义付诸罪犯身上。不管怎样，您纵容一

个年轻人在短缺和邪恶中成长，很快，等他长大后，他便会犯下成长过程中未
历的罪行，我问您，您的所作所为不就是先培植小偷，而后再惩治他们吗？”

1943年8月24日

摘自：《永恒之火》

作者：雅科布·范·马尔兰特

“永远属于我，永远属于你”

亲爱的雅科布，咳，告诉我，
如果所有的民众统统来自
我们共同的先祖亚当，
为什么会有贵族和自由民，
除此之外还有农奴？
这些等级都是由何而来？
人民对村夫直言：“啊呸！
让开，粗鄙的下等人，
您就是人类的耻辱！”
而对于贵族，人们满口赞言，
他们说道：“荣幸之至，先生！”
这就是令我愤慨之处，
于我而言，于理不合。

马蒂，在众人眼中晦涩难解
您深思熟虑的事情，
以及您所提出的疑问，很是深远：
正如一名奸商将您剥皮
除去您的衣衫，直至最后一层衬衣

如此之人却希望大众
将其视为富贵一族；
即便他一身脏污，
金钱将他从一切污物中洗涤一清。
这使得人们跃跃欲试
谋取能够谋取的一切。
于上帝，这便是愤慨之由
并导致人们的灵魂大惑不解。

马蒂，古老的律法教会我们，
不公与暴力导致了
农奴的诞生。
若是王者攻克这片土地，
便会保留一部分人的性命，
将其压迫为奴，
售出以获得金钱。
他们被诅咒为奴，
那便是人们口中的奴隶。

雅科布，我通过您才了解，
所有的人类一族
均可追溯至亚当。
亲缘怎会如此纷乱
令人互相残杀？
我称其可惜，且是罪孽。
嫉妒无处不在
成为土地与城市的女主人
人民如同猪狗一般贫瘠；
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一切力量驱使我向您提问
我多么想要了解
从头开始，原原本本。

世界上有两个话题，
那便是“属于我”和“属于你”，
唯有人们将其驱离，
平和安详便扎根每一朝每一夕，
人人都获得自由，不单为了自己，
妻子与丈夫，丈夫与妻子，
小麦与美酒人人共享
无论大海还是莱茵河畔
都不再有人使他人暴毙。
它更是阻止恶意，
防患贪婪，哦，马蒂，
这使得一切守旧过气，
要做的便是撰写新的法则律例。

摘自：《过去与现在》

作者：托马斯·卡莱尔

所幸他已找到他的工作。不要让他有其他渴念。他有了工作，有了生命的目标，再不需要其他恩典！

摘自：《少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作者：威利·科萨里

莉亚

唯有当我凝望自己的眼睛时，才能拾回真理。

（见下一页！这是错误的！）

莉亚

当人们“愿意”聆听上帝的声音时，便不仅能听见他的声音，还能听见自己的期盼！

（大抵的原文出处：《少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作者：威利·科萨里。）

•

摘自：《形形色色》

作者：小尤斯图斯·凡·莫里克

见不到双眼之时，很难判断人的面容。

•

| 1943 年 12 月 21 日

摘自：《彼得·保罗·鲁本斯传》第二卷，《生命的力量！》

作者：泽索特·海萨尼

（看看狂热的天主教徒是如何看待上帝和人类的。）

R：请原谅大人，我认为不应该轻易低估人类。上帝如此爱人类，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将他唯一的儿子也变成了一个人。

D.D：这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说不定他很爱星星，会将他唯一的儿子变成一颗星星，甚至已经那么做了。他什么都爱，所以他才象征着无穷无尽的大爱。可是，这份爱会令人类昏头。人们绞尽脑汁，只为尽可能让自我感觉良好。您认为，富人总带着侏儒随从的原因在于什么？是为了让他们随时都可以蔑视这些侏儒，并让他们因为自己高高在上、举足轻重、自高自大，而以胜利者的姿态沾沾自喜。尽管他们在世界创始之初不过就是微不足道的尘埃罢了。当他们心情不好时，他们以为自己制造了战争，其实那不过是一阵风暴罢了。当他们内心感到安宁时，他们便相信自己能令局势和平，虽然这只不过意味着彗星在星星之间的力量消失不见了。世界和平是不存在的。

黄金时代仅仅出现一次，而且还是在诗歌里。这样的时代终究会到来，或许是十年之后，或许就在明天，由世外力量引起的紧张态势向世界某个角落袭来，而那里的人们彼此亲密无间。

1943年10月

莉亚

当我凝望自己的眼睛时，

便能拾回真理！

| 1943年12月21日

摘自：《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第二卷，《女人》

作者：西格丽德·温塞特

（拉夫朗在去世前与他的女儿克里斯汀交谈，其中的一部分被摘录在下文中。）

拉夫朗：为某个人的离世感到悲痛是不明智的，“上帝占有您总好过我占有您”，你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对上帝的眷顾寄予完全的信任。朋友们彼此分离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如今，趁你尚且年轻，事实或许终有一天会显现……等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觉得，似乎就在不久以前，你才见到过离你而去的我们，当你计算出已经度过了多少个冬天时，你惊异于数量之多。

（此处插入一些其他内容，而后，拉夫朗诉说起他的少年时代。）

起初，我想要成为一名僧侣。可是，当我的父亲在我十六岁那年将武器和马盔作为礼物送给我时，我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每当世界不顺心意时，我就尝试劝服自己——对自己所选择的命运怨声载道是非常懦弱的行为。毕竟，生命中度过的每一年都愈发让我明白，一个受到眷顾的人应当对上帝的怜悯有所领会，最美好的做法就是为上帝尽职，为那些行走在世上却被世间

事物的阴影蒙蔽了双目的人守候、祈祷。因此，有子嗣的人必须在失去他们时又或是在世界不顺自己心意时，忍受内心的痛楚。他们归属上帝，赋予他们灵魂的是上帝，而不是我——

•

1944年1月4日

摘自：《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齐格弗里德》

作者：理查德·瓦格纳

（仅因押头韵而摘抄！）

齐格弗里德：

走出森林，走进人世里，

再也不回这里！

我自由了，这真令我欢欣，

没有什么将我束缚与羁縻！

米梅：

你不是我的父亲，

我的家在遥远之地，

你的炉灶支起的，不是我的房宇，

你的屋檐不是我的庇身之地，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我要飞走，我要跃起，

像狂风吹过森林，

米梅，我永远不再见你！[1]

1 以上译文节选自威廉·理查德·瓦格纳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鲁路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编者注）

）1944年1月7日

摘自：《彼得·保罗·鲁本斯传》第三卷，《画作上的王冠》

作者：泽索特·潘萨尼

（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与彼得·保罗·鲁本斯之间的对话）

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战争是一个恶毒的怪兽，和平是一份祝福。但是，我要问您：是谁在这里发动战争？一群勤劳、爱好和平、想要在自由劳作、希望自主选择教会的人民，还是一位付诸一切武力，想要压迫这些人民并对他们加以束缚的暴君？

彼得·保罗·鲁本斯：王子，如果我们从继承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话，西属尼德兰是西班牙王室的合法继承财产。一个有继承者的人是很难放弃自己的合法财产的。

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确如此。我们这些荷兰人、泽兰人、弗里斯兰人和其他人一度生活在自由之中。父辈让他们的儿子继承了这份自由。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又该如何放弃我们的自由呢？西班牙人想要用武力镇压尼德兰，而我们则用武力将其解放。你必须明白，我们并不乐于征战，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身处和平之中。可是，我们被逼拿起武器，就好比如果有持械强盗想要抢走您孩子的物品时，您本人也会把手伸向武器。好好听我说，鲁本斯，尽管我们因为说着不同的语言而难以相互理解。您以上帝赐予哈布斯堡王朝继承财产的王国思想为立足点，以低声下气受压迫的人民的顺从态度为立足点，以及凌驾于这一切之上、拥有无限权力的神圣王位为立足点。毕竟，身处西班牙共主联邦统治之中的你们忘记了一件事——世界上还存在“国家”这种东西。你们忘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弗拉芒大区，正如你们同样想要忘记我们荷兰一样。可是，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欧洲有一个并不受人喜爱的民族，因为它进取而又强壮。这个民族想要做的事情不过就是生活与工作。为此，它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在与它作对。除了用尽全力将自己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以外，这个民族还能怎么做？毕竟，

它要生存下去。若是它奋力抵抗那些尝试毁灭他们的行径，那么你们就会说：野蛮的荷兰人啊，他们用野兽的残忍行径抵抗和自卫。

可是，不再有人提起阿尔瓦公爵，人们也再听不到关于艾格蒙特和霍恩这两个名字。请您向我学习，鲁本斯，世界上还有自我防卫这种权利的存在。您的国王可以再派出一百名阿尔瓦公爵，他可以试图让全世界的港口都对我们关门闭户，他可以用铁器将我们封锁起来，然而最终，一切都将成为徒劳。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会抵抗到底。如果您在回应中将我称作战争的发起者和全人类的敌人，那么我会说：在我的眼中，和平神圣不可侵犯，可是自由却更加神圣，我不愿意仅仅为了维护你口中的和平而死。换一个说法：是你们渴望着战争。身为和平使者的您来到这里宣战，因为您试图维护对一个爱好和平、积极进取的民族的压迫！

•

1944年2月1日

摘自：《一位英雄的归来》

作者：埃里克·洛威

章节：《罗宾·斯图尔特的历史》*

罗宾的思考：

当死亡突然来临时，这个打击有时候让人难以承担，尽管悲伤终究会过去，就连最多愁善感的空想家也做不到经久不衰地让这份悲伤保持鲜活，纵使他心中百般情愿。当然，悲伤还有其他形式，而死亡要么是其结果，要么是其原因。它不会很快消退，然而，多愁善感的空想家对此却没有过多主张，因为他彻底被自我安慰所包围，即便这原本是针对他人而言。

营地里，一位新朋友对罗宾·斯图尔特说：

“道别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我从不道别。你越是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会失去什么，友情就越是浮浅。如果这份友情是真挚的，那么你就拥有了一些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

一个有趣的观点：

自由意志？个体行动上的自由？思想解放的自由？掌管生活的律法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深切地与个体紧密相关。看看你的周遭吧。你随时随地都能观察到个体在做决定，说一些话，做一些事。你想要否认自己具备思考的能力吗？只要你能思考，你就同样能够有所表现，即便所能达到的高度有限，从而令你永远不会将原因和结果视作毫无意义。可是，当大量的个体团结起来时，一切就会有所改观。一旦统一在一起，他们就能取得相当的收获。所谓思考，即建设性的思考，是在人类历史的后期才发展出现的。可是，我们还有什么没能达成的呢？！终有一天我们将依靠我们的知识自行决定属于我们的未来，这也并非绝无可能！

*安妮在1944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了该三部曲中的第一卷。

•

| 1944年2月11日

摘自：《福尔赛世家》，第二部：骑虎*

作者：约翰·高尔斯华绥

小乔里恩在老乔里恩死后对伊琳·赫伦说：

我们都想在那一刻逝去——盛夏时节，当一位美人穿越草坪向我们走来。

| 1944年2月11日

小乔里恩的想法：

真是太孤独了！这样孤孤单单地继续住下去可不行。然而，只要能拥有眼前的美好，一个人又为什么会感到寂寞呢？就像回答一个傻瓜提出的谜语一样，答案就是：他就是觉得孤单。景色越美，就越觉得孤独，因为美好之中蕴含着和谐，而和谐之中蕴含着“结合”。如果美好之中不拥有灵魂，就不会给人以慰藉。

*1944年3月15日，安妮在她的甲版日记中记录道："我已经读完了《福尔赛世家》的前五本。小乔里恩在很多方面都让我想起彼得，美蕾在某些方面比我或好或坏，不过，反正也有一点相像。"

•

1944年2月12日

摘自：《艾格蒙特》[1]

作者：歌德

"克拉拉之歌"

恋爱的时候，是最销魂的！

泪眼婆娑的，

有着丰富的思想；

希望

和恐惧，

在强烈的痛苦中；

现在欢呼胜利，

在绝望中消沉……

爱情的魔力，

没有什么能够比拟！ *

*1943年12月24日，安妮在她的日记中引用了这两行诗句，借此表达她的心情。

[1] 原文为德语，译文节选自《哈佛百年经典（第21卷）：浮士德悲剧·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艾格蒙特》，叶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编者注）

| 1944 年 2 月 12 日

摘自歌德作品：

紫罗兰[1]

紫罗兰开在草原上，
低着头儿，无人欣赏；
多可爱的紫罗兰。
年轻的牧羊姑娘走来，
脚步轻松，心情愉快，
走来，走来，
唱着歌儿走向草原。

紫罗兰想，但愿我啊，
是自然界最美的花，
只要短短的时光，
等待恋人采我下来，
抱在怀里，几乎压坏！
只要，只要
一刻钟的时光！

唉！多可怜！姑娘走近，
对紫罗兰毫未留心，
竟踏坏了紫罗兰。
它倒毙了，却很高兴：

---

1 原文为德语，译文节选自《名诗珍藏系列——歌德诗集》，钱春绮译，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编者注）

"我虽丧命，送我的命
是她，是她，
我死在她的足下。"

| 1944年2月12日

摘自歌德作品：

发现[1]

我在树林里
茫然漫游，
我的思想里
无所寻求。

我看到荫处
小花一棵，
好像是明星，
又像明眸。

我想采下它，
它婉言道：
难道采下我，
让我枯掉？

我于是把它
连根掘起，
带回家中去，

1 同前。

放在园里。

拣了个幽处，
把它种下；
它长出新枝，
继续开花。

| 1944 年 2 月 12 日

歌德格言

若不是眼中有光，
又怎会瞥见耀眼的太阳；
若我们身上没有上帝自己的力量，
又怎会因神圣的事物而欣喜若狂？

如果有人自发地完成被要求做的事，
那么他便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事业。

你还要继续寻觅吗？
看，美德近在眼前。
你只需学会把握住幸福，
因为幸福一直都在那里。

| 1944 年 2 月 19 日

摘自：《永恒之歌》

作者：F. 德·科勒克·祖比利

第二卷《愉快的安宁》

余普的母亲对余普说：

"如果你没有事先生活过，十分热烈而又充实地生活过，你就无法呼吸。你还记得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吗？那时，你饱受失聪之苦，依靠写作在精神上大口呼吸。那时候，你不得不发泄，即便那仅仅是为了令你自己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自身的变化而已。

"此外，每一本真心实意的书都是一次剖析自身思想的尝试。在每一本真心实意的书里，作者都尽情自由地创作。

"看在上帝的分上，诚实对待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将'那个人'释放出来。如果你的表达方式就是童话故事，那么你就应当写童话，只要它们是好的、正面的、诚实的，这一点至关重要，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表面现象。至今为止，你只在杂志上投过稿。是时候仔仔细细地写下你自己的喜好，写下童话故事，想写多少写多少。人们的确需要一部好的、纯粹的童话合辑，即便你找不到出版商，那也没关系，写作过程已经为你带来了幸福感。

"永远不要扭曲你的艺术气息，余普，要知道，那就是亵渎。说到底，每一个感觉敏锐的人都善于接受真实纯粹、未经粉饰、径直从心底涌出的感知。无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倾泻而出。"

她的儿子汉斯出生后，她与母亲的对话：

"你觉得生儿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母亲？"我若有所思地问道。母亲惊讶地看着我："有什么困难的，余普？"

"是啊，我的意思是：您难道就不担心，以后，等他们长大一些了，自己不能百分之百理解他们？"

"我觉得，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方式并不需要为培养男人又或是女人做出调整，而是培养'人'。我觉得，站在纯粹的人性角度，而不是站在女人或是男人的角度，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真正的人是女性和男性元素的综合体。

"因此，当你把自己从狭隘的女性角度提高到纯粹的人性角度时，我并不认为你会无法理解你的儿子。如果你的儿子也能同样做到这一点，你们就能在那里彼此相遇，而这恰恰就是世界上最纯粹的理解。"

余曾和她母亲之间的对话：

"信任并不是凭借着母亲的身份就有权获得的。当一个孩子，一个人，每你敞开心扉时，他到底在探寻什么？说到底，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朋友。倘孩子的幸福在你的心中占据了最重的分量，那么你就要感恩于他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朋友，即便那个朋友不是你本人。

"毕竟，信任是用以帮助孩子成长的，而不是为母亲沾沾自喜的幸福感服务的。当然，相比陌生人而言，母亲或许也能通过相近的天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爱，更有可能成为孩子赖以信任的朋友。然而，对于母亲拥有获得孩子信任的'权利'，我一直觉得这样的想法十分荒谬，类似于母性的占有欲。"

真心实意的幸福就在你的心中，你永远也不会失去它。

死亡从我们手中夺走了许多，从而导致我们经受苦难，而所有这些苦难都与爱无关，而是来源于我们的利己主义。

生活用信任的方式促成了我们彼此间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爱和亲密，它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中，在全宇宙间，在我们自己心中。我们所想念的仅仅是我们曾经感受到的幸福，是我们身体所透露出来的。

我们认为自己真真切切地占有他人，而我们也为此而体会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苦难，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占有他人，又或是占有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来自生活，而生活则存在于所有的创造物中。

勇敢，敢于思考，哪怕这恶劣而又残酷。

医生必须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生活在他人的苦难之中让我感到不可理喻。

你至今不敢直面的死亡与你想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

它很好，很大方，与生活有着同样的形态，我们就像热爱其他一切那样热爱着它。如果不亲手摧毁衰老的形态，创造物又怎么可能永远保持簇新和年轻？

1944年3月23日

摘自：《福尔赛世家》，第三部

那些老朽之人是多么可笑啊，觉得他们可以说出年轻人的感受！

莉亚

爱，什么是爱？我相信，爱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

爱是理解他人、爱恋他人、与他人共享幸运与不幸。从长远来看，它也包含了肌肤之爱，人们有所分享，有所付出，有所得到，无论是否结婚，无论是否有子女。无论尊严是否留存，这都不重要，只要知道余生会有一个人与自己相伴，理解自己并且不需与任何人分享这个人就已经足够！*

莉亚

如果你自己过得痛苦不堪，并且满脑子都是更多的痛苦，那么又有谁能帮得了你呢？

想想美好的事物，想想你还保留了什么美好的东西！

不表达信任就等同于猜忌。

没什么可说的人总是夸夸其谈。

有谁会尊敬阻挠争斗的英雄？

只有当人们将对方视作极其高贵或是极其低微时，才不会与其争辩。

真切的悲痛沉默不言。

沉默既可能是绝望结出的果实，也可能是劝说结出的果实。

*这篇文字同样被安妮记录在1944年3月2日的日记中。

•

1944年5月12日

摘自：《理想主义者》*

作者：泽·冯·海萨尼

理解几何学的人，便能理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不理解几何学的人可以把他的书合上了，因为他永远也不会理解其他任何学科。几何学令我们懂得什么是学习，因为它是一门自我阐释的学科。否认几何学的人否定了自我揭露的真理……

当你见到一头驴的时候，几何学为你带来了识别它的可能性。在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中，人们都能为愚钝辩驳；你要做的一切不过就是与之争辩。而在这里，所有的顺从意志都退避三舍，只有真理依然存在！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等同于一头驴。对几何学心存敬畏，那是科学殿堂忠实的看门狗！几何学是唯一能将蠢货与智者区分的试金石。

（哦，安妮，以此作为榜样吧！）

*1944年5月11日，安妮在她的日记中简要提到了这本书。

1944年5月14日

摘自:《理想主义者》

作者:泽·冯·海萨尼

伽利略和主教贝拉尔米诺之间的对话。几名神父在盘查中举报了伽利略,据他们所说,他所宣扬的东西违背了《圣经》。例如,地球绕着太阳转,因此与亚里士多德意见相左。由此引证此文:

贝拉尔米诺:"您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教堂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团体?它具备了多么出色的能力,才得以运用人类灵魂所能结合与提升的一切。想想我们的教堂和它的显赫功劳:其洞见给予穷人力量,因为我们能带给他们一种感受——金光闪闪的祭披和华丽壮观的队伍真真切切地属于他们。

"想想若干个世纪以来,最才华横溢的画家和雕塑家为教堂创作的艺术品吧。想想凡人们自出生至成年所参加,并会一直坚持到他将灵魂投入教堂怀抱之前的圣礼吧。想想那些忏悔吧,那些智慧而又光荣的思想给予了人们灵魂的安宁、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安稳的睡眠。人类灵魂的一举一动都别想逃脱教堂充满爱心的法眼,它为了罪孽深重的人类的弱点而奋力抗争。所有这些奇迹般的思想都建立在《圣经》的真理基础之上,其智慧无论怎么称颂都不为过。当下所能见到的每一个行为与活动都直接来自上帝。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管理机制、上帝普世的权威是神圣的。任何对此产生怀疑的人都是异教徒。"

伽利略:"上帝禁止我对此质疑,阁下。"

贝拉尔米诺:"好的,那就听着。我们这些神父被上帝的仁慈高举在统治和支配的位置上,我们身负神圣的职责——维护并巩固这些奇迹般的思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运用智慧顺应上帝的统治。

"早在基督教获胜以前,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就已经勾勒出了宇宙的模样。基督教采纳了他们的洞见,因为这些看来与神圣的目标相一致。上帝创

造了亚当和夏娃，又通过他们创造了人类。他用他的独子拯救我们。整个宇宙都与人类……与拯救人类灵魂的斗争相关联。没有什么比人的个体的救赎更重要，即便他是一个四下游荡的最穷困的乞丐。就连太阳的意义也远不如我们的圣母、神圣的教堂，因为太阳、月亮和星星只不过是人类万象的一部分，这里上演着最令人惴恐的救赎惨剧。

“在这茫茫人海之中，任何一个乞丐，他的灵魂生活并成长在上帝的教堂之中，如果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唯一的例外就是他个人对于救赎·基督牺牲血肉之躯的贡献，对于我来说，这比您的博学更有意义。这个乞丐相信上帝从天上降临世间，并且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如何能够准许他相信地球只不过是一颗无足轻重的行星而已，而太阳则是全宇宙的中心呢？

“我如何能够容许人类相信地球连同她所有力求获得救赎的人们并不是所有创造物的中心？这是多么卑劣的想法！我能否容许这样的质疑击穿他们的心扉？这将比新教和其他所有异端邪说加在一起给我们更为沉重的一击。只要能削弱教皇的政治权威就已经足够，教堂智慧而又慈爱的力量亦将崩塌。第一种质疑将会引发接下来一百种质疑。整个体系都会彻底崩塌。异想天开的争论将成为主宰，取代信仰，人们甚至会丧失他们世俗的幸福。不行，伽利略·伽利雷，只要我还身负权力，就绝对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阁下？”

“您请说。”

“这个学说包含了真理，这一点是不是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它与我的认知相悖，我的思想迷失其中。尽管如此，它依然可能包含着真理。不过，它的真理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只关心教义。出于教堂和信众自身救赎的利益，我能容许民众相信什么东西？难道科学的真相真的这么重要吗？对于科学界的人们来说，或许是的；对我而言，成百上千万穷苦大众的信仰更加至关重要。即使到了当您的学说被证明为真理之时，我的信仰依然会推翻它，毕竟这份信仰足够强大。我可以想象在一个围绕太阳运行的地球上救赎的神圣奥秘。但是，我绝对不能用这些渺小、未开化的人的毋庸置疑的信仰与我自己的相提并论。”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要点，阁下。对此，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相信我的宇

宙观正确无误，然而，我依然是教堂虔诚的子民。我丝毫没有打算在无知大众之中随意对其中一员进行鼓励，要他相信与亲眼所见相反的事实。他为什么要与我一致偏偏假定不是太阳在一日之初升起呢？我只会把问题抛给见多识广的人，他们的信仰如此坚定，即使面对这个问题，也不会受到丝毫动摇。人们的学习速度很慢，可是他们依旧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发展。因为有如下的记载：您要完全，像您的天父完全一样。[1]那一刻将会到来，上百万信众会坚守他们的信仰，同时容忍哥白尼的真理，最终，以至于连大众都能在不丧失信仰的同时接受他的观点。为什么我不能像博学的人们阐释这一真相呢？"

"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神父。神父不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应当运用教皇的头脑。没有神父能够做到用自己都不相信的道义劝服他的信众。"

"有学识的信众呢？"

"您怎么能把这两类区分开呢？我无法让宗教法庭准备两种不同的索引。您必须顺应现实，那就是我永远不会容许这种体系被当成真理呈现于世人面前。听好了。在这里，我们很喜欢您，我毫不迟疑地向您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敬重您的学术成果，教皇阁下没有时间兼顾学术，他尊重您这位君王的朝臣，您为促进教堂的外国政权贡献了不容小觑的力量。我们以万分的敬仰对待您，就好比我们没有对您有关太阳黑子的书作发表任何评论，尽管它是在哥白尼的思想引导下写就的。我们也没有反对有关太阳不尽完美的某项证据。换句话说，相比福斯卡里尼一族，我们对您青眼有加。我们甚至可以闭上双眼，只要您保证会将您的体系倡导为离奇而又古怪的假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并非基于事实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绝对不会容许您将其宣称为坚定不移的真理，并为之辩护，因为我是一名忠实的神父，也是一位忠实的天主教徒，想要见到上帝的所有子民都获得幸福。我把它交给您，希望您作为一名天主教徒能遵从自己的良心。对我自己而言，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1 这句话的出处为《马太福音》5 章 48 节。

| 1944年5月18日

摘自:《理想主义者》

作者:泽·冯·海萨尼

伽利略和他的长女切莱斯特修女（维尔吉尼亚）之间的对话:

切莱斯特:“您永远不会独自一人，父亲。您信赖的上帝永远伴随着您，而我也永远不会令您失望。或许其他人会，但是我还是要说：热爱世人，相信他们。因为爱是一份如此强大的幸福，以至于失望的悲伤永远无法掩盖它的光芒。爱能变得完美，可是失望却不行，因为上帝总会带给我们安慰。因此，相信他的人便会是正确的，因为当他从信任给予他的幸福中剔除失望所带来的悲痛后，他依然收获满满！”

（抱歉，我的字写得很差，我差点睡着了！ 安妮）

摘自:《匈牙利狂想曲》*

作者:泽·冯·海萨尼

修士拉芒来对李斯特说:

将全世界当作上帝的创造去审视和承认，这就是学术。

将全世界的各个部分作为上帝的创造而重现，这就是艺术。

* 安妮在1944年6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了这本书。

| 1944 年 7 月 1 日

摘自:《理想丈夫》[1]

作者: 奥斯卡·王尔德

罗伯特·切尔顿和他的妻子格特鲁德:

格特鲁德: 罗伯特, 男人可以爱不如自己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是否不值得、不干净、不光明。我们女人一爱起来就是崇拜, 一旦失去了崇拜, 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 1944 年 7 月 1 日

戈林勋爵: 哦, 昨晚她胭脂搽得太多, 而衣服又穿得太少。这在女人向来是绝望的现象。

| 1944 年 7 月 2 日

罗伯特·切尔顿说给他的妻子格特鲁德:

凡女人都犯的错, 你们这些女人爱我们呀为什么不能连缺点也一起爱呢? 为什么你们要把我们捧上巨大的雕像台呢? 我们都是血肉之躯, 女人和男人一样, 可是我们男人爱起女人来, 明知你们有弱点, 有妄想, 有种种缺陷, 还是爱你们, 也许正因为这样, 才爱得更深。真正需要爱的, 不是完人, 而是有缺陷的人。只有当我们受了伤, 不论是被自己损伤或是被别人损伤, 爱情才应该来为我们疗伤——否则要爱情有什么用呢? 一切罪过爱情都应该放过, 除非那罪过伤害到爱情本身。一切生命真正的爱都应该谅解, 除非是无情的生命。男人的爱正是那样, 比起女人的爱来更宽、更大、更近人情。女人自以为崇奉的是理想的男人, 其实不过把我们造成了假的偶像。你把我造成了偶像, 我却没有勇气走下台来, 把伤痕给你看, 把弱点告诉你。我一直

1 原文为英语, 译文节选自《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 余光中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编者注)

担心会失去你的爱，就像此刻已失去这样。所以啊昨晚你毁了我的一生——是啊，毁了我的一生！这女人要我做的，比起她能提供给我的，算不了什么。她提供的是安全、宁静、稳定。我年轻时候的罪过，自以为早埋葬了，竟然在面前升起，丑陋而恐怖，紧勒着我的喉咙。本来我可以一劳永逸地杀了它，赶它回墓地去，把它的记录销毁，把不利于我的唯一证据烧掉。

你却阻止了我。除了你没有别人，你知道。此刻，我面前只有当众出丑，只有毁灭，可怕的羞耻，全世界的嘲弄，寂寞而丢脸的生命，也许有一天，寂寞而丢脸地死亡。但愿女人不要再把男人当作理想了，但愿你们别再把男人供在神坛上崇拜了，否则就会毁了别的生命，像你这么彻底毁了我的生命一样——尽管我曾经这么狂爱过你！

*安妮在1944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了这部戏剧。

•

1944年5月12日

妈妈在爸爸生日的感慨，1944*

一九四四

五十五岁。

战争不息

头发稀少。

金钱稀少，而且

食物稀少

礼物，早已遗忘。

一小盒糖浆

我们无法获得其他，

这是一段囊中极度羞涩的时光。

可皮姆依旧信心满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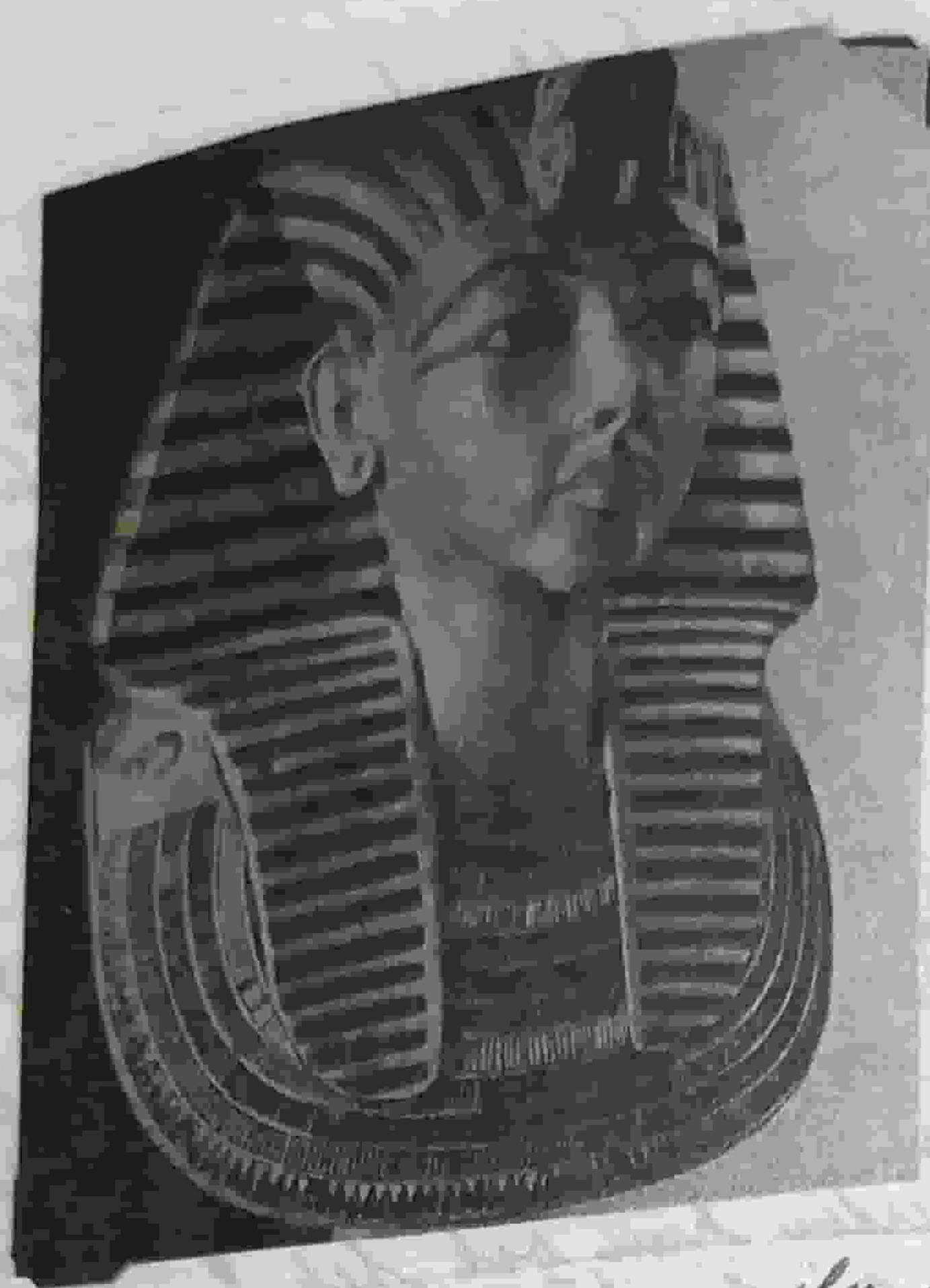
“战争进行得很顺利！”

因为，究其根源，青少年时期比成年时期更加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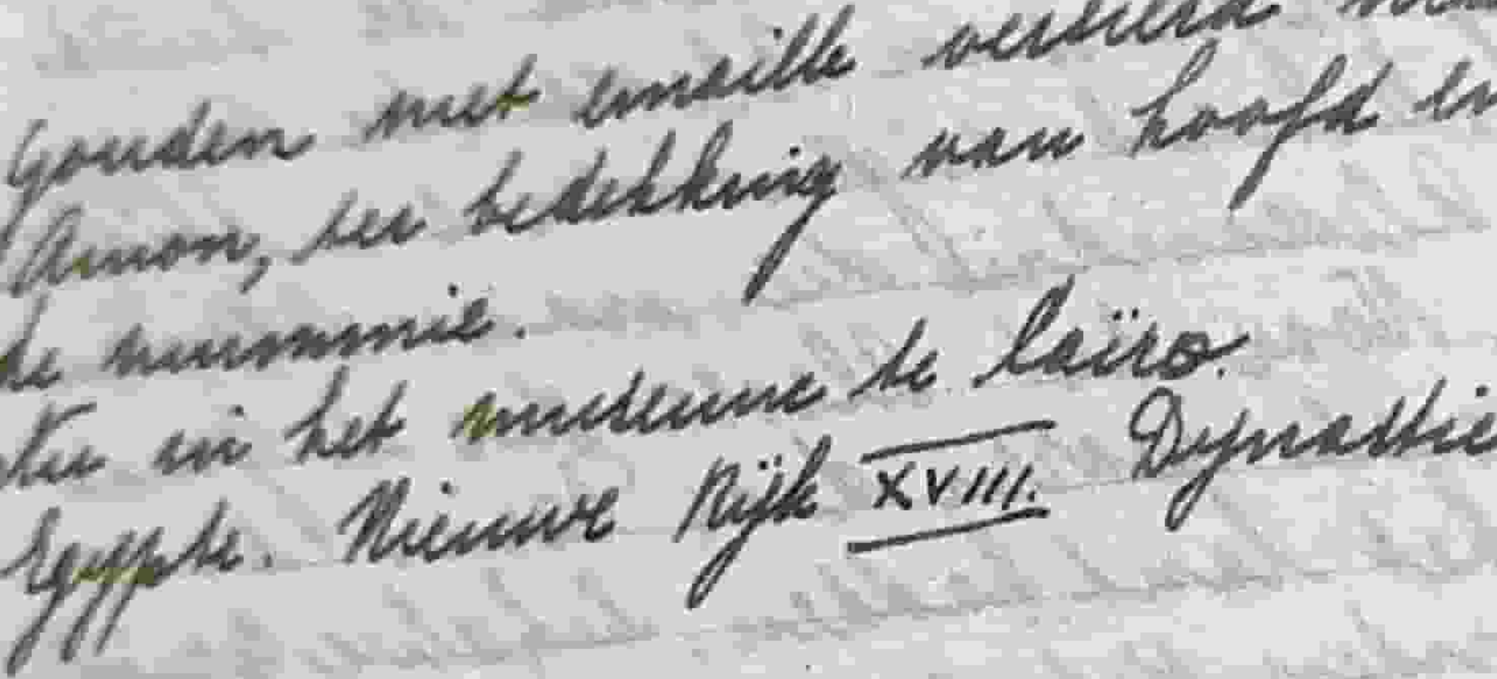
不懂倾听的人便也无法倾诉。

*安妮在1944年7月15日的日记中写下了相同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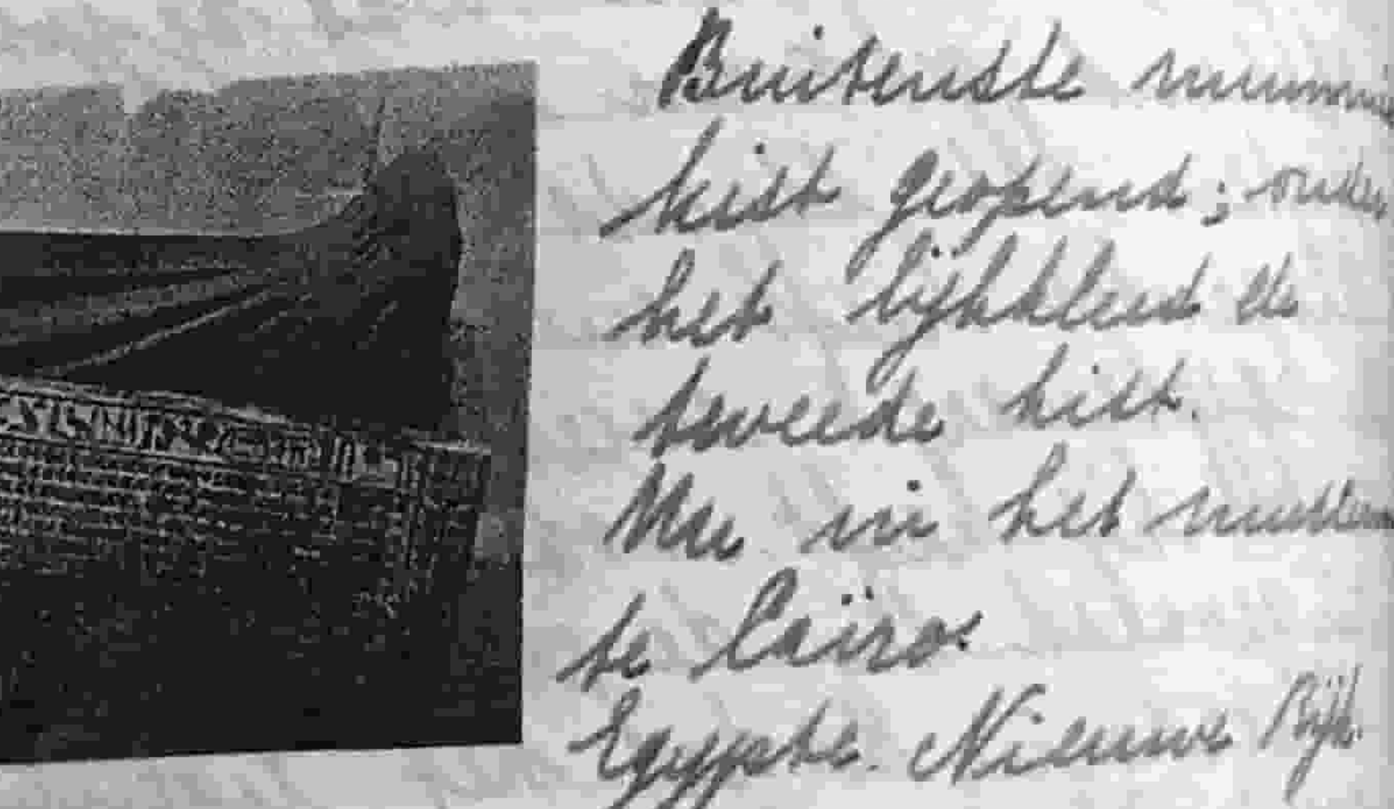
Archief: Kunst in Neelol A 63



Gouden met emaille versierd masker van Tut-ench-Amon, ter bedekking van hoofd en schouders van de mummie.
Nu in het museum te Caïro.
Egypte. Nieuwe Rijk XVIII. Dynastie ± 1350 v. Christus.



Buitenste mummiekist geopend; onder het lijkkleed de tweede kist.
Nu in het museum te Caïro.
Egypte. Nieuwe Rijk.
XVIII Dynastie ± 1350 v. Christus



Buitenste mummiekist van Tut-Ankh-Amon, hout met goud overtrokken. Nu in Egyptisch museum te Caïro.
Archief: Kunst in Beeld A63

埃及书

HET BOEKBOEK

前言

迄今为止，安妮写就这本所谓《埃及书》的原因依旧无人知晓。或许她在开始藏匿之前就已经开始书写，并在后屋延续了这项工作。1943年7月13日（参见第292页的小故事《最棒的桌子》），她写到了与斐伏尔（杜塞尔）之间就他们的（写字）桌子使用权的争吵，他喊道："不过是些神话，算什么工作……"这也许表明了她当时正在撰写她的《埃及书》。

在此，这段文字首度出版。与《美文美句摘抄本》相同的地方在于，这段文字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安妮本人书写的。大多数的文字都是她从活页的《图像艺术观》文集中抄录下来，她还从中剪下图片，随后贴到她的笔记本上。它们在下文中以【图片】标注。这本"剪贴簿"中鲜见的几个长篇文字段落或许是由安妮阐述的，例如有关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的通识段落，以及相关人物，例如商博良和伯里克利的段落，为此，她预留出了笔记本左侧的页面。粘贴的图片和相匹配的文字说明大多在右侧的页面上。

《埃及书》之所以被收录至文集中，是因为这些文字展示了安妮孜孜不倦地在做着哪些事情。

【图片】

上图：泰尔[1]，这座城市用船只将应缴的课税运往亚述[2]。

下图：环状墙内的军营及操练的军队。两块长形浮雕都被安置在尼尼微[3]附近一座宫殿的门上，用作青铜装点，出自萨尔玛那萨尔二世[4]时代。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出土，约公元前 85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95

•

【图片】

萨尔贡大帝[5]之子，城邦统治者纳拉姆辛的胜利石碑。

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6]出土，约公元前 28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84

•

【图片】

1 泰尔，别名“提洛”，在基督教和合本《圣经》中被译为“推罗”，是古代腓尼基人的城市，现今黎巴嫩第四大城市，也是该国的主要港口之一。

2 亚述，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西亚奴隶制国家。

3 尼尼微，西亚古城，是古亚述王国的首都。

4 萨尔玛那萨尔二世（公元前 1392—公元前 1020），中亚述时期的亚述国王，在位时间公元前 1031 年—公元前 1020 年。

5 萨尔贡大帝（阿卡德），在位时期约公元前 2334 年—公元前 2279 年，是古代阿卡德王国的开创者，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常备军的君主。

6 苏美尔，古代地区名，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

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岩石艺术，康巴里勒斯洞窟及逢德果洞穴。
阿尔塔米拉洞窟位于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脉。

•

【图片】

驯鹿。

•

【图片】

兽群。

•

【图片】

野牛。

档案:《图像艺术观》C1

•

【地图】

埃及地图。

埃及是一个很久以前就已形成文明的国度，其原因主要在于尼罗河。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因此人们学会了建造堤坝和桥梁，以保护自己不受河水的侵害。然而，他们有时不采取任何行动阻拦河水，于是，洪水便会席卷整片国土。不过，土地因此变得肥沃，人们学会在土地上有效地耕作。要是没有尼罗河的话，埃及就会像撒哈拉一样，成为一片沙漠。因此，人们将埃及

称为：尼罗河的馈赠。居住在埃及周边的各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攻克它，但是，只有极少数几次获得了成功。

埃及受到法老的统治，但是，这不过是后人推测的名字而已。法老受到极度的尊崇，祭司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埃及的城市极其稀少，其中最大的城市是孟菲斯和底比斯。由于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因此几座城市里的人们不得不常常为农民们提供帮助。这些人也与其他民族保持贸易往来，并且教会了他们如何耕种土地。很久以后，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埃及被彻底占领，人们在那里建立起大城市——亚历山大港，并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为其命名。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这个国家之前，其主宰为大流士和薛西斯，他们也统领着整片国土，只有希腊除外，他们怎么都无法攻占这个国家。在他们的统治下，埃及经历了多次起义，然而，最强大的君王们懂得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镇压。有史以来，亚历山大是第一位让埃及人民感到了些许的满足的君主，因为他将他们的习俗引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的习俗引入马其顿（根据推测，此处所指的应当是埃及），于是，他们在实际层面成为同一种族。其实，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子。

•

【图片】

用珐琅装点的图坦卡蒙黄金面罩，覆盖于木乃伊的头部和肩膀上。现今陈列在开罗的博物馆中。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 135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53

•

【图片】

木乃伊棺椁的最外层被打开，棺布内包裹的是第二层棺材。现今陈列在开罗的博物馆中。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七王朝。约公元

前1350年。

【图片】

图坦卡蒙最外层的木乃伊棺椁，木制，镀金。

现今陈列在开罗的博物馆中。

档案:《图像艺术观》A51

图坦卡蒙的木乃伊是在一座金字塔内被发现的，侧面刻着圣书文[1]，后来被法国学者商博良[2]破译，为此，他参考了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在罗塞塔被发现，上面刻有三种文字，其中包括圣书文和希腊文。这位商博良先生精通希腊文，并由此破译了圣书文。

【图片】

坐落于吉萨[3]的哈夫拉[4]（希夫伦）和门卡乌拉[5]（孟卡拉）金字塔。

埃及，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约公元前2800年和公元前2750年。

【图片】

1 圣书文，或称圣书体，即古埃及象形文字。

2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埃及学家，第一位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并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

3 吉萨，埃及城市，吉萨省首府，位于尼罗河下游。

4 哈夫拉，又译卡夫拉，是埃及第四王朝的第四位法老，建立了世界第二大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

5 门卡乌拉，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

胡夫[1]（基奥普斯）金字塔。埃及，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约公元前2850年，坐落于吉萨。

档案：《图像艺术观》A9

金字塔很大，形状似塔，是由石头堆砌而成的。法老早在自己死前就已命人将这些石头堆积成山了。在这样的金字塔内部有大量各种各样的厅室，还有（一个）宝库。国王死去后便会被葬在专门为他建造的金字塔内。

•

【图片】

图坦卡蒙陵墓，坐落于底比斯。前室，其北面的墙上有一扇通往墓室的门。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350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48

•

【图片】

斯尼夫鲁[2]的金字塔，坐落于美杜姆。埃及，古王国时期，第三王朝，公元前2900年。

•

【图片】

哈夫拉金字塔的斯芬克斯[3]，坐落于吉萨。埃及，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约公元前2700年。

---

1 胡夫，埃及第四王朝的第二位法老。

2 斯尼夫鲁，生卒年不详，是埃及第四王朝的创建者。

3 斯芬克斯，古埃及和古希腊神话中均提到过的怪物，传说中有三种斯芬克斯，一般指狮身人面像。

档案:《图像艺术观》A11

薛西斯（一世）国王是大流士（一世）国王的继承者。正当大流士国王又想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与希腊作战时，他去世了。薛西斯国王在他父亲后立刻接手军队，将其壮大。但是，他并没能战胜希腊人。

•

【图片】

随从们举着扇子和遮阳伞为薛西斯国王引路。

遮阳伞是地位的象征。波斯波利斯[1]的浮雕。

档案:《图像艺术观》B120

•

【图片】

乌尔[2]的宫殿或庙宇废墟。背景是一座露台建筑（观星台或者金字形神塔）的遗址。墙体的核心部分是黏土岩，外层是砖块。美索不达米亚，新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 55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 》A82

•

【地图】

美索不达米亚。

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也就是距今约 5000 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居住着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苏美尔人。与埃及的几近

1 波斯波利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个都城，位于现伊朗扎格罗斯山区的一盆地中。

2 乌尔，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古城。

与世隔绝相反，美索不达米亚几乎完全敞开。美索不达米亚地处两河流域。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比埃及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多得多。况且，美索不达米亚发动了许多战争，除了掠夺以外，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贸易往来。此外，两河流域的各个民族通过他们的贸易往来，对其他国家（民族）产生了许多影响。首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伟大国王就是汉穆拉比[1]，他的法典被刻写在两米高的玄武岩石柱上。《汉穆拉比法典》一度非常重要，因为他为百姓们启用了一项不同以往的新法典（再也不允许任何人自行审判）。我们将两河流域的文字称为楔形文字或是钉头文字。起初，巴比伦人的宗教信仰形态是每一个城市都信奉自己的神祇。例如马尔杜克是巴比伦城的守护神，而沙玛什（太阳神）则是另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可是他也同样非常著名。后来，某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往往演变成为整个王国的守护神，例如马尔杜克。对于巴比伦人而言，神祇的自然之力很是重要，说到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及沙玛什（太阳神）。他们还会用星象进行占卜，并称之为占星术。后来，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专门研究星象的学科——天文学。就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依然保留着这门“占星术”的残存部分：我们将某些人的出生说成吉星高照。犹太方式（犹太教？）中保存了它遗留下来的一部分。相反，在荷兰语中，人们却用（采用？）日耳曼人的部分宗教信仰以及一些词语。

•

【图片】

巴比伦的城门。那波帕拉萨尔[2]国王时代。

美索不达米亚，新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 61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81

---

1 汉穆拉比，阿摩利人的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任国王，在位时间约公元前 1792 年—公元前 1750 年（中年表），或公元前 1728 年—公元前 1686 年（短年表）。他在一连串战争中击败邻国，将巴比伦的统治区域扩展至整个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从而使巴比伦第一王朝达到全盛。

2 那波帕拉萨尔，新巴比伦王国的开国君主，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626 年—公元前 605 年。

【图片】

拱顶墓室，有可能是家族陵墓，因为每一个墓室的面积都容得下好几口棺材。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时期。

档案：《图像艺术观》A91

【图片】

汉穆拉比国王的法典石碑，国王从一位太阳神的手中接受了法典。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 2000 年。

【两张图片】

两座石碑：国王敬太阳神沙玛什。

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 20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82

【两张图片】

早在巴比伦王国成立之前的苏美尔城邦统治者的雕像（也有可能是女祭司）。两座雕像均来自拉格什[1]，铁罗。左边：约公元前 3000 年，右边（古地亚王后）约公元前 2500 前，美索不达米亚。

1 拉格什，苏美尔城邦，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铁罗。

档案:《图像艺术观》B80

【图片】

国王头像。亚述时期，公元前 8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90

【图片】

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1]猎狮。国王宫殿的雪花石膏浮雕。位于尼姆鲁德－迦拉[2]。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时期，约公元前 87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93

【图片】

突袭敌方堡垒。右边是发动进攻的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国王前面是一个巨大的攻城机器——一座可移动的炮台以及攻城槌。敌人试图用锁链把攻城槌拉到高处，以免遭受破坏。亚述的士兵往锁链上挂上钩子，将攻城槌对准敌人的城门。双方都拈弓搭箭，被射中的人从堡垒的墙上摔落。雪花石膏浮雕出自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位于尼姆鲁德－迦拉的宫殿。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时期，约公元前 87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94

1 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亚述国王。

2 尼姆鲁德－迦拉，亚述古城遗址，建于公元前十三世纪，位于底格里斯河河畔，原名迦拉（卡拉赫）。

【图片】

马前手驾着铁甲车，向一座堡垒发动攻击。国王在他的宝座上指挥进攻。

【图片】

萨尔贡大帝的宫殿。大阶梯旁的城门建筑。

【图片】

重建工作。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时期，约公元前 72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87

波斯

在尼尼微没落后大约半个世纪，与米底王国[1]一脉相承的波斯人懂得了如何才能获得自由。那一时期，统治者是一位名叫居鲁士的国王。大约公元前550年，波斯人将居鲁士奉为自己的国王。波斯征服了吕底亚[2]、巴比伦尼亚[3]以及一系列小国，直至最终占领整个小亚细亚，或者说是中东地区。俯首称臣的百姓并没有受到苛责，以色列人和腓尼基人更是受到了波斯人的优待。腓尼基的贸易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克洛伊索斯之子冈比西斯（此处应为安

1 米底王国（又称玛代王国）是一个以古波斯地区为中心的王国。公元前 612 年，曾联合新巴比伦王国围攻亚述帝国重镇尼尼微，并取得成功。公元前 605 年，亚述帝国灭亡，尼尼微亦随之没落。

2 吕底亚，小亚细亚中西部的一个古国，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 546 年。

3 巴比伦尼亚，美索不达米亚中南部，幼发拉底河谷的古代文化地区，其首都为巴比伦。

妮的笔误，正确所指的可能是居鲁士二世）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君王。他在公元前525年征服了埃及，可是，埃及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民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重获自由，冈比西斯二世总也没能做到令他们完全臣服于自己。冈比西斯二世后，王国变得极度（这里缺少一个词），然而，大流士迅速到来，在公元前521—公元前485年期间进行统治，重新建立了秩序。他将波斯统领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拥有正规的行政机构，并被划分为多个省份，受地方行政官（总督）管辖。不幸的是，因为大流士想要向西扩展自己的王权，因此与希腊人起了冲突，然而他和他的儿子薛西斯一样，都没能想到征服他们的办法。

•

【图片】

古列（居鲁士）的陵墓，位于帕萨尔加德[1]，美索不达米亚，约公元前530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00

•

【图片】

大利乌（大流士）的崖壁陵墓，波斯波利斯，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时期，约公元前500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08

•

【图片】

大流士国王的波斯保镖。波斯波利斯宫殿的浮雕。

1 帕萨尔加德，位于现伊朗境内，建于居鲁士时期，为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第一个都城。

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时期，约公元前 500 年。

•

【图片】

大流士国王与一条恶龙搏斗，象征善恶之间的斗争（奥尔莫兹德[1]对抗阿里曼[2]）。

档案：《图像艺术观》B122

•

希腊

【地图】

希腊地图，标有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定居点。

档案：《图像艺术观》A132

•

三种希腊式样的柱头。

【图片】

爱奥尼亚式，山门（雅典卫城）。

•

【图片】

科林斯柱式，圆形墓穴（埃皮达鲁斯）。

---

1 奥尔莫兹德，常译为阿胡拉·马兹达，是古伊朗的至高神和智慧之神，被尊为“包含万物的宇宙”。

2 阿里曼，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中奥尔莫兹德的宿敌，一切罪恶和黑暗之源，居住在深渊之中。

【图片】

多立克柱式，山门（雅典）。

档案:《图像艺术观》A153

•

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柏拉图是这几个世纪之中最著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是一个极好、极有思想的人，还很乐于助人。

•

【图片】

别迦摩[1]的剧场，小亚细亚。和所有的希腊剧场一样，它也建造在一座山坡之上，剧场内的座位是敲凿出来的。座位与舞台之间有一个半圆形的空间，便是乐池，为配合演出的合唱团而设。舞台高高的后墙已不复存在。希腊式，约公元前 2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55

•

【图片】

一位拳击手的头像。青铜，希腊式，约公元前 325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178

•

【图片】

1 别迦摩，位于小亚细亚的古国，现在土耳其境内。

苏格拉底。原本白色（大理石），约公元前 3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176

赫尔墨斯是希腊众神之一，他的父亲是宙斯。赫尔墨斯是诸神的传旨者和信使。赫尔墨斯必须陪同死去的灵魂行走，为他们指明前往卡戎[1]所在地和斯提克斯河[2]的路。由于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将他收到的信息传递出去，因此，他的凉鞋插上了翅膀，而当它们无法满足他的速度时，他的帽子上也出现了翅膀。

【图片】

一名运动员的头像。约公元前 340 年，希腊式。

档案：《图像艺术观》B178

【图片】

普拉克西特列斯[3]的赫尔墨斯。菲狄亚斯[4]学派的“高级风”过后，普拉克西特列斯及其学派引导了“典雅风”。希腊式，约公元前 35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174

公元前 461 年，伯里克利[5]接管雅典。现如今，人们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

1 卡戎，古希腊神话中冥王哈得斯的船夫，负责护送死者渡过冥河。

2 斯提克斯河，古希腊神话中的冥界之河，传说为苦难之河、守誓之河、愤怒之河，是进入冥界的必经之路。

3 普拉克西特列斯，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著名雕塑家。

4 菲狄亚斯（约公元前 480—公元前 430），雅典人，是古希腊雕刻家、画家、建筑师。

5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公元前 429），雅典黄金时期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他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著名思想家。

大的政治家之一。当伯里克利接手管理的时候，他试图扩大雅典的势力，想要实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同盟[1]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许多在此之前一直提供船只的同盟城邦改为提供财政支持，同盟金库迁往雅典，所有成员都被强制向雅典缴纳钱款。如果平民在战争中奋战，那么他们就将得以加入公职人员的队伍，并且可以在法院占据一个席位。亚略巴古[2]被剥夺了废除人民大会所作决议的法律职能。伯里克利也十分热爱艺术，他请杰出的艺术家建造精美绝伦的建筑和宫殿，并精心装点一切。贫穷的公民可以分文不付地走进剧院。他让他们列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演说。由此，他令百姓具备了些许才能，无论什么都略知一二。

•

【图片】

希罗多德[3]。希腊原作品的罗马复制品。

出自公元前四世纪。

•

【图片】

伯里克利。罗马复制品，原作品为希腊出品。

约公元前 44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176

•

1 即提洛同盟，公元前 478 年，希腊城邦中雅典、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因金库设在提洛岛，而被称为“提洛同盟”。其目的原是多个城邦为继续对付波斯而联合作战，后成为雅典称霸的工具，故又称“雅典海上同盟”。

2 亚略巴古，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部，是古典时期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法院。

3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 484—公元前 425），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被尊称为“历史之父”。

【图片】

小型、算不得十分成功的大理石复制品，原作品为菲狄亚斯出品的帕特农神庙的雅典娜雕像。原作品是希腊出品，复制品为罗马出品，约公元前450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154

•

【图片】

雅典卫城上帕特农神庙的西北侧，八根立柱的围柱式建筑（八柱式），由伊克蒂诺斯[1]和卡利克拉提斯[2]修建。这座建筑由菲狄亚斯主持建造，其中部分由他亲手完成。希腊出品，多立克柱式，公元前447年—公元前432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38

•

【图片】

雅典卫城上帕特农神庙的东南侧。十七世纪，神庙中部的整个顶部遭到轰炸。上图展现了该建筑在1929年重修之前的状况。希腊式，多立克柱式，公元前447年—公元前432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37

雅典娜是智慧与战斗的女神。她屹立在帕特农神庙里，手里拿着一把长矛，长矛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闪闪发光。当士兵们从战场返回雅典或是离开雅典去征战时，他们就能看见，战斗的女神与他们同在，因此，他们必定能安然无恙。

---

1 伊克蒂诺斯，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的建筑师。

2 卡利克拉提斯，是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古希腊的建筑师、雕刻家。

德尔斐[1]主要因其神谕而得名。这一神谕所说的其实不过就是大地的裂缝而已，那里弥散出令人麻痹的气体；地面上摆放着一个三脚架，那上面坐着一位女祭司。她完全受到了气体的麻痹，如果有人问她什么问题，她的回答便会前言不搭后语。可是希腊人认为那是神明阿波罗，认为他在此预言自己的旨意，并且将其附上了许多意义。

•

【图片】

米隆[2]的《掷铁饼者》。现代的青铜复制品，头像出自兰切洛蒂复制品，身体源自梵蒂冈的复制品。原作也是青铜制造。希腊式，阿提卡学派，约公元前450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150

•

【两张图片】

左侧：雅典娜女神的头像（仿米隆），希腊式，约公元前 450 年。

右侧：古典大理石复制品，仿菲狄亚斯的雅典娜，约公元前 45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152

•

【图片】

一位女神的头像。更细腻的形象展示，体态尽显优雅，衣着上的褶皱体现出优美的姿态，是这件作品的显著特征。希腊式，爱奥尼亚式，约公元前470年。

---

1 德尔斐，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

2 米隆（公元前 472—公元前 440），古希腊雕刻家。

档案:《图像艺术观》B142

【图片】

德尔斐的体育场，用于赛跑。一侧的座席是在山坡上敲凿出来的，另一侧的是搭建起来的，总共能容纳 7000 名观众。起跑线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每然清晰可见。希腊式，有可能是公元前 5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57

【图片】

一位女神的头像。形态尽显刚毅，呆板的身体姿势和略显僵硬的面部表情（笑容）是这件作品的显著特征。希腊式，多立克柱式，约公元前 6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B142

【图片】

位于迈锡尼[1]的圆顶墓（被世人称为阿特柔斯[2]的宝库），希腊式。克里特－迈锡尼时期，约公元前 13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30

【图片】

1 迈锡尼，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阿尔戈斯平原上的一座爱琴文明的城市遗址。

2 阿特柔斯，古希腊神话中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伊利斯国的国王。

古特洛伊的城墙，由凿过的石头筑成的巨石城墙。

现如今，尽管石块形状和大小不一，可是严丝合缝。约公元前 13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25

•

【图片】

迈锡尼的狮子门。巨石墙体的第三种风格，石块绝大多数是以直线凿成的。

希腊式，克里特 - 迈锡尼时期，约公元前 14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29

•

【图片】

梯林斯[1]宫殿的拱顶走廊。建筑风格彰显了巨石墙体最原始的形态，希腊式。

克里特 - 迈锡尼时期，公元前 1500 年。

档案: 图像艺术观 A125

•

【图片】

克里特岛上克诺索斯[2]王宫的采光天井和台阶，希腊式。

克里特 - 迈锡尼时期，约公元前 1500 年。

档案:《图像艺术观》A121

1 梯林斯，希腊迈锡尼文明的一个重要遗址。

2 克诺索斯，克里特岛上的一座米诺斯文明遗迹，被认为是传说中米诺斯王的王宫。

【笔记本末尾处】

安妮·弗兰克

梅尔韦德广场 37[II]

阿姆斯特丹（Z.）

电话：90441

HERINNERING
AAN MIJN
SCHOOLJAAR
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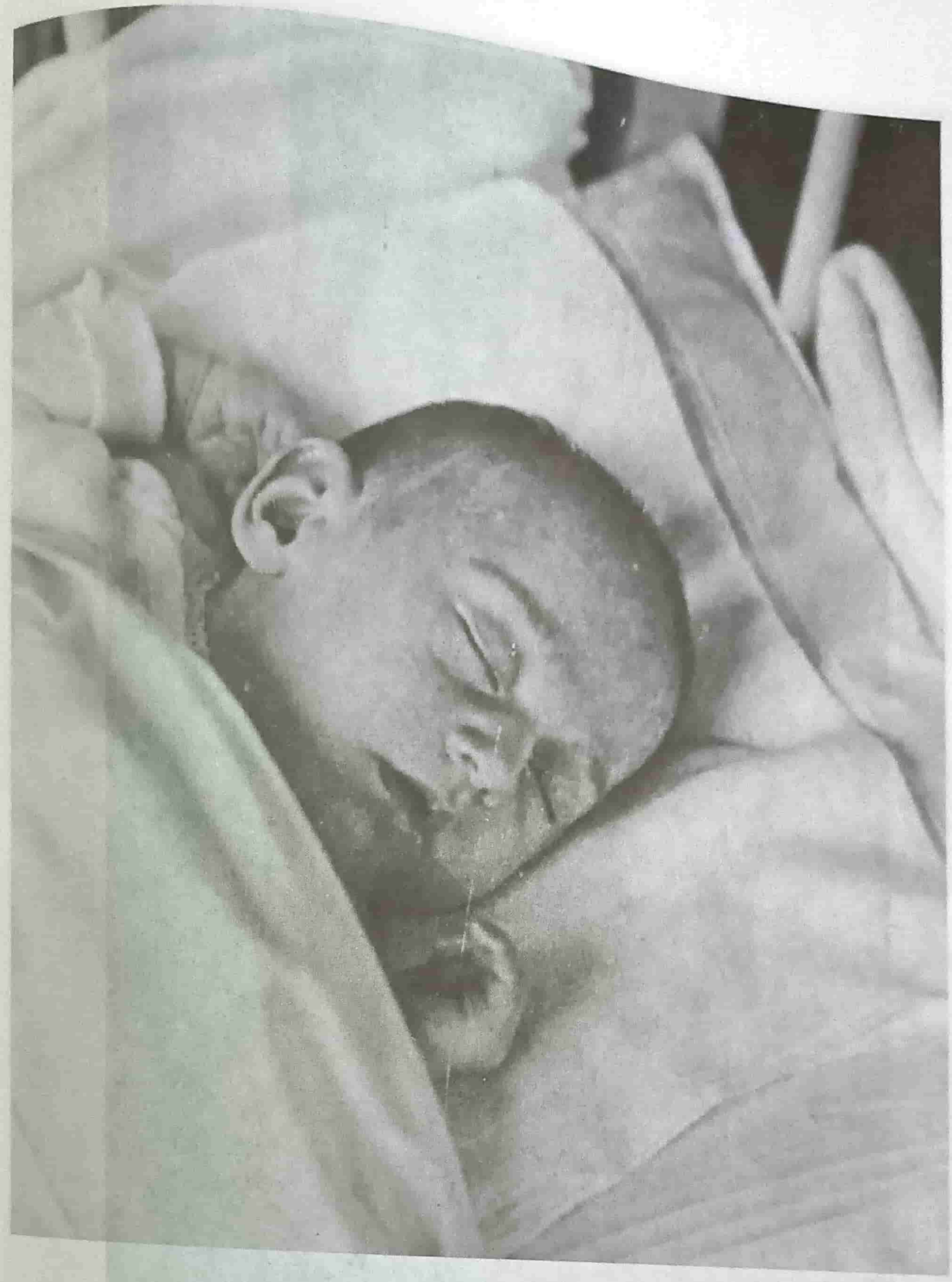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照片

FOTOS

编者的话

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姐姐玛戈特有许多照片留存，因为她们的父亲曾是一名狂热的摄影师。照片入选此书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它们必须能展现安妮不同的人生阶段。此处也收录了她身边其他人、后屋里的同伴们和藏匿期间他们的每手们的照片。除此之外，此处还刊印了她日记中数页的副本以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两份死亡证明。



安妮·弗兰克，1929年，出生四个星期

安妮在吃东西

从左至右：安妮的姐姐玛戈特、安妮、她的堂兄斯蒂凡和她的母亲伊迪丝·弗兰克（有可能是1930年）

安妮，约1931年

安妮于锡尔斯－玛丽亚，
约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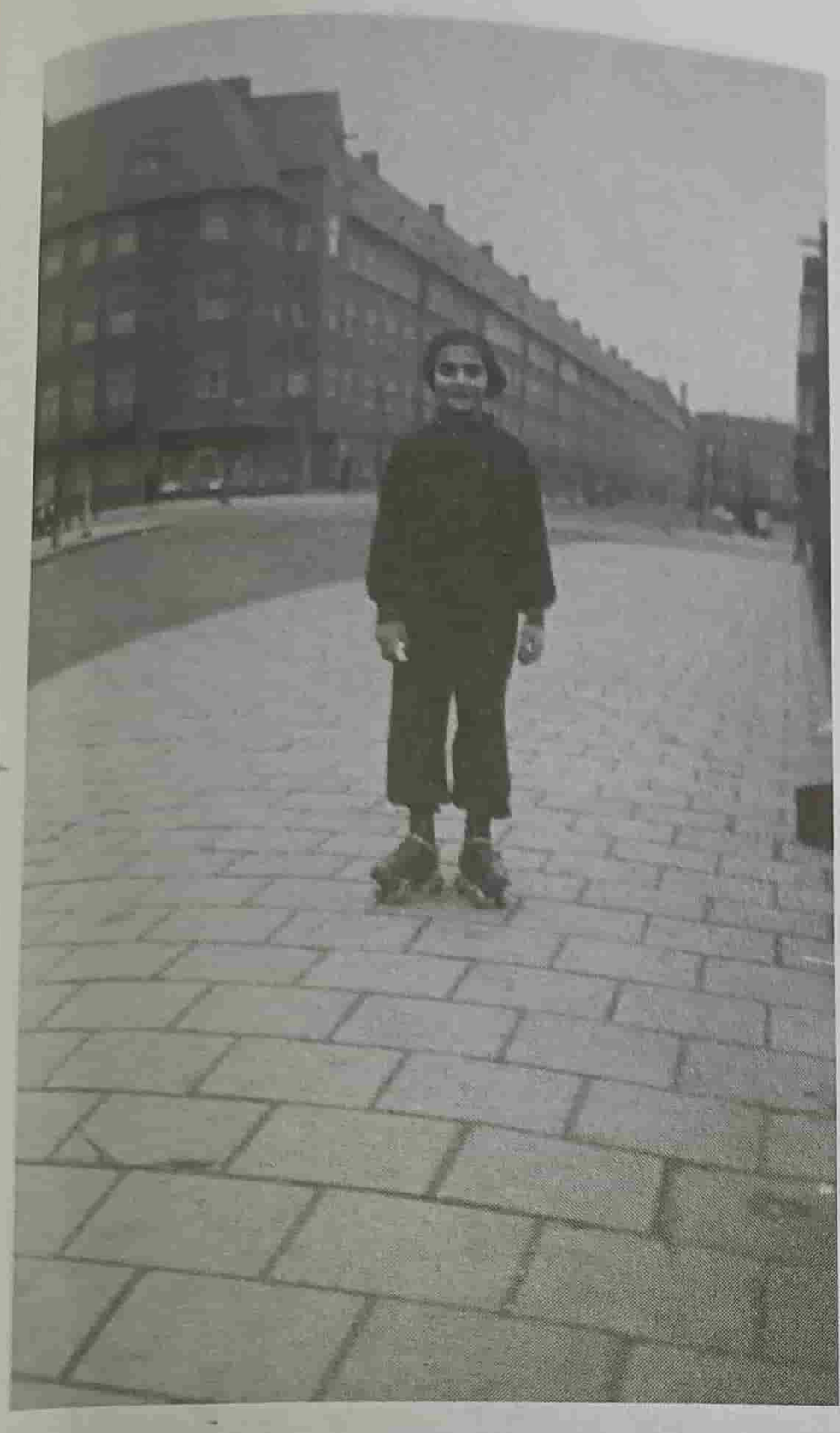
安妮，约五岁

安妮（右）和玛戈特于亚琛，1933 年夏

安妮（左）

安妮（左）和玛戈特于亚琛，1933年夏

安妮，1934年9月11日



安妮，约19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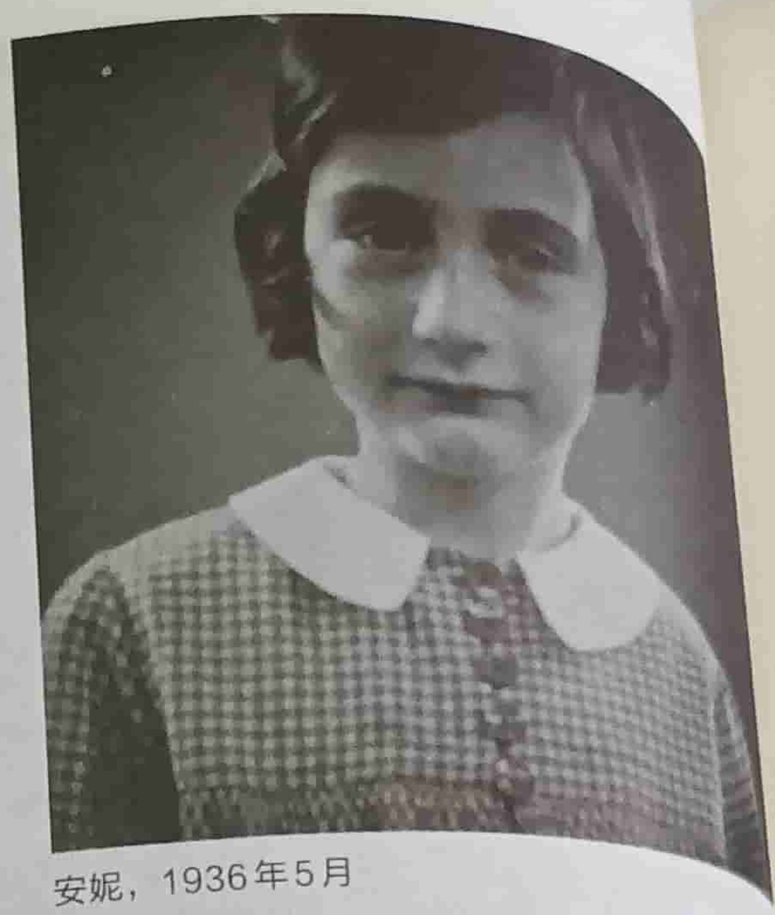
安妮，“纪念我的1935学年”

安妮，约1937年

安妮（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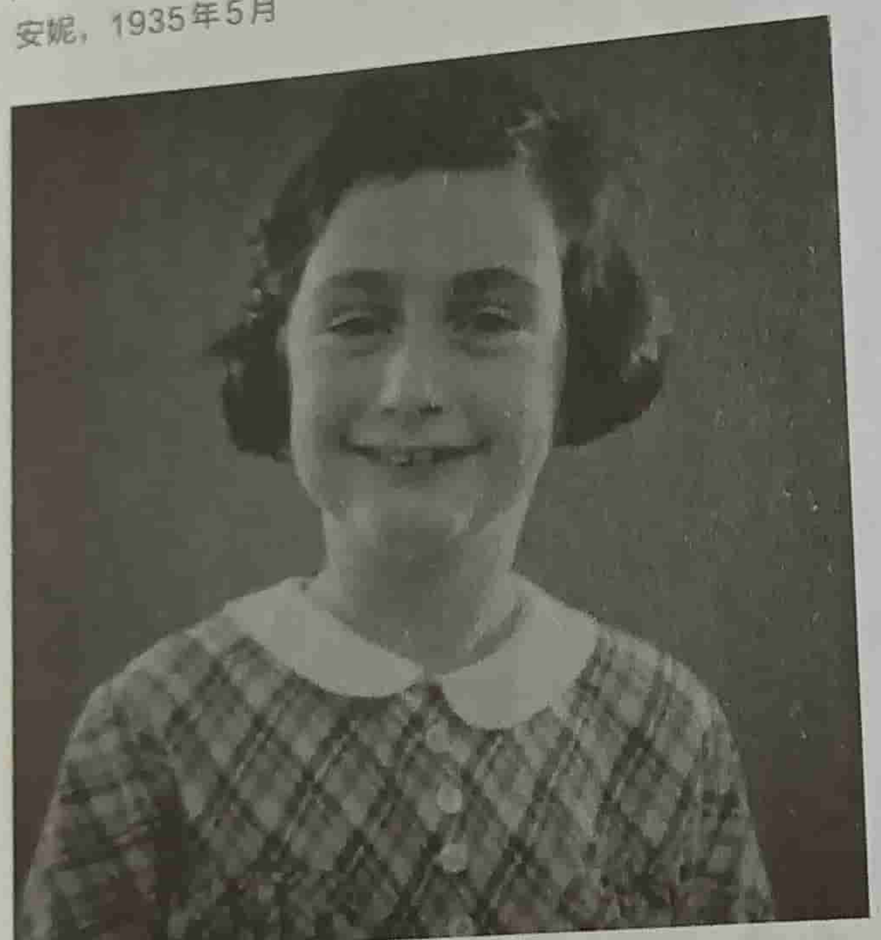
安妮（左起第二个）十岁生日时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1939年

安妮，1935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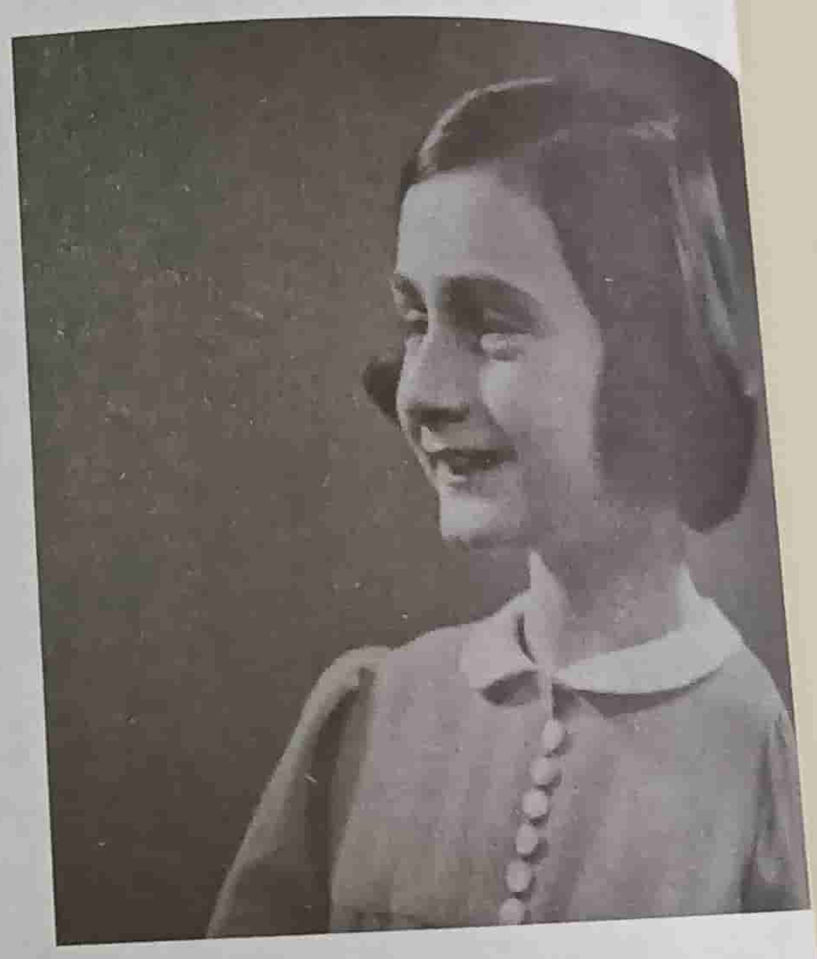


安妮，1936年5月

安妮，1939年5月



安妮，1937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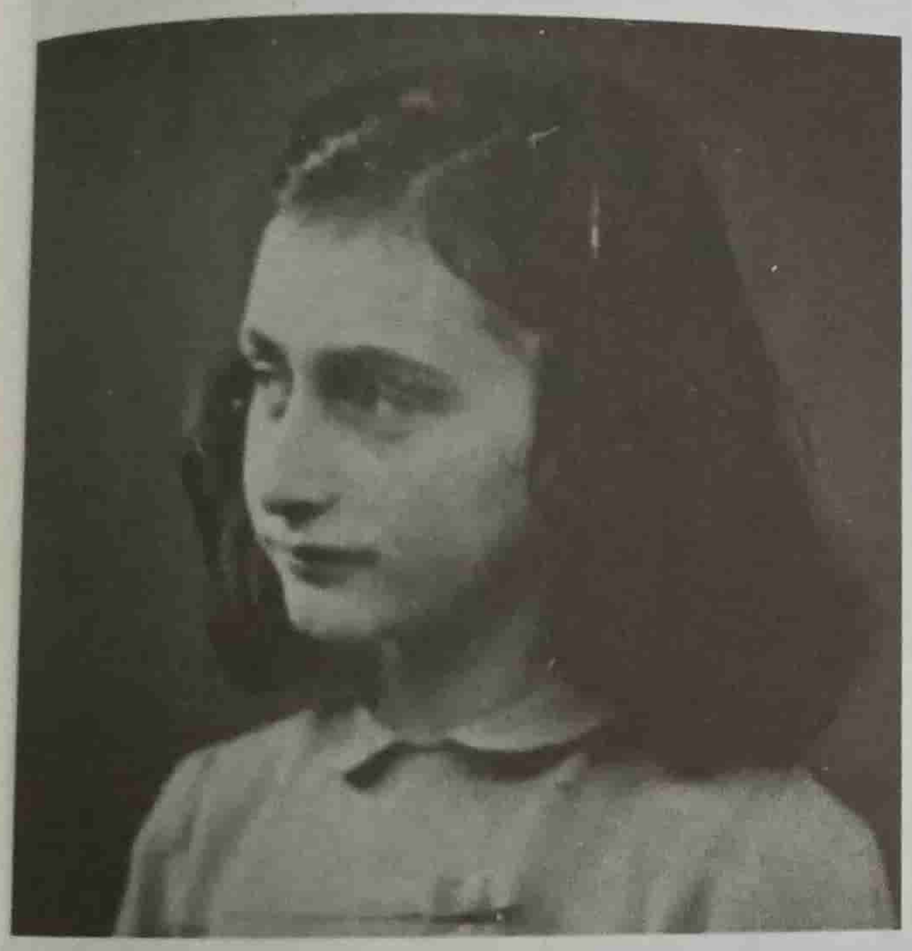


安妮，1938年5月

安妮，1941年5月

安妮，1939年5月

安妮，194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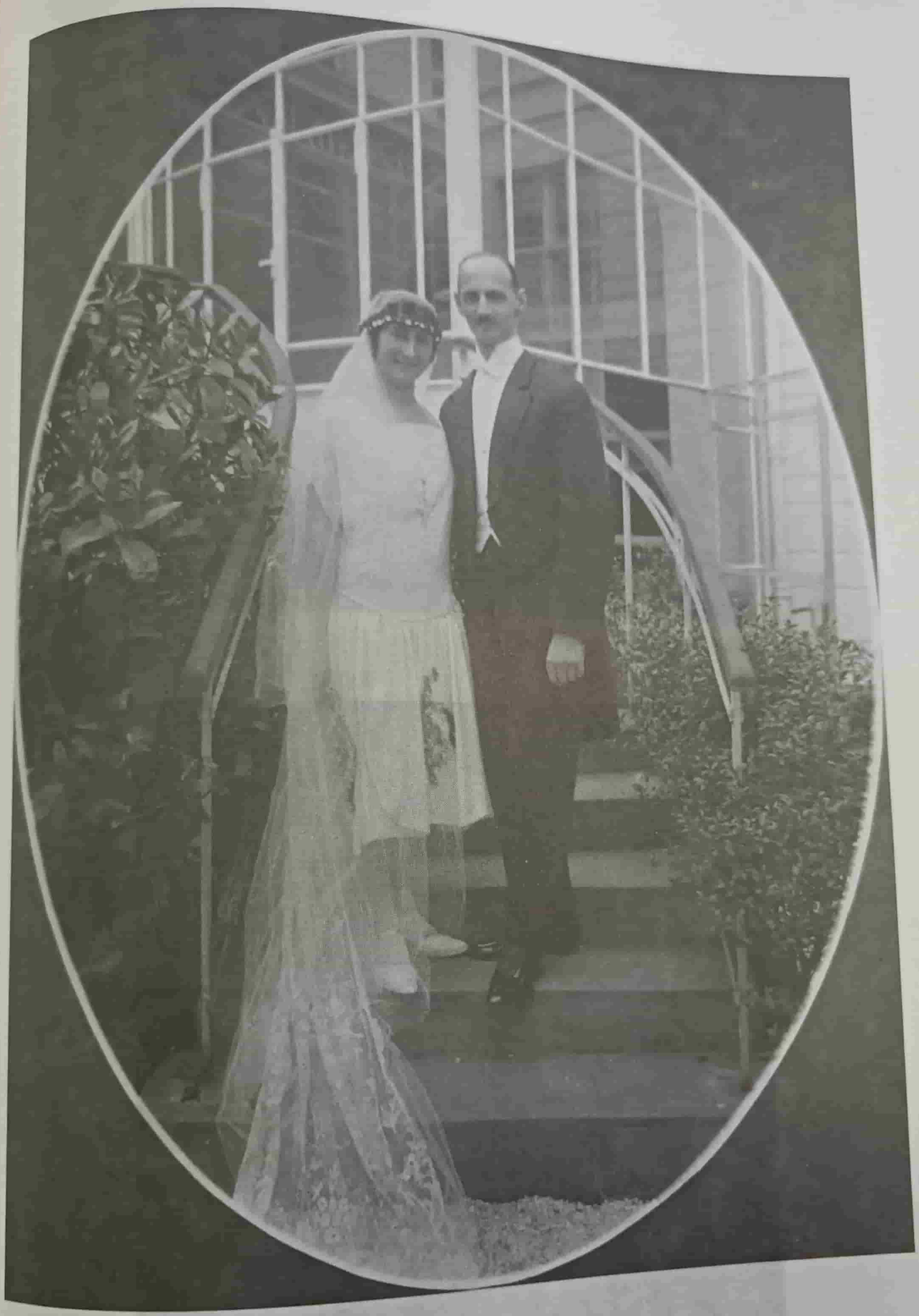


安妮，1941年5月

安妮，1942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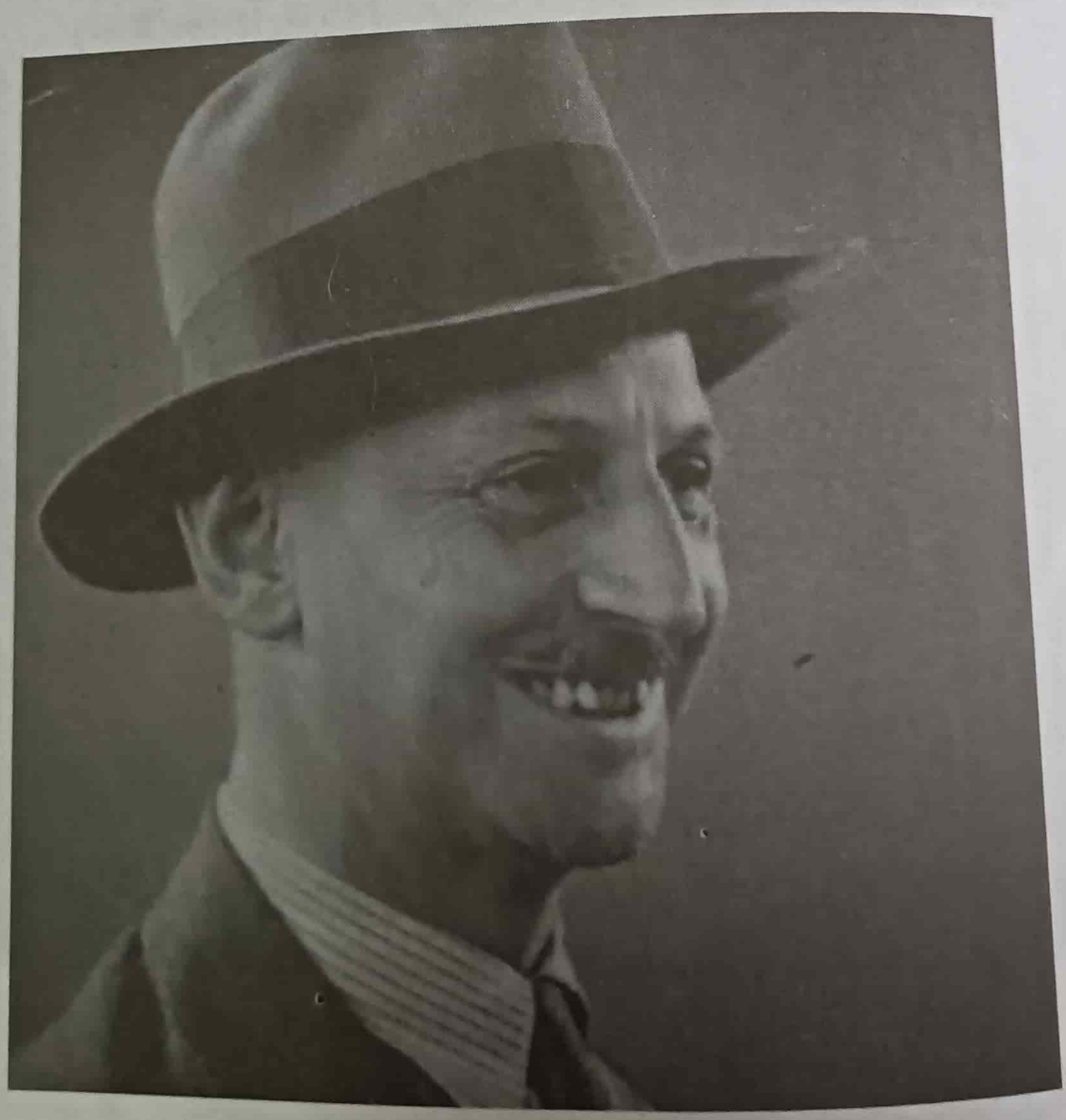
安妮于梅尔韦德广场家里的屋顶露台上，1940年

安妮，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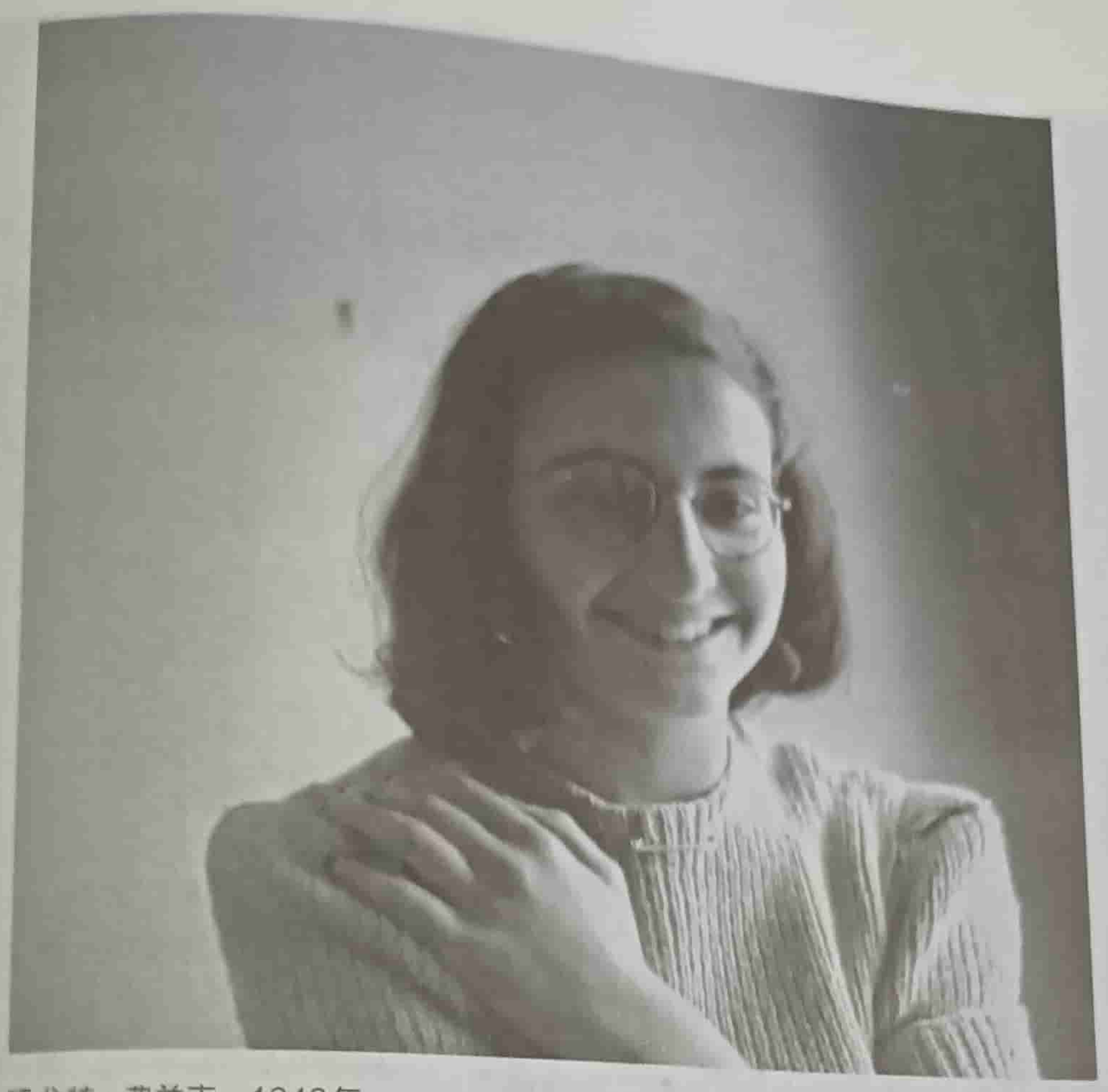


安妮的父母奥托·弗兰克和伊迪丝·弗兰克-霍兰德的结婚照，1925年5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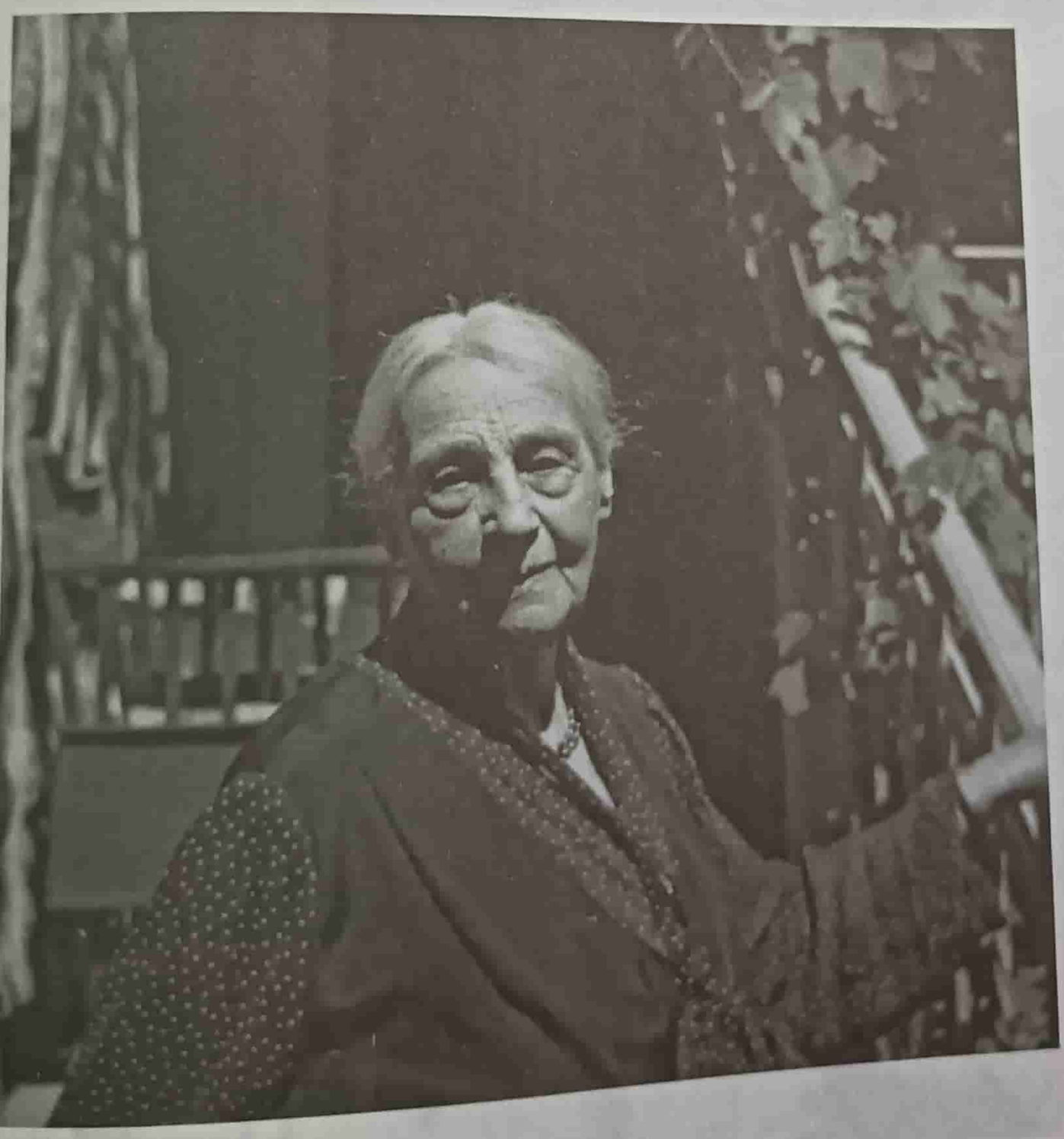
伊迪丝·弗兰克-霍兰德，1935年5月



奥托·弗兰克，193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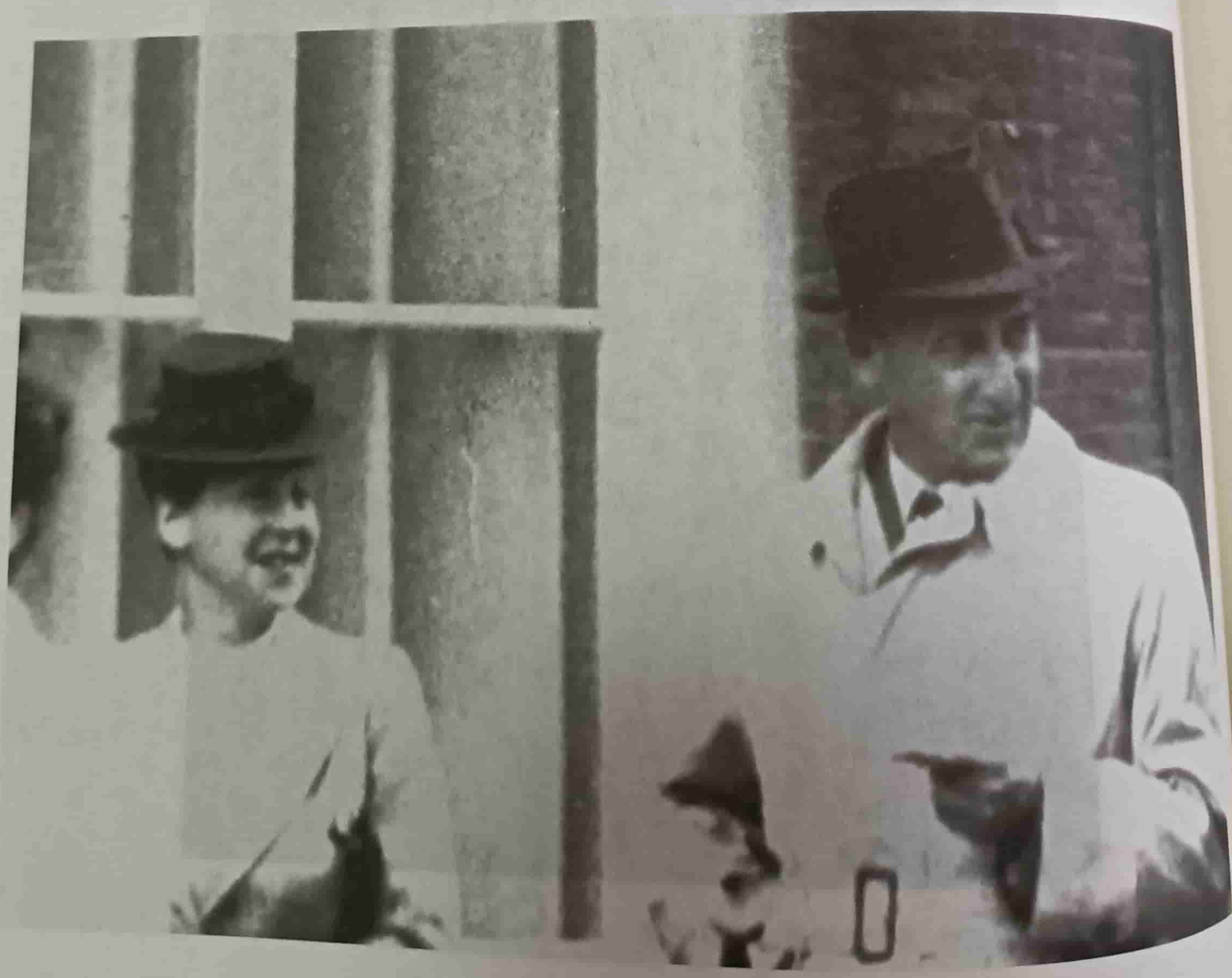
玛戈特·弗兰克，1942年



艾丽丝·弗兰克，安妮的祖母，约1945年

罗莎·霍兰德，安妮的外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赫尔曼和奥古斯特·范·佩尔斯，他们与弗兰克
一家共同居住在后屋里；安妮在日记中将其称
作范·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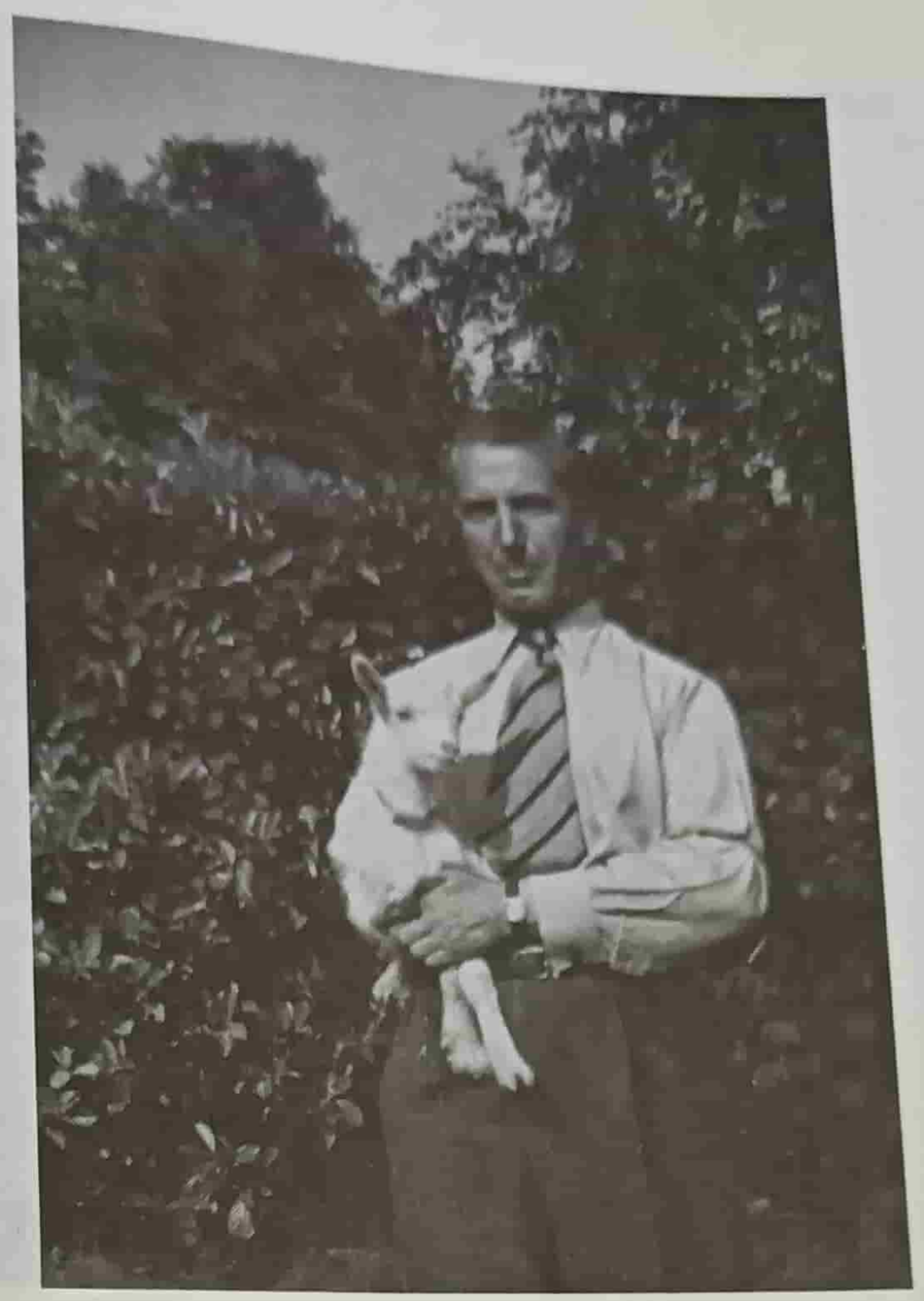


安妮在巴

安妮在巴塞尔的堂兄，斯蒂凡（左）和贝恩德（布迪）·埃利亚斯，约1935年

奥托·弗兰克的欧派克塔公司职员，1941年
从左往右：维克多·库格勒，埃斯特，贝普·弗斯盖伊尔，碧娜和梅普·吉斯

弗里茨·斐伏尔，与弗兰克一家共同居住在后屋里；安妮在日记中将其称作阿尔伯特·杜塞尔



彼得·范·佩尔斯，年约十七岁；安妮在日记中将其称作彼得·范·丹

梅普和杨·吉斯结婚当日，1941年7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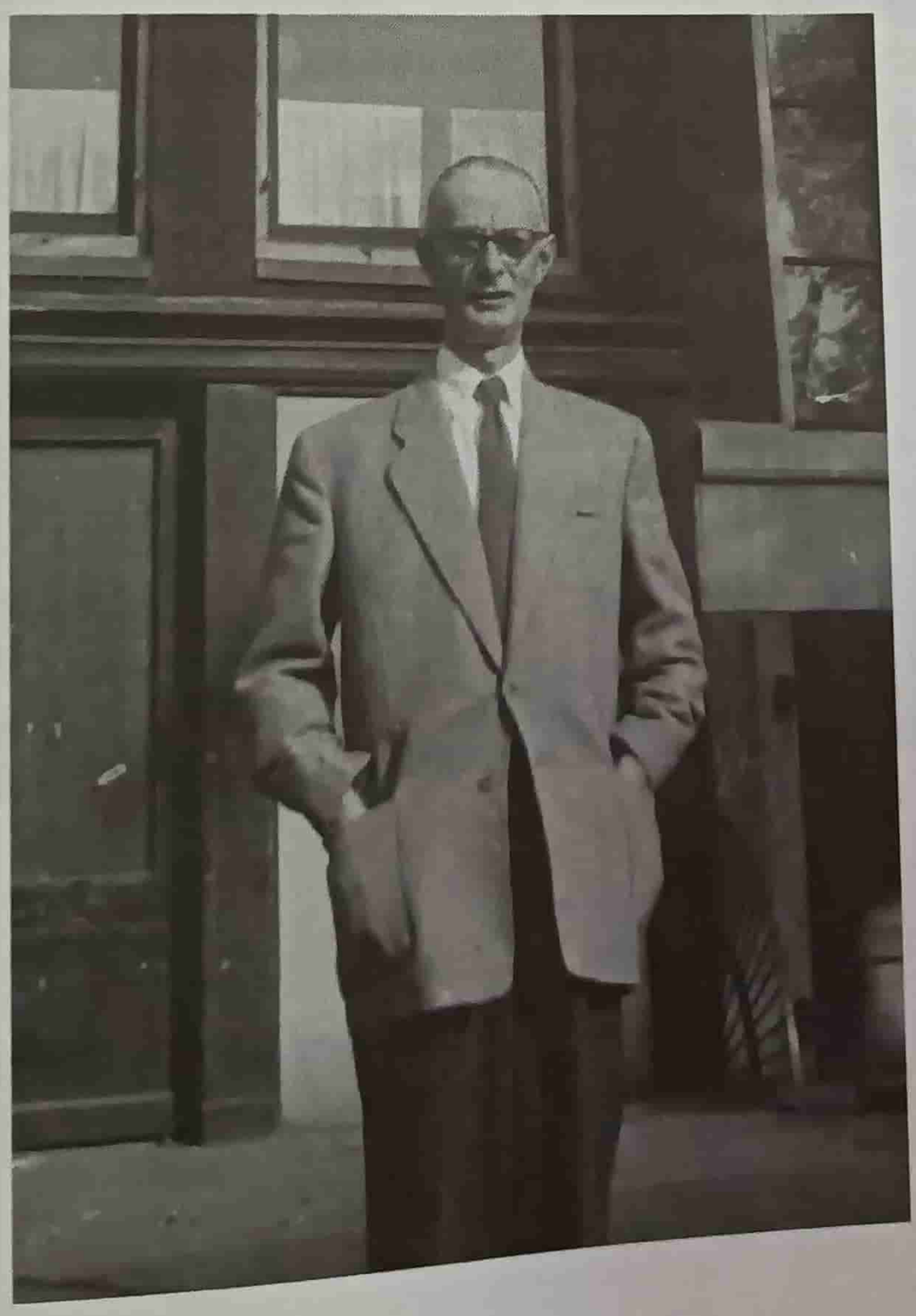
梅普·吉斯（坐在椅子上的）和贝普·弗斯盖伊尔，约1940年

维克多·库格勒，约193

约翰尼斯·克莱曼

维克多·库格勒，约1938年

约翰尼斯·克莱曼



睡衣布袋，安妮于藏匿前绣成，奥托·弗兰克将其赠予安妮的堂兄贝恩德（布迪）·埃利亚斯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4

Liebste Lunie,

5. VII.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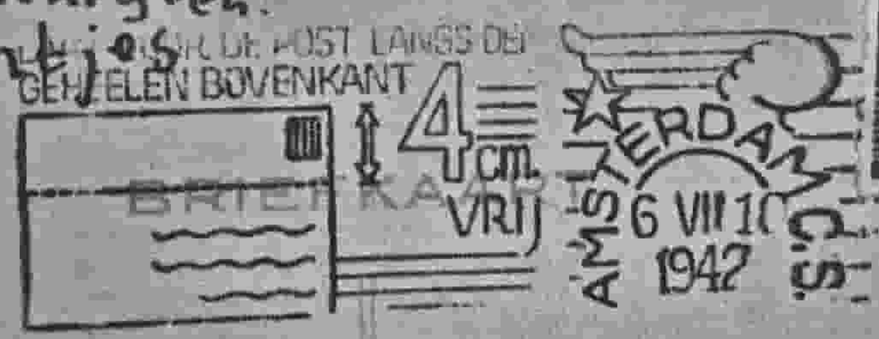
Wir gratulieren Dir alle Beide schon zu Deinem Geburtstag, da wir sicher sein wollen, dass Du unsere Grüße rechtzeitig erhältst u. wir später Keine Gelegenheit haben. Wir wünschen Dir von Herzen das beste. Wir sind gesund u. zusammen, was, aber man muss halt manches in Kauf nehmen. Hoffentlich sind in diesem Jahr noch Freie Kommen sodass wir uns miteinander können. Das wir mit der J. und den Ihren nicht mehr korrespondieren können ist bedauerlich, lässt sich aber nicht ändern. Das muss sie verstehen. Nochmals innige gute Grüße Euer O.

Ik kan jullie de vacan-
tiebrief nu niet schrijven.
groet en en zoe nrijs

Van
Anne.

Alles Beste
Liebe Grüße
Herzliche Wünsche
Margot.

Anne N



275

247 AAN

Frau

296

Lani Elias

Merkstgasse 11

Basel

aan O. Frank
Merwedeplein 37
Amsterdam

一张明信片，附有全部家庭成员的签名，由奥托·弗兰克于藏匿前夕，
即1942年7月5日将其寄给住在巴塞尔的妹妹莲妮·埃利亚斯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Freitag 18-12-'36

liebe omi. ich wünsche dir
die herzlichsten wünsche
zum geburtstag. wie geht es
stefan u. berd. ich danke
tante leni für das schöne
schimannchen hast du
schöne geschenke bekommen?
schreibe mir mal. kusschen
Anne

安妮寄给住在巴塞尔的祖母艾丽丝·弗兰克的信，1936年12月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Ik zal hoop ik kan jou alles kunnen
toevertrouwen, zoals ik het nog aan
niemand gekund heb, en ik hoop dat
je een groote steun voor me zult zijn.

Anne Frank. 12 Juni 1942.

Ik heb het nu een groote drang aan je gehad,
en toch aan onze lieve oude club die ik zoo trouw
schrijf, deze manier om mijn dagboek te
schrijven vond ik veel
prettiger en nu dan
ik het mijn taak
zoo goed mogelijk afwerken als
ik tijd heb om mijn je te
schrijven

28 Sept. 1942.

Anne Frank.

Ik ben, o.z.o blij dat ik je meegenomen heb.

Amelies Marie Frank
1941/1942 (winter)

安妮第一本日记本的扉页，1942年6月12日与1942年9月28日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Ze hebben niet veel tijd gehad om zich
zelf een gelukkige binnenwereld op te bouwen
tegen buiten. Een binnen tegen de ruwe buiten
me de weg. Een buiten dat ik niets dan
een uitgelatenheid, zich tegenwillend geeft.

Toch is ik al blij, ik voel alles anders aan dan
ik het uitspreek en daardoor heb ik de neiging
een soort jongensachtige, flinkste,
tegenover hij tegenover te worden gekregen. Als
Frobijke binnen komt, geeft een bruine
vriendenhand, treft haar schouders zwaar
schillig op, doet of het haar niets kan schelen
maar toch, precies het, omgekeerde regent
de stille kamer. Als ik helemaal eerlijk ben,
dan geef ik je wel bekennen dat het me wel
deert, dat ik onmogelijk veel moeite doe
anders te worden, maar dat ik telkens weer
tegen steviger beginnen stoot.
Hier denkt zij me: „Wie je wel, dat zij is een
je verachtgehaamen, slechte meningen, spot-
lende en verstorende gezichten, mensen die
je antipathiek vinden, die ontmoet, en dat

449

安妮日记本的最后两页，1944年8月1日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alles alleen omdat je niet naar de goede raad
van je eigen goede helft luistert. Ach, ik kan wel
begrijpen, maar het gaat niet, als ik het
benauwd heb denken allen dat het een nieuwe
komedie is en dan moet ik me wel met een
paar pillen, nog niet eens van mijn
eigen familie gesproken, die Holst denkt dat
ik altijd ben, met hoofdpijnpillen en kalmeer-
tabletten laat slikken, als ik hals en hoofd
pijn heb of ik kwaad heb, maar mijn ontlasting
vraagt en mijn slechte humeur bevrijdelijk, dat
houd ik niet tot, als er iets op me gelet
wordt dan word ik eerst zwijgzaam, dan stuur-
sig en tenslotte draai ik mijn hart meer om,
draai het slechte naar binnen, het goede naar
buiten en toch altijd naar den middel om te
worden toch ik zo erg graag mens willen zijn
en zo als ik maar kunnen zijn, als ..... en geen
andere mensen zij de wereld kunnen worden.

je Anne M. Frank.

400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Liewe Bernd,
Welgelukkig met je verjaardag! Ik be-
ginde an verjaardagsbrief altijd [illegible] les nog
vele jaren. Hopelijk kijn jullie allemaal
gezond. met als wij.
Wij hebben 5 dagen Pinkstervacantie
gehad, het was erg fijn, les ik blev erg
tevreden met mijn dagen. 's Avonds kom ik
niet voor 10 uur thuis, maar meestal
wordt ik wel door een jongen thuisgebracht.
Hoe gaat het met dat meisje? Waarvan
je dat foto gestuurd hebt? Schrijf dan
eens over, zulke dingen interesseren
mij wel. Margot heeft ook een vriend
maar hij is nog jonger dan de mijne.
Het eerstel is niet erg lang uitgevallen
maar ik heb ook geen tijd, daar ik met
vader naar een filmvoorstelling bij
kennissen ga. De groeten aan allemaal.
Schrijf eens aan mij terug
Annie

544

安妮写给住在巴塞尔的堂兄贝恩德（布迪）的一张明信，1942年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Amsterdam 10-1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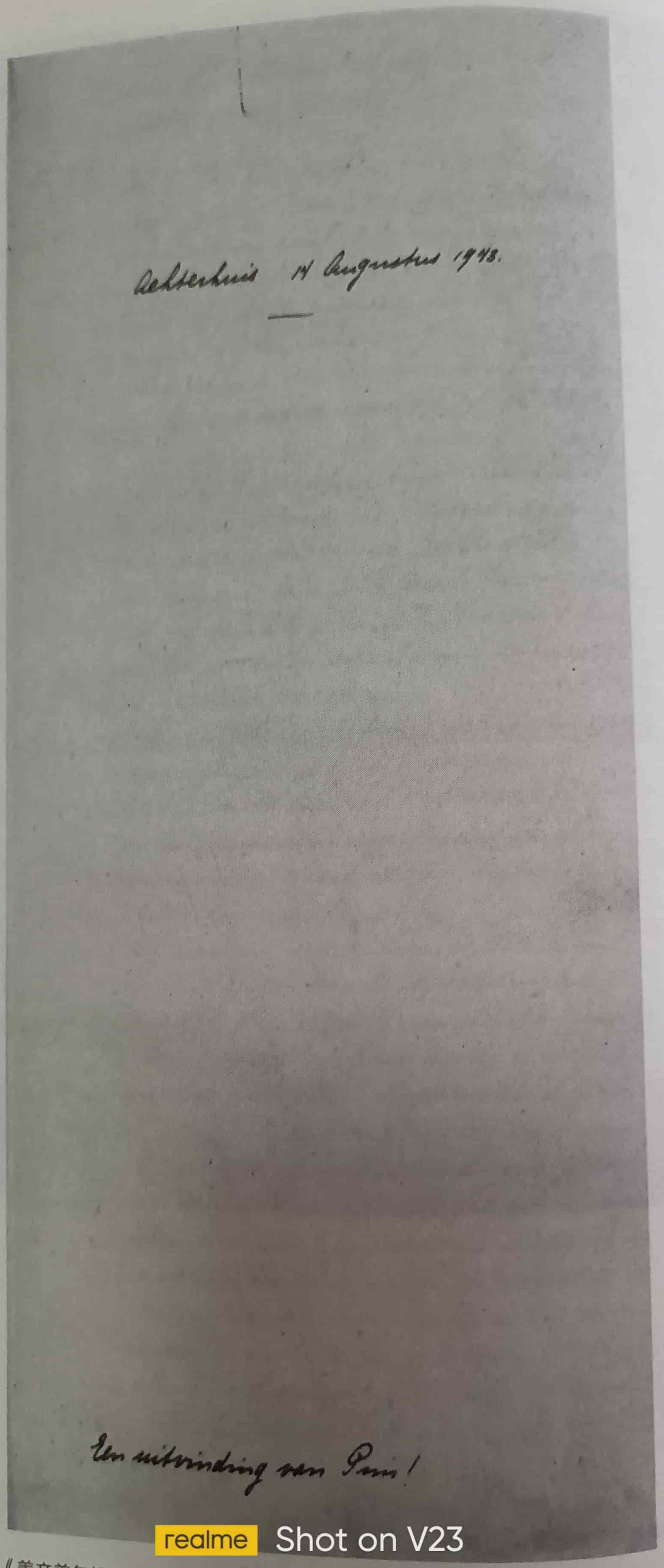
Lieve Tinie,

Hemmeltje wij niet op school meer gaan,
Maar in de wijde wereld staan
Rijk dan nog eens je album in,
En denk dan nog, je schoolvriendin.

Anne Frank

安妮为同学蒂妮的诗集所写的韵文，1940年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美文美句摘抄本》的衬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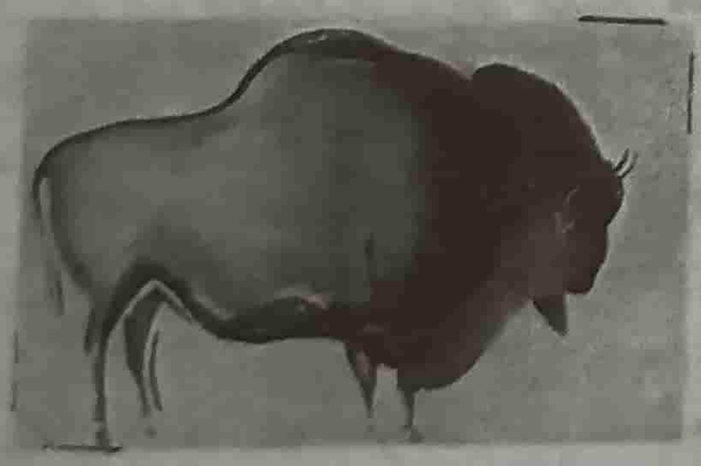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Archief: Kunst in Beeld Cp.

rendier.

rotstekeningen uit de
holen van Altamira,
Font de Gaume en
Combarelles.

kudde



bison

De grot van Altamira
ligt op de grens van
Spanje en Frankrijk in
de Pyreneën.

所谓《埃及书》中的一页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5

Seite 184.

Nr. 484.

Frankfurt a/Main, am 17. Juni 1929.

Vor dem unterzeichneten Standesbeamten erschien heute, der Persönlichkeit nach Ludwig Emil Leonhard Haupt bekannt,

dem Standesbeamten Otto Heinrich Haupt,

wohnhaft in Frankfurt am Main, Mainzer Landstr. 305, und zeigte an, daß von der Ehefrau Hauptmann, geborenen Hollaender, seiner Ehefrau,

wohnhaft bei ihm,

zu Frankfurt am Main, Ostpreußenstraße 7, am siebzehnten Juni des Jahres tausend neunhundert neunundzwanzig, vormittags um fünf ein halb Uhr ein Knabe geboren worden sei und daß das Kind die Vornamen Reinhold Martin erhalten habe.

Vorgelesen, genehmigt und unterschrieben

Otto Haupt

Der Standesbeamte.

In Vertretung

Hinkel

Die Übereinstimmung mit dem Hauptregister beglaubigt

Frankfurt a/Main, am 17ten Juni 1929.

Der Standesbeamte.

In Vertretung

Hinkel

548

安妮的出生证明

安妮于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6

INFORMATIEBUREAU VAN HET NEDERLANDSCHE ROODE KRUIS
Jan Evertstraat 9, 's-Gravenhage
Telefoon: 184200

Abt.: J.
Dossier: 117266
Betr.: Uw schr.z.d.

's-Gravenhage, 5.Mai 1954

B E S C H E I N I G U N G

Unterzeichneter, Direktor des "Informatiebureau van het Nederlandsche Roode Kruis", bestätigt hierdurch, dass laut der ihm zur Verfügung stehenden Angaben

Annelies Marie FRANK

geboren: 12.Juni 1929 in: Frankfurt/M.
letzter Wohnsitz: Amsterdam, Merwedeplein 37
aus rassischen Gründen und zwar wegen jüdischer Abstammung

am 8.August 1944 ins K.L.Westerbork (Holland) eingeliefert wurde.
Deportation erfolgte am 3.Sept. 1944 vom K.L.Westerbork aus nach Auschwitz.

Obengenannte Person ist nach den hier vorhandenen Unterlagen ~~verhaftet xx~~ xxxx
~~xx~~ nach 1.März 1945, spätestens aber 31.März 1945 in Bergen-Belsen verstorben. Nach den hiesigen Unterlagen ist der Sterbefall in Holland noch nicht beurkundet.

INFORMATIE BUREAU - NED. ROODE KRUIS

(J. van de Vosse)
Direktor.

373/54

Model: J.80

549

安妮于1954年5月5日的死亡证明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6

BURGERLIJKE STAND

10 11 54

AMSTERDAM

LEGES

Hierboven moet een legesstempel van ƒ 1.— staan.

BURGERLIJKE STAND

Gemeente
AMSTERDAM

Arrondissement
AMSTERDAM

Reg. 4105 Fo. 9——

Uittreksel

uit het register van Overlijden

Op negenen twintig October negentienhonderd vieren vijftig is in de gemeente Amsterdam ingeschreven: Opeenvenderbig Maart negentien honderd vijfen veertig is in Bergen-Belsen in Duitsland overleden: Frank, Annelies Marie, geboren twaalf Juni negentienhonderd negenen twintig in Frankfort aan de Main in Duitsland, —— dochter van: Frank, Otto Heinrich en: Hollander, Edith. ——

Coll:

Voor gelijkluidend uittreksel.

Zegel ƒ 2.—
Leges „ 1.—
ƒ 3.—

AMSTERDAM, 10 November 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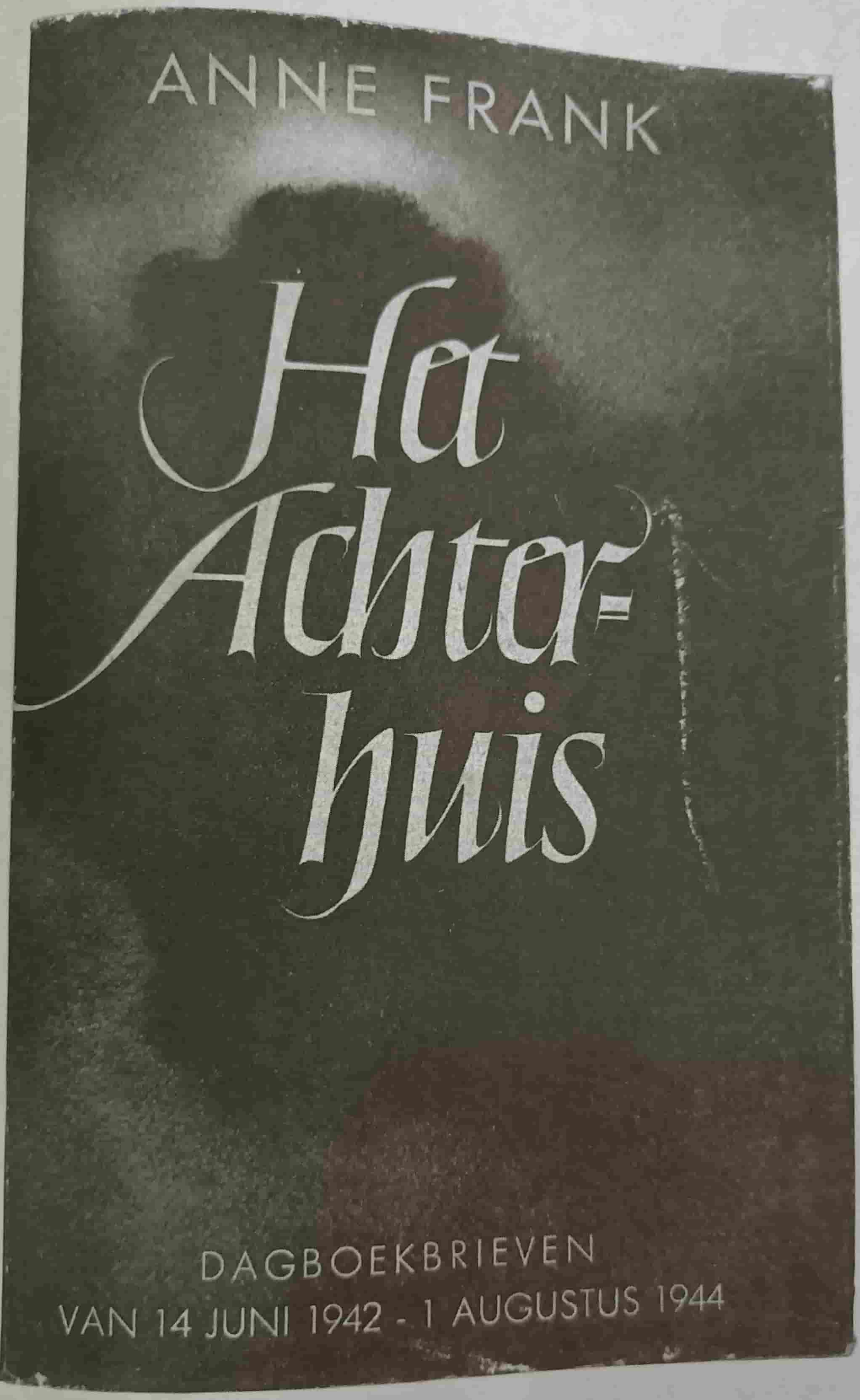
De Ambtenaar van de Burgerlijke Stand,

Model U 4 - S D A #12511-6-53-5000

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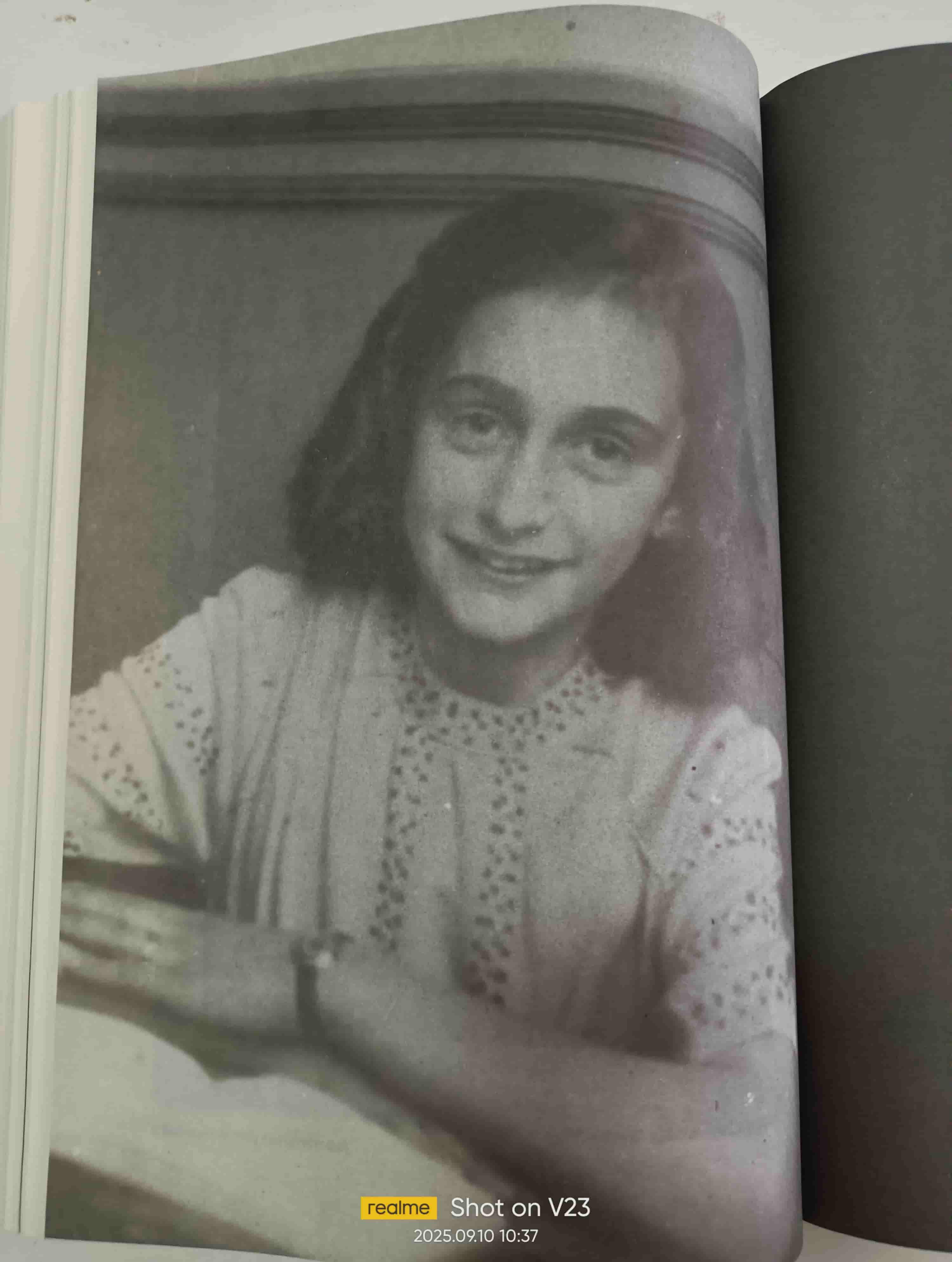
安妮于1954年11月10日的死亡证明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6



《安妮日记》第一版的封面页，1947年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7


realme Shot on V23
2025.09.10 10:37

第三部分

背景

ACHTERGROND

安妮·弗兰克生平

HET LEVEN VAN ANNE FRANK

米里亚姆·普雷斯勒

要如何为一个仅仅活到十五岁的女孩写传记呢？有关安妮·弗兰克，简单的讲述是远远不够的。她出生于1929年6月12日，在生命最初的四年她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此后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十年，随后在韦斯特博克中转营度过了短暂的时光，接着经由奥斯威辛集中营被遣散至位于吕内堡荒原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十五岁时在那里与世长辞，而单单这些是不够的。想要清晰地讲述她的生平事迹，就不得不钻研决定她一生，并导致她韶华早逝的欧洲政治局势。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绰的犹太家庭，他结婚时已经三十六岁。1925年，他与二十五岁的伊迪丝·霍兰德结婚，她来自亚琛一个富裕的制造商家庭。她为这段婚姻所带来的除了她的青春之外，还有一份丰厚的嫁妆。这对年轻的夫妇一度住在法兰克福，起初住在奥托的母亲艾丽丝家中，奥托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家庭也都住在同一屋檐下。1926年2月16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此出生——玛戈特·贝娣。三年后，已搬至马尔巴赫路居住的奥托和伊迪丝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安妮莉丝·玛丽，小名安妮。马尔巴赫路的氛围开明而又进步：大多数的孩子从属于福音派教会，他们与仅有的几个天主教孩子一同玩耍，而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特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邻家小伙伴们的接纳。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余殇和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弗兰克一家被迫于1931年搬至一个更小、更廉价的住所。他们选择了在所谓的“诗人街区”冈霍费尔街上的一处出租房，在纳粹党人日渐紧迫和暴力的行动下，他们期望能在那里受到更好的保护。可是，1933年5月初，弗兰克一家便以“出于经济状况”为由，取消了租约，再次搬回奥托母亲的家中居住。

政治局势十分紧张。1933年1月30日，联邦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

帝国总理。在3月进行的地方选举中，纳粹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获全胜，其中包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33年4月1日，纳粹党人下令取缔犹太企业和公司。弗兰克一家意识到，对他们而言，法兰克福和德国已经不再有未来，他们决定移居海外。对这一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便是政治环境，然而艰难的经济处境或许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弗兰克家族银行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

奥托的长兄罗伯特与他的妻子移民去了伦敦；最小的弟弟赫尔伯特投奔了巴黎的一位堂兄弟；奥托的妹妹莲妮早已和她的丈夫艾里希·埃利亚斯以及他们的儿子斯蒂凡和贝恩德（小名布迪）移民到巴塞尔，艾里希在那里为德国的欧派克塔公司设立了一家分公司。为了不远离女儿，母亲艾丽丝·弗兰克也一同搬至巴塞尔。奥托·弗兰克则选择了阿姆斯特丹，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是出于各种原因的。第一，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在下一次战争期间做出改变呢？因此，这个国家被看作是十分安全的。第二，早在此前，奥托就已尝试在阿姆斯特丹设立分公司，尽管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了解这座城市，也在当地结交了朋友。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奥托的妹夫艾里希·埃利亚斯已经为他争取到了欧派克塔商业公司在荷兰的独家经销权。奥托·弗兰克希望能以此养活他的家人。早在1933年，他就把他的妻子和女儿玛戈特与安妮送到了住在亚琛的外婆霍兰德家中，他本人则继续前往阿姆斯特丹筹备设立他的公司。

后来，他所聘用的员工在他们藏匿期间履行了帮手的职责。他们之中没有犹太人，但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要是没有这些同伴，藏匿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赤诚之人乐于助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钦佩，因此，他们也应当得到逐一的介绍。

维克多·库格勒，1900年出生于弗尔赫拉比，原籍奥地利，于1938年获得荷兰国籍。他从一开始就加入了这家公司，成为奥托的左膀右臂。

继库格勒之后不久，梅普·桑特罗席兹担任办公室职员。梅普同样原籍奥地利，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她在援助贫困儿童项目的帮助下，被送往荷兰调养身体，之后留在了她的寄养家庭。1941年，她与杨·吉斯结婚，他也同样成为这一群伙伴中的一员，后来，她以梅普·吉

斯这个名字而闻名。

被称作贝普的伊丽莎白·弗斯盖伊尔是阿姆斯特丹人，1937年，十八岁的她来到奥托·弗兰克的公司，成为一名办公室雇员。

最后一个不得不提的便是约翰尼斯·克莱曼，他于1896年出生于荷兰寇安德赞，是奥托·弗兰克的老朋友，在其第一次逗留于阿姆斯特丹时相识。赫尔曼·范·佩尔斯加入公司后不久，克莱曼也加入了，而早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从事记账的工作。

1938年，当奥托·弗兰克想要设立一家从事香料和防腐剂贸易的新公司时，他请来了赫尔曼·范·佩尔斯。犹太人范·佩尔斯来自屠夫家庭，精通各类香料，他和他的妻子奥古斯特以及儿子彼得为了逃脱纳粹的魔爪，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逃难至荷兰。他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后来，范·佩尔斯一家与弗兰克一家共同藏匿，安妮在她的日记本中将其称为“范·丹一家”。

说回安妮。1934年春季，安妮作为家庭的最后一名成员，来到位于阿姆斯特丹梅尔韦德广场的住处。这个新落成的街区里居住着许多来自德国的移民。安妮先后上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和蒙特梭利学校，和她的姐姐玛戈特一样，她也很快学会了荷兰语。可是，与玛戈特不同的是，她并不是一名引人注目的好学生。她似乎是一个较为外向的女孩，对于玩耍和出门的兴趣超过了上学。在法兰克福时，她常常与她的堂兄布迪·埃利亚斯见面，他们还常常一起去瑞士度假，在布迪·埃利亚斯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快乐、活泼、充满活力的孩子，总是恶作剧不断，至于玛戈特，他却说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看书。一位既教过安妮又教过玛戈特的老师，在日后被问及是否曾预料到安妮会写出这样的日记时，说这更像是玛戈特所为。无论如何，看起来安妮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似乎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她也没有意识到德国纳粹主义兴起将带来的诸多困扰，不管怎么说，直至1939年前还没有。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个月后，德国攻入荷兰，在遭遇荷兰武装力量的一场短暂而又激烈的抵抗后，他们占领了整个国家。德国就此堵截了弗兰克一家——想要逃脱已经不可能了，边境线已经封锁。奥托·弗兰克曾试图获取美国签证，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正如所有被占领地区一样，德国也在荷兰采取了各种反犹太措施。起初

是解雇犹太公职人员，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方面的所谓“雅利安化”，又或是“驱除犹太”，最终导致社会隔离和剥夺犹太民族的基本权利。毫无疑问，身托，弗兰克知悉身处德国的犹太人的状况，及时地将他的公司转移到了他的朋友约翰尼斯·克莱曼和梅普的丈夫杨·吉斯的名下，从而避免了公司遭到征收。然而，反犹太制度已经蔓延到了全家：当犹太儿童再也不允许和非犹太儿童一同受教育时，安妮·弗兰克做出退让，去了不久前刚刚成立的犹太中学。

1942年6月12日，安妮在十三岁生日那天收到了很多礼物，其中有一个日记本。她在第一次的记录中便立即写道，这是她所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起初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身处自由环境中的她在日记本中所写下的笔记无异于任何同龄女孩。她讲述着自己收到了哪些礼物以及自己拜访了什么人，讲述着自己与朋友们一同成立的乒乓球社团，讲述对她有好感的男孩子以及自己吃了一个冰激凌。都是一些普通的、日常的事情。当然，起初几个星期的记录中也包括了对同学们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她具备很强的观察力，并且文笔尖锐。

同样是在这个夏天，对于犹太男女的首批“征召”发布了。其内容是通知人们必须于某一天到某一个地方集合，而后被运往劳动营。最初的征召针对的是十六岁至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过后不久，甚至波及了儿童和老人。安妮的姐姐玛戈特刚满十六岁，成为首批受征召的人员之一。奥托·弗兰克事先考虑到了事态的恶化，并做好了防范措施。他在自己公司所在的房屋里为家人预备了藏身处，在此之前，他更是询问他的员工是否愿意帮助他们。包括梅普的丈夫杨·吉斯在内的所有人都做出承诺，并就此展现出他们的乐于助人和豁达胸襟，这些是常人无法估量的。最后，德国人威胁对救助犹太人的行为进行严惩。许多荷兰人也不得不为他们的乐于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奥托·弗兰克的公司在一年半之前搬到了王子运河263号，那是一栋狭窄的房屋，挤在其他环运河房屋的中间，它配有一栋附属建筑，就是所谓的“后屋”。附属建筑的底层是公司宽敞的办公室，上面的楼层只能通过一道楼梯抵达，之后，它被隐藏到了一个文件柜的后面，如果对机械装置有所了解的话，便知道那是可以移动的。奥托·弗兰克把后屋的二楼和三楼布置成了

自己家和范·佩尔斯一家的藏身处。他和克莱曼一同往那里运送了家具、家纺用品和粮食储备。二楼有一个配有盥洗池的卫生间和两个小房间：其中一个是给弗兰克夫妇的，另一个给玛戈特和安妮。通过一道陡峭的楼梯便可到达楼上，楼上是一间宽敞的厨房，白天，那里被用作公共生活空间，到了夜晚，那里便成了范·佩尔斯夫妇的卧室。穿过厨房的一道门，就来到了一座梯台，梯台上有通往阁楼的楼梯，而这座梯台便成了彼得的小房间。整个藏身处统共不过五六十平方米大。

在玛戈特受到征召的第二天，弗兰克一家清早就动身搬到后屋，不久后，范·佩尔斯一家也来到这里。公司的员工们为这七名藏匿者供应粮食补给，并告诉他们外界的消息。其中，梅普·吉斯和贝普·弗斯盖伊尔更是孜孜不倦地送去她们所能搜罗到的一切食材，然而，这变得越来越麻烦。说到底，这是战争时期，大多数的粮食补给都必须凭粮票才能获得。尽管帮手们有时候能在黑市上为藏匿者们购得一些粮票，可是食品供给依旧很成困扰，毕竟这些帮手们绝对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梅普·吉斯必然具备了非凡的组织才能，才可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担负并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除了食品供给的问题之外，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七个人怎样才能共同居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后屋的住户们不得不适应一种全新的、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也不容易。首先，空间的匮乏令他们在发生冲突时，无法做到对彼此避而不见，而当如此迥异的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连串的规定，以免暴露自己的行踪。公司的员工们，即帮手们，自然知道自己的办公室楼上躲藏着犹太人，可是仓库的雇员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藏匿者们在工作时间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这个做法同时也是因为偶尔会有外人拜访公司——顾客、职工或是税务顾问。他们必须踮着脚走路、不允许冲马桶等等。只有在午休时间，当仓库雇员们全都回家吃饭的时候，他们才有片刻的时间用来自由走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一连几小时保持极度的安静。只要想想藏匿者之中有三个是年轻人——十六岁的玛戈特、十五岁的彼得和十三岁的安妮，就能知道这是多么不易。他们必须设法度日：缺乏身体锻炼，缺乏娱乐，不能上学，也没有作业，所有的困境都一眼望不到头。因此，在这样全新的情况下，找到消磨时

间的方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可是，除了阅读和学习以外，并没有什么能做的。对此，奥托·弗兰克很有先见之明：他为玛戈特、安妮和彼得提供了全套的课本，并带来了充足的笔记本和其他文具储备。于是，他要求他们研读教材，甚至包括他们一窍不通的学科，例如安妮就十分讨厌数学。此外，他还通过贝普订阅了一门速记的书面课程，让年轻人更多地投入学习。

几个星期之后，正当他们略微适应了当前的状况时，外界传来越来越多险恶的消息。这其中提及暴乱，一整条一整条的街道被肃清，挨家挨户被搜犹太人，并将他们运往别处。后屋的住户们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安全，他们和互商量，一个住得下七个人的地方，一定也能住下八个人，如果有足够七个人吃的食物，自然也够养活八个人；无论藏匿的是七个人还是八个人，降手们所承担的风险并没有区别。于是，他们决定再接纳一个人。他们的选择落在了犹太医生弗里茨·斐伏尔身上，他为了躲避纳粹，从吉森逃难至阿姆斯特丹，他们与他是泛泛之交。由于没有额外的房间，因此，已经成长为年轻女士的十六岁的玛戈特带着一张钢丝床，搬去了父母的房间，弗里茨·斐伏尔与大家眼里还是一个孩子的安妮共用一个房间。她在她的日记中写到了与斐伏尔之间频繁发生的不合与争吵，对他以不怎么好听的“杜塞尔”相称（德语中意为“笨蛋”）。

安妮明显难以接受活动半径的急剧缩小，以及接触的人骤减到寥寥数个。她一定感到十分孤独、不被人理解以及受到忽视，并且常常与母亲争吵。除此之外，她也常常成为成人之间激烈争论的导火索，尤其是她的母亲和范·佩尔斯太太，范·佩尔斯太太不断地因为伊迪丝·弗兰克的“新潮的管教方式”而对她指手画脚。安妮越来越多地投入她的日记本中。它成为她唯一的消遣，填补了朋友和社交生活的空白，其程度之深从她将日记本拟人化，以及给这个虚构的朋友取名姬蒂的做法可见一斑。“姬蒂”这个名字并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它是《佑普·特尔·赫宇尔》里的一个人物，这一系列小说由西西·范·马斯费尔特所著，风靡一时，安妮很喜欢这些书，它们追踪描写了一群好朋友从中学开始，直至其中几人结婚生子为止的故事。一开始，安妮给这群人中的每一个写信，不过，很快就只剩下姬蒂了。在写日记之余，她从1943年开始还撰写了故事和童话，之后，它们以《后屋大事记与小故

事》为名出版。

对她而言，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写作为她带来了用语言为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描绘一幅景象的可能性。她对于写作持续增长的兴趣在日后几近发展成为一种迷恋，而兴趣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她的孤独感和自我封闭。后屋中，八个人的共居生活引发出乏闷而又激烈的冲突。然而，在此期间，安妮却开始了她生命的大冒险——成长为一名作家，在离世后征服整个世界。她早就算不得是一个孩子了。她不仅身体有所成长，精神上更是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她经历了与彼得·范·佩尔斯之间的一段恋情。这着实是一段恋情，尽管人们的心中会产生疑问，安妮究竟是爱上了真正的彼得·范·佩尔斯，还是只不过将自己对于情感的渴望影射在了一个“幻象”上。她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欣喜若狂后，重归自己的孤独感，多多少少印证了“幻象”之说。尽管如此，她对于自身恋爱史的描述，依旧为我们献上了一份从女孩成长为女人的无与伦比的记录，这份记录并没有因日后的经历和感知而改变或是受其影响，它并没有被理想化又或是被描黑，反而十分真挚地描述了她当下的渴望和期盼。也许这就是时至今日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依然能吸引并感动年轻读者的原因吧。

1944 年初，发生了一件对于安妮的作家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荷兰驻伦敦流亡政府中的一位部长，赫里特·博克斯坦在奥兰治电台发表讲话，呼吁在战争结束后成立研究所，揭露荷兰民众在德国占领下遭受了何等痛楚，其中，他举例提到了日记。后屋里的人们也收听了这段讲话。安妮长期以来一直向日记本吐露心声，希望在战争结束后成为一名记者或是作家，此刻，她受到了鼓舞，着眼于将她个人的日记改造成未来的出版物。对此，她显然不仅明晰了个人日记和文学形态日记之间的区别，也证实了其本人已从一个写日记的少女成长为一名作家。她不仅注重修改和润色已有内容，也对它们进行了筛选，删除了她认为不太重要的内容，并增加了许多新的篇章。除此之外，她也继续撰写原本的日记，即后来被标注为“甲版”的日记，有别于经过修改和完善的“乙版”日记。

这八个人在帮手们的支持下住在后屋，度过了两年多的光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日记成为安妮·弗兰克生活的中心。她的最后一篇记载写于

1944年8月1日。之后，就只剩下出版商的评语："安妮的日记到此结束，他们是她的生命并未就此告终。"

8月4日，藏匿者们被抓捕。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受人出卖，至于这个人是谁，却成了一个谜。战争结束后，人们针对其中一名仓库雇员展开了一项调查。人们可以证实，他对于藏匿的犹太人是知情的，却无法证实是他出卖了他们。另外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一名早前与奥托·弗兰克打过交道的荷兰纳粹党员出卖了藏匿者，而这一点也同样无法加以证实。无论如何，藏匿者们被捕了，并被运往韦斯特博克集中营。

韦斯特博克营地在建立之初是用来收容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的，由荷兰的以色列人团体出资维护，可是德国人却将它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的中转营。每星期都有多辆火车装载着囚犯从那里出发向东驶去，其中大多数前往奥斯威辛和索比堡。当来自后屋的八个人抵达那里的时候，韦斯特博克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再将任何人驱逐出境了。事实上，囚犯们在那一段时间里感到自己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解放似乎已经近在咫尺。在西线，盟军已经登陆法国，而苏联红军也已深度攻入东线。显而易见，德国人将会输掉这场战争，谁也不相信他们还会顾得上将囚犯驱逐至波兰。然而，就在盟军抵达荷兰南方边境的时候，9月3日，他们依旧往奥斯威辛进行了一次运输，那是从韦斯特博克驶离的最后一辆列车。

后屋的八名犹太人全部都在那一次运输的名单里。他们被装在用于运输牲口的车厢里，没得吃，没得喝，不能上卫生间，所有人挤作一团。一到奥斯威辛，他们便受到了筛选。运输至此的1019名囚犯之中，有549人当即被毒气杀死，其中不乏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家庭被拆散，男人和女人被送往不同的营地。

奥托·弗兰克、赫尔曼·范·佩尔斯、弗里茨·斐伏尔和彼得·范·佩尔斯仍旧待在一起。赫尔曼·范·佩尔斯是第一个被杀害的。弗里茨·斐伏尔从奥斯威辛被送往诺因加默集中营，于12月20日在该地去世。1945年1月中旬，彼得·范·佩尔斯参加了一场所谓的"死亡行军"，这类行军由德国人组织，目的在于不给前进的俄国人留下任何目击者的活口。他抵达了位于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在获得英国人解救的前夕死去。奥托·弗兰克由

于身体过于虚弱，没能参加“死亡行军”，被留在奥斯威辛，1945 年 1 月 27 日被苏联红军解救。彼得的母亲奥古斯特·范·佩尔斯被送离奥斯威辛，唯一知晓的就是她到过贝尔根 - 贝尔森、布痕瓦尔德以及特雷津。根据红十字会的记录，她于 4 月 9 日至 5 月 8 日间死于德国或是捷克斯洛伐克某地。

伊迪丝·弗兰克、玛戈特和安妮一同待在奥斯威辛 - 比克瑙集中营。认识安妮，并且从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女人们讲述了一些故事。根据这些故事来看，玛戈特和安妮在奥斯威辛度过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她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搔痒区”[1]度过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地方遍布虱子。10 月 28 日，安妮和玛戈特被送往贝尔根 - 贝尔森。伊迪丝留在那里，1945 年 1 月 6 日死于饥饿和疲劳。位于吕内堡荒原的贝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起初以“更好的”营地著称，那里的纳粹党人收容了持有外国护照或是持有允许移民至巴勒斯坦证书的犹太人。这些囚犯们是用于交换被盟军俘虏的德国人的人质。这类交换的的确确在 1943 年发生了一次，那一次，222 名犹太人换回了十九世纪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德国圣殿骑士，他们通过这场行动被召回德国。

然而，当玛戈特和安妮抵达贝尔根 - 贝尔森时，这一营地已经处于一个相当凄惨的境地。那里关押了太多太多的囚犯，党卫军没能将日益混乱的糟糕局面维持得井井有条。他们将自己的精力主要投放在看守营地以阻止越狱的企图上。那里没有卫生间和盥洗处，这种惨绝人寰的卫生状况引发各类疾病，以至于囚犯们的情况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而每况愈下。

1945 年年初，伤寒流行病的肆虐更是带来了毁灭性的一击：贝尔根 - 贝尔森的 125,000 名犹太人之中，有一半都死于这场灾难，其中绝大部分都死在临解救前的最后几个月和刚刚解救后的头几个星期里。与玛戈特和安妮同在一个营地待过的女人们，以及两姐妹在阿姆斯特丹认识的女人们都提供了各自的信息。按照她们的说法，玛戈特和安妮都受到了伤寒的折磨，很有可能是玛戈特先感染的。她们被饥饿掏空的身体完全不具备对疾病的抵抗力，两个人都没能战胜病魔。她们确切的死亡日期无从得知，大家普遍认为她们

1 原文为德语。

两个都死于 1945 年 3 月，距离英国人解放集中营仅仅相差几个星期。当他们于 4 月 17 日那天踏足疾病肆虐的集中营时，他们在堆积成山的尸体中见到了大约 60,000 名面黄肌瘦的幸存者，他们为这些尸体挖了万人坑。为了避免传染的危险，营房不得不被焚毁。

如今，在贝尔根 - 贝尔森的万人坑旁边有一处地方，用于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牺牲者。在众多纪念石碑中，有一块是玛戈特和安妮·弗兰克的。安妮·弗兰克的生命止步于十五岁半。

安妮·弗兰克家族史

DE GESCHIEDENIS VAN DE FAMILIE VAN ANNE FRANK

米里亚姆·普雷斯勒

想要讲述弗兰克家族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先提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聚集区——犹太巷。自 1462 年起，此前一直居住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犹太人不得不全部搬去施陶芬墙。被称为犹太巷的街道两端每逢基督教的节假日就会大门紧锁。整条街道不过 330 米长，狭窄得连马车都无法调头。刚开始，那里的住宅足够容纳当时的 110 名犹太人，然而尤其到了十六世纪，居民的数量成倍增长。犹太巷里越来越拥挤和逼仄，可是市政当局却拒绝了扩张的提议。1800 年前后，犹太巷里居住了 3000 名犹太人，每一座庭院、每一个花园、每一条城市运河边、每一个角落都盖满了房屋。就连屋顶都额外加盖了房屋。居民们用来倾倒排泄物的开放式下水道总是堵塞着，街道十分狭窄，人们几乎透不过气来。因此，这里的儿童面色苍白、骨瘦如柴、深受疥疮和其他疾病的困扰也就不足为奇了。

犹太人不得从事任何手工艺行业。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需要他们投身金融交易，因为教堂不允许基督教徒贷款收取利息。在很多地方，唯有发放债券和借款的犹太人才能得到成立公司的许可证。较为富裕的犹太人依仗商品、货币和马匹贸易谋生。贫穷一些的犹太人靠废品和二手货物的交易为生。许多人如同流动小商贩一般，走过家家户户的门前，却找不到任何机会改善悲惨的生活境遇。然而，与大多数德国城市不同的是，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从未受到驱赶，依旧可以住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例外便是所谓的菲特米尔茨暴动（这个名字源于其发动者——烘焙师菲特米尔茨），它把矛头直指犹太人和市政当局。这场暴动导致犹太人被迫在城市外围居住了两年之久，直至 1614 年，造反者被处决，犹太人这才得以返回城市。

法国大革命后，人们对自由、平等和友爱的呼声越来越高。1796 年，法国军队向法兰克福开火，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城市里多处失火，就连犹太

巷的北侧也火光四起。尽管犹太人并没能因此立刻获得与法兰克福公民一样的权利，然而，这开启了隔都的终结。直至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隔都亦宣告终结。

犹太巷的原始居民之中也包括了安妮的直系祖先——斯特恩家族和卡恩家族。她的高祖父埃尔肯·尤达·卡恩（1796—1884）童年时期曾在犹太巷里度过了部分时光。后来，他成了一名富裕的商人。埃尔肯和他的妻子贝蒂留有一张椭圆形的彩色照片，照片上，一位留着络腮胡须、佩戴着表链的身份高贵的先生坐在椅子上，他的身旁站着一位衣着雍容的女士，身穿一条深色的晚礼裙，束腰，配有蕾丝的衣领和蕾丝的袖口，显得十分隆重。埃尔肯·尤达·卡恩将他的女儿科妮莉亚（1840—1921），即安妮的曾祖母，嫁给了奥古斯提·海因里希·斯特恩（1838—1878）。对方家族中不乏学者和书商，他们同样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巷。科妮莉亚也同样有一张彩色照片保留了下来。照片上能看到一位极其严肃、衣着时髦的女孩，她年约三岁，脸颊圆嘟嘟的，背景是一片延绵起伏的山丘。这对夫妻在1865年生下一个女儿——艾丽丝·贝蒂，即安妮·弗兰克的祖母，日后，她将在这个家庭里扮演一个极其特殊的角色。一幅肖像画描绘了年约四岁的艾丽丝，她身穿一条粉色衬裙，外面套着一条透视蕾丝裙，脚上穿着靴子和白色袜子，被一片棕绿相间的背景衬托着。

艾丽丝的父亲骤然离世，在他死后，十三岁的艾丽丝和她的母亲住进了外祖父埃尔肯·尤达·卡恩家里。然而，她与她父亲的家族，即斯特恩家族的关系看来似乎比卡恩家族更为亲密。据艾丽丝后来所述，她父亲的哥哥贝恩哈德·斯特恩是一位受世人敬仰的医生。他的孩子们，尤其是比她年长三岁的堂哥克拉恒、与她同龄的理查德和比她小六岁的卡尔也许填补了她没有亲生兄弟姐妹的空白。她与克拉恒之间亲厚的关系也贯穿了两人一生。

艾丽丝二十岁时与三十五岁的犹太商人米夏埃尔·弗兰克成婚。他从位于德国西南部普法尔茨的兰道来到法兰克福。撒迦利亚和芭贝特·弗兰克有九个孩子，米夏埃尔·弗兰克排行第六。撒迦利亚·弗兰克的父亲亚伯拉罕是一位从菲尔特来到尼德霍格市的家庭教师。获得从事五金交易的许可后，撒迦利亚于1841年搬到附近的城市兰道。后来，他投身于借贷行业。他的

生意一定非常不错，因为1870年，他为他的家庭买下了一栋名为“花之馆”的房子，也就是原先的邮局。现如今，这栋修缮精美的房屋成了广为人知的“弗兰克-卢布斯之家”，毗邻一座博物馆和一座学术研究所。

来夏埃尔·弗兰克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商人，他赚到的钱足以让他的妻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是一名个体外汇交易者，并将收益投资到其他产业上。一段时间之后，他便会售出那些股份；他唯独保留了位于巴德索登的正噶酌广的共同所有人身份。在1896年至1897年间，他建立了米夏埃尔·弗兰克银行，这家银行的主要业务着眼于股票、外汇和外币兑换方面的交易。作为一个来自普法尔茨的人，米夏埃尔·弗兰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法兰克福人。这一变化简直令人称奇。法兰克福家族的成员之间关系极其紧密，以至于任何通过婚姻形式加入这个家族的外人都不会被视为格格不入的一员，而是被看作对家族的壮大。

恰逢结婚满九个月的时候，这对夫妻于1886年迎来了一个儿子——罗伯特·赫尔曼，三年后，安妮的父亲——奥托·海因里希降生了。1891年，他们的第三个儿子赫尔伯特来到这个世界。直到1893年，期待已久的女儿海莲娜出世，他们称她为莲妮。她也留有一幅肖像，那是一幅彩粉画。画面上，莲妮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女孩，大约五岁，一头深色的头发，略有些突出的耳朵，身穿一条白色的蕾丝长裙，立领上点缀着粉色的丝带。全家人中，唯独女儿拥有这样的肖像，这一点表明了父母多么为这个女孩骄傲。

弗兰克一家起先住在列尔巴赫街。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他们搬到了伽特纳路。1901年，米夏埃尔·弗兰克在距离棕榈树公园不远的约旦路（后来更名为莫顿路，现如今叫但丁路）上买下一栋大房子。艾丽丝的母亲科妮莉亚住在三楼，阁楼用于出租。弗兰克一家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的质量。孩子们学习乐器，例如奥托会拉大提琴，当然，他们也学习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在父母出门远行时给他们写信，他们的父母也确实常出远门。孩子们留在法兰克福，由外婆科妮莉亚照看，不用说，家里雇有用人，例如一名女厨师和几位保姆。孩子们在信中向父母讲述发生的事情，长子罗伯特的许多信件都被保留了下来。他很有艺术天赋，用精美的绘画装饰信件。奥托的书信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常常说到自己的考试成绩，而赫尔伯特的

信里常常提到吃的东西。年龄最小的莲妮只有寥寥几封信件留存在世。艾丽丝喜欢写诗，因此，孩子们也会写诗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知道，这能让母亲高兴一番。无论如何，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亲密而又友好，这也毫无疑问地为坚实的家庭纽带打下了基础。

艾丽丝和米夏埃尔·弗兰克过着富足而文雅的生活。他们参加音乐会，观看戏剧和歌剧演出，他们邀请别人，也受他人邀请。然而，他们并没有步入帝国最顶尖的社交圈。如果一个人没有高雅矜贵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就不可能被纳入上流社会。通向上方的楼梯上似乎挂着一块肉眼看不见的牌子：犹太人禁止入内。弗兰克家族是犹太人，自由派的犹太人。尽管这家人并不是一板一眼的教徒，可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犹太血统依然有着强烈的感情。这家人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洗礼，可是他们却代代相传地在德国的犹太人之中寻找自己的婚姻伴侣。

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受到幸运女神眷顾的家庭。然而，1909 年 9 月 17 日，米夏埃尔去世了，年仅五十八岁。就像艾丽丝的父亲在她年幼时去世一样，米夏埃尔的离开也很突然。那时，两个较为年长的儿子已经不住在家里了。罗伯特在完成艺术史的学业后成了一家古董店的代理人，而中途放弃艺术史学业的奥托则接受一位朋友的邀请去了美国。当收到父亲的死讯时，他给母亲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书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说他从前在少年时期所写的信件更多是迫于无奈的话，那么，此时的他虽然年仅二十岁，却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拥有令人惊异的恻隐之心以及对母亲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似乎已经从长兄的庇护中走了出来，将对于家庭的责任感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他从美国回到法兰克福，和弟弟赫尔伯特一样，在接受了短暂的培训后，进入家族银行工作。他的哥哥罗伯特对银行的职位没有任何兴趣。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考虑到弗兰克家的社会地位，他们选择保守派而非社会主义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艾丽丝·弗兰克和其他德国公民一样，用她的私有财产购买了战争股票，而她的儿子们则毫不犹豫地自愿到部队报到。奥托被派往西线。他常常从前线写信给他的妹妹，对她而言，他多多少少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艾丽丝·弗兰克在战争爆发后立刻向一家军

事医院申请服役，当一名助理护士，就连莲妮也成为一名战地医院的助理护士。

弗兰克家的三个儿子全部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奥托于1918年被提升为中尉，获得铁十字勋章。德国的投降和帝国的终结对弗兰克一家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家族损失了大量金钱，不用说，这家主要从事外汇业务的银行在战争期间几乎没能做成任何生意，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不过，这家人依然时不时地举办宴会。1921年，莲妮和艾里希·埃利亚斯结婚，他是一个来自波兹南布吕肯的犹太男性，同样参与了战争，并且他的英勇无畏让他同奥托和罗伯特一样获得了铁十字勋章。可是，这对年轻夫妇的喜悦却因为哀悼而被削弱了不少——就在艾丽丝庆祝女儿婚礼的同一年，她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出身于卡恩家族的科妮莉亚·斯特恩于1921年6月去世。

一年后，小儿子赫尔伯特与美国人霍顿斯·拉尔·肖特结婚。这场婚姻没有诞下任何子嗣，也没能维持很长时间，几年后，赫尔伯特遭到了霍顿斯的抛弃，婚姻随之落幕。就在赫尔伯特结婚的同一年，罗伯特与夏洛特·维特结婚，他成了家族历史上第一个与基督教徒结婚的人。

接下来的一场婚礼发生在1925年。奥托·弗兰克与伊迪丝·霍兰德成婚。伊迪丝的父母是来自亚琛的制造商亚伯拉罕·霍兰德及其妻子罗莎·斯特恩。那一年，奥托三十五岁，对他来说，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而伊迪丝·霍兰德不仅出身一个体面的犹太家庭，家境更是十分富足。伊迪丝的嫁妆一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到了弗兰克一家，因为银行的经济状况正每况愈下。

有关伊迪丝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知之甚少。她于1900年1月16日出生于亚琛。根据她的姓氏便可知道，她的祖辈于1800年前后从阿姆斯特丹来到德国。伊迪丝的祖父本杰明·霍兰德依靠废旧铁皮交易起家，很快发家致富，之后坐拥各类金属加工厂。

伊迪丝的父亲亚伯拉罕出生于1860年，家里一共有9个兄弟姐妹。他和他的妻子罗莎有4个孩子。1894年，朱利叶斯降生，三年后是沃尔特，又过了一年轮到贝娣，最后是伊迪丝。亚伯拉罕领导家族企业，是一名十分成功的商人。

霍兰德家族不是正统犹太教徒，可是亚伯拉罕却是亚琛犹太社区的一名

领导成员。与弗兰克家族相比，霍兰德一家堪称虔诚的信徒。他们遵守犹太教的习俗，定期去犹太教堂。伊迪丝上的是福音教会的维多利亚学校，那是一所文理高级中学，也是一所女校，接收其他宗教信仰的学生。大家形容她是一个害羞的女孩，但同时也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她是一位十分迷人的女性，会打网球，衣着时尚，对此，有零星的几张照片为证。

1914 年发生的事情对伊迪丝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年仅十六岁的姐姐贝娣因患阑尾炎去世。为了纪念她，伊迪丝为她的长女取名玛戈特·贝娣。战争期间，伊迪丝完成了她的结业考试，并且在办公室协助父亲工作。她的哥哥朱利叶斯在战争中被子弹击中胳膊，因此变成残疾。

伊迪丝的父母知晓奥托·弗兰克的财政困难，但是，如果他们的女儿能嫁给某个法兰克福声名显赫的家族中的一位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心满意足，即便弗兰克家族是被同化了的犹太人。1925 年 5 月 12 日，他们在亚琛举办婚礼，第二天便是奥托三十六岁的生日。前往圣雷莫的蜜月旅行结束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住进了奥托母亲位于莫顿路 4 号的房子里，在他们入住之前，那里已经住着莲妮和艾里希，以及他们的孩子斯蒂凡（1921—1980 年）和小名布迪的贝恩哈德（出生于 1925 年）。当他们的长女玛戈特·贝娣（1926 年）出生后，奥托和伊迪丝于 1927 年搬到了位于马尔巴赫路 307 号的一栋半独立式房屋里。搬家的原因或许是奥托和伊迪丝想要提前杜绝家人对于管教方式的干涉。况且，奥托也曾表示，他想要让他的孩子们“自由”成长，这意味着他想要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中，不受任何社会局限的约束。他对于教导方式的人文主义观念与伊迪丝的理念不谋而合。她是一个聪明女人，善于接纳新的观念，后来在后屋里，她“新潮的”管教方式常常引发冲突。

1929 年 6 月 12 日，夫妇二人欣喜地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安妮·弗莉丝·玛丽，也就是通过日记的方式令弗兰克这个姓氏名扬四海的安妮·弗兰克。对于第二个女儿的降生，全家人喜不自胜，其中尤以奥托的母亲艾丽丝和他的妹妹莲妮为胜。不管怎样，在这个大家族里没有出现任何不和谐的声音：玛戈特和安妮时常去他们的祖母家做客，布迪也清楚地记得自己常常与他的表妹们一同玩耍。他们的家庭关系很是紧密，而这样的状况也一直延

塌了下来。

与此同时，除了赫尔伯特和奥托之外，莲妮的丈夫艾里希·埃利亚斯也进入米夏埃尔·弗兰克家族银行工作。这或许是受到了银行所处困境的鞭策，在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以及德国在战后不得不支付赔偿款的影响下，财政状况不容乐观。除此之外，日益兴盛的反犹太主义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弗兰克福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1]也日益壮大。艾里希·埃利亚斯首先对剧烈变更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做出反应。他于1929年受邀赴瑞士为欧派克塔工厂设立分公司，欧派克塔是一家以给果酱产品生产胶质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两年后，他的家人与他团聚。1931年，奥托和伊迪丝·弗兰克带着两个孩子搬去了冈霍费尔街，住进一处更小、更便宜的房屋，1932年前后，他们决定搬回艾丽丝位于莫顿路的住所里。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帝国总理。在3月12日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在法兰克福地方议会的85个席位中占据了42个席位。身为犹太人的市长路德维希·兰德曼在选举前一天下台。

1933年4月1日，纳粹党大规模抵制各类犹太机构、商店、诊所、律师事务所等场所的运动拉开帷幕。那时，许多人都坚信这阵纳粹主义的风潮很快就会过去，以色列人团体的管理层甚至还在一封公开信中反对移居国外的行为，坚称身为德国犹太人，不应当就此逃离。

但是，弗兰克一家还是决定移居海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家族银行巨大的财政困难，并且没有好转的迹象。罗伯特和他的妻子移民去了英国，赫尔伯特早已搬至巴黎，艾里希和莲妮·埃利亚斯住在巴塞尔，艾丽丝也搬到巴塞尔，以求不必远离她的女儿和外孙斯蒂凡与布迪。

奥托·弗兰克选择了荷兰。1933年，他来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成立了欧派克塔工厂的分公司。他之所以能与这家公司建立联系，多亏了他的妹夫艾里希·埃利亚斯。伊迪丝·弗兰克带着玛戈特和安妮住在外婆霍兰德位于亚琛的家里，直到1934年奥托·弗兰克把她们接走。弗兰克家族和埃利亚斯家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历史至此告终。

1 即德国纳粹党的全称。

弗兰克一家很快就在荷兰找到了归属感，可是这样的情况在1940年5月荷兰遭到德国军队的占领后发生了转变。正如所有被占领地区一样，德国人也在荷兰采取了各种反犹太人的措施。他们有条不紊地在商业和社会方面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直至犹太人被剥夺基本权利。当犹太儿童再也不允许和非犹太儿童同上一所学校时，安妮·弗兰克便去了不久前刚刚成立的犹太中学，然而，她在那里感到非常自在。在那个时期，她所经受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外婆的去世——伊迪丝的母亲此前住在亚琛，之后随着女儿一同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她于1942年去世，过后不久，弗兰克一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2年，玛戈特受到征召，必须报到，并准备被运往一处劳动营，过后不久，弗兰克一家就藏匿了。藏身处位于王子运河263号（一年半以前，奥托·弗兰克把自己的公司设立在那里）的那栋房屋里，只不过，是在附属建筑里，也就是所谓的“后屋”。奥托·弗兰克的犹太合伙人赫尔曼·范·佩尔斯和他的妻子及儿子彼得也同样藏匿在那里。他们也同样是为了逃脱纳粹魔爪而从德国逃难至此。后来，这七名后屋住户还接收了第八位藏匿者——从德国吉森来到荷兰的牙医弗里茨·斐伏尔。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藏身处生活着八个人，为他们供应粮食补给并提供保护的是他们的帮手们梅普和杨·吉斯、约翰尼斯·克莱曼、维克多·库格勒以及贝普·弗斯盖伊尔。住在藏身处的那些年里，安妮·弗兰克记录了日后举世闻名的日记。

1944年8月4日，他们被抓捕，经由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被遣送至奥斯威辛。1945年1月初，伊迪丝·弗兰克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去世，那时，玛戈特和安妮已经身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几个星期之前，她们被从奥斯威辛转送至此。1945年春天，伤寒病在集中营里爆发，她们成为受害者，被埋葬于贝尔根－贝尔森的一个万人坑里。

奥托·弗兰克是全家人中唯一一个从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1945年1月27日，他被苏联红军解救。同年夏天，他返回阿姆斯特丹。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不在人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从在贝

尔根－贝尔森见过两姐妹的人们口中得知，他的女儿们也已经去世。他孤身一人，身无分文，没有证件，没有住处。梅普和杨·吉斯照顾着他。当他们确定玛戈特和安妮再也不会回来后，梅普·吉斯将安妮的日记交到奥托·弗兰克手中，那是她在弗兰克一家于后屋中被捕后找到并一直妥善保管的。作为一个心如死灰、悲痛欲绝的男人，奥托在读到这些日记时，唤起了许多关于妻子和女儿们的回忆，这一切必定十分不易。然而，正如以往一样，此刻他再度证明了自己的坚强——他接受命运的安排，全身心地投入延续这些回忆中去。不能让任何人忘却他的女儿玛戈特和安妮所经历的苦难，不能让任何人忘却150万犹太儿童的命运，这些孩子们在犹太人大屠杀中丧生。

1948年，《安妮日记》出版。之后，它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一路高歌猛进。1952年，奥托与埃尔弗里德（弗里齐）·贝林杰结婚，与他一样，她也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她的丈夫和儿子已经丧生，她和她的女儿从死神的手中逃脱了。奥托退出公司，与他的新婚妻子搬到巴塞尔，住在莲妮和艾里希·埃利亚斯购置的房子里。莲妮他们在那栋房子里度过了战争岁月，同样住在那里的还有他们的儿子斯蒂凡和布迪，艾丽丝·弗兰克和艾里希的母亲伊达·埃利亚斯，他们恰恰赶得及把她从德国接过来，还有从巴黎过来的赫尔伯特·弗兰克，以及，别忘了，还有一名意大利女管家。1953年，艾丽丝·弗兰克去世（她的娘家姓斯特恩）。仅仅两个月后，她住在伦敦的长子罗伯特也去世了。

奥托在他妹妹的房子里住了几年，之后同弗里齐一起搬去比尔斯费尔登。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女儿的日记上，直至1980年去世。他举办了许多讲座，并且在他妻子的协助下回复了大量读者来信，这些年轻的读者们向他讲述这本日记是如何令他们的生活发生剧烈变化。奥托在巴塞尔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该基金会负责管理日记的版权并且用其获得的收益支持人道主义目标。一直以来，奥托·弗兰克总是强调，这些钱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他的女儿，应当以安妮的意愿支配，以求实现她的人道主义理想和热爱和平的理想。在他去世以后，版权交到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手中；安妮的笔记、日记本和写有她字迹的散落纸张被送到了现今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暨战争、屠杀、种族灭绝研究所。

奥托的妻子弗里齐在他死后搬到伦敦，与女儿一同居住，1988 年在那里去世。大多数的家庭成员都很长寿，唯独斯蒂凡·埃利亚斯除外，他在舅舅奥托·弗兰克去世后几天离开人世，年仅五十九岁。他的父亲艾里希·埃利亚斯活到九十四岁，莲妮·埃利亚斯－弗兰克于 1986 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一年后，她的哥哥赫尔伯特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布迪·埃利亚斯在结束了戏剧学院的学习后，成为“冰上假日”剧团的一名喜剧演员，在那里工作多年，于 1961 年返回巴塞尔，致力于追求戏剧表演的事业。1956 年，他与格蒂·维德纳结婚，她于 1933 年出生于奥地利，是他的同事，他们两个是在图宾根的剧场里相识的。她生下两个儿子：帕特里克（1966 年）和奥利弗（1971 年），现如今，他们与自己的家人一同住在德国。自 1986 年起，布迪·埃利亚斯越来越多地投身到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运营中，如今，他成为基金会的主席，而他的妻子格蒂则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表妹安妮的日记成了布迪全新人生阶段的重心。他举办讲座，回复来信，确保安妮所珍视的崇高理想以及她的人道主义信念没有被人们遗忘。

历史背景

DE HISTORISCHE ACHTERGROND

格哈德·希斯菲尔德

1940 年 5 月 10 日，就在安妮·弗兰克在阿姆斯特丹庆祝她十一岁生日前的一个月，纳粹德国入侵弱小、中立的荷兰王国。考虑到德国军队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平民百姓所要遭受的巨大损失，荷兰军队仅仅过了五天就投降了。投降前一天，德国空军将鹿特丹的中心地带夷为平地，导致 800 多人死亡，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无家可归。德国的突袭令荷兰民众感到极度震惊。人们的反应由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到逆来顺受、绝望无助，各不相同。成百上千的人选择自杀，其中包括无数犹太平民，只有极个别的人成功地穿越北海，逃难至英国。这些幸运儿中也包括了一群孩子，他们是 75 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儿童，于 1938 年被儿童救援行动送到阿姆斯特丹，就住于孤儿院里。

早在德国入侵后的第三天，威廉明娜女王就登上一艘英国军舰，离开了这个国家。几小时后，在将所有国家事务暂时全权交由各个部门的秘书长后，首相和全体内阁成员便追随女王的脚步而去。在抵达伦敦当天，女王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宣布，她将在那里坚持与德国作战。尽管宪法没有对政府所在地移至国外的情况做出规定，可是威廉明娜女王还是对外宣称将英国首都作为临时驻地。在荷兰本土，人们对于女王和内阁出逃的第一反应是愤慨和失望。一段时间后，他们才渐渐意识到，这项决定是正确的。对于许多荷兰人来说，奥兰治家族很快就又成为民族主权和团结的象征，而威廉明娜女王便是抗击德国纳粹的精神上的领袖。

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这一从 1940 年 5 月 13 日起出现的权力真空，并且像之前践踏挪威一样，很快任命了文官政府，即所谓的荷兰总督辖区。生于奥地利的纳粹党人阿图尔·赛斯－英夸特被加以委派，他最初以政治手段温和得名。而阿图尔·赛斯－英夸特麾下的四名秘书长之中有三个都是奥地

利人。这个在荷兰百姓口中被称为“多瑙俱乐部”的政府机关不仅要行使德方的权力，还要确保希特勒所期盼的“自愿一体化”在人民群众中具备广泛基础。他们希望通过魅力攻势将荷兰融入德意志国，其方式是令各类机构共同协作，而暂不力求正式吞并。他们暂时不考虑将权力移交给安东·穆赛特领导下的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NSB），因为绝大多数民众都很不待见这个政党。除此之外，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被视作一个政治腐败的政党，因而受到蔑视。

一开始，荷兰与德国之间的密切联系看上去并不坏。德国士兵大多恰如其分地行动，一开始他们不抓捕犹太人与政治对手，荷兰政府机关与侵略者之间也合作良好，这些都缓解了荷兰社会不安的情绪。德国国防军所取得的多次胜利给大多数荷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准备就绪，打算投入胜利者的怀抱。那个时候，几乎所有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都做足了相同的准备，安心期待德国的胜利会是“决定性的、全面的”，而纳粹主义将自此主宰欧洲。后来，荷兰的历史学家将这一政治立场称作“和解”：在不可避免的方面屈服于德国，与此同时尽可能地维护国家自治权。

在入侵英国失败以及1941—1942年冬天的东征失利后，德国部队的“和解”意愿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粗暴的侵略行径更是宛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人不仅没有表现出许多荷兰人所期待的基于信任的合作，反而采取了越来越多干预公民生活的管控措施。这导致了零星的抗议，而抗议刚一出现苗头，便会立刻被德国“绿警”（这个名字源于他们制服的颜色）和其他安全部门（盖世太保、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1]）扼杀在摇篮里。这一情况直到1941年2月才有所改变，那一次，为了抗议将400名犹太男性驱逐出境的行为，阿姆斯特丹公共交通系统的全体员工与冶金业和造船业的工人们罢工三天。罢工遭到武力镇压，导致7人死亡、无数人受伤、大量罢工者被捕。尽管1941年的“二月大罢工”是一次英勇的行动，也是受侵略国家中首度因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而引发的民众示威，可是，正如日后所说的那样，它发生得太早了，这场罢工被大多数人视为一场孤立的、局部地区的行动，这或

1 党卫军属下的一个情报机关。

许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政府机关和企业及社会团体很快就倾向于或多或少地与侵略者密切合作，只不过，这些合作的决策与受益者无一例外都是德国人。许多领域（行政、经济、文化等等）以及全国各个地区的协作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的，绝非仅仅出于政治原因。例如，地方工业从一开始就投放三分之一的产能为德国主顾——德国国防军效力，从1944年起，这一比例提升至超过一半。企业家们以及对此承担责任的各位秘书长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善经济和贸易状况，维持就业率。可是，这种被定性为实用主义的合作不局限于经济和行政管理层面，就连治安和司法领域也与德国安全部门建立了合作，由此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荷兰政府、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精英人士，这种合作更具灾难性。鉴于当时的大环境，与德国人“合作”起来很友好，他们于是着眼于与侵略者进行更深远的合作。而这些来自政府高层的官员、法官和市长（只要他们还没被德国人解雇）的协作意愿，对各类机构的中层和基层人员都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一部署与荷兰的政府官员们对于纳粹主义的接受度或是对于德国想要“同化”公众服务部门的意图之间并没有太多关联。那些立场坚定的纳粹党人数量依旧有限，直到1943年，在一些大城市任命了投身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市长后，这个数量才开始增长。

支持与德国人进行实用主义合作的一方固执地认为，协作已经致使侵略方采用温和政策。由己方管理者所作的决定维护了民众利益，免其遭受更加严酷的统治手段。然而，史实却走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被侵略期间发生了两起最极端的事件：驱逐并杀害犹太人和强迫雇用男男女女去德国做工（其中包括男学生）。看上去当地政府机关所采取的政策并不温和，反倒是犹太人被驱逐，公民被强迫雇用去和战俘一同前往德国从事强制劳动，这些行为因为管理者的顺从和警察与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而总体上进行得一帆风顺。

对犹太人的迫害从行政规定开始。就连这一方面，荷兰的政府部门和机关也参与其中，例如海牙的国立户籍登记监察部门。1941年1月，他们在德国人的要求下对居住在荷兰境内的犹太人的确切数量展开调查：不多不少正

好140,245人，其中的大多数人（大约118,000人）都是荷兰公民。此外，还有大约15,000名德国难民和大约7000名其他国籍的犹太人。许多德国移民已经在荷兰居住多年，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被剥夺德国国籍。除了“纯种犹太人”[1]（纳粹政权所使用的人种术语）之外，还有大约20,000名混血犹太人[2]：祖父母辈中不足两人为犹太人或者与德国犹太人通婚的人。侵略者的反犹太措施的首批受害者便是140,000多名纯种犹太人——他们之中就包括了来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弗兰克一家，他们于1934年2月来到阿姆斯特丹，父亲奥托·弗兰克自1933年起就已担任欧派克塔荷兰分公司的主管一职。

侵略者一方引人注目地消停了很短一段时间，紧接着在1940年的夏末，采取了越来越多排外措施和歧视措施。8月底，所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都受到“征召”，要求每个人都出示所谓的“雅利安血统证书”证明他们不是犹太人。秘书长一方提出了些许抗议，可是最终，他们还是遵从德国人的指示，以行政手段安排这项任务。几个月后，所有的犹太公职人员全都被临时解雇，不久之后正式开除。与公职人员中出示“雅利安血统证书”的做法并驾齐驱的，便是10月下令犹太公司登记注册。荷兰商会给犹太公司的管理人员寄去表格。这是侵略方朝强制征收计划（“雅利安化”[3]）迈出的第一步。而这样的排犹并没有局限于公职人员和公司：1941年1月，所有犹太人被禁止进入电影院，不久以后，博物馆和其他文化场所也向他们关上了大门。

伴随着这些管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压迫，很快就出现了第一批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1941年2月，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严重暴乱，其间，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的一名成员死亡，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德国警察在大规模骚乱中抓捕了大约400名犹太男人，随后，他们被驱逐出境，运至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的集中营。在这些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之中，没有一人从毛特豪森采石场的“特殊待遇”中幸存下来。之后的几个月里，又有三批犹太人被运送到这个毗邻奥地利林茨的集中营，总计850人。这些“囚犯”也同

1 原文为德语。

2 原文为德语。

3 原文为德语。

样没能从毛特豪森惨绝人寰的境地里幸存下来。

这些将犹太男性从阿姆斯特丹逮解出境的做法，不仅导致了之前所提到的“二月大罢工”，令公共交通和工业瘫痪整整三天，更加致使由犹太人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区域被临时隔都化。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犹太人委员会，他们必须承担起为大约 80,000 名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当传声筒的职责，与德国当局对话。但是，对于侵略者而言，他们的作用主要在于成为维护稳定与秩序的工具。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们随时随地都会集体或是单独受到责难。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是商人亚伯拉罕·阿舍尔和古代史教授大卫·科恩。其成员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和受到良好教育的平民阶层的代表。工人和外国犹太人没有委任代表。对于犹太人委员会只知道奉行侵略者的指令这一类批评，主席们总是加以反驳，评述说自己的“现实”政策除了与德国人合作之外，别无选择。鉴于主体上对于协作的充分准备，这样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委员会的权限和职责范围越来越广。犹太人委员会不仅对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负责（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也同样对德国政策与措施的公布和执行负责。很快，犹太人委员会就在社会与文化领域承担了太多职责，其权限之细，简直堪比一个（或许是完全不自主的）“国中国”。侵略者将隔离犹太居民与非犹太居民作为目标，而这一目标几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而犹太人的隔都化更已成为既成事实。

对犹太居民的社会排斥中，权利剥夺与经济掠夺如影相随。被迫将所有资产寄存在维护德国人利益的、曾经犹太人经营的银行的人，不再仅限于零星几个富裕的商人和企业家，而是波及所有犹太人；平均每个人只能保留 250 荷兰盾。与此同时，侵略者几乎完全限制了犹太居民的行动自由：犹太人必须将自行车上交给市政府，并且不被允许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购买日常必需品，不允许在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之间上街。这些对于行动自由的限制为接下来计划执行的驱逐出境的开端奠定了基础。

1942 年 7 月初，4000 名犹太人收到盖世太保下属的一个部门——犹太移民办事处的书面征召。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有不少是德国难民。收到信件的人必须立即“到韦斯特博克中转营报到并参加身体

状况检查，以求为参加在警察监管下的前往德国的雇佣劳动做准备，他们的个人资料将被记录在册，地点：霍赫哈伦火车站”。随信而至的还有当时强制犹太人携带的旅行许可证，以及一张（免费！）前往霍赫哈伦火车站的火车票。尽管他们的用语十分委婉——“德国雇佣劳动”“身体状况调查”，然而，只有寥寥数人遵从征召。犹太移民办事处通过各种骚乱和随心所欲的抓捕，以及通过犹太人委员会转达来自盖世太保的威胁——将所有被抓捕的犹太人径直遣送至德国集中营，试图以这些恐吓受征召的犹太人。就连安妮·弗兰克十六岁的姐姐玛戈特也在7月5日收到了书面征召，必须做好被运送到德国劳动营的准备。紧接着，她们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是时候搬到筹备了一年的藏身处去了，地点就在位于王子运河263号的欧派克塔分公司的后屋里。1942年7月9日，弗兰克一家和几个犹太朋友一同藏匿了起来。

7月14日深夜至7月15日凌晨，一辆装载着962名犹太人的火车从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驶向霍赫哈伦/韦斯特博克。然而，位于德伦特省的韦斯特博克中转营只是个中转站而已。这列火车的终点站是奥斯威辛灭绝营。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荷兰占领区拉开了最后阶段的帷幕。

仅仅是在1942年7月一个月里，就总共有9批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输送”。其他“输送”也随之而至，接踵而至的还有新的骚乱和抓捕。从10月中旬开始，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舍剧院便被用作等待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的“候车室”。没过多久，荷兰铁路就派出额外的列车，从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前往霍赫哈伦；这些输送的费用应当由党卫军的总部承担，而他们也分毫不差地支付了。

抵达和中转一直按照相同的方式进行：被驱逐出境的人从霍赫哈伦火车站步行约5公里，前往韦斯特博克集中营。抵达后，他们便会被重新登记，接受检查。首饰和现金均被没收。总体而言，被列为“免于输送”[1]的囚犯，将在集中营里度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常常到不了24小时。截至1943年2月底，共有49批，总共46,455名不同年龄段的犹太人从韦斯特博克被输送至终点奥斯威辛。驱逐出境的惯例只有在圣诞节期间中断了四个星期，因为那

1 原文为德语。

段时间，德国铁路需要出动所有列车运送休假回家的德国士兵。

1943 年 3 月至 7 月之间，所有“输送”都以波兰东南部的索比堡灭绝营为终点站。那里与奥斯威辛不同，并没有再进行筛选。索比堡只有一个功能：任何犹太人都必须在抵达之后的几小时之内死亡。在 33,208 名从韦斯特博克被遣送至索比堡的犹太人之中，只有 19 人从集中营里无法用语言描绘的苦难中幸存了下来。最大规模的输送便是一场所谓的“儿童输送”，3017 人之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儿童与他们的母亲。他们是犹太劳工们的家人，那些劳工被派去制造军需品，其中包括了埃因霍芬的飞利浦公司。他们承诺为母亲们和孩子们安排一个“特殊儿童营”居住。那个儿童营就是索比堡，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以外，母亲们和孩子们全都在抵达后立刻遭到杀害。

从事武器制造业的犹太人与他们的家人不是唯一失去曾享有的特殊地位的群体。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免于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身上，其中包括了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切磨工和持有外国国籍或是双重国籍的犹太人，他们被视为所谓的“交流犹太人”。此外，还有大量在犹太人委员会中就职的员工及其家人。在 1943 年 5 月和 6 月发生的全国范围内的三场骚乱中，直到那时为止尚未被殃及的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被抓起来，送往韦斯特博克。就连犹太人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亚伯拉罕·阿舍尔和大卫·科恩也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于 1943 年秋季被送到那里。

与此同时，“输送”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行着：截至 1943 年 10 月 1 日，韦斯特博克和菲赫特集中营已有 86,000 名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被遣送至奥斯威辛和索比堡，另有 2000 人被送至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和拉文斯布吕克。在遣送的最后阶段，另外两座集中营发挥了更多的作用：特雷津和贝尔根-贝尔森。总共有 8 批来自荷兰的“输送”运抵贝尔根－贝尔森，7 批运抵特雷津。位于波希米亚北部的特雷津隔都被视为“宣传营”，用以掩饰犹太人大屠杀的残忍行径，而位于吕内堡荒原外沿的贝尔根－贝尔森的目的则是打造一座“交流营”，用于关押与所谓的敌对国之间有交流往来的犹太人，侵略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因战争而受羁押的德籍人士解救出来。当这一尝试失败后，贝尔根－贝尔森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它在短期之内发展成一座人满为患的收容营，容纳了战争末期几个月里从其他集中营通过所谓的“死亡行

军”被送到西部的“囚犯”。

最后一批前往奥斯威辛的“输送”于9月3日从韦斯特博克出发，这批人之中便包括了十五岁的安妮、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姐姐玛戈特。弗兰克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自1942年7月起藏匿，于1944年8月初遭人出卖，随后被送往韦斯特博克。抵达奥斯威辛后，安妮和她的母亲、姐姐被安置在所谓的妇女营里，忍受着筛选、日常集合、传染病和饥饿。10月底，两个女孩在一次臭名昭著的撤离“输送”中从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被送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那时候的贝尔根-贝尔森已经容纳了200,000名“囚犯”，拥挤不堪。1945年3月，在一个无从查证的日子里，安妮和玛戈特成为一连横行了几个星期的伤寒病的受害者。安妮的母亲伊迪丝被留在奥斯威辛，于1月初逝世，据推测，她是疲劳致死。父亲奥托成了少数在1945年1月27日被苏联红军解救的奥斯威辛犹太“囚犯”中的一员。

在总共107,000名从荷兰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之中，只有大约5000人从德国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中幸存下来。20,000至25,000名以青年人为主的犹太人藏匿在荷兰，在勇敢的非犹太好心人们的照应下，成功地从犹太人迫害中幸存下来。除了由刽子手精确记录的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数量之外，犹太藏匿者的确切数目无从查证，更何况新增加的人数源源不断，另外还有一些人或是巧合或是被出卖而遭到逮捕。不管怎样，1943年之后成功在大城市藏匿，并且在之后转移到农村的人依旧数量惊人。这些都要归因于自1942年至1943年间越来越活跃的、针对德国当权者的反抗活动，以及荷兰人民与受迫害犹太人之间的团结。

纳粹德国的军情越是吃紧，侵略行为就越是进行得残忍和严酷：抓捕、拘留、扣押和处决变得习以为常，直到战争临结束之前的几天还在发生。例如在荷兰海尔德兰省的皮滕，抵抗人员在一场报复行动中袭击了德国军官，该事件发生后，德国国防军于1944年9月纵火烧毁了几十栋房屋，将成百上千个男人驱逐出境。

在1944年至1945年间的寒冬，经济几乎全盘崩溃。战争和几近全面停滞的公共交通引发各个方面的严重短缺，最终导致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出现了饥荒之冬。20,000多人死于饥荒或是营养缺乏症，其中大多数人都来自荷

兰西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恶化导致越来越多的荷兰人以各种方式投身到抵抗运动中。抵抗组织大多由流亡伦敦的荷兰政府开创并提供支持，他们反抗德国侵略者和其荷兰合作方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有效。对此做出反应的不仅有警察和安全部门，还有德国国防军，他们回应以粗暴的报复行为和冷酷无情的恐吓。1943年4月底至5月初，近100万荷兰人丢下工作，以此抗议将之前的战俘驱逐出境、送往德国强迫劳动的行为。在被占领的荷兰，80人被德国法院判处死刑，另有60名荷兰人被就地正法。这场罢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抗德国占领当局的规模最大的示威行动。

荷兰的犹太人大屠杀产生了大量的受害者，其中，战前就已居住在荷兰的犹太人之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因此丧生，这在日后引发了激烈讨论和争议。荷兰犹太受害者的数量很多，甚至只有东欧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而正如历史上频繁上演的那样，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不止一个，而是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德国占领当局从很大程度上以罪恶的精神和效力掌管着对犹太人的隔离与驱逐。另一个因素无疑就是党卫军组织和其他迫害团体在受侵占的荷兰所享有的坚实的权威地位。除此之外，便是荷兰对于适应调整和实用主义协作做足了准备，犹太人委员会的成立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或许是别的原因。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荷兰的犹太人更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这使得许多犹太人具备一种从心理角度很容易理解的安全感，在遇到类似德国侵占这样的情况时，它就会产生致命的后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经历完最初的驱逐后，只有少数犹太人像弗兰克一家和他们的朋友那样藏匿了起来。大多数犹太人选择通过由犹太人委员会费尽艰辛得来的“豁免令”，拖延遭受“输送”的时间。

犹太人在荷兰的悲剧与他们能成功融入荷兰社会的功劳分不开。它给予人们一种安全的假象，以至于最终招来厄运。

日记受众史

DE RECEPTIEGESCHIEDENIS VAN HET DAGBOEK

扬斯辛·普罗威

日记首度出版

1945 年夏天，奥托·弗兰克已经返回阿姆斯特丹，而他的两个女儿也已经被证实死在了贝尔根－贝尔森，于是，梅普·吉斯将安妮的日记交到了她伤心欲绝的父亲手中。前一年的 8 月，在王子运河 263 号、欧派克塔公司仓库楼的楼层里藏匿超过两年之久的弗兰克一家遭到了纳粹分子的逮捕。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帮手们精心地照顾着他们的前雇主及其家人。梅普也是其中一员，当天她在弗兰克一家被抓捕之后，从一片狼藉之中救出了安妮的日记和笔记。它们分别是一本安妮从 1942 年 6 月开始书写的、格子花布装订而成的纪念册，两本她后续撰写日记的黑色笔记本，以及两百多张零散的彩页纸，她在那些纸上完善并修改了早期对于藏身处生活的记录。梅普把这些日记藏在一个抽屉里，预备在战争结束后，安妮回来并且问到它们时交还给安妮。

可是，当人们知道她再也回不来的时候，梅普便把日记和笔记交给了奥托·弗兰克。他把自己关在以前的办公室里，读了起来，正如他自己日后所说的那样，日记本所展现的女儿是他从来不曾了解的。除了其他令人惊奇的观点之外，他还发现，安妮曾经非常希望自己的日记能得以出版。

1944 年 3 月 29 日，藏匿者们收听了奥兰治电台的一个广播节目，教育、文化与科学部部长赫里特·博克斯坦呼吁公民保留个人札记，以便让子孙后代知晓荷兰人民在战争期间所经受的磨难。安妮意识到，她的日记是对部长呼吁的完美回应。她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用她的日记作为素材写作一部小说，将其取名为《后屋》，这或许源自她非常喜爱的侦探小说。

安妮着手准备。她画掉了一些笔记，又对另外一些进行扩充，还增加了新的篇章——一切的宗旨都是为了更加详尽和完整地描述王子运河 263 号的日常生活。当她对彼得·范·佩尔斯浓浓的爱意消退之后，她便删除了有关

自己青涩初恋的段落。考虑到会有陌生人阅读她的书，于是，她也画掉了一些有关自己身体变化和性发育的私密论述。在藏身处度过的两年里，她长大成人，因此，她对于母亲幼稚、尖酸的评论渐渐消退。与刚开始不同的是，起初她用小女孩式的、端端正正的字迹写满了格子簿的页面，后来，她的字迹变得愈发流畅，她用很快的速度书写零散的彩页纸。在她被捕前夕，她每天至少书写十一页。

当奥托·弗兰克开始阅读女儿的日记时，他所持的就是这些零散而复杂的手稿。直到他读到安妮流露出希望日记能得以出版的章节时，才考虑是否要让别人也阅读这些日记。

他先是用打字机打印了几个章节，将它们翻译后寄给他居住在瑞士的母亲。接着，他着手将安妮的第一本日记（日后被称为“甲版”）和由她自己修正的版本（日后被称作“乙版”）合订在一起，用打字机打印出了一部完整的原稿——“丙版”，没过多久，其译本就在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横空出世了。

奥托·弗兰克从甲版和乙版中摘选了一些章节，将它们合并在一起，旨在为诸多被他女儿删除的文字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在那些笔记中，她尤其提到了自己在十三岁生日当天得到日记本这个礼物时是多么高兴，提到了自己是怎么庆祝藏匿前的最后一个生日的，而在或许最重要的一个章节里，她提到了自己与年轻的彼得·范·佩尔斯之间的恋情是如何发展的。奥托·弗兰克感觉到，两个天真无邪的年轻人的恋爱会增强这本书的魅力，日后，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他延续了安妮的愿望，对同住在后屋藏身处的人们（范·佩尔斯一家和牙医弗里茨·斐伏尔）以化名相称。然而，尽管安妮特别指出在书中弗兰克一家的化名为罗宾，可是她的父亲还是坚持使用家族原本的姓氏。

编辑工作准备就绪后，奥托·弗兰克将日记拿到了阿姆斯特丹文学界的几个人面前。他满怀悲伤，带着原稿，强忍泪水，读完了几个章节，请求朋友和陌生人们阅读这本日记。第一批读者之中包括了著名的历史学家杨·罗迈恩和阿妮·罗迈恩，他们为安妮的日记所震撼。只不过，他们没能找到任何出版商——出版社担心这本书会唤起读者们原本想要压抑的痛苦回忆。直到

杨·罗迈恩在《晨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日记大加称赞后，阿姆斯特丹联结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才提议出版这本书，前提条件是奥托·弗兰克删除在出版社眼中过于直白的有关身体和性欲的描述。

1947年，副标题为“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的日记信件”的《后屋》一书首度在荷兰出版。这本书收录了阿妮·罗迈恩的引言，它的基调积极正面，可是，相比她丈夫在《晨言报》里表现出的热忱，这份引言略显保守。这本书首度发行了1500册，获得了良好的评价，但是所获得的成功十分有限。然而，它吸引了几位外国出版商的注意，只可惜，著名出版社——拒绝出版。终于，1950年，以《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为题的书由海德堡的兰贝特·施奈德出版社在德国出版。

他们删掉了一些对德国人负面评价的章节，以免吓到或者触怒德国的读者。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修改，这本书还是没能得到很多受众。在法国，这本同时间出版的图书拥有了比德国更多的读者。直到这本书在美国获得成功、其同名舞台剧在全世界巡演后，欧洲的出版商和读者这才发觉这本书的重要性和商业潜力。

然而，即便在美国，《安妮日记》起初也同样遭到了几乎所有大型出版社的拒绝。与欧洲一样，那里的人也认为这本书的题材过于有限、过于私密、过于犹太化、过于无聊，尤其担心它会揭开人们原本想要遗忘的对于战争的回忆。终于，它由埃莉诺·罗斯福[1]作序，于1952年由双日出版社出版，并且引起了剧烈的反响。第一版次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紧随其后的第二和第三版次分别发行了10,000册。

短短几天之内，双日出版社就收到了多位剧作家的请求，想要将日记改编为舞台剧。于是，《安妮日记》就此开启了百老汇之旅——这一旅程饱含背叛和恶意，其复杂性深不可测，以至于至少四位作者试图澄清这一问题。

作为已经出版多本广受欢迎的小说的作者，美国人迈耶·莱文和他的妻子特里斯卡·托瑞丝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于1950年间住在法国。他的妻子

1 埃莉诺·罗斯福（1884—1962），第三十二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编者注）

送给他一本刚刚在法国面世的《安妮日记》作为礼物。莱文此前一直考虑以“毁灭欧洲犹太人”为主题撰写一些东西，可是，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之中”应当有人站出来讲故事。在读完了日记之后，他确信自己找到了那个讲故事的人，这个女孩将阿姆斯特丹某座阁楼上的生活描绘得如此震撼人心。

莱文给奥托·弗兰克写信，主动提议将此书翻译成英语，并且帮忙在美国寻找一位出版商。尽管后者没能实现，可是他与奥托·弗兰克成了好朋友，并且成功地劝服他相信这本书蕴含着被拍成舞台剧的素材。那段时间里，奥托·弗兰克已经开始与双日出版社洽谈，对他而言，能否保留改编权非常重要——一想到要由某个演员来演绎他的安妮，他就心生厌恶。

命运总是如此讽刺——莱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评论在顷刻间便广为流传，然而莱文本人却被公众所遗忘。当这本书在商业上所获得的成功凸显出来，同时其舞台剧版也将吸引百老汇观众的眼球时，除莱文之外，许多更为著名的作家毛遂自荐想要撰写这部剧本。所有当年声名显赫的美国剧作家都被认为不无可能，包括阿瑟·米勒、马克斯韦尔·安德森、莉莲·海尔曼、卡森·麦卡勒斯、桑顿·怀尔德。

与此同时，莱文写就了他的剧本，可是，当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没有被采用时，他与奥托·弗兰克以及双日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大受影响。朋友间的往来变得生疏，最终不欢而散。此后，奥托·弗兰克和迈耶·莱文唯一的联系都是通过律师进行的。莱文提出诉讼，控诉自己的文字遭到抄袭。可是，这一点很难得到证明，因为无论是莱文的版本还是最终上演的版本都是基于相同文字写就的，也就是安妮的日记。

1953 年春天，经过些许犹豫后，百老汇戏剧界的巨头柯密·布卢姆加登邀请知名剧作家弗朗西丝·古德里奇和艾伯特·哈克特夫妇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们给奥托·弗兰克写信，表示能被选中得到这个机会，在舞台上让他女儿的精神重获新生，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奥托·弗兰克在他的回信中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并且告知他们，他很高兴看到安妮的日记能深深地触动他们。

然而，在读完剧本的第一版后，奥托的热情冷却了。他给作者们写信，表达自己无法同意他们对安妮的人生哲学、她的理想主义和她想要帮助他人

的愿望置之不理的做法。一段时间过后，奥托·弗兰克渐渐接受现实，那就是他的想法大多没有得到回应，也没有人理会他对于在演出中阐明这部舞台剧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件所改编的提议。多年之后，奥托·弗兰克从一位荷兰熟人那里得知，他遇到过一个美国女人，对方声称自己看过三遍演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的。1954年，哈克特夫妇先前所写的四个版本——被拒绝，他们着手撰写第五个版本，与此同时，导演加森·卡宁成为顾问。卡宁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用安妮说人性善良的话语作为舞台剧的结束语。此外，为了加剧紧张的气氛，他还增加了来自藏身处以外的声音——脚步声、警报的鸣响声。

——1954年秋天，哈克特夫妇在伦敦与卡宁见面，那时他们正在撰写下一个版本。12月，他们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了一个星期，与奥托·弗兰克进行会谈。后来，弗朗西丝·古德里奇形容他们的会面“无比艰难”。同行的还有摄影师，他们为后屋里的藏身处拍摄了照片，音响师录下了西教堂的钟声和街道上的声响。

1955年10月5日，这出舞台剧在纽约的考特剧院首次公演。奥托·弗兰克没有出席首演仪式，他担心这出舞台剧会带给他过度的痛苦。这出戏剧不仅赢得了评论家的好感，也在观众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年之内上演了717次，还斩获了普利策奖和纽约戏剧评论奖。

时间距离在百老汇的全球首次公演过去了一年，这场戏剧同样在德国上演了。戏剧评论家肯尼思·泰南亲眼见证了观众在演出结束时的反应：“当观众席的灯光被点亮时，观众们呆若木鸡地坐着。长达半分钟的时间里，其中一些人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其他人则看着地面。随后，每个人都站起身来，就像是刚刚从噩梦中惊醒一般，无言地朝出口走去。人们避开彼此的目光，甚至逃避朋友和熟人之间习以为常的短暂对视。没有人鼓掌，演员也没有返回舞台。”

起初，日记并没有收获许多读者，可是伴随着舞台剧的成功，此书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销量节节上涨。很快，安妮·弗兰克就成了一个近乎宗教崇拜的对象。她年幼时在法兰克福住过的房子跟前立起了一块纪念碑。1957年，2000名年轻的德国人踏上前往贝尔根－贝尔森的朝圣之旅，向有

可能埋葬着安妮·弗兰克的万人坑献花。

电影改编

1956年，塞缪尔·戈德温表示有兴趣依照《安妮日记》拍摄一部电影。威廉·惠勒将负责导演。可是，由于奥托·弗兰克坚决要求对电影剧本保留决定权，戈德温收回了他的提议——后来，他为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奥托·弗兰克与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署了为日记拍摄电影的协议，预算为300万美元。这部电影将以百老汇的舞台剧为基础，而电影剧本也同样会由弗朗西丝·古德里奇和艾伯特·哈克特撰写。

1959年所播放的预告片宣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扣人心弦的故事！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大师之作《安妮日记》！初吻时的簌簌发抖、青少年时代的奇迹、初恋的欣喜若狂、她笑容的魔力——这一切将在这部电影中一一呈现！"这部电影兑现了预告片的承诺，它是一部心理惊悚影片，观众对安妮初吻的期待与担心她被抓捕同样扣人心弦。最终公映版本在顾及了公开试映时观众的反应——这些观众被要求在特别印制的卡片（这些卡片被存放于安妮·弗兰克之家的档案馆里）上写下自己最喜欢哪些场景，哪些章节令他们感到疑惑，以及他们是否会推荐朋友观看这部影片。在旧金山的一场试映中，观众对最后一幕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一幕展现了集中营里的安妮·弗兰克。于是，这一幕被剪去，从而让安妮在影片的结尾得以再次传递她对于人类的善良的信念。

1997年，温迪·凯塞尔曼再度将《安妮日记》改编为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凯塞尔曼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她想要为戏剧舞台上所展现的安妮·弗兰克"恢复真实面貌"。

凯塞尔曼所改编的舞台剧比前人所改编的版本更加忠于日记本身。人们能更加清晰地听见安妮的声音，感受到她的聪慧以及她的信念。而且，剧中也朗读了日记中的一些章节。其中还补充了安妮对于身体部位的思考以及她有关触碰另一个女孩胸部的回忆。观众还能听到博克斯坦部长的电台讲话，正是这段讲话让安妮萌生了在战争结束后出版日记以及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

历史和宗教的境况被进一步阐明，观众也明白禁闭对于藏匿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最后，观众们会听到安妮和后屋中的其他藏匿者遭受了怎样的命运。

安妮的日记以及由她创造的世界以矛盾的方式重新呈现于世。也许，当奥托·弗兰克表达出他对于女儿的日记被搬上舞台的疑虑时，他才是对的。也许，他应当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抵挡住为安妮的书找到数目可观的受众的诱惑。可是，日记之所以能收获如此大量的受众，终究还是要归根于舞台剧版本和电影的出现。我们很难推断有多少人是因为看过了舞台剧才去读这本书的；很难推断有多少人要不是因为观看了舞台剧，是永远也不会读这本书的；很难推断要不是舞台剧和银幕为后屋的故事创下声誉，多少年轻人将对这本日记闻所未闻。如今，《安妮日记》已经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并且成为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很多学校冠上安妮·弗兰克的名字，日本甚至还有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教堂。

对于此书真实性的抨击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波社会运动，它以令人惊恐的速度滋长，奉行一种观点：从来没有发生过犹太人大屠杀，纳粹党人从来没有建造或是使用过毒气室和火葬场，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的犹太人数量不可能像公布得那么多。这些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抵赖者”受到新纳粹主义分子的支持，以历史评论研究所和大屠杀公开辩论委员会之类的形式组成团体。他们通过广告宣传和建立网站强烈攻击被他们称作“灭绝理论家”的人。尽管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抵赖行为在许多国家都是刑事犯罪，可是这一运动还是收获了无数拥护者，其中一部分人在苏联极度活跃，他们甚至还在伊斯兰世界得以立足。在那里，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他认为犹太人大屠杀是犹太复国主义虚构出来的。

假如事实正如“历史修正主义”的拥护者所推论的那样，犹太人大屠杀是虚构出来的，那么《安妮日记》必定就是伪造出来的。第一个敢于如此大声断言的人是丹麦人哈拉尔德·尼尔森，他于1957年在瑞典的一份报纸上宣扬，日记部分源于迈耶·莱文的手笔。尼尔森的主张在第二年被一位挪威

记者挖掘出来，这位记者将日记称为一部伪造品。

1958年，英语教师兼希特勒青年团的前团体领袖洛塔·斯蒂劳在德国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将《安妮日记》与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的伪造日记相提并论。当正式发起调查后，斯蒂劳承认，他不应当使用"伪造"这个概念，而是应当使用"从根本上做出改变"这个词。在法庭上，为斯蒂劳辩护的是右派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德贝格，他再次提出指控，称迈耶·莱文参与了伪造。斯蒂劳被开除，奥托·弗兰克则以羞辱和诽谤的罪名，控告了斯蒂劳及其辩护人布德贝格。

两人的律师要求对日记的真实性做出调查，他们同时指出德国《明镜》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声称作为奥托的朋友，阿尔伯特·考福恩是第一个应邀阅读原稿的人，而他则大肆地干预了文章内容。梅普·吉斯和杨·吉斯以及贝普·弗斯盖伊尔不得不出庭作证，证明安妮的的确确有一个日记本，而且的的确确就是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交付给奥托·弗兰克的那一本。笔迹司法鉴定专家向法官证明了日记的真实性。

然而，这场诉讼仍然没有终结。直至1961年，他们才最终和解。被告方承认了日记的真实性。斯蒂劳和布德贝格道歉，并且表示他们无意伤害奥托·弗兰克和他对女儿的回忆。对斯蒂劳判处的罚款大多数由德国政府支付。

可是，从这一刻起，对于日记真实性提出质疑的书籍和文章的数量却有增无减。作者们指出一项"事实"——"伪造"安妮日记的蠢货用圆珠笔写出了这些文字，而1944年以前根本就没人使用圆珠笔。事实上，只有六页零散的纸张是用圆珠笔标注的页码，而且很明显是奥托·弗兰克的笔迹。其他的文字是用钢笔墨汁写成的，毋庸置疑是出自安妮的手笔。

1967年，《美国水星》杂志刊登了一篇特蕾莎·亨德利的文章，此文再次声称迈耶·莱文才是这本日记的作者。亨德利全文谨慎的、学究式的论调更是令人大为光火。她在文章中引用了或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向《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丽叶特·比切·斯托提过的问题："这么说来，您就是那位酿成了这场大战的小妇人？"亨德利以对真相的请愿结束了她的文章："如果弗兰克先生用迈耶·莱文的大作，为全世界献上一本日记，坚称其中一部分又或是全部出自他女儿的手笔，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把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当作事实兜售从来都是不合理的，也是难以饶恕的。”

对于这本日记是赝品的主张让跃跃欲试的犹太人大屠杀抵赖者们如闻老鼠掉进了米缸，他们之中包括《六百万人的死亡？真相大揭秘》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哈伍德，以及将“莱文的诉讼”视作奥托·弗兰克参与伪造女儿日记之证据的大卫·欧文。受到奥托·弗兰克的抗议后，欧文删去了他的《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1975 年）一书中与此相关的章节。他被判处向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支付一笔赔偿金。

其他将日记称为“欺诈”的宣传册是德国人海因茨·罗特所写的。1976 年，趁着舞台剧《安妮日记》在汉堡上演期间，他在一场演出过程中发放这些宣传册，引起了汉堡公诉部门的注意。罗特被禁止继续散发宣传册。上庭辩护时，他的律师引用了罗贝尔·福利松所著的《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它是真的吗？》（1978 年）一书。他是第一批犹太人大屠杀抵赖者中的一员，声称盟军和犹太人把毒气室和火葬场的谎言传遍全球，只是为了诽谤纳粹党。

出于诉讼的程序性细节又或是对言论自由这一权利的诉求，其他的宣传册传播者们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有一名叫作埃德加·盖斯的记者由于在对他的一名同事的审讯过程中，于法庭内分发宣传册，而被判处一年监禁，他对此提出了上诉。

迪特里布·费尔德勒尔的《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场骗局》（1979 年）是所有对日记做出抨击的作品中最应该受到强烈谴责的书籍之一。作为一名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作者加入了耶和华见证人会[1]，移民瑞典，因其对于前教友所受的来自纳粹的迫害进行调查研究而成为历史修正主义的捍卫者。他所宣扬的荒谬观点和他充满仇恨的长篇大论冗长而又压抑，只有“志同道合”的人和反应迟钝的读者才能受得了阅读这个恶魔的喋喋不休，他自称是以历史、真相、科学、常识之名，基于秘密情报而写成的这些文字。在费尔德勒尔的书里，其中一个论调就是宣扬是犹太人自己决定采纳佩戴犹太星的做法，这一“事实”被某个犹太复国主义周刊的政治口号加以证明，建议犹太人应当充满骄傲地佩戴犹太星。周刊读者受到戏弄，以为星星代表了荣

1 耶和华见证人会，一个独立的宗教团体，信仰千禧年主义与复原主义，不承认三位一体，与主流教派的信仰有较大区别。

誉、简直可以与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所佩戴的勋章相提并论。除此之外，人们坚信奥托·弗兰克一家在法兰克福“尽情享受财富”，而且众所周知，犹太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占领德国的一小部分，而是想要拥有整个国度。费尔德勒尔试图证明，后屋的窗户并不像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可以用纸覆盖；成年人们也不可能抽这么多烟，却没有令仓库助理起疑，以及藏匿者们也不可能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前提下弄到那么多食物。

在费尔德勒尔看来，让帮手们在后屋的藏身处过夜的想法更是荒唐至极，似至于日记中有关这次过夜的笔记成为有力的证据，证明整部日记都是一个谎言。此外，他认为，任何一个理智尚存的荷兰人都不会把一本通篇都是反纳粹羞辱言论的日记存放在抽屉里，因为它随时都可能被德国人发现，而安妮又为什么会在明知父亲会发现并且看到她“淫秽”的秘密的前提下，还把她的日记本存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呢？这一点也同样令费尔德勒尔感到无法理解。然而，任何人的隐私，即便只是小孩子的隐私，都应当受到尊重——尽管身处那样的境地，藏匿者们依然是斯文人。

历史的评述版本

在这样的抨击之下，荷兰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现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暨战争、屠杀、种族灭绝研究所）委托司法部的司法鉴定研究所展开调查。此后，一份长达250页的检查报告囊括了各种证明日记真实性的证据。检查人员证实，日记的物理部分，即纸张、胶水、墨水、封面的布匹无一不是1944年以前使用的物件，就连安妮贴在日记本里的照片和（风景）明信片也受到检查和年代鉴定。然而，这项检查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笔迹。

这项检查所得出的一个正面结果就是囊括《安妮日记》甲、乙、丙版的评述版本的面世。这本周详著作的荷兰语版于1986年出版，两年后，德语版面世，这本书里详细描述了司法鉴定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其中包括了日记中笔迹的特征、词与词之间的落笔间隔距离和句首标点符号、纸张表面的落笔角度以及使用文具的力度变化。其所得出的结论明确无误，无论是前几页上的印刷体字迹、日后笔记中流畅的笔迹还是修改校对的笔记都出自同一个女

孩的手笔。况且，安妮·弗兰克的笔迹在两年时间内所产生的变化完全符合笔迹发展的规律。后来，其他人做出的修改仅仅出现了零星几次。

尽管对于《安妮日记》的抨击耸人听闻，可是我们还是要因此感谢学术版本的问世，其中囊括了数量可观的原稿副本，并以此证实了调查结果。如今，读者们可以将日记的三个版本依次对比：安妮的原始版本（甲版），由她自己修订的版本（乙版）和奥托·弗兰克基于上述两个版本合编而成的书稿（丙版）。读者可以亲眼见证安妮·弗兰克的写作风格在两年的时光里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她想要在《后屋》中保留原始文字中的哪些部分。

学术版本给予了读者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从文字角度追随安妮的作品，形象地见证在藏匿岁月中她个性及文体的发展，以及对她的文学才能做出评判，而这一点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安妮·弗兰克的其他文字也同样体现了这一才能：有小故事，有回忆，甚至还有题为《伽蒂的一生》这部未完之作中的一些片段。1949 年，《小故事集》首度在荷兰出版；1960 年，一部在此基础上更为延展的版本面世，其中还收录了《伽蒂的一生》。尽管这些文字展现了日渐觉醒的文学才能和小试牛刀的魅力，然而，真正展现安妮·弗兰克文学素养的还要数她的日记。

2001 年，所谓的丁版日记出版。这一版本相较 1947 年的《后屋》文本有了大规模的完善，它囊括了安妮有关性、有关她对母亲的怒气和有关她对于父母冷漠婚姻的看法的章节。它收录了奥托·弗兰克在他的版本（即丙版）里略去的章节。

尽管有犹太人大屠杀抵赖者们的抨击，还有奥托·弗兰克对文字进行干预，可是《安妮日记》依旧是全世界最广为流传的书籍之一。成千上万本书作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能证明此书的特殊地位的证据之一就是有关日记或是有关安妮·弗兰克生平的新闻释出，都能引起轩然大波。

1998 年 9 月 10 日，《纽约时报》在头版上刊登了题为《五张珍贵稿纸引发新一轮有关安妮·弗兰克的争论》的文章，文中详尽阐述了至那时为止《安妮日记》中不为人知的五页内容。这篇文章尤其提到了“一个被隐藏的、长长的章节揭露了她与母亲之间的问题：‘我没法与她交谈，我不能怀揣

着爱，面对冷冷的眼神。反正我做不到。再也做不到了！'" 另一则讯息则在2007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纽约的犹太研究所发现了一封往来信件，它曝光了奥托·弗兰克孤注一掷地想要为自己和家人在美国或是古巴寻求庇护的意图。这一发现促使长岛的一名国会议员发起倡议，让美国授予安妮荣誉美国公民的身份，以此作为美国对弗兰克一家袖手旁观的赎罪——该倡议并无结果。2004年，荷兰的多数议席支持追认安妮·弗兰克的荷兰国籍，尽管这一归化并未得以贯彻，可是他们最终还是通过了她是一名被同化的荷兰人的决议。就此，她终究在一场对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荷兰人的选举中位列第八。

在无数电影和舞台剧中，导演们在安妮·弗兰克的事件上所投注的精力或多或少都取得了成功。约翰·布莱尔于1996年因其电影《安妮·弗兰克记得》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一部名为《谁出卖了安妮·弗兰克?》的电视电影甚至还将这段历史覆上了悬疑的色彩。2003年，一部名为《安妮成真》的嘻哈电影横空出世，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是一位女性说唱歌手受到了安妮·弗兰克事件的启发。后来，这部电影所讲述的故事甚至还被改编成一部日本动画片。

1998年，印度乐团"中性牛奶饭店"发布了专辑《航越大海的飞机》。这张专辑中的几首曲目受到了安妮·弗兰克的生活和死亡的启发。十年后，马德里上演了一出根据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所改编的音乐剧：《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曲生命之歌》，而美国的亚特兰大则上演了一出安妮日记的木偶剧。另外，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声称，朝鲜鼓励在校学生阅读《安妮日记》，由此揭露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类似于第二个希特勒、北美人民类似于新纳粹分子，计划灭绝朝鲜人民的罪恶想法。

许多书以《安妮日记》为标杆，它们之中既有小说，也有非虚构作品。出版商们常常能发现某位不幸的年轻人所写的战争日记，并且将其引入市场、把他们宣传成塞尔维亚、波兰、越南又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安妮·弗兰克，讲述另一个儿童成为成年人牺牲品的故事。菲利普·罗斯于1979年出版的小说《鬼作家》中涵盖了对安妮·弗兰克和她的日记的详尽观点，其缘由是主人公内森·祖克曼幻想安妮·弗兰克是他的文学偶像的漂亮情人。她不仅

在集中营里幸存，还来到美国，改名换姓后重获新生，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负责为她情夫的手稿登记造册。2007年，安妮·弗兰克的化身艾米·贝莱特再度出现在罗斯的小说《退场的鬼魂》中，此刻的她垂老而又虚弱。

同一年，报纸上刊登了消息，称生长在后屋后面的栗子树由于饱受苍老和病痛的困扰，不得不被砍伐。这一事件引起了白热化的争议，人们想要知道，这棵对安妮而言代表了四季变化的大树难道真的没救了吗？2010年8月，这棵大树在一场暴风雨中被一分为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将栗子树的枝叶栽种在许多地方，由此，它继续生长。正如日记本一样，从年轻女孩的笔下源远流长，曾几何时，她常常望向这棵大树，躲在她的藏身处里，撰写出无与伦比、震撼人心、千古不朽的日记。

第四部分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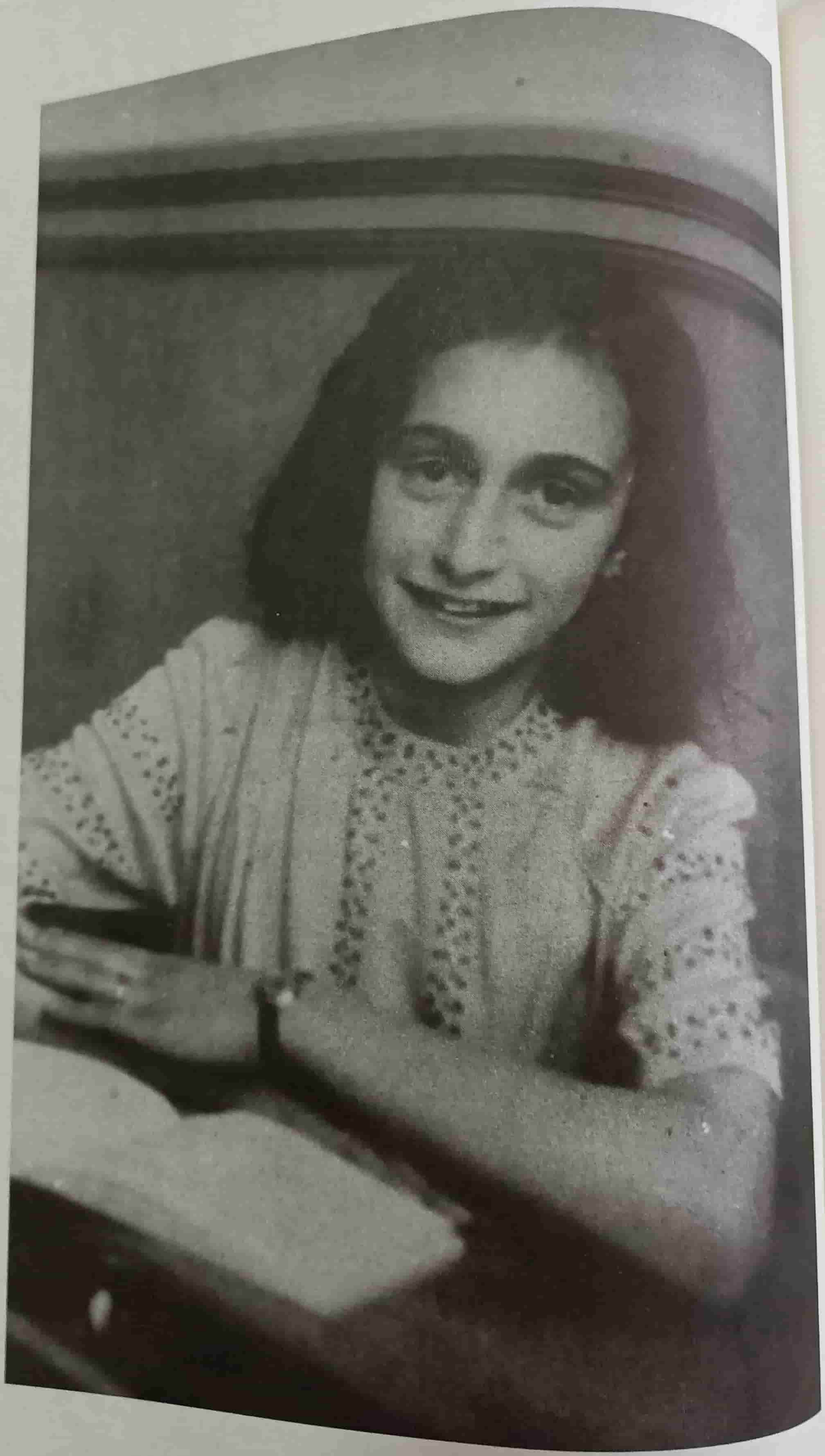
BIJLAGEN

日记甲版和乙版的前言

甲版中记载了安妮·弗兰克的第一版日记信件，是她没有草稿直接写下的文字。这一版本的日记中包含了三个部分，以及一些被粘贴上去的页面。一号日记本（著名的格子簿）是她十三岁生日时的礼物，涵盖了1942年6月12日至同年12月5日这一时间段的内容。1943年至1944年间，安妮·弗兰克往其中空白的页面上增添了各类章节。因此，日记内容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二号日记本从1943年12月22日的记录开始，截至1944年4月17日。人们推断，在与一号日记本间隔的时间里，安妮也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日记本已遗失。最后的一本日记，即三号日记本的内容于1944年4月17日开始，最后一篇写于1944年8月1日，距离8月4日被捕只有三天。1944年3月28日，安妮通过奥兰治电台收听到教育部长博克斯坦的讲话，他呼吁大家在解放后收集对于德国侵略下的生活的见证，例如日记本，并将其出版。由此，安妮着眼于日后有可能出版的文字，开始重写，并且对日记的一些部分进行扩充，对另一些部分进行删减。她将这些文字写在零散的复写纸上，即所谓“零散的纸张”。这一版本同样被保留下来，被命名为乙版。其中，最早的笔记可以追溯到1942年6月20日，最晚的于1944年3月29日。她的被捕终结了改写之前所著的日记书信这项工作。两个版本的所有文字都被完整地收录于此，它们全部都是在安妮手稿的基础之上，和之前由阿姆斯特丹的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出版的大卫·巴诺和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所编《安妮日记》（阿姆斯特丹/海牙，1986年首次印刷，2004年第7版）相一致。在对于安妮·弗兰克笔迹的正规调查研究中，这一学术版本依然被视作权威出版物。这一出版物的面世也为米里亚姆·普雷斯勒依照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所提编写更为详尽的《后屋》的要求创造了可能，1991年，该书出版，被认定为丁版。

甲版日记

DAGBOEKVERSIE A



一号日记本

照片是

我希望
大的支柱。

至今为
给你们写
么了。

哦，

一

7个
少，以及

1.
2.
3.
4.
5.
6.
7.
8.
9.

1 附录
式在
2 对应

一号日记本：1942年6月12日至1942年12月5日[1]

照片是不是很美啊！！！！

我希望能寄予你我全部的信任，超越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我也希望你能成为我强大的支柱。

安妮·弗兰克。1942年6月12日。

至今为止，你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还有我们亲密的相处。现在，我总是定期地给你们写信，这种写日记的方式让我觉得很舒服，现在，我简直等不及要给你写些什么了。

1942年9月28日。

安妮弗兰克[2]

哦，我太庆幸，自己把你带来了。

一

7个或者12个美丽的特质（我可没有哦！），先写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填写我缺少，以及拥有些什么！

1942年9月29日。（自制）

1. 蓝眼睛、黑头发（否。）
2. 脸上有酒窝（是。）
3. 美人沟（是。）
4. 额头有三角纹（否。）
5. 白皮肤（是。）
6. 整齐的牙齿（否。）
7. 小嘴巴（否。）
8. 卷曲的睫毛（否。）
9. 笔挺的鼻子（是。目前为止算是。）

---

1 附录收录的甲版日记和乙版日记基于安妮的手稿，故会有一些拼写和标点的错误，以及较为随意的格式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情况下，这两版日记最大限度与手稿一致，不做修改。（编者注）

2 对应原文AnneFrank，无空格，本版本将尽量保留安妮的原始书写。（编者注）

10. 亮丽的衣着（有时候。太少能自己做主。）
11. 美丽的指甲（有时候。）
12. 聪慧（有时候。）

1942年6月14日，星期

我就从我得到你的那一刻开始写起吧，也就是我在一桌子的生日礼物中看见你的那个时候。（虽然买你的时候我也在场但是那一次不能算）

6月12日是一个星期五。我早上六点就醒了。这也很好理解，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不过，六点钟还不能起床，所以我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好奇心，一直等到七点为止。刻。那会儿，我再也等不了了。我走进餐厅。小摩尔（我的猫）就在那里，用脑袋蹭我、欢迎我。

七点刚过，我去了爸爸妈妈的房间，然后又来到客厅里拆礼物。我一眼就看见了你，这或许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吧。另外还有一束玫瑰花、两枝芍药、一株金凤后来还有很多。

爸爸和妈妈给了我一件蓝色的衬衫；千变万化，一种大人喜爱的非常新潮的桌游戏，类似于大富翁；一瓶葡萄汁，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像酒，现在它已经开始发酵以至于我再也不能喝了，说到底，我可能还是对的，因为酒本来也是用葡萄酿成的。还有一套拼图；一瓶“姗姗来迟”的用菊苣制作的代用咖啡（这是我晚些时候才得的，难怪叫作“姗姗来迟”）；一小瓶乳液、一张面值2.5荷兰盾的纸币；一张能换本书的礼券；卡茨的一本书，《暗箱》，不过，这本书玛戈特已经有了，所以我就把它换掉了；一盘亲手烤制的点心（当然啦，是我自己烤的，因为我在烤点心方面已经很在行了）；一小盘糖浆果子，不过它们极其黏稠；一盘“松露巧克力”，是老爸送的；一小盘玛利饼干；奶奶的一封信，它来得非常及时，不过，那肯定只是个巧合而已；还有一个母亲亲手烤制的草莓馅饼。

接着，汉妮莉来叫我，我们就一起去上学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请老师们和同学们吃了黄油曲奇，然后就又开始上课了。我五点钟回到家里，因为那之前我还跟大家一起去了体育馆（尽管我由于胳膊和腿脱臼一直都不能跟大家一起运动），作为明星，我选择让同学们打排球。之后，他们所有人围成一个圈，环绕在我周围并且唱了“生日快乐”。等我回到家的时候，珊妮·雷德曼已经在了，而伊尔丝·瓦赫纳、妮莉·赫斯拉和夏可琳·范·玛尔森是跟我一起从体育馆回来的，因为她们跟我同一个班级。汉妮莉和珊妮曾经是我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但凡看见我们的人都会说实际汉妮和珊妮一块儿走。夏可琳·范·玛尔森是我刚刚在犹太中学认识的，现在、暂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伊尔丝是汉妮莉最好的朋友，珊妮在另外一所学校，在那里也有自己的朋友。

我们五个人一同组成了一个名叫“小熊座减二”的社团，简称 d.k.B - 2。起因是我们还以为小熊座有五颗星，可事实上我们弄错了，它和大熊座一样，有七颗星；减二包含的意思是珊妮是主席、夏可是秘书，而我们（伊尔丝、汉妮莉和我）组成了余下的三人。这是一个乒乓球社团。从她们那里，我得到了一本精美绝伦的书——尤恩夫·戈函写的《荷兰神话传说》，可是她们一不小心送了我第二册，所以我用《嘻嘻》换来了《荷兰神话传说》的第一册，还用了妈妈的一本书，因为它很贵。我从赫尔曼那里收到了六朵美丽的康乃馨。赫尔曼是威尔玛·德·荣俄的远房表弟或者说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弟，而威尔玛·德·荣俄是我在电车上认识的，刚开始，她显得非常友善，后来也一直如此，只不过，她成天都把男孩子挂在嘴边，着实有些无聊。

赫尔曼眼下有一个女朋友——厄苏拉，简称厄苏。

可是，我是他的正牌女友，是不是很奇怪？！

每个人都以为我爱上赫尔曼了，可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海莲娜阿姨还带来了一套普图；斯蒂芬妮阿姨送了我一枚可爱的胸针；蕾妮阿姨给了我一本妙不可言的书——《黛西的山林假期》，还有一条安妮格的手链和一个吻；伍伦格先生送的是一盒多利是[1]和一套游戏；雷德曼太太送了一卷酸味糖果；斐伏尔太太一卷酸味糖果；范·玛尔森先生一小束救荒野豌豆[2]。

彼得·范·佩尔斯给的是一块牛奶巧克力，斐伏尔太太和伍伦格先生还送了花，我简直被他们惯坏了。今天下午，我还收到了班上同学们送的一些东西。昨天晚上，我们看了电影《灯塔守护人》，那里面有任丁丁，今天下午，我们还能再看一遍，太好了！！！

现在，我用自己的钱换来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还有一本龚戈先生送的书，并且从布朗格福特得到了一盒备用千变万化游戏。现在，我必须停笔了。下一次我还会有很多要写的事情，也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话，再见，我觉得你特别好。

《黛西的山林假期》这本书确实很好；它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个女孩生活这么富足却还能那么善良，并且在最后死去，这个结尾是不可避免，而且恰恰非常美好。

今天早晨泡澡的时候，我想，要是我也有一条任丁丁那样的狗该有多好啊。我要给它也取名叫任丁丁。它可以一直待在学校的传达室里，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也可以到自行车棚里去。偷偷被我称作地下宫殿的那个东西，我已经把它的大致模样勾勒出来了。我希望我的这个愿望终有一天可以实现，不过那就必须发生一个奇迹，因为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实现的，地下宫殿里任何时候都源源不断地有食物和金钱，以及这类东西供应，而且它还能航行，甚至直达美国，人们可以随意地从地面消失，也可以待在里面，这太美好了，根本不可能实现。母亲总是试图打听我以后想要跟谁结婚，不

1 多利是，荷兰的一个糖果品牌，以生产巧克力出名。

2 救荒野豌豆，一种豆科草本植物。

过，我想她怎么也不会猜到那个人是彼得·希夫，因为我总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还从来没有像喜欢彼得那样喜欢过一个人，而且我一直宽慰自己，说得是为了隐藏对我的情感才跟那些女孩交往的；或许他也认为我和赫尔娄恋爱了，然而，那完全不是真的。他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朋友而已，又或是像母亲所称的那样，是我的一个护花使者。

1942年6月15日，星期一。

星期日下午，我开了一场生日派对，《任丁丁》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我从梅普那里得到了一枚胸针；从蕾妮那里也得到一枚胸针；从楠妮·布里茨那里得到一枚书签；从宕伽、楠尼·范·布拉格－西哈尔和小夏夏那里得到一本题为《奶农早上好》的书；从亨妮和贝蒂那里也得到一本书，题目是《莉迪亚的难题》。现在，我想讲讲班级和学校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从学生们开始讲起。初一（2）班的学生们。

1. 贝蒂·布卢门达尔，看上去有些穷酸，不过我相信，她也确实很穷。她住在城西的杨·克拉森路上，而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她的成绩非常好。可是，那是因为她很用功，因为她几乎别无出路。

她是一个相当安静的孩子。

2. 夏可琳·范·玛尔森，算得上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不过，我还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呢。起初，我以为夏可有可能会是，不过，事实却令我大失所望。

她总是有很多小秘密，并且亲近其他女孩们，比方说宕伽·扎伊德。

3. 勒奈·道森特，是一个极其神经质的孩子，她总是丢三落四的，以至于总是因此受到处罚。她非常热心肠尤其是对梅普·楼巴多。

4. 楠妮·布里茨，是一个话非常多的孩子，多到大家都觉得没意思了。她提问题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戳着对方的头发或是纽扣。

有人说楠妮很讨厌我，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也没觉得跟她多投缘。

5. 亨妮·梅茨，是一个快乐又有趣的孩子。只不过，她的嗓门很大，而且，每当她在街上玩耍时，总是表现得非常幼稚。只可惜亨妮已经有一个好朋友了，她的名字叫贝比，她是一个极其肮脏、破衣烂衫的孩子，给亨妮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6. 宕伽·扎伊德，说到她嘛，我简直可以写上几大章。宕伽是一个喜欢自吹自擂、背地里说闲话、面目可憎、爱装大人、鬼鬼祟祟、笑里藏刀的孩子。只可惜，夏可对她言听计从。

宕伽遇到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就哭哭啼啼，非常小心眼，还极其做作。

宕伽小姐必然是绝对正确的。她很富有，而且有满满一柜子风格甜美的连衣裙。只不过，它们看上去都太老气了。这个孩子自以为自己很美，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她长了一张快乐而又横行霸道（看似不好管）的面孔。我和宕伽对彼此都极其厌恶。

7. 伊尔丝·瓦赫纳是一个快乐而又有趣的孩子，不过，她凡事都很较真，可以一

连唠叨好几小时。比方说她把脚弄湿了，她想先来找我，然后再回家。然而，事实上她会在我身旁待着，唠叨个没完，而不是立刻回家换上一双干的袜子。伊尔丝对我很有好感，她很聪明不过也很懒。

8. 汉妮莉·赫斯拉是一个有点另类的孩子。平日里，她很害羞，可是一到家里就横行霸道，可是在别人面前恰恰非常谦逊。

她会把别人告诉她的所有话都说给她母亲听。

不过，她有什么说什么，最近这些日子，我特别欣赏她。未完待续。

1942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

汉妮莉，在学校，我们也管她叫莉丝，她又对伊尔丝和夏可做了不可理喻的事情，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看待她。

9. 楠妮·V. 布拉格－西哈尔，是一个搞笑的小个子，一个有智慧的孩子，我觉得她很好。她还很聪明呢，有关于楠妮·V. 布拉格－西哈尔，没有太多好说的。

10. 小夏夏·德·容，在我看来是一个超棒的孩子。她才十二岁，却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淑女了。她简直把我当成一个小宝宝对待。

小夏夏非常乐于助人，我也非常喜欢她。

11. 梅普·楼巴多，是我们班上最美丽的女孩。她有一副可爱的面容，不过学习方面却很木讷，所以我觉得，她一定会留级的，不过，这样的话我当然不会说给她听。梅普居然没有留级，这太让我讶异了。

12. 作为十二个女孩中的最后一个，我和梅普·楼巴多是同桌。

关于男孩们有很多能说的，却也没什么好说的。

毛里斯·高斯特是我众多爱慕者中的一个，不过，他是一个很招人烦的家伙。

萨利·斯普林格是一个极其寒酸的家伙，大伙儿盛传，他曾经交媾过。不过，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超棒的家伙，因为他非常搞笑。

埃米尔·伯纳维特是梅普·楼巴多的爱慕者。不过，梅普倒是不怎么在意。他太无聊了。

罗伯·戈函非常喜欢我，不过，我已经再也受不了他了。他是一个笑里藏刀、谎话连篇、眼泪汪汪、疯疯癫癫、招人厌烦的小男孩，总是天马行空的。

马科斯·范·德·菲尔德是一个来自梅登布利克的农家子弟，换作是玛戈特，她一定会说他是个很得体的人。

赫尔曼·戈普曼跟尤比·德·贝尔一样都很寒酸。尤比·德·贝尔是一个调情老手，只知道围着女孩转。雷欧·布罗姆和尤比·德·贝尔是心腹之交，也深受他那股寒酸劲儿的影响。

阿尔伯特·德·梅斯奎达是从蒙特梭利第六小学升上来的，中间还跳过一级，他

很聪明。

雷欧·斯拉赫，来自同一所学校，不过不怎么聪明。

吕·斯道博蒙是一个小个子、疯疯癫癫的小男孩。他来自阿尔默洛，上学比较晚。

对皮姆·比蒙特尔来说，什么事情是不允许做的，他就偏要去试一试？？？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原本想说的是他讲德语，可是又不想把它写下来。以免日后有任何人找到这本书——《1943年后屋》

夏柯·戈克诺特和皮姆坐在我们后面，我们（梅普和我）都快笑破肚皮了。

哈里·斯哈普，是我们班举止最得体的男孩，他很好。

维尔纳·尤瑟夫（同上，同上）不过，他一直以来都太安静了，所以给人感觉有点无聊。萨姆·萨楼蒙是一个来自贫民区的无赖，一个小流氓！（爱慕者！）

阿比·里姆算是个正统派的犹太教徒，不过他也是一个坏家伙。

真白痴，我的过去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谁会忘记的

1929年6月12日，我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在法兰克福住到四岁，之后，我的父亲奥托·海恩里希·弗兰克前往荷兰谋求一个职位，那时候正是6月。他有所收获，9月，他的妻子伊迪丝·弗兰克－霍兰德也去了荷兰。玛戈特和我则一起去了亚琛，我们的外婆就住在那里，玛戈特在12月到了荷兰，而我是转年2月份到的，被当作玛戈特的生日礼物摆在桌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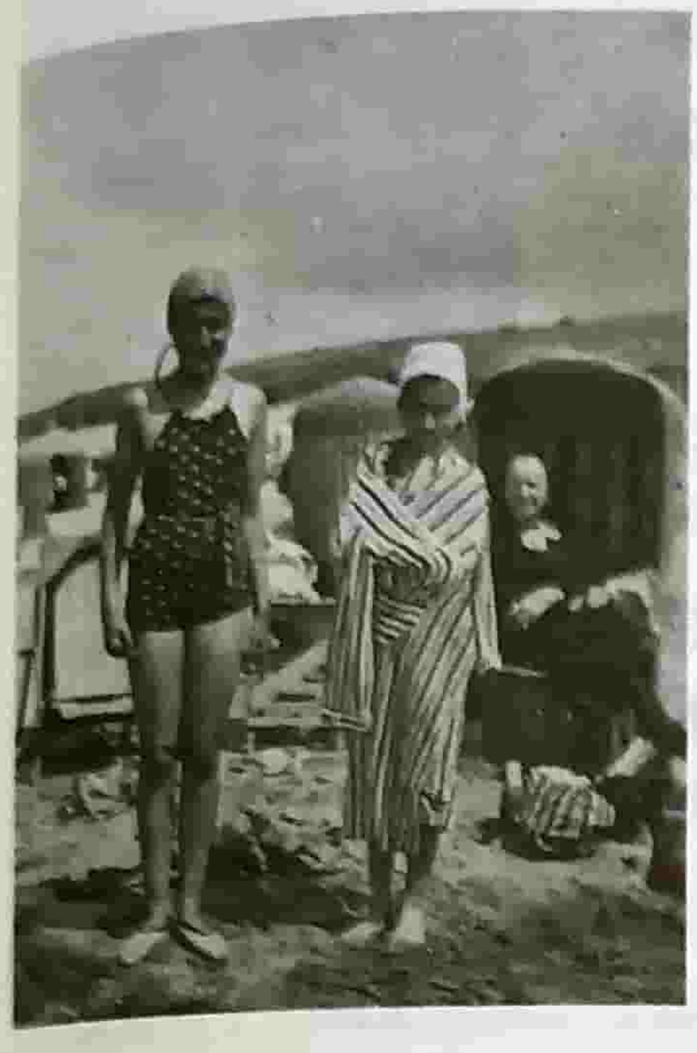
我很快就上了蒙特梭利第六小学的幼儿园，在那里待到六岁，然后开始上一年级。我进入范·海尔德老师的一（2）班，在那里一直待到四年级。之后，范·海尔德老师走了，代替他的是女老师哈德隆。在哈德隆老师的班上度过五年级这一年后，我又来到了校长库佩勒斯夫人的六（3）班，那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心碎欲绝地分别，我们两个都哭了。可是，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库佩勒斯夫人的面前，我还要在她的班上度过七年级，然而这根本没有必要了，因为我被玛戈特就读的犹太中学录取了。在所有人看来，我的成绩单还算过得去，不过，或许还达不到升学的条件。1941年夏天，霍兰德外婆病得很重，（那时候，她已经住在我们家了）她必须动手术，我的生日也几乎泡汤了。其实，1940年夏天的生日就没怎么庆祝，因为那时候的荷兰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浩劫。

在刚刚过去的1941—1942年的冬天，外婆去世了，谁也不知道我有多思念她、多爱她。

作为补偿，我们也庆祝了1942年的生日，外婆的光芒在一旁闪耀。

1942年6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我在家里，我睡到很晚才起床，然后，汉妮莉来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夏可突然与伊尔丝亲热起来，用非常幼稚和傻冒的做法对待我，相处得越久，我越不喜欢她。



安妮

这是1939年6月。

这是霍兰德外婆唯一的一张照片，我依然时常想念她，我很希望她能维护家里的安宁。那时候，玛戈特和我刚刚上岸，我还记得我觉得很冷，所以我围上了浴袍，外婆坐在后面，那么慈爱、安详。她常常那样坐着。

安妮·弗兰克。

1942年9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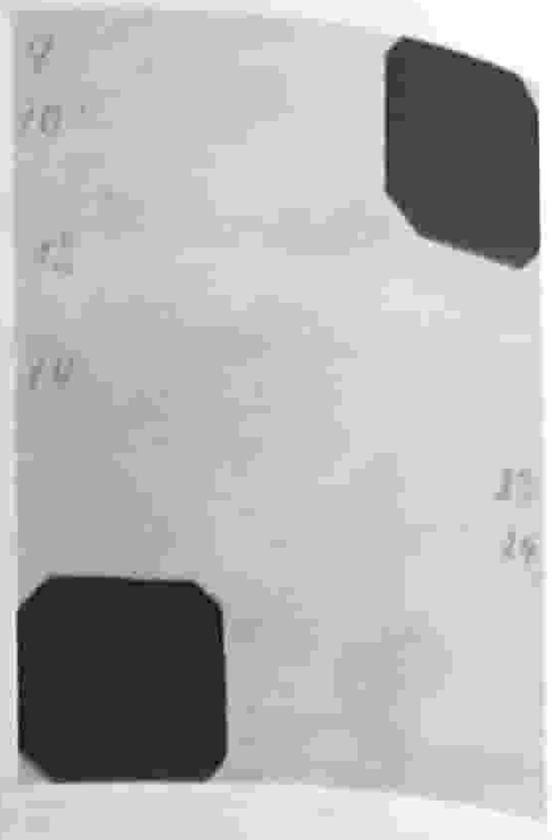
这是1940年，又是玛戈特和我。我用这样的想法安慰我自己：在上面那张1939年的照片里，玛戈特也还没怎么发育。那时候的她和我现在一样，刚13岁甚至还更大一点。所以，在这方面她用不着这么看不起我。

安妮·弗兰克。

1942年9月28日。

我用玛戈特的照片开头，用我自己的照片结束。这也是1942年1月。这张照片丑极了，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奶奶住在瑞士，她是一个非常慈爱和聪慧的女人，她和她所有的熟人、朋友，还有家人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也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如今，她住在爸爸的妹妹家——莲妮姑姑和斯蒂凡，还有贝恩德。一直以来，奶奶对我也特别好。如今是1942年，今年她就该七十六岁了，我们希望能在战争结束后见到健健康康的她。



安妮·弗兰克。

1939年5月11日，我从爸爸手里接过了这封亲昵的信，它将成为我生命的一大支柱，至少，只要我别像玛戈特那样把它丢在角落里，像玛戈特那样把它放在家里。

1939年5月12日

我亲爱的小安妮：

早在你很小的时候，奶奶就称你为：

“小妇人。”直到现在你也仍然是我们的小甜心。

你知道的，我们之间有不少小秘密。有时候也的确会发生一些我们必须一同商量的事情。尽管你轻轻松松，和和气气，嘻嘻哈哈地看待许多事情，可是，跟你的小姐妹们相处也会有让你头疼的时候。我常常对你说，你应当教导你自己，我们相互“制约”，而你也竭尽所能地把每一个“可是”吞进肚子里。你也由此而受到了更多的宠爱。

这一切并不坏，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依然是从前那个小甜心。我早就告诉过你，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常常不计后果，做了不少蠢事。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思考，懂得如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你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所以你总能在哭过之后展露笑容。

妈妈说：“知足常乐。”

但愿你能保持这份笑容，并且用它点缀你的、我们的、所有人的生活。

你的

皮姆[1]

1942年9月28日。

安妮·弗兰克。

1939年，我从爸爸手里接过了这封信，我觉得它很棒，它也的确如此，可是爸爸却早就不再是这样了。我起初是这样认为的，可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

1 原文中的这封信为德语。

夏可还以为它是某个男孩写的告白信，而我也没能打消她的这个念头。我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书面的告白，俗话说，来日方长，反正我收到过口头的，而且还是经常收到。

1942年9月28日。此刻的爸爸总是那么慈爱，他完完全全地理解我，我也很希望能与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并且不会痛哭流涕，不过，这似乎是我所处的年龄段的缘故。我可以不停地写下去，不过，那会变得非常无聊。

安妮·弗兰克。

这是我从夏可琳·范·玛尔森那里收到的唯一一封信，我已经管她要了很多次照片，可是她总是拖延，时至今日1942年9月28日，一切都晚了，这一点，读到这本书的人会了解，因为我们已经避难很久了。安妮·弗兰克。

（这是除了我的无聊的诗集之外，唯一象征夏可的友谊的书面文字。此刻的她又是那么友善，我希望永远都会是这样。）对于我在此写下的所有东西，如今的我对其中的一部分有了不同的看法，可是我不能从我的日记中撕下任何一页，我也希望日后没有人会指责我当时的字迹太难看，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只不过是因为，对于在日记本里写字，我完全提不起兴趣来，而且觉得很不舒服。

我只想借这个机会请求一下原谅并把事情解释清楚。

1942年9月28日。

安妮·弗兰克

一

如果我常常在已经完成的文章旁边写了什么，又或是将会写些什么，那只是为了修改又或是从我全新的观点来看待而已。

1942年9月28日。

安妮·弗兰克。

这是鲁提尔·高弗恩斯出生的书面见证。

1942年6月30日，星期二。

我必须对整个星期做些总结。

× 6月26日，星期五，下午，夏可和梅普来了我家，我们过得很愉快，还一起烤了点心。

× 6月27日，星期六，早晨，我去了犹太教堂，下午我要在三点半的时候到赫尔娄·西尔伯伯格家；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叫弗雷迪·威斯的男孩，氛围十分融洽。

我们去了绿洲，在那里得到了一个价值一角两分的冰激凌，之后，威尔玛来了，那些人想请我们再吃一个冰激凌，可是威尔玛和我不愿意，他们依旧给了我们每人一角两分钱，不过我们并没有接受，就这样，弗雷迪和赫尔娄又吃了2个价值一角两分的冰激凌。

× 6月28日，星期日，夏可和我打算下午去阿尔弗莱德·布罗赫家看电影，可是最终没有成行，因为汉妮莉和珊妮去了。星期六晚上，夏可在我家过的夜。

× 6月29日，星期一，实在是平淡的一天。早上，我像以往一样去找汉妮莉，然后我们一起去买了东西。下午，夏可去了汉妮莉家，我都快无聊死了。原本，赫尔娄晚上要来我家的。可是，六点左右的时候，他打来了电话，接通后，他说道：

"我是赫尔穆特·西尔伯伯格。请问，我可以跟安妮说几句吗？"

"可以，你好，我就是安妮。"

"安妮，你好，你怎么样？"

"很好。谢谢你。"

"我觉得很遗憾，我今天晚上不能去找你了，可我还是很想跟你聊一会儿，我十分钟之后到你家门口，这样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再见！！！！"

"再见，我马上就到。"

我放下听筒，赶紧换了一身衣服，又摆弄了一下头发。然后，我就忐忑不安地在窗口观望。终于，他来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我并没有立刻冲下楼去，而是静静地等他按了门铃，我才走下楼，他倒是开门见山。

"安妮，我外婆觉得我不应该跟你交往过密，因为你年纪太小了，而且她说，我应该到楼温巴赫家去，可是，你或许知道，我已经不再跟厄苏交往了！"

"我不知道，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我跟厄苏说了，我们不太合适，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交往下去，不过，我依然欢迎厄苏来我们家玩。而且，我也希望他们家依然欢迎我。其实，我以为厄苏还在和另外一个男孩相处，因此才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对待她。可事实并不是那样，这下，我舅舅要求我必须向厄苏道歉，我当然不愿意了，因此，我选择了分手，不过，这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已。

"如今，我外婆想要我去找厄苏，而不是来找你。可是，我和她意见相左，也没打算按她的要求去做。有时候，老年人总会有一些过时的理念，不过，我不会对她言听计从的。我的确离不开我的外祖父母。可是，换个角度想想，他们也离不开我啊。我把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空了出来，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去上木雕课。不过，我去的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社团，这原本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我的外祖父母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也并没有对此多么狂热，只不过我受到一些吸引，而且这也是我兴趣

所在。”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那里发生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导致我已经打算退出了，因此，下个星期三晚上是我最后一次去。在那之后，我每个星期三晚上、星期六晚上、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下午都有空。”

“可是，如果你外祖父母不同意的话，你总不能背着他们吧？”

“爱是不可以强求的。”

说到这儿，我们刚巧路过布朗格福特书店，而彼得·希夫和另外两个男孩也在那里。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彼得第一次跟我打招呼，我感到非常高兴。接着，赫尔娄和我一直在附近闲逛，最后走到了爸爸和妈妈身后，这实在太巧了，因为他们正好在这个反常的时间从卡茨家回来。

之后，我还站在家门口与赫尔娄说了一会儿话。这时，苏尔曼一家到了，当然了，杨杰也一起来了。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约定，我会在星期四晚上八点差五分的时候出现在赫尔娄家门口的台阶上。

星期一晚上，我遇到了范·佩尔斯先生，他请夏可、莉丝、伊尔丝和我吃了冰激凌。之后，我们又在绿洲遇到了贝恩哈特先生，他也请我吃了一个冰激凌。威尔玛还告诉我，赫尔娄有一晚去了她家，她问他，你觉得厄苏和安妮谁更好，他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

然而，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他们一整晚再也没有一起聊过天），他说：“咳，是安妮，再见，别告诉任何人。”他“哧溜”一下出了门。从各个方面都看得出来，赫尔娄爱上我了，我很喜欢这样的变化。

要是问玛戈特的话，她一定会说赫尔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小伙子，我也是这样觉得的，甚至还不只是这样。母亲也对他赞不绝口，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单从外表来说），一个彬彬有礼的好男孩；我很高兴赫尔娄这么对全家人的胃口。只不过，在我的朋友之间就不是这样了，他觉得她们太幼稚了，而他的想法也有道理，只有伊尔丝除外，我不光觉得她幼稚，还觉得她一点也不友善！！！！安妮·弗兰克。

星期三，1942年7月8日。

我有很多话要写在日记里。星期日，赫尔娄在我家。星期六，我们和弗雷迪·威斯一起出门，当然，少不了要去绿洲。星期日早晨，赫尔娄和我躺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晒太阳，星期日下午，他原本应当回来的，可是大约三点钟的时候，一名警察来到母亲跟前，他在楼下的门口喊道，玛戈特·弗兰克小姐，母亲走到楼下，从那位警察手里接过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玛戈特·弗兰克必须去党卫军报到。

母亲彻底手足无措，于是直接去找范·佩尔斯先生，他立刻来了我们家。他们告诉我说是爸爸受到了征召。门上了锁，再不容许任何人走进我们的房子。爸爸和妈妈

早就已经采取了措施，而妈妈也向我保证玛戈特不会去的，并且说我们所有人会在第二天离开这里。当然，我放声大哭，而我们家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爸爸和妈妈早就从家里运了一大堆东西出去，可是事到临头的时候，人们往往发现还缺少太多。梅普·吉斯和她的丈夫直到夜里十一点还来取东西。第二天早上，我们八点差一刻就出门了，我穿了一件（底衫）、两件背心、两条裤子、一条连衣裙和一条短裙，然后是一件羊毛背心和一件外套，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所以我围上了一块头巾，而妈妈和我分别挎了一个书包。玛戈特也背着一个书包骑上自行车，而我俩则必须步行去办公室。这下，爸爸和妈妈告诉了我许多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爸爸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楼上清空了一层楼，供我们使用。范·佩尔斯一家也会来，到时候，我们就是七个人了，范·佩尔斯的猫也会一起来，到时候，我们可以解解闷。

我们安然无恙地到达办公室，径直来到楼上，那里先是有一个卫生间，然后是一个很小的浴室，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盥洗池，紧挨着它的是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有两张沙发床，那就是玛戈特和我的房间，那里有三个壁橱。紧挨着的另一个房间是爸爸和妈妈的房间，那里也有两张沙发床，还有两张小桌子和一张小烟桌，以及一个书架和一个壁橱，里面摆放着 150 听蔬菜罐头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储备物资。然后，我们来到一条狭小的走廊里，那里有两扇门，一扇通向走廊，可以从那里抵达楼下以及爸爸的办公室。另一扇通向我们的小浴室，之后有一道陡峭的楼梯通向楼上，而那里就是范·佩尔斯一家的宽敞的厨房兼卧室以及彼得的小屋，然后还有一个阁楼。这里实在算不上糟糕，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动手做饭，还可以在楼下爸爸的办公室里收听电台。

此刻，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在我的日记里写下所有名字和一切。克莱曼先生和梅普，还有贝普·弗斯盖伊尔给予了我们那么多的帮助，我们吃到了大黄、草莓和樱桃，况

且我觉得，我们暂时不会感到无所事事。

范·佩尔斯先生发布了一个传言，说爸爸和军队里的一位上尉相交甚好，他帮助他前往比利时，这个传言现在人尽皆知而我们也乐在其中。我们还有书可以读，并且还买了一大堆的游戏。

当然，我们永远也别想透过窗户向外看又或是走到外面去。而且我们必须蹑手蹑脚地，以免让楼下的人听见我们的动静。

我该停笔了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爸爸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1939年。

1942年9月28日。

泛泛而论，致大家，

敬爱的姬蒂：

每当我在深夜感到害怕的时候，我就躺到爸爸的床上，他觉得这样挺好的。有一天深夜，枪战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以至于我卷起所有被褥，躺到他床前的地上，就像狗一样。再见，姬蒂·弗兰肯和弗朗索瓦，我的朋友，安妮·弗兰克。

敬爱的娃娃：

每当打雷或者失眠的时候，我也同样可以去找皮姆，他觉得这样挺好的。问候凯斯·特尔·赫宇尔，再见娃娃或者我该叫你艾米莉·特尔·赫宇尔－赫尔墨，安妮·弗兰克。

敬爱的腓因：

每当我深夜想上卫生间的时候，我总是等到爸爸也去的时候，我们常常深夜在浴室相遇，问候鲍勃·布雷特——腓利宾娜·布雷特－赫雷弗，安妮·弗兰克。

敬爱的玛丽杨：

爸爸太贴心了！！！！！玛丽杨·范·侯芬和亚普·特尔·戴恩，安妮·弗兰克。

敬爱的高妮：

妈妈大多数时候都不怎么友善，我更爱皮姆，问候吕·道夫——高尼·道夫－拉

朗特，安妮·弗兰克。

敬爱的卢：

问候伽吉·克劳福斯——卢·克劳福斯，德·玻尔，安妮·弗兰克。

敬爱的耶杰和艾米：

我每个月只给你们写一封信，夏可琳也不算在内。

1942年7月12日，星期日

一个月前的今天，他们全都对我那么好，那是因为我过生日。然而，我能感受到，自己与母亲和玛戈特之间正变得日渐疏远。我今天努力地做了许多事，每个人都对我赞不绝口，可是五分钟后，他们就又开始数落我。

大家一眼就能看出，她对待玛戈特的态度和对待我的态度多么不同，比方说，玛戈特弄坏了吸尘器，导致我们一整天都身处黑暗之中。母亲说："玛戈特呀，我们知道你不习惯干活儿，要不然的话，你一定会知道，吸尘器的插头是不能拽着电线硬拔的。"[1]

玛戈特说上几句话，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可是今天下午，我想要把母亲列的购物清单上的一部分重新抄一遍，因为她的字太不工整了，她却不肯让我抄，而且我还立刻遭到了全家人劈头盖脸的训斥。

我跟他们性格不合，这一点在近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太多愁善感了，我却宁可独自一个人待着。而他们却总说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多么温馨，以及我们彼此之间多么和睦。至于我的不同意见，他们丝毫不会顾及。

只有爸爸偶尔能够理解我，可是通常，他总是站在母亲和玛戈特那一边。我无法忍受她们在有外人的时候讲述我是怎么哭泣的，以及我有多么睿智，这在我看来简直糟糕透了。我们偶尔甚至还会谈到小摩尔，而这也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因为它是我内心的柔软与脆弱。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小摩尔，谁也不知道我有多想念它。只要一想起它泪水就会充满我的眼眶。小摩尔是那么可爱，而我又是那么爱它，我梦想着它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因为我觉得它非常可爱并且对它充满了信任。

父亲说关于荷兰人有多厉害这件事，我可以写满一个笔记本，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写成一本书，我还是停笔吧，再见。

安妮。

1942年7月，一个星期四。

也许我已经写过了，但是我并不能确定，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是王子运河263号，和范·佩尔斯一家一起避难。眼下的城市不断有事情发生，不过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1 原文为德语。

1940年5月，战争在荷兰爆发了，德国人派军队入侵并且在5天的时间内攻陷了荷兰。他们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早从1939年9月就打响了。如今，他们还占领了荷兰、比利时、法国（几乎全境）波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而匈牙利是德国的盟友。

由于这里德国人当道，我们的不幸便开始了，先是分配制度——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凭票购买。然后，在他们入住这里的这两年里，出台的都是犹太人法令——犹太人必须佩戴犹太星；犹太人必须上交自行车；犹太人不允许坐电车；犹太人不允许坐小汽车，就算私人汽车也不行；犹太人只能在三点至五点之间采购生活必需品，除非是在犹太商店；犹太人只能找犹太发型师理发；犹太人不允许在晚上八点至早上六点之间出门；犹太人不允许在剧场、电影院以及其他娱乐场所逗留；犹太人不允许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和其他体育场馆内出现；犹太人不允许划船；犹太人不允许在任何公众场所从事体育运动；犹太人不允许在晚上八点以后出现在自家花园里，也不允许去熟人家拜访；犹太人不允许到基督教徒的房子里去；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规定，我们的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夏可总是对我说："我已经什么事都不敢做了，因为我害怕那是不被允许的。我总是在这里做着美梦，可事实就是，我们必须在这里待到战争结束，我们再也不能出门而且来拜访我们的人只有梅普·吉斯－桑特罗席兹、她的丈夫杨·吉斯、贝普·弗斯盖伊尔、弗斯盖伊尔先生、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先生和克莱曼太太，但克莱曼太太是不会来的，因为她觉得太危险了。我没法把我内心的感受和我所受到的责难全都一一写下来，因为这太糟糕了。亲爱的日记本，我希望永远不会有人读到你，除了我亲爱的、可爱的丈夫，至于他是谁，你知道的，尽管我有时候会质疑我的真爱，我的理想情人是弗里兹·范·阿尔登霍芬。我记得我还从来没有在这里写到过任何有关彼得·希夫的事情，这实在太可耻了，或者用范·佩尔斯太太的话说叫太"可此"了，因为他是我的唯一。"

安妮·弗兰克　安妮}{彼得

现在，太太已经走过来了！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你懂的，对吧？！！！！

安妮。1942年9月28日

1942年8月1日

迄今为止，我在我的本子里所写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想法，还没写下过任何今后可供朗读的有趣故事。不过，接下来我将不再或是少一些多愁善感，更加注重现实。

如今的我们就在这里，早晨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起床，然后所有7个人排着队一

个接一个地去浴室，接着我们到楼上吃早餐，之后洗碗以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我们通常会在晚上做一小时的运动，我还勤奋地练习我的舞步。我们的小房间里十分融洽，不过我没有任何归属感。我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无法出门的压抑感，我非常担心我们会被发现，然后吃枪子，这番前景实在不那么美好。另外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就是，V. 佩尔斯先生非常喜欢玛戈特，却很讨厌我，眼下，他总是想要拿我开刀，只不过他并没成功，因为爸爸和妈妈全都站在我这一边。就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有肉和鳗鱼。我自然没有吃肉，而是吃了鳗鱼。我们只有非常少量的面包，可是玛戈特和我却还有一片，于是 V. 佩尔斯先生说道："玛戈特，你应该把肉摆在面包上吃掉，然后再吃奶酪。"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要了一小块奶酪放在我的面包上，因为我们只有那么多了，接着，玛戈特和我吃起了我们的切片面包。等玛戈特吃完后，她吃不下奶酪了，于是我就问能不能把它给我，爸爸笑了，把它递给我，因为他说，既然玛戈特能吃，那么你也能吃。V. 佩尔斯先生火冒三丈，然后他说道："不行，只有吃肉的孩子才能吃奶酪。"

"没错，可是安妮吃过鳗鱼了。"玛戈特立即说道。

"没错，可是很多人都不吃鳗鱼，肉却是人人都吃的！"

接着我说，没错，可是 V. P[1] 先生，您总是要找一些理由让我什么都得不到或者诸如此类的，然后，我站起身来。

另一件事情：

我们喝了珍珠麦汤，我不喜欢，况且它太烫了，所以我吃得不多。我当然需要吃饭，可是那里面有肉，我不想吃它，因此我把它给了母亲，母亲说不行，你必须把它吃光于是又把它还给我了。因此先生不肯给我调味料。玛戈特的肉里只有不到一毫米的肥肉，她把它剔了下来，先生却什么也没说。我的珍珠麦太多了所以吃不完，因此我把它留在盘子里，先生立即说不能给我酸奶，可是母亲表示反对，因此我得到了最大的那份。

V. 佩尔斯怒不可遏，于是他们马上开始历数彼得的优秀事迹，说他吃饭的表现有多好。

父亲和母亲对此丝毫不以为意。

1 V. P 为范·佩尔斯的缩写。（编者注）

……

早晨，我们约好了要喝茶，可是彼得不喜欢喝；如果我们偶尔喝一次可可而我摆了脸色，那么我会立刻从四面八方遭到劈头盖脸的训斥。如果我们喝茶而彼得感到不满，那么V. P先生就会不动声色地递给他可可。这太过分了，因为谁也不在意我们厌恶什么样的东西。

……

就这样，每天都有一些事情发生。

可是我太懒了，也太累了，

没法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再见，安妮·弗兰克。

1942年8月14日，星期五

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出现太多变化。今天，彼得洗了头发，不过，这也没什么特别的。V. P先生和我总是惹对方生气。今天晚上，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妈妈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这让我难以忍受。除此之外，一切都变得更好了。

梅普今天晚上去找我们的租客侯特斯密特先生，多弄些衣服过来，我希望她能带回一些好看的。爸爸定期给我上课，可是，学校里学过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一大半。与此同时，我听说汉妮莉和夏可（我猜至少会有她们两个）去了我们的住处，想要看我的日记，她们肯定很想找到爸爸那封神秘的信。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办公，可是我今晚恰好无事做。

如今，这里的一切变得十分神秘，库格勒先生担心他们或许会到这里来检查藏匿的自行车，因此，他想要把通往我们住处的门伪装起来，他们略施小计，让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书架，可实际上那是一扇门，因为连书带柜子都固定在铰链上，可以像门一样打开，如此这般（这个词是不是很壮观？）它看上去就像是墙上挂着一个柜子。

如今，我们如果想要下楼的话，就必须弯下腰，然后蹦出去。

今天就写到这里，因为我的胳膊麻了，再见。

安妮·弗兰克

1942年8月22日。

梅普和杨·吉斯去找了侯特斯密特先生，你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租客。他们问他能不能查看一下房子并且看看是否能给我们弄走一两件东西。侯特斯密特说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还说他不理解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因为家里只剩下一个盘子。所以

说，他把所有东西都从我们家里搬了出去。除此之外，他还糊弄他们说赫斯拉太太去要了香烟、莱弗考威茨太太去为龚戈家的宝宝要了衣物，可是她们两个一定都是空手而回。据我猜测，他变卖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将另一部分送给了厄拉·戈函，因为他不久前刚刚结婚，我们猜想，对象是厄拉·戈函。

这下，克莱曼先生去找了莱弗考威茨先生，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找侯特斯密特，可是莱弗考威茨想要先去找赫斯拉谈一谈，而我并不确定赫斯拉会不会那样做，因为他们想要迫使侯特斯密特向克莱曼说出我们财产的下落，而教索曼先生受到全权委托，因此他们也可以随时因此授权去找他。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侯特斯密特偷走了我们的财产，而且还撒谎。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只是V. 佩尔斯先生和太太大吵了一架，其间，先生极其大声地嚷嚷，就算隔着几栋房子也一定能够听见。妈妈今天早晨又没完没了地讲了一通大道理，我真是忍无可忍，我们的观念彻底背道而驰。爸爸最好了，尽管他有时候也会对我发五分钟的火。

再见。安妮·弗兰克

9月21日

1942年。

我一直辛勤工作，尽管这话是我自己说的。

我已经一个世纪没写过日记了，不过我会把落下的补齐。近来，范·佩尔斯先生对我和蔼极了，我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个状况。彼得令我们捧腹大笑——他前一天背疼，后一天舌头发紫、身上发痒，等等。不久之前刚刚上演了一幕人间惨剧——彼得和玛戈特几乎所有书都可以读，克莱曼先生带来了一本上一场战争期间的战争书，况且，它的写作方式十分开放，因此，彼得和玛戈特不被容许读它。彼得立即想要把它弄到手，他把它拿走了，之后，太太去找母亲，（她不知道彼得正在读那本书）对她说，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玛戈特可以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妈妈自然是说玛戈特对待这些事物十分理智，（在我看来是太过理智）可即便如此，她也不能读这个三部曲。晚上，彼得带着“那本书”下楼来了，他和他母亲围绕这个话题聊到半夜，之后，范·佩尔斯太太说，其实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糟糕的。可是先生却见不得这一幕，一把把书抢走，彼得勃然大怒，说他偏要这本书，否则就再也不学英语了。这么一来，范·佩尔斯先生也勃然大怒，于是彼得上楼去了。吃饭前，先生喊彼得快来吃饭！可是楼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下来。又一遍的呼喊过后，他才喊道：“我不来了，我在阁楼上睡觉，在沙发床上。”之后，先生把沙发床弄下楼来，接着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但是十分钟后就没机会了，到时候，你就只能孤零零在阁楼上睡觉了。彼得觉得这样

很好，可是餐桌跟前的我们全都说彼得不能待在阁楼上睡觉，要不然他会生病的，他不吃饭倒是没什么损害。突然，我们听见一阵哨声，我们全都惊恐万分，因为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之后，一个十分响亮的声音传来——我是绝对不会下来的哦！先生一跃而起，涨红了脸，不过父亲也跟他一起去了，随后，他们把他赶到了楼下。第二天，他说只要拿不到书，他还是不会下楼的。可是他不得不下来，而范·佩尔斯太太大大地赞同他的做法。那个白痴啊！！！

今天下午也是一样，她从橱里拿走了全部的床单和枕套，只留下了两条。我们所有的毛巾也全都在使用中。她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床单全部被洗破或者使用，而太太自己的则可以像模像样地留到战争结束之后。可是，父亲没有就此罢休。昨天是赎罪日[1]，应该很少有人过得像我们这么平淡。贝普说，我的同班同学贝蒂·布卢门达尔被送去了波兰，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我们却在这里过得这么惬意。大家说到斐伏尔先生也要来，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帮助他。战争还在继续，我们几乎再也没法在面包上抹一层黄油。现在，我和父亲正在动手整理弗兰克家族的族谱，关于其中的每个人，他都讲了不少。梅普和杨刚刚度完假回来，我又可以看到梅普了。我太想跟人通信了，今后，这件事就留着跟我的日记本做吧。所以，从今开始，我会用书信的形式书写本质相同的内容。

亲爱的耶杰：（我就这么说吧，）

我亲爱的朋友，往后，包括眼下，我会有很多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我开始动手用白色的毛线织一件毛衣。可是，我不能花太多的时间织毛衣，要不然，它太快就织完了。我在床的上方安了一盏灯。再见，我要去为全世界最讨厌的人削土豆了，这话说得有一点夸张，不过只是一点点而已。问候所有人，吻你！

安妮·弗兰克，1942年9月21日。

同一天

我今天晚上还有一些时间，敬爱的艾米，因此我要赶紧给你写几行字。今天下午，我给耶杰写了一封直冒傻气的信，因为我才刚开始写了不到一分钟，就必须去给“妈妈夫人”削土豆了，她是用下命令的口吻说的这话，我要是拖拖拉拉的话，她就一定还会说“快去”，这是一个德语词，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拼写。就跟《佑普·特尔·赫宇尔》里的“在会”一样。括号，你有没有读过《佑普·特尔·赫宇尔》？夏诺怎么样了？你们两个还好吗，又或是你们每天在一起斗嘴，晚上用吻赶走一切不快，这绝对是整件事情里最有意思的部分。我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收听电台，有丰富多彩的德国节目，可是自从第一晚过后，它变得一次比一次无聊，那一次播放的节目是《恋爱、

1. 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用以赎回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或可能犯下的罪过。

订婚、结婚》，自然是用的德语，可是我不想过多地探讨德语，我想象得到，要不然的话，你会勃然大怒的。今天晚上，我又为办公室做了一些工作，然后咔嚓一下把一张航运单子撕成了两半，不过我还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但是我想，他们会重新做一张的。克莱曼先生又去找了一趟侯特斯密特先生，因为之前他一连两次都不在家，他留下了电话号码，而后，侯特斯密特给他打了电话，他去了侯特斯密特上班的犹太弱势群体办事处。侯特斯密特说，他对所有人说房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以免大家来哄抢，眼下，他把绝大多数东西都装进了盒子和箱子里，把它们放进了储物室，另外的一小部分被他送给了犹太人委员会。好吧，如果那只是一小部分就好，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可是母亲认为他一定是把东西据为已有了，可是我觉得做人不能疑心这么重，爸爸的意见自然与我不谋而合。今天，彼得的房间变了，如今，食品柜被搬到了阁楼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木板，以便存放一些东西，我建议他把桌子放在那里，铺上一块好看的桌布，然后把那个食品柜挂到墙上，也就是桌子现在所在的地方，尽管我没兴趣睡在那个地方，可那样一来，那里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十分温馨的角落的。夫人现在又出现新的状况了，这会儿，她又摆出一副不愿意洗锅的样子，而要是锅里还剩一丁点食物的话，她不再把它盛到玻璃盘子里，而是任由它在锅里变质。这当然很不可理喻。要是玛戈特下午有很多锅要洗的话，夫人就会说“哎哟哟，小玛戈特啊小玛戈特，你怎么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啊”，可是这话说得根本没有道理，玛戈特偶尔也要洗七个脏兮兮的锅，而她本该只洗一两个，我就写到这里，敬爱的艾米，问候乔治耶特。

安妮·弗兰克

阿姆斯特丹，1942年9月22日。

亲爱的姬蒂：

昨天，我给艾米和耶杰写了信，可是我最享受的还是给你写信，这一点你也知道，对吧，我希望这是相互的。

某种程度而言，我们昨天晚上聊到过，我究竟有多愚钝，结果就是小安妮第二天十分努力地工作。今天早上，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狂背法语的不规则动词，并不是乖巧，而是我真的不想到了十四五岁的年纪上还停留在一年级的水平。昨天，我们还说到了我几乎什么书都不能读，这段时间，母亲正在阅读《先生、女人、仆人》，别笑话我，因为我不太确定它到底叫什么名字，这本书自然也不能给我看，因为我还得像我才华横溢的姐姐那样，变得更沉稳一些才行。我们还聊到了心理学、哲学以及其他类似的有深度的话题。我想，我明天还是把两个半月之前写给夏可琳的告别信写完吧。这边已经冷得要死了，我得出了一个令人讶异的结论，那就是我只有一条长袖连衣裙以及三件背心，我现在还在织这个白色的玩意儿，可是它太容易变得脏兮兮的了。我

所有的毛衣都在布劳克斯那里，不过或许梅普会去询问，能不能由她保管，那样的话它们自然就回到我们手里了。你们大家过得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回复，这实在太可惜了。昨天，我给艾米写了一些有关太太的事情，正写着，她就来了，吧嗒，日记本合上了。咦，安妮，连让我看一眼都不行吗？

不行，太太。那就只看最后一页？那也不行，太太。不用说，我被吓得心惊肉跳，因为那一页上有关她的描述恰好不太入耳。我太快读完了《佑普·特尔·赫宇尔》，以至于星期六之前都没有新的书可以读了。等我把最后两本也读完了之后，我就会问克莱曼先生，能不能给我提奥·泰伊森[1]的《年轻的凯斯》。你知道它吗？我很希望你能来亲眼看看我们的住处，尽管这里的情况还算过得去，可你一定会笑死的。我的钢笔（我所指的是母亲的钢笔）刚刚没墨了，而我又不喜欢用铅笔写字，所以就此落幕。（是不是很多愁善感，这是我从耶杰宝贝那里学到的）

安妮·弗兰克

这封是承诺过的告别信

1942年9月25日。

亲爱的夏可琳：

我之所以给你写这封信是为了向你道别，你一定会觉得很诧异，可是命运偏偏如此安排，我必须要离开，（如今，你一定早就听说了）和我的家人一起，原因你自己也能想得到。

当你星期日下午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因为母亲禁止我那样做，那时，整栋房子都已经热火朝天，大门也已经被锁上。赫尔娄原本要来的，可是我们没有开门。我没法给每个人一一写信，所以只写给你。我知道，你不会向任何人提起这封信，也不会告诉别人是谁写给你的。如果你愿意和我保持秘密的书信往来，我会极度感激你的。详情咨询吉斯太太！！！！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再次见面，不过那或许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了。如果莉丝或是其他人问起你有没有我的消息，你可千万不要说有，因为那样会把吉斯太太和我们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且，我也希望你能保持理智。当然，你以后可以说，你收到了一封我写给你的信，以作告别。好吧，夏可，我祝愿你一切顺利，我希望我很快就能收到你生命的迹象，很快再会。

你“最好的”朋友 安妮

附言：我希望再度重逢之前，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再见。

1 提奥·泰伊森（1879—1943），荷兰作家、教育家、政治家。

第二封信。

1942年9月25日。

亲爱的夏可：

你的来信让我非常欣喜，如果德国人还没去过我们的房子的话，你可以去找侯特斯密特先生，取走我们的一些书和笔记本，还有游戏，你可以把它们留着自己用，又或是替我保管，不过你也可以把它们交给吉斯太太。上一封信里，我忘记告诉你了，你不能保留这些信件，因为它们不能被任何人发现。把它们撕成很小的碎片，就像我们在晒台上处理母亲盒子里的小纸条那样。我希望你会照做。你们大家过得怎么样，我当然不能写任何关于我的事情。我常常想起你。伊尔丝怎么样，她还在吗。我从吉斯太太那里听说莉丝还在这里。我们并不觉得无聊，还有彼此的陪伴，除此之外，我不能透露任何有关我们的生活，尽管这很恐怖，却会在日后成为有趣的话题。信不能写得太长，再见，一个轻轻的吻。

安妮

1942年9月25日。

敬爱的娃娃：

简单画上两笔，你已经很久都没有我的消息了对吧，不过这里依然一切都好。凯斯怎么样？什么时候才是大日子，他可是一个很适合的男孩哦，其实我什么也不用问你，因为不用说，这肯定是你对未婚夫的要求。我必须给你讲讲“德雷赫尔惨剧”。你知道的，德雷赫尔先生是一位年迈、耳聋的先生，一直以来，皮姆都是上门服务。今天，他打电话来找库格勒先生，库格勒先生简简单单地说梅普会上门见他，梅普打电话取消了见面，而后，德雷赫尔太太打来三次电话，而梅普不得不模仿贝普的声音，因为她在第一通电话里说梅普跟着库格勒先生出去了。只要梅普一开口，你就能笑到肚子疼。我可以一连几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梅普。今天真是寒冷刺骨，我头一回穿上了长袜，在家时我是不可能这么穿的。昨天晚上，我又去范·佩尔斯家做客了，那里总是其乐融融的。昨天，我得到了两片切片面包和浓浓的糖浆，还有一杯酵母柠檬汽水。我们谈到了彼得，我说彼得总是抚摩我的脸颊，我说我很讨厌这样的做法，也说了我不喜欢动手动脚的男孩。于是，他们说彼得一定很喜欢我，我心里想着哎哟，嘴上说着不行，那不可能。之后，他们问了我一大堆有关我朋友们的问题，不过我没有透露很多关于彼得的事情，我也完全可以说说弗里兹或是萨利。之后，我说彼得的表现有点呆板，还说我以为他很害羞，但凡是还没有频繁和女孩接触过的男孩，都是这番模样。

好了，娃娃，我闻到打字机的味道了，而且我的手指感到刺痛。向贝蒂和她的男

朋友致以热烈的问候。

安妮·弗兰克。

1942年9月26日。

敬爱的玛丽安娜：

和其他人的通信已经完成了，到你这里就转完一圈了。今天，我又学了一整个早上的法语。如今，我还给皮姆上荷兰语课，他犯了几个错误，比方说把“海浪拍打桥墩”说成“青蛙拍打眼睛”，这是最典型的德语语法，以及把“小偷”说成“偷小”，还有在应该用闪耀这个动词的时候，比方说“阳光在水中闪耀”，说成“闪耀的胜利”。在这里，他们又要大做文章了。布劳克斯你是知道的，他成了欧派克塔公司的销售代表，我们所有的财产也都在他的家里，他不断地打听我们，无休无止地抱怨，因此，我们想要尝试写一封信。于是，父亲他们给一个住在泽兰-佛兰德的人写了一封信，他每年都会从欧派克塔收到信，他们请他今年在收到信之后，为了证明他收到了，在便笺上画几道，然后把它装进附带的信封里，重新将它寄回，可是那个附带信封上的地址是由爸爸亲手写的，它带着爸爸的字迹回来了。然后，克莱曼先生把它拆开，把那个人的便笺取出来，让爸爸写一张便笺，装进里面。就这样，布劳克斯收到了一封我们从比利时寄来的信，它是从国境线的对面偷渡过来的。他们故意选择泽兰-佛兰德，就是因为谁也不能到那儿去，而布劳克斯又或是其他人，也没法去那儿。这个主意是不是很好？！我也这么觉得。昨天晚上，父亲又上演了一场滑稽戏，他昏昏欲睡，于是头晕目眩地走到床边，躺到床上，觉得脚很冷，于是我就把我的棉鞋给他套上了。五分钟后，它们却被摆放在了他的床边。他不想见光，于是，把整个脑袋都埋进了被子里。熄灯后，他这才小心翼翼地露出头来，这实在太滑稽了。之后，我们还说到，彼得把玛戈特叫作阿姨，突然，被子里传来爸爸的声音，我们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咖啡。”他的意思是指“咖啡阿姨”。夫人感冒了，十分刻薄，母亲和我不得不在餐桌上时时掐自己一下。克莱曼太太现在正在楼上，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猫咪）莫琪对我越来越友善和贴心了，但是我依旧有点怕它。今天，我们得到了三筐小李子，非常美味，尽管我自己还没尝过。克莱曼先生今天带来了《佑普·范·迪尔-特尔·赫宇尔》和《佑普和她的儿子》，他是不是很好，他及时送来了一切。今天晚上，我要收听电台，收音机早先坏了，不过已经被送回来了，状况比之前好多了。下一次再继续说，再见玛丽安，问候亚普。

安妮

附言：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了，还有哈比的歌。小毛毛什么时候出现，一定用不了

多久了。你的母亲还好吗，还有银行爸爸。我希望你们一切顺利。我总是忘记在我的信里问，因为我总是有许多要写的，关于我们，关于我们这里的生活。好了，再见。

安妮

1942年9月26日。

亲爱的姬蒂：

我穿插着给你写一次信，因为我太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了，一定很糟，可是姬蒂，我想你一定能找到别的人的。你当然会觉得这很无情，因为我知道你多么真挚地爱着汉克，我也没有想到汉克会这样做。不过姬蒂，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你什么话都能和母亲说，这一点，我就做不到。我和皮姆极其亲密，但是女人毕竟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就此打住，别再纠结这些了，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让我对你的事品头论足，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把一切有关于他的事情都写给我，因为你知道的，我永远不会向任何人提起这些话。

昨天，我看见母亲在柜子里翻腾，并且把我们所有的一毛钱和两毛五分钱的硬币取走了，爸爸允许我自己保管它们，这种感觉很好。我没法把这里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告诉你，因为那样就得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在纸上写写画画，而我必须节约一点才行。"那个老不点儿"刚刚又来抱怨我把玛戈的东西从我柜子里的格子里拿了出去，哎呀，我就是不想对着一盏肮脏的灯和一个更加肮脏的钢笔盒，那个讨厌的家伙，她居然能颐指气使地说那是玛戈特的柜子，说她可以在里面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可是我倒是要把这话告诉玛戈特。现在，我明明只是忙着自己的事情，可是那个人啊，她总是在最私密的时刻出现。现在，我所有的快乐都消失了，再见，姬蒂，替我问候大家，你的——

安妮·弗兰克。

1942年9月27日。

敬爱的高妮：

你过得怎么样，小妞？可怜的你是那么寂寞，可是听好了——美好的前景——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借住。我在你母亲那里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她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希望这样的调剂符合你的心意，尽快过来吧。今天，我与母亲展开了一场所谓的"讨论"，而最可恶的就是刚一开始，我的眼泪就迸发出来了，对此，我束手无策。无论什么时候，爸爸总是对我充满了慈爱，而且他也更能理解我。可遇到这种时刻，我总是很受不了母亲；而对于她来说，我也成了一个陌生人，因为这一点谁都能看得出来，她甚至不知道我是怎么看待最普通的事物的。我们谈到了女佣，说应当称她们为"家务事的帮手"，以及战争结束后，一定需要大量的女佣，可是我没能很快地洞察到这一

点，于是，她就说我总是把“以后”挂在嘴边，说我像彼得一样装出一副大人的模样，可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总归可以做做白日梦吧？这难道有那么糟糕吗？有必要看得这么严重吗？至少还有爸爸为我辩解，要是没有他的话，我肯定会忍受不了的。

昨天，太太又一次愁容满面，任何事情都不如意——先是母亲拿了一块干净的毛巾，她不知道夫人把毛巾挂在阁楼上是因为她觉得房间里太脏，真是让人长见识了。

之后，她想把锅里的蔬菜盛出去，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晚上就该由她洗锅了，而她却想让玛戈特在中午就把锅洗干净。可是，这是无稽之谈，因为晚上还要继续用锅加热蔬菜。

之后，她把她的玻璃碟子存放起来了，现在，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她的东西太好了，我们的却是摔坏了也没关系。

餐桌上，我不想吃蔬菜，按照夫人的要求，我就不能吃土豆，不过我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母亲一定会给我的。随即，母亲第一个就把土豆给了我。先生也说我应当吃一些蔬菜，可是我还是不肯吃。这下，太太言辞激烈地说道，她觉得这根本就不是管教，还说如果我是她的孩子就一定要吃蔬菜，还说我受到的管教非常糟糕。随后，父亲回答道：“我觉得安妮受到了非常好的管教，因为她没有跟您顶嘴。”此外，他还说了“彼此彼此”，意思是有样学样。这当然是把矛头指向夫人了，因为她每天晚上都不吃豆子，更是忍受不了各种甘蓝菜，因为那会令她排出“气体”。

可是，这样的理由我也想得出来。她真是白痴啊，是吧？问候你的父母，尽快来找我，充满期待的——

安妮·弗兰克

1942年9月27日。

敬爱的宾：

我已经很久没给你写过信了，我也确实很忙。不要以为我在生你的气，因为事实绝对不是那样的。我这就告诉你一场几个星期前发生的惨剧，向你生动地展示我们这里的情况。

星期六，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吃早餐，我们谈到了爸爸多么谦逊，这时，太太说道：

“我也非常谦逊，比我的丈夫谦逊多了！”

先生：“我压根也没想要谦逊。”随后，他对我说：“不要谦逊，因为那真的没什么用！”母亲对此表示赞同。

太太：“对安妮说这样的话真是太蠢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奇葩的人生观！”

母亲：“我也认为这还是有用的，您看看，我的丈夫和玛戈特还有彼得都是极度谦逊的人，而安妮、您的丈夫、您和我就不那么谦逊了。我们不是不谦逊，不过我们也不

怎么谦逊。”

太太：“哦，不，恰恰相反，我是极度谦逊的，您怎么可以说我不谦逊呢？”

母亲：“我没有说您不谦逊，可是您也的确不怎么谦逊。”

太太：“我哪点不谦逊了，在这里，我要是不为自己着想的话，我就得饿死了！”

母亲笑了，一切照旧。我感同身受，以至于忍不住摇了摇头。这样一来，太太自然愈发怒不可遏，又给了我一番长篇大论，我忍俊不禁。

她是一个愚蠢的人，他也有一点，不过友善得多，至于他们的儿子，他友善却也沉闷。好了，宾，我会尽快再跟你说说闲话，那肯定好过一篇长长的、无趣的流水账。替我问候你的全家和伽吉。永远不变的——

安妮·弗兰克

1942年9月27日。

亲爱的娃娃：

再说一会儿闲话。今天，我洗了澡，过程十分奇特。我必须在楼下的大卫生间里放上一个小脸盆，然后，我从隔壁办公室厨房的煤气炉上把热水倒入脸盆，之后，我两脚踩进去，与此同时，我坐在马桶上，开始清洗，可是不用说，水淌了一地，等我自己洗干净了之后，我又要用脏兮兮的抹布把水擦干。在家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在卫生间里洗澡，不过这算不上太糟，因为说不定我有朝一日还得住在卫生间里，那样的话，我就让人给我做一个书架，还有一张桌子，再把马桶当成椅子，可是那里没有睡觉的地方，我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但那是不可能的。那里有灯，遮光板也能做得出来。好了，娃娃，家人来了，还有猫咪，我分心了，因为我很想看看猫。向凯斯致以衷心的问候，问候你。

安妮·弗兰克

1942年9月28日。

敬爱的姬蒂：

今天下午，我们不能上卫生间，简直糟透了，可是那也没有办法，况且也算不上是最糟的事情。工人们必须给办公室的卫生间更换新的管道，他们担心水管裂开，于是，他们必须到楼上来，这太恐怖了，可是克莱曼说他没有带钥匙，他们只能明天再来，到时候，我们必须把浴室和卫生间清空，哎呀，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记得我提到过被我们用来当门的书架，到时候，我们也许要把它卸掉，可是我不知道它卸不卸得下来。布劳克斯一家想要出租一个房间，如今，除了我们的房间就别无可

能了，这可太过分了，因为这么一来，他们可以从一个房间赚取双倍租金。我们很担心他们会把我们的东西全部丢出去。今天上午，我们勤勤恳恳的，为了做土豆乱炖，我们这一“整栋孤儿院”都必须帮忙削土豆、把它们装进搅拌机不停转动，我像处理苹果一样，用那个上面带洞洞的小玩意摩擦，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更精细，可是这是一项难如登天的工作，它需要耗费许多体力，而且毫无疑问比扔进搅拌机花费更多的时间。昨天晚上，我和玛戈特一起躺在我的床上，床小得无法形容，而这也恰恰是搞笑的地方，她问我能不能让她看看我的日记，我说有些部分可以，然后我提出要看她的，她也允许我看，就这样，我们聊到了未来，我问她以后想做什么。可是，她却不愿意告诉我，这是藏在她心里的一个重大秘密，不过，我捕捉到那是有关教育的。当然，我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猜测就是那个方面的事情。我事实上不应该这么好奇。今天早上，我把彼得赶走，然后躺在他的床上，他勃然大怒，可是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他明明可以对我更友好一些的，毕竟我昨天晚上才给了他一个苹果，作为对他绝望之爱的安慰，我自负地认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他。我问玛戈特是不是觉得我很丑。她说我的模样看上去确实挺有意思的，而且我的眼睛很好看，真是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你觉得是吗？好了，下回见，问候你的另一半小鹦鹉。

安妮·弗兰克

1942 年 9 月 28 日。

敬爱的宾：

我把一个玻璃储物罐用作夜壶，白天，它被放在浴室里，可是我怕得要命，担心他们想要拿它去储物，可是只要他们闻到里面的味道，就会打消这个念头了。夜里，我跟着感觉走，我把它放在我的“阴道”附近以及周围的地方，一切顺利。这封信算不上太长，也不太体面，对吧，下一次再说吧，你上一次所受到的对待可不差哦。问候你所爱之人，你的朋友——

安妮·弗兰克。

1942 年 9 月 28 日。

敬爱的小卢：

彼得每天晚上都要把垃圾倒到仓库里，星期一晚上常常会有铃声响起，每到那时，我们就会被吓得魂飞魄散。偶尔也会有人在下班之后打来电话。我可以在我笔迹所至的每一页上都写下：“皮姆真贴心！！！！妈妈就不行！！！！”前后两句说得一样诚恳，很过分吧？！！！！如果能在每一页上都写一点引人注目的东西，我觉得那会十

分有趣。伽吉过得怎么样？我已经把《佑普·特尔·赫宇尔》这几本书都看完了，和你一样，我也觉得最后那本最有意思。正如你从我的笔迹中能看见的那样，我在这里过得不好，好吧，再见我的姑娘，拜拜。

安妮·弗兰克。

1942年9月30日。

敬爱的高妮：

昨天，我没能给你写信，因为昨天是太太的生日，我们过得非常愉快，下午，我一口气喝了五杯茶。太太收到了员工们送的菊花和我们送的玫瑰。先生为她献上了红色的康乃馨，美极了。下午，我们吃了花椰菜配鳎鱼和土豆，前餐是番茄汤，还有美味的肉卤。到了下午，整个办公室的人全都来了，包括弗斯盖伊尔先生，我们吃了苹果派，喝了咖啡（我喝的是茶）。晚上，我们在餐桌上笑得前仰后合，因为我往爸爸的脑袋上围上了德雷赫尔太太的皮草，这么一来，他看上去仙气十足，令人想要哈哈大笑，天哪。范·佩尔斯先生之后也尝试了一把，那模样更加荒诞不经，尤其是他还把玛戈特的眼镜架到了鼻梁上。他看上去简直和德国老妇人一模一样，谁也不会想到那是V. 佩尔斯先生。晚上，一切又恢复了平淡，因为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很累了。太太烤了一个惊艳的李子蛋糕。

今天早晨，我们很高兴管道工没有来，因为他的儿子原本在德国，之后回家来了，现在，他又要回去了，因为他又一次受到了征召。取而代之的是莱文索恩先生来为库格勒先生烧制试吃品。这很可怕，因为这家伙和管道工一样，对整栋房子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必须静悄悄的才行。我照样勤勤恳恳地学习，有法语的不规则动词，还有《尼维尔内来的美女》里的词汇。之后，梅普去了楼上，原本坐在楼下的爸爸和我跟她一起上去了。我躺在V. 佩尔斯先生身边，暖洋洋的。等梅普走后，我就开始给你写信了。这个星期五或是下个星期五，梅普和杨会来这里过夜，到时候，我们就把爸爸的床搬到我们的房间里，他们两个可以睡在那里。梅普会带上两条羊毛毯，我们也还有两条多余的羊毛毯，再说，我们还能从楼上弗赫斯先生的箱子里找出一条羽绒被、棉被和枕头，这样，他们应该就不会觉得冷了。我们可以把我的长沙发椅收起来，放在隔壁的房间里，而玛戈特则睡在折叠床上。范·佩尔斯太太和我之间频繁地发生争吵，因为她总是想让父亲抚摩她的头发，你知道的，我很善妒，所以我见不得这些，尤其是她还那么做作，母亲不也没有在先生面前做出这样的举动嘛，这样的话我已经当着她的面说过了。

贝普的男朋友贝尔图斯也不得不去德国，贝普的情绪很低落，你明白的。

我的（幸好是左手）食指疼得厉害，已经没有办法熨衣服了，幸好如此！

V. 佩尔斯先生想让我吃饭的时候坐在他的旁边，因为玛戈特的饭量在他看来太小了。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变化也很有意思。一只黑色的小猫咪常常出现在花园里，游荡，这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小摩尔，哦，那个小宝贝啊。妈妈总爱评头论足，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所以说，这样的变化也很有意思，如今，受到困扰的人换成了玛戈特，确切地说，她并没有受到什么困扰，因为母亲不会对她做出什么尖酸刻薄的评论，这么一个被当成榜样的孩子！我总是拿被当成榜样的这件事取笑她，这让她忍无可忍，或许她终究会脱去这层外衣，是时候做出这个改变了。

每当楼下有人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会拿着用来装果酱的玻璃储物罐或是夜壶到阁楼楼板上去，因为我们不能用马桶。今天写得够多的了，再见，高，问候你的丈夫。

安妮·弗兰克

9月30日。

1942年。

今天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餐下楼。管道工没有来，因为他的儿子受到了前往德国的征召，立刻就要动身。我到楼下去工作。大约十二点半的时候，莱文索恩先生来了，他必须进厨房和库格勒先生一起烧制东西。真是个新麻烦，因为莱文索恩先生对这栋房子的了解程度不亚于管道工。因此，全家人都安安静静的，莱文索恩先生用他洪亮的嗓音向库格勒先生讲解着什么，一旦对方离开厨房五分钟，他就会在他身后高声尖叫："库格勒先生！！！库格勒先生！！！"

这个可怜的人一分钟都不得安宁。好不容易盼走了莱文索恩先生，库格勒先生又要对付正在楼下翻着书等候的会计。

餐桌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坐在范·佩尔斯先生旁边，玛戈特坐在母亲旁边，这是因为玛戈特有点影响先生的胃口，因此，我不得不成为替代品。反正对我而言，菜单原本就没有多大吸引力，相反，先生却吃了三大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还能吃得下第四盘。

1942年10月1日。今天，三大危险齐聚一堂——莱文索恩先生、清洁工和布劳克斯先生。如今，莱文索恩先生在电话中自称为穆勒先生，因为许多基督徒人家禁止他打电话。

今天上午，全家人又都待在楼上。菜单的构成是烩菜，只不过按照彼得的说法，少了笑料。

1942年10月6日。

今天，我们终于又得到了些许清净，虽然莱文索恩先生下午还是会来，到底还能算得上清净。早上，我跟父亲学习了法语和历史，不过，中间也被库格勒和克莱曼打

断过。克莱曼患了一种可怕的病症——痔疮，那是肠子里的静脉血液，一旦人去上卫生间或是排放气体的时候，它就会压迫血管，使得它破裂，以至于鲜血流出，导致人们往往还走在路上就已经流了一裤子鲜血。手术十分可怕，需要把肠子从身体里取出来。八天不能上卫生间，肚子自然就会变得鼓鼓的。克莱曼已经接受了一次这样的手术，很是畏惧，不过它或许也能通过药膏治好。今天下午，梅普带来了5月份的债务清单，艾康和我一起趁着吃饭前把它做完了。销售簿必须在今天晚上彻底起草完，这很繁重，不过我觉得爸爸还是会做的，他不一定能做得完，因为还有债务清单需要清算。

梅普的父母（养父母）那里又遇到了一些麻烦。最近一直有人上门搜查房子，而他们给其中一个房间贴上了封条，因为她的养父在那个房间里保留了自己女婿的东西，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很麻烦。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被接走，这可怕极了，尤其是对老人和病人来说。那些德国人对待他们的方式简直就像从前对待奴隶一般。那些可怜的老人在晚上八点之后被接走，然后不得不步行前往阿达玛·范·斯赫尔德玛广场。深夜，他们跟随着包括儿童在内的各类人等组成的长长队伍一起行动。然后，这些人一旦抵达阿达玛·范·斯赫尔德玛广场，就必须马不停蹄地前往费迪南德·波尔大街，并且从那里再度出发，回到阿达玛·范·斯赫尔德玛广场——可怜的人们就是这样被捉弄的。如果他们尖叫，就会被丢进水里。幸好我们待在这个地方。梅普也去了海莲娜那里，她有一家疗养院，试图盖一个章证明不能离开。罗曾达尔先生这个就托克塔罐头厂的经理，也因为是犹太人和聋哑人而遭到了抓捕，因为他把身份证上的"犹"字抹去了。海伊斯博赫先生也去了韦斯特博克，不过他可以暂时留在那里为犹太人委员会效力。体育电台播音员荷兰德先生的儿子和妻子也不见了，同样不见的还有阿姆斯特尔北大道的体育俱乐部的德·弗里斯先生。本耶斯太太于10月1日生了一个宝宝，叫作尤戈·雷吉纳，多好听的名字。本耶斯先生被时事影院解雇了，因为他为了赶上最后一班电车把晚上的电影缩短了一些，然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他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却没有被划分成其中一员。今天晚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并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只是一些无聊的小事而已。玛戈特的模样看上去就像从贫民窟里逃出来的似的，而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洗了头发。

我吃得特别多，多到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甚至还吃蔬菜，只有晚上除外。今天中午和晚上，我们吃的是羽衣甘蓝，但是没有香肠，今天晚上我可没把它忘了。今天下午，我罕见地午睡了一次，睡前，我没有看书，而是给我放在艾希瓦尔德太太那里的娃娃穿上衣服，它和小熊一起可爱极了，是我唯一残存的珍宝，（听起来是不是很悲伤）我把它找好角度放在地上使得它看上去就像在爬行。我已经把《金福学校》看完了，不过我觉得它远远比不上西西·范·马斯赛尔特写的其他书，里面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敬爱的玛丽安娜：　　1942年10月3日。

我又有好几天没给你写过信了，不过在这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昨天，我受尽了嘲讽，因为我和V. 佩尔斯先生一起躺在床上。才这么小的年纪，真丢人！还有其他类似的话语。自然是庸俗透顶。我自然是永远都不会愿意和V. 佩尔斯先生按照通俗意义那样睡觉。今天早上，梅普来时又告诉我们她昨天晚上在南区又看见他们挨家挨户地抓捕犹太人。太可怕了。谁知道我们的熟人们还剩下多少。一位年迈、瘫痪的女人坐在梅普家的门口，因为她走不了路，那些浑蛋去开车了，因此，这个可怜的人不得不冒着严寒坐在门口（她不许进屋）而枪炮声不绝于耳。人们无法想象那是多么恐怖。我只能庆幸我们待在这里。昨天又爆发了一场冲突，母亲着实闹腾了一番，她把我所有的罪过都告诉了爸爸，然后痛哭起来；我当然也哭了，而且还觉得头疼欲裂。最终，我告诉爸爸，我对“他”的爱，远远超过了对母亲的爱，他回答说，这是会过去的，可是我不相信。我已经对母亲忍无可忍了，必须用尽全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才能平静下来，不会冲着她咆哮，我简直想要挥舞拳头向她冲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她如此反感。爸爸说，当母亲身体不舒服或是头疼的时候，应当主动提出为她做些事，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不爱她，也不想那样做。对于父亲我总能感同身受，这一点，在他生病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甚至想象得到母亲去世的模样，却无法接受父亲也会死去的事实。我的这个想法很过分，可这就是我内心的感受。我希望母亲永远都不会看到“这些话”，也不会看到其他相关的话语。

彼得的脚又有问题了，这个傻瓜。我留意到，他坠入了爱河。昨天，我剪裁了票证，那真是一项有趣的工作。我现在也常常削土豆，可是剥土豆皮对我来说十分可怕。今天，我必须读祈祷书，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强迫我做这件事，不过，我还是会这样做的，为了让她高兴，更是为了皮姆。

母亲刚刚说过，如果我们还在家里，而且可以一直住在那里的话，说不定我们可以接管赫斯拉宝宝，在我看来，真是棒极了；不过我觉得我们会舍不得放她走的。我手头有一本十分有趣的书，题目是《伊娃的青春》。书里的伊娃认为，孩子就像苹果一样，在树上生长，等到成熟了，白鹳就会把他们摘下来，送到母亲跟前。可是，她朋友家的猫生了一只小公猫，那可是从猫肚子里生出来的，这下，她以为猫和鸡一样，会下蛋，然后坐着孵蛋，而母亲们也会在生孩子之前的几天就到楼上去，在那里下一个蛋然后孵蛋，等孩子出来的时候，母亲们会因为蹲得太久而变得虚弱。伊娃也想要一个孩子，于是，她取来羊毛围巾，把它铺在地上，准备把蛋下在上面，随后，她蹲下身子用力，还咯咯嗒地叫唤起来，却依旧没有下出蛋来。坐了很久很久之后，终于有东西出来了，只不过出来的不是蛋，而是一条腊肠。哦，伊娃羞愧极了。而这个姑娘还以为自己生病了。很搞笑吧？！我该停笔了，亲爱的玛丽安娜，下回再聊。

安妮·弗兰克。

附言：问候亚普。我爱你。你知道的，对吧？

1942年10月4日，
星期日。

敬爱的姬蒂：

今天又是一个我憎恶的懒洋洋的日子。早晨，我洗了脸盆澡，气氛十分融洽，我也很是随遇而安。我还收听了广播，戈林[1]正在怒斥犹太人，真是够棒的！！！昨天晚上，我和彼得一起收听广播，这是几个星期以来头一回像以前那么有趣，笑话是这样的：

一名摄影师想要给一位高挑、纤瘦的女士拍照，可是结果很失败，照片成了一根长长的黑带子。然而，那位女士却很满意，并且说道，她当侦察兵的丈夫也很满意。几天之后，太太又来找摄影师，问他能不能在夜里来给她拍照。摄影师来了，他明白太太的意思，开始脱衣服，而那位女士却逃跑了。今天，爸爸正在气头上，不过，这迟早会过去的。我和玛戈特一起躺在长沙发椅上读《青年暴民》它很有意思，但是远远比不上《佑普·特尔·赫宇尔》，况且词语也常常重复，当然了，看在它们是同一位作者写的分上，这也合情合理。除此之外，希希·范·马斯费尔特写的，不同凡响。我绝对会把它们推荐给我的孩子。在《伊娃的青春》里也提到了陌生女人在街上出卖肉体，只为了换取微薄的金钱。我为这些男人感到羞耻至极。此外，书里还提到伊娃来月经了，嘿，我对此好期待啊，至少，到时候我就是一个成年人了。爸爸又发牢骚了，还威胁要拿走我的日记本，哦，无法克服的惊恐。今后，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吧，再见！（趣味全都没了）

安妮·弗兰克

1942年10月5日，
星期一。

敬爱的娃娃：

在我洗头之前简单和你聊上五分钟。今天又来了："安静！"管道工、莱文索恩（没带小狗苏西）和清洁工是三大黑色危险。我的白色毛衣已经变成一件无袖套衫了，因为除了袖子之外全都完成了。太太（照约旦区居民[2]的说法）心绪不佳，不过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今天下午，我们几乎全都尿了裤子，起因在于我们不能上卫生间。我的内裤里总是有那些黄色的东西，和想象中的男性精液一模一样，这很可怕但是我不

1 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的一位政军领袖。

2 约旦，文中指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城区。

敢问再见，我不敢继续写了，因为水已经开了。

安妮·弗兰克

1942年10月7日，
星期三。

敬爱的腓因：

幸好楼下今天早晨没有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待在那里。我学了一点法语，可是玛戈特要用字典，于是我就开始学历史了。我今天烤了一个香料蛋糕，为星期五梅普和杨的到来做准备，我觉得这真是棒极了，贝普也打算来一趟。眼下，我的新遐想是瑞士，或许我还可以在这里算上我的八条新裙子，不过我还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太多绘画天分，况且，我也担心自己会把它们弄得一团糟，到时候就会导致我的遐想失去许多趣味。妈妈和我缓和了不少，但爸爸昨天却十分暴躁，不过我们不会生他的气。我还安置了一个洗漱包，不过它远远不如我瑞士那个来得有意思。我也很想谈谈电影。彼得的大脚趾指甲溃烂了，如今，他夜里走路时总是在脚趾上包裹着一只巨大的袜子，那副样子令人想要哈哈大笑。昨天晚上，他穿着睡裤、赤裸着上身、一只脚很臃肿、肩膀上搭着一块毛巾外加一个指甲刷，令人想要哈哈大笑。爸爸刚刚穿着汗衫和内裤从卫生间出来，他又像德雷赫尔似的走路，简直要把我们笑死了。我的背开始疼了，腓因宝宝，所以下次再聊吧。

安妮·弗兰克。

1942年10月7日，
星期三。

敬爱的高妮：

昨天晚上，我还想吃一块切片面包，我们说到餐桌上没有黄油了。我们在楼下推测楼上的人吃的也是切片面包，可是这样的话我们自然是不能说的。我来到楼上，切下面包。这样一来，他们就已经生气了，因为他们说我也应该吃一些花椰菜，可是我说我作为年龄最小的，至少该有一项优势。又是反驳，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有所说辞，只不过，太太吃得比小鸟吃得还要少，我却依旧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表现得蛮横无理。我无比平静地取来黄油，可就在这个时候，先生暴跳如雷、大声咆哮，他还说我必须赶快下楼去，让大家看看，并且说我令他非常生气。我无比平静地走下楼，而太太则在楼上安慰了一下先生。回到楼下，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爸爸也在这里大喊大叫，当然了，我羞愧至极，因为楼上的人每一个字都听得见。可是，这段小插曲很快

就平息下来了，而结果就是我认识到自己的愚蠢，今天早上，更确切地说是昨天晚上，整件事情就被大家遗忘了。早餐时，我吃了一块没加黄油的切片面包，而其他人却加了。梅普来了，幸好她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她所说的事情往往不太美好。贝普带来了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着高莉准备好的衣服，那里唯独缺了那条短裙，可是我们当然不能问起它，因为梅普当然是不知道的。

安妮·弗兰克

我幻想着……

自己能到瑞士去，而且带上了所有东西，包括家具和钱。我们来到那里，我和爸爸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而男孩们的书房则成了我的起居室。我住在那里，并且在那里款待客人。作为惊喜，他们买了一整套崭新的家具，包括茶几、写字台、扶手椅和长沙发椅，棒极了。过了几天，爸爸给了我 150 荷兰盾。当然了，是换算之后的货币，不过我还是管它叫荷兰盾吧。他说，我可以用这些钱去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全部用在自己身上，只要是我认为需要的东西就可以立即购买。我每个星期都会有 1 荷兰盾，我可以用它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我跟贝恩德一起出去买了：

3 件夏款衬衣	单价 0.50 荷兰盾 = 1.50 荷兰盾
3 条裤子	单价 0.50 荷兰盾 = 1.50 荷兰盾
3 件冬款衬衣	单价 0.75 荷兰盾 = 2.25 荷兰盾
3 条裤子	单价 0.75 荷兰盾 = 2.25 荷兰盾
2 条衬裙	单价 0.50 荷兰盾 = 1.00 荷兰盾
2 个文胸（最小号）	单价 0.50 荷兰盾 = 1.00 荷兰盾
5 套睡衣	单价 1.00 荷兰盾 = 5.00 荷兰盾
1 件夏款睡袍	单价 2.50 荷兰盾 = 2.50 荷兰盾
1 件冬款	单价 3.00 荷兰盾 = 3.00 荷兰盾
2 件罩衫	单价 0.75 荷兰盾 = 1.50 荷兰盾
1 个小枕头	单价 1.00 荷兰盾 = 1.00 荷兰盾
1 双夏款拖鞋	单价 1.00 荷兰盾 = 1.00 荷兰盾
1 双冬款拖鞋？	单价 1.50 荷兰盾 = 1.50 荷兰盾
1 双夏款鞋子（上学用）	单价 1.50 荷兰盾 = 1.50 荷兰盾
1 双夏款鞋子？（光鲜）	单价 2.00 荷兰盾 = 2.00 荷兰盾
1 双冬款鞋子（上学用）	单价 2.50 荷兰盾 = 2.50 荷兰盾
1 双冬款鞋子？（光鲜）	单价 3.00 荷兰盾 = 3.00 荷兰盾

2 条围裙　　单价 0.50 荷兰盾　= 1.00 荷兰盾
25 块手帕　　单价 0.05 荷兰盾　= 1.25 荷兰盾
4 双长筒丝袜　　单价 0.75 荷兰盾　= 3 荷兰盾
4 双中筒　　单价 0.50 荷兰盾　= 2.00 荷兰盾
4 双短袜　　单价 0.25 荷兰盾　= 1.00 荷兰盾
2 双加厚　　单价 1.00 荷兰盾　= 2.00 荷兰盾
3 团白色毛线（裤子、针织帽）　　1.50 荷兰盾
3 团蓝色毛线（毛衣、短裙。）　　1.50 荷兰盾
3 团彩色毛线（针织帽、围巾，）　　1.50 荷兰盾
围巾、腰带、衣领、扣子　　1.25 荷兰盾

50 荷兰盾。

玛丽安娜
姬蒂
娃娃。

2 条校服款连衣裙（夏装。）　单价 2 荷兰盾　= 4 荷兰盾
2 条校服款连衣裙（冬装。）　单价 3.75 荷兰盾　=7.50 荷兰盾
2 条光鲜的连衣裙（夏装。）　单价 2.50 荷兰盾　=5 荷兰盾
2 条光鲜的连衣裙（冬装。）　单价 4 荷兰盾　=8 荷兰盾
1 条夏装短裙　　单价 100 荷兰盾　=1 荷兰盾
1 条光鲜的冬装短裙　　单价 300 荷兰盾　=300 荷兰盾
1 条校服款冬装短裙　　单价 2 荷兰盾　=2 荷兰盾
1 件雨衣　　单价 5 荷兰盾　=5 荷兰盾
1 件夏装外套　　单价 7.50 荷兰盾　=7.50 荷兰盾
1 件冬装外套　　单价 10 荷兰盾　=10 荷兰盾
2 顶宽檐帽　　单价 2 荷兰盾　=4 荷兰盾
2 顶针织帽　　单价 50 荷兰盾　=1 荷兰盾

2 个手提包每个 2 荷兰盾 =4 荷兰盾　　108.-
1 条溜冰裙 =2.50 荷兰盾
1 双溜冰鞋 + 鞋 =10 荷兰盾
1 个盒子里面装着（香粉、乳霜、粉底膏、卸妆油、防晒油、化妆棉、有急救箱、腮红、口红、眉笔、浴盐、爽身粉、古龙水、香皂、粉扑）单价 5 荷兰盾

1 个装指甲工具和染料的盒子 单价 2.50 荷兰盾

皮带和手提包 =1 荷兰盾

=25 荷兰盾

133 荷兰盾。

4 件毛衣单价 1.50 荷兰盾 =1.50 荷兰盾[1]

4 件衬衫单价 1 荷兰盾 =1 荷兰盾

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单价 10 荷兰盾，还有书。

礼物 4.50 荷兰盾。

1944 年 1 月 22 日。

我只想，

再说一下牙膏一类的东西，

那些一直都是送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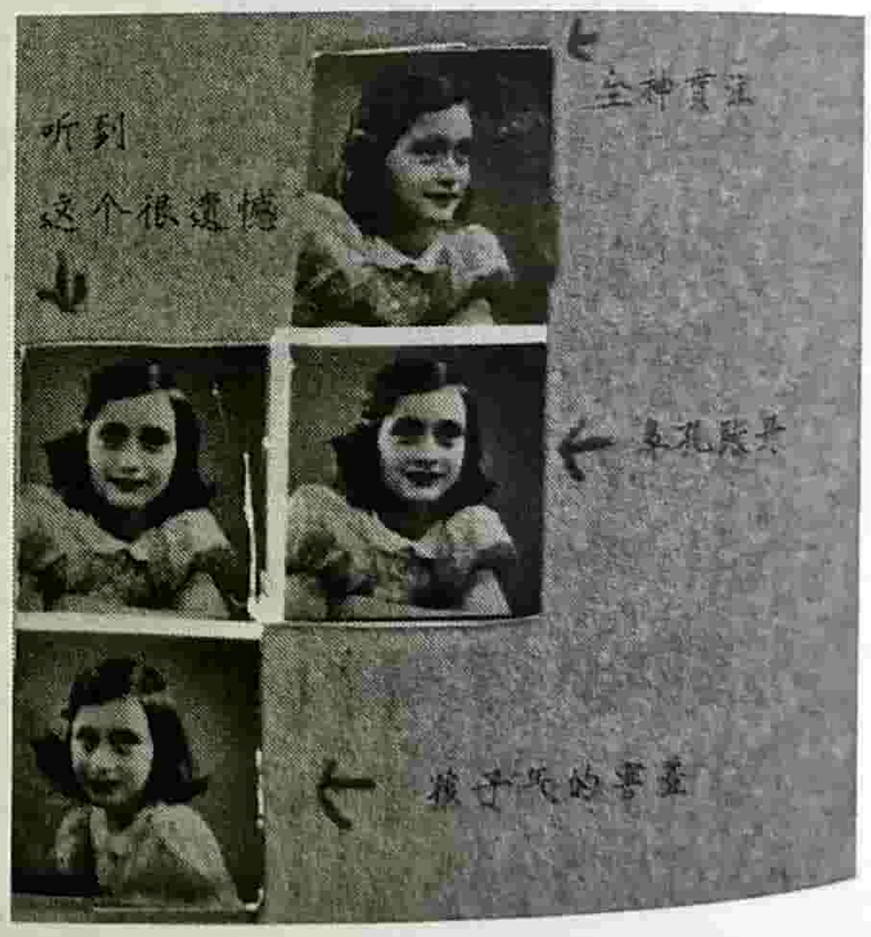
安妮·弗兰克。

安妮。

1942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日。

这张照片上，我十一岁。



1942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六。

敬爱的玛丽安娜：

太丢人了是不是？我居然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只不过，这里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只是没有时间给你写信而已。昨天下午，梅普在斯道普曼太太那里，她在布森避难，住在范·德尔·霍斯特太太那里，梅普去看了她。等她回来之后，直接从火车站来了

1 此处疑似安妮的笔误。

我们这里，因为她和杨要在我们这里过夜。我们先吃了饭，胡萝卜、土豆和每人两个肉丸，前餐是汤。之后，我们还围在餐桌旁坐了一会儿，而 V. P 太太已经开始洗碗了，可是突然，灯啪的一声灭了，我们自然大惊失色，爸爸在楼下呼喊，灯灭了吗？是的，我们呼喊着回答。接着，我到楼下去取蜡烛。光芒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我们自然以为先生们不会再到仓库里去了。可是，那会儿才七点十五分，先生们，还是去了。于是，五分钟后，我们的房子重新沐浴在光芒之中。短路是由爸爸的台灯引起的。八点半，我们再次来到楼上，在此期间，那里已经通风，我们喝着咖啡，配上香料蛋糕和玛利亚糕饼。孩子们喝着柠檬汁。才十点钟，我们就必须去浴室了，我们迅速地躺到床上。先生们跟杨一起听收音机，女士们则和梅普一起坐在楼上，而“长者”彼得已经上床，正坐着看书。十点半，终于有动静了，其他人也都上床了。十一点钟，灯灭了。玛戈特和我从十点开始，一直到十一点都坐在床上看书，这在特殊情况下也是允许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了，而杨已经穿戴整齐。他必须在八点半离开，因此，他八点就已经到楼上吃早餐了。梅普正忙着穿衣服。当我进屋的时候，她的身上还只穿着一件背心。梅普的毛线裤和我穿的裤子一样，是骑自行车时穿的那种。我和玛戈特也穿戴整齐，来到楼上，时间比平时提早了许多。其乐融融的早餐过后，梅普准备出发，下楼去了。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她很高兴，自己这会儿不用骑自行车去办公室。梅普提议找一天晚上带我走，到她家去洗澡，并且会在第二天晚上把我送回家来。不过这样的做法还是太过危险了，因为我还是有可能被人看见的。早餐过后，我跟爸爸又先一起整理床铺，随后是学习 5 个不规则变化的法语动词，很勤奋吧？！玛戈特和彼得在我们的房间里看书，莫琪则跟玛戈特一同坐在长沙发椅上，学完了法语词汇的不规则变化后，我也来到屋子里，读起了《与死神对决》，这是一本非常美妙，更是十分与众不同的书，我已经快要读完了。莫琪现在又躺在母亲那里，就像一只猫咪宝宝似的，我把它盖得严严实实的，它看上去十分乖巧可人。待会儿，爸爸会用卷发钳给我做头发，是不是很有意思？！克莱曼先生带来了两本他女儿的书——《艾尔斯的工作》和《调皮鬼利柯》。其中一本我早就听说过了，而另一本在我看来十分幼稚。我们常常提到克莱曼先生的女儿，我觉得这十分刻板。克莱曼先生假装这些交给我的书是要给贝普的姐妹们的，而且他还说我十六或者十五岁。一方面，我很希望这是真的，可另一方面又不太希望。再见，敬爱的玛丽，替我问候亚普，回想着我们的“秘密”。

安妮·弗兰克

194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

敬爱的姬蒂：

我的阴道变得越来越宽了，不过，这也有可能是我的幻觉。当我上卫生间的时候，我偶尔会看看它，每到那时，我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尿液是从阴道的一个小洞洞里出来的，但是那上面还有一个东西，那里面也有一个洞，不过我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皮姆又变得很知心，每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总会感到欢天喜地。夫人洗了澡，可是她把脸盆放在厨房里了，在我看来，真是可怕至极。现在，我该停笔了，我要去上卫生间了。再见。希望有机会继续我们怪异的对话，我向你和你最爱的人致以问候。再见。

安妮·弗兰克。

194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

敬爱的娃娃：

我总是抽不出时间来给你们写点东西。我都快忙死了。昨天，我先是翻译了《尼维尔内来的美女》里的一个章节，摘录了一些词语。然后，我又解答了一道见鬼的算术题，之后还翻译了 3 页法语语法。今天是法语语法和历史。反正我就是很抗拒每天都做那些见鬼的算术题。爸爸也觉得它们很吓人，而我比他强一丁点，不过实际上，我们两个都不像样，所以我们总是得把玛戈特叫过来。速记也令我忙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它棒极了，我是我们三个人之中学得最快的。如今，贝普负责为我们报课程而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速记簿，玛戈特之前就已经有一本了。昨天夜里，我又一次梦见了 P·S[1] 而他又长大了一些。反正就是很可爱！我只希望他也到这里来避难。这个可怜的男孩或许已经死在波兰了。我只希望他不会令我感到失望。妈妈又变得像往常一样。昨天晚上，我做了办公室的工作。梅普的感冒很严重，所以没有来，杨也是。我们提议让她到这里来休息，这样我们就可以照顾她了，可是她不愿意。夫人今天又把我看成了一个自私鬼，是不是很变态？！！那个见鬼的家伙自己没有个性，她只不过偶尔装装样子而已，那个时候的她的确很友善。星期一，我为母亲洗了头，而昨天便轮到太太，她的洗发水非常香，以至于我的双手和身上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股味道。皮姆非常贴心，他把他的老鼠胡子又修剪了一下，实在不像话，如今，他仅仅让他的胡子，横向生长。我们今天收到了一封艾里希姑父的信，赫尔比在瑞士，在他们那里，他们还在等艾里希的兄弟——保罗。我希望我和皮姆也能去那里，唉，真是一个美梦啊！！！娃娃宝宝，希望五天之内再见，到时候，我的思想又会与你同在！

安妮·弗兰克。

1 此处应该指彼得·希夫（Peter Schiff）。（编者注）

1942年10月14日，

星期三。

亲爱的腓因：

很久都没有我的消息了，是吧？不过，我不想常常用我白痴的唠叨打扰你们的蜜月，又或者这也没什么关系？鲍勃又重新投入工作了吗？你有没有出现受孕的迹象，我希望你有，不过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赫斯拉家的宝宝一定早就出生了。可惜我们见不到他，等梅普好一点了，她一定会去的。再见，腓因宝贝，问候你的另一半，期待能见到你。

安妮·弗兰克。

1942年10月15日，

星期四。

敬爱的高妮：

昨天，我们着实吓了一跳。木匠在我们的柜子跟前干活，他得填充灭火器，并且整修通向前屋的隔断门。我们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毫无戒备地在房子里大喊大叫。突然，吃完饭，正当贝普要下楼的时候，我听见榔头的敲打声，我对楼上说嘘，可是我们以为是恰好沿着阁楼楼梯往下走的母亲制造的声音，但实际上是贝普在楼梯上。我又听见了，其他人也一样，就这样，我们察觉了木匠的存在。爸爸和我站在门的背后听，可是这持续了至少一刻钟，而先生却怎么也不离开。贝普当然不能下楼，要不然，那个男人就会看见我们所做的伪装了。突然，我们听见一阵可怕的摸索声，就在我们的门上。除了木匠，我们别无他想，他想要到这里来看看。那是一阵惊心动魄的恐慌。之后，一直有口哨声和撞击声传来。我害怕极了，以为我们的丧钟已经敲响。我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我们在集中营里或是面壁等着吃枪子的画面。终于，我们听见克莱曼先生的呼喊声，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发生一个小时之后，我的双膝依旧打战，双手依旧抖个不停。克莱曼没法将门从钩子上松开，因此没法及时通知我们。这会儿，木匠到楼下去了一会儿，于是，他就想来接贝普，可是依然打不开门。告诉你，真是太吓人了！昨天晚上，爸爸和我说了法语，简直快要笑死了。我们已经书面地上过了“自我发展”课程的第一堂速记课，它进行得很有趣也很迅速。下个星期，我会得到一个速记簿。再会我的达令！

安妮·弗兰克。

1942年10月15日，
星期四。

敬爱的艾米：

尽管这个月还没过完，我还是要抽时间简单画上两笔。今天早晨，我们又不得不待在楼上，因为清洁工，讨厌的人！我们把土豆放入烤盘里，不过是生的，配上苹果酱和梨子泥。昨天，报纸上刊登了人们无法继续购买的东西，其中包括牙膏、古龙水、古董、胭脂和香粉、皮革手套、瓷器、火炉、皮草，以及很多诸如此类的东西。艾米，我还要完成办公室工作和学法语，因为我白天没做多少事所以下次再聊吧，安妮·弗兰克。

1942年10月16日，
星期五。

敬爱的耶蒂：

既然艾米可以收到一两句话，自然也不能落了你，好吧，你怎么样？你有没有从惊恐中恢复一点？我希望有。幸好这里一切如旧。今天，我列了法语不规则动词的列表。这是一项琐碎而又无趣的工作，但是我很想把它做完。我还没在速记上下过任何功夫，或许今天晚上可以，不过今天是星期五，所以不太好说。妈妈又大发雷霆。我们听说龚戈一家去避难了，幸好如此。眼下，我正在读克尔纳的书，写得太有意思了。好了，下次再聊，耶蒂亲亲。

安妮·弗兰克。

1942年10月18日，
星期日。

亲爱的玛丽安娜：

昨天，我再次匆匆搁笔。首先是因为我想要完成法语动词列表，其次是因为我还有其他工作。我从克莱曼那里得到了两本书。第一本是《阿卡迪亚》[1]。它讲述了一段前往斯瓦尔巴群岛[2]的旅途。还有《净涤》，它们在我看来很有趣。他也带来了《叛逆》，是阿默丝库勒写的，也

1 《阿卡迪亚》，同下文《净涤》均是西西·范·马斯费尔特的作品。

2 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极地区的群岛，坐落在欧洲大陆与北极点之间。

就是《先生、女人、仆人》的作者。这本书我也可以看了，太好了！另外，我还读了一大堆克尔纳所写的浪漫戏剧，我觉得他这个人写得很有意思。例如《海德薇格》《不来梅的表妹》《汉斯·海林石》《绿色的多米诺》《家庭教师》《四年之哨兵》《赎罪》《龙之斗》《巡夜人》等，诸如此类。父亲想让我阅读黑贝尔和其他德国著名作家的书。德语书籍的阅读已经变得相对流畅了。只不过，我通常还是会小声地念出来，而不是在心里默念。可是，这个阶段迟早会过去的。

昨天，我又在房间里挂了一些电影明星，不过这回加上了折角，这样我就可以随时把它们摘下来了。昨天，贝普去了城里，为玛戈特和我买了裙子。但是她需要去换货，因为它们不太合身。

贝普的男朋友贝尔图斯星期三走，和他一起的还有一大堆其他的荷兰人。他们把这些人几乎全部都送到德国去劳作。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今天早晨，我们所有人都称了称体重，

玛戈特 120 磅重

母亲 124 磅重

父亲 141 磅重

安妮 87 磅重

彼得 134 磅重

太太 106 磅重

先生 150 磅重

在这里度过的三个月里我重了 17 磅，很多吧？！今天早晨，我开始动手整理办公室里的一个档案柜，因为它倒下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乱套了。刚整理了没多久，我就快疯了，我问玛戈特和彼得能不能来帮我，可是他们两个太懒了。因此，我又把那些文件堆放起来了，我才不会傻到独自一个人做这些事呢。我待会儿会带着编织品或者书下楼去听收音机，而且我还得洗澡，但是我一点也不想洗，也许可以就这么算了。

太太在克莱曼先生那里订购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其中有一支很好的乳霜，她觉得它不太好用，母亲却觉得好用，所以她们决定一起用那支乳霜。几天之后，太太发现那支乳霜其实非常好用，而且还是战前出品，这下儿，她突然想要把它存放起来，可是母亲也不傻。太太当然不知道玛戈特和我也共同使用它。不过，我们才管不了这么多呢，我们照用不误。好吧，玛丽，问候你的枕边（或是爱）人。

安妮·弗兰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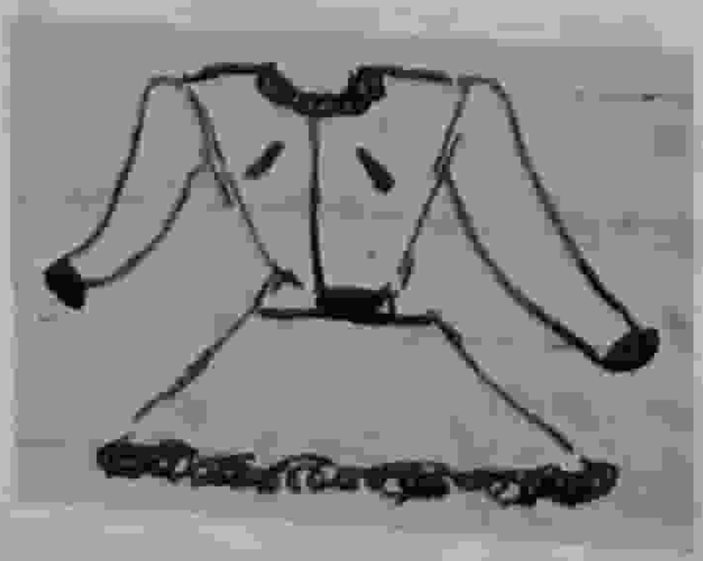
我通过家教课迎头赶上了学校的课程，也学会了足够的法语和德语可以和同学们齐头并进，另外，我也还说得一口流利的瑞士德语。我进入中学二年级，那里有着很好的男孩和女孩，我已经和姬蒂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亲密无间，我们成了很铁的朋友，我也同样和男孩们成了好朋友。

贝恩德勤奋地教我花样溜冰，我成了他的女伴，因为他原本的同伴恰巧不在，我们一同组成了一对讨人喜欢的组合，每个人都感到欣喜。我们给组委会寄去了五张照片：1. 安妮在旋转。2. 安妮挽着贝恩德伸出左脚。3. 安妮和贝恩德跳华尔兹。4. 安妮和贝恩德跳天鹅舞步。5. 安妮在左，贝恩德在右，飞吻着朝彼此滑去。之后，这被拍成一部电影，在荷兰和瑞士上映，无论是荷兰的朋友们还是瑞士的朋友们都觉得它非常精彩，是一个三部曲。

第 1 部。冰上安妮。

首先，人们看见她从一侧迎上前来，而她的同伴则从另一侧迎上前来，身着蓝色冰上长裙，前面配有白色的毛皮花边和拉链口袋，以及拉链和腰带配包。

接着，他们跳起了天鹅舞步，安妮高高地跃入空中。接着是华尔兹并且开着关于课程的玩笑。



第 2 部。安妮与访客及安妮在学校。

同在小房间里的还有姬蒂和两个男孩，其中包括在茶几前忙碌的贝恩德，而后去学校，受到一伙孩子的簇拥以及各种各样荒诞的场景例如和父亲一起躺在

床上和餐桌上。

第3部。安妮的行头——8条崭新的长裙作为礼物，收到的冰上长裙是白色的，还有鞋子。

1942年10月20日，
星期二。

敬爱的姬蒂：

我们已经拿到裙子了。接下来你就该听听这有多可笑了，我的又长又紧，而且材质跟用来做麻袋的黄麻纤维差不多。我刚一穿上，缝口立马就裂了一截。裙子还没被完完整整地送来这里之前，子母扣就已经松了，所有经过缝制的地方全都留着长长的线头，而缝口到处都露着缺口。这种当年不可能被摆放在商店里丢人现眼的东西如今却卖到了7.75荷兰盾。我从前有过一条穿了三年还很完好的裙子，价格是1.95荷兰盾。玛戈特的那件也是用黄麻纤维材料做成的，同样布满了褶子。上半身太宽松、臀部又太紧，缝口全都高低不平，居然值24荷兰盾，真是荒谬至极。如今，又有15名人质被枪毙，这是不是很可怕？那些人什么也没做，却成了一切破坏运动的抵押品。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有着突出成就的人，报纸上稀松平常地刊登着是破坏运动的缘故，这一点自然没人能够证明。如果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例如打死了一个德国人或是炸毁了什么东西，只要这个人没被找到，那么这些有突出成就却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之中就会有四五名被枪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因为假如有人采取破坏行动就必须由他的同胞受难，这真是糟糕极了。而在法国，所有年龄在十八至五十岁之间的男人都必须到劳动局报到，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会蔓延到这里了。罗瑟尔和伍伦格已经被送往波兰。

今天，这里先是来了清洁工，她前脚刚走，后脚达策拉尔就来了，等达策拉尔走后，莱文索恩又来了，这下，谁也不能上卫生间了。贝普已经带来了速记簿。昨天，我又不得不为梅普列债务清单，不过它们还没全部完成。

这里爆发了剧烈的争吵。韦斯特芒先生打来电话，说如果库格勒先生不尽快停止他实验室里的实验的话，那么海布鲁克和他就会从别人那里购买他们的物品。假如韦斯特芒和海布鲁克走了的话，那么吉斯公司就该关门大吉了。所以说库格勒必须销售，可是他不愿意理会这一点。V. P. 先生和皮姆两个人全都被气得没睡好。那个库格勒真是疯了。如今，他还要再多雇一个女孩，可是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他自己来说，这肯定都是行不通的。《反叛者》是一本激进的书，它讲述了戈恩菲尔特一家的故事，这个家庭有14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死于天花，4个死于惊厥症。剩下8个，长子尼克拉斯也同样得了惊厥症，然后是盖耶杰，她和威廉·怀斯曼结婚，生下4个孩子：威廉、丽瑟、

阿加莎、康士坦茨。康士坦茨也生了一个孩子。之后是亨里克，他是一位牧师，再然后是为亨里克这个鳏夫料理家务的苟撷，苟撷也得了天花。之后是戴维，他是一位教授，与阿莱达结了婚，生下克拉拉和路易斯。萨洁，她与一名退役军官结婚，同样生下了4个孩子索菲、贝茨、伽多、苟巴。此外，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来自巴黎的表妹——玛丽·伊丽莎白·希尔文，她是最早参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那是一场为想要学习、想要与男人获得同等权益的妇女所展开的斗争。毕竟在此之前，女人要是没有结婚，就会在她某个兄弟的家里当一个辛勤工作的蠢货。我漏了另外两个孩子——纳洁，她没有结婚，为亚伯拉罕操持家务，还有亚伯拉罕，他有12个孩子，其中两个在他结婚前就已经有了。

我或许可以问问贝普，问她能不能去佩雷那里看看还有没有日记本卖，要不然的话，我很快就得用笔记本了，因为我的日记本已经写满了，真可惜！幸好我还能在里面粘贴一些散页。这篇长篇大论的信真是写够了。再见我的宝贝。

安妮·弗兰克

附言：我忘了告诉你一条重大新闻，我可能很快就要初潮了。我之所以会觉察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的裤子上总会涂有某些黏糊糊的液体，所以，妈妈就得出了这样的预测。我简直等不及了，这件事在我看来太重大了，只可惜我现在不能用月经带，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买不到了，而妈妈使用的卫生棉条只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才可以用。好了，再会我的孩子。

安妮·弗兰克

现在，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了！

安妮·弗兰克

1944年1月22日

1942年10月22日，星期四。

敬爱的小娃娃：

又有两天没写信了，真是抱歉。罗瑟尔和伍伦格又被召了回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实在是很幸运。今天上午，梅普会去看他们。我在速记方面的进步很快，也许我待会儿还会用速记的方法写点什么。爸爸问贝普能不能给我买一个夜壶，幸好如此。母亲、玛戈特和我又成了最要好的伙伴，这样毕竟还是欢快多了。如今，我

几乎每天晚上都躺在玛戈特的床上，我们聊到玛戈特想要当助产士的事，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专业，不过我倒是更愿意看护幼儿，而不是婴儿，不过等有人生孩子的时候，我倒是也很愿意旁观一回，因为这应当能减少我自己的恐惧。玛戈特和我两个人都患上了重感冒，不过这迟早会过去的。贝尔图斯和两个兄弟、一个嫂子一起去了德国，那也是一出好戏，不过那样就太多了。V. 佩尔斯先生讲了几个有意思的笑话，我把它们记在这里。

——

谁会发出 999 下咔嗒声和 1 下噼啪声？

有 1 只蜈蚣瘸了 1 条腿！

——

谁是黑色的、坐在屋顶上、长着两条腿还会吹口哨？

烟囱工的学徒。

——

（爸爸的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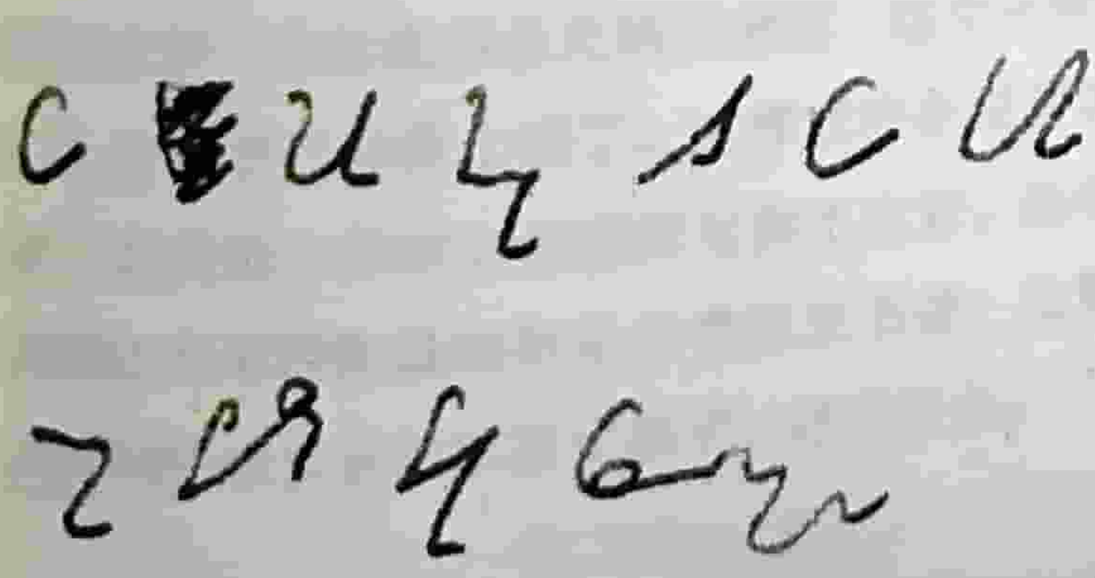
旅馆和我们这里一样，墙是用木板钉成的，所以人们透过墙面什么都能听见。有一回，墙的一头住了一对夫妻，另一头住了一位先生。夫妻之中的男方一边不停拍打女方的屁股一边说："哎呀，真是一个漂亮的屁屁呀，这个漂亮的屁屁是谁的呀？"另一边的男人嚷嚷起来："你怎么能笨得连这烂屁股是谁的都不知道呢！"[1]

——

它们很不错吧？！敬爱的娃娃，没什么别的消息好说了，当我重新阅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那里面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再见吧，我希望尽快收到回信。

安妮·弗兰克。

速记



= 猫咪坐在树枝上。

= 我喝水时洒得到处都是。

1 原文为德语。

1942年10月26日，
星期一。

星期五和星期六，我一直躺在床上，我感冒了，觉得不太舒服。

——

敬爱的腓因妮：

爸爸跟克莱曼先生要了一个日记本，又跟贝普要了一个夜壶。咦，我彻底忘了，我平时都是用印刷体写的，我走神了。他们告诉我们，莱文索恩预计会连续在楼下待上一个月。柜子已经被分好类了，因为放在墙上柜子里的待洗衣物都会变得湿答答，那里就是这么潮湿，现在，我有3个架子，这真是好极了。非洲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攻势，我们只希望英国不会再犯下新的错误，以及战争可以尽快结束。库格勒先生又拿来了12本《全景杂志》，这下，我们又有东西读了。梅普去看望了斯道普曼大太，这个可怜的人待在她的藏身处，无法忍受饥饿和想家的痛苦。贝普在她常去的蔬菜小店里发现了一个从前“托克塔”的女孩和她三岁的孩子。我立刻问道，她结婚了吗，答案当然是没有了，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罗曾达尔的第无数个孩子。太无耻了，什么人哪。

梅普说到一个从韦斯特博克逃出来的人，那里真是，异常可怕，如果连那里都已经这么糟糕的话，那么波兰会是什么模样呢？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更别提喝的了，因为他们每天的通水时间只有一小时，而且几千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盥洗池。所有人混在一起睡觉，有男有女，后者+儿童通常还会被剃光头发，假如他们逃跑的话就会被一眼认出来。

安妮·弗兰克。

先生。“小姐，闪电！”

小姐。“看到的多吗？”

先生。“没有，只有衬裙！”[1]

-.-.-.-.-

1942年10月28日，
星期三。

敬爱的卢：

你过得怎么样？今天早晨，我又不停地受到干扰，因此什么事都没做好。我又学到了新的东西：妓院和荡妇，为此，我还准备了一个单独的小本子，和信件放在一起，

1 原文为德语。

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

安妮·弗兰克

1942年11月2日，
星期一。

敬爱的玛丽安娜：

星期五晚上，贝普在我们这里过了一晚，气氛十分融洽，不过，由于她喝了葡萄酒，因此没有睡好。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昨天，我头疼得厉害，很早就睡觉了。今天凌晨进入了冬令时。玛戈特又变得很烦人。昨天，我们首次点燃了火炉，整个房间里都烟雾缭绕的。下次见。

安妮·弗兰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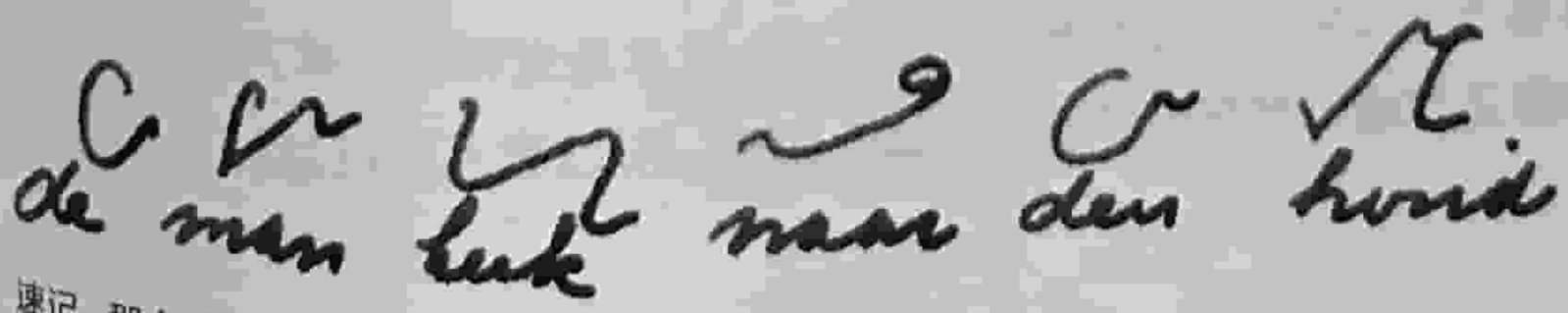
1942年11月2日，
星期一。

敬爱的姬蒂：

我记得我还没告诉你，赫斯拉家有一个宝宝夭折了，太可怕了，可怜的汉妮莉啊，她该多忙啊。今天早晨，梅普告诉我们范·佩尔斯一家的住所被清空了，可是太太的心情特别差，所以我们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星期日，我洗了澡，这一次是在厨房里洗的，不过那会儿的时间很早，而且只要躲在火炉屏风后面我就不会被人看见了。我透过办公室前厅里窗帘间的缝隙向外张望了一会儿，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外面的人简直像是疯了似的。我最近也在练习代数，至于几何嘛，我还是躲得远远的。速记的进展很快，我会时不时地划上几笔无关紧要的句子。

这很有意思，不过现在我该去做练习了，只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爸爸说他的心情不太好，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这个可怜的人啊。我看伊娜·保迪尔-巴格的《敲门》这本书已经看上瘾了。这部家族小说写得特别好，可是，里面所有关于战争、作家又或是妇女解放的话题却写得不太好，公平起见，应该说这些话题不太能引起我的兴趣。贝尔图斯从柏林给贝普写来书信，他觉得至今为止都还不错。我已经等不及管克莱曼先生要我的新日记本了，好了再会。

安妮·弗兰克



速记：那个男人盯着一条狗

1942年11月5日，
星期四。

敬爱的娃娃：

幸好我们弄到了270磅豆类食品，不过员工们也要分得一部分。如今，我们用的不是市政粮票，而是国有粮票，因为二者相差7荷兰盾。国有票只要33荷兰盾，外加如果我们再卖掉附加的面包票的话，就只需要20荷兰盾了。V. P先生几乎一直饿着没有了，幸好皮姆还有。西曼斯先生（他是我们的面包师）有办法弄到乳糖，因此，他又开始以正常价格给我们供应面包，不需要粮票。克莱曼又去找了德特斯密特，但是他不肯交出我们的东西，他还说他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送出去回馈社会了，但是我们根本不相信。而且他还推脱到了莱菲太太的头上，不过梅普会去找里伏尔，他会去找莱菲太太问个明白。近来，弗斯盖伊尔先生常常在下午时分到我们这里吃东西。如今，办公室五点关门，不过仓库的开放时间更长一些。我几乎已经把《敲门》读完了，可是它星期五就要被还回去了。昨天，我把我的电影明星们修补了一番，不过我还没彻底完成。英国人终于在非洲取得了几场胜利，而斯大林格勒也没有沦陷，因此，先生们非常快乐。今天上午，我们还喝了咖啡和茶。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11月8日星期日是彼得的生日，克莱曼也会来庆祝。问候凯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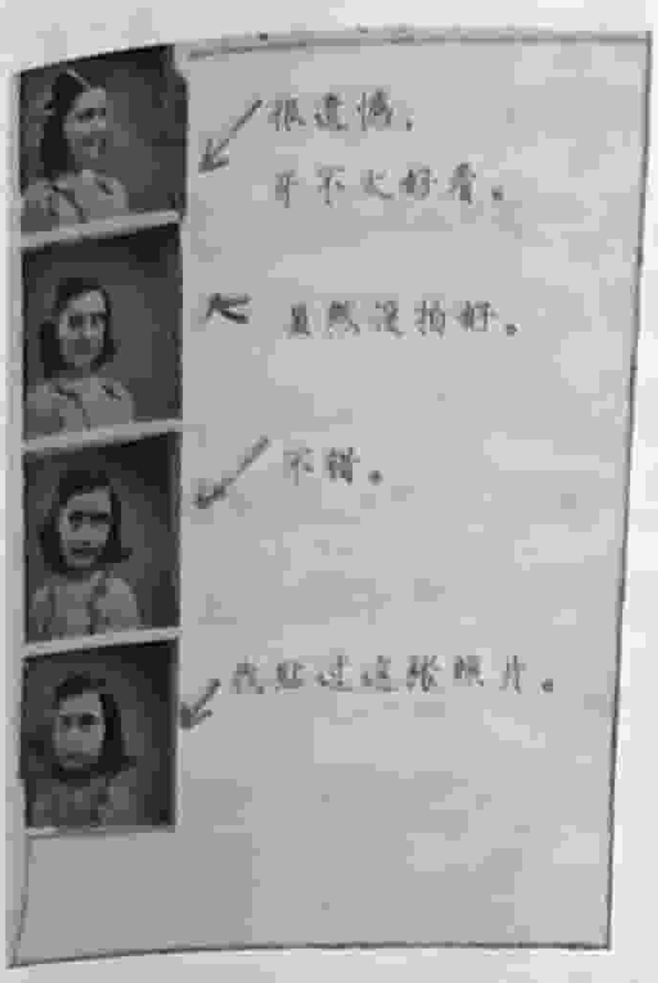
安妮·弗兰克

1942年11月7日，
星期六。

敬爱的腓因：

我实在已经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个星期，我读了很多书，没怎么学习。这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人也是这样过日子的。明天是彼得的生日，不过有关这件事，我还会再写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母亲相处得更加融洽了，不过我们之间从来不亲密。玛戈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刻薄，而父亲则藏着一些不愿意公之于众的秘密，但他一如既往地可亲可爱。莱文索恩每天都会给我们找些麻烦。星期四晚上，我和父亲去了楼下，在库格勒的办公室里做债务清单，那里实在太吓人了，当工作完成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太太在楼下见到了鬼，不过那只是一小块从墙上落下来的石灰而已。父亲从库格勒的办公室里取来了一个罐头，正在测试它是否防水，如果防水的话，我就能拿它当夜壶了，不过V. P先生会先给它安上一个手柄，还可以再加个盖子，这样一来，就齐活了，我只希望它不会漏。我对莫里安的期待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我简直等不及想要拥有它或是它的小崽子。在这里，我总是觉得自己被人遗忘，太多了，而且总是梦想见到地下穹窿，可现实却如此阴暗，所以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从几天前开始，火炉启用了，整个房间里都烟雾缭绕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央供暖系统，而我也绝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对于玛戈特，除了坏孩子这样的标签，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词语了，她没日没夜地惹我大动肝火。问候所有人。



安妮。

1942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五。

敬爱的耶蒂：

昨天早上，梅普告诉我们，她已经去找过斐伏尔医生了。他当然是欣然接受了避难的提议。可是，他真真切切地乞求梅普将时间推迟一个星期，因为他还要进行两场牙科手术，而且他得从范·德尔·胡登（他给这位牙科医生打黑工）那里拿工钱，还必须和范·德尔·胡登一起完成档案的整理，要不然胡登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不过，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因为他会对范·德尔·胡登说，是啊，我下个星期四就要去避难了。到时候，范·德尔·胡登又会告诉别人，然后斐伏尔就会受到许多问题的围攻了。斐伏尔作为犹太人，每天都去找梅普和杨，并且把自己的物品送过去，这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假如梅普和杨出事的话，我们也会陷入危险之中。因此，我们说，如果斐伏尔今天还是说他要推迟，不能在星期六之前来的话，那他就彻底别来了，要是他今天或者明天在马路上、在家里，又或是在诊所被抓走的话，他总不能说，我还要整理档案或是我还要拿工钱吧。今天，梅普会再次与他谈话，最终决定他明天来不来。我们会让他必须在十点钟的时候到达邮局，假装要给他在德国的父亲寄一张卡片，然后克莱曼先生会“碰巧”遇到他，让他保持 10 米间距，让他跟在克莱曼先生后面。当克莱曼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斐伏尔跟着进来，这样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了，因为莱文索恩和凯恩还有无数其他犹太人每天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里。现在我该停笔了，除此之外，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方面进展良好。摩洛哥和阿尔及尔、

卡萨布兰卡和奥兰投降了，现在就看突尼斯的了。我的白色毛衣完工了，我从 v. 佩尔斯太太那里，得到了拉链，配得天衣无缝。问候妈妈。

安妮·弗兰克

在此换了另一个日记本

1942 年 12 月 5 日

敬爱的姬蒂：

昨天晚上惬意极了，我们先点了蜡烛，然后来到楼上，那里早就已经摆满了鲜花，有皮姆献给妈妈的，V. 佩尔斯先生和 P.F 先生[1]献给妈妈的，范 . 佩尔斯先生献给太太的，皮姆和 P. F 先生献给太太的。妈妈还得到了一小盒香烟和一板巧克力。玛戈特和我分别得到了一个可爱的针线盒，彼得和我们得到了软糖，而 M 和我是一板巧克力和一个小银盘。我还得到了一把日记本用的锁。今天，我的日子又过得很不顺心，我几乎哭了一上午，而皮姆也能为此对我大动干戈，不过，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可亲可爱。

再见，安妮·弗兰克。

1942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二。

敬爱的高妮：

我还没提起过星期日的见闻，那的确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早晨，才七点钟，火炉就被点燃了，这样一来，谁也别想睡了，所有的女性室友都很生气。八点钟，我就已经来到楼上，和彼得一起查看了礼物。有办公室员工送的“地产大亨”、一个打火机、镜子、剃须刀、领带、从他父母那里得到的太妃糖、一罐豌豆汤和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一个带止血笔的剃刀。十二点半，我们来到楼下，恰好听到电台里说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在突尼斯、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了。这真是一个惊喜。下午，克莱曼一家来了。他们也听说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段不知所云的讲话。星期一，我们款待了办公室的人，以此庆祝生日。做个好梦，问候你的老师。

爱你的安妮·弗兰克。

1 弗里茨·斐伏尔的简称。（编者注）

1942年11月10日，
星期二晚上。

敬爱的艾米：

今天，我们又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又一次谈到了其实我们这里完全还能再接收一个人，而命运选择了斐伏尔，因为他没什么家人。我们已经和库格勒谈过了，他还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消化一下，不过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决定了。那个男人该多么讶异啊，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可以等他来到我们的藏身处之后再告诉你。我们也会问他能不能带一些填补蛀牙的东西来，因为他是一名牙医，而且我猜测他会跟我住一个房间。

再会！

安妮·弗兰克。

【伊迪丝·弗兰克-霍兰德】

1944年1月22日，
星期六。

我居然把这些漂亮的页面都空着，真是太愚蠢了，不过，如果在这后面记录我对于所写下内容的大致想法或许也不错。

一年半后，再次回顾自己的日记时，我惊异于自己曾是那样一个不经世事的少女。下意识里，无论我多么期望，却再也不会变回那个样子了。对于有关玛戈特、母亲和父亲的情绪与评论，我依旧深有体会，就好像那是昨天写下的文字似的，可是，至于能厚颜无耻地写下其他东西这一点，我已然无法想象。

在读到涉及某些主题的段落时，我真真切切地为自己感到羞愧，那些还是不写为好，我记录得如此不文雅！唉，算了，说得也够多了。

另外一个我能清晰感受到的就是想家和对小摩尔的思念。在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里，很多时候我是有意识的，可更多的时候我却是无意识地渴望信任、爱和亲昵。这样的渴望有时强烈，有时微弱，然而，它却一直都在。

安妮·弗兰克。

一页速记

1943年5月2日，
星期日。

后屋居民对于战争的态度。

V. 佩尔斯先生。

我们一致认为，这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对政治有着深刻的洞悉。只不过按他预测，我们要在这里待到1943年年底。还有很久的时间，不过这还是可以忍受的。然而，谁又能给我们保证，这场除了损失和悲痛之外，什么都没有带来的战争一定会在那个时候结束呢？谁又能保证，我们以及我们的避难同伴们，一定可以安然度过这段时光呢？谁也不能。因此，我们依旧每天都生活在忐忑之中。既有饱含期待和希望的忐忑，也有饱含恐惧和紧张的忐忑，那是在我们听到屋里或是屋外的声响之时，在枪声四处响起又或是报纸上刊登了最新“公告”之时涌起的忐忑，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避难同伴中，就会有人也同样需要到这里避难。

“避难”已经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词。有多少人没有避难呢？按比例来说，自然不多，只是日后，我们一定会惊讶在荷兰有多少好心人在有报酬又或是没有报酬的前提下，接收了犹太人以及落荒而逃的基督教徒。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拥有假证件的人数。

V. 佩尔斯太太。当这位美丽的太太（只有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听说，办理假证件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困难的时候，她立刻提议，给我们所有人都各办一个。就好像那算不得什么似的，好像父亲和V. 佩尔斯先生的钱都会自己长出来一样。

尽管范·佩尔斯太太是所有人之中最会胡说八道的，而普帝[1]常常会一蹦三尺高。可是这一点并不稀奇，因为盖尔丽可以在前一天说：“我日后是要受洗的”，可到了后一天却说：“我一直想去耶路撒冷，因为我只有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自在！”

= = = = = = = = = = = = =

= = = = = = =

皮姆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可是他总能给出充足的理由，因为：

斐伏尔先生活在臆想的世界里，可如果有人想要挑战他的权威，那可算是找错对象了。我猜弗里茨·斐伏尔先生家的规矩，就是他的话就是真理；可是安妮·弗兰克是绝对不会买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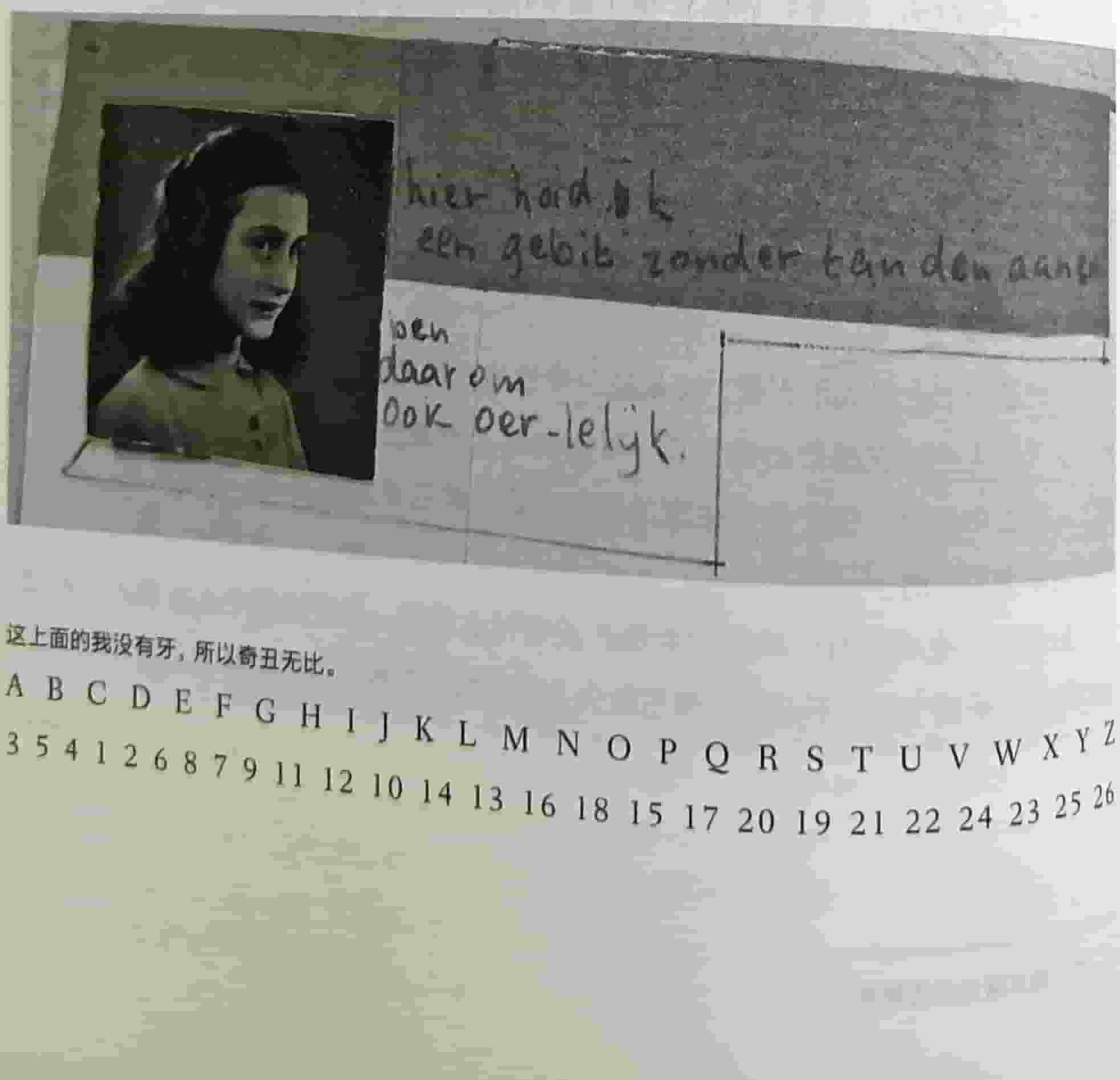
后屋里其他成员对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有这四个人才是政治行家，确切地说，是两个人，不过范·佩尔斯夫人和斐伏尔把他们自己也算上了。

1 范·佩尔斯先生的昵称。

1943年5月2日，星期日

每当我偶尔想起，我们在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时，通常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比起其他没有避难的犹太人而言，我们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一般。可是，当日后一切恢复正常，我还是会惊异于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十分体面的家庭变得如此，是啊，可以被称作，堕落。这个词，所指的是所用的方式。就比方说，我们从一开始来到这里就总是在桌子上铺着一块帆布，而经过了太多次的使用，它算不上干净了。我还是会常常努力清理一下，只不过，我所用的是一块洞洞比布料还多的洗碗布，虽然在我们避难之前，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它也曾是一块新布，可是在一张桌子上被用力擦拭过后早已没有什么尊严可讲了。范·佩尔斯一家已经在一块法兰绒布上睡了一整个冬天了，然而这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无法清洗的，因为能用券换得的肥皂粉太稀有了，况且质量也太差了。父亲穿着一条严重磨损的裤子，就连他的领带也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的了。妈妈的紧身胸衣今天也因为太旧而开裂了，再也没法修补，而玛戈特则穿着小两个尺码的胸罩。

整个冬天，母亲和玛戈特轮流穿3件背心，而我的背心已经小得连肚子都遮不住了。这些全都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可是我偶尔也会因为自己的想法而大吃一惊，我们这些从我的内裤到父亲的修面刷，全都是破破烂烂，只能勉强度日的人，日后要怎么回到我们在战争爆发前的生活水平？



这上面的我没有牙，所以奇丑无比。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3	5	4	1	2	6	8	7	9	11	12	10	14	13	16	18	15	17	20	19	21	22	24	23	25	26

二号日记本：1943 年 12 月 22 日至 1944 年 4 月 17 日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本

1943 年 12 月 22 日至 1944 年 4 月 17 日。

后屋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

部分写给“姬蒂”的信件。

后屋，194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父亲还是又给我弄到了一个新日记本，厚度可观，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很快察觉到的。我也不得不为自己这么久毫无音信而道歉，不过，我的理由也很充分。从上个星期六开始一直到昨天，也就是星期二，我一直在卧床休息。上个星期二，我起床待了一天，然而，其导致的结果是我的感冒愈发严重了。我不得不经历喉咙痛、出汗、敷毛巾、吃止咳药片等等。现在，我好一些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康复。

唯一的特例[1]（再找不到比它更恰当的词了）就是这里的关系很融洽，没有人吵架，不过这样的光景持续不了多久，我们足足有半年没有体会过这么和睦的家庭氛围了。

贝普依然与我们隔离，不过用不了多久，她的妹妹就可以自此对芽孢杆菌免疫了，我送的圣尼古拉斯节礼物让她高兴极了，以至于她给我送来了一个苹果、一袋蛋白脆饼、《蜻蜓》杂志等等。我也为梅普和贝普准备了圣诞礼物。整整一个月以来，我喝粥时都省吃俭用，把糖存放起来，圣尼古拉斯节的时候我存足了一磅，但是我没有想到圣尼古拉斯节期间商店那么繁忙。克莱曼因为圣诞节让人制作了软糖。光明节时，楼上的一家给了我和玛戈特一个香料蛋糕，我还得到了一条围裙，彼得得到的也是一个香料蛋糕，还有 3 张肉票。P.F 先生送了 V.P 太太和母亲一个漂亮的蛋糕作为礼物，我们以为那是他的妻子烤制的，可梅普却告诉父亲，斐伏尔太太对这个蛋糕的事情一无所知，反倒是梅普应 P.F 的要求烤制出来的。抛开繁重的工作不提，梅普居然还得做这样的事。圣尼古拉斯节和圣诞节期间，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 180 克油、1 盎司糖果和一罐混合糖浆。我用这些糖果款待了库格勒先生、P.F、玛戈特、太太和我自己。唯独太太们和孩子们得到了糖果，因为我们一直只剩 5 张票。玛戈特和我得到了一枚胸针，那是用一块奖章和一枚分币做成的；整个物件亮闪闪的，好看极了，后屋的女性

1 原文为德语。

一方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玩意儿，甚至就连彼得也得到了。算起来有佩普、贝普、克莱曼太太、玛戈特、安妮和彼得，P. F 太太也有一个。

今天写得够多的了，下次见，姬蒂，你的

安妮

1943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

敬爱的姬蒂：

我（哎呀，这可不行！）已经多次向你诉说，我们所有人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氛围的影响，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所受的困扰更加严重了。“在世界之巅，或在绝望之渊”[1]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每当我想到相比其他犹太孩子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安逸时，我就会感到“在世界之巅”；而遇到像今天下午这样的时刻，当克莱曼太太来到这里，说起尤比是怎么打曲棍球的以及有多少朋友和俱乐部时，“在绝望之渊”便会笼上我的心头。我并不觉得自己嫉妒尤比，可是我的心中的的确确燃起了一股如此强烈的渴望，想要痛痛快快地欢闹一把，哈哈大笑到直不起腰来。别问我上一次放声大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少说也是一年前了。更何况眼下到了冬天，随着圣诞节和新年假期的临近，我们就像被驱逐的人一般待在这个地方，然而，我在这里所写的话语还是太夸张了。我不应该写下这样的话语，可是我又忍不住这么做。每当有人刚刚从外面进来，身上留存着户外的空气时，我简直就想大哭一通，心里想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呼吸那样的新鲜空气呢？

相信我吧，姬蒂，如果你就这样被禁闭了一年半那么久的话，偶尔，你也会觉得忍受不了的。无论是不是公正和忘恩负义，反正感觉是不会任凭摆布的。

另有再度骑自行车、跳舞、打情骂俏以及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想要张开双臂拥抱它们呀；只要我能再度获得自由就好！我偶尔也会暗自在心里想，会有人理解我吗？会有人透过这层忘恩负义，透过犹太人又或非犹太人的身份，只关注我内心不过是个极为渴望蓬勃快乐的少女吗？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与人交流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哭的。哭能让人感到释然，只需找到一个愿意听你哭泣的人，抛开一切不谈，抛开理论和困难，我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渴求一位理解我的——母亲。也正是因为这样，无论我做什么、写什么，我都会考虑到今后要在我的孩子面前成为一位我心目中的妈咪。这位妈咪不会把他人随口说说的话当回事，却会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当回事。我意识到，我不知道怎样描述，可是妈咪这个词已经说明了一切。猜猜我有什么新发现！那就是用“妈咪”一类的称谓称呼母亲。我常常管她叫“老妈”，并由此简化成了“妈”。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不完全的“妈咪”，而我是多么希望加

[1] 原文为德语，节选自歌德作品《艾格蒙特》。

上一个“咪”字表达心中的敬意啊，而她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幸好，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的话，这会让她黯然神伤的。

这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写着写着，我的“在绝望之渊”也消退了不少！

安妮。

这些天里，看在圣诞节还差一天就要到来的分上，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皮姆，想到他去年对我说过的话。去年，我还无法像今时今日一样理解他言语之中的意思。要是他再次提起这些话，或许我就可以向他证明，我终于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了！

我相信，皮姆之所以会说出那些话来，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因此也需要适当的宣泄；毕竟，除此之外，皮姆从来不会谈起自己，而且我相信就连玛戈特，也揣摩不出皮姆究竟经历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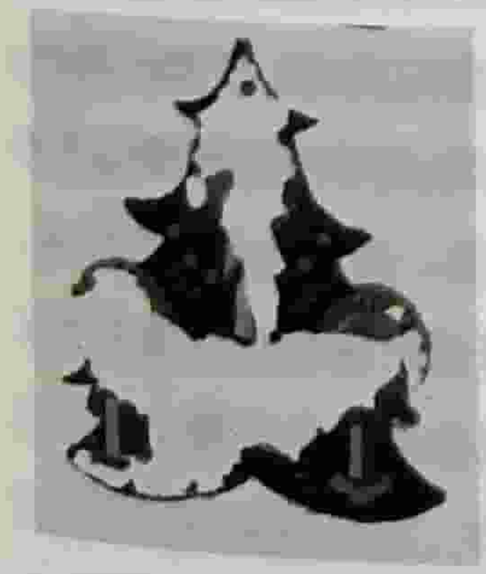
可怜的皮姆啊，他是骗不了我的，他，忘不掉她。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变得宽容了，因为就连他也看出了母亲的过错。我希望我可以不用经历这些，就能变得更加像他！

你的安妮。

1943年12月27日，星期一。

星期五晚上，我生平第一次收到圣诞礼物。

姑娘们、克莱曼和库格勒又准备了一份十足的惊喜。梅普烤了一个可口的圣诞蛋糕，蛋糕上写着“和平1944”。贝普带来的一磅黄油曲奇堪称战前水准。



彼得、玛戈特和我得到了一瓶酸奶，大人们则每人得到了一瓶啤酒。所有东西都经过了精美的包装，礼盒上还贴着这些有趣的图片。此外，我们的圣诞假日很快就过去了。

安妮

194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

昨天晚上，我又觉得十分伤心。外婆和汉娜莉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外婆——哦，亲爱的外婆，我们对于她所遭受的苦难只有粗浅的理解。她对我们一向都是多么关心，关心一切与我们相关的事物啊。除此之外，她还小心翼翼地保守着那个可怕的秘密，把它深深地藏在心底。

外婆是多么全心奉献，多么好啊，我们谁也不会弃她不顾的，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我的臭多么淘气，外婆都会原谅我。外婆，你爱过我吗，又或是你也从没理解过我？我没有答案。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对外婆说过什么自我。外婆该是多么孤独啊，虽然有我们，可孤独还是挥之不去。就算被许多人爱着，人还是会觉得孤独，因为无论在谁的心里，自己都不是“最爱”的那一个。

那么汉娜莉呢，她还活着吗？她在做什么？哦，上帝啊，保护她，把她送回到我们身边来吧。汉娜莉，我仿佛在你的身上看见了原本或许会降临在我身上的命运，我禁不住设身处地地思考你的境遇。为什么我常会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感到伤心呢？除非想到触和与她同病相怜的人，其他时间的我难道不应该感到高兴、满足和幸福吗？我真是既自私又怯懦。为什么我总是梦见并且想到最糟糕的事情呢？我会出于惊恐而高声尖叫吗？毕竟，抛开一切不提，我对上帝不够虔诚。他给予了我那么多，远远超过了我所应得的，可我还是每天都会犯下那么多错误！

人类可以在想到自己同胞的时候，哭泣，事实上，人类可以成天哭泣。人类只能祈祷、求上帝创造奇迹，留下其中的极少数。我希望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足够充分！

安妮。

星期四，1943 年 12 月 30 日。

亲爱的姬蒂：

在经历了最近几次激烈的争吵后，这里的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们之间如此，P.F 如此，楼上如此，就连先生和太太之间也是如此。可是眼下，空中又聚集起了一大片风暴来临前的乌云，事情的起因在于……食物。太太想出了一个馊主意，那就是每天早晨少做几个烤土豆，但是要用质量上好的土豆。母亲和 P.F，包括我们在内，全都不同意。于是，我们把土豆也分了家。可是，眼下的油脂分配很不公平，母亲不得不再度出手干预。但凡这件事能以一个略为有趣的方式结尾，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我们逐步分隔开了。肉类（他们有油脂，我们没有油脂；他们有汤，我们没有汤）土豆（他们是水煮前削了皮的，我们是煮熟后扒了皮的）采买增多，现在还加上了烤土豆。

我们还不如现在就彻底分家呢！

你的安妮。

附言：贝普专门为我定制了一张印有所有王室成员的明信片。那上面的朱莉安娜看上去十分年轻，女王也是。三个女孩都很讨人喜欢。我觉得贝普对我好极了，你不这么觉得吗？我圣诞节时送给姑娘们软糖很是顺利。贝普还真心诚意地感谢我送给她的一小罐牛奶和其他圣尼古拉斯节的礼物。我倒只是庆幸母亲对所有这些一无所知，我绝对不相信她会对此表示赞同。1月15日是弗斯盖伊尔先生的生日，我要借这个机会把我的下一罐李子果酱送给他。再见。

1944年1月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要向你坦白三件事情，它们，会占用很多时间，可是我必须找人倾诉，你到底还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很确信，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会永远保持沉默。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母亲的。你知道的，我对母亲有很多不满，不过我还是费了很多力气去善待她。突然，她的问题一清二楚地呈现在我眼前。母亲曾经亲口对我们说过，她不仅仅把我们看作女儿，更是把我们当成朋友；这当然很好，可是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取代母亲的地位。我需要母亲为我树立榜样、值得我敬重。在大多数方面，我的母亲的确为我树立了榜样，但是她所树立的榜样恰恰教会了我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我觉得玛戈特与我的看法很不一样，也永远不会理解，我刚刚对你说过的话。而父亲则回避一切涉及母亲的谈话。

在我的眼中，母亲，首先应当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女人，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面前更应当是这样，而不是像老妈那样，明知道我是为了疼痛之外的原因哭泣时，还当着我的面对我大肆嘲笑。这听起来或许很愚蠢，不过有一件事是我永远无法原谅她的。有一天，我去看牙医，母亲和玛戈特决定跟我一起去，也同意让我推上自行车。当我们在牙医那里就完诊，走出门口时，玛戈特和母亲兴致勃勃地说，她们要到市中心去逛逛或是买些东西，具体的情况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当然也想和她们一起去，可是她们不许我去，就因为我推着自行车。我很生气，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而玛戈特和母亲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么一来，我愈发怒不可遏，顾不得还在马路上，就冲她们吐起了舌头。恰好有一个小个子女人从旁边路过，露出了惊恐万分的表情。我骑上自行车回家了，绝对还哭了很长时间。说来也怪，在母亲对我造成的不计其数的伤害之中，偏偏就是这件事，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当时是多么生气时，依然隐隐作痛。

——

至于第二件事情，我要费一番工夫才说得出口，因为这件事是关于我自己的。我不是一个假正经的人，姬蒂，可是由于他们十分稀松平常地谈论自己在卫生间里的一言一行，我还是感到，我想要用我的全身上下进行抗议。

昨天，我读到了一篇西丝·海斯特所写的有关脸红的文章，我将在这里具体解释。

西丝的文章就像是专门为我所写的一样，尽管我并不会轻易脸红，可是文章的其余内容对我都很适用。她大概是这样写的：青春期（青春阶段）的女孩内心变得平静，开始思考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奇妙变化。我也不例外，由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好意思面对玛戈特、母亲和父亲。相反，尽管玛戈特比我害羞得多，可是却丝毫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十分不可思议，这不仅仅包括外表可见的变化，更有内在所发生的变化。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其他人探讨过自己，又或是所有这些事情，我只能跟自己探讨。每当我来月经的时候（至今为止只有过三次），我就会有一种感觉，除了疼痛、麻烦和污秽之外，我还能体会到一种隐秘的美好。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我受尽了困扰，可从某种狭义的角度来说，每当体会那个秘密的时刻来临时，我总是感到非常高兴。除此之外，西丝还写道，身处这一时期的年轻女孩们对自己存有不确定，会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有想法，有思考，有习惯的人。作为一个不到十三岁就来到这里的人，我较早就开始自我反省，懂得自己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感受到极度的渴求，想要抚摩我的胸部，想要听听，我的心跳是多么平静和确信。

下意识里，我早在来到这里以前就体会过这样的感觉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某天晚上在夏可家过夜时，我克制不住自己，对她的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一直以来，她都在我面前遮遮掩掩，以至于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身体。我提出和夏可抚摩彼此的胸部，以此证明我们之间的友谊。夏可拒绝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心中燃起了迫切的渴求，想要亲吻夏可，而我也的确那样做了。每当我看见赤裸的女性身体时，比方说，斯普林格艺术史里的某个维纳斯，我就会心荡神驰。有时候，我觉得眼前的东西美得不可思议，却只能把这种感觉埋在心里，以至于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滚落下来。

我要是有朋友就好了！

现在该说说第三层意思了，它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我还是从头说起吧：

我对与人交谈的渴望变得愈发迫切，以至于我不知怎么地出现了想与彼得谈话的念头。我偶尔也会趁白天上楼去彼得的房间，每一次都过得很开心。不过，由于彼得一直是一个太过随和的人，也都从来不会把别人轰出门去，因此我从来都不敢久留，唯恐他觉得我特别招人厌。除此之外，我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跟他谈话。昨天晚上，这个机会出现了。彼得突然间疯狂地喜欢上了填字游戏，除了这个之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我去给他帮忙，很快，我们就面对面地坐在他的桌子跟前了。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长沙发椅上。我可以告诉你，每当我望着他深蓝色的眼睛时，我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他就那么坐着，嘴角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我能读懂他内心的所有想法，也从他写满无助的脸上看出他对该保持怎样的行为举止的迟疑，同时还有他那逐渐觉醒的男子气概。我洞穿了他害羞的本性，内心立刻变得无比柔软，我

忍不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与那双深色的眼睛相遇，我几乎全身心地祈求：哦，告诉我吧，告诉我你内心的想法，哦，不要在意周围这些要了命的大嘴巴。

然而，那一晚过去了，除去我把脸红的事情告诉了他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然，我并没有把我写的东西告诉他，而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夜晚，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我可以哭，痛哭流涕，但是不能让任何人听见。我在床上思索着今天本来想要对彼得说些什么，止不住地抽泣。直到很晚，我才入睡。

不过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爱上彼得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假设 v. P 家的孩子不是男孩，而是一个女孩的话，我也同样会把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告诉她，并让她对我开口的。

早晨，今天早晨，我在七点差五分左右醒来，一清二楚地记得，自己梦见了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我的对面坐着彼得……希夫，我们翻看着一本书，书里有玛丽·博斯面的图画，它只填满了其中的一页，其余的页面上是别的东西。我的梦境异常清晰，我甚至还能记得其中的一部分插图。不过，梦境还在继续，突然，彼得和我的目光彼此交汇了，我久久地盯着那双美丽的、天鹅绒般的咖啡色眼睛，这时，彼得压低声音对我说："我要是知道会这样，早就来找你了！"我骤然转过身，因为我内心的感受实在过于强烈。接着，我感觉到柔软，哦，那么冰凉、那么温柔的脸颊，贴上了我的脸颊。一切都那么好，那么好……

这时，我醒了，可我依旧能感觉到他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他咖啡色的眼睛依旧深深注视我的内心深处，他看得那么深，以至于他能够读到我曾经、乃至现在都多么深深地爱他。这时，泪水再度从我的眼眶里迸发出来。再次失去他，我感到十分伤心，可是，我也觉得很高兴，因为我突然重新确定，我有多爱彼得。所有关于六个孩子、一栋漂亮房子和长途旅行的梦境都烟消云散了，要是彼得能在我身旁就好了，哦，彼得，彼得儿……

奇怪的是，我在这儿常常会有这般清晰的梦境。起初，我曾在某个夜晚梦见过奶奶，她的模样那么清晰，我可以看见她，看出她的丝绒般柔软的皮肤上是否有深浅不一的皱纹。后来，外婆出现了，以至于我将她视为我的守护天使，我每天晚上都向她祈祷，向她献上我的吻。之后是汉妮莉，那么清晰，以至于我每天晚上都在她的注视下，在她面前祈祷，她是我所有的朋友以及全体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为她祈祷的时候，也就等同于为所有犹太人和受苦民众祈祷。如今，又是彼得，我亲爱的彼得，我内心深处的他还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在我眼前出现过，我不需要他的照片，我可以这么……如此这般清楚地看着他。

可是啊，姬蒂，我记得我还从来没有给你讲过有关我和我所有爱慕者的历史呢。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甚至还在上幼儿园，我的目光就被萨利·吉莫吸引了。他没有父亲了，我记得他父母离婚了，他和他的母亲一同住在她的姐妹家里。萨利和一个名叫阿皮的表弟、这两个人通常形影不离，而且通常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阿皮是一个帅气、纤瘦、黑头发的男孩，而萨利则是一个小个子、胖乎乎、金发碧眼的人气王。哦，他的幽默感好足啊。不过，我并不关注帅气的外表，而是多年来一直喜欢萨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常常在一起，可是除此之外，我的爱并没有得到回应。直到被邀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并且点燃了我内心真正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恋。他也喜欢我，一连整个夏季，我们寸步不离。我依然会想起我们手牵着手走在街道时的画面。那时，我升入小学六年级，而他则进入中学一年级学习。我常常去学校接他，他也会来找我，我还常常去他家。彼得是一个十分出众的男孩：高大、帅气、纤瘦，面容冷峻，平和而又聪慧。他有着深色的头发、迷人的咖啡色眼睛、赤褐色的脸颊和一个翘翘的鼻头。他笑起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丝狡黠。当我们在一起三个月左右时，他搬家了。搬去和一个年龄比他大得多的男孩——罗尔夫一同居住（彼得比我大三岁。）那个男孩在他身上施加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于是，在他的眼中，我如此幼稚，他最终无视了我的存在。我是那么爱他，甚至不愿意面对这件事，不肯放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明白，如果我继续这样做他的跟屁虫的话，一定会被人当成花痴的。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彼得交往的都是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很快就再也不搭理我了，可我却忘不了他。我来到了犹太中学，我们班上几乎所有的男孩都爱上了我，我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可是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触动。后来，赫尔娄出现了，他为我痴狂，可是我再也没有爱上过谁。谚语是这么说的：时间可以治疗一切创伤，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想象自己已经忘记彼得，觉得他一点也不好，然而，在我的下意识里，回忆依旧那么鲜活，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是因为自己对其他女孩心生妒忌，而觉得他不好。今天早晨，我终于明白，我从来没有变过。事实恰恰相反：随着我渐渐长大、变得成熟，我心中的爱也一同滋长。

如今，我已经能够理解彼得觉得我幼稚的想法，可是他轻易忘却我的行为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

他的面孔清清楚楚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确信，再没有别人会这样被我铭记于心。我全身心地爱着彼得。今天，我的脑子很乱。早晨，当父亲亲吻我的时候，我简直想要叫喊出来："哦，你要是彼得该多好啊！"无论做什么，我都会想到他。一整天里，我不停地心里默念："哦，彼得儿，最最亲爱的彼得儿……"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生活必须向前看，我所能做的只有向上帝祈祷——等我离开这里，如果还可以在有生之年见到彼得的话，他会一边看着我的眼睛读懂我的感情，一边说："哦，安妮，我要是理解会这样，那么我早就会问你了！"

有一次，当我们谈论到关于性的话题时，父亲对我说，我依然还不能理解那种渴求。我却知道，我一直都懂，现在更是完全懂得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跟他相提并论——我的彼得儿！

——

我在镜子里看见了我的脸，它变得如此不同，真是出人意料。我的眼睛看上去那么清澈、那么深沉，我的脸颊在一连几个星期过后首次泛起了粉红色，我的嘴巴变得异常柔软。我看上去一副幸福的模样，可是我的表情里依然带着些许悲伤，笑容从我的唇角滑落，我并不幸福，因为我猜得出来，彼得儿的思想，并没有牵挂着我。只不过、只不过我依旧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冰冷、柔软的脸颊贴上我的脸颊……

哦，彼得儿啊彼得儿，我什么时候才能从你的影像中解脱出来？任何取代你的人，岂不都是一个可怜的替代品？我爱你，哦，我对你的爱，那么多，以至于它已经无法在我的心里继续滋长，而是压抑不住地涌出来，意外地，以汹涌澎湃的力量展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星期之前，一天之前，你要是问我："你觉得，在你所相熟的人之中，谁最适合，跟你结婚？"我一定会回答："是萨利，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很平静，很放心！"

此刻，我却想呼喊："是彼得儿，因为我对他的爱占据了我的全部心灵、全部灵魂、全部的心意！"唯有一点：除了我的脸颊之外，他不能触碰我身体的其他任何地方。

今天早晨，我坐在前侧阁楼窗口的，木板上，满脑子都是彼得儿。我想象着，短暂的交谈过后，我们两个一同哭了起来。之后，我感受到了他的嘴唇和无与伦比的脸颊！哦，彼得儿，到我身边来吧，想想我吧，我亲爱的、最爱的彼得儿！

星期三，1944 年 1 月 12 日

亲爱的姬蒂：

十四天之前，贝普又回来照看我们了，虽然她的妹妹暂时还不能回学校上学。就连迪娜和佑普也依旧在家里待着，赫尔达完全忘了有医疗队这回事。星期一和昨天，贝普都不在这里，她因为喉咙疼而卧床在家。上个星期，梅普也因为胃病和杨一起在家待了两天。第二天，杨就不得不去办公室了，她则安心休养。

贝普答应过我教我学习新潮的舞步，星期六，弗斯盖伊尔到我们这儿来了，碰巧让我们得知他很熟悉"帕拉达"。

此刻，我正着迷于学习舞蹈和芭蕾的念头，每天晚上都勤奋地练习。我把母亲的一条浅紫色衬裙改成了一条超级时髦的舞蹈裙，这条衬裙上下两端都是蕾丝制成的。

裙子的上方由一条丝线在胸口处收紧，围绕着背部和袖子下方转了完整一圈，再配上一条粉红色的腰带里丝带就大功告成。

我还试图把我的运动鞋改造成一双芭蕾鞋，不过却是白费了一番力气。我在大量艰难的练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坐在地下，两只手分别够到两只脚，并且同时抬起双腿。我必须垫上一个靠枕，以此代替垫子。（我在这里被打断了，在星期四，1944年1月13日）继续！

所有的这些练习并没有让我的胳膊和腿有所好转。我的左臂和我的左右腿全都脱臼了，一天半过后，我的胳膊又好了，不过我的腿依然疼得厉害。于是，这个每晚进行运动锻炼的幻想又泡汤了。

此刻，这里的人们正在阅读一本书，题为《没有云朵的早晨》，母亲觉得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因为那里面描写了这么多青少年的问题。我不无讥讽地在心里想，你要是能先管好自己家的青少年就好了！

我相信，母亲一定以为，我和玛戈特与我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全世界最好的，并且还会认为再没有人比她更关心自己孩子的生活了。

她所参照的绝对只有玛戈特而已，毕竟，我相信她从来没有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和想法。

要知道，母亲的一个子嗣不同于她的想象。但我丝毫没有令她悔悟的打算，因为她只会目瞪口呆，依旧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将是她的悲伤，我想还是免了吧。更何况我知道，一切只会维持原样。母亲能够感受得到，玛戈特比我更爱她，可是她以为这只是阶段性的！

姐姐，我会透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这难道还不够奇特吗？我十分敏锐地见证有关安妮·弗兰克的事物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从前，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思考，那时候的我也偶尔会感觉自己与老妈、皮姆和玛戈特不是一类人。有时候，我会一连伤心半年，直到我受到自己的惩戒和责骂，让我意识到，我之所以会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一无是处，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我的生活一直很顺心。

随后，我便会进入另一段时间，那就是强迫自己兴高采烈地回家，变得友善。每天早上，有人从楼梯上下来时，我就会希望，那是母亲来对我说早安，然后，我乖乖地向她问好。其实，我很高兴她能那样好好地看看我。接着，某句评论会引得她大声呵斥我，让我万分沮丧地踏上上学的路，一边走一边想，反正母亲就是不够贴心。十二点，当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又会为她辩解，告诉自己她太忙了，我欢天喜地地走进家门，通常，下午又会上演相同的一幕。有时候，我下定决心要一直生气，可是，当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时，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以至于我又早就把自己所下过的决心抛到了脑后，也幸好如此！终于，早晨的我又等不了了，再度感到自己无比孤独，每到夜晚哭个不停。

如今，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由于我从早到晚都享受着母亲的陪伴，因此我再也不想看到她的面庞，因为她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妈咪！

昨天晚上，一个想法突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我总也找不到适当的时机与彼得交谈。于是……在遇到这种事情时，我很快就哭了，即使我再想，也做不到平平静静地说出一切想法。

不过，上帝还是给我派来了一个助手，那就是彼得……——我摸了摸我脖子上的吊坠，亲吻了一下，然后想道："这些乱七八糟的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彼得儿是属于我的，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凭借这个办法，我屡次战胜对我的斥责。

这里又有谁会懂得，一颗少女心究竟能承载多少事情呢？

1944年1月15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姬蒂：

我总是向你描述有关我们之间吵架和争论的细枝末节，实在没有什么目的。我想，只要告诉你我们彼此间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少地关注其他需求，那就已经足够了。

母亲的生日日渐临近，库格勒给了她糖，这足以招来嫉妒，因为太太生日的时候并没有收到糖。我知道，不断地听着这样的对话、鬼哭狼嚎、刺耳的话语，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人都会觉得厌烦的，它们给我们造成的烦扰更是多得多。母亲许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那就是再也不想看见范·佩尔斯先生的脸。

我思考着一个问题：无论是谁，只要跟别人共同居住很长的时间，是不是终归都会发生争吵呢？又或者只是我们的运气特别不好？每当P.F在餐桌上端起半碗卤汁，一口气盛走1/4，而剩下的人还在眼巴巴地等着卤汁时，我的胃口就会消失殆尽，我简直想要冲到他跟前，一把把他从椅子上拽下来，丢出门去。大多数人都这么自私、吝啬吗？范·佩尔斯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很充足，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得到一些；最好的给我们，最先给我们，最多的给我们！"P.F是这么说的："一切东西，我都要多少拿多少，看看有没有剩的，并且告诉所有人我很谦逊！"好在，我也从中见识到了一些人性，不过，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彼得的看法也是如此，这话，并不是我们在这里待了一年半后才说的，早在我们才在这里待了半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上帝知道，对我们而言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是好的，而我们则必须让自己的生活舒心一些。

我侃侃地说教，姬蒂，可是我也相信，如果还要在这里住很久的话，我灵魂深处那个少女的活力就会消失殆尽。我多么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少女啊！

安妮·弗兰克。

1944年1月19日，

星期三晚上（8点钟！）。

亲爱的姬蒂：

我（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是我不断地发现自己在那番梦境之后变得不同了。昨天夜里，我又梦到了彼得，又在自己的眼中看见了他炯炯的目光，可是这次的梦不如上一次那么美好、那么清晰。你知道的，从前的我因为父亲，一直对他关怀心存敬护。不过，那份敬护却早就寻不见任何痕迹了。每当父亲出于紧张而蛮不讲理地对待我时，我还是会感到心痛，不过我依然会想："我不能因为你们原本的样子而生你们的气，你们总是口口声声地把儿童及青少年思想挂在嘴边，可是你们对此根本一窍不通！"我所期待的不仅仅是父亲的亲吻和他的爱抚。我脑子里考虑的只有我自己，这样是不是很糟糕？既然我想要变乖、变得贴心，那么我是不是首先就应当原谅他们呢？我也原谅了母亲，可是每当她讽刺、讥笑我的时候，我就难以压抑内心的怒火。

我知道，我还远远没有成为自己应有的模样，我真的能够实现那个目标吗？

安妮·弗兰克。

前言：父亲问我有没有告诉你关于蛋糕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生日那天，办公室的人们送给母亲一个战前水准的蛋糕：一个摩卡蛋糕。这实在太棒了！只不过眼下，我的脑子已经容不下这种事情了。

1944年1月22日，

星期六下午（三点一刻）。

最亲爱的姬蒂：

你能不能告诉我，人们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内心，还煞费苦心？为什么有人做伴时，我的模样总是和自己应有的样子相差甚远，也和内心深处的自己相差甚远？为什么人们相互之间那么缺乏信任？哦，我知道，那是有原因的，可是，这很糟糕，简直太糟糕了！

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我变了，我长大了，变得更成熟了。你要是听说就连范·佩尔斯一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有了不同的话，你一定会目瞪口呆的。我突然不再从我们现如今带有偏见的视角审视所有的争论等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从哪儿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母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妈咪，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彻底不同。至于范·佩尔斯太太性格恶劣，这早就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了，可是这里的人们也不至于坏到连一点阳光的方面都没有。

要不是母亲在每一场争论中都那么不可理喻、那么尖锐、那么决绝、那么缺乏温

情的话，那么一半的争吵都是轻而易举就可以避免的，因为范·佩尔斯太太在倾谈，尤其是友好地倾谈时，绝对不像她表面上看上去那样邪恶。的确，她吝啬、自私、愚蠢，可是，她还是愿意与人倾谈的。

如果大家一直保持着开放、友好的态度，而不是两眼只盯着不好的方面，那么我们所有的管教问题、娇生惯养、食物，还有一切的一切都会步入不同的轨道。我很清楚你想说什么姬蒂："可是安妮啊，这些话真的是从你嘴里说出去的吗？真的是你吗？即便在听过了楼上那么多的刺耳的话语？真的是你吗，即便是经历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一点不错，这些话就是我说的。此时此刻，我要抓住一切机会，寻找一些能与我倾谈的东西，抛开太太的坏性情不谈，她也没有坏到一无是处的地步。

我当然不能把这样的话语告诉她，因为我不应当在这个时候与我自己的家庭作对，可是我将确保自己不再说闲话，并且尽我所能为他们辩解。

至今为止，我总是相信所有争吵的过错都在他们身上，不过我们自然也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说到争论的内容，我们是绝对正确的，可是，作为明智的人（我们自认为足够明智！），我们还是应当在应对旁人时具备更多的洞察力。

我已经具备了那样的洞察力，并且希望我能找到适当的机会将它付诸实践。

安妮·弗兰克。

附言：我依旧辛勤工作，尤其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我对各个王室的族谱偏爱有加。人们一旦开始做一件事，就必定会大有成就。而我也没有对我的电影明星们弃之不顾。库格勒先生每个星期都给我送来《影视与戏剧》。再见，你的安妮。

1944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发生了一件事，我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事件来描述，不过我觉得很不可理喻。

从前在家里和在学校的时候，每当谈到有关性别问题，大家就表现得神秘兮兮、羞羞不堪。任何与它相关的词语都会是悄悄说出口的，要是有谁遇到什么听不懂的，就会被大家嘲笑一番。我一直觉得奇怪，在心里想："为什么人们总是要那么神秘兮兮并且惹人厌恶地谈论这些事情呢？"不过，由于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因此我还是尽可能地闭上嘴巴，或者只在我单独和夏可或是她们相处时才会谈到这些事情。在我已经知晓了许多东西之后，母亲曾说过一次："安妮，我要给你一条忠告，永远不要跟男孩们谈论这些东西，就算是他们率先开了口，你也不要回答！"我回答道："我当然不会回答，这怎么可能嘛？！"于是，我从来没有与男孩们谈论过这些事情。

在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父亲讲述了一大堆东西，剩下那些，是我在不经意间

从书本或是对话中了解到的。在这些事情上，这个彼得不像学校里的那些男孩一样招人厌烦，起初或许还有过一两次，不过那并不是出于想勾引我。太太曾经告诉过我们，她从不和彼得谈论这类事情，据她所知，她的丈夫也不说。显而易见，她压根不知道彼得受到过什么样的熏陶，也不知道他在哪些方面受到过教化。

昨天的这个时候，当玛戈特、彼得和我削土豆皮的时候，话题的中心落到了波什的身上。我不记得事情的起因了，反正彼得非说波什是一只公猫，还补充说P.P也曾说过，“不过，他一开始也以为它是一只母猫，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

“嗅，”我说，“这么说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区分了，不过，我早就想跟你一起到楼下去了，那样，你就可以向我展示一下了！”彼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反正它肯定是一只公猫”，他又说道，“我在私人办公室里亲眼看见它求偶了！”我一定是露出了些许困惑的神情；我不习惯，更何况还是在彼得面前，听他这么公开地谈论这类事情。

下午，我便穿上了外套，跟着他一起来到楼下。我们站在暖房里，因为波什不在那儿，彼得呼唤起来。“是啊，”他说，“波什肯定是一只公猫，等它跟我玩耍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了，到时候，它会扑到我的身上，当它玩疯了的时候，他甚至会把我当成一只小母猫，这一点显而易见！”“我知道。”我说，因为这情景我曾经在阿曼德家的小狗多尔身上见到过。

我一直想问，难道波什没有被结扎吗，可是我不太敢问。然而，彼得倒是把我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波什这只猫绝对没被结扎。”

“彼得，”我问道，“莫琪结扎的时候多大？”

“那是它刚到我们家的时候，还很小呢！”他不停地吹着口哨，轻声地呼喊，可波什就是不出现。“对了，‘生殖器官’[1]用荷兰语怎么说？”他又问道。

“生殖器官。”

“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

“哦，你说的是另外那个啊，我不知道。”

随后，我们来到楼上。

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听到他又一次下楼的声音，于是我独自一人跟了上去。他已经站在工作台跟前和波什玩开了。

“好了，它在这儿，你现在想看吗？”他一把把猫抓住，指给我看：“这里这个是雄性的生殖器官，这不过是几根零零落落的毛，后面这个是它的屁股。”猫又被翻了一个身，站在陈列柜上。

换作任何一个男孩把“雄性生殖器官”指给我看，我一定都会义愤填膺地给他一巴掌，可是彼得如此稀松平常地谈论这一切，丝毫没有愚弄的意思，也丝毫没有别的心思，以至于我也变得稀松平常了。“莫琪绝育的时候你在场吗？”

1 原文为德语。

“当然在，那个过程很快。反正猫咪已经被麻醉了。”

“他们要从那里取出什么东西吗？”

“没有，医生只不过把输精管划断了而已。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快听，另外那只猫喵喵地叫个不停！”外头有一只猫，每每到了交配的季节，就没日没夜地喵喵叫。

“它一定是公的。”我推断说。

“那可说不准。”

“绝对的，大喊大叫的不都是公的嘛。”

“这只一定谁都瞧不上。”

“被阉的狗也像猫这么多吗？”

“不是的，只有哈巴狗。”彼得一边说，一边和猫玩耍，想要给我看看波什的牙齿。我壮了壮胆子，因为这在我看来实在不那么稀松平常。

“彼得，生殖器官[1]不就是生殖器官吗？可是，雄性和雌性却各有不同的名称。”

“我知道。”

“据我所知，雌性的叫作阴道，雄性的我不记得了。”

“是的。”

“咳，是啊，”我又说道，“你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词呢？一般来说，能见到那种词都是纯属偶然。”

“你怎么这么说？我可以在楼上问啊。我的父母比我更了解，经验也比我更丰富。”

于是，我们又回到楼上。

布雷德罗德[2]说，“一切皆有变数”。是啊，我永远不可能这么稀松平常地跟一个女孩谈论这样的话题。当母亲告诉我，绝对不要和男孩们谈论这样的话题时，她可不是这个意思。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心不在焉。当我回想起我们的对话时，我还是感到十分不自在。

幸好，至少我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部分年轻人，甚至包括另一性别的，能够这么心无芥蒂、正正经经地说话的。

彼得真的总能向他的父母提问题吗，昨天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真的是他吗？

哎呀，我又知道些什么呢？！

安妮。

1 原文为德语。

2 布雷德罗德，荷兰著名剧作家。

1944年1月28日，星期五。

敬爱的姬蒂：

尽管这里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为了我自己，我也不能彻底忽略了后厦的状况。首先，我想要谈谈“藏匿者”。藏匿和避难已经为所有人所熟知，你无法想象“自由荷兰”一类的机构做了多少事情。人们打点了成千上万份身份证件和粮票，一部分分文不取，一部分换取了钱财。有多少伪造的身份证件在市面上流通啊。犹太血统的熟人们顶着普通基督徒的名字在外走动，像我们这样既没有身份证件又从不出门的藏匿者绝对不多见。贝普那位原本应当在柏林的男朋友每天都会在街上遇到老伙计们，而他们往往都知晓对方避难的地点。我们的奶农家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在农村，等等。

人们所听说的最诡异的流言有着最可靠的来源，就好比：海尔德兰省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一支由藏匿者组成的球队对阵一支宪兵球队。

希尔弗瑟姆派发了新的登记卡，那里留出了一些没有警察监督的时间段，以便为藏匿者们提供机会领取自己的登记卡。我还得干活儿呢，下次再见。

安妮·弗兰克。

1944年1月30日，星期日。

最亲爱的姬蒂：

又到一个星期日。的确，在我看来，它不再像最初那样难以忍受了。不过，还是很令人厌烦。

我今天还没去过仓库，或许待会儿还来得及。昨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一片漆黑中下了楼，去了几天前的某个夜晚跟父亲去过的地方。那一刻，我站在楼梯顶端，那还不错，许多德国飞机来回穿梭，我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应该眼巴巴地等待别人的援助。我的胆怯消失了，我仰望天空，信赖上帝。

我极度地渴求能够独处。父亲发现了我的反常，可是我什么也不能对他说。“让我静一静，让我一个人待着！”这才是我想要宣之于口的话。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独处的时间还会超过原本的预期呢！

安妮·弗兰克。

1944年2月3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反攻的热情在全国范围内日渐高涨。你要是在这儿的话必定会和我一样，为所有的准备工作深受触动；却又会笑话我们，因为我们太过小题大做，谁知道会不会是空

欢喜一场呢？！所有的报纸上都铺天盖地地刊登着有关反攻的消息，这简直快把人逼疯了，因为他们是这样写的："倘若英国人登陆，德国当局将会不遗余力地护卫这一地域，必要情况下不排除放水淹没这片国土的可能性。"到处可见的地图上已经把荷兰大抵会被水淹没的部分打上了阴影。眼下，首要问题就是：如果街道上的水深达到了一米，那该怎么办？

你一定会有兴趣知道的，所以我这就告诉你，对于这个问题，后屋里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答案。

1. 人们既不能步行，也不能骑自行车，所以，当人们试图逃离的时候，就必须从水中跋涉而过；说到底，那当然也是静止的水面。

2. 人们应当试图游泳。V. P 太太："我倒是还有一件泳衣，彼得得快点学会游泳才行。"回答："你要是戴上泳帽，尽可能地沉在水面以下，就没人看得出来您是犹太人了。"

3. 那该有多臭啊，大街小巷都能看见水老鼠的踪影。

4. 说不定整座仓库都会坍塌，毕竟它的木质结构多过了石材。

5. 不是的，说正经的。我们得想办法弄条船。

6. 才不行呢，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每个人都坐在乳糖包装箱里，再用汤匙划桨。

7. 我们就不能踩高跷吗？

8. 杨·吉斯不需要，他一定会把他的妻子扛在肩上。

诸如此类。现在，这些听起来都很搞笑，可现实却一点也不搞笑。

今天早晨，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起因是大街小巷里悬挂的横幅：如果德国人决定疏散这里，我们该怎么办？

1. 跟着走，尽可能地伪装身份。

2. 无论如何都不能跟着走，留在这里！德国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要驱赶整个种族，在德国境内把我们赶尽杀绝。

3. 是啊，留在这里，我们待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我们会尽力劝说克莱曼带着全家人一起搬到这里来住。我们得想办法搞到一些刨花，那样就可以躺在地上了。现在就让梅普和克莱曼他们带些被褥过来吧。我们会找西蒙斯订购 50 磅面粉。60 磅粮食已经到位，经过了精细研磨。我们再管杨要 10 磅豌豆吧，我们已经有 70 磅红竹豆、10 磅豌豆和 5 磅紫花豌豆。50 罐蔬菜、20 罐鱼、40 罐牛奶、4 公斤奶粉、3 瓶食用油、4 玻璃罐黄油、4 玻璃罐肉、4 罐橙汁、60 玻璃罐水果、20 瓶西红柿汤、10 磅燕麦片、8 磅大米、没有糖。我们的储备品相当多；可是，如果考虑到，或许会突然出现更多的人需要吃饭，那么这就真的算不上多了。家里还有足够的煤块和木柴，蜡烛暂时也还充足。

4. 我们每个人都在胸口缝一个小袋子吧，必要的时候用来装钱。

5. 我们这就开始列清单，把不可或缺的物品装进背包里。

6. 真要是到了那天，我们就在前侧阁楼楼板和后侧阁楼楼板上设立一个观察哨。

7. 我们现在的确有储备品，可是如果没有了煤气和电，那该怎么办？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用火炉做饭了。把水过滤后烧开。我们现在就清洗几个大号的柳条瓶，真要是到了那一天，就在里面存上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三个水壶和一个脸盆可以用来蓄水。

8. 我们会让人尽快从阿曼德那里给我们送来红十字会急救包、所有的冬款大衣、鞋子、干邑白兰地和糖。

9. 我们的香料室里还有 230 磅的冬种马铃薯。从早到晚都是这样，父亲计划，真要是到了那一天就给玛戈特和我每人 500 荷兰盾，其中或许还有美元。母亲和他每人拿 1000 荷兰盾。

吃饭时，我们和杨进行了如下对话：

先生们（以下简称“H”）：“杨，我们担心，德国人会带上这里所有的民众一起走。”

杨（以下简称“J”）：“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上哪儿去弄那么多火车呢？”

先生们：“火车？老百姓可以开‘11 路汽车’。”

J：“不会的，您所有的看法都过于阴暗了，那对他们来说能有什么好处呢？”

H：“戈培尔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被迫下台的话，我们就会关上所有被占领土的大门！’”

J：“他们说的话多了去了！”

H：“您难道认为德国人还很善良吗，他们说的是：我们要是垮了，其他人也得一同垮掉。”

J：“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H：“都是老生常谈了，你们不愿意正视发生了什么！”

J：“您是怎么知道的，您也只不过是在胡乱猜想而已。”

H：“我们可都是亲身经历了的，再说俄国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J：“那可是非常不一样，犹太人完全被忽略不计了。再说俄罗斯，您也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英国人和俄国人一定和德国人一样，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夸大其词。”

H：“我们是不会相信的，我们默认他们夸大了 100%，那也已经够糟的了，因为事实就是在波兰和俄国，成千上万被屠杀或者毒死了。”

姬蒂，我还是别再向你一一列举细节了。我十分平静，丝毫没有受到这些骚乱的影响；只不过，如果克莱曼一家来这儿的话，我会觉得很好、很安心的。

如今，我已经到达了一个境界：对我来说生与死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了我，地球

依旧会转，反正我也无力对抗这一切。

如今，我顺其自然，然而，假如我得救了，没被打垮，那么，要是我的日记本和我的小故事弄丢了，我会觉得糟糕透顶的。

安妮·玛丽·弗兰克。

1944年2月8日，星期二。

敬爱的姬蒂：

我无法告诉你我内心的感受。前一秒，我还在期待平静，后一秒，便又期待欢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笑声了，很久没有痛痛快快地放声大笑了。

今天早晨，我“勉强笑了笑”，你懂的，就是像在学校那样。我和玛戈特如同两个真正的少女那样傻笑了一通。

昨天晚上，我们又和母亲闹别扭了。玛戈特好端端地裹着她的羊毛毯子，然后突然从床上蹦了下来，仔仔细细地查看她的毯子。那里面有一枚别针！母亲落了一枚别针在毯子里。父亲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说起了母亲有多粗心大意。不一会儿，母亲从浴室走了出来，我半开玩笑地说道：“你可真是一个恶毒的妈妈呀。”[1]她自然而然地问为什么，我们便把别针的事情告诉她了。她立刻摆出最为高傲的神情，对我说道：“说到粗心大意，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一做针线活，地上就铺满了别针。快看哪，又是一个指甲刀收纳包，你从来就不知道收拾！”我辩称自己并没有用过这个指甲刀收纳包，玛戈特为我背书，因为她才是罪魁祸首。母亲继续唠叨了一小会儿，控诉我的颠三倒四，直到我忍无可忍，草率地说道：“粗心大意又不是我说的。回回都是别人犯错，让我顶包！”母亲不说话了。然而，才过了不到一分钟，我就被迫亲吻母亲、向她道晚安。这个小插曲或许并不重要，可是一切都令我感到深恶痛绝。

眼下的我似乎正处在一个反思阶段，就这样，我的想法也落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上。在我眼中，它一直是理想婚姻的表率。从不吵架，不甩脸色，彻头彻尾的和谐等等。对于父亲的过去，我略有所知，至于我不知道的，也都用幻想补齐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父亲之所以跟母亲结婚，是因为觉得母亲适合担当他妻子这个角色。我不得不说，我很钦佩母亲对这个角色的担当，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也从来没有打翻过醋坛子。对于一个身陷爱情的女人而言，知道自己在丈夫的心中永远都排不上第一，一定是很不好受的，而这一点，母亲心知肚明。父亲一定也因此而对母亲充满了钦佩，并且认为她的个性很好。他干吗还要跟别人结婚呢？他的理想已经逝去，他也已经不再年轻。

他的婚姻又变成什么样了呢？没有争吵，没有意见分歧……都没有，却也绝对不

[1] 原文为德语。

是一段理想的婚姻。父亲很欣赏母亲，并且也爱她，可是那并不是我想象中婚姻里应该有的爱情。父亲接受了母亲本来的模样，他常常恼羞成怒，却尽量少说话，因为他清楚母亲所做出的每一处牺牲。

对于生意，对于其他事情，对于人，对于一切……父亲很少询问她的看法，也不会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她，因为他知道她过于夸张、过于挑剔、过于偏颇的性格。父亲并没有坠入爱河，他给她的亲吻与给我们的亲吻并没有两样，他从来不会把她当成榜样，因为他根本就做不到。他戏谑地、嘲弄地看着她，眼神中从来没有充满爱意。究其根源，或许在于母亲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而，变得与周围格格不入。可是这样一来，她就与通往爱情的道路渐行渐远，越来越得不到赞美。总有一天，父亲会知道，她从不在表面上争夺他全部的爱，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的内在渐渐变得支离破碎。她对他的爱无人可及，而正视这类爱总也得不到回应的现实，是很残酷的。

——

我理应对母亲抱有许许多多的同情？应该帮助她？那么父亲呢？——我做不到，我一直想要一个很不一样的母亲，我不行。——再说，我又有什么能做的呢？她从不告诉我任何有关于她自己的事，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彼此的心思，我们又了解多少呢？我没法与她交谈，我不能满心爱意地面对她冰冷的眼神，我做不到，永远也做不到！——但凡她身上有任何一点善解人意的母亲所具备的品质，要么温柔、要么友善、要么耐心、要么是其他什么，我必然会不断地努力，想要靠近她。可是，想要我爱上这种麻木的性格、这种嘲弄的方式，简直一天比一天更像天方夜谭！

安妮·玛丽·弗兰克。

1944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太阳出来了，天空一片湛蓝。一阵和煦的风拂过，我是如此向往——向往——向往一切……

向往交谈，向往自由，向往朋友，向往独处。我是多么向往……哭泣啊！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即将崩塌的感受，我知道哭泣能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可我做不到。我烦躁不安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透过紧闭的窗户的底部呼吸，感受自己的心跳，就当它在说："拜托满足我的向往吧……"

我相信，我的内心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我感受到了春天的苏醒，我的整个身体和心灵同时感受到了这一切。

我不得不压抑——自己，一度又一度，我向往我的彼得儿，我向往每一个男孩，他向往彼得——这里这个。我很想冲他呼喊："哦，对我说些什么吧，别只知道露出那个微笑，摸摸我吧，唤醒我内心那份祥和的感觉，就像我梦到彼得儿的面颊时初次感受到的那样！"

我彻彻底底地凌乱了，我不知道该读些什么、写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在向往。

你的

安妮·玛丽·弗兰克。

1944年2月14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从星期六开始，我的境遇有了很大改变。原因是这样的：我向往着（现在也依旧向往）不过……我得到了一点，一丁点帮助。

星期日早晨，我就留意到了（实事求是地说，这让我欣喜若狂），彼得总是盯着我看。这很反常，我不知道，我没法解释哪里不一样，可是我突然感觉到，他并不像我起初以为的那么喜欢玛戈特。一整天的时间，我故意不怎么看他，因为只要我一看他，他就更是一直看着我，然后——是啊，然后，然后我的心底有了一种愉悦的感觉，那种感觉于我并不常见。

星期一早晨，我得到阁楼上去，给斐伏尔先生取一些书，而彼得当即利用这个机会，也来到楼上。我们谈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范·佩尔斯先生也来了，于是我比较快地回到楼下。等我把P.F的书送完，又得把读完的送回去。（当然了，我完全可以晚些再送，不过，我并没有那样做。）

我穿上外套，又一次爬上楼，坐在地上一大摞上面摆着一个坐垫的麻袋上。窗户敞开着，阳光惬意地照耀着，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他会回来。他的确来了，还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星期日晚上，只有父亲和我是例外，所有人都围坐在收音机旁边，收听周日的晚间音乐会。P.F一刻不停地转动那台仪器，这让彼得和其他人都不堪其扰。在持续了半个小时过后，彼得略为光火地要求斐伏尔别再转了。P.F像一贯那样回答道："我会的！[1]"彼得生气了，我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反正很放肆。范·佩尔斯先生加入进来，同样很生气，声援彼得。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

彼得越来越慷慨激昂，他一定是看出我能理解他，无论如何他在我面前吐露了一些心声。

"是啊，你瞧瞧，"他这样说道，"我的话并不多，因为我早就知道自己嘴笨。我会

1 原文为德语。

结巴、脸红、语无伦次。昨天也是，我原本想好了要说什么，可是一开口就不知所措了。实在太糟糕了；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那就是，从前的我要是对一个人生气，即使愿用拳头分胜负也不愿意跟他争辩。可是我知道，这样是行不通的，我也为此这么做。佩你，至少你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告诉大家你想说的话，而且不那么害羞。”

“听我说”，我回答道，“通常情况下，我说出口的话和我原本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的话太多，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彼得继续说个不停，话题动不动就回到 P.F 的身上。至于他说了什么，我就不写了。因为你早就对我对于 P.F 的雷霆怒火了如指掌了。他所说的话中我唯一要复述的是：

“昨天晚上，我可真紧张啊，我全身都在抖，我还从来没有这个样子呢；我简直不认识我自己了！我很少这个样子，平时，我几乎从来不会觉得紧张。”

我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他外表漠然地倚靠在一个装土豆的桶上，而我则几乎就坐在他的脚下。从他的言语中、从他的手势上、从他的声音以及从他的眼睛里，我能看见并且察觉，他的内心和我一样怒火中烧。相较而言，他处在同样的年纪，同样对一切都缺乏些许安全感。

1944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

星期二，我从母亲那里听说，P.F 对她讲了下面这些话：

“昨天早晨，彼得来找我了，对我说了早安，还问我睡得怎么样。他还补充说，他对昨天晚上的事情感到懊悔，说那不是他的本意。我也告诉他，我并没有太往心里去。”

我觉得彼得很果敢，他到底还是恳请对方的原谅了，当我十二点一刻上阁楼的时候，便把这话告诉他了。

“这里面没一个字是真的！”他惊呼起来。我大吃一惊。斐伏尔为什么要撒谎呢？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电影和电影院，随后下楼去了。

晚上，范·佩尔斯先生和彼得狠狠地骂了斐伏尔一顿，他们又一次勃然大怒。不过，应该也没那么严重，因为彼得今天还接受了牙医的诊疗。

其实，他们再也不想跟对方说话了。

1944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除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以外，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坐在一起聊天了，天气太冷，以至于我们不想去阁楼，再说：今天是玛戈特的生日。

十二点半的时候，他来参观礼物，然后留下来聊了很久，比平时久得多，这在他身上是前所未有的。不过到了下午，时机出现了，我“一年一度”地想要照顾一下玛

戈特，于是我端来咖啡，之后去取土豆。我走进彼得的房间里，他立刻挪开了堆放在台阶上的纸张，我问他要不要把镟板合上。“要，”他回答说，“合上吧，等你回来的时候只要敲两下，我就会给你开门的。”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来到楼上，少说又花了十分钟的时间，在巨大的桶里挑选个头最小的土豆。这时，我的后背疼了起来，觉得冷了。我当然没有敲门，而是自己推开镟板，不过他还是极其体贴地迎上前来，把锄接了过去。“我找了很长时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小的了。”

“大桶里的也看过了吗？”

“看过了，我亲手把所有的都翻了个遍。”

说话间，我已经走到了楼梯底端。他用质疑的眼神看了看他手里的锅。“噢，不过它们很好啊。”他说。当我从他手里接过锅的时候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觉得，你很厉害哦！”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用很是暖洋洋、软绵绵的目光看着我，看得我的心里也变得暖洋洋、软绵绵的。我真心感觉得到他想要取悦我。可是，因为他不善言辞，他只能把言语化作眼神。我清楚地，哦，明白他的心意，发自内心地——感谢他！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言语和他的眼神，我就觉得很高兴！

等我回到楼下后，母亲说还需要更多的土豆用来做晚饭，我自告奋勇地提出再到楼上去一趟。当我来到彼得跟前时，我为再次打扰他而向他表达了歉意。他站起身来，走到楼梯和（外侧）墙壁中间，趁着我走上楼梯的时候，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拦住我的去路。“我去吧，反正我本来也要上去的！”他说。我回答说实在没有必要，还告诉他我这次用不着翻找小个头的土豆了。他信了我的话，松开了我的胳膊。回来的时候，他打开镶板，再次从我手里把锅接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问了一句：“你在做什么？”“学习法语。”他回答说。我问他能不能看看他的书本，我洗净双手，坐在他对面的长沙发椅上。

我给他讲解了一些有关法语的问题，很快，我们就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以后要去荷属东印度，并且在那儿的种植园里生活。他谈到了在家时的生活，谈到了黑市交易，还谈到了他多么一无是处。我告诉他，他太自卑了。他谈到了战争，谈到了俄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绝对还会爆发战争，还谈到了犹太人。如果可以成为基督徒，并且在战争结束后也当一名基督徒的话，他会觉得好受很多。我问他会不会受洗，事实上，他并不会。他说，他并没有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不过，等战争过去后，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基督还是犹太人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以前的名字是什么！

听到这里，我的心就像是被扎了一下。我感到惋惜，因为他的身上永远都留存着一丝不诚实的因子。不过，除此之外，我们的交谈很融洽，我们谈到了父亲，谈到了如何洞察人性，谈到了一切上天入地的话题，我甚至已经不记得我们说了些什么。

直到五点十五分，我才因为贝普的到来而离开。

晚上，他又说了一些让我觉得美好的话，我们谈到了一个我曾经送给他的电影明星海报，它已经在他的房间里挂了至少一年半了。看在他那么喜欢的分上，我主动提出，再送他一些其他的电影明星海报。“不用了，”他回答道，“我还是喜欢现在这样，我天天对着他们，以至于他们都已经变成我的朋友了！”

我也更加理解为什么他总是那么牢牢地抱着莫琪不放手——他自然也向往着爱。我差点忘了，他还提到了一件事。他说：“不，我从不害怕，但是我会留意到自己身上的不足。不过，我已经在尽力改变这个习惯了。”

彼得非常自卑。举例来说，他总是觉得自己很笨，而我们却很聪明。每当我给他辅导法语的时候，他总是对我千恩万谢。总有一天，我要毅然决然地对他说：“别再像婆妈妈的了，你的英语和地理比我强多了！”

你的安妮·弗兰克。

附言：

彼得还说：“一直以来，犹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今后也永远不会变！”

我回答说：“我一直都希望，他们也能当一回受优待的选民！”

1944年2月17日，星期四。

敬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我上楼去了，而且我向太太保证过会朗读几则小故事。我首先读了《伊娃的梦》，她觉得很有意思，接着，我又读了几个“后屋小故事”，他们忍不住捧腹大笑。彼得也听了一部分（我指的是只有后者），问我能不能到他的房间去，给他多读几段。我认为自己可以碰碰运气，于是取来了我的日记本，让他看了其中有关伽蒂和汉斯谈论上帝的那一段。对于他的印象，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已经忘记他说了些什么，反正不是有关文章好坏的，而是有关对话题本身的思考。我告诉他，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写的不单单是搞笑的东西。他点了点头，我走出房间。等着瞧吧，说不定他稍后还会对此发表什么意见呢！

你的安妮·弗兰克。

1944年2月18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我上楼去，便总是以能见到“他”为目标。可以说，我在这里的生活比之前好多了，因为我又有了目标，又有了为之高兴的理由。

至少我这段友谊的对象一直都在家，而我也不需要担心有任何竞争者（玛戈特除外）。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恋爱了，因为那并不是事实，不过我一直都觉得，我和彼得之间还能再度滋生出一些美妙的东西——一些能给予我们友谊与信任的东西。我一有时间就去找他，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不知所措，反而在我跨出门外时他依然滔滔不绝。母亲不太愿意让我到楼上去。她总是觉得我会打扰彼得，并且告诫我不要去烦他。难道她真的无法理解我也会有直觉吗？（至少我在这里很好地使用了这个词，范·佩尔斯先生用得时好时坏）

每当我走进那个狭小的房间，她就用十分诡异的目光盯着我。每当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她就会问我去了哪里。我觉得这很糟糕，渐渐地，我会对她感到厌恶的！

你的

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又是一个星期六，看来我已经不需要多说什么了。早晨过得很平静，我在楼上待了将近一小时，不过忙于准备肉丸一类的东西，和“他”之间只是简短地交谈了几句。

两点半，我们全都去了楼上，或是阅读，或是睡觉。我抱着毯子和其他东西走下楼去，在书桌跟前看书、写字。没过一会儿，大约是在三点多的时候，我就已经受不了了，我把头埋在胳膊里，大声抽泣起来。眼泪不住地往下淌，我觉得自己极其悲惨。

哦，“他”要是能来安慰我就好了。当我再次上楼的时候，已经是四点钟了，五点钟，我取了土豆，心中重新燃起了对于见面的希望。然而，就在我走进浴室，细细打理头发的时候他去找波什了。

我想要帮帮太太，便带着书和所有的东西去了楼上，可是突然间，我感到泪水涌了上来，我赶忙下楼，跑进浴室顺路还一把抓起了一柄小镜子。

上完卫生间后，我还在那里坐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衣着整齐地坐在马桶上，而我的眼泪则在我红色的围裙上留下深色的印迹，我感到伤心欲绝。我大约是这样想的：哦，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别想亲近彼得，说不定他对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好感，说不定他根本就不需要向任何人吐露他的内心。或许他对我的想法仅仅停留于表面，而且有关上帝的那一段根本没有树立起他对我的信任。哦，我必须独自前行，没有信任，也没有彼得。大概很快也就没有了希望、安慰和期待吧。哦，要是我现在可以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心里没有感到这么无药可救、空空荡荡的就好了！

说不定他根本就不在乎我，说不定他看向别人的眼神也同样温柔，或许是我的臆想让我以为那是看我时才有的眼神。哦，彼得，你要是能听得见或是看得见我就好了，

不过，事实或许会令人无比失望，以至于令我无法忍受！

后来，我还是满怀希望、满怀期待，然而，眼泪却在我的心中流淌。

你的

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2月23日，星期三。

最亲爱的姬蒂：

从昨天开始，一切又变得好极了，我又从头到脚地振作起来了。作为我最宝贵的财产，我的写作进行得很顺利。

今天（星期四）早晨，当我来到阁楼上的时候，彼得正在那里整理东西。他很快就做完了该做的事。我来到我最喜欢的角落里，席地而坐，他也走了过来。我们两个都望着湛蓝的天空；栗子树光秃秃的，枝条上的小水珠闪烁着光芒；我们还望着海鸥和其他小鸟，阳光下，它们从低空中掠过的身体看上去就像是镀了一层银。这一切都感动着我们，紧抓我们两人的心弦，以至于我们全都说不出话来。他站立着，我坐着，我们吸入空气，望着外面，我们两个都觉得不应该打扰这一切。我们一同如此安静地坐了很久，我怎么都不敢开口，毕竟，我总不能毫无过渡地谈论起最最私密的事情吧。当我坐在那里，清楚地看见他思索着一切时，那时，我意识到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是个宝藏。

十二点半，我们来到阁楼楼板上，在他劈柴的一刻钟里，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看着他，看着他，是多么明显地尽心竭力地劈柴，只为了向我展示他的力量。然而，我也透过敞开的窗户望向外面，视线穿越阿姆斯特丹的大片区域，越过所有的屋顶，一直延伸到微微散发着紫色光芒的天边。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在心里想，而我也还能感知：这一束阳光，那万里无云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应该感到悲伤。

对于每一个惊恐、孤独、不幸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绝对就是走出去，到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独自与天空、自然和上帝相处。因为只有在那样的时候，人们才会感知到，一切都是它原本应当具备的模样；感知到上帝希望身处简单却又美丽的自然之中的人类是幸福的。

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每一丝悲伤都能找到安慰，而这一切一直都会在。我也坚定地相信，在所有的苦难之中，即便是炸弹和炮火之中，大自然都会带走许多伤痛。

哦，谁知道呢，或许用不了那么久，我就可以和彼得分享这种势不可挡的幸福感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一些想法，致彼得。

在这里，我们错过了很多，非常非常多，还非常久。我和你一样怀念它们。你千万别以为我所说的是外在的东西，因为在那方面，我们有着充足的储备。不是的，我指的是内在的东西。我，和你一样，期盼自由和新鲜的空气，可是我也相信，对于这些缺失，我们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补偿。我这就尝试向你解释：今天上午，当我坐在窗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对于我们的困境，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许许多多的补偿。我所指的是内心的补偿。当我望着外面的时候，其实，我径直地、深沉地看着上帝和大自然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除了幸福，别无他想。彼得啊，只要拥有那份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幸福，只要那份幸福围绕着自然、健康以及其他许多许多，只要人们能将它放在心中，就一定可以获得幸福。

财富、威严……一切都有可能失去，可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幸福至多只会被掩盖起来，它就永远都会让人，只要人还活着，感到幸福。

当你独自一人，不幸又或是悲伤地来到阁楼楼板上的时候，试着在如此美好的天气里，向外张望。不要理会房屋和屋顶，而是眺望天空。只要你能够无所畏惧地望着天空，只要你知道自己的内心是纯净的，那么你就一定会重获幸福。

1944年2月27日，星期日。

最亲爱的姬蒂：

从一大早开始，直到大半夜为止，事实上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想彼得。我闭上眼睛，伴随着他的画面入睡，在睡梦中与他相遇，在他的注视下醒来。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和彼得并不像外面看上去的那么不同，我这就向你解释为什么：我和彼得两个人同样缺少母亲。他的母亲过于浮浅，热衷于调情、不太在意彼得的想法；我的母亲倒是成天管我，可是她不近人情，没有细腻的情感，没有母亲的包容心。

我和彼得两个人都在内心身处挣扎，我们两个都万般不确定，事实上，我们的内在过于柔弱、温和，接受不了如此粗暴的对待。我想要逃离，又或是隐藏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把锅碗瓢盆四处乱砸，大肆喧闹使得每个人都想要我走得远一些。

他则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只字不说，安安静静地沉浸在梦境中，忐忑不安地掩饰自己。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怎么做才能最终彼此亲近呢？

对于这份欲望，我不知道自己还能用理智主宰多久。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2月28日，星期一。

最亲爱的姬蒂：

这是一个不分昼夜的噩梦。我几乎每小时都能见到他，却不能守在他身旁。我不能向任何人表露一丝一毫，必须开开心心的，可我的内心却只有绝望。

彼得·希夫和彼得·范·佩尔斯已经合二为一，成了同一个彼得，他很好，很贴心，是我极其渴望的对象。母亲糟糕透顶；父亲很贴心，因此更加麻烦；玛戈特最麻烦，因为她希望我时刻笑脸相迎，可我却只想要安宁。

彼得没有到阁楼上来找我，他到阁楼楼板上做起了敲敲打打的木匠活。每一记吱嘎声和每一下敲打都会击碎我的一小块勇气，这样一来，我变得更加伤心。远处的钟声旋律响起："正直的身体，正直的灵魂！"

我知道——我很多愁善感。我也知道——我绝望又荒唐。

哦，救救我吧！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我坐在这里，埋头学啊学，

为了他，我肝胆俱裂！

——莉亚。

1944年3月1日，星期三。

敬爱的姬蒂：

我赢到了3月1日的一小瓶酸奶！今天早晨，太太就已经把它给我了；只可惜反攻还没有到来。

由于发生了入室盗窃，我们已经受到了足够的刺激。眼下的这桩事情比上一次复杂得多：

昨天晚上，当V. P先生和往常一样下楼时，发现玻璃隔断门和库格勒的门都敞开着。这让他大吃一惊，他继续往前走，愈发让他惊异的是往日里总是敞开着的办公室大门紧闭着。他继续往前走，来到办公室前厅，那里一片狼藉，抽屉堆在写字台上，一扇柜子门敞开着。"这里进小偷了。"他一边在心里想，一边立刻走下楼去，查看大门，它紧闭着，圆筒销子锁也是。于是，他推断是贝普任由办公室乱糟糟的就走了。

今天上午，彼得带来了一则消息，那就是大门敞开着。P.F口口声声地说投影仪不翼而飞了，而V. P则讲述了他对于前一晚的诧异。彼得又一次下楼，锁上了大门。

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小偷一定是复制了大门的钥匙，因为门并没有被撬开。当夜晚来临，V. P先生下楼去的时候，他一定是赶忙躲了起来，然后趁着V. P上楼的时候逃跑了。就这样，他没有关好身后的大门。

这是一个谜，谁会有我们的钥匙呢？况且小偷为什么没有去仓库呢？假如小偷是其中一位仓库管理员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知道，晚上的时候，房子里面有人了。小偷还计划带走那个巨大的电子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把办公室前厅的壁炉台都掏空了，不过，他一定是被打断了。

这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无论如何，我没让自己受到太多的刺激，并且发觉不受刺激才是最好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2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和玛戈特一起去了阁楼，跟她在一起，总是不如在我心目中和彼得（又或是别人）一起来得畅快。虽然我知道，她对于大多数事情的感受和我一样！

洗碗的时候，贝普向母亲和V. P太太诉说起了她的沮丧。那两位是怎么帮她的呢？我们那位不近人情的母亲尤其擅长把人从油锅里捞出来，再丢进火坑。你知道她给了贝普什么样的建议吗？她应当想想这个世界上其他受苦受难的人！如果一个人本身已经过得痛苦不堪，这样的想法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帮助呢？我把这话宣之于口，所得到的回答，无外乎我不许在这类话题上插嘴！

大人们真是既白痴又愚蠢啊！就好像彼得、玛戈特、贝普和我不可能完全感同身受似的。真正有所裨益的当然是母爱，或者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的爱。

可是，这里的两位母亲对我们根本一无所知！范·佩尔斯太太或许比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V. 佩尔斯太太或许比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哦，我好想跟贝普说些什么啊，用我自己的经验帮助她；可是父亲横插一杠，粗鲁地把我推到一旁。他们怎么能个个都这么愚蠢？！

我还和玛戈特谈论到了父亲和母亲，要不是他们极度扫兴的话，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该是多么有滋有味啊！我们可以组织一些夜间活动，每个人轮流叙述一个话题。不过，这个想法已经被画上了句号。在这里，我根本就不能说话！V. P先生会发起攻击；母亲会变得尖锐，没法心平气和地谈论任何一桩事情；父亲不屑于理会这些事情；P.F先生与他无异。太太则总是受到攻击，以至于她满脸通红，再也无力辩解！我们呢？我们不许有自己的意见！

是啊，他们多么新潮啊。不许有自己的意见！通常来讲都是闭嘴，可是没有自己的意见是不可能的！谁也不能禁止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就算那个别人年纪还这么小！

对于贝普、玛戈特、彼得和我来说，唯有一份浩大的、专注的爱才会有所裨益，而它恰恰是我们大家在这里所无法得到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我们，更别提这些“白

痴智者”了，因为我们比这里的人们想象中的更加敏感，思想也更加深远！

爱，什么是爱？我相信，爱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东西。爱，是理解他人、爱恋他人、与他人共享幸运与不幸。从长远来看，它也包含了肌肤之爱，人们有所分享，有所付出，有所得到，无论是否结婚，无论是否有子女。无论尊严是不是还留存，这都不重要，只要知道余生会有一个人与自己相伴、理解自己并且不需与任何人分享这个人就已经足够！

你的

安妮·M. 弗兰克

此刻，母亲又嘟嘟囔囔的，她显然是嫉妒我与范·佩尔斯太太说的话比和她说的还要多。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今天下午，我逮到机会和彼得说话了，我们聊了至少三刻钟的时间。想要敞开心扉，诉说关于自己的事对于彼得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但是他终究还是缓缓地开口了。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是下楼去比较好，还是待在楼上比较好。不过，我太想帮助他了！

我与他谈到了贝普，告诉他两位母亲是多么不近人情。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整日吵架，起因从政治到香烟，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缘由。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彼得非常害羞，不过他终于还是松口，表示希望两年内都不见到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绝对不像表面看上去得那么好，”他说，“不过，说到香烟的问题嘛，道理完全在母亲这边！”

我也向他诉说了我的母亲。可是提到父亲的时候他却竭力辩驳，他觉得他是一个“大好人”。

今天晚上，就在我洗完碗，挂起围裙的时候，他喊了我一声，让我不要告诉楼下的人他们又吵架了，并且互不理睬。我向他保证过不会说，只不过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玛戈特。但是，我坚信玛戈特会管住她的嘴。

“不会的，彼得，”我说，“你用不着怕我，我不会说给别人的，我绝对不会把你告诉我的话说出去的。”

他觉得这很好。我还告诉他我们都很喜欢八卦，并且说道：“这下，玛戈特要是说我不够诚实的话，倒也说对了；毕竟，虽然我不喜欢八卦，可是有关斐伏尔先生的八卦我是绝对不会错过的。”“你这样很好”，他说，他的脸红了，而我听到这么真诚的赞美，也忍不住害羞起来。之后，我们还聊到了楼下和楼上；当彼得听说我们一直都不那么喜欢他的父母时，他略微有些惊讶。“彼得，”我说，“你知道我很诚实，我干吗不把这些事告诉你呢，毕竟我们也知道他们有做错的地方啊。”

我们彼此做出保证，会无条件地相信对方，其间我还说道：

“彼得，我很想帮助你，可以吗？你被夹在他们中间，我知道的，就算你嘴上不说，你到底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哦，你的帮助我随时都受用。”

“说不定你还是去找我父亲比较好，他不会把话传出去，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放心告诉他！”

“是啊，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你真的很爱他，是不是？”彼得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道，“咳，他也很爱你哦！”

他立刻抬起头，满脸通红，他对于这几句话的高兴程度实在感人至深。“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他问。

“是的，”我说，“这一点，从他时不时地说漏嘴的话语中就能看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范·佩尔斯先生来听写了。彼得肯定跟父亲一样，是一个“大好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八点差五分），当我望着蜡烛的时候，我感到高兴而又平静。事实上，外婆就在那一缕烛光里，也正是外婆一直守护我、庇护我，让我感到快乐。可是……还有另一个人，一直完全左右着我的情绪，那个人就是……彼得。今天，我去取了土豆。我捧着满满当当的锅，还没来得及走下楼梯，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今天中午做了些什么？”

我在楼梯上坐了下来，我们开始交谈；五点十五分（也就是我取完土豆一小时后），土豆（与此同时，我已经把它们放到了地上）才到达目的地。彼得一个字也没有再提到他的父母，我们只聊了书本、聊了从前。哦，这个男孩的目光真热忱啊，我觉得我几乎要爱上他了。今天晚上，他提到了这件事。我削完土豆后来到他的房间，说我觉得很热。“我和玛戈特的体温全都写在脸上了；冷的时候，我们的脸很白，热的时候就很红。”我说。

“恋爱了？”他问。

“我怎么会恋爱了？”我的回答【准确（确切）地说，是问题】傻极了。

“怎么不会！”他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去吃饭了。

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所指呢？今天，我终于逮到机会问他，我总是说个不停，是不是很烦人？他只是说：“我觉得很好哦！”我无法判断这个回答中含有多少害羞的成分。另外，我也告诉他，母亲知道了吵架的事，不过不是从我这里知道的——范·佩尔斯太太亲口告诉母亲，她和她的丈夫互不理睬。他信任和相信我，我觉得的确如此！

姬蒂，我简直就像一个陷入爱河的人，只知道絮絮叨叨地谈论自己的心上人。

彼得的确是一个可人儿。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话告诉他呢？当然了，前提是他也

觉得我是一个可人儿，可是我很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乖乖女。而他却喜好保留自己的空间，所以我完全判断不出他对我的喜欢程度。无论如何，我们逐步加深了对对方的了解，我很希望，我们可以在更多的事情上推心置腹。不过嘛，谁知道呢，说不定那一天到得比我想象的更快！每一天，我都能看见几回他心领神会的眼神，我便会冲他挤挤眼睛，然后两个人都感到很高兴。

我口口声声地描述他的喜悦实在太不适宜了，可是我有一种抵挡不住的感觉，那就是他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4日，星期六。

敬爱的姬蒂：

这个星期六是多少个月以来唯一一个不像往常那么无趣、悲惨、无聊的星期六，原因完完全全在于彼得。今天早晨，我去晾我的围裙，正巧父亲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用法语聊聊天。我同意了；我们先说了一会儿法语，我还给他讲解了一些东西。之后，我们又改用英语，父亲朗读了狄更斯的一些篇章，我心花怒放，因为我坐在父亲的椅子上紧挨着彼得。

十点四十五分，我去了楼下，打算很快返回，到阁楼上去。彼得猛地起身，打开楼上的窗户，可是，当我告诉他我待会儿还能回来的时候，他便坐着不动了。

我的确有一些惊讶，换作平时，他绝对会去打开窗户的。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疑问："他待会儿是不是更愿意跟我一起到楼上去呢？"

一点不错，十一点半，还在楼梯上，他就说我用不着把镶板合上。我们一直聊到十二点四十五。一旦有机会，例如在吃完饭之后，他就会在我走出门去的时候趁着没人注意，说一句："再见，安妮，一会儿见！"

哦，我好高兴啊！他真的会爱上我吗？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谁知道我和他能聊得多投缘呢！

太太并不介意我和他聊天，不过今天，她还是戏谑地问道："就你们两个在楼上待着，我该信任你们吗？"

"当然了，"我抗议道，"您可是冒犯到我了呢！"

我从早到晚都在为见到彼得而欣喜。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差点忘了，今天凌晨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不过，雪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一切

都融化得无影无踪了。

你的 A. M. F

1944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可理喻？在彼得告诉我关于他父母的事情之后，我觉得，自己或多或少需要对他负责任。我简直觉得那些争吵对于我的影响和对于他的影响是相同的，然而我还是不敢跟他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担心这会让他觉得不自在。眼下，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失礼的。

我能从彼得的脸上看出他的想法和我一样多。昨天晚上，太太嘲讽地说道："思想者！"那一刻，我恼羞成怒。彼得的脸涨得通红，害羞起来，我简直就要气炸了。

快让那些人闭嘴吧！你简直无法想象，看着他如此孤独，却又束手无策的感觉有多糟糕。我完全想象得到他在面对争吵时该是多么绝望，我甚至能感同身受。可怜的彼得，他是多么需要爱啊！

当他提到自己不需要任何朋友的时候，那样的话语对我来说真是刺耳啊。哦，他真是大错特错了！我也相信，他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真心的！

他只碍于他的男子气概、他的孤独寂寞以及他伪装出来的冷酷无情，以免丧失了自己的面具，并确保自己永永远远都不会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可怜的彼得，这样的面具还能维持多久？这种超乎寻常的付出不会导致不可估量的爆发吗？

哦，彼得，我要是能帮到你就好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可以驱走孤独！

——

我想得很多，可说得并不多。每每见到他，每每阳光照耀时，我就变得很高兴。昨天洗头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心里知道，他就在我们旁边的房间里。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的内在越是平静、庄重，外在就越是嘈杂不休！谁会成为第一个发现并且打破这层盔甲的人呢？

幸好 V. P 的孩子不是女孩，要不是异性的话，我绝对不可能这么艰难、这么美好、这么安然地俘获他的心！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你知道的，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样，我不得不告诉你，对下一次见面的期待便是我生存下去的动力。我依旧寄希望于发现他也同样在等待着我，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每当我留意到他细微的、害羞的尝试时，就会感到，欣喜若狂。在我看来，他期望能像我一样口齿伶俐，他并不知道，吸引我的恰恰就是他的笨嘴拙舌。

哦，可人儿！（这听起来索然无味，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哦！）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7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如今，每当我回想起1942年的生活，就会觉得一切都如此不真实。这段神仙一般的生活见证了一个极为不同的安妮·弗兰克，她，有别于如今这个智慧的我。不错，就是一段神仙一般的生活。每个街拐角都站着5个爱慕者，大约20个朋友和熟人，大部分老师眼中的宠儿，从头到脚地受着父亲和母亲的溺爱，许多糖果，足够的金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把所有人都收归麾下的。彼得说的“魅力”作怪并不是完全正确。每一位老师，都觉得我睿智的回答、搞笑的评论、欢笑的面庞和挑剔的目光，有趣、滑稽和搞笑。仅此而已：一个极尽轻佻、妖艳、滑稽的人。我有几个优点，从而铸就了我的优势，那就是勤勉、诚实和慷慨。无论是谁我都从来不曾拒绝让对方抄作业，分发糖果时我总是很大手笔，而且我不会目中无人。

面对那么多的赞美，我难道不会变得自负吗？一大幸事就是我在中途，迎着盛宴的高潮，会突然坠落回现实之中。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才渐渐习惯，不再受到赞美的生活。

学校里的人是怎么看我的？玩笑和俏皮话的领头羊，永远都是小霸王，永远都不会发脾气，或者哭哭啼啼。这么想来，所有人都愿意陪我骑车并且给予我特别的关照算得上很稀奇吗？

如今，我看着那个安妮·弗兰克，就好像她是一个有趣、搞笑却又很浮浅的女孩，与我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彼得是怎么说我的？“任何时候看见你，你的周围必定都围绕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男孩，以及一大群女孩，你总是笑哈哈的，成为众人之中的焦点！”他说得没错。

那么那个安妮·弗兰克还剩下什么了呢？哦，当然了，我还没有忘却我的笑容和我的回答，我仍然会，甚至比之前更会批判别人，只要我愿意，我仍然能和以前一样轻佻、滑稽……这便是关键所在，我希望偶尔也能有机会上演一晚，上演两三天又或是上演一个星期左右的喜剧，因为生活与喜剧无异。到时候，我一定会累得半死不活，对于第一个说些带有内涵的话的人，我一定会紧紧抱住这个人的脖子。我不要爱慕者，我要的是朋友，我不要仰慕者的谄媚笑脸，我要的是风姿和个性。我并不需要这么多仰慕者，我自己很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1942年的那个安妮也很不一样，也很孤独，也热切地需要一个真真正正的朋友，却有意或是无意地试图用玩笑驱赶空虚。

如今，我鄙视自己的生活，因为一个时期已经被画上了句号，那是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它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也不再期待时光倒流，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谁知道呢，要是我还沉浸在那里的话，或许永远也无法脱离了！

我发现，直至1944年元旦之前，我的生活就像是暴露在犀利的放大镜下。在家时是无牵无挂的学生时代，有许多快乐和许多欢喜，只不过也有些许空虚。可是1942年在这里的时光，倒霉，争吵，我无法理解，我彻底惊恐万状，除了维持蛮横无理的态度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接着是1943年的上半年。我无法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哭闹和我的寂寞，意识到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我身上所有的错误与缺点比我一直以来所以为的大得多。我依旧停不住地闲聊，用尽全身的力气努力把父亲变为可以信赖的人，却怎么也做不到，我独自一人，唯一所做的就是（几乎）一夜又一夜地哭泣。

接着是1943年的下半年，我长成一名少女，生理上变得成人化而我的心理则经受了很大的，巨大的变化，我对上帝有了认知！我开始思考，开始写作并且发现自我。我得到了信任，然而也有悲伤，因为我明白，对我而言，母亲再也没有任何意义，而父亲也永远不会成为我可以信赖的人。我再也没有了交流的妄想，我拥有我自己。

元旦过后，第二个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我的梦……我从而发现了彼得，发现了我身边第二场同等激烈的斗争，发现了自己对于男孩的期盼；不是一个女性朋友，而是一个男性朋友。我也发掘了自身的幸福感以及用浮浅和快乐铸就的盔甲。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变得沉默。如今，我只为彼得而活，因为我所需要面对的太多的未来之中，有太多事情都取决于他！

——

哦，每到夜晚，我躺在床上，说着："感谢你，所赐予的一切安然、爱意与美好"，以此结束我的祷告时，我就会觉得心花怒放。我会想到避难所带来的"安然"，以及我的健康、我完整的自己，想到来自彼得的微小而又敏感的"爱意"，以及我们两个都还不敢提及或是触碰的，并且想到世界是多么的"美好"[1]；世界和大自然，美丽和一切，一切的美好会聚在一起。

而后，我又想到了所有的苦难，不过，我所想的是残余的美好。而这也就是母亲与我之间的不同。她对待抑郁的建议就是："想想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庆幸你还活着吧！"

我的建议是："到户外去，到田野里、大自然里、阳光下去，到户外去、努力重拾自己内心的幸福以及上帝赐予的幸福；想想自己内心所剩下的一切美好，然后为此庆幸吧！"这里有一处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大相径庭。如果人们郁郁寡欢，那么苦难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只剩下苦难，那么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大自然、阳光以及自由和自己的内心，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在那里，也只有

[1] 本段仿宋字体，原文为德语。

在那里，我们才能寻找到自己的内心和上帝。

拥有幸福的人还能带给别人幸福，有勇气和信心的人永远不会被苦难打垮！

你的安妮·玛丽·弗兰克。

1944年3月8日，星期三

我会在这里记录昨天和今天下午，我和玛戈特给对方写的一些字条，当然了，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星期二：

安妮：我真想给你看看我今天写在日记里的那个段落，可是我还不敢那样做。晚一点吧，或许等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了，到时候，我又有了进步，就可以把它给你看了。母亲有什么要说的就让她说吧，反正我对于生活的事情一无所知！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你会感兴趣吗？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地方真实表达自我，就算在我的小故事里也不行，而在我的日记里却全然可以。

事实上，它的呼喊和哭泣和我有时候做得一模一样！

星期三：

安妮：太诡异了，半夜里发生的事情，我总是要很久之后才会意识得到，这会儿，我突然想起来斐伏尔先生昨天夜里打的呼噜震天响（现在是星期三下午两点四十五分，P.F先生又打起了呼噜，所以我才会突然意识到）还有呢，当我要用夜壶的时候，我故意制造出额外的噪声，借此中断他的鼾声。

除此之外，我真的看到它们飞过（简直了！）[1]，梦到了夏可和J.以及战争结束后的日子，很是自娱自乐。安。

玛戈特：

哪个更糟糕呢，是喘气还是打呼噜？你和夏可、宕伽是不是用老办法闹翻了天。

安妮：

喘气时倒是还好，因为只要我制造出噪声那个声音就停止了，而对方并不会被吵醒！

夏可和宕伽只出现在战后之梦里，夏可想要跟我学习速记，然而，这期间她一直站在楼上的灶台旁边，搅动着一口锅。宕伽坐在瓷器柜旁边的椅子上，穿着一条带有各种编织色彩的短裙。它看上去有点像我的胸衣，不过，那里面是有针法的！

安。

1 这里是安妮·弗兰克的文字游戏，荷兰语“ik zie ze vliegen，直译为我看到它们飞过，意思是“我的想象力在暴动”。

有一件事我没有落笔告诉玛戈特，可我却要向你——向我敬爱的姬蒂坦白，那就是我常常梦到彼得。前天深夜，我梦到在这边的，客厅里，与阿波罗大厦溜冰场的那个小男孩一起走在冰面上。他的身旁跟着他的长腿妹妹，这个女孩整天都穿着一件一成不变的蓝色连衣裙。我十分扭捏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安妮·弗兰克，然后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彼得。梦里，我不禁讶异自己到底认识多少个叫彼得的！

之后，我梦见我们来到彼得的小房间里，面对面地站在楼梯旁。我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亲了我一下，并且回答说他并没有那么爱我，还说我不应该和他打情骂俏。我用绝望而又乞求的声音说道："我没有打情骂俏，彼得！"

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彼得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昨天夜里，我梦到我们两个又亲吻了对方，可是彼得的脸颊非常令人扫兴，它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柔软，而是像父亲的脸颊一样，也就是需要剃胡须的，男子脸颊。

——

今天中午用过餐，等贝普、父亲和P.F下楼之后，我还是决定告诉V. P太太，她不应该这么口无遮拦，没完没了地谈论汉克。要知道，她对贝普说出这样的话："你明明可以跟汉克结婚的嘛，你不是很中意他的嘛！唉，等着吧，等他离婚了再说，等等。"

我极力提倡我的主张，说道："太太，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总要在贝普面前提起汉克的事情。我无法想象您居然没有意识到这对贝普来说有多糟。"不用说，太太满脸通红，说道："我自己知道该对贝普说什么话；如果她觉得这样很糟的话，她就不会这么频繁地提到汉克了！"

我的回答很是傲慢和冷酷："我只知道贝普很讨厌这些话语！"不一会儿，我就下楼去了。

我在太太面前所取得的胜利就是现如今的我能够很好地保持冷静；她变得满脸通红，而我却稀松平常，准确无误地说出自己的主张。我相信，常常令母亲感到诧异的也正是我这份十足的信心。

要知道，姬蒂，在所有方面，我都频繁，极其频繁地犯错误，不过，当错误发生时我已经意识到了。对我而言，有一件事特别管用，那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现在，我只是极度好奇彼得对此会说些什么，其实，我是特地等到他在场的！当然了，他也很有可能，什么都不说，我希望他会说些什么！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10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事实上，彼得什么也没说，我昨天问他了。他没什么特别想说的。有一句谚语："祸不单行"，很适合用来形容今天这个日子！彼得刚刚才这么说过。我这就告诉你我们在这里经历了多么恶劣的情况，以及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形。

首先，汉克和阿撷昨天举行婚礼，而这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梅普生病了。结婚庆典在西教堂举行，而正是那地方让她严重感冒。呕吐、头痛、喉咙痛，以此类推。

其次，克莱曼先生最近一次胃出血后，就一直没有回来上班，因此贝普一直独自撑起办公室。

最后，某位先生被警察逮捕了，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也不冒这个险。为此感到糟心的不仅仅是当事人还有我们，毕竟我们翘首期盼着土豆、黄油和果酱。我们就这样称呼他为"某先生"吧，他家有五个不到十三岁的孩子，以及一个尚未出生的宝宝。昨天晚上，我们又受到了一次小惊吓我们旁边的墙壁上突然传来了敲打声。那会儿，我们正在吃饭；一整晚，我们都过得无比压抑、心惊胆战。

——

最近这段时间，我完全没有心思记录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我的心沉浸在太多私人事务之中。你可别误解我的意思，因为我真心觉得某先生是个可怜的大好人，他的命运实在太悲惨了，可是我的日记容不下太多有关他的事情。

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我从四点半直到五点十五分都在彼得房间。我们一起学习了法语，不着边际地聊天。我为每天下午的三刻钟感到喜悦，而最最美好的就是我相信彼得也很欢迎我的到来。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11日，星期六。

星期六，1944年3月11日

亲爱的姬蒂：

最近这段时间里，我总也坐不住，我从楼上走到楼下，又从楼下走回楼上。有时候，我的脾气一上来就必须一个人待着或者至少也是跟彼得待在一起。可怜的、可怜的彼得，他的父母又吵架了，叫喊声和谩骂声又在我们的头顶上空横飞。我这就到楼上去，别的我什么都做不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星期日，1944年3月12日。

亲爱的姬蒂：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变得越来越诡异。从昨天起，彼得再也没看过我一眼，就像是在生我的气，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理会他，尽量不跟他交谈，可是这实在太难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他上一秒还对我敬而远之，下一秒又与我亲密无间？也许是幻想令我觉得情况比实际更加糟糕，也许他也会有脾气，也许明天就雨过天晴了！

最艰难的无异于我如此烦躁、如此伤心，装不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我必须聊天、帮忙、有人陪伴，尤其是必须要开开心心的！我最怀念的是大自然和一个随时能让我独处的角落！我觉得我把一切都混淆了，姬蒂，可是我也确实稀里糊涂的：一方面，我为他疯狂，对他充满期盼，几乎无法制止，自己的目光追随他，另一方面，我也禁不住疑惑，究竟自己为什么，这么在乎他，为什么我就不能变得自主，为什么就不能恢复平静呢？！

只要是醒着的时候我就没日没夜地疑惑："你是不是让他觉得太闹腾了？你去楼上的次数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你谈论的严肃话题太多了，让他应接不暇？他会不会压根就对你没有好感？难道所有的纷扰就只是幻觉而已？可是他为什么会告诉你那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呢？他会不会已经后悔了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昨天下午，在经历了一整个早晨的萎靡不振后，在听说了逮捕的消息后（现在还多了一个D.），在贝普父亲的坏消息和彼得没有任何好感的眼神过后，我力倦神疲，心情降到了冰点，于是，我去睡觉了，只是睡觉，什么都不想。我一觉睡到四点钟，然后就又不得不进屋了。哦，这好难啊，要回答母亲的咄咄追问，还要告诉父亲我为什么睡觉。计穷才竭的我只能说自己头疼，我的头确实疼在里边！

普通人，普通女孩，以及像我一般的少女，一定会认为我疯了，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多么艰难：如此深陷爱情却得不到回应，而爱慕的人就在身旁。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不愿意失去彼得，可是，我倒是很愿意彻底远离他。这很疯狂，却又很好理解，因为每当我刚刚用一小时的时间整理完我的思绪和情感，我就又会看见他，而所有良好的筹划就会在一瞬间消失殆尽。

身处爱情之中的我深感不幸，数不胜数的爱慕者，人见人爱的小伙子们乞求我的好感，而我对他们的感觉却没有超出友谊。可是，我曾经爱上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中却没有任何一个迷恋于我。

哦，彼得，说点什么吧，不要让我继续在希望和沮丧之间徘徊。亲吻我一下又或是把我赶出屋子，可是，我不知道我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事来。夜晚是最亲密的场景，早晨是赤裸裸的现实，一连几个星期，每一天，我无法坚强地面对！

——

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说我放肆、自我、搞笑，而我所期望的不外乎是做安妮这个

人。我四处上演喜剧，我是小丑，是放肆的，是自负的，总而言之，我不过是希望把自己敏感的那一面呈现给一个人。因为我敏感，极其敏感！玛戈特很想成为我所信赖的人，我做不到。她很贴心，也很好，还很美，可是她的身上缺失了我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况且，我也不能容忍自己整日里看着有人知道我内心的想法，我所信赖的人不能整日围着我转，除非他是……彼得！

我所承载的太过沉重，然而，我十分坚强。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也确实很自我，只不过，这与人们所以为的迥然不同。我知道自己比母亲和 V. 佩尔斯太太更出众。对于她们的一切行为，我的感受只有蔑视以及领悟自己的不同。我知道，我还有上帝，上帝和外婆以及其他很多很多，而这些就是令我挺直腰杆的力量。要不是有那些自始至终安慰和劝解我的声音，我早就失去希望了，要不是有上帝的话，我早就崩溃了。

我知道自己并不安全，我害怕牢房和集中营，然而我感到自己已经变得愈发勇敢，依偎在上帝的怀抱里！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敬爱的姬：

我要是告诉你我们今天准备怎么吃饭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很滑稽吧（我倒是一点也不会）。此时此刻，因为清洁工在楼下无所事事，所以我坐在 V. P 一家铺着帆布的桌子跟前，用一块浸泡过浓郁的、避难前的香水味的手帕塞住嘴巴，捂着鼻子。我这么说，你一定不能理解，所以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由于 B 和 D 被捕了，我们再没有额外的粮票（除了我们的五张黑市票证之外）和油脂了。由于梅普和克莱曼生病，贝普没法离开，由于整个氛围都阴沉沉的，食物也变得阴沉沉的。从明天开始，我们连一块油脂、黄油或者人造黄油都找不出来了，而且星期六之前，假如新的粮票上市了，我们很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我们再也不能用烤土豆当早餐了，只能喝粥，而由于太太认为我们正在挨饿，因此我们又买了一些全脂牛奶。我们今天的午餐是羽衣甘蓝土豆泥，全都是桶装的。也因此才需要用手帕当防护措施。存放了几年之久的羽衣甘蓝所能散发出的恶臭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充斥着一股卫生间、腐烂的李子和防腐剂加上 10 枚腐烂的鸡蛋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呕，只要一想到我必须把这样的垃圾吃进肚子里，我就想吐！

除此之外，我们的土豆还发生了罕见的病变，每两桶马铃薯中就有一半落得被丢进火炉的命运。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钻研，其中的各种病症，最后得出结论：是癌症、天花和麻疹相互交替。哦，对了，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年（对于荷兰来说！），如今的避难可真够受的。真希望这场炼狱快点结束！

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于吃什么并没有很在乎，只要这里的生活能过得更愉快一些就好了。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我们所有人正在令无聊的生活变得更加无聊。以下这些是我们这些避难者各自对于目前状况的看法：

范·佩尔斯太太：

我早就不屑于厨房女皇这份工作了。傻坐着、手头无事可做，又或是学习英语，实在太无聊了，所以还是做饭吧，不要抱怨："没有油脂根本就不可能做出饭来，我被那些恶心的气味熏得简直想吐。我得到的只有忘恩负义和大喊大叫。我一直以来都是那匹害群之马，一切的罪责都会归咎到我的头上！除此之外，我的看法就是：战争进展得不够快；德国人最终会取得胜利。我非常担心，我们会饿死："该死，倒霉，活见鬼！"[1]

范·佩尔斯先生：

我必须抽烟，抽烟，抽烟，那样一来，吃饭、政治、盖尔丽的臭脾气就显得没那么糟糕了。说到底，盖尔丽还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我要是抽不到烟就会生病，而且我还要吃肉。我们的生活糟透了，一切都不尽如人意，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激烈的争吵。说到底，我的盖尔丽是一个愚蠢到家的人。

彼得：

学习，保持安静，别发牢骚，别给任何人惹麻烦，该做什么做什么！

弗兰克太太：

食物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我倒是很想吃一片黑麦面包，因为我已经饿坏了。

我要是范·佩尔斯太太的话，早就给先生无休无止的抽烟的毛病画上一个句号了。我现在一定要抽一根香烟，因为我的脑袋快要炸了。

姓V. P的太讨厌了。英国人犯了很多错误，我必须多说话，并且庆幸自己此刻不在波兰！

弗兰克先生：

一切都好，我没有任何需求。冷静点，我们有的是时间。给我10个土豆，那样我就够了。再给贝普留出一份。政治正在向前推进！

玛戈特·弗兰克：

这一切既麻烦又可恶，什么都无法改变，接受一切事物，尤其不要抱怨。我的胃口一向都不好，顺其自然吧！

弗里茨·斐伏尔：

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按时做完所有的事情。政治非常佳，我们莫有可能被抓。我，我，我……

安妮·弗兰克：

[1] 原文为德语。

维持勇气，寻找幸福，感受快乐。躺在床上时，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我们不至于会饿死，而且我希望一切都会变好！保持友善并且维持勇气！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15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我没有太多消息可以通报。梅普依旧病得很厉害，克莱曼的状况一点也不好。我们猜想，他在昏迷期间又大出血了。

昨天晚上，贝普去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钢琴演奏会现场。在台上演奏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戴尔玛·不知道姓什么。今天晚上，她就能听到爱沃琳·库内克[1]了！天气舒适极了，但也很冷。我学了很多英语和法语，眼下，我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兴致。

我已经读完了《福尔赛世家》的前五本。小乔里恩在很多方面都让我想起彼得，芙蕾在某些方面比我或好或坏，不过，反正也有一点相像。昨天夜里，我又梦见彼得了。我们一起站在某个地方，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一缕头发。他觉得可以，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又彼此亲吻了一下。

我的情绪又变好了，要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永远都不会到来就好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1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这里变得越来越麻烦了；贝普的感冒还是很严重，伴随着严重的后背痛和喉咙痛。我们担心她也会染上流感。那可怎么办啊？

天气舒适极了，美得无法形容；我肯定很快就会到阁楼上去。

我已经找到了原因，明白为什么我比彼得忐忑得多。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可以在里面工作、做梦、思考和睡觉。我被人从一个角落踢到另一个角落，我从来都没法在共用的房间里独处，可我又是那么期盼独处。正是这个原因让我屡屡逃往阁楼。只有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找到自我但那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我不想为我的期盼怨天尤人，事实恰恰相反，我要勇敢起来！

幸好楼下的人们并没有留意到我内心的感受，他们只是发觉我日益冷酷，对待母亲越来越充满鄙夷，对父亲少了一些亲热，也不再向玛戈特吐露心声，我把自己封闭得严严实实。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外表的笃定，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我的内心正在进

1 爱沃琳·库内克（1921—2001），德国女歌手、演员。

行一场激战。那是我的期盼与理智之间所进行的激战。至今为止，占上风的一直都是后者，可是，前者不该是更加强大的一方吗？我偶尔惧怕，却常常期盼，事实如此！

哦，不能对彼得吐露心声实在太难了，可我知道，应该由他率先开口；我很难做到，在梦中经历了那些对话和行为后，再到白天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是啊，姬蒂，安妮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孩子，可是我也恰恰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并且身处一个更为疯狂的环境。

最安慰的莫过于我还能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和感受记录下来，要不然，我会彻底窒息的。对于这一切，彼得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总有一天可以跟他谈论这些。他一定对我有几分猜测，要不然，就凭迄今为止所认识的安妮，他怎么可能会喜欢呢？他这么一个热爱宁静与平和的人，怎么可能对我的喧闹和忙乱感同身受呢？他会不会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看穿我混凝土面具的人呢？他会不会很快就穿透这层面具呢？不是有一句谚语，说的是爱情总是紧随同情的步伐，又或者它们二者相伴而行吗？这说的岂不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因为我对他的同情和我往日里对自己的同情几乎一致！

我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而他这么一个说话更为困难的人，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要是能给他写信就好了，那样的话，至少他能明白我想说什么。用语言表达实在是太困难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星期四下午。

今天早晨，我确实还不知道笼罩在我们头顶的是什么云。其实，库格勒收到来自救济所的一道征召，必须去做六天的工。现在，他正在去看医生的路上，他要去找一位信得过的医生开具一份确凿的诊断书，这位医生 V. P 先生也认识。贝普没有发烧，只不过，她也没有好起来的迹象。据杨所说，梅普至少还要卧床十四天。克莱曼没有遭受新一轮的胃出血，却经历了一次精神失常！所以才会昏迷！所以说，这里已经"完美地"乱作一团了。我们约定好了，明天不让仓库人员过来，只有贝普，假如她还没倒下的话。我们会锁上房屋大门，悄无声息，以免被邻居发现。如果贝普来不了的话，我们就得越发悄无声息才行，无论如何，杨会在一点过后上门探望一下。

杨向我们诉说了自己上个星期六的吃食，以此展示外界的状况。星期六那天，他收到了 3 根巨大的胡萝卜，我不知道是斐伏尔太太还是他自己把这玩意儿和绿色的豌豆一起炖煮的，而这就成了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的餐食。星期二被端上餐桌的是紫花豌豆，而星期三则是把剩下的胡萝卜煮成杂烩菜。

当我问到梅普的医生会不会再来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医生忙得不可开交，以

至于他在自己的私人诊所里增加了一名助理。如果有人在电话里要求开一张药粉的处方，他就回答说就诊时间是八点至九点，处方必须自取！”

总而言之，这是一段悲惨的历史。要是我们所有人都无须经历这种不安的话，这一定是很有趣、很搞笑的一段经历。我们大家并没有太过忧心，我们是不会饿死的，说不定一切并没有那么糟糕，都会化险为夷的！

安妮。

1944年3月17日，星期五。

最最亲爱的宝贝：

幸好一切都化险为夷了，贝普的感冒并没有演变成流感，仅仅是嗓子哑了。库格勒先生凭借一份医生的诊断证明而得到了解脱。克莱曼先生的情况稍差一些，末了，他又一次胃出血了。

这里一切安好！

唯一的不妥就是我和玛戈特略微厌烦我们的父母。你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对父亲的爱没有丝毫减少，而玛戈特也同样爱着父亲和母亲，可是，如果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也会想要一些自主决定的权利，甚至想要摆脱父母的束缚。每当我到楼上去的时候，就会被盘问想要去拿什么东西，盐是说不过去的。每天晚上，八点十五分一到，母亲就会雷打不动地问我怎么还不换睡衣睡觉，任何一本我想看的书都必须经过他们点头。说实话，他们的审查一点也不严格，我几乎什么书都可以看，可是，所有的品头论足外加整日没完没了的盘问还是让我们感到抵触。

我身上还有一处让他们觉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不再愿意整日里这边亲一下，那边吻一下。所有那些甜美的、想入非非的称呼都让我感到做作，父亲热衷于谈论放屁和卫生间的嗜好令我觉得恶心，简而言之我偶尔想要摆脱他们一阵子，这一点，他们却不明白。我并没有把我的任何想法告诉他们，我才不说呢，就算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他们理解不了半分。

昨天晚上，玛戈特才说过：“只要你托着下巴，叹两口气，他们就立刻会问你是不是头疼或者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这真是让我，觉得烦心！”

玛戈特现在刚刚开始明白，有关自己的事情，宁可告诉朋友也不要告诉父母。

对我们两个人而言，这都是当头一棒：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本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已经所剩无几！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都在于我们目前扭曲的生存现状。对于这一点，我指的是所有外在方面，我们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可是，从内在而言，我们比同龄的女孩子们成熟多了。尽管我只有十四岁，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能够分辨是非，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原则。尽管这对于一个少女来说

或许很不可思议，可是我的确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远远不止是一个小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其他任何人的个体。

我知道自己比母亲更善于辩驳与讨论，我知道自己占据着更加客观的立场，我知道自己不那么大惊小怪，更为得体、巧妙，并且因此（你尽管笑吧）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她。如果想要我喜欢一个人，首先的条件就是我对他得有崇拜感，崇拜和尊重，而这两个首要条件我完全没有在母亲身上看到！

只要拥有彼得，这一切都会变好，我就说到这儿，因为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崇拜着他。咦，这个男孩多么好、多么帅气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从没向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倾诉过这么多有关自己、有关感情的事情，既然这样，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向你倾诉有关性的事情呢？

对于这个话题，父母和普通人都会表现得非常古怪。无论对于男孩还是女孩，他们都不会选择在孩子们十二岁的时候告诉他们一切，反倒是在进行相关谈话时把孩子们赶出房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掌握相关的常识。一旦父母在日后发现孩子们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就会认为，孩子们所知道的或是超过与现实相符的情况，又或是有所不足。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弥补他们的缺失，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呢？

对成年人来说，他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障碍，可在我看来，这个障碍不过就是一块微乎其微的小石子而已。其实，他们是认为一旦孩子们发现所谓的不可亵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派胡言而已，他们就再也不会把婚姻看作是神圣与不可亵渎的了。

我个人觉得，一个男人在迈入婚姻时带着一些经历根本就不算什么坏事，而它与婚姻本身不是不相干的吗？

在我十一岁那年，他们向我传达了有关月经的信息，而至于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意味着什么，那时的我压根都还不知道。十二岁半的时候，我对月经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是因为夏可不像我这么傻。我的直觉让我猜到了男女在一起时如何相处、做些什么；起初，我觉得这个想法很诡异，可是，当我在夏可那里得到证实时我很为自己的直觉感到骄傲！

至于孩子不是从肚子出来的这一点，我也是从夏可那里听来的。她淡淡地说道："那个产物从哪里进去，就完完整整地从哪里出来！"有关处女膜和更多详尽的描述都是我和J、夏可从一本有关性启蒙的书里看来的。我还知道，人有办法预防生孩子，不过，至于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还是一个秘密。

当我来到这里之后，父亲跟我谈到过妓女一类的话题，可是就算把所有这些加起来，我依旧有一肚子问题没有找到答案。

如果母亲做不到事事向孩子阐述，而是让他们自己一丝丝地拼凑，那一定是不对的！

——

尽管今天是星期六，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无聊！这是因为我和彼得一起在阁楼上待着，我闭着眼睛做着白日梦：好惬意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19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昨天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这样的：午饭过后，一切如常，五点钟，我去煮土豆，母亲交给我一些血肠，让我交给彼得。一开始我很不情愿，不过最后还是照做了。“彼得，”我说，“我们的这些东西，你要吗，配面包吃？”可是他没有接受，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糟糕透顶的感觉，认为这仍旧是由那个有关猜疑的争吵引起的。突然，我再也承受不住了，泪水从我的眼眶里迸发出来，没做什么坚持就把盘子放回了母亲面前，自己坐在马桶上痛哭了一通。然后，等我哭够了，我决定要和彼得把话说清楚。饭前，我们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帮他完成填字游戏，所以我什么话也不能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上桌的时候，我压低声音对他说：“你今晚打算练习速记吗，彼得？”“没有。”他回答说。“我待会儿想跟你聊一聊。”他同意了。

洗完碗碟后，我来到他的房间里，问他是不是因为上一次的争吵才不肯接受血肠的。幸好不是。他只是觉得太快让步显得不够得体而已。我们又谈到了那些争吵，以及我如今的视角已经很不一样了，等等。房间里非常热，我的脸红得像苹果一样，因此，把玛戈特的水送到楼下后，我又到楼上来透了口气。碍于面子，我先在V. P窗口站了一会儿，不过很快，我就来到了彼得跟前。窗户敞开着，他站在窗户的左侧；我来到窗户的右边，我们聊着天。能在微微的昏暗中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到底还是比在无尽的光明里聊天，容易多了，而且我相信，彼得也是这样觉得的。

我们向对方讲述了很多很多，千言万语，我根本没法把它们一一重现，不过那样的感觉很好，那是我在后屋中度过的最美妙的夜晚。

简而言之，我还是可以告诉你其中的各类主题的：

首先，我们聊到了争吵，如今，我看待它的视角已经很不一样了；之后，又聊到了我们与父母之间的疏远。我跟彼得谈了母亲和父亲、谈到了玛戈特和我自己。他听着听着突然问道：“你们肯定每天都互道晚安，还会同时亲吻一下吧？”

“一下，很多下呢，你不会吗？”

“不会，我似乎从来没有吻过任何人！”“就算生日也不会吗？”

“会的，那时候会。”

我们聊到了信任，这是我们两个都没有给予我们父母的。我们说到了他的父母探爱着彼此，也很想得到他的信任，可是他却不愿意。我们说到了我总是在床上号啕大哭，发泄心中的悲伤，而他则是到阁楼楼板上去破口大骂一通。我们说到了我和玛戈特才刚刚开始亲近对方；我们之间做不到敞开心扉，因为我们成天都待在一起。我们两个无话不谈，谈到信任，谈到情感，谈到我们自己，哦，他完全就是我所了解的那个样子。

之后，我们聊到了1942年那段时间，聊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多么不同。与那段时间相比，我们两个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聊到了在最初如何忍受不了对方。他厌烦我去他那里听收音机，他觉得我太闹腾、难相处，我则是很快就觉得这个男孩一无是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打情骂俏，可现在，我倒是很庆幸。他也聊到，说自己总是形单影只。我也提到，我聒噪而又自命不凡，他很安静，而这两者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说到，我也喜欢宁静。

除了日记本之外，我从不藏着掖着；所有人都想要躲得我远远的，首先就是P.F先生，而我也不喜欢成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们说到，他很庆幸我的父母有孩子；我很庆幸他也在这里；我终于理解了他的孤僻以及对待父母的态度，很愿意在遇到争吵的时候帮他一把。“彼得，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可以随时告诉我。”“你成天都在帮我啊！”他回答。“怎么会？”我十分惊讶地问道。“用你的快乐！”

这是他和我说过的最美妙的话语。他还说，每当我像从前那样去找他的时候，他从来没觉得烦，反倒觉得很好。

我也告诉他，父亲和母亲口中所有的昵称，都没什么实际含义。这边亲一下、那边吻一口，并不能培养信任感。

我们还聊到了各自的心愿、日记本和孤独感、每个人内在和外在的自己的区别、我的面具等等。

太畅快了！他一定是对我产生了好伙伴般的喜爱，这暂时就足够了。我无言以对，我实在太感恩、太快乐了，我今天的写作简直一切水准全失。我只能一五一十地把心里的感受记录下来！

我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和彼得之间有一个秘密，每当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向我展露那样的笑容、给我传递那样的眼色时，我的心里就会燃起一团小火苗。我希望，一切都能这样延续下去，希望我们还能一同度过许多许多愉快的时光！

你感恩而又快乐的安妮。

1944年3月20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彼得问我能不能晚上再去找他一下。他说，我绝对不会打扰到他，他的房间既然足够容纳一个人那也足够容纳两个人。我说，楼下的人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所以我不能每晚都去。不过，他倒是觉得我不应该在意那些。于是，我说自己很愿意在每星期六的晚上去找他，让他记得在月亮出来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到时候，我们去楼下。”他说：“到那里去赏月。”我觉得很好，况且我也并不那么害怕小偷。

与此同时，我的幸福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很久以来，我都觉得玛戈特对彼得有着强烈的好感。我不知道她有多喜欢他，可是我觉得这很糟糕。如今，每每我与彼得见面时我都会伤害她，而最有趣的是她没有任何表示。我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嫉妒到丧失理智，可是玛戈特只是告诉我不需要同情她。“你像个电灯泡似的待在旁边，这让我觉得太难受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已经习惯了。”她酸不溜丢地回答道。

我不敢把这话告诉彼得，或者留到以后再说吧，我们之间还有聊不完的话题呢。

昨天晚上，母亲给了我一个小教训，这全都是我自己活该。我对待她的冷漠、轻蔑实在不应该太过分。因此，抛开一切事情不谈，我还是尽可能友善一些，收起我的评判吧！

就连皮姆也不再那么热情了。他再度试图对我那些幼稚的行为进行些许纠正，因而变得异常冷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等着瞧吧！他威胁我，我要是再不完成代数作业，以后就再也别想有辅导了。尽管我可以等，但我还是打算动工了，前提是我能得到一本新书。

暂时就是这样，我只知道盯着彼得看，已经无药可救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这是玛戈特善心的证明，我今天收到的，1944年3月20日。

安妮，当我昨天告诉你，我没有嫉妒你的时候，我只说了50%的实话。事实就是，我既不嫉妒你，也不嫉妒彼得。我只是略微感到惋惜，因为我感觉自己错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经历。还没有找到，并且短期之内都找不到一个能与我交流思想和情感的人。也正是因为这样，如果你们两个可以为彼此带来信任的话，我会发自内心地为你们感到高兴；在这里，我们缺失得已经够多的了，缺失了对于大多数人都是稀松平常的东西。

另外，我很确定，自己和彼得之间永远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因为我认为，自己需要与一个人，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才会敞开心扉。我必须能感受到，即使我不说什么他也能透彻地理解我的想法，可是，那个人，必定在精神层面优

越于我，而这一点，在彼得身上完全没有体现。我可以想象，你和彼得满足了我以上所提到的一切。

因此，你丝毫用不着，为我的欠缺和抢走我的所得而感到歉意，那简直是胡思乱想。你和彼得的交往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的回复：

亲爱的玛戈特：

你的字条格外贴心，可我多少还是有一点不安心，并且也永远不会彻底安心。

你所提到的信任度，在现阶段的我和彼得之间还完全说不上，只不过，在敞开的、黑暗的窗前，比在熹微的阳光下更能让人吐露心声，而低声沉吟也远比高亢激昂更能让人倾泻内心的感受。我相信，你对彼得产生了手足一般的情感，很想帮助他，甚至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或许你可以再帮他一次，只不过，那并不是我们本意要说的信任。因为我认为信任应当是双方的，我相信这也正是父亲和我之间的信任没有更进一步的原因。

我们暂时就此打住，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的话，拜托以书面的方式表达。相比口头阐述，我更擅长用笔头表达自己的想法。

你无法想象我多么欣赏你。我只希望，自己也能传承你和父亲的些许善良，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接近了。

你的安妮。

1944年春季，安妮·弗兰克在后屋的工作日日程安排，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

醒来，6点半到7点半。

父亲的闹钟，7点半。

起床：7点38分。

穿衣服：从7点38分到8点5分，包括清空床铺，拆下卷发器，把衣服、双氧水、梳子、镜子和药膏拿到屋里。

浴室：8点钟。

穿戴整齐和打理头发：8点15分左右。

取夜壶，还有书等等直到8点半。

8点半到9点钟之间清净地读书或是做其他安静的事情。

早餐：9点到9点半。

削土豆：9点半到10点或者10点半。

10 点半到 12 点钟投身书籍；间歇性谈话、写日记、聊天和无所事事（并且偶尔在 11 点一刻左右喝咖啡）。

阁楼：12 点钟到下午 1 点 15 分。透气。

家务事：1 点差 15 分—1 点钟，这里所指的是清洁盥洗池。

收音机：1 点到 1 点一刻。

吃饭：1 点 15 分或者 1 点半到 2 点 10 分。

聊天：差 10 分 2 点到 2 点。

德国军事力量情报：2 点钟到 2 点过一点儿。

楼上楼下地游手好闲，直到 2 点半。

工作，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间歇，通常会读很多书，取决于阅读的具体情况：从 2 点半到差 15 分 4 点。

吃切片面包：差 15 分 4 点—4 点。

梳洗提神：4 点—4 点 15 分。

喝咖啡：4 点 15 分。

取土豆：喝完咖啡后直到差几分钟 4 点半。在楼上饮用咖啡。我和玛戈特总是在 4 点 15 分的时候到楼上去。

到彼得那里学法语和交谈：4 点半到 5 点 15 分。

自由，办公室人去楼空，家里乱糟糟的：5 点 15 分到 6 点。

收音机：6 点到 6 点 15 分。

聊天、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6 点 15 分到 6 点半。

吃饭：6 点半到 7 点。

洗碗：7 点到 7 点半。

看书、写作、谈话：7 点半到 8 点半。

脱衣服：8 点半到 9 点差 10 分。

浴室：差 10 分 9 点到 9 点 15 分。

卫生间盥洗：9 点 15 分到 9 点半。

道晚安、关灯：9 点半—差 15 分 10 点。

思考、想入非非、祈祷和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差 15 分 10 点—10 点 15 分。

睡觉：10 点 15 分或者 10 点半到第二天早上 7 点钟左右。

安妮·弗兰克。

1944年3月22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这是我昨天晚上从玛戈特那里收到的：

敬爱的安妮：

看完你昨天所写的字条后，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每当你去彼得那里做事或者聊天的时候，你都遭受着良心的谴责。这完全没有道理啊。在我的内心深处，终有一个人获得权利与我互相信任，可我暂时还不能容忍自己把彼得放到那个位置上。

总而言之，情况是这样的，正如你所写到的那样，我把彼得当成了手足，确切地说……是一个弟弟，我们张开触须，探向对方，以求在日后的某一天，感知到兄弟姐妹间的情谊，这样的情况又或许永远也不会发生，反正现在的我们离这个目标还远着呢。

你实在不需要对我抱有同情。尽一切可能享受，你已经找到了的陪伴吧。

——

这段时间以来，这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了，姬蒂，我相信，后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大爱。这么看来，如果我们还要在这里待上很久的话，跟彼得结婚这样的玩笑话也不是那么不着边际。我并没有打算跟他结婚哦，我根本不知道他成年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彼此相爱到想要结婚的地步。

如今，我已经可以肯定彼得是喜欢我的，至于是哪种方式的喜欢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他只想要一个好伙伴，或许他因为我是个女孩而受到了吸引，又或是他把我看作妹妹，我暂时还无从得知。

当他告诉我，我总能在他与父母的争吵中帮到他时，我高兴极了，立刻向前迈进一步，相信了他的友谊。昨天的这个时候，我问他，如果这里有足足一打安妮，每一个都成天去找他的话，他会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如果她们全都跟你一样的话，那就绝对算不上糟糕啊！"他对我极度殷勤，我也相信他确实愿意看到我去找他。

如今，他勤奋地学习法语，甚至晚上爬到床上继续学，一直坚持到十点一刻。哦，每当我想起星期六的夜晚，想起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嗓音，我便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满意。我的意思是，就算时光倒流，我还是会说出同样的话语，不会像往常那样希望做出改变。

无论是欢笑的时候，还是静静地注视着前方的时候，他都那么俊美，那么贴心；他真是个可人儿，那么美好、那么俊美。在我看来，他早已推翻了大多数对我的固有看法，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我根本不是，平日里那个浮浅的安妮，而是一个梦幻般的人，有着和他本人同样多的困难！

昨天晚上，洗完碗碟后，我理所当然地等他邀请我留在楼上。可是什么事也没发

生，我走了，他到楼下来叫斐伏尔去听收音机，在浴室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可是，P.F
久久没有露面，于是他便去了楼上。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很早就上床了。

一整晚，我都坐立难安，一次又一次地去浴室，用冷水泼自己的脸，读一会儿书，又开小差，看看时钟，然后等啊等、等啊等，等啊等，听着他的动静。当我早早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今天晚上我要洗澡，那么明天呢？

明天还好遥远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回复：

亲爱的玛戈特：

我觉得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过不了太长时间，我和彼得之间就需要做一个决断了，要么恢复普通的样子，要么是其他的。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在这方面，我的目光很短浅。

不过嘛，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如果我和彼得最终以友情收场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也很喜欢他，并且愿意在必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后者你是一定不会愿意的，可是我才不在乎呢。我不知道彼得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过我会问他的。

看法一定不坏，应该恰恰相反！放心到阁楼上来吧，或者和我们一起去任何地方，你绝对不会打扰到我们的。我相信，我们两个已经默默地达成了一致：假如我们要聊天的话，就会选择夜晚时分，伴着无尽的黑暗。

打起精神来！我也是这样做的，即便有时也困难重重。好日子或许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你的安妮。

1944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从昨天早晨开始，这里发生的事情简直数不尽，以至于我实在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首先该是外面传来的消息。B 和 D 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了。最棒的传闻便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不过，我只需要对你说，荷兰人民很伟大，那就已经足够了。布劳威尔的妻子这些天里要生孩子了；为此，他才被释放，不过，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祈祷一切平安吧！

克莱曼先生的状况很不好。他的妻子和我们所有人都对他的医生感到不满。他最近一次的胃出血看起来极其严重，由此导致了昏迷。

生，我走了，他到楼下来叫斐伏尔去听收音机，在浴室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可是，P.F久久没有露面，于是他便去了楼上。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很早就上床了。

一整晚，我都坐立难安，一次又一次地去浴室，用冷水泼自己的脸，读一会儿书，又开小差，看看时钟，然后等啊等，等啊等，等啊等，听着他的动静。当我早早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今天晚上我要洗澡，那么明天呢？

明天还好遥远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回复：

亲爱的玛戈特：

我觉得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过不了太长时间，我和彼得之间就需要做一个决断了，要么恢复普通的样子，要么是其他的。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在这方面，我的目光很短浅。

不过嘛，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如果我和彼得最终以友情收场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也很喜欢他，并且愿意在必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后者你是一定不会愿意的，可是我才不在乎呢。我不知道彼得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过我会问他的。

看法一定不坏，应该恰恰相反！放心到阁楼上来吧，或者和我们一起去任何地方，你绝对不会打扰到我们的。我相信，我们两个已经默默地达成了一致：假如我们要聊天的话，就会选择夜晚时分，伴着无尽的黑暗。

打起精神来！我也是这样做的，即便有时也困难重重。好日子或许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你的安妮。

1944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从昨天早晨开始，这里发生的事情简直数不尽，以至于我实在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首先该是外面传来的消息。B 和 D 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了。最棒的传闻便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不过，我只需要对你说，荷兰人民很伟大，那就已经足够了。布劳威尔的妻子这些天里要生孩子了；为此，他才被释放，不过，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祈祷一切平安吧！

克莱曼先生的状况很不好。他的妻子和我们所有人都对他的医生感到不满。他最近一次的胃出血看起来极其严重，由此导致了昏迷。

从昨天早晨起，梅普又回来了，不过，今天杨就因为感冒和发抖躺到床上去了。贝普好了一些，只是她的咳嗽依然挥之不去。昨天，一架飞机在这里撞毁了，里面的人们还算及时地启用降落伞跳了出来。飞机落到了一所学校里，幸好学校里一个孩子也没有，只导致了少量伤亡和一场小规模火灾。飞机一定经过了市集广场附近。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架飞机这么激烈的交战呢，德国人端着老式机枪朝跳下的机组人员和降下的飞机开火。整整十分钟都是震耳欲聋的开火声。这太恐怖了。

现在说说我自己吧。

当我昨天来到彼得房间的时候，我们不知怎么的就聊到了性领域。很久以来，我一直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他。他什么都懂，当我告诉他，我和玛戈特没有相关常识的时候，他目瞪口呆。我给他讲了许多关于玛戈特、我、母亲和父亲的事情，并说，最近这段时间里，我已经什么都不敢问了。他主动提出给我补充常识，我感激不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给我讲了避孕用品是怎么使用的，我鲁莽地问他男孩是怎么知道自己成年的。对于这个问题，他需要思考一下，会在晚上给我一个答案。我重点向他诉说了我与夏可之间的心路历程，还说女孩们在面对强壮的男孩时会难以抵挡。“咳，你不用怕我！”他说。

晚上，当我回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又深入地聊了很久，他跟我说起了其他男孩。场面略微有些尴尬，但是能跟他聊聊这个话题，还是很有益的。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无法想象跟别的异性朋友如此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最为私密的话题。

我觉得自己如今真的什么都懂了。他给我大力普及了“避孕措施”[1]。

——

晚上，我和玛戈特在浴室里谈到了布拉姆和特蕾思。

——

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早餐过后，彼得给我使眼色，让我跟他到楼上去。“我被你耍得团团转！”他说，“我听见你和玛戈特昨天在浴室里的谈话了。我觉得你就是想打探一下，看看彼得究竟知道些什么，可以从中找乐子！”

哦，我惊恐万状。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打消他脑海里这段羞愧难当的对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可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哦，不是的，彼得，”我说，“我没有那么不堪，我说过会闭嘴，那就会说到做到。上演这样的闹剧、这么不堪地对待严肃话题，不会的，彼得，这样的做法并不好玩，这太不光明磊落了。我什么都没说过，我告诉你的全都是真的，你相信我吗？”

他保证会相信我，可是我还得跟他谈一谈，这一整天，我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此感到焦虑。幸好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的想法，万一他是把对我如此不堪的看法憋在心里呢？这个亲爱的彼得啊！

1 原文为德语。

我要、我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他！

你的
玛丽·安妮·弗兰克。
错了！

这一定是太激动的缘故，因为我的心怦怦直跳！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24日，星期五上午。

敬爱的姬蒂：

我到底还是没有说出一切，不过这样也好，确切地说，好得多。你一定没法想象，能在后屋里得到这个，我是多么感恩。

昨天下午在彼得那里，我们又没学英语，我们谈论了父母，而当我晚上从彼得的房间出来时，

V. P的做法特别邪恶，彼得也说，他们不仅在彼此之间，也同P.F窃窃私语此事。如今，彼得建议我不要理会这些。“楼下的人对你说过什么吗？”

“是啊，母亲非常好奇，不过我总能打哈哈应付过去。”

“他们昨天晚上一定也说了什么。”他继续说道。

“是的，当然了，他们说：你还在那儿吗，那里一定已经成了你的第二祖国[1]。”P.F对我说，夜里，那么晚，还让年轻女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是不合适的，我的回答大概也就是这不是他应该管的事。对我的父母，我说的是这不过是嫉妒而已，因为他们已经这么老了，而我们还很年轻。不过，你就放心来吧，我觉得（真的）很好。而对于另一句话，当我说道：“咳，这些事情你谁都可以说。”（这里说到的是我们的窗口谈话）那时，他回答道：“可是，你不是谁都能比的！”

我不小心漏掉了这一页，所以，想要与前一页内容衔接的话，就得多翻一页了。

父亲总说我是一个活在假想中的女孩，我只是虚荣而已！很少有人夸奖我的外貌美丽。C.N是个例外，这家伙觉得我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

昨天，我受到了彼得发自内心的称赞，为了让你知道有多好玩，我会大致复述一下我们的对话：

彼得经常说：“笑一笑！”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昨天，我问道：“你为什么总是让我笑？”

“因为好玩。你一笑，脸上就会有酒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生来就是这样。我的下巴上也有一个，这是我拥有的唯一的美貌。”

1 原文为德语。

"才不是呢，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我从来都不漂亮，也永远不会变得漂亮！"

"我完全不认同，我觉得你很漂亮。"

"才不是呢。"

"既然我这么说了，你就可以相信我！"

当然，我也对他说出了同样的评语！

——

夜晚，当我听到V. P打开他们的窗户时，我变得十分犹豫不决；八点钟，我决定试着冒一次险——我轻轻敲了敲门，迎接我的是V. P先生的："哦，嘘，哦，嘘，抓住它们，莫琪，抓住它们！"

"哦，要不我这就走？"我问道，然而，我还是立刻就前往彼得的房间了。太太正在那里，她立刻问我是不是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她逗留了一会儿，跟我们聊天，可是，等先生关上窗后，彼得则想要把她赶出房间。太太拒绝离开，她想要和我们待在一起。当然了，我们觉得这样很好，不过，五分钟后，她还是走了。我还说，反正我们的陪伴也没什么意思，不过，她并不同意我的说法，而且还打算回来。

当我们单独待着时，彼得立刻说道："你来，他们绝对没有意见，他们永远都不会阻止的；我今天晚上已经对他们说过，你立刻就到！""哦，"我说，"一开始，我是不想来的。"他十分惊讶地回答道："可是，你下楼之前，我不是在桌子跟前冲你挤眼睛了吗？！"

"听我说，彼得，"我说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每晚都来啊。""可是，这为什么不行呢？""不行，我不会那样做的，我觉得到楼上来就已经够惊悚的了。唯一的办法，而且也是折中的办法，那就是你到楼下来一下，带着我上楼。你不愿意每天晚上都叫我过来，而我也不愿意自行过来，所以这就成了最好的办法。"

"可是，可是，可是……"

"就帮帮我这个忙吧。"这个做法还真有效。他立刻说道："那好吧。"然后，他还问我，他需不需要走过我们的起居室。这当然是不需要的，他只需要稀松平常地走过浴室到达我的房间叫我就可以了。

——

浴室，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然后，他又想知道他需不需要大声讲话，对此，我的回答是："就那么做吧，假装是碰巧。"

——

那天晚些时候，他又提到了这个话题，说我还是应当过去："要不然，我一个人太无聊了。"

"至今为止，你不是从没感到过无聊吗？！"

"是啊，可是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

"我们之间的状况是不是很搞笑啊？一开始，我很想和你多相处一些，可是你一点也不喜欢我来。之后，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完全忘记了你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世界上还有一个彼得。"

"如果你当初没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

姬蒂，这是不是很巧啊？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发现了对方。如今，我可以通过他所有这些话语和行为断定，他也对我很有感觉。假如他没有到阁楼上来，那一定是因为我说自己很想一个人待着。我实在不知道今后会变成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永无止境地聊下去。可是，如果我们之间有进展的话，就算我们不聊天，也能相处下去。唯一令我感到烦闷的是，每当我和彼得一起待在楼上时，玛戈特总是孤零零地待在楼下，可是，她坚决不想听到这样的说法。

父亲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不过，他也不再表现得那么幼稚了。母亲知道我对她不怎么感冒，对彼得的父亲和母亲也一样。然而，姬蒂，我似乎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很难离开彼得，好像我在追他，依赖于他的殷勤。

只要楼上的老家伙们别作怪就行，这自然是因为他们不待见我。我和彼得绝对不会把我们聊天的内容告诉他们。想想看吧，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谈论了如此私密的话题，那会怎么样。毕竟，跟男孩谈论月经以及男孩跟女孩谈论私密话题，可不是那么司空见惯的事。有关这个话题，我还有很多想问彼得的，不过，我总是担心他会认为，我的脑子里再没有别的事了。

我想问问他，问他知不知道女孩是什么模样的。我想，男孩下半身的结构一定不像女孩那么复杂。通过裸体男人的照片或肖像就能清楚地看见那些东西的模样，可是女人就不行。不管它的名字是叫生殖器官，还是别的什么，反正两腿之间更加繁杂。我猜，他肯定还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女孩，说实话我也没有。的确，男孩就简单多了。老天爷呀，那个装置该怎么解释呢，因为我从他的言语里就能推断出来他所知道得并不确切。他提到了"子宫口"[1]，可是那玩意在里面，完全看不见。我们的这些部分被区分得很好，在我十一二岁之前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小阴唇这种东西，它根本看不见。更有甚者，我还以为，尿液是从阴蒂里流出来的。

当我问母亲那个死胡同是什么的时候，她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唉，她的做法实在太愚蠢了！

言归正传，老天爷啊，没有示例，让我怎么解释清楚它的构造呢？要不我先在这里试试看？说干就干！站立的时候从前面看，除了毛发，什么也看不见。两腿之间有

1 原文为德语。

类似于小垫子般的东西，它们软绵绵的，同样被毛发覆盖着。站着的时候，它们就互相紧贴着，使人们看不见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坐下的时候它们就会分开，那时就能看见里面红彤彤、肉乎乎的，丑极了。最上面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位于大阴唇之间的顶部，有一块皮肤皱褶，仔细瞧瞧，其实那是一个小泡泡，那就是阴蒂。随后便轮到小阴唇了，它们也紧紧地贴在一块儿，简直就像是一片褶皱。当它们打开的时候，那里面便出现了一团肉乎乎的蒂头，它与我的大拇指指甲盖一般大小。其中，最上面的那部分很疏松，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小洞洞，尿液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最下面部分看上去不过是皮肤而已，实际上，那里便是阴道的所在。它完全被皮肤皱褶遮盖了，几乎丝毫没法发现。下面的那个洞洞就是这么小，我简直无法想象，男人是怎么进去的，更别提还会有一个完整的孩子从里面出来了。连一根食指都很难进入那个小洞洞。这就是全部了，而它们恰恰扮演着那么重要的角色！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这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了，现在已经不能算了，然而，由于我的诗句少得可怜，所以我还是要把它记录下来：

日复一日无所用

长夜漫漫映苍穹！

安妮。（莉亚。）[1]

1944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当人们自身产生变化时，他们总是在变化结束后才有所察觉。我变了，变得很彻底，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我的主张、看法、批判的眼光、外表、内心，一切都变了，而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出这句话，因为这是真的，是好的。

我曾经告诉过你，对我来说，从无处不被捧在掌心的生活，转而进入充斥着责备和成年人的冰冷现实，这有多么艰难。可是，我之所以要如此容忍一切，父亲和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负有责任的。

在家时，他们总想要给予我快乐，那样很好，可是来到这里以后，他们不应该变本加厉地刺激我，并且通过他们的争吵和八卦分派，独独让我见识到“他们的”立场。这是错的，即便在我看来，他们在大多数争吵中都是正确的一方，况且 V. P 一家的性格有诸多值得挑剔的地方。

有一句谚语又或者说是一句俗语，说的是所有的责备以及在愤怒中所说出的话语

1 安妮的笔名。

总归还是有一点可取之处的。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责备我的话语有许多，只不过，我年纪小，不懂事，反倒是通过我搞笑的反驳和迅捷的回答唤起了钦佩之情。确实，我的对手们常常溃不成军，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更加容易感到溃不成军。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他们的争吵平分秋色。可如今，我看得出这里从年长的到年轻的总共犯下了多少错误。

父亲和母亲对待范·P一家时，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来不能坦诚、友好地交流（即便这种友好中带着几分排斥）。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和平，我既不愿意争吵，也不愿意八卦。对父亲和玛戈特来说，这并不难做到，对母亲来说很困难，也正是因为这样，她对我偶尔的训诫倒是好极了。V. P先生也可以深得人心，前提就是人们同意他的观点，静静地聆听，不发表过多意见，尤其是……对他所有的俏皮话和粗鄙的玩笑回敬以相当的玩笑。太太通过率真的交谈和事事妥协而深得人心，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数不胜数的错误，她也能直截了当地承认。

她对我的看法已经不像最初那么差了，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原因就在于我很诚实，并且尽可能不再当面奚落别人。我想要说实话，而且我也相信这样的做法能帮助我得到更多收获，与此同时，我本人也能得到一种更好的感觉。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都不想与父亲和母亲作对；我再也不想插手任何争吵和讨论了（幸好，最近这段时间还算比较安宁），不过，我也不再无条件地与父亲和母亲患难与共了。即便是对这些事情，我也有了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不再仅仅为了面子而选择站在他们那边！

昨天，太太跟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也提起了我们送给克莱曼的大米：

“我们给了又给，给了还给，可是我突然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于是决定：到此为止。只要花费足够的心思，克莱曼先生自己一定能弄到大米。我们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储备品送出去呢？孩子们和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也同样需要它们。”太太说。

“不是的，太太，”我回答说，“我同意您的意见。克莱曼先生或许能够弄到大米，但是他觉得为此费神费力很不值当。我们不应该挑剔帮助我们的人，但凡他们是需要的东西，而我们又暂时用不上，那就应当把一切都给他们。每个星期一小盘米饭对我们来说算不上什么，我们还可以吃豆子啊！”

太太并不赞同，不过她也说了，尽管她不同意我的意见，可她还是会妥协的，那完全是另外一桩事。哎呀，我还是就此打住吧。有时候，我清楚自己的立场，而有时候，我也会动摇，不过我还是能获得成功的！对，没错！

尤其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彼得总会帮助我度过困境、助我一臂之力。

他已经说过，他愿意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在爆发枪战或者反攻的时候安慰我、尽自己所能地帮助我。当然，反之亦然！

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喜欢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朝一日接吻，无论如何，我不想强求！我已经告诉了父亲自己常常去找彼得，并问他有没有意见，他当然没有意见！

我越来越容易向彼得敞开心扉，平日里，我是从来不会松口的。就这样，我还告诉他，我以后想要写很多东西，就算我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也依旧想在从事我的职业或是其他职责之余，不要忽视写作。哦，对了，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一生碌碌无为。我想要为生活在我周围却不认识我的人们带去益处或是快乐，我还想在我死后继续活下去！因此，我如此感谢上帝，他早在我出生之时就给予了我进步和写作的可能，可以说，就是我内在的一切！

我在金钱和其他世俗财物方面并不富足，我不美丽，不机灵，不聪明，可是我很幸福，并且会一直幸福下去！我有着乐观的天性，我热爱人类，我不爱猜忌，希望所有人都会和我一样幸福。

你忠实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3月27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事实上，当我们的避难史被记录在册的时候，在其中占据巨大篇幅的理应是政治。可是，由于这个主题对我个人不具备什么吸引力，所以我一直对它置之不理。为此，我今天要把这封信的主题投注到政治话题上。显而易见的是，围绕这个话题所展开的有数不胜数、各式各样的观点；至于人们在残酷的战争时期尤其容易提到这个话题，那就更是不言而喻了，但是……为此而引发出这么多的争吵，那就只能说是愚蠢了！随他们打赌、欢笑、咒骂、抱怨吧，只要他们不侵犯其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不过，千万别让他们吵架，因为那往往会导致不太好的后果。从外面进来的人，带来了大量与事实不相符的新闻，然而，至今为止，我们的收音机倒是还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谎话。杨、梅普、克莱曼、贝普和库格勒，所有这些人的政治态度都起起伏伏的，其中，杨的态度最平稳。

后屋里有关政治的氛围总是一成不变。在有关反攻、空袭、演讲，等等不计其数的辩论中，大家也能听到不计其数的高呼，例如表可能！就看在上帝的分上，要是他们现在才预备开始的话那会变成神马样啊？！很佳，很棒，太好了！[1]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别忘了还有现实主义者，他们以生生不息的精力尽心竭力地亮出自己的态度，而正如以往一样，他们都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某位女士深深地憎恶她丈夫对于英国人无条件的信任，某位先生由于他的妻子对

1 此处“表、神马”用于表现后屋中部分避难者的德国口音。（编者注）

他们挚爱的国土发表了戏谑和轻蔑的评论，而发起攻击！这样的情况从每天的一清早持续到大半夜，最美妙的就是他们乐此不疲。我发明了一个方法，而它的效果的确无与伦比，这就像是用大头针去扎别人，对方会一跃而起的。我的方法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原理，引出政治，只要一个问题，一个词，一句话，一瞬间全家人都被卷进来了！

——

他们就像是继德国广播节目《军事力量情报》和英国广播公司还不够似的，不久之前，又谱出了《空军情势报告》。简言之——伟大，可是（事态的另一方面）却也常常令人感到尖锐。英国人派出空军持续作战，而德国则以不输于此的热情持续制造谎言！

于是，每天早晨八点（又或更早），收音机就打开了，每个小时都会有人收听直到晚上九点、十点，甚至常常会到十一点。

这就是最佳证明，告诉我们成年人不仅有耐心，还有难以接收信息的大脑，（当然，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不想冒犯任何人）我们每天只需要听一套至多两套电台就足够了！可是这些老家伙们啊，算了，我已经说过了！

工人节目、奥兰治、弗兰克·飞利浦又或是威廉明娜女王陛下，所有的都挨个儿放一遍，得到同等温柔的倾听。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时间，他们全都守着收音机，谈论吃饭、睡觉和政治。咻，这变得烦闷，必须绞尽脑汁才能不变成无聊的老婆子。政治对老家伙们的伤害太大了！

——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吧，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此热爱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说。

时间是星期日晚上的九点钟。茶端上了桌，外面套着保温罩，而客人们陆陆续续地走进屋子。斐伏尔坐在收音机的左侧，范·佩尔斯先生坐在正前方，彼得在他后面，而母亲坐在先生旁边，太太在他们前面，我和玛戈特坐在最后排，而父亲则坐在桌子跟前。我知道，我说得不是十分清晰，不过，我们的座位并不是关键所在。先生们一刻不停地抽着烟；彼得听得如坐针毡，闭上了眼睛；母亲穿着一件长款的深色家居服；太太吓得瑟瑟发抖，因为飞行员们丝毫不在意演说，喜气洋洋地飞向埃森；父亲一口一口地呷着茶；我和玛戈特这对难姐难妹一起抱着莫琪，前者用毛巾包裹着满脑袋的卷发器，后者穿着一件太小、太紧、太短的睡衣。这里表面上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平静祥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不过，我心怀不安地等待着演讲带来的影响！

总之，他们已经等不及了，不耐烦地跺起脚，又或是再次发动一场争吵！吱吱吱，吱吱吱就像是要引一只猫出窝似的，他们就这样惹恼对方，从而引致争吵和冲突！

——

最亲爱的姬蒂：

1944年3月28日，星期二。

有关政治，我还有很多很多能写的，有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时的新闻，有梅普和贝普的问题等等，等等，不过，今天，我先要告诉你一大堆其他的事情。

第一，母亲终于还是禁止我到楼上去了，据她所说，是因为范·佩尔斯太太心生嫉妒。第二，彼得也同时邀请了玛戈特一同到楼上去，至于他是出于礼貌还是认真的，我就不得而知了。第三，我今天询问了父亲，我是否有必要多多在意那样子的嫉妒，他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怎么样了呢？母亲很生气，想让我待在屋子里，在斐伏尔的身旁做事，再也不愿意让我上楼去了，或许她也很嫉妒，父亲大方地准许我和彼得待在一起。他很高兴看到我们能相处得这么融洽。玛戈特也很喜欢彼得，却又觉得三个人一起的时候难以讨论两个人之间所能谈论的话题。

除此之外，母亲认为彼得爱上我了。说实话，我很希望这是真的，那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公平了，也能更加容易触动对方。她还说，他总是注视着我；的确，我们不止一次在房间里相互挤眉弄眼，他也不止一次地，看着我的酒窝，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啊！不是吗？

我陷入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处境——母亲与我对立，我也与她对立。对于我和母亲之间悄无声息的斗争，父亲选择视而不见，母亲感到悲痛，因为她依旧爱我。我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她对我来说已经百无一用了。至于彼得……我还不想放弃彼得，他是这么贴心，而我又是这么倾慕他，我们之间可以变得非常美好，这些“老家伙们”为什么又要来横插一脚？

幸好我习惯于掩饰自己的内心，而且我也成功地隐藏了自己对他的痴迷程度。他会不会有所表态呢？我应不应该摸摸他的脸颊，就像我在梦里触碰彼得儿的脸颊一样？彼得和彼得儿，你们一模一样！他们不理解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其实我们只要并肩坐在一起，即使不说话，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不理解是什么原因令我们互相吸引！哦，那些困难什么时候才能被克服啊！如果它们能被克服就好了，因为那样一来，结局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了。每当他闭着眼睛、把头枕在胳膊上的时候，他的模样就像是一个小孩，每当他与莫琪玩耍或者说到它的时候，他就充满了爱意，每当他扛起土豆又或是其他沉甸甸的东西时，他显得很强壮。每当他去观望枪战或是在黑暗中监视小偷时，他很勇敢；而每当他表现得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时候，恰恰很可爱。

我觉得，听他给我解释什么比我教他东西更有意思，我多么希望他能在绝大多数方面都胜我一筹啊！

再多的母亲们，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哦，要是他愿意说话就好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昨天晚上，博克斯坦部长通过奥兰治电台宣布，战争结束后要收集一切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日记本和信件。他们自然而然一同扑向了我的日记本。

想想看吧，如果我能出版一本有关后屋的小说，那该多有趣啊！光从名字，人们一定会以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现在说回严肃话题，等战争结束后，过上大约十年，当人们说起我们犹太人是怎么生活的、吃了什么、说了什么，别人一定会觉得很搞笑。尽管我告诉了你许多关于我们的事情，可是，你对我们的生活依旧知之甚少。有时候这里的女士们有多么害怕（就例如星期日，他们用 350 架飞机在艾默伊登上空投下 500,000 公斤炸弹时那样）；房屋是如何在炸弹侵袭下摇摇欲坠；这里有多少种流行疾病，例如白喉、猩红热等等。至于人们吃的是什么，人们是怎样为了买到蔬菜和其他一切能买到的东西而排起长队的，这些几乎已经无法描述了。

医生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停在街上的交通工具一眨眼的工夫就会被偷走，诸多的传染病使得医院里完全没有空位，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索要药水处方。

你更加无法想象比比皆是的入室盗窃和其他盗窃。人们有时候也会怀疑现如今的荷兰人是不是真的突然变得如此盗窃成瘾了。年龄在八岁到十一岁之间的小孩子砸烂房屋的窗户，偷光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被偷了个精光，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下自己的房子不管，因为离家还不到五分钟，财物就跟着不见了。每一天，报纸上都刊登着有偿寻回被偷走的打字机、波斯地毯、电子钟表、缝纫机，还有玩具、珠宝首饰、亚麻布匹和衣料的广告。就连青少年的恶作剧也与日俱增，街上的电子钟被卸下，电话亭里的电话机被拆掉，窗户被砸烂，自行车被偷走，只要是能破坏的，一个都没有落下。

大众的情绪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所有人都忍受着饥饿，一个星期的定量食物只够两天的量，代用咖啡除外。人们对反攻望眼欲穿，男人们不得不去德国，孩子们要么生病，要么营养不良，全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和破破烂烂的鞋子。黑市上，一副鞋底的价格是 7.5 荷兰盾，可是，大多数鞋匠不再接收任何鞋子、接待任何顾客，假如他们接收了，对方就得等上 4 个月的时间，前提是鞋子没有在这期间被偷走。不过，有一件事是好的：各个方面都爆发了破坏运动，每个人都认识若干持有假证件或是工作许可的人。许多人（尤其是公务员）一旦知道检查部门到了哪里，就会立刻通报，对于买卖粮票的人，警察也偶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配给部门免费为“自由荷兰”提供相关的货票。从奶农到裁缝，每个人都出手相助，不过也有许多人，许许多多的人被抓捕，或是过于麻痹大意。

看看我们的蔬菜供应商吧，他们清楚地知道有人在这里避难，总是为我们提供蔬菜，不仅不收粮票，还只售以普通的价格。整个荷兰，所有的居民，我们所有人在这个狭小的监牢里已经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光景。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空间都会进一步缩小，

这一切会不会在我们窒息或是饿死之前及时过去呢？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星期五，1944年3月31日。

亲爱的姬蒂：

想想看，天气还很寒冷，可是大多数人都已经断煤一个月了，是不是很烦人？

整体氛围因为俄国前线的战况而重拾乐观，因为那实在是棒极了！我并不经常提到政治，但是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必要告诉你一下的，俄国军队离波兰总督府只有咫尺之遥，并抵达了罗马尼亚的普鲁特河。他们逼近敖德萨周边，还包围了捷尔诺波尔等等。他们每天晚上都在期待斯大林额外签署一份公报。莫斯科鸣了许许多多响礼炮，以至于这个城市每天都被笼罩在隆隆声中。至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装作战争近在眼前，又或者他们是否想不出更好方式展示他们的喜悦之情，我不知道！

匈牙利被德国军队占领了，那里还住着100万犹太人，他们的日子一定也完蛋了！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今天是V. 佩尔斯先生的生日，他得到的东西有2盒烟草、他妻子攒下来的够冲一杯的咖啡、库格勒送的柠檬宾治酒、梅普送的沙丁鱼、我们送的古龙水、2枝欧丁香和郁金香。别忘了，还有一个添加了覆盆子浆果馅料的蛋糕。由于面粉太差、又缺黄油，蛋糕有一点黏糊糊的，不过，它还是很好吃。

有关我和彼得的闲话平息了一些，他今天晚上来接我，是不是很友善呢？这可是他自己认为很乏味的事情啊！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待在一起，谈论着一切可以谈及的话题。跟其他男孩聊天时，一旦聊到敏感话题，我就必须克制自己，可在他面前却不需要，这太好了。我们就是这样，聊到了血，随之而来的便是月经。

他觉得，我们女人还是非常坚强的，因为我们承受得了这样失掉1至2公升的血。在他的眼里，我也很坚强。啦啦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这就要吃饭了，我在这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比之前好多了。

上帝并没有丢弃我，令我孤身一人，也永远不会丢弃我。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1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姬蒂：

说到底，一切还是太艰难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我极度渴望他的吻，一个期盼已久的吻。他该不会是一直把我看作一个好伙伴，再无其他吧？

你我都知道我很坚强，能够独自承受大多数的困苦，我一直也不习惯同其他人分

担，我从来都不依赖我的母亲，可是现在，我很想把脑袋倚靠在彼得的肩膀上，只要安安静静的就好。

我忘不了，忘不了我曾梦见彼得的脸颊，那时候，一切都很美好！难道他就没期待吗？他会不会仅仅是因为害羞而不敢表露心迹呢？他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想要我陪伴他呢？哦，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

让我就此打住吧，让我安静一会儿，我会保持坚强，只需要多一些耐心，对方就会追赶上来了。然而……糟糕的就是，眼下的情形看起来实在太像是我在追他了，任何时候都是由我到楼上去，而不是他来找我。可是这完全是由房间分配造成的，对于这个缺陷，他非常理解。哦、是的，他一定什么都理解。

你的安妮·M.弗兰克

1944年4月3日，星期一。

最亲爱的姬蒂：

我要打破自己的常规，把有关食物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你，因为不仅仅在后屋，更是在整个荷兰、整个欧洲，甚至更加遥远的地方，它都是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问题。

在这里度过的二十一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不少“食物周期”。它的含义你马上就会知道了。我对“食物周期”的理解就是，人们除了某种特定的餐食或者某种特定的蔬菜之外，吃不到其他任何食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的食物只有苦苣菜：带泥沙的、不带泥沙的、捣碎了配土豆泥吃、单吃、烤着吃；之后就是菠菜，再后来是茄蓝、鸦葱、黄瓜、西红柿、酸菜等等。

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吃酸菜的滋味可真不好受，不过，人在饿的时候就没那么多怨言了。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最美妙的周期，因为我们什么蔬菜也没有。我们这个星期的特惠午餐是：红竹豆、豌豆汤、土豆配面粉团子、土豆乱炖，承蒙上帝保佑又是芜菁叶或者腐烂的胡萝卜，之后回到红竹豆。我们每一餐都吃土豆，从早餐就开始了，原因是面包的短缺，不过，早餐的土豆还是微微烤过的。煮汤时用的是红竹豆、白腰豆、土豆、袋装菜丝佐料、袋装鸡汤佐料、袋装豆汤。

所有的食物里都有红竹豆，尤其是面包里。

每天晚上，我们吃的都是土豆配人造卤汁，幸好我们还有一些甜菜沙拉。另外，我还得特别提一下面粉团子，那是我们用救济面粉、水和酵母调制成的。它们黏答答、稠糊糊的，落进胃里，就像石头一样，唉，好吧！

我们最勾魂摄魄的就是每周一片的猪肝肠和涂抹在干面包上的果酱。不过，我们还活着，而食物甚至还往往很美味！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姬蒂，看在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并且就算看了我的信也依旧对避难知之甚少的分上，我就当找个乐子，给你讲讲我们八个人在出去之后的首个愿望是什么。

玛戈特和 V. 佩尔斯先生最希望的是能洗一个从头到脚的热水澡，在里头待上足足半个多小时。V. 佩尔斯太太最想的是立刻能吃到蛋糕，P.F 满脑子都是他的妻子洛蒂，母亲则是她的咖啡，父亲是去找弗斯盖伊尔，彼得去市中心和电影院。而我对于享乐一窍不通，不知道怎么入手。

你的安妮。

星期三，1944 年 4 月 5 日。

最亲爱的姬蒂：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战争的终点太远了，简直遥不可及、虚无缥缈、如梦如幻。到了 9 月，如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上学了，我可不想落下别人两年。日子充斥着彼得，唯有彼得，充斥着梦境和思考。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晚上。我变得可怜巴巴，哦，糟透了。我坐在彼得身旁，压抑着我的泪水，稍后与 V. P 一家一起喝着柠檬宾治酒，笑得前仰后合，兴高采烈，刚刚得到片刻的独处，我就感觉到自己需要哭个痛快。就这样，我穿着睡袍，滑落到地上，先十分投入地做了长长的祷告，接着，我把头埋在胳膊里哭了起来，我收着我的膝盖，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蜷成了一团。狠狠地喘了一大口气后，我回到了房间里，压抑着自己的泪水，因为我不愿意让里面的人听到任何声音。

随后，我给自己打气，我告诉自己的无外乎是：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这个不寻常的姿势导致我全身僵直地撞到了床沿上，然后继续挣扎了一会儿，直到快到十点半才重新回到床上。结束了！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必须忙碌起来——为了防止自己变得愚蠢，为了有所前进，为了成为一名记者，因为这是我的目标！我知道自己具备写作能力。有几篇故事很不错，我对于后屋的描述很幽默，我的日记本里有一大部分都活灵活现，可是……至于我究竟有没有才能这还得拭目以待。

《伊娃的梦》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故事，而诡异的就是我完全不知道灵感是从哪里来的。《伽蒂的一生》里的许多部分也很好，可是合在一起却什么也不是！

我本人，对此是最尖锐、最好的评判者，我自己知道，哪些部分写得好，哪些部分写得不好。不写作的人永远都不会懂得写作的乐趣。从前，我总是因为自己不会画画而感到懊恼，可是现在，我却因为自己擅长写作而感到无比幸福。

如果我的才能不足以让我从事杂志或图书的写作，好吧，至少我还可以为自己写作。不过，我想要取得进步，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余生要像母亲、V. P 太太和其他那些妇女一样，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为人们所遗忘，除了丈夫和孩子之外我必须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值得我做出奉献的东西！

写作时，我能吐露所有的想法，我的悲伤消失了，我的勇气重获新生！可是，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我这辈子还有可能写出巨作来吗？我这辈子还有可能成为一名记者或者作家吗？

我希望可以，哦，我是多么希望可以啊，因为我能通过写作记录一切：我的思想、我的理想和我的幻想。

我已经很久没再写过《伽蒂的一生》了，我的头脑清楚地知道故事要怎样继续，可是它进展得不太顺利。或许它永远也完成不了了，最终只能落入废纸篓或者火炉里。这个想法很可怕，只不过，我还会想，仅仅十四岁，又没有什么经历，是不可能写得出哲学巨著来的。鼓起新的勇气，继续开动吧，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写作是我心甘情愿要做的事！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4 月 6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你问过我，我的爱好和兴趣是什么。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不过，我要警告你，别吃惊，因为实在太多了。

第一是写作，不过，它其实已经不算是爱好了。

第二是族谱。我正在所有的报纸、图书和档案中寻找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俄国、挪威和荷兰的皇室和贵族的族谱。对于其中的一大部分，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更何况，我早就从先前阅读过的，各类传记或是历史书籍中，摘取了许多笔记。许多历史片段甚至还被我抄录了下来。

我的第三项爱好就是历史，父亲已经给我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等不及哪一天可以到公共图书馆查阅我想了解的一切了。

第四个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就算是在这里，我也珍藏着各类与此相关的书籍。无论是九位缪斯还是宙斯的七位妻子，我都能倒背如流。赫拉克勒斯的妻子等等，我都能信手拈来。

除此之外的消遣就是电影明星和家庭相片。

我热爱阅读和书籍；对艺术史尤其是作家、诗人和画家们有着浓厚的兴趣。或许以后还会加上音乐家们。

我对于代数、几何和算术有着一定程度的反感。至于其他所有学科，我都非常喜欢，其中，历史更是独占鳌头！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11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实在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星期四（就是我上一次给你写信那天），一切正常，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下午，我们一起玩“地产大亨”。星期六下午也是如此。这些天，日子过得很快。星期六早晨，所有人都在，大约两点钟，爆发了剧烈的枪战，先生们说，那是一阵枪林弹雨，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平静。

星期日下午四点半，彼得在我的邀请下来到我的房间，整点过一刻，我们来到前侧阁楼在那里待到六点钟。

六点到七点一刻之间，电台播放了美妙的莫扎特音乐会，我尤其为《小夜曲》感到入迷。在厨房里，我是几乎不可能听到这样美妙的音乐的，因为一听到美妙的音乐，我就会随之荡漾起来。

星期日晚上，彼得没洗成澡，因为盥洗盆里堆满了衣服，放在楼下的厨房里。于是，八点钟，我们一起来到前侧阁楼上。为了坐得舒服一些，我带上了我们房间里唯一的一个长沙发椅靠垫。我们坐在箱子上。无论箱子还是靠垫都很窄，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两个人一同倚靠在别的箱子上。莫琪陪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并不是无人看管。八点四十五的时候，V. P 先生突然吹了一声口哨，问我们是不是拿走了 P. F 先生的一个靠垫。我们两个一同蹦了起来，带着靠垫、猫，跟随 V. P 一起去了楼下。这个垫子还经历了一段极其悲惨的遭遇，P. F 气呼呼的，因为我拿走了他睡觉用的枕头，他担心会沾染上跳蚤，他吵吵嚷嚷地把所有人都招来了。出于对他恶毒行为的报复，我和彼得把两个硬邦邦的刷子塞到了他的床上，之后，因为他又回到了房间里所以就又把它们拿了出来。

我们为这段小插曲笑得前仰后合。

1944年4月9日，星期日晚上。

可是，我们的乐趣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九点半，彼得轻轻地敲了敲门，问父亲能不能到楼上去帮忙解释一个难懂的英语句子。“这有点不大对头”。我对玛戈特说，“这假得也太明显了，先生们聊天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入室盗窃了！”我的推断是正确的，有人正在试图闯入仓库。一眨眼的工夫，父亲、V. P 先生和彼得就到了楼下，玛戈特、母亲、太太和我等待着。

身陷恐惧的四个女人需要说话，我们就一直滔滔不绝，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楼下传来一记敲打声，随后，整个世界安静了，九点四十五分的钟声响起。每个人都面无血色。只不过，尽管心里很害怕，可我们表面还是很平静的。先生们去哪儿了？那记敲打声是哪儿来的？他们该不会是跟闯入者打起来了吧？谁也不愿意再多想，我们等待着。

十点钟，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父亲面色惨白，局促不安地走进来，他身后跟着V. P先生。“关灯，轻手轻脚地上楼，家里很快就会来警察了！”没有时间害怕。灯熄灭了，我赶紧抓起一件外套。大家一同坐在楼上。“发生什么了？快告诉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先生们又下楼去了。

直到十点十分，他们四个才一起回到楼上，其中两人守在彼得敞开的窗口跟前放哨，通往梯台的门关闭了，旋转式柜子合上了。我们在小夜灯上挂了一件毛衣。随后，他们开口了：

“彼得听见梯台上传来了两声响亮的拍打声，来到楼下，发现仓库大门的左侧缺了一大块门板。他冲到楼上，通知了家里的壮劳力，他们四个人一同下了楼。当他们走进仓库的时候，闯入者还在那里继续偷东西，V. P想也没想就大喊了一声：‘警察！’外面传来一阵匆匆忙忙的脚步声，闯入者闻风而逃。为了不让那个洞引起警察的注意，门板又被先生们放回了原位，然而，外面传来的一记重踹使得它倒落在地上。先生们被这么多放肆的行径弄得手足无措，无论是V. P还是彼得都变得气势汹汹，V. P狠狠地把斧子砸到地上，周围鸦雀无声。门板重新挡住洞口，干扰再度出现，外面的一对夫妇，打开手电筒，用刺眼的光线照亮了整座仓库。‘搞什么鬼？！’某位先生嘟哝道，然后……他们的角色从警察变成了闯入者。他们四个朝着楼上跑去。P. F和V. P抢着前者的书，彼得打开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窗，把电话机砸到地上，外带脸盆落地，他们四个最后都躲到了藏身墙的后面。”

第一部分完。

十有八九是那对举着手电筒的夫妇通知了警察，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星期日的晚上，也就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的第二天没有人来办公室上班，因此，星期二上午之前所有人都动弹不得。想想看吧，一天两夜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我们不敢胡思乱想，只是坐在一片漆黑之中，太太出于恐惧已经把灯彻底熄灭了，大家压低声音交头接耳，每每听见吱嘎声时，就会传出一片嘘，嘘的声响。

时间到了十点半，十一点，没有动静，父亲和V. P轮番来看我们。然后，在十一点十五分时，楼下一片嘈杂。我们能听见全家人呼吸的声音，我们一动也不敢动。脚步声在房屋里回荡，私人办公室，厨房，然后是……我们的楼梯，这下，再也听不到任何人的呼吸声了，八颗心脏怦怦直跳，我们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随之而来的是在

旋转式柜子里的一阵窸窸窣窣。这一刻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这下，我们完蛋了！”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我们十五人[1]当晚就被盖世太保运走的情景。

旋转式柜子里窸窸窣窣的，一连两次，然后，一个罐头掉到地上，脚步声渐行渐远，看来我们得救了！每一人都浑身颤抖，我听见四周传来牙齿打架的声音，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就这么一直坐到十一点半。

房屋里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声响，可是我们的梯台上还亮着灯，那正是柜子跟前。那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柜子太可疑？还是他们仅仅是忘记关灯了？还会有人来关灯吗？活匣子打开了，房屋里没有任何人了，或许还有一名警卫会守在门口。我们一连做了三件事：说出我们的猜测，紧张并且吓得瑟瑟发抖，还有第三点就是，必须上卫生间。水桶在阁楼上，只有彼得的锡罐垃圾桶能用作替代品。V. P 带头，接着是父亲，母亲羞愧极了。父亲把桶拿到房间里，玛戈特、太太和我都等不及了，最后，母亲也下定了决心。大家不住地要纸，幸好我的口袋里还有。桶臭烘烘的，每个人都小声地嘀咕着。我们累了，时间已经指向十二点。“躺在地上睡觉吧！”我和玛戈特分别得到了一个枕头外加被褥。玛戈特躺在储物柜的稍远处，我则躺在桌脚之间，相对而言，地上没有那么臭，可是太太还是蹑手蹑脚地取来了一些漂白粉，往夜壶上盖了一块擦碗布，当作第二道防护措施。交谈、窃窃私语、羞怯、臭气、放屁，不停地有人用夜壶，这让人怎么睡啊。两点半的时候，我实在太累了，直到三点半为止，我再也没有听见任何声响。当太太把脑袋枕在我的脚上时，我醒了过来。

“拜托您给我一些能穿的衣服吧！”我要求道，有人给了我一些衣物，于是我在睡衣外面套了一条羊毛裤子、红色的毛衣、黑色的短裙、白色的长筒袜和破了的半筒袜。太太坐回到椅子上，先生则枕着我的脚躺下身来。我从三点半开始思考，依然抖个不停，以至于 V. P 也无法入睡，我做起了警察会回到这里的打算。“到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是避难者，他们要么是善良的荷兰人，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要么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者，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贿赂他们！”

“快把收音机处理了！”太太叹息道。“是啊，丢到灶台底下”，先生回答说，“他们要是能找到我们，自然也能找到收音机！”

“那样的话，他们也会找到安妮的日记本的。”父亲也掺和进来了！“那就把它烧了。”我们之中最害怕的那个人提议道。

这和警察摇动柜子门的时候一样成为我最惊恐的时刻，别想碰我的日记本，我的日记本一刻也不会离开我！不过，父亲没再理会那些话。幸好如此！要是把所有记得的对话都摘录一遍，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大家的话实在太多了，我安慰了担惊受怕

[1] “后屋”的避难者与救助者共十四人，此处或为安妮的笔误。（编者注）

的太太。我们谈到了逃生和盖世太保的审讯，谈到了打电话和怎样勇敢起来。

“现在，我们要表现得像士兵一样，太太，要是我们完蛋了的话，好吧，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女王和祖国，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正如奥兰治一直说的那样。唯一一点不可理喻的就是，我们让其他人也卷入了这场不幸之中！”

一小时过后，V. P 先生和太太交换了一下位置，父亲来到我的身旁。先生们一刻不停地抽着烟，偶尔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尿个尿，再重新继续。

四点钟、五点钟、五点半。这会儿，我坐在彼得的身旁倾听着，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挨得那么近，以至于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方身体的颤抖。我们坐着，时而冒出一个词，竖起耳朵使劲听。

他们在屋里撤下了遮光板，动手记录要点，准备在打电话的时候告诉克莱曼。七点钟，他们打算给克莱曼打电话，派人到这里来。风险就是站在门口或是仓库里的那名守卫或许会听见我们打电话的声音，这个可能性很大，可是，警察回来的可能性比它更大。

尽管我记有备忘录，不过，为了明确起见，我还是把它们摘抄一遍吧：

入室盗窃：警察进到了房子里，一直搜查到旋转式柜子门为止，没有再进一步。

闯入者明显是被打断了，强行打开仓库门，从花园逃跑了。正门上插着门闩，库格勒必然是从第二扇门离开的。

（彼得到那里把杆子取走了！）

那个打字机和计算器摆在私人办公室的黑色箱子里，很安全。

梅普和贝普的换洗衣物也好端端地放在厨房的洗衣桶里，只有贝普和库格勒掌管着第二扇门的钥匙，锁很有可能坏了。

试图通知杨，并且拿到钥匙，到办公室里查看，还需要喂猫。

——

此外，一切都尽如人意，我们给克莱曼打了电话，取走了门上的杆子，把打字机藏进箱子里。随后，我们坐回到桌子跟前，等候杨又或是警察的到来。

彼得睡着了，我和 V. P 先生躺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楼下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我蹑手蹑脚地起身：“是杨！”

“不对，不对，是警察！”其他人说。有人敲响了我们的柜子门，梅普吹了一声口哨。范·佩尔斯太太再也承受不了了，她面如死灰、有气无力地倒在她的椅子上，这样的焦灼但凡再持续一分钟，她就要晕过去了。当杨和梅普进门的时候，我们的房间里呈现出辉煌的一幕，单单桌子就值得拍一张照片留念，《影视与戏剧》平摊在桌上，翻开在一页舞女的页面，上面涂满了果酱和治疗腹泻的胶质药物，两瓶果酱、四分之三个面包、果胶、镜子、梳子、火柴、烟灰、香烟、烟草、烟灰缸、书本、一条内裤、手电筒、太太的发梳、卫生纸等等。

不消说，我们用欢呼和泪水迎接了杨和梅普，杨用白色的木板把洞钉了起来，又

赶忙和梅普一同离开，把入室盗窃的事情报告给警察。梅普还在仓库大门底下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是守夜人司雷赫斯留下的，正是他发现了洞孔，并通知了警察，杨也要去造访司雷赫斯一下。

因此，我们大约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收拾一下，拾掇一下自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半小时可以带来像这半小时这么多的改变。我和玛戈特把楼下的床铺平，上了卫生间，照了镜，洗了手，整理了一下头发。随后，我又对房间进行了简单的收拾，而后回到楼上，桌子早就被清空了，我们端来了一些水，冲泡了咖啡和茶，煮了牛奶，摆放好蔬菜的用具，安塞和彼得用热水和漂白粉清空了尿尿桶，其中最大的那个桶满得都快溢出来了，沉甸甸的，几乎抬不动，更何况，那玩意儿还漏了以至于它不得不被装进一个水桶里带走。

十一点钟的时候，杨回来了。我们和他一同围坐在桌子跟前，气氛渐渐地又恢复了愉悦。

按杨所说，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司雷赫斯先生还在睡觉，因此，他的妻子告诉杨，这位先生在沿着运河巡逻时发现了我们房子里的洞，于是叫来了一名警察，与他一起在物业里走过一个来回。司雷赫斯先生是一名个体户守夜人，每天晚上，他都领着他的两条狗，蹬着自行车，骑行在运河沿岸。先生会在星期二那天来找库格勒，并且更清楚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警察局里的人对于入室盗窃还一无所知，不过，他们还是当即记录在案，准备星期二过来查看。回来的路上，杨恰好走向了范·胡芬家。他是我们的土豆供应商。杨在那里停留了片刻，讲述了有关入室盗窃的事情。“我知道。”范·胡芬淡淡地说道，“昨天晚上，我和我的妻子从您的物业旁经过，看见门上有一个洞，我的妻子已经准备继续往前走了，不过，我还是（举着手电筒）看了一看，小偷一定是那个时候逃走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没有选择报警，因为我不想伤及您的任何利益，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的猜测却很多。”杨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离开了。范·胡芬一定是猜到我们住在这里了，因为他总是在十二点半过后把土豆送来，而不是一点半过后。多好的人啊！

杨动身离开，我们洗了碗碟，那时候已经是一点钟了。我们八个人全都去睡觉了。两点四十五分，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斐伏尔先生不见了。一脸倦容的我恰好在浴室碰见了彼得。他刚刚从楼上下来。我们约定在楼下见。我把自己拾掇了一番，然后走下楼去。走到卫生间门前时，我听到，“喊，喊，我在这儿！”“好吧，我等你！”我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不过，他并没有让我等太久。

“你还敢到前侧阁楼上去吗？”他问，我表示赞同，拿起我的枕头，用布匹包裹了一圈，和他一起去了前侧阁楼。天气好极了，很快，警报声就响起来，我们待在原地没有动弹。彼得伸出胳膊揽住我的肩膀，我伸出胳膊揽住他的肩膀，我们就这样搂着彼此，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直到玛戈特在四点钟的时候来叫我们喝咖啡。

我们把面包一扫而空，喝了柠檬汽水，开着玩笑，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除此之外，一切正常。晚上，我向彼得表达了感谢，因为他是我们所有人之中最勇敢的。

——

我们之中从没有人落入过那天晚上那样的险境之中。上帝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我们。想想看吧，警察就站在我们的柜子门面前，亮着灯，可我们居然没有被发现。"这下，我们完蛋了！"那一刻，我轻轻地说。可是，我们却得救了。

当反攻的炸弹来袭时，人们会竭力自保，可是这一次的盗窃事件，我们都为无辜善良并一直帮助我们的基督徒担惊受怕。"我们得救了，请继续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唯一能说的。

——

这段经历带来了不小的变化。从那天起，P. F 每晚都待在浴室里，彼得在八点半和九点半的时候检查房子，彼得的窗户再也不能打开了，因为盖赫的人发现那扇窗户敞开过，每天晚上九点半以后，不允许再冲卫生间。司雷赫斯先生受聘当上了守夜人，今天晚上会来一位黑市木匠，他会把我们白色的法兰克福床敲凿成一道封锁线。

后屋里争论来争论去的。库格勒责备了我们的粗心大意，杨也说我们压根就不应该下楼去。顺便说一句，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全部真相都告诉库格勒。

眼下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楚那个司雷赫斯究竟可不可靠、看看门后发出动静的时候他的狗会不会狂吠、怎么弄出一道障碍物，还有其他许多事情。

我们受到强烈的警示，提醒我们自己在避难，自己是受束缚的犹太人，被束缚于某一个地方，没有权利，却有千万种责任。我们犹太人不能流露自己的感情，我们必须勇敢、坚强，我们必须承担自身的痛楚、不许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相信上帝。

这场残酷的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不仅仅成为犹太人，更是人！

是谁把这些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是谁令我们犹太人有别于其他所有民族？是谁让我们至今为止饱受摧残？曾经，是上帝，是他决定了我们的模样，可是，把我们高高擎起的也会是上帝。只要我们承受住了这些摧残，最终依旧有犹太人存活下来，那么犹太人就会从罪人摇身一变，成为榜样。说不定我们的信仰会有朝一日教导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向善，而在此之前，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经受摧残。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单纯的荷兰人或是单纯的英国人，又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我们永远都是犹太人，我们必须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也愿意当犹太人。

勇敢起来！让我们明晰自己的责任，不要怨天尤人，出路一定会到来，上帝从来没有弃我们的民族于不顾；历经这么多个世纪，依然有犹太人存活下来，历经这么多个世纪，犹太人一直在遭受摧残，可是，历经这么多个世纪，他们也变得坚强了，软弱

的人会被择选出来，而坚强的人则会留存下来，永不泯灭！

——

那一夜，我知道自己终究会死，我等待着警察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就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做好了准备。我非常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我的国家，可是现在，既然我再度得救了，那么我对于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大心愿就是：变成一名荷兰人！

我热爱荷兰人，我热爱我们的国土，我热爱这个语言，并且想要在这里工作。即便我要给女王本人写信，我也会坚持自己的目标，绝不屈服！

——

我对于父母的依赖越来越少，尽管我的年纪还这么小，可我比母亲拥有更多生活的勇气、更多正确而又完好的正义感。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观点，有一种信仰，还有一份爱。让我做回我自己吧，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内心刚毅、勇气十足的女人！

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的话，我会获得比母亲更多的成就，我不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为这个世界、为所有的人做事！

此刻，我知道，勇气和欢乐，是最首要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入室盗窃：警察进到了房子里，一直搜查到旋转式柜子门为止，没有再进一步。

闯入者明显是被打断了，强行打开仓库门，从花园逃跑了。

正门上插着门闩，库格勒必然是从第二扇门离开的。

那个打字机和计算器摆在私人办公室的黑色箱子里，很安全。

梅普和贝普的换洗衣物也好端端地放在厨房的洗衣桶里。

只有贝普和库格勒掌管着第二扇门的钥匙，锁很有可能坏了：

试图通知杨，并且拿到钥匙到办公室里查看，还需要喂猫。

1944年4月14日，星期五。

敬爱的姬蒂：

这里的氛围紧张极了。皮姆正在气头上，一点就着；太太感冒了，躺在床上满腹牢骚；没有了烟丝的先生脸色煞白；牺牲了大量闲暇的P. F满肚子见解，等等。

况且，此时此刻，我们的确并不走运。卫生间漏水了，水龙头也关不住了。幸亏我们四处都有关系，东西才能一件接一件地修理好。

——

你知道的，我偶尔会多愁善感，不过……这里偶尔也能容得下多愁善感的存在。我和彼得在一堆废品和尘土的包围下，坐在一个硬邦邦的木头箱子上，紧紧挨在一起，伸出胳膊搂住彼此的肩膀，他的手里攥着我的一绺发梢。当外面的小鸟唱出动人心弦的歌声，当我们看着树木渐渐变绿，当太阳在屋外召唤我们，当天空如此湛蓝，哦，就是那一刻，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期盼！

——

在这里，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心怀不满、充满愁怨的面容，只有叹气和受到压抑的抱怨，表面上看来，就好像我们突然遭受了重大的变故似的。这都是自己作践的结果。后屋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出良好的榜样，每个人都必须想办法遏制住自己的坏脾气！

我们成天都能听到：要是能快点结束就好了！

——

我的工作、我的希望、我的勇气、我的爱，

这一切助我坚持，予我优待！

——

姬蒂，我毫不动摇地相信今天的我略微丧失了理智，而我完全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我感知不到其中的任何联系，有时候，我的心里会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今后到底会不会有人对我的闲话家常感兴趣。

所有的无稽之谈将会被命名为《一只丑小鸭的真情流露》，我的日记本对博克斯坦先生和格布兰迪先生是绝对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这话是出自真心的，想想这里又发生什么事了：彼得忘记把插在门后面的门闩卸下来，结果就是库格勒和其他人都进不了屋了。他去了盖赫那里，破开了厨房的窗户。我们的窗户敞开着，而这一点也被盖赫看见了。盖赫的人会怎么想呢？还有范·马尔仑？梅普也感到非常震惊，因为 M 和 S 都遭到了逮捕，不过，这眼下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库格勒怒不可遏；他受尽责怪，大家认为这都是他不肯换门才导致的，而我们却随随便便地犯下这么愚蠢的错误！

我可以这么对你说，彼得完全六神无主了，当母亲在餐桌上说到自己最同情的人

是彼得时，他险些哭了起来。这同样是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询问有没有把门闩卸掉，而且 V. P 先生也几乎天天会问。或许我待会儿可以安慰他一下，我非常想帮他一把！

以下是最近几个星期里的几条后屋秘闻。

1. 梅普患了整整十四天的流感；她才刚刚有一点起色，杨就被传染了。由于医生不再上门医治普通的流感，况且杨的病情也没她那么重，因此她给了他一些医生专门为她定制的药粉，还给他外加一粒阿司匹林。现如今，无论是呕吐还是头痛，只要一种药物就能治疗所有的疾病！

2. 一周前的那个星期六，波什突然出毛病了。它异常安静，还淌着口水。梅普赶忙把它抱了起来，用毯子包裹着，塞进一个购物袋里，带它去了猫狗诊所。医生给了它一剂药水，用于治疗波什的内脏。彼得喂它吃了几次药剂，可是没过多久，波什就消失不见了，没日没夜地在外游荡；一定是去找它的姑娘了。

3. 没过多久，波什就恢复了健康。如今，它的鼻子肿了起来，一旦把它抱起来它就会嗷嗷叫，或许它在试图捕获猎物的时候挨揍了。

4. 我们的莫琪已经一连几天都嗓子沙哑。正当我们打算送它去看医生的时候，它的身体却康复了一半。

5. 现如今，我们的阁楼窗户在夜里略微敞开一些；我和彼得常常趁着夜晚时分去楼上坐着。

6. 多亏有了橡胶黏合剂和油漆，我们的卫生间很快就修好了。

7. 就连拧不紧的水龙头也换成了新的。

8. 幸好克莱曼先生的健康状况也有所好转。他又能偶尔出门，无休无止地吃肉了。只要他的血液达标，他近期就要去见专科医生了。我们只希望，他的胃不需要动手术。

9. 今天上午的惊恐过后，我们再也不能在九点之前打开窗户了。只希望我们的大家长能明智一些，他们甚至在夏天也不允许我们的窗户日日夜夜都开着一道缝隙。

10. 这个月，通过 Br，我们得到了八张粮票。遗憾的是我们前十四天里，得不到任何燕麦片或者薏米，取而代之的只有豆类。

11. 每天晚上，P. F 先生都待在浴室里，坐在凳子上看书。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他妻子和孩子们的故事，一讲就讲到九点半过后。

12. 我们最新出品的美味佳肴就是辣腌菜。运气不好的话，玻璃罐里装的便只有黄瓜和一些芥末酱。

13. 我们很难获得什么蔬菜。东也是生菜，西也是生菜。我们唯一的餐饮就是土豆和人造卤汁。

14. 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克里米亚一半以上的地区。英国人没能在卡西诺山得到任何进展。我们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西线吧。

15. 轰炸持续不断，激烈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16. 在海牙，荷兰户籍联盟遭到一架轰炸机的进攻。所有的荷兰人都获得了新的户籍卡。

——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

最亲爱的姬蒂：

记住昨天这个日子，因为它是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天。对于所有女孩来说，献出初吻的日子不都是很重要的吗？！好吧，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布拉姆留在我右侧脸颊上的吻不能算，沃德斯特拉印在我右手上的也同样不能算。

至于我怎么会突然得到这个吻嘛，好吧我这就告诉你：

昨天晚上八点钟，我和彼得一同坐在他的长沙发椅上，没过多久，他就把胳膊搭在了我的身上（由于昨天是星期六，他并没有穿着他的工作服）“我们挪一挪吧”，我说“那样，我的脑袋就不会撞到柜子上了。”他赶忙挪动位置，直到自己被挤到一个角落里。我的胳膊穿过他的胳膊，搭在他的后背上。由于他的胳膊挂靠在我的肩膀上，因此，他微微地压迫着我。

近来，我们常常这样坐着，不过从来没有挨得像昨天晚上这么近。他牢牢地贴着我的身体；我的左胸靠在他的身上，我的心已经跳起来了，不过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他等着我把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又把自己的脑袋搁了上来。过了大约五分钟，我撑起身子，他伸出手，一把把我的脑袋抱回怀里。哦，那份感觉太美妙了，我说不出话来，这种愉悦感太强烈了。他略有些笨拙地抚摩着我的脸颊和胳膊，玩弄着我卷曲的发梢，我们的脑袋几乎一直紧紧地倚靠在一起。

我没法向你表述席卷而来的感受姬蒂，我太幸福了，我想他也一样。

八点半，我们站起身来，斐伏尔走进屋子，又带着外套走了，彼得穿上了他的运动鞋，以便第二轮巡逻时脚步声更轻一些。我站在他的身旁。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突然找到正确的动作的，可是，在我们下楼之前，他吻了我一下，隔着我的头发，一半落在我的左脸颊上，一半落在我的耳朵上。我急步跑下楼，没有回头看一眼，满心期待着今天的到来。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星期日上午11点不到。

1944年4月17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你能相信，父亲和母亲同意我这个不到十五岁的女孩和一个十七岁半的男孩一起坐在长沙发椅上，互相亲吻吗？反正我是不相信的，我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吧。躺在他怀里做白日梦的感觉是如此宁静，如此安全；他的脸颊贴在我脸颊上，那感觉简直令人心潮澎湃；知道有一个人在等我的感觉实在太美好了。可是，这里的的确确需要一个，可是，彼得会满足于现状吗？我绝对没有忘记他的承诺，可是……他是一个男孩啊！

我的心里很清楚，我很早熟，不到十五岁就已经这么独立，对于其他人来说，确实有点难以理解。我几乎可以肯定，玛戈特是绝对不会在订婚或者结婚之前亲吻任何一个男孩的，因为无论是彼得还是我，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也肯定没有碰过别的男人。要是让我的朋友们以及夏可知道，我躺在彼得的怀抱里，心贴着他的胸口，脑袋倚着他的肩膀，与他头碰头、脸贴脸，她们会有什么反应？哦，安妮，太丢脸了；可是说真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丢脸的；我们被束缚在这个地方，与世隔绝，整日处在惊恐和忧虑之中。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更是如此，我们这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还要保持距离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样的时候亲吻对方呢？我们为什么非要等到合适的年龄呢？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疑问呢？

我决心管好我自己，他从来没想过要伤我的心或是伤害我，我为什么就不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一些让我们两个都感到幸福的事呢？不过姬蒂，我也相信，你能觉察到我的些许疑虑。我想，这是因为我的坦诚，想要对抗这样的鬼鬼祟祟。你觉得我有必要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告诉父亲吗？你觉得我们之间的秘密有必要让第三方知道吗？许多微妙的感觉会从此消失殆尽，可是我的内心是否就能因此而获得安宁呢？我需要跟“他”谈一谈！

哦，对了，我还有许多想要和他谈的，毕竟，就为互相依偎这一点，我并不觉得它有任何意义。只有向对方倾诉自己的想法才能产生充分的信任，不过，正因如此，我们两个一定都能，变得更加坚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昨天早晨，我们又是六点钟就起的床，因为全家人都听见了入室盗窃的动静。事情，或许发生在我们的某个邻居家中，这一次，他们才是受害者。七点钟进行检查时，我们的门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幸好如此！

——

那个被遗忘的门闩后来没事了，库格勒极度理智；砸破了的厨房窗户上已经钉了一块木头。想想看吧，盖赫的老板已经搬来了梯子，打算从 P. F 敞开的窗口爬进去。库格勒恰好赶得及制止他，幸亏梯子太短了。

与 P. F 吵了一架，吵架的人不是我哦，而是范·佩尔斯先生和父亲，收到他们的禁令后，他星期日依旧坐在库格勒的办公室里。如今，这件事已经彻底了结了，因为为了他，私人办公室已经清理一空了。他愤愤不平，甚至连电台里播放亨德尔音乐会的时候都没有出现。

V. P 先生怒火中烧，太太和母亲一样，想要中断与 P. F 太太的通信往来，尽管这件事的确蕴含了不必要的风险，可是我不明白 P. F 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如今，我们不能在九点之前开窗，即便是夏天，我们也不打算让它日日夜夜地敞开着；就连 P. F 的小秤子也被明令禁止了，而这也成了争论的导火索。

R 阿姨的心情绝对沉到了谷底，她的女儿和女婿都在波兰，儿子和儿媳妇遭到逮捕而 L 已经死了。只有 P 还活着（F）。

对于上述事件，梅普感到万分难过。S 的姐姐也在场。幸好梅普与这件事情毫不相干。

星期六，克莱曼来拜访了我们。他和库格勒在这里待到四点差一刻。克莱曼的状况也渐渐有所恢复，

你的安妮。

我该学习了，已经很晚了，

已经是十一点差十分了，星期一上午。

三号日记本：1944年4月18日至1944年8月1日

安妮·弗兰克

的日记本

1944年4月17日至

后屋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

部分是写给“姬蒂”的信件

日记主人的人生格言：

人一定要有动力！[1]

1944年4月1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又有一个贴心人为我拆了一本化学笔记本，当作新的日记本，这一次的贴心人是玛戈特。

这里一切安好。昨天晚上，木匠又来了，他开始往门框上钉铁板。我们的卫生间又恢复工作，只不过，我们不能在办公时间之前或是之后冲卫生间，只能用水清一下。办公室里有人时，我们也只能尽可能少地冲卫生间，以免让范·马尔仑听到我们的动静。不过，人可以适应一切，这也不例外。

父亲刚刚还说过他有绝对的把握，五月二十日之前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行动，所涉及的区域不仅有俄国和意大利，甚至还有西线。身陷目前的处境里，时间过得越久，我就越难想象解放的到来。

昨天，我和彼得终于开启了我们之间的谈话，这场谈话被推迟了至少十天。我向他解释了关于女孩子的一切，就算是面对最私密的话题，也毫无顾虑。他认为图解中把女人身体的入口忽略不计了，这让我觉得有点滑稽。他无法想象那东西确确实实就在两腿之间。

这个晚上在一个互动式的亲吻中结束了，就在嘴巴旁边一点点，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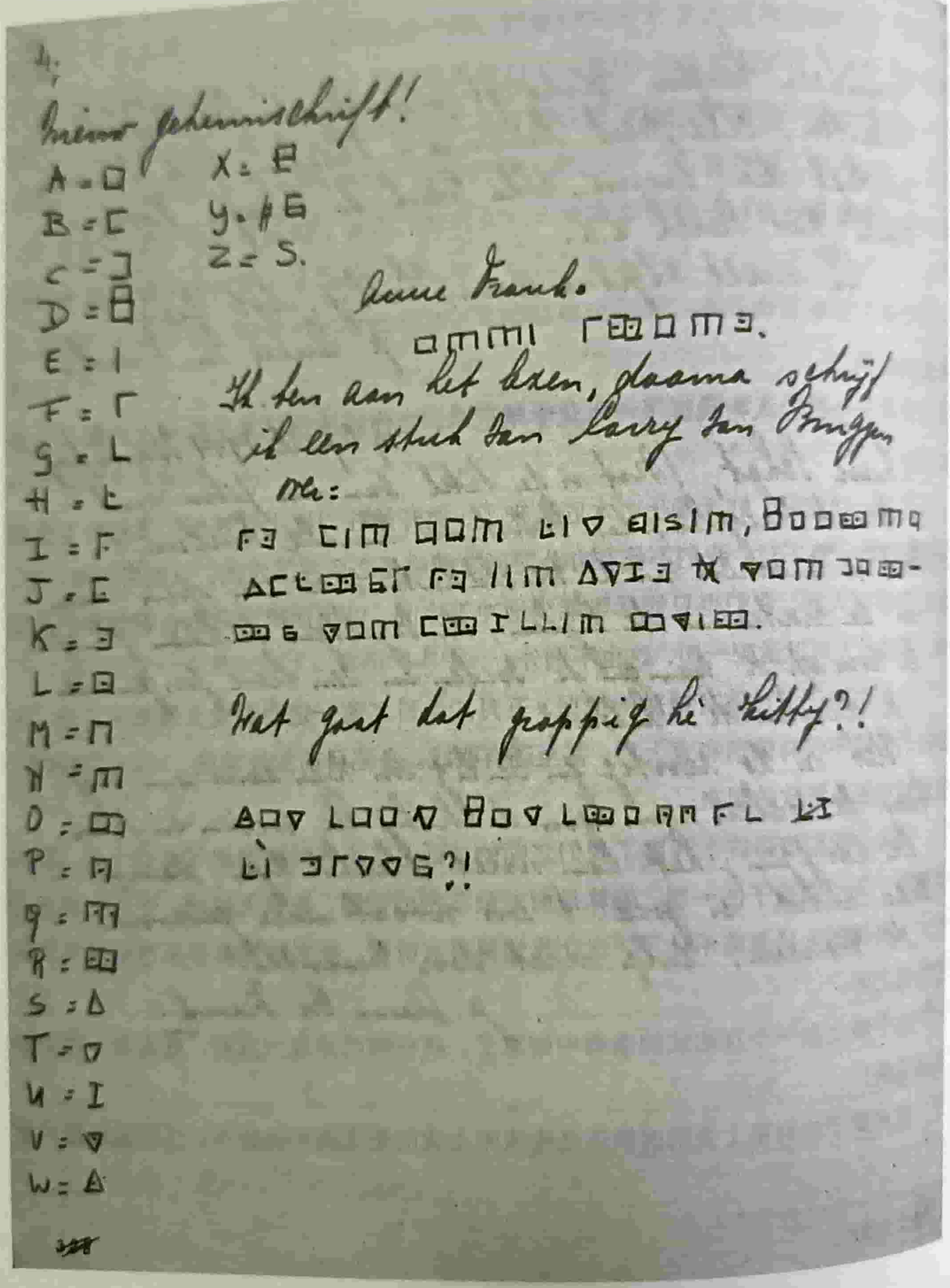
或许我下次到楼上去的时候还是应该带上我的美文美句摘抄本，这样就能探讨更

1 原文为德语。

有深度的话题了，我没法满足于日复一日地躺在彼此的怀抱里。我很希望，他也是这样觉得的。

历经一个慵懒的冬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绚烂的春天，四月确实春光明媚，不太热，又不太冷，偶尔下一场倾盆大雨。我们的栗子树已经变得绿油油的甚至还能时不时地看见几簇小花。

星期六，贝普带来了四束花，把我们惯坏了。其中三束是水仙，另一束是葡萄风信子，后者是送给我的。



新日记本的第4页，内容如下：

新密码！我正忙于阅读，之后，我会摘抄一段凯利·范·布鲁根。

是不是很有趣，姬蒂？！

库格勒先生给我们送来报纸，以此更细致地照顾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影视与戏剧》、许多《王子》和《妇女天地》、每个星期都有《海牙邮报》，有时候还有《装甲师》等。

我要去做代数题了，姬蒂，再见！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19日，星期三。

最亲爱的宝贝：（这个称呼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主演是多利特·克莱斯勒、伊达·伍斯特和哈拉尔德·保尔森！）

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在敞开的窗口，眺望大自然、聆听小鸟歌唱、感受阳光播撒在面庞上、怀里抱着一个亲爱的男孩更美妙呢？

当他的双臂环绕着我时，我的感受如此宁静、如此安全，明明知道他就在身旁，却依然默默无言，这一定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的宁静是好的。哦，从此不受打扰，甚至连莫琪也不能来打扰我们！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4月21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昨天下午，我嗓子疼，躺在床上，可是，才躺了一个下午我就百无聊赖，况且我反正也没有发烧，于是，我今天就又起床了。今天，嗓子疼也“治愈了”[1]。

可能你也已经发现了，昨天是我们的元首五十五岁的生日。今天是约克的女王储——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的十八岁生日。英国广播公司播报，她并没有像其他公主那样，在这一天宣布成年。我们盘算着这位美女最后会嫁给哪位王子，无奈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合适的，或许她的妹妹玛格丽特·罗斯公主可以嫁给比利时王储博杜安！

我们在这里遭受着一场接一场的苦难，我们还没来得及把大门搞定，范·马尔仑的问题就又冒出来了。毫无疑问，是他偷走了土豆淀粉，还想把罪名推到贝普头上。后屋显然再度陷入骚乱。贝普愤怒到情绪失控。或许库格勒有办法让这个卑鄙的浑蛋现出原形。

今天早晨，贝多芬大街的那位鉴定师来了，他想要用400荷兰盾买我们的箱子。在我们看来，其他的报价也都太低了。

我想要咨询《王子》，问问他们，能不能刊登我写的小故事，当然了，用笔名，不

1 原文为德语。

过，我至今为止所写的小故事都太长了，我觉得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下回见，亲爱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P. F 又将近十天没跟 V. P 说过话了，起因仅仅是我们在经历了入室盗窃后采取了一连串新的安全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再也不允许他晚上下楼，这件事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彼得每天晚上九点半都会和范·佩尔斯先生进行最后的一轮巡视，在那之后，谁也不允许下楼。晚上八点以后，卫生间不能再冲水，同样，早上八点以后也不可以。窗户只有在上午库格勒的办公室里亮起灯以后才能打开，晚上再也不能支杆子。最后这一条成了 P. F 生闷气的理由。他声称 V. P 冲他嚷嚷了，可是这完全是他自己惹的祸。他说他没有食物也行，但是，没有空气就不行，因此必须想一个办法把窗户打开。“我会去跟库格勒先生谈的。”他对我说。我回答说这一类事情并不是由库格勒先生做主的，而是需要集体讨论。“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背着我进行的，好吧，我去找你的父亲谈谈。”同样，他再也不能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到库格勒的办公室去了，否则，盖德的老板是会听见的，要是他来了的话。然而，P. F 还是毫不迟疑地待在那里。

V. P 怒不可遏，与父亲一道去楼下同他谈话。不用说，他又找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可是这一次却连父亲都没能糊弄过去。

如今，父亲也尽量不和他说话，因为 P. F 羞辱了他。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其他人也同样不知道，不过情况一定很糟糕。他就连与妻子之间的通信也几乎完全暂停了。

下个星期是那团厄运的生日。过生日，不用开口，生闷气，收礼物，这一切怎么可能和谐呢？与此同时，还有一件极其糟心的事情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范·马尔仑想要把那么多东西被偷走的罪名赖到贝普的头上，还散播了对她来说最为卑劣的谎言。马铃薯粉少了很多，我们放在前侧阁楼的私人箱子几乎被洗劫一空，实在太可惜了。

说不定范·马尔仑也对我们起了疑心，他把书籍和纸张放在仓库最偏僻的角落里，这样一来，如果只是从旁经过的话，它就会掉落下来。贝普也不再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库格勒负责锁门。克莱曼和库格勒来到这里，而两位先生也从各个方面参详，怎么才能把这家伙赶出门去。楼下的人们认为这太冒险了。可这个样子难道不是更加冒险吗？

——

弗斯盖伊尔先生的状况急速恶化，他已经连续十多天发着 40 多摄氏度的高烧，每

魄如此。昨天甚至达到 40.7℃。每到上午就只有大约 37.7℃。医生认定这个情况已经无药可救，他们认为癌症已经扩散到肺部了。这个可怜的人啊，大家都很想帮助他，可是除了上帝谁也帮不了他！

我写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它的题目是《小迷糊——世界的探索者》，它很对我那三名听众的胃口。

我的感冒仍然很严重，不仅传染给了玛戈特，就连母亲和父亲也没有放过。但愿彼得不会感冒。他想要我吻他，称呼我为他的“黄金国”。真是不着边际，这个傻男孩！不过，他还是非常可爱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太太气呼呼的，一个劲儿地抱怨，先是抱怨感冒，说她自己没有收到巧克力糖，说受不了别人成天擤鼻子。之后又抱怨见不到太阳，抱怨反攻久久没有到来，抱怨我们不能向窗外眺望等等。我们禁不住一个劲儿地笑她，事实也并没有那么糟糕，于是她也跟着一块儿笑了起来。我们土豆乱炖的菜谱因为缺少洋葱而进行了调整：

土豆削皮后放入生食搅拌机里搅碎，加入少量干燥的政府面粉和盐，用石蜡或者硬脂精涂抹盆子或是烤盘，把面糊烘烤两个半小时。食用时加入烂草莓泥。（少了洋葱，模具和面团都缺油！）

眼下，我正在阅读《查理五世》，这本书是由哥廷根大学的一位教授所写，这个人花了四十年才写成这本书。我五天读了 50 页，这已经是极限了。这本书一共有 298 页；这样，你就能计算得出来，我需要多长时间把它读完了，之后还有第二册呢！不过……极其有趣！

我在一天之内所完成的功课比普通女学生多得多。首先，我把纳尔逊的《最后一笔》中的一段从荷兰语翻译成了英语。随后，我又温习了大北方战争（1700—1721）的延续，有彼得大帝、查理十二世、奥古斯特二世、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马泽帕，有戈里齐亚、勃兰登堡、西波美拉尼亚、后波美拉尼亚和丹麦 + 重要年份。

接着，我落地巴西，读到了巴伊亚州的烟草、盛产的咖啡、里约热内卢的一百五十万居民，读到了伯南布哥州和圣保罗，差点忘了，还有亚马孙河。有黑人、穆拉托人、梅斯蒂索人（！）、白人，超过 50% 的文盲以及疟疾。由于还剩一些时间，于是我又快速地浏览了一张族谱，从约翰六世、威廉·路德维克、恩斯特·卡西米尔一

世、亨德里克·卡西米尔一世，一直到小玛格丽特·弗朗西丝卡（1943年）出生于腓太华。

十二点：到阁楼上继续学习研究座堂牧师、神父、牧师、主教还有……噢！一直学到一点钟。

两点以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嗯嗯）又劳碌了起来，这会儿该轮到狭鼻小目和阔鼻小目了。姬蒂，快说说河马有多少颗牙齿！

随之而来的是《圣经》、挪亚方舟、闪、含、雅弗，之后是《查理五世》。

之后又在彼得那里，阅读萨克雷写的《上校》，看的是英语。听写法语单词，再对比密西西比和密苏里！

今天说得够多的了，再会！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星期五，1944年4月28日。

亲爱的姬蒂：

我从没忘记过那个关于彼得·希夫的梦，（见一月初）时至今日，只要想起它，我就能感觉到他的脸颊贴着我的面孔，那是一种奇妙的感受，能治愈一切。与这里的彼得之间，我偶尔也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不过从来都没有达到过那么强烈的程度，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块儿，就像平时那样坐在长沙发椅上，彼此相拥，这时，平日里的那个安妮溜走了，第二个安妮取而代之，这个安妮不再大胆又风趣，而是只想变得贴心与温柔。我倚靠在他身上，感受到内心的情感汹涌升起，泪水在我的眼睛里打转，左眼的泪水滴落在他的工作服上，右眼的泪水沿着我的鼻尖滑落，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而后也落在了他的工作服上。他留意到了吗？没有任何动作显示出这个迹象。他是否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呢？他也几乎一言不发。他是否知道，自己的面前坐着两个安妮？这全都是一些得不到回应的问题。八点半，P. F 出去了，我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跟前，我们通常都是在那里告别的，我依旧瑟瑟发抖，我依然是第二个安妮，他朝我走来，我张开双臂，环抱着他的脖子，亲吻了他的左脸颊，正当我打算亲吻他的右脸时，我的嘴碰到了他的嘴，我们任由它们贴到了一起。我们头晕目眩地扭在一起，一下又一下，怎么也停不下来，哦！

——

彼得需要关爱，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女孩；第一次了解到，就算是最会胡闹的女孩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旦与她单独相处，她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交付出友情与自我，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过任何男性

或是女性的朋友。如今，我们彼此相遇，我不曾了解他，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知心的人，这样的情况就此结束了……可是相同的问题，却依旧挥之不去："这样好吗？"我这么快就妥协，变得如此张狂，几乎和彼得一样张狂和急迫，这样好吗？作为一个女孩，我真的可以这样放纵自己吗？

答案只有一个："我太期待了……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这么孤独，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位朋友！"

——

早晨，我们一切照常，下午除了偶尔破例之外，基本也都循规蹈矩。可是到了晚上，一整天的期待席卷而来，此前的种种幸福和喜悦都浮现在脑海里，我们心里所惦记的只有对方。每天晚上，在最后的亲吻过后，我很想赶快逃跑，不再注视他的眼睛，在黑暗之中，独自一人，逃跑，逃跑！当我到达14级台阶底下时，我又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形呢？明亮的灯光、东问问、西笑笑，我必须伪装，不能显露出任何的异样。

我还是心太软，在遇到像昨天晚上那样的冲击时，做不到一把把他推开，温柔的安妮出现得太少了，因此，她也不会任由别人轻易地把自己赶走；彼得触动了我，程度超越了我过往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除了在我的梦里！彼得抓住了我的心，挖掘出了我的内在，对于任何人来说，随后安安静静地对自身内在修复应该都是不言而喻的吧？哦，彼得，你对我做了什么？你想要我怎么样？这该何去何从？哦，现在我能理解贝蒂了，现在，现在我自己经历着这一切，现在我明白了她的困扰；如果我再长大一些，他想要跟我结婚的话，我该怎么回答呢？安妮，诚实一点！你是不可能和他结婚的，可是放手也很难。彼得太没个性，太缺乏意志力，太缺少勇气和毅力，他还是一个孩子，他的内在，并不比我成熟，他想要的不过就是安宁和幸福而已。

我真的只有十四岁吗？我真的只是一个傻乎乎的女学生吗？我真的在所有方面都不经世事吗？我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经验，我经历了同龄人闻所未闻的事情。

我害怕我自己，我害怕自己在期待的驱使下过快妥协，今后怎么才能跟别的男孩融洽相处呢？哦，这太难了，随时随地都是内心与理智的争斗，一切都是时机的产物，可是我真的能确定自己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吗？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2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星期六晚上，我问彼得，我是否应该告诉父亲一部分我们之间的事情，他经过了一番摇摆后，认为我应该这么做——我很高兴，这证实了他的通情达理和善解人意。我一下楼就和父亲一起去取水，才刚到台阶上，我就开口说道："父亲你一定能够理

解，如果我和彼得在一起的话就一刻也不想分开，这是不是很糟糕？”父亲并没有立即回答，他等待了片刻，然后说道：“不，这并不糟糕，可是，安妮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你一定要小心啊。”他还说了一些类似的话语，之后，我们就上楼了。

星期日早晨，他把我叫到身边，说道：“安妮，我又考虑了一下，（听到这里，我开始感到害怕！）其实，后屋里并不是很好，我以为，你们是好伙伴，彼得爱上你了吗？”

“毫无疑问。”我回答道。

“是啊，你知道的，我非常理解你们，但是你应该矜持一些。不要这么频繁地到楼上去，别再对他进行不必要的激励。在这些事情上，男人永远都是主动的一方，女人却可以矜持一些。如果你自由地生活在外面，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你能见到别的男孩、女孩，你可以离开一下，运动运动，做做其他的事情，可是在这里，如果在这里相处得太久了，你想要离开那是不可能的，你们每小时都会见到对方，事实上，是时时刻刻。小心一点安妮，不要过分认真了！”

“我没有，父亲，但是彼得的举止很得体，他是一个可爱的男孩！”

“是的，可是他的性格不够强硬，他容易受到好的影响，却也容易受到坏的影响。我希望他会一直好下去，因为他的本性是好的！”

我们继续聊了一会儿，然后约定，由父亲跟他谈谈。

星期日下午，他在阁楼上问道：“你跟你的父亲谈过了吗，安妮？”

“是的，”我回答，“我这就告诉你。父亲没觉得这很糟糕，不过，他也说了，我们在这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能会引发一些小冲突。”

“我们可以做一个约定啊，约好绝不吵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信守这个约定。”

“我也是，彼得，但是父亲认为我们做不到，他以为我们是好伙伴，你觉得这行不通吗？”

“我觉得可以，你呢？”

“我也是。我也对父亲说了，我很信任你。我信任你，彼得，就像对父亲那样百分百的信任，我也相信你是值得我这样做的，不是吗？”

“希望如此。”（他非常害羞，双颊泛红）

“我信任你彼得”，我继续说道，“我相信你的性格很好，你会在世界上有所成就的。”

之后，我们还聊了其他事情，晚些时候，我还说：“有朝一日我们离开了这里，我知道你再也不会想起我来！”他的反应很激烈：“不是这样的安妮，哦，不是的，你不能这样看我！”

这时，有人喊我们。

——

父亲跟他聊了聊，这是他星期一告诉我的。“你的父亲以为小伙伴之间的情谊也有

可能转化成爱恋，”他说，“可是我回答他我们会自我约束的！”

——

如今父亲要求我晚上少去楼上，可是我不愿意，这不仅是因为我想要跟彼得待在一起，更是因为我之前说的我信任他，我信任他，我也想向他证明这份信任，如果我满心猜忌地待在楼下那就没法证明了。

不行，我去了！

——

与此同时，P. F 式的悲剧又得以善终了，星期六晚上，他在餐桌上用荷兰语组成良好的措辞，表达了自己的歉意。V. P 当即就消气了，P. F 一定是花了一整天的工夫才准备出那些话的。

星期日是他的生日，这一天安安静静地度过了。我们送了他一瓶 1919 年的好酒，V. P（终于可以把礼物送出手了）送了他一瓶辣腌菜和一套剃须刀，库格勒送了他一罐柠檬糖浆（用来制作柠檬汽水），梅普送了他一本名为《小马丁》的书，贝普送了他一个盆栽。他请大家每人吃了一个鸡蛋。

你的安妮·M. 弗兰克。晚上！

（饭在召唤我！），6 点半。

1944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首先通报一下这个星期的新闻！政治正在休假，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新闻。渐渐地，我也开始相信反攻终将到来，他们总不可能让俄国人清理战场吧，再说俄国人此刻也同样无所作为。

克莱曼先生又开始每天早晨上班了，他的血液还是没有达标，所以他依然不能去看专家门诊。他为彼得的长沙发椅弄来了一个新弹簧，彼得不得不给它重新装沙发套，他丝毫提不起兴致，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克莱曼还给我们弄来了专门用来灭跳蚤的猫咪灭蚤粉。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波什不见了？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它就不见了踪影。它一定早就去了猫咪天堂，而它的身体则已经成为某位动物朋友盘中的美餐。或许哪个有钱的女孩会得到一顶用它的毛皮做成的帽子。对于这件事，彼得感到非常哀伤。贝普取得了一场长足的胜利，她要和贝尔图斯一起去游泳，她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自从（两个星期前的）星期六以来，我们每到这一天都是在十一点半吃的午饭；然后，我们要靠早晨的一小碗粥撑很久。从明天开始，每天都会如此，这是为了省下一顿餐食。蔬菜依然非常稀缺，我们今天中午吃的是腐烂的炖劣质生菜。只有普通的

生菜、菠菜和炖生菜，要不然就没吃的了。配餐是腐烂的土豆，真是美妙的搭配啊！

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月经了，星期日，它终于又来了。尽管很麻烦、很慌乱，可我还是觉得很高兴，毕竟它没有更长时间地弃我于不顾。

——

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这里常常能听到一些令人心灰意冷的话语："有什么用啊，哦，那个战争到底有什么用啊？人类为什么就不能和平相处呢？为什么非要毁掉一切呢？"

这样的问题是人之常情，可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是啊他们为什么不断地在英国建造更大的飞机、更重的炸弹，并且重建一式一样的房屋？为什么每天向战争中投注成百上千万的金钱，却没向医学、艺术家、穷人身上投入一分钱？为什么有的人在挨饿，而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却任由多余的食物发霉、腐烂？哦，人类为什么这么疯狂？

我从来都不相信战争是单纯由大人物、统治者和资本家们发动的，哦，不是这样的。小人物也同样热衷战争，要不然，民众早就奋起抗争了！如今，人们被激起了毁灭的冲动、杀戮的冲动、谋害他人并且暴怒的冲动，而只要全人类没有一起经历蜕变，那么战争就会肆虐，所有被建立的、开垦的、成长的东西都会被断绝、摧毁，继而重新开始！

——

我常常多愁善感，却从来没有陷入过绝望，我把避难视作一场危机重重的奇遇，既浪漫又有趣。我把每一个不足都视作日记的文娱素材。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过一种与其他女孩截然不同的生活，我的生活日后更是与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截然不同。这为有趣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因为这个，单单因为这个，我必须学会在最危险的时刻笑对滑稽的境遇。

我很年轻，拥有许多闭塞的潜能；我很年轻、坚强，经历着难得的奇遇；我身处其中，不能因为我只能自娱自乐而整日牢骚满腹！

我有许多收获：乐观的天性、无穷的快乐和力量。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成长，感受到解放的临近，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感受到身边人的美好，感受到这场奇遇的乐趣和兴味！我为什么要绝望呢？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敬爱的姬蒂：

父亲对我很不满意，他认为在他与我星期日交谈过后，我理应不会每天晚上都到

楼上去了。他不想要我们之间有任何“亲昵之举”[1]。我听不得那个词语，单单谈论这些事情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他为什么还非要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呢？！我今天要找他谈一谈。玛戈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你看，我准备说的话基本就是这样：

父亲我想你一定在等我给你一个解释，那么我就照做吧。你对我很失望，希望我能矜持一些，你一定很希望，我能具备一个十四岁孩子该有的样子。可你大错特错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从1942年7月开始，一直到几个星期之前，我的日子都过得非常不容易。你要是知道，我是多么频繁在夜里哭个够的，知道我是多么绝望和不幸，知道我感到多么孤独，那么你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想要到楼上去了！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状况，我之所以不需要母亲或是其他任何人的支持，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我是经历了无穷无尽的斗争和眼泪才变得这么独立的，才成为今天的模样。你可以笑，可以不相信我，我无所谓，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且我丝毫不觉得自己需要对你们负责。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我觉得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你会认为我鬼鬼祟祟的，可是，对于我的行为，我唯一需要负责任的就是我自己。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全都闭上眼睛捂住耳朵，这其中也包括你。你没有帮助我。恰恰相反，我所得到的别无其他，只有警告：警告我不要大呼小叫。我之所以大呼小叫完全是因为不想成天被悲伤包围而已，我之所以大大咧咧就是为了不要整日听见内心的那个声音。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上演着一出喜剧，日复一日，却从来没有抱怨过，没有忘乎所以，一点都没有。而现在，现在的我已经结束了战斗。我已经取得了胜利！我获得了肉体和精神的独立，我再也不需要母亲了，经过所有的斗争，我已经变得十分坚强！

如今，如今的我出类拔萃，如今的我知道自己经历了足够的抗争，如今的我想要遵从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选择一条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你不能，也不许再把我看作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历经所有的苦难后，我已经超越了这个年龄。我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我会按自认为力所能及的标准做出行动！

你不能和风细雨地阻止我到楼上去，你要么下一道全面禁令，要么无条件地信任我，别再管我！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大概一个星期之前，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一个男人抓了一只闯进屋

[1] 原文为德语。

的猫，并且用拨火棒把它打死的事情。对于这一事件，法官判处了他一个月监禁。

由此有了下面这首诗：

猫咏

这封信件是您忠诚的仆人
故事从这里发端
向您控诉邻居的猫
把它的罪行娓娓地道
邻居的猫在花圃肆意欢闹
又在庄稼地里蹦蹦跳跳
把金丝雀吞进肚子
喝了牛奶却不给粮票
没得到您宽宏的允许
猫儿自顾自留下叨扰
四处偷肉，毫无动摇
花园、房间、猫砂盆在哪儿都不知晓
惹得这位邻居的邻居
不用说了，非常气恼，
更何况，那只猫离得很远就能悄悄
把他气得大喊大叫
如果把邻居的猫打得死翘翘
大家立刻分成两大阵营：
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小猫。
双方都给报社写信，
每个人都把心里的问题抛：
为什么猫不能四处闲逛？
为什么会如此恶名大噪？
……
每件事情都有好有坏，
这件事也同样不例外；
只有智者值得一提，
因为他利弊都能明白
于是，就连邻居的猫

也有了利弊两派
（哦，我多么遗憾，
所罗门已经逝去呜呼哀哉！）
并非，因为他也养过猫，
而仅仅是出于一个现实存在，
这个男人高瞻远瞩地
把法律与正义看待。
有很小的可能性（我说的是：可能性很小哦）
这位智者曾经坦白：
尊敬的猫咪支持者和反对者们，
学会多一些宽容和忍耐！
猫咪的反对者们：多一点提防
实在必要就用喷雾令它退败
用这个办法把猫赶走
避免无谓的屠宰
支持猫咪的您：把您的猫咪约束家中，
不让它走出篱笆和围墙外
毕竟猫咪不该在邻里招厌烦，
只应该在家里受宠爱……

科林格·多伦博斯[1]

星期六，1944年5月6日。

亲爱的姬蒂：

昨天吃饭前，我把信塞进了他的口袋里，照玛戈特所说，他读过信后，一整晚都没精打采的。（我在楼上洗碗！）可怜的皮姆，我可以想象这样的行文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是多么敏感啊！我立刻告诉彼得让他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说。

皮姆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他以后还会提吗？

这里的一切又渐渐步入正轨了。昨天，克莱曼不太好，所以提前回家了，梅普在生我们的气；无论说到什么，她都站在P. F一边，对我们不太友善。今天，贝普去理了发，新式烫发！杨、库格勒和克莱曼所讲述的物价和外面的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2磅茶叶要350荷兰盾。1/2磅咖啡要80荷兰盾。黄油每磅35荷兰盾。一个鸡蛋1.45荷兰盾。保加利亚香烟每盎司价值14荷兰盾！所有人都参与了黑市交易，每个跑腿的

1 科林格·多伦博斯（1884—1978），荷兰的一位全能艺术家。这篇《猫咏》发表于1944年5月4日的《电讯报》，这份报纸于同年4月27日报道了杀猫案。

男孩都有东西可以提供。我们面包师家的伙计给我们送来了一些补丁丝线，细细的一缕就要9毛钱，奶农弄到了黑市粮票，殡仪馆送来了奶酪。每天都上演着盗窃、谋杀的戏码，警察和守夜人与职业小偷所做的努力不相上下，每个人都想要填饱自己的肚子，可是，鉴于涨工资是明令禁止的，因此人们只能走私。专职处理青少年罪案的警察疲于追踪工作，每天都会有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或者更大年龄的女孩失踪。

奈莉·弗斯盖伊尔身在法国拉昂。她遭受着狂轰滥炸，只要能回家，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她众多朋友之中有一个是来自埃因霍芬的飞行员，她半夜打电话把这个人叫醒、乞求对方的帮助。对她来说，她父亲的病情成为她订婚的完美理由，然而，只有等这个可怜的男人去世后，他的女儿才可以回来。奈莉为她从前的行为深深地悔恨，在信中恳求原谅。弗斯盖伊尔一家的态度早早就有了缓和，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吗？当然没有了！

我努力，想要完成《仙女，爱伦》，这则小故事。为了逗趣，我打算在父亲生日的时候把这个故事送给他，额外附送所有著作权。再见（实际上是错误的，英国的德语电台的用词是："下次收听再会[1]"，我应该写成，"下次落笔再会"！）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7日，星期日早晨。

亲爱的姬蒂：

昨天下午，我和父亲进行了一番长谈，我大哭特哭了一通，他也不例外。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姬蒂？"我一生之中收到过很多信，但这封是最不堪的！你啊，安妮，你从父母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爱，你有一对随时准备对你施以援手的双亲，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无条件地捍卫着你。可你却说什么不负有任何责任！你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自己被孤立，不是这样的，安妮，这样的控诉太不公平了！

"或许这并不是你的本意，可是落在纸上就是如此。不是这样的安妮，'我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指责！"

哦，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确实是我有生以来所做出的最糟糕的行径。我只想通过哭泣和流泪维护自己的形象，只想拔高自己的形象，以求获得他的尊重。当然，我也很伤心。有关母亲的一切说的都是实话，可是如此责怪这么好的皮姆，那个无论曾经还是现在都全心全意为我付出的皮姆，不行这简直超越了可恶。

偶尔令我从不可企及的高处跌落下来、略微打碎我的骄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我过于自我满足了。安妮小姐的所作所为远远称不上完美！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

1 原文为德语。

根爱另一个人，却令他伤心，甚至还是有意为之，那么这个人实在太可鄙了，极其可鄙！

而最令我感到羞愧的是父亲原谅我的方式，他对我非常贴心，就好像他做错了什么事一般，而且还会把信丢进火炉。不行，安妮，你还有数不清的东西要学，就从这一刻开始吧，别再看轻他人、责怪他人！

我曾经经历过许多悲伤，可是，处在我这个年龄的人有谁不是这样的呢？我上演了许多喜剧，可是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孤独，却几乎从来没有感到过绝望！像父亲那样提着一把刀走上街，试图做一个了断的经历我还从来都没有过。

我应当万分羞愧，而我也确实感到万分羞愧。做过的事情覆水难收，但是人们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我想要从头来过，这不会很难，因为现在的我有了彼得。在他的支持下，我一定能做得到！我不再是独自一人，他爱我，我爱他，我有我的书本、我的练习册和我的日记本，我这个人并没有那么不堪，没有那么笨到无可救药，我有着快乐的天性，想要塑就一个好的个性！

是啊，安妮，你的感觉非常正确，你的信刺耳、不符合事实，可是你却为此而感到骄傲！我还是依然把父亲当作榜样吧，我一定会取得进步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8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我告诉过你任何关于我们家庭的事情吗？我记得没有，所以我这就开始讲给你听吧。父亲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的父母富甲一方，米夏埃尔·弗兰克拥有一家银行，因此，成为一名百万富翁而艾丽丝·斯特恩的父母富有且声名显赫。

米夏埃尔·弗兰克年少的时候丝毫谈不上富有，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出人头地。父亲年少的时候过着真正的富家子弟的生活，每周的生活都围绕着派对、舞会、聚会、漂亮姑娘、华尔兹、晚宴、富丽堂皇的家等等。大部分钱都在祖父死后消失殆尽，在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之后已经丝毫不剩。直至战争爆发之前，父亲还残存着足够的有钱亲戚，例如巴黎的奥尔加·斯皮策和伦敦的米莉·斯坦菲尔德，而卢森堡的雅各布和赫尔曼也绝对不会缺钱。父亲受到了良好的养育，因此，昨天他忍不住捧腹大笑，因为这是在他五十五岁，有生之年里第一次在餐桌上把平底锅刮了个底朝天。

母亲不像他那么富有，但是条件也相当不错。因而我们也能一边听着关于有250人出席的订婚宴、私人舞会和晚宴的故事，一边瞠目结舌。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我们现在都称不上是富有了。不过，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战争结束以后，我向你保证我所向往的生活，绝对不像母亲和玛戈特所说的那么寒

酸。我很想在巴黎和伦敦各待一年，借此学习语言和艺术史，跟玛戈特比比吧，她想要到巴勒斯坦去当一名助产士。

我依旧对美丽的连衣裙和有趣的人心存幻想，我想要见识和亲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对此，有点钱，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

今天上午，梅普告诉我们，她星期六参加了她表妹的订婚仪式。她的表妹二十七岁，新郎二十三岁。她表妹是一个健壮、俏皮的女孩，她的父母很富有，新郎是一个矮小、软弱的男孩，他的父母更富有。他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能指望继承双方的财产。梅普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当天的食物，着实令我们垂涎了一把：肉丸蔬菜汤、奶酪、肉馅三明治、用鸡蛋和烤牛肉做成的开胃小菜、奶酪三明治、沙俄糕点、葡萄酒和香烟，所有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梅普喝了十杯小酒，抽了三根香烟，她还是那个反对酒精的女人吗？如果连梅普都这么没有节制，那么她的丈夫得大吃大喝多少啊！不用说，他们在那场宴会上有些微醺；在场的有两名警局暗杀委员会的警察，他们为那对新人拍了照片。显然，梅普一刻也无法将避难者们从她的脑海中抹去，因为她立刻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为突发事件的出现做足准备，以备需要善良的荷兰人的帮助。她的描述让我们垂涎三尺，我们这些人的早餐仅有的就是两勺粥，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们这些人日复一日地靠半生不熟的菠菜（为了摄入维生素！）和腐烂的土豆过活，我们这些人所能用来填充空空如也的肚子的不过就是生菜、炖生菜，菠菜、菠菜、还是菠菜。说不定我们有朝一日能变得像大力水手那么强壮，只不过，眼下丝毫看不出这样的迹象！

要是梅普带我们去了订婚仪式的话，那么别的宾客就一片三明治都吃不到了。要是我们去了那个宴会的现场，一定会把所有的东西一扫而空，甚至连家具都不复原样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像挤牙膏似的，从梅普嘴里套话；我们围绕在她的身边，就好像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好吃的东西或是显赫的人物似的！要知道，这些人可是大名鼎鼎的百万富翁的孙女啊，这个世界可真是疯狂啊！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9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仙女，爱伦》这则故事完成了。我把它誊抄到了漂亮的信纸上，用红色的墨水装点一番，装订成册。它整体看上去十分精致，可是至于这份礼是不是太轻，我就不知

道了。玛戈特和母亲分别写了一首生日诗歌。

我们可以从西蒙斯糕饼店那里得到将近 50 个战前水准的花式小蛋糕。

今天下午，库格勒先生上楼时带来了一则消息，那就是从星期一开始，布劳克斯太太每天下午都要来这里喝上两小时的咖啡。想想看吧！所有人都不能再上楼来，土豆送不进来，贝普接收不到食物，我们不能上卫生间，我们不能随意动弹，还有其他种种不便！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想要摆脱她的纠缠，母亲对库格勒先生说了一下应当怎么做，V. P 认为往她的咖啡里放泻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不行，”克莱曼回答“拜托，这可不行，那就再也别想把她从便壶上弄出去了！”

大家笑得震天响。“便壶？”太太问，“那是什么意思？”随之而来的是一番解释，“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这么说吗？”她傻乎乎地问道。“想想看吧，”贝普咯咯咯地笑道“你要是到蜂巢百货商店里去找售货员要便壶，他们一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十二点半的时候，P. F 如期而至地坐在“便壶”上，恰恰印证了那个说法，今天下午，我毅然拿出一张粉红色的纸，写到：**斐伏尔先生的卫生间时刻表。**

早晨 7:15—7:30。

下午 1 点以后

除此以外，随心所欲！

我趁他上卫生间的时候，把这张纸贴在了绿色的卫生间门上，我原本应该多写一句：违规将被监禁！

因为我们的卫生间是里外都可以上锁的。

V. P 的最新笑话：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学习了《圣经》里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章节后，问他的父亲：“父亲，告诉我，我是怎么出生的？”

“是啊，”父亲回答说，“白鹳从浩瀚的水面上把你捡起，放到你母亲的床上，狠狠地啄了她的腿。这么一来，她流血不止，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

为了了解得更加确切一些，这个男孩又问了他的母亲。“告诉我吧，母亲，”他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出生的，还有，我又是怎么出生的？”

他的母亲给他讲述了一模一样的故事，之后，为了了解到故事的精髓，这个男孩又去找了他的外祖父。“告诉我吧，外祖父”，他说，“你是怎么出生的，还有，你的女儿又是怎么出生的？”他第三次听到了这个一模一样的故事。

晚上，他在日记本里写下：“经过精确的调查，我可以断定，我们家族已经接连三

代人都没有性生活了！”

已经下午 3 点钟了，我该去工作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我已经告诉过你，这里来了新的清洁工，只不过，我还想补充一句，这位女士已婚，六十岁，而且耳背！对于八名偶尔可能制造出噪声的避难者来说，这简直再理想不过了。

哦，姬蒂，天气实在太好了，我要是能出去就好了！

你的安妮。

194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昨天下午，我们在阁楼上学习法语。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了水流经过的声音，我问彼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完全没有理会我，冲上阁楼楼板——灾难的发源地，推了莫琪一把，由于它的身旁摆着一个湿透了的空猫砂盆，于是，它被硬生生地推到了一边。随之而来的是宏大而壮观的场面，尿够了的莫琪朝楼下冲去。

为了体验一把猫砂盆般的感觉，莫琪坐在疏松的阁楼楼板上的一道缝隙间身下压着一小簇刨花，尿液立即沿着阁楼楼板流下去，穿透天花板，流向阁楼，不巧的是，偏偏落在了我们装土豆的桶边。

天花板滴滴答答地，漏着水，由于阁楼地面也免不了有一些漏洞，这么一来，不少黄色的水滴便穿透房间的天花板，滴在桌上的一大摞长筒袜和一个书本之间。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那副场面实在太难以置信了，莫琪躲在椅子底下，缩成了一团；彼得提着水、漂白粉和抹布；V. P 正在平复心情。这场灾难很快就平复了，可是猫尿臭气熏天却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这一点，昨天的土豆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证实，况且，还有木材废料的佐证，它们被父亲装进水桶，弄到楼下焚烧了。可怜的莫琪啊！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弄不到泥炭末呢？

安妮。

——

1944年5月11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又是一幕令人捧腹的闹剧：

彼得的头发该剪了，按照惯例，理发师应当是他的母亲。七点二十五分，彼得躲进了自己的房间里，半点的钟声敲响时，他出来了，身上除了蓝色的游泳裤和运动鞋外，一丝不挂。

“你来吗？”他问他的母亲。

“是的，可我在找剪刀！”

彼得帮忙寻找，在太太的化妆抽屉里乱翻。“别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的，彼得。”她嘟囔道，我没有听清彼得的回答，不过，他一定是说了什么粗话，因为太太在他的胳膊上弹了一下。他立刻回敬了一下，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打向彼得，而彼得则露出滑稽的表情，撤回了他的胳膊。“跟我来，老家伙！”太太怔住了。彼得抓住她的双手手腕，拉着她穿过整个房间，太太哭喊着、笑闹着、叱骂着、跺蹬着，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用，彼得径直把他的俘虏拖到阁楼台阶跟前，这才不得不松开手。太太转身回到房间里，大声地叹着气，跌倒在椅子上。

“绑架母亲。”[1]我戏谑道。

“是啊，可是他弄疼我了。”

我看了看，用水给她滚烫、通红的手腕降了降温。彼得仍旧在台阶上，又一次变得不耐烦了。他手持皮带走进房间，就像是一个驯兽师似的。可是太太并没有追上前去，而是依旧坐在写字台跟前，寻找一块手帕。“你首先要做的就是道歉！”“唉，好吧，我向你致以歉意，要不然，天色就该晚了！”太太只好勉为其难地笑了笑，站起身来，走向门口。这时，她意识到有必要向我们先做一番阐释。（我们之中有父亲、母亲和我，我们正在洗碗）“他在家时可不是这样的，”她说，“我弹了他一下，以至于他从楼梯上滚了下去（！），他从来不会这么粗鲁，而且他也常常被弹，这就是新潮的教育方式，新潮的孩子，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对待我的母亲的，您会这样与您的母亲相处吗，弗兰克先生？”她的情绪太激动了，来回踱步，问个不停、说个不停，只是没有上楼。终于，她终于还是出去了。

上楼还不到五分钟她便浮肿着面颊，奔下楼梯，一把把围裙丢在地上。我问她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她一边回答说要下楼一趟，一边已经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下楼梯，或许扑向她的普帝的怀抱吧。

直到八点钟，她才在丈夫的陪伴下回到了楼上。彼得被勒令从阁楼上下来，遭到了一番严厉的训斥，其中还夹杂着几句脏话，没教养、无赖、没礼貌、坏榜样，安妮这，玛戈特那，其余的我没有听见。

[1] 原文为德语。

今天，一切大概又风平浪静了吧！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晚上，我们最最可亲可敬的女王殿下发表了讲话，她将通过度假积攒更多的力量，从而能够回到荷兰。她提到了，等我稍后回来了，迅猛的解放、英勇的事迹和沉重的负担。

紧随其后的是格布兰迪的演说，这个人有着满嘴口水的童声，以至于母亲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哎哟”。一位牧师用以假乱真的埃德尔先生的嗓音祈祷，以此终结了这个夜晚。他要上帝保佑犹太人、集中营里、监狱里以及身在德国的人。

1944年5月11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由于我把装钢笔的“百宝箱”落在了楼上，而我又不能在午休时间（两点半前）去打扰他们，所以，对于这封用铅笔写的信，你就知足吧。

眼下我正忙得不可开交，无论这听上去有多么不可思议，可事实就是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完成堆积如山的工作。要不要我简单给你列举一下，我要做的事情？好吧，我必须在明天之前读完《伽利略·伽利雷传记》的第一本，因为它需要被归还给图书馆了。我昨天才开始读，现在读到第220页，而这本书一共有320页，所以我还是来得及读完的。下个星期，我就该读《分岔路口的巴勒斯坦》和《伽利略·伽利雷传说》的第二册了。除此之外，我昨天还读完了《查理五世》的第一册，正急需对大量笔记和从中摘录的族谱进行整理。紧接着，我还从各种书籍中摘抄了满满3大页生词，所有的词都需要背诵、抄写和记忆。第四就是，我的电影明星周边全都东倒西歪的，乱作了一团，渴望一番清理，这样的清理工作必然会耗费个几天的时间，而我已经说过了，“安妮教授”眼下正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它们乱就乱着吧。忒修斯、俄狄浦斯、佩琉斯、俄耳甫斯、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还排队等着呢，因为他们的各种行为就像连衣裙上五颜六色的丝线一般，在我的脑子里堆积，而但凡米隆和菲狄亚斯不想要被落掉的话，那就同样需要接受紧急处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七年战争和大同盟战争。这么一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混淆在了一起。是啊，对于这样的记性，我又能怎么办呢？想想看吧，等我到了八十岁的时候，该有多么健忘！

哦，还有呢，《圣经》，我还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读到苏珊娜沐浴的故事啊？所多玛与蛾摩拉的罪恶指的又是什么呢？哦，还有那么多要问、要学的东西！还有帕拉丁公主丽莎洛特，她已经早就被我抛到了脑后。

姬蒂，你看出来，我有多忙了吧？

只不过，我可不能忘记告诉你最新的消息，奈莉·弗斯盖伊尔从拉昂回来了，她

是戴着头盔和防弹面具回到家的。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待在防空洞里，奈莉被吓坏了。况且，她也期盼回到家里，回到她父亲的身边，每天晚上，她都去找机场的指挥官，询问自己能不能休假，指挥官渐渐不耐烦了，因此，他问她能不能别在饭前来找他，而是改到饭后。“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奈莉回答说，“我也不怎么愿意坏了我的胃口！”除此之外，她还告诉指挥官先生，自己永远不会原谅德国人，还说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自己却没能向他做最后的道别。仅仅出于她是机场唯一有效劳动力，于是指挥官不愿意放她走，不过，他最终还是被她的请求打动了。

收音机里已经说过不止一次，某些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幼，都会在战争结束后因叛国罪而受到惩罚。荷兰的地下抵抗运动谈到了荷属圭亚那[1]的集中营。对奈莉来说，如果能跟一个德国人结婚，那么这会是最好的办法，到时候，她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德国公民的待遇。

这里的人民坚信，奈莉并非百分之百正常。就以被她装在包里带去拉昂的女王照片为例，她为此与同事争吵起来。除了女王之外，肯定还有一张元首的照片！

再说些别的：你早就知道，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记者，并且能在日后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至于我能否实现这个远大（异想天开！）的理想那就只能拭目以待了，不过，至今为止，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题材。无论如何，我都要在战争结束后出版一本题为《后屋》的书，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我的日记本可以成为其中的素材。《伽蒂的一生》还需要完成。关于故事的后续内容，我是这样考虑的：伽蒂在疗养院接受完治疗后回到家里，和汉斯保持通信。那是在 1941 年，很快，她就发现汉斯的内心向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分子一方发生了倾斜，伽蒂对犹太人的命运以及对她的朋友玛丽安娜充满了同情，因而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不睦。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一次见面之后的分手。起先，他们修复了关系，可在这之后，汉斯有了另一个女孩。伽蒂遭到当头棒喝，而为了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她决定当一名护士。完成学业后，她在朋友和父亲的极力劝说下前往瑞士的一家肺病疗养院从事护士一职。第一次休假时，她去了科莫湖并碰巧在那里遇到了汉斯。汉斯告诉她，自己在两年前与伽蒂之后的那一任女朋友结婚了，而他的妻子在重度抑郁的困扰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直到这次跟她在一起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深爱着小伽蒂的，如今，他重新向她求婚。伽蒂拒绝了。尽管她打心底里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他的爱并没有减少分毫，可是她的骄傲阻止了她。汉斯随即离开。若干年后，伽蒂听说他定居了英格兰，身体状况不太好。

伽蒂自己则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与一个富有的农民结了婚，那个人名叫西蒙，她深深地爱着他，只不过，她对他的爱永远也无法与汉斯相提并论。她生了两个女儿和一

1 位于南美洲北部，原荷兰殖民地，现在的苏里南共和国。

个儿子：莉莉安、莱蒂特和尼克。她和西蒙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是，汉斯依旧在伽蒂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直到某天夜里，她梦见了他，并且与他道别。

这并不是感伤的无稽之谈因为它正是父亲的生活的缩影。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姬蒂：

昨天是父亲的生日，父亲和母亲已经结婚十九年了。昨天并不是清洁工上门的日子，太阳高照，这在 1944 年还是头一遭。我们的栗子树从头到脚地绽放着，枝繁叶茂，比去年美多了。

克莱曼送了父亲一本讲述林奈生平的传记，库格勒送的是一本自然科学的书，P. F 送的是《水上阿姆斯特丹》，V. P 送的是一个简直堪称最佳布景师精心装点而成的大盒子，那里面有 3 个鸡蛋、1 瓶啤酒、1 瓶酸奶和 1 条绿色的领带。我们的那罐糖浆显得略为寒酸。我送的玫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令梅普和贝普送的红色康乃馨黯然失色。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西蒙斯送来了 50 个小蛋糕，美味极了！除此之外，父亲还请大家吃了香料蛋糕，请先生们喝了啤酒，请女士们吃酸奶。一切都很称心如意！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作为调剂（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做过这件事了），我想要给你复述一场昨天晚上发生在先生和太太之间的小型讨论。

太太："德国人肯定已经把大西洋壁垒建设得坚不可摧了，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挡英国人。德国人的力量可是非常强大的呀！"

先生："哦，是啊，强大无比！"

太太："那还用说？！"

先生："最终德国人一定会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就是这么强悍。"

太太："这个可能性很大，我暂时还没法相信其他的可能性。"

先生："我还是别再说了。"

太太："你总是会回应我啊，你总是会随声附和啊。"

先生："才不是呢，我的回应是非常微妙的。"

太太："可你还是会回应，而且别人必须认同你所说的话！你的预测根本就没有那么准确！"

先生："至今为止，我的预测都是对的。"

太太："不是这样的。反攻去年就已经发生了，芬兰人已经获得了和平，意大利早在冬天就已经完蛋了，俄国人已经占领了朗贝尔，哦，不，我不太在乎你的预测。"

先生（站起身来）："闭上你的大嘴巴，我会向你证明我是对的，只要一次就够你瞧的，我再也受不了你的牢骚了，我真想让你仔细听听你对我的奚落！"

第一幕终。

——

我实在忍不住想要捧腹大笑，母亲也是，就连彼得也咬着嘴唇，哦，这些愚蠢的成年人啊，让他们在对孩子们指手画脚之前，先好好给自己上上课吧！

——

从星期五开始，我们又趁夜深的时候开窗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后屋家族感兴趣的事情。

（对于学习、阅读内容的系统调查）。

V. P 先生：什么也不学。常常需要借助《科瑙尔词典》查询资料。喜欢阅读侦探小说、医学类书籍、扣人心弦或平淡琐碎的爱情故事。

V. P 太太：通过远程书面训练课学习英语，喜欢阅读传记体小说，偶尔也读其他类型的小说。

Fr[1] 先生：学习英语（狄更斯！）除此之外还学习少量拉丁语，从不看小说，却喜爱阅读关于人物和地理的严肃、枯燥的文章。

Fr 太太：通过远程书面训练课学习英语，除了侦探类和历史类之外，什么书都读。

P. F 先生：学习英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却鲜有成效。什么都读，人云亦云。

彼得·V. P：学习英语、法语（书面）、荷兰语速记、英语速记、德语速记、商务英语、木工活、经济学，偶尔还学习算术。很少读书。偶尔阅读地理。

玛戈特·Fr：通过远程书面训练课学习英语写作，学习拉丁语、英语、法语、英语速记、德语速记、荷兰语速记、力学、三角学、立体几何、物理、化学、代数、几何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荷兰语文学、会计、地理、近代史、生物经济，什么书都读，最喜欢有关宗教和医学的书籍。

安妮·Fr：学习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速记、几何学、代数、历史、地理、艺

[1] Fr，弗兰克（Frank）的缩写。

术史、神话学、生物、《圣经》历史、荷兰语文学，十分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和传记文学，无论它们枯燥还是扣人心弦。（也看小说和消遣类书籍，偶尔）。

1944年5月19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昨天，我度过了糟糕透顶的一天。呕吐（居然会发生在安妮身上！）、头疼、肚子疼，但凡想得到的全都经历了，今天，我觉得舒服多了，我的肚子很饿，不过对于令人常规的红竹豆我还是躲得远远的比较好。

星期三晚上，贝普参加了一场婚宴，新娘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两岁半的孩子，可是，乐趣丝毫不少，她喝了很多，有些宿醉。除此之外，一切顺利。

昂丝·布劳克斯的威胁被推迟到了下个星期一，或许这件事还能彻底规避。梅普带来了两件白衬衫，它们在裁缝那里放了整整一年，新的那件被裁剪得非常好看，正面、袖子和领子上配有蕾丝花边。弗斯盖伊尔家的悲剧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奈莉成天不回家，一定是那个诱人的埃因霍芬，爸爸卧床休息，不住地吸鼻涕。这有什么神奇的吗？他亲口说，自己或许再也下不了床了，而他们偏偏还要这样伤他的心。奈莉给拉昂的指挥官写了一封刁蛮无理的信，说她在得到新鞋子之前是不会回去的，因为这双破鞋已经穿不了了。彼得和我相处得非常好，这个可怜的男孩对于温存的渴求甚至超过了我，每天晚上晚安吻的时候，他依旧会脸红，而且还会祈求多吻一下。我是不是成为波什的最佳替代品？我倒觉得没什么，在知道了有人喜欢自己后他变得如此幸福。在艰难的征服之后，我略微占据了高点。不过，你可不要以为我的爱减退了，他是一个可人儿，但是我却很快地关闭了我的心门，如果他想要再度打开这把锁的话，那就必须得有一根更加强硬的撬棍才行！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20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终于，我的《后屋》动工了，在我的脑海中，它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可现实中，它的进展速度却慢得多，即便它终有一天可以大功告成。

昨天晚上，我从阁楼回到楼下。刚一进屋，我就看见插着康乃馨的漂亮花瓶掉在地上，母亲正跪在地上擦拭，玛戈特从地上捡起我的纸张。“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我带着不祥的预感问道。我等不及她们回答，就远远地查看起损失来——我的整个族谱文件夹、笔记本、书本，所有东西都被水浸湿了。我差点哭了出来。我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以至于我开口说起德语来。此刻，我已经丝毫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可是

玛戈特告诉我，我一口气说出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糟糕透顶，触目惊心，永远无法修补，”等等的话。父亲放声大笑，母亲和玛戈特也不例外，可我却简直要为这些枉费的心血和精心修订的笔记，大哭一场。

仔细查看后，我发现“不可估量的损失”幸好不算太糟。我来到阁楼上，小心翼翼地把粘在一起的纸张搜罗到一起，一张一张分开。随后，我把它们排成一排，挂在晾衣绳上晾干。那个场面十分滑稽，以至于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玛丽·德·美第奇莫度蒂查理五世、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这可真是“种族的羞耻”，V·佩尔斯先生打趣说。把活页纸交付给彼得照料后我回到了楼下。

“哪些书被泡坏了？”我问玛戈特，她正在清点我的图书收藏。“代数。”玛戈特说。我赶忙凑上前去，只可惜代数书并没有被泡坏，我倒是很希望它直接掉进花瓶里。我还从来没像讨厌那本代数书一样讨厌过任何一本书。书的前端写着二十个女孩的名字。所有这些人都在我之前占有过这本书。书又旧又黄，里面满是圈圈点点、勾勾画画以及订正的笔迹。下一回大发雷霆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撕成碎片！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22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五月二十日那天，父亲打赌输给了V. P太太5瓶酸奶。反攻终究还是没有发生，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整个阿姆斯特丹，整个荷兰，甚至是延伸到西班牙的整个欧洲西线，日日夜夜都在谈论、争辩、打赌，以及……期盼反攻的到来。

紧张的氛围到达了顶峰。我们眼中的“善良的”荷兰人民，远非每个人都坚守着对英国人的信心，远非每个人都把英国人夸下的海口视作高明的榜样，哦，不是的，眼下人们想要真真切切看到的是行动，是大规模的、英勇的行动。

谁都不再从长计议，谁都不考虑英国人需要为自身和自己的国家抗争，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有义务尽快，并且尽善尽美地拯救荷兰。英国人又肩负着什么样的义务呢？所有荷兰人何德何能如此坚定不移地期待别人提供如此高尚的援助？哦，不，荷兰人大错特错了，尽管英国人夸下了海口，可是，他们并没有像其他一切被侵占的国家和地区那样，丧失自己的尊严。英国人是绝对不会道歉的。确实，德国严阵以待时，英国人却一直沉睡。然而，其他所有与德国接壤的国家，也同样沉睡着。凭借鸵鸟政策是没法实现任何目标的，无论是英国还是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全必须一个接一个地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也不例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让本国的男性白白牺牲，更别说还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

1 原文为德语。

就连英国也不会那样做。反攻、解放和自由终究会到来的，只不过，英国有权选择恰当的时机，避免所有被侵占地区在同一时间接受这样的变化。

——

当我们听说，许多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有所改变时，我们感到十分惋惜并且恐惧。我们听说某些圈子里展现出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反犹太主义态势。这一实际情况探探地，极深地触动了我们八个人。这种反犹太的起因可以理解，有时甚至就是人性使然，但是这样并不好。基督教徒指责犹太人在德国人面前泄露机密、出卖对他们施以援手的人、许多基督教徒由于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而遭受苦厄和惩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可是，他们应当像对待其他一切事物那样，看看事情的另一面；换作基督教徒们处于我们的境地，他们的做法会有所不同吗？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但凡是人、在面对德国人的手段时，做得到守口如瓶吗？所有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对犹太人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呢？

地下组织流传着消息，战前辗转移民荷兰的德国犹太人，现在被遣送至波兰，并且再也不能回到荷兰了，他们一度享有荷兰的庇护，但是希特勒倒台后他们就必须回到德国。

听说这样的消息，人们不禁想要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持久而又艰难的战争？我们不是一直被告知，我们所有人都是共同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而战的吗？难道战争还没结束，就已经出现了裂痕，难道犹太人生来就比另一方劣等吗？哦，这太悲哀了，极其、极度悲哀，古老的智慧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基督教徒一人做事一人当，而犹太人一人做事却需要所有犹太人承担。

说实话，我无法相信，善良、诚实、正直的荷兰人民会如此评价我们，如此评价或许是这些世界种族之中受压迫最深、最不幸、最值得怜悯的人。

我只期盼一件事，那就是反犹太人的浪潮很快就会过去，荷兰人最终能够回归真我，无论此时此刻还是换成日后，他们的正义感都不会动摇，因为这是有失公允的！

如果这种可怕的言论真的成为事实，那么犹太人中可怜的、残余的那些便会离开荷兰。我们也一样，我们将带上我们的身家继续远行，离开这个曾经如此真诚地为我们提供落脚点，如今却转身背弃我们的美丽国家。

我爱荷兰，作为一个无祖国可归的人我一度希望它能成为我的祖国，也依旧这样期盼着！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亲爱的姬蒂：

1944年5月25日，星期四。

贝普订婚了！这其实算不上新闻，况且我们也并不感到开心。贝尔图斯也许是一个可靠、友善、强健的男生。贝普并不爱他。在我看来，这样的理由足够成为反对她结婚的原因了。

贝普所追求的是勇攀高峰，可是贝尔图斯却会拖她的后腿。他是一名工人，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也没有进步的动力，我并不认为贝普会觉得幸福。

贝普没有半途而废，这是人之常情。她四个星期之前才写信拒绝过他，还为此感到更加闷闷不乐。因此，她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如今，她却决定要订婚了。

一大堆因素都在这场订婚之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第一是病中的父亲很喜欢贝尔图斯；第二，她是弗斯盖伊尔家的长女，她的母亲常常取笑她没有男人要；第三是她眼看就要二十五岁了，这让贝普做出了大量妥协。

母亲说，她更希望贝普当初能跟他相处一段时间，我并不那样觉得，我很同情贝普，明白她有多么孤独。由于贝尔图斯从事的是黑市交易，换句话说，他是违法的。更何况他们两个既没有钱，也没有嫁妆，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能结婚。对于我们由衷祝福的贝普来说，她的前景可真是卑微啊。我只希望要么贝尔图斯能在她的影响下变得有所不同，要么贝普能够找到一个真心欣赏她的好男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同一天。

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今天早晨，范．胡芬被逮捕了。他的家里藏了两名犹太人。这给了我们重重一击，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可怜的犹太人又一次处在生命垂危的边缘，也是因为范．胡芬的可怕遭遇。

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最正派的人被运往集中营、监狱和孤立无援的牢房，废物却掌管着老与幼、贫与富的命运。一些人由于黑市交易令自己身陷囹圄，又有一些人却是因为犹太人又或是其他避难者遭遇苦难。但凡是与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相干的人就不可能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

失去范．胡芬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损失。起初是Br，不过范·胡芬却更是糟糕。贝普没法一个人拖来那么多土豆，她也并没有责任这么做，对我们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少吃。至于我们具体打算怎么做，我还会告诉你的，不过，反正日子是不可能好过了。母亲告诉我们，早晨再也吃不到早餐了，下午喝粥、吃面包，晚上吃烤土豆，外加每周一到两次的蔬菜或生菜，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吃不到了。

我们必然会挨饿，只是，无论如何都比被人发现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26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总算，我总算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我正对窗户缝隙的小桌子跟前，写信告诉你一切的、一切。

我感觉糟透了。我已经接连几个月都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了，就连入室盗窃之后，我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内到外地丧气。一方面是范·胡芬的遭遇、家里大肆讨论的货太问题、遥遥无期的反攻、劣质的食物、紧张的情绪、苦不堪言的境地、对彼得的失望；另一方面，是贝普的订婚、圣灵降临节的招待会、鲜花、库格勒的生日、蛋糕、卡巴莱的故事、电影和音乐会。这样的差异，这么巨大的差异始终存在着。前一天，我们还为荒诞的避难形势开怀大笑，后一天乃至更多的日子里，我们担心，满脸都写着恐惧、紧张和绝望。

梅普和库格勒承受着来自我们和所有避难者的最重的负担，梅普承担着辛劳的工作、库格勒不时被我们八个人所带来的无尽的职责压得透不过气来，神经焦虑、亢奋得近乎无法言语。克莱曼和贝普也对我们照顾有加，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可是他们总归还是可以把后屋忘个一干二净的，即便忘却的时间或许仅仅只有几小时、一天、两天。他们有自己的烦心事，克莱曼忧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贝普的订婚看上去更是缺少了一些粉红泡泡，除去这些烦心事，他们还有自己的出行计划、访客安排、他们作为正常人的完整生活，紧张的情绪偶尔会离他们而去即使十分短暂；可对于我们，它却从不缺席，整整两年里尽是如此，而它压迫性的、榨取式的大手还要在我们身上镇压多久？

下水道又堵塞了，我们不能再放水，除非是一滴一滴地等；我们不能上卫生间，除非带上刷子。我们把脏水存放在一个巨大的科隆陶罐里。今天，我们可以勉强过活。可是，万一水暖工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城里的环卫人员最早也要星期二才会上门。梅普给我们送来了一个葡萄干面包，上面写着“圣灵降临节快乐”，这简直就像是嘲笑我们，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焦虑实在是“快乐”不起来。

范·胡芬事件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愈发害怕，随处都能听到嘘声，无论做什么都要轻手轻脚的。警察随时都能破门而入，所以说我们的处境丝毫不安全！如果我们有朝一日也……不，我写不下去了，问题并不会退让，恰恰还会事与愿违，原本就已经历过的忧虑重整旗鼓，把所有的恐惧再度摆在我的面前。

晚上八点，我必须独自一人到楼下去上卫生间，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所有人都在

听收音机。我想要鼓起勇气，可是这太难了。在楼上待着的感觉远比独自一人在巨大的、静悄悄的房子里安全得多。只要一听到楼上神秘的咔嗒声和街道上，汽车喇叭的嘀嘀声我就浑身颤抖，除非我能抓紧时间逃离，无暇思考形势。

经过了与父亲的谈话后，梅普对待我们的态度变得愈发友善和热心了。可是，我还没告诉过你呢。有一天下午，梅普涨红了脸来找父亲，直截了当地问他，我们是不是以为他们也被反犹太主义洗脑了。父亲被吓得大惊失色，并通过谈话打消了她的这个念头，可是梅普的猜疑多少还是在这里遗留了下来。尽管我们是绝对不能烦扰他们的，可是他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对我们的困扰给予更多的关心。哦，这些人的品格多么高贵啊！

我不住地感到疑惑，如果我们没有避难，如果我们已经死了，不需要再经历这样的痛苦，尤其是节省了其他人的精力，那样是不是更好？可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为此而瑟瑟发抖，我们依旧热爱生活，我们还没有忘记大自然的声音，我们依旧心存希望，对一切都存有希望。

赶快发生些什么吧，有必要的话就开枪吧，反正它也不会比此刻的不安更沉重地压垮我们了，终点快些到来吧，即便它很残酷，至少我们也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会胜利还是沉沦。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5月31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一直很热，以至于我的手都没法握钢笔了，因此也就没法给你写信了。星期五那天，下水道坏了，星期六又被修好了，那天下午，克莱曼太太来探望我们，给我们讲了一大堆有关尤比的事。尤其提到了她和夏可·范·玛尔森一起参加曲棍球队。星期日，贝普来检查是否有入室盗窃的事件发生，并且和我们一起吃了早餐，星期一（圣灵降临节次日），吉斯先生是我们的避难卫士；而星期二，我们终于又能开窗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过这么美好、暖和，甚至称得上是炎热的圣灵降临节。后屋里的热浪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为了让你对这满腹牢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这就简单为你描述一下炎热的日子：

星期六："好惬意啊，天气真好。"早晨，所有人都这么说。"要是凉快一点就好了。"下午，不得不关上窗户时。

星期日："这热浪简直忍无可忍，黄油都融化了，房子里连一个阴凉的角落都没

有，面包脱水、牛奶变质，连窗户都不能开，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虫，已经快被闷死在这里了，可其他人却享受着圣灵降临节的假期。”太太如是说。

星期一：“我的脚很疼，我没有薄衣服，这么热，我都洗不了碗碟了。”从早到晚都是诉苦声不断，实在太糟糕了。

我依然忍受不了炎热，幸好今天刮起了不小的风，同时却又阳光普照。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6月2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如果要到阁楼上去的话，一定要带上大雨伞，最好还是男式的！”这是针对从头顶降下的大雨的防护措施。有这样的谚语，说的是“高高在上，圣洁安详，”可是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和避难者（猫砂盆！）。的确，莫琪已经习惯于把它的渣滓安顿在几张报纸上又或是地板的缝隙里，以至于萦绕在我们周围挥之不去的不仅有对于咔嗒声的恐惧，更有浓烈的恶臭。要是大家知道仓库里新来的小皮包骨也遭受着同样的困扰就好了，那样的话，所有饲养过没被驯化的猫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房子里除了胡椒和百里香之外还弥漫着什么样的气味。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条新鲜出炉的反枪战处方要与你分享：配合嘹亮的枪声，首先匆匆忙忙地跑向距离自己最近的木头楼梯，沿着楼梯跑下去，然后再跑上来确保这个动作，重复发生时，至少有一次可以蹑手蹑脚地摔下楼去。随着伤痕的出现以及跑步+摔倒时所发出的噪声，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这样就可以避免听到开火声，并且再也不要想起这件事。本文作者已将这一完美的处方成功地应用于生活中！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6月5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后屋最新困扰，P. F和Fr因为黄油的分配问题爆发了争吵。P. F投降。V. P太太与P. F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打打情、骂骂俏、东亲一下，西亲一下，友好地笑笑，P. F燃起了对女人的欲望。

V. P一家不愿意在库格勒生日那天烤香料蛋糕，因为我们自己都已经没有吃的了。真是小肚鸡肠。楼上的人心情不好了。太太感冒了。P. F弄到了啤酒酵母药丸，而我们却什么都弄不到。

第五集团军占领了罗马，城市既没有受到摧毁，也没有遭到轰炸。对希特勒来说

是极大规模的宣传。

鲜有蔬菜和土豆，一袋面包变质了。小皮包骨（新来的仓库猫的名字）忍受不了胡椒的味道。它把猫砂盆当作睡觉的地方，把用作填料的刨花当成卫生间。饲养它简直是痴心妄想。

天气很糟糕。加来海峡省和法国西岸受到持续不断的轰炸。

克莱曼面临着新一轮的胃部手术。美金无法出售，黄金就更不用提了，黑色的钱箱已经见底了，我们下个月要怎么过活？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就是今天了，"[1] 十二点钟，英国电台播报，无比正确"就是今天了"。反攻开始了！

今天早上八点钟，英国人通报：加来、布洛涅、勒阿弗尔和瑟堡与加来海峡省（一如既往）一样遭到剧烈轰炸。此外还颁布了一项针对被占领地区的安全措施，所有居住在距离海岸线 35 公里区域内的人都必须做好被轰炸的准备。如果有可能的话，英国人会提前一小时投放宣传单。

根据德方的通报，英国的伞兵部队已经在法国海岸登陆。英国的登陆艇与德国海军正在展开战斗。英国广播公司如是说。

九点，早餐时间，后屋得出结论：这一次和两年前的迪耶普登陆一样，是一次登陆演习。

十点钟，英国电台用德语、荷兰语、法语和其他语言进行播报：反攻开始了！也就是说，这是"真正的"反攻。

十一点，英国电台用德语播报：最高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讲话。

十二点，英国电台用英语广播："就是今天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法国民众说道："激烈的战斗即将打响，可随之而来的就是胜利。1944 这一年是全面胜利的一年，祝你们好运！"

一点钟，英国电台用英语播报：（经翻译）11,000 架飞机整装待发，无休无止地往复飞行，以求让部队降落，并且对防御战线的后方进行轰炸。4000 艘登陆艇 + 小型轮船不间断地在瑟堡和勒阿弗尔之间登陆。英国和美国的部队已经投入激烈的战斗。先后发表讲话的有：比利时首相格布兰迪、挪威国王哈康、法国代表戴高乐、英国国王，绝不能漏掉的是还有丘吉尔。

1 本日日记字体变化处均为英语。

后屋躁动起来了。期待已久的解放真的快要来临了吗？关于这场解放，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可是它实在过于美好，过于不切实际了，它真的会成为现实吗。今年，这个1944年真的会为我们带来胜利吗？此刻，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希望让困境之中的我们振作起来，令我们再度变得勇敢，使我们重新坚强。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无尽的恐惧、匮乏和苦难，如今，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持冷静和坚定，咬紧牙关，不要大呼小叫。为痛苦大呼小叫的事情可以留给法国、俄国、意大利以及德国，我们却暂时没有权利那样做！

哦，姬蒂，这场反攻最美好的地方在于，我体会了一种感受——朋友正日益临近。那些可怕的德国人已经压迫了我们这么久，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对我们而言，朋友和救援，就是一切！这不再是对犹太人而言，而是对荷兰而言，包括荷兰和欧洲所有被占领的地区。玛戈特说，到了九月或者十月，我或许就能重返校园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我要把最新消息告诉你！

今天早晨以及半夜，德军阵地后方的天空中落下了许多稻草人和假人模特，这些假人一接触地面就发生了爆炸。许多伞兵部队也同样从天空中落了下来，所有人都把脸涂得黑漆漆的，以免在黑夜中太过醒目。深夜里，海岸线遭受了5,000,000公斤炸弹的轰炸，早晨六点，第一批战舰在此登陆。今天，20,000架飞机投入战斗。德国的海岸炮台早在登陆时就已经损毁了，一小座桥头堡已经集结完成，尽管天气不佳，可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军队和民众全都“万众一心”[1]。

1944年6月9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反攻进展得极为顺利。盟军已经占领了巴约，这座法国的海滨小村庄，眼下正在攻打卡昂。显然，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切断瑟堡所在的半岛地区。每天晚上，战地记者都会讲述部队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们的勇气和热忱。为了抢新闻，记者们常有惊人之举，而麦克风也交给了重返英国的伤员们。尽管天气十分恶劣，可是他们还是任劳任怨地飞行。我们还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了解到丘吉尔原本计划与部队一同出征反攻行动，只是由于遭到了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将军们的反对，这个计划才最终搁浅。想想看吧，这个老人具备了多少勇气啊，他绝对已经年过七十了。

1 原文为英语。

这里的亢奋再度略微平息了一些，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战争能在今年年底终结，时候到了。V. P 太太的唠叨实在令人忍无可忍。如今，她再也无法用反攻的话题把我们逼疯了。于是，她就整天抱怨坏天气，我真想把她塞进一桶冷水里，丢到阁楼楼板上去！

——

整个后屋里，除 V. P 先生和彼得之外，所有人都阅读了《匈牙利狂想曲》三部曲；这部书讲述的是作曲家、钢琴家、神童弗朗茨·李斯特的生平。这本书极其有趣，不过，在我看来，有关女人的叙述略多了一些，李斯特不仅是他那个年代最伟大、最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也是最出众的风流才子，直到他年过七十。与他有过风流韵事的女人包括伯爵夫人玛丽·达古、公爵夫人卡洛琳·赛因－维特根斯坦、舞蹈家劳拉·蒙特斯、钢琴家艾格尼斯·金沃斯、钢琴家索菲·曼特尔、切尔克斯公爵夫人奥尔加·贾妮娜、男爵夫人奥尔加·梅耶多夫、戏剧演员莉拉·管她叫什么名字等等，不胜枚举。书中涉及音乐和其他人艺术的部分就有趣多了，书里出现的人物有：舒曼和克拉拉·维克、艾克托尔·柏辽兹、约翰内斯·勃拉姆斯、贝多芬、约阿希姆、理查德·瓦格纳、汉斯·冯·彪罗、安东·鲁宾斯坦、弗里德里克·肖邦、维克多·雨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席勒、胡梅尔、车尔尼、罗西尼、凯鲁比尼、帕格尼尼、门德尔松等等。

李斯特本身是一个不错的家伙，十分慷慨，谦虚谨慎，只不过极其浮夸，他乐于助人，在他的眼中，艺术是至高无上的，他热衷干邑白兰地和女人，见不得眼泪，是一位绅士，不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淡泊金钱，热爱宗教自由，热爱世界。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电讯报》上刊登了一篇斯勒斯维克教授兼博士撰写的文章，讲述的是亲吻时产生的细菌。

亲吻的危险

斯勒斯维克教授严正建议：
不要对您的亲吻过分开恩
避免传播潜在的危险，
病毒让喉咙遭瘟
不要因为宝宝可爱就上前亲吻，
也不要随便爱抚他人；

权当它们需要吻票，
对您的亲吻多些怪吝。
因为喉咙里的微生物构成
随时随地欲动蠢蠢：
几百万细菌从她到他的唇。
几百万细菌从他到她的唇。
教授，您知道那是什么吗？
作为专家，您说得有理；
可是，对于门外汉们来说，
依然要区别理论和实际。
偶尔，人们更愿意听从
宿命论者心中的见地：
宁可患上支气管炎，
也不要失去亲吻的契机。
如果我们因为医学准则
而对亲吻加以制抑，
那么卫生习惯难道不比
疾病更加充满恶意？
如果我们能劝服各位
无关年龄，老少皆宜：
无论是想要亲吻别人
还是希望别人亲你，
八成字条上大多都会流露
这样的心意：
想要找到田鸟的鸟蛋，
就不怕马不停蹄……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亲爱的姬蒂：

1944年6月13日，星期二。

又一个生日过去了，我已经十五岁了。我得到了不少东西：

五本斯普林格的书、一套内衣、两根腰带、一块手帕、两盒酸奶、一罐果酱、两块蜂蜜蛋（小号！）。父亲和母亲送了我植物学方面的书，玛戈特送了我镀金手链，V. P给了《祖国史书》，P. F给了有机无醇啤酒和香豌豆，梅普给了糖果，贝普给了糖果和笔记本，而高潮就是：库格勒送的《玛丽娅·特蕾莎》和三片全乳干酪。彼得送的是一束精美的芍药，这个可怜的男孩费尽力气想要弄到些东西可是一样都没成。

——

尽管天气很恶劣，暴风雨和倾盆大雨数不胜数，海面波涛汹涌，可是反攻依旧进展得如火如荼。昨天，丘吉尔、史末资、艾森豪威尔和阿诺德来到了被英军攻克并解放的法国村庄里。丘吉尔登上了一艘向海岸开火的鱼雷艇，看来，这个男人和许多其他男人一样无所畏惧，太令人羡慕了！

身处后屋里的我们对于荷兰的氛围不得而知。毫无疑问的是人们一定兴高采烈，因为游手好闲（！）的英国，终于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了。至于这样的论调多么不公，人们压根意识不到，他们依然表示不愿意被英国占领。总而言之，一系列的论证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就是英国应当战斗、抗争，为荷兰和其他被占领地区牺牲他们的子弟。英国人不能在荷兰逗留，应当向所有被占领的国家致以最卑顺的歉意，应当将印度交还给它原本的主人，之后就可以衰败、贫穷地回到英国去了！

可怜的蠢货便是带着这样的假想，而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许多荷兰人不得不被归类为这种蠢货。此刻，我很想知道，如果英国与德国达成了多少次险些达成的和平，那么荷兰和它的邻国会变成什么模样呢？荷兰会隶属于德国，就是那样！

荷兰人之中所有那些至今仍看不起英国人、奚落老爷政府、称呼英国人为胆小鬼，却又憎恨着德国人的人们真应该被好好晃醒，就像我们平日里晃动枕头那样，或许他们糊涂的大脑里可以就此长出几条更管用的沟壑！

——

许多人，许多想法，许多指责和许多非议在我的脑袋里作怪。我并不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脑袋里满满都是幻想，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知道自己不计其数的缺陷和弱点，只有借助这样的差异我才知道我想要自我提升，将会自我提升，并且已经自我提升了许多！

我无数次地问过我自己，为什么所有人依然把我看作一个极度自命不凡、自高自大的人呢？我真的这么自命不凡吗？问题真的出在我的身上吗？又或是其他人不也同样有问题？我留意到了，这听起来几乎疯狂，可是我不会把最后这句话画掉，因为它并不是那么疯狂。V. 佩尔斯太太和P. F，这两位对我控诉最多的人，恰恰是两个广为

人知的无知的人，而我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他们就是“愚笨”！愚笨的人往往不能容忍他人超越自己，其中最好的例子恰好就是这两个愚笨的人，V. P 太太和 P. F。太太认为我很愚笨，因为我不像她那样充满恐惧；她认为我自高自大，因为她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认为我的连衣裙太短了，因为她的比我的更短，因此她认为我自命不凡，因为她加倍地与人探讨，自己一窍不通的话题；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 P. F。不过，我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每一句责难都有其在理的地方”，因而我欣然承认我确实自命不凡。

麻烦的是我的天性，我所遭受最多的训斥和责骂并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我自己。如果母亲再奉送上她的那部分劝告，那么堆积如山的说教就会变得无法克服，以至于我为了从绝望中得到解脱，而变得目中无人，开始顶嘴，而后，那句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安妮说辞自然而然又冒出来了：没有人懂我！

这句说辞在我的心里根深蒂固，无论它多么失真，其中还是存有一丁点在理的地方的。我的自责常常会涉及巨大的范围，以至于我极度渴望一个慰藉的声音，将它拉回到健康的形态，并对我的心给予一定的关注，只可惜，我一直寻找，却至今都没找到这个人。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想到了彼得，是不是，姬？确实，彼得喜欢我，不是恋爱的那种而是朋友般的喜欢，他的深情与日俱增，可是，至于那股阻碍我们双方的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对他无尽的期盼被过度夸大了，不过，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只要两天不去楼上，对他的期盼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彼得很贴心，很好，不过，我无法否认他在许多方面都令我失望。尤其让我不悦的是他对宗教的背弃，有关食物的谈论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分歧。可是，我依旧坚信，有了坦诚的约定，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彼得温和、宽容，十分宽宏大量。他任由我表达自己的见解，比对他母亲宽容多了，他试图以顽强的毅力去除墨迹本上的污迹，并且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为什么他的内心总是封闭着，难道我永远也不能触及吗？的确，他的天性比我闭塞得多；可是我如今已经通过实践了解到，（想想“理论指导下的安妮”吧她依然时不时就会蹦出来）就算是闭塞的天性，也终将同样，甚至更加渴望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和彼得两人的思考岁月都是在后屋里度过的，我们常常谈论未来过去和现在，可是，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我缺失了真实，但我十分确信它就在那里！

——

会不会是我太久没有呼吸新鲜空气的缘故，才导致我对一切自然的东西如此着迷？我还清楚地记得，曾经，光影照人的蓝天、高声鸣叫的小鸟、月光和盛开的花朵都不能令我的注意力驻足多时。在这里，一切都变得不同，就以圣灵降临节为例，那天的天气非常暖和，我用力地睁开双眼，只为了在十一点半的时候透过敞开的窗户

够仔仔细细、独自一人看一看月亮，只可惜，这样的努力最终还是白费了，因为月亮并没有播洒强烈的光芒，而我也不能冒险打开窗户。另一次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好几个月之前，那天晚上，我来到楼上，恰好窗户敞开着。趁着透气时间还没有结束，我久久没有下楼，阴暗多雨的夜晚、暴风雨、追逐的云朵俘虏了我，一年半以来，这是我首度与深夜面对面相见。那一晚过后，我对于再次相见的期盼超越了我对于小偷、漆黑而又有老鼠作祟的房子又或是被查抄的恐惧。我独自一人来到楼下，透过私人办公室和厨房的窗户望向外面。许多人认为大自然很美，许多人偶尔在露天过夜，许多身处监狱或是医院的人期盼，再度自由自在享受大自然的那一天早日来临，可是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十分闭塞、孤立地远离大自然这个给予穷人与富人同等对待的事物。

这场与天空、云朵、月亮和星星的相见令我变得平静而又满怀期待，这并不是我空想出来的。这个办法比缬草和镇静剂管用多了，大自然使我变得渺小，并且时刻准备勇敢地迎接一切阻碍！

原本就应当是这样，我唯一被允许见到大自然的机会就只有（偶有破例）透过布满厚厚灰尘的、被肮脏窗帘遮挡的窗户向外张望，而这样的窥探已经不再令人感到愉悦了，大自然是世界上唯一不容有代用品的！

——

在诸多问题之中，有一个总是令我的内心无法安宁，为什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都远远低于男人？人人都能说这不公平，可这样的答案无法令我感到满意，我很想要知道造成这个巨大不公的原因！

可以想象的是，由于男人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强壮的体力，掌控了女人；男人负责赚钱，男人负责繁衍后代，男人可以随心所欲……直到不久以前，女人们一直缄口不言、听其自然，这些女人们简直愚蠢至极，因为这样的规则存在越久，就越是坚不可摧，幸好女人们通过学校、工作和社会进步开阔了些许眼界。在许多国家，女人都已经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以女人为主，但也包括了男人在内的许多人如今都意识到，这样的世界分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是多大的一个错误，而现代妇女们则想要争取绝对自主的权利！

然而，不只是这样，对妇女的尊重应当早日到来！总体而言，在全世界所有地区男人都受到了高度的尊重，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占据一席之地呢？战争中的英雄们和士兵们获得了尊敬和庆祝，开拓者们获得了不朽的荣耀，烈士们获得景仰，可是全人类中又有多少人，会像尊重士兵一样尊重妇女呢？

《生命的斗士》一书中所提到的内容令我深有感触，它的大意是这样的：总体而言，妇女遭受着更多的痛苦、更多的疾病、更多的苦难，光是生孩子所遭受的苦难就超过了任何一个战争英雄。挨过所有这些痛苦后，妇女又会收获什么样的成果呢？如果她在分娩过程中受到损伤，那么她就会被丢到角落里，很快，她的孩子也不再属于

她，她的美貌褪去了。妇女是倍加勇敢、倍加无畏的士兵。她们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而努力奋斗，所经历痛苦远远超越了诸多只会夸夸其谈的自由勇士！

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妇女应当拒绝生孩子，恰恰相反，这是大自然的安排，仅此而已。我想谴责的不过是男人和整体的世界秩序，他们都从来不愿意顾及妇女在社会中时常承载的是多么巨大、多么艰难却又多么美好的部分。

对于上述一书的作者保罗·德·克鲁伊夫的观点，我举双手赞同。他说，男人应当懂得，在世界上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地区，分娩不应该被看作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男人们说得轻巧，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们都用不着承受女人所承受的痛楚！

我相信，将生育孩子视作女子义务的观念，会在未来一个世纪内有所改变，转变为、对妇女的认可与钦佩，因为她们毫无怨言、默默无言地，肩负起了重担！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6月16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新的问题出现了：太太陷入了绝望，满嘴都是子弹把脑袋射穿、监狱、上吊和自杀。她嫉妒彼得给予了我却没有给予她信任；她恼怒自己的调情没有在P. F身上产生预想的效果；她担心她丈夫要把卖掉毛皮大衣挣来的钱全都用于抽烟，她争吵、怒斥、哭泣、控诉、大笑，而后再度陷入争吵。

对这个哭哭啼啼、糊里糊涂的家伙要怎么办才好呢？谁也不把她当回事，她没有个性，见人就诉苦，她走来走去，背后看是风姿绰约，正面一看半老徐娘[1]。而最糟糕的就是，彼得变得肆意妄为，V. P先生变得一触即怒，母亲变得疑虑重重。这是，啊，这里完全就是一团糟！你只需要牢牢地记住一条规则：笑对一切，无视其他人！这听上去自私自利，事实上，它却是唯一一剂治疗自怨自艾的良药。

——

库格勒要去阿尔克马尔铲四个星期的地，他试图凭借一份医生的诊断书和欧派克塔的证明规避。

克莱曼想要赶紧动一个胃部手术。昨天晚上十一点，所有的私人电话线路全都被切断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 原文为德语。

亲爱的姬蒂：

1944年6月23日，星期五。

这里一切如常。英国人开始对瑟堡大举进攻，据皮姆和V. P所说，我们一定能在十月十日之前获得自由。俄国人也参与了这场行动，于昨天对维特比斯克发动了进攻，这恰好就是德国向俄国发动突袭三周年的日子。

贝普的情绪依旧是负值。我们的土豆所剩无几，接下来，我们打算把土豆清算到每个人的头上，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从星期一开始，梅普要度一个星期的小假。克莱曼的医生在X光片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在动手术和顺其自然之间摇摆不定。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6月27日，星期二。

最亲爱的姬蒂：

整体的氛围都发生了逆转，一切都好极了。今天，瑟堡、维特比斯克和斯洛宾被攻陷了。一定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和俘虏。德方的上将中有5人在瑟堡阵亡，2人被俘。如今，英国人可以随意运送物品上岸了，因为他们占领了港口；英国发动反攻三个星期后，就占领了整个科唐坦半岛！无与伦比的表现。诺曼底登陆日之后的三个星期里，无论是我们这里还是法国，都没有一天是不下雨的，甚至还有暴风雨。不过，这样的磨难并没有阻碍英国人和美国人展现强大的力量，他们所展现的力量简直无与伦比！德国祭出的神奇军火确实火力全开，实际效果却功效平平，只是给英军挠痒痒，而德国佬报纸上却对此夸大其词。更何况如果那个“贱国”的人发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正切切实实地一步步迫近的话，他们更加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所有不为德国国防军效力的德国妇女和儿童都被遣散到远离海岸地区的格罗宁根、弗里斯兰和海尔德兰。穆赛特宣布，如若反攻推进至此，他将会穿上一身士兵制服。这个胖子该不会是想投入战斗吧？那他早在俄国就可以这样做了。那时候，芬兰拒绝了和平的提议，即便到了现在，有关这一议题的谈判也再度崩盘，他们以后该有多懊悔啊，真是一群笨蛋！

你觉得到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事态会进展到哪一步呢？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6月30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天气很糟糕，或者说，是截至6月30日为止一如既往都是坏天气。[1]是不是说得很漂亮？哦，当然了，对于英语，我已经略懂一二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正借助字典阅读《理想丈夫》！战争非常顺利：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和奥尔沙被攻陷了，俘获大量俘虏。

这里一切都好。大家的情绪有了好转，我们超级乐天派旗开得胜，V. P用糖变起了戏法，贝蒂换了新发型，而梅普则放一个星期的假。这些就是最新的消息！

我接受了一次极度惨烈的根管治疗，而且还是一颗要命的门牙。它实在太疼了，以至于P. F还以为我昏过去了。其实也差不多了。太太的牙齿随即也疼了！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附言：我们得到巴塞尔传来的消息，贝恩德在《明娜·冯·巴恩赫姆》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母亲称之为艺术抱负[2]。

1944年7月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当彼得谈到今后的生活，说他日后可能会变成一名罪犯又或是投机者的时候，我就感到担心，尽管这只是开玩笑而已，可我还是觉得他似乎很畏惧自己性格中的弱点。我总能听到来自玛戈特和彼得的感叹："是啊，要是我也像你一样坚强和勇敢，要是我能这样坚持自己的意愿，要是我具备这么不屈不挠的精神，那就等着瞧吧……"

我不轻易受人影响真的算得上好品质吗？我几乎只遵从自己的良心，这样真的好吗？

说实话，我很难想象别人怎么说得出："我很软弱。"这样的话语，而后任由自己软弱的。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就不能采取措施改变，为什么就不能磨炼自己的性格呢？答案就是："因为这样容易得多！"这个答案让我感到了些许沮丧。容易？懒惰、带有欺骗性的生活是不是就意味着容易的生活？哦，不是的，一定不是这样的，不应该这么容易并且……金钱轻易地取得主宰。我思考了很久，不知道该给出什么样的回答，不知道怎么才能引导彼得相信自我，尤其是自我提升；至于我的想法究竟对不对，我无从知晓。

从前，我常常会想，如果有人愿意将他的信任给予我，那该多好啊！可是如今，事到如今我才发现，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并且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有多难。更

1 原文是英语。

2 原文为德语。

何况，“容易”和“金钱”概念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新奇的。彼得对我产生了些许依赖，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想要在生活中做到独立自主很难，更难的是既要保持个性，忠于自己的灵魂，同时又要做到独立自主、意志坚定。

我漫无目的地漂泊，一连寻找了几日，寻找一个适当的办法对付“容易”这个讨厌的说辞。我怎么才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和美好的东西，会将他拽向深渊，那个深渊里没有朋友，没有支撑，再也没有任何美好可言，想要脱离那个深渊，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全都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们全都活着，目标就是要幸福；我们全都活着，各不相同却又不尽平等。我们三个是在一个良好的生活圈里长大的，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具备实现一些目标的希望，我们有许多理由去期盼一份好运气，但是……我们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它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赢得运气便意味着要为此付出努力、积德行善、不投机取巧、不懒惰。从表面上看，懒惰很是诱人，但努力给予的是满足。

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不爱努力，不过，彼得的情况并非如此，他的眼前没有固定目标，认为自己太愚笨、太低级，无法有任何作为。这个可怜的男孩，他从没体会过给他人带去幸福的感受，而这一点，我也无法教授给他。他没有宗教信仰，用戏谑的口吻谈论耶稣·基督，以上帝的名义谩骂；尽管我也不是正统派的教徒，可是每当我注意到，他多么受冷落、多么受轻视、多么可怜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到痛心。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应当感到高兴，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相信超凡事物的能力，你甚至不会生活在对“永刑”的恐惧之中。炼狱、地狱和天堂是许多人接受不了的存在，可是人们终究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宗教信仰，究竟是哪种信仰无关紧要，人们应当步入正途。这并不是对上帝的畏惧，而是对自身荣誉和良心的尊崇。如果所有人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可以把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回顾一遍，精确地分析自己的行为有哪些好好坏坏，那么，人们该变得多么美好和善良啊！人们每天都会下意识地，从头到脚地提升自己，一段时间过后，想必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这个办法对于每个人都适用，它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却绝对大有裨益。因为不知道这一点的人恰恰应当学习并且体会“心安理得使人坚强！”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年7月8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布劳克斯去了贝弗韦克，直接从拍卖会上拍得了草莓。它们来到这里，蒙着厚厚的灰尘，满是沙土，可是数量很足。连公司要用的，带给我们的，以及剩下给布劳克斯自己的少说也有24箱。当晚我们就即刻腌制了6玻璃瓶，并制成了8罐果酱。第二天上午，梅普还想为办公室的人煮果酱。

十二点半，前门上锁，箱子搬空，彼得、父亲、V. P在楼梯上吱吱嘎嘎，安妮从锅炉里舀热水，玛戈特取来水桶，全员到位！我怀揣着一种奇怪的感觉，走进水泄不通的办公室厨房，梅普、贝普、克莱曼、杨、父亲、彼得，避难者们和日常补给队一起熙熙攘攘，居然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窗帘和窗户拉开，高谈阔论，门砰砰作响，我激动得直哆嗦。是啊，我们真的还在避难吗？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抛头露面时一定就是这种感觉。锅装满了，赶紧上楼。余下的家人站在厨房的桌子边去蒂，至少要装出一副去蒂的模样；其实，塞进嘴里的多过装进桶里的。眼看着需要再拿一个桶，彼得再次来到厨房里，门铃响了两声，水桶原封不动，彼得蹿上楼，柜子门被锁上了。我们不耐烦地跺着脚，不得不关上水龙头，洗了一半的草莓一边泡澡一边等待，避难章程中的：屋里有人时关闭所有水龙头以防供水产生噪声，受到了严格的遵守。

一点钟，杨来了，告诉我们刚刚弄出声响的是邮递员。彼得又一次冲下楼去。叮当，门铃响了，我们扭头就跑。我竖着耳朵听有没有人来，先是贴着柜子门，之后是站在楼梯上。最后，我和彼得就像两个小偷似的趴在扶手上，听着底下传来的噪声。没有陌生的噪音。彼得蹑手蹑脚地下楼，站在楼梯中段喊道："贝普。"没有回应，接着又喊了一声："贝普。"厨房里的声音盖过了彼得的嗓门。于是，他冲下楼梯，闯进厨房。我局促不安地向楼下张望："快到楼上去彼得，v. 艾尔普在这儿，你必须离开。"克莱曼的噪音传来。彼得一边叹气，一边上楼。柜子门关上了。

一点半，库格勒终于来了："哦，天哪，我满眼只剩下草莓了，我的早餐是草莓，杨在吃草莓，克莱曼在啃草莓，梅普在煮草莓，贝普在择草莓，我闻到草莓的味道，我想要躲开那些红彤彤的原料，来到楼上，可是这里却在洗……草莓。"剩余的草莓全都被腌制起来。到了晚上：两罐开了。父亲赶忙把它们做成果酱。第二天早晨：两个玻璃密封瓶开了。下午：4个玻璃密封瓶开了。V. P的消毒工作没做到位，这下，父亲每天晚上都在煮果酱。

我们吃着草莓粥、草莓酪浆、草莓面包、草莓甜点、草莓加糖、草莓加沙土。整整两天的时间里，四处都是草莓、草莓、草莓，之后，库存不是吃光了，就是被装进罐子里存放了起来。

"听好了安妮"，玛戈特喊道，"我们从范·胡芬太太那里得到了青豆。有整整 18 磅呢。""她真好。"我回答说。这的确很好，可是导致的工作嘛……哎哟喂！"你们星期六早上全都得来帮忙剥壳。"母亲宣布说。一点没错，今天一早用过餐后，最大号的搪瓷平底锅出现在桌子上，里面的青豆满得都快溢出来了。剥壳是一项无趣的工作，不过，你可真应该试试拣外壳。我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把最里面的那一层皮挑出来之后，豌豆豆荚是多么富含维生素、多么美味、多么柔软。然而，刚刚被列举的这三条优点却无法与另一个优点相提并论，那就是以这种方式入口的分量，足足有光吃豌豆时的 3 倍那么多。

想要把这层皮撕下来是一项极为精准、细致的工作，这样的事情或许倒是很适合迂腐的牙医和缜密的制香人，对于我这种心浮气躁的少女来说，这太可怕了。我们是九点半开始的，十点半，我坐下了，十一点，我就站起身来了，十一点半，我重新坐下。我的脑袋嗡嗡直响：掰掉头、挑出皮、扯下茎、丢豆荚；掰掉头、挑出皮、扯下茎、丢豆荚，等等，它们在我的眼前打转，绿色、绿色、小虫子、茎、烂了的豆荚、绿色、绿色、绿色。一边懒懒散散，一边又想要做点事，于是，这一整个早晨我都说个不停，讲着各种各样的荒唐事，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感觉自己险些就堕落成愚民了。每扯一根茎，我就更加确信，我永永远远都不会满足于当一个家庭妇女！

十二点，我们终于吃早餐了可是，从十二点半到一点十五之间，我们又得挑皮。停工的时候，我感到头晕恶心，其他人也有一点。我一直睡到四点钟，之后仍旧被那些惨不忍睹的青豆害得糊里糊涂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们曾经从图书馆借过一本题目极富挑战性的书：《怎么看现代的年轻女孩？》。今天，我很想聊聊这个话题。

作者把"当今的年轻人"从头到脚地批判了一通，不过，她并没有全盘否定所有年轻人：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事实恰恰相反，她的观点是只要年轻人愿意就一定能搭建起一个更美、更好的大世界，她认为年轻人有能力，却整日忙于浮浅的事物，甚至顾不上看一眼本质美好的事物。

在读到其中几个段落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作者在表达谴责时，所指的就是我，因此，我今天一定要向你和盘托出，针对她的抨击做出自我辩护。

任何认识我时间比较久的人，都会留意到我的一项极为突出的特质，那就是我的

自我认知。我可以像一个陌生人那样校验自己所有的行为。我不存丝毫偏见或是任何防备地与每一日的安妮对质，审视她做得好的和坏的事情。我从不放松这样的自我意识。每说出一个字、话刚一出口，我就会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原本不应该这样，又或是，能成为这样就很好！"我在无数的事情上实行自我批判，并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话语多么真切："每个孩子都应当学会自我管教。"父母只能给出建议或是正确的指引方向，而一个人最终的性格形成还是取决于自己。更何况，我具备了超常的生活勇气、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无比强健，足以承受任何事物，并且无比自由又无比年轻！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我相信自己不会轻易地屈服于每个人都必然经历的挫败。

不过，关于这些事情，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我想要落到"父亲和母亲不理解我"这个章节上来。我的父亲和母亲一向都很溺爱我，对我很贴心，在楼上的面前维护我，尽到了父母能尽的责任。然而，长久以来，我却一直觉得自己极其孤独、受到排挤、不受重视、不被理解。父亲想尽一切办法缓解我的叛逆，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我向自己展现了自身行为方式的错误，甚至以此治愈了我。可是，为什么父亲从没有在我抗争的时候给予我支持，每当他想要出手相助时总会差之千里呢？父亲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对待我的方式就像是对待一个在童年艰难挣扎的小孩子。这听起来很不可理喻，因为正是父亲给予了我这么多的信任，正是父亲让我相信自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然而，他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我努力抗争的过程超越了其他的一切。我不想听到年龄特征、其他女孩、自然而然会过去的一类的话语，我不想被人看作一个无异于他人的女孩，而是被看作独一无二的安妮，而这一点是皮姆无法理解的。况且，如果一个人不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事，那么我也就无法给予他我的信任。由于我对皮姆一无所知，所以我和他之间无法开垦出一条通向亲密无间的道路。皮姆总是站在一个老父亲的立场上，他曾也经历过这类转瞬即逝的倾向，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对我来说，他都再也不可能像朋友一般和年轻人感同身受。出于这些原因，我从不与别人分享我的处世之道和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唯独会向我的日记本倾诉，并且偶尔与玛戈特分享。对于父亲，我掩盖起触动我的一切，从来不让他知道我的想，有意地与他疏远。

我别无选择，我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我这样的做法自私，却有利于我找寻安宁。毕竟，要是我半途而废，被批评淹没，那么，我会完全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摇摇欲坠的安宁和自信。无论这话听起来有多刺耳，可事实是就算对于皮姆，我也不留半分情面，因为我不仅不和皮姆分享我内心世界的点滴，甚至还常常用自己一触即溃的态度把他推得更远。

正是这一点，让我浮想联翩：为什么皮姆有时会引得我如此懊恼？我简直无法与他一同学习，他的许多爱抚在我看来都是装出来的，我想要安宁，最希望他能够假

视我，直到我能更加笃定地站在他的面前！因为我的内心依旧忍受着煎熬，我情急之下，给他写下那封刻薄的信加以控诉。哦，想要在各个方面保持坚强和勇敢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啊！

然而，这并没有令我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没有，相比父亲，更让我沉思的是彼得。我很清楚我对他的征服远远超过了他对我的征服。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幻象，把他看作一个安静、敏感、贴心极度需要爱情和友情的男孩！我需要向一个活生生的人吐露心声，我想要一个帮助我进步的朋友，我完成了艰难的工作，并且渐渐将他拉到自己的身旁。

当我最终赢得他对我的友谊之情时，我们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亲密。如今仔细想想，一切似乎太反常了。我们谈论了最私密的话题，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对我内心满满的想法闭口不言。我依然对彼得知之甚少，他究竟是出于浮浅，还是害羞，才会保持回避态度，即便对我也是如此？可是抛开这个不谈，我犯下了一大错误，那就是排除了其他所有友谊的可能性，与他产生了亲密的感情。他渴望爱情，对我的感情每天都在加深，这一点，我心知肚明。我们的见面给他带去了满足感，可是对我来说，它们只不过唤醒了我的需求，想要一再地与他尝试，并且永远不触碰我非常想要探讨的话题。我在彼得自身缺少察觉的情况下，暴力地把他向我拉拢，如今，他牢牢地缠着我，而我眼下却没有适当的办法将他与我分隔开，变得自立。我很快就发现他，并不符合我对朋友的认知，那时，我做出了努力，想要把他从狭隘的思想中解救出来，拓宽他作为青年人的视野。

“因为，究其根源，青少年时期比成年时期更加孤独。”这句我曾经在某本书里读到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它道出了事实。

住在这里的成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过得更加艰难吗？不是的，这绝对不是真的。年纪大的人对于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再对他们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犹豫不决。我们年轻人，想要在一个理想主义被破坏和摧毁的时代，一个人们展现自己最丑陋一面的时代，一个真理、正义、上帝受到质疑的时代里坚持自己的观点就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

任何人如果声称，生活在后屋里的长者必须面对更多的困难，那么他一定没有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范畴比他想象得大多少。在这些问题面前，我们或许还太年轻，可是，它们会一直压迫着我们，直到我们在很久以后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的办法通常无法抵御会令自己一文不值的武装。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艰难之处，理想、梦想、美好的期待还没来得及实现，就已经遭遇了残酷的现实，并且被毁得面目全非。我没有放弃一切的期望堪称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因为它们看上去荒谬而又不切实际。不过，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坚持着因为我依然相信人类内心的善念。

我完全不可能在死亡、苦难和混乱的基础上搭建一切，我看着这个世界渐渐变得越来越像一片荒漠；我听着轰鸣声愈逼愈近将会把我们扼杀；我感受着成百上千万人们的悲痛可即便如此每当我仰望天空，我就会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份残忍也会终结，世界秩序会恢复安宁与和平。与此同时，我必须把我的思想放在安全的地方，在不远的将来，它们或许也会有实现的可能！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此刻、我充满了希望、此刻，终于一切都很好。是啊，真的，一切都很好！爆炸性的新闻！希特勒遭到一次刺杀，这一次，动手的不是犹太共产主义者，不是英国资本主义者，而是一名高贵的日耳曼上校，他是一名伯爵，而且还很年轻。上帝的旨意救了元首一命，很遗憾，他逃过一劫，仅仅受到了几处擦伤和烫伤。他最亲近的几名军官和上校或死或伤。主犯被枪决了。

这就是最佳证明，证明了许多军官和上校厌恶这场战争，他们想要看着希特勒落入无尽深渊，趁机把一套军事独裁专政揽上身，通过这个方式与盟军议和，重整旗鼓。20 年后再次发动战争。或许是上天注定要缓一缓再清除他们，因为对于盟军来说，更加容易也更加有利的便是无懈可击的日耳曼人自相残杀，留给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工作量越少，他们投入自己城市重建的速度就越快。可是，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而我过厌预测辉煌事件。不过，你也发现了，我说的就是实话，而且我只说实话；此刻，我一反常态地甚至没有对更高的理想胡言乱语。

除此之外，希特勒非常友善地向他忠实、虔诚的民众宣告，从今天起，所有军人都听从盖世太保的指示，任何男人或者任何士兵如果了解到自己的指挥官参与了这次懦弱的、卑劣的暗杀，就可以枪决他！

这会成为一段美好的历史。长时间的行军让小彼特·聪聪的双脚开始疼痛，他的指挥长官，冲他大声呵斥。小彼特抓起他的枪支，喊道："你想要谋杀元首，这就是你的代价！"伴随着一声巨响，胆敢责骂小彼特的高傲指挥官步入了永恒的生命（又或是永恒的死亡？）！最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军官先生们一旦遇到士兵又或是不得不做出指挥时，就会被吓得尿裤子，因为士兵们能说的话和能做的事，远远超过了他们的。

你能理解吗，又或者是我太想入非非了？我也没办法，每当我展望十月份能回到课堂上的场景，我就高兴得语无伦次！哦啦啦，我不是刚刚才说过我不想太过草率的嘛？！原谅我，我"一束小矛盾"的称号，不是白来的！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星期二，1944年8月1日。

亲爱的姬蒂：

“一束小矛盾”是我上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这一封信的第一句话。“一束小矛盾，”你能仔仔细细地给我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吗？矛盾是什么意思？和其他许多词语一样（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诠释），它也有两层含义——外部的矛盾和内部的矛盾。前者的意思只是不愿意听从他人的意见，自认为懂得更多，必须自己说了算，简而言之，就是我身上广为人知的令人讨厌的特性；后者嘛，那并不是我广为人知的一面，而是属于我自己的秘密。

我曾经告诉过你（说过），我的灵魂简直真真切切地分裂成了两半。一半住着我生机勃勃的快乐，对于一切事物的戏谑，兴致满满，更加阳光地看待一切事物。在那里，我并不介意打情骂俏、一个亲吻、一个拥抱、说个不检点的笑话。这一半的我常常压制着另外那个更加美好、更加纯真、更加深邃的一半。不是这样的，谁也没有见过安妮美好的一面，所以也很少有人看我顺眼。当然，我可以当一下午滑稽的小丑，那样，每个人就足有一个月都不想再见到我了。事实上，这等同于爱情电影对于思想很深的人的意义，单单是个消遣而已，一次性的娱乐，可以很快忘却，算不上坏却也不怎么好。对我而言，被迫向你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太糟糕了，可是，如果明知这是事实，我又为什么要藏着不说呢？我更加阳光、更加浮浅的一面总是比深邃的那一面抢先一步，因此总是获胜。你无法想象我多少次尝试从整个安妮中把这一半的叫安妮的推开、翻页、隐藏，这行不通，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很担心所有认识我平常面目的人会发现我的另外一面——更美、更好的那一面。我担心他们会取笑我，认为我荒唐而又多愁善感，不拿我当回事。我习惯了别人不把我当回事，不过，只有阳光的安妮习惯了，并且能够忍受，沉重的那个对比显得太过软弱。假设我动用武力，真的把好安妮在脚灯前放上一刻钟的话，那么，一旦到了她不得不开口的时候，她就会像一株含羞草一般缩成一团，把话语权交给“安妮一号”，而她则趁着我还没发现就消失不见了。

所以说，可爱的安妮还从来没有涉足过热闹的场合，一次都没有露过面，可是一旦到了独处的时刻，她几乎回回都占了上风。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自己……从内在而言是什么样的人，不过，很可惜，只有独自一人时我才会如此。这也许，不对，这肯定就是我自认为拥有快乐的内在天性，可别人却认为我拥有快乐的外在天性的原因。内在有纯洁的安妮为我指明道路，外在的我，无异于一头刚刚脱离亢奋期的小山羊。

——

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我对一切事物的感知与我口中所说的不同，因此，我得到了男生跟屁虫、花痴女、自以为是、言情小说狂魔的称号。快乐的安妮哈哈一笑，做出

粗鲁的回应，毫不在乎地耸耸肩膀，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是，哦，不是这样的，安静的安妮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说句大实话，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确受到了伤害，我必须付出无穷无尽的努力才能变得有所不同，可是我所与之对抗的队伍却一次比一次更壮大。

我的内心在呜咽："瞧见了吧，这就是你的下场，不好的看法、戏谑而又恼怒的面孔、反感你的人、遇到的人，之所以会导致这一切，完全是因为你不肯听从你好的一半所给出的好的建议。咳，我倒是很想听，可是我做不到，一旦我变得安静、严肃，每个人就以为又上演了一出新的喜剧，于是，我只能靠开玩笑拯救自己。我所说的人里并不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生病了，让我吞下头疼丸和镇定片，摸我的脖子和额头，看看我有没有发烧，问问我的排便情况，把我的臭脾气批判一通，当我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时我会觉得受不了，于是，我首先变得急躁，之后变得伤心，最后扭转心意，把不好的转到外面，把好的转进里面，不断地寻找一个办法，让我成为自己十分希望成为的样子、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样子，如果……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的话。"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心存善念，鼓足勇气！[1]

1 原文为法语。

乙版日记

Dagboekversie B

1942.6.20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感知。这不光是由于我从来没有写过，更是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日后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所宣泄的情感有兴趣。算了，反正这本来就是无所谓的事情，我喜欢写作，更想把自己内心关于各种各样事情的想法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倾诉出来。纸比人有耐心，这句谚语突然从我的脑海中闪过。那个时候，我正经历着轻度忧郁的一天，百无聊赖地用手托着脑袋，可怜巴巴地不知道自己是该出门还是该待在家里，最终还是坐在原地发了半天呆。是啊，这句话说得没错，纸很有耐心，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把这个堪称“日记本”的精装作文本给任何人看。除非我这辈子有可能找到他或是她，成为我“特殊的”朋友，否则的话，大概也不会有人在意吧。

这么一来，就回到我写日记的初衷了；我没有朋友。

想要说得更清楚一点的话，我就得好好解释一下了，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孤独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说也确实不对：我有亲爱的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姐姐，笼统算来，我至少也有 30 个算得上朋友的熟人，我有一大群爱慕者，他们对我言听计从，甚至愿意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晃动一面破碎的小镜子，偷偷瞄我一眼，我有家人，有亲爱的阿姨们，有一个很好的家，是啊，表面上看起来，我什么也不缺，除了一个“特殊的”朋友。我和所有的熟人之间，除了嬉戏打闹，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我从来都不能跟他们聊关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也没法跟他们更亲密地相处，这就是症结所在。或许原因在我自己，是我缺乏安全感，不管怎么样，事实就摆在面前，遗憾的是，它也没法得到解决。如此，就有了这个日记本。为了提高这位我期待已久的假想朋友的重要性，我决定不要随随便便地在这个日记本上记录事实，而是要把这个日记本本身当作我的朋友，我要管这位朋友叫“姬蒂”。

——

如果平铺直叙的话，是不会有人理解我对姬蒂所讲的故事的。鉴于这个原因，无论我多么不情愿都不得不简短地叙述一下我的过往。我父亲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父亲，他三十六岁时才和我的母亲结婚，那时候，我的母亲二十五岁。1926 年，我的姐姐玛戈特出生在德国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9 年 6 月 12 日，我也出生了，而由于我们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在 1933 年移民到了荷兰，我的父亲被任命为荷兰欧派克塔果酱原料公司的总经理。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不可或缺的波澜前行，我们留在

德国的家人没能从希特勒的犹太人法令中幸免。1938年的大屠杀之后，我的两位舅舅出逃了。他们是我母亲的哥哥们。他们安全地抵达了北美洲，我年迈的外婆则来到我们家，与我们一起生活，那一年，她七十三岁。1940年5月之后，好日子走上了下坡路，先是战争，之后是荷兰投降，德军入侵，于是，我们犹太人的悲剧开始了。犹太人法令一道接着一道，我们的自由受到了大幅的限制，不过，这些还可以忍受，尽管有黄星、专门的学校、宵禁时间，等等。

外婆在1942年1月去世，1941年，玛戈特和我转学到了犹太中学，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我们这个四口之家的情况依旧很好，而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这个日子里开启了日记本神圣的篇章。

阿姆斯特丹

1942年6月20日

安妮·弗兰克。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啦：这会儿，家里清净得很，父亲和母亲出门去了，玛戈特跟几个年轻人一起去了她朋友特蕾思家打乒乓球。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常常打乒乓球。我们五个女孩甚至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名字叫“小熊座减二”，这是一个非常怪诞的名字，它起源于一个误解。我们本来想给我们的社团取一个特别的名字，并且，我们这5个佩戴黄星的成员一致想到了星星。在我们的印象中，大熊座是由7颗星组成的，而小熊座则是5颗，可仔细一问才发现它们两个星座都有7颗星。这么一来才有了“减二”。伊尔丝·瓦赫纳有一套乒乓球器具，而且瓦赫纳家巨大的餐厅也任我们随意使用。苏珊妮·雷德曼是我们的主席，夏可琳·范·玛尔森是秘书，伊丽莎白·赫斯拉、伊尔丝和我组成了余下的成员。由于我们这五个乒乓球球星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吃冰激凌，而乒乓球又是一项让人汗流浃背的运动，因此，这样的活动通常都是以前往最近一家允许犹太人出入的冰激凌店告终——绿洲或是德尔斐。我们已经再也用不着掏钱包或是拿钱了；绿洲总是人满为患，我们总能在那里碰到几位熟人，其中不乏愿意慷慨解囊的先生，又或是找到一两个爱慕者，他们送给我们的冰激凌够我们吃上一个星期了。

我想，你一定会感到一丝惊讶：怎么我年纪这么小（社团里年纪最小的）就已经有爱慕者了。可惜啊，这样的缺憾在我们学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换一些角度看看，似乎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一旦有男孩问我能不能和我一起骑车回家，想要跟我搭讪，那么10次里有9次，我都能够确信，这个小伙子有着令人尴尬的习性，那就是立刻热血沸腾，目光再也别想从我的身上挪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爱恋绝对

会消退的，尤其我又是一个不为热切的目光所动的人，只管高高兴兴地继续踏脚踏板。万一对方的花样太多，说起见父亲这种傻话的话，我就会微微晃动我的自行车，把书包掉到地上，年轻男子出于礼貌，不得不跨下自行车。等他把书包重新交还到我手上时，我早就已经转移话题了。这些只不过是最不经世事的男孩，有时候当然也会碰上一些飞吻或是想试图撒我胳膊的人。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可绝对是找错人了。我会跨下自行车，拒绝他们的陪伴，又或者我受到了所谓的冒犯，用简明扼要的话语告诉他，他可以回家了。

好啦，我们友谊的基础已经铺就了，明天见。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1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我们整个初一（2）班都动荡不安，起因自然就是老师们召开的会议。半个班级的人都在打赌谁能升学、谁会留级，我的同桌G.Z.和我捧腹大笑，因为坐在我们后排的C.N.和夏柯·戈克诺特已经押上了他们全部的假期资产。“你肯定会升学”“不会的”“肯定的”，从一清早持续到大晚上。就连G乞求的目光和我熊熊的怒火也不能让这两个家伙安静下来。要我说，这个班里四分之一的人早就该留级了，这群呆子一个都逃不掉，可是老师们是世界上最喜怒无常的人，说不定他们这次会“法外开恩”，站在“喜”的那一边呢。

至于我的朋友们和我自己，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完成一些作业和补考之后，我们肯定会顺利地升入下一年级。唯独对于数学，我不是很确定。不管怎么样，等着吧，在此之前，我们会相互鼓励的。

我和我的所有老师都相处得还算愉快，我一共有9位老师，其中7个是男的，2个是女的。盖辛老师是一个年长的男士，负责教数学。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凶，因为我总是上课说话，他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我，最终还是对我进行了惩罚，那就是以“话匣子”为题写一篇文章。话匣子，这有什么好写的？留着之后再想吧，记录完之后，我把我的记事本塞进书包里，尽量不再讲话。

到了晚上，等我在家做完了其他所有的作业后，我的目光落在了文章那一栏上，我嘴里咬着钢笔头，开始思考这个题目；如果只是随随便便胡言乱语一通、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那样的事情谁都能做到，可是，如果能寻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聊天的必要性，那就是一门艺术了。我想了又想，突然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洋洋洒洒地把三张布置给我的稿纸写满了，感到心满意足。我提出的论点是说话专属于女人，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稍做克制，但是这是永远都改不掉的。我母亲的话假设不比我多，

也跟我一样多，这种遗传的品性是没什么办法改变的。

盖辛老师看到我的论点后哈哈大笑，可是，当我在后一节课上继续讲话的时候，他还是给我布置了第二篇文章。这一次的题目是“无药可救的话匣子”。这篇文章我也交上去了，盖辛老师整整两节课的时间没再有任何怨言。到了第三节课的时候，我又让他忍无可忍了。“安妮·弗兰克，作为对你讲话的惩罚，你就以‘嘎嘎嘎，嘎嘎嘎，磨嘴小姐把嘴咂’为题目写一篇文章。”全班哄堂大笑。我也不由得跟着笑了，只不过，我在嘲叨文方面的才思已经枯竭了。我必须想出一些不同的、原创的东西来。援手出现得恰到好处，我的朋友苏珊妮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她提出愿意帮我把我的文章从头到尾地押上韵脚。我欢呼雀跃。盖辛想用这个荒唐的话题要我，我要用我的诗三倍地要回去。

整首诗写完了，而且妙极了！它讲的是一个鸭母亲、一个天鹅父亲，还有三只小鸭子的故事，它们由于成天嘎嘎嘎地叫个不停，最后被父亲咬死了。幸好盖辛没觉得这个玩笑过火，他当着全班的面朗读了这首诗和诗的评语，甚至还在其他一些班级也朗读了。从此以后，我就可以说话了，并且再也没有受过惩罚。恰恰相反的是，如今的盖辛成天开玩笑。

你的安妮。

1942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烈日炎炎，每个人都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我却只能依靠步行。现在，我才看出来电车有多好，尤其是开放式的电车，只不过，那样的享受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已经是奢望了，对我们来说，能有“11 路”就够好的了。昨天午休的时候，我得到杨·络根路去看牙医，它距离我们位于市立木匠工坊的学校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学校的午睡我也几乎没有睡着。幸好那里的人主动地为大家提供饮品，牙医诊所里的护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热心肠。我们唯一还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就是渡轮，约瑟夫·伊斯拉尔斯码头停着一艘小船，当我们询问发船时间时，这艘船的船夫立刻就领着我们出发了。尽管我们犹太人生活得这么悲惨，可这实在怪不得荷兰人。我只希望自己不用再上学了，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假期被偷了，而母亲的自行车也被父亲交由相熟的基督教徒保管了。不过，幸好假期已经疾驰而至，再过一个星期，这些悲痛就会成为过去式了。昨天上午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路过自行车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扭过头，看见身后站着一个友善的男孩，前一天晚上，我在威尔玛家见过他。他略微有些害羞地走近我，介绍说自己叫赫尔娄·西尔伯伯格。我有一点惊讶，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不过，他的目的很快就明晰了——赫尔娄想要和

我做伴，陪我上学。“如果你恰好顺路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我回答说。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赫尔娄已经十六岁了，无论什么事情，从他的嘴里说出时总是妙趣横生。今天早上，他又等我一起上学，接下来会暂时维持这样的状况。

安妮。

1942年7月1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截至今天，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写东西。星期四那天，我一整个下午都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星期五来了客人，就这样，忙忙叨叨地就到了今天。

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和赫尔娄对彼此有了很好的了解，他给我讲了许多他自己的事情，他来自盖尔森基兴，离开父母，来到了荷兰的外祖父母家。他的父母在比利时，可是他却不能与他们团聚。赫尔娄有过一个女友，名叫厄苏拉，我认识她——温柔与乏味的化身，自从见到了我，赫尔娄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厄苏蒙蔽了双目。我就像是一针清醒剂。人们总是无法预料自己还有什么样的用处！

星期一晚上，赫尔娄来我们家，同父亲母亲见面，我买来了蛋糕和糖果，我们还有茶，有点心，什么都有。可是，我和赫尔娄都不想傻傻地并排坐在凳子上，于是，我们出去散步了。直到八点十分，他才把我送回家。父亲非常生气，他觉得我实在不应该那么晚回家。我不得不做出保证，以后都会在八点差十分之前回家。下个星期六，我受邀去赫尔娄家。我的朋友夏可总是拿我和赫尔娄寻开心；我绝对没有恋爱，嗯，真的没有，我总可以交一些朋友吧，可是谁也听不进去。

最近这段时间，父亲常常在家，生意方面已经没有他能插手的事务了，他突然变得很多余，这种感觉一定糟透了。克莱曼先生接手了欧派克塔公司，而库格勒先生则接手了1941年才成立的（代用）香料公司——吉斯公司。几天前，我们一同在我们的小广场上散步时，父亲谈起了避难。他说道，对我们来说，与世隔绝地生活一定很不容易，我问他，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个话题。“是啊，安妮，”他回答道，“你知道的，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把衣服、生活用品和家具送去别人那里，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物品落到德国人手里，而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是自己被抓起来。因此，我们想要主动离开，而不是等到我们被带走的那一天。”

“可是，父亲，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父亲说话时严肃的态度令我变得惊慌失措。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会安排好的，趁那之前好好享受你无忧无虑的生活吧。”

对话到此结束。噢，让这些阴郁的话语，离我们远远的，不要这么快实现吧。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

敬爱的姬蒂：

星期五在犹太剧院举行的典礼非常顺利，我的成绩一点也不差，我拿了一个不及格——代数得了五分，其他的大多数都是七分，还有两个八分和两个六分。回到家，大家都很高兴。我的父母对待分数的态度和其他父母很不一样，他们从来不在意成绩的好坏，只在乎我是否健康，不能太没规矩，过得快乐，如果这三点都满足了的话，其他一切自然也就好了。我与他们恰恰相反，我不想太差，我的中学录取是有条件的，因为我原本应该在蒙特梭利第六小学上七年级，可是突然间，犹太子弟必须到犹太学校上学，于是埃尔德老师便在多次会谈之后，有条件地录取了我和莉丝·赫斯拉。莉丝也转了班，不过，她不得不通过一场艰难的几何学补考。可怜的莉丝啊，回到家里，她几乎没法学习；她年幼的妹妹整天都在她的房间里玩耍，玩耍，那是两岁不到的小宝宝，完全被宠坏了。但凡哈比稍有不顺心她就会大喊大叫，要是莉丝不管她的话赫斯拉太太就会大喊大叫。这样一来，莉丝根本不可能好好学习，就算不停地上补习班，上了无数的补习班也无济于事。

在我看来，赫斯拉家真够乱的：位于阿姆斯特尔南大道的五个房间里出租了一个，太太的父母住在隔壁的门廊里，却也和这家人一起吃饭，除他们之外，还有一个女佣、小宝宝、总是心不在焉又或是缺席不在的先生，以及总是神经兮兮、焦躁不安，再度身怀六甲的太太。在这片扬·斯特恩式的凌乱中，笨手笨脚的莉丝显得无所适从。

我的姐姐玛戈特也拿到了她的成绩单，她的成绩和以往一样出类拔萃。如果我们这里也有优等荣誉这个名号的话，那么她一定能带着这项荣誉升入高一年级的，她可真是冰雪聪明啊！铃声响了，赫尔娄来了，我停笔了。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8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从星期日早上到现在，简直就像是过了许多年一样，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让人觉得像是地球突然间颠倒了似的，可是，姬蒂啊，你看到了我还活着，父亲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我确实还活着，只是不要问我在哪里又或是怎么活着。我想，你今天一定丝毫不能理解我的话，因此，我会从头讲起，告诉你星期日发生的事情。

三点钟的时候，（赫尔娄离开了一会儿，准备晚些再过来），有人按响了门铃，我没有听见，因为我正懒洋洋地躺在露台上的躺椅里，晒着太阳看着书。不一会儿，玛戈特慌里慌张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军征召了父亲。”她压低声音说道，“母亲已经去找范·佩尔斯先生了。”

我大吃一惊。征召，每个人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集中营和暗杀团的图案，我们要任由我们的父亲前往那样的地方。“他当然不会去。”当我们坐在房间里等待母亲的时候，玛戈特向我解释说“母亲去找 V. P，询问了我们能不能明天就搬到我们的藏身处去。V. P 跟我们一起避难。我们一共有 7 个人。”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我们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们想到毫无戒备之心造访犹太弱势群体办事处的父亲，我们等待着母亲的归来，高温、紧张的气氛，这一切都令我们沉默。

突然，门铃再度响起。“是赫尔娄。”我说。“别开。”玛戈特拦住了我，可是，这一举动有些多余，我们听见母亲和 V. P 先生在楼下与赫尔娄交谈。随后，他们走进屋子，关上了身后的门。每当有门铃声传来时，我和玛戈特都会蹑手蹑脚地下楼去看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我们不让其他任何人进门。

我和玛戈特被勒令回到房间里去，V. P 想要跟母亲单独谈谈。（V. P 是一位犹太人，也是父亲生意上的合伙人）。等我和玛戈特回到房间后，她告诉我，被征召的不是父亲，而是她。我又大吃一惊，哭了起来。玛戈特才十六岁。他们居然要让这么年轻的女孩独自一人离开。不过，幸好母亲亲口说了，她是不会走的。况且，当父亲跟我们逃起避难时，他的意图一定也是这样。

避难，我们该到哪里去避难呢？在城里，在乡村，在房子里，在棚屋里，什么时候，怎么做，什么地方？……我无法将这些问题问出口，可它们却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我和玛戈特着手把最不可或缺的东西装进书包里。我最先装入的就是这个精装本，随后是卷发器、手帕、课本、梳子、旧书信，我满脑子都是避难，因此往包里装了最不可理喻的东西，不过，我并不后悔，相比连衣裙，我更看重回忆。

五点钟的时候，父亲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克莱曼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晚上能不能过来一趟。V. P 走了，又叫来了梅普。梅普来了，把一些鞋子、连衣裙、外套、内衣和长筒袜装进包里带走了，并且保证说晚上还会再来。随后，我们的房子里一片寂静；我们四个人谁也吃不下东西，天依旧很热，一切都那么陌生。我们把楼上宽敞的房间租给了一位名叫侯特斯密特的先生，他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离异人士，这天晚上，他显然是无事可做，在我们这边一直逛到十点钟，怎么都不走。十一点钟的时候，梅普和杨·吉斯来了，梅普从 1933 年起在父亲的公司工作，后来和她的新婚妻尔的丈夫一样，成了我们亲密的友人。鞋子、长筒袜、书本和内衣又一次消失在了梅普的包里和

偷深深的口袋里；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也一同消失了。

我筋疲力尽。尽管我知道这会是我在自己床上度过的最后一晚，可我还是立即睡着了，直到早上五点半才被母亲叫醒。幸好，相比星期日，酷热已经散退了不少；温热的雨水浇灌了整整一天。我们四个全都把身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好像我们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其实，这只是为了多带一些衣服而已。在我们这般处境下，任何犹太人都不会冒险带着满满一箱衣服出门的。我穿了两件背心、三条裤子、一条连衣裙、外面又套了一条短裙、一件外套、一件夏装外套、两双长筒袜、严实的鞋子、针织帽、围巾还有许多其他东西，还没出门，我就已经透不过气来了。不过，谁也没有管我。玛戈特往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从车棚里取出了她的自行车，跟在梅普后面骑走了，去了我未知的远方。事实上，我依旧不知道我们神秘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七点半时，我们也关上了身后的大门，我唯一需要道别的就是我的小猫——小靡尔。按照留给侯特斯密特先生的字条上所指示的那样，它会在邻居家里安家。

凌乱的床铺、桌上的早餐残渣、厨房里留给猫咪的一磅肉，这一切都刻画出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们是仓皇无措地离开的。印象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离开，只想要离开，并且安全地到达，再无其他。

明天再继续。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9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我们就这样走在倾盆大雨中，父亲、母亲，还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提着一个书包和一个购物袋，那里面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东西被摆放得横七竖八。起了个大早、走在上班路上的工人们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能从他们的面孔上清楚地看出他们无法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的遗憾，惹人注目的黄星已然说明了一切。

直到我们走在街道上时，父亲和母亲才一点一滴地将整个避难计划告诉了我。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将我们的物品和贴身衣物，输送出去，如今，我们原本也就打算好要在7月16日那天避难。这一征召将我们的避难计划，提前了10天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来不及将寓所收拾得井然有序。

藏身处就设在父亲的办公楼里。对于外人来说，这有点难以理解，因此我会进一步说明一下。父亲并没有太多员工，只有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和梅普，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贝普·弗斯盖伊尔，她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速记打字员，他们所有人都知晓我们的到来。对于仓库里，贝普的父亲——仓库管理员弗斯盖伊尔先生，我们什么也没说，还有两位助理。

这栋楼的内部是这个样子的，一楼是一个巨大的仓库，用作办公区和贮藏区，它又被分隔成了不同的区域，例如用来磨肉桂、丁香和代用胡椒的研磨室，储藏室还有阳光房。仓库大门旁边还有另外一扇门，通向办公区。进门后，还有一扇独立门，开门后里面是一段楼梯，上楼梯就到了办公室的磨砂玻璃门前，门上写着“办公室”这几个黑色的大字。里面就是宽敞的办公室前厅了，极其宽敞、明亮，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白天，贝普、梅普和克莱曼先生在那里工作。接下来，穿过一个装有保险柜、衣橱和巨大储物柜的壁龛，就来到了狭小、憋闷、昏暗的后室。曾经，库格勒先生和范·丹先生在那里工作，如今，只剩下前者了。从走廊也同样可以到达库格勒的办公室。只不过，那就得通过一扇玻璃门，那扇门只能从里面打开，从外面是打不开的。走出库格勒的办公室，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路过煤棚，踏上四级台阶，就来到了整栋房屋最具代表性的私人办公室。典雅的深色家具，地板上铺着油毡和地毯，收音机、别致的灯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宽敞的厨房，里面安有热水锅炉和两个小煤气炉，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这就是二楼。楼下走廊里有一道木质楼梯，直通楼上。楼梯的顶端有一个楼梯平台。平台左右两侧都有门，左侧的门通向包括贮藏空间、前侧阁楼和前侧阁楼楼板在内的前屋。在这栋前侧房屋里，一段长长的、十分陡峭的、货真价实的荷兰式断腿楼梯直通一扇临街门。

梯台的右侧矗立着“后屋”。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扇不起眼的、涂着灰色油漆的门后面还隐藏着这么多房间。穿过门口的一小段通道，就来到了房子里。房子的入口处正对着一道陡峭的楼梯，左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和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便是弗兰克一家的客厅兼卧室，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那里就是弗兰克家两位年轻女士的卧室兼书房。楼梯右边的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盥洗池和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那个屋子里还有一扇门，直通我和玛戈特的房间。沿着楼梯走上去，推开顶端的门，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一栋古老的运河房屋里居然还有能如此巨大、明亮、宽敞的居所。这个居所里有一台炉灶（之所以能有它，多亏了这里曾经是库格勒的实验室），和一个洗涤槽。这就是厨房，也同样是V. P夫妇的卧室、公用客厅、饭厅和书房。十分狭小的过道房将会成为彼得·V. P公寓。此外这里和前屋一样，有一个阁楼和阁楼楼板。你瞧，我完整地向你介绍了我们美好的后屋！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0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有关房屋的冗长的描述极有可能让你感到无聊透顶，不过，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我身在何处；至于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你将会通过日后的所有信件有所

了解。

现在，我先继续讲我的故事吧，你知道的，我还没完呢。我们刚一到达王子运河263号，梅普就赶忙领着我们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登上木质楼梯，径直上楼来到了后屋里。她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门，留下我们单独在房间里，玛戈特是骑自行车来的，他提早很长时间就到了，一直在等我们。我们的客厅和其他所有的房间里，都被堆放得满满当当的，简直无法描述，过去几个月里被送到办公室的所有的纸板箱都被摆放在地上和床上；小房间里装满了床单被褥，一直堆到天花板。

我们要是想在夜晚来临时睡在相对齐整的床上，那就必须立刻动手，把杂物清理干净。母亲和玛戈特已经动弹不得了，她们躺在光秃秃的床上，很疲惫，睡倒了，就跟死了一样，可是，作为家里的两位清理能手我和父亲却想要即刻动手。

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都在拆箱子、摆放物品、敲敲凿凿、收拾清空，直到夜晚时分精疲力竭地倒在干净的床上。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没有吃上一口热饭，可是这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母亲和玛戈特太过疲惫、紧张，以至于吃不下，父亲和我则是因为有忙不完的要做。星期三早上，我们继续星期一没有完成的任务，贝普和梅普用我们的粮票兑来了物品，父亲完善了遮光的不足，我们擦洗了厨房的地板，又从早忙到晚。直到星期三之前我甚至都没有时间思考有关我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随后，我在到达后屋后，第一次找到机会向你诉说发生的事情，同时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究竟经历了些什么，以及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1日。

亲爱的姬蒂：

父亲、母亲和玛戈特依然没能适应每隔一刻钟就敲响一次的西教堂的钟声。我倒是适应了，我当下就觉得有它很好，每到深夜，它更是能带给我安全感。你一定很想知道我作为一名避难者的感受，好吧，我只能告诉你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确信自己永远不可能在这栋房子里找到归属感，只是，我并不是说我觉得这里有多糟糕，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在一个非常怪异的旅舍里度假。这是对于避难的一个奇特观点，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后屋潮湿又倾斜，可作为藏身处来说，它再理想不过了。整个阿姆斯特丹，是啊，或许是整个荷兰，都再也找不出一个如此舒适的地方供给避难者了。至今为止，光秃秃的墙壁令我们的小房间显得空荡荡的；幸好父亲提前把我收藏的全套风景明信片和影星收藏合集都带来了。我用胶水和刷子把整面墙壁都抹了一遍，贴满了图画。这么一来，它看上去欢快多了，等V. P一家来了，我们还要用摆放在阁楼上的木头做一些壁柜和其他有趣的玩意儿。玛戈特和母亲的状态又恢复了一些，昨天，

母亲头一回萌生了煮豌豆汤的念头，可是，她在楼下聊着天把汤忘到了脑后。结果，汤烧焦了，豌豆变得漆黑漆黑的，粘在锅底，怎么也弄不下来。克莱曼先生给我带来了《青少年之书》。昨天晚上，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私人办公室，打开了英国电台，我害怕极了，生怕被人听见。毫不夸张地说，我哀求父亲跟我一同回到楼上去；母亲理解我的恐惧，也一同走了。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也很害怕自己会被邻居听见或是看见。刚来的第一天，我们就缝制了窗帘。其实，它们根本就称不上是窗帘，因为那只是一些零散的、摸上去凉飕飕的布匹而已，每一块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形状、质地和图案，父亲和我将它们生硬地、歪歪斜斜地缝在一起；我们用图钉把这些钉在窗户上，在遮蔽结束之前，我们是不会把它们摘下来的。我们右边是一家盖赫连锁店。它来自赛丹。我们的左边是一家家具作坊，因此那里除工作时间以外没有人，可是，声音毕竟还是有穿透力的。尽管玛戈特患了严重的感冒，我们也只能禁止她在深夜咳嗽，让她服下大量的可待因。

我很高兴我们将迎来 V. P，他们把到达的时间定在了星期二；这里会热闹得多，也就不会这么寂静了。这里的寂静令我在晚上和深夜感到焦虑，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求我们的守护者之中能有人在这里睡一晚。

昨天，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我们得帮办公室给两大筐樱桃去核，库格勒先生将会把它们存放起来。我们还可以用装樱桃的筐制作书架。白天，我们必须蹑手蹑脚地走动、压低声音说话，以免让仓库里的人听见我们的动静。

有人在叫我。

你的安妮。

194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一个月来，我对你置之不理，然而，也的确没有太多新闻，让我可以每天向你讲述一些有趣的事。七月十三日那天，V. P 一家来了。我们以为他们十四日才来，可是，由于德国人在七月十三日到十六日期间扰乱了越来越多的人，各处征召，因此他们觉得提前一天动身比推迟一天更安全。那天早上九点半（我们还在吃早饭），V. P 家的儿子——彼得到了，他还不到十六岁，是一个相当无趣、害羞的瘦竹竿，他的加入并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半小时后，太太和先生到了；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是太太在她的帽子收纳盒里装了一个很大的夜壶。“要是没有夜壶，我不管到哪儿都没有归属感。”她解释说，而这个壶也成为第一件在沙发床底下拥有固定位置的物品。先生倒是没有带来夜壶，却把他的折叠茶几夹在腋下带来了。第一天，我们聚在一起吃饭，过得其乐融融，而三天之后，我们 7 个人已俨然成为一个大家庭。不消说，对于我们离开尘世之

后的那一个星期，V. P 一家有许多要说的。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房子和侯特斯密特先生怎么样了。

范·丹恩先生说道：

"星期一上午九点、侯特斯密特先生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顺道去一趟。我立刻就去了，发现G[1]正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他给我看了一张字条，那是弗兰克一家留下的。他想要遵照指示，把猫送到邻居家去，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好极了。G 先生担心家里会受到搜查，因此，我们查看了所有的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并且清理了桌子。突然，我在弗兰克太太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信笺，那上面写着一个马斯特里赫特的地址。尽管我知道这是太太故意留下的，可我还是表现出极其诧异和惊恐的模样，并请求侯特斯密特先生赶紧把这张意外留下的纸片烧掉。整个过程中，我始终表现出对您的失踪毫不知情的样子。可是，就在我看见那张纸片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G 先生，'我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它或许与这个地址有所关联。我清楚地记得大约半年以前，一位身居要职的长官来到办公室里，原来他是弗兰克先生儿时的伙伴。他承诺，在紧急情况下为他提供帮助，而他也确确实实就住在马斯特里赫特。我想，一定是这位长官信守承诺，通过某种办法把弗兰克先生带到比利时，并且从那里转道去瑞士。如果有相熟的人来找弗兰克一家的话，您就这样告诉他们吧，当然了，您就不用提起马斯特里赫特了。'

"说完这些话，我就走了。如今，大多数的熟人都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从各个渠道得到消息，听到了这个说法。"我们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搞笑，当 V. P 先生说到其他熟人们的想象力时，我们更是大笑不止。

家住在梅尔韦德广场上的一家人"看见"我们四个一清早骑着自行车从门口经过，而另一位太太切切实实地"看见"我们在半夜上了一辆军用汽车。

你的安妮。

194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

敬爱的姬蒂：

时至今日，我们的藏身处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藏身处。库格勒先生觉得，在我们的大门外装上一个柜子会更好（因为常常有针对藏起来的自行车的入户搜查），当然了，那是一个旋转式的柜子，可以像门一样打开。

这个是弗斯盖伊尔先生亲手凿成的；这样一来，梯台的墙面必须贴上墙纸才行。（我们告知了弗斯盖伊尔先生有关 7 名避难者的事，他则全心全意地为我们提供帮助。）如今，我们如果想要下楼的话就必须弯下腰，然后蹦出去。三天之后，我们全部都顶

1 侯特斯密特（Goldschmidt）的简称。（编者注）

着一脑袋的包，因为每个人都撞到了那扇低矮的门上。那以后，彼得便用一条毛巾包裹着刨花、钉在上面，尽力让它变得柔软。我们就等着瞧那到底有没有用吧！学习方面，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九月之前，都是我给自己定的假期。那之后，父亲打算给我上课，可是我们得先买来新的教科书才行。

梅普和扬·吉斯去找了G，想要为我们取一些衣服，可是所有的柜子都空荡荡的。G说，他不理解我们在最后的那段时光里是怎么吃饭的，因为家里只剩下一个盘子和一个杯子。这难道还不够糟吗？鬼才知道他是怎么处置我们的东西的，可是他拒绝梅普的所有要求就太过分了。这并不是出于他不肯把我们的东西交给陌生人，因为他跟梅普很熟。我们愤愤不平，却也没有什么办法。

外面的天气和暖而又美好。抛开一切不谈，我们依然会躺在阁楼的折叠床上，尽可能地享受好天气。

我依旧觉得彼得不太顺眼，他是一个讨人厌的男孩，整天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拿着榔头敲敲凿凿一小会儿，之后又去打盹了。真是个傻瓜！

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V. P先生和太太大吵了一架，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父亲和母亲是绝对不会这样冲着对方大吼大叫的。事情的起因太微不足道了，简直不值一提，算了吧，各花入各眼。

当然了，对于彼得来说，这很不好受，他毕竟是被夹在中间的，可是，谁也不拿彼得当回事，毕竟他极其矫情、懒惰。昨天，他全然惊慌失措，以至于舌头不再发红，而是发青；这种罕见的现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今天，他的脖子上围了一块厚厚的围巾，因为他的脖子很僵硬，除此之外，这位先生还抱怨自己腰椎痛。心脏、肾脏和肺部之间的疼痛对他来说也已经司空见惯，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疑病症患者！（是叫这个名字吧？）

母亲和V. P太太并不太合得来，造成这些隔阂的原因有很多，说一个很小的例子吧，我可以告诉你，太太从公用的摆放亚麻织品的衣橱里拿走了几乎所有属于她的床单，只留下了三条，她一定是想当然地以为母亲的就可以为全家人所用。要是让她发现母亲也效仿了她的做法，她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除此之外，令太太十分气恼的就是我们的餐具放着没动，却一直用她的餐具。她一直试图想要弄清楚我们到底把自己的盘子塞到哪里去了。它们比她猜想得更近，因为它们就在阁楼上的纸板箱里，在一大堆欧派克塔的宣传资料后面。避难期间，盘子

是不会被拿出来的，不过，这倒也好！

我总能制造一些意外，昨天，我把太太餐具中的一个汤碗摔得粉碎。

“哦，”她愤怒地叫喊起来，“你能不能小心一点，除了它，我什么都没有了。”拜托你别忘了，姬蒂，这两位女士，她们的荷兰语惨绝人寰（我不敢随意评价先生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你要是听见她们的口角一定会掩腹大笑的；我们对此已经不以为意了，再怎么纠正都没有用。要是描写母亲或是V. P太太的话，我不会使用她们原始的语言，而是用规范的荷兰语。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受到了小小的干扰。事情的起因是一本有关女性的书和彼得的所作所为。要知道，克莱曼先生借给我们的书，玛戈特和彼得几乎每一本都可以阅读，然而对于这一本独特的书、大人们还是选择留给自己，这立即触动了彼得的好奇心。那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值得避讳的内容呢？他趁着他母亲在楼下聊天的工夫偷偷地拿走了那本书，带着他的战品爬上了阁楼，头两天，大家相安无事；V. P太太早就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并没有揭破，直到这件事被先生发现。他很生气，一把抢走了那本书。他原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然而，他太小看自己儿子的好奇心了，见过了爸爸毅然决然的态度后，彼得却并不为之所动。

彼得下定决心要寻找机会把这本引人入胜的书读完。与此同时，太太已经向母亲询问了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母亲觉得这本书不适合玛戈特，可至于其他大多数的书，她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玛戈特和彼得之间啊，V. P太太，”母亲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首先，玛戈特是一个女孩，而女孩总是比男孩早熟；其次，玛戈特已经读过不少严肃的书，对于那些已经不再是禁忌的话题，她并不猎奇；再次，玛戈特成熟得多，也明事理得多，这都是4年中学教导的结果。”太太对此表示赞同，但她依旧认为让年幼的孩子阅读成人书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与此同时，彼得找到了恰当的时机。那段时间，没有人会留意到那本书或是留意到他——晚上七点半，当全家人都守在私人办公室里听收音机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宝贝爬上阁楼楼板。他原本应当在八点半的时候回到楼下，可是，因为书的内容实在太扣人心弦，他错过了时间。当他走下阁楼楼梯的时候，他的父亲恰巧进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一弹、一掌、一扯，书落在桌子上，彼得待在阁楼楼板上。当全家一起吃饭时，状况就是这样。彼得待在楼上，谁都没有理会他，他只能饿着肚子去睡觉。我们愉快地攀谈着，继续享用我们的晚餐。突然，刺耳的哨声穿透了我们的耳膜，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叉子，面面相觑，每个人的面庞都变得惨白而又惊恐。这时，我们听见烟囱里传来彼得的声音：“我是绝对不会下来的哦。”

V. P先生一跃而起，餐巾落在地上，他涨红了脸，喊道：“太过分了。”

父亲抓着他的胳膊，因为他担心会出事，而后，两位先生一同上了阁楼；经过了

不息的挣扎和踢踏，彼得回到了他的房间里，关上了门，我们继续吃饭。太太想要给宝贝儿子留一块切片面包，先生却不依不饶的："他要是不立刻道歉的话，就待在阁楼楼板上睡觉吧。"我们表示反对，说饿肚子就已经是很严厉的处罚了，我们不能让彼得感冒，因为我们不能请医生来看病。

彼得并没有道歉，他又回到了阁楼楼板上，V. P 没再搭理他，却在早晨发现彼得的床有睡过的痕迹，七点钟时，他又回到了阁楼上，不过，他最终还是被父亲用好言好语劝下楼来了。板了三天的脸，执拗的沉默，而后一切又回到正轨上了。

你的安妮。

194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些后屋里发生的新鲜事。我的沙发床上方安了一盏灯，这样一来，我在枪声响起的时候一拉绳子就可以开灯了。只不过，这在眼下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的窗户日日夜夜都开着一条缝。

V. P 男子队凿出了一个极其舒适、着了色的食品柜，上面还带有真正的纱窗。至今为止，这个壮观的家伙一直被摆放在彼得的房间里，可是为了通风，还是被搬到了阁楼上。V. P 太太令人难以忍受。我因为说个不停而总是受到楼上的训斥。我才不管他们说什么呢！偶尔会有一些关于其他犹太人的消息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很遗憾，他们过得并不好。我所知道的消息之中有一个是我们班上的女孩，她和她的家人一同被运走了。克莱曼先生每隔一个星期就会给我送来几本适合女孩子看的书，我十分热衷于《佑普·特尔·赫宇尔》系列。总体来说，我特别喜欢西西·范·马斯费尔特的书，我已经把《夏日尽欢》读了 4 遍，可每每还是被里面滑稽的场景逗得大笑不止。

学习已经启动了，我很努力地学习法语，每天都要强化记 5 个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彼得万般无奈地接受了他的英语学习任务。我们刚刚收到了几本教科书，我从家里带来的物品中有大量的练习本、铅笔、橡皮和贴纸。我时不时地收听奥兰治电台，贝恩哈德王子刚刚发表了讲话，他说，一月份前后，他们就要添一个孩子了。我觉得这很好，可这里的人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对王室这么感兴趣。

——

几天之前的一个夜晚，我们聊到了我究竟有多愚钝。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第二天卖力地学习，我实在不想到了十四五岁的年纪上还停留在一年级的水平。

除此之外，这场谈话还提到，我几乎什么书都不能读。

这段时间，母亲正捧着《先生、女人、仆人》，这本书自然不能给我看（玛戈特却可以）！我还得像我才华横溢的姐姐那样，变得更沉稳一些才行。我们谈到了我对于

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无知，对此，我确实一窍不通。或许到了明年，我就能变得更加聪慧了！（我赶忙翻开库能字典，查找这几个复杂词语的意思！）我瞠目结舌地发现自己过冬的衣服里只有一条长袖连衣裙和三件背心；父亲允许我用白色的羊毛织一件毛衣，羊毛并不怎么好看，这样的不足只能靠它的温度来弥补。我们还在其他人那里存放了一些衣服，（其中有布劳克斯），只可惜，要等战争胜利之后才能去取了，前提是它们还在。

我刚打算写一些关于范·丹恩太太的事情告诉你，她就恰好进来了。我吧嗒合上了日记本。"咦，安妮，连让我看一眼都不行吗？"

"不行，太太。"

"那就只看最后一页？"

"那也不行，太太。"

不用说，我被吓得大惊失色，因为那一页上有关她的描述恰好不太中听。

你的安妮。

194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父亲有一个老熟人——德雷赫尔先生，他的年龄在七十五岁上下，他的耳朵很背，还饱受疾病和贫穷的困扰，而且他的身旁随时都跟着一个讨人厌的跟屁虫，那就是比他年轻二十七岁的妻子，她也很穷，胳膊和腿上满是早先富庶时期遗留下来的真真假假的手镯和戒指。这位德雷赫尔先生已经多次令父亲陷入窘境，每当他跟这个可怜的小男人通电话时，我总是对他不厌其烦的耐心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们还住在家里，母亲总是建议父亲应当在电话机跟前放上一台唱片机，每隔 3 分钟就说一句，是的，德雷赫尔先生……不是，德雷赫尔先生，反正这个老头儿也听不懂父亲长篇大论的回答。

今天，德雷赫尔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库格勒先生，问他能不能去一趟他家，库格勒先生很不情愿，因此派梅普去。梅普打电话取消了见面。之后，德雷赫尔太太接连打来三次电话，可是，由于梅普号称自己一整个下午都不在，因此，她不得不模仿贝普的声音。楼下（办公室里）乃至楼上都爆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这下，只要电话一响"贝普"就会说："是德雷赫尔太太！"就这样，电话还没接起来，梅普就已经笑个不停了，说话时嘻嘻哈哈的，非常失礼。是啊是啊，真够瞧的，全世界都找不出来一家像我们这里一样的尽善尽美的公司。主管们跟女职员们乐成一团！

夜晚的时间，我偶尔会去 V. P 那里聊聊天。我们一人吃上一块浇了糖浆的飞蛾饼（这个饼干盒摆在一个喷过防飞蛾杀虫剂的衣柜里），自娱自乐。刚才的谈话内容是有

关彼得的。我告诉他们，彼得经常抚摩我的脸蛋，这一点我很不喜欢。他们用极其老派的方式问我，看在他这么喜欢我的分上，难道我就不能喜欢他吗，我心里想着“哎哟”嘴上说着“哦不”；你能想象吗？皮姆（这是父亲的昵称）请我教授他荷兰语课程，我觉得这好极了，算是我对于他教我法语和其他科目的报答。只不过，他所犯的错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比方说他把“海浪拍打桥墩”说成“青蛙拍打眼睛”，这是最典型的哈德风。

我不得不说，后屋避难委员会（男子队）极具创造精神。你真应该听听他们又想出什么主意来让欧派克塔公司的销售代表、老相识、秘密物品贮存者布劳克斯先生看到我们的信息！他们给一位零售商打了一封信，那是欧派克塔在泽兰－佛兰德的一位间接客户。他们让他将一张密封的便笺填写完整，而后把它装进附带的信封里，重新把它寄回。父亲给那个信封写上地址。等这个信封从泽兰寄回时，里面那张便笺就会被人取出来，换上由父亲亲手书写的便笺，以示他还活在人世间。这样一来，布劳克斯在读到便笺时，就丝毫不会起疑了。他们之所以选择泽兰，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紧挨着比利时，很容易偷渡到国境线的另一侧，况且，没有特殊通行证的话，谁也不能到那儿去。像布劳克斯这种普普通通的销售代表是不可能弄得到这个通行证的。

你的安妮。

1942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跟母亲吵架了，这已经是最近一段时间里的第无数次了，很可惜，我们之间没法很好地相处，我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跟玛戈特相处。尽管我们家里从来不会发生像楼上那样的大爆发，可对我来说，家里也远远称不上温馨舒适。玛戈特和母亲的本性与我截然不同，我对我朋友们的了解甚至都超过了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是不是很可惜？

我们常常聊到战争遗留的问题，比方说人们不应当以轻蔑的语气谈论女仆，我觉得，这与将已婚女人区分为太太和妇女差不多。

太太已经是第无数次愁容满面了，她很是喜怒无常，并且把越来越多属于她的私人物品藏了起来。只可惜，母亲并不能对每一个 V. P 式的消失都报以弗兰克式的消失。

看起来，有的人能从管教孩子之中获得特别的满足感，这不仅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更是包括了熟人们的孩子，V. P 一家便是如此。玛戈特已经没什么需要管教的了，她生来就是善良、可爱、美貌的化身，而我则承载了我们两人所有的任性。责备的话语和粗鲁的回应在桌子上空横飞。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父亲和母亲总是激烈地为我辩护，要不是有他们的话，我一定做不到一次又一次脸不红心不跳地应付这类斗争。尽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勒令我少说话、不要多管闲事、更谦虚一些，可

我失败的次数还是超过了成功的次数，要不是因为父亲总是那么耐心的话，我肯定再也不会想要尽力达到父母的期望，因为它实在定得太高了，早就放弃希望了。

如果我少吃了几口自己不喜欢的蔬菜，多吃几口土豆的话，V. P 夫妇，尤其是太太就会对这样的娇惯穷追不舍。

紧随而来的便是“再多吃点蔬菜，安妮，来吧。”

“不了，谢谢您，太太，”我回答说，“有这些土豆就够了。”

“蔬菜是很健康的，这话是你母亲说的，再吃点。”她一再坚持，直到父亲出面维护我拒绝吃讨厌的食物的权利。

于是，太太就会言辞激烈地说：“您真应该到我们家来看看，至少，我们的孩子会受到管教。您这根本就不是管教。安妮已经被宠坏了，这是我坚决不允许的，要是安妮是我女儿的话……”

她气势汹汹的话语由此开始，也由此结束：“要是安妮是我女儿的话，”嘁，幸好我不是。回到有关我们所受的管教的话题上，昨天，太太滔滔不绝的话语，引来的是一阵沉默。随后，父亲回答道：“我觉得安妮受到了非常好的管教；至少她已经学会了这么多东西，对于您长篇大论的说教丝毫没有还嘴。至于那个蔬菜嘛，我只能回答您，彼此彼此。”太太被击败了，败得很彻底，彼此彼此，那个词当然是把矛头直指夫人的迷你饭量了。太太为她的任性找了一个借口，那就是睡前吃太多蔬菜会对她的排便造成损害。反正，让她在有关于我的问题上闭嘴吧。V. P 太太的脸红速度让人觉得搞笑。我是不会脸红的，这一点令她在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

你的安妮

194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昨天，我的信远还没有写完，就不得不终止了，因此现在补上。我马上就描述另一个分歧。

194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昨天，当我不得不停笔的时候，我的那封信还远远没有写完呢。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想要告诉你一个分歧，不过，在我开始之前，先说一下：成年人之间这么容易、这么频繁，并且能为任何鸡毛蒜皮的事发生争吵，在我看来实在太诡异了；至今为止，我一直以为斗嘴是小孩子才有的把戏，长大了就不会发生了。当然，他们偶尔也有理由进行一场“真正的”争吵，可是，这种言语上的挖苦无异于斗斗嘴。这类斗

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其实我也早就应该习惯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况且他们几乎每一场讨论（我们用这个词取代吵架，这当然错得很离谱，可是德国人就是什么都不懂！）都涉及我，既然如此，我就不可能习惯得了。他们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任何，任何积极的方面，我的行为、性格、方式都被他们从脚到头，再从头到脚地细细品评和剖析一番，而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们对我的尖酸刻薄以及冲我大喊大叫，而我还必须按照掌事者所希望的那样欣然接受。我可做不到！我是不可能容忍这些羞辱的话语落在我身上的，我要让他们看看，安妮·弗兰克已经今非昔比了。等我向他们表明，他们应当先思考一下自己所受的管教，而不是怎么管教我的时候，他们定当高看我一眼，急忙闭上他们的大嘴巴。这就是我的行为方式！野蛮而已。至今为止，我面对那么多没有教养的处境，尤其是……愚蠢行径，（V. P 太太！）每每都只能咋舌。可是，一旦我开始习惯，况且我也很快就会习惯的，到时候，我会把那些话语不动声色地还回去，那样，他们就会对我刮目相看了！难道我真的像他们讲述的那样，举止粗鲁，自以为是、顽固不化、目中无人、愚蠢、懒惰，等等吗？才不是呢，我很清楚自己会犯很多错误，也有很多缺点，可是他们所说的也夸张过头了！姬蒂，真应该让你知道，我在面对那些谩骂和嘲讽时，心中的怒火是怎么熊熊燃烧的，而用不了多久，我心中强压的怒火就会喷发出来。

这方面说得够多的了，我已经用吵架的事情烦扰了你够久的了，可接下来，我还是克制不住地想要说说一场有趣至极的圆桌讨论：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皮姆极度的谦逊。他的谦逊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就算是最白痴的人也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由于太太无论什么话题都要插一嘴，因此，她冷不丁地说道："我也非常谦逊，比我的丈夫谦逊多了！"

真是闻所未闻！这句话还真是能一清二楚地体现出她的"谦逊"来！V. P 先生，他觉得有必要对"比我的丈夫"做出进一步解释，他十分平静地回答说："我压根也没想要谦逊，生活中，自负的人比谦逊的人更加不可限量。对此，我向来深有体会。"随后，他转向我："不要谦逊，安妮，那真的没什么用。"母亲对这个观点表示完全赞同。

可是范·佩尔斯太太却像往常一样，想要在这个有关管教的话题上补充自己的看法，只不过这一回，她并没有把矛头直接对准我，而是对准了我的父母，她的话是这样说的："您能对安妮说出这种话来，真是对生活有着独到的见解啊，我年轻的时候，观念还很不一样，话说回来，现在肯定还是很不一样除了在您的新潮家庭中！"她最后所提到的直指母亲多次为之辩护的新潮管教方式。

太太的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母亲却恰恰相反，一点也没有脸红，而容易脸红的人脸要是变烫了就会变得更加兴奋，而后很快拜倒在对方手下。母亲面不改色，她只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她想了一想，随后回答道："V. P 太太，我的确认为生活中还是不要太谦逊比较好。我的丈夫、玛戈特和彼得三个全都是极度谦逊的人；您的丈夫、

安妮，您和我就不那么谦逊了，不过我们也不是遇到任何事情都会靠边站的。”

太太：“哦，太太啊，您这话我就听不懂了，我确确实实是极度谦逊的，您怎么会觉得我不谦逊呢？”

母亲：“您绝对不是谦逊的人，不过，也绝对不会有人认为您谦逊的。”

太太：“我倒是很想知道我哪儿不谦逊了，在这里，我要是不为自己着想的话，是不会有别人为我着想的，那样的话我就得饿死了，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和您丈夫一样是谦逊的人。”

对于这个可笑的自我辩解，母亲除了笑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激怒了太太，她用夹杂着德语的荷兰语和夹杂着荷兰语的德语交替着发表她的长篇大论。这位不具天赋的女演讲家被自己的话语绕得七零八素，最终只好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想要出去。就在那个时候，她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你真应该看看这场好戏，不幸的是我恰好在太太背过身去的时候同情而又嘲讽地摇了摇头。我不是故意的，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我完全沉浸在她滔滔不绝的讲话中了，太太转过身来，用德语破口大骂，抬高嗓门，恶毒而又粗俗，像极了一个肥胖而又面庞绯红的泼妇，我看得饶有趣味。我要是会画画，一定要把她的这个形象画下来这个弱小的、荒谬的、愚蠢的人可真是搞笑啊！可是我现在了解了一件事，那就是：只有真正地跟一个人吵过架，才能认清对方的面目，只有那样，才能评判他们的性格！

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9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避难者们总要经历稀奇古怪的事情！想象一下，由于我们没有浴缸，因此我们洗澡时用的是脸盆，而由于只有办公室（我所指的办公室都是整个一楼）才有热水，因此我们七个不得不轮流享用这个巨大的便利条件。可是，由于我们七个人全都各不相同，其中两三个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觉得尴尬，因此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各自挑选了一个单独的浴所。彼得在厨房洗澡，虽然厨房只有一扇玻璃门。一旦他打算洗澡了他就会单独找到我们每一个，通知我们，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不要到厨房附近走动。他认为这样的措施足够了。先生在最顶层洗澡，对他而言，在自己房间所带来的安全感超过了把热水提上楼的劳烦。太太暂时不洗澡，她在等待哪个地方最好的结论。父亲在私人办公室里洗澡，母亲在厨房的一块火炉屏风后面洗澡，我和玛戈特则把办公室前厅变成了我们的戏水池。每到星期六的下午，那里的窗帘就会被拉上，我们在黑暗中轮番洁身，而轮空的那个人则透过窗帘之间的缝隙向窗外张望，惊讶于搞笑的人们。

从上个星期开始，这样洗澡再不能给我带来喜悦感，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更加舒适的方式。倒是彼得提醒了我，可以把盆放在宽敞的办公室卫生间里。那样，我就可以坐下来，开灯，锁上门，不借助外人的帮助就可以把水倒掉，而且还不会遭遇轻佻的目光。星期日，我第一次启用了我美丽的浴室，无论这听起来是多么荒诞，反正我觉得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更好。星期三，管道工在楼下，把我们办公室卫生间的注水管和排水管转接到走廊里。之所以要发生这样的变动是因为考虑到万一遇到严冬，和管道结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管道工的到来绝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我们不仅不能在白天的时候用水，而且不能上卫生间。说到我们是怎么克服这个困境的，还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可是，我并不是一个假正经的人，不介意谈论这类话题。我和父亲从我们避难之初开始就一直使用一个简易夜壶，假设遇到缺少夜壶的话，可以牺牲一个玻璃罐，投入这一用途。在管道工上门的日子里，我们把这些玻璃罐拿到了房间里，白天用来存放我们的自然需求，相比一整天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不能说话，我觉得这些玻璃罐并不算很糟。你简直无法想象被迫安安静静对嘎嘎嘎小姐来说有多么艰难。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压低声音耳语；相比之下，完全不能说话、不能动更是糟糕 10 倍。

我的屁股由于一连三天一刻不停地坐着而变得完全僵硬、生疼。晚间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你的安妮。

1942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

敬爱的姬蒂：

昨天，我惊慌失措。八点钟的时候，门铃大作；我满脑子都是有人来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人。不过，当所有人都坚持说那一定是男孩子的恶作剧或是邮差的时候，我就变得平静一些了。

这里的日子过得十分平静；莱文索恩是一个小个子的犹太药剂师兼化学家，他在厨房工作，为库格勒先生效力。他对整栋房子都非常熟悉，因此，我们也一直很担心他不知什么时候会头脑一热，想要看一眼曾经的实验室。我们就像老鼠宝宝一般鸦雀无声。回到 3 个月之前，有谁能料想到活泼好动的安妮必须，并且能够一连几小时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

29 日那天是范·佩尔斯太太的生日。尽管我们没有大规模地庆祝，不过她还是收到了鲜花、小礼物和美食。看来，由丈夫赠送红色的康乃馨是他们的家庭传统。

停留在太太的话题上，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对她持续不断的厌恶，也源于她多次试图与父亲调情。她抚摸他的脸颊和头发，把她的裙子提得高高的，说着所谓的

俏皮话，努力将皮姆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幸好皮姆觉得她不够漂亮，也不够有趣，并不理会她的调情。

彼得偶尔也会搞笑一下。不管怎么样，在引人发笑方面，我们两个有一个相同的嗜好，那就是，变装。他穿上太太的一条十分紧身的长裙，我穿着他的西装，我们两个一同出现，头顶着宽檐帽和鸭舌帽。大人们笑得直不起腰来，我们也乐在其中。

贝普从蜂巢百货商店里给我和玛戈特买来了新裙子。裙子的布料非常粗糙，简直就像黄麻袋一样，它们分别花费了 24 荷兰盾和 7.75 荷兰盾，跟从前真是天壤之别！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你，贝普在某个社团为玛戈特、彼得和我报了速记课程。到了明年，你就会发现我们成了多么无懈可击的速记员。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真正学会这种神秘的文字已经算得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了。

纷繁复杂的叙述最后，该说说由范·P 先生出品，所讲的一个极其诙谐的笑话。999 下咔嗒声和 1 下噼啪声意味着什么？有一只蜈蚣瘸了一条腿！

再见，你的安妮。

194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能告诉你的全都是些可怕的、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的许多犹太旧识被一群一群地抓捕了起来。盖世太保不会对他们存有任何心慈手软，他们只会被装进运牛卡车，送往位于德伦特省的大型犹太人集中营——韦斯特博克。韦斯特博克一定异常可怕，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总共只有一个盥洗池、一个卫生间，所有的铺位都排放得乱七八糟。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睡在一块儿。因此，那里总是传来极其不道德的事情；许多在那里居住多时的女人和女孩们都怀孕了。

想要从那里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集中营的人们被剃去头发的脑袋上烙有印记，更何况很多人都有着犹太人的长相。

如果连荷兰的情形都这么糟糕的话，那么那些被送到遥远、荒蛮地区的人们，又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遭到杀戮。英国电台提到了毒气屠杀，这或许已经是速度最快的死法了。

我觉得心烦意乱。梅普讲述的这些恐怖故事令人心惊胆战，而她也同样为此感到焦虑不安。就比如不久之前，一位年迈、瘫痪的犹太女人坐在她家门口，被迫等待盖世太保的汽车来接她、把她运去别的地方。那个可怜的老人非常害怕从空中飞过的英国飞行员投下的炮弹，也同样害怕光芒、刺目的探照灯。然而，梅普终究没敢让她进屋，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做。德国的先生们丝毫不会吝惜他们的刑罚。

就连贝普也一言不发，她的恋人不得不到德国去。每当飞机从我们的房屋上空飞

过时，她都害怕飞行员会让100万公斤的载弹量落到贝尔图斯的脑袋上。

诸如100万公斤不会全部归他的和只要一颗炸弹就够了一类的笑话，在我看来实在有些不合时宜。贝尔图斯远远不是唯一一个离开的，每天都有若干辆装满年轻男子的火车从这里开走。当火车在中途的某个小车站停靠时，他们偶尔也会试图偷偷摸摸地下车，藏匿起来；成功的或许只是一小部分吧。

我的哀歌还没唱完。你听说过人质吗？这是他们针对破坏分子所启用的最新惩治装置。这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事情。无辜的、有卓越成就的市民们被关押起来，等待他们的死期。一旦有人破坏，却又找不到肇事者的话，德国安全警察就会轻松平常地把四五个人质押到墙边。通常，这些人的讣告都会被登在报纸上。他们为如此的罪行冠上“致命的意外”这种说法。那些德国人可真是一个高贵的民族啊，事实上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可惜啊，希特勒早就让我们沦为了没有国籍的人。更何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仇恨可以超越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

你的安妮。

1942年10月20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尽管我们所遭受的惊吓已经过去了两小时，可我的手依然抖个不停。为了预防火灾，我们的房子里摆了五台美力马灭火器。由于楼下的人很机灵，因此，当那个不知道该叫木匠还是什么的家伙来填充灭火器时，他们并没有提醒我们。结果就是，我们没有轻手轻脚地行动，直至我听见外面的梯台（正对着我们的柜子门）上，传来榔头敲打的声音。我当即想到了是木匠，并且提醒正在吃饭的贝普不要下楼。我和父亲在门口站岗，听着那个男人什么时候离开。在工作了大约一刻钟后，外面的他把榔头和其他工具放在了我们的柜子上（在我们听来，就是这样的！），敲响了我们的门。我们面色惨白，难道他真的听见什么声音了，决定将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一探究竟？看起来的确如此，随后是不停地敲、拉、推、扯。我几乎要吓得昏厥过去。这个毫不相识的男人要是足够幸运的话，很快就能撞破我们完美的藏身处了。就在我觉得时间过得无比漫长的时候，我们耳边传来克莱曼先生的声音“开开门，是我”。我们立刻打开门。发生什么事情了？用来固定门柜的钩子卡住了，因此，没有人能提醒我们木匠要来的事情，那个男人下楼去了，而克莱曼是来叫贝普的，只不过，柜子还是打不开。我可以告诉你，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真的以为那个男人会闯进来，在我的幻想中，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大，到最后，他简直成了一个巨人，而且还是一个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唉哟喂，幸好我们躲过了这一劫。

与此同时，星期一，我们过得很开心，梅普和杨在我们这里过夜了。我和玛戈特

把地方让给了吉斯夫妇，跟父亲和母亲睡了一晚。贵宾菜谱美味极了，中间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父亲的办公灯引发了短路，我们突然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怎么办呢？家里倒是有现成的保险丝，可是必须有人到漆黑的仓库后面去把保险丝安上才行，这样的差事实在不适合在晚上完成。不过，先生们还是壮着胆子去了，十分钟后，我们的烛火晚会又可以被收起来了。

下个星期，贝普也要来夜访。

你的安妮。

1942年10月29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我感到忐忑不安，父亲生病了，高烧不退，出了红色的疹子，看起来很像是得了麻疹。想想看吧，我们甚至不能请医生来看看！母亲让他大量排汗，或许这样一来，烧就会退了。今天早晨，梅普告诉我们，V. P太太位于阿姆斯特尔南大道的房子被搬空了。我们还没把这件事转告给太太，她近来一直“焦虑兮兮”，我们可不想再听她把她留在家里的漂亮餐具和精致椅子哀号一遍了。我们也抛下了几近所有的好物件，如今就算悲叹，又有什么用呢？

最近一段时间里，他们不让我阅读成人书籍。此刻，我正在阅读尼克·范·苏和多伦写的《伊娃的青春》。我觉得它和女生小说之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父亲从大书架上取下了歌德和席勒的戏剧作品，他想要我每天晚上都朗读一段。我们已经从《唐·卡洛》开始了。在父亲良好的榜样作用下，母亲也把她的祈祷书塞到了我的手中。出于礼貌，我读了一些德语的祷文，我觉得文字很美，可是它并不怎么打动我。他们为什么要强迫我变得那么虔诚呢？

明天，火炉将会首次被启用，我们会彻底被烟雾所笼罩；烟囱已经很久都没有清理过了。我们就期盼那玩意儿通畅吧！

你的安妮。

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母亲极度紧张，对我来说，这样的情况总是很危险的。父亲和母亲从不责骂玛戈特，而是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我，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玛戈特看的那本书里，有一些精美的图片，她站起身来，到楼上去了，把书放到一旁，准备

一会儿再继续看。我正好闲得无聊，拿起那本书来，细细观赏那些绘画。玛戈特回来，发现“她的”书在我的手里，眉头一皱，气呼呼地把书要了回去。我还想再继续看一会儿。玛戈特越来越生气了，母亲也卷进来，她说：“那本书是玛戈特在看的，所以就应该还给她。”父亲走进房间，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事情，只是看到玛戈特受了委屈，便冲我大发雷霆：“我倒是很想看看，如果是玛戈特翻看了你的书，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立即屈服了，放下书，按他们所说，“恼羞成怒”地离开了房间。我既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生气，不过，我确实很伤心。

父亲连争论的焦点都不知道就下结论是不对的。要不是父亲和母亲掺和进来的话，我早就主动把书还给玛戈特了。更何况，他们就像是见到了世界上最不公正的事情一般，立刻对玛戈特严加保护。

母亲对玛戈特的袒护是不言而喻的，她们两个永远都互相袒护，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对母亲的责骂和玛戈特的小姐脾气早就无动于衷了。我之所以爱她们，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她们是母亲和玛戈特，抛开这个原因不提的话早就可以见鬼去了。至于父亲嘛，那可就不一样了，只要他偏爱玛戈特多一点，夸奖、宠溺玛戈特，即便玛戈特的行为举止更加得体，可我的内心还是像被针扎了一样，因为我太喜欢父亲了。他是我的光辉榜样，我还从来没有像爱父亲那样爱过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呢。

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对待玛戈特的态度有别于对待我的态度：玛戈特是最聪明、最可爱、最漂亮、最最好的。可是，我也可以有一丝严肃的权利吧；一直以来，我都是全家人的小丑兼捣蛋鬼，对于所有的行为，都得受上双倍的惩罚；一方面是挨的那顿骂，另一方面是我内心的绝望。如今，我不再满足于这份流于表面的宠爱，也同样不满足于所谓的严肃谈话我对父亲的期待是他无法给予的。

我并不嫉妒玛戈特，从来没有嫉妒过她，我并不贪图她的聪慧与美貌，我只是期望感受父亲真正的爱而已，这不仅仅是作为他的孩子所能得到的爱，更是作为安妮这个独立的个体所能得到的。我如此这般依赖父亲，那是因为我对母亲的蔑视日益加剧，而他是留存在我与这个家庭之间最后的一丝纽带。父亲无法理解我需要在母亲这个问题上倾诉衷肠的渴求，他不愿意讨论，也逃避着所有与母亲所犯错误相关的话题。然而，母亲连同她所有的缺点仍旧是我内心中最沉重的部分。我束手无策，我无法把她的粗枝大叶、尖酸刻薄、冷酷无情摊到面前，也无法将所有责任都归咎到我自己身上。

我与她恰好相反，对所有事情都力求精准，这自然而然会导致碰撞在此，我不对母亲的性格做评判，因为这并不是我应该做的。我只评述她身为母亲的这重身份。对我来说，母亲算不上一位称职的母亲；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当母亲。我把自己从他们之中分离了出来，我独自掌握方向，今后，我就会知道自己将成为什么模样了。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了一个光辉的形象知道应当怎样成为一个母亲

和女人，可我却没有在她的身上看到任何相似之处以至于我没法把她视为一位母亲。

我一次又一次地下定决心，不受母亲错误表率的影响，我只想看到她好的那一面，至于在她身上所缺失的，我会从我自己身上寻回来。可是，我做不到，何况最糟糕的就是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缺席了我的生活，而我恰恰会因此对他们做出评判。世界上有任何人可以完完全全地满足自己孩子的所有需求吗？有时候，我相信上帝想要考验我，不仅是现在还有以后；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变好，没有榜样，无人探讨，这样，我日后就会成为最强者了？

今后，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谁会读这些信呢？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谁会来安慰我呢？事实上，我常常需要安慰，很多时候，我都不够坚强，相比已经实现的目标，我的不足更多。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我也会继续尝试，每天都努力提高自己。

我所受到的待遇跌宕起伏；前一天，安妮还是如此睿智，任何事情都可以告诉她；后一天，我就又被说成是一个愚蠢的小崽子，什么都不懂，还以为自己从书本里获取了渊博的知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也不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做什么事都得被人嘲笑。我有属于我自己的理想、主意和计划，只是还没法用语言将它们表述出来而已。

哎呀，我的内心波澜起伏，不仅是在独自一人的夜晚，还有不得不忍受他人的白天，那些人要么令我感到忍无可忍，要么总是曲解我的意图。因此，我最终总是回归到我的日记本里，这里既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终点，因为姬蒂总是那么耐心我可以向她做出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坚持下去，走自己的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只是，我现在就很想看到结果，又或是受到爱我的人所给予我的鼓励。

不要谴责我，你就把我看作一个偶尔会水满则溢的人吧。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昨天是彼得的生日，他十六岁了。他的礼物很不错。他收到了一套“地产大亨”、一个剃须刀和一个打火机。这并不是因为他经常抽烟，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抽，这只是为了派头而已。最大的惊喜是 V. P 先生带来的。一点钟的时候，他告知我们英国人在突尼斯、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了。这就是终点的开端，他们全都这样说，而英国首相丘吉尔或许也在英国听说了同样的感慨，他说：“这次的登陆是一个重大事件，然而，大家不要将其视作终点的开端。我宁可认为，这恰恰意味着开端的终点。”你发现其中的区别了吗？依旧有理由保持乐观，位于俄国的斯大林格勒是他们抗争了足足 3 个月的地方，他们至今也没有把它拱手让给德国人。

说到后屋里的氛围，那就不得不写一写有关我们的食品储备的问题。（要知道楼上的可是真正的美食家！）为我们供应面包的是一位非常友善的面包师，他也是克莱曼的熟人。当然，我们不可能得到像在家时那么多的面包，但是也足够吃了。粮票也可以从黑市上买到。它的价格持续上涨，从之前的 27 荷兰盾涨到了现在的 33 荷兰盾，换得的仅仅就是小小一张纸片啊！

除了家里这 100 罐食物以外，我们还想在家里获得一些可以长期存放的物品，为此，我们购买了 270 磅豆类食品。所有这些不光是为我们自己准备的，也考虑到了办公室的需求。那些豆类食品被装进袋子里，挂在（隐蔽门内）走廊里的钩子上。在重压之下，袋子的接缝处已经裂开了几道缝隙。

于是，我们决定把过冬的储备放到阁楼上去，并且把这项搬运工作委托给了彼得。6 个袋子中有 5 个都被安然无恙地安置到了楼上，正当彼得准备抬起第 6 个袋子的时候，袋子底部的接缝裂开了，一瞬间，一阵“红竹豆雨”，噢不，是“红竹豆冰雹”从天而降，在楼梯上飞舞。袋子里装着大约 50 磅的豆子，这也制造出了巨大的噪声；楼下的人们还以为整栋房子都坍塌了。彼得吓了一跳可是，当他看到我正站在下面的楼梯上时，就立刻哈哈大笑起来。我就像是耸立在豆子海浪中的一座小岛，周围环绕着一片红棕，淹没了我的脚踝。我们赶忙开始捡豆子，可是它们又小又滑，滚落到了所有够得到和够不到的角落里。现在，每当有人走上楼梯时，都会弯下腰，把一捧豆子交到太太的手里。我差点忘了告诉你，父亲的病已经完全治愈了。

你的安妮。

附言：电台里刚刚传来广播，阿尔及尔被攻克了。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几天前就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现在就等突尼斯了。

你的安妮

11 月 10 日，星期二。

1942 年。

亲爱的姬蒂：

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们打算接纳第 8 个避难者！

是真的呢，我们一直都觉得这里还能为第 8 个人提供地方和食物。只不过，我们担心会给库格勒和克莱曼造成更多的麻烦。可是，如今外界有关犹太人的恐怖传言愈演愈烈因此父亲探询了这两位主事人的意见，他们觉得这个计划棒极了。无论是 7 个人还是 8 个人，危险性是一样的，他们恰如其分地回答道。当这一步骤结束后，我们在脑子里把相熟的人逐个考虑了一圈，想要找到一个独身而又能与我们的避难大家庭

合得来的人。想要发掘出一个人来并不是很难，当父亲把 V. P 一家的所有亲属一一排除之后，我们的选择落到了一个名叫弗里茨·斐伏尔的牙医身上。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很有意思的女基督教徒住在一起，他们或许还没有结婚，但那只是一些枝节问题。他以平和、有修养而著称。根据粗浅的认识来看，无论 V. P 一家还是我们都认为与他很投缘。况且梅普也认识他，因此，避难计划就由她安排了。等 P. F 来了，他就会取代玛戈特睡在我的房间里，她就得把折叠床当成自己的住所了。我们也会问他能不能带一些填补蛀牙的东西来。

你的安妮。

11 月 12 日，星期四。

1942 年。

亲爱的姬蒂：

梅普刚一进屋斐伏尔立刻就问她知不知道哪儿能找到避难所。梅普告诉他已经为他找到了一个地方时，他高兴极了。梅普同时告诉他，必须尽快过去，最好是星期六就去。他觉得这有些不切实际，他必须先把档案整理好，把两位客户医治好，再把账目算清才行。今天早晨，梅普带着这则消息来找我们。我们认为等待这么久不太好。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需要向无数人解释，而我们并不想让这些人介入此事；梅普想要去询问有没有其他办法让 P. F 在星期六那天就过来。P. F 没有答应，决定星期一再来。在我看来，他居然没有立刻接受送上门来的提议，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要是他在马路上被带走了的话，他既不能整理档案，也不能再医治任何人了，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拖延呢？父亲居然还同意了，这在我看来简直太愚蠢了。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新闻了。

你的安妮。

11 月 17 日，星期二。

1942 年。

亲爱的姬蒂：

P. F 来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梅普告诉他必须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到达邮局跟前的某个地方，到时候，会有一位先生为他领路。P. F 准时来到了约定地点，克莱曼先生走到他的面前，通知他，上述那位先生暂时还不能来，问他能不能到办公室去找一下梅普。克莱曼踏上电车，回到办公室，而 P. F 则迈步走上同一条路。十一点二十分，P. F 叩响了办公室的门。梅普让他脱去外套，以免被人看见他的黄星，然后，

梅普带他来到私人办公室，由克莱曼在那里与他商谈各种事情，直到清洁工离开。随后，她借口说私人办公室要作其他用途，便领着 P. F 上楼，打开旋转式柜子，在那个男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迈步走进屋子。我们正围坐在楼上的桌子跟前，摆好了干邑白兰地和咖啡，等待着避难者同伴的到来。梅普首先把他领进了我们的客厅，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的家具，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居然就在他的头顶上边。当梅普把这些告诉他的时候，他惊讶得简直要晕过去了。幸好梅普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又领着他上楼了。P. F 一屁股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哑口无言地盯着我们所有人，就好像先要从我们的面孔中辨别出真伪似的。接着，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是……可是，您不是应该在比利时吗？没有军人来过吗，那辆车呢，您没能逃出去吗？"[1] 我们向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我们是故意把军人和汽车的故事传播开去，从而混淆他人以及找上门来的德国人的视听的。P. F 对于如此精妙的设计哑口无言。稍后，当他细细参观我们超级实用而又舒适的后屋时，唯一的反应就只剩下惊讶地四处张望。我们一起吃了饭，他静了一小会儿，然后和我们一起喝了茶，整理了一下梅普事先带来的东西，而后便有了归属感。这更要归功于以下这篇递交到他手里的印刷版的后屋避难章程（V. P 出品）：

后屋的详情说明及指导方针。犹太人等临时居住的专设机构。

全年开放。坐落于美丽、宁静、郁郁葱葱的阿姆斯特丹中心地带。邻居无常住户。可乘坐 13 路或 17 路电车到达，也可自行驾车或骑自行车前往。在特定情况下，即德国当局不允许使用上述交通工具之时也可步行前往。

距离铸币塔[2]的路程：5 分钟。距离南站的路程：45 分钟。套房和单间均可随时入住，可自行选择是否需要家具和膳食。住宿费免费。餐饮菜式，脱脂。

水流如注的浴室（抱歉没有浴缸）及各类内墙与外墙。有供取暖的舒适火炉。

宽敞的储存空间，用于存放各种物品。两个巨大、新潮的保险柜。专属收音机。

直接连通伦敦、纽约、特拉维夫和其他许多总台。

每晚六点开始，这台机器对所有住户开放，不禁播任何电台，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允许收听德国电台，例如古典音乐等。电台讯息分三拨不间断播报。早晨七点、八点，下午一点，晚上六点。休息时间：晚上十点至早上七点半，周日延至十点十五分。必要时也可在白天休息，遵从管理人员指示。休息时间应严格遵守，这与安全保障息息相关！！！有空时间：休想走出屋子，直到接到进一步指示。

语言使用：要求随时随地都低声细语，允许使用任何文明用语，即不能使用德语。

阅读与休闲：不允许阅读任何德语书籍，学术及经典书籍除外。其余可自由选择。

体育运动：每天进行。唱歌：务必小声，并且控制在晚上六点以后。

电影：根据商讨决定。

---

1 原文为德语。

2 铸币塔，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曾是阿姆斯特丹城的城墙之一。

课程：每周一堂速记学的书面课程。长期设有英语、法语、数学和历史课程。

以交换课程的方式支付，例如荷兰语。

明令禁止偷听及散播德国讯息（无论是由何种渠道传播的）。

特殊部门专门用心照顾小型宠物（害虫除外，对此需要申请特殊许可……）

价格，可协商决定。

用餐情况：早餐每天早晨九点供应，星期日和节假日除外，星期日和节假日的供应时间约为十一点半。

主餐，时而精细。

下午一点十五——一点四十五。

晚餐：冷餐或热餐，用餐时间视新闻时间而定。

纠正：

室友们善意地要求，当有人在荷兰语的讲述或发音方面犯错时，他人要为其纠正；这对所有室友都是有益的。

作为回馈日常补给纵队的服务义务：

时刻准备着为办公室的工作提供帮助。

洗澡：每个星期日九点以后，所有住户均可使用盥洗盆。您可在卫生间、厨房、私人办公室、办公室前厅洗澡，任君挑选。

烈酒：谨遵医嘱。

终。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正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P. F 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当然，他觉得跟我共用一个房间挺好的，实话实说，我并不愿意让一个陌生人用我的东西，可是做人总应该为他人着想，我也很愿意为此做出这小小的牺牲。要是我们能救出一个熟人，那么其他的一切就只是细枝末节，父亲说，而他的想法一点也没错。来到这里的第一天，P. F 就

立刻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就好比说清洁工什么时候来、浴室的使用时间是什么样的、什么时间可以上卫生间。你肯定会觉得好笑，可是对于一个藏身处来说，这一切并不容易。白天，我们不能太喧闹，以免楼下的人听见我们的动静，而每当楼下出现额外的人，例如清洁工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不得不格外注意。我把这一切都仔仔细细地向P. F做了说明，可是有一个情况却让我感到异常惊讶——他的理解能力居然差成这样，每一个事项他都会重复问一遍，结果依旧记不住。

或许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不定他只是因为太惊讶了，所以感到困惑。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好，P. F给我们讲了许多阔别已久的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他所了解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悲伤，无数的朋友和熟人都离开这里，去了一个可怕的目的地。绿色或是灰色的军用汽车一晚又一晚突突突地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摁响门铃，询问里面是否住着犹太人，如果有的话，全家人就必须立刻跟他们走，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只要是没有避难的人，便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他们也时常拿着名单四处走动，专找可以获得丰厚战利品的地址敲门。他们通常悬赏颇丰，按人头计价，这就像是从前的人们抓捕奴隶一般，可是，这绝对不是说笑的，眼前的景象太悲壮了，我常常在夜晚透过黑暗看见一排又一排善良、无辜的人在路上行走，其中不乏哭泣的儿童，他们不停地行走，受到零星几个家伙的指挥，被他们殴打和折磨，直到几近晕倒。谁也不能幸免，老人、孩子、婴儿、怀孕的母亲、病人、所有人，所有人都随之踏上走向死亡的征程。

我们在这里多好啊，多么美好，多么安宁。如若我们不为我们挚爱却又无能为力的人们担忧的话，我们就丝毫用不着遭受这类痛苦。我的感觉很糟糕，我自己躺在温暖的床上，可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却在外面被推倒或者跌倒。

每当我想到所有曾经在内心深处亲密无间的人们此刻已落入有史以来最凶残的刽子手手中时，我就不由得感到害怕。这一切皆因我们是犹太人而起

你的安妮。

1942年11月20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们谁也不知道该保持怎样的立场。至今为止，有关犹太人的消息从没有过多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倒是觉得这样很好，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保持开朗的情绪。梅普偶尔一两次会透露给我们某位熟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每到那时母亲或是V. P夫人就会开始哭泣，这使得梅普再也不愿意告诉我们任何消息了。但是，P. F却立刻受到了一连串问题的轰炸，而他所讲述的事情十分惊悚、残忍，使得听到的人根本做不到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过，等这些消息稍事沉淀之后我们还是会开开玩笑，互相嘲

讽一番；如同此刻这样整天郁郁寡欢的情绪对我们很无益，对还生活在外界的人同样无益，把好端端的后屋变为一个凄凄惨惨的后屋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做什么事，我总是会想到那些离开了的人，而每当我哈哈大笑的时候，总会猛地刹住为自己那么快乐而感到羞耻。可是，难道我就得成天哭泣吗？不，我不能那样，这种阴郁的情绪终究会过去的。

另一个困扰也随之一同降临，不过，那是一个私人问题，与刚才所讲述的烦恼没法比。但是，我还是止不住想要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被世界所抛弃，我的周围出现了太大的空虚。以前，我从没这样思考过，让我的朋友和是情玩乐充盈了我的全部思想。如今，我所思考的要么就是不幸的事情，要么就是我自己。最后，我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无论父亲多么慈爱，他都无法取代我从前的整个世界。母亲和玛戈特早就不会掀起我情绪上的波澜了。可是，我为什么要用这样无稽的事情来烦扰你呢？我实在太忘恩负义了，姬蒂，我知道的，然而，每当我挨完骂，我就会丧失自我，更何况还有其他的困扰围绕着我！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们过量地开灯，以至用电量超过了配额，导致的结果就是：过度的节省以及面临可能断电的窘境：十四天不能开电灯，是不是很棒？！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一切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四点或是四点半左右，天就黑得读不了书了，我们通过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来消磨时间。我们在黑暗中猜谜语、做运动、讲英语或是法语、评论书篇，长此以往，这一切都变得令人厌烦。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发明了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用高清望远镜偷窥后院邻居家灯火通明的房屋。白天，我们的窗帘是绝对不允许挪动一分一毫的，可是天黑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前，我并不知道邻居也能是非常有趣的人，反正我们的邻居是这样的，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其中有几个正在用餐，有一家人正在录像，住在对面的牙医正在为一位年迈、焦虑的女士诊治。

人们总是说，P. F 能跟孩子们相处得极其融洽，而且也非常喜欢所有的小孩。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最因循守旧的教导者兼布道者，总能喋喋不休地讲述各类方法论。我非常不幸地（！）跟这位出身高贵的先生共享一个狭小得可怜的房间，加上我又是大家公认的三个年轻人中最不受教的那一个，因此，想要逃避反反复复的训斥和警告，一味地装聋作哑并不怎么管用。要不是先生那么愿意搬弄是非，甚至还去找母亲嚼舌头的话，这一切还勉强可以承受。每当我遭受完他的当头棒喝后，母亲还会再把我责备一通，这么一来，我就又从背后被棒喝了，要是撞了大运的话，五分钟后，太太还会

再找我算一账，让我再遭受一次从天而降的棒喝！

说真的，别以为这样的日子很好过。毕竟，我是一个避难家庭中蛮横无理不受教的核心。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便开始思考我的众多罪孽和标新立异的缺点，每到那时，我就会因为蜂拥而至的需要思量的事情而立刻落入困惑之中，于是，我要么笑，要么哭，完全取决于内心的情绪。而后，我伴随着疯狂的感受入睡，不是所欲非所得，就是所得非所欲，又或是想要做一些既非所欲又非所得的事。哦，我的天哪，这下，我把你也搞得困惑了，原谅我，只是我不喜欢画掉已经写下的文字，况且，在用纸极其紧张的时期里是禁止丢弃纸张的。因此，我只能劝诫你别再看上面的那句话，更别往心里去，因为你是怎么都不可能想明白的！

你的安妮。

1942年12月7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今年的光明节和圣尼古拉斯节几乎重合了，前后仅仅相差一天。我们没有大张旗鼓地为光明节做准备，来回来去就是一些有趣的小东西，外加蜡烛，由于缺少蜡烛所以它们只点燃十分钟。不过，只要它们没有缺席歌曲的部分那就可以了。V. P先生打造了一个木制的烛台，因此这也准备就绪了。星期六是圣尼古拉斯节之夜，那天就有趣多了。贝普和梅普吃饭时总是跟父亲窃窃私语，这勾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心，因此，我们预见他们在商量一些准备工作。果然，八点钟，我们所有人都一起走下木头楼梯，穿过漆黑一片的走廊（我瑟瑟发抖，只希望赶快安安全全地回到楼上去！），走向壁龛，到了那里，我们可以点亮灯，因为这里没有窗户。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父亲就打开了巨大的柜子。“哦，太有趣了！”我们全都嚷嚷起来。角落里放着一个用彩纸装点的篮子，顶上还立着一个彼得面具。我们迅速提起篮子回到楼上。那里面装着给每一个人的小礼物和一首应景的小诗。你一定知道圣尼古拉斯诗是什么样的，我就不再一一写给你看了，只不过母亲的和范·P太太的那两首特别应景：

时刻等待
事实无奈
说得轻快，
等待，等待。
痛苦满盈
思想堵塞，
荆棘王冠，

满含无奈，
真不好戴。
圣人赞赏
这份忍耐
美丽日历
在前铺开
助手彼得
麻利包裹
赠Fr太太
笑容常在。

辛勤劳作
已是常态
正因如此
人见人爱（违心的恭维话！）
炉火灶台
“美味罐头”
变成饭菜
偶尔发呆
最大心愿？
编织！编织！编织！
圣人圣裁
烟鬼丈夫除外
女人还应
得到个好看的针织袋。

杨·吉斯出品。

我得到了一个小丑玩偶，父亲得到了一个书立，诸如此类。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计划得很有意思。我们八个人中没有一个庆祝过圣尼古拉斯节，这样一来，这场首映礼倒是广受好评。

你的安妮。

附言：当然，我们也为楼下的各位准备了一些东西，全都是从前过好日子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而对于梅普和贝普来说，钱总是最实在的。

今天，我们听说 V. P 先生的烟灰缸、P. F 的相框和父亲的书立全都是由弗斯盖伯尔先生亲手打造的。居然有人可以用双手创造出这么精巧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谜！

你的安娜。

194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V. P 先生一度从事香肠、肉类、香料贸易。他因为在香料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干而进入这个行业，如今，他又显现出了在香肠类方面的天赋，对我们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坏事。我们订购了许多肉类（不用说，当然是从黑市上订购的），将它们腌制、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想要制作德国油煎香肠、海尔德兰式香肠和干熏香肠。那是一幅很有意思的景象，肉块先是在绞肉机里来回穿梭两三次，然后，所有的原材料与大量的肉搅拌在一起，通过一个喷嘴灌进肠衣。到了中午，我们立刻就着酸菜把德国油煎香肠吃了个精光。海尔德兰式香肠则是用于储存的，它们需要先被好好晾干，因此，我们会用一根棍子和两截绳子把它穿起来，挂在顶棚。一旦走进这个房间，见到陈列在眼前令人目不暇接的香肠时，大家都会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一幅最为精彩的景象。

房间里一片繁忙景象：V. P 先生系着太太的围裙，肥硕的身躯（他看上去比实际上要胖得多）全神贯注地投入肉类制作中，血淋淋的双手、红通通的脑袋以及脏兮兮的围裙，让他看上去像一个十足的屠夫。太太同时兼顾着所有的事情——看书学习荷兰语、搅动浓汤、看着肉、一边叹气一边抱怨她断了的前胸肋骨，当年长的女士（！）为了瘦臀而选择最愚蠢的运动时，这就是可以想见的后果！

P. F 的一只眼睛发炎了，在火炉旁用洋甘菊茶清洗。皮姆坐在一张椅子上，追随着一缕从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不时挪动位置，每每挪动时，他的风湿病又引得他隐隐作痛，因为他正蜷缩着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 V. P 先生，露出气呼呼的表情，他的样子简直和在教会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年老、伤残的小老头如出一辙。彼得和小猫莫琪在房间里各处玩耍，母亲、玛戈特和我在剥土豆皮。最终，我们谁也没能很好地完成自己手里的事情，因为大家全都在看 V. P 先生。

——

P. F 的牙医诊所开张了。我这就把第一次诊疗的情况告诉你，让你开心一下。母亲正在熨衣服，太太率先走到房间中央的椅子上，坐了下来。P. F 一脸严肃地打开他的盒子，要来古龙水当消毒剂、凡士林当蜡。P. F 检查了太太的嘴巴，触碰了其中的一颗门齿和一颗臼齿，他每碰一下，太太就会蜷成一团，好像疼得快死了似的，发出

一些断断续续的声响。经过了长时间的检查（至少在太太看来是这样的，其实检查的时间并没有超过2分钟），P. F开始掏空一个小洞，噢，别以为那么容易，想都别想，太太疯狂地挥舞胳膊和腿，以至于P. F不得不松开了手里的刮刀，接着……它就插在了太太的牙齿上。这下儿可真是炸了窝了！太太手舞足蹈，一边哭（嘴里嚼着这么个工具也就只能尽其所能了），一边想要把刮刀从嘴巴里弄出来，只是，刀却越插越深了。P. F先生两手叉在腰上，镇定自若地看着眼前这场闹剧，其余的观众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当然很不应该，因为我确信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会叫得更加大声。在不停的旋转、踢蹬、叫喊和吵嚷之后，刮刀终于被拔了出来，P. F先生继续着手做自己的工作，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的动作快极了，以至于太太都没来得及再上演一出闹剧，不过，他所获得的帮助也是前所未有的；两名助手可不算少，我和先生干得尽职尽责。这完整的场景像极了一幅中世纪的画作，题目就是《劳作中的江湖郎中》。与此同时，病人已经没剩下多少耐心了，她必须看着“她的”汤和“她的”饭菜。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太太短期内不会再让医生给她治疗了！

你的安妮。

1942年12月12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惬意地坐在办公室前厅，透过厚重的窗帘间的缝隙向外张望。这里光线昏暗，只是亮度刚好足够让我给你写信。

当我看见人们在街上行走时，感觉非常奇怪，他们看上去全都在争分夺秒似的，简直就要被自己的脚步绊倒了。至于骑自行车的人们嘛，他们的速度更是让人跟不上，我甚至完全看不清坐在车子上的人是什么模样。附近的人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魅力，小孩子们更是蓬头垢面，淌着鼻涕，都是十足的贫民窟小孩；我几乎听不懂他们的话语。昨天下午，我和玛戈特在这里洗了澡。我说：“要是我们用钓竿把从这里跑过的小孩一个一个地钓起来，塞进澡盆里，仔仔细细地洗一洗、补一补，之后再放出去乱跑，那么……”玛戈特紧接着说道：“他们明天又会变得像之前一样，脏兮兮、破破烂烂的。”然而，让我垂涎的是，我们还能看见许多其他的东西：汽车、船只和雨水。我听见电车和孩子们的声音，陶醉其中。

我们的想法同我们自身一样，鲜有变化，关注点始终像旋转木马一般，从犹太人到食物，再从食物到政治。插一句，说起犹太人，我昨天透过窗帘看见两个犹太人，这简直就是世界奇观。那种感觉太奇怪了，就好像我出卖了那些人，而后坐在这里窥探他们的不幸一般。

我们的对面停靠着一座船屋，那里面，住着一位船长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这

个男人有一个小汪汪。我们只认得那条小狗的叫声以及它行走在船屋排水沟里时露在外面的小尾巴。

可恶，外面开始下雨了，大多数人都躲到了他们的雨伞底下，除了雨衣和时而可见的在针织帽遮挡下的后脑勺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事实上，我也根本不需要看见她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的模样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身材被土豆撑得肿胀，身上是红色或是绿色的外套，鞋跟几近磨穿，胳膊上挎着一个提包，或是五颜或是温和的面庞，完全取决于她丈夫的心情。

星期二，
1942 年 12 月 22 日。

亲爱的姬蒂：

后屋欣喜地得知，每个人都可以在圣诞节额外获得 1/4 磅黄油。报纸上登的是 1/2 磅，但是那是针对有资格从国家得到粮票的幸运的普通人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因为昂贵的价格买不起 8 张，而只能从黑市上买 4 张粮票的避难中的犹太人而言的。

我们八个人全都要用黄油烤些餐点，今天早晨，我做了一些点心和两个蛋糕。楼上十分忙碌，只要家务事还没有全部完成，母亲就禁止我学习或者看书。V. P 太太因为前胸肋骨的创伤而躺在床上。她整日诉苦，时常要求更换新的绷带，无论什么都不能令她满意。我真的很想看到她重新站起来，能够自食其力，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她极度勤奋和整洁，但凡是在她生理和心理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她也是很开朗的。白天，我总会因为制造出了太“多”噪声，而受到“嘘，嘘”的告诫，可是我的室友先生似乎觉得那还不够，于是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半夜还不停地冲着我嘘嘘直喊。按照他的要求，我甚至连翻个身都不行；我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费脑筋，下一回，我也会嘘嘘地喊回去。

他一天比一天更招人厌，更以自我为中心，他做出慷慨承诺的点心在过完第一个星期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了。每到星期日，他就更是令我勃然大怒，因为他一大早就要开灯做上十分钟的体育运动。

在我看来，这种可怜的、受煎熬的时光简直就是度秒如年，因为用来加长我的床铺的椅子在我昏昏欲睡的脑袋底下不住地摇来晃去。伴随着胳膊几下使劲的挥舞过后，柔韧性训练就结束了，接着，先生便开始洗漱打扮了。内衣还挂在钩子上，所以要先去那儿，然后回来，领带在桌子上，又得沿着椅子推推搡搡、磕磕绊绊地来回走动。不过，我可不想过多地抱怨年长而又恶心的先生们，用那样的事情闷坏你，反正再怎么抱怨也无济于事。至于我所有的报复手法，例如把灯泡拧松、锁门、把衣服藏起来等

爹，出于维护和平的原因，只能依依不舍地放弃。咳，我变得好通情达理啊！这里的一切都需要相互间的理解：学习、倾听、闭嘴、帮助、友爱、妥协……多了去了！我担心，尽管我的理解能力一点也不强却很容易被耗尽，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就什么都不剩了。

你的安妮。

1943年1月13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我们有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把烤肉酱（粉末状的）装进盒子里。这些烤肉酱是吉斯公司的产品；库格勒先生找不到装盒的人，况且，如果由我们来做的话，价格会便宜得多。换作是在监狱里的话，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工作，它极其无聊，让人头晕目眩、痴痴傻笑。外面糟糕透了，日日夜夜都有可怜的人被拖走，他们随身所带的不过只有一个背包和一丁点钱，就连这点财产也会在路上被人夺走。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被拆散，男人、女人和孩子各自分离。放学回到家里的孩子们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外出购买日用品的妇女们回到家时发现房子被贴上了封条她们的家人消失不见了。荷兰的基督教徒们也感到非常紧张，他们的儿子被送往德国，每个人都很紧张。每天深夜都有成百上千架飞机从荷兰上空飞过，驶向德国的城市，用它们的炸弹在那里的土地上耕耘，每小时都有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人在俄国和非洲倒下。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整个地球都在打仗，尽管同盟国略占优势，可是终点还遥遥无期。

至于我们，我们很好，是啊，比另外成千上万人都要好，我们安全而且安宁，过着所谓“坐吃山空”的日子。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居然还能谈论“战后”的事情，谈论让我们欢欣的新的衣服和鞋子，可事实上，我们必须省下每一分钱，在战后帮助其他人、救助可以救助的人。

这里的孩子们身上穿着单薄的衬衣，脚上套着木底鞋，到处走动。没有外套，没有针织帽，没有长筒袜，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他们的肚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嘴里嚼着一根胡萝卜，离开他们原本的住处，走向冰冷的街道，来到学校，走进一间更加冰冷的教室。是啊，就连荷兰也已经是这般境地了，数不胜数的孩子们在街道上拦下路人，只为讨要一小块面包。我可以无休止地向你讲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可是那只会让我感到更加沮丧。此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地保持平静，等待这场惨剧的终结。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整个地球都在等待，还有许多在等待他们的死亡。

你的安妮。

1月30日，星期六，
1943年。

亲爱的姬蒂：

我怒火中烧，却不能显露出来，那些可恶的话语、戏谑的眼神、每天都如约而至的责难，就如同弓弦绷到最紧后射出的箭一般扎在我的身上，难以拔去，我很想跺脚、叫喊、用力地摇晃母亲、哭泣，以各种方式发泄。我很想冲着母亲、玛戈特、V. P一家、P. F甚至还有父亲喊叫："别来烦我，就让我度过一个不会用泪水湿枕头的夜晚吧，我的眼睛感到灼热，我的脑袋疼得快要炸开。让我远离，远离一切，最好是远离这个世界！"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能显露出自己的绝望，我不能让他们瞅见他们在我身上造成的创伤，我受不了他们的同情与和善的戏谑，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就更加忍不住要喊叫了。

每个人都认定，我一说话就是做作，我一沉默就是可笑，我一回应就是莽撞，我一想到什么好主意就是狡诈，我一累就是懒惰，我多吃一口饭就是自私自利，愚蠢、怯懦、心机重，等等。我整天听到的都是我是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丫头片子，尽管我总是笑着应对，假装毫不在意，可是我终究还是介意的，我很想请求上帝赐予我另一类天性，让所有人不会与我作对。

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况且我的本性不坏，这一点我能感觉到。我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讨好所有人，这是他们想破脑袋也猜不到的；我表面上试图保持笑容，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饱受困扰的一面。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遭受到，母亲一连串无端的指责。"不管你说什么，我根本就无所谓，不要插手来管我的事情，反正我已经无药可救了。"不用说，我所得到的评价又是莽撞，被略微无视了两天，之后，这一切都突然全部被忘却了，我又受到了往常一般的对待。

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前一天还乖乖巧巧的，后一天便把我的憎恨甩到他们的脸上，我宁愿选择没有经过粉饰的中庸之道，对于自己的想法闭口不谈试着像他们蔑视我那样地蔑视他们。咳，我要是做得到就好了。

你的安妮。

1943年2月5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尽管我已经很久没有给你写过关于吵架的事情了，可是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起初，P. F先生对那些转眼就会被遗忘的争吵十分重视，如今，他已经渐渐习惯，再也不会试图去调解了。

玛戈特和彼得身上丝毫看不到普通意义上的“年轻”，他们都是那么无趣、安静。我与他们的反差太明显了，总是听人说“玛戈特和彼得就不会那么做，学学你亲爱的姐姐吧”。我觉得这恐怖极了。我向你坦白，我压根没想成为玛戈特的样子。在我眼里，她太柔弱，太无情，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无论什么事情都肯让步。我想要成为一个意志更为坚定的人！可是，我只能把这样的目标埋在心底，要是我这样为自己辩解的话，他们一定会嘲笑我的。

餐桌上的氛围通常很紧张，幸好“食汤客们”偶尔还可以压制住这里的大爆发。食汤客是所有从楼下上来喝汤的人们。今天中午，V. P 先生又提到玛戈特吃得太少的问题。“一定是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吧？”他用戏谑的口气继续说道。时刻不忘维护玛戈特的母亲，声音洪亮地说道：“我听不得您愚蠢的唠叨。”太太的脸涨得通红，先生怔怔地望着前方，沉默了。

我们常常相互取乐，不久之前，太太刚刚胡说八道了一通。她说到从前，说到她与她的父亲相处得多么融洽以及她与多少人调过情。“您知道吗？”她继续说道，“我的父亲告诉我，如果某位先生表现得过于亲热的话，我就应该对他说：‘先生，我是一位淑女。’那样，他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好玩的笑话似的，哄然大笑。

就连平日里默不作声的彼得，偶尔也会让大家高兴一番。他很倒霉地爱上了外来词汇，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有一天下午，由于办公室里有人到访，我们谁也不能上卫生间，可是他到底还是忍不住了，不过，他真没有冲掉。为了提醒我们那里有一股不太宜人的气味，他在卫生间的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来点儿[1]，臭气”。

当然了，他的本意是“小心，臭气，”可是他偏偏觉得请来点儿显得更得体。它的意思是请，可对此，他一点概念都没有。

你的安妮。

1943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皮姆认为反攻随时可能发生。丘吉尔得了一场肺炎，正在渐渐好转。印度的自由卫士——甘地——正在进行第无数次的绝食。太太声称自己是一个宿命论者。枪战发生时，最害怕的人是谁呢？谁也无法与古斯蒂相提并论。杨给我们带来了主教们写给信众的信；信写得非常美，非常振奋人心。“不要静默，荷兰人民，我们每个人都举起自己手中的武器，为了国家、人民和信仰的自由而战！救助，给予，别再迟疑！”他们就在布道坛上将这些话宣之于口。这样做有用吗？对我们的教友而言，绝对没用。猜猜我们这里又发生了什么事！这栋房屋的主人在没有通知库格勒和克莱曼的情况下，

1 原文为法语。

就把房子卖了。有一天早晨，新房东带着一名设计师来参观房子了；幸好克莱曼先生在场。他给先生们展示了除我们的后屋以外的所有地方，他推托说自己把隔断门的钥匙落在家里了。新房东没有再追问。

只求他不要再来、不要坚持查看后屋，要不然，可有我们好看的。

父亲专门为我和玛戈特清空了一个档案盒，往里面装上了一面留有空白的卡片，这成为书籍档案，我们两个全都把自己看过的书记在上面，写上书作者以及读书的日期。

黄油和人造黄油的最新分派方式：每个人的盘子里都会分到一小块专属于自己的油脂。分派方式极其不公平。长期负责做早餐的 V. P 分派给自己的量足足有我们的一点五倍那么多。我的老爸老妈太担心引起吵架，以至于对此不置一词。太可惜了，我认为，对于这种人一定要以牙还牙才行。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太太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我们称呼她为“比弗布鲁克太太”。你当然不明白它的意思了，我来告诉你吧：英国电台里，总有某位比弗布鲁克先生，常常讲述着对德国过分疲软的轰炸。

范·佩尔斯太太总是反驳所有人的意见，就连丘吉尔和通信部门也不例外，可是对于比弗布鲁克先生的话语，她却感人肺腑地表示赞同。因此，我们觉得她最好跟比弗布鲁克先生结婚。看在她深感荣幸的分上，她从此就改名叫比弗布鲁克太太了。

我们有了一位新的仓库助理，原来的那位不得不去德国，说来很可怜，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件宽心的事，因为新人对于房子一无所知。我们对于仓库助理依旧充满了恐惧。

甘地又开始进食了。黑市的交易进行得无比顺利。只要我们有钱支付天文数字般的价格，就可以把自己吃得圆滚滚、胖乎乎的。前不久，布劳在火车上买了一磅黄油，我们的蔬菜供应商从德国国防军手中买来土豆，把它们成袋成袋地搬进私人办公室。他知道我们在避难，因此总是恰合时宜地出现在仓库助理不在场的午休时间。

我们无法畅快呼吸，否则就会打喷嚏、咳嗽。太多的胡椒需要被研磨。每个走上楼来的人都用“阿嚏”向我们打招呼，太太宣称自己再也不下楼了，如果再闻到胡椒的气味，她会吐的。

我觉得父亲的生意一点意思都没有，无非就是一些凝固剂又或是辛辣的胡椒。反正都已经是从事食品行业的商人了，为什么不生产糖果呢？

今天早晨，我又经受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言语暴风雨；不文明的话语电闪雷鸣，安妮的坏以及 V. P 的好一类的话语听得我的耳朵里都长出了茧子，去你的。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昨天晚上，电线短路了，此外，外面传来持续不断的枪声。每当枪战或是飞机飞过时，我还是做不到不紧张，几乎每个深夜都要躺在父亲身旁寻求安慰。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很是幼稚，可是你真应该亲身经历一下，炮弹的呼啸声使得你听不清自己的话语。作为一名宿命论者，比弗布鲁克太太几乎要哭出来了，用十分怯懦的嗓音说道："哦，这太讨厌了，哦，他们射击的声音太响了！"那个意思就是："我很害怕！"当烛光点亮时，一切看上去似乎不再比一片漆黑时那么糟糕；我瑟瑟发抖，就如同发烧了一般，我恳求父亲再弄亮一根蜡烛。他的态度很决绝，不能有光。突然，机关枪开始扫射，那比炮弹还要糟糕十倍，母亲从床上一跃而起，点亮了一根蜡烛，这让皮姆火冒三丈。对于他的怨言，母亲给出了坚定的回答："安妮又不是一名老兵。"事情就是这么结束的。

我给你讲过太太的其他恐惧吗，我记得应该没有。想要深入了解"后屋奇遇"你有必要知道这个。有一天深夜，太太听见阁楼上有小偷。她听见了极其沉重的脚步声，害怕极了，于是叫醒了她的丈夫，就在那一瞬间，小偷不见了，先生唯一能听见的声响就是这位宿命论者受到惊吓的心跳声。"哎呀，普帝（"普帝"是太太给先生起的昵称），"太太喊道，"他们肯定把我们的香肠和所有的豆子都拿走了。还有彼得，哦，彼得还在他的床上吗。""他们绝对没有把彼得偷走哦，你别害怕，让我睡觉吧。"可是，这样的话语没有用，太太怕得再也睡不着了。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楼上的整家人都被鬼叫声吵醒了。彼得举着手电筒爬上阁楼，"噜噜噜"的一下是什么东西过去了？一群大老鼠！

当我们了解到小偷的身份后，我们就让莫琪住到阁楼上去了，不速之客们再也没有回来，至少……没有在夜里回来。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彼得爬上阁楼楼板（那会儿才七点半，还有日光）取一些旧报纸。想要从楼梯上爬下去，他就必须紧紧地抓住镶板才行，他看都不看就把手伸了下去，然后……差一点又慌又疼地从楼梯上摔下去。他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手放到了一只大老鼠的身上，它狠狠地在他的胳膊上咬了一口。当他走到我们跟前时，血从他睡衣里渗了出来，他的脸白得就像一块手帕，膝盖抖个不停。这也难怪，爱抚大老鼠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而额外被咬上一口就更是糟糕透顶了。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12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要隆重地向你介绍：弗兰克太太——孩子们的守卫者！

为年轻人争取额外的黄油，为年轻人解决新潮问题，无论是什么方面，母亲都会为年轻人而战，并且在小小的争吵过后，几乎无往不利。

一瓶腌制的鳎鱼变质了，成了莫琪和波什的盛宴。

波什对你来说还很陌生，不过，早在我们避难之前，它就已经来公司了。它是隶属仓库和办公室的猫，负责让老鼠远离贮存空间。而它政治意味浓重的名字也很好解释。曾经有一段时间，吉斯公司里有两只猫，一只负责管仓库，一只负责管阁楼。那两只猫偶尔会遇见对方，每每见到，便一定会以大打一场告终。发动攻击的总是那只仓库猫，而阁楼猫却是最终取得胜利的那一个。这和政治局势没有两样，这么一来，仓库猫，就被叫作德国人或是波什，而阁楼猫则被称为英国人或是汤米。

后来，汤米被革职了，波什便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娱乐对象。我们已经吃了太多红竹豆和白腰豆，以至于我都不想多看它们一眼。甚至一想到它们，我就觉得恶心。

晚餐不再提供面包。德国遭受了严重的炮弹轰炸。范．P先生的心情很糟糕，起因：香烟匮乏。有关是否应当把罐头吃个精光的讨论，以我方的胜利告终。

除了不适合在室内穿着的高帮滑雪靴之外，我没有一双合脚的鞋子了。一双藤条凉鞋要6.5荷兰盾，却只够我穿一个星期的，之后，它们的使命就告终了。或许梅普能从黑市上淘到什么。

我还得给父亲剪头发；皮姆宣称自己在战争结束后再也不会光顾别的理发师了，我的手艺就是这么棒。只要别再这么频繁地连耳朵一起剪就好了！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18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姬蒂：

土耳其卷入战争，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忐忑等待电台新闻。

1943年3月19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短短一小时之内，失望便紧随快乐而来，并且完全碾压了后者。土耳其并没有卷入战争，他们的总理，只不过说尽快放弃中立立场。水坝广场上的一位卖报人呼喊着："土耳其站队英国！"这样一来，他手中的报纸被哄抢一空。而这则令人欢欣鼓舞的谣言也就这样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面值一千荷兰盾的纸币被取缔了；对于黑市交易者之类的人来说，这就像当头一棒，不过，对于其他黑钱以及避难的人来说，就更是雪上加霜。如果想要兑换面值一千荷兰盾的纸币，就必须明确解释并证明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必要的时候还得缴纳税款，而就算是这个途径，也将会在下个星期终结。面值五百荷兰盾的纸币也将同时被废止。吉斯还有不少黑钱，全都面值一千荷兰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都是预先缴纳税款的，通过这样的方法，一切就都洗白了。P. F得到了一款脚踏式牙钻，很快就该轮到我接受严格的检查了。

此外，P. F 对于避难章程采取了极不服从的态度，他不仅给他的妻子写信，还和其他许多人都保持着欢畅的信件往来。玛戈特被他当成后屋里的荷兰语老师，为他修改那些用荷兰语书写的信件。父亲严厉地禁止他继续这样的行为，玛戈特停止了修改，可是我相信，他很快就会重新提笔写信的。

全日耳曼民族的元首对受伤的士兵进行了慰问。

这听起来很让人伤感。问答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我的名字是海因里希·契博。”

“在哪里受的伤？”

“在斯大林格勒。”

“受的什么伤？”

“两只脚冻伤，左臂关节骨折。”

电台就是如此这般地向我们传送了这台骇人听闻的木偶剧。伤员似乎很为自己受的伤感到骄傲，受的伤越多越好。其中一个人因为能握到元首的手而太过感动（如果他的手还在的话），以至于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把 P. F 浮水皂掉到了地上。我一脚踩了上去，它碎了一大块。我已经向父亲要了赔偿金，尤其是看在 P. F 每个月顶多只能得到一块肥皂的分上。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昨天晚上，母亲、父亲、玛戈特和我十分愉快地坐在一块儿。突然，彼得进来了，俯在父亲的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我听见什么“仓库里有一个桶倒了”以及“有人在篱门”之类的话。玛戈特也听见了，不过她还是试图安慰我，不用说，我已经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变得脸色惨白了。

我们三个等待着，父亲已经和彼得一起下楼去了，才过了不到两分钟，V. 佩尔斯太太就从收音机旁上楼来了，她说是皮姆让她关闭收音机，轻手轻脚地上楼来的。然

而，当人们想要轻手轻脚地走路时，恰恰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那就是古老的楼梯恰恰会加倍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又过了五分钟，彼得和皮姆来了，他们面色惨白，就连鼻尖都不例外，他们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他们站在楼梯的底端等了一会儿，一无所获，突然间他们听见了两记响亮的撞击声，就好像房子里有两扇门被摔上了似的；皮姆一个箭步冲上楼，彼得先通知了PP，瞎子，在经过了七七八八的整理和一顿丁零当啷后，他也抵达了楼上。这下，大家都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住在更高一层的范·佩尔斯一家。先生患了重感冒，早就躺在了床上，因此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床上小声探讨心里的猜疑。

每当先生大声咳嗽的时候，太太和我就都吓得抽筋了；时间过了很久很久，直到我们之中有人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给他用可待因，咳嗽立刻就被止住了。

又是一阵等待，我们等待着，可是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于是，我们集体推断小偷们在原本应当安安静静的房子里听到脚步声后，落荒而逃。不幸的是，楼下的收音机接通的还是英国电台，而椅子也整整齐齐地围放在一起；如果现在有人从门口冲进来，被防空袭巡防员发现，并且通知警察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大家很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V. P先生站起身来，穿上裤子和外套，戴上一顶帽子，跟在父亲身后，小心翼翼地沿着楼梯走了下去，他的身后跟着彼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彼得还带了一把沉甸甸的榔头防身。楼上的女士们（包括我和玛戈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直到五分钟后先生们返回到楼上，告诉大家，房子里一切安好。我们约定，不要用水，也不要冲卫生间；可是焦灼的情绪几乎席卷了每一位成员的肠胃，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去方便过后，屋子里弥漫着何等的臭气。每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必然就会有一大堆的事情随之而来；这一次也不例外。第一，一直以来带来无尽慰藉的西教堂钟声不响了，而弗斯盖伊尔先生前一天晚上提早离开了，而我们并不能确定钥匙是不是在贝普手里，又或是，她会不会忘了锁门。可事到如今，这一点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了，这一夜还没有过完，我们依旧处在疑虑之中；只不过，从大约八点一刻小偷将我们的房子置于险境直到十点半，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这倒也带给我们些许安慰。我们仔细想了想，才觉得小偷在夜晚伊始，街上还可能有人经过的时候就入室盗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我们之中也有人突然想到，也有可能是我们隔壁的盖赫公司的仓库主管还在工作，一旦事态紧张，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墙壁太薄而把声音混淆，况且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时刻，想象力往往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于是，我们重新躺回到床上，可是瞌睡并没有眷顾我们，无论是父亲、母亲还是P. F先生都十分清醒，至于我嘛，稍带夸张地说，就是一直都没合过眼。今天早晨，男士们下楼去拉了拉大门，看看它有没有锁好，而一切都无比安全！

不用说，这些在此远远称不上愉快的事情却连带着细枝末节一同传遍了整个办公

蛋，毕竟事情过后，人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对此谈笑了，只有贝普真心拿我们当回事。

附言：今天早上，卫生间堵住了，父亲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把所有的草莓食谱（这是我们现如今的卫生纸）和足足好几公斤的粪便从粪池里捞了出来。之后，那根棍子被烧光光了。

你的安妮。

1943年3月27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速记课程结束了，如今，我们开始练习速度了，我们变得多么能干啊！我继续给你讲讲我打发日子的课题吧（我暂时这样称呼它，因为我们除了尽快消耗时间、希望艰难的时光尽快终结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我非常喜爱神话，尤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他们认为这是一时兴起而已，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信奉神祇的少女。现在有了，我就是第一人！

V. P先生感冒了，确切地说没那么严重，他的喉咙有点痒。他着实地小题大做了一番。用洋甘菊茶漱口，用没药酊剂涂抹上颚，在胸口、鼻子、牙齿和舌头上搽当搏药膏，除此之外还配上一个坏脾气！

某个名叫劳特的显赫的德国佬，发表了演说“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在七月一日之前离开德国占领区”。四月一日至五月一日，三月一日至六月一日，将清理乌特勒支省的犹太人（就好像在说蟑螂），五月一日至六月一日是荷兰北部诸省和南部诸省。这些可怜的人们就像一群可怜、病恹恹、无人问津的牲口似的，被运往肮脏不堪的屠宰场。不过我还是就此打住吧，一想到这些，就只会让我做噩梦！还有一个令人宽慰的消息，那就是劳动局的德国分部被破坏分子一把火烧了。几天之后，又轮到了户籍所。身穿德国警察制服的男人们把哨兵们捆绑起来，把重要的文件烧成了灰烬。

你的安妮。

1943年4月1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我绝对没有心情开玩笑，（见日期）恰恰相反，今天，我可以安然地引用一句谚语：祸不单行。

第一，我们的开心果，克莱曼先生昨天严重胃出血，少说也要卧床休息三星期。要知道，克莱曼先生饱受着胃出血的困扰，这是无药可医的。第二，贝普得了流感。第

三，弗斯盖伊尔先生下个星期要去医院。他有可能患了胃溃疡，需要动手术。第四，法兰克福的普洛摩辛公司的主管们要来商谈欧派克塔的最新供货渠道问题；这场商谈中所涉及的所有要点，父亲都已经与克莱曼先生谈过了，忙乱之中也来不及将具体的情况通报给库格勒先生。

法兰克福的先生们来了。早在他们到来之前，父亲就已经为商谈的结果惴惴不安了。“要是我出席就好了，要是我能下楼就好了。”他嚷嚷道。“那就趴到地上，把耳朵贴着地面吧，反正先生们会去私人办公室，这样你就能听个一清二楚了。”父亲的脸色变得从阴转晴了，到了昨天上午十点半的时候，玛戈特（两只耳朵听得比一只耳朵更仔细！）和皮姆就在地上摆好了架势。上午过去时，商谈并没有结束，可是到了下午，父亲已经没有力气继续他的监听战斗了，他已经被异乎寻常、让人痛苦的姿势折磨得筋疲力尽了。两点半的时候，我们听见走廊里传来说话声，于是我取代了他的位置。玛戈特一直陪着我；会谈到中途的时候变得冗长而无聊，以至于我突然在又硬又冷的油毡地上睡着了。玛戈特不敢碰我，唯恐让楼下的人听见任何声响，叫喊就更是不可能了。我睡了足足半小时后，突然惊醒过来，而所有重要的商谈全都被我忘到了脑后。幸好玛戈特比我更用心。

安妮。

1943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哎呀，我的罪状记录上又多了糟糕透顶的一条。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等父亲跟我一起祷告，然后互道晚安，就在那个时候，母亲走进屋来，坐到我的床上，十分谦和地问道：“安妮，爸爸暂时来不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不行，老妈。”我回答说。母亲起身，站在我的床边，然后缓缓地朝门口走去。突然，她猛地转过身来，露出扭曲的面孔说道：“我不想生你的气，爱是不勉强！”在她走出门去的那一刻，几滴泪珠顺着她的脸庞滑落下来。我躺着一动不动，立刻感受到了自己的恶意，我居然这么粗鲁地把她拒于千里之外，可是我也知道自己没法给出其他的答案。我做不到假惺惺地违背自己的意愿，与她一起祷告。就是简简单单的做不到。我很同情母亲，非常非常同情，因为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她对于我冷冰冰的态度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在她说到不勉强爱的时候，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伤心。说出真相是很残酷的，然而真相就是是她亲手把我拒于千里之外，是她用犀利的评语、对于我而言容不得戏弄的东西开起粗鄙的玩笑，从而令我对她的各种关爱感到麻木。每当她把残酷的话语加注到我身上时，我都会觉得心灰意冷，同样，当她发现我们之间的爱实实在在地消失了的时候，她也觉得心灰意冷了。

她哭了大半夜，整整一宿都没睡好。父亲不愿意看我一眼，就算他的目光短暂地

盖到我的身上，我也能从他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语："你怎么可以这么过分，你怎么能这样伤你母亲的心？！"

所有人都等着我道歉，但是对待这样的情况，我是不会道歉的，因为我说的是实情、况且这是母亲迟早都需要了解的。我似乎，也的确对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脸色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体会到我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只能对于需要寻回自己位置的母亲感到同情。至于我自己，我只能保持沉默、冷酷，并且不会在真相面前畏缩因为对于真相而言，拖延的时间越久，就越难听得进去！

你的安妮。

1943年4月27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争吵充斥了整栋房子。母亲和我、V. P先生和爸爸、母亲和太太，到处都怒气冲天，多么有意思的氛围啊？！安妮的日常罪状记录又被应有尽有地提到了桌面上。上个星期六，那些外国先生们再度上门来了。他们一直待到六点钟，我们所有人全都坐在楼上，丝毫不敢动弹。当房子里没有其他人，而附近也没有人在工作时私人办公室里就能听见每一记脚步声。我又患上了端坐发热症，这么长时间纹丝不动地坐着可实在不好受。弗斯盖伊尔先生已经住进了中心医院，克莱曼先生又回到办公室上班了，他的胃出血较快地被止住了。他告诉我们，户籍所受到了消防队的额外照顾，他们并不是为了灭火，而是用水淹没了所有的东西。我好开心啊！

卡尔顿酒店被毁了，两架英国飞机装载着大量的燃烧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空军军官总部"，位于维杰街和辛厄尔运河交界处，整个街角都被烧毁了。针对德国城市的空袭每天都愈演愈烈；我们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安宁的夜晚，我因为睡眠不足而有了黑眼圈。

我们的食物凄凄惨惨的。早餐是干面包、代用咖啡。午餐已经长达十四天没有变过了：菠菜或是生菜。20厘米长的土豆甜甜的、烂烂的。想要减肥的，欢迎光顾后屋！楼上的人们埋天怨地，我们倒是没觉得那么悲惨。

所有在1940年参加过战斗又或是受过战争动员的男人们全都受到征召，必须去战俘营为元首效力。这一定是他们为反攻所做的防护措施！

你的安妮。

1943年5月1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P. F度过了他的生日。事前，他假装自己很不在意似的，可是当梅普带来一个偌

大的购物袋，袋子里装满礼品盒的时候，他变得像一个小孩子一般兴奋不已。他的洛洁给他捎来了鸡蛋、黄油、点心、柠檬汽水、面包、干邑白兰地、香料蛋糕、鲜花、橙子、巧克力、书和信纸。他把桌子布置成了一张生日台，少说也要展示三天，这个老傻子啊！

你可别以为他在挨饿，我们在他的橱柜里找到了面包、奶酪、果酱和鸡蛋。他这样的做法简直无耻到家了。我们满怀关爱，为了救他于水火之中在这里接纳了他，可他却背着我们把自己的肚皮塞得饱饱的，什么都不肯拿出来。我们可是把一切都跟他一起分享的啊！而更让我们觉得过分的就是他对待克莱曼先生、弗斯盖伊尔先生和贝普也那么小气，他们没有从他这里得到过任何东西。克莱曼先生的胃病急需橙子，可P. F却认为他自己的胃更需要维持健康。

昨天夜里，我收拾了四次家当——枪炮声实在太响了。今天，我拿出了一个小箱子，把逃命时最不可或缺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可是母亲却十分理性地说道："你想要逃到哪里去呢？"

整个荷兰都由于大量工人罢工而受到了惩戒。一项戒严令为此出台，每人都会减少一张黄油券。孩子们实在太淘气了。

今天晚上，我给妈妈洗了头发，事到如今，这样的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只能借助黏糊糊的软皂洗头，因为洗发水用完了；除此之外，妈也没法好好梳头以便理顺头发，因为公用的梳子只剩下不到10根梳齿了。

你的安妮。

1943年5月18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我目睹了一场德国和英国飞机间的激烈空战。只可惜，有几位盟军不得不从熊熊燃烧的飞机上跳下来。我们那位住在哈尔夫韦德的奶农说自己看见路边坐着四个加拿大人，他们其中一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荷兰语。他向奶农借火想要点支烟，并且告诉他，机组的全体成员一共有六个人。飞行员被烧死了，另外一个人躲了起来。德国安全警察派人把这四个没有受伤的人接走了。经过了这么一段奇妙的降落伞之旅后，他们居然还能这么镇定沉着！

尽管天气很暖和，可我们还是得隔天启动一下火炉，把厨余垃圾和废品烧掉。我们不能往垃圾桶里丢任何东西，因为随时都得顾忌到仓库助理。任何细枝末节的大意都有可能把我们出卖！

所有大学生，但凡想要在今年开始学习又或是继续自己的学业，都必须在政府的名单上签名，"表明自己与所有德国人风雨同舟，并支持新秩序"。80%拒绝背弃自己

的良知和信念，可是后果却不能得偿所愿——所有没有签名的大学生都必须到德国劳动营去。如果所有人都必须到德国去卖命的话，那么荷兰还能剩下多少年轻人呢？

由于炮弹声实在太响了，妈妈在昨夜关上了窗户。我躺在皮姆的床上。突然间，我们头顶上空的太太就像是被莫琪咬了一样，从自己的床上一跃而起，紧随而来的是一声巨响。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枚燃烧弹落在了我的床边似的。我惊叫道，开灯，开灯。皮姆吧嗒一下点亮了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房间里就会火光四射。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所有人匆匆忙忙地上楼去，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先生和太太透过敞开的窗户，看见一道淡红色的光芒，先生以为附近有房子着火了，而太太则以为是我们的房子起火了。当巨响声传来时这位太太已经快被吓死了。P. F 待在楼上抽了一支烟，我们又重新倒回了自己的床上。才过去了不到一刻钟，枪炮声就再次响了起来。太太立刻站起身来，下了楼梯，走进 P. F 房间，寻找她的丈夫所不能给与她的安宁。P. F 用这样的话语迎接了她："到我的床上来，我的孩子！"

这句话让我们忍不住捧腹大笑。炮火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带来摧残了，我们的恐惧已经散去了。

你的安妮。

1943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父亲写给我的生日小诗美极了，我甚至可以背给你听。

由于皮姆是用德语写的，因此翻译的重任就落到了玛戈特的身上。看看这个摘抄的段落，你看玛戈特的义务劳动是不是完成得很棒？在常见的对一年大事记的简短总结后，后面写道：

所有人中最年轻，却已不再是稚童
你的生活很不易，人们指手又画脚，
"经验丰富，向我学习！"
"全经历过，熟知规则！"
古往今来皆如此，人们就爱这么说，
自身缺点如鸿毛，他人疏漏胜泰山。
作为父母求公允，尝试方觉真艰辛。
长者列席多唠叨，忍耐仍需记心间。
如同吞下苦药丸，全为和睦每一天。

数月光阴不耽误，你亦不肯去虚度。
通过学习和阅读，你将无趣全驱逐。
更多难题在后头，究竟该穿哪件衫。
所有衣衫都缩水，合身衣物无处寻，
削足适履难走路，满腹幽怨无处诉。

——

玛戈特没能把围绕吃饭这个主题展开的部分押韵地翻译出来，所以我就把它全部省略了。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小诗美吗？

除此之外，我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得到了许多很好的东西。其中一件礼物是一本厚厚的书，书的内容是我最爱的主题：也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尽管缺了汤，可我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每个人都贡献出了自己最后的存货。作为这个避难家庭中的老幺，我实际得到的比应得的多得多。

你的安妮。

1943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发生了一大堆的事，不过我总是觉得我枯燥的絮叨会让你觉得非常无聊，从而使得你宁可不要收到这么多信。

我就简短地向你讲述一下近况吧。

弗斯盖伊尔先生的胃并没有动手术：当他们把他送上手术台，切开他的胃后，医生发现他患上了有生命危险的癌症，而癌症已经进入了无法再动手术的阶段。于是，他们又把他的胃缝上了，让他卧床休息了三个星期，让他吃饱喝足，然后把他送回了家。但是，他们也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愚蠢行径，那就是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个可怜的男人。他再也无心工作了，只是坐在家里，在八个孩子的簇拥下忧虑着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同情，只可惜我们不能上街，要不然的话，我绝对会上门去看看他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这个大好人弗斯盖伊尔再也不能把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及时告知我们最新的消息了，这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是保障我们安全的最得力的帮手和援手，我们非常想念他。

下个月就该轮到我们上缴收音机了。克莱曼家里有一台私藏的迷你收音机，它是我们的大号飞利浦的替代品。现在这个漂亮的收音机也不得不上缴，这当然很可惜，但是对于一栋住着避难者的房子而言，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刻意与政府作对。小型的收音机自然是被我们摆在了楼上。既然能有私藏的犹太人、私藏的钱币和私藏的买家，那么也就不在乎多一台私藏的收音机了。

所有人都想尽力搞到一台旧设备以它替代“保留勇气的源泉”上缴。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当外面传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糟糕时，收音机就会用它神奇的噪音令我们不丧失勇气，一次又一次地说道：“抬头挺胸，打起精神，美好的时代很快就会来临的！”

你的安妮。

1943年7月11日，星期日。

敬爱的姬蒂：

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多少次提到管教问题了，我要告诉你，我十分尽力地想让自己变得有用、友好和乖巧，付出一切努力令批判的暴雨变成毛毛细雨。对于那些无法容忍你的人来说，想要假模假式地表现得像个模范生是极度困难的，可是当我不再按照以往的惯例那样（尽管没有人关心我的意见，也没有人看到它的价值），四处诉说我的意见，而是略微加以掩饰时，我切切实实地看到了自己所获得的进步。当然了，我也常常会装不下去，在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以至于他们花了整整四个星期的时间，谈论这个世界上最粗鲁的女孩。

你难道不觉得有些时候我真的太值得同情了吗？幸好我不是一个牢骚鬼，要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变得腐坏，再也存放不住我的好脾气。通常，我会带着幽默的目光对待训斥，只不过那得是在其他人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时候，而不是我自己充当牺牲品的时候。

除此之外，我已经决定了（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要适度对速记放任自流。首先是为了匀出更多时间学习其他课程，其次是我眼睛的缘故，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一场不幸的灾难。我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近视，早就该戴眼镜了，（咻，我的模样得变得多么笨拙啊！）不过嘛你知道的，避难者嘛……

昨天，全家上下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那就是安妮的眼睛，起因是母亲提议由克莱曼太太带我去看眼科医生。听到这个通知时，我踉跄了一下，因为这可不是一桩小事呢。出门啊。你想想看，那可是出门啊。这简直难以想象。起初，我惊恐万分，后来就变成了欣喜。不过，这可没那么容易，因为参与这项决策的人无法迅速地做出决定。尽管梅普想要立刻带上我出发，可我们首先还是得把所有的困难和风险都摆天平上。我已经从橱柜里拿出了我的灰外套，只不过它太小了，看上去就像是我妹妹的衣服似的。褶边被松开了，可衣服再也扣不上了。我实在很想知道结果会什么样，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计划不会进行下去，因为英军已经在西西里岛登陆，父亲又一次预备了“近期终结”的信念。

贝普把许多办公室的事务交给了我和玛戈特，我们两个都很看重这些工作，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她的重任。往来信件存放归类、销售记录备案这样的事情谁都能

做、但是我们却做得尤其用心。

梅普总是埋头苦干，是一头名副其实的骡子。她几乎每一天都能搜罗到一些蔬菜，还装进大号的购物袋，骑着自行车带来。也正是她，每个星期六都会带来5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们总是望穿秋水地期盼着星期六的到来，因为那是收书的日子简直和小孩子等待礼物的心情，一模一样。普通人是不会明白书对于禁闭中的人们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阅读学习和收音机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消遣。

你的安妮。

1943年7月16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又有人入室盗窃了，不过这一次可是真的！今天早晨，彼得照例在七点钟的时候去了仓库，一到那里，他就发现仓库的门和正门全都敞开着。他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正在私人办公室里锁着门收听德国电台的皮姆；随后，他们一起来到楼上。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通常的规矩是：不要洗漱，保持安静，八点钟穿戴整齐，不要上卫生间，而我们也像往常一样，严格地遵守了这些规矩。我们八个人都庆幸自己夜里睡得太熟，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见。不过，整个上午都没有任何一个人上楼来，直到十一点半之前，克莱曼先生都只是任由我们如坐针毡，这还是令我们不由得愤慨了一下。他告诉我们，闯入者，依靠一根铁撬棍从正门闯入，并且强行撬开了仓库门。然而，仓库里并没有很多能偷的东西，因此小偷们决定到二楼试试运气。他们偷走了两个包含有40荷兰盾、空白支票和存折的钱箱，而最糟糕的就是，他们还偷走了我们全部的糖票，而所有的配给定量加起来的价值少说也有150荷兰盾。

这件事立刻被通报给了面粉中心，以便在必要时发放一些零散的新票，不过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库格勒先生认为这个闯入者，与六个星期之前来的是同一伙的，他把全部三扇门（一扇仓库门和两扇前门）都试了一个遍，想要入室盗窃，这是上一回没能做到的。这个事件又一次在我们的房屋里引起了波动，可要是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后屋也就不是后屋了。当然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打字机和收银机还在我们的衣柜里，安然无恙。

你的安妮。

附言：登陆西西里岛。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愈发接近……

1943年7月19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星期日，阿姆斯特丹北区遭受了大规模的轰炸。损毁情况一定非常严重，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化为废墟，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把全部的人都挖出来。至今为止，已经有200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受伤，医院里人满为患。听说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冒着青烟的瓦砾之中寻找遇难的父母。一想到远处沉闷而又喧闹的轰鸣声，我就禁不住瑟瑟发抖，对我们来说，那意味着步步逼近的毁灭。

1943年7月23日，星期五。

贝普又能弄到笔记本了，尤其是记事本和账簿，供我负责管账的姐姐使用！其他的笔记本依旧可以在市场上购得，但是别问种类和等待的时间。现如今，笔记本已经被贴上了："无须凭票即可购买！"的字样。正如其他所有"无须凭票"的东西一样，它们也是一堆破烂。

一本12页，装订得歪歪斜斜、细细窄窄的纸张的笔记本。玛戈特正在考虑要不要在我们学习速记的那个地方，再参加一门书法课；我对她表示了强烈的支持，这能提高书法水平。母亲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我一起参加，原因是为了我的眼睛，不过我觉得这个想法荒唐透顶。无论我做的是这件事还是别的事，都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问彼此，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出去，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玛戈特要好好洗一个从头到脚的热水澡，母亲想要最先去一趟糕饼店，父亲想要探望弗斯盖伊尔，而我一定会开心得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我最期望的是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屋、能够自由行动以及终于能在课业上获得一些帮助，也就是去上学！贝普为我们供应了水果。花费了些许费用。葡萄每公斤5荷兰盾，醋栗每磅0.7荷兰盾，0.5荷兰盾1个桃子，1公斤甜瓜1.5荷兰盾。而报纸上每晚都用斗大的字体登着："价格哄抬是暴利！"

1943年7月26日，星期一。

敬爱的姬蒂：

昨天是十分动荡不安的一天，而我们直到现在还亢奋不已。事实上，你可以问问我们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哪一天不是在亢奋中度过的。早晨吃早餐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第一轮警报，不过它与我们无关，因为它意味着飞机正在跨越海岸线。早餐过后，我躺了一小时光景，因为我的头疼得厉害，之后，我来到办公室里。时间是两点左右。两点半的时候，玛戈特处理完了她的办公室事务；她还没来得及收拾一下，警报就拉响了，于是，我又和她一同来到了楼上。时间刚刚好，因为我们刚到楼上不过五分钟，外面就枪林弹雨以至于我们只能在走廊里站着。没错，房子摇摇欲坠，炸弹从空中投下。

我把逃生包紧紧地抱在怀里，相比逃生而言，更是为了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要知道，反正我们也是逃不出去的，就算是遇到了极端的情况，跑到街上所受的生命威胁并不比躲在屋里遭受轰炸少。半小时过后，空中的飞机变少了，可是房子内部的忙碌程度却加重了。彼得从前侧阁楼上的观测台回来了，P. F 待在办公室前厅，太太觉得留在私人办公室里是最安全的，V. P 先生在阁楼楼板上眺望，我们则散落在门廊各处眺望着艾湾上方冉冉升起的烟柱。此时此刻，四处都弥漫着烟火的气味，外面就像是被浓浓的烟雾所笼罩一般。

尽管熊熊大火并不是什么赏心乐事，不过幸好对我们而言，那已经过去了，我们沉浸于各自的事务之中。晚上吃饭时的配餐就是：空袭警报。我们坐拥美味佳肴，可我一听到那个声音就没了胃口。事实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三刻钟后，周围便恢复安全了。脏碗碟刚刚被洗净摆齐：空袭警报、枪炮、不计其数的飞机。“哦，天哪，一天两次，这也太频繁了！”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想，但是这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炸弹又一次如同大雨般倾注，只是这一回的方向换了，据英国人所说，是在史基浦机场。飞机降落，升起，在空中嗖嗖作响，令人毛骨悚然。我无时无刻不想到“这回它真的要掉下来了，完蛋了”。

我可以确信无疑地告诉你，当我九点钟上床的时候，我的腿还在发软。时钟一连敲响 12 下的时候，我醒了：飞机。P. F 正在脱衣服，我丝毫没有留意到他，只是在第一记枪炮声传来时猛然清醒，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在屋里待到一点钟，一点半时躺到床上，两点又去了父亲的房间，可它们依旧飞个没完没了。它们没有再投下炮弹，而我又可以回“家”了。两点半时，我再度入睡。

七点钟，伴随着一记炮弹声，我从床上猛地坐起身来。V. P 和父亲在一起。有人闯进来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所有一切”我听见 V. P 这么说，便以为所有一切全都被偷走了。事实并不是这样，反倒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这是我们几个月来，又或是在整个战争岁月以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墨索里尼下台了，意大利的国王接管了政权。我们欢呼雀跃。经过了昨天一系列可怕的事件后，终于，又收获了好消息以及……希望。终点到来的希望，和平的希望。库格勒顺道来了一趟，告诉我们福克飞机制造厂受灾严重。目前为止，我们在今天早晨又听到了一次空袭警报，伴随着飞机从空中飞过的轰隆声，之后是又一轮警报。警报令我几近窒息，我的睡眠不足，工作也提不起兴致来，不过此刻，意大利的紧张局势还是令我们维持着清醒，并且燃起了对于年终的希望……

你的安妮。

1943年7月29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V. P太太、P. F和我一同忙着洗碗，前所未有并且绝对会令他们大跌眼镜的事情就是我出奇地安静。为了逃避问询，我赶忙寻找一个相对中庸的话题，我自认为：《对面的亨利》这本书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不过，我还是失算了；即便太太没有对我指手画脚，P. F先生也必然不会放过我。总而言之，P. F先生将这本书当作优秀作品，向我们进行了大力推荐。然而，我和玛戈特却丝毫不觉得它优秀；那个小男孩塑造得确实不错，可至于其他的嘛……我还是不说了。我在洗碗时，把类似这样的话语提到了桌面上，结果引来了一顿强烈抨击：

“你怎么可能了解一个男人的心理呢。小孩子的想法，是不值一提的（！）。你年纪太小了，根本不适合看这样的书，就算是一个二十岁的男人也未必能理解。”（他为什么偏偏向我和玛戈特推荐这本书呢？）接着，P. F和太太如出一辙：

“你知道太多太多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了，你所受到的管教，完全错了。以后，等你长大了，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兴致了，到时候，你会说：这些东西我早在20年前就在书本里读到过了。你要是还想找个男人或是还想恋爱的话，可就得抓紧了，无论什么都会令你大失所望的。理论方面，你已经完全合格了，只不过实践嘛，还很欠缺！”

谁敢说无法理解我的处境？我甚至惊异于，自己居然能平静地回答说：“您或许认为，我受到了错误的管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您的看法的！”

毫无疑问，成天在我与我的父母之间挑拨离间可真是良好的管教方式啊，毕竟这就是他们常做的事情，况且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丝毫不提及某些事情的做法，倒是很恰当。这种管教的结果，已经得到了清清楚楚的证实——就是他们这种人。

对于这两个拿我取笑的人，那时那刻，我简直要一拳砸在他们的脸上。我火冒三丈，真的很想开始日期的倒计时（如果我能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话），计算什么时候才能摆脱“那些”人。

那个V. P太太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奇葩！她树立了一个榜样，的确是个榜样……不过都是负面的！V. P太太是一个典型的目中无人、自私自利、奸诈狡猾、工于心计、贪心不足的人。除此之外，还有虚荣和喜欢卖弄风情。她明显就是一个可恶的小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关于V. P夫人的事迹，我可以写出整整几大卷，说不定我真的会那样做的。每个人都能在表面上惺惺作态。对待外人，太太是非常友好的，尤其是对待男人，因此，人们总是在刚刚结识她的时候被表象误导。

母亲认为她太愚钝了，甚至不愿意浪费力气多评价一个字；玛戈特认为她太无足轻重；皮姆认为她太丑陋（外在和内在两方面！）；而我则是经过了一段长长的心路历程，毕竟我并没有在最一开始就存有偏见，却在最终得出结论——她不仅是上述三点都有，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她有那么多的能耐，我又怎么可以只挑其中一项

开始讲述呢？

你的安妮。

1943年8月3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政治方面的进展好极了。意大利已经镇压了法西斯主义政党，多个地区的民众奋起反抗法西斯分子，个别士兵也参与了这场战斗。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继续向英国发动战争呢？上个星期，我们那台漂亮的收音机被送走了，当库格勒在规定的日期将它上缴时，P. F生气极了。我对P. F的敬重越来越少，已经跌落到零以下了。无论他对于政治、历史、地理又或是其他方面的东西说了什么，那都是一派胡言，我甚至不愿意再重复。希特勒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鹿特丹的港口比汉堡的还要大；英国人都是白痴，因为他们没有趁着现在这个时候把意大利炸个鼻青脸肿，等等。

第三场轰炸已经出现，我咬紧牙关，鼓足内心的勇气。

一向都声称“任凭他们来吧”“即便在惊恐中终结，也好过没有终结”的V. P太太如今成了我们之中最怯懦的那一个，今天早晨，她像一根芦苇似的瑟瑟发抖，甚至连眼泪都夺眶而出。她的丈夫安慰着她，经过一个星期的争吵，他们终于恢复和平共处了；单是看到那一幕，我就几乎已经变得多愁善感了。莫琪已经明明白白地向我们证明了养猫所带来的并非只有益处——整栋房子里都布满了跳蚤，这场灾难正在日益加剧。

克莱曼先生把黄色的粉末撒满了每一个角落，可这对于除跳蚤来说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紧张，大家随时随地都觉得自己的胳膊、腿或是其他身体部位奇痒无比，因此，许多家庭成员都做起了体育运动，止不住地看自己的腿或是脖子后面。这些微小的身体动作却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的身体太过僵硬，以至于连脖子都转不动了。我们早就已经告别真正的体育运动了。

你的安妮

1943年8月4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在我们做了一年多的后屋人之后，你对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不少了解。不过，我终究是没法一字不落地告诉你一切；这里的一切都与寻常的时候、在寻常的家庭中截然不同。为了让你进一步了解我们的生活，从今往后，我会时不时地记述寻常日子里的一部分。今天，我就要从晚上和深夜着手：

每晚九点，后屋就变得忙碌起来，为睡觉做起了准备。实事求是地说，那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我们开始挪椅子，把床展开，铺开毛毯，与白天相比，所有东西都不在原位了。我睡在那张长度还不到 1.5 米的窄小的长沙发椅上，必须搬来椅子加长才行；一把鸡毛掸子、床单、枕头、毛毯……我从 P. F 床上搬来了所有东西，因为白天的时候，它们全都被存放在那里。

屋里传来一声巨响，那是玛戈特的折叠床发出的动静；紧随其后的照例是毛毯和枕头，只为了让木板变得略微舒适一些。楼上似乎依旧雷声隆隆，其实那只是：太太的床而已。它被挪到窗户边，只为让这位身穿粉红色睡袍的女皇陛下小巧的鼻孔里感受到几丝清新。

九点钟：我排在彼得之后进了浴室，随后便是一套彻头彻尾的清洗流程，有时候，清洗过后的水里会漂浮着一只小跳蚤，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只有在炎热的月份、星期或是日子里）。接下来便是刷牙、梳毛、卷毛、护理指甲、使用蘸了双氧水的棉布（用来漂白上唇的绒毛），这一切都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完成。

九点半：赶快穿上浴袍，我一手拿着肥皂，另一只手拿着夜壶、发夹、裤子、卷发器和棉花团，匆匆忙忙地走出浴室。通常，我还会因为各种毛发问题，被叫回去，在我看来，它们弧度优美，粘在盥洗池上，不过对于下一个清洗者来说却不太合心意。

十点钟：启动遮光，晚安。室内，床已经吱吱呀呀地响了一刻钟，破旧的弹簧发出一声叹息，随后，只要楼上的邻居没有睡前一吵，那么一切就都会归于平静。

十一点半：浴室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一道狭长的光芒洒进房间。鞋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看见一件肥大的外套，甚至比它所包裹着的那个男人更加肥大……P. F 上完夜班，从库格勒的办公室回来了。他拖着双脚来回徘徊、把纸张捏出沙沙的声响，全都是被存放起来的食品的声音，还铺了床，这一切持续了整整十分钟。接着，这个身影又一次消失了，只是卫生间里时不时还会传来令人疑惑的动静。

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必须起床，用自己床底下的金属罐子上个小号，为了预防渗漏，我还在底下，铺了一小块橡胶垫。每到那时，我总会屏住呼吸，因为罐子里水花四溅的声音，像极了山间的溪流。之后，罐子被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身穿白色睡袍的身影重新爬到床上，而每一晚，它都会引来玛戈特的一声惊叹："哦，那件睡袍太不雅观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里，某人一直躺在床上，倾听着黑夜里的声响。先是听听楼下有没有小偷，然后再听听楼上、隔壁、同屋各种各样的床的，声音，通常，我们可以就此推断出各位室友睡相如何，又或是不是半梦半醒地度过一整晚。最后一项必定会令人感到不悦，尤其在当事人是某位名叫 P. F 医生的家庭成员的时候。

首先，我会听见一种类似于鱼类努力喘息的声响，这个声音会重复大约十次，然后便是一次又一次湿漉漉地舔嘴唇的声音和轻微的吧唧声交替进行，紧随而来的便是长时间在床上辗转反侧并且移动枕头。五分钟的彻底平静过后，上述过程会重复上演

三遍，之后，医生绝对可以再安谧地睡上一会儿。

另外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在半夜一点至四点之间传来的枪炮声。在我习惯性地贴到床边之前，我的意识一定是不清醒的。有时候，我正在做白日梦，游离于祛语中的不规则动词又或是楼上的争吵。等这一切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枪战已经结束了，而我却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房间里。可是，情况通常都像之前所说的那样。我的手会迅速地抓起一个枕头和一块手帕，我披上浴袍，踩着拖鞋，一路小跑地来到父亲身旁。对此，玛戈特在生日小诗里做了精确的描写：深夜枪声刚传来，门便吱嘎一声被推开……一块手帕、一个枕头外加一个小小的女孩……

一旦爬到巨大的床上，那么最深的恐惧就已经过去了，除非当晚的枪炮声过分激烈。

六点四十五：丁零零零……（只要大家需要，有时甚至是在不需要的情况下）厕铃每小时都会放开嗓门。咔嚓……砰……太太把它关掉了。吧嗒……先生起床了。烧水，然后一溜烟地走进浴室。

七点十五：门又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杜塞尔[1]可以去浴室了。独自一人时，终于能撤下遮光板……后屋里新的一天就又开始了。

你的安妮。

1943年8月5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今天，我们就轮流着来聊聊午餐时间吧：

时间是十二点半。全家上下又活过来了。反正到了这会儿，范·马尔仑这个有着阴暗过去的男人和德·高科都回家了。楼上的吸尘器穿透太太美丽且是唯一的“地毯”，传来沉重的碰撞声；玛戈特腋下夹着几本书，去接受“止步不前的孩子”应当接受的教育，因为P. F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的。

皮姆捧着与他不可分割的狄更斯坐在一个角落里，努力寻找一片净地。母亲匆匆忙忙地爬上一层楼，去帮助勤劳的家庭妇女，而我则走进浴室，略微收拾一番，也顺便把自己收拾一番。

十二点四十五：大家像水滴一样汇入。先是吉斯先生而后是克莱曼或者库格勒、贝普，有时候还有梅普。

一点：大家都紧张兮兮地坐在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大家围坐在那台迷你收音机旁，在这难能可贵的几分钟里，后屋成员们不会相互干扰，因为就连V. P先生都没法反驳正在讲话的那个人。

一点十五：食物分配。楼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分到一碗汤，如果，还有饭后甜点的

1 安妮在日记中为弗里茨·斐伏尔起的化名，“杜塞尔”在这版日记中较少出现。（编者注）

话便也能分到一份。吉斯先生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沙发椅上，倚靠着书桌。他的身旁摆放着报纸和碗，通常还有猫。这三样东西里但凡缺少其一，他就会抑制不住地提出抗议。克莱曼讲述着城里的最新消息；在这方面，他确确实实是绝佳的信息源。库格勒慌里慌张地跑上楼梯，他短暂而又有力地敲了一下门，而后一边搓手一边走进屋子，情绪要么兴高采烈、忙忙叨叨的，要么愁眉苦脸、一声不吭，一切视情况而变。

一点四十五：食客们站起身来，各自回到自己的事务中去了。玛戈特和母亲洗碗，先生和太太坐在长沙发椅上，彼得待在阁楼上，父亲坐在长沙发椅上，P. F 也是，安妮开始工作。接下来便是宁静的光阴；如果大家都睡着了的话，那么谁也不会受到打扰。P. F 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他梦见了美味佳肴似的，而我并不会盯着他看很久，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四点钟一到、迂腐的医生就会手捧着时钟站在我的跟前，只因为我比规定的时间晚了一分钟，没有及时清理物品，把桌子让给他。

你的安妮。

1943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暂时打断一下关于后屋的描述。几个星期之前，我开始撰写一个故事，它彻头彻尾是我编出来的，我太享受了，以至于我的“笔子笔孙们”越堆越高。

因为我答应过你，以未经粉饰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向你汇报我的经历，所以你也该判别一下，小孩子究竟会不会喜爱我的故事。

小猫娃是我们邻居家的女孩。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只要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我总能看见，小猫娃在花园里玩耍。

小猫娃有一条酒红色的天鹅绒连衣裙，专门在星期日穿，另外还有一条棉布裙，在平日里穿，亚麻色的头发，细细的鼠尾辫，还有蓝色的眼睛。小猫娃有一个慈爱的母亲，却没有了父亲；小猫娃的母亲是一位洗衣女工，白天，她偶尔会出门，去为别人清扫房屋，到了晚上，她在家为她的东家们洗衣服。到了十一点，她还拍打着布匹，把洗好的衣物一排一排地挂到绳子上。

小猫娃至少有六个兄弟姐妹。这其中有一个成天大呼小叫的小不点，每当母亲喊“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紧紧地抓着十一岁的姐姐的裙子。小猫娃有一只长相酷似小摩尔的小猫咪，它是黑色的，小猫娃细心地照顾她的小猫咪，每天晚上，睡觉前，人们都能听到她喊“猫咪，咪咪，小……猫哇，小……猫哇”。小猫娃这个名字也是这么来的，这个女孩的名字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小猫娃，可是她的样子看着倒是很配。小猫娃还养了两只小兔子，一只是白色的，一只是棕色的。扑通……扑通，它们在草地上跳来跳去，蹦到通向小猫娃家的台阶底下。有时候，小猫娃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很

淘气。这样的情况通常发生在她和她的兄弟们吵架之后。哦，小猫娃的脾气可真大呀，又打又踢又咬，他手到擒来。她的兄弟们对这个健壮的姐妹充满了敬意。

“买东西去，小猫娃！”母亲喊道。小猫娃赶忙捂住耳朵，以便待会儿可以装作是她告诉母亲、自己什么也没听到；小猫娃最讨厌买东西了。不过，买东西这点小事可不值得她懊恼，小猫娃从不撒谎，这一点，从她蓝色的眼睛里就能看得出来。小猫娃有一个十六岁的哥哥彼特，他有一份工作，成了最年轻的差役，这个哥哥偶尔也会像一个小父亲似的教导孩子们；小猫娃从来不敢对彼特说什么，因为彼特的态度很强硬，而小猫娃心知肚明，只有听他的话，才有可能偶尔得到一块糖果。小猫娃很喜欢吃糖果，其他的姐妹们也一样。

每逢星期日，当教堂钟声，叮当叮当地响起时，小猫娃便和母亲还有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去教堂了。小猫娃在那里，为她天堂里亲爱的父亲祈祷，也为她的母亲祈祷，希望她能活得很久。从教堂出来，他们便和母亲一同去散步。这让小猫娃觉得十分愉悦；他们穿过公园，偶尔还能去阿提斯动物园。不过，他们还得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再去阿提斯动物园，由于要花费两角五分荷兰盾，所以只能等到九月份，又或者是小猫娃生日的时候，到时候，她可以把这类要求当作生日礼物。至于其他的礼物，小猫娃的母亲根本买不起。

小猫娃常常安慰她的母亲，因为每到夜晚，经历了一天的辛勤工作，她疲惫不堪，偶尔还要哭上一通。小猫娃向她保证，等自己长大了，一定为她送上一切她想要的东西。小猫娃是多么希望快快长大啊，那样，她就可以赚钱了，买些漂亮衣服，还能像彼特一样给妹妹们分发糖果。

不过，在那之前，小猫娃还要学习许多知识，还要上很长时间的学。母亲想让她上家政学校，可是小猫娃自己一点也不愿意，她不想给某位主妇打杂，她想要进工厂，就像每天从门口经过的那些成群结队的女工一样。在工厂里，她不会孤零零一个人，大家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小猫娃非常喜欢这样！

在学校时，她偶尔会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而被叫到角落里罚站，可是除此之外，她算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小猫娃也很喜欢她的老师，平日里，她总是很慈爱，而且还非常聪明。“想要变得像她这么聪明，该有多难啊！”小猫娃在心里想，“不过，少一些聪明也是可以的，母亲总是说，要是我变得太聪明了，我就会找不到男人，对于小猫娃来说这可太惨了。”小猫娃以后还要生可爱的孩子，不过，绝不是像她的兄弟姐妹那样的孩子，小猫娃的孩子们一定比他们可爱得多，也漂亮得多。他们会有一头美丽的褐色鬈发，而不是这种亚麻色的头发，这样的头发一点也不好；而且他们也不会有雀斑，小猫娃自己就长了一大堆。小猫娃也不想像妈妈一样生那么多孩子，两三个就足够了。可惜啊还要等上那么久的时间，就像她至今为止的人生的两倍那么久。“小猫娃，”母亲喊道，“快过来，淘气鬼，你在做什么？快到床上去，你一定又在做白日

梦了！"

小猫娃叹了一口气，她正在给未来设计美好的蓝图呢。

你的安妮。

1943年8月9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这一回，我继续讲述后屋的一天。说完了午餐时间，就该轮到晚餐了。

就拿V. P先生开刀吧。他总是首个被服务的对象，但凡合他胃口的食物，他就会盛很多。他常常和大家侃侃而谈，总是给出个人的见解，一旦他开口，别人就再也别想辩驳，因为但凡有人敢同他争论，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哎呀……他会把对方喷得体无完肤……我可不愿意以身犯险……只要经历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次犯下同一个错误了。他的意见是最好的，无论什么，他都最在行。好吧，他有一颗聪明的脑袋，但是这位先生的自负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V. P夫人。其实，我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有些日子，尤其是当她心情从晴转阴的时候，那就该躲远一些了。仔细想想，她，是所有争论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话题的中心！哦，不是的，对于她，大家都宁可躲开，可是她简直就是一个点火的。煽风点火，这样的事情太有意思了。在弗兰克太太和安妮之间煽风点火，在玛戈特和父亲之间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回到餐桌上来。尽管太太偶尔认为自己吃不饱，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夫人的座右铭就是，寻找最小的土豆、最美味的餐点、所有食物之中最鲜嫩的一份。等她挑走了最好的那一份，就可以轮到其他人了。（她恰恰就是这样看待安妮·弗兰克的。）然后就是说话。只要有人听她说话就行，至于她所说的话题对方是否感兴趣，那显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里，她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只要是V. P太太的，别人必定都会感兴趣的"。

妩媚地微笑、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给每个人都提些意见、谆谆教诲一番，这样一来，她给人的印象绝对会变得很好。不过，看得久了，优点早就消失殆尽了。第一点，勤勉；第二点，快乐；第三点，妩媚；有时候也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古斯蒂·范·佩尔斯。

第三位餐桌同伴：他默默无闻。这位年轻的V. P先生通常都很安静，十分不起眼。一提到胃口，他的肚子就是达那伊得斯的桶，永远也填不满，即使是最能果腹的餐点，他也能一脸冷漠地说自己还能再吃上双份。

第四个是玛戈特：吃起东西来就像一只小老鼠，一句话也不说。唯一被塞进肚子里的就是蔬菜和水果。V. P的鉴定结论是，娇生惯养；我们的看法是严重缺乏新鲜空

气和运动。

轮到妈妈：胃口很大，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别人看见她的时候，不会像看到V. P太太时那样认定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她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咳，太太负责做饭，母亲负责洗碗和擦地。

第六位和第七位。关于父亲和我，我还是不多说了。前者是最谦逊的人。整张餐桌相比，他每次都会先看一看其他人是不是够吃；他所有诉求都没有，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们。

他是优秀的典范，旁边坐着后屋之家的强心针。

斐伏尔：盛饭、头也不抬、吃、不说话。如果人们不得不讲话，而且看在老天爷的面上，聊到的话题是食物；那就不会引发争吵，只是牛又要被吹上天了。超大分量的食物被装进他的肚子里。面对好的，他从来不会说一个“不”字；面对不好的，往往也是这样。

裤子被提到了胸口、身穿一件红色的外套、脚踩黑色漆面拖鞋，还戴着一副复古的圆框眼镜。书桌前的他就是这个模样，没完没了地工作，从没取得任何成果，能让他松弛一下的唯有午休、吃饭以及……他的最爱……上卫生间。别人不耐烦地站在卫生间门口，捂着屁股，双腿交替着来回蹦跶，几乎坚持不住，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上演三、四、五次。对于这些，他会在意吗？才不会呢，从七点一刻到七点半、十二点半到一点、两点到两点一刻、四点到四点一刻、六点到六点一刻，还有十一点半到十二点。我们可以记录下来，这就是他固定的“坐席”。这是雷打不动的，他也丝毫不会顾及门外恳求的声音以及对于迅速逼近的殃祸的警告。

第九个并不是后屋的家庭成员，不过，她却是我们的室友和食友。贝普有着健康的食欲。她从不剩饭，也从不挑食。任何东西都可以讨她的欢喜，而这恰恰又令我们感到欢喜。欢乐而又好脾气、随和而又热心肠，这些就是她的特质！

8月10日，星期二。

1943年。

亲爱的姬蒂：

一个新想法：我在餐桌上与自己交谈的频率超过了与别人交谈的频率。从两重意义上看，这样的做法都很有利，首先，他们全都庆幸，我不再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其次，我再也用不着为别人的评价恼羞成怒了。我自认为我的主张并不愚蠢，可别人却偏要这么认为；所以，我还是把这些想法留给自己好了。每当我面对自己无比厌弃的食物时，我就会这样做：我端起面前的盘子，把它想象成非常美味的食物，尽可能不朝它看，而后风卷残云。

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面对这件让人极其不悦的事情，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从床上爬下来，告诉自己“你很快就又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了”，走到窗口，撤下遮光板，不住地在缝隙旁嗅着，直到我感受到一丝清新的空气，随后清醒过来。床必须尽快铺平，这样一来就杜绝了诱惑。你知道母亲管这叫什么吗？叫生活艺术大师。这个词语是不是很搞笑？我们亲爱的、挚爱的西教堂的钟显然被拆卸下来送去了工厂，这一个星期里，时间都过得很混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无法知晓确切的时间。我的心里依旧充满期盼，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些东西，例如锡、铜叉或是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取代大家记忆里的那口钟。

无论我在楼上、楼下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每个人都盯着我的脚，赞不绝口。一双难得一见的漂亮鞋子（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在我的脚上大放异彩。那是梅普千辛万苦花费 27.5 荷兰盾买来的。酒红色，绒面羊皮，还有相当高的粗跟。我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一般，个子也比原先更高了。昨天，我度过了不幸的一天。我右手的大拇指被一根很粗的针扎了一下。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玛戈特必须替我削土豆（因祸得福，而我就可以笨手笨脚地写东西了）。

后来，我的脑袋又撞到了柜子门上，差点跌了一跟头。我因为再次制造出过多的噪声而挨了一顿骂，而且不能打开水龙头冲洗我的额头，以至于我的右眼上方现在还顶着一个巨大的包。更糟糕的是，我右脚的小脚趾被吸尘器的钩子钩住了，血流不止，还疼得要命，不过我已经遭遇了其他太多的困境，以至于这点麻烦都不值一提了。真是笨死了，因为这么一来，我便背负上了受了感染的脚趾 + 抹了药膏 + 裹着纱布 + 绷带，没法穿我那双无比荣耀的鞋子了。

P. F 第无数次把我们置于险境。梅普竟然给他带来了一本禁书，那是一本批判墨索里尼的书。她在半路上被一辆党卫军的机动车撞倒了。她情绪失控，喊道“浑蛋”，然后继续向前走。我真是不敢想象，万一她被带去警局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的安妮。

1943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每当我给你写信的时候一定是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不过通常来说，悲哀的事情远远超过了愉快的事情。但是，眼下却出了一桩好事：

刚刚过去的九月八日那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正在收听七点钟的广播，我们听到的第一则消息便是：以下要宣布的是进入战事以来的最好消息——意大利投降了。[1] 意

[1] 原文为英语。

大利无条件投降了！八点十五分，奥兰治电台播报："听众们，已经一小时十五分钟了，正当我刚刚完成今天的每日播报后，便传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意大利投降了，我可以告诉您，我还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这么心甘情愿地把稿子丢进废纸篓里！"电台里播放着《天佑吾王》、美国国歌和俄国的《国际歌》。奥兰治电台如何以往一样地振奋人心，却又不会过分乐观。

英军登陆那不勒斯。意大利北部地区被德军占领了。在九月三日那个星期五就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也正是在那一天，英军登陆了意大利。对于巴多格里奥和意大利国王的背叛，德军在所有的报纸上破口大骂、怒不可遏。

不过，我们依旧面临着麻烦的处境，原因在克莱曼先生身上。你知道的，我们每个人都很爱他，尽管他一直生病，饱受病痛的困扰，不能过度进食和走动，可是他依然积极乐观、异常勇敢。"每当克莱曼走进屋子的时候，这里便阳光普照！"母亲方才还这么说过，而她的话一点也不错。

如今，他又要到医院去接受一场艰难的肠道手术，至少要在那里住上四个星期。你真该看看他是怎么向我们道别的，他就像是要出门买一趟东西似的，那么平淡无奇。

你的安妮。

1943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P. F 和 V. P 不是吵架就是亲密无间。吃饭时，谁也不敢开口（除非是要把食物送进嘴里），因为任何话都有可能引起别人的不快或是误解。弗斯盖伊尔先生偶尔来拜访我们，只可惜，他的情况非常糟糕。这令他的家人也过得更加不易，因为他坚信一个观点：我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反正我很快就要死了！只要看看这里的人们是怎么大惊小怪的，我就能想象得出来弗斯盖伊尔一家如今该是什么样的氛围。

我每天都要吞下缬草药丸用以对抗焦虑和抑郁，可是，它终究还是没有办法预防我的情绪日渐低落。

开怀大笑一番远比 10 粒缬草药丸更管用，可是我们几乎都已经忘了该怎么笑了。有时候，我甚至担心自己会因为过于严肃而变得一脸麻木、嘴角下垂。其他人的情况也不见得比我好，所有人都怀着惊恐的预感仰望着那块名叫冬天的巨石。另一件叫我们提不起精神的事就是，仓库管理员范·马尔仑对房子的后室起了疑心。但凡是一个有点脑子的人，一定都会留意到梅普说自己要去实验室，贝普要去查档案，克莱曼要去欧派克塔存货处，而库格勒则声称后屋并不是这栋房屋的产业而是属于邻居的楼房。

不管范·马尔仑先生怎么看待这桩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要是这个

商人不是太过可疑，没有过重的好奇心，任凭别人糊弄，那就好了。有一天，库格勒提醒格外小心，便在十二点二十分的时候穿上外套，去了街拐角的药店。过了不到五分钟，他就回来了，像一个小偷似的悄悄潜上楼，来到我们这里。十二点四十五的时候，他准备离开，却在梯台上遇见了贝普，她特意来警告他，范·马尔仑在办公室里，库格勒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在我们这里待到一点半。随后，他把鞋子拎在手里，蹑手蹑脚地（尽管他的感冒还没好）走到前侧阁楼的门口，一小步一小步地向楼下挪去。过了整整一刻钟，他才找到平衡，避免了一切吱吱嘎嘎的声响，最终从街道一侧进入办公室。好不容易摆脱了范·马尔仑先生的贝普到我们这里来接库格勒先生，可是库格勒早就走了，这会儿，他还蹑手蹑脚地下楼梯呢。马路上的人看到这位主管在户外拿鞋子时会怎么想呢？哈，真是一个袜子里长草的主管啊！

1943年10月17日，星期日。

亲爱的娘蒂：

克莱曼回来了，这真是幸运极了！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不过他还是兴致勃勃地上街去给V. P变卖衣物。

V. P的钱用完了，已经一穷二白，这太令人糟心了，他们的最后100荷兰盾被他遗失在仓库里，这着实让我们烦恼了一阵。100荷兰盾落入星期一早晨的仓库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一切足以引起人们的疑心。与此同时，那100荷兰盾被人偷走了。那个小偷又会是谁呢？

不过，我想说的是资金匮乏的问题。太太不愿意舍弃自己那堆外套、连衣裙和鞋子，先生的西服很难出手，彼得的自行车经过验货后被退了回来，没有人愿意要它。费点依然遥遥无期。太太只能交出她的毛皮大衣。她所期望的由我们维持生计的想法是不会实现的。楼上那些人在经历了一场由此引发的剧烈争吵后，步入了满嘴“哎呀亲爱的普帝”和“小宝贝盖尔丽”的和睦期。

最近的一个月里，脏话在这栋高贵的房屋里漫天横飞，让我感到眩晕。父亲成天紧紧咬着嘴唇，每当有人喊他名字的时候他就会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生怕又要他出面解决什么麻烦的事情似的。母亲因为过度焦虑，脸上长出了红斑，玛戈特嚷嚷着自己头疼，P. F失眠，太太从早到晚都在抱怨，而我自己已经完全手足无措了。实话实说，我偶尔也会忘记我们到底是在跟谁吵架，以及与哪些人之间的怒火已经平息了。唯一能够转移注意力的就是学习，这也正是我常做的事情。

你的安妮。

1943年9月29日，
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V. P太太过生日了。除了奶酪票、肉票和面包票之外，我们就只给了她一罐果酱当作礼物。从她的丈夫、P. F和办公室员工那里，她所得到的也只有鲜花或食品。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贝普险些精神崩溃，这就是让她跑太多腿的后果，她每天都要出去买10回东西，回回都被催促着立刻去办，或是还得再去一趟，又或是她弄错了什么东西！想想看吧，她还要完成楼下办公室里的工作，克莱曼病了，梅普感冒在家，贝普自己的脚脖子扭伤了、失恋，家里有一个牢骚满腹的父亲，你一定想象得到她早就已经手足无措了。我们安慰了她，并且表示如果她明确说几次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会主动削减购物清单的。

星期六那天，这里上演了一场闹剧，来势汹汹，是至今为止最为凶猛的一次。事情是由V. 马尔仑引起的，最后以哭哭啼啼的集体争吵告终。P. F向母亲抱怨说自己受到了排挤，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而他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们的事，并且还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般的奉承话，幸好母亲这一次并没有上套。她告诉他，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非常失望，并且已经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不快。P. F指天誓日地做出保证，可是，和以往一样，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保证是实现了的。

V. P一家不会好过的，这一点我已经能预料到了！父亲因为他们的欺骗行径而感到怒不可遏；他们把诸如肉一类的东西藏了起来。哦，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险境到底是什么？要是我能远离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争斗就好了，要是我能离开这里就好了。他们会把我们逼疯的！

你的安妮。

1943年10月29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克莱曼先生又没来上班，他的胃并没有放过他，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血没有止住。当他告诉我们自己不太舒服需要回家的时候，他首度表现出了真正的失落。

先生和太太之间又声如洪钟地争吵起来。起因是这样的：V. P他们的钱花光了，她想要卖掉先生的一身套装和一件冬款外套，可是却找不到买家。他要价太高了。

前些日子，有一天，克莱曼提到了一位相熟的毛皮加工商；这么一来，先生又动了念头，想要卖掉太太的毛皮大衣。那是一件兔皮制成的毛皮大衣，已经伴随了她十七年。太太把它卖了325荷兰盾，这可是一大笔钱。太太想要把钱留到战争结束以

后，用来添置新衣，而先生费尽口舌才得以向她解释清楚，他们急需这笔钱来维持日常开销。

你一定无法想象那引发了怎样的尖叫、呼喊、捶胸顿足和恶语相向。那个场面可怕极了。我们一家站在楼梯底端，屏住呼吸，做好了随时冲上去劝架的准备。漫骂、哭喊和焦灼的气氛一触即发、惊心动魄，以至于我当晚是哭泣着栽倒在床上的。我感激上苍给了我半小时的独处时间。

除了食欲不振之外，我过得很好。我不断地听见别人对我说："你的脸色可真差啊。"我不得不说，为了保障我的健康状况，他们简直绞尽了脑汁。我们必须弄到葡萄糖、鱼肝油、酵母片和钙片才行。我担心我的神经早就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每到星期日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自己有多么愁眉苦脸。每到那时，家里的氛围就会变得尤其压抑、萎靡、沉重；我们听见外面传来小鸟的歌唱，而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这里的一切，这份沉重紧紧地抓住我，就像要把我带入深邃的阴间一般。我时而也会对父亲、母亲和玛戈特漠不关心，我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沿着楼梯下去又上来，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雀鸟——我被狠狠地扯开翅膀，全力在黑暗中挥舞，在狭小的鸟笼里一头撞上笼条。"到外面去，去寻求新鲜的空气，放声大笑"，我的内心在呼喊；我甚至都懒得回答了，径直走到长沙发椅旁躺下身睡了过去，只为了减少时间、寂静以及无处不在的恐惧，因为它们是不会消亡的。

你的安妮。

1943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并且促进我们的个人发展，父亲向莱顿远程教育机构申请了一套教学大纲；玛戈特把这本厚厚的册子翻阅了足足 3 遍也没有找到任何符合她的品位及追求的东西。父亲更容易满足，他打算给那个机构写信，申请一堂"基础拉丁语"的试听课程。他说到做到，课程寄来了，玛戈特满腔热情地投入课程之中，无论多贵，课程都被接受了。尽管我一直很想学拉丁语，可是在我看来它实在太难了。

为了让我也能开始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父亲管克莱曼要了一本儿童《圣经》，这下，我终于可以了解一些有关《新约》的内容了。"你打算在光明节的时候送给安妮一本《圣经》？"玛戈特略为不安地问道。"是啊……呃，我觉得圣尼古拉斯节更加合适。"父亲回答说。

耶稣和光明节毕竟不太相称。

吸尘器坏了，我每天晚上都得用一把破旧的板刷把地毯刷一遍。关窗、开灯、开火炉，然后用刷子刷遍地面。早在第一回刷地时，我就想："这一定会出问题的。"这肯

定会招来抱怨。我想得没错，一团团尘土在房间里飞扬，惹得母亲头疼；玛戈特崭新的拉丁语字典上覆盖了一层灰；皮姆居然还嘟囔说地上没有丝毫的变化。人们管这叫作“吃力不讨好”。

最新的后屋约定中规定，每逢星期日火炉照常启用，只是时间从早晨五点半推迟到了七点半。我觉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要是让邻居看见我们的烟囱里冒着烟，他们会怎么想呢？

窗帘的问题也如出一辙。从避难之初开始，它们就一直被固定得严严实实的，偶尔，某位先生或者女士也会心血来潮，非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后果是：被骂得狗血淋头。答复是：“反正没人会看见。”每每的粗心大意都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没人会看见，没人会听见，没人会留意”，说得轻巧，可是真的与事实相符吗？此时此刻，争吵的风暴又平息了下来，只有 P. F 还在与 V. P 吵个不停。每当他提到太太的时候，我们所听见的都是：那头愚蠢的奶牛，或者“那头老牛犊”，而太太也称呼这个一贯正确、博学多才的人为“老少女”、永远一触即怒的处女等等作为回敬。

真是乌鸦笑猪黑！

你的安妮。

194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

我刚刚为这个章节冠上了一个很好的题目：

钢笔颂

悼文

“摘自玛戈特的拉丁语课本。”

一直以来，我的钢笔都是我所珍爱的物品，我高度珍惜它，其中最重要的起因在于它的笔尖粗粗的，因为只有用粗笔尖，我才能写出整洁的字来。我的钢笔度过了极为漫长且有趣的一生，我将对它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在我九岁那年，我的钢笔被装裹着（用棉花环绕），作为“免费货样”从遥远的亚琛来到这里。那个地方住着善良的赠予者——我的外婆。我得了流感，躺在床上，二月的寒风围绕着房屋发出凄厉的呼啸声。这支光辉灿烂的钢笔躺在一个红色的皮匣子里，还在它到达的第一天，我就立刻向我所有的朋友们展示了它。我，安妮·弗兰克，骄傲地拥有了一支钢笔。

十岁那年，我终于可以带笔去学校了，而老师也破天荒地允许我用它写字。然而，十一岁那年，我的宝贝不得不被存放起来，因为教六年级的老师只准许我们使用学生专用笔和墨水一类的文具。十二岁时，我转学去了犹太中学，为了给予钢笔更高的荣誉，我给它配了一个新匣子，它的旁边还能再放一支铅笔，而且匣子还有拉链，真是

令人印象深刻啊！在我十三岁的时候，钢笔跟我一同来到后屋里与我一起在日记本里和无数文字之间遨游。等我到了十四岁，钢笔与我一起度过了它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如今……

——

星期五下午五点多钟，我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打算在桌子跟前坐下，写一些东西，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被人用力地推了一把，因为我需要挪出一些地方来，让给玛戈特和父亲用来练习“拉丁语”。钢笔摆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它的主人一边叹气，一边庆幸自己还占有桌子的一个小角落，动手揉起了豆子。我说的揉豆子，就是把发了霉的红竹豆清理得漂漂亮亮的。五点四十五分，我动手扫地，并且把垃圾和坏了的豆子一同倒在一张报纸上，丢进了火炉。一簇熊熊的火焰蹿了出来，我觉得它美极了。这么一来，原本奄奄一息的火炉就燃烧起来了。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拉丁家族已经卷铺盖走人了，我坐在桌子跟前，打算着手写作。可是，无论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钢笔的踪影。我重新找了一遍，玛戈特也找，母亲也找，父亲也找，P. F 也找，可是那家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许它在火炉里，跟豆子一起掉进去了！”玛戈特提出。“哎呀，不会的，孩子！”我回答说。

然而，到了晚上，我的钢笔还是迟迟不肯露面，我们所有人都相信它被烧毁了，这就难怪赛璐珞会燃烧得这么旺盛了。事实上，这个令人悲痛的猜测已经在第二天上午得到了证实。父亲在清理火炉时，在一堆灰烬中，找到了用来夹钢笔的小夹片。金灿灿的笔已经不复存在。“一定是烧焦后粘在某块石头上了。”父亲认为。

尽管它还尸骨未寒，却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丝安慰，我的钢笔是被火化的，我多么希望我以后也能跟它一样啊！

保存小夹片。

（钢笔不在了）

它有助于平息惊恐

我倒霉透顶

你的安妮。

1943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一夜晚。

亲爱的姬蒂：

如果你一口气读完我写的这些信的话，一定会惊异于我落笔时的心情怎么能有那么多变化。我的心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后屋氛围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感到非常厌恶，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大家都一样。如果某一本书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在推荐给别人之前，我必须先彻彻底底地理清楚自己的思绪才行，要不然，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此时此刻，正如你所留意到的那样我正在经历一段低落期。

我实在解释不清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过我相信这是由我怯懦的个性所导致的，它与我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今天晚上，贝普还没走，外面传来了持久、猛烈、刺耳的门铃声，一瞬间，我脸色惨白，感到腹痛、心悸，而这一切全都是由恐惧所引发的！

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独自一人被关在囚笼里，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就是有时候，我游走在大街小巷，或是我们的后屋着火了，又或是他们半夜来把我们抓走了，于是，我绝望地钻到床底下。我以旁观者的角度目睹着这一切，就好像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之后我的内心又获得了另一重感受：这一切或许立刻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梅普常说她很妒忌我们能待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很宁静。她说得或许没错，可是她一定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恐惧。

我完全无法想象我们的世界终有一天会恢复寻常。我也会说起“等战争结束之后”这样的话，可是那就像在谈论空中楼阁，谈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一样。

每每想到梅里、朋友们、学校、嬉戏，想到这一切时，我就像是从未经历过这些，而是一个旁观者似的。我看见后屋里我们八个人，觉得我们就像是一小片湛蓝的天空被黑压压的乌云所笼罩。我们所在的地方与周围一分为二，至今为止，这个小圈圈还是安全的，可是黑云正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那个将我们与步步紧逼的危险隔离的圆圈，越缩越小。

如今，我们已经被危险和黑暗所包围，在可以寻找到绝望的救赎之中，乱作一团。

我们一同望着脚下，那里的人们相互争斗；我们一同抬头张望，那里宁静而又美好；与此同时，我们被乌压压的黑暗隔离着，既不能上，也不能下，它们阻挡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想要把我们压垮却暂时还未能得逞。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喊、祈求：“哦，圆圈啊，圆圈变大一点，向我们张开怀抱吧！”

你的安妮。

194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这里发生了举家震惊的事件。贝普一家患上了白喉，为此，她连续六个星期都不能与我们接触。抛开了无生趣不提，吃饭和购物全都成了大问题。克莱曼依旧躺在病床上，整整三个星期，除了牛奶和稀粥，我们再没有进过食。

库格勒忙得焦头烂额。幸好公司又弄来了2500公斤的胡椒供给。去年，我们因为价格控制而被处罚了一大笔赔款，吉斯公司的现金账户甚至不容许存有这么大笔的金额。

玛戈特所寄出的拉丁语课作业由一位老师批改后又寄了回来。玛戈特用的是贝普的名字。而那位名叫A. C. 尼尔森的老师也非常友善、诙谐。他一定很高兴自己能有这么聪明的学生吧。

P. F变得蛮不讲理，我们谁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一开始，他只是一到楼上就把嘴闭得紧紧的，无论见到V. P先生还是V. P太太，都只字不说，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惊奇。在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之后，母亲找了一个机会提醒他留心太太，因为这样的做法会造成她更多的不愉快。P. F说是V. P先生先开始沉默的，而他也丝毫没有想要打破沉默的意图。要知道，昨天是11月16日，是他来到后屋一整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母亲收到了一盆鲜花，可是V. P太太提前几个星期，就多次暗示这个日期，按捺不住要P. F请客的心情，最终，她却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

他原本应当借这个机会，首次表达对无私接纳他的感激，可事实上，他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当我在16日那天上午询问他，我是否应当向他表示祝贺又或是同情的时候，他回答说一切照单全收。

想要充当和事佬一角的母亲没能在此取得任何进展，情况最终也没有任何好转。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塞尔的脑子里缺了一根筋。我们常常悄悄地取笑他没有脑子、没有想法、没有判断，一次又一次地偷笑他，把刚刚听来的消息做出完全错误的重述，还把所有东西都混为一谈。

除此之外，每每遇到责备和归罪时，他总能做出华丽的保证，可事实上，却一次都没有兑现过。

“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1]

你的安妮。

11月27日，星期六。

1943年。

亲爱的姬蒂：

昨晚入睡前，汉妮莉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看见她站在我面前，身上裹着破衣烂衫，面庞颓废而又清瘦。她的眼睛很大，悲伤而又嗔怪地看着我，我可以从她的眼神中读懂她的心思：“哦，安妮，你为什么抛弃我？救命啊，哦，救救我吧，把我从这个地狱里解救出去！”

1 原文为德语。

可我帮不了她，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受苦、死去，因此，我只能交叠双手傻坐着，无助地祈求上帝把她送回到我们身边。我明白为什么我见到的偏偏是汉妮莉，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对她做出了错误的评判，那时的我还太小，无法理解她的难处。她和她朋友的感情很好，看起来，似乎是我想把她从她朋友身边夺走。这个可怜人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我很清楚，我对那种感受太了解了！

偶尔，我会在一刹那看见她生命中的点滴，而后又自顾自地沉浸在我的满足和困难之中。

我对待她的方式很不堪，如今，她用惨白的面庞和乞求的眼睛看着我，哦，她是多么无助啊。我要是能帮到她就好了！哦，上帝，我在这里过着应有尽有的生活，而她却遭受着艰苦命运的束缚。她的虔诚丝毫不亚于我，她也期盼美好，为什么生机偏偏留给了我，而她或许只能面对死亡呢？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们非得相隔这么远？

实事求是地说，我已经好几个月乃至一年的时间没有想起过她了。我没有完全忘记她，可是她出现在我面前，我才想起她所遭受的痛苦。哎呀，汉妮莉，如果你能活到战争结束，回到我们身边的话，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接纳你，并且对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

然而，等到我有能力帮助她的时候，她就不再像现在这么迫切地需要我的帮助了。她还会想起我来吗？她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慈爱的上帝啊，给予她力量，至少不要让她孤身一人。哦，请你告诉她，我怀揣着爱与怜悯想念她，这或许能够增强她的信念。

我不能继续想下去了，要不然，我会不可自拔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她的大眼睛紧紧地锁住我。汉妮莉的内心到底有过信仰吗，她的信仰真的不仅仅是外界强加给她的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从来不屑于问她。

汉妮莉啊汉妮莉，我要是能把你从眼前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就好了，我要是能与你分享我所拥有的一切就好了。

太晚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了，再也没法修复我所犯下的错误。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只会一辈子为她祈祷！

你的安妮。

1943年12月6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当圣尼古拉斯节的日期逐渐临近时，我们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去年那个精心装点的篮子。我更是为今年略过这一切而感到懊恼，久久不能释怀，直到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一些好笑的事情。

我请教了皮姆的意见，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动手为全体八个人写了一首小诗。星期日晚上八点十五分，我们来到楼上。我们之间横着一个巨大的洗衣筐，筐子经由粉色或蓝色的复写纸做成的蝴蝶结和小饰品装点了一番。筐子上盖着一张巨大的咖啡色包装纸，那上面摆着一张字条。对于这个惊喜，楼上的每一个人都显露出了些许惊讶。

我拿起包装纸上的字条，念了起来：

序言

圣尼古拉斯节从不缺席，

就算后屋也不会忘记。

可惜啊，我们不能循例去年，

大肆庆祝，欢乐四溢。

那时的我们充满期待，

坚信乐观的人儿必定获得胜利。

我们笃定今年能重获自由，

重逢圣尼古拉斯时满心欢喜。

我们终究不想错过这个庆典。

然而两手空空没有薄礼。

我们只能略尽招数，

（我和父亲一边说，一边亮出包装纸）

大家瞧瞧鞋子把头低！

——

当所有的主人从筐子里取出自己的鞋子时，随之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笑声。每只鞋子里都装了一个用彩纸包裹的小礼盒，上面标注了鞋子主人的名字。我就不把所有的小诗都一一誊抄一遍了，因为这样的做法有些无聊。只不过，其中有几首很对所有人的胃口，你一定也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致A. M. 弗兰克小姐

每当听见深夜轰鸣的飞机

全家的老幺安妮

总是最为不安，难坐难立
快把火炉来点燃
为让安妮把心安
药物不是鱼肝油
而是缬草好药丸
库存实在太难筹，
全靠圣人来出手
忙把药物凑一凑。
（礼物就是一粒缬草药丸。）

致E. 弗兰克太太

局势一反常态
营养十分短缺
苹果橙子
维生素就要枯竭
千万别再
少了新鲜蔬菜！
土豆带皮下肚
理念实属现代
无论萝卜还是西芹，
都是健康食品。
圣人送您生鲜蔬菜。

致P. A. V. P先生

是谁取来土豆，是谁清洁阁楼？
彼得每每把命受。
是谁取来蔬菜，是谁取来木炭，
是谁蹑手蹑脚偷摸下楼？
是谁照看猫咪，精心把它们喂养？
彼得从来不会忘。
是谁取来木柴，是谁清扫灰烬，
是谁亲手洗工装？

彼得做的不仅这些
这让圣人感到慰藉
他寻来额外的豆子
向他表达感谢。

致 G. V. P 太太

我想要织些东西，脑子里也有了想法
我有一些毛线，分量恰恰
够一件衣衫或者裤子
先要找到一个最佳图案。

我手脚十分麻利
很快发现材料尚且不齐
全部拆开，别选花样
送给我的儿子，一顶精美发网。

这个颜色我不中意，这就把它重新染
永不褪色，光彩夺目！
太太，在您重新动手之前
先读读圣人的信件
他不顾困难开始劳作
动手把新的一针编！

——

我已经在火柴棍上编了一小块织品。

194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一场肆虐的流感使得我没能早一点给你写信。在这种地方生病简直太悲惨了，每当我要咳嗽的时候，我就“哧溜”一下钻到被子底下，努力压低嗓门，直到恢复平静，通常，这样的做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痒痒怎么也不肯退去，因此我急需牛奶加蜂蜜、糖或是止咳药片。一想到他们让我经历的治疗过程我就感到头晕眼花。出汗、热蒸、湿毛巾、干毛巾、热饮、漱口、平躺不动、加热垫、热水袋、柠檬热饮，除此之外，每两个小时测一次体温。这样的做法，我的身体怎么可能好起来呢？在我看来，最糟糕

的莫过于 P. T 先生过家家一般地当起了医生，把油腻腻的脑袋贴在我赤裸的胸脯上，侧听里面的声音。不仅是他的头发让我痒痒得厉害，更糟糕的是，尽管他早在三十年前进行过专业学习，并且获得了医生的头衔，可我还是感到羞耻。贴着我的心脏对这家伙来说能有什么用处？他又不是我心爱的人！况且，无论那里面健康与否他都听不出来。他的耳朵越来越背，需要先好好捯一捯才行。有关生病的事情，说得够多的了。现在的我又体壮如牛了，长高了 1 厘米，重了 2 磅，面色苍白，对于学习如饥似渴。

这里并没有太多新闻可以汇报：贝蒂依然与我们隔离，因为圣诞节的到来，我们会得到额外的油、糖果和糖浆，礼物是一枚胸针，那是由一枚分币制成的，闪闪发亮。总而言之，没什么好解释的，反正就是光彩夺目。

我也为梅普和贝蒂准备了圣诞节的礼物。整整一个月以来，我喝粥时都省吃俭用，把糖存放起来。克莱曼因为圣诞节让人制造了软糖。

天气阴沉沉，火炉臭烘烘的，食物进入每一个人的肠胃里沉甸甸的，引得四面八方都是轰隆隆的声响，战争暂时消停，氛围糟糕透顶。

你的安妮。

1943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

敬爱的姬蒂：

我已经多次向你诉说，我们所有人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氛围的影响。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所受的困扰更是严重加剧了。“在世界之巅，或在绝望之渊”[1]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每当我想到与其他的犹太孩子相比较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安逸时，我就会感到“在世界之巅”；而每当克莱曼太太来过这里，说起尤比的曲棍球俱乐部、戏剧表演和与朋友一起饮茶时，“在绝望之渊”便会笼上我的心头。

我并不觉得自己嫉妒尤比，可是我的心中的的确确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渴望，想要痛痛快快地欢闹一把，哈哈大笑到直不起腰来。更何况眼下到了冬天，随着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临近，我们就像被驱逐的人一般待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不应该写下这样的话语，因为这会让我显得忘恩负义，可是，无论他们怎么看待我，我都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憋在心里，因此只能把最初的旧话重提一遍：“纸是有耐心的”。

每当有人刚刚从外面进来，衣服上带着风，脸上书写着寒冷时，我就很想把脑袋埋进被子里，免得在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获准呼吸新鲜空气呢？”由于我不能把脑袋埋进被子里躲起来，反而必须挺直腰板，摆出勇敢的姿态，因此这些想法还是会冒出来，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无数次。

相信我吧，如果你被禁闭了一年半那么久的话，你也时而会觉得忍受不了的。抛

1 摘自歌德的《艾格蒙特》。

开所有的公正与感恩不谈，感觉是不会任凭摆布的。

骑自行车、跳舞、吹口哨、见识这个世界，感受青春、感知属于自己的自由这些都是我所热切期盼的，可是我不能有任何表露，要知道，万一我们八个人全都自怨自艾，摆出一副怨天尤人的面孔的话，那该何去何从呢？

你的安丽。

1944年1月2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今天上午，趁着无事可做的时候，我翻了一下我的日记本，三番五次地读到言辞激烈地展开“母亲”这个话题的书信，连我自己都震惊了，我不由得问自己：“安妮，满口仇恨的那个人是你吗，哦，安妮，你怎么能那样做呢？”我双手捧着摊开的本子，思索着我的内心怎么会充满愤怒，甚至似乎满心都是仇恨，以至于我只能把一切交托到你的手中。我试图了解并原谅一年前的那个安妮，因为我的良心感到不安。我不能让曾经的安妮身陷这样的责难之中，时过境迁之后，也不说明缘由。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我都忍受着痛苦，那种感觉就像是（形象地描述）把我的脑袋摁在水里。我极为主观地阐述所有事物原本的模样，甚至没有试图平心静气地思考对方所说的话，也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对方被我的火暴脾气触怒或者刺伤后的心情。

我把自己藏匿起来，目光只局限在自己身上，把我所有的喜悦、嘲讽和伤心都一字不落地书写在我的日记本里。这本日记本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因为它俨然成为一本回忆录，然而，其中的许多页上都已经可以被标上“过去”了。

对于母亲，我一度感到怒不可遏（现在依旧常常如此）。她不理解我，这是事实，可是我也不理解她。因为爱我，她变得温和；可是，是我害得她落入许多痛苦的境地，而她也因为这些以及因为其他许多悲惨的境遇，变得焦虑而又急躁，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总是对我没好气了。

我把这些看得太严重了，因此受到触怒，在她面前蛮不讲理、劣迹斑斑，这样的行为又转而使得她很伤心。事实上，这形成了痛苦与伤心之间的循环往复。无论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一方来说，这都是不愉快的，可是这些都会过去。我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对自己充满同情，也同样容易理解。

过于激烈的言辞，只不过是怒火的宣泄。要是换作普通人的生活中，我会躲进一个房间里，锁上门，狠狠地跺上几脚，又或是在母亲的背后大肆地骂几句脏话。

我依仗眼泪谴责母亲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变得更加明智，而母亲的神经也没那么紧张了。通常，我都能在懊恼的时候管住自己的嘴巴而她也一样，因此，情况在表面上有了显著的好转。

毕竟，想让我像普通孩子一般挚爱自己的母亲我可做不到。

把脏话写在纸上，总比让母亲记在心里来得好——我用这样的想法慰藉着自己的良心。

你的安妮。

1月6日，星期四。

1944年。

亲爱的姬蒂：

我对与人交谈的渴望变得愈发迫切，以至于我的脑子里不知怎么地出现了一个念头，那就是选择彼得为我的谈话对象。我偶尔也趁白天上楼时去过彼得的房间，每一次都过得很快乐，不过，由于彼得是一个太过随和的人，即便是讨人嫌的人，他也从来不会把他们轰出门去，因此我从来都不敢久留，唯恐他觉得我很招人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待在他的房间里，多跟他聊会儿天。昨天晚上，这个机会出现了。彼得突然间疯狂地喜欢上了填字游戏，除了这个之外，什么也不干。我去给他帮忙，很快，我们就面对面地坐在他的桌子跟前了。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长沙发椅上。

当我望着他深蓝色的眼睛时，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拜访，我能看出他是多么羞涩。

我很想对他说：跟我说说你自己吧？瞧瞧周围这些要了命的大嘴巴吧。不过，我终究还是意识到，这些话想想容易，说出口就不那么容易了。

夜晚，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觉得整体的形势十分堪忧，而一想到我要乞求彼得的恩惠，我就觉得十分反感。人们费尽千辛，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向往这一点，在我的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因为我打算更加频繁地去彼得那里坐坐，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令他开口讲话。

你无论如何都不要以为我爱上彼得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假设范·佩尔斯家的孩子不是男孩，而是一个女孩的话，我也同样会努力与她建立友谊的。

今天早晨，我在七点差五分左右的时候醒来，一清二楚地记得自己梦见了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我的对面坐着彼得……希夫，我们翻看着一本书，书里有玛丽·博斯画的插图，书里只有一面是绘有图的，另一面上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图样。我的梦境异常清晰，我甚至还能记得其中的一部分插图。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梦境还在继续，突然，彼得和我的目光交会了，我久久地盯着那双美丽的、天鹅绒般的咖啡色眼睛，这时，彼得压低声音对我说："我要是知道会这样，早就来找你了！"我骤然转过身，因为我内心的感受实在过于强烈。接着，我感觉到柔软，哦，那么冰凉、那么温柔的脸颊

贴上了我的脸颊，一切都变得那么好，那么好……

就在这个时候，我醒了，可我依旧能感觉到他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他咖啡色的眼睛深深注视我的内心深处，他看得那么深，以至于他能够读到我曾经，乃至现在多么爱他。泪水从我的眼眶里迸发出来。失去他，我感到十分伤心，可是与此同时，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很确定，彼得依旧是我的至爱。

奇怪的是我常常会有这般清晰的梦境。起初，我曾在某个夜晚梦见过奶奶，她的模样那么清晰，我甚至可以看清她丝绒般柔软的皮肤上深浅不一的皱纹。后来，外婆变身为守护天使，之后是汉妮莉，在我看来，她就像是我的所有朋友以及全体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为她祈祷的时候，也就等同于为所有犹太人和受苦民众祈祷。如今，又是彼得，我亲爱的彼得，我不需要他的照片，他的模样在我的眼前一清二楚。

1944年1月7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我可真是一个蠢货，我压根没有想到，我还从来没有给你讲过有关我人生至爱的历史呢。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甚至还在上幼儿园，我的目光就被萨利·吉莫吸引了。他早就没有父亲了，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一个姨妈。萨利有一个名叫阿皮的表弟，他是一个帅气、纤瘦、黑头发的男孩，后来，他成为一个电影英雄化身般的人物，他所引来的赞美比萨利这个幽默的矮胖子多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常常在一起，可是除此之外，我的爱并没有得到回应，一直到彼得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并且燃起了我内心足足三倍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恋。他也同样喜欢我，整整一个夏季，我们形影不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们手牵着手在阿姆斯特尔南大道的画面，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纯棉西装，我穿着一条夏装短裙。长假结束的时候，他进入4c3学习，而我则升入小学六年级。他会来学校接我，我也会去接他。彼得是一个十分出众的男孩：高大、帅气、纤瘦，面容冷峻、平和而又聪慧。他有着深色的头发、迷人的咖啡色眼睛、赤褐色的脸颊和一个翘翘的鼻尖。我尤其为他的笑容着迷，他笑起来的时候坏坏的，带着一丝狡黠。

我假期的时候出门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彼得已经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那段时间里，他搬家了，搬去和一个年龄比他大得多的男孩一同居住。那个男孩在他身上施加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于是，在他的眼中，我成了一个幼稚的小丫头。彼得最终还是无视了我的存在。我是那么爱他，甚至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继续这样做他的跟屁虫的话，一定会被人当成花痴的。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彼得交往的都是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再也没有搭理过我。

我来了犹太中学，我们班上的许多男孩都爱上了我，我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

可是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触动。再后来，赫尔斐很喜欢我，可是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再也没有爱上过谁。

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想象自己已经忘记彼得、觉得他一点也不好。然而，关于他的回忆依旧那么鲜活，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是因为自己对其他女孩心生妒忌，而觉得他不好。今天早晨，我终于明白，一切从来没有变过。恰恰相反：随着我渐渐长大、变得成熟，我心中的爱也一同滋长。他的面孔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而我也确信，再没有别人会这样被我铭记于心。

自从做了这个梦，我就完全迷失了。我该怎么办呢？生活必须向前看，我所能做的只有向上帝祈祷，等我离开这里，还可以在有生之年见到彼得的话，他会一边看着我的眼睛读懂我的感情，一边说："哦，安妮，我要是知道会这样，早就来找你了！"

你的安妮。

1944年1月12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十四天之前，贝普又回来照看我们了，虽然她的妹妹下个星期才能回学校上学。她自己因为患上了重感冒而在床上休息了两天。就连梅普和杨也有两天时间不能当差，他们两个都得了胃病。眼下，我正着迷于学习舞蹈，每天晚上都勤奋地练习舞步。我把老妈的一条浅紫色蕾丝衬裙改制成了一条超级时髦的舞蹈裙。裙子的上方由一条丝带牵住，在胸口处收紧；一条粉红色的、波浪形丝带就完成了这个整体。我还试图把我的运动鞋改造成一双芭蕾舞鞋，不过是白费了一番力气。我僵硬的四肢经历着艰难的蜕变，想要变得像从前一样柔软。在我看来，其中最牛的一个练习就是坐在地上，两只手分别够到一个脚跟，并且同时抬起双腿。我必须垫上一个靠枕，以此取代垫子，要不然的话，我可怜的尾骨就会遭受惨绝人寰的虐待。

这里的人们正在阅读一本题为《没有云朵的早晨》的书。母亲觉得这本书出奇地好，因为那里面描写了许多青少年的问题。我不无讽刺地在心里想："你要是能管好自己的少年时代就好了！"我相信，母亲的眼界依然没有放得更远，以求在她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与我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像她一直以来所想象并且以为的那么好得不能再好。玛戈特变得十分贴心，在我看来，她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她早就没有那么刻薄了，反倒成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她完全不再把我看作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不点。

有时候，我会透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这可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我自己坦然地看待某个名叫安妮·罗宾[1]的人所面对的事物，翻阅着自己的人生指南，就好像那里面

1 安妮为自己取的化名。（编者注）

纪载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一生似的。

从前在家的时候（那时的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思考），我也会在不经意间感觉自己与吉姆、皮姆和玛戈特不是一类人，并且永远都会是一个局外人。有时候，我会一连半年扮演着孤儿的角色直到我受到自己的惩戒和责骂，让我意识到，我之所以会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毕竟，我的生活一直很顺心。随后，我便会进入另一个阶段，那就是强迫自己变得友善。每天早上，有人走下高高的阁楼楼梯时，我就会希望那是母亲，来对我说早安。接着某句评论会引得她很不友好地对待我，让我万分沮丧地踏上上学的路。返家路上，我为她辩解，告诉自己她有太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然后欢天喜地地走进家门，滔滔不绝，直到早上的那一幕再度上演，我带着一脸的沉重，背着书包走出门去。

有时候，我下定决心要一直生气，可是，当我从学校回来时，我满肚子都是新鲜事，以至于我早就把自己所下过的决心抛到了脑后，母亲无论如何都应当对我的经历侧耳倾听。

终于，我又回到了之前的阶段，早晨不再期待楼梯上的脚步声，感到自己无比孤独，每到夜晚就用眼泪浇灌我的枕头。

来到这里后，一切变得更糟糕了，总之你懂的，而如今我亲吻了我脖子上的金吊坠，想到“这些乱七八糟的到底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而后给未来制订计划！

你的安妮。

附言：你或许会惊异于我通常用妈或者老妈这样的称谓称呼母亲。这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这样，我依旧可以用类似于妈咪一类的称呼叫她。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不完全的妈咪，而我是多么希望加上一个咪字表达心中的敬意啊，幸好她也并没有意识到对她的称呼的含义。

1944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我总是向你描述有关我们之间吵架和争论的细枝末节，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我想，只要告诉你我们分割了大量的东西，那就已经足够了。那些东西包括了肉类和油脂，而我们因此所吃的烤土豆也都是自己那份，而且吃肉的时候再也不用问 V. P 想要吃什么样的口味，也用不着检查锅子，从而推断有肉块消失。从前些日子开始，我们吃起了额外的黑麦面包，因为我们一到四点钟就眼巴巴地盼望着晚餐，再也抑制不住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叫声。

眼看着母亲的生日日渐临近；库格勒给了她额外的糖，这足够招来佩尔斯一家的嫉妒，因为太太生日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款待大家。可是，我又何必要用刺耳

的话语，鬼哭狼嚎和气头上的对话继续烦你呢？你只要知道他们给我们造成的烦扰比这多得多就够了。

母亲说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那就是，十四天内都不想看见范·佩尔斯先生的脸。

我思考着一个问题：无论是谁，只要跟别人共同居住，很长的时间，是不是终归都会发生争吵，又或者只是我们特别倒霉而已？每当P. F在餐桌上端起半碗卤汁，一口气盛走1/4，稀松平常地看着别人咽下没有卤汁的饭菜时，我的胃口就会消失殆尽，我简直想要冲到他跟前，一把把他从椅子上拽下来，丢出门去。

大多数人都这么自私、吝啬吗？范·佩尔斯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很充足，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得到一些；最好的给我们，最先给我们，最多的给我们！"P. F则更进一步："一切东西，我都要多少拿多少，看看有没有剩的，并且告诉所有人我很谦逊！"好在我也从中见识到了些许人性，不过，这些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战争是不会因为我们的争吵以及对自由和逃脱的向往而受到影响的，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让自己的生活舒心一些。我侃侃地说教，可是我也相信，如果还要在这里住很久的话，我一定会变成一根干瘪的竹竿。我多么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少女啊！

你的安妮。

1944年1月22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你能不能告诉我，大家都是怎么煞费苦心地掩饰自己的内心的？为什么有人做伴时，我的表现总是和自己应有的样子相差甚远？为什么人们彼此之间那么缺乏信任？我知道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我不时也会觉得糟心，因为人与人之间，哪怕是与最亲近的人之间也只剩下仅存的一点信任。

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我似乎长大了，变得更成熟了。你要是知道就连范·佩尔斯一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有了不同的话，一定会目瞪口呆的。我突然不再从我们偏颇的视角审视所有的争论和其他事情。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是啊，是这样的。我突然想到，如果母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妈咪，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彻底不同。至于V. 佩尔斯太太不是善茬，这早就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了。只不过，我还是认为，要不是母亲每每在针锋相对时都要斤斤计较的话，那么一半的争吵都是可以避免的。范·佩尔斯太太也有阳光的一面——愿意与人倾谈。抛开她的自私、吝啬、卑鄙不提，只要不刺激她、不招惹她，就能轻易地唤起她的共鸣。换作下一回，这个办法又行不通了，不过，你要是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重新尝试一次，看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大家一直保持着开放、友好的态度，而不是两眼只盯着不好的方面，那么我们所有的管教问题、娇生惯养、食物，还有一切的一切都会步入不同的轨道。我很清楚你想说什么，姬蒂："可是安妮啊，这些话真的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真的是你吗？即便在听过了楼上那么多的刺耳的话语？真的是你吗？即便是经历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无论如何，这些话就是我说的。我想要审度一切，而不是以像俗语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样，去审视。我想要亲自对V. P探究一番，看看什么是实事求是的，又有哪些是言过其实的。如果我亲身体会过了失望，那么我就可以跟父亲、母亲并肩作战了，假如没有的话，好吧，那我就会先试图打消他们错误的观念。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判断。

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开诚布公地与太太讨论诸多争论的焦点，尽管我背负着爱聪明的名声，可我还是会大胆地说出自己公正无私的观点。

与自己家庭对抗的话语，我应该保持缄默，可是就我个人而言，从此刻开始，人身只属于过去，只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会在任何情况下放弃为他们辩驳。至今为止，我深信所有争吵的过错都在他们身上，不过我们自然也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所涉及的问题而言，我们是正确的，可是，作为明智的人（我们自认为足够明智！），我们还是应当在应对他人时具备更多的洞察力。

我希望自己具备了那样的一丝洞察力，并且能够找到适当的机会将它付诸实践。

你的安妮。

1944年1月24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我突然认识到（又或许根本就称不上是认识到），什么样的事情在我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从前在家里和在学校的时候，每当谈到性别问题时，大家就表现得神秘兮兮、污秽不堪。任何与它相关的词语都是悄悄说出口的，谁要是有什么听不懂的，就会被大家嘲笑一番。我觉得奇怪，常常在心里想："为什么人们要神秘兮兮或者惹人厌恶地谈论这些事情呢？"不过，由于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因此我尽可能地闭上嘴巴，或者找我的朋友们打听讯息。在我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母亲曾说过一次："安妮，我要给你一条忠告，永远不要跟男孩们谈论这个话题，就算是他们率先开了口，你也不要回答。"我一清二楚地记得自己的回答，我说："我当然不会回答，这怎么可能嘛？！"话题就此终结了。

避难之初，父亲时常讲述一些事情，但我宁可这些话是出自母亲的口中，剩下那

些，我可以从书本或是对话中了解到。在这个方面，彼得·V. 佩尔斯不像学校里的那些男孩一样粗人厌烦，起初或许有过一两次，不过那并不是出于想跟我搭讪的缘故。

昨天，当玛戈特、彼得和我削土豆皮的时候，话题的中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波什的身上。"我们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波什的性别，对吧？"我问道。

"知道的，"他回答说，"它是一只公猫。"我大笑起来："是一只漂亮的、怀孕的公猫。"提起这个搞笑的过失，彼得和玛戈特也跟着笑了。大约两个月前，彼得还信誓旦旦地说用不了多久，波什就会有小宝宝了，因为它的肚子大得吓人。然而，我们最终发现，它的肚子之所以那么大，完全是因为偷吃了太多肉块，"宝宝们"没有继续变大，更别提出生了。只不过，面对这样的非难，彼得还是要辩解几句的。"不是的，"他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看啊，有一回，我跟它玩耍的时候，清楚地看见它是一只公猫。"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跟着他去了仓库。波什没有安排接待时间，到处都看不见它的踪影；我们等了一会儿觉得很冷，便踩着楼梯上楼了。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听到他再次下楼的声音；我鼓足勇气，横穿静悄悄的房子，来到仓库里。波什正站在工作台上跟彼得玩耍，彼得把它装到秤上测量它的体重。"你好，你想看看它吗？"他单刀直入地说，一把抓起这个家伙，把它翻了个个儿，十分顺手地抓起它的脑袋和腿，开始讲课："这是雄性的生殖器官，这是几根零零落落的毛，这是它的屁股。"

猫咪再次旋转半圈，穿着小白鞋的脚着地了。

换作任何一个男孩把"雄性生殖器官"指给我看，我绝对不会再瞥他一眼。可是彼得稀松平常地继续着这个在常人看来极其尴尬的话题，并没有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最终，他让我感到非常安心，以至于我也变得稀松平常了。

我们和波什一起玩耍，开心地消磨时光，一起聊天，最后慢慢悠悠地穿过宽敞的贮藏室，朝门口走去。

"我总是碰巧在某一本书里遇见我所需要的信息，你不是这样的吗？"我问。

"你怎么这么说？我可以在楼上问啊。我的父母比我更了解，经验也比我更丰富。"

听到这话时，我们已经爬上了楼梯。我赶忙捂住自己的嘴。

"一切皆能改变。"布雷德罗[1]如是说。是啊，我永远不可能这么稀松平常地跟一个女孩谈论这样的话题。我很确定，当母亲警告我不要和男孩们随意谈论某些话题时，她所指的一定不是这类事情。

尽管如此，一整天的时间里，我还是有些心不在焉，每每回想起我们的对话时我还是感到有些不自在。不过，至少在某个方面我还是汲取了新的经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部分年轻人，甚至包括异性，能够心无芥蒂、正正经经地说话的。

彼得真的能向他的父母提很多问题吗，昨天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是真实的他吗？

1 布雷德罗（1585—1618），荷兰著名诗人、戏剧家、修辞学家，座右铭是"一切皆能改变"。

哎呀，我又知道些什么呢？！

你的安妮。

1944年1月28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最近这段时间，我对各个王室的族谱和世系偏爱有加，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一旦开始找寻就一定要追根溯源，所发现的东西也一定会越来越有意思。

尽管我对于各科的学习都异常勤奋，也已经能较好地理解英国电台的国内服务频道，可我还是花费了许多个星期日对我丰富的影星收藏进行整理、归类，我的藏品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量。每逢星期一，库格勒先生都会给我带来《影视与戏剧》，这总能令我欢呼雀跃；尽管这样的宠溺常常会被不入流的室友们冠以浪费金钱的恶名，可是每当他们看着我在一年后，还能一一列举某部电影里所有演员的名字时，又总会惊异于这样的精确性。贝普空闲的时候常常和她的男朋友去电影院，她总会与我分享即将在星期六上映的电影名称，我能一次性给她背出主角和影评。

不久以前，妈才说过，我以后再也用不着去电影院了，因为我已经把情节、影星和影评全都记得滚瓜烂熟了。

每当我换上新发型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每个人都会盯着我，露出一脸的不满。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问又是哪个电影明星用自己的脑袋招摇了这个发型。我要是回答说这是我自己的发型，他们一定不会完全相信。至于新发型嘛，用不了半小时，我就已经受够了大肆批判，冲进浴室，匆忙还原成平日里的卷毛头。

你的安妮。

1944年1月28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蒂：

今天早晨，我突然想到，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一头奶牛，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过时的新闻，最终对着这些单调的饲料大声地打起呵欠，默默地祈求安妮可以发掘一些新闻。很遗憾，尽管我知道老生常谈会令你感到厌烦，可是你也完全想象得到我是怎么被那些成天旧话重提的老奶牛们搅得不得安宁的。如果大家没有在餐桌上围绕着政治又或是一顿美味大餐侃侃而谈，那么母亲或是太太就会给我们讲老掉牙的儿童故事，要不然就是P. F开始胡话连篇地大肆宣扬他妻子的衣柜、帅气的赛马、漏水的划艇、四岁就学会游泳的男孩、肌肉的酸痛以及惊恐万分的病人。如今的情况就是，只要八个人之中有人一开口，其余的七个人就能把剩下的故事讲完。任何一个笑话还

没讲完，我们就已经知道笑点在哪里，讲笑话的人成了唯一一个被逗得哈哈大笑的人。前任家庭主妇们口中的各位奶农、杂货商和屠夫早就在我们的耳朵里长了茧——他们总是在餐桌上被提及，不是被捧得上了天，就是被贬得一无是处；但凡是后屋里所谈论的话题，就不可能是鲜活、新颖的。

这一切原本还可以忍受，然而大人们却无休无止地讲述起克莱曼、杨和梅普的事迹，讲了一遍又一遍，每讲一遍就增添几笔自己虚构的想法，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桌子底下使劲掐自己的胳膊，免得自己忍不住纠正兴致勃勃的讲述者。身为一个小孩子，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安妮都绝对不能更正大人的说辞，不管他们可能犯下多么严重的过错又或者他们凭空捏造出多少假象和遐想。

克莱曼和杨喜欢讨论避难，或者叫藏匿。他们清楚地知道，一切与其他藏匿者又或是躲藏起来的人们相关的事情都能令我们情绪高涨，也知道无论是被逮捕的避难者所经受的苦难，还是被解放的囚犯所领略的喜悦，我们都从心底感同身受。藏匿者和避难者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概念，就像爸爸的拖鞋必须摆放在火炉跟前一样。有许许多多诸如“自由荷兰”一类的机构，它们伪造身份证件、为藏匿者提供钱款、开放避难场所、为避难的青年基督徒提供工作。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和解救他人，他们的付出、他们的高贵品格、他们大无畏的精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最佳的例子要数我们的帮手们，时至今日，他们救我们于危难，希望渡我们去安全的彼岸，要不然，我们的命运就会和被通缉的人的命运如出一辙，尽管我们绝对带来了很多负担，可我们从没听他们有过丝毫嫌弃，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埋怨我们引起了这么多麻烦。每天，他们所有人都会到楼上来，与先生们聊聊生意和政治，与女士们聊聊食物和战争时期的困境，与孩子们聊聊书本和报纸。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展现出快乐的面容，在生日和节日时送来鲜花和礼物，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情，他们随时都准备出手相助。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却的：其他人在战争中表现出英雄主义或是与德国人的敌对态度，而我们的帮手们则是用快乐和爱证明了什么是英雄主义。

——

诡异的流言四处散布，人们最终发现，其中的大多数事情是切切实实发生了的。比如前几天，克莱曼刚刚告诉我们，海尔德兰省的两支足球队一起踢了一场比赛，其中一支球队的成员无一例外都是藏匿者，而另一支球队则是由十一名宪兵组成的。希尔弗瑟姆派发了新的登记卡，为了让大量避难者们也得到属于他们的物资配给（粮票必须凭登记卡或者 60 荷兰盾才能换得），负责派发的公务员们，为周围地区的藏匿者们预留了特殊的时间，以便他们能从专门的柜台领取自己的证件。大家还是应该小心一点，别让这样的事情传到德国佬的耳朵里。

你的安妮。

1944年2月3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反攻的热情在全国范围内日渐高涨。你要是在这儿的话，一方面必定会和我一样，被所有的准备工作深深触动，另一方面却又会笑话我们因为我们太过小题大做，谁知道会不会是空欢喜一场呢？！

所有的报纸上都铺天盖地地刊登着有关反攻的消息，这简直快把人逼疯了，因为他们是这样写的："倘若英国人在荷兰登陆，德国当局将会不遗余力地保卫这一地域，必要情况下不排除放水淹没这片国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们已经刊印了一批地图，那上面将荷兰大抵会被水淹没的部分打上了阴影。由于阿姆斯特丹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阴影部分，因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街道上的水深达到了一米，那该怎么办。

对于这个难题，涌来了五花八门的答案：

"鉴于自行车和步行都行不通了，我们将不得不在静止的水面上跋涉。"

"才不行呢，人们应当试图游泳。所有人都戴上泳帽，穿上泳衣，尽可能在水面以下游动，以免被人发现我们是犹太人。"

"哎哟喂！我已经能想象出女士们游泳的场景了，还有小老鼠咬了她们的小肥腿呢！"（不用说，讲话的是个男人，等着瞧吧，看谁的尖叫最惨烈！）

"我们再也别想离开这栋房子了，仓库早就摇摇欲坠了，要是遇上那样的大水，绝对会坍塌的。"

"听好了，伙计们，说正经的，我们得想办法弄条船。"

"用来干什么呢？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每个人都从前侧阁楼上取一个乳糖包装箱，再用汤匙划桨。"

"我可以踩高跷，我小时候可是顶呱呱的呢。"

"杨·吉斯不需要，他一定会把他的妻子扛在背上，那样，梅普就有专属的高跷了。"

你现在是不是有了大致的了解了，姬蒂？这些交谈很搞笑，现实却苦不堪言。第二个有关反攻的话题也不可避免。万一德国人打算疏散阿姆斯特丹的话可怎么办呢？

"跟着走，尽可能地伪装身份。"

"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门。唯一的选择就是留在这里！德国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要驱赶整个种族，在德国境内把我们赶尽杀绝。"

是啊，当然了，我们就待在这里，这里才是最安全的。我们会尽力劝说克莱曼带着全家人一起搬到这里来住。我们得想办法搞到一袋刨花，那样就可以睡在地上了。现在就让梅普和克莱曼带些被褥过来吧。除去我们的60磅粮食外，我们需要再预订一些额外的粮食。让杨再搞些豆类来吧，我们存了大约60磅的豆子和10磅豌豆。别忘

了，还有50罐蔬菜。母亲，先数一数其他的粮食储备吧：

10罐鱼、40罐牛奶、10公斤奶粉、3瓶食用油、4玻璃罐黄油、4玻璃罐肉、2柳条瓶草莓、2瓶覆盆子、20瓶西红柿、10磅燕麦片、8磅大米，就这么多。

我们的储备总体还算说得过去，可是，如果算上还有客人要养的话，再算上我们每个星期所消耗的，就没那么乐观了。

家里还有足够的煤块和木柴，蜡烛倒是也不缺（我们没有庆祝光明节）。我们每个人都在胸口缝一个小袋子吧，必要的时候可以把钱带上。我们这就开始列清单看看逃难的时候最先带哪些东西。不过，现在就已经可以动手收拾背包了。

真要是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设立两个观察哨，一个设在前侧阁楼楼板上，另一个设在后侧阁楼楼板上。

咦，要是没有水、电和煤气的话，我们有这么多食物又有什么用呢？

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用火炉做饭了。把水过滤后烧开。我们需要清洗一些大号的柳条瓶，在里面存上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三个水壶和一个脸盆可以用来蓄水。

我们会让人尽快从贮存处给我们送来红十字会急救包、所有的冬款大衣、鞋子、干邑白兰地、古龙水和糖。

除了这些，香料室里还有230磅冬种马铃薯。

——

我整日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对话，反攻长、反攻短的，争论的话题围绕着饥饿、死亡、炸弹、消防车、睡袋、犹太人身份证、毒瓦斯等等。林林总总都很阴郁。我们的先生们明明白白地提出了警示，举一个例子，以下是他们与杨的一段对话：

H（后屋的先生们）：我们担心，如果德国人决定撤退的话，恐怕会带上所有的民众跟他们一起走。

J（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火车可以调动。

H：火车？难道您以为他们会把老百姓装进车厢吗？想都别想，他们可以开“11路车”。（杜塞尔总是说那叫步行前进[1]）。

J：您说的我一句都不信，您的看法过于阴暗了。带着所有的老百姓一同迁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H：您难道没有听说戈培尔的话吗：如果我们被迫下台的话，我们就会关上所有被占领土的大门！

J：他们说的话多了去了。

H：您难道认为德国人还很高贵、仁慈，做不出来这种事吗？他们想的是：我们要是垮了，一定要让我们势力可及范围内所有的人都跟着一起垮掉。

J：随您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1 原文为拉丁语。

H：都是老生常谈了，谁都不愿意正视这些事其实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而是宁愿以身犯险。

J：您根本就不能确定。您只不过是在胡乱猜想而已。

H：我们可都是亲身经历了的，先是德国，然后是这里。再说，俄国又怎么样了呢？

J：您先别急着对犹太人下结论。我相信，没有人知道俄罗斯眼下是什么状况。英国人和俄国人一定和德国人一样，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夸大其词。

H：不可能，英国电台播报的一直都是真相。况且，就算新闻里夸大了10%，事实也已经够糟的了，因为您不能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波兰和俄国成百上千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被杀死或者毒死了。

我就不再向你赘述我们的谈话了，我十分平静，丝毫没有受到这些骚乱的影响。我已经到达了一个境界：生与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了我，地球依旧会转。反正我也无力对抗这一切。

我顺其自然，专心学习，并且希望得以善终。

你的安妮。

1944年2月8日，星期二。

敬爱的姬蒂：

由于我眼下正处在一个反思阶段，但凡任何一个领域留有思考的空间，就必定要追根究底。因此，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上。在我眼中，它一直是理想婚姻的表率——从不吵架，不甩脸色，彻头彻尾的和谐等等。

对于父亲的过去，我略有所知，至于我不知道的，也都用幻想补齐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父亲之所以跟母亲结婚，是因为觉得母亲适合担当他妻子的角色。我不得不说，我很钦佩母亲对这个角色的担当，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也从来没有打翻过醋坛子。对于一个身陷爱情的女人而言，知道自己在丈夫的心中永远都排不上第一，一定是很不好受的，而这一点，母亲心知肚明。父亲一定也因此而对母亲充满了钦佩，并且认为她的个性极好。他干吗还要跟别人结婚呢？他的理想已经逝去，他的青春也已经终结。他的婚姻又变成什么样了呢？没有争吵，没有意见分歧……都没有，却也称不上是一段理想婚姻。父亲很欣赏母亲，并且也爱她，可是那并不是我想象中婚姻里应该有的爱情。父亲接受了母亲本来的模样，他常常恼羞成怒，却尽量少说话，因为他清楚母亲所做出的每一处牺牲。对于生意，对于其他事情，对于人，对于一切……父亲很少询问她的看法，也不会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她，因为他知道她过于夸张、过于挑剔、过于偏颇的性格。父亲并没有坠入爱河，他给她的亲吻与给

我们的亲吻并没有两样，他从来不会把她当成榜样，因为他根本就做不到。他戏谑地，嘲弄地看着她，眼神中却从来没有充溢爱意。究其根源，或许在于母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因而变得与周围格格不入，可是这样一来，她就与通往爱情的道路渐行渐远，越来越得不到赞美，总有一天，父亲会知道，她从不在外在上争夺他全部的爱，也正是因为这样，内在的她也渐渐变得支离破碎。她对他的爱无人可以超越，而正视这类爱总也得不到回应的现实，是很残酷的。

——

我理应对母亲抱有许许多多的同情？应该帮助她？那么父亲呢？——我做不到。我一直想要一个不一样的母亲，我做不到。再说，我又有什么能做的呢？她从不告诉我任何有关于她自己的事，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对方的心思，我们又了解多少呢？我没法与她交谈，我不能满心爱意地面对她冷冷的眼神，我做不到，永远也做不到！——但凡她身上有任何一点善解人意的母亲所具备的品质，要么温柔，要么友善，要么耐心，要么是其他什么，我必然会不断地努力，想要靠近她。可是，想要我爱上这种麻木的性格、这种嘲弄的方式，简直一天比一天更像天方夜谭。

你的安妮。

1944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蒂：

太阳出来了，天空一片湛蓝，一阵和煦的风拂过，我是如此向往——向往——向往一切……向往交谈，向往自由，向往朋友，向往独处。我是多么向往……哭泣啊！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即将崩塌的感受，我知道哭泣能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可我做不到。我烦躁不安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透过紧闭的窗户留下的缝隙呼吸，感受自己的心跳，就当它在说："拜托满足我的向往吧。"

我相信，我的内心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我感受到了春天的苏醒，我的身体和心灵同时感受到了这一切。我不得不压抑自己，让自己回归寻常，我彻彻底底地凌乱了，不知道该读些什么、写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在向往……

你的安妮。

1944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星期日晚上，除了皮姆和我以外，所有人都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德国大师的不朽音乐》。P. F 一刻不停地转动那台机器，这让彼得和其他人都不堪其扰。在经历了

半小时的焦虑煎熬后，彼得略为光火地要求他别再转了。P. F 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回答道："我会的！"[1] 彼得生气了，变得放肆起来，还受到了 V. 佩尔斯先生的力挺，P. F 不得不屈服。这就是全部。

事情的起因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彼得显然特别在意这件事。反正，今天早晨，当我在阁楼的书架上到处乱翻时，他走到我跟前开始讲述这个问题。我对此一无所知，彼得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专心致志的聆听者，越来越慷慨激昂。

"是啊，你瞧瞧，"他这样说道，"我的话并不多，因为我早就知道自己嘴笨。我会结巴、脸红、语无伦次，最后因为词穷而放弃自己的主张。昨天也是这样，我原本想好了要说什么，可是一开口就不知所措了，实在太糟糕了。"

"我从前有一个坏习惯，现在倒是很想用这个办法：我要是对一个人生气，宁愿用拳头分胜负也不愿意跟他争辩。我知道，这样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也为此而钦佩你，至少你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告诉大家你想说的话，而且没有一丁点的害羞。"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回答道，"通常情况下，我说出口的话和我原本想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我的话太多，一开口就说个没完，这个困扰一点也不比你的小。"

"有可能，不过你的优势就在于别人看不出来你害羞。你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听到最后这句话，我不由得偷偷发笑，不过，我想让他轻松自在地继续讲他自己的事，因此没有表现出内心的喜悦，而是一屁股坐在地下的垫子上，胳膊环着蜷起的腿，聚精会神地盯着他。

我喜出望外，家里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会像我一样大发雷霆的人。显而易见的是，能用最磕磕绊绊的言语把 P. F 批判一通，完全不需要担心被出卖，这样的做法对彼得是有利的。至于我嘛，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那是从前和朋友们一起时才能体会到的感觉。

你的安妮。

1944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

P. F 那桩不足挂齿的小事留下了久久的余波，这全都是他自己的错。

星期一晚上，P. F 得意扬扬地来找母亲，说彼得在当天早晨问他，他晚上过得好不好，并且说他为星期日晚上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悔，他从来没想过要那样发作。之后，P. F 安慰了他，还说自己并没有太往心里去。于是，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母亲简短地向我转述了这件事，我暗自讶异：原本对 P. F 那么愤愤不平那么信誓旦旦的彼得居然会如此自贬身份。

我忍不住试探彼得关于这个问题的口气，随即立刻听出来，P. F 在撒谎。你真该

1 原文为德语。

看看彼得的脸，要是拍成照片的话，一定价值连城。一瞬间，他的脸上闪过对于欺骗的愤慨、怒火、对于处理办法的思考、不安以及其他许多许多。

其实，我有一点后悔，自己不应该这么着急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从他的脸上看得出来，他不会就此罢休的。我的猜测实现了。晚上，先生和彼得一同与P.P.展开激烈的争论，两天的沉默过后，今天，整件事情烟消云散了。幸好如此！

从昨天开始，天气变得好极了，我又从头到脚地振作起来了。我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到阁楼上去，把肺里霉烂的空气吐个干净；我从我最喜欢的地方，地上，望着湛蓝的天空；栗子树光秃秃的，枝条上的小水珠闪烁着光芒；我们还望着海鸥和其他小鸟，它们从低空中掠过的身体看上去就像是镀了一层银。这一切都感动着我们，紧扣我们两人的心弦，以至于我们全都说不出话来。他站立着，脑袋倚在一根粗壮的梁木上，我坐着，我们吸入空气，望着外面，觉得不应该用话语打扰这一切。我们久久地望着外面，当他不得不去劈柴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他爬上阁楼楼板的台阶，我跟在他的身后，在他劈柴的一刻钟里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从自己所站立的位置上看着他，看着他是多么明显地尽心竭力劈柴，只为了向我展示他的力量。然而，我也透过敞开的窗户望向外面，视线越过阿姆斯特丹的大片区域，越过所有的屋顶，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那一抹蓝很浅很浅，以至于交界线几乎无法看清。

“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在心里想，“而我也还能感知：这一束阳光，那万里无云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应该感到悲伤。”

对于每一个惊恐、孤独、不幸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绝对就是走出去，到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独自与天空、自然和上帝相处。因为只有在那样的时候，人们才会感知到，一切都是它原本应当具备的模样；感知到上帝希望身处简单却又美丽的自然之中的人们是幸福的。

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每一丝悲伤都能找到安慰，而这一切一直都会在。我也坚定地相信，在所有的苦难之中大自然都能够带走许多伤痛。

哦，谁知道呢？或许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找到一个人，与之分享这种势不可挡的幸福感，而那个人也将与我一样地接纳这一切。

你的安妮。

3月1日，星期三。

1944年。

亲爱的姬蒂：

我个人的事情被抛到了一边，起因就是……发生了入室盗窃的事。我总是用这些入室盗窃的事件来烦扰你，可是入室犯们偏偏钟爱吉斯公司，并且乐此不疲，我又有

什么办法呢？这一次的入室盗窃比上一次，也就是发生在1943年7月的那一次复杂得多。

昨天晚上，当V. 佩尔斯先生和往常一样，在七点半走进库格勒的办公室时，他发现玻璃隔断门和办公室大门都敞开着。这让他大吃一惊，他继续往前走，更加令他惊讶的是橱柜门也同样敞开着，办公室前厅一片狼藉。"这里进小偷了。"这个杂头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为了确认这个事实，他走下楼梯，拉了拉大门，摸了摸圆筒锁子锁，所有东西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哎哟，这么看来，一定是贝普和彼得今天晚上特别粗心大意。"先生推断道。他在库格勒的房间里待了一小会儿，拧灭了灯，回到楼上，没有对敞开的门和凌乱的办公室前厅太过上心。

今天早晨，彼得一大早就敲响了我们房间的门，带来了不太令人愉悦的消息，那就是房子正门大开。他还说道，库格勒摆在壁橱里的崭新的公文包和投影仪都不翼而飞了。彼得受命关上了门。V. 佩尔斯讲述了自己在前一天晚上的经历，我们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

整件事情唯一的解释就是，小偷复制了大门的钥匙，因为门完全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他一定是刚入夜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地潜了进来，关上了身后的门，被V. P打断后，他躲了起来等佩尔斯先生离开，然后才带着他的赃物逃跑了，匆忙之中没有关上身后的大门。

这是一个谜。谁会有我们的钥匙呢？小偷为什么没有去仓库呢？罪犯会不会是我们的其中一位仓库管理员？如今，他听到了V. P的动静，甚至还可能看到了他，那么会不会出卖我们？

我们不知道这个入室盗窃犯会不会心血来潮，再次打开我们的门，这个想法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他是不是也被在这里出没的那个男人吓了一跳呢？

你的安妮。

附言：你要是能为我们搜罗到一位好的侦探那可就帮了大忙了，首要条件当然是他必须值得信任，不会告发我们这些藏匿者。

1944年3月7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如今，每当我回想起1942年的生活时，就会觉得一切都如此不真实。这段生活见证了一个极为不同的安妮，有别于这个在密室里受到管教的人。待在这里回想在家时，在梅里时，那时的生活多么惬意啊，许许多多的朋友，受着父亲和母亲的溺爱，许多糖果，足够的金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用什么办法把所有那些从前觉得我好的人，都收归麾下的。

那不是魅力，绝对不是，那是源于我的回答、搞笑的评论、挑剔的目光和好脾气。仅此而已，一个轻佻、妖艳、偶尔滑稽的人。我有些许优点，从而铸就了我的优势，那就是勤勉和诚实。无论是谁，我都从来不曾拒绝让对方抄作业，我总是坦率承认我的错误，而且从不目中无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真的不会变吗？这样的生活不会让我变得自负吗？在诸多的不幸之中，一大幸事就是我会在中途，迎着盛宴的高潮，突然坠落回现实之中。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才渐渐习惯不再受到赞美的生活。

我瞧不起那个安妮，就好像她是一个有趣却又很浮浅的女孩，与我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彼得直截了当地说我："任何时候看见你，你的周围必定都围绕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男孩，以及一大群女孩，你总是笑哈哈的，成为众人之中的焦点！"那么余下的这个女孩又怎么样了呢？哦，当然了，我还没有忘却我的笑容和我的回答，我仍然会，甚至比之前更会批判别人，只要我……愿意，我仍然能和以前一样轻佻。这便是关键所在，我希望偶尔也能有机会，过上一晚、两三天又或是一个星期左右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当那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我一定会累得半死不活，对于第一个说些带有内涵的话的人，无论他是谁，我都会无比感恩。

我不要爱慕者，我要的是朋友，我不要仰慕者的谄媚笑脸，我要的是风姿和个性。我很清楚，那样一来，我的生活圈子就会缩小很多。可是只要我的身边还有几个可以交心的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抛开一切不谈，1942 年的我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幸福，根本谈不上，我常常感到自己被人离弃，可是，由于我从早到晚都忙忙碌碌的，因此并没有深究，反倒是尽可能地享乐。

如今，我回顾自己的生活，发现其中的一个时期已经被画上了句号，再也不可逆转。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丝毫没有期待时光倒流，因为我已经长大了，如今的我不仅仅会插科打诨，我的内心更是一直保持着一份严肃。

——

我发现，直至 1944 年元旦之前，我的生活就像是暴露在犀利的放大镜下。在家时的生活阳光灿烂，可是 1942 年突如其来的改变带来了争吵、指责；我无法理解，惊恐万状，除了维持蛮横无理的态度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1943 年的上半年：我哭闹、寂寞，渐渐意识到所有的错误与缺点，原本就不容小觑的它们看上去更是变本加厉。白天，我不着边际地闲聊，努力吸引皮姆的注意力，却怎么也做不到，我独自面对一个难题，那就是不要再受到责骂，因为它们会令我压抑到极度沮丧。那一年的下半年里，情况有了些许好转。我长成一名少女，受到了更加成人化的待遇。我开始思考，撰写故事，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别人都与我无关，他们没有权把我像钟摆似的左摇右晃，我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会失去母亲，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失去她，这令我感到痛苦，可是另一件更令我感到触动的事情，就是我逐

渐意识到，父亲永远不会成为我可以信赖的人。我最信赖的人只有我自己而已。

元旦过后，第二个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我的梦……我从而发现了自己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无尽期待。

——

每到夜晚，我躺在床上，说着："我感谢你所赐予的一切安然、爱意与美好。"以此结束我的祷告时，我就会觉得心花怒放。我会想到避难所带来的"安然"、我的健康和我完整的自己，想到将会到来的"爱意"，那份爱情、未来和幸福，并且想到意味着世界的那份"美好"。世界、大自然和一切事物的广阔美丽，一切美好汇聚在一起。

而后，我又想到了所有的苦难，不过，我所想的是残余的美好。这也就是母亲与我之间最大的不同。她对待抑郁的建议就是："想想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庆幸你不用经历那些吧！"我的建议是："到户外去，到田野里、大自然里、阳光下去，到户外去，努力重拾自己内心的幸福；想想自己内心又或是周围生长的一切美好，然后为此庆幸吧。"

在我看来，母亲的观念并不恰当。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会迷失自我。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认为所有的悲伤都会留存一些美好的东西，如果人们之后把目光定格在那些美好的东西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喜悦降临在身上，并且也能寻回自身的平衡。拥有幸福的人也能带给别人幸福；拥有勇气和信心的人永远不会被苦难打垮！

你的安妮·M. 弗兰克。

1944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蒂：

最近这段时间里，我总也坐不住，我从楼上走到楼下，又走回去。我享受与彼得聊天的时光，可是我也一直担心自己会打扰他。他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过去的事情，还谈到了他的父母和他自己，我总也听不够，每五分钟就要思索，自己为什么还期望听到更多。以前，他认为我是一个令人忍无可忍的家伙，我对他也是一样，如今，我的想法有了改变，他会不会也变了呢？我觉得应该变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然而，从我的角度出发，它可以为我减轻避难的沉重负担。不过，我会保持从容，我已经在他身上耗费够多的心神了，不想让你也卷入这场烦扰中来，因为我就是一个倒霉蛋。星期六下午，在听过了外面广为流传的一系列悲痛的消息后，我躺在我的长沙发椅上，想要睡一觉。除了睡觉，我什么也不想做，我只希望睡着了就可以不再思考。

我一觉睡到四点钟，然后不得不进屋了。我觉得很难回答母亲的咄咄追问，也很

1 原文为德语。

难找到一个托词向父亲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睡觉。我佯装头疼，这也不算撒谎，因为我的头确实疼……疼在里边！

普通人，普通女孩以及像我一般的少女，一定会认为我之所以自怜自艾是因为我疯了。是啊，就是这样，我把心底的话向你和盘托出，余下的一天就在尽情的放肆、快乐和自我中度过，以此回避所有的问题，也免得我发自内心地厌恶我自己。

玛戈特非常贴心，很想成为我所信赖的人，不过，我毕竟不能把所有的话都说给她听。她很贴心，很善良，很美丽，可是她缺少谈论深层次事物的漠然，她很慎重地对待我。简直是过于慎重了，她细致入微地关心她丧失理智的妹妹，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她到底是在打趣还是说真的？"这是因为我们成天在一起，毕竟我最信赖的人不应该随时围绕在我的身旁。

我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些杂乱的思绪中解脱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找回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你的安妮。

1944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蒂：

我要是告诉你，我们今天准备吃什么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很滑稽吧（我倒是一点也不会）。此时此刻，因为清洁工在楼下，我坐在 V. P 一家铺着帆布的桌子跟前，用一块散发着浓郁的、避难前的香水味的手帕，塞住嘴巴、掩着鼻子。我这么说，你一定不能理解，所以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由于我们的粮票供应商被捕了，因此我们除了 5 张黑市票证之外，再没有额外的粮票和油脂了。梅普和克莱曼再度生病，而贝普没法帮我们采购。整个氛围都阴沉沉的，因此食物也变得阴沉沉的。从明天开始，我们再也找不出一块动物脂肪、黄油或者人造黄油来了。我们再也不能拿烤土豆当早餐了（为了节约面包），只能喝粥，而由于太太认为我们正在挨饿，因此我们买了额外的全脂牛奶。我们今天的午餐是桶装羽衣甘蓝土豆泥，因此才需要用手帕当防护措施。存放了几年之久的羽衣甘蓝所能散发出的恶臭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房间里充斥着一股腐烂的李子、辛辣的防腐剂和 10 枚变质的鸡蛋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呕，只要一想到我必须把这样的垃圾吃进肚子里，我就想吐！

除此之外，我们的土豆还发生了罕见的病变，每两桶马铃薯中就有一半落得被丢进火炉的命运。我们乐此不疲地钻研其中的各种病症，最后得出结论是癌症、天花和麻疹相互交替。哦，对了，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年，如今的避难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希望这场炼狱快点结束！

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于吃什么并不是很在乎，只要这里的生活能过得更愉快一些就好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所有人正在令无趣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以下是五位成年避难者对于目前状况的看法（小孩子不许有任何观点，这一次，我会严格遵守）。

V. 佩尔斯太太

我早就不屑于厨房女皇这份工作了。傻坐着、手头无事可做实在太无聊了，所以我还是选择做饭，不过我不得不抱怨几句："没有油脂根本就不可能做出饭来，我被那些恶心的气味熏得想吐。我的努力付出所收获的回报只有忘恩负义和大喊大叫。我永远都是那匹害群之马，一切的罪责都会归咎到我的头上。"除此之外，我的看法就是：战争没有太大进展，德国人最终会取得胜利的果实。我非常担心我们会饿死，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把所有人都斥责一通。

V. 佩尔斯先生

我必须抽烟，抽烟，抽烟，那样一来，吃饭、政治、盖尔丽的臭脾气就显得没那么糟糕了。盖尔丽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我要是抽不到烟就会生病，而且我还要吃肉，到时候，我们的生活就糟透了，一切都不尽如人意，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激烈的争吵。我的盖尔丽是一个愚蠢到家的人。

弗兰克太太

食物并不是特别重要，不过，我现在倒是很想吃一片黑麦面包，因为我已经饿坏了。我要是V. P太太的话，早就遏制住先生持续的无休无止的抽烟的毛病了。不过，我现在一定要抽一根香烟，因为我的脑袋快要炸了。

V. P一家太讨厌了；英国人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战争还在向前推进，我必须多说话，并且庆幸自己此刻不在波兰。

弗兰克先生

一切都好，我没有任何需求。冷静点，我们有的是时间。把我的土豆给我，那样我就会闭嘴了。从我的口粮里给贝普留出一份。政治正在朝绝佳的方向发展，我非常乐观！

斐伏尔先生

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按时做完所有的事情。政治非常佳，我们莫有可能被抓。我，我，我……

你的安妮。

3月23日，星期四，
1944年。

亲爱的姬蒂：

在这里，一切又渐渐步入正轨了。我们的粮票商们从监狱里放出来了，真是万幸！从昨天起，梅普又回来了；今天，她的丈夫又卧床不起了，发抖和高烧——广为人知的流感症状。贝普好多了，只是咳嗽还挥之不去。克莱曼还要在家待上很久。

昨天，一架飞机在这里坠毁。机上人员及时启用降落伞跳了下来。飞机落到了一所学校里，学校里一个孩子也没有。事件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火灾，并导致了少量伤亡。德国人朝着降落的飞行员们猛烈开火，对于如此怯懦的行径，在一旁围观的阿姆斯特丹居民们都变得愤怒起来。我们——我所指的是女士们，吓得魂飞魄散，呃，我觉得开火可怕到了极点。

近来，我常常在夜晚上楼，在彼得的房间里呼吸新鲜的夜间空气。相比沐浴在阳光之下的面孔，漆黑的房间能更快让人们开启有深度的对话。待在楼上，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望着窗外，我觉得很惬意。每当我消失去了他的房间时，V. P和P. F就会表现得极其邪恶。他们管这叫作“安妮的第二祖国”[1]，又或是说“对于先生们来说合适吗？大晚上黑灯瞎火的，还要接待年轻女孩的造访？”对待这类所谓诙谐的评语，彼得的反应很是沉着镇定，简直令人惊讶。顺便说一句，我的妈妈也有着按捺不住的好奇心，很想要询问我们对话的主题，只不过她暗自害怕我会给她一个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回答。彼得说，成年人的感受里只剩下恶意，因为我们还很年轻，不太在意他们的恶言相向。有时候，他会到楼下来叫我，不过那也很难堪，尽管他做足了防护措施，可是他还是会满脸通红，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能庆幸自己从来不会脸红，在我看来，那绝对是世界上最令人不悦的感知了。除此之外，一想到玛戈特孤零零地坐在楼下，而我却在楼上享受着舒适的陪伴，我就觉得十分烦恼。可是，我又有什么能做的呢？我丝毫不介意她跟我一起上楼，可是她完全就是一个电灯泡，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冷落。

对于这段突如其来的友谊，我被迫倾听着其他所有人的高谈阔论，餐桌上的谈话每每提到战争还要持续五年的假设，就会引到后屋里结婚的话题上去。事实上，我已经不记得这个话题上一回缺席我们的谈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其实，对于父母的闲话，我们又有什么好在意的呢？事实就是没什么好在意的，他们所有人全都太邪恶了。难道我的父母已经忘记自己年轻时的岁月了吗？看起来是的。反正，每当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他们总会很认真；而每当我们认真的时候，他们却笑个不停。

你的安妮。

1 原文为德语。

1944年3月16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蒂：

咳咳……哎哟喂，暂时从各种沉闷的假设中解放一会儿吧！一整天，我所听到的话全都是如果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就会给我们造成困难，如果那个人生病的话，我们就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就……总而言之，其余的你都知道了，至少，我觉得凭你现如今对后屋人的了解，已经足以猜得出对话的内容了。

这些如果、如果的起因，在于库格勒先生受到征召，要去铲六天地；贝普的感冒很严重，明天或许要卧床休息；梅普得了流感，还没有痊愈；而克莱曼经历了胃出血引发的昏迷。对我们来说，真是一连串的伤心事！

在我们看来，库格勒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一位信得过的医生，让他写一份有效的诊断书，然后到希尔弗瑟姆去，向市政厅出示这份文件。仓库员工们明天全体休息一天，到时候，就只剩下贝普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如果（又是一个“如果”）贝普明天卧床休息的话，大门就会上锁，我们必须做到鸦雀无声，不能让盖赫听见任何动静。而一点钟的时候，杨会抽出半小时来探望被遗弃的人们，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的角色就像是阿提斯的饲养员。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今天下午，杨终于又谈到了外面的大世界。你真应该看看我们八个人是怎么围在他身边的，那个场景看上去就像一幅格林童话的画面：“听奶奶讲故事”。面对感激涕零的听众，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首先提到的当然就是食物。梅普的一位熟人——斐太太负责为他做饭。这位太太费了很大力气才从蔬菜供应商那里弄到三根胡萝卜。前天，他吃的是胡萝卜和绿豌豆，昨天，他把剩菜吃完了，今天，她做的是紫花豌豆，明天就该用剩下的胡萝卜做杂烩菜了。

我们问起了梅普的医生。“医生？”杨问道，“你怎么会提到医生呢，我今天早晨还给他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小助理，我想要一张治疗流感的处方而得到的回复是我可以在上午八点到九点之间去取。‘你的流感要是足够猛烈的话医生就会亲自接走听筒，对你说把您的舌头伸出来，说啊——。’我已经听出来了您的喉咙红肿。我这就给您开一个处方，您可以找药剂师订药，再见先生。”

这就结束了。这样的诊疗可真是简单啊，仅仅接受电话诊疗。不过，我不应该责怪医生，说到底，每个人都只长了两只手而已，眼下的时局，病人数目过多，医生人数紧缺。只是，当杨重现电话场景时，我们大家还是笑了起来。我完全可以想象医生的候诊室里现如今是什么模样。人们不再瞧不起快速通道的病人，反倒开始瞧不起那些无病呻吟的人，在心里默念：“天哪，你在这里真是浪费时间，快到后面去排队吧，真正的病人有优先权。”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17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姬蒂：

这里又一切安好了。库格勒由大咨议会免去服役。贝普拍了一下鼻子，严厉禁止它今天继续妨碍她。整栋后屋里洋溢着如释重负的气氛！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27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蒂：

事实上，当我们的避难史被记录在册的时候，理应在其中占据巨大篇幅的便是政治。可是，由于这个主题对我个人不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所以我一直对它置之不理。为此，我今天要把这一整封信都投注到政治话题上。显而易见的是，围绕这个话题所展开的有数不胜数、各式各样的观点；至于人们在残酷的战争时期尤其容易提到这个话题，那就更是不言而喻了，但是……为此而引发出这么多的争吵，那就只能说是愚蠢了！随他们打赌、欢笑、咒骂、抱怨吧，只要他们不侵犯其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不过，千万别让他们吵架，因为那往往会导致不太好的后果。从外面进来的人带来了大量与事实不相符的新闻，然而，至今为止，我们的收音机倒是还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谎话。杨、梅普、克莱曼、贝普和库格勒，所有这些人的政治态度都起起伏伏的，其中，杨的态度最平稳。

后屋里有关政治的氛围总是一成不变。在有关反攻、空袭、演讲等等不计其数的辩论中，大家也能听到不计其数的高呼，例如莫可能！看在上帝的分上，要是他们现在才预备开始的话那会变成什么样啊？！很佳，很棒，太好了！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别忘了还有现实主义者，他们以生生不息的精力尽心竭力地亮出自己的态度，而正如以往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某位女士深深地憎恶她丈夫对英国人无条件地信任，某位先生由于他的妻子对他们挚爱的国土发表了戏谑和轻蔑的评论，因而发起攻击！

这样的情况从每天的一清早持续到大半夜，最美妙的就是他们乐此不疲。我发明了一个方法，而它的功效无与伦比，这就像是用大头针去扎别人，令对方一蹦三尺高。我的方法用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原理，引出政治，只要一个问题、一个词、一句话，一瞬间，全家人都被卷进来了！

——

他们就像是嫌德国广播节目《军事力量情报》和英国广播公司还不够似的。前些天，又调出了《空军情势报告》。简言之，伟大，可是，另外，据说英国人派出空军持续作战，就像德国的宣传机器持续制造谣言谎言！

于是，每天早晨八点（假如不是更早），收音机就打开了，每个小时都会有人收听直到晚上九十点，甚至常常会到十一点。这就是最佳证明，告诉我们成年人有耐心和难以接收信息的大脑（当然，只是一部分人而已，我不想冒犯任何人），我们每天只需要听一套至多两套广播就已经足够了！可是这些老家伙啊，算了，我已经说过了！

工人节目、奥兰治、弗兰克·飞利浦又或是威廉明娜女王陛下所有的都挨个儿放一遍，得到同等温柔的倾听。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时间，他们全都守着收音机，谈论吃饭、睡觉和政治。咻，这变得烦闷，必须绞尽脑汁才能不变成无聊的老婆子。政治对老家伙们伤害太大！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吧，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此热爱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说。

时间是星期日晚上的九点钟。茶端上了桌，外面套着保温罩，客人们陆陆续续地走进屋子。P. F 坐在收音机的左侧，先生坐在正前方，彼得紧挨着（他）。母亲坐在先生旁边，太太在他们身后。我和玛戈特坐在最后排，而皮姆则坐在桌子跟前。我注意到了，我并没有把我们的座位描述得十分清晰，不过说到底，我们的座位并不是关键所在。先生们抽着烟；彼得听得如坐针毡，眼皮垂了下来；妈妈穿着长款的深色家居服；太太吓得瑟瑟发抖，因为飞行员们丝毫不在意演说，喜气洋洋地飞向埃森。父亲一口一口地呷着茶；我和玛戈特这对难姐难妹被熟睡的莫琪压得动弹不得——我们两个分别被它占据了一个膝盖。玛戈特的头发里别着卷发器，我的身上包裹着一件太小、太紧、太短的睡衣。

这里表面上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平静祥和，实际上，这一回也的确如此，只不过，我心怀不安地等待着演说的影响。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不耐烦地跺起脚，又或是再次发动一场争吵！吱吱吱，吱吱吱，就像是一只猫想要引老鼠出洞，他们就这样惹恼对方，从而引致争吵和冲突。

你的安妮。

1944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蒂：

昨天晚上，博克斯坦部长通过奥兰治电台宣布，战争结束后要收集一切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日记本和信件。他们自然而然一同扑向了我的日记本。

想想看吧，如果我能出版一本有关后屋的小说，那该多有趣啊！只看名字，人们一定会以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现在说回严肃话题，等战争结束后过上大约十年，当我们说起我们犹太人是怎么生活的、吃了什么、说了什么，别人一定会觉得很搞笑。尽管我告诉了你许多我们的事情，可是，你对我们的生活依旧知之甚少。

轰炸时女士们有多么害怕，就例如星期日，350 架英国飞机在艾默伊登上空投下 50 万公斤的炸弹时那样；房屋是如何像一棵小草一样在风中摇曳的；这里流行着多少种疾病，对于所有这些事情，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如果我想要一五一十地让你了解的话，那就得写上一整天才行。人们为了买到蔬菜和其他一切能买到的东西而排起了长队，医生们不能到病人家中出诊，因为他们的交通工具一眨眼的工夫就会被偷走。入室盗窃和其他盗窃的案例不胜枚举，多得令人禁不住怀疑荷兰人究竟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力量的激发，以至于一夜间变得盗窃成瘾。年龄在八岁到十一岁之间的小孩子砸烂房屋的窗户，把里面的东西偷个精光。谁也不敢离家超过五分钟，因为一旦离开，财物就跟着不见了。报纸上每天都刊登着有偿寻回被偷掉的打字机、波斯地毯、电子钟表、衣料等等的广告。街边的电子钟遭到拆卸，电话亭里的电话机被拆了个底朝天。大众的情绪一定好不到哪里去，每个人都忍受着饥饿，一个星期的定量只够吃上两天的，代用咖啡除外。人们对反攻望眼欲穿，男人们不得不去德国，孩子们要么生病，要么营养不良，全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和破破烂烂的鞋子。

黑市上，一副鞋底的价格是 7.5 荷兰盾。此外，大多数鞋匠不再接待任何顾客，除非对方愿意等上四个月的时间，而鞋子往往在这期间消失不见了。

这里有一件事倒是好的，那就是对抗政府的破坏运动随着食物的恶化和对民众管控的加剧而愈演愈烈。配给部门、警察、公务员，所有这些要么出手帮助自己的同胞，要么出卖他们，把他们送进监狱。幸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荷兰公民站错了队。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0日的日记笔记

附言

写于日记前端的1942年6月20日的记录是安妮·弗兰克分两次写于两张零散的页面上的：一次很详尽，另一次很简短。详尽的版本作为乙版的一部分，自《后屋》一书于1947年第一次被出版以来就随之出版；简短的版本于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1]，于2001年被收录在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出版的大卫·巴诺和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所编版本中，并被刊印在下方。在安妮的手稿中，它占据了两页纸。

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安妮不仅在其日记的第一版，即甲版中记录了1944年2月8日所著日记笔记的一个长段落，并且还将其重写在其乙版中一度不为人知的三张零散页面上。在获得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允许后，这篇文字也同样于2001年由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出版，并自此成为丁版中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写日记是一种十分新颖和奇特的感知。至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假如我有一个好朋友，能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说给她听的话，我也绝对想不到要买一本厚厚的、硬皮笔记本，而后在里面涂满胡言乱语，这些话不会在日后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可是，既然我已经买来了这个笔记本，我就会坚持下去，确保它不会在一个月之后被丢到某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而且我还会保证它不会落到任何人的手里。父亲、母亲和玛戈特或许非常贴心，我也可以向他们倾诉许多话语，可是他们与我的日记及朋友间的秘密无关。为了进一步展开想象，让我相信自己有了一个朋友，一个能与我分享喜悦、理解我的忧愁的真正的朋友，我决定不单单要写日记，更要把我的信写给想象中的朋友姬蒂。

放手干吧！

1 参见梅丽莎·穆勒著，《安妮·弗兰克传记》，2013年版。

弗兰克家族族谱

STAMBOOM VAN
DE FAMILIE FRANK

时间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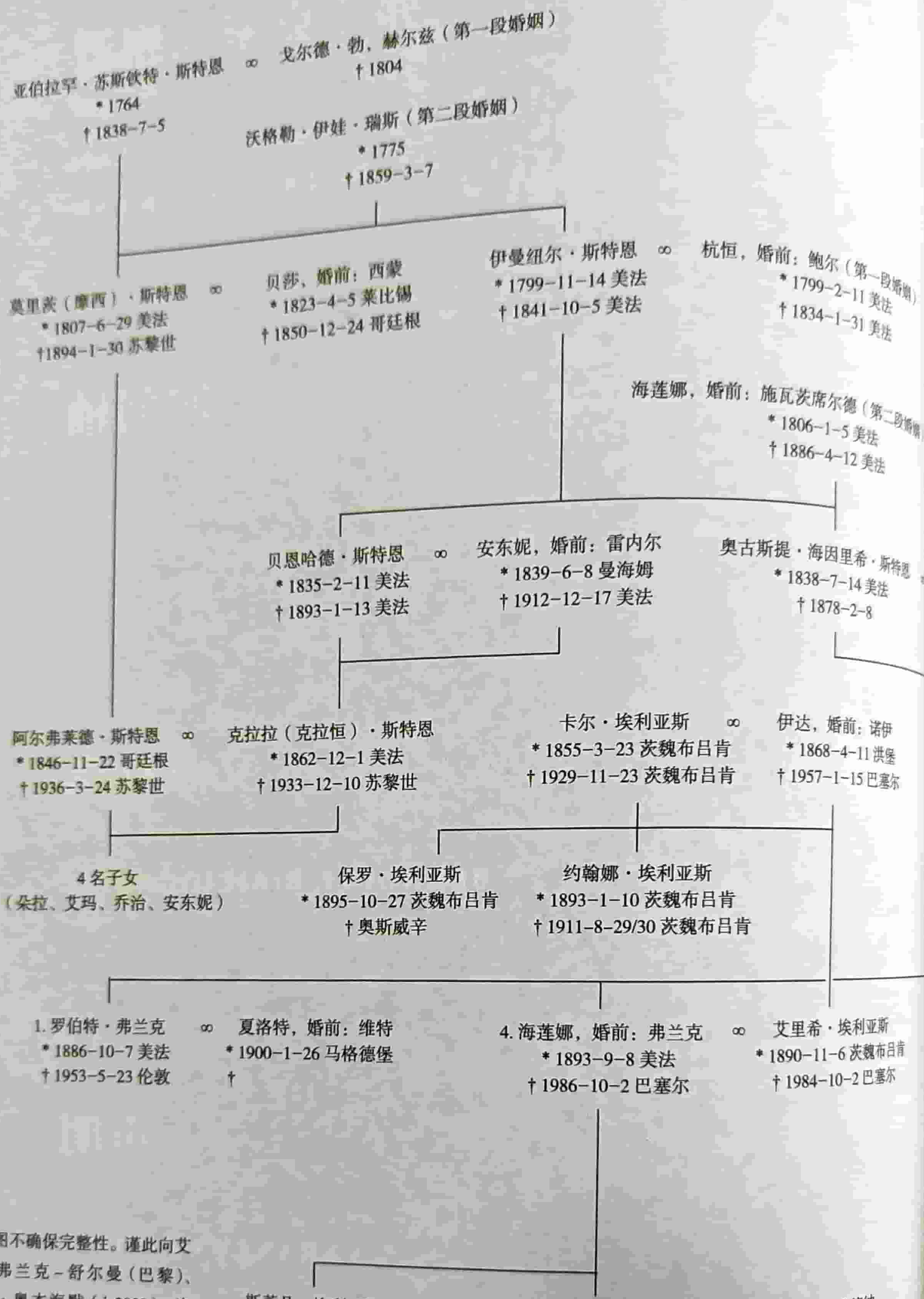
TIJDLIJN

文献摘选

BEKNOPTE BIBILIOGRAFIE

声明

VERANTWOORDIND



本族谱图不确保完整性。谨此向艾丽丝·弗兰克-舒尔曼（巴黎）、伊迪丝·奥本海默（†2008）、洛狄·戴伊斯和沃尔夫·冯·沃尔措根致谢。

美法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简称。

尤达·纳坦·卡恩
* 1748
† 1833-5-19

∞

古特，婚前：桑格
* 1837-4-29

纳坦·大卫·卡恩
* 1776-1-24
† 1862

∞

玛德尔·阿玛丽·勃，雅各布·哈斯
* 1785

埃尔肯·尤达·卡恩
* 1796-10-8 美法
† 1884-10-28 美法

∞

贝蒂，婚前：卡恩
* 1806
† 1853-4-20

撒迦利亚·弗兰克
* 1811-4-19 尼德霍格市
† 1884-7-27 兰道

∞

芭芭拉（芭彼得），婚前：哈默菲斯特
* 1814-5-28 菲尔特
† 1891-10-10 美法

9 名子女
（丽贝卡、雅各布、罗莎莉娅、苏菲、维罗妮卡、
阿诺德、米夏埃尔、利昂、卡罗琳娜）

科妮莉亚，婚前：卡恩
* 1840-9-15 美法
† 1921-7-21 美法

米夏埃尔·弗兰克
* 1851-10-9 兰道
† 1909-9-17 美法

∞

艾丽丝·贝蒂，婚前：斯特恩
* 1865-12-20 美法
† 1953-3-20 巴塞尔

亚伯拉罕·霍兰德
* 1860-10-27 埃施韦勒
† 1928-1-19 亚琛

∞

罗莎，婚前：斯特恩
* 1866-12-25 施瓦尔巴赫
† 1942 阿姆斯特丹

3. 赫尔伯特·弗兰克
* 1891-10-13 美法
† 1987-3-20 巴塞尔

∞

霍顿斯，婚前：肖特
* 1899-10-21 纽波特

4. 奥托·弗兰克
* 1889-5-12 美法
† 1980-8-19 巴塞尔

∞

伊迪丝，婚前：霍兰德（第一段婚姻）
1900-1-16 亚琛
† 1945-1-6 奥斯威辛

埃尔弗里德（弗里齐），婚前：马考维茨
贝林杰遗孀（第二段婚姻）
* 1905-2-13 维也纳
† 1998-10-1 伦敦

玛戈特·贝娣·弗兰克（第一段婚姻子女）
* 1926-2-16 美法
† 1945-3 贝尔根 - 贝尔森

安妮（安妮莉丝·玛丽）·弗兰克（第一段婚姻子女）
* 1929-6-12 美法
† 1945-3 贝尔根 - 贝尔森

时间轴

1929 年 6 月 12 日	安妮莉丝·玛丽·弗兰克，乳名安妮，出生于法兰克福。她的父母是出生于 1889 年的奥托·弗兰克和出生于 1900 年的伊迪丝·弗兰克。安妮的姐姐玛戈特出生于 1926 年 2 月 16 日。
1931 年	弗兰克一家从马尔巴赫路 307 号搬至冈霍费尔街。
1933 年 12 月	弗兰克一家搬至莫顿路，与艾丽丝·弗兰克同住。
1933 年 1 月 30 日	德国由阿道夫·希特勒掌权。
1933 年 9 月	奥托·弗兰克搬到阿姆斯特丹，伊迪丝和两个女儿搬至亚琛，在她母亲的家中居住了几个月。
1934 年 2 月	伊迪丝、玛戈特和安妮·弗兰克抵达阿姆斯特丹，入住梅尔韦德广场 37 号的家中。
1939 年 9 月 1 日	随着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1940 年 5 月 10 日	德国军队入侵荷兰。
1940 年 5 月 14 日	荷兰投降德国。
1942 年 1 月 20 日	万湖会议中落实了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
1942 年 5 月	荷兰采纳犹太人佩戴犹太星（黄星）。
1942 年 6 月 12 日	安妮·弗兰克在十三岁生日时收到一个红白相间的格子日记本作为礼物，并着手写作。
1942 年 7 月 5 日	玛戈特·弗兰克受到征召，必须到“东部强制劳动”报到。
1942 年 7 月 6 日	奥托和伊迪丝·弗兰克带着他们的女儿安妮和玛戈特一同藏匿于事前准备好的藏身处 —— 地点位于王子运河 263 号的后屋。

1942年7月13日	奥古斯特·范·佩尔斯和赫尔曼·范·佩尔斯带着他们的儿子彼得·范·佩尔斯藏匿于后屋。
1942年11月16日	弗里茨·斐伏尔藏匿于后屋。
1943年7月10日	盟军登陆西西里岛。
1944年6月6日	盟军登陆诺曼底。
1944年8月4日	八名藏匿者及他们的帮手维克多·库格勒和约翰尼斯·克莱曼被捕。
1944年8月5日	八名藏匿者被送往韦斯特博克中转营。
1944年9月3日	八名藏匿者全部被送上从韦斯特博克前往奥斯威辛的最后一批输送，被驱逐出境，并于1944年9月3日抵达。伊迪丝、玛戈特和安妮·弗兰克被送入奥斯威辛－比克瑙的妇女营。
1944年9月	赫尔曼·范·佩尔斯在到达奥斯威辛后被送入毒气室杀害。他的妻子奥古斯特的死亡日期不详。
1944年10月底11月初	安妮和玛戈特被转送至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1944年12月20日	弗里茨·斐伏尔死于诺因加默集中营。
1945年1月6日	伊迪丝·弗兰克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内去世。
1945年1月27日	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苏联红军解放。奥托·弗兰克是幸存者之一。
1945年2月底3月初	玛戈特和安妮因感染伤寒，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
1945年5月5日	彼得·范·佩尔斯继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后，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
1945年5月8日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丙版）在荷兰出版，题为《后屋》。
1947年	
	奥托·弗兰克于比尔斯费尔登（瑞士）去世。
1980年8月19日	
	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以《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为题，出版了学术版本（含甲、乙、丙版）。
1986年	
	一本以《后屋》为题的更为详尽的日记出版物面世，编著人为奥托·弗兰克和米里亚姆·普雷斯勒（丁版）。
1991年	
	一本囊括安妮·弗兰克所有作品的完整出版物首度面世。
2013年11月	

文献摘选

文本出版物

《后屋——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的日记信件》，编著：奥托·弗兰克和米里亚姆·普雷斯勒，阿姆斯特丹，1991年（第63次修订版，阿姆斯特丹，2013年）。（丁版）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由大卫·巴诺、哈里·巴博和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作序，阿姆斯特丹，1986（第七版，经修改和补充的版本，阿姆斯特丹，2004年）。（甲、乙、丙版）

《安妮·弗兰克——后屋大事记与小故事/伽蒂的一生》，文本修订：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阿姆斯特丹，2001年。

《美文美句摘抄本》，文本修订：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阿姆斯特丹，2004年。

有关安妮·弗兰克

《安妮·弗兰克75——安妮·弗兰克75周年讲话稿特辑》，阿姆斯特丹，2004年。

大卫·巴诺：《安妮·弗兰克初级和高级》，海牙，1989年。

大卫·巴诺：《安妮·弗兰克现象》，阿姆斯特丹，2012年。

大卫·巴诺和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谁出卖了安妮·弗兰克?》，阿姆斯特丹，2003年。

哈罗德·布罗姆（编）：《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费城，1999年。

丹尼斯·达·科斯塔：《安妮·弗兰克和爱蒂·席勒索姆》，阿姆斯特丹，1996年。

提奥·科斯特:《安妮·弗兰克的同学》,阿姆斯特丹,2009年。

海曼·A.恩泽尔和桑德拉·梭罗塔洛夫-恩泽尔(编):《安妮·弗兰克——有关其生平及遗产的反思》,芝加哥,2000年。

巴特·芬纳考特:《安妮·弗兰克简述》,阿姆斯特丹,2011年。

梅普·吉斯、爱丽森·莱斯利·戈尔德:《回忆安妮·弗兰克——梅普·吉斯的故事,弗兰克一家在后屋的支持和援助》,阿姆斯特丹,1987年。

劳伦斯·格雷弗:《痴迷安妮·弗兰克——迈耶·莱文与日记》,伯克利等,1995年。

马提亚·海尔:《安妮·弗兰克》,赖恩贝克,2002年。

芭芭拉·科辛布拉特-金布莱特和杰弗里·洗德勒:《解放安妮·弗兰克、媒体、幻想、记忆》,布卢明顿,2012年。

尤斯·范·德尔·朗斯和赫尔曼·菲尔歇:《安妮·弗兰克之家——一部传记》,阿姆斯特丹,2010年。

卡罗尔·安·李:《安妮·弗兰克1929—1945,一个年轻女孩的一生,终极版传记》,阿姆斯特丹,2009年。

卡罗尔·安·李:《奥托·弗兰克隐秘的一生》,阿姆斯特丹,2002年。

夏可琳·范·玛尔森:《安妮与尤比——与安妮·弗兰克一同的日子》,阿姆斯特丹,1990年。

夏可琳·范·玛尔森:《她说,我叫安妮,安妮·弗兰克》,阿姆斯特丹,2003年。

夏可琳·范·玛尔森:《遗嘱人——安妮·弗兰克儿时好友的回忆》,阿姆斯特丹,2004年。

拉尔夫·梅尔尼克:《安妮·弗兰克被盗走的遗产——丽莲·海尔曼及日记的上演》,纽黑文,伦敦,1997年。

梅丽莎·穆勒:《安妮·弗兰克传记》,阿姆斯特丹,2013年。

鲍勃·波拉克:《通向户外、空气与欢笑——文学之旅,游历安妮·弗兰克心目中的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2006年。

米里亚姆·普雷斯勒:《安妮传记——我是如此地渴望这一切》,阿姆斯特丹,1993年。

米里亚姆·普雷斯勒:《“向所有人致以爱与问候”——安妮·弗兰克家族的故事》,阿姆斯特丹,2009年。

弗朗辛·普罗斯:《安妮·弗兰克——她的书作、生活、流芳百世》,阿姆斯特丹,2009年。

伊娃·伦斯曼:《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心得1957—1994》,乌特勒支,1995年。

卡罗尔·安·里特纳(编):《世间的安妮·弗兰克:散文和反思》,阿蒙克,1998年。

厄恩斯特·施纳贝尔:《安妮·弗兰克——一个孩子的足迹,一条启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

西蒙娜·施罗特:《日记——以安妮·弗兰克翻译评论为题》,明斯特,2006年。

玛丽昂·锡姆斯:《安妮·弗兰克的阐释与记载:日记》,斯图加特,2003年。

安娜·G.斯丁迈耶(编):《安妮·弗兰克的回声》,阿姆斯特丹,1970年。

约艮·斯坦、沃尔夫·冯·沃尔措根(编):《来自法兰克福的安妮——安妮·弗兰克的生平和世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0年。

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编):《百变安妮·弗兰克——对于一个现象的观察》,阿姆斯特丹,2003年。

赫尔罗特·范·德尔·斯特娄姆:《安妮·弗兰克,一个惨遭否认的文学现象》,刊登在荷兰《人民报》上,2004年11月15日。

汉斯·乌尔里奇:《安妮·弗兰克是谁?》,拉伦,2011年。

卡拉·韦斯·威尔森:《亲爱的卡拉:来自奥托·弗兰克的信》,桑威治,2001年。

南达·范·德尔·泽:《安妮·弗兰克的室友》,阿姆斯特丹,1990年。

记述

本书包含了编者所能找寻到的安妮·弗兰克的一切文本。1991年，米里亚姆·普雷斯勒受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委托，对日记的丙版，即奥托·弗兰克编著的版本进行完善，补充了大量甲版和乙版原始手稿中的文字。普雷斯勒的版本，即所谓的丁版，是最完整的版本，被视为日记的标准文本。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最终决定以日记的这一版本开启文集，并将甲版和乙版收录在附录中。上述的两个日记版本从来没有被当成独立的、完善的文本供读者参阅；直到现在，公众才有机会将这两个版本与丁版作对比。出版物中没有收录丙版，因为它早已为丁版所替代。

日渐长大的安妮·弗兰克与住在瑞士的家人们保持书信往来，其中只有一部分已在早先出版。一方面，这些信件见证了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它们也展示了她是如何渐渐从她的母语——德语转换为荷兰语的。此版本中，它们首度被悉数、完整刊印。

而所谓的“埃及书”在此也首度得以出版。她在这个笔记本中粘贴了从《图像艺术观》中剪下来的照片。她抄录了其中的说明文字，只不过，对于其中的一部分，她改用自己的话语复述。

此外，这一出版物里还包含了《美文美句摘抄本》（其中，她抄写了书籍中吸引她的文字）、《安妮·弗兰克后屋大事记与小故事》、未完成的小说《伽蒂的一生》、其他的小故事以及安妮·弗兰克在朋友们的诗集中所著的韵文。

这一出版物中但凡未经特殊说明的正文部分都忠实于安妮·弗兰克的手稿。拼写、标点符号、语法和首字母使用中因粗心大意所犯的错误都被默默地更正，愈加适合当代的使用习惯，以便让这一版本更加适合公众阅读。由于信件和卡片中有一部分是在安妮年幼时所写的，且其天性更为活泼，因此，这一部分中，类似的粗枝大叶相对较多。

丁版中的日记信件、小故事、书信以及《美文美句摘抄本》的时间排序方式整齐划一。安妮所使用的缩写被完整书写。为了尽可能减少使用注解，

因此偶尔在贯通的文中可以见到中括号标注的注释。[1]

附录中日记的甲版和乙版以及1942年6月20日的日记笔记沿用了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出版的学术版本做法，丝毫不差地展现了原本的手稿（包括笔误等等）。只不过，在这一出版物中对安妮在其日记中描述的人物全部使用了完整姓名，而在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的版本中，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因而全部以随意编排的首字母替代。

米里亚姆·普雷斯勒（1940年）曾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美术学院进行学习，是一名作家兼翻译家。她撰写了四十余部书，并因此获得诸多奖项。普雷斯勒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和学术出版物翻译成为德语。另外，她还撰写了安妮·弗兰克的传记《安妮传记——我是如此地渴望这一切》（阿姆斯特丹，1993年），并和格蒂·埃利亚斯一起，将弗兰克家族的历史编写成书《"向所有人致以爱与问候"——安妮·弗兰克家族的故事》（阿姆斯特丹，2009年）。

格哈德·希斯菲尔德（1946年）是斯图加特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教授。截至2011年，他担任当代历史图书馆馆长一职，他的研究领域之一便是德国占领下的荷兰。希斯菲尔德是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暨战争、屠杀、种族灭绝研究所暨国立战争文件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撰写的书籍包括《侵略与勾结：战争岁月里的荷兰》（哈勒姆，1991年）一书。

弗朗辛·普罗斯（1947年）是一名作家兼文学评论家。她是纽约州巴德学院的客座教授，自2007年起担任美国笔会中心的主席。她的作品常常刊登在《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上。她的著书包括了《安妮·弗兰克——她的书作、生活、流芳百世》（阿姆斯特丹，2009年）。

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AFF）于1963年由奥托·弗兰克创办成立，并由他本人立下遗嘱，将其定为普世权利，所继承的包括他家人文件遗

1 此为原荷兰语版本的格式，中文版为避免格式混乱，统一使用脚注形式。（编者注）

产的著作权。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是一家受瑞士法律保护的基金会，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出售图书和出版许可所获得的收益捐赠给全世界的慈善团体和教育项目。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谨此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密合作。这一合作以儿童的培育项目及法律资讯为中心。

赫尔达·迈耶林克将第三卷中的文字翻译成德语，弗莱德·略尔斯翻译了少量附加文字。

儿童享有权利

安妮·弗兰克的命运和她著名的日记向世人警示人权所遭受的践踏。这个犹太女孩象征着成百上千万时至今日依旧遭受不公待遇的儿童，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让 1989 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切实得以执行。这是现存唯一的人权公约正式文件，着眼于儿童的需求，集收集和记载其权利于一体。

《儿童权利公约》共有 54 条，适用于所有十八岁以下的人，它可以被分为四类权利：

- （基本）生存权
- 受保护权
- 发展权
- 参与权

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即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倡导机构，共同关注儿童的权利，并为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贯彻执行而付出努力。

声明

本书由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赞助出版。

作为家里唯一的幸存者、女儿安妮的唯一遗产继承人，奥托·弗兰克（Otto H. Frank）于1963年在瑞士巴塞尔成立安妮·弗兰克基金会（ANNE FRANK FONDS），并将其指定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自1980年奥托·弗兰克去世以来，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一直致力于传播、保护安妮的作品，使其免于被不正当地利用。安妮的手稿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展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是一家受瑞士法律管辖的慈善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以名誉身份任职，多年来由安妮·弗兰克的表兄巴迪·伊利亚斯担任主席。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秉承安妮和奥托·弗兰克的遗愿，旨在促进慈善事业。奥托·弗兰克曾明确表示，希望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相互理解，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相互交流，推动和平事业。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nnefrank.ch。

ANNE FRANK FONDS
FOUNDED BY OTTO FRANK

unice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妮日记全集 /（德）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著；蒋佳惠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1
书名原文：Anne Frank - the Collected Works Edition
ISBN 978-7-5404-9498-8

Ⅰ. ①安… Ⅱ. ①安… ②蒋… Ⅲ. ①日记体小说－德国－现代 Ⅳ.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13145号

Copyright © Anne Frank Fonds, Basel.
First published 2013 by Uitgeverij Prometheus, Amsterdam.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iepman A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with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Simplified Chin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2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ith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8-2019-333 号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安妮日记全集
ANNI RIJI QUANJI

著　　者	[德] 安妮·弗兰克
编　　者	[瑞士] 安妮·弗兰克基金会
译　　者	蒋佳惠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易　见
封面设计	索　迪
装帧设计	索　迪
内文制作	常　亭
出　　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57
字　　数	960千字
版　　次	202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4-9498-8
定　　价	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在爱中，我不会去想悲伤的一切，而是想着仍旧存在的美。”

1942年，13岁的安妮·弗兰克收到来自父亲的礼物——一个精美的日记本，安妮亲切地称她为“姬蒂”。同年，为了躲避纳粹党对犹太人的迫害，安妮一家在父亲的安排下躲进父亲公司的“后屋”。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同来避难的范·丹一家和牙医杜塞尔，以及一群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勇敢而善良的公司员工。

“后屋”中的生活封闭、严苛，日渐难熬。在这里，安妮迎来了她的青春期。她在日记中详尽记述了自己内心的变化，她的阅读与创作，痛苦与渴望、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与思考，以及她和彼得青涩的初恋……

本书为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唯一授权，亦是唯一由原语种——荷兰语直接翻译之简体中文版本。首度将安妮·弗兰克所有留存于世的文本悉数出版：日记、故事、诗歌、散文和书信。与此同时，本书还收录了弗兰克一家的家族史、日记沿革史、安妮及其他避难者的照片等重要资料，力求呈现给读者多元、立体的阅读体验，使每一个新生代的人了解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经久不衰的要旨——和平、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

这是一个深刻的、令人心碎的，但又温暖人心的故事，充满了青春的清爽气息。

——《纽约先驱报》

ANNE FRANK FONDS®
FOUNDED BY OTTO FRANK

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唯一授权版本
首次由原语种荷兰语直接译介之版本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企鹅图书
Penguin Books
揭开漫画 05105715

上架建议：文学 | 经典
定　　价：128.00元

ISBN 978-7-5404-9498-8
9 787540 494988 >